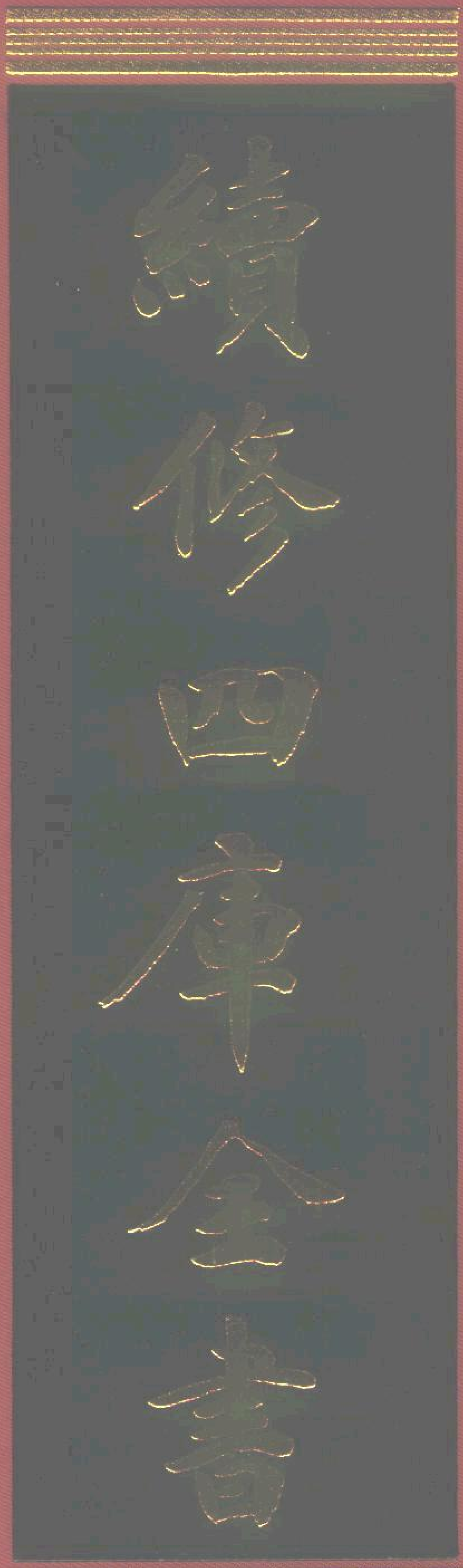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七三・史部・詔令奏議類

皇清奏議六十八卷續編四卷……一

皇清奏議續編六十八卷

卷一

一款獻治平三策　順治元年
一條陳學政六事　順治元年
請汰冗員疏　順治元年
謹陳勦撫實考疏　順治元年
請明紀綱定人心疏　順治元年
痛陳民苦疏　順治元年
請蠲租慰民疏　順治元年
宏闡泰治疏　順治元年
漕務八要　順治元年
謹更全秦善後事宜疏　順治元年
謹陳根本之計以裹治平疏　順治二年劉明侯
謹竭芻蕘以裹治平疏　順治二年
乞早撰勳近賦疏　順治二年
裹治四要　順治二年
嚴約束以成大業疏　順治二年
請勤召對疏　順治二年

卷二

請定經制疏　順治二年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敬陳保邦富國要圖　順治二年
敬陳兵民兩便之法　順治二年
請定江南賦役疏　順治二年
請崇寬厚以御下疏　順治二年
請定經制以清積蠹疏　順治三年

宋權
曹溶
向玉軒
金之俊
朱鼎清
衛周胤
金之俊
邦傑
戴明說
金之俊
劉明侯
揚賓
向玉軒
廖攀龍
高去奢
趙開心
李運長
吳達
李逆長
朱鼎延
趙弘文
朱鼎延
張懋烺

請將屯田王田歸併民田議順治三年馬兆煜
謹陳治平三大要順治三年　衛周胤
請羅人才備大像疏順治三年　向玉軒
請治東南水利疏順治三年　王國寶
請嚴飭守令重處貪腐疏順治三年　林起龍
請速禁止異端訛言疏順治三年　林起龍
請禁訪役疏順治三年　張國憲
弭盜疏順治三年　盧鑄
再陳滅賊要著順治四年　吳達
卷三
急復驛遞原額疏順治四年　羅國士
請再展例蠲荒疏順治四年　吳達
請沛明綸以普聖化疏順治四年　高桂
嚴飭徵糧之法疏順治四年　劉顯績
請保善類以圖至治疏順治四年　蔡應桂
請革舊污以成新治疏順治四年　楊時化
剔盡安民疏順治四年　魏象樞
請求救時實政疏順治六年　魏裔介
請詳蠲免諸欵疏順治六年　王應元
謹陳安攘十計順治六年　劉武元
備述贛南殘苦疏順治六年　劉武元
籲陳辰常急切情形疏順治六年　徐勇
備述地方殘苦疏順治七年　劉弘遇
卷四
密陳進勒機宜順治七年　陳錦
請飭催積欵疏順治八年　李人龍
實普皇仁疏順治八年
督臣誨貪剝民疏順治八年
謹述江省情形疏順治八年
政事不宜傳聞疏順治八年
請折漕未疏順治八年
崇禮勸忠疏順治八年
請正體統定服色疏順治八年
特糾越制冒濫疏順治八年
請禁濫官票提疏順治八年
請採羣議以濟時艱疏順治九年
詳陳核餉清兵疏順治九年
敬陳開墾方畧疏順治九年
墾田宜寬民力疏順治九年
卷五
畫一法守疏順治九年
請革投充疏順治九年
請復治河成法事順治九年
乞疏入海故道疏順治九年
請省冗員疏順治九年
請解責令州縣疏順治九年
畫一賦政疏順治九年
清盜源以安民生疏順治九年
請隆治安永圖疏順治九年
請明計典疏順治十年
請裹泰交盛治疏順治十年
合請優禮大臣疏順治十年

請除積弊疏順治十年　張王浩
直布憲忠疏順治十年　孔胤樾
飭外備復舊制疏順治十年　陳協

卷六

安置流民疏順治十年　李祖
請停題補將領疏順治十年　李敬
請嚴詐騙之禁順治十年　王廷諫
軍政考選成例順治十年　季開生
特陳江南蠹民之害疏順治十年　劉餘謨
條陳四事順治十年　魏裔介
法令當求畫一疏順治十年　邵士標
請行通制以重大倫疏順治十年　陳啟泰
徵絹請改折色疏順治十年　班璉
酌弭盜源議順治十年　王貞
請嚴保舉疏順治十年　李森先
因旱陳言順治十年　陳調元
恤民二要順治十年　趙進美
刑獄五款順治十年　衛周祚
刑律七款順治十年　龔鼎孳
仰佐祥刑疏順治十年　魏琯
請緩興作疏順治十年　周曾發

卷七

褒錄幽忠疏順治十一年　魏裔介
變通漕政疏順治十一年　蔡士英
謹陳攻守六要順治十一年　季開生
密陳閩浙防患事宜順治十一年　王永吉
嚴貪吏以肅官方疏順治十一年　張王浩
罷籍沒定逃窩疏順治十一年　孔胤樾
敬陳民困疏順治十一年　陳協

卷八

再陳民困疏順治十一年　李祖
再陳未盡微忱疏順治十一年　李敬
更定八旗兵制疏順治十一年　王廷諫
分鎮海口疏　季開生
請嚴因循積習疏　劉餘謨
請嚴賑濟稽延疏　魏裔介
課吏懲貪疏　邵士標
酌議開銷三楚兵餉疏　陳啟泰
再請開銷疏　班璉

卷九

重名器疏　祖澤遠
綢繆封疆疏　祖澤遠
安插流移疏　朱紱
謹陳民情疏　翁自涵
京倉積貯疏　林雲京
禁紛爭重廉恥疏　林德馨

卷十

陳史法以襄大典疏順治十二年　林起龍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順治十二年　魏琯
直陳海寇釀禍之根疏順治十二年　龔鼎孳
敬抒管見五條順治十二年　朱徽
整頓邊圍疏順治十二年　龔鼎孳
敬陳兵民之困疏順治十二年　魏琯
杜浚　林起龍

大道永計疏順治十二年　陳之遴
敬陳吏治四事疏順治十二年　梁清標
請明是非以清治源疏順治十二年　高辛紀
敬陳定蜀之策疏順治十二年　李國英
慎批駁清積叢疏順治十二年　武攀龍
免運糧草以便兵民疏順治十二年　楊運昌

卷十

清治源疏順治十三年　柯聳
審時圖治疏順治十三年　王啟祚
嚴責成以靖盜賊疏順治十三年　姚延啟
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疏順治十三年嚴沆
謹獻芻言疏順治十三年　尚九遷
請敦建極立政之原疏順治十四年　傅維鱗

奏目　六

實圖修省疏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請定遷陽規制疏順治十四年　王益朋
節用愛人以清治源疏順治十四年　王永吉
敬陳軍屯大政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請簡冗費寬舊欠疏順治十四年　姚延啟
再陳推廣矜全之議順治十四年　金漢鼎

卷十一

請召對啟奏之官疏順治十五年　王益朋
請察財賦以重邦計疏順治十五年　劉鴻儒
嚴侵漁以清通賦疏順治十五年　金漢鼎
敬陳人臣建言之體疏順治十五年　王益朋
特糾陳請之非疏順治十五年　魏裔介
儲材當有其漸疏順治十五年　姜希轍

卷十二

檢勅藩封疏順治十六年
請停察荒之差疏順治十六年
敬陳定蜀之策疏順治十六年
敬陳東南戰守便宜疏順治十六年
敬陳管見三事順治十六年
請敦教化嚴法度八條順治十六年
請培元氣定章程疏

卷十三

敬陳海氛善後事宜順治十六年
請除弊害以圖治安七條順治十六年
請嚴重業久羈之弊疏順治十六年
請嚴旌劃囹圄之弊疏順治十六年
請勸清吏以勵循良疏順治十六年

奏目　七

請嚴通抗以除民累疏順治十六年　袁懋德
請沛恩澤明賞罰廣鼓勸疏順治十六年　姚延啟
請詳督撫會推之法疏順治十六年　徐惺

卷十四

政輔調燮宜施疏順治十七年　季振宜
請立大本以圖治安疏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敬陳時務八款順治十七年　姚延啟
請復封駁舊制順治十七年　季振宜
釐正祀典疏順治十七年　黏本盛
密陳靖海三策順治十七年　王命岳

卷十五

東南網繆宜豫疏順治十七年　衛貞元
詳陳救荒之政疏順治十七年　衛周介

敬抒管見四條順治十七年　孫廷銓
籌久遠以固根本疏順治十七年　季振宜
請正人心以維世道疏順治十七年　蕭震
請力行圖治以致太平疏順治十七年　楊素蘊
敬陳一德之箴疏順治十七年　姜希轍

卷十六

請修實錄疏順治十八年　彭之鳳
謹陳奉天形勢疏順治十八年　張尚賢
澄清計典七款順治十八年　嚴沆
請開蜀總督宜居要地疏順治十八年周明新
籌畫滇疆五條順治十八年　王弘祚
請甄邊郡疾苦疏順治十八年　楊鼐

卷十七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康熙元年　魏裔介
議勦楚蜀餘孽疏康熙元年　顧如華
引律責予當罪疏康熙元年　朱訓詰
崇尚節儉疏康熙四年　趙廷臣
政歸簡易以端治源疏康熙四年　盧崇峻
用人宜寬小眚疏康熙四年　趙廷臣
請崇配享之禮疏康熙六年　周季琬
請來行耤田之典疏康熙六年　蕭震
請修實錄疏康熙六年　黃機
請行講讀疏康熙六年　簡捷達
請復文武薦制之法疏康熙六年　楊兆傑
請開黔蜀屯政疏康熙六年　蕭震
敬陳治水之法疏康熙六年　王明德

卷十八

敬陳淮黃疏浚之宜疏康熙六年　徐越
敬陳蠲抵簡明之法疏康熙六年　姚文然
酌省開復之駁查疏康熙六年　挑文然
經理流民疏康熙七年　徐旭齡
慎重部駁以清案牘疏康熙八年　高爾儼
省科條以專責成疏康熙九年　徐越
清關弊以除積害疏康熙九年　徐旭齡
請修江浙水利田圩疏康熙十年　柯聳
請立宗學疏康熙十年　柯聳
請開海運以備荒疏康熙十年　嚴沆
請禁無藝之征疏康熙十一年　王弘祚
備陳軍屯實效疏康熙十一年　沈元徵

卷十九

請飭臣工更新整飭疏康熙十一年　徐旭齡
請飭議輔水利疏康熙十一年　徐越
請行召對之典疏康熙十一年　宮爾講
敬陳用人之道疏康熙十二年　宮爾講
請禁奪情留任疏康熙十二年　宮爾講
請頒禮制疏康熙十二年　魏象樞
詔令斷宜必遵以信功令事康熙十二年　魏雙鳳
備陳黃淮全局情形疏康熙十三年　蔡天顏
請緩淮揚起徵疏康熙十三年　蔡天顏
引律明刑疏康熙十三年　陳秉直

卷二十

培元固本疏康熙十三年　成性

請矜恤以培元氣疏康熙十四年　郝浴
請停濬泉方面題補疏康熙十四年　陸膺藩
請申嚴誣逆之條疏康熙十四年　蔣伊
請停守令丁憂題留疏康熙十四年　李宗孔
請統籌圖用全局疏康熙十五年　郝浴
生員斷難捐納疏康熙十五年　田六善
請專河工責成疏康熙十五年　宮夢仁
請修治河道疏康熙十六年　靳輔
請特舉恤刑之差疏康熙十六年　陸祚藩
請吏治以彰公道疏康熙十七年　魏象樞
請定課試之條疏康熙十七年　姚祖琅
請停止捐納知縣疏康熙十七年　陸祚藩

卷二十一　奏目

請表揚忠義疏康熙十八年　趙之鼎
請寬言路處分疏康熙十八年　范承勳
慎起居疏康熙十八年　蔣伊
請復宮俸以養廉恥疏康熙十八年　金世鑑
請及時行仁疏康熙十九年　姚祖琅
請修復渠塘疏康熙十九年　許承宣
請禁額外苛征疏康熙十九年　許承宣
清吏治以重民生疏康熙十九年　滕蕙
請除叛產虛政疏康熙二十年　徐元文
請修三朝實訓疏康熙二十一年　戴王縉
請修掩骼之政疏康熙二十二年　任辰旦
請停藩臬卓異疏康熙二十二年　汪晉徵
請停議封禪巡狩二事疏康熙二十三年　任辰旦

卷二十二

請定水旱報免之法疏康熙二十四年　劉維禎
請釐正學宮從祀疏康熙二十五年　李振裕
請除淫書以崇正學疏康熙二十六年　劉楷
請編輯禮書疏康熙二十六年　陳紫芝
敬陳海口河道形勢疏康熙二十六年　孫在豐
請專守令考成疏康熙二十八年　楊敬儒
請停招撫以清盜源疏康熙二十九年　錢紹隆
請停捐保舉先用之例疏康熙三十年　陸機
請嚴懲貪虐各官疏康熙三十二年　彭鵬
敬陳科場積弊疏康熙三十二年　鄭惟玫
恭陳久大之圖疏康熙三十三年　任弘嘉

卷二十三

請停捐納教官疏康熙三十三年　許汝霖
請革連捐連陞之弊疏康熙三十三年　劉蔭樞
請減滇省屯糧疏康熙三十四年　石文晟
請禁保留之弊疏康熙三十五年　黨聲振
請嚴利債之禁疏康熙三十五年　劉蔭樞
請告捉學宮疏康熙三十五年　孫岳頒
請豁六虛除二弊疏康熙三十六年　荆元實
請寬言官風聞之禁疏康熙三十六年　胡德邁
請嚴互訐質審之例疏康熙三十八年　江球
請改折兵糧疏康熙三十八年　郭琇
請別州縣繁簡疏康熙三十九年　劉圻
敬陳地方三事康熙三十九年　郭琇

澄清吏治疏　康熙四十年　李發甲
慎重簿書疏　康熙四十年　慕琛
卷二十四
請裁節外官家口疏　康熙四十一年　劉子章
請撫卹災黎疏　康熙四十二年　李發甲
請重處恃　旨之部員以敦國體疏　康熙四十三年　俞化鵬
請發糴便民疏　康熙四十三年　趙申喬
請早借倉穀疏　康熙四十五年　趙申喬
請備土司承襲舊例疏　康熙四十六年　趙弘燦
請復舊例以安民生疏　康熙四十七年　高遐昌
請酌川省勸懲增賦議　康熙五十一年　段　曦
核兵額以杜冒餉疏　康熙五十一年　趙申喬
請嚴禁官民黨援之習疏　康熙五十二年　周祚顯
請嚴保舉之例疏　康熙五十二年　徐樹庸
請速賑災黎疏　康熙五十三年　王　懿
驅游惰以歸本業疏　康熙五十二年　周祚顯
請新進士分部學習疏　康熙五十六年　許惟模
卷二十五
條陳地方事宜疏　雍正元年　楊名時
立勸懲以廣教化疏　雍正二年　段　曦
請定安輯捆民之法疏　雍正二年　張廷玉
請開墾馬廠以濟兵食疏　雍正二年　高其倬
籌積貯以備荒歉疏　雍正二年　陳世倌
敬陳豫省堤工疏　雍正二年　楷曾筠
敬陳江蘇四事疏　雍正二年　李發甲
請均撥貯捐穀疏　雍正二年　慕　琛
敬籌晉省積貯疏　雍正三年
敬陳豫工情形疏　雍正三年
謹籌徵輸積欠錢糧疏　雍正三年
卷二十七
請開臺灣過米之禁疏　雍正四年
請籌閩省平糶之法疏　雍正四年
敬陳東川事宜疏　雍正四年
分別流土考成疏　雍正四年
豫籌買米以備平糶疏　雍正五年
請停粵東改築圍基疏　雍正五年
敬陳粵東開墾事宜疏　雍正五年
卷二十八
恭陳修築堤岸情形疏　雍正六年
彙奏沿海要務疏　雍正六年
保守河工疏　雍正六年
請除河工積弊疏　雍正七年
酌通閩省四郡積穀疏　雍正七年
請免軍田加稅疏　雍正七年
卷二十九
開墾滇省河道疏　雍正八年
敬陳計典事宜疏　雍正八年
條陳兵部事宜疏　雍正九年
報修滇省水利疏　雍正九年
請補東省兵額疏　雍正九年

卷三十
漂收金滇水利情形疏雍正十年　郭嗣泰
敬陳憲刑二事疏雍正十年　張廷玉
請豫備倉穀以利民生疏雍正十年　郭鋼達
安插粵東窮民開墾疏雍正十年　郭鋼達
卷三十一
酌籌長江水師營制疏雍正十年　尹繼善
請格外賑恤災黎疏雍正十一年　張廷玉
謹籌使民賞食之法疏雍正十一年　郭鋼達
備陳丹河疏濬之難疏雍正十一年　史貽直
籌禁燒鴉疏雍正十一年　史貽直
請推廣免追兵餉之恩疏雍正十一年遇　柱
請加惠邊兵疏雍正十一年　劉於義
卷三十二
請定保舉之書成疏雍正十一年　索　柱
請設馬厮以裕邊防疏雍正十二年　劉於義
請粵東開鑄疏雍正十二年　郭鋼達
敬籌要地倉貯以備民食疏雍正十二年　郭鋼達
請苗疆文武互相稽察疏雍正十二年　董　芳
請禁上司勒廣私人疏雍正十二年　励宗萬
請禁州縣徵糧之弊疏雍正十二年　蔣　炳
卷三十三
敬陳實政二事疏乾隆元年　允　祿
謹陳鹽政變通事宜疏乾隆元年　朱　軾
請修楚省江岸疏乾隆元年　史貽直
請修復浮橋疏乾隆元年　劉於義
請立幕賓勸懲之法疏乾隆元年　吳應棻
慎舉孝廉方正疏乾隆元年　
篤宗族以厚風俗疏乾隆元年　
請嚴禁滛梟等衙門積弊疏乾隆元年　
請定試博學鴻詞之例疏乾隆元年　吳元安
請定工程以杜冒銷疏乾隆元年　曹一士
卷三十四
請禁燒鴉疏乾隆二年　訥　親
三老五更疏乾隆二年　
條奏行取人員疏乾隆二年　
請復先儒從祀疏乾隆二年　
謹籌直隸積貯疏乾隆二年　
敬籌八旗生計疏乾隆二年　舒赫德
卷三十五
敬陳重農實政疏乾隆二年　李　衛
請覆京察官員議敘疏乾隆三年　甘汝来
請乘時平糴以濟兵民疏乾隆三年　張廷玉
謹陳永定河要工疏乾隆三年　張廷玉
請截漕以資平糴疏乾隆三年　訥　親
請賑恤以濟民食疏乾隆三年　
正文體以端士風疏乾隆三年　曹一士
請定蠲賑勸懲之法疏乾隆三年　吳元安
請修復浮橋疏乾隆三年　夏之芳
霍備　蔣　炳

請飭修東南水利疏乾隆四年　程鍾彥
請留蘇宮監制疏乾隆四年　鹿邁祖
酌減採買額數疏乾隆四年　孫灝
卷三十六
請定河員額數疏乾隆五年　蔣溥
謹籌河營倉儲疏乾隆五年　白鍾山
分晰豫省墾地情形疏乾隆五年　雅爾圖
詳議社倉事宜疏乾隆五年　岳濬
請停帶往人員以肅官方疏乾隆五年吳士功
請行沿邊屯田之法疏乾隆五年　范咸
卷三十七
勘議永定河工事宜疏乾隆六年　高斌
敬籌八旗變通之法疏乾隆六年　梁詩正
酌濬京口河道疏乾隆六年　劉吳龍
請築江南海堤疏乾隆六年　劉吳龍
敬籌楚省營制疏乾隆六年　那蘇圖
請專修水利之責成疏乾隆六年　陳宏謀
請復舊例以實倉儲疏乾隆六年　周學健
請給淮商餘息以速鹽運疏乾隆六年徐士林
卷三十八
敬陳賑務事宜疏乾隆七年　蔣溥
請行版圖順莊之法疏乾隆七年　陳大受
請廣淮揚水利疏乾隆七年　顧琮
請定雩祭大典疏乾隆七年　徐以升
勤修省疏乾隆七年　柴潮生
慎起居疏乾隆八年　沈廷芳
永定上游水利疏乾隆八年
籌工社倉疏乾隆八年
敬陳河工事宜疏乾隆八年
卷三十九
興修豫省水利疏乾隆八年
請復河工舊制疏乾隆八年
請酌賑民之法疏乾隆八年
敬籌災邑積貯事宜疏乾隆八年
永定河北岸工程疏乾隆八年
請開山林之利疏乾隆九年
請興直隸水利疏乾隆九年
酌定安西營制疏乾隆九年
請嚴禁派累營兵疏乾隆九年
卷四十
請修楚北堤工疏乾隆九年　郭鋼達
考覈吏治實效疏乾隆九年　訥親
酌定舉人揀選之法疏乾隆九年　訥親
勘視浙江海塘疏乾隆九年　訥親
敬籌河湖蓄洩機宜疏乾隆九年　訥親
查勘水利工程疏乾隆九年　劉於義高斌
卷四十一
請補常平原額疏乾隆十年　萬年茂
請變通錢法疏乾隆十年　陳宏謀
請申嚴名分疏乾隆十年　秦蕙田
籌理財長策疏乾隆十年　柴潮生
陳臺灣事宜疏乾隆十年　高山

請却卡瓦貢納銀廠疏乾隆十年　彭肇洙
卷四十二
籌積貯疏乾隆十年　陳宏謀　復
請修補城垣勿用民力疏乾隆十年　劉方靄
籌八旗恒產疏乾隆十年　赫泰
請清釐漕務疏乾隆十年　馮鈐
請清社倉積欠疏乾隆十年　晏斯盛
請借帑墾荒疏乾隆十年　胡蛟齡
卷四十三
籌刑濟以裕民生疏乾隆十年　秦蕙田
陳浙省事宜疏乾隆十年　彭啟豐
陳臧京邊防民食疏乾隆十年　和其衷
陳邊省城垣辦理良法疏乾隆十年　彭肇洙
卷四十四
請錫謚典以表忠烈疏乾隆十一年　于敏中
籌邊防疏乾隆十一年　鄂彌達
請酌省簿書疏乾隆十一年　王安國
備陳太湖情形疏乾隆十一年　陳大受
請慎簡郡守疏乾隆十一年　程盛修
請停查屯田疏乾隆十一年　趙青藜
請仍耗羨歸公疏乾隆十一年　趙青藜
請嚴書役營私疏乾隆十一年　歐堪善
請勅會議諸臣共期平允疏乾隆十一年　朱續經
請刊布文告疏乾隆十一年　曹秀先
卷四十五
請調劑災地事宜疏乾隆十二年　湯思葉
請禁囤當米穀疏乾隆十二年　湯聘
請減穀價並興水利疏乾隆十二年　趙青藜
籌民食疏乾隆十三年　楊錫紱
陳湖北水道情形疏乾隆十三年　彭樹葵
卷四十六
請精選實學博求遺編疏乾隆十五年王應綵
請仿太學成規以廣教法疏乾隆十五年　萬德潤
請慎改律令疏乾隆十五年　熊學鵬
請定兵役緝盜賞罰疏乾隆十五年　布蘭泰
請定巡洋會哨之法以重海防疏乾隆十五年　喀爾吉善
卷四十七
請定經制以節民用疏乾隆十六年　孫宗溥
籌戎政事宜疏乾隆十六年　恭阿納
請考察駐防哈密官兵疏乾隆十六年　永常
請修濬河以弭水患疏乾隆十七年　陳宏謀
陳捕蝗利弊疏乾隆十七年　莊有恭
請除蝻種疏乾隆十七年　周燾
卷四十八
陳河工事宜疏乾隆十八年　稽璜
請開減河疏乾隆十八年　孫嘉淦
備陳邊防事宜疏乾隆十八年　尹繼善

請嚴口外各隘巡查疏乾隆十八年　方觀承
陳賑務及堤工疏乾隆十八年　鄂容安
請舉秋報大禮疏乾隆十八年　冀學海
請舉行蜡祭疏乾隆十八年　曹秀先
請嚴鄉飲報部之例疏乾隆十八年　張若震

卷四十九

請籌辦子牙河壩事宜疏乾隆十八年方觀承
陳義倉告成繪刻全圖疏乾隆十八年方觀承
請裁撤官兵疏乾隆十九年
請清查訟案以省冤累疏乾隆十九年陳宏謀
陳粵西事宜疏乾隆十九年　羅源漢
籌塞外倉儲疏乾隆十九年　永常
請稽察閩省莠民疏乾隆二十年　德舒
請定盜賣祀產義田之例以厚風俗疏乾隆二十一年　莊有恭
請定稽查社倉之法疏乾隆二十一年圖爾炳阿
請豁飭保甲疏乾隆二十二年　胡澤潢
籌河湖善後事宜疏乾隆二十二年　張師載　阿爾泰
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疏乾隆二十二年　李宜青

卷五十一

籌議編查保甲疏乾隆二十三年　陳宏謀
籌蓄駱馬湖水以濟重運疏乾隆二十四年　楊錫紱

卷五十

請湖海口以暢河流疏乾隆二十一年沐世倌
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疏乾隆二十一年　孔昭煥

卷五十二

請備特懸鐘磬疏乾隆二十六年　允祿
請定秋審章程疏乾隆二十六年　金德瑛
議鹽價疏乾隆二十六年　寶光鼎
議秋讞疏乾隆二十六年　富　察
籌下河水利疏乾隆二十六年　高晉　陳宏謀
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實政疏乾隆二十六年　鄂容安　哈爾吉善
請豁合戶朋糧疏乾隆二十六年　吳士端
陳稅課事宜疏乾隆二十七年　趙　佑
請開溝洫疏乾隆二十七年　湯世昌

卷五十三

籌安西建置疏乾隆二十七年　楊應琚
酌籌甘省茶政疏乾隆二十七年　楊應琚
陳招墾淮北事宜以廣生計疏乾隆二十七年　陳宏謀
酌籌經理社穀章程疏乾隆二十七年　富明安
議世襲遞降疏乾隆二十七年　紀　復亨
議嚴鄉飲濫舉並定服色疏乾隆二十七年　李因培

卷五十四
請杜大臣言利之漸以重國體疏乾隆二十八年　葉啟豐
議蠲復漳河故道疏乾隆二十八年　方觀承
酌籌蘇松太三屬疏濬事宜疏乾隆二十八年莊有恭
陳河工辦料章程疏乾隆二十八年　高晉
請涼莊移兵酌留疏乾隆二十八年　揚應琚
議移駐滿洲蒙古兵事宜疏乾隆二十八年　揚應琚
議散補漢軍兵事宜疏乾隆二十八年　揚應琚
陳賑務情形疏乾隆二十八年　朱續經
請除賑災通變疏乾隆二十八年　顧光旭
卷五十五
奏禁江西祠宇流弊疏乾隆二十九年　輔德
覆奏查辦江西祠譜疏乾隆二十九年　輔德
請復絲觔出洋舊例疏乾隆二十九年　楊廷璋定
陳陝西地方積貯疏乾隆二十九年　明德
請禁採買短價疏乾隆二十九年　尹繼善
請申明囤積之禁疏乾隆二十九年　王檢
請緝捕責成大員疏乾隆二十九年　輔德
請伸民枉以杜刁風疏乾隆二十九年　吳綬詔
卷五十六
請崇獎名賢疏乾隆三十年　李因培
籌辦巡防海洋事宜疏乾隆三十年　高晉
查辦豫省上游河道疏乾隆三十年　李宏
請山西丁糧一體合辦疏乾隆三十年　戈濤
請酌改坑糧疏乾隆三十年　邵定宜
請除常租錮弊疏乾隆三十一年
卷五十七
請嚴私修志書之例疏乾隆三十一年　熊學鵬
密請開壑以矜民食疏乾隆三十一年　王檢
請除派買倉穀之弊疏乾隆三十一年　楊應琚
陳畿輔河道疏乾隆三十二年
請停秋審提犯疏乾隆三十三年
請建太學壁池疏乾隆三十三年　曹學閔
請設新疆學校疏乾隆三十四年　永福
卷五十八
陳保甲簡要之法疏乾隆三十四年　歐陽永琦
請挑濟東省河渠疏乾隆三十五年　富明安
陳社倉事宜疏乾隆三十五年　李湖
陳捕蝗事宜疏乾隆三十五年　歐陽永琦
請濬漳故港老河疏乾隆三十六年　裴宗錫
卷五十九
陳新疆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文綬
籌新疆倉儲疏乾隆三十七年　文綬
陳鹽井事宜疏乾隆三十七年　李湖
請定例禁疏乾隆三十七年　歐陽永琦
卷六十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裴宗錫
豫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疏乾隆三十七年　姚立德
陳地方應興水利疏乾隆三十七年　裴宗錫
議請專立繼嗣疏乾隆三十八年　胡季堂
奏明進勦金川分路進攻緣由疏乾隆三十九年

議官兵進勦金川疏乾隆三十九年　阿桂
籌議渾河情形疏乾隆三十九年　阿桂
議定干犯庶祖母律例並服制疏乾隆三十九年　何煟

卷六十一
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乾隆四十年　高晉
籌滇省銅政疏乾隆四十年　裴宗錫
議予謚明臣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駁採訪明季殉節事蹟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議創置閣職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卷六十二
請旌揚黔省遺忠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續籌銅政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請秋讞仍解省覆審疏乾隆四十一年　高晉
陳滇銅事宜疏乾隆四十二年　孫士毅
籌制緬甸機宜疏乾隆四十二年　李侍堯

卷六十三
籌滇省減撤邊防疏乾隆四十三年　李侍堯
酌收買餘鹽事宜疏乾隆四十三年　伊齡阿
請予元聖後裔五經博士疏乾隆四十三年　畢沅
請停送棄犯盡押供單疏乾隆四十三年　高晉
議增苗疆屯防疏乾隆四十四年　裴宗錫
陳新疆事宜疏乾隆四十五年　索諾木策凌

卷六十四
請釐定免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再陳免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酌籌沙芟善後事宜疏乾隆四十六年　李把汉三湖
覆奏民生吏治疏乾隆四十七年　畢沅

卷六十五
籌辦東省錢糧虧累疏乾隆四十八年　陸燿
籌汶水蓄洩疏乾隆四十八年　何裕城
議添駐弁兵疏乾隆四十九年　福康安
再籌添兵事宜疏乾隆四十九年　福康安
議新疆屯田疏乾隆四十九年　福康安

議陝甘兵儲疏乾隆五十年　福康安
議設循化廳學疏乾隆五十年　福康安

卷六十六
陳疏濬海口大河疏乾隆五十年　劉秉恬
請復給墾沙坦疏乾隆五十年　孫士毅
陳漕運湖河支幹疏乾隆五十年　阿桂
陳查勘湖河情形疏乾隆五十年　阿桂
議移建清口壩工疏乾隆五十年　阿桂
陳會勘運河情形疏乾隆五十二年　阿桂
陳漕務事宜疏乾隆五十二年　李侍堯

卷六十七
議臺灣屯丁疏乾隆五十三年　郭世勳
議西藏善後事宜疏乾隆五十四年　福康安
籌議運銅事宜疏乾隆五十六年　福康安

卷六十八
分別武員考校疏乾隆五十六年　郭輝
籌巡哨以靖海島疏乾隆五十七年　郭輝成德

請嚴隣境緝捕疏乾隆五十八年　祝雲棟
酌議藏內善後章程疏乾隆五十八年阿桂
籌海防疏乾隆五十九年　福寧
覆奏滇省銅鉛各廠毋庸封閉疏乾隆六十年
酌籌淮北加運章程疏乾隆六十年　蘇楞額

續卷一

會議苗疆善後事宜疏嘉慶元年　阿桂
先籌苗境善後四款疏嘉慶二年　勒保　鄂輝　馮光熊
籌黔省苗疆善後事宜疏嘉慶三年　鄂輝　馮光熊
請停雖民發遣疏嘉慶四年　馬慶泰
請禁進獻飭吏治達民隱釐驛政疏嘉慶四年

何道生
請嚴交代並定咨追章程疏嘉慶四年周拭
陳清查漕弊章程疏嘉慶四年　岳起

續卷二

條陳平賊事宜疏嘉慶四年　梁上國
陳親民之官選任宜久疏嘉慶五年　鄭宗奭
請整飭親民之官疏嘉慶五年　王蘇
請嚴吏治官方疏嘉慶五年　阿林保
請酌刑名例案疏嘉慶五年　初彭齡
請申明誣告翻案赴京呈控禁令疏嘉慶五年

續卷三

陳民風吏治疏嘉慶五年　張鵬展
請除甘省鹽政積弊酌定鹽稅疏嘉慶五年姜開揚　沈琨

議整飭吏治疏嘉慶六年
請申例禁以杜獘端疏嘉慶六年
請釋服後益勵庶政疏嘉慶六年　張映漢
議南沙收鹽章程疏嘉慶七年　喬達烘
陳漕糧事宜疏嘉慶七年　茅豫
議貯常平倉穀疏嘉慶七年　阮元　延豐
籌時政救荒疏嘉慶七年　赫霖泰

續卷四

籌補倉庫錢糧疏嘉慶七年　楊昭
議刑名條例疏嘉慶八年　蕭芝
陳直省積獘疏嘉慶八年　宋澍
請核虧空變通驛站疏嘉慶八年　周建森
陳錢法積獘疏嘉慶九年　賈允升

王杰
陳酌劑閩省鹽法疏嘉慶九年　朱桓
籌崖州善後章程疏嘉慶九年　裘行簡　侯什布　孫玉庭
籌勦捕洋匪章程疏嘉慶九年　瑚什布　玉庭
籌定民間貿穀章程疏嘉慶十年　泰承恩

皇清奏議卷一　　宋　犖

敬獻治平三策順治元年

欽差巡撫順天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宋犖謹　題為敬獻治平三策以報　天恩以佐　皇上錄用者以臣為識路之老馬耳　聖主創業垂統閎察通言而一得之愚不告我　后是不忠之大者敢竭芻蕘惟　皇上矜其冒昧而采之

一請議崇禎廟號以彰　至德歷代帝王必有廟號其禮甚重其義甚嚴念　舊主御宇十有七年聲色寶玩毫無所嗜思治天下而臣下不能盡心職業以致民窮寇起卒成篡弒之禍臣每清夜捫心死有餘辜幸　聖主殲賊復讐祭葬以禮每捧　恩旨惓惓以明朝為念朱姓

概　錫故爵凡有血氣莫不感泣倘　天恩隆重

勅下廷議定廟號以光萬世　詔布天下即三尺之童誰不頌　大聖人仁至義盡四海俾檄而定端在此舉矣

一盡裁加派弊政以蘇民生寇從何起民之窮也近以軍需浩繁明朝不得已有加派之徵有司奉行不善借公濟私明加之外有暗加焉公派之外有私派焉而民之骨髓竭矣是以民愈窮寇愈起今　聖主救民水火自當海賊輕徭定萬世久安長治之策臣妄謂海內賦役頭緒多端即有心計之臣講求酌定必需歲月計近日財賦正額十之三加派十之七真有指大于股之誚當萬歷初年絕無此事也今姑照萬歷初年賦役全書為正額其餘各項加增悉與蠲免則百姓熙然樂業矣至兵荒殘破之地悉

行豁免尤　　恩出自　上者也

一廣羅四方賢才以佐　上理日者下徵舉之求賢若渴真兔求舜舜求禹舉及周公吐哺握髮之盛心也不才如臣且蒙　錄用可謂自陛始矣臣不敢泛舉謹就近日與臣共事地方知之最真者為　皇上陳之如前遼總督王永吉立身如泰山喬獻應事如流水行雲原任督標監軍道方大猷一塵不染原任薊州道金事楊鉉精八面皆靈均濟時舟楫也此外則有臣師原任南京禮部尚書朱繼祚之博學清修原任戶部右侍郎葉廷桂之雄才大略皆可以輔弼　皇猷者但或迭名道釋或混跡漁樵惟　皇上訪諸邱園而　召用之四海多材臣知幾何容臣確訪彙薦乞　勅下臣各舉所知則野無留良矣統祈　聖明採擇施行

條陳學政六事順治元年　　曹　溶

提督順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臣曹溶謹　奏為敬陳職掌以隆盛典事　京師首善之地臣以菲薄謬當人文之寄值　國運方開英材蔚起不敢因陋就簡以負我　皇作人之盛心謹條陳六款如右

一崇文治　國家武功既彰文明肇闢求賢下士之心遠通已聞風景附臣承　命選貢無不自矢明公詳求實學查舊例八府棄考寇亂之後淬集為難許臣所至之地先行歲考填足廩生之數隨于廩生中拔其尤者府學貢二人州縣學貢一人順天一學士額最廣請特貢六人以隆首善赴　闕廷試第其高下上者簡授清華次盡補川縣正官然後人心鼓舞仕路一新

一收真才臣以文取士而多士有樸學實才非文所能盡

者或能于喪亂之中倡率義勇自保鄉曲解散盜賊或深通古今明于治術有經邦定亂之才或英偉絕羣譜諜勲韜鈐才堪將帥或周知地利可勸興屯有富民足　國之效此皆難得之才許臣咨訪苟得其人特疏薦舉以需徵聘一重師儒臣聞師嚴者教尊向來儒學官皆用老邁閑冗之人安能望其表率自今教職必選年力方富學問練達者充之果風範精嚴訓士有法五年俸足與州縣官一體考選則師道立而士知勸

一褒節義臣之職掌原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崇祀表揚之例自逆賊篡弑之後死忠死孝當不乏人或在士大夫或在青衿或在匹夫匹婦掩而沒之則溝瀆之沉冤顯而揚之即　國家之盛事臣請詳訪奏　聞或卹典或旌表或祀名宦鄉賢以礪風節

一給路費此番選貢乃　龍飛首拔四方所望務宜優異以收人心況寇難以來士子無不破家失業衣食無仰今令其赴　京就試道途之費薪水之需非貧士所能辦今　勅川滇有司于正項錢糧中每貢生一名給路費二十兩則不苦于行旅之難矣

一立寓學區宇初定南北未通外省士子有游學　京師而不得歸者豈可獨置格外使遠方之材無由自達宜令各出報名仍取保結果係諸生即附順天府學一體考試一應入學補廩貢舉俱于正額之外另議名數既使順天無冒籍之嫌又使羈旅無遺才之歎以上六款皆臣職掌切要之事伏乞　　立賜批答以便舉行

請汰冗員疏順治元年　　向玉軒

吏科給事中臣向玉軒謹　奏為地方期于得人冗員漸

而始邪終正前後兩截欲單主勦則安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傷欲概行撫則革面未必革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能勦者必兼撫撫以用勦而後勦不致于干和實能撫者必兼勦以用撫而後撫不致于釀亂伏乞　勅令道將凡逋土寇猖獗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衆歸順者赦罪勿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都族人等能縛之來獻者即論功行賞照地方之遠近定歸順縛獻之日期過期不報即舉兵殲之彼隱不畏死之徒雖殺之不怨而究竟畏死者多則就撫者必不少既已就撫即收其兵器馬騾有私匿者查出重治至于牛驢係民間耕作所需任其畜養不許官兵一概拘收仍責成該州縣官將就撫之衆籍其花名編置排甲有廬舍者俾之各安故業無恒產者仍為設法安插州縣上其冊于道府道府轉報之本部則土寇之有無與各官之殿最一展冊而燦然矣如是而後勦撫方有實著地方有不立見救蜜者臣不信也臣不勝屏息待　命之至

奏一　五

請明紀綱定人心疏順治元年　朱鼎請

工科給事中臣朱鼎請謹　題為明綱紀定人心以奠萬世之業事竊惟遵道軌物保邦之善經酌古憲今致治之通理恭逢　皇上建極錫福兆民用康爾一代之興必制作燦備使子孫率由而罔愆四海則效而勿忒則綱紀不可不明也大端之謂綱非綱無以統紀條析之謂紀非紀無以運綱蓋國之有綱紀猶行者之有升車行無舟車則水陸不通國無綱紀則政教不達臣請舉綱紀之大者言之如禮儀為　朝廷之綱而建庶侍從捐讓進退其紀也若因襲使安跋款叢集則錯亂無紀而

奏一　六

惠雁托空言則有土有財足食足兵將航海梯山無非公家府藏世安有身為　天子富有四海而患財用之不足者哉即日　詔書頒布大霈

赦之上自有施設愚臣所翹首顒望者也　恩膏此則　朝

痛陳民苦疏順治元年　衛周胤

巡按直隸真順廣大等處監察御史臣衛周胤謹　題為輕徭減賦普天已沾　新恩荒歉亡丁徵收難足舊額謹痛陳民苦仰冀　聖憐事慨自賦役繁重民失生全突遭寇禍逃亡倍多仰賴　聖武布昭惠澤滂溢分別殘破災荒有徵半徵二之明　詔白首黃童莫不欣欣相告坐望太平臣夫復何言而臣有不得不言者臣職司監察問民疾苦之官也民有疾苦而有司不為之所則臣所察者何事民有疾苦而　朝廷欲為之救臣反不為

之代仲則臣所察者更何事下情不達　上德不宣民
之苦曰深臣之罪滋大臣益懼矣臣無日不接道府州縣
申詳與生員百姓呈狀不曰拋荒田畝則曰逃亡人丁臣
幾藩請之為之閣筆則何也以臣巡行各處一望枉目田
地荒涼四顧郊原社灶煙冷即此而推之益知各處所報
非虛也臣竊思之除三餉天津米豆而外舊額數目尚屬
不貲大州縣尚有二萬餘小州縣亦不下萬餘其間即肥
瘠相半生亡相準尚有難救之憂況荒典亡居其十之六
七乎若照額責令徵足則必令見在之丁而代逃亡者重
出必令未荒之田而替荒蕪者包賠勢必至見在者亦踵
逃亡之路未荒者亦有荒蕪之形此里長所以多勒索之
權有司所以無足額之法興言至此民慕苦矣是　上
有加派之嚴禁下有暗派之弊端是　上有蠲免之深

仁而下無奉蠲之實事臣所以深長思維一撫膺一流涕
也臣愚以為欲清荒田惟有丈量法欲清亡丁惟有審編
法徹底清楚水落石出有人耘籽難指石田無人補丁方
稱絕户如此則錢糧始有實數官吏無得巧蒙百姓不至
代賠蓋稱三便計無踰此者不然有司申報而臣未敢信
為實然臣批嚴查而有司亦且視為故套即查明申報矣
臣具疏陳請矣而户部亦未必即覆即覆矣未必遂如申
請即與蠲除也民觀望而希　恩官追比而免罰上下
各行其意存留皆挫于窮日遲一日轉盼歲終恐今歲錢
糧拖欠于來歲民又將以帶徵為病也臣殷憂過計不勝
悚惕敢陳伏乞　皇上早定畫一之科以便徵
收完納即　勅該部議覆天下幸甚不獨臣輩四郎為
然也

請蠲租慰民疏　順治元年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謹　奏為
民望恩甚切乞先下直北蠲租之
消土孽事臣竊見土寇之報幾無虛日而最甚者莫如易
屬之馬水沿河一帶傷哉孑遺甫被流毒又遭土禍雖仰
賴我　皇德威並著勦撫兼施指日廓清而民之失業
者衆矣方救死之不暇安　國祖之能供為今日牧民之
長惟單有撫字而絕無催科庶可出諸水火而登于衽席
倘以四方之供賦未入目前之經費必需　興朝之正
供或難與前代之通租並蠲須
何者宜蠲以甦民力何者宜徵以資國用逐款開列明白
頒布設官胥有勝徵屬民者罪無赦則小民感感　王
恩之浩蕩益竭趨事之微誠而民生國用兩有裨矣且使
所在脅從之寇黨既聞　朝廷止嚴首惡之誅原無死
法而又幸解散歸農之後復與生路有不責劍買犢歸命
如流水者臣不信也大約　恩詔一頒歡聲四起于以
收服地方思過半矣又何獨饑輔為然哉

宏開泰治疏順治元年　一　郝傑

户科給事中臣郝傑謹　奏為
謹進芻言宏開泰治事竊惟天下生久治亂相循民之憔
悴莫此為甚惟　帝誕　聖作我　元后　寶
籙初登　龍顏萃穆雲物呈祥童耆向舞共賀太平之
有日矣乃　皇上所纂者五帝三王之統所體者五帝
三王之道所治者五帝三王之臣民從古帝王無不懋修
君德首重經筵成王冲齡踐祚周公率勤師保今　皇
上神靈凝命典學正宜及時請擇滿漢端雅儒臣日譯進

大學典謨數條更擇精通六書之臣日進字法一幅至周
末道微孔氏嶓起帝王心法賴木泯漢唐以來開天今
主無不致祭設巫迎崇不急今　國家鼎興宜循舊典遣
祀闕里示天下所宗若夫易姓改元郊天肆赦詔書一下
扶杖來闕然四海久困幽隱難宣宜　命詳敘大臣分
道四出躬履閭閻親問父老務使民情上達　主德下
究若夫有一國者有一國之規模有天下者有天下之規
模今　皇上為天下共主既四海一家必紀綱定而後
朝廷尊如滿洲貴人宜辨章服別儀從使漢人望而起
敬即漢官大小亦宜辨章服別儀從使滿人亦見而加禮
總之廉遠地則堂高威有等則　主責蓋臣所言首開
經筵次祀闕里問民疾苦立　國規模繼焉于以養

清明綿有道未必無小補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漕務八要順治元年　　金之俊

一兵部右侍郎加一級臣金之俊謹　奏為謬陳漕務勞言
仰佐經　國大計事臣暗淺庸愚位樞無能何敢越俎妄
談　國計但臣家世江南又曾任督糧道于漕事身親目
擊有慨于中久矣敢畢竭其愚為　皇上陳之
一曰運糧官宜講也查前朝運有十二總領衛一百四
十用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今衛所須更則必另設運
官以任之非都守等升之有才略兼有身家者不可也旗
軍不用則必另募漕卒以代之非沿河一帶習知舟楫水
性之丁壯不可也約每船用卒十二人即以頭舵二人為
隊長管束十人每幷統卒五百人約領運船四十隻行舟
一如行師庶有以相維相助也
一曰船隻措備宜講也查前朝糧船約萬隻近年漂損及

成而已臣以為漕運程站移駐濟寧專管剥運一事各撞直至濟親督領運官交米過剥即押回空而南料理新運仍聽漕道盤驗有無足額一面報總巡二漕一面報內部與各部濟而下糧道任之濟而上漕道任之則責成專而速效奏矣

一曰漕額出入宜講也除前朝新漕遼練等米應蠲　恩與新餉并蠲外原額入數若干諸若京營捕營四衛營錦衣衛七十八衛所光祿寺廚役各項等及各鎮邊糧共出數若干令　新朝減去冗員冗役各鎮冗兵止應出數若干通盤打算通入數若干較舊額餘若干臣以為餘數徑行改折隨漕徵解則　朝廷省運儲百姓省加耗公私兩利矣

一曰官卒廩餉及造剥工料宜講也查前朝官軍除加光

外仍支給坐行二糧約運米一石不啻費二三石儘足廩餉之需各直省又有過江過湖席板等銀及一六二六三六之隨糧輕齎輕齎即是餘耗折色照地里遠近為多寡如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二故曰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曰一六此項原資建費以之濟造剥工料真一勞而永逸也以上數條倘有可　採伏乞　勅下廷議參求至當為萬年長久之計至于今年糧運南廒之漕白以接濟京儲尤為目前要務此在漕臣自有措置無俟微臣再瞽矣

統惟　聖總寬宥施行

謹陳全秦善後事宜恭候　命下臣當遵行

兵科都給事中臣戴明說謹　題為全秦已奏蕩平謹陳善後事宜以佐一統盛治事臣在樞垣恭捧　征西捷音

不禁舉手加額仰惟我　皇上如神之哲洞燭幾先指授機宜故能不煩一旅不費一錢而成此不世之功臣等百十萬歡呼鼓舞之忱自後世大書特書矣臣等之公情盡述臣愚有不敢歸命之誠切來蘇之望者非情矣然旦夕苑一得有愚仰效愚忠者述聞於　閣下勿令兇黠吏圖蛾聚即歸降之衆狼心臣測或乘氣奪浆散此天亡之時不可失也宜急鼓銳卒縛而致之編置行伍或解散歸農安插得宜勿貽後慮此善後之最要者也秦民久處湯火今既平後其中或有曾為賊用者概賜消雪咸與維新反側既安人心自定尤宜急遣撫按早置官吏使專意撫守暫免催科軍死扶傷則民疾苦庶久困之後樂有休息又士者民之望也三秦內或有碩德者舊才望著聞者不拘土窩宜令撫按確訪奏

聘入京一以廣　朝廷相幹之需一以繫幽閑父老之望此善後之所當並舉者也抑臣更有進焉自流賊煽禍以來海內嘯聚跋扈之輩或當之為聲援或借之為口實今豺狼業已覆巢而鯨鯢旦夕投首宜急將掃蕩捷音宣示中外南北以紓積憤之心以明正告之義以堅天下臣庶愛戴歸往之誠庶化梗化者革心而竊據者奪魄先聲所加歸附恐後握全勝之勢而收大定之模在此舉矣惟

聖明採擇焉

謹陳根本之計以裹治平疏順治二年劉明侯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劉明侯謹　題為治世莫如愛民愛民莫如救荒謹陳根本之計以裹治平事臣嘗讀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然財之流為貢賦而財之源為耕墾國家以此衣食軍需暴而創垂八

而之緒漢代以勸農領詔而幾致成康之理故曰國之大事在農又曰一歲之計在春豈非謂有春耕而後有秋收無荒地而後有熟田民事固不可緩哉我　皇上定鼎以來　德播六合　威暢八荒元兇授首混一可待業已遊人千光天化日之下措世于耕田鑿井之休矣但比年以來遺流寇者風聲鶴唳有不靖之烽烟遇災荒者流離迸亡成赤地之千里由　幾南以及山東所在而是諸臣言之雖詳然言之而不思所以救之其荒自若即曰逋租以軍國之大能常蠲之乎即曰緩徵以不耕之食能常常緩之乎非設計聖之日甚一日何時是已況轉眼春暮時序幾何乞　皇上念根本之計行及時之典

勑天下有司俱止詞訟省刑罰躬歷郊原率民力作又令撫按察核以境內無草萊者註上考以鄉井多遊情者定嚴罰凡為司牧多方設處十室九空者借之以種令秋成還倉可也欲耕不能者給之以牛令歲終上價可也如是而民歸農則盜賊息矣禾稼熟則貢賦裕矣野富則國不貧事似小而關係大民足則兵饒餉事似緩而取效捷凡此者非臣之臆說也既庶矣利用富既來之利用養從來帝王之世或教民稼穡或盡力溝洫或春省而補不足或春和而議賑貸自古記之矣乘天之時因地之利順人之和不獨歸化者享樂樂利利之休即強梗者興賣劍買犢之念本固邦寧億萬載不拔之基端在此矣

謹竭芻蕘以裨治平疏順治二年　楊　攢

原任淮揚兵備道參議臣楊攢謹　奏為　聖恩與天無極臣誼捐軀難報謹竭芻蕘以裨治平事蓋寰無可補遺無可拾者　神聖醇懿之軌也勉披肝胆勉瀝丹赤者草茅靖獻之忠也雖芹曝無裨干高深冀　納不遺乎芻蕘天於百千萬億人中特簡君則百千萬億人皆俛首降心而奉其約束聽其命令者也孟子乃曰民為貴社稷次之此何以故語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又云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國家之安危全在羣情之去就不必遠稽往古且先近鑒目前前明末歲荒旱頻仍閭閻空虛連年添兵措餉日增月益民不聊生愁苦怨咨逐聽信閹賊甘言誑誘爭先投降秦晉亂解齊豫席捲即畿輔金城湯池不二日而陷沒則民心不固之害也剿賊數月間撫有西北半壁亦可謂神且速矣而酷虐自恣搜金銀焚室廬屠蒼赤拷紳衿瞬息之頃蜂起鼎沸衆之投降者又變為讐敵　皇上神武大振天兵一臨驅逐鼠竄如推枯拉朽則民心順逆之驗也故民所託居以棲身當使之安家室處無流離奔走之苦田畝者民所種植以養生當使之力耕節用無啼饑號寒之羣人情莫不愛生莫不惡死當使之睢睢熙熙樂樂利利無疾苦戚顏之患　皇上定鼎燕京洞徹治理之原離照應響之機沛發　綸輕徭薄賦出水火而曆祖席天下莫不鼓舞以慶魏生萬年無疆之鴻休基於此矣惟是州縣有司親民之官也廉潔者固所在多有而貪墨者亦不能保其無或朦朧多徵而不以田畝錢糧之數明示百姓者或賦外橫斂而借口兵馬急需者或有院道明示徵一半徵三分之二而藐不遵守者或于祖賦正額外加收火耗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區區子遺吞胆茹茶惟有

費妻鬻子以免旦夕拔釘剜肉之苦已耳伏乞　聖慈勅下直省但有此等有司監司報之撫按撫按奏之朝廷如烹東阿封即墨法聞一行之則蒼鷹餓虎之徒有所懲創而不敢恣肆庶黔黎享安靜之休　宗社鞏磐石之固矣此不惟可以固衆志亦可以大一統蓋近者既悅遠者自來古有重譯來朝今詎阻于江淮一衣帶水載至士子霧隱之初作養教育在內則全藉司成在外則全藉提學今　聖主御極首重人材自一品至七品官員子弟皆收入成均甚盛典也惟是士習日趨浮薄宜導之以敦厚伏望　聖明勅行各衙門力挽古俗嚴斥澆風請佛老隱僻之書者罰穿紅紫靡麗之服者罰糾衆結黨把持官府者罰呼朋引類武斷鄉曲者罰敦孝悌忠信之風抑怪誕輕佻之習已成材者試以經濟謀畧成材者

誨以小學六藝中有出類拔萃文理通達則拔其尤咨送禮部復加考校果係真材實學即准擢用如是而青衿不喁喁嚮風文教不彬彬振起者未之有也立　國之初當先定律令蓋天以好生為德而有貫索執法舜以恭己為治而有皋陶明刑國何可一日無法然漢書稱廷尉為天下之平而孔明出師表亦謂佐平明之治必惟明惟允不猛不弛而後執法者與犯法者兩無遺憾昔子產鑄刑書而不失為惠子羔刑人足而終無怨心惟得其平故耳

陛下龍飛法紀維新蕭鄧侯定漢朝律令千古仰為家法之祖何不仿而行之前步步躅近協輿情為　國家立萬代之章程定一世之民志乎伏乞　勅下法司酌古準今按罪定刑斬絞流配各分其等三讞五奏務得其情庶三尺懸如日星萬民炯如趨避行見圄圄永空冤號不聞于奸猘豺狼衣雁門谷飢常韜夫鋒鏑之福祚與天地同其悠久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乞早撲勦近賊疏順治二年

兵科右給事中臣向玉軒謹　奏為　國家全盛方始近地賊報頻聞乞早事撲勦以靖地方以免滋蔓事臣嘗聞天下無時無不逞之徒恃在當事思患預圖故將亂期銷其萌方亂亟防其漸漸可久安長治矣今天下自十餘年來盜賊隨在生發屢圖剪撲卒不得其要領所以致此者良由賊役重煩將士恇怯令我　皇上肇造區夏天戈所指兵不留行凡降附境土即蠲輕徭與民休息其沐王化者宜如何畏威懷德解劍歸農鼓舞于堯天舜日乃不意尚有不然者如山東則以殺縣令聞矣晉地則以妖賊煽亂告矣此猶遠在千里外若檠陵陳梁及天津近地此皆畿輔奧區神京肘臂如馬家山之寇射傷東兵羊盤之賊逆我顏行津南之賊殺周中軍兵丁至二十四名何近地作賊之多也臣按其由總因從來地方各官辦賊不力以致養癰且諸賊肆禍多在直省交界並州縣接壤閃倏逃竄易于假息遊魂祈　皇上速勅各該撫鎮立限捕擒毋得從前玩泄其果係脅從者不妨矜全解散至于積年窩戶慣賊彼既鴟音不革鷹眼長橫務在革薙禽獮根株痛斷毋留芽孽以煩再舉如昔年劉七趙燧始不過一夫可擒除之不蚤致禍延齊豫轉掠江淮卒費數年收拾此所謂方亂須防其漸也雖然弭盜必先清其源今之草竊多有迫于饑寒而為之者近聞兌換地土小民遷徙多至失業屯軍失地飄零無依臣前疏求量給田廬竊亦慮及于此不特此也如三協宣大諸邊在先朝設兵不下

數十萬歲糜先朝數百萬金錢稍不滿願動至脫巾譁誤
今强半載汰誠為快事但此輩多係亡命先徒市井無賴
今羈旅窮愁勢必行刼商旅嘯聚萑苻乞　皇上勅沿
邊州縣察有招留汰去之兵許令首報其有家園者諭令
還鄉若願留者聞邊境荒地尚多妥插開墾納租應役俾
之耕耗壯心而饒生計庶不至窮而為盜此所謂將亂當杜
其萌也敬獻一得伏乞　聖鑒採納施行

襄治四要順治二年　廖攀龍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廖攀龍謹　題為
平有象謹獻蕘言以少襄　盛明事恭惟　皇上者
定功成矣文德以洽四國省刑薄斂嘉與維新江北江南
莫不喁喁額慶昇平矣臣以庸劣忝列臺班可無一
言以仰助　高深謹擇其要者得四事焉敢為　皇

上陳之其一為　聖學之宜早講也　皇上天亶聰
明無待學正惟天亶聰明最易學今天氣和煦時候清閒
經筵雖未遽開請于　視朝之暇集滿漢端方博雅大臣
取往古治亂興亡之蹟進講數條以資啟沃則知為君之
難為首出開創之君尤難而萬年有道之長摩基于此矣
其一為文教之宜連興也　皇上統一天下以主持斯
文正惟主持斯文乃化成天下今當大比之年適值開科
之始取士之規亟宜早定如八比文藝波靡已極說者謂
法窮當變然文從八比而為正為說多與其人之心術相
符或淳或澆且與其時之氣運相應尺幅似覺有靈有非
往代詩賦所得倫擬者故制舉仍當以經義為主第須妙
選主司端正體式黜誕浮而崇典雅以開風會之先尤于
科目成貢之外別設賢良方正才識並茂經明行修諸科

以勸激天下士務人文崇起而　國家收得人之效矣其
一為新律之宜速頒也　皇上如天好生亟明刑夫刑本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明律有笞
杖徒流絞斬之別其法自備今律因未定止有鞭決二法
未嘗不稱簡便顧極惡重罪惟大逆大盜應坐決不待時
之條其餘尚有扶後處決之議至若鼠竊鵲奔之輩以及
挂誤拯連之類罪應徒流或止笞杖者有時既行立決得
無失之太重耶　聖心慈祥每言及此無不惻然矜念
第俟既決而後泣罪已無所施解網之仁矣故修律之舉
即宜派定職員刻期報竣早一日告成早一日生命也
其一為財賦之宜酌蠲也　皇上四海為家不言財正
惟四海為家善理財夫理財之善者能散財以得民也周
有大賚發鹿臺鉅橋之積以明無私今
錢糧將全免半免及徵二免一者以當大賚一時饑渴之
衆如解倒懸惟聲雷動矣第應免應徵若干宜　勅撫
按派定各州縣多寡分數著令遵行庶催徵有據而蠲免
無虛有司始不敢朦朧混徵窮民乃得以實沾恩惠耳又
如兌換田地去此就彼半種器具猝難備辦且人地乍相
習耕轉已過時乃亦按畝起課賠納秋糧剜肉醫瘡其何
以堪所當立　賜寬卹惠此三百里內失所之殘黎也
娓娓數陳字頗溢額統乞　聖明鑒納施行

嚴約束以成大業疏順治二年　高去奢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高去奢謹　題為
師中約束宜嚴乞　聖明特加申諭以普　皇仁以
成大業事臣讀孟子之言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又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蓋言天下大

勢直在邱民而人心嚮往惟屬　仁主今天下困極矣
幸我　皇上毅然除暴安民甫定秦豫旋移師江淮不
忍置一方于膜外真　王者四海一家之規也臣竊意
兵者所以征不服也凡我　義旗所指仍有逆我顏行者
立誅無赦以彰　天威可耳若開門迎降既為順我之
民矣猶残掠不免不惟阻人投誠之念謂　皇上安民
之意何昔漢高入關中吏民安堵如故故能滅秦虜項不
五載而底定天下元將伯顏兵下臨安一人不殺史冊稱
為盛事茲　王師已抵瓜山知江淮之民靡不慕義欣
歸闕外諸將宜仰體　皇上不嗜殺盛心倣漢元故事
鈐束三軍使地方秋毫無犯以慰人望若謂戰士自從征
来經艱險萬狀節制太嚴或失衆志不知天下既定
朝廷論功行賞自有開國承家之典在而何得不約誠軍

士讓漢高伯顏獨專美于前也乞　皇上速勑行閫凡
已降州縣勿殘勿掠俾士民安輯庶四海欣悦而吳楚越
閩皆聞風思歸則天下可傳檄而定也

請勤召對疏順治二年　趙開心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開心謹　題為欲行實政懇勤
召對以宏泰運事從來治天下者必曰軍民一體然必
先由君臣一體乃疏通一體之脈則莫如言路此不徒在
章奏也古來明目達聰救求讜言必朝夕接見諫臣盈庭
天子咨詢百官獻納而後下無不達之隱　君無
不善之施我　清朝御極以來用賢納諫言路亦既廣
矣前偶以事歸六部内外頓成隔絶乃不久旋復舊制誠
　聖明舉動大快輿情但　立政之始凡一事之得
失一言之通塞關天下萬世之利害其中大綱大法固須

皇清奏議卷一

請定經制疏　順治二年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　題為開創之天下必建開創之徽猷亟宜參酌前規詳定經制以成　聖朝治理事

臣惟治天下之道立綱陳紀而已矣況值鼎新革故之交建創業垂統之烈若使張弛任意舉措乖方將何以令信

一時憲昭百世　皇上丕膺大統肇有區夏海宇之內咸仰維新乃　國家經制尚未參詳諸司政令罔歸畫一蓋有　綸綍已頒猶依違未決六曹關會多呼應不通此無他總以經制未定無所遵循故耳伏乞　勅下六部俾會同諸司參定經制鑒歷朝之淑軌成一代之新模如用人乃國之首務須先定官制立官方而後銓選考功之法得以精核更求不限資格不外資格而臧否不混所有或廢或舉之虛五禮修明必不湮不紊禮尚威儀體統名分之所關即僻竊鶚薦凌之所伏不可不嚴以立其防也

部省守禦莫踰軍屯今招撫之兵解散則多無所歸安集則莫與為業亟當考古寓兵於農之法而行之則以耕代守消弭備禦之術咸在於中矣至於刑惟愼恤令罪之輕重聽口譯於通官人之死生憑臆斷於司寇律例之頒更宜亟耳其餘大小文武咸令審定規制申明職掌俾恪盡乃職毋致曠廢將百寮濟濟共襄協贊亮工熙哉之盛可見於今日也臣草茅下士章句庸流自知務無當

願葬伏望　聖上採擇施行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吳達

官惟賢祇欽賦入之供皆取惟正度支出納當思利用厚生至于各衙門皆有經政必有經費今概歸農部則庶務有或廢或舉之虛五禮修明必不湮不紊禮尚威儀體統名分之所關即僻竊鶚薦凌之所伏不可不嚴以立其防也部省守禦莫踰軍屯今招撫之兵解散則多無所歸安集則莫與為業亟當考古寓兵於農之法而行之則以耕代守消弭備禦之術咸在於中矣至於刑惟愼恤令罪之輕重聽口譯於通官人之死生憑臆斷於司寇律例之頒更宜亟耳其餘大小文武咸令審定規制申明職掌俾恪盡乃職毋致曠廢將百寮濟濟共襄協贊亮工熙哉之盛可見於今日也臣草茅下士章句庸流自知務無當

願葬伏望　聖上採擇施行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吳達

不足畏之故智也一曰綸扉之地　王言綸綍所關令章疏每上而票擬自專如臣堂官趙開心請湖廣巡撫及留賢臣范文程等兩疏甚切而不奉　俞旨非銓攬權自員票擬在手使人畏懼逢迎何以專擅至此一曰晴晷乃　新朝痛恨有犯必誅銓於姜瓌歸順時曾遣心腹至其家索賃三萬兩許其封拜瓌不從但答以金馬等物大拂其意當　朝廷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臣公行需索且封拜何事而可以晴營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攬納賄可說見矣然而瓌終不敢明言於　上前惟恐銓之報耳今瓌現在可問也一曰　朝廷虛心國事委用漢臣是曰是非曰非所以明賞罰而戒朋比也苟有人心何忍上欺　君父如李鑑為霍然所指而銓百計庇護此內院所見外庭所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為此然行賄受賄

臣屬臥閩而別比為奸即此已大失　朝廷任用之至意一曰臣鄉阮大鋮潛為起城謀逆今晌馬士英為南司馬大肆貪殘至亡其國此謂雨喪家邦之人也歸順者無其名知窮兇所懷何意乃銓應應注望其來屬囑南行者今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銓招搖腹黨屠戮善類虐陷生民天下事大去矣　皇上所以用銓求其錄忠去佞莫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　國家乎一曰密勿之內政本所關豈大臣結納黨緣之地銓乃令其子馮源沮擅入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講讀史館并中書等官密遞銀匕珍錯水陸交獻竟日意欲何為明明為招搖結納地也如此則銓昔日之故態猶在矣臣尺　天威而橫行無忌若此其平日縱子往來貴要招攬權貨又何如哉要此乃臣所熟知者至外議喧騰貪婪萬狀臣固不敢輕以風聞

入　告也夫銓居政府今已年餘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洲學士日夕相親豈不洞嘱小人肺腸臣新進小臣矢心圖報必不敢沽名以清　天聽實見奸臣在位國事必且日非　皇上一段帝民伐罪苦心為此一人紫旅致　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實可痛惜伏乞　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　日月之明忠良競進政理刑清為子孫建無窮之業臣即言出禍隨甘之如薺臣不勝痛哭上陳戰慄待　命之至

故陳保邦富國要圖順治二年　李運長

兵科給事中臣李運長謹　題為敬陳保邦富國之要以圖久安長治事臣惟保邦在於裕民富國在於通商未有百姓困窮商旅畏避而能坐擁富有安享太平者也明季度支百出正供之外乃有遼練剿餉捐種加派省直關課

頓增數倍小民終歲勤苦不足以給誅求商賈厚本貿遷不足以權子母我　皇上子惠遺黎　恩詔蠲免仰見救民水火之　盛心今乃澤未下究弊端漸復竊聞直省州縣均派練等稅為菉豆等名色加徵如故詢諸外來士民大抵皆然非止一處夫兵荒旱潦小民生息幾何尚堪此重困與至於關做課重則諸費計利亦重利重則物價必貴課輕則諸費計利亦輕利輕則物價必賤明初商課至輕後猶累增極重　清朝開創之始宜盡革加增之弊以蘇商困而布　寬仁近如務關船課不論商民而且濫及回空將百貨騰踊民用匱絀日益甚矣更有不可訓者京城奸民假充經商投入　王府以恣非為布黨四瞷偵貨將至羣遂於數百里外名為平買實皆偏售夫行商跋涉迢遞不憚艱辛入都貿易為厚利耳今拒之中途撲其厚利諸商孰不怨悵而思裹足在宵小輩不過專利以奉　上不知利歸於上必害歸於下商虧民病百姓愁苦豈　朝廷恤民之初意耶伏乞　皇上留心遠大力除弊政加惠商民為保邦富國之至計將見汝梁遍野共球萬國上下殷足永祚無疆矣臣夫盡讀忠悃知忌諱惟　皇上垂納焉

故陳兵民兩便之法　順治二年　朱鼎延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　聖心愛民無已敬陳兵民兩便之法以恤窮黎以成國之本係於民而民之本係於恤產故田園廬舍民之性命繫焉性命固而國之元氣因之我

錢弼猶已議蠲議赦未已也近讀　聖諭復惓惓於土宜不即息滅黎庶未盡安宜於山左山右江南北直隸安

置滿洲大兵以為靖盜安民之計倘亦倣古兵農合一遺意乎而臣更有慮者百姓自經闖寇之後奄奄待斃幸
天兵一臨出湯火而祖席之民已覩救窒之休矣顧驚鴻甫集一聞大兵至止或不禁皇皇靡措也故比屋接壤而居最患調停失宜臣往見畿輔之遁去冬今春換地換房控籲　天聽者不知凡幾況千里之外一有失所窒礙清查果係無主荒地然後踏入其有已經開墾小民耕種為業者悉行查免若或各任一
漢官協同州縣有司履畝清查果係無主荒地然後踏入方民間器糧衣服聽民搬運勿致有黃烏無依之悲至於
君門萬里者乎懇乞　嚴勅清大兵既駐統於各旗下自無虜躍治然既遠居直省似宜編入氓戶聽有司之約束如事有不便地方者輕則拘讞審理明判曲直重則詳撫按具疏入　告夫既滿漢一

家率土皆臣無分滿漢之民皆我　皇上之民亦無分滿漢之臣皆我　皇上之臣有君干以治野人有野人以養君子分固應爾如此不病兵亦不厲民將見鄉田同井相友相助何滿何漢熙熙然共遊化日而盜賊民窒豈非久安長治之盛軌哉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明採宥施行

請定江南賦役疏順治二年　趙弘文

巡撫蘇松等處試監察御史臣趙弘文謹　題為王道本乎人情召好莫先去惡謹抒一得之愚仰祈　聖明採擇事竊聞先賢論治嘗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恭惟我
疆域初闢禮教未遑臣弘文因斟酌時宜亦曰治天下有要去太去甚機而已矣何言乎機也小民惡頑何知至計但見有利於己者便思就之清夜沉思儘多深願不可必得之事見有害於己者輒思去之據轉傚徨中多忍死難言之苦惟審於去就之間略加存恤而天下之精神心志盡維繫於　皇上而不可解古之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用此道也請就江南之賦役言之明朝開基收取姑蘇張士誠抗守經久未下及天下大定遂以極重之糧額田之此吳縣每畝三斗四升四合長洲縣每畝三斗七升五合逐貼民間三百年未有之苦況目前商賈不通城市罷織民無生業矣若重困以舊額恐富者貧而貧者死此亦同歸於盡之勢也伏乞　勅部詳核或照宋元舊制或照常鎮二府減太重以蘇民困此亦收攬人心之第一義也賦如此矣再就江南之役言之向閔邱報見保撫著該撫按即將濫免之人並大小官一體參究不許狥情故縱戶部知道欽遵在案是撫臣以賦言旦復以役言也竊照江南有官戶有民戶役有于戶民戶當差此不必言至今日服官明日便稱官戶會典內官一品者免田千畝今且過萬矣即降而九品以至陰陽醫學在在然矣且本宜果有是田免之可也迺纔登仕籍原屬寒素而一切大姓富室盡寄其門出平日力役之費以供本宜薪水之資里下差役終身不及是市井平民公然又一官戶其如將欲投獻轉苦無資者何也且本宜云沒可以已矣又巧立于戶之名一世再世長此安窮南中小民何道不為溝中之瘠也此等濫觴較江北之免賦者似為尤甚伏乞

下部議覆如果臣言有裨地方即評定某官應免若干故此外與百姓一體當差計品詳列晉為　令甲敢有從前投獻定以欺罔治罪如本官無地代人優免即以其罪罪之庶窮簷小民無復苦樂不均之嘆矣

請崇寬厚以御下疏　順治二年　朱鼐延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鼐延謹　題為開　國宜崇寬厚御下自有大體敢陳末議以佐治平事竊聞尊賢禮士帝王之休風故從來享國祚之長者無過於成周而當時著之方策者親親而下即曰敬大臣體羣臣以故至今詡美太和在成周宇宙則夫敬非徒高爵厚祿已也平時則師保以尊之即有過尚有八議以宥之至於羣臣則如股肱之捍元首勿忍勿忍蜮蝛非極貪惡敗類斷無輕付刑曹者我　皇上求賢若渴俊乂盈廷亦云盛矣而獨

其一掛彈章無問事之大小無論爵之尊卑遽付秋曹鞫審夫　雷霆雨露合之皆　君父之恩臣亦何敢言用法之過當而獨計古帝王所云敬之體之者當不若是也夫既在貴寵之位　天子亦當改容而禮之矣吏民嘗倘伏以敬畏之矣忽值有過輕則付考功可也重則或廷議亦可也而乃掀付刑曹與囚隸為伍亦何顏再立於吏民之上哉不惟非所以作忠亦非所以尊　朝廷名器也漢臣有言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故厲雖鮮不加於梵冠雖敗不以苴履似此刑曹有權而師濟無色不亦深可太息乎哉在我　皇上不過曰法者天下之公廷尉天下之平也今刑曹已不堪問矣律令未頒而祇聽通事之口傳上下其手陰陽其術無辜者或以貪之而罹法網巨惡者或

參考先定其入數而後清其出數彙薄有據則官吏無所肆其貪猾小民不復困於濫派矣前朝有賦役全書會計錄二書通行天下蒐藏戶部財賦出入之數纖悉備具今府縣之籍存去不可考戶部所藏者現在雖經兵火未聞焚毀但取其冊一加披閱條款原明除三餉之濫加者一筆勾註外其原額起解存留一定之規無容增減則入數已清十之八九矣其餘微有不同者不過因革損益之間通融參差之數耳如昔有九邊之餉而今無也昔有京營之餉而今無也昔有宗祿之費而今無也昔有靴帽之賜器皿之造而今無也此問之在內該衙門而可知者也如屯衛之租昔屬之軍而今屬之有司也圈撥之地或以他縣抵補或虛懸竟未抵補也荒熟地畝之不同也蠲免分數之不一也此問之在外各督撫而可知者也明開款項

數條令之登對請旨出入相符總撒相投除收相合今昔相準明白直捷勒成一書然後執是書而問在內該衙門各項作何收支某項作何銷算不容游移於定額之中則國用常足矣執是書而行之在外該衙門起解者有無批迴存沼者有無挪移不容溢加於定數之外則民生不困矣若不據舊冊清煙漫令開送中報隱漏清亂徒滋胶查動經歲月臣猶覩見明季曾查錢糧設官專司其事撥催府縣嚴限疾呼竟有二三年而不送一冊者及催提冊至又混撥欺隱日費參駁竟未清楚蓋撫按取之府縣府縣委之吏胥利在藏奸不利釐弊雖　新朝法令森嚴不同明季而官吏貪猾成風終不肯和盤托出駁正愈嚴歲月愈久辦賽愈多矣是以察核莫如直截直截莫如查取舊冊　經制早定一日民困早甦一日矣然方冊既備

勾銷底封不可任之吏胥必得公廉敏練之才以資元勳輔臣之協理户部漢官侍郎原額三員今止有謝啟光一人雖有兼人之才豈能分身而應必令現缺補足官皆備員而無虛位則事有專司而尚可立綱矣臣誠見財賦關於　國計之盈絀民生之利害不禁鰓鰓過計伏惟

勅下該部酌採覆議施行

請將屯田王屯歸併民田議順治三年馮兆煌

巡撫湖北試監察御史臣馮兆煌謹　題為酌議屯田王田歸併民田徵收以大一統之規以永萬年之業事竊惟天下地土俱係民田緣明時事定封功有指揮千百户分發各衛所派有隨守軍丁撥田養贍官世應襲軍世頂補是名屯田再因宗室繁衍分封各處撥田養贍是名王田今我　皇上享有四海之福開萬年之基凡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而猶有指撥千百户之名而猶有屯田王田之別不惟非理也亦非法也且民田已沐我　皇上如天之仁經畫之德止照萬歷年中則例徵收其餘加派一概蠲除而屯田有屯租有屯糧有新例有鵝鴨食之煩不得與民田王田有官租有養贍有新例有鵝鴨食之煩不得與民田一視同仁所當亟為歸併民田者也請凡坐落在州者歸併與州坐落在縣者歸併與縣照民田則例一併徵收庶見普天率土之義無恩德不均之嘆抑臣更有請者凡明時指揮千百户近有現存者如果技藝精熟膂力過人者着赴兵部考選敘用其餘與軍丁俱歸民籍當差不得仍前世為廕襲世為頂補如云各衛官軍原為城守之用勢不可去莫若衛所之名仍如其舊俟大定之後酌地方之衝僻議官軍之多寡另立　清朝官兵作城守之計伏

祈　勅下户兵二部速為議覆

任悚惶待　命之至

謹陳治平三大要順治三年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臣衛周胤謹　題為敬陳治平三大要伏乞　勅行以定一統事自古大有為之主應天順人肇造區夏無不以根本為先務馭民以德而不以威服人以心而不以力圖事以久大而不以近小祈天永命治效丕彰我　皇上承乾奠鼎三年於茲宜化治若神四方響應而遠者江浙泰楚寇氛未靖閩廣巴蜀梗化未歸近者　幾向肘腋人情張望　京城閭巷訛言煽布尚順　詹應愛者何也臣進而陳其三事一曰尊體統立綱陳紀出治大原者賤尊等卑等威秩然今經制未定人心玩褻體不尊而民不畏而法不立徼賤

與尊貴爭道而馳工商與官紳接踵而行甚而小大凌夷上下倒置如近日因盜賊而處監司撫按白簡不靈挾私警而嗤總督　朝廷名分盡滅何以馴天下篤競之氣乎亟宜著盡一之令使綱維森嚴至　京師為四方之本尤宜持立大體整修人紀為宇內觀型者也一曰澄官方張官置吏立政先圖因才器使庶官董正今異途並進雜而多端官生陞遷竟同科目監吏濫竽多除正印甚而歲貢無論年力直授推知保舉係何出身尚列考選　計典緩行容庸釀患臣查各省送到大計進　表文冊開列闔茸甚多乞　勅吏部查明出缺吏乞　勅行各撫按嚴行甄別無事養癰況新科廣額英賢雲集無使明經雜

流器日盈而棄日潤也一曰收人心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財賦未清田地多佔婦子流離哭聲滿路　皇上救民水火而登之衽席矣豈忍復置膜外而坐視失所乎況五百里內派草派豆派車派斗供應已苦而閭地佔湧生氣索然且滿漢文移一事兩行而滿兵踵至地方者一日有數票勢必無地無民無民則無賦惟正之供有病根本之傷實甚不特此也甚而在籍紳衿更覺不前曾試舉人匿影而避士人既有薄視功名之心良民失業挺而走險富室無產漸亦為非百姓亦有輕撥性命之意何以聯屬宇內之人心乎思從前丕應徵志不吐而自集者何故思迴來渙散觀望搔搔而未定者何故致治大端略可觀矣伏乞　廟堂旁軫德意軫念民生滿漢一家無分畛域近悅遠來在此舉矣臣叨言官職守所關謹陳切要者如此惟乞　聖明採納施行

請羅人才備大濟疏順治三年　向王軒

吏科都給事中臣向王軒謹　題為人才收拾宜先大僚協理當設謹陳末議以聞　採擇事竊以開創之主首證賢材以崇人望蓋人望歸則天下定矣臣不揣遠引博稽明太祖渡江首用陶安劉基宋濂等以備顧問故能迴向化人情帖然元世祖命伯顏下江南首先戒以不殺旋即遣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遂薦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隨時擢用一時士流稱慶江左歸心今江南省與江浙湖廣入我版圖業已經歲其境內人才久入撫按薦剡而迄今竟無一人至者是以人心疑畏叛服靡常臣愚以為　皇上宜於數省鄉紳確查先朝名碩果衰蒜雖前者不妨或遣官或令有司存問以示優禮至意至於年力方壯才望著聞者在　朝廷則當責撫按在撫按則當責監司守令務令刻期起程敦趣就道毋使徘徊趑趄滋人疑

端即如江西一二士紳以招致不早因而挺險此亦一證也其江浙湖廣之鄉試斷未有過今秋者當即　勅督學臣急為考校以便舉行試典使多士輸誠英雄入彀士紳來則人心安故臣謂人才收拾宜先也至於　朝廷爵祿留以待賢能非止重名器令漢官獨有侍郎無尚書遂致庶務多有未舉況一統之業政事日煩而尚書止滿洲一人左右侍郎凡事非隶於格而不及任即制於分而不敢言臣觀　皇上設官分職原屬滿漢兼任即如通政司亦有漢官正堂同管印務深為得體臣愚以六部正堂亦宜於漢官中各設協理尚書一員俾與滿洲承政參酌庶務至都察院一官風憲所關亦宜並設左都御史一員以協理總憲外此而大小衙門滿漢均設以滿官之執持兼漢官之明練庶凡事有將伯之助同寅著協恭之誼

且所以優賢勞而疏仕路臣故謂大僚協理當設也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請治東南水利疏順治三年　土國寶

欽差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土國寶謹　題為懇　勅治東南水利以惠民生以足　國用事竊惟　國用不足其關係誠非細故臣熟知三吳地形夏潦秋霪山水橫發田疇淹沒郡民離困苦不可言撥厥所由蓋以下流淤塞隄岸傾頹疏導不得其法掌治不得其人以致此耳臣按疏瀆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百餘里納諸山澗之水散注溪流洩之三江由三江而入於海若下流淤塞諸水汎濫淹沒未豫為害非淺鮮也相

其利害為之經紀則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為蘇州東北洩水之巨川也吳淞江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也若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浦之兩旁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歸其中而並入於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港自弘治七年一為疏濬吳淞江自天順間一為疏濬後來白茆湖沙積壅狀如邱阜吳淞江竟如溝洫下流既壅上流奚歸舟楫莫行田疇莫治此利害之瞭然洞見者也今計疏濬白茆一港則七浦劉河通利而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矣既濬吳淞一江則大黃浦通利而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歸則引吸太湖不至壅潦向來淹沒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又修築隄岸並為要切先儒常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要知圍田全賴乎隄岸隄岸全賴乎修築修築永堅則旱可車水以入潦可戽水以出而高低之田皆熟矣臣雖赳桓之資膚　皇上之重委　勅諭諄諄敢遵前朝舊制一一陳奏夫疏水築隄工力不無煩費而量此之出計彼之入或相倍蓰或相千萬不可不熟計而審行之水利一行則稼穡登稼穡登則貢賦充而百姓將有含哺鼓腹之樂頌　清朝永安之利免宵旰之憂矣　國家大舉非臣一己臆愚所敢輕議乞　命廷臣詳議定策並容臣一一細按查明及一切胥吏乾沒之弊不得虛應故事務期確當然後申報請　旨奏平成之功垂不易之典也

請嚴飭守令重處貪庸疏順治三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嚴飭守令以勵官箴重處貪庸以清民害事臣惟天下治亂視百姓之安危百姓安危係守令之賢否我　皇上取天下於明室衰亂之後勵精圖治銳意安民四海咸仰太平之化但守令不盡其職積弊未除實政未舉有負　皇上望治之誠臣以新進儒生不識忌避敢為　皇上痛陳之夫為　朝廷教養百姓者守令也今之守令有能招徠流亡者乎有能開墾荒蕪者乎有能巡行阡陌者乎有能教民樹藝者乎有能擔囊戶口者乎有能均平賦稅者乎有能撫字催徵者乎有能驅除盜賊者乎有能抑制豪強者乎有能禁戢衙蠹者乎有能賑恤災患者乎有能救濟孤寡者乎有能修濬城池者乎有能平治橋梁者乎有能興舉學校者乎凡此十五者皆守令之責臣非刻論天下知其未有能舉行者也即其善者不過急賦欽聽獄訟謹簿書而已至

於貪酷暴虐膏血以肥己昏庸罷輭縱虎狼而噬人守
令如此百姓安所得生乎惟請　勅下該部申明守令
職事嚴行撫按急加督課務令實心任事勿尚虛文仍於
臣所言十五事分別多寡用為殿最如全行者為上一半
者為次少者為下上者許巡按御史不時特薦次者復
　命保舉下者論劾如此庶人知職事實政舉行指斡自
除矣若夫貪酷暴虐必訪問重處蓋此輩以市井無行盜
盜名器一入仕籍即垂涎民髓及囊橐充滿自揣不過罷
官而已歸買良田美宅揚揚得計是罷職反投其願也臣
請自今如逃贓官不論徒罪必如數追出助餉依律問罪
贓至五七百兩者必籍沒資產使彼有身家子孫之慮庶
貪殘斂跡守法矣若昏庸罷輭必　題參斥革蓋此輩以
老德聲暗誤屬重寄任過書吏縱橫滿堂皆官較貪吏雖

未得財而誤國殃民為害更大今法止降調簡僻夫何地
非　皇上之疆土何民非　皇上之赤子且簡僻之
地窮鄉下邑悉無告窮民以此輩治之是益重其窮矣況
天下之大何患無才必欲姑息如此也臣請自後如過老
邁龍鍾即行斥革不必降調庶人知鼓勵不致因循廢弛
矣伏候　聖明鑒宥採納焉

請速禁止異端訛言疏順治三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題為速速禁異端止訛言以安
人心事臣恐天下教化一而後風俗同人心安而後根本
固臣觀明末教化不興風俗大壞異端蜂起有所謂白蓮
教者有所謂大成教者有所謂混元教者有所謂無為教
者種種名色不能枚舉以游手奸民妄稱教主眾眾
招聚男女混雜不分晝夜私印經卷訛言滋興人心煽惑
良民不安生理不務耕作燒香禮懺不曰此處有活佛則
曰來世生真主或謂目下天降異災人死九分或謂幾時
國動大兵殺盡大半愚民無知聽其招搖任其魚肉拋家
棄業生計鮮少或起逆謀者有之或從盜賊者有之如李
自成之逆惡夙合昔之大盜悉屬此類明明可鑒者也至
於膏藥符造言生事如去年倏云洗民倏云搬城皆屬
此輩捏造訛言而小民愚蠢不辨虛實即為搖動離家喪
產爭相隨逐以為得生究為哄騙此真奸民之尤者也臣
昨出衙回家聞途間議論鼎沸臣即差人密訪皆云
皇上將搜民間佛像滿城驚疑或將紙像盡焚或將銅佛
送寄寺廟投入溝井甚至有將宗祖遺容焚燬拋棄其間
奸棍結把搜番乘機打劫滿京搖動第恐
禁革必下　明旨不知此語從何得來必係異端教主
朝廷一有

黃鼓煽惑造作飛言使人心驚慌復欲呼黨引類別生事
端耳臣聞之不勝驚悸特夜草疏具　題伏乞在京速
勅都察院五城御史及鑾儀衛巡捕等衙門嚴緝造言
妖道曉諭居民各安生理在外　勅撫按及地方等官
嚴加禁諭使小民務耕作孝父母睦鄉里勿聽妖道煽惑
如逃各色教門即行擒問處以重罪如此庶異端屏絕教
化大明人心安靜根本永固杜漸防微之大端也伏候
　聖明速賜施行

請禁訪役疏順治三年　張國憲

吏科給事中臣張國憲謹　題為亟禁訪役以釐前弊以
正職掌事臣聞官各有守棼則滋擾明朝錦衣之設也初
以備儀衛重警蹕而已嗣後日近左右漸竊事權巧秘入
告小信結主天下臣民重足而立蓋此輩半出棍徒巧於

揑造或誘人妄首引之成詞或窺人厚藏詐之使賄或以無為有私拷示威或以是為非飽囊青法勞之光棍如虎如狼計之羅織如鬼如蜮迄今言及厥衛猶有悚然驚嚅然嘆者幸我　皇上洞見前弊易錦衣為鑾儀仰見

聖睿淵微令此輩頓茗思義洗滌肺腸盡其職掌無復再逞故智也臣等辦事料中間有緝事員役在內院門首訪察　賜畫夫　賜畫特典也內院重地也有何弊端容其緝訪內院可訪則在外有司何所不至哉此而不禁弊將更甚前朝矣況今各衛門滿漢同堂精白一心凡有舉動中外咸見又何用此葦緝訪無非欲因循假借為之漸復舊習而已伏乞

皇上嚴勅該衛門令執事員役各盡鑾儀職業無復侵預別事如有大奸巨惡悖紀犯法者專責應治有司庶小人不得行其奸有裨　聖政

匪淺鮮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弭盜疏　順治三年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盧鑄謹　題為一統之勢已成王會之典伊始謹陳弭盜之方以佐蕩平之治事竊以天下之勢始於　京畿達乎四方抑治天下之勢尚之風聲道乎道路昔明之已事寇與兵二者交譏已寇之失也始不過戕叔而有司不之制繼而且揭竿矣繼而且屠城矣兵之失也始亦不過戕叔而有司不以聞未幾而從逆矣未幾而倒戈矣夫兵與寇無以異而其害遂不可窮幸值

我　皇上神明天授海宇混一拮据綢繆提封萬里臣一介草芥遭逢異數甫厠南宮旋置西臺有知不言非臣職也非臣心也茲當　輯瑞之期思夫　邦畿之內萬國來同且公車至止固應如何澄清者而乃戢叔肆行剽若無人也夫响馬之徒自昔有之然要不過以四方之人觀忽出沒於千里之外得財之後復窮日之力為非飽囊青法勞之光棍如虎且所據堡望鄉兵得而蹤之騎況築首有司得而治之如狼計之羅織如鬼如蜮迄今言及厥衛猶有悚然驚嚅然嘆者未有鮮衣怒馬呼羣引類冒求兵之裝束假滿洲之聲語道路側目地方袖手如今日之甚者臣又恐其民與寇無以異而其害遂不可窮也伏惟我　皇上電鑒而嚴飭之問百里以外各州縣地方朝而叔人夕而颺去者累盡憤寇出沒乎抑有土著而莫敢誰何者該州縣何無捕劉該道府何無中飭問　國門以外如大井等地方強弩鳴張勁羽雀起者累盡綠林強暴乎抑有進伍而恃勢雄行者各營陣自有部曲各將領自有稽查臣恐商旅宵泣行人夜號傷道路之心者小而皇華褰足郵傳委塗損　興朝之治者大乞　勅該衛門轉行各撫按凡遇寇叔無論盜之冒兵與兵之為盜務拔本塞源勿使滋蔓則侯尉一於東西車書合乎南北其於新治未必無小補矣臣新進迂疎漫無忌諱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再陳滅賊要著順治四年　吳　達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再陳滅賊要著仰祈　聖聽刻期掃蕩以固邦本事臣竊惟山東今日滅賊情形有必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有未嘗不可使必滅之勢有所以使之必滅之勢今者大兵兩路駐東已及三月而騎賊未即撲滅非大兵之不用命也又非大兵之力不能滅賊也臣目擊其事心中如疚如焚前疏已粗陳其概今不敢不冒死為　皇上條悉詳之東省為喉而四方人心觀望在此一舉登萊兩郡今已有蠢蠢思動者矣況非特一方也萬一再有遷延使人疑大兵雖發

無如賊何以訛傳訛反刱乎復安所忌憚臣所謂賊有不可不使亟滅之勢是也茲者大兵之出賊即飄遁師行西南賊授東北甚而匿跡山崖堵截鳥道使我兵不能馳騁進則矢石交加退則縱橫復出此決非不懼大兵而云然者彼既明知我兵之鋒銳不可嬰則必勝之機操之在我苟使一旦相當料無不立制其死命矣臣所謂賊未嘗有不可使滅之勢是也似此則大兵一發再發應無不前此朝食而猶遲遲者何故豈我兵寡而賊衆多需當事者之請益歟大兵之不可敵也一足以當百百足以當千自出師以來見賊如刈蒿草而無如賊騎之善逸也彼以步賊後賊即狡能從空而遁乎臣固知依山為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可以使之必滅之勢又此矣總之臨陣斬獲者大兵也發縱指示者撫臣也為夾擊為設伏臨陣相機調分兵以夾擊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賊避實擊虛之計亦自窮至其依山為谷人有言鳥道僅容隻身馬不能並馳炮不能遠發抑其中矢雨石擊投山之說因而自殫臣竊以為不然山之險陷而難攻也攻山則力竭不攻山而攻賊則智長問賊盤踞此山必不出否不過懼我兵之一足當百百足當千依此為避死地耳兵退而賊即出夫苟兵退而賊即出則追逐所至若佯為振旅而歸者使間諜伺其出以逆擊之復預使熟知地形者偵其山之前山之後出之左右出自何門入自何徑而前後左右先置炮設伏以盡絕其歸路夫有大兵以邀之於前又有伏兵以斷之於後賊即狡能從空而遁乎臣固知依山為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可以使之必滅之勢又此矣總之臨陣斬獲者大兵也發縱指示者撫臣也為夾擊為設伏臨陣相機調度者左右營將也為嚮導為間諜責在各道府州縣於本地良民中選擇素諳形勢之人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不使陽順陰叛之賊得與其間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豪傑作用終難免養虎貽患之誚今者營中受撫之賊皮骨易盡此中叵測誠使羈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斬一見在賊渠之首以為信其懸級而來衆相認為某賊此順者也其期期無以報命即陽順而陰逆者也用賊殺賊只此一法若以嚮導寄之則非為我嚮導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所以屢陣止殺步賊而不遇騎賊者非此之故哉至於招安一事在今日關係尤大　朝廷兵威亘古無敵區區山左草竊遂使大兵無如彼何而議招安辱　國靈而長奸魄莫此為甚臣已苦口為撫臣痛哭流涕言之猶賴　皇上睿鑒高懸為固本盈邦之遠計今日之事宜剿不師行又早有漏洩者也是故賊線絕則師行密師行密則

報又豈非偵我征行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謂賊線之不可忽矣賊之奸細處處密布密止一曹化彪哉化彪一

度者左右營將也為嚮導為間諜責在各道府州縣於本地良民中選擇素諳形勢之人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不使陽順陰叛之賊得與其間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豪傑作用終難免養虎貽患之誚今者營中受撫之賊皮骨易盡此中叵測誠使羈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斬一見在賊渠之首以為信其懸級而來衆相認為某賊此順者也其期期無以報命即陽順而陰逆者也用賊殺賊只此一法若以嚮導寄之則非為我嚮導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所以屢陣止殺步賊而不遇騎賊者非此之故哉至於招安一事在今日關係尤大　朝廷兵威亘古無敵區區山左草竊遂使大兵無如彼何而議招安辱　國靈而長奸魄莫此為甚臣已苦口為撫臣痛哭流涕言之猶賴　皇上睿鑒高懸為固本盈邦之遠計今日之事宜剿不

宜撫宜急剿不宜緩剿周蔡等賊渠授首而賊中頭目尤
宜仿古五流三宅之典當此之時脅從者誅不勝誅因而
徐議招撫未為晚也三年玩賊養虎以至今日幸蒙
皇上發大兵一駐濟省一駐東昌及今不從長商酌大創
一番以絕反側于四方觀望之心臣不知其可矣臣接報
眩之文絡繹而至不勝其痛見當事仰屋空嗟憂思無路
又不勝其懼敢直矢狂愚上瀆　聖聽不自知其涕淚
之交集也

急復驛遞原額疏　順治四年　題為急復驛遞原額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羅國士謹　題
以蘇民困以疏　國脈以維久安長治事臣惟百姓　國
家之根本驛遞　國家之血脈　皇上統天之始力除
煩苛務令遵黎有輕徭薄賦之休而驛站錢糧獨不議蠲
誠灼驛遞為第一緊要急務矣乃中國輿圖為四達之咽
喉郵傳如織應接不暇又值　王師屢出河工告急派
糧料派捐草轉運數百里外其一二僅存之孑遺困於征
輸顛仆道塗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幾何矣然河伯之欲靈
有日　天戈之蕩定可期兩者可冀息肩惟驛遞差使
日增額缺日絀在有司無米難炊不得不重取之百姓在
百姓迫於追呼敲朴勢不得不剜心頭之肉醫眼前之瘡
臣馬首所至告協濟告設處百姓固呼搶若崩臣亦嗟咄
欲絕使　皇上親此情形不知幾為隕涕矣然地方凋
瘵略同協濟固屬西江之水錢糧額數有限設處又為無
藝之徵及查河南省驛遞原額每年共銀五十六萬二千
一百餘兩又浙江等處每年協濟豫省南馬銀一萬二千
餘兩今南馬已不可問矣見在徵熟又止有八萬七千九
百三十餘兩矣夫以四征不庭之日羽書旁午而以此寥
寥遺供數十餘萬之錢糧此萬萬不能行者臣屢檄驛傳
道臣徐為卿確議今據投臣一呈大約稱苦稱難憂民憂
國不得已聊為徵七免三之議固已備極苦心但徵七則
仍加派矣談加派於今日無乃饑而食鳥喙乎使徵七而
足且不可行況徵七而亦不足乎

皇上定萬世之業
以恤民為第一義斷斷無加派之議乃下　國機務四年來

仍循是目前支吾之計尚未盡經久無弊之法豈　盛
世所宜哉臣請　勅下漕司不拘何項錢糧必先足額
遞一項然後試各項之存留起解使百姓得以休息有司
得以撫養三年之內熟地日多賦額自充即盡復昔日之
額可也此不獨中州當行江北諸省均當行之如是則百
姓無加派之苦驛道無阻滯之虞　國家久安長治恆必
繇之矣

請再展例蠲荒疏　順治四年　吳達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漕糧萬分難緩民
命旦夕莫支仰祈　皇上再行蠲荒之例一年以甦子
遺事臣閱漕糧為　京庾所寄非若別項供輸可比而山
左適值賊難初平又非若他省承平可方是談滑務於今
日非獨司農知其急　微臣亦知其重且大者也而談東省

民命於今日非獨臣按部者目擊其傷　九重之上亦
心悲其可憐思援手而亟拯之也以故招撫之　諭一
領人人若慶更生睿從將回心而革面善良得樂土而安
居獨是萬姓惶騰之下猶有一事焉不禁哀號呼籲之
皇皇則惟漕糧全徵為今日剝膚之民害矣夫元二三年
曠蕩之　恩小民飲之已非一日然試問清查之荒地
有司招徠而開墾者其幾此百不及一分者也一朝而盡
賦之茲驚魂作定之衆幹止未盈既徵其熟復迫其荒戶
絕者難責之鬼輸幸存者竊悲其鄰墾一二有司奉總漕
部院之嚴檄所慮一身參處耳尚顧　邦家新造之百姓
哉微臣巡歷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平等縣極目荒蕪
此固昔日戶部履畝躬查之區臣不敢瀆陳即其他素號
繁邑際此賊氛人民流離播遷戶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

人一戚豪強者熟地之輓輸已苦力報完而全數之徵日
迫呼旦日甚一日筆楚之下何求不得閭有一二州縣
迫之使辦終是剜肉醫瘡之計大司農益幾石之儲而冬
官已增數百萬實妻孥子泣血傷心之衆矣嗟乎益賊華
心良民安業煌煌　天語是何等　王心而若此一
舉是拾其為賊而又驅之使賦也竊為　朝廷虛此軫
卹遺黎之盛心矣而況元二三年蠲荒以來　京儲何嘗
日屋仰屋之嗟繇此一年則安撫之餘雖少其粒猶有其
民民在而漕輓自然方來若迫之全輸則竭澤而漁不慮
明年無魚乎臣亦曾因漕院移咨及臣即嚴督各州縣依
期完納乃至此不惟民力竭而且吏術窮矣夫總漕之職
漕也臣之職民也臣將坐視其斃不為請命於　君父
乎抑留此二三子遺為　朝廷儲不涸之倉也且以臣
今日而論臣按部山左役將告竣計期不過月餘即可免
都此悲啼宛轉之狀然猶且必冒死代為哀鳴於　君
父之前者臣非有所市恩於百姓也實仰體我　皇上
好生之心與夫見在良民各安生理之
流革之必及而心竊有所欲吐耳伏乞
睿　俯從臣請再行蠲荒之　令一年他省不得援
例別捡今日之民命適所以裕後日之漕儲也來省幸甚

請沛明綸以普聖化疏順治四年　商挂

兵科給事中臣高挂謹　題為　皇仁未悉　德意恭請立沛　明綸以曉愚氓以普
聖化事臣惟天下之治亂天下之人心為之也人心安則
天下治人心疑則天下亂是猶不當懾之以威而亦宜安
之以德此兵家有剿撫互用之說誠燭於其理也通者河

問滄州之亂臣嘗請兵征勦以為幺麼小醜敢於抗
命橫行所謂不待教而誅之者也然大隊強寇既已撲滅
無遺即宜通行撫綏則賢者感　德而不肖者畏威自
帖然無事矣所以前奉　上傳發兵征勦原為蕩兵土
寇初不波及無辜仰見我　皇上深知灼見民生之休
戚治亂之大源耳倘在外滿漢諸臣不能仰體　朝廷
軫恤至意株連影射殘傷無罪小民則奸宄固惶懼不寧
即善良亦岌岌乎有莫能自必之勢臣葵藿有心獻替無
力久欲緘疏不敢妄瀆　宸聰昨者又奉　上傳
諭以滿洲擅殺良民立置重典滿漢臣工咸在聽聞煌
煌　天語如綸如綍闔朝文武莫不舉手加額以為此
如天好生之仁　宗社蒼生之福也但宣之於
朝而未播之於野慮窮鄉僻壤即有傳說猶且半疑半信
以為風聞未必真耳豈不於　皇上有未暢乎懇祈
勅下該部轉行各處撫按大張明示凡土賊殺人掠財
者罪無赦其或有告訐陰謀不軌者亦審確有據解部正
法在外各官不得徑行殺戮外此有控詞借端誣害良善
者即行反坐使天下知　朝廷意在好生滿漢各不相
疑小民得以安枕將見盜賊屏息地方寧謐普天率土同
祝　聖祚於無疆矣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嚴飭徵糧之法疏順治四年　劉顯績

戶科給事中臣劉顯績謹　題為嚴飭徵糧之法以煩
弊以祛民累事竊惟任土作貢千古之常急公好義人臣
無心但徵失其法致民有不堪而國用因之以缺也從來
州縣徵糧催用什里收用櫃長什里出之甲分以本甲之
人催本甲之銀出入相望無授也櫃長輪於各保以殷朴

之民司收銀之事晝夜常守無敢少
名計什宮製平等登寫赤歷曉然共見咸相遵守乃有積
奸猾胥乘有司未諳變易成規漸漬貓鼠不用什里而設
一二里長不特用一二里長而設一二收頭里長收頭半
屬積役侵漁多端欺隱百出一保錢糧盡收入己稱替花
戶代納毫不交官而州縣中竟不知有櫃矣及當比較窺
其緩急多寡以應或庫吏秤收或戶房包貯彼此通同挪
移抵換更可恨者討僉批文自為起解以火耗與官使官
無言官亦以為公私了當不復問也噫此其弊可勝言哉
當收之時也欺鄉民愚懦大等重稱無所不至此外栗錢
使用增名科索至領批起解又以添塔盤費為詞私詐闖
里甚有領批日久竟不起解展轉支吾營運肥己倘遇官
有遷移串通戶房所領批銀化為烏有且此輩無良縱意
浪費必致拖欠太多進已貧窘無可追求而此項又派之
里下矣小民何辜受此重累有司相因積弊莫挽利歸胥
役怨叢守牧良可嘆已我　國家鼎建以來百度維新州
縣自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但恐遠僻小邑把持已久官即
有才縣難更張民困不除凋殘不起伏乞　勅各省撫
按嚴飭州縣務令宿弊一清百姓自為封納官收吏解不
得聽里役包攬庶上可裕　國下不病民其裨益非淺鮮
矣

請保善類以圖至治疏順治四年　蔡應桂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蔡應桂謹　題為滅賊所以安民
宜邦在于固本仰祈　聖鑒保全善類以圖至治事竊
照古帝王兢兢於萬民之上一則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再
則曰元后作民父母故雖神武布昭不廢風霆之用其實

賊暴所以安良非敢有拂天心輕戕一民命也今即就山
衆一省而詭盜賊滋蔓頓大兵之剿滅且及一年而殲之
未盡殲大兵徹而再發賊衆熄而復起州縣屢報失守人
知滅賊之不容旦夕緩矣亦知為民者之至苦乎蓋梟獍
之徒揭竿為招其在遠近邨落脅之不從即肆行焚刼是
不從賊而死於賊者也脅之不已而從思俾免乎一日之
屠戮自後官兵追剿賊來捉騎飽颺而去剩此以擔突我
兵之鋒執而聲之為賊誅不勝誅是又以從賊而死者也
夫苟真心從賊何所逭其天誅但其從賊亦死不從賊亦
死覺小民全無一線生路為可憫耳雖然此猶可曰脅從
之徒也至於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歎此良民與賊
衆分途之際關係天心民命尤切蓋除暴以安良非以除
良伏望　皇上勅諭該撫接道將自今以後賊渠必不
可使輕縱一人良民必不可使輕戮一人庶良民樂
覆載之寬而元惡伏雷霆之震矣豈惟山東一省為然即
以行師天下而民命重邦本鎮真久安長治之算矣

請革舊污以成新治疏順治四年　楊時化

禮科右給事中臣楊時化謹　題為怙侈實治安之蠹勵
精為開創所先祈革舊染之污以成作新之治事臣聞亂
亡之禍多濫觴於荒淫創垂之猷必作法於勤儉未有革
命維新之世猶仍敝朝侈靡之舊而加甚焉如今日者也
即如宴會一節自恒情視之不過往來之常縱極暴殄有
何關繫不知廢職誨貪養交亂政此為厲階豈徒糜費貨
財敗傷淳樸已耶請為我　皇上備陳之明季萬歷天
啟之際海內富庶盛極而衰浸淫奢靡固其宜也爾時雖
朝夕過從飢籌交錯一席之費未滿一金而有識者已預
憂夫官邪賂彰民窮財盡既而果然今海內幸蒙　聖
武底定煞瘡痍未起閭里蕭條此正
殷鑒不遠之時而諸臣年來日從事於宴會邊醵之費三
倍于昔加以優伶戲劇五倍于昔俸入幾何堪此淫縱臣
不知於何得此財而於何償此費也欲其飾簠簋而禁苞
苴不可得也臣子朝乾夕惕猶慮曠官今纔出公署即赴
賓筵甚有一日幾家徵召者人止有此精神精神既疲於
宴會矣欲其勤於政事無尸厥官亦不可得也孟子所謂
流連荒亡乃見於　聖作物睹之際豈翼為明聽之英
所宜有耶　聖天子在上三尺森嚴萬萬不敢淫朋比
德第當絲竹迭奏優伶獻笑之時欲其言必及義思切贊
襄商政事之得失問民生之利病有此迂腐不近情之事
乎臣故曰廢職誨貪養交亂政此為厲階也覆轍在前勢
所必至非敢過為不必然之慮妄瀆
皇上鑒前警後崇儉退奢塞貪墨之原革偷惰之習
勅下禮部嚴為申飭制之度數庶人知廉勤風還淳
樸矣

剔蠹安民疏順治四年　魏象樞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安民莫先剔蠹乞
賜嚴加澄汰以祛積弊事臣惟我　國家德威廣敷天下
大定即有永電螳蜪所在見告業蒙
仰知議蠲議賑旦夕大霈　皇仁矣乃尚有貽害地方
為明季大弊未經嚴行禁革者則督撫按聽用之官舍太
雜道府州縣之胥吏太濫也此其人雖僅銜蠹之微而其
害實關民生之大地方官果能檢身率下當以清理銜蠹
為第一事蓋必剔去奸惡始可以撫綏善良惟民間不受

吞噬之災地方亦不釀意外之患也倘市棍賊黨皆得竄
入衙門將財雜要名目多端巡捕承差額數無定此輩兇
猾行徑甚熟把持有司武斷鄉曲官長不得知下民莫敢
告何異民間千百虎狼至於有司衙役多者動以千計少
者不下數百而每一名輒有數人朋應名曰副差若非犯
法而營窟藏身必係棍徒而倚勢索詐如河南之李省淮
安之徐人傑包藏禍心頑冥無忌又如樂安之王應吉燕
永蛟輩平日則倚官以詐民過變則殺官以應賊總由濫
行收用流毒一方雖皆置以三尺臣恐此外此類尚不乏
人也夫傳宣奔走自有正員書寫勾攝亦有額數果奏政
簡刑清之治則猜惡生事之徒將焉用之伏祈　皇上
勅下撫按併行所屬道府州縣各將本衙門員役細加審
如是則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勵精者非一朝一夕也

定數目撫按具冊報部有司具冊報撫按如狗情溢額藏
垢容奸臣等即當指實參論庶大猾無所用其鑽營良民
得以免於侵剝其於地方民生未必無小補也

請求救時實政疏順治六年　　魏裔介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應　詔陳言首在
召對羣臣以求救時之實政事臣竊觀今天下時事亦
孔亟矣民不聊生亦日甚矣山左之崔符遍野　畿輔因
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雲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遊魂
湖湘遺孽孰非勞
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格或關茸以保富
貴或鉗結以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墨吏轉相
吞噬瞗張以鳴得意惟我　皇上獨立于上日夜焦心
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樂也臣實憂之

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請詳蠲免諸款疏順治六年　　王應元

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應元謹　題為欲究蠲賦之澤
須詳應免之款謹陳所知仰祈　聖鑒事我　朝定
鼎六年於茲軫恤傷災除豁荒亡蠲賦之
窮民末由實沾誠如　聖諭所云有名無實者光明之
燭真照逃亡之屋矣然所謂有名無實者臣請得而指陳
之如荒地以踏勘為憑亡丁以審編為據乃勘審動逾數
月駁查又復經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為辭來歲抵
扣又借別項催徵虛應而且起運存留各有額數　恩
旨雖已特頒款項多未分晰起解之數必欲催之使完存
留之物又以為驛站俸糧工食賓興諸事勢在必不可已
解者必解支者已支起解已完而未到部者其弊在司府

而不在州縣催徵已完而未支解者其弊在州縣而兼在里書即間有稍沾涓滴者不過豪棍大姓蠹役奸胥而已二三窮民猶不免於使費之攤派雜項之逼索叩閽無路惟有仰天長嘆漸生不肖之心耳即如臣鄉猗氏丁差之重甲於天下萬歷年猶上丁不過一兩中丁不過七錢下丁不過三錢自經荒寇之後戶口凋耗十去其六祇以支數難減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孑遺之民猶可存活者丁至數兩即貧無立錐者亦每丁一兩矣日復一日將使富者亦貧貧者必逃累民生而縮　國用恒必由之今三年以前拖欠者盡免矣四年以後蠲豁荒亡之數或應在起解或應在存留俱應預行頒布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謹陳安攘十計順治六年　劉武元

欽差巡撫南贛汀韶惠潮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　國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見以裨安攘大計事臣聞自古帝王之定天下也以兵威治天下也以仁政威足以剪羣雄仁足以治人心故詰兵治戎興文發政張法紀以肅羣工總綱維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政教號令必斷自宸衷使內外文武諸臣開誠布公以撥亂反治為心以靖寇安民為務庶治理可臻而風俗可變也我　朝定鼎之初首下蠲卹之　詔天下臣民翹首跂足仰望太平莫不稱頌而歸向之也是以一征而江浙定再征而閩廣服黔滇諸邦旦夕可以版圖天下之大未有如今日者夫何而將帥蓄謀激成異變江西一叛而廣東隨之良由圖之不早以致釀成大患也孰謂滿洲舊人中無特出之才略乎且

命將出師道途遥遠涉動經歲月運糧載草勞民動衆及殺賊煉城旋即班師又無重兵以彈壓之苟且塞責終成何濟臣以為　國家之大事在兵得一省必鎮定一省聯絡聲勢既不煩於遠調呼應即靈又不難於速滅而久安長治之策端在於此臣愚陋無似身受

蹶圖報則嚴疆之事親歷三年深有見於時勢之難言也固不敢輕言而終不得不言臣伏枕憂思心血已竭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十策披瀝密陳總期宣揚　聖德而齊一衆志共銷未萌之患以翼　皇圖一統萬年之業也伏乞　聖明採擇焉

計開

一曰選大將以張撻伐夫總兵一官全疆之安危繫焉得其人則克以勝不得其人則易以亂今之大將必須

簡用滿洲並武振超哈之官選有才勇者足以鎮服兵將教練有方約束有法處無事之日則休養銳氣當戰陣之時則奮命衝殺區區土寇豈真不能滅與今時則不然也領兵頭目動以百計平時全不操練出兵並無行伍借賊害民縱兵焚掠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勢以作威福分其貨財以充囊橐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又安望其臨陣服衆哉速宜慎選滿將以張撻伐之權伏乞　聖裁

二曰議節制以重事權夫總督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鎮將服其節制兵馬聽其調度任至重也巡撫則次之亦有提督軍務之　命武職如將領衛所等官立聽節制調度舉劾　勅書開載甚明今有提督總兵有鎮守總兵皆稱曰軍門而道府等官皆其所屬即前任江南督臣洪承疇刊布條約提督及總兵等官不許擅稱軍門不許

撫理民詞示禁甚明悉置不聞至於征調兵馬時出時入朝撫暮勦倏往倏來無怪乎兵驕將悍自總兵養成之也即如逆鎮金聲桓手握兵權毫無忌憚委撫道委府縣遣兵調將一聽其指揮何事不可為也從來總兵職專戎務不得兼轄有司前轍可鑒亟宜申明職掌以重節制之權

伏乞　聖裁

三曰用新舊以奠疆圉我　清朝兵威所至無遠不服臣以為得之易治之難今天下非乏人才也大抵新官通文理而少擔當舊官敢擔當而疎文理方今　聖主求賢圖治任用舊官如江撫章于天非舊官乎先事失於調停臨事不能擔當一旦被其凌逼尚苟延性命受兵部偽職為之打造砲車其忠　君愛國之念何在臣日為痛恨切齒者此也如今日需才甚急當不論新舊各官擇其老成持重歷官最久有擔當而通文理者以之擢用要地運用籌畫必有功業可觀伏乞　聖裁

四曰議巡方以專責成夫按臣以察吏為事故一年報命凡藩臬守令等官事事則稟其意而為之虛實輕重惟彼所欲耳至明季則綜覈武職秉權太重行事太過不論賢否勇怯以舉劾為招權納賄之門如巡按董學成者聞以劾將召侮索饋遺索金珠至再至三而一旦劈起不測激成大禍臣愚以為憲綱一書可為矜式各省督撫皆兼都察院職銜按臣一小御史耳皆當統屬於督撫如按臣巡視一方必親臨各縣宣揚　聖德問民疾苦興利除害釐奸剔蠹而已至於委查盤掣訪犯皆明季陋習已于掣訪犯當從巡按衙門始一切書門承差皂快等役皆

本土人也平居作蠹害良家資盈滿恐府縣處治則鍱充為役公報私讐賈訪責訪而真正大奸大詐黠以賄脫其間迫害良民者不知凡幾須痛加革禁總之按臣專以察吏為事如將領有不法之事必先據報督撫勘明會疏題參不得因以小忿起釁伏乞　聖裁

五曰設部官以司兵餉蓋兵以餉為主無餉是無兵也今各省經制已定而糧餉必需不過以本地之所輸供本地之所用而京運其可盡留乎宜設部官一員經畫錢糧商挖等項稽查缺伍侵冒等弊按數扣除隨宜區處再有不足仰給於　朝廷撥補於別省相繼發給使賦有常額兵有常食庶將士得免於籍口而糧餉不至於冒濫此經久之道伏乞　聖裁

六曰重兵備以資彈壓竊惟初闢之疆整頓維艱所賴二三兵備道臣分猷共理凡籌兵措餉察吏飭戎皆監司之責一轉而巡撫再轉而總督權蓁重而體原尊今之兵道總鎮視為屬員兵將之勇怯營伍之虛實兵馬之缺補糧餉之盈縮道臣不敢過而問焉日望風承旨於鎮將之下如少拂其意即羣聚豪吠而煌煌勅書皆不顧焉臣以為鎮道一體而將士皆其綜覈以儲節錢之選伏乞　聖裁

七曰議陞調以勵將士夫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　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果能推堅克敵屢著功績者即當加以優賞別為陞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然將可陞而兵不可調也今之將官素養悍卒自備壯馬凡有不測一呼即起其應如響且三年五年久居一方陞轉無期此功臣所以灰心戰將為之喪氣也臣以

為有功者亟當陞調然陞一將即補一將充其缺而統其兵一轉移間則耳目新而驕悍馴得免召釁之虞矣伏乞
聖裁

八曰慎降將以用北方蓋降將者中懷叵測原以勢窮力遏所關最大臣愚以為當照各部之例凡督撫衙門宜設滿洲啟心郎一員使緩急得以商確如係密奏亦以清字具疏庶傳宣當而軍務亦有裨矣伏乞
聖裁

以上十策實出為國愚忠臣目擊時事日壞處處皆然非專為南贛而言也若不及早整飭必為將來禍亂之階臣拙直無學不顧忌諱謹據事密陳伏乞
皇上俯賜
睿覽大奮
乾斷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部臣
密議遠覆施行

要之處尤宜擇其年力精強才氣超羣兼通武事者用之有能加惠黎民廉明稱職者以三年為率即行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武功並論即行超擢如其才略悞弘可當大任者即由此而為兵備為撫為督無不宜者惟以治效為準今之守令皆屬於鎮將之門昔皆列位平行今則手本謁見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過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所當痛革者此也今當兵馬繁興之際糧餉必需為守令者必將追求於民妻孥鬻於草料鬬骨竭於徵輸烏驚魚散老弱流離狡健者勢必羣聚為賊是以撫之而不信諭之而益憤矣必得守令之賢者知民疾苦曲為化導寫撫字於催科之中而養之愛之民未有不親於上者故民安而邦本固此保治永世之良圖也伏乞
聖裁

十曰設啟心郎以奏機密夫督撫之下不過一中軍旗鼓而已左右皆漢人凡機密軍情未必如心腹之人而可與相商酌者即有密切奏
閱一緘寫疏未發而傳聞已遠所關最大臣愚以為當照各部之例凡督撫衙門宜設滿洲啟心郎一員使緩急得以商確如係密
奏亦以清字具疏庶傳宣當而軍務亦有裨矣伏乞
聖裁

以上十策實出為
國愚忠臣目擊時事日壞處處皆然非專為南贛而言也若不及早整飭必為將來禍亂之階臣拙直無學不顧忌諱謹據事密陳伏乞
皇上俯賜
睿覽大奮
乾斷如果臣言可採
勅下部臣
密議遠覆施行

副都御史臣劉武元謹
奏為備述贛南傷殘困苦之狀併參酌撫臣徵蠲錢糧之議仰祈
聖裁事竊照江西一省惟贛南兩府偪居東南遠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勦官兵與逆賊相持最久恢復獨遲而各屬地方無一處不慘遭焚戮流徙逃亡誠亘古未之有也斯時兵火之餘人心未定土寇旋生及臣於抵贛之後遍示招徠設法疏通於是商民漸有近悅遠來之衆痛自省逆叛犯而廣賊隨之蹂躪至今一載有餘百姓之強壯者悉驅而充當賊兵老弱者盡脅而輸糧草且土寇偽官派糧派兵擾害不已是贛南之民死於鋒刃及死於勞役並死於凍餒者強半矣以今日之地方言之廣逆雖除餘孽實繁有徒南安初復南雄尚淪賊踞如南康信豐會昌興國四邑止餘瓦礫空城雖經委官料理尚未敢遽責成效又如瑞金石城安遠

龍南等邑臣方行撫順勦逆之令猶未能旦夕安寧他如
寧都為賊首彭賀佝竊據崇義為化山偽燕王抗拒負固
日久疊招不順臣正議發兵進勦東征西援左支右吾方
苦糧餉之不繼實刻刻引領仰望於江南之接濟者不啻
迫切於四月二十三日接撫臣朱延慶揭帖為酌議堪動
錢糧等事一疏又於五月初四日接撫臣朱延慶揭帖為
地方殘破已極等事一疏臣知撫臣詳籌兵餉備極苦心
閔之并有條為經　國訏謨然錢糧事宜悉屬撫臣職
掌臣何敢越俎而參酌焉但兵寇頻仍之後驚魂未定逆
孽未除當如何撫字而綏輯之庶幾民漸歸附今值鋒鏑
之餘救死不贍一經催徵啟骨剜髓有命難保是驅之從
賊也何時是休息之日且虔地之民猶望蠲卹之　詔
頒行忽聞全徵之文屢下將有撫之不信諭之而益憤者

撫臣謂四年民欠全省祈　恩蠲免無容再議如五年
錢糧半為偽官徵收半為土寇擄掠罹害經年舊欠從何
辦納至六年新糧撫臣雖遇災荒概不蠲緩之議臣以為
兵餉勢難虧欠錢糧未易全完或南昌等府猶有收穀以
輸正課若贛南各屬萬難全徵以辦軍需即欲竭力追比
其如逃亡絕戶何以臣之管見徵熟免荒向奉　恩旨
合無請　勅撫臣朱延慶差官逐邑踏勘定以分數照
例分別　上請以示我　朝廷軫卹殘黎之仁而民
心未有不悅服者倘一概混徵徒有全徵之名實召庚癸
之呼如贛營兵餉舊欠未補新缺半載臣斷不敢仰給於
江西仍遵前　旨祈　勅接濟於江南也臣籌兵慮
餉刻刻關心揆度時勢見聞最真不得不披瀝陳言伏乞
皇上俯念殘地疊遭焚掠兵餉接補無期統祈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顧陳辰常急切情形順治六年　徐　勇

欽差鎮守湖廣辰常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臣徐勇
謹　題為恭報辰屬急切情形並乞專　勅大兵務期
大定以靖邊圉事竊照辰常昔為腹幅今作邊陲界連未
開之黔粤實當湖北之要衝且苗猺雜處惟辰屬一州六
縣或有相去紅黑諸苗於數十里之外者或有比鄰而居
者沅州鎮箚為最虛溪溆浦次之侵掠不時撫馭莫測兼
辰州城廓之外河以北即永保二司也名曰就款雖書
　清號而猶復抑用明印强項虎視實為陽順陰逆可知
更有茶溪之十王瀘溪之姚三嘯聚焚掠出沒司苗為害
最深此在無事時亦宜戒甲修矛以備不虞之隙況全楚
之賊向猶分屯各踞彼長此雄今皆迸聚湖南徑成窟穴

前幸仰賴親王大兵奮揚神武何騰蛟首先被縛雖代謀
之元兇已翦而王馬隻虎等逆尚漏　天誅臣私冀
　聖明廟算無遺必餘氛不除不止夫何全捷未奏而大
勢倏班然猶望國山圖頼之兵足資殫壓以作緩急互應
之需詎圖頼又復北調矣或更望湖南各府州之經制官
將在也經制之額兵足也庶彼此勉力支持共勦　王事
其如地方失陷靡常十無存二以前猶不足而今更復不
足矣臣且不言永道之危聞如疊卵即今臣未入境之先
已據報蒸靖於初六日告失矣黔陽於十八日告陷矣沅
州於十九日告潰矣鎮箚於二十一日告破矣今牛萬才
已踞我武岡一帶馬進忠已距我靖州一帶王進才已距
我沅黔一帶時下皮熊與楊光謙從清浪而下林得勝從
平溪而下張先璧王璽從黃坪白面而下袁宗第從思南而

出王祥從石阡而出劉體乾從印江而出鄖石二逆從涼傘等處而來曹積子祺盧等賊聞從廣西徑奔會請而來俱皆分頭復起欲以風鶴之衆而當怒蛙之銳勢自懸殊況將非　聖明遠選之將兵皆烏合塞責之兵名實兩非故賊得長驅無忌如入無人之境嗟嗟湖南何等時日何等賊勢而將可以委署代庖乎兵可以驅市人為戰乎雖今衡州有征廣之定南王藩在也今賊中逃回者曰逆諜剃髮入我營間探知王兵非滿兵也勦廣西非勦湖南也狡賊剃髮而偵我兵之虛實易我兵欲假扮而入賊中之細探難也臣屢仰沐

勦以固長疆所痛惜者數年來　聖恩惟灑一腔熱血力堵力錢動若干糧草更勞若多士馬三王開之於前親王繼之於後乃至隨復隨失者遊厥所由皆緣一簣未覆遂致九仞功廢總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雲何如滿兵一旅也　皇上果以臣言不謬速張　乾斷不拘何旗大兵立行　勅發專勦湖南務期掃滅根株必盡統俟大定之日再議班師庶危疆有磐石之安邊陲成腹幔之固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備述地方殘苦疏　順治七年　劉弘遇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太原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弘遇謹　題為備述地方殘苦之情仰祈　聖恩垂鑒事竊照山右自逆姜倡亂偏地伏莽百姓殺戮過半財物焚掠殆盡廬舍坵墟田園荒蕪晉民至此已不堪過而問焉然　王師征伐大同而糧草猶取辦於山西則輓輸接濟民之財力雖竭未嘗敢緩幸而姜逆授首方罷雲中供應復有保德攻勦圍

困日久所費浩繁今保德雖破府谷尚未歸服府谷固屬泰疆而奉有秦晉供餉之議鄰近州縣搜括已盡勢不得不派取於近省地方往返一千四百餘里轉運之苦更倍於前保德府谷已共計用派過米豆三萬六百五十五石九斗草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五束尚無底止小民髓枯血盡何以堪命且也五臺地方劉永忠高鼎等賊負固險峻乃腹心之憂會兵扼勦時刻難懈見在駐彼官兵一萬三千有奇馬騾一千七百九十餘匹分汛堵困經今數月而日費不貲除該縣支應外又派各州縣轅運過粟米一萬三千三百三十石料豆七千六百五石雜糧二千石草八萬二千五百五十束亦無底止總不出此殘黎辦納嗟乎今日運大同保德明日又運府谷五臺途中往來如窮愈見其苦也即使年逢大有猶不能以有限之措贍供此無已之徵求況今歲雨暘愆期二麥未收秋未雖云晚佈又值飛蝗突至所過之處食傷無遺顧此刀砧垂盡之餘生既困軍餉疊加復苦耕種失望是地方之殘再莫殘於晉省百姓之苦更莫苦於晉民矣臣承撫字簡目傷心安忍坐視日惟嚴責有司多方撫摩極力愛養而生全之然臣覩此荒殘痛苦之景象敢不仰體我　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據實言之至於入夏以來旱魃為虐二麥無收及今蝗災見告臣已前疏奏報矣謹將前項情形具疏上聞伏乞　聖鑒施行

皇清奏議卷三

皇清奏議卷四　　陳錦

密陳進勦機宜順治七年

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錦謹　奏為密陳進勦機宜仰祈　聖鑒密勅遵行以收積逋之巨寇以安久困之地方事竊惟兩浙為財賦之地自入版圖以來五載於茲雖山魈澤魅不時竊發俱不難於漸次掃除惟有舟山一區上聯閩廣下接蘇松向為逆賊黃斌卿張名振等盤踞嗣後偽魯及一切叛逆悉聚於彼聲勢愈張艨艟蔽海聯艘分泊沿海地方不時受其焚劫祇緣賊巢在於巨浪洪濤之中非陸路可以奔勦且我之戰艦未備水師不多故遂養癰至今莫可收拾耳然此不但為海洋之患蓋因各逆勾聯甚廣以擁戴偽魯為名故各山負固無不

聽其指顧水賊登岸則山賊為其接應山賊被勦則入海以避其鋒逮兵回而賊復入山矣又不但為浙省之患蓋巨逆如周崔芝阮進等皆係閩人故粵閩諸逆無不相通蘇松一帶屢被登犯又為數省之大害也臣謀膺兩省重寄且身受我　國豢養之恩曰思蕩平之策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奈年來閩寇鴟張日事奔勦至冬始得旋浙又因船隻未備砲火未齊故一面嚴催盌台所造戰艦一面確察舟山情形及酌量進勦路徑多方諮訪竭力圖維竟半載有餘之力船隻始報完工及查海上情形偽魯見在舟山自黃斌卿伏誅之後偽富平伯張名振即擁之而屯扎於內相從而輔翼之者偽兵部尚書張肯堂偽總督軍門李長祥偽兵部朱永佑也其聯絡而分屯於各要口招撫使臣嚴我公屢以書札相招獲其回字無非謾言悖戾之語是不特不能招之向化而反襲我　國威深非良

定波伯周瑞偽安洋軍門劉世勳偽靖西軍門黃大振偽曉雄軍門劉孟雄也至所稱總兵院道者皆不可計矣各逆雖共擁一偽魯以示招搖然皆心志不一自相猜忌倘我兵出其不意揚帆直搗則各逆關志不齊必然潰散我以一半截其水師以一半飛登彼岸相距一二里即是舟山所城擒王掃穴事實可行況舟山各梟人民受各逆之摧殘日久苦不勝言　天戈所到無有不歡者故撫諸事勢臣可以力任蕩剿也雖然水路之用兵較陸路不同而海上之用兵尤非易事蓋陸路用兵可以酌地方之遠近而合師會勦若海上出師必候風色之順逆又恐潮汛之遲早或定關風順而台溫不順則台溫之戰艦一步不能行或定關一潮可到而蘇松必四五潮方至則蘇松之兵將時日更不可訂是道路既有遠近聲息一

時難通此不但江南浙江兩省之兵斷難定期會勦即盌台溫州一省所屬亦不能同時出師也臣多方講求今圖併力大創進師之徑務從定關相距舟山水面止百餘里候有順風半日可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雖水面之犀奸不能保其盡獲而負固之巢穴臣可必其蕩靖然舉此大創尚有三要一要擔當二要慥密三要預定防守兵將蓋舟山懸處於大洋之中議勦之時不曰寇善水戰則曰賊艦甚多不曰即得舟山隔海難以防守則曰海上用兵甚為險事若此則將聽各逆之嘯聚焚刼而無已乎惟其議紛紛故當事者徒飾紙上空談莫敢擔當而力主蕩勦僅借以招撫為事殊不知各逆自恃踞險孰肯就撫每見招撫使臣嚴我公屢以書札相招獲其回字無非謾言悖戾之語是不特不能招之向化而反襲我　國威深非良

策臣受　恩深重不自揣其才力之微今力主議勦生於所需兵力即臣標及提鎮等標酌量挑選合之定閩水陸官兵足以應用正不必兵之太多即兵多亦無多船亦不必預定兵數臣當躬行督勦相機而行一力擔當自有克濟此一要著也舟山距定閩止一水之程不但沿海奸民多為賊細我之一動一靜彼即預知即令王朝先等大小賊船俱於桐樵南田等處屯札倘機事不密俾賊知有蕩勦之舉則必多勾閩寇節節隄防處處堵截反使逆賊多方阻當何能越海成功故一切調勦諸事及挑選水手船隻事宜臣俱躬親密行料理皆不敢預知於道鎮等官得以畢智竭力遵奉而行庶積患除而地方獲安矣

惟俟奉有　密旨之日臣方面會同山撫提諸臣密商機宜卒然長驅進勦使賊迅雷不及掩耳庶克成功若夫或應調蘇松水師於崇明滬閘之間以壯聲援或應飭台

温水師於海門蒲門等處以截奔路俱候臨期密切而行此二要著也至於湯勦之後在盤踞於舟山各逆自不難盡就擒縛至分泊水上之巨魁不能保無逋逸則舟山雖得而留兵防守實為要著以臣謬議舟山已得則錢塘水師似可議撤一營當即以錢塘水師一營改設於舟山復撥定閩水師一營俱各偕船駐彼更另陸兵一千以資水陸防守遴選副將一員總為統領其副將必須我　國舊人庶可畀以重寄仍令定閩總兵撥水陸官兵屯札金蕩山乃定閩至舟山適中之地以資應援總有遺孽亦不敢窺伺內地而浙省之門户可保無虞矣此三要著也此皆

臣晝夜籌畫確定機宜正在繕疏密　奏恭請　密旨責成以便於新春風和浪靜之日或乘月夜之潮或鼓順風之揖一戰成功以釋　皇上南顧之憂適於本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為欽奉　上傳事內閣該本部題看得舟山自張名振入據久未歸順倘魯見在何處今當征進應用兵馬若干及水路船隻若干自某口至舟山道里若干俱應密行該督確酌馳報面奉　旨是欽此欽遵密咨到臣仰見我　皇上之睿略及摳臣之訏謨早已計及於此臣不勝踴躍益矢擔當之力臣謹將進勦事機密疏具　奏伏乞　睿鑒　密勑兵部酌議或指授方略或　密諭微臣專責臣以進勦之事或蘇松水師應行調出崇明滬閘以壯聲援亦聽微臣臨時酌調臣得以畢智竭力遵奉而行庶積患除而地方獲安矣

請飭鈔關積弊疏順治八年　李人龍

禮科給事中臣李人龍謹　奏為直陳鈔關積弊伏乞　聖斷嚴行申飭通商裕　國事臣伏讀

　聖諭朕灼知今日商民之苦著仍舊關設一員添設者裁去以後不得濫差是撤苦商之官以通商矣臣愚謂必力清從來積弊然後苦商之害除而商可通也其弊有五謹為　皇上陳之其一有單書之弊商人報稅書手上單此常例也浸而分外需索使費不貲少不遂意捎勒詭控高下其手為費反倍是以單書起家往往赤貧頓致巨富害商者一其一有盤貨之弊依按船隻驗明貨數恐商人之漏報耳乃有奸書兇役使費不足銖銖寸寸逐物搜翻巧為挈訛控成漏報害商者二其一有包攬之弊貨船未到棍徒經紀串通奸書馳迎商船包攬代納尤可恨者騙誘商人暗用使費及至包攬過關事情發覺遂爾拘貨入官責其漏稅犯法勢必打點營求哀懇招保在商人攤重貲跋涉艱辛而來僅可脫生　聖諭謂河沿一帶公然刼奪無異

若莫此為甚害商者三其一有關牙之弊貨物到關自然抽稅此定例也司官輒發　欽差大票差人遠出境外川隊招認關牙按季上稅年終換帖又有執牌舍人等棍假以尋稅為名搜及田野棲茅造酒肩挑生意總所不免　聖諭念及百物騰貴其弊正由乎此也害商者四其一有量船之弊船隻一到不論船之為盈為虛亂差惡役任意量船只借船料為名雖筐筐之微稅亦不免苟有違阻即行先累商人船戶吞忍輸納莫可誰何害商者五甚而往來官船所帶不過家眷行李亦水行之常耳勢以查帶私貨為名百端凌辱不論貨之有無加倍需索欲滿始肯開放行其害又不獨商賈受之矣此皆從來因循縱容所致今宜立為革除者乞　勅部申飭各關官員洗心滌慮嚴革夙害釐剔諸弊澄清河道則四方商民翕然嚮風繹絡而來自此物力優餘商通而　國裕矣伏乞

勅部申飭施行

實普皇仁疏順治八年　魏象樞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　聖恩恤民甚深有司奉行多弊謹遵

讀　上傳停止城工盡免加派查照完過數目開除八年正額錢糧復　諭各該督撫嚴察地方等官不致欺罔小民　聖慮至周民命頓甦矣乃臣尚有鰓鰓過計者敢為我　皇上陳之有司派徵錢糧皆假吏胥里書之手本官自通算法者百無一二其賢者立身清潔或因蒙蔽而不能知其不肖者貂鼠分肥通同漁獵誰肯逐兩逐錢明白兌算以仰副　皇上軫恤至意乎即如淮揚舊督臣吳惟華疏參山陽縣知縣王佐徵完城工銀二萬

二臣將原冊存案撫臣將原冊鈐印發徵倘有數目多寡挪移借亂及改冊徵收自立紅簿等弊者立行糾參以違呈送督撫按臣細加覆核如果總撒相合徵免無悖督撫

嚴飭施行

督臣誨貪剝民疏順治八年　魏琯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魏琯謹　題為督臣誨貪剝民誤

朝廷以亂官常事臣惟節鉞重臣上宣　主德下恤民隱地方視為安危者也而總漕居南北襟喉尤關軍國命脈督臣吳惟華明朝熱爵也投順以來畀以鎖鑰之任備極　寵遇之隆謂宜如何捐糜矢報正已率屬以求無負　國恩者乃於去年十月內見其率屬捐助一疏稱自捐銀一萬兩分派所屬並搜括各項共九萬三千兩詢

詡然自居首唱若見為數獨多為時最早可固寵祿而鳴得意臣不勝浩歎淮揚何地總督何官所謂率屬者是何法守也淮揚連年水旱一望白茅額派已不堪命復責令道府州縣捐助紛紛多者二三千兩少不下千餘兩即荒僻彈丸無不五七百兩計者夫此項銀兩果各屬出之橐中乎抑仍取之民間乎上以此求下下以此媚上其間追呼詐索火耗加添正捐者九萬三千而上下官司之假公濟私者不知幾萬小民之典妻鬻子敲骨出髓者更不知幾十萬也嗟乎淮揚之民何罪而堪此乎且惟華者原諭令嚴查官吏擾詐作弊者也乃躬先倡率指　功令為聚斂之符罄民膏為希寵之計利歸於己怨歸於上猶言好惡同民將誰欺乎夫華之屬亦多婪矣作法於廉猶恐其貪似此相率屬何則焉然則所謂有聚斂之臣寔有盜臣之間今日牌委某官踏勘明日又委某官丈量其所委者

者惟華可謂兼之矣幸我　皇上洞悉民艱慨然停工銀兩悉歸正項萬姓歡呼始信前之勞民傷財為此無益之舉者貢諛諸臣有不得辭其責也近見餉部諸臣俱撤惟華居然尸位謹據原疏明白糾參伏乞　勅下該部確議罷斥為人臣懷利事　君之戒臣但從　國計民生起見不遑恤權勢之嗤已也

謹述江省情形疏順治八年　熊文舉

吏部左侍郎臣熊文舉謹　奏為微臣略述江省情形推廣紀綱法度士氣人心以甦殘黎以隆德化事臣蒙　皇上召起田間又職在佐銓備員卿貳一切天下國家之民生吏治皆得陳之

其中愁苦萬狀鄭俠難圖臣如不言誰為　皇上言者　旨座而況身所親歷地切桑梓

臣鄉自金逆變後兵火洞殘僅存焦土使得良有司多方撫綏猶可稍存生氣不意庸懦之撫臣病亡精明之按臣隨檄委署紛紜相習而靡衙蠹橫暴食不擇人而一時地方官吏如醉如狂近日撫臣按臣白簡糾參猶未足蔑百一也臣以為欲綏殘黎先通逋賦臣思江右五年以前錢糧雖經　赦免而六七年錢糧有徵在官者有欠在民者其徵者固當盡行起解其欠者必不能問之生離死竄鳩形鵠面之殘黎即有司設法追徵不過為吏胥伍伯饕其貪饕實其囊橐耳民即盡鬻桁楊寧能削已盡之脂膏以完舊欠度於惟正之供無補也臣請　皇上大沛德音盡行蠲免而但取八九年開徵者嚴入考成哀此孑遺或甦殘喘矣至若開荒報部數年於此而江右上下相委冊竟難齊不曰踏荒廢畝而曰奉部丈量一縣之內數年之間今日牌委某官踏勘明日又委某官丈量其所委者

雜流棍徒無不可以鑽營而得丈量官未行阡陌一步但問每圖派索銀兩其稍拂意飽之家吏派以弓正派以書算求免常例又復多金小民竟不知何者為丈量田土但有飲恨吞聲於窮簷茅屋之下而已臣者為丈量田土但有飲恨吞聲於窮簷茅屋之下而已臣以為開荒報荒之冊載入考成司道責之府府責之縣不過三月可以畢事何至推諉繹騷忍此殘孑之民不惟不沾　朝廷德意而且愈增毒苦也若夫紀綱廢弛而內史相公散雜於官紳風俗頹壞而監司妄招搖於市衢士氣不正而劣生衙蠹出入司道之幕署結為腹心人心不醇而戕吏殺官縱橫撫建之與區習為故套夫一人向隅滿座不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望　皇上勅下計臣大開蠲恤　勅下撫按嚴加剔釐救焚拯溺此其時也

臣謹冒昧上陳待　命之至

政事不宜停閣疏　順治八年　魏象樞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　題為　睿意圖治方新政事停閣非體謹激切陳言仰祈　鑒察事臣惟立政以寬舒為本圖治以振作為先我　皇上臨御以來仁政諄諄　天語煌煌精明惇大帝王同揆所仰體而奉行之者在內六部等衙門在外督撫等衙門其切要者也臣見順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　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經年累月而不報古來有此治體乎即從前不必深論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後　廟堂之上雷厲風行內外之間官嚴吏肅不復慮天下事之有稽滯矣及見一切奏疏未覆未行者尚自不少也其中雖有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行察咨議者頗需時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議而宜奏宜行者一概停閣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於

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遵　聖主之日為國為民任勞任怨滿漢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時矣在諸大臣肩弘任鉅豈不能仰體　聖懷第恐因循漸積司官之塵留者堂官不問書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事而虛責成臣竊為　昌明之世不取也況督撫按奉行諸事皆視各部之緩急以為遲速若督限不嚴則在外之詿遲益甚能保稽遲間無徼倖貪緣之情弊乎臣愚以為事體有輕重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近則限三月地遠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詳慎者或限至九個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咨到批駁中詳併咨覆案呈年月小日咨內逐一註明本內送一閒寫則部院之稽核參駁有據矣至於在京各衙門事之繁簡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

華轂不過司議說堂而定一月之內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　奏外其餘諸事內嘗有一二口　奏之事口傳之　旨不經發抄者臣思　綸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以後悉當具本請　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定期不過五日則吏書之勝涸軌延可杜矣伏乞　勅諭各衙門查照通行申飭或　勅下內院九卿大臣議臣所言是非定奪仰候

激切無忌統望　聖裁臣職在進言

請折漕米疏　順治八年

工科左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題為直陳東南數十年未有之水災請量折來歲必不能完之漕米　勅部酌議

蓋以東南為出米之鄉西北為用米之地通其有無以備荒歉故不計道路轉輸及船閘人夫之費也至於今歲則與往年時事大不相同臣請迫切陳之今歲江南浙江一帶水災異常見經撫按諸臣屢疏入告　聖心憫惻奉

旨察議而近時崑山吳江各縣士民亦以水災奇荒詿匈數千里伏　闕上疏據所聞見苦不忍言至於直隸河南等處皆年歲豐熟夏麥秋禾償值甚賤亦為數年所未有是東南反苦於無米而西北不患於無糧此天時與往年不同者一也又數年來漕政積壞兌米水次將銀折米留米於南挾銀而北名曰折乾故南有餘積之米北多掛欠之糧我　皇上親政漕務肅清盡革折乾之弊

糧米頒粒登舟計今歲抵通者較前兩運可多米百十萬石是東南之積米一空而京通之儲藏宜倍此人事與往年不同者一也方今浙江大水一望汪洋田不得耕米從何出米不得收糧從何徵七月尚報水災九月便徵漕米是今年極力徵米米無可徵明年百計催漕漕必多欠民困既不得蘇　國儲又必至誤臣待明歲為之晚矣臣考漕運議單一款各省直遇有災傷奏留奏免改折又一款災傷改折漕糧查被災八分以上七分以下分別折價具有成例臣請　勅部速議將江浙漕米量行改折酌定分數價值　下該督撫按察勘所屬地方以被災之重輕為改折之多寡勿使災輕者折多災重者折少致民不霑實惠具今歲漕米抵通者數溢往年乞　勅部細查兌放若干餘堪收貯京通倉若干以備來歲之資如此則　國儲不誤民命得生通變權宜計無出此不然今年不議改折明年便成掛欠紙上索糧不可充饑欠後追銀不及措餉東南財賦之區災傷之後逃亡日多隱憂方大臣疏具在言責盡矣事關重大貼黃難盡仰祈　聖鑒施行

崇禮勸忠疏順治八年　熊文舉

吏部左侍郎臣熊文舉謹　奏為欲勸臣忠先崇禮讓敬扞芹曝之微忱以襄　聖明之盛治事臣蒙　聖恩召起田間又蒙　聖恩簡補佐銓衡省髮膚罔知所報伏念臣乞假歸田已經七載叠遭大亂生死流離臣父老耄風燭殘年臣侍親闈無心祿仕祇以　天恩浩蕩懷

湊給軍糧之用又西北各省大熟糧價甚賤或將漕米改折銀兩及省出腳價等費催解貯部以備一時收買雜糧之資如此則　國儲不誤民命得生通變權宜計無出此不然今年不議改折明年便成掛欠紙上索糧不可充饑不但為身家妻子而祿仕坊表既立風紀此率羣僚風示有位小臣即不畏白簡秋霜亦自知畏影衾清夜庶幾吏治清而民困可甦荏苒可靖於勵士氣庶幾其不盡汩沒於風塵而濡染於勢利乎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在廷諸臣曏聞此語亦必有憬然悟而恍然媿者矣臣言疎率無所顧避但舉私衷之耿耿者以入　告至臣自揣衰庸已極百脈俱枯老父支牀呻吟入夢揆於諸臣尤為訪芳讓賢求斥臣實當先則亦惟望　皇上之早行放逐而已謹具奏　聞

共秉丹誠各敦名節務矢靖共之誼常存退讓之心實實顓病無能者許其自陳與以優禮致仕實有至情當遂者許其引請予以歸養依親使人曉然知進退出處之大閑不但為身家妻子而祿仕坊表既立風紀此率羣僚風示有位小臣即不畏白簡秋霜亦自知畏影衾清夜庶幾吏治清而民困可甦荏苒可靖於勵士氣庶幾其不盡汩沒於風塵而濡染於勢利乎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在廷諸臣曏聞此語亦必有憬然悟而恍然媿者矣臣言疎率無所顧避但舉私衷之耿耿者以入　告至臣自揣衰庸已極百脈俱枯老父支牀呻吟入夢揆於諸臣尤為訪芳讓賢求斥臣實當先則亦惟望　皇上之早行放逐而已謹具奏　聞

中有草未敢輒陳然臣自荒江來備知吏治啙窳民生慘瘁竊有獻者臣以為吏治不清始於大臣無進退辭讓之大節終於小臣無奉公守法之小心夫大臣者小臣之標表也古者大臣以其身先庶僚於職無所不統水旱不時則大臣引罪星辰失度則大臣引罪一民一物不得其所則大臣引罪今日在廷諸臣固嘗有以此詘陳之　皇上者乎舍是不圖而但知以爵位崇高為得意以敘陞封廕為感恩臣未知其可也夫大臣不能謙讓遜辭或者以為　本朝無辭讓之例臣聞人臣以堯舜之道事其君未聞有拘於例而逆泯其辭讓之心者夫大臣既無進退辭讓之大節則小臣自無奉公守法之小心無怪乎官常日壞紀綱日頹士氣凌彝人心囂雜數年之後相習而靡臣懼乎名節風義之掃地也臣請得　皇上勅勵大臣

請正體統定服色疏　順治八年　法若貞

禮科給事中臣法若貞謹　題為正體統以尊　朝廷定服色以別等威事臣近讀　聖諭內諸王奏稱墨卑原有定分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獨是大小諸臣猶不免橫暴欺凌之害者往往不敢追論如近奉　聖諭內諸王所造府第與　皇上宮殿無異一事究其僭擬之原皆由工部右侍郎李迎浚迎之為祟也夫迎浚雌鯷鄙污之狀久不齒於輿論即前任營繕郎時督造墨勒根王府第肇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凌空挂斗與　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方今　朝廷大工如　承天等門乃萬國瞻仰百官嵩呼之地關係何等重大迎浚竟任其頹廢漠不關心耗竭帑藏獻媚凌　尊不過借竹頭木屑為獵華蹄臙之階假窮工極巧作固寵竊位之計意中止知有美官目中尚知有　君父乎似此天膽神奸錯營速化不數年而蹴陛侍郎真沐猴而冠我　皇上親政之始院部大臣悉行澄汰

君父也今下官參謁以見上司百官吉慶往來以作禮服舍此別無服色亦非所以尊　朝廷也臣愚以為朝祭之禮宜備一代之法服貴賤之分各有一定之服色則等威明而體統正所以尊　朝廷而防僭踰非淺鮮也臣又見　皇上御極初年三品以上大臣許乘肩輿後不知何故又行停止以致九卿大僚紛紛墜馬甚有跌傷病卧者似宜仍復其舊以優禮大臣整肅觀瞻者也臣辨事禮垣敢陳末議仰祈　勅部酌議施行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特糾越制冒濫疏　順治八年　楊義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楊義謹　題為特糾邪臣越制欺君冒濫名器仰祈　大奮乾斷以正　國法以禦奸蠹事竊惟域中無兩大合天下以定一尊故自古帝王垂拱御宇坐明堂而朝羣后其宮殿巍煥輿臣下迥異非徒崇壯麗實以聳觀瞻也臣伏讀　聖諭內諸王奏稱墨勒根王所造府第與　皇上宮殿無異一事究其僭擬之原皆由工部右侍郎李迎浚迎之為祟也夫迎浚雌鯷鄙污之狀久不齒於輿論即前任營繕郎時督造墨勒根王府第肇飛鳥革虎踞龍蟠不惟凌空挂斗與　帝座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方今　朝廷大工如　承天等門乃萬國瞻仰百官嵩呼之地關係何等重大迎浚竟任其頹廢漠不關心耗竭帑藏獻媚凌　尊不過借竹頭木屑為獵華蹄臙之階假窮工極巧作固寵竊位之計意中止知有　君父乎似此天膽神奸錯營速化不數年而蹴陛侍郎真沐猴而冠我　皇上親政之始院部大臣悉行澄汰

中外莫不悅服若迎浚者豈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世哉臣與迎浚素無一面之識一言之悟但從　朝廷起見誼難緘默伏乞　勅下該部立行處分以正越制欺君之罪庶　國法昭而名分肅奸邪除而仕路清矣

請禁濫官票提疏　順治八年　劉顯績

兵科給事中加一級臣劉顯績謹　題為督撫毋濫用多官監司毋直票提人民生日安吏治日進事竊惟督撫一任綜理文武事至繁也奔走承應原需諸役但中有一種無賴之徒積奸之輩或惡極鄉曲或罪脫法網督撫不察來歷黃綠投入藉以護身故智不移恣行威福其實聽用一役擅號曰官平日於有司也倚伏衙門分廷抗禮及謀委差使志氣揚揚多方欺淩妄自尊大稍不遂意傾害隨之州縣畏其先鋒忍氣吞聲而甘為奉承者矣魚肉小民

又不必言也臣伏讀
上傳國家首重體統尚禁莊頭投充藐視命吏此輩何物妖魔可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耶至監司為承上統下之官整飭所屬詰責兵戎乃其職掌即有民詞批發府縣詳報解報此定體也近多不遵舊例竟票差承役赴州縣提人或架言土賊或借名窩盜猛若虎狼勢同抄沒差使一到身家立盡煢煢小民徒有呼天搶地而已且侮慢州縣打吏喝官索酒詐錢不盈欲而不已臣緯疏舉見太和縣民咎名揚憲司淺　詔欺君一疏中云羣謀影射密揭飛拏莊村官官凡有積蓄者無不受其網羅則監司之直票提人為害固昭昭也　皇上親政以來事事以百姓為念此害不除民生猶戚伏乞
聖明勅各省督撫將所用員役逐一清覈嗣後凡有投用詳參來歷窒慎毋濫窒少毋多再　勅督撫嚴飭監司一照舊例不得竟差票役各屬提人庶小民得安有司亦可勉為良吏矣

請採羣議以濟時艱疏　順治九年　王永吉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為四方水旱異常天災萬分可畏伏乞　皇上惕勵憂勤採集羣議以濟時艱事臣博覽典籍旱潦氷雹之災史不絕書然一省之中不過一二郡天下之大或止一二省所以移民發粟補救非難減賦蠲租司農不匱未有水旱南北同災直省饑饉並報如今日之甚者北直河南山東山西既稱排山倒海城市骨況江南江北湖廣浙江復聞地裂湖乾井泉皆涸腹心股肱之郡咽喉財賦之區死亡載途流離滿路草木剥啖已盡掘多無皮兒女鬻無門人將相食呼號望救時刻難忍民情急切之情狀如此若果干戈偃息府庫充盈發帑賑貸豈待終朝乃湖川餘孽正在徂征閩廣逋逃尚未投首各鎮戰守官兵日索本折糧餉枵腹荷戈忍饑待敵勢必不能羽檄交馳師未宿飽軍興緊急之情狀又如此大兵大疫大旱大水並集一時以至急之軍需問之於極災之百姓稍從寬緩則三軍立見脫巾必欲取盈嗟此災民饑寒迫於前鞭扑驅於後非散而為賊鳩形鵠面之衆何難偏師迅掃將誰復為　皇上女織男耕以供此賦稅者度亦　聖心所惻然不忍也餉不繼何以養兵民不存何以立國事處兩難勢須兼顧若不廣集良策早定　廟謨轉眼風急霜飛窮黎盡斃於饑寒有司莫措其手足其何以弘濟時艱消弭災變哉臣謂來年兵馬之餉須預籌於今歲而饑民冬春之苦宜急救於秋前當此救焚拯溺之時非閒暇晏安之日伏乞
皇上遠慮深思悚然動容克謹天戒高居端拱停罷遊觀減撤音樂躬行節儉董戒臣工實圖修省以為祈天錫福之本　召見滿漢內院九卿科道諸臣　諭以各抒所見兵如何而後清餉如何而後足安民以何事為急救荒以何事為先平心靜氣滿盤打算徹底商量衆論僉同恭請　聖斷立見施行既省條陳議論亦免停閣稽遲仰答　上天仁愛之心以下慰四海蒼生之望億萬年有遵之長在此舉矣臣久滇傷脾肌肉消盡不能勉勤職業上報　皇上召起特恩區區血誠不避瀆擾仰干　天聽宇稍逾格伏乞　聖鑒施行

詳陳核餉清兵疏　順治九年　王永吉

戶部左侍郎臣王永吉謹　奏為遵　旨具　奏事臣永吉具有四方水旱異常等事一疏隨奉有　這本說的

是王永吉必有良策著詳明奏來核餉清兵原是一事救
急靖寇如何兩便著戶兵二部會同確議速奏諸臣有真
見者亦許直陳方略不得泛論往弊之　吉捧誦
明綸不勝惶汗竊念臣至愚昧感事憂時不能安枕中夜
怵惕遂陳管見上瀆
皇上詳陳之臣聞兵不貴多而貴
精餉不可裁而可核除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戰守馬
步官兵正在臨戎各省各府滿漢駐防官兵俱係旗下無
容輕議外若山海永平薊州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大
同宣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等鎮山西山東河南江南浙
江江西凡督撫鎮道副參遊守營堡關隘經制之兵豈無
老兵當清弱兵當清病廢之兵當清者豈無逃故之兵當

清傷亡之兵老冒之兵當清者豈無老馬病馬
弱馬瘦馬倒斃缺額之馬當清者兵以十名為率清汰二
名馬以十匹為率清汰二匹則減省二兵之餉二馬之草
料矣照額限定勒令開除候歲豐餉足另　題招補積而
計之餉以百萬為率一歲可省二十萬今查六省十五鎮
經制兵馬歲支餉銀七百三十五萬兩有零米六十八萬
六千石有零豆十二萬三千石有零草七百七十一萬束
有零總算本折約共用銀八百五十餘萬若清汰十分之
二計共裁省銀一百七十餘萬兩即以此裁省之數除接
濟楚餉外確查直省災傷輕重酌定分數　詔諭蠲免
亦寬然有餘矣營伍少一糜餉之兵則　朝廷少一養
兵之餉樞部減得一分軍需則有司寬得一分鞭扑兵清
則餉自裕賦減則民自安計不出此徒責垂死災民空飽

無用疲卒兵既不可以靖寇饑民流移將復聚而為寇民
以賦急而戕生兵以民窮而餉斷兵民交困勢必至於兩
傷也為持重之說者必謂清兵招怨恐生釁端殊不知挑
選精壯之兵各有應得之餉若不扣剋怨從何來所清逃
故傷亡軍中原無見人誰為騰謗至於老弱病廢之徒荷
抑臣尤有說焉湖南守將望風先靡湖北援師奉調即潰
平時對敵豈無陣傷此日奔逃必多星散若云名名實在
何故賊勢披猖全無堵剿虛冒情節明白顯然營兵營馬
不報開除月餉月米仍索舊額督撫惟有大聲呼餉不肯
實心清兵漏卮不塞將成江河即使時和年豐　國用安
得不虧民生安得不蹙哉由此推之各處征戰官兵亦當
嚴行清核未可以戎馬倥傯概置不問也據實詳陳宇多
俞格仰祈　聖鑒施行

敬陳開墾方略疏　順治九年

禮科給事中臣劉餘謨謹　題為國計軍需最急天災民
命難堪敬陳開墾之方以救轉輸之苦事竊照錢糧每歲
入數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餘兩出數一千五百七十
三萬四千餘兩現在不敷銀八十七萬五千餘兩其中各
省兵餉一年該銀一千三百餘萬各項經費不過二百餘
萬是國家賦財大半盡於用兵即使天時無警正供不虧
而軍士嗷嗷待哺民力已竭矣況今年直隸山東河南江
南湖廣水旱異常處處請　皇仁蠲賑大兵南伐直取

滇黔遠則萬里動必經年雖可旦晚削平亦須留兵鎮守未有轉餉於數千里外而能接濟不匱者兵有枵腹之憂民有輓運之苦兵饑則叛而為賊民窮亦化而為盜國計民生關係非小臣蒿目時艱晝夜籌畫考之往古驗之當今以為舍屯田而外別無奇策也夫屯田之法與滿洲圈地無異但圈有主之熟地則為民害而屯無主之荒田則於民不擾而於國甚益如腹裏久定地方不使軍屯宜聽督撫按有司招徠墾業經會議無容濳陳若湖南四川兩廣新定地方彌望千里絶無人烟據撫按疏稱湖南衡永等處衛所數年並未開墾成都重慶敘州馬湖各屬人民僅存十百粤東拋荒已甚粤西人少賦輕章奏具在歷歷可考是幅員雖廣空地甚多且　國家費數年兵力數百萬金錢若不及時耕種亦安用竭萬姓之脂膏收空虛之地無如河南最甚自流寇殘破以來滿目榛蕪人丁稀少幾二十年矣久已除荒徵熟今所存荒地尚多該地方俞旨　皇恩浩蕩普被雨省矣若大江以北積荒額目慘心不勝屈指如浙江江南水災已奉有蠲折漕糧以望後效事竊惟臣奉　命典試浙江歷見道途災荒兵科右給事中臣李人龍謹　題為開墾荒田宜寬民力

之城郭乎伏乞　皇上勅諭統兵諸將及督撫按等官凡大兵所過降寇流民務在實心安插擇其強壯者收歸營伍其餘老弱悉令屯牧有地耕種有資其湖南四川兩廣駐防經制故使之屯牧有地耕種有資其湖南四川兩廣駐防經制官兵亦宜擇其膂力强壯弓馬嫻熟者操練講武其老弱餘丁擇拋荒空閑地方照陝西鳳翔隴西徽州之例耕牧屯田為久駐計但不得於圈地之外溷佔民間有主熟田寓弭盜之法於屯田之中而即寓裁餉之意於練兵之內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計無踰於此者至於川廣部選各官向來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無人民衙舍者皆暫住他郡既無益於殘疆又虛費　朝廷廉祿臣前伏讀　明旨蜀省凋殘成都等府州縣僅存百十人民似難以照例設官誠明見萬里臣請　勅部酌議裁併俟地

熟人稠之後再復舊制庶凋敝餘生不病於官多民少兼可裁其俸祿千食等項以為牛力種子諸費即有不足再於他省協濟民知息肩有日亦當勉輸將雖一時視為迂緩而三年以後必有成效則軍馬飽騰而荒殘可望富庶舍此不為東手無策是坐視民窮財盡永無休息之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聖鑒勅部速議施行

墾田宜寬民力疏順治九年　李人龍

兵科右給事中臣李人龍謹　題為開墾荒田宜寬民力以望後效事竊惟臣奉　命典試浙江歷見道途災荒觸目慘心不勝屈指如浙江江南水災已奉有量折漕糧之地無如河南最甚自流寇殘破以來滿目榛蕪人丁稀少幾二十年矣久已除荒徵熟今所存荒地尚多該地方

官中報開墾按年逐季行催甚急意在起科以增稅為功不知起科太急則開墾勢終難行有主之荒既苦於無力開墾無主之荒又苦於無人開墾此猶顯然易見者即使有主者勉力開墾竭蹶勞費冀復舊業纔插犁而遂報熟由矣即使無主者招認開墾以人就地希圖存活纔插犁而遂報熟田矣且奸書里役動稱漏報借端恐嚇所報故數常遠多於所墾作苦方興騙詐未已顆粒未獲追呼環至民方縮於物力衣食不給孰肯肩勞以貫患哉是似急而實緩求熟而愈荒也九年不見開墾大效坐此故也臣以為戒　皇上愛養斯民不在急日增之賦稅而在成百年之樂土必先俾小民便利然後人情樂赴耕耘而積荒乃可漸熟河南積荒之地革根深結土性堅固耕治甚難初年止能開荒次年始可治田三年方望收穫其間猶

有旱潦之不齊故須待民力寬裕之後照例起科而服耕者日衆矣又須咨行該地方官禁約勢豪侵奪禁止追賠逋稅各給發照票註明開墾月日並起科年期使本人執以為據既清浞報之端永杜進糧之弊庶乎有人有土民歌樂利而　國稅可復矣前部覆山西撫臣劉弘遇為晉地荒亡最慘一疏業蒙　俞音依議二年後起科河南積荒視此倍苦事關　國計民生臣敢不實據所見悉心入　告伏乞　聖明勅部再加詳確議覆施行

皇清奏議卷五　劉餘祐

畫一法守疏順治九年

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臣劉餘祐謹　題為　聖心圖治維殷法守最宜畫一敢效芻蕘以佐平允事臣恭繹　絲綸深以合天心順人情為悾悾此堯舜執中之心也臣在事部中接得吏部咨為捧出　上傳事臣　大清律例原以折衷成憲爰定諸條其輕重俱酌情事之宜立為一定之法近多狃於舊例而不顧律之合否似非立法不移之義厥條分六款　上請倘臣言不謬伏乞　聖鑒飭正施行斯亦俯順人情仰合天心之一端也

一律設五刑如斬絞雖同一死畢竟兩刑有別今凡應死者雖犯絞亦一概論斬則失之過重應照律分別處決

一流徒之律各設有等流則地分遠近徒則限分年月凡應流者除隱匿東人應提到部類發外其餘流罪今俱加解部二字徒者鞭責之外竟放不充則輕重兩失之矣竊思流者以罪不至死故量定三等且里數亦就本犯之地論也今如一概解部而後流徒則遠省跋涉押解多至數千里其不死於道路饑寒者寡矣查律文原無解部字樣應行改正徒亦照律會發限滿申放庶無枉縱

一人命抵償即約法三章亦云殺人者死查五年七月有傳諭傷相互毆誤傷至死者姑責四十板賠一人夫誤傷原有本律然註亦云至死並絞今若以賠人作抵命是開兇人以骫法之端而死冤不雪矣應仍照律定擬庶人知畏法而不敢縱惡也

一強盜應斬固矣查律無籍沒字樣且身甘為盜安有厚

家常見籍來不過破缸破碗數件然遵行籍沒之時猶查有無騷擾鄉里及起送押運反費地方脚價擾累甚多即問有妻子語云罪人不孥豈得增累於律例之外今除強盜正法外其妻子家產如屬旗下者聽本主查收屬有司者應免籍沒

一隱匿逃人窩主減死流徒閒外已荷不殺之恩矣但有問明應流之人必須提取妻子盤費不得不行監候又有妻產已到而戶部以人數零星必積至多起始押發一次其病死獄底者時時有之今應　勅戶部凡經審明者陸續押發亦可半徼生全也即隱匿之家亦有至情可憐者如父母之於其子與子之於其父母離亂重逢天性難割與常人有心隱匿者不同應查果係親子親女者伏乞

聖恩量與分別懲責無知其常人隱匿及非的親父

母者仍照例發遣

一外州縣投充之人賢愚萬狀一人投而舉家皆藉其勢奸民羣肆地方何安查得八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傳法與屬民一體究治欽遵在案今復奉　旨有司不許猶禁滿人則凡自稱滿人者地方官真假莫辨何以措手足哉今除真正旗下舊人犯事即送部審不許監禁致妨農業外如投充之人借勢生奸仍遵　前旨一體究治審虛加等庶地方有司猶敢為　朝廷持法守也

請革投充疏順治九年　劉餘祐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臣劉餘祐等謹　奏為欲止爭訟先革投充敬陳末議仰祈　聖裁以奠萬年治安事竊思投充名色從古所無蓋　朝廷臨莅天下一民

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土安得有不屬　朝廷之地而可圈　上行私為他人分據之物哉此事起於墨勒根王許各旗收投貧民為役使之用嗣後有身家有土地者一概投充遂有積奸無賴或恐圈地而竄以地投或本無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甚且帶投之地有限而恃強霸佔之弊百端出矣借旗為惡橫行害人所投之主原不盡知但聽投充之口護庇容縱以致　御狀鼓狀通狀紛爭無已獄訟繁興且投充之後自命滿洲同為一旗之人併不敢問所行何事而地方有司明知民冤亦併不敢伸　朝廷之一法是投充旗下即為法度不能加之人矣　朝廷設官以治百姓反不如旗下之私人是投充之人重於　朝廷之命官　朝廷亦何利於此輩而養奸貽禍使一統之時無畫一之政令耶天下總此人民地方總此地土去一人則役帶一土地則　朝廷少一賦稅況籍勢武斷民怨日叢告詞日繁而護庇者更滋不平之恨若通查投充之人總發於各州縣則　朝廷之民無已投未投之二視即積奸亦無所恃以凌屬良民豈不蕩蕩平平之象哉至於地土除奉　旨圈給旗下者照一定地界勒石為限不許奸民妄爭外其係投充入帶投地土一概清還版籍果係己地仍許本身領種倘有帶佔地土許各有司查審明白各還原主領種納糧當差其所辦納之糧即佐披甲等項歲賚之用如此則　恩惠出於　朝廷而旗下亦且同盡遵　王之義職守歸於有司而天下始無法外之人訟簡刑清民安物阜斯久安長治之術也倘臣等所言可採伏乞　勅下內三院九卿科道會議請　旨

施行為此具本謹具奏

請復治河成法疏　順治九年　楊世學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楊世學謹　題為民力困於治河成法壞於浮議敬陳管見以圖久安事臣伏覩　皇上親政以來民瘼　國計事事釐剔漸有可觀獨治河之役在總河臣楊芳興歲歲報工歲歲告潰糜費至數十萬為時已及九年迄無成績昨見河南按臣王亮教洙源決口一疏伏讀　綸音念及賠至六十餘萬民苦極矣朕心惻然是　皇上宵旰而圖者此也今邳州又以河患見告矣勞民傷財日復一日何所底止豈河之終不可治哉臣謂由於水性未審本計未得故也臣謹按大禹疏河為九道以入海朱子謂其專就低處下手下流既通上流自得安是數說者治河之道未有不使之多途以入海者也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鼎革之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遁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為圩田土豪衙蠹據為己有遂久假不歸此海口之所由始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復樂開此海口之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殺急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則

九但為四五必當有益徐有貞曰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不如疏之使平多建閘壩以時啟閉無溢無涸河乃得安是數說者治河之道未有不使之多途以入海者也今之水勢與前代雖異而實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蓋淮為河之下流而濱海諸州縣如鹽城興化泰州劉莊白駒諸鹽場則又淮之下流也各處下有海口上有閘壩河水暴漲多開閘壩使出海口則自無潰決乃前代已行之利臣聞鼎革之初居民因新昌餘賊緣海遁去漸次堵塞繼而行水之處變為圩田土豪衙蠹據為己有遂久假不歸此海口之所由始塞也水東入海鹽船重載逆挽而西致費人力今海口既塞則行船安穩商人便之不復樂開此海口之所以終塞也雖有安東廟灣亦可入海而其流不疏則勢不殺急行壅溢所以潰決因是而上之則

決於開封矣中之則決於邳宿下之則決於高寶矣間有謀及海口者其中奸人阻撓一曰海潮灌入則民田鹽場俱被其害不知海潮原有定時海口之內亦有防閘自有海口來未聞田不可耕鹽不可煮也一曰水所經行之處城郭廬舍恐被衝漂不知入海之渠深濬之則無泛溢且海口盡開則水勢分散必不致衝漂也一曰沿海多寇須設兵以防不測不知水門啟閉必有專司入海之水其勢甚迅舟難逆行且水中但設暗樁則舟可斷也凡此皆鹽商衙蠹私溺其利而簧鼓其辭以亂當事者之心耳伏乞

勅下河漕重臣審其利害之孰多毋惑浮議毋委屬吏親至其地毅然必行將凡有海口之處盡行開濬其漕堤閘口開閉各因其時然後循下流而上至於河身別其淺溢去其淤沙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則河之波不及於

陸河之委易達於海河南淮右之民庶幾其有瘳乎倘計不出此將有用金錢無辜赤子徒委之波濤汩沒中豈惟兩河兩淮永受其害其關全漕之通塞係天下之安危者非小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

乞疏入海故道疏　順治九年　胡之俊

工科右給事中臣胡之俊謹　題為江南水患日深乞疏入海故道以救民生以全　國計事竊思天下財賦半取之東南而東南之地最要在蘇浙自　大清以來蘇浙兩年以水患見告議蠲議折總之無濟民貧日見有虧正額臣奉　命福建道經目擊水浸遍野田禾盡空苦處難以言狀遍問土人皆云蘇松嘉湖地勢汙下舊有所洩近今日家河吳淞江等處引水入海旱有所資澇有所洩近今日久壅於河道成田土豪佔踞多所撓阻是以腸胃不通害

在腹心飄淪海没雖天時之不幸實地勢使之然也臣因
備考前誌三吳之水悉滙於震澤震澤廣三萬六千頃併
溪港諸水勢甚橫烈皆以三江為入海之路書曰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是也東江河身湮没久不可稽僅存松江之
吳淞蘇州之劉河劉河即婁江也唐宋元明以三江洩震
澤之水始不為害今三吳並無一江洩水安得不受禍倍
慘乎此禍不獨蘇松受之嘉湖諸郡同受之一以財賦重
地盡委波濤將
可得改折亦無可出百姓有待斃之憂惟正有立竭之虞
矣幸遇我　皇上加意愛民軫恤周至念此二河之通
塞實六郡生靈之安危數百萬漕糧之盈縮於此關係即
有頑梗不過數家以六郡之災黎籌之孰重即有經費不

運漕艘數萬悉由劉家港出海明時復經周忱海瑞迭次
修通歷來稱頌不朽從事地方者前誤不遠後效可期或
奉三尺以鋤梗或商萬全以圖成一舉而民生　國計胥
賴之矣臣芻蕘微言伏乞　皇上睿鑒勅下部議施行
　請省冗員疏　順治九年　何承都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臣何承都謹　題為直陳官政
省冗員以紓民困事臣聞之治天下者一文一質相循環
文敝救之以質質極漸以增文古者官有定制吏長子孫
唐虞惟百夏商官倍周三百六十始未嘗不簡樸平易而
後稍煩縟凌夷也　國家設官分職一因明代明季吏道
龐雜祿薄於宋而秩卑於漢唐祿薄則廉者不能自潤而
貪者以朘削小民秩卑則高才無由表見而汙者苟且流
競以矜僥倖安望其養廉恥建功名乎夫　朝廷設官

以為民也不惟備惟其人或得其人境外千里可治弗得
其人郊關之內譁然今天下幅幀初定戶口未集官患於
民少地荒賦額弗完民患於官多賦重供應弗給此交困
之道耳昔漢光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置長吏者
并之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
命大加并省十二月命吏部四時選集并省吏員謂房玄
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并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
員宋太祖三年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
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
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日增給五千咸
得開國之要矣臣以為宜按版册計戶口度道里遠近人
民多寡刪繁就簡其荒殘僻陋郡縣者概可并省倣漢唐
宋遺意使州邑城郭稍蠲文書調役之勞而阡陌隴畝少

紓奔走絡繹之苦且臣巡歷甘肅時據巡西道李日芳議
甘州昔建五衛今衛兵汰省官可并為一復據五衛守備
沈琦等呈為飼之俸缺乞并裁又據臨羣道于明寶議昔
年蘭州肅府立中衛今府廢衛亦應裁由是觀之數衛之
冗員可去也其中各縣亦有宜裁者據巡隴道于之士議
兩當縣漳縣戶口無多錢糧稀少又城郭俱明季殘破縣
官寄居民堡臣以為兩當即附徽州漳縣即附岷州今州
官監收同知兼理則二縣者亦可裁也至佐貳等員可并
管而不必委署也夫省官則省賦賦省則簿書節減徭役
晏靜上下無擾推之天下其節省不知凡幾矣伏乞
皇上勅下部議斟酌省直郡縣度戶口多寡遠近大小煩
簡并員兼管及臣屬甘州五衛蘭州中衛兩當漳縣二縣
酌裁并省刊為章典勒成治書使天下曉然　清朝規

制卓越前孚也倘如臣言不謬將政簡令清或亦裕　國安民之一助乎

請解責令州縣疏順治九年　魏裔介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查解宜責州縣謹陳末議仰體　聖主愛民之心事臣昨見兵部一本為申飭查解逃人以專責成事內云各旗所報逃人幾無虛日而獲者甚少請　勅內院六部九卿等衙門從長計議具奏矣在諸大臣公忠愷悌必有老成卓識上為國而下為民但臣於此不能無鰓鰓過慮也往昔墨勒根王之時隱匿逃人其法甚嚴凡有犯者家長坐斬爾時天下晏然喪其樂生之心盜賊蜂起幾成燎原之勢後因言官陳說始寬其禁定為責成州縣之條法至善也近復逃匿紛紛獲解甚少者良以前令久懸有司視為具文今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地保取具甘結有無隱逃東人供狀在案欺飾者治罪境內逃人該州縣查解多者撫按紀獎若不能查解而經他人發覺者罰俸其解多者降處務期法在必行則有司自知勸懲如謂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無知赤子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　天和則治亂安危從此攸分此豈尋常政事小小得失而已哉夫　皇上之于也　天為斯民而眷　皇上　皇上體　天之眷而撫斯民臣常讀　皇上之言曰朕心以愛民為主斯言也真大禹泣車成湯解網之心也在各固山亦宜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撫下以義則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報恩之心而紛紛逃匿若鳥獸奔竄之不暇胡為也臣知　皇上德並堯舜諸臣長慮遠顧必有確議不踏

弊政然而臣先為此言者誠以　國家元氣小民休戚所關至大故不忍緘口妄陳封事若成議既定言之亦無及已伏乞　勅下該衙門酌議施行

晝一賦政疏順治九年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臣何承都謹　題為直陳賦政準晝一以別吏貪事臣竊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漢高祖元年立獻郡國口賦法唐高祖七年初定租庸調法宋太祖二年度民田二月遣使監輸民租咸剋除夙弊採其良法行以美政準為時宜使天下歡欣一代德意浩蕩綿遠如此也我　皇上定鼎以來賦役一依萬歷初年條編之例甚善矣臣聞之天道三十年一變三百年一大變明代行之三百年矣法久而敝敝極思通　天意以授我　皇上政惟新之時也臣奉　命甘肅下車入境首問民疾苦乃秦地最苦者莫如賦役一事臣因思之國用豐絀道在理財理財之責專在藩司今所恃稽核者銷算冊而已銷算之冊歲比日計錙度銖稱載於冊者尺寸不爽其實巧文周致乾沒挪移非冊所載臣以為在清其本而已請先言其弊一曰徵比二曰支銷三曰借題夫徵比款件一依部文然長吏追呼愚民奚知胥執簿以敲惟恐或後一履吏之庭鞭扑答責魂驚魄悸安敢諮而問焉追比已盈吏收券而焚之小民即控訴搶額而已無案可結矣上下相蒙百姓脫骨此徵收之弊也支銷款件一準實收今任意挪移款件不明毫無定則或曰客兵支銷支者有名無實銷者扯甲移乙頭緒繁雜或曰客兵支銷支者有名無實銷者扯甲移乙頭緒繁雜舞文為奸此支銷之弊也至借題之害更不可言者如大兵經過郡縣不能卒應間或借之民間小民奉公輸粟乃

行之而為例矣借題之外復有預辦吏派之里里派之戶
起於分毫積於百千輾轉加增愚民奚知安敢錙銖抗違
長吏乃行之為例矣此借題之弊也清此三弊其道有二
一曰赤歷凡應徵款件置為赤歷州縣申之道府道府轉
之藩司藩司呈之督撫按先期印給款件而後藩司下之
道府道府下之州縣州縣大榜通示百姓然後徵之其印
給不載者即係巧取重科閒有大兵借用者亦先期如前
轉呈印行借徵此赤歷之法也赤歷行而徵比借題之患
亡矣一曰存留起解度一府之中現兵若干應本色餉若
干折色餉若干文武俸薪站價公用經費若干度一府中
現徵本色幾何折色幾何商稅鹽課地畝草價節裁雜項
幾何應給本府用者即存留支領其餘者起解布政司其
不足者布政司於某府應解者撥定支領不許臨時挪移
則本處支銷定矣閒有客兵經過另立為預備款項一府
預備若干計通省預備若干明開款件有則支銷無則預
備則客兵支銷足矣今秦地之弊一應兵餉俱解布政司
遠者數千里近或數百里俱到布政司關領出納起耗十
費其一兵將經過關領盤費十又其一經過州縣驛站供
應借名科索十費二三往來轉手絡繹疲困其甚者錢車
一事鞏昌至省千有餘里自鞏運銅到省鼓鑄自省運錢
到鞏支餉錢重車疲一車不過數十貫數十貫之錢為餉
無幾而千餘里內經過州縣雇車之費已浮於所領之錢
矣又甚者將領夾帶貨物兵丁鞭笞車夫站困民苦咸因
存留起解之無定式也存留起解定則銷算簡省而挪移
之患亡矣且不獨此也秦晉苦於丁徭之重江南苦於賦
稅之重此所當議為變通者也抑臣又有請焉臣前赴部

進　京道經江南父老各言昔明太祖以蘇民為張士誠
固守遂加徵煩派稅及牛頭欵及絲毫以故蘇松諸郡重
賦苛稅倍於各處省直今三百年矣民不堪命代已革易
涸者水旱頻仍或亦　天心仁愛憫念下民以示我
　皇上弘開湯網蠲恤更新乎臣感激
直陳之旨不自知越職冒言之罪念臣職諫官諫官為
　皇上耳目臣身在外心未嘗忘　朝廷臣本南人西
邊不服水土奄奄扶病料理差事不敢告勞誠恐一旦委
棄溝壑以天下事不及盡言為恨伏乞
　皇上省臣迂
戇愚陋　勅下部議頒行赤歷嚴定起解存留禁革錢
糧以杜出納起耗將兵往還驛站疲困之苦平賦輕徭章
程畫一昭著治書刊布天下永永遵式將億萬年　聖
子神孫寶式賴之矣

清盜源以安民生疏順治九年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牟雲龍謹　題為敬陳消弭降寇
之法以清盜源以安民生事竊惟投降寇盜身犯不赦待
以不死此我　皇上如　天好生之德也但恐解渙
之恩反招剥膚之患開一面之網迺貽萬世之憂臣不敢
不以善後之策為　皇上陳之數年直隸山東地方土
寇殺人如麻大兵會勦解甲投誠其中有收而為兵者尚
有該管官統攝之其中有發回原籍歸農者自宜革面改
心以樂再生之年柰此蜂狼心未改鷹眼終存回籍之後
竟以招撫之榮作護身之符恣行嘯詐閃爍報服逞虎視
之眈眈視良民為几肉其慘毒有不忍備述者此豈湯平
　盛世所宜有乎伏乞　勅下各督撫按嚴行郡縣
有司申明禁約果能賣刀買犢脫骨換胎為良民者十家

將部每月具甘結以報斷絕曲役警報若有仍前犒衆恣肆抉制愚民武審實正法至滿洲駐劄之處莊頭種地之所尤宜嚴禁不許與此輩作緣始可杜其影射作奸為出沒不常之事也倘有司畏勢不行禁制並坐以溺職之罪則降寇不致鴟張善良可以安枕庶免養癰貽患矣

請隆治安永圖疏順治九年　房可壯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房可壯謹　題為　天心心君德感召甚微恭陳故　天之實事以隆治安之永圖事臣以迂拙孤蹤叨蒙　聖恩拔置風紀重地則以言事　主臣職也亦臣心也頃者又蒙　皇上飭諭嚴切責臣衙門堂上官以分別各衙門善惡是非煌煌　天諭舉朝畏凜臣既忝居言路之長正值　聖主懸

鏄設鞀之日臣感　恩圖報何忍知而不言以負殊遇然臣抱根本之論有不得不先為　皇上陳者臣見近日以來暴風頻作深春雪霰霏霧不消亢暘未解即非雷雨驟興乃氷雹紛雜此誠　天心仁愛人君特示之以做告也古人遇災而懼　聖主惟德動天故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甚言天道之與人事相為感應不可不兢兢致慎也　皇上以天縱之聖際開闢之期尤宜懋勉　宸修祇事　上帝臣願　皇上及是時博覩經史逖稽往籍以詳求治亂之源親近儒臣晏御經筵以勤收斂沃之益端拱穆清停省遊獵使明作日注於萬幾尊崇　聖道屏息旁流使風化比隆於三代而又減不急之費廣　欽恤之仁使節愛普照於遐邇由是而率勵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各矢公忠共勤職業務使

復舊制以肅人心謹獻芻言以佐　大政事臣惟人君御世之權莫大於賞善罰惡　國家察吏之典不外乎黜幽陟明故虞廷考三載之績周官垂六計之法典甚重也我　朝兩次展　覲方在　定鼎之初進退固嚴規制未備雖抒萬國拜舞之心猶缺　御前考察之事令值　皇上躬親大政首舉　計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萬禩之章程大非從前草創可比者臣竊攷舊章竊思三年　朝覲義取述職其名為　大計者乃　天子自計天下官員之賢否令部院科道諸臣分理而共佐者也即如　御前有奏大班有劾怠職者有免冠之責遷任者有飭戒之　勅廉能超衆則面加獎賞地方利弊則各許陳奏載在會典班班可按前此皆未行之令若嚴慎之心有加澄清之效益著茂令入　覲諸臣不聆　天

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勸懲天下也臣謂鱗集　闕下者
布按二司實為百官綱領兩司稱職則道府州縣可知也
恭請　皇上面召各省兩司等官問水旱頻仍有無救
濟招徠所報地荒丁逃者誰為致之問錢糧混冒官侵吏
肥每至數百餘萬者誰為掌之問歷員紕課虧國久列優
評者誰為縱之問款項混開徵解淆亂賦役全書屢飭不
定者誰為司之問地方有藐法行私縱賊窩盜罪害及於
職官百姓者誰為制之問法律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誰
為議之問　欽案沉閣久不完結者誰為該之問奸蠹
蠹折官糧成千成萬弊由貪謀溫差者誰為主之凡三年
中　國賦之盈縮民命之生死官評吏議之是非公私關
係大綱者逐一面　奏稱職者作何獎賞不稱職者作何
處分庶足為表率百僚之戒倘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

白簡隨之款款糾駁以服其心俾郡邑小吏咫尺　天
威怵然於　雷霆兩露之下仰見　盛世之計典昭明
海內之人心鼓勵即千萬世永為遵奉矣臣蒙　聖恩
補列首垣在吏言吏伏候　乾斷施行

請襄泰交盛治疏順治十年　朱鼎延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朱鼎延謹　題為　聖恩高厚
莫酬臣心感激無地敢陳芻蕘以襄泰交盛治事臣於元
日稽首　闕下凡大小臣工均沾　宴賜臣等復
召至　御前隆恩溥加　天顏有喜遍　詢諸
臣年甲履歷仰見我　皇上惇大詳明一時與　宴
諸臣莫不踴躍舞蹈以為太平盛事復見今日垂諸後世
豈非一代休美哉然臣更有請焉過來災異疊見水旱頻
仍願　皇上居深宮而念民流離之害一舉箸而思民

供納之艱一服御而念民捉襟露肘夜月號寒之況尤有
望者滿官時聆　聖諭而漢官思覩
得自茲以後俾漢官亦得隨班啟　奏臨御之暇詢民生
利弊商政事得失於泰交盛治未必無小補也

合請優禮大臣疏順治十年

工科左給事中兼管吏部文選司事臣都謹　題為　聖恩
浩蕩如天愚忠不敢不盡敢陳芻蕘以廣
國體事臣等元旦朝　賀之後叨蒙
賜宴感戴無極復　時宴院部卿貳諸大臣於
內殿而臣衛門六科給事中亦與其內
恩隆情渥仰戴我　皇上優禮大臣及厚待言官至
意雖古堯舜時上下一德一心之盛何以加茲　皇上
待大臣若此其優而大臣不能竭力報効是大臣負

朝廷也　皇上待言官若此其厚而臣等猶避忌不言
是臣等負　朝廷也臣有愚忠敢一陳之臣惟　朝
廷之待大臣平日則過以恩使竭其力有罪則存其體使
恍其心唐太宗皇帝時嘗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唐太
宗曰善果官至五品不為卑矣今雖有罪豈得與諸囚為
伍勑自今五品以上罪犯聽於朝堂候旨又自成周以來
歷代帝王會典開載至　本朝大清律皆有八議之法
其曰議功者言有能戡斬將奪旗或開拓疆宇有大勳勞
者也其曰議貴者言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者
也凡此八議之人非犯十惡大罪其犯他罪俱與平人不
同以見大臣雖有負　朝廷之事而　朝廷終不失
待大臣之體恩至厚也臣聞近日兵部滿漢諸大臣皆因
負罪鎖禁發門臣深恨其身為大臣有負
皇上弘恩

但念諸臣皆官列大僚素叨豢養今寒天冰夜冷鎖三重寢食艱難便利不盥恐有衰年老憊之人積成疾病是不死於　國法而或死於天災非所以廣在各門上通衢大路萬目觀瞻功臣貴臣免冠帶鎖愧辱難堪非所以存　國體也臣知我　皇上至仁至慈念及於此必有惻然不忍者矣臣愚謂大臣有犯自可發於刑部令人看守待其審明案定治以應得之罪免其帶鎖發門以明　朝廷優待大臣雖經犯罪猶與平人少異則　國法　聖恩並行不悖如雷霆雨露並降自　國體有關仍乞　勅著為永令使傳之天下垂之史冊謂　恩禮大臣永除帶鎖發門之令自我　皇上始豈不盛哉蓋　皇上立心欲為萬世第一　聖君天非臣下之所敢望也倘　皇上以臣言為愚忠可採

則　皇上立法當為萬世第一良法臣區區之忠非止為一時一事言也臣當　皇上明勅刑罰　天威震赫之下而不敢不盡愚忠者亦以　皇上厚待言官至於宴樂一堂　恩同覆載又新奉　上傳許以直言無罪不忍不圖報於萬一也統祈　聖鑒施行

請除積弊疏順治十年　張王浩

工科給事中臣張王浩謹　題為　國計與民生並重叢困由積弊未除伏乞　嚴給申飭以恤窮黎以固邦本事臣殘邑小吏荷蒙　皇上拔置諫垣自惟報　君之遑惟在言其所知竊見東南財賦之地　國家元氣所關年來水旱頻仍屢蠲租額　聖恩優渥　恩澤小民無不手額歡呼惟錮疾相沿應行飭禁者有二一曰預徵臣筮仕浙令凡開徵錢糧必於秋成十月之後獨三吳向有預徵名色每於

三四月間先比來歲條銀新穀未登迫呼已至計無所出惟賣產鬻子以應之夫古昔有省耕補助之寬仁豈　聖朝容折萌妨農之苛政近聞督撫嚴為禁止者也一曰領侵向來銀兩皆屬蠹胥營解銀扎入手任意花銷及至比掣扎迴水落石出而銀已蕩費無餘矣計無所出有司反聽設處或濫派民欠或妄拏親戚割良民之肉補奸吏之瘡為害彌極今應　勅下該督撫速選風力理刑先查官吏之侵匿而後及民間之拖欠細造清冊無漏無隱勒限違部至領解之法責令藩司於各府先發鈐印無字扎文百張編定號數自一號起至百號止週而復始每起解時令府印官親填銀數解役姓名照限投司如二扎先到一扎未至即坐掣一扎解役府之於縣皆行此法如是則遲延且不可得何由中飽侵漁之弊去過半矣至從前役匿止提經領蠹役嚴追不許拏扯委卸亦救民裕　國之一端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嚴飭施行

直布愚忠疏順治十年　孔胤樾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至聖裔臣孔胤樾謹　奏為微臣直布愚忠仰祈　聖鑒慎一時舉動留萬古綱常事臣於本月二十六日辦事署中偶聞　上傳齎　后一事不覺悚然傍晚閱京報見輔臣馮銓等奏讀至　聖諭內有故廢無能之人更為駭絕竊思　天子一言一動萬世共仰我　皇后定位以來三載於茲未聞顯有失德特以無能二字以定廢謫之案何以服　皇后心何以

服通國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臣考往古如漢之馬后唐之長孫后敦樸儉素皆能養天下和平之福至於呂后武后非不聰明頴利傾危社稷均作亂階常語云男子有德即是才婦人無才即是德今　皇后無能自是天娑篤厚亦何害乎為　中宮而亟議變易耶設　皇后必不諾　聖意亦可倣舊制選立東西二宮共襄內治若夫廢　后一節千古　典禮所在一時風化攸關實有鶩人耳目者且我　皇上親政以來善政屢頒天下以為堯舜復生今忽有非常之舉傳之聖子神孫豈開國之　主所宜有哉臣思　皇上天下之父　皇后天下之母父有出母之議為人子者即心知母過尚不免呼天搶地涕泣以諫況絕不知母過之何事又安忍緘口　嚴　命乎況臣忝附聖人之後兼

任禮制之官蒙　皇上寵遇臣家較諸臣最隆臣之受恩亦最深值此職掌所在安敢存畏　斧鉞顧身家之心一念孤忠伏希　聖鑒施行

飭外備復舊制疏　順治十年　陳協

禮科左給事中臣陳協謹　題為飭外備以肇　神京復舊制以重封疆事我　國家定鼎方新中外一家遐荒殊域靡不臣服在德不在儉此其時矣然臣按古者築高閎置雲中城朔方皆於兵力強盛之時不聞廢險也邇者固圉之道視為緩圖如東北山永一帶左翼　神京實為要地雖官吏少裁關隘如舊至若大同宣府控扼西北乃　神京右臂最為喫緊而今皆寥落矣大同昔因姜賊之亂撤廢其城移其官吏而使空虛之此在當時亦屬過計竊恐邊民無知窺其空虛或易以生跳梁之心倘恃有宣府

巡撫與陽和軍門互相特角自撫臣既裁宣府又成空虛雖有陽和一城僅僅斗大以勢度之虜其孤也近見口北巡道又裁此道一裁並赤城亦成空虛凡此皆喫緊之地幸而處於無事之日也萬一有警夫寧堪此前宣大按臣薛陳偉曾詳具修復大同一疏實從封疆起見部覆止議今大同知縣一官照舊制移駐鄙城餘皆有待夫天下事防於已然不如防於未然則雖有修葺運運之勞形勢此然邊民知警若待已然則煩費又當何如臣愚以為沿邊設險莫如大同大同原設之官斷斷不宜他駐以輕重之勢異也宣撫既裁宣鎮作何彈壓以邊務重大不宜輕忽故也其他屬在宣雲如口北等處皆當嚴加修備以待不虞有備無患古人所重昔西漢時有上書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以為不可識習邊事也迺十年之內無故而自墟其城又無故而自裁其官或非慮及無形防於未然之道耶臣不避忌諱冒矢愚忠仰乞　皇上睿裁少為留意以現在之城勿憚振舉現在之官勿憚挪移不勞煩費而邊地宴如　神京永藉拱衛矣

皇清奏議卷五

皇清奏議卷六　順治十年　李　禎

安置流民疏　順治十年　題為　李禎

禮科給事中臣李禎謹　題為請止題

事宜以廣　皇仁事竊自霪雨連旬河水相助為虐凡

被災地方人民逃徙艱辛萬狀臣同官王禎於七月初九

日具疏於豐捻地方設法招徠奉有作速詳議具覆之

旨本月二十七日戶部題覆請　勅直省督撫轉行

各府州縣悉心招徠務令流民得所至於隱匿逃人應請

　勅下兵部議覆奉　聖旨依議欽此仰見　皇

上饑溺由己之心務期無告災民早出陷危而登之衽席

也但稽查逃人一款至今未見兵部議覆臣聞諸道路之

口流民萃集各境上者縣官牌催不許入境土著之家無

敢輕為居停扶老携幼相對號泣甚至有投水自盡者聞

之可為痛心是戶部雖奉　旨咨行督撫督撫雖轉行

各府州縣而有司之不敢留土人之不收如故也況在前

秋月但苦啼饑值茲冬時更迫號寒填死溝壑少一老幼

即少一　朝廷赤子急而走險多一壯健即多一地方

盜賊然則此流離之民不獨可憫亦可慮也入冬以來

　皇上於五城地方

切體　堯舜再見豈沿河數萬生靈忍其立而就死使

有繪圖入告為斯民請命者臣知　皇上如天好生之

仁必有不惜弛禁解網以立甦此殘喘者況臣禎之所條

陳俱單甘結自有可與進人法律並行不悖者乎伏祈

　勅下兵部將禎查事宜立行具覆則　聖恩早霈一

日流民即早生一日矣

請停題補將領疏　順治十年　李　敬

巡視中城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敬謹　題為請止題

補委署將領以肅樞政以過亂萌事臣惟封疆之事一予

一奪出自　朝廷我　皇上文武原無異視則吏兵

二部事例相同吏部上自督撫下逮雜職無不由部推選

請　旨定奪肅官方而重部體蓋所關誠大也至於將

領代題委署實係權宜從事而漸不可長者臣每見章奏

時有如副將叅遊有缺則請　勅該督撫就近題咨查

補如中軍營將有缺則該督撫鎮自行題

　請補用如

千把總以下則聽該督撫鎮自行委用夫兵權乃有國之

大柄選將乃統兵之要領其中倘若姜璝李成棟金聲桓

海時行之輩首惡一呼反側四應豈其麾下獨無稍知法

度不從叛逆者哉良由平日專恣威福部署官僚營伍代

為腹心將賞惟其命令積習既久行止自如使其叅遊守

把等官盡由部選則指臂不順調度無人即有叛形必然

敗露自當消阻是則題補委用一出　朝廷皆為公選

一出外鎮多係私人利害是非斑斑可見且臣稽之史冊

漢之刺史唐之藩鎮其初不過官於一方特以兵權由己

遂成極重難返之勢濟決不治之憂今將領重任外用之

數增則內推之數減人才既苦壅滯履歷更難稽查況以

本人而官本地易逞咆哮以舊弁而管舊兵竟成黨類在

他日深謀遠慮長此安窮而今日尅軍剥民從茲而起臣

愚以為除湖南川廣等處見在用兵及直省地方從前題

定委定各官止應令督撫鎮備造清冊報部無庸吏議以

滋紛擾外自今以後副將叅遊中軍守備等官兵部選用

該管官不得題補所屬用掛私交即有人地相宜才幹可

用者止於歲終及不時題薦兵部若為圖擇人自然留心

罷使下至千把總併聽部推兵部於過堂之日擇其年力
方剛技謀出衆者一一親遴務堪任使該督撫鎮地方果
有豪傑之士試之輒效應行錄用者彙名題咨聽部當堂
考試推選千把總等官以羅真才如此則主將無專制之
偏裨偏裨無專制之士卒　朝廷得用人之體抵部有
公選之權將帥無冒請之嫌師中鼓舞効之氣非但屏抑
恩倖肅清軍旅於以防微杜漸遏專擅而弭亂階其於
國家之功令未必無小補矣

請嚴詐騙之禁順治十年　王廷諫

禮科右給事中臣王廷諫謹　題為嚴禁詐端以安民生
事竊惟人命必須檢驗所以辨真偽而察輕重也故必事
涉鬬毆情關謀故者方不憚再三詳慎焉若夫明屬饑寒
所致別無讐釁端倪惟有早為葬埋以沛澤枯之　皇

仁而已如近日霪雨為災三秋不登　輦轂之下米價騰
踊入冬以來鴻形鵠面裸體赤身在在皆是且氣息奄奄
接踵告斃非僵於甲之門首則殞於乙之户外以素不謀
面之人固非仇怨之風搆亦絕無忿爭之小隙迺總甲人
等乘機生心輒視為奇貨可居混報坊官坊官但知人命
為重亦不詳察而概行檢驗不知一經勾攝衙門必須打
點胥役必肆需索受害者雖究竟無事而家則已破矣嗟
此十室九空米珠薪桂方舉家嗷嗷慮饑寒之不克自保
而又遭此意外橫禍剜無辜之肉飽谿壑之腹其何以堪
大非我　皇上軫恤窮黎之至意也臣請　嚴勅坊
官自今以後凡遇地方道斃之人果係饑寒所致別無他
情者即令葬埋不許借名檢驗株連無辜致開奸人詐騙
之端匪但枯骨免於暴露而子遺亦保有安居永歌

切民隱者無所不至矣乃江南水旱頻仍民困已極而蠹吏貪官悖　旨殃民巧詐為奸有可痛恨臣請為
皇上陳之昔年姑蘇織造僉點機戶蘇松常鎮四府波累甚慘前科臣袁懋功疏稱免派機戶部覆奉　旨俞允命下之日江南歡聲動地今年八九月間復聞僉派有一縣至數十名者如顧成之等以堂長被拘矣朱鳴虞張元欽等以管事被拘矣禍起於一二奸吏投身入局自謂情願陰行詐害拘拏良民勒寫情願投狀又巧避機戶名色為堂長管事不知堂長管事非他即機戶中殷實之尤者耳非機戶外別有堂長管事也拏堂長管事即拏機戶也夫機戶之害一人充當賠累數百金以至數千金不至赤貧不止四郡僉報扳扯數十名以至數千人不致蠶食不休詳見袁懋功原疏久在　聖鑒不敢再贅臣不知小

民何所利而情願為之若非惡棍積蠹借此遮身即係奸胥猾吏因緣為利良民必不情願情願者必非良民且江寧杭州皆有織造未報機戶何獨蘇州一處有之若謂錢糧不及應付試問　思旨停役之後兩年春秋二運祀船曾否虧缺且亦豈有取足機戶之理若謂供役無人則催僧有所官登記有管數烘焙有小甲司限期者有管工看花樣者有高手領銀賣料僱募織挽者有機匠移文州縣弔取蚊糧者有承差何事乏役而必需機戶為也伏乞
皇上勅部移查督撫果有僉報投充機戶堂長管事等役速行停止嚴立禁諭違者即時糾處庶奸人不得肆害而良善得以安全矣又如官解以疏民困見行條鞭地方著官徹官解不得仍派小民屢奉　聖諭何等諄切江南各項解戶俱於地畝內已有貼解一項徵入條鞭自應官收官解不得復僉民戶近日武進縣進秈米解役僉

解戶荊畤等數十人每點一名索賄數十兩一二百兩不等批免則又點一名如莊履豐莊玉鉉兄弟兩戶凡俾免而復累其弟致出揭相訐通邑共知至起解仍用縣吏吳明所無點差之名而有點差之實蓋由縣官馬騄當戒得之年袁庸昏老志圖溫飽故官吏分肥情同貓鼠一縣一事如此若推之江南以及各省人人效尤其為民害何可勝窮此正前部覆謂名為官解暗派民幫當以悖虐民論罪者伏乞　皇上勅部立賜裁革嚴加處分以儆官邪以甦民困臣職忝言官地方疾苦有聞必告不敢知而不言以負　皇上恤民之心謹據實指陳統乞
聖明鑒宥施行

條陳四事順治十年　魏裔介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　聖主虛懷下詢微臣敢抒管見仰佐　睿慮萬一事臣昨捧　詔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敢不竭盡向日之誠稍補
衮衣之闕顧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遠邇如一　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覩矣顧安所得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然　皇上既側席虛己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違慷仁負義之戒謹據一得條議數事伏冀　皇上矜宥愚蒙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置之燔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當不拒於　崇深謹開列於左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覩唐史所載元宗號為英主爾時

風俗奢靡詔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令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元宗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見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於甘盤訓於傅說故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於大中至正今我　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

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紬繹見於設施斯以致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莫不欲六合一家卧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武閉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略良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　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　勅下行間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為賊竊據者宜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酌量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

俟吾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變亂勞

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陶曰刑期于無刑而皋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唐太宗語侍臣曰朕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後若有詞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處決重囚須從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惡逆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以人命至重示　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　皇上泣車解網在外者尚循監候再

萬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天地之和仰乞　皇上體　上帝好生之心　勅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款不過平常之論然於　聖躬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仰冀　天鑒俯採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法令當求畫一疏　順治十年　邵士標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邵士標謹　題為

甚切法令當求畫一等事臣捧誦　聖諭云如有過失諸臣直諫無隱即言之過懿者亦並不譴責臣冒昧愚衷為我　皇上陳之其一　詔旨之失臣讀　詔內投充犯罪與庶民一體究治立法最善迨至不許私自責治之　旨下而有司無所措手足即舊人如張自昌等

新人如居于朝等因禁責投充即為處分臣聞古帝王罰一人足以為懲若此者恐非所以風勵臣下也其一則土木之失夫端門闕而未修慷來為喇嘛造寺東便門又為喇嘛造寺矣動輒費數十萬孰非脂抑聞之作法于奢弊如之何若此者恐非所以垂示來茲也伏乞　皇上垂鑒以後凡有布告勿致異同念諸臣體　朝廷愛民之心而受過　勅該部清查卷案特　賜矜宥其無益土木永為禁止撙節愛養將宮闕之未修者次第舉行庶

動如執度　皇圖永固無疆矣

請行通制以重大倫疏　順治十年　陳啟泰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陳啟泰謹　題為　聖王之道莫先孝治請行通制以重大倫事竊照古今　聖王之治天下以孝為先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人之生有父母劬勞難報故平時盡生事之禮及其亡也制有三年之服此千古不易之義四海遵奉而無違者臣見今之漢臣仍遵往制丁艱二十七月仰蒙　聖慈概許終喪庶人子之心少得報罔極於萬一其感激之念有不思念盡忠於　君者真有胸無心也臣又伏讀　恩詔內一款凡八旗下查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與漢民孝順節義一體表揚仰見　皇上廣敷錫類之仁滿漢同視矣中外臣民莫不頂誦　隆恩觀感興化惟是今漢臣丁憂滿臣不在丁憂之例臣愚謂於　一代之典制尚有可商也夫父母之喪自責達賤天下之通義人子之大節而守制之禮滿臣何獨與漢臣殊推滿臣哀哀父母之心未嘗不切於漢臣第拘於　功令遂有情而不得請恐　聖

明聞之諒亦惻然有所不忍也臣請將滿臣有軍旅之責者另議外凡係文職流官應與漢臣一體守制則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之深仁可法萬世而於化民成俗之道非小補也

徵緝請改折色疏　順治十年　班璉

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班璉謹　題為請罷無益之緝乞　勅仍徵折色以資實用以甦重困事臣聞經國之急務者足食足兵紓民之財力者用一緩二今自軍興以來費用浩繁取民賦於條編之外者南糧新餉楚粟秦糧草糧徭役等項而用不止於二矣近復徵黃緝以重困之既消額賦以缺　國用且竭民膏以成無益病國累民莫此為甚察得黃緝一項明朝解貯以備賞賜與夫糊飾戶牖之用其實糜爛於庫者甚多乃蠹賦虐民之弊政也我

朝鼎建以來絕不徵造順治八年間工部有中明職掌之疏內有開造黃緝一款九年間又戶部有歸還職掌之議復著實徵解緝之額使江南浙江山西辦造將四分折色六分仍舊厲民大弊臣敢請為　皇上陳之夫緝藉蠶織而成然養蠶須婦飼蠶須桑自山西遭賊寇之荼毒江南浙江受山海之變亂男婦罹於殺掠廬舍遭乎焚毀而桑柘之木伐以為薪是養蠶之人與食俱竭而絲與杼皆廢矣若徵數萬黃緝則絲必外買緝必包織工價踊貴且奸棍借包織之因假托機杼而騙絲騙價厲惡塗塞而詐作觔兩小民除包織之外既無措緝之法惟求有緝以免追呼而官胥皂快查驗盤駁無處不吸民之膏血及至解京則押解有費歇家有費鋪墊有費驗收有費甚而投批擊批有費藩司府縣追比提比有費似此累民即累有裨

國計尚當捐除況不過以充賞賜糊飾無益之用又何
鯉陋弊而累民哉乞渙
色　上嘉足周之實利下著惠民之德政三省窮黎戶
祝家詛頌　聖天子仁壽於萬年矣
酌弭盜源議順治十年　王貞
兵科給事中臣王貞謹　奏為條奏責可實行立法務垂
久遠敬陳管見請　勅部一併酌議以弭盜源事臣竊
事垣中接得偏沅撫臣金廷獻一疏為再陳一得之愚實
增有益之夠等事奉有　旨這條陳亦說得有理著逐件
確議具奏該部知道之　旨當此水旱洊告師旅四征
之時兵餉維艱司農仰屋據撫臣所陳裁兵裁役似於節
省之理有當但損益難容輕議立法貴可實行接奉逐件
確議之　旨仰見　聖明軫念封疆至意臣請逐件

為　皇上陳之如屯衛一款除大江南北運糧用軍之
外其餘悉可裁併歸縣改軍為民使一體輸納繁費盡省
應聽部臣議覆通變而行之者也至所云裁兵備之標兵
與州縣之民壯則猶有可議矣夫兵備一官原為地方有
事而設順治七年會議理財已經裁去兵數現今所存無
幾而所屬失事仍照例降罰若復盡數裁去使其居平無
事則為有名無實之官屬城失守則從為法受過之例揆
之事理似難議革至於州縣民壯則城守庫獄逐捕盜賊
起解人犯護送銀鞘一切等萬不可已之差遣皆係焉順治
九年會議又經裁工食每名一月給銀五錢人數雖云仍
舊其實工食無多經制既定之後繁劇州縣公務蝟集尚
苦乏人使用豈得復議裁革且小盜者大盜之漸小盜竊
發立行擒捕亂源既靖嘯聚自絕方今正應州縣努力單

弱小盜不能速捕每致蔓延為患若止留民壯十名遇有
小盜青成何人一有微警必調官兵塘報哨探文移往復
動延旬日常失事機且以官兵逐捕小盜無功則有滋蔓
難圖之憂有功亦有玉石俱焚之患州縣應其騷擾懌於
請兵勢必隱匿盜情不肯輕報苟免目前貽禍後日釀釀
既久勢須大舉始則以節財而縱盜繼必以大勦而殃民
思為萬全之計似難議革且湖南已經大兵蕩勦指日可
期大定使標兵與民壯盡議裁革此後湖南兵道何以責
其彈壓湖南川縣何以望其輯寧必不能以無役之官責
以弭盜安民之事湖南一隅已屬難行推之天下事理不
異伏乞　勅部一併詳確議覆庶經制無更張之擾而
地方有恃以無恐矣

請嚴保舉疏順治十年　李森先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森先謹　題為進賢之關宜慎
保舉之典宜嚴仰祈　聖鑒洞察以杜倖進以端官方
事臣伏讀　詔旨京官三品以上皆得保舉深合古大
臣以人事君之義真盛典也臣竊謂宜公而不宜私宜慎
而不宜濫宜參諸盈廷之公論而不宜專憑一人之見聞
蓋保舉之法原不分內外但在廷諸臣品望人素所悉遐
方監司耳目何由周知此中保無有貪緣為私作超遷捷
徑者乎恐以　朝廷激揚之典而漸開人情面賄賂之
門臣不敢以此薄待諸臣亦不敢以此盡信諸臣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公
同會議令每人各出一議單明註賢否於各官名下彙收
進　呈以憑　聖明獨斷如果眾論僉同共稱大賢者
不妨破格擢用以風勵中外如有不肖穢品濫竽其中許

科道官指名糾參庶可以拔真材而絕倖竇方於盛典有光也行見大法小廉太平可以立致仰祈　聖鑒施行

　　因旱陳言順治十年

兵科左給事中臣陳調元謹　題為俯抒愚衷仰副聖問以省　天變以備採擇事竊惟天人相與之際甚為可畏行政得則降祥行政失則降災此人之動天也天心仁愛人君有失則以災譴告之不省則以怪異警之此天之動人也然根本之地在朝廷而挽回之責先人主方今春夏亢旱　聖主憂勤詔臣等各抒所見臣即愚陋敢不以臆見上陳竊念人君為天之子其統承之位天位也炳離照而居南面人君所以尊也昨者親簡諸臣正興朝以來式序之盛典亦一時僚采寰亹之機會也乃

　　天顏咫尺不在朝端而在內院臣竊以為褻甚願自今

行大事涖大衆當御　皇居以示朝廷體統之尊可焉人君之一出一入所以象天行也一言出則左史書之一行出則右史書之萬世永為法則臣近見　聖躬出入無常頻臨三院夫三院乃諸臣辨事之所非大君起居之所也雖古美事然何如便殿召對經筵講讀即終日臨幸愈光盛典不特此也出入不時儀衛不備以　祖宗之　聖躬保護之重可焉若兵者所遊幸出警入蹕以示　聖上詔訪時政有謀則就此自千以彰天討也近者閩楚用兵未息而盜賊遊魂尚存雖

　　聖上宵旰東南救民水火然在外之民力竭矣窮黔何輸輓在內之禁旅亦屢勞矣煩費何支應而蓋造之土木方興僧衆之供養太盛臣願　皇上酌緩急量修

儉省無益之耗費以養有用之甲士可焉若刑者所以申天威也刑獄關天下之命誠有如　聖詔所云伸冤疏滯一時而保全者幾千萬人　詔出之際臣民歡呼真帝王泣罪解網之仁然　聖思不可屢邀而審斷當有定期如應結者限期速結應釋者限期即釋此當定著為令按期具奏發落時時遵行可焉抑臣尤有說者從來明良相遇號曰泰交而同寅協恭是在和衷當今　聖勵精圖治求言如渴此正天地泰交之期而諸臣寅亮天地調燮陰陽滿與漢和衷漢與滿和衷語云和氣致祥古有六事責而甘霖降三言善而熒惑消合舉朝之精神感動天心而天不可回者無是理也

　　恤民二要順治十年

刑科給事中臣趙進美謹　題為敬陳恤民之要廣

皇仁以協　天心事竊惟王政莫大於恤民而百姓之待澤於上者莫切於刑賦近改折清獄屢奉　恩諭海內已瞻仰　聖慈臣更有勿兢之識以進者如錢糧正課絲粒皆關有司考成誰肯為民受過近見江南冊報奉

　　旨革職提問諸臣皆以官役欺挪借盡國累民法所當嚴也但恐新選有司不體　朝廷德意功名念重轉相效尤遂以催科為急追呼敲扑急如星火奸役猾書愈得因勢逞威閭閻小民畏吏如虎徒見徵求日急行軸日空豈能仰達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乎臣乞

勅下該部嚴飭有司設法勸諭鼓舞樂輸上完　國計下不病民并將革庄諸臣仗欺挪借遠支諸弊據由明出曉諭頒布各省務使窮鄉下邑昭然知

　　朝廷別弊釐奸之大法有司不敢藉口暴徵撫字之政寓於催科庶

皇仁下究殘黎不至重困矣若獄訟所以伸冤抑而平民情也問官身在地方雨暘造既備何難早行審結以免株連幽繫之苦乃閱各省按臣審明成招逐件　奏報疏內所載罪款去其初犯之時有經四年五年而案始定者若山東按臣馮右京欽奉

恩詔開釋張有成一疏中云事屬風影各命皆斃惟餘有成奄奄獄底已斃者不能起之九原見存者急當予以開釋遂奉有失入人罪各官著查明議處之　旨推之他省豈能盡無而各省所報正犯未經讞定先服冥誅者如劉廉玉沈一之類又纍纍見告夫正犯先斃既使　國憲未伸倘中有株連冤誣更屬無辜可憫臣乞　天語申飭各處撫按轉行問刑衙門自今歲遵　旨清理之後凡大小刑獄無論批發自理必速速勘結不得仍前淹遲致累民命按臣逐件成招疏內問

官呈詳必將初告北審駁審成招年月明明開列倘有沉滯太久者外之督撫得據以糾劾內之部科得據以參駁庶諸司上緊　功令民命不至草管於我　皇上好生之仁格　帝之誠非小補也

刑獄五款　順治十年　衛周祚

刑部左侍郎臣衛周祚謹　奏為欽遵　明綸俯陳愚忱事頃者　皇上下詔求言停刑減獄中外洽色蒼霖沛然此皆　堯舜如天好生之仁有感必應宜姦慝格化政簡刑清乃愚民作孽重棄跡至囹圄未能空虛縲紲猶然載道臣每錄對傷心慘目況臣忝司寇之席敢不仰體　皇上泣罪解網之心以佐平允之治謹就職掌列為五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清　欽件之法臣部

報部果係無干扳誣者即與放釋不必解部庶真賊不漏網而良善安枕矣一嚴誣告之律　京師四方雜處姦棍叢多挾制拏訛視為尋常訟獄繁興皆由若輩臣見舊案有告　御狀而又逃去者明係情虛懼罪即前日惡棍揚大用徼倖　寬典實邀非常之恩臣謂今後有此等姦棍宜實行誣告加等之律庶商賈皆得安生矣一廣贖錢之制臣查會典雜犯死罪與笞杖流徙皆有收贖之例蓋有祿人無祿人情可矜疑故立贖法以原情今贖錢之罪行於外者多情不可矜疑與行於內者少是四海邀　恩者衆而　華轂受法外之仁者鮮也且金作贖刑自堯舜時已然臣謂今後臣民有流徙等罪除大憝不貲外果情可矜疑者即准收贖勿徑遣發庶養億世之忠厚而風俗丕變矣一援八議之條

從來論過必先原功申洪尤在顧體況閒　國承家一時
從　龍之彥風雲蔚起有功在　社稷者有謀贊帷
幄者一概與倚輦論罪非法之平矣臣謂有人臣犯罪除
大惡不道外其餘得以八議原宥之條開列　上請實
所以崇　國體而尊　朝廷也以上五款臣在刑言刑
總之疏滯宣幽體窒失不輕之仁鋤惡遷善成刑期無刑
之化倘有可採祈　勅部議覆施行

刑律七款順治十年　龔鼎孳

刑部右侍郎臣龔鼎孳謹　題為遵　諭陳言乞
賜採擇以廣　皇仁以答　天眷事臣材質最為駑
下蒙　恩簡擢俾佐秋官奉三尺而不阿者臣之職致
盛治於刑措者臣之心頃值　皇上省躬求言甘霖立
應　天心　君德感召甚微顧事天以實不以文修

德以恆不以暫敬就職掌切要臚為七事　上聞仰冀
鑒裁少裨明允一定罪貴乎按律也治刑者之有律
猶制樂者之有鐘呂銖黍不容或差若舍律而弗遵非經
重任意人無所適從矣漢張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請自今申飭
諸司問擬大小獄情一依本等律文確議上　奏下得令
棄律例單坐罪名至於死徒諸大獄動關　聖慮尤宜
再三詳審使天下曉然於用法之意庶幾出入無失觀聽
不清一折獄貴乎得情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夫得情尚且哀矜豈有疑似揣摩可為定論者乎近如
楊大用等一案一經
未可遽置重典明矣請自今申飭獄情虛實諸司必再四
推詳其罪果虛則急為伸雪以燭覆盆其罪果實則確究

根因以垂戒紫勿持兩可之說務歸五聽之平情罪既真
自無究濫一司審之規宜定也十四司官滿漢並設原期
同心商酌共矚公平庶獄無適情官無瞻職近見大小獄
情回堂時多止有清字而無漢字在滿洲同堂諸臣虛公
共濟事事與臣等參詳然倉卒片言是非立判本末或未
及深晰底裏亦無從備查至於重大事情又多從清字翻
出漢字當其訊鞫之頃漢司官未必留心迨業案已成罪
名已定雖欲旁贊一語輒苦後時是何滿司官之獨勞而
漢司官之獨逸也請自今以後一切獄訟必先從滿漢司
官公同質訊各註明切口詞呈堂覆審發落既定或擬罪
或釋放臣等即將審過情節明註於口詞之內付司存案
以備日後稽查其有事關重大間從清字翻出者必仍引
律敘招臣等復加看語然後具　題事以斟酌而無訛牘

亦精詳而可守一決囚之制宜慎也按會典死罪臨決須
三次覆奏明白然後加刑又一款重囚三次覆奏舉仍請
駕帖下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請法司取死囚赴市又一
款赴市曹耦寬者俱令覆奏蓋罪雖應死尚宜轉慮其或
冤於生路盡絕之時曲加矜恤故周書垂服念之文唐制
著五覆之命凡以恤人命而重死刑也請參稽典制取決
重囚必仍從該科僉發　駕帖將應決人犯名姓逐一
註明其有情罪矢當者許科臣應時執奏
照例會集御史等官公同監決仍酌行覆奏之法以全萬
一之生庶讞者益務詳明死者可無遺憾至強盜土賊贓
證明確及當時見獲者照例即決外如賊迹未明招扳繆
繆涉於疑似有不妨再審之條稍示遲回期無枉抑一流
徙之法宜酌也笞杖徒流絞斬具在律文而流罪之中有

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分蓋就本犯原籍計道里之遠近為分發之輕重也查大清律開載有流無徙惟如來隱匿逃人一款有流徙遠近字樣業蒙　聖德浩蕩改從寬政　生矣近見　特恩免死同有流徙盛京地方者北固　皇上法外之仁亦罪人望外之幸然在　聖明曲垂三宥聞一行之以示解網之　殊恩則可為臣等明刑衛門持此以定人之罪業則非律之初意也且　盛京為　祖宗發祥之地卜年卜世億萬載王氣所首鍾一旦令罪人雜處其間豈鎮神區有礙結未舒之犀情非所以通　天庶也請自今以往除　聖裁外其餘臣民罪應下死刑一等者仍比照律文引律例遠成分別烟瘴邊遠附近等項一以罪人原籍為斷勿輕擬流徙　盛京庶律與罪符而太

和長在根本矣一詞訟之案宜清也法司衙門為　皇上秉持天憲京畿十四省獄情成取裁焉案牘至為煩冗非精心詳酌未易勝任也近見畿輔一帶凡有爭訟事涉滿洪關連者向刑部質成臣謂有司不許擅責以遵奉明旨而督撫者則　朝廷封疆之大吏且皆從龍之舊人也豈有身當節鉞之寄法行吏民之上而田野勃誶之細故一切不得與聞者乎請及今酌議事關滿洪兩造者除人命強盜等項重情照常赴部質審外其一應鈲戶小事該州縣應與解釋者即行解釋不能解釋者據實報督撫從公審明發落耳目既近何敢偏私往返不分無妨耕鑿蓋以舊人而治舊人至公也以大吏而代有司至慎也詳於重大而略於細小至平也此實為　國家崇大體非獨為臣部省繁訟而已一收賄之例宜行也周官

三赦幼弱老耄之人咸得減死律令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殺人應死者議擬奏　聞取自　上裁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也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又一款凡謀反及大逆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十五以下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蓋義盡仁至法若是其備也請及今申明有罪犯重大應坐家屬者即與分別老幼篤疾據實上請依律科斷於明罰飭法之內寓下車泣罪之仁臣奸既不漏於溝疎　天威亦不窮於旁及庶幾民重犯法而世臻吉康矣要之其本在我　皇上誠興廉教讓使天下無不靖之風俗道德齊禮使四海無不格之人心樽節愛養使衣食既足而民知禮義居敬行簡使吏張有漸而人凜紀綱則又微臣芹曝之愚願

觀　滿庶風動之效者也

仰佐祥刑疏順治十年

大理寺卿臣魏琯謹　奏為敬循職掌察照舊例仰佐祥刑之治事竊惟自古帝王莫不以慎罰敬獄為先稽古建官六卿分職各領一事法司獨設立三衙門蓋以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獨斷或以成偏師聽乃能曲盡庶不致一時偶誤貽日後之悔也我　皇上至仁性生親政以來刑獄尤為慎重屢再三即如天好生不是過矣臣職掌所關敢默默而處此嘗攷大理一官與部院職掌不同部院皆問刑衙門大理則取其所問者而平反之也載在會典與大理事宜除恤刑熙審奉有　明旨欽遵在案大略問刑衙門凡係成招奏　請者連人並卷送寺覆覈其情真無詞罪名合律者具奏如議施行如有罪不合律中間招情未明者依

律照駁再擬再問而月報有限照駁番異有貳寺押平允始行發落是持天下之平者部也執法糾正者院也辨理冤枉者大理也故決囚必差御史恤刑則遣寺官此其義固彰明較著者今大理雖備法司之末而平反二等向未申明臣承之斯任正值　皇上下詔清獄之時其會審者一次看議者不下數招矣看議者率出看語於己成之案會審者亦集衆目於俄頃之間書曰丕澈要囚朕念五六日至於旬時誠慎之也夫以成章累牘之案決疑信於片言兩造無稽之詞聽供招於紙上部擬誠無不明允之事臣則未盡了然於心此臣之所大懼也近見部覆有三法司均列看語者非設官立法之初意矣茲詳察典故恭請　聖裁凡奉

旨下三法司及至死罪者似當舉行舊典以備一王之大法也然臣猶有說焉久曠之典驟舉易駭言及番駁之例恐涉掣肘之疑更祈　天語申飭各矢虛公臣衙門不得苟舉生事部院無以異同為嫌共體　欽恤之心仰成刑措之盛．國法民生未必無小補也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請緩興作疏順治十年　周曾發

戶科給事中臣周曾發謹　題為災異疊見　都城興作萬宜暫緩仰體　上傳敬陳愚見事竊惟　皇上承乾首出四海為家自應創新　宮殿以壯　皇居為萬國瞻仰茲者肇建　乾清宮　皇上念財用而惜民力特出　內帑秋毫無妨百姓大小臣等誰曰不宜今五月間工部副理事官王秉仁有暫息土木之疏部議正在鳩工無庸更議已題覆奉　旨依議在案臣何敢復贅然

也況　皇上軫念民艱所在災荒錢糧悉行蠲免則入額已減楚粵滇黔正在用兵則出孔更多所恃者僅　天府之積而乃大發帑金臣不能不總總過計耳伏乞　聖明俯會暫緩俟來歲始議興工一以副　上天之仁愛一以寬　朝廷之物力留此金錢以待封疆萬一之需真修省之實事也臣初入班行不識忌諱冒昧瀆陳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皇清奏議卷七　　順治十一年　　魏裔介

褒錄幽忠疏順治十一年　奏為褒錄幽忠實　聖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奏為褒錄幽忠實　聖

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

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際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

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

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

流雖燁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

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

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殷室之

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

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

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紱

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

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綿竹

力疾苦戰若亡壺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閫

下全石可勒其貞松鎮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

於千載斯誠　上帝所矜憫　聖明所嘉嘆者也伏

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施設皆足駕軼

前代為憲後昆而昨奉

幽冥之生氣尤為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

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

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

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

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

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

欽命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

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蔡士英謹　奏為

漕政敝壞已極成法亟宜變通謬陳管見仰祈　睿鑒

勅下會議以濟飛輓事臣聞無百年不敝之法亦無敝而

不可變通之法譬之終歲之衣不補則破十年之屋不修

則壞況乎法立而弊生弊生而蠹積因循循至數百年猶不

知所變計其流將何底乎從古聖帝明王隨時制宜當因

者因當革者革未有坐視其極壞而不亟思所以補救之

術也臣蒙　皇上洪恩拔臣於諸臣之中畀以漕務重

寄受事以來食息起居不敢一刻即安晝夜行催各省糧

道徵米登厥無誤開兌今據各屬呈報應兌之米已盡儲

水次而受兌無船在在皆然夫米與船均為並亟之務使

有米無船恐何輸輓臣輾轉無計窮極思通惟有罷長運

以復轉運之一法長運流而弓年之積弊可剔疲丁之困苦可蘇此運復而運滯之阻害不滋掛欠之追呼不擾誠欲挽運而速杜欠為宂計無有出於此者若犯衆成法臣即智盡力竭止能曉夜撤催今各衙宻丁寥寥無幾每一僉運皮骨皆拈通年雖給官銀打造無如轉徙逃亡承受之人是以迄今造報無成此臣在江西所目擊者至於抵通逋欠臣查歷年積數幾三百餘萬石雖監追累累並未聞補償如額今日之功令何等森嚴豈諸臣不欲遵奉力行實窮於法敝已久無可如何耳窮則變變則通正此時漕事之謂也第變法之議駭人聽聞起人疑畏況事當創始布置不易臣亦何樂而為此特　朝廷既以重大之務責之於臣斷不敢相沿苟且貽誤公事但舍轉運一法別無神輸巧運之奇雖添設糧道多員亦僅能催徵糧米究之疲殘之軍丁不能使之盡充衛所也阻滯之漕船不能使之速歸水次也枯涸之河道不能使之通行無礙也狼狽至是而猶然膠柱鼓瑟將見流弊日甚一日而遲與欠亦日多一日是以萬分緊急之宗儲竟以無可如何聽之矣臣一片愚衷上為軍國計重大之務下為運丁紓積世之苦萬不得已而思變法非得已而好為新論也伏乞

勅下計部及諸大臣會議如果隔礙難行臣亦不敢謬執已見倘有可採使行之有當是則數百年積弊之漕政一旦而有起色庶幾不負　皇上委任之恩而臣亦得少圖報効於萬一耳臣請先言長運之害次晰轉運之利更詳條所以經理轉運之目不憚煩瑣敢為　皇上陳之

一曰長運久困之害考明朝之漕運法經五變始也海陸兼運繼而軍民遞運又繼而為改兌軍始獨任其長運矣從來經國者之論曰漕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若今之長運即所謂直達也在明朝除水平之後衛所軍丁既不用之荷戈故專用於輸輓謂稍寬民力習之既久遂若非此輩別無可以供任使者孰知困敝至於此也自我

朝定鼎無一人不被其澤獨此運丁未蒙雨露蓋今日之運丁愈非昔比其世業半侵於豪強久不可問矣夫以身無寸土立錐之人驅之領運踏江涉河經寒歷暑終年不得休息已屬堪憫至於造船尤為苦累每見遇一僉報遞之不啻湯火及拘挈承受而所給官銀又不足打船之費不得不先為重利借債惟計領糧以抵償之是未兌之日而即為盜賣折乾之計矣未已也起淺盤剥種種勒捎迨至抵通復苦積棍蠹役需索百端窮丁豈有黙金之

術莫不取足於糧米額糧安得而不掛欠此長運之一大害也且先時運弁皆土著世官與旗軍素相熟習凡選旗造船其間孰為堪運孰為不堪運得以預知去取今則部推守千領運矣平時漫無所知止憑積蠹書識上下其手富者索其重賄貧者困以力役逼年以來衛丁富者益貧而貧者日逃職此之故止餘奸軍劣弁鑽運代領以恣侵肥之計漕事安得不至於壞此長運之又一大害也前時依期開兌米一徼齊即催船先集故冬兌春開運重四空得無阻滯近來米已登廒片帆不至比及到次正當水漲之時江河疾流風濤迅怒重運多遭漂溺其間過淮過洪盤查放閘耽延時日未及抵通而早已霜降水合矣阻凍阻淺勢所必至更何術使其飛渡乎此又長運之一大害也諸如此弊萬緒千端臣特舉其三而漕已不勝其害是

即嚴刑重法莫之能挽蓋極於時之不得不變更窮於勢之不容不變也

一曰轉運當行之利夫長運所以致於敝者因江南浙江江西湖廣之地近者不下三四千里遠者至六七千里一往一還之間幾於萬數千里矣非窮年累月不能竣運夫道路遠則風濤之驚險與夫沙石之淺滯途次所必經歲月久則米穀之糜爛與夫盜賣之藏奸猶察所不及催督雖有文移不能與天時地利爭也鈞鉅雖有巧智不能為僻地蓄夜防也曰遲曰久弊自難搜耳今一易為轉運倣唐時劉晏之遺意江船不踰淮淮船不踰濟濟船不踰衛船直抵於京通遠者不過千餘里近者止六七百里月經行之地程遠皆所諳習自江發者識險阻自河行者避淤塞而遭風阻淺之患可無慮也為程既近遮為催輓分建淮濟德三處倉厥轉貯遮漕盡去長運之衛并衛丁一歸之於官交官運令江西浙江之米遠次捎近令歲限三番運淮江南之安池蘇松四府遠次較捎遠歲限四番運淮由淮倉用淮船短運至濟由濟而德而抵通皆可歲限四番也其江南江盛廣德等處九府一州之米遠次捎近令歲限三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歲亦皆可四番遮運限四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歲亦皆可四番遮運也前者催發後者踵至兌畢即開交畢即回如環無端十舟為紀十紀為綱十綱為總若珠之相貫若雁之相序遇淺則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開則合一綱之力軋之遇警則合一總之力禦之斷無阻險之虞並前後失幫之弊矣其應用船隻也各水次受兌江運之船仍用原衛所漕艘擇其中堅大者以充用彼淺底輕便者分泊內河如式改造以充短運或有未敷將現在各厥衛給發輕齎打造者補湊而分派之自無不足也其航工水手則官為雇募給以

彌月之間足以竣事水脈未達不先時而與之爭百川灌河不後時而待其凋敝冰守凍之苦可無慮也此固不期速而自速是則轉運之一大利也且運次既分時日有限沿途催押者迫不容其停泊盜賣何自而滋奸乎況未及數旬又復交盤驗數使有升合不足彼接運者斷不肯代人賠償掛欠更何自而積弊乎若此之程程有稽考節節有防閑固不杜欠而自無欠是則轉運之又一大利也凡淮以南各水次江運之船每歲以三四運為率冬底受兌便可開幫不致苦於凍淺計正月內外頭運即能到淮由是而再運三四運不過六七月而歲運可畢矣淮以北接兌短運之船二月河開以後舟楫可通內河可用牽挽每歲以四運為率計兩月一往還亦不過九月十月而額糧可盡抵於通矣一歲之間尚有數月餘閒以為修船休暇之地法似無善於此者此法行則漕運速而倉廒不虛疾靜之呼　天庾充而殘丁可免勾追之擾通行為永利者此也

一曰經理轉運之法在通盤打算原額漕糧四百萬石除湖廣運粵本色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作運粵軍糈及各處蠲荒改折共三十九萬八千石三斗零此係不起運者也即山東河南與江南之徐州額運六十五萬三千二百二十九石零原不過淮亦無阻滯仍照舊徑解通倉外在今所區畫者惟浙江江西江南三省過淮糧米二百七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八石二斗零斡端百生遲欠最甚在今為酌其遠近適中之處分建淮濟德三處倉厥轉貯遮漕盡去長運之衛并衛丁一歸之於官交官運令江西浙江之米遠次捎近令歲限三番運淮江南之安池蘇松四府遠次較捎遠歲限四番運淮由淮倉用淮船短運至濟由濟而德而抵通皆可歲限四番也其江南江盛廣德等處九府一州之米遠次捎近令歲限三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歲亦皆可四番遮運限四番運濟用濟船短運至德抵通歲亦皆可四番遮運也前者催發後者踵至兌畢即開交畢即回如環無端十舟為紀十紀為綱十綱為總若珠之相貫若雁之相序遇淺則合一紀之力助之遇開則合一綱之力軋之遇警則合一總之力禦之斷無阻險之虞並前後失幫之弊矣其應用船隻也各水次受兌江運之船仍用原衛所漕艘擇其中堅大者以充用彼淺底輕便者分泊內河如式改造以充短運或有未敷將現在各厥衛給發輕齎打造者補湊而分派之自無不足也其航工水手則官為雇募給以

工食就中用費亦於諸衛所減去不運之屯丁取其行月二糧以抵給之而更加通融裒益可矣蓋短運行則舊時長運額船可各減去三分之二船減而運丁亦減丁減而行月二糧亦減把總固皆可取之以資短運更不必作無船無餉之慮也但行月二糧舊時本少折多抑且折價每石不過三四五錢不等以致各處官丁常有偏枯之大臣必軫念漕政廢壞已久亦喜有此速運杜欠之一法或慮變法甚難更張不無費力第臣身任漕事自不得稍悍勞瘁苟有利於公家雖捐頂踵尚不敢惜又何愛乎心力也或又有礙者造船建廠不無借動輕齎雇募今再四思之矣目今各水次無船勢不得不動輕齎雇募今歲未畢明歲復需　朝廷之金錢浪擲而無有已時莫若且為更新雖目前少借動公帑然一勞永逸從此東南之額可歲歲不缺不特可免每年之雇募兼可杜將來之逋欠所損者少而所益者多所費者暫而所補者久也且轉運行撈駕交兌一歸於官則十三都司與各衛所守千等弁及衛經歷等衙門官役皆在可裁歲省煩費何若不第此也運丁既已不用則各衛所屯田俱當履畝清猶均照民田一例起科加增國課罷十數萬之屯丁使盡歸隴畝又何莫非　朝廷之生息也臣建此議自揣不大拂乎人心獨是內外管糧衙門之巨蠹以及京通二倉之積棍數百餘年來寢食於此疲軍積弁者一旦改為官運官交盡翻其窟穴而破其奸貪定侷為奸論危言朦朧作梗臣不憚以身為怨府惟望　皇上與在廷諸王大臣此然如山而不令其搖奪是則臣之幸亦　國計民生之幸也

謹陳攻守六要順治十一年　季開生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奏為水賊大肆猖獗謹陳攻守六要以佐殲勦事臣家江南泰興地濱江海水賊情形

頗能通曉故敢詳陳之臣近見邸抄松江頻有海警方深剥牀之憂昨得家信賊船數百餘艘於今正月初三日轉泊江壯登岸搶掠慘不可言臣邑及相近通州海門等處各城官兵見在晝夜嚴守竊惟此賊不除大江南北淮揚常鎮蘇松六郡能保堅堵哉今督撫以減賊自任請造巨艦賊至出洋拒戰賊遁循踪勦絶洵上策也臣奏報往復工作興舉難以計日艦一日未就賊一日不平沿水之民非耕作以輸賦稅即燒煮以供鹽課賊一日不退民一日不安故為今計有以守為戰之要有三一曰遠偵探二曰扼要害三曰備器械江海多警原於重地設總鎮要地設副參衝緊列守把則為正兵又有遊擊將遊兵四應則為奇兵茫茫大海中島嶼登眺目窮百里倘非時出哨望賊之有無多寡何以灼見

況賊舟必乘風而行因風卜其所向因潮卜其進退此偵探之力也賊舟巨不能泊岸必尋港路度其港路可進者重兵守之餘地分防邏守未登陸拒之即登陸必行散掠陸兵邀其情歸遊兵焚其船叟賊自片甲不返矣此扼要之效也短兵止可接戰若水陸隔越則全恃弓矢至犁其船叟須用炮石焚其蓬檣須用火器此器械宜備也三者具而賊猶不破未之有也其以散為勦之要有三一曰嚴海禁二曰杜接濟三曰密訊察賊之在海利在刼掠若無所獲自不能久惟商人船户出海與賊一為所獲即船其船人其人賊船且益多人且益衆矣則海禁可不嚴乎海不可耕賊有食而無食終難存衆惟網利奸民載米交易而賊遂得食足費賊以糧也則接濟可不杜訊察可不密乎能若是而賊猶高枕海邦弄戈江鄉者未之有也但今

知道欽此臣不知鄭成功家書中所言何事但就鄭芝龍奏疏詳細思之閩浙粤東各有督撫鎮將固守封疆粤中見有藩王征勦浙江見有大兵坐鎮文武將吏各有責成鄭成功如果實心就撫但當解甲投戈遵守法度勉圖報効凡地方兵馬機宜悉聽督撫調度何得妄以閩粤為己任又何得冀望　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氣傲志高心雄膽大要挾顯然跋扈貌為歸順而實懷二心以臣愚見斷之將來更為東南大患者必鄭成功也從前飄泊海島脚根不定今得盤據於漳泉惠潮之間用我土地養彼人民用我錢糧練彼精銳以養成其氣候將來求索糧餉擾害地方迫脅官吏目無法紀日强日驕何所不至稍不遂意乘機構會借口挑激頻逞逆謀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竊恐督撫平日失於隄防倉猝何以制勝萬一變生不測水

陸並進不但福建瓦裂即廣東浙江江南亦有剥膚之禍矣古語云受降如受敵固當推心置腹以待人尤當厲兵秣馬以應變況鄭成功悖逆驕悍情節顯然無可疑惑欲杜後患急須預防如果臣言不謬伏望　皇上密諭浙閩督臣劉清泰會同撫臣佟國器同心合力製器練兵其沿海水師船隻責成撫臣蕭起元周國佐實修實練切不可因鄭成功已經受撫心生懈怠更不可顯露張皇走漏消息以致鄭成功揣摹疑畏反側不安務要審機觀變駕馭得宜制人而不制於人庶東南安而天下舉安矣大利大害所關不敢隱諱據實密陳仰祈　聖鑒

嚴貪吏以肅官方疏順治十一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直陳州縣致貪之由仰懇　聖明嚴飭以肅吏治事臣惟自古帝王享太平之福並無他術止有愛民一道愛民之道亦無他術止有州縣得人一法今貪官污吏遍天下雖有參劾不過十分之一其他弊端較之明季更甚然其受病蓋有由也臣請為我　皇上陳之州縣職兼教養文官也昔有單騎赴任者有止攜妻孥者我　朝廷定鼎之初地方始歸版圖故舊人上任多帶披甲之人以防叛逆蓋權也非制也今海內一家文武分途各有職掌不知此風何以滿漢效尤一選州縣招家丁買馬匹以及弓箭器械什物之類無一不備富者變產貧者借債且攜親友延幕客家眷多者百餘人少者六七十人既到地方人口之衣食馬匹之草料所需已不貲矣其過往之鋪陳遊客之應酬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日用之累不得不貪者也到任之後即查逃人舊例除科臣晉淑載督捕既設專官一疏已經定議不敢再陳外竊思籍沒非良法也嘗按律例籍沒止以處叛逆而強盜已不預焉獨逃窩一罪例竟

北京圖書館藏

則備賀禮題投保薦則備謝禮陞轉去任則備別禮以州縣之大小分禮物之多寡以饋送之厚薄定官評之賢否夫以區區州縣有十數員如狼如虎之上司坐操其長短黜陟而吞噬之一年多者數十少亦不下數百其僚友之交際親朋之候問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事奉上官之累不得不貪者也最可異者無恥上司吏在收禮之外發價令州縣置辦土產臨邊則使買騾馬貂狐腹裏則使買紗羅紬緞既自備價何地無商何商無貨而必票行州縣耶州縣不敢收上司之價土物原價一並繳送而上司猶颺言於人曰我原給價平買也是與盜賊何異其差官之需索衙役之使費尚不與焉不取之民而取之誰乎此應承上司之累不得不貪者也一州縣也內顧之苦累如彼上司之侵奪如此欲其不貪欲其愛民不可得

也伏乞　天語嚴飭天下州縣恪盡職掌專以養民教民為事如有仍蹈前習者察出嚴定處分並飭上司職居方伯連帥位在古諸侯之上爵高祿厚體尊名榮勿徒垂涎州縣擾物當以開代清廉名臣自待為疆為百官養廉恥則大臣法小臣自廉州縣不患不得人而太平可日望矣

罷籍沒定逃窩疏順治十一年

兵部督捕右侍郎臣魏琯謹　奏為籍沒非良法聖朝之令典逃窩有當定之罪名祈立經久之法以便遵守事臣十載法官復蒙　皇上簡用今職捕盜審逃是其專任到任之後即查逃人舊例除科臣晉淑載督捕既設專官一疏已經定議不敢再陳外竊思籍沒非良法也嘗按律例籍沒止以處叛逆而強盜已不預焉獨逃窩一罪例竟

魏琯

籍沒行之數年而未改豈竊逃之罪遂重於强盜乎即竊盜之律知情分贓者與盜同罪而止其不知情與知情而不分贓者仍輕重有等乃初犯再犯之逃人罪鞭一百而竊主則行籍沒何逃者反輕而竊者反重乎非法之平也抑以初時見逃人之多故設法不得不嚴耳今且十一年於茲其民之死於法死於牽連者幾數千百家而究治愈力逃者愈多此其故何也蓋今日之逃人與初時異初時人自　盛京而來誰無父母妻子之思而為之家者見骨肉乍歸誰無天性難割之情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隱逃者為真逃竊者為真竊即至犯法籍沒彼亦心服而無怨也今則不然自投充之門開而所逃不皆東人自放假之事行而逃者不盡私往甚有逃人乘機而詐害本主通同以居奇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是逃者未必皆真逃竊者未必皆真

皆真竊也夫亦思今日率土之民莫非　朝廷之赤子今日籍一家則閭閻少一家明日沒一人則版圖少一人又復至再至三或一人而株連數家因而捨貧擇富或一事而騷動通邑致民間重足而吞聲問官嵩目而棘手初之不使於民者漸且不使於國臣故謂籍沒非良法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今欲訟獄衰息莫如除籍沒之法欲除籍沒之法須先定逃竊之罪前臣部覆左侍郎周亂疏內其第三次竊家議責四十板罰銀二十兩入官如無銀本身入官奉有　俞旨夫逃人則有再三竊家何分彼此豈　皇上不忍於第三次之竊家獨忍於初次再次者乎則一視同仁諒亦　聖心所軫念也伏乞　勅下罷籍沒之令定逃竊之法務期平允刊入條例使臣等知所遵守後世奠為法程其關於　國本民生匪細故矣

敬陳民困疏順治十一年

龔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感誦　皇仁敬陳民困仰乞　勅部亟議拯救之策以固根本之圖事臣恭聆　詔諭拳拳以民生不安為念而引咎責躬布赦罪宥過之令一時聞者無不感泣古帝王下車解網澤及天下率由是道也顧有罪之官民尚得均沾優渥而無辜之赤子何忍坐視死亡即如　畿輔之民圈佔以後田廬蕩然年來水澇頻仍道殣相望近以逃人衆多立法不得不嚴而有司奉行未善使轉徙者竟無所歸督臣李蔭祖繪圖入告　皇上已惻然動心今聞山東一帶流民復千百成羣攜男挈女蜡聚河干望救無門逃生無路當此嚴風密霰墮指裂膚之時此輩衣不掩脛食不充

腹流離溝壑甘心待死而不忍遽為盜賊此　皇上之良民實可憫也或其中有愚蠢無知不肯束手就斃一旦良民化為亂民即發兵剪除亦非難事究其所自止為無衣之食致之耳　皇上於刑獄重罪再三詳慎顧今此顛連無告之人為良民而求生不得為亂民而速死無名當亦　皇心之所痛惜者矣伏祈　勅下戶部滿漢諸臣悉心區畫或廣集　廷議各抒所見務令見在饑寒之民何以置之生全各處流移之衆何以獲所依歸其招撫流民與窩隱逃人之法兩相妨礙者何以變通盡善必使有司無畏罪之念然後百姓有可生之塗必使富民無牽累之憂然後窮民有手援之望救焚拯弱爭在須臾恐文移往返戶籍稽查終不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側聞

恩詔從前窩隱未結之罪咸荷

寬恩民間已曠

然甦息而竊慮向後之奉行尚煩　皇衷之矜恤既可
概宥之於犯罪之後又何難稍慎之於議罪之初傳曰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康眞民生為
久安長治之計者是在　皇仁一推廣聞耳至於地方
有司招撫流移必須明立賞罰分別大小中州縣為三等
各安插若干過額者作為優敘不及格者作何創懲勿僅
僅以紀錄罰俸定功罪而好義之紳矜百姓亦須廣開功
名之路鼓其樂趨之心此又在計臣詳晰條列務使畫一
遵守者也

再陳民困疏順治十一年　龔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遵
奏事臣於本月十七日具有感誦　皇仁敬陳民困一
疏奉　旨龔鼎孳身為言官果有確見即當明白指陳

這本請廣集廷議各抒所見爾之所見何不先言著確實
明白速奏該衙門知道欽此仰見　皇上虛懷詢訪不
遺芻蕘之至意臣敢不以所見先言之竊思百姓之流離
總由於道府有司撫綏之無術蓋其平日精神盡用之於
詞訟徵比及一切不急之務原未嘗有愛養小民之真心
而又無良法以稽查進入徒將流亡失所之民盡行驅逐
以故顛連轉徙日積日多臣謂流民之與逃人易相混雜
者以其散處而便於作奸也今若令所到之地有司即擇
空閑公所及寬厰寺院數處將流民盡數屯聚其中擇該
地方員役之謹練者分董其事編列姓名一如保甲隊伍
之制令其互相認識互為稽查不許零星四散或東或西
使民間既不便容留而有司亦難施約束如其安置得當
仍倣京師五城賑粥之例地方官每日親至其處詳悉經

理既動之以周恤之惠又怵之以連坐之條誰無人心甘
為容隱是則於賑濟流民之中並寓稽察進人之法道府
有司奉行有效即為破格陞遷此一策也近畿流民既無
所歸總進往山東河南一帶而山東河南皆有興屯道廳
基布於州縣之間合無即令隨在招集亦倣保甲隊伍之
制令其自為村落自相保聚仍量給屯本以資農具如此
則把家失業之衆皆可化為耕田鑿井之民而招撫流移
與開墾荒田合為一事正農政之大者果能安插得法道
德亦被格陞遷此一策也顧賑給之費盡取之於公家則
物力有時而絀臣思必大破常格鼓舞樂輸乃為有濟合
無明立賞格各地方紳士商民有好義急公者或銀或米
隨數輸之於官銀至數千兩米至數千石者作何錄用其
或以千計及數百數十計者俱作何分別敘錄該部詳為

條列畫一通行務使人人踴躍爭趨恐後而樂輸之外一
切收養安插之事悉聽官為綜理紳士毫不與聞如此則
有收恤之實無收恤之累此又一策也以上臣之所見不
過一得之愚未必施行盡善故欲廣集　廷議共商長策
擇其至當者而從之無非仰體我　皇上愛民之心有
加無已不敢執一己之見而負如傷若保之　仁也謹
據實回奏統祈　覽宥施行

再陳未盡微忱疏順治十一年　朱徽

吏科都給事中臣朱徽謹　奏為再陳未盡微忱仰祈
　聖鑒裁擇事臣前疏謂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宜講求設
施者誠以當今遇　神武開天之主值　國運鼎新之
時凡立政用人一舉一動必須酌古之制準今之宜自歷
代相沿因革損益其間果有聖作明述纖悉具備為必不

可易之規亦有法久弊生前後積弛為必不可變之習也臣又聞之立國須措紀綱為政務持體要紀綱者法令之樞也如網在綱故有條而不亂體要者庶務之原也如衣挈領故被服而咸宜無紀綱則法令徒為具文無體要則庶務益見叢脞今　肇毅之下功令有所不行士庶之間風俗日以凋敝胥吏肥衣錦與官紳而比肩市儈設穽陷良善而擇肉殺人莫問臺臣為之令宪剥掠公行禁城因而弛析此脫漏於紀綱之弊也陳平不對錢穀以為各有主者丙吉道逢牛喘弗問路旁鬬傷何況一日萬幾豈可漫無體要至人臣有聞必告是非取舍斷自宸衷必其果可施行方付主者覆奏今徒以調答示優容察議為故事　聖意猶冀可採部議概置寢停空多題覆之煩適滋票擬之擾此不明乎體要之弊也諸葛亮之

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蓋黜陟為國家之大權臧否乃人心之公論當陟而黜深慮賢能之淪沉以臧為否便令是非之舛謬只如甄別督撫一舉輒致佟養量抗辯不休若狥其所陳則於勸懲之大典有礙若漫無可否又與確議之　明綸未孚竊恐將來內外計典督撫糾參言官論列其為奏揆必更多端人思故尤成何政體此異同之迹所當泯也國家有官守以專考成有言責以廣議論　皇上總攬萬幾兼收羣策或從滿議或從漢議要取至當用協於中在廷罔能仰承相視緘默至有一事會議決旬未休片言可裁竟日不決若仍涉及時政指摘官方則必騰辯逞辭得勝始快以故在位率多依阿言路罕聞勁直是　聖旨何其虛懷臣下反甚堅拒此仕議之除所當釐也臣請自今以後法

不必太繁惟紀綱明則臣庶肅事不必過瑣惟體要握則主權尊黜陟臧否一本虛公自無異同之迹官守言責總盡職掌何有任議之嫌此四者皆大經大法之樞機而國家治亂所從判也故敢竭愚誠再詳言之伏惟　飭諭

皇清奏議卷八

更定八旗兵制疏　順治十一年　林起龍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　勅查會典舊例更定八旗兵制以重萬世富強之本事論語曰足食足兵夫食足則富兵足則強足食之策臣於京倉積貯一疏略陳之矣臣請復以足兵之說進伏乞　皇上採擇焉我

太祖　大宗練成一旅雄師遺我　皇上掃蕩寇氛削除叛逆勢如摧枯拉朽三年間統一海內歷觀史冊伊古以來得天下之速之易未有如我　皇上者豈非兵勁無敵於天下哉但臣聞兵在　盛京地方素稱沃野一京師有餉而窮細究其故蓋以　盛京無餉而富今至切柴草魚肉菜蔬價值不昂莊頭部落曾無逃扔是以人不以兵為苦今天下一家止有征調更番迭出往返動輒

萬里馬匹十損八九且南方卑濕軍裝器械無不潰爛滿洲不作生理專靠地土而地薄路遠聲遣水旱兼之新投莊頭不能養主反來索糧少加督責攜家而逃日用非錢不行物價騰貴數倍所得月餉有限而軍器什物棚仗馬匹無一不係自備兵安得不窮乎臣思明兵止出一身而馬匹器械俱取之於官今滿兵一人出征部落有帶六七人者有帶三四人者馬匹多者四五匹少者二三匹而馬匹器械事事備之於己明時分撥天下之兵以防邊我

朝獨靠八旗之兵鎮天下於之時地勢逸迫異甘苦懸殊似宜變通臣查會典開載馬政有京營馬匹各邊馬匹家丁馬匹巡捕馬匹值差馬匹軍餘馬匹諸款開載軍裝有號衣胖襖袴鞋布花雨帽氈衫諸款開載軍器有盔甲弓箭弦條刀鎗弩銃旗牌鞍帶撒袋鞍轡鞭子諸款開載

草料有明智等坊伍場草束太倉黑豆諸款以上舊例無一不用給兵今十年來外而九邊未聞奏討馬價關支軍器軍裝而三大營四衛營插刀紅盔圍于手大漢將軍裹九門外七門　皇城四門紅鋪諸色軍丁軍器馬匹草料俱已裁革各項錢糧豁免在民乎徵解在部乎不以給兵支用何處乎今凡事俱查會典獨八旗舊兵為　朝廷禁旅壯鎮九邊南撫萬方者也定守舊制不查會典何與伏乞　皇上俯念創天下者此兵守天下者亦此兵已居漢國難拘滿例隨地制宜因時立法仍以天下原設給兵錢糧查照會典通給八旗兵丁則人強馬壯兵精器足益增　九重之威靈吏壯六師之聲勢悚動萬國之聽聞消弭四海之窺伺久出遠征可無賠累之苦列戍分屯永絕搆釁之艱一舉而衆善得矣然明例有不可盡拘者

官買馬匹侵尅多端瘦損不堪騎操徒費户部一項草料錢糧造解器械冒破不一粗惡不堪使用徒費工部一項匠役錢糧且徵本色累民最深合無將馬匹草料軍器軍裝各項錢糧照數折徵估定價值或一年給兵一次或三年給兵一次或遇出征之時給兵一次使自喂馬匹自製器械既無冒破之弊兼省工匠之費此又事之極便者臣儒生也本不知兵但聞語曰兵勢則罷人怨則變揣時度勢私憂過慮冒陳若此如果可採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通查會典確議詳覆更定八旗兵制以重戡亂定禍之本萬世富強之業永遠無虞矣

分鎮海口疏　林德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林德馨謹　奏為分鎮臣以控海口移快船以練水師濟濟西北咽喉鞏固東南半壁事竊

照　國家財賦多取給於江廣吳越而朝野血脈尤關通於京鎮瓜儀近乃以海上遊魂敢於蹂躪內地既爾出沒無忌未免驚阻商聚總以海口要害之地無控扼之勝策一任海寇出沒而莫之制也為今計者急議移鎮固矣而設防尤所必須業經科臣連章陳奏見在部議然備艦建牙臣計得一愚敢為我　皇上陳之查明季舊例江寧稱為留都設文武操江文則選之九卿督撫武則取之公侯世勳置有兵馬船隻以討軍實而防叵測誠重之也我　朝定鼎為省官方之費議撤安撫乃移操江於上游樂見太平遠弛海防於不講致滋蠢迹突興恣肆狂逞雖經小創未即安瀾則修艦飭師綢繆宻容刻緩乎然防勦之機權必得壯猷之宿帥舉之旗下恐於水戰未嫻再議攝兼又恐鞭長不及伏見江宻設有提督武臣二員統轄

滿漢官兵如阿克善管效忠者皆平日飲馬江干橫槊水渚大將之選無出其右者且操下兵丁多知水性與其駐劄省城秣厲有待何如分飭海口以禦不虞況兵係見兵無煩招募地皆汛地不謂越庖再　勅操撫駐節鎮江商確機宜協同調度至於舟楫之需臣更查得江宻馬快船向以備進貢時鮮及獻解織造等用今皆奉　旨蠲節見在六十餘隻灣泊江濱且船皆完整無論柁篷器具無不畢備即一切舟子工食並可不待周章又皆提督兵丁所熟識者計莫便於此惟　綸綍之一頒將澄清之立見於此臣更有請焉狼圖二山之設原以堵禦江口而今賊去不知賊來無備用茲紈綍徒損　國威宜即令分鎮督臣選用親信標下及智勇能幹之官具題充補乘潮出汛盡地分防懸之以賞罰之格其誰不鼓厲以圖功名

於是而尚有闌入之海寇臣不信矣

請嚴因循積習疏

刑科給事中臣林雲京謹　奏為因循積習已甚上下朦朧已極務在責實舉行用嚴稽核事我　皇上勵精圖治嘉與臣民更始滌海內外無不共慶昇平矣然而奸宄未盡屏息太平尚未全覩者其故何哉　朝廷雖有善政臣下奉行不力因循之弊一朝難破也如各省協濟之秦餉積欠至七十餘萬　幾北數年之沉獄各府計三百案因循已久雖屢奉　嚴旨猶曰額數之繁多卷案之稠疊須定其限期矣至如　輦轂之下臺臣被殺已數閱月地方責守等官未見從重處分　帝畿行刼亦幾閱月甚至迫近　皇城後門被刼未見設法嚴捕養寇如此何異養癰　帝城如此又何怪在外者之上下相蒙

彼此交諉乎錢法之壞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禁私鑄不用廢錢雖職官亦屢奉申飭或一月之間暫止而旋行或一年之內數止而數行是禁革奉為故事何嘗銳意剔弊使徹底澄清哉按差停止在外百凡振頓全付撫臣兼理迄今停差將及一年百司之網紀作何振肅吏治之清濁作何激揚未見詳具入　告即有一二章奏指陳賢否亦不過沿習本來舊規豈撫臣而兼代巡之任止可如是塞責乎且按臣撤回者既無舉薦撫臣以病乞休者又游移觀望迨甄別大定之後新膺程赴任動輒數月兩年以來貪廉不分利弊無稽其中貽誤何可言哉因循之弊一至於此揆度所由上下朦朧　朝廷無所稽核故也臣以為以上各款責有專司自今伊始宜重為申嚴務破積習以臻實效其責在地方官者

在內　勅五城行糾在外　勅督撫行糾責在各督撫者　勅部臣行糾內以文到日為始刻期具報以憑稽核其有附會不以聞並　上聞不實者治以欺罔之罪務在必行庶膏肓之疾一朝可破太平未有不立覩也

請嚴賑濟揩延疏

工科給事中臣翁自涵謹　奏為賑濟實沐　皇仁稽延及滋民累懇祈　天語嚴催速竣以安畿輔事頃者天災流行民生疾苦

皇上惻隱為懷恩先畿輔特遣滿漢大臣十六員齎帑金二十四萬兩分道賑濟已經逾月　兗舜憂民如此海宇聞風感泣何獨八府窮民世世焚頂乃臣更有請者八府道里有遠近不同州縣有大小互異戶部雖經題明第斟酌銀數多寡尚未及勒

期報竣也臣謂民不失時則生計自遂官不擾民則民生自安方今南畝告急之時前此饑寒孑遺皆勉強借貸牛種盡力耕作一聞　朝廷有賑濟大典勢必懸鋤以待究竟賑銀少而窮民多速給猶可資生遲發便須守候窮民既苦盤費又妨農功得少損多反成累擾且大臣所至供億最繁夫馬糧料勢在不免問之官則有司何術點金派之民則災黎益深吸髓苦復日延一日恐有窮民未霑實惠而守令既苦於應接里甲更苦於推欵者以　聖主愛民之心奉行未善不幾反致厲民耶乞　皇上亟勅該部查照道里遠近州縣大小嚴催速竣大縣不得過兩日小縣不得過一日滿漢大臣務須先時榜示輕騎親臨為我　皇上早沛一日之恩即百姓早蘇一日之命為各地方多省一日之費即大臣多造一日之福庶幾輔

安而天下舉安也況大臣為　朝廷股肱六曹職業豈容久曠哌滯乎竣時亮　天工又諸臣所當夙夜自矢者耳如果臣言不諮仰乞　聖鑒採擇施行

朱紱

謀吏懲貪疏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朱紱謹　題為謀吏宜嚴衆蕩懲貪務期確覈併陳糾參詳訊之法兼杜卸脫贓私之端以清吏治事竊惟親民之官莫如守令綜覈守令之貪廉而視為勸懲者莫要於督撫之舉劾使舉一人而衙良莫不知勉劾一人而墨吏莫不回心則吏治豈有不清者無柰積習相蒙激勸罔效其故蓋有由然舊例有司考滿給由與督撫舉薦考語率用四六駢詞稱贊無實賢否易淆前年曾經御史臣李敬題請申飭而直省相沿未能盡革似宜更　勅督撫令後凡有舉薦必就各郡縣行過事件如

兵馬錢糧刑罰防禦開荒撫流清弊剔蠹從實開列數項務俾一覽瞭然有據庶可上　告以行彰瘅且令司道揭報不敢偏狥扶同屬吏聞風無由營私請託此課吏之最大者也至於貪官污吏不時糾參輒奉　旨該督撫提問宜乎贓款確證究擬具奏夫以督撫糾參即行督撫提問無不了然應時速結無疑情亦無滯牘矣乃率有延擱訊無不了然應時速結無疑情亦無滯牘矣乃率有延久不結即贓私百千或云被害原未招承或云銜蠹公行攏派及至過　赦不過免罪追贓所以糾劾雖多而貪風全不知警且輒有跪門漬援妄干

督撫糾參互相質訊如督臣所糾者撫臣先行提審撫臣所糾者督臣先行提審勘後會稿具奏下至司道府廳凡係開送揭報之官不得承問凡係向來承問之官不與駁審必另批別道別廳從公究擬其直省地方務

前量遠近依期速完不得遷延幾倖　恩赦且滋囑託等弊如此庶不至於先重而後輕彼枉而此縱其與原參待也則情真罪當固非執成見而失於刻深其與原參異也則矜原末減亦非違初心而依狥情面矣若夫有名衙蠹多為本官代認瞞數者意以為犯官罪難以瓦全而衙蠹則改名換劄希圖復進舞文弄法故態愈狡今　恩詔一款凡貪官衙蠹俱在不赦則凡熱審減等之例衙蠹不得擬援即擬徒擬流俱著本身充當不許納續則必不敢輕為犯官代認而貪吏脫卸衙蠹之計亦有所不行貪墨之風庶幾永息矣

酌議開銷三楚兵餉疏　祖澤遠

欽命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祖澤遠謹　題為大兵供

億浩繁殘黎膏血已盡伏乞　俯賜矜悼酌議開銷事竊照黔逆不盡數勤大兵一應軍需責之小民措辦者蓋不一而足矣即臣莅楚以來亦已三見雖百姓負痛輸將臣見其骨盡皮穿已大有不忍見聞者然向日大兵喂馬之期不過二十日或一月而止今盔南靖寇大將軍臣陳泰奉　旨駐荊休息未可以月日計也其供億之繁備辦之苦需用之久催通之難有數倍於前者諸如糧料草束小民猝辦為艱猶有正項開銷可以償其勞苦若大兵各馬共計二萬五百餘匹需用槽鍘各以四千餘計鍋隻以三千餘計搭馬蓬木植以二萬餘計割青草以代乾草割草夫役運草水手合算以七千餘計再如炊爨柴薪日需二千六百餘至收糟煮料尤有不可以數計者且往日供應諸物不過民間借用一時今駐養日多必件件精堅始可以久用所費不貲勢不得不派之各屬各屬又不得不累之小民而貪官汚吏奸里猾役乘機濫浸以一破十不累之小民莫敢控訴民之苦已非一日而害亦非一端良愚弱小民苦痛也夫楚非無事之地也兵火頻仍災荒疊見連年勤兵重煩供應今以久駐之兵事事皆取足於水火兵荒百死一生之殘孑臣以為不獨骨盡皮穿吏復神枯而髓竭矣臣所不忍想　皇上更有所不忍也雖然責之民既不忍見其搶地呼天之狀責之官又難得其鬼輸神運之能臣再四思維不得已檄令各屬一面動支正項措辦解用以期無誤雖此項從無開銷正項之例然臣仰體　皇上愛民德意亦無例可援想此番供億較與喂馬二十日及一月者不同他省亦不得援以為例也諸項數目冗雜不敢煩瀆　聖聽除備造清冊咨送戶部并固山額真臣季思哈兵馬駐長自有經略輔臣洪承疇支應報開外臣謹據具題伏乞　皇上憐疊經供應之民不堪再派寬臣冒昧請　命之罪　勅部酌議開銷庶軍需不致重累小民而錢糧亦有歸著矣

再請開銷疏　祖澤遠

欽差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祖澤遠謹　題為難敵已竭之髓別無挪補之方情迫再呼懇祈　鑒允事竊照楚地干戈未靖疊罹災荒額賦不敷搜括殆盡且元氣受傷而休息無日較之他省真時勢不同而情形迥異望施捨外之　恩難拘一定之例者此也如今春盔南靖寇大將軍臣陳奉統兵駐荊一應糧餉草料俱先期儲備而鍋桶刀槽搭蓬攔馬及逐日柴薪割青夫船之類不敢少

後其催辦轉運之艱盡悉之前疏矣凡此皆臣與道府廳州縣殫心籌畫而發之官者咸額設錢糧出之民者係應完賦稅未便開銷臣豈不知但臣任中已三見大兵經臨而數目繁多往來接踵未有甚於此者且師行無期又不可以月日計矣即以剖青而言以草抵草照例銷算無容他議而不知僱覓船隻幫貼人夫且有船碎夫逃復加拘補而酷日驚濤中夫役之僵道路而葬魚腹者又比比然若斯困苦臣又不敢瑣褻　上聞也令部議以前項向無開銷成例俱欲臣設法酌量隨時支給題覆奉　旨移咨到臣矣因思部臣守國之經恐金錢充額外之費一定章程不容少為同異獨不知果有別項可挪別法可設臣必舉為搜括斷不敢冒瀆　宸聽矣必欲遵守部議臣亦有何良策抵補如許錢糧自然責成州縣自然取足

小民恐髓枯待斃之黎不堪復以軍需加派也是賊未勦而民先困矣況目前支持原屬勉強倘一開不准開銷之信縱有好義急公不肯嚙瘡剜肉此後之接濟源源宜不可虞耶倘或追呼迫索史有不忍言者播傳苛勒之名釀成渙散之勢臣實有所不敢也身荷封疆重寄情急心切緣此不避狂悖復向　聖明籲控伏乞　皇上俯念楚省不同他省子遺僅有皮毛沛破格之　深仁蘇欲絕之民力籽鍋桶刀樽柴薪等項不拘見在之例特允開銷庶涸殘免額外之徵而輸將可敉困苦沐　隆恩之渥而竟戴益堅矣

張嘉

重名器疏

江南巡監察御史臣張嘉謹　奏為名器不可濫假黜臣不宜復進請　旨罷斥處分以肅班聯以清重地事竊

是非者天下之公論舉錯者　朝廷之大權故進賢退不肖則賢者得以彙征而不肖者亦甘罪屏跡未有身蒙棄逐復鑽營求進溫膺爵祿而靦顏居是位者臣於弘文院掌典籍事編修金元禎不能不駭異焉元禎昔與臣同官始巡按河南繼巡按蘇松貪鄙佥邪穢聲大著百爾在位無不舉為笑談即長安士民亦無不衆口交斥順治八年甄別御史已奉　旨革職為元禎者即宜悔過潛踪甘心恬退乃復百計圖謀必欲身躋榮顯遂改頭換面溫叨典籍編修之職無論密勿重地不可容此宵小然以革職之官死灰復燃投之　圖典斷無此例夫以督撫糾參之官亦有得還原職者然必完璧無瑕故爾錄用若元禎顯然硯革可以改官別授則凡以監司革職者可別為知府同知革職者可別為推官知縣也事關一人之榮辱者

思往事竭力防護則名振之寇何得再行猖獗乃觀撫臣
疏中有云大海汪洋茫然無際忽彼忽此賊無定向以此
責臣是吳地之被寇可歸咎於浙且可歸咎於閩等語臣
竊嘆撫臣不惟欲謝已往之責並欲弛將來之擔矣尚何
賴哉夫海之無涯戰關莫施者在外洋則然耳其近內者
潮汐不常淺沙膠舟彼無所用其攻我亦無所用其守其
從入之路必由海口而海口有數故分汛設防以專責成
如寇從閩之海口入則責成閩之封疆重臣寇從浙之海
口入則責成浙之封疆重臣今寇實從蘇松入口門戶失
守流毒內地撫臣身膺蘇松長城之寄而不任其責咎將
誰屬既往之事固已莫及而以後寇之入犯終莫有歸咎
之地則任封疆者一誤何堪再誤乎今名振全軍如鳥獸
散而眈眈之視不可嚮邇道路熟則計謀生膏從多則耳
目眾萬一踵至則撫臣必曰大海茫茫已先事言之矣封
疆復何恃哉伏乞　皇上嚴飭該撫於未雨之時預為
綢繆之計使咽喉重地不致擾亂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
東南幸甚海內幸甚

安插流移疏

兵科右給事中臣李祺謹　奏為安插流移兼清逃竄以
拯殘黎以廣　皇仁事竊思天災流行民不堪命棄家就
食勢所必然　皇上籲賑之仁窮簷徧沐而終不能止
其流徙者饑民眾多非趍食他方無以轉死為生耳近以
進入法嚴地方官不敢容留使鳩形鵠面之人傍徨道途
間欲住不得欲還不能有相率而就死地之苦直省督臣
李蔭祖流民轉徙堪憐一疏形容殊為迫切已奉有兩善
之計交部速議矣臣愚以為安插與窩逃法之寬嚴固有

可並行不悖者夫所謂逃人者不過三五成羣潛匿於親
戚之家及僻遠地境耳若攜妻子荷鋤竈驅牛驢而行如
平度川木城關一帶者乃倘有之事即問有攜婦女逃者
粧束可改其婦女之耳輪不可拖也似宜於流民之法稍
為變通令地方官嚴查牌甲詳造冊籍土著者為一冊流
寓者為一冊細察其姓名口數原籍某州縣某里社人責
令投遞互結將冊報部倘中有夾帶事發之日罪坐互結
者地方官與土著者免議其被災地方亦令開造逃亡姓
名口數一併報部兩相照對如籍貫姓名或有異同非逃
即流自可按冊拘提查理是流民安插雖寬逃人稽察乃
愈嚴也且此法果行兼可盤詰盜賊使不能說名託足挾
查清戶冷不得巧脫丁徭不尤兩利乎又臣辦事垣中接
得沂鎮臧延齡揭帖內稱捉獲響賊六名帶馬九匹並弓
箭器械等物詰問之皆係逃人則逃人原不專匿於土著
之家奈何偏以累流徙之衆使無罪而就死地乎夫使
朝廷數萬赤子填於溝壑固謂可憫即挺杖走險捋腹
之輩殲滅亦易獨是此潢池蒹苻同歸於戮其初固煢煢
無告之黔黎也殺之不足為威思之終屬可憫
兗捕為心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今此數萬生靈駢首就死
諒　聖心之所不忍也然則寓寄逃於牌甲之中寬饑
民以收留之路或亦並行不悖之一道乎

謹陳民情疏

禮科給事中臣季開生謹　奏為因變陳言謹列民情慘
苦之狀事臣聞　上天仁愛人君因事示儆　聖主
善承　天意化災為祥臣辨事垣中日閱章奏入夏以
來屢聞河決昨又讀陝撫馬之光特報地震一疏壞城堡

傾廬舍斃人民墾慕烈矣夫地乃陰類其象為民地道主靜動則多山地之不靜得無民有不安乎民之不安豈非官之失職乎今　皇綸縻切臣工誰不洗心而親民尤在有司是宜急為提撕使共圖消弭謹臚其賊民召禍之事其端有十曰格

蠲逋饑必賑乃奉　詔旨　皇上軫念民瘼遇災必旨免折錢糧狼棍盡役表稟為奸道府得賄遲遲頒發州縣匿　詔仍然橫徵及血比已足然後奉行究竟官吏不吐絲毫百姓不沾涓滴此罔　上而害民者一也曰輕民命　皇上清問下民熱審方行繼以　恩恤乃橫暴有司假酷濟貪無所不至而最慘者惟取病呈一節試思罪當情真只該依律明處何至暗施毒計冤害無辜是必有大不便於官吏者故急斃之以滅口也此恣意而害民者二也曰縱豺虎佐武首領

不受呈詞律也啖其饋遺遂任其漁獵首佐既苞苴以飽己欲復重賄贖以飽堂官民誠不堪命矣此怙奸以害民者三也曰庇狐鼠吏胥無善類固也仗為爪牙因任其綠索書吏賣票謂之下種子皂快詐索謂之尋利錢試問一帖辦也三四人共之一差役也五六人副之乃至道府油牌星飛外邑州縣火票電掃窮鄉此黨役而害民者四也曰重耗赴天下財賦半出江南而江南火耗之重銀一兩加耗自一錢二錢有至五錢者蘇松地方白糧百石官耗至五十兩貴男鬻女敲骨擊髓慘酷獨甚　朝廷蠲錢糧何如州縣省羨餘乎至燕齊苦潦荊粵苦兵勉供正賦民力已艱徭役解辦為勞亦甚乃入多秤耗加一加兩出有扣減除二除三此出入交剝而為民害五也曰陰市易介壽搆釁古亦有之乃重納紳士之饋陰以事酬廣狥鄉

故之託中分其利致土著挾寵而毒鄉曲遊客沒利而剝小民上下交征而為民害六也曰喜株連事非叛逆罪止其身今則一盜之獲必令誣扳富厚一賊之追必令漫及親知是盜止盜一家捕盜者反為盜於一邑賊止十百追贓者且濫贓百千捕胥因之而私拷旁燒可勝言哉其為民害者七也曰安怠荒夫狀詞宜速提速結所以寢鞫正所以惜民也乃或杯酒是事淫佚是耽案牘不親而急務深究慫歸沉擱防閑不固而主文家隸得以交通故雖

欽件之大動隔年月不聞結奏而下此可知矣　朝廷設官分任亦何為哉其為民害八也曰失彈壓彈壓有司在於藩臬果其清慎勵己公勤率屬孰敢不從無奈狥於情面染於饋遺縱惡憎一移是非易向有奸不舉是縱屬以剝民者也其害九曰漫糾彈糾不職在於督撫誠能察

之遣謁核其政績人豈難知無奈借司道品題遂為成案委託非類賢否混淆舉劾不當民害亦何由除也其害十凡此者其置民墊溺甚於決河傾民室廬殺民軀命甚於地震不可不急為修省者也

京倉積貯疏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遠講京倉積貯之法以圖久遠事臣惟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從來裕國之道積貯為先而積貯之法在先事經畫未雨綢繆補天道之缺修人事之窮斯存恤有資拯救有備水旱不能為災若講之無素儲之不早一遇天災流行地利無所出人力無所施賑濟則國用不敷蠲免則軍餉又缺以致流離相屬盜賊蜂起而意外之虞不一而足矣我

湯武受　皇天之付托父母斯民幅幀若是其廣兆庶若是其衆時和年豐在小民固盡心竭力以輸正供若遇有偏災救荒無策何地何人不望　朝廷之賑恤即京師之地數百萬軍民臣庶何一不仰賴　朝廷之給予以為存活而京倉所貯無論九年六年欲求三年之蓄而不得言念及此可為寒心伏乞　皇上勑下司國計諸臣悉心籌畫何者為處常之道何者為傑變之方何者是目前苟且之圖何者是百世不拔之策從長計議加意撙節必三年餘一年之粟以實京倉或再於北省穀賤之地於正項錢糧中減十分之三四令民或麥或豆或小米高粱納充正餉除臨清德州二倉額設外本地修蓋倉囷隨時積貯行之久則內外所蓄自多蓄積多則無施不可如遇江南被災下荒則本色可折中荒則截留一年上荒則全留賑濟即將山東河南所積雜糧運至京師幫助京倉充給俸餉則每年不至專藉東南之運矣如遇江北被災即動所積雜糧下荒則出糶以濟之中荒則貸種以勑之上荒則開倉廩以賑之南糧仍得直達京師則緩急有恃不至臨時周章矣如遇　歲輔被災小荒內則俸糧預支外則徵收暫停大荒則或設飯廠於近地或發銀米以賑濟遠方待漕運抵通秋冬又自有備可無近渴遠汲之虞矣總之京倉有三年之蓄則南北可以通融遠近可以接濟內外可以挪移不然日度一日年用一年謀近不慮遠處常不思變豐年不貴穀粟萎之如泥沙凶歲倉儲空虛寶之如珠玉雖蠲免賑濟俱屬浩蕩　皇仁而查勘中報動經歲月吏胥豪猾因緣作奸澤不下究惠亦何補況民生國計胥當經畫在啾啾待哺之衆膜視固所不能而

有考覈已定一疏故不得不泣額於　君父之前等語夫夏玉之剖陳固因劉弘遇之奏辯而來然劉弘遇之奏辯實繼原任督臣佟養量之抗爭而起也一督倡首於前肆無忌憚故兩撫效尤於後刺刺不休此端一開將來兵部考核武職內察考核京官　朝覲考核外吏誰肯安心降革勢必羣啄爭鳴挾仇反噬無所不至黑白奚辨邪正顛倒將來　朝廷黜陟幽明進退官吏之事付託何人大法大綱關係最重臣所謂息紛爭以定　國是者此也　皇上因吏治未飭民生不安皆督撫狗縱之過特行考核澄汰不過數人重者止於降革若佟養量自宜實心供任耳　皇上優容大臣可謂至矣佟養量不思仰報　主恩乃以勦寇開荒督職一塵不染正己率屬仰報　主恩乃以勦寇開荒督撫本分之事何足言功今連篇累牘瑣瑣敘於封章之內以

自明其稱職至其所屬飭司陸元龍通同鎮將冒飾六萬餘兩侵養量既失檢救於前及劾參後反移咨户部欲留飾司再管一年即此一節其狗私壞法豈解任足以蔽其辜哉乃猶不安心待罪奮自怨艾竟敢飾非强辯使人盡效尤莫所底止臣所謂勵廉恥以正人心者此也伏乞

皇上天語嚴飭自今以後共勵官常各修職業咸福出自　一人是非還之公論庶　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天下正矣

皇清奏議卷八

陳史法以襄大典疏　順治十二年　湯斌

翰林國史院檢討臣湯斌謹　奏為遵　諭陳言謬條史法仰祈　睿鑒以襄大典事臣學識淺陋濫竽史館欽逢　皇上廣開言路　諭諸臣殫竭忠誠共圖補救臣敢不謬陳一得以備採擇臣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之衡定於萬世我　皇上御極初年　命史臣纂修明史誠有見於國可廢史不可滅大公至正比隆堯舜矣然臣聞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採臣愚竊以為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當時史臣不敢直書一也二百餘年英賢

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著或名止閭巷而至性可風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凡皆實錄所未備二也天文地理律歷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廣搜野乘如吾學編憲章錄大政紀通紀史料從信錄世法錄以及天下郡縣志並許參考則道法明而事辭備經緯錯綜瞭若指掌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傳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極一時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蒙旌錄自當照證史冊但明末寇氛既張蔓延潮數省或御命出疆或授職守土以至布衣巾櫛其間豈無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

而社稷成墟身名俱隕凡此皆宜責令各地方督撫確查詳　奏與范倪諸臣並列史書者也更有請者宋臣歐陽修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正三年而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列普顏不化等之議古今題之我　皇上應天順人救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俟蘇然元二年間亦有未達　天心徒抱片節砥礪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渾一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為心　渙發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如　天之度媿美前王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矣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順治十二年　魏裔介

兵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奏為興教化以正風俗事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奢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徒服色艷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燬生不為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掛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府州縣薄書敲扑視鄉約六諭之教為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蠹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搆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為僧違者坐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　國家收富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莊善懲惡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為故事則民皆有淳樸向化之思矣

直陳海寇釀禍之根疏順治十二年　龔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直發海寇釀禍之根密請　乾斷事海賊鄭成功負　皇上招徠之大恩旋撫旋叛今且攻破漳泉等郡聲勢猖獗奮螳臂以抗　王師幸　天討大張旦夕自當授首但釀禍之人不問則行間之賞罰不靈釀禍之根不除則內外之消息不斷臣不避嫌怨敢為　皇上密陳之浙閩總督劉清泰勦撫無能一籌莫展當固山金礪攻圍海澄時勢必在克清泰乃不能相度機宜同心撲滅致賊衆復肆狂逞禍成燎原其貽誤者一也及見事不可為遂以病請雖

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奢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徒服色艷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燬生不為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掛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府州縣薄書敲扑視鄉約六諭之教為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蠹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搆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為僧違者坐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

蒙　恩俞允而新督未至自宜仍駐僊州控制險要乃

力田而　國家收富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莊善懲惡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為故事則民皆有淳樸向化之思矣

直陳海寇釀禍之根疏順治十二年　龔鼎孳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直發海寇釀禍之根密請　乾斷事海賊鄭成功負　皇上招徠之大恩旋撫旋叛今且攻破漳泉等郡聲勢猖獗奮螳臂以抗　王師幸　天討大張旦夕自當授首但釀禍之人不問則行間之賞罰不靈釀禍之根不除則內外之消息不斷臣不避嫌怨敢為　皇上密陳之浙閩總督劉清泰勦撫無能一籌莫展當固山金礪攻圍海澄時勢必在克清泰乃不能相度機宜同心撲滅致賊衆復肆狂逞禍成燎原其貽誤者一也及見事不可為遂以病請雖

蒙　恩俞允而新督未至自宜仍駐僊州控制險要乃來裝返櫂早踰杭州以西近閩其本章軍政料理文移與平時無異則非不起之病可知借口息肩獨以憂遺君父其貽誤者二也此臣所謂釀禍之人　皇上宜亟賜處分以飭勵行間者也同安侯鄭芝龍蒙　朝廷豢養之異數自古未有初猶謂借其榜樣勸導來歸今十年於茲桀驁彌甚芝龍僕從諸人往來不絕家信頻通既不能訓子革心又不肯束身待罪出入寢嚴子弄兵於海壻父高枕於都下行路之人知其不可　殿陛密邇　皇上縱念投誠之勞不忍即置於法然其一切起居動靜何可不倍加防閑倘用兵之際虛實或為所窺封疆之憂近在肘腋此臣所謂釀禍之根　皇上宜早為留意以肅清內外者也

敬抒管見五條順治十二年　葉舟

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臣葉舟謹　奏為遵　諭陳言事臣伏請　上傳令在京七品以上文武滿漢官員凡掌職之內詳切敷陳以資採用務要各抒所見毋得泛浮空言雷同塞責欽此臣敢不就職掌所關敬抒管見為　我　皇上陳之

一曰清冒占之兵冗兵不裁則糜餉冒占不去則耗兵今鎮將以下各營之兵多者千餘少者亦不下數百豈人人盡皆勁卒足供騰驤之用乎臣查十年六月內臣部前任尚書王永吉奏為欽奉　上傳等事一疏內議兵制當核請　飭各督撫將境內官兵通盤打算某鎮銜險防兵當厚某營平緩戍卒宜裁各督撫亦漸次舉行增減待宜獨是逃亡缺額老弱冒占之兵畢竟糜餉仍開報無幾即歲有季報不過虛應故事未嘗實力奉行是止核其額外可省之兵而未核其額內不實之兵兵益少而力益單不幾以裁兵而反受兵少之害乎臣以為宜嚴　飭各督撫實心查核近者親自收閱遠者轉撥才能兵巡道查閱務期營無弱兵兵無虛餉有不實者該督撫題參重治庶體統明則不處庶措查嚴而冒濫杜永收驍勇之用矣

一曰公舉劾之典賞善罰惡二者不可偏廢若賞重罰輕武夫悍卒益驕橫而不可制臣近見軍政一典　本朝十年以來方始舉行及查督撫開報各冊八法處分大小武職幾三百四十餘員內止總兵二員副將二員參將遊擊亦不過三十員其他皆都守千總而已即此三十餘員鎮將又大半係解任裁缺緣事陞任之人其現任謫處者寥寥數員點綴了事不盡皆大貪大惡也豈其餘鎮將參

生員百姓與鎮將何與而聽其凌辱肆其科派道府州縣不敢過而一問其強橫尚可言哉臣以為宜嚴飭鎮將等官不許欺弱士民凌制有司并申明文武不相統轄之義有肆害科派者有司申報督撫題參重治庶體統明則不受制驕橫之氣可漸消矣

一曰塞規避之路文職京官告病查驗明白准其回籍病痊起用外官則徑准休致無病痊起用之例所以杜規避也今武職忽而稱病督撫代題解任忽而病痊督撫又具疏請補移咨求用矣豈非值多事之時則託病以謝責遇事平之後復僥倖以圖榮乎又督撫提鎮一遇陞轉多題請營將帶赴新任不曰效用需人則曰臂指得力設使新任果屬嚴疆猶不妨借才以供驅使倘或趨逸避勞去若就甘不適以滋倖竇乎交將　公朝拜恩私室至非分

也二者皆規避之路不可以不塞
一曰嚴劾用之選臣衙門舊有奉　旨設上本辦事堂候聽差等官上本辦事人等為數無幾或由科目或係劾勞俱在衙門供事惟差官一途額糧百名以供奉差押解投文護送之用舊日多有無賴積棍冒充其中一經奉差衙州撞府如虎如狼多騎越站騷擾驛遞無所不至前此壞事被革或飽颺而去者往往有之業查十一年三月奉　旨斟酌考用投以守備職銜臣思武進士方選守備武舉止選千總外委各官銜鋒破敵非有紀錄不准題補今以白丁劾用數年而即得四品職官終覺未當且此輩奔走之日多習學弓馬韜略之日少一旦授以汎防要地人缺未必相宜臣以為過有差官缺出宜選用一科二科武舉彼出身科目必知自愛身名以之奉差自能守法再

定以劾勞年限滿日分別等第考補各項守備其以前劾用差官或念其奔走日久不便遽為裁革必嚴加查覈果素無過犯又復諳練弓馬韜略者方准照例考用庶官與人相稱而劾用一途不致滋匪人之弊矣至於各督撫題補之例亦所以鼓勵武臣一端又不可不容焉嚴疆督撫所恃以鼓舞麾下憤勇成功者以有爵賞動之也臣查十年內經略輔臣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　旨請自今用兵地方督撫過有題補查覈人地相當有功可錄不妨酌量准從其他平定之處不以為例庶幾軍心踴躍可以收得人之效矣以上各款皆臣職掌所關故敢詳切敷陳惟　皇上採擇焉

整頓邊圉疏　順治十二年　陳應泰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太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臣陳應泰謹　奏為遵　諭敬陳整頓邊圉之誤并拯救兵民之要仰祈　睿鑒採擇事欽惟我　皇上軫念疆宇水旱頻仍干戈未靖惻然有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因而　下詔求言博詢化理冀犀策之中或有一當以仰佐　廟謨甚盛意也臣以駑鈍叨任封疆敢不以身親實歷聞見最真之事上副　清問而如以浮蔓雷同之言苟且塞責則臣誼所萬不敢出者謹就地方目前情形將邊圉之預當整頓兵民之亟宜拯救者臚為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議修邊備以固封疆夫居安慮危自古識之而思患預防往訓所戒臣惟山右為　神京右臂三關鼎峙營衛星羅西界河而北界蒙古蓋樺林樓子等堡一河之外與套

中外一家邊烽無警而腹裏州縣率多伏莽竊發之寇則當事者往往重內而輕外然天下之事每生於人之所忽目前之見為不必經意者政長慮却顧之士所當孜孜日夜而圖者也蓋邊垣起自東路北樓接紫荊而西訖於偏頭河保延袤八百餘里其間崇墉疊嶂限以內外金城千里之勢查明季歲有修邊之舉所需工匠皆取給於本省州縣衛所民壯班軍每年不下萬餘兩班輪流一半赴邊修工一半留各州縣衛所為城守防禦之用自我　朝削平海宇其民壯班軍悉議裁省工食月糧改解充餉是以十數年來邊垣並未大修加以連歲巨雨如注水浸坍塌以致崇墉漸圮雖邊方之官稍有捐葺而力小工繁終無補於頹廢況營路之兵比之原額裁而又裁減而又減當此承平之日臣竊緦緦然不能無隱憂焉臣思民壯班軍

既已酌裁驟難議復工食月糧既已充餉不便議留合無
仰請　勅下沿邊道將於邊垣緊要之處查有圮壞者
每年督率所部兵丁酌量帶修兵丁於月糧之外量加工
犒以示鼓舞其工犒之資即自出地方官倡捐并紳矜好
義樂輸統俟年終容臣查勘如果道將能修整邊垣并紳
士尚義急公者即據實題敘紀錄獎勵如若怠玩不修及
騷擾生事者臣亦據實指名參處如此則邊垣已頹者有
修整之期而未頹者無復圮之患至於兵丁責成道將就
見在之額汰其老弱募補精壯時加訓練馬匹已經臣
題請奉有　俞旨動支錢糧見在買補以實營伍外所
有沿邊一帶盔甲砲火器械亦應責成該道將不時查驗
如有朽鈍銹溢不堪者即行呈報詳請修整以期實用與
夫邊口之盤詰內外之隄防尤當時時加防於以翠嚴疆

而安重地誠今日不可不亟加之意也

勅部酌議除本府之兵勦本府之
一酌恤征兵以鼓敵愾夫師行糧從勢所必需而行糧支
給原分主客客兵准給行糧主兵不准支給蓋以本地之
兵防勦本地之寇而言也若夫出征於數千百里之外勞
不能裹糧以相從而兵又不可枵腹以之來者勢也支食
之來而扣其應得之餉以致各兵家口啾啾者似非體恤
之情也合無仰請
勅部酌議除本府之兵勦本府之
寇仍作主兵不支行糧外倘勦別府之寇悉以客兵論或
照客兵例一體支給行糧或照出征兵丁除月餉外量給
安家之口糧惟二者之間酌行其一則各兵出有宿飽之
資入無內顧之慮洵軍中鼓舞之微權所關匪渺小也
一清核荒亡以裕國賦臣惟錢糧為軍國大計目今司農
仰屋邊餉呼庾則凡可以裕國而足用者不可不於田賦

戶口亟為講求也臣以為其道有二一在於清查奸詭之
輩以熟地而捏報荒田以見丁而捏作逃戶勢惡影射逋
賦為奸一在於清查賠累之民地真荒也而今熟地包糧
丁真亡也而今見丁包額窮簷拖累日就凋疲蓋三晉之
民連遭冰雹疊受寇殘逃亡最多而廬舍邱墟土田荒廢
匪伊朝夕矣使從前地方官果能加意清理與民休息元
氣當可漸復而孰知竊有不然者臣自涖任以來據州縣
申詳士民控告或地荒丁亡或河漂水塌或王田屯荒或
加增戰故每於出兵之處暫給支客兵食米而至回兵之
日算其支過之米扣其應得月餉以抵還此皆因不設行
糧之故也惟是各營戰兵月餉不過一兩五錢即給本兵
一人當此米珠薪桂猶不足以自供況有父母妻子俯仰
待饔者乎是各兵在平時之贍養固難矣及至出征不設

行糧借支食米事完除餉則各兵冒鋒鏑於戰陣之間効
奔命於霜露之地苦辛萬狀歸師之日見父母妻子不能
沒半菽之飽其何以鼓戰士之氣也哉如臣前遣省城官
兵往平陽協勦積年巨寇張五等賊往返二千餘里歷經
數月並無行糧臣目擊兵之疾苦情狀并據各兵之紛紛
泣訴何敢默默臣愚以為本府之兵勦本府之寇往往千里動經累月則
兵論也若本府之兵勦他府之寇往往千里動經累月則
當以客兵論也何也晉中幅幀遼闊各屬之地遠者距省
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兼之山勢崎嶇跋涉往返之數何
啻倍之夫勦寇於千里之外而猶為主兵則各兵實有難
為情者矣況山藪餘孽飄忽靡恆閩警疾馳朽腹不可以
戰其不得不借支隨地容兵無主者臣恐其閒奸豪蠹里
欺隱朦報隨嚴批藩司確勘查核正在駁行未據詳覆而

今又奉有户部題請　俞旨清理地土人丁各省責成
右布政使遵行在案則是清欺隱之地丁以裕國儲去真
正之荒亡以甦民命全於右轄一官是賴臣請嚴其考成
以別功罪明其賞罰以示勸懲如本官不瞻徇情面不私
受苞苴果能清出欺隱地丁若干除去真正荒亡若干以
仰副荒田逃戶濫派包賠一切嚴行禁革之　諭旨則
本官應優叙紀錄倘若瞻徇朦混者經臣查出參奏重加
處分如此則尺地之民悉供正賦僻壤遐陬悉去重累而
井閭受吏生之福　國計民生大有攸賴矣且不特此也
腯完糧州縣分數畢竟早完欠糧州縣分數到底拖欠非
欠糧州縣之官盡皆怠玩不肯催徵盡不愛功名甘於參
罰也蓋緣地土有實荒無人丁有實逃斃徒存紙上之原

額難為無米之炊亦付之無可柰何惟將真正之荒亡一
除則熟地見丁徵輸易於足額有司畏參罰之嚴未有不
竭蹶急公而軍需京運源源相繼盛有拖欠後時者也
一選練鄉兵以弭寇盜清查奸宄為首務況山右崇巒疊
嶂綿亘深邃田少山多易為盤藪而且西距秦省南連豫
壤東接畿郡則別省接壤之賊每多流來山谷飄忽出沒
竊發堪虞然賊不敢窺犯於有兵之地而率突逞於無兵
之所迨至聞警調發兵至則竄匿無踪兵回又剽掠如故
臣受　命以來深為此慮遂請發滿漢官兵前往平陽
入山搜勦以期大創為一勞而永盛幸今渠魁張五已經
授首而賊黨勦撫甚多第竄奔之餘不無遺孽而山川綿
亘鄰省外寇又不能保其不來則凡州縣弭盜安民以為
善後計者洵不可不深長慮也臣愚以為專責成州縣印

捕官做古寓兵於農之意隨其村噇大小數厥壯丁各省責成
保甲擇其中有素行端莊才力服衆者為之鄉長以統之
無事之時聽鄉長約束清查奸宄一遇賊寇猝至村噇鄉
長則統率鄉勇合力擇衆一家有事衆家救之一甲有事
衆甲救之一村有事附近衆村救之如能保全村噇擇衆
盜賊印官將為首領功之酌量獎賞以示鼓勵如或疎
虞觀望致有失事印官亦量行連坐定法分別責儆以戒
將來若其過小寇也鄉兵之力能制之鄉長惟統率鄉勇
擒獲即時送縣審理倘其過大寇也非鄉兵之力能制之
鄉長則統率鄉勇一面合力捍禦一面飛馳報官發兵勦
捕如是無事之時既可以清盤窩詰奸究有警之際又可
以禦盜寇保村莊雖有竊逞之徒亦無所施矛矢之狡矣
古云衆志成城家自為守則行保甲以寓鄉兵誠弭盜安
民之良法也以上四條俱於地方兵民之事不敢不據
實直陳伏乞　聖鑒

敬陳兵民之困疏略治十二年　杜　洽

禮科給事中臣杜洽謹　奏為敬陳兵民之困宜施補救
之方仰希　睿照以備採擇事竊以民為邦本本固則
邦寧至養兵設防又以保邦而衛民也臣於兵民疾苦雖
不能縷陳謹以耳目之所及並商旅之所傳說痛心疾首
可堪出涕者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撥補之地租不可不清也臣聞　畿內被圈地土率
皆於各處州縣衛所撥補抵還柰懷土常物之大情多無
往彼耕種者不過租給本人以應賦稅以竊餘潤耳向因
各官自護其民視北民若秦越而胥里遂舞弊於其間有
有册而無地者有有地而無名者租錢多寡咸顛倒於里

胥之手以硪地而索上租以沃壤而出下租至相訟於官北民之強者肆行詐宮有索至數倍數家者本地之強者故為久持有致其質衣行乞投河拄樹者甚至彼此謀害牽連人民打殘肢體凌虐婦女者臣祈　皇上勅部嚴查限三日內速造清冊三本以部印鈐蓋部存一本兩地各發一本如冊有不清被人告發官參吏究以示懲創其地畝仍造上中下三等部定租額以免分爭庶兩地之民相安矣

一曰防兵之利弊不可不詳也臣聞兵有月糧衣食所資不肖將領每設法扣除使健兒短氣又恐諸軍怨望則濫設駐防以賞所失兵丁明窺其意援害自不必言是以適遥河上醉飽是圖甚至有折房供爨割田代匈捉市人為僕役淫良家為嬉笑者是兵受將之害而民又受兵之害

聞見者莫不傷心也如山東高苑因謝阡之亂設有防兵及其遊魂久冷二年之後始得撤還如直隸雄縣因南北之衝設有防兵今豁食各村桑麥俱倒雞犬一空臣祈

皇上勅查省撫鎮查有敢虐短軍糧者許將士五相告訐以軍法議其後仍令有事而設防者勿近民居勿擾民食其無事而設防者所兵歸其伍吏治其民庶兵民可以休息矣

一曰商竈之苦累不可不恤也臣聞行鹽之商有益國課故向來鹽運各官每待之以禮以示優勸近來貪風日熾視鹽笑為刺數視商人為魚肉即有富商或立借貸名色暫充通欠其實並不償還其商之曾著則淡奪百端因拘痛打是以竈進民間不事舊業此鹽課之所由虧也至竈戶居斥鹵之地編民之最苦者也酸風烈日拮据灘場又

故也官之所收者銀也而迫民之所用者錢也其所好哄雖蚩蚩豈不喻其意乎且用銀既多錢自減價如是而欲錢法通行錢數相準無怪乎痛策而不前疾呼而莫應也臣祈　皇上勅行該直督各項錢糧必收十分之三以為官俸軍糧公費工食之用一兩止收一千不許毫有加減至各關稅銀亦收十分之五使北上糧船帶交戶部既以助京師鼓鑄之不足復以驗各省鼓鑄之美惡官民兵商悉如一體庶錢可流通矣

大道永計疏順治十二年　　陳之遴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臣陳之遴謹　奏為敬陳大道永計仰請　上裁以恤滿洲兵民事竊惟滿洲兵民實為國家根本年來窮苦日甚關係非小但富強霸術利害相參賑濟　恩施久遠雖恃臣謹以大道永計為　皇

上陳之
一曰修舉農功昔周代良法寓兵於農　本朝計丁受
田兵馬器械皆從此出其制實與周合乃連年饑饉徧野
荒蕪雖屬天災流行亦由人功怠惰應請　皇上急擇
每旗才幹大臣一員并詣綠農事通曉水利官二三員將
本旗地土逐處躬親巡閱招集土民講求濱川何處當修
積水何法放出中間地防決口一一審詳預備淫霖兼防
亢旱算工估費　勅下所司速措錢糧佃戶量幫人力
又時修築恨日告戒雖所費必多實係一勞永逸豐年必
然厚獲凶歲亦不大荒此乃務本之道也
一曰寬恤兵力天下經制漢兵歲費錢糧不下一千餘萬
乃守多不固戰多不克一有警急輒勞滿旅遠涉或數千
里長征一二年出兵之時買馬置器措費甚難凱還之日

馬倒器壞又須買補滿兵月糧幾何堪此重費應請
皇上嚴飭各督撫提鎮將所統轄將士悉照滿洲兵法訓
練精強如有棄城逃陣亦照滿例行法若失事重大文武
大吏俱依律治罪如此則人知警畏自然力戰固守滿兵
可以養威省力力省則財足財足則兵精果有強寇大敵
一出立可掃除不至久征多費矣
一曰節省財用大凡多費則貧少費則富治國治家總是
一理滿洲兵民素稱樸實非有驕奢但吉凶諸事或循例
相沿或用情過厚不無多費致窘請　皇上稽古酌今
裁情就禮將滿洲兵民諸事制為典例務從儉約如吉慶
宴會幣物毋過豐華敬禮神祇祭享毋傾家業送終致孝
珍貴毋多焚化其餘可以類推仍須深加曉諭除其習見
月有所節歲有所省目前可免窘迫積欠自能豐饒非惟
足兵實理兼亦治世遠猷也以上三策臣學識迂疎所見
淺近如有可採仰乞　皇上裁定施行

敬陳吏治四事疏順治十二年　梁清標

吏部右侍郎兼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臣梁清標謹　奏為
欽奉　諭旨敬抒所見仰祈　鑒裁事臣愚陋無似
叨　皇上拔置佐銓夙夜圖維莫由報稱恭遇　上
諭求言仰見我　皇上求治盛心不遺芻蕘臣敢不俯竭
愚忱仰佐萬一竊念臣銜門職在用人謹就職掌敷陳有
四惟　皇上採擇焉
一崇守令之任民生休戚全關守令漢世特重其官如龔
遂黃霸卓茂諸人治績表著或假以便宜寬其文法或置
書褒美賜爵通侯是以古今吏治漢為獨盛今體統凌替
文法拘牽有司力疲於趨承心怵於功令稍失上官之意

訶斥頻加兵馬往來橫遭侵辱即有賢者欲興一利除一
害動多掣肘何怪職業不修治平寡效耶臣謂欲課實功
必先一體統請　勅下督撫隆其禮文或豪強有凌侮
把持者得以申請究治四體寬然庶可展布又察明初有
到任須知一書內列規條三十一則綱目森然皆切民事
例於銓除之日分受選官使知所遵守其後漸靡不行有
司且茫然不識職守為何事矣今其書具在亦宜重加訂
刻照例分發道按法守上下交修懋賞以鼓備良重罰以
儆墮竊其誰不自勉於吏治乎
一重清華之選　皇上宏開言路以裒盛治責言官既
重則選授不可不詳在外推知中經舉卓異治行高等者
自當優與清華乃俸深序及往往陞轉部曹一遇掣盭及
值考選則平平無過者不得不一概行取非所以獎廉能

慎名器也察職掌內舊有部郎改授之例　本朝亦屢行之況其人近在目前才品人所共知臣愚謂宜照舊例除臣部外五部郎中員外主事過考選時許各部堂官遴選品行端方中慷讜直者咨送臣部與卓異推知一體考授科道等官斯臺垣濟濟才賢不致有沉抑之嘆矣

一嚴功過之衡厲世之推存乎黜陟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所責乎權衡也今止循資俸按籍陞遷雖殊才異能與庸碌等激勸無憑治效曷覩臣請於選功二司設紀功紀過二簿令督撫察所屬各官任內完賦墾荒獲盜清獄凡地方應行事宜有能舉一政者即開實蹟報部詳註於冊除不肖官員具疏糾參外其有過可指者亦是報部註冊臣部於陞遷時考其政蹟多寡定人才短長上者優擢次者平陞下者左遷在內部寺等衙門亦各將所屬功過不

時咨送一同詳註推陞分別之法亦如之如是則循名責實人才競奮矣

一復徵聘之典圖治必先得人臣鄭尤需耆碩蓋光成國之典型而大賢者天下之望也漢唐宋元明歷代皆行徵聘燦然可考況　皇上勵精圖治遠邁古昔豈無一二名賢足當安車蒲輪之禮備霖雨舟楫之用者乎前奉

恩詔山林隱逸現行旌舉然大賢原不數見督撫止具文臣請　勅下九卿公舉數人不論舊紳隱士務求

虛公真知有大儒碩德學問經濟海內繫望者方許會同

舉奏　　皇上禮聘至京詢以治道如所舉不謬即破常格待之以重四方之觀瞻收考求之實用亦　盛世致治所宜先也至於屏浮議核成功任賢人而勿疑信　詔令而勿變是在　乾斷獨操何患積弊不除哉

請明是非以清治源疏慎治十二年　高辛亂

刑科都給事中臣高辛亂謹　奏為請明是非之實以清治源事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我　皇上親政以來屢次求言言官未敢以是非爭辯是非未明亦諫者之氣短也　皇上曰瞻顧回疑畏臣實瞻顧疑畏矣而猶有臣之罪仍求言愈切臣若不言臣罪不益滋甚乎謹就國體所關者先列三款一用人是非一賞罰是非罔昧為　皇上陳之問一用人也去年　皇上所甄別京官外轉者俱以道府等官用部臣所甄別京官外轉者俱以封品用夫用人愈詮賢否一以外轉而榮一以外轉而辱特為　皇上所甄別外轉者為賢乎留內辦事者為賢乎外轉者反辦事者特道何等也將謂留內辦事者為賢乎外轉者反有以員外超陞司道是為處而優陞之也將為留內外轉者俱賢乎在內諸臣止挨俸陞遷反不如外轉逐恩且速此用人之是非實臣下奉行未善亦臣瞻顧疑畏不敢言之罪也同一萬衆瞻仰士也在外直省督撫應　詔薦舉者俱疑以親望降級用且有終年月遷速不用者臣不知書曰親望否也在內院諸臣薦舉者不言親望不言降級俱以原官用何內外輕重懸絕如此也更可異者以貪贓革職之李人龍因會元二字拔置中書夫士辰會元係

　　皇上親政首科尚且以文字外錯革去豈貪贓者可借口會元耶臣恐後來凡中會元者以會元為護身之符將無所不為矣即曾之　　皇上宥過之心降用亦為大幸臣超拔中書小人何也此薦舉之是非皆臣下奉行未善亦臣瞻顧疑畏不敢言之罪也十一年科臣林起龍參

何臣杨芳與一亲以科臣之言俱非矣獨是科臣祈通格
等冬芳與報政違限臣有不能解者通格等之言果非即
當治以涉虛之條若芳興不能盡是亦當議以薄罰請自
上裁何竟無是無非聊藏了局芳與難免議其如
皇上之法紀何其始公道何此賞罰之是非實臣下奉
行未善役時也在會議之列亦臣瞻顧疑畏不言之罪也
總之是非關乎國體源頭清白公道昭明富國強兵可徐
致也此臣區區愚忱伏乞　皇上詳察聖往飭來為臣
下奉行未善者之戒其有裨於久安長治者非淺鮮矣

敦陳定蜀之策疏順治十二年　李國英

四川巡撫臣李國英謹　奏為遵
　明綸仰見我　皇上焦勞萬方下
詢愚鄙雖古帝王勤求治平之略者在蘇民生之困而已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
致困之言而已今天下伏莽未靖尚繁有徒而徵兵轉餉
騷動數省大為民生困弊者莫甚於滇黔之賊蓋自張逆
西充投首之後餘黨敗遁嵐瘴滇南緣
　天討之久遁
致蝗臂之復逞猖獗於楚逵於粤竄於川雖屢經大
創而根株未剪
　皇上赫然震怒始命輔臣視師專辦
北定滿漢大兵雲集湖南以至兩廣三巴處處慮其豕突
處處有重兵兵多費廣糧餉不貲因一隅之地累數省之
民因未安之地勞已安之民使我之虎臣勁旅日暴露於
卑濕炎暑之鄉我之南畝丁男日奔逐於行糈居送之苦

數年范無寸效近蒙
　于疆場勝氣逐勝于壁壘正欲備陳管見稍贊
廟謨
況當此採納蒭蕘之際臣何敢不畢其一得之愚臣聞建
治平之略者在蘇民生之困而已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
致困之言而已今天下伏莽未靖尚繁有徒而徵兵轉餉
騷動數省大為民生困弊者莫甚於滇黔之賊蓋自張逆
西充投首之後餘黨敗遁嵐瘴滇南緣
　天討之久遁
致蝗臂之復逞猖獗於楚逵於粤竄於川雖屢經大
創而根株未剪
　皇上赫然震怒始命輔臣視師專辦
北定滿漢大兵雲集湖南以至兩廣三巴處處慮其豕突
處處有重兵兵多費廣糧餉不貲因一隅之地累數省之
民因未安之地勞已安之民使我之虎臣勁旅日暴露於
卑濕炎暑之鄉我之南畝丁男日奔逐於行糈居送之苦

利鈍功罪之念先入於中以致貽憂
　君父耳臣覩西
南之民苦賊虐焰不啻倒懸之迫且孫賊敗潰於湖南李
賊敗潰於廣東其勢漸成瓦解臣聞非動不足以致靜非
勞不可以求逸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額真
侯墨勒根蝦之兵現屯漢中蓄銳甚久誠能早決
　廟
算定計合勒約會師期分道并進首尾夾擊賊力有幾豈
能四面支持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機會尚有所待請
先
　勅平西王固山額真侯墨勒根蝦統率大兵今秋
入川駐保寧為各路之主宰調遣滿漢諸臣戮力前驅先
取成都嘉寧食其今歲所耕之糧資其肥饒之地且屯且
守使三軍宿飽得省輸運之勞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
乘流東下掃清夔關以通荊襄之氣脈東西南北既為我有
已撤滇黔之門戶即為滇黔之張本蓋從古取滇黔者未

有不先由於取蜀也倘　王師未可輕動請　勅督臣與臣伺東西南諸進但有機會可乘即同諸鎮臣漸圖恢拓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勿徒除守一隅以致財力困竭如此兵力漸可休養民力漸可息肩無征役怨咨之氣上干

天和雨暘若時災沴不生而天下猶不快覩昇平

至尊猶不少寬宵旰者臣未之信矣宋太祖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韓愈訟淮蔡之功在斷與不斷耳古之賢君豈好為窮兵黷武哉蓋弔民伐罪誠有不得已者耳至於內外文武必同力一心而後事乃底績更祈　嚴飭諸臣凡有司兵餉之責者務須氣脈流通脅指相應勿執持一己之偏見而旁相掣肘勿謂利害不相關切而呼應不靈此尤成功之根本而滅賊之要務也

慎批駁清積案疏順治十二年　武攀龍

刑科給事中臣武攀龍謹　奏為請嚴批駁之規以清積案之弊事古者慎德緩刑意惟主於明允而重期之以刑不留獄蓋以上多塵牘因而下有冤民原本不清即役役焉徒敝精神無益也向者大獄沉滯臣有京詳宜復一疏尚有遲至四五年不結者困覓株連皆批駁不慎之所致也從來盜賊人命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府廳府廳不得不批州縣者勢也府廳三四駁而後詳之司道司道三四駁而後詳之此例也此例牢不可破即層累而上曠日稽時亦非言餘可了況乎批駁為害更有不可言者或事多猶豫則脫卸以俟後人情有異同則模稜以需定論或暮夜之金可入憑賄賂為展辦之資情面之緣可假借駁審示公道之大或意主先入之言而不顧情理之當

或欲翻窮究之案而不參輿論之同甚至刻擊為成假酷吏以洩其忿羅織為明投意旨以濟其貪幾令無辜赤子飲恨吞聲莫可控訴如扶風縣牛相坤勢惡相濟害人一疏內云撫院摘駁刑廳轉批經歷抑思盜賊何事經歷何官而顧任情顛倒致令極究無控匍匐　都門也批駁之害可勝道哉懇乞　皇上勅下撫按將原問刑廳確查姓名嚴詰重究以戒溺職仍通行申飭以後凡各省重大獄情在外問刑衙門初詳批縣親審次擇屬縣之廉明者二三會審次府廳公審每審招詞一一通詳道府司院令其各出意見細心查駁毋襲仰候詳行舊例獄成全招達部如有瞻狗聽科道摘參如是即有有力之家能得之有司斷不能盡得之司道且府州縣惟恐聽斷不明牘其殿最自有其難其慎之思而各道司原情比律極力推

敲亦無恐牘雄行之理三招成而上之撫按憑以入告直期月事耳他如經歷等官嚴為禁止無使得與刑名恣其荼毒則積案可少結民命可少甦其於蘇理沉獄端本清源之道庶幾得之矣

免運糧草以便兵民疏順治十二年　楊運昌

國史院侍講學士臣楊運昌謹　奏為敬陳一得之愚以備　採擇事我　皇上軫念兵民疾苦一　諭內外文武官員各陳所見臣忝竊侍從謹就耳目所及者為　皇上陳之臣聞漢文帝之世不輕用民之財不輕用民之力致海內殷富我　皇上親政以來罷不急之徵勁蠲賑之令方且媲美堯舜而遠駕漢文然而德澤未宣教化未敷者良由有司奉行之未當百姓苦於無名之役胥吏甚於有名之催科兼之水旱頻仍饑饉相迫非流離四

方則展轉溝壑矣何小民遭逢　盛世猶不能遂
恩於萬一哉如大兵養馬地方我　皇上勑諭用過糧
米草豆動支正項及器具運價酌量開銷其念兵及民亦
可謂詳且盡矣然事出　特恩所以補目前之不足法
立經久所以養後來之有餘今南中未靖方需此師養馬
地方應協濟者動支正項誠不費民間一草一粒矣但相
去有二三百里者有四五百里者一切運送不資於民力
不能也乃民之處此亦極苦矣臣里居適置大兵養馬彰
德衛輝懷慶協濟親見每夫一名運糧三斗值銀不過三
錢運價則銀一兩二錢矣每夫一名運草八束值銀不過
二錢四分運價亦一兩二錢矣是運價四五倍於正價也
在有司既不能為無米之炊在百姓急於　王事又不
敢耽緩須臾以誤軍需況天雨連綿泥淖深滑老弱號泣

道旁青衿負載荒郊愁窮萬狀鄭圖難繪甚至吏胥因緣
為奸出納之際上下其手種種苦累尚忍言哉果即酌量
銷算猶且得不償失況經年累月徒付之不可知之數也
臣所謂無名之役費更甚於有名之催科者此也臣愚以
為與其民運何如官買寬一番力役省一番物力　朝
廷不必有蠲恤之名百姓已受無窮之賜有益於兵無損
於民法稱兩便也宜
　勑户部詳確衆議永著為令凡
係大兵養馬地方附近
協濟州縣恪遵
　勑諭實力奉
行其二百里以外應
協濟地方著令該管州縣動支正項
親赴養馬之處預行
買辦糧米草豆及一切器具即自放
支或州縣當衝繁之地不敢遠離者擇委清慎府佐官用
　朝廷之公事盡一己之職業休
　朝廷之金錢辦
　皇清奏議卷九

承我　皇上宵旰隱憂視國如家愛民如子事先不許
私派民間事後不得冒破官物如有奸貪官吏指稱供應
名色橫加科欽或乘機侵折希潤私囊該督撫即時　題
參庶人心知警百姓之膏血不致剝削既不輕用民之財
又不輕用民之力其於兵民未必無小補也

清治源疏

禮科給事中臣柯聳謹　奏為酌時宜以甦民困嚴釐剔以清治源敬陳一得之愚聊效先資之獻事臣殘邑外吏奉職六載近蒙　親試　特授諫垣敢不俯竭愚忱以圖報稱於萬一臣愚圖治之道杜絕營私方可澄清官守黜恤民困先在嚴革弊端以臣得之耳目最確者約舉五條敬為　皇上陳之

一嚴上下之體以杜徇私自古有一定之官守即有一定之名分上官非養尊屬吏非云曲謹蓋以體統嚴則情面可杜名節重則操守必廉近時積習相沿莫如屬官拜認門生明末凡經撫按復命列薦者去任之後方稱門生原以既受國士之知甘居弟子之列乃流弊日甚凡州縣之

與府廳府廳之與司道司道之與督撫按往往師弟相稱執禮維謹借門生為獻媚之階梯假執贄為行賄之捷徑甚或嘖廢職業專務逢迎饋節賀壽百計結歡上官樂其趨承每至曲為徇庇安望有強直自遂私謁不行所稱清白吏乎臣請　皇上勅行督撫按以後如有屬官拜結門生密訪得實特疏參處不得知情容隱俾各官絕意鑽營自必盡心職守閭省結納並可勉勵公廉是亦清官守而肅吏治之一端也

一重巨蠹之法以窮奸宄　朝廷重任巡方總在安民察吏故官府既有糾參胥吏亦有考察至於一二巨蠹尤應執法嚴懲然臣見近日察訪衙蠹只行於小而不行於大不知官府之衙門益尊則胥役之狐假愈甚統計各省上而督撫中而司道書吏承差為數繁多通省之事在其

掌握一切錢糧出納文移遲速刑獄大小賦役高下挪移脫換線索由己故一入衙門無不乘墜策肥棟宇連雲疆畝如繡不知得之何來故江浙之間司道掌案書吏每名頂頭銀兩多者三千金少亦不下千金即刑廳書役亦必千金此革狹此重資餬謀營役推其本心方思取償於一二事不難倍收於一二年小民之膏血幾何能堪狼虎吮吸也至於州縣職分既卑力難容庇年來州縣之擯棄無不改名易姓投入上司衙門雖屢奉　申飭究竟具結遵行總屬虛文朦混按臣稍有瞻徇便多投訴忌若不過以州縣數人報解贖鍰充數塞責乞　皇上嚴飭巡方諸臣上自督撫司道下至府廳州縣務須虛公察訪苟有罪蹟昭著一體拏究如果能訪拏真正巨蠹考核之日當加獎賞如仍前僅以州縣下役充數者竟以不職論處庶

律令從公而人心允服矣

一集訪行以清弊藪省會衙門附近有等積惡巨棍號為訪行身不充役公庭而聲氣最廣結納最豪凡督撫衙門掌案經承無不是其至交又分布腹心充當大小各衙門胥役每日就各官所行事件列成單款或越甲錢乙總屬鬼名或將直作曲暗埋殷戶俟督撫按凡有參劾撤催道府推官道府推官轉寄耳目於胥吏胥吏密通線索於訪行遂乘機贓列贓款盈千累萬經手年月整整有據隨插腹黨挺身作證道府推官據此上申督撫按據此入

告及至承問所刱贓迹十不得一訪行得從中嚇詐官府魚肉小民得錢則立見冰消不得錢則枉證黑獄又有甚者奸胥猾吏積惡貫盈明知己不能免計串訪行捏造贓款隱匿親行過惡反將素封良善之人列名被害彼

卿恩生不至省會目未覩衙門懼禍已極及因本處素不相識兩造之下百口代為力辯不惜出素中金求情囑託為之昭雪詳經審結巨憨之誅已遄而千金之家立破矣李代桃僵生民隱痛又或故扳事外之人隔省關提坐經旬月　欽件久遠不結承問衙門每因違限參罰比比皆然江浙為甚伏祈

皇上飭行各省督撫按諸臣嚴究訪行弊棍以蘇民困以實官評

一急停徵以恤災荒

皇上年來軫恤災荒痌瘝時切近畿地方每年特發帑金遣大臣親行賑濟各省報災分別輕重恩賜蠲免如有奏報踰期題參處分如傷之仁固已天下共見矣臣思水旱告災秋成無望內而餉口無資外而追呼踵至斯時速沛

皇仁庶可稍延殘喘乃州縣申報督撫題請再候部覆即立限甚嚴近者勢必三月

遠者動輒踰年有司恐礙考成不得不仍行督徵及蠲免之

詔下頒而糧額完解幾竢臣前任楚中每見本年災荒題

允部覆必經數月當年正賦已完蠲免分數不得不流抵次年夫流抵次年無論官吏侵漁銷算勒捐種種滋弊況小民竭髓以完凶年之賦反輾轉以寬樂歲之徵則遠汲無救於燃眉有立而待斃耳自今以後乞

皇上專責撫臣先據州縣申報災荒委勘得實一面題請一面酌量分數先示停徵重則十分之五輕則十分之三除經奉

旨應免若干外或停徵之數尚有浮額應追者即於次年帶徵經徵州縣本年奏銷免其參罰則寬一分實受一分之惠早一日則救一日之生豈至蠲免之

隆恩竟同畫餅之故事乎

一禁官買以甦民累臣思人臣撫理一方官職無論崇卑俱宜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以惠養小民然愛民務先潔己自古廉吏有魚麥鹿之操酌水投錢之節方能扇布仁風助成化理近者貪污接踵大者無論即其小者如官買物件一事積習難除在上司封貯價銀塗飾耳目未嘗不謂發價平買其實所發之銀不足原價之半而州縣下吏陰喻其意或私派於里民或取辦於行戶物數既完原銀并緻百姓累賠而不敢明言州縣奉行而付之無柰故地方有一土產則百姓受一大害吏或差役執票橫索除買物件之外有供應飯食饋送路費數倍之苦乞

皇上嚴飭督撫按以後每府州縣前及大市鎮處勒石一通明刊奉　旨不許現任官府硃票差人指稱官價勒買物件違者即以違　旨論并計贓坐罪如州縣官有奉上司衙門官買者罪亦如之如此則　國法既嚴

人心知儆廉隅少飭而民得安生矣

審時圖治疏　順治十三年

吏科給事中臣王啟祚謹　奏為審時圖治以答　天心仁愛事臣三月二十七日捧讀

上諭以冬雷春雪隕石雨土引過自責急圖省改仰覩我

天法祖勤民之要務而非小臣所能贊一得者但人君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臣以言事　君者也而能默默已乎臣念為政者因時而出治猶治病者隨症而下藥也臣觀創業垂統周於三代為最久三代以來漢為最久蓋以定鼎之後即有寬仁如人疾病之餘乍登衽席所以海內蒙安天休滋至周頌成康漢言文景良以其培植者深而休養者厚也以臣觀今天下大勢天運剝而將復世局陂而欲平如日方升如夜始旦亂終治始

皇上身兼創守培萬年無疆之業所當於極力維挽中急以寬深之德與天下休息之時也伏願　皇上剛柔互調寬嚴並用省時務之闕失各因其所司而求之或職要或職詳假以事權寬以時日　深宮密勿之地徐焉而考其成使臣下備分盡職如春夏秋冬之各司其令皇上按時責效如風雨露雷之不爽其期則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矣然臣更有說焉　皇上軫恤民艱無遠不至然九閽萬里民隱何從周知乎為　皇上司耳目之寄者巡方也伏冀　勅諭巡方以勿徇情面惟矢公忠民間利病有知必告則上下相通呼吸共喻宇宙無阻塞之氣矣至若刑也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然而曰弼教曰祥刑統之曰明允則刑原非得已也伏冀　皇上法泣罪之仁布解網之令　勅下刑官加意詳酌何者為不知而誤犯而刑可少寬何者為難剖之疑案而情有可原盜失出勿失入則元氣培養天和導迎矣若夫各地方營繕之請祈　皇上姑准暫停養民間全力供徵調之急需緩一分力役即受一分恩賜矣至於連年用兵之地必多流移尺籍苟虛何取幅幔之空麗也仰祈　勅下坐鎮藩臣督兵將帥流民未復業者多方招徠安民之績一如戰功務使雞犬不驚桑麻遍野則民皆樂業有以繫遠人向化之心一統之業成而徵調之煩可免民生遂而　祖德光天瑞臻而上理登矣

嚴責戚以靖盜賊疏　順治十三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盜賊未息皆由文武溺職伏乞　嚴勅責成申明賞罰以靖地方事竊見近日各處荏苒廝叛掠公行郡縣不敢申報道府置若罔聞如晉中清源浦州等處失事隱匿自非撫按精明覺發幾以封疆為兒戲矣我　皇上特諭刑部申飭諱賊之令煌煌　天語凜然斧鉞誠恐近　京一帶地方或知情而不報或遲還者不能保無怠玩今日濱江沿海之區寇氛不靖則不軌之民尤易乘時騷動如江淮兩浙閒絳林出沒千百為羣焚掠大鎮搶擄子女朱如疾風去如兔脫較西北直省寇盜情形更難防禦何者西北之寇依山為巢馬步往來皆前踪跡至於江浙水鄉駕舟揚帆飄忽無常溪港錯雜奔逸難定其不同者一也西北之民大村聚落皆有城堡保甲之法可以團結鄉長易於約束南方阻水為居無堡寨之守無接堞之望地形渙散衆志難齊盜入其境則自救不暇彼此不能相顧其不同者二也西北地廣人稀鎮店市會有常期商賈歇宿有定所面生之人可以稽查南方廛舍稠密人烟輳集貿易者趾接於途往來者肩摩於道縱有奸宄不便別識其不同者三也故治盜之方南北各異北方在以保甲之法專責州縣所以清其源撲滅之事專責道將所以遏其流至南方則不然欲清盜之源不但保甲奉行故事必令本道協鎮與府州縣及總捕等官選擇眼明手快捕役分汛緝訪賊首何人窩家何地為賊通線者某某姓名隨贓賞購捕務在必獲刻期比較嚴法搜拏但不得株連良善有犯者治以反坐之律如此則盜之一出一入皆可得而知矣蓋盜賊之起伏未有不

有城堡保甲之法可以團結鄉長易於約束南方阻水為居無堡寨之守無接堞之望地形渙散衆志難齊盜入其境則自救不暇彼此不能相顧其不同者二也西北地廣人稀鎮店市會有常期商賈歇宿有定所面生之人可以稽查南方廛舍稠密人烟輳集貿易者趾接於途往來者肩摩於道縱有奸宄不便別識其不同者三也故治盜之方南北各異北方在以保甲之法專責州縣所以清其源撲滅之事專責道將所以遏其流至南方則不然欲清盜之源不但保甲奉行故事必令本道協鎮與府州縣及總捕等官選擇眼明手快捕役分汛緝訪賊首何人窩家何地為賊通線者某某姓名隨贓賞購捕務在必獲刻期比較嚴法搜拏但不得株連良善有犯者治以反坐之律如此則盜之一出一入皆可得而知矣蓋盜賊之起伏未有不

與積猾大盡相通而道協養寇為利不肯督責捕役以致
盜氣同眠鷹犬不嘗則欲過盜之流惟有令失事地方即
刻舉報州縣申報道協道協查核況地及防守兵將勤限
捕獲仍不得將被刼被擄之家反行拘禁需索又不得藉
口招撫徒長縱盜之風以責賊為奇貨則南方小蠢珍滅
不難矣臣所鰓鰓過慮者因鄭逆跳梁江海多事誠恐腹
裏有寇目前忽為癬疥他日必至蔓延所關匪小故急須
掃除淨盡方可救窟無患耳伏祈　勅督撫按嚴飭各
道協等官實心奉行以圖後效毋得苟且塞責塗飾空文
如有怠玩不職及養盜為利者立行指名參奏倘有容徇
被人糾參該督撫按官一併治以欺縢之罪則寇孽可消
而封疆永奠矣

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疏順治十三年嚴沆

兵科給事中臣嚴沆謹　奏為嚴責成以紓軍興之費事
方今事之最急者莫大於兵餉臣見頻年以來一處告急
則一番發兵軍需既困於轉輸士馬亦疲於奔命即如閩
浙之間兵至則賊逃兵撤則賊又至是賊且以逸待勞而
往來徵調絡繹不停我反受其困矣臣思在內大兵即古
所稱禁旅原以居重馭輕必須養精蓄銳遇有非常撻伐
間一遣調以張四征不庭之威至若各地方總督巡撫併
提鎮等官各有經制額設之兵以備本處戰守之用後又
慮其單弱復於省會及衝要諸路特遣固山駐防是於主
兵之外再增一保障矣乃每遇賊警輒大聲疾呼請發
禁兵以一處之賊而徵之以主客三項之兵無怪乎兵日
繁而餉日匱也以臣愚見先當責成各督撫並提督總兵
將原設本處主兵精加選練實數充伍老弱者急行汰換
虛冒者急行清補務令能戰能守有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則主兵既成勁旅矣至於駐防固山所領兵馬即當專備
征伐援勦不得僅以所駐之地苟幸無事遂與原設主兵
盡地而守同歸無益則防兵又添一重鎮兵兩項兵馬互
為表裏設有賊至主兵可禦而防兵繼之協力同心小醜
何難撲滅果係賊勢猖獗不得不請大兵亦須策勵主兵
互為犄角使一鼓即奏蕩平不得置本標之兵全不操練
專以臨時額請開諉卸之端如近日浙閩督臣佟代祇緣
小嫌私隙與督臣秦世禎糾訐不已當海波方沸之日而
且爭衙門理庶獄則其平日之不實心簡練士馬綢繆封
疆大可知已倘不及蚤嚴立責成將來各地方尤而效之
誠不知何所底止且從來用兵有攻有守進取貴於神速
必不可久淹歲時防禦責於耕屯必不可違勞饋運令經
略諸臣作何通局布算赴日奏功以蚤紓
今無有進攻之費而祇成退守之形畧露師徒消縻糧餉
此最目前大計所當蚤定勝算以確圖救窘者也

謹獻芻言疏順治十三年　尚九遷

兵科給事中臣尚九遷謹　奏為謹獻芻言伏祈　睿
鑒採擇事臣碌碌匪庸荷蒙　殊眷拔之稠衆之中置
諸諫垣之列既身膺言責敢不竭其愚忱有聞必告以期
仰副委任之至意謹將目前所切要者條列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一嚴參劾竊謂懲貪激濁固肅清吏治之大
權然必博訪嚴詰方可以示公道而服人心近見各省糾
彈之官論其賊跡盈百盈千究其歸結大率烏有甚至有
紛紛告辨借端瀆援者果參者為是則問者之徇庇可知
問者為是則參者偏執可知二者是非不能兩立也臣愚

以為必躬親閱歷虛公體訪不徒專恃風聞與夫閒揭必
實察其物議沸騰臧跡果著者然後形之白簡據實上
　聞如有問結與原參不符者許先參之官指實據證糾
劾以定功罪是非大明犯法者不致衆隙脫卸而　欽
件亦得早結矣一飭學政臣惟養士之本在於學校得人
之效宜擇真才年來文體雖經整正還醇而考較似未盡
善有文義未通而取數必足於原額甚有不能完篇限於
數而並取之者殊非　聖世掄才之意臣以鄉試屆期
欲破從前之習宜立更始之方以後督學之臣非經明行
修端厚方正之士不以輕授如遇科歲試期但擇文理清
通才可上達不必拘泥定數濫收襲序試畢之日盡將原
卷送部磨勘如或復蹈前轍當治學臣以疎忽瞻徇之罪
庶人文丕變而士類維新矣一酌考成竊惟郡縣臧否首
以錢糧完欠為殿最此固經國理財之要務顧有司憚於
考成靡不急催科而緩撫字勸諭不效勢必敲扑箠楚之
極有散而之四方者有迫而走險罔畏法紀者何以副
　皇上愛民之誠心臣惟當視地方上中下變通而分別
之如土沃民饒州縣之上者力足以辦而錢糧不完通負
如故當責以考成參罰之例他如地方雖未凋殘而土瘠
民貧州縣之中者如曾經蹂躪民逃地荒區區孑遺僅存
一縣之名勢不能辛完州縣之下者是其地其時正有司
得展其撫摩之術而見
以每年錢糧完足分數叢其殿最恐於撫字之道多有掣
肘臣非不知度支浩繁則用不足輒敢冒昧為郡縣寬蓋
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所關民生休戚地方安危良非淺
鮮亦以仰體　皇上憂民之至意也一申法令臣惟各

愚見所到何敢緘默有負我　皇上擢臣之意臣竊以
建極之本本於　君身立政之原原於　君學夫
　皇上之身天下臣民之所仰賴一動一靜所關匪輕而
何地諺及庸愚即捐糜頂踵不足仰報
　皇上之政上則創垂之基業在是下則子孫之稟承
在是從古帝王之治統道統在是一擧一問所關匪輕臣
敢先以有切於　君身　君政者為我　皇上陳
之伏惟　省覽焉臣聞慎修誠陳乎迪德修身傳通於
事親誠以　君身者萬化之源而表正之極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　郊廟祀事以及耕耤諸鉅典興建
諸大事無不　躬親克成盛舉且　深宮而軫民艱
披覽而勤午夜勞神焦思以經綸天下即古之未明求衣
日昃不遑暇食者何以加焉亦可謂所其無逸遠乎晏安
疚毒者矣近聞　皇上時有巡幸臣不敢以大尚于逸

周公于觀春秋書觀魚網目書迹者二十九比儗我
皇上若起居有注倣古右史書動而數數如此恐非所以
示萬世也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有餘雖一日萬幾不
以為苦而警蹕多御未免過勞臣願　皇上於兢業
勤之中時屏恭默思道之意嚴起居慎出入以移移之宏
度體天道之安行詘不美歟不然或寒咸栗烈炎暑鬱蒸
或晦明風雨之不時雖在　上天保定孔固之身萬無
一慮然臣不得不緐緐過計也臣請　皇上自今頤養
天和時加慎重盛勞心毋勞形靜而致福毋動而生廣
　皇上念此一時之舉為萬世史冊之昭垂豈細故哉
從此強固精明符宋真德秀之祝願避危遠見如司馬相
如之諫書則　席躬康泰而海宇戢寧矣此所謂擎無
疆之慶祉臣又聞堯舜之世都俞吁咈交警晦詁所以從

古稱為聖政即為聖學無所謂經筵也經筵起於宋宋儒
謂君德成就責在經筵亦以謂經筵之生羣臣咸集有取
於百僚之師濟不徒在詞臣周旋也然而欲收其實不得
但襲其名我　皇上天縱聰明左圖右史洽貫博洽愛
絕千古且講官不離於側晝已無日不學無事不學其無
庸經筵之陳亦明矣況已奉有　文華殿工成舉行之
　吉旦屢見諸臣章奏臣復以為言不幾贅乎臣有說於
此昔黃帝訪道於崆峒光武論藝於息馬宋真講禹謨於
苑中原不以地拘如今　景山瀛臺儘可舉行何必斤
斤　文華之待也臣請自今　命輔臣等博考舊章舉
興　大典每　皇上臨御講官不必尋章摘句須援
古證今隨方啟沃於經史之中參以時政之得失反復陳
說以盡其致臣尤不欲　皇上之獨為學而願諸臣之

周公于觀春秋書觀魚網目書迹者二十九比儗我
皇上若起居有注倣古右史書動而數數如此恐非所以
示萬世也　皇上春秋鼎盛精力有餘雖一日萬幾不
以為苦而警蹕多御未免過勞臣願　皇上於兢業
勤之中時屏恭默思道之意嚴起居慎出入以移移之宏
度體天道之安行詘不美歟不然或寒咸栗烈炎暑鬱蒸
或晦明風雨之不時雖在　上天保定孔固之身萬無
一慮然臣不得不緐緐過計也臣請　皇上自今頤養
天和時加慎重盛勞心毋勞形靜而致福毋動而生廣
　皇上念此一時之舉為萬世史冊之昭垂豈細故哉
從此強固精明符宋真德秀之祝願避危遠見如司馬相
如之諫書則　席躬康泰而海宇戢寧矣此所謂擎無
疆之慶祉臣又聞堯舜之世都俞吁咈交警晦詁所以從

天下之大計除兵民之疾苦　皇上納以施行又可
細條奏既可以見諸臣之才品諸臣有所陳輒對果皆
有問輒對果皆　上心立決屬草即　發施行又可
以覘諸臣之識見學問不必如前者章疏之上催博一該
部議奏之　旨而各衙門之覆仍踏夫無容再議之文
其諸臣中有故事不明舉動閒茸者　皇上立加嚴飭
甚則罰治如此則學益增政益舉諸臣恪恭鼓勵各盡職
守古之經筵乃對建事課官而為一於以敷陳畫創懲
飭良法美意遠邁前代而郅隆之治成矣此所謂開有道
之長也以上二條皆臣一念愚誠敢盲及之伏乞　睿
鑒採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部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因變陳言實圖修
省以祈　天祐事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
應之際甚微而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
災異以警之人君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
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重炯
宸慮禱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
常大旱三月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時係星象部移文內稱欽天監具題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
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位臺端職
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遠奪月光是為
所勝陰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陽不勝陰也今五
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
望復月食為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

宜今主尚能過災恐懼固事寬救況我　本朝尚德緩刑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矢克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緘事不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緘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進

詔衛門連為察奏取自　恩詔未見消洗所宜　勅下

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緒修宮宇自戒今　皇上　上裁以開言路者也昔漢明

孝思不匱創建內殿以修祀事其工難繼至此外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　勅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

事寧養兵牡民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救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加分別若俟極考成參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宜

　勅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如因錢糧鍋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緜寡今恤刑已舉又屢經赦宥豈尚有刑之未詳冤之未理所處有司奉行不實盡役上下共手況皇華之使道遠驛路德意揣運令宜請　勅下該部各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宜省督撫按速為清理仍將開釋過寬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詭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祿吏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財亢旱錢糧可虞　廟堂勝算宜今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阻

與慮始然事關重大貴在周先始之規模不立則無以垂奕世而示來茲臣有一得之愚可以厚功臣收地利明官府宣教化重根本備海防者敢不為　載籍歷代建都不一明洪武都金陵永樂遷北平以金陵為南京雖各功臣隨遷於燕而所賜田產皆長安人莊頭在彼耕種收租糧供送本主原非屬國而遷置舊都於偏僻也我　朝定鼎燕京則遼陽餘祥之地宇猶昔之南京也自墓勒根王茆旦補苴而陪京規制闕焉未舉幸　皇上親政加意根本應將招民墾宜鼓舞完竟所招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名器徒輕頃見遼陽知府張尚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商絕跡開創遼陽原出自　皇恩請　勅部設法招徠或此法難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語而部覆以為招民之例原經會議題

定已屬破格鼓舞臣部無庸再議臣愚以為與其縣賞招
民應之者少不如倣明初之制將遼陽等處歷代以來皆為郡
給功臣之家令其委托家人莊頭耕種收穫供送本主彼
之地利既熟而辦種必饒又無烟火司農之籌畫者況八旗
兵丁加以連年水患戶部議給湯糧公私兩受虧耗孰得
孰失明白易見至於近畿之地圈給八旗　朝廷雖有
撥償恐難盡如原數以臣愚計莫如既將遼陽所屬餘地
查數撥補有力之家不妨多給在畿民無失業之虞不猶
較之近日懸賞招徠其間容易繁難相去逕庭矣且旗下
舊人常言關東土地肥饒可惜拋荒無人耕種由此觀之
諒亦臣民之所樂行者此所謂厚功臣收地利之一也其
陪京舊制在明朝南京設有文武諸司而科道糾參之責

部司稽關之差咸得與焉查洪熙宣德在儲位時亦曾南
京監國不止數臣留守今遼陽既稱　盛京則應察照會
典量設部院科道滿漢官員按時修舉諸大典禮至於舊
張尚賢全遼文運已開一疏內云遼陽士子遵　旨出
關攜妻挈子千里播遷情尤可憫較之寄籍在遼之永平
生員視　嚴綸為故紙畏出關如虎穴不啻雲泥等語
臣愚以為士為四民之首自當遵　旨奉法爭先恐後
不言至於欽恕招尤臣不暇顧如果臣言可採統祈
乾斷修舉施行

節用愛人以清治源疏　順治十四年　王永吉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臣王永吉謹　奏
為節用愛人以清治源事竊照自古帝王平天下之道不
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勵世磨鈍則賞罰二字實制馭之大

肯爭相趨赴於作養士子之中寓招徠人民之意一也至於遼陽等處歷代以來皆為郡
明官守宣教化之一也至於遼陽等處歷代以來皆為郡縣明初盡改置衛止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我
朝初設一府兩縣其餘各城俱未建置見今海寇未殲
風候莫測有備無患機要宜詳臣思　祖宗陵寢所在
王氣攸鍾實為重地若不預為防維則濱海地方一旦賊
艘飄忽而至其何以應之臣愚以為自山海以來凡大小
衛所城池俱當建置郡縣設立防守拱護聯屬生聚教養
在此一舉此誠重根本備海防之一也抑臣更有請者
盛京興王重地自是上國規模明洪武陞集慶為應天永
樂陞北平為順天嘉靖陞安陸為承天今遼陽府名亦宜
陞用天字知府應改府尹則名正言順足法後世至於前
代大小臣工恬過不恢或調發南京使之砥礪修省果能

悔過仍復調回今以衛臺罪犯徙發遼陽雖亦填實幾
輔之一端然而非法之善也夫查古塔尚陽堡尚可比之
前代邊遠之處而遼陽左右既屬　盛京當如明之應天
等處商賈輻輳士民樂居佳麗富饒斯稱天府豈可使罪
人雜處其間哉且此輩舞文狡猾其心必異于孫習梁椎
類不端敗壞風俗尤其小者釀亂思逞勢所必然更不可
不早為區別也臣蒙　皇上知遇之恩感奮思報知無
不言至於欽恕招尤臣不暇顧如果臣言可採統祈
乾斷修舉施行

節用愛人以清治源疏　順治十四年　王永吉

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臣王永吉謹　奏
為節用愛人以清治源事竊照自古帝王平天下之道不
過用人理財兩端而勵世磨鈍則賞罰二字實制馭之大

端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可見用人關係最重今用人之外別無理財之方人與財相需亟急不容偏廢者臣管理吏部職在用人入署辦事見考功試處移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每日到俸停陞降級革職多或十餘案少亦數案每案少者數員多或數十員陞除未久降革最多天生人才原不易得培養甚難何堪摧折如此然戶部職司理財軍需措兌至急禮工等部營建宴享費用不貲積欠不完催提逾限照例題參原難寬債倘果有益於　國計各官罷斥何足惜乃立法既嚴急功如故在事諸臣縱不急公務豈不愛功名或者參罰太過不足以服其心而追比法窮實無以措其手因而神奸氣短畫胜紀朦百務廢弛坐待譴謫欲理財而財愈匿則勘懲之法不可不細講也查各部錢糧考成則例各有不同然皆以十分為率惟戶部錢糧多故參罰獨重然先年亦以十分為率照依所欠分數分別議處輕則免議罰俸稍重者停俸降級革職戴罪督催完日開復又其重者降級調用革職為民曾經會議和沿已久近見戶部覆疏凡陞任丁憂署事及新官接管降調離任等官皆以人格十分計算參罰是一年錢糧係一官經收原止十分為率者若一年之內三四員易其官則化而為三四十分矣況禮兵工三部既各有十分考成戶部項下如漕糧南糧倉糧屯糧漕折白折鹽引贓罰等項則例尚多若人各十分計算則積算一任之內便有百餘分不止此後參罰重疊深恐格礙難行也即如陞任丁憂降調署事之官俱在十一月十二月離任本年未完尚可責其玩誤若在正月二月則一年額賦豈能於一兩月內合併預徵又如委署接管新任交代之官俱在正月或二月到任則本年額賦尚可查其猶遲若俱在十一二月則各年未完係前官經手又豈能於一年之前代人受過今一官之身數月之內本色折色正項雜項起運存留新徵舊欠紛紛逼迫夜以繼日嚴刑酷比血肉紛飛方苦鞭撻不及神術難施卻又以人各十分計算參罰革職降調幾至動輒得悔罰而再罰安望開復之期處而又處久斷陞遷之路前官方去後官已參更換不常迎送受累日久混雜追解難清求免反欠欲速反遲此法不更恐財賦終無清楚充裕之日也伏乞

勅部確議州縣錢糧是否應照舊例仍作十分考成覆請　上裁庶立法簡明人心競奮人才國用兩受其利矣

敬陳軍屯大政順治十四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今革職戴罪照舊管事臣魏裔介謹　奏為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卓民之善制事今天下治平之效未奏山陬海隅警報屢聞幸

康大有頻書故兵食之計捐得贍給設使有方一二千里饑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室人交謫則官困僚裁而廩給缺則士困船隻封而腳價莫償則商困敲扑急而瘡肉俱盡則民困征戍頻興馬匹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　國尚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與明行

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屯政修也今舊衛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議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譏耆舊併而且大為民害今所議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每千內挾四五百名以為耕種之兵凡係屯兵府鎮及扼要關塞地方不拘民衛查有荒無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各王府未變價舊地閒廢官田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川陝湖廣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撥與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具種粒官為給與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方民糧銀數算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該鎮道總提轄之歲課籽粒以為殿最如此則

一歲之中各直省屯兵之所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耨為恥坐食耗糧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在唐室封王汾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督撫提鎮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資本必先得數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臣以為屯政當今天下第一大務此政不行財用終無足法或將鹽課撥給或將正項借用贖錢贖穀糴賞等項俱可措支至於所在富民願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京今聽其於各布政司及各督撫道府處上納銀穀轉文京師即准入監則援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　朝廷先費數十萬金錢亦當捐帑為之況所費資本可作正餉抵算而獲利無窮實為兵食久遠之計未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　皇上留意與內外諸臣詳議妥確施行則天下該部速行打算詳議妥確奏聞毋得因循觀望且以目前之計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久安長治之業必推與於是矣

請簡冗費寬民欠疏　萬曆十四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簡冗費以裕軍需事仰見數月以來元旱不雨災苗枯槁蘇民困事伏見數月以來元旱不雨災苗枯槁蘇民困

時為數無幾竊恐天旱無秋從何買米三軍其能枵腹乎此正大司農長慮卻顧之時而求挪西借宜支卯糧既已點金無術矣計惟有節省一法耳今大工崇建支費浩繁苛戈啟啟待哺誠可為之寒心即准撥鹽課銀兩接濟一乞　皇上軫念時艱暫停土木或云已興之工不使中止惟斷自　宸衷酌量緩急輕重擇其緊要者先行竣事其餘始俟陸續經營省得一分金錢即可留一分兵餉仍乞　召戶部滿漢大臣面詢錢糧出入之數四月以前解到若干用過若干各項經費若干應撥兵餉若干除借支抵補外尚缺正項若干逐項逐事通盤打算從頭清楚應可知其大略一絲一毫皆宜早為珍惜宮中盡以充實府庫一切不急之器具得已之典禮皆從節省或經費之外偶有供應仍行取給內帑不至人動大部項下錢糧宮府合為一體出入數每相衡如是二三年間

天子明行儉約則京師風俗自無不歸於儉滿漢崇尚敦樸自然國有儲積無匱絀財富兵強士飽馬騰而神氣愈壯威靈詘於四海矣臣所謂節冗費以裕軍需者此也臣從垣中接督臣郎廷佐三大困一疏詳言江南之民困於催科皆緣新舊並徵民不堪命語云人窮呼天疾痛則呼父母　皇上代天子民百姓叩　閽無路督臣為之大聲疾呼誠不啻繪鄭俠之圖矣南方財賦本重加之以海賊叔掠土寇橫行客兵騷擾其膏髓已竭乃通者衆未登而餉已急徵甫啟而參已隨在本年者則已矣積三四年之逋欠並徵於一旦不分新舊統以十分為率民知完之不能盡完拚此皮骨以捱血比官知追之不能盡追拚一降調以圖卸擔官民兩窮而　國計坐受其困協濟兵餉則又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以司農催檄之文竟成

一頑鈍不靈之局萬一年荒歲歉為窮則攫窮則噬奈何而不為之所也伏乞　皇上勅下户部詳議將舊欠一項或每年帶徵幾分或每年帶徵某年稍從寬免以示用一綏二之意庶天旱可回人心可鼓將立見歡聲雷動無不爭先輸納以完逋賦而　國計可紓元氣愈固睪億萬載綿長之祚矣臣所謂寬舊欠以蘇民困者此也伏祈

睿鑒

再陳推廣矜全之議順治十四年　金漢鼎

兵科給事中臣金漢鼎謹　奏為再陳推廣矜全之議以各省大小罪犯情事豈無註誤罪案豈無重輕會經京詳者悉令滿漢大臣會同刑部細閱全招秉公覆覈稍涉疑竇徑行駁正其未經京詳者仍　勅各該撫按虛心研訊務在得情勿憚對讞之煩仍批原問致臆見之難翻勿恤平反之難有礙前官俾覆盆之終抑如此則在內在外獄禁一清和氣導迎甘霖大沛普天率土共慶豐亨於以

仰答　皇上祈天恤民之誠心匪伊小矣

皇清奏議卷十

請召對啟奏之官疏順治十五年　姚延啟

戶科右給事中加一級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召對啟奏之官以廣諮詢以別人才事竊見今日進言者多而實見施行者十無二三豈皆言之不當哉必下部議部覆之所可否奉　旨未有不依者是權歸於六部也臣竊以為未盡善焉歷攷古來開創之主其褒御燕閒之間無不與賢士大夫講論時政之得失臣下有所敷陳即補牘面奏無異家人父子故言者得以盡其情我　皇上留心政治凡有章疏無不親覽其於天下之事固已燭照而洞晰之矣然大小臣工止憑紙上空言不得覩　天顏詳悉敷奏其胸中之所欲言者已不得六七矣下情既不能盡達而一下部議或因滿漢意見不合或緣堂屬議論相左往往以天下大計目前急務概置為無用之虛文庶政何由而盡善也臣請自今以後凡有上疏除勦拾陳言迂疎無用者即與報罷不必概發部議以滋紛擾其果於國計時弊實有關許令啟奏之官隨疏入對擇其可行者即予施行若事機介在兩可時勢有所疑難者即召進言之官與部院大臣面相詰問論難商確援古證今務使是非判然利弊灼見決片言立定則臣下鼓舞踴躍皆思竭智效忠進言者不敢以庸常浮泛之說輕瀆　宸聽持議者亦不敢以苟且塞責之心虛應故事大小臣工日在　皇上耳目之前即可以辨其識見之高下才幹之短長遇有各衙門員缺不必盡拘資格隨才器使此又於奏之中寓明試之與於聽言之內行用人之法甚盛舉也凡言皆自　皇

上斷之既可以省部議之因循凡人皆自　皇上用之
亦不但憑會推之成格較之每遇大條款出　皇上數
四推敲而終難其人者不亦相去甚遠耶臣匆莞一得惟
　皇上採擇焉

請察財賦以重邦計疏順治十五年　劉鴻儒

戶科都給事中臣劉鴻儒謹　奏為請察財賦確數以重
邦計事臣竊惟古帝王以仁儉造邦其取民也不盡其財
其制用也必有其式誠以天地之生財有限國家之用度
無涯若不總計出入之數定為不易之規或一當告匱即
經經焉為規時補苴之圖終非久安長治之計耳自我
　朝開國以來百度維新創制立法務臻美善獨於財賦
一節關係軍國之鉅而度支之數屢見不數致屢司計之
仰屋嘆工之獻議非一日矣遂至汰冗員增權稅廣開納

督積逋拯之至於師生膳廩孤貧養濟亦被裁減講求開
節之道已無不盡而其實皆不得已權變之策殊非寬然
有餘氣象也在既往猶曰時當創始四方未盡歸誠南省
用兵軍需旁午又兼之賑賚修防建置之費勢不得不然
耳乃今南服日就削平萬邦底定若不於此時總計財賦
之數準其出入定為經久不易之規則日復一日因仍補
苴豈能長繼夫何以致國富兵強奠民生而紓邦計建萬
世不拔之基業耶臣愚以為天地生財原自無多必於源
本末流詳悉推衡始足供一代之用今計臣寢食錢穀之
中賦役既有全書掌握豈無確數臣請通計一歲之內凡
詘賦丁徭鹽徵津稅各省輕齎重運及贖鍰事例等項即
銖兩絲粒皆一一徹底清出共得所入若干數務祈
皇上晚然於心亦俾百爾臣工較然共見猶須度長絜大

取其中至猥瑣無藝者悉議汰除如膳廩養濟等類皆應
照舊議存免其裁減約所存惟正金粟若干數然後乃計
一歲之中於　上方供應官吏俸薪兵馬糧料及朝祭
禮儀修築工役細至於師生廩饒昏役代食凡各部寺所
掌種種需用通盤打算共合若干數亦須剖煩折滯取其
中不經無益之費所可罷除者亦盡議罷除共應用金粟
若干數即將兩數相衡一時雖不能入浮於出要使所入
之數得合於所出之數始堪定為會計之準以永遵守但
此一銖兩之間出入之數不能相當終非久計則從長以
謀閒節者又不可不亟講也臣愚竊謂　國家費財之大
端惟兵而天下生財之本計惟土若使兵農同業庶可以
漸省度支而紓國計蓋莫善於屯田之法矣向來以明季
兵燹之後各省田地多荒　朝廷下民屯之令招集開

墾立意未嘗不善然而設官設役多靡廩祿更滋紛擾總
計得不償失無惑乎不旋踵而以無益請罷也歷稽古屯
田之制原不在民而在兵若生食既用相須則不必另設
官役新立科條諸事可以不移而具今各省民田雖已漸
闢而未能盡闢至明季廢藩勳舊田土新經察出奏報匿
田尤多何可使地有遺利也臣請自今各省棲兵之處無
論邊腹地方察前項田土之可耕者除講武之外悉令兵
丁開墾屯種止須先正疆界信賞罰以使之則趨事自力
但惜小費則不能舉事求近利則難以奏功尤須豐其種
具寬其程效既人力偕天時並至自然收穫充盈則額糧
可以漸次議減數年之後儲峙益廣則轉輸可以盡省且
立有恒業漸成土著並可以默制譁變之心矣唐初府兵
之制無事則解甲胄而執耒耜有事則釋耒耜而執干戈

無惜司農而坐不乏兵古稱良法令能處處行之何難復見於今日哉至於新復之地尤所宜行今蜀黔已全入版圖所得之處必須駐守然而王畿人稀駐守為艱若令兵至一處即一處與屯則根本自固戰守咸資而進取有建瓴之勢矣此又漢臣趙充國之於先零晉臣杜預之於宛葉確然可循之遺策也臣又有請者順天左右郡縣拱翊　王畿根本要地自令舊人圈住深得居重馭輕之計但畿輔之民失恃業則聰眷無資流離甚衆即有撥補他所之地皆有係屬豈能據為己業是又無田可耕而人有遺利矣見今喜峯冷口諸關外大盆以南一帶地方彌望千里咸稱膏壤在明立國之初原屬入民耕種內地未幾棄於邊外殊為可惜　國家亦既肇造寰區統馭中外合無令民間願出邊開墾者悉許認為己業永遠耕種沃土新

闢所收必饒先事有慮則趨者自衆待數年之後然後漸次起科則成聚成邑堪為　神京之背障矣之二者皆從軍國起見若俾當事設誠致行久之兵食充足國計可以漸紓民賦可以漸減則輸將因之益力九賦自流節式之外然後為三年餘一九年餘三之備不惟經費有資抑且緩急可恃立　開代之宏模已肇億萬年不拔之基業矣

嚴侵漁以清通賦疏　順治十五年　金漢鼎

戶科右給事中加一級臣金漢鼎謹　奏為嚴侵漁以清通賦之源事臣惟天下財賦所供原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國豈容恣為中飽徒饜奸貪通年以來拖負愈積愈多國計日損日絀豈盡催科之無法考課之弗嚴多由貪猾侵欺積弊難破而未能徹底搜求故也推其原則又在賞罰之道未明勸懲之典未善鼓舞之途未廣苟且以求旦夕之安如江浙諸省有司先後交盤積逋動至盈萬其間前官之乾沒與昏吏之侵欺盡諉而歸之民欠彼郡縣與藩司吏書既扶同朦混而接任之官雖明知其弊而不敢清查何也有司所懼者參罰耳錢糧不能清查固應參罰即錢糧既已清查而從前官役之侵虧仍入考成卒不免於參罰則亦何樂乎任勞任怨而無救乎一己之功名為哉更有不肖上司平日既受有司之饋遺去任不得不為其護短挾制後官勿令摘發有司畏其聲勢奉命惟謹坐聽參罰有司之困迫真不可言矣又如華亭廖志魁一案侵逋最多廖弔饋遺盡撥公帑幸志魁既死今始和盤托出彼天下之為志魁者不知凡幾果能一一清覈乎且志魁所侵之數既不准開銷則當日在事各官

受志魁之饋遺廖弔者或存或歿何難一一究詰此皆上下相蒙牢不可破之積弊不可不從頭振飭者也今之議者動云民欠官欠夫在民始為欠也若云在官則是民已輸納何以復謂之欠此項全錢非以潤肥私囊即用交結上司來踪去路明白易見夫取民間尺布一錢猶必按賦究罪豈以煌煌正供而可聽其公然攫取哉臣請自今以後凡官役侵沒錢糧宜照賦罰一例責令府廳盡法追比不宜混載考成累有司並累百姓至於新官交代務將前任侵吞等項徹底清查造冊申報撫按立與題明以憑追擬更請　勅該巡方御史按臨某縣即將某縣侵糧官役嚴加究問從前侵欠作何支用如有挪借公帑為饋送獻媚之資若廖志魁者即將該管上司題參重處仍令補償廉人人皆知畏法上下不敢相蒙非獨以綜核通賦或

亦澄清吏治之一助也

敬陳人臣建言之體疏　順治十五年　王益朋

吏科都給事中臣王益朋謹　奏為敬陳人臣建言之體
事竊惟科道官員職司言責既為　朝廷耳目當於大
處留心如條陳利弊務裨國計民生糾劾官方貴在摘奸
發伏論人則察其才品不必從資格誅求論事則究其體要不必從纖屑計功更張取勝言人之所不能
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斯無忝言官之責耳今臺省缺員奉
旨親試補授在即將見濟濟盈廷嘉謀入告吏治之
貪廉軍民之疾苦諸臣身親閱歷所見必真未有不切實
指陳者第恐諸臣出身外吏今日所陳利弊非有礙上官
即致嫌僚友勢必明見其情弊而不盡言顧知其生平而
不敢言若非　天語諄諄則緘默自甘漸至人心玩惕

閻係非小也至於人臣論事當體國度時深思遠慮不得
市恩沽譽近見湖廣督臣李犀祖災出異常之變一疏督
臣身任封疆理應就事言事過有災祲當自陳不職以明
感召之由乃據疏稱施政明刑未盡善與臣不敢証也胥
盡善與臣不敢訣也以及前後左右或有比暱逆逸宴樂
或有恰淫等語臣讀之不勝詫異夫　天子施政明刑
薄海臣民莫不共喻即省躬引過亦出自　宸衷督臣
以証訣二字閃爍不倫是遵何說耶　君父之前後左
右或有比暱果知其人即當實指姓名立請擯斥若本無
其人而妄為揣摩臣不能為督臣解也況總督之專責戰
守兵馬節制調度即錢穀刑名尚勿令兼理期望何等切
要乃敢自干越為此誑謬之詞乎抑臣更有請者科道職
在陳言輔臣悉心稟贊宰雖殊而致　主之心則一

臣查前代凡入內閣預機務者點檢題奏擬議批答隨時
啟沃因事納忠是進言初不專在言官也今閣臣學士等
官俱改兼殿閣諸銜體制既備職務宜修伏乞　皇上
查復舊制令內閣諸臣贊理機務之餘每遇事關重大隨
宜具疏數陳可否取自　上裁將拜颺喜起之風於斯
益盛矣

特糾陳請之非疏　順治十五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奏為特糾陳請
之非以肅紀綱事臣竊惟帝王之治天下也莫尚乎禮禮
以辨名定分截然而不可易為人臣者兢兢循禮不敢踰
越斯制節謹度小心事上之道也苟義王孫可望者臣不
能無議焉夫可望何如人也始以張獻忠養子荅毒蜀楚
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迫眾叛親離計無復

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古者失國之主如劉
禪孫皓陳理之流皆不過封為公侯即開國元勳封王如
郭子儀李光弼者亦無多人明之徐達常遇春皆生而為
公死而封王　皇上開天地之心盡赦可望從前不法
而錫以茅土之爵實屬古今曠典為可望者當念何功何
德美食錦衣滌慮洗心改行從善庶收桑榆之效以答高
厚之恩乃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
出自　朝廷可望前來歸順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
邦武能戡亂何至坐見敗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
昧無知繼則請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　天子移移端
拱垂裳豈有借財與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　天子之
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合之
給為　朝廷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庶人下賤

可以冒濫也今可望之弟可昇不過一食糧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搬取家眷則應自備脚力未聞牧圉小人而可以乘堅策良逍遥皇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悖禮背義趙分千名其罪有三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不言伏祈　皇上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清而臣子咸知敬共之義矣

儲材當有其漸疏順治十五年　姜希轍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姜希轍謹　奏為儲材當有其漸循分不宜躁陞敬抒所見仰祈　睿裁事臣惟詔功職掌所在夫心盡業不敢曠厥官方貽譏覆餗否則降罰褫革用警冥頑所以勵振興而勤趨事也若夫職業既舉簠簋修飭行不妨八法之議材或有一得之長積俸敘資

陞遷罔後未聞掩沒勤勞而不核乎名實也乃今之吏治有大不然者如進人之拳躩荒田之開墾漕糧之報竣或加級或不論俸滿躁等驟陞莫斯為甚究其躁等之故不過曰進人易匿難獲也荒田易拋難開也漕糧易欠難完也不得不開功名之路以示磨鈍之權否則人心不暢而未易奏功也夫此三者皆臣子職分中所應為之事以應為之職守若泄玩不舉則自有罰以懲其後今則紀錄不已又復加級前已陞遷後復再陞甚至級無可加而陞猶不止在　國家勸賢之典不無溢陽而臣子循分之心亦覺未安且此三者非其人之有異能卓犖以應不次之陞者也亦視其地焉若於繁輔膏腴之間即進人不勝縧荒田不勝墾漕糧不勝完而問之他省或曰進人非其故鄉而無隱匿也或曰無尺寸之土不墾也是無所用其力至

皇清奏議卷十二　　朱紹鳳

檢救藩封疏順治十六年　　朱紹鳳

戶科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藩封專制有年悍弁橫行日甚宜加檢救以杜各省未發之奸事竊惟戡亂武致治以文古今不易之道也國初奸慝肆行頻煩征勦宵旰坐謀於殿陛熊羅決勝於疆場維時使貪使詐法網少寬兵且為刀俎民且為魚肉而不得不姑容以俟之者勢也今聲教漸摩十有六載鬼方殊俗盡入版圖正　皇上發政施仁策久安而謀長治之日也昨讀上諭特發帑金三十萬兩賑濟滇黔疾苦并佐三路進兵不時之需大哉　皇恩施於當卹想見遐荒父老扶杖歡呼感極而繼之以泣也　皇上身居九重之內心周萬里之外如此其篤且摯夫亦曰湯火餘魂實堪憫惻耳

封疆大吏宜何如心體而力行乃聞兩粵諸藩擅恣威福狐狸狙獪半假虎威水陸舟車盡蒙王號臣同官揚雍建及按臣田昇龍先後疏陳義憤激烈亦既見其大端矣今馬登雲騷擾於贛縣張斗祿荼毒於清江不曰藩差則曰藩兵又何其肆行而無忌憚也　天語崇嚴革職提問已足破梟雄之膽雪無告之冤而臣猶總總過計者該撫因循未免投鼠而忌器問官瞻顧輒多蒙面而喪心將使犯之者不足以戒而言之者遂相視而不敢發可不為之寒心乎且不特此也紀律之師秋毫無犯苟使主將嚴明偏裨以下安至橫行若此是連坐之法不可以不亟議也

臣請　勅下該部以後裨將一員犯法主將作何申飭裨將二員犯法主將作何處分推之三員四員層纍而上輕重有差即在屏藩亦所不宥法敢而人人知懼則地方少免豺虎之毒詰王亦得永保帶礪之勳矣而臣更有鄙鄙過計者天下如此其大也騷擾之害非惟贛縣清江而已也悍將之憑陵驕兵之竊發亦不止馬登雲張斗祿與曲龍郭少南而已也以臣所聞浙江一省所云滿洲城者割數十萬市廛以給之不可謂不大矣舊兵調遣新兵移駐復另割湧金門一帶以居之室廬什物騷然一空百姓不可謂不苦矣乃駐兵遊手趁掠時聞或男人嘯聚白晝而攫財或女子成羣夜夜而入室勢同狼虎禍及雞豚此有耳所共聞有目所共覩者也因思各省之駐防與各府之鎮將縱兵出入擾害地方豈無有毆官辱吏奪人之物淫人之妻斷人之臂指如贛縣清江者乎撫臣駐節日久情似切於輔車按臣巡歷無常勢復同於傳舍特依阿而不忍發誣卸而不敢言耳臣請　勅下各該撫按百計網緡力行廉訪但有前犯立刻題參以憑重處倘撫按隱匿不聞或被科道糾察並治撫按以黨惡庇非之罪如是則行間無跋扈之憂百姓有生聚之樂而　國祚等於苞桑矣

請停察荒之差疏順治十六年　　魏裔介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奏為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東省之民以免無益之舉事臣竊惟藏富於民者盜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歷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彝倫百出閭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於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

且數歲而後畢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魚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滇點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獲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臀盡侵尅民之困苦已極尚堪復掇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文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焞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為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考搜牯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掇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者老督里保較尺丈道里遠濶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迯遭果能俚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於國下無利於民皇皇

者華遵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臣愚以為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為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賦額而澹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為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用敢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敷陳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敬陳東南戰守便宜疏順治十六年　王于玉

翰林院庶吉士臣王于玉謹　奏為逆賊有可滅之形事機無坐失之理敬陳東南戰守便宜仰祈　睿鑒事臣以草莽書生荷　皇上殊恩拔置史館甄陶煦育已閱二載　天高地厚頂踵莫酬顧念職非言官不獲建白以少効涓埃而知無不言亦臣職所宜盡敢不遵越俎之罪一一罄陳之臣伏見　皇上天威震疊神武奮揚即西南殊域幽崖絕塹脊林棧莽之鄉莫不廓清綏靖乃區區閩賊鄭成功糾烏合之衆掠食水濱計其狡伏不過十餘年來久遁天誅鴟張毋忌近又移巢舟島窺瞰兩浙濱江沿海趁掠橫行不即駢首就戮者臣以為水陸之勢殊而致守之機異也賊所恃為長技不過習於深洋玩潮汐艨艟高大便於衝鋒止耳夫賊之未珍由於水軍之不精而水軍之未精更由於戰船之不備今議者率謂賊宜海宮軍宜陸止可列守未可往攻即年來舟有船隻其大小多寡之數雖與賊角故賊乘虛而入舉帆便可飽颺官軍逐寇追迯望海每深浩嘆小醜狂驚職此之由臣以為用天下之全力以治水軍何軍弗精用天下之全力以營戰艦何艦弗成在　皇上誠不惜金錢不計歲月而圖此賊則最急在治戰艦其次在練水軍請自江淮以南閩廣以北凡為海道要害者　敕下該督撫大臣速造戰艦精練水師賊船高大非鳥船水艇不足以當其鋒而乘間出奇可以翊衛大舟輕行淺水者北洋則沙嘴為最南洋則觸礁為最應令督撫檄取閩匠照鳥船水艇等式併力鳩工而遍行監司鎮將凡各場各沙土著編氓有諳練風色工習波濤者廣為羅致臣計舟艦之修造水師之抽募不必半年而莊旗舳艫皆可整備相其最衝之地如狼福定海等口用大船百五十次船三百水師五六千西北戰兵三四千人以當之次則吳淞澱台等口亦用大船百次船二百舟師三四千西北戰兵二三千人以當之閩廣準此賊若分隊來

侵則我就一方之衆逆戰於門庭賊若聯舶大舉則我合
數區之衆并力而截擊自無深入內地登岸長驅之横矣
且若狼福吳淞有重鎮則賊不敢溯圖永而上金焦並不
敢越崇明而圖通奉定海有重鎮則賊之全隊不敢經趨
門而犯黃華賊之零軍更不敢沿象山而掠奉化賊既窘
戮於浙而閩閩廣有添兵遣船之舉厦門空虛勢必還顧
巢穴我於是乘兵惠潮斷其入廣之路堅守福寧鮑其入
浙之兵全閩之師嚴烽堠究堡寨以杜其沿邊入掠之謀
江浙之衆耀兵舟山厚戍溫台以弭其犄角突攻之患賊
既糧粮不繼將卒必至潰離油鐵無資船艦自然盡壞是
時命一大將督平蕩嶺表之衆與蘇利吳六奇之師攻其
南命一大將督全閩之兵與黃梧之屬攻其北賊勢既窮
腹心定有内變不出兩期而成功之首不至者臣甘受重

罰以正妄言之罪此惟在　皇上之獨操乾斷耳況鄭
逆本膏粱輕妄所附賊衆雖踰數萬戰兵不過萬人向徒
謂我憚於水戰故敢狂逞遊魂若聞決策進攻自然膽落
又其連年潰敗如海澄之歸閩安之破心膂既已非張羽
毛亦漸零落即一二叛將為其死黨而驍鋭之士計僅數
百此亦何足介意相機撲滅正在今時倘或玩為細虞因
循守禦賊若以一軍塞江口則崇明七十二沙通奉三十
六場皆其奸數一軍報定閩則兩浙之鄧縣四區之衝所
守其盜糧賊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攻者恒逸守者恒勞
攻者恒警守者恒疎臣恐財賦輿區從茲噴噴多事矣議
者輒謂製船募兵費動百萬賊不遽滅餉已難支臣以為
天下方當殷盛使撙節清剔數百萬金錢當亦易獲今不
及時辦賊而徒惜餉出無從則賊之今日掠一村鎮明日

破一城堡其焚掠創殘獨非小民之膏血　朝廷之積
貯乎日引月長又何止數千百萬也且
艱同乎覆載雲霄窮氓猶且不愛帑金
東南赤子斗筲籽軸正供獨多忍見其日罹鋒鏑不保室
家乎臣以為　皇上必有所大不忍焉者也又謂賊之
水軍使船如馬我一時召募應敵恐難臣以為水軍之伎
惟在駕船至教弓發砲我又有西北戰兵以佐其不逮況
斥鹵之民不同内地其飛篙持舵跳船上掠之技勁捷非
常兼且出沒大洋是其素習一朝徵募豈下數萬又向來
防汛之兵原有定額兼用新舊即可破浪乘風過年來我
江浙之兵兩定舟山皆已斬渠執馘更何嫌疑而不致力
於水戰也總之船艦備則水軍可恃以揚威水軍精則陸
地可藉為重敵能戰能守勝勢我操區區小醜正如釜魚

檻獸進退兩窮何至假以餘息縱彼出鋒而廓清綏靖之
無日哉至戰船之製式洋港之緩急沿邊衝所守禦之機
宜措餉募兵之權變或應責成督撫或應責成監司或應
責成鎮將者據臣管窺各有緟晰規畫未敢遽瀆　天
聽祇緣逆賊跳梁臣民同憤撲誠内激關目扼忱自知狂
瞽無狀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敬陳管見三事順治十六年　王啟祚

户科給事中臣王啟祚謹　奏為敬陳管見以佐太平事
臣以草野腐朽荷蒙　皇恩特簡科員未効涓滴願抒
微忠惟冀海宇底定共沐清平國裕民足各安樂利恭逢
堯舜之主親見堯舜之化也謹列三事為我　皇
上陳之
一曰海上要務　皇上威德廣被奄有四海一統之盛

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何是海疆鄭逆雖釜底游魚不久就
戮然尚未投首是猶附耳岸必至蒙衝擊鼓而後可捋
　皇上東南之一頓也海上方略或在廷諸臣或在外
督撫亦既詳言之矣然且有管見可見之施行者逆鄭雖
生跳波濤勢不能不聚糧於平地臣以為宜效堅壁清野
之計除高山峻嶺不可舉緣處所外凡平原曠野多築堅
厚墻垣迂迴其道相地廣狹間築城堡可貯糧石扎營寨
兵可守望亦可設伏地如民產令民自築免其徭糧如係
閒曠當募守汛兵丁修築使彼來無所掠去不能歸此坐
而窘之一道也且沿海之人網魚為生不可令之使有他
適也蓋其人生長海上履波濤如平地鄭逆之長技皆海
上居民所優為之得其人之一可以勝羣地人之百得其
人之百可以勝羣地人之萬馬且其廬墓室家妻子兄弟

素遭鄭逆驅擄叔掠鄭逆乃其讐也彼固我而自復其讐
有不為我効死力者乎宜將此等人擇其壯健於水營試
驗其堪作水師者不妨照馬兵糧數給之則以慣習波濤
之人擒彼飄掠海上之寇易易事耳是逆鄭逆而藏之又
一道也然尤有其要者臣聞防勦沿海一帶地方各有汛
地界限汛地立則防勦必專然界限明或彼此岐視以臣
愚見宜比照五省經略事宜於舊人中擇其素負疆場重
望者一人加以經略職銜提督軍務駐劄江南地方北制
山東以及天津南控福建浙江沿海地方專管海上擒勦
事務一切錢穀刑名不必干預待事平奏回論功陞賞庶
海上情形進勦機宜呼吸俱靈指臂相視立至底定無過
此者方今　國家大務惟此一事苟期有濟即應設官另
置衙署另添軍牢衙役在　皇上亦所不惜況江南廢

潘廢數府地盡堪駐劄是衙門不必再設於事甚省而於
功有濟惟　　皇上圖見之施行也
一曰民竈經界　　皇上軫念國用民艱允臣同官王命
岳疏請　特遣御史二員前往山東河南二省清理荒
熟田畝以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真朝野胥慶臣民同悅
之舉矣然命岳止知臣鄉有荒地熟地之不同而不知臣
鄉更有竈地民地之不同也止知臣鄉荒地之不可涸於
熟熟地之不可涸於荒之當察而不知臣鄉民地之不可
涸於竈與竈地之不可涸於民之當察也臣鄉係古青州
海濱廣斥厥篚鹽絺煮鹽之區也竈戶於海濱原有分就

竈地每畝止納銀六七釐不等民地則上中下下下四等
不同即下下地亦納銀三分有零竈地民地重輕不同原
有定例自明本以來典籍不存經界不正則有本一地也
而與州縣爭州縣代百姓而與運司爭是一地而納二糧
也則病民而其實運司徵竈糧竈戶則說其地而為民州
縣徵民糧民戶又說其地而竈於竈奸民並不納一糧也
則又病國病民不可病國亦不可伏祈
　　敕下撫按專
委該省道員與運使於產鹽處所公同督率該州縣詳核
與籍詢問父老在運司不得以鹽地考成而與州縣爭民
地在有司亦不得以民地考成而與運司爭竈地審其何
者為竈地即定之為竈不得竈而入於民何者為民地即
定之為民不得竈而入於竈詳明撫按　題報再祈各省
有產鹽地方亦令該撫按照山東一例委官行查庶竈地
民地各得清楚民地不納竈地之輕糧而國用不絀竈地
不徵民地之重賦而民用不匱矣

二曰摩剔錢弊　皇上允該部疏請著為銀七錢三分之令刊入大樽由單使上可行於下而下亦得行於上上下通行令無阻礙固宜錢益貴銀益賤民用日舒國儲日裕也乃邇來銀不加賤錢不加貴而錢法未見疏通者則以銀七錢三之法基善而有司未之實行者以於有司不便耳既無戥頭之折即無羨餘之入以貽私橐則攜取不便以敷上官則餘納維艱所以由單則照例分派而收時則不用錢而用銀是名雖銀一兩派錢一千而其實錢一千仍收銀一兩也與不派錢無異矣甚有巧於立法自設錢桌數張每錢一文必得銀二釐然後換給若非官桌所發之錢則不收是納錢一千用錢四千較之用銀反一倍而二倍矣孰若不派錢之為愈也銀七錢三之法至此不幾窮乎是欲以疏通而反以壅滯此所以錢日賤銀日貴

欲寶源之流行無礙也不可得矣以臣愚見除銀七之數照常置櫃收貯外其錢三之數另置一櫃另設一役專司錢責如收錢而仍收銀以及收錢而多方取巧者撫按官立時指參有司計贓坐罪收役重則處死輕則流徙如撫按以下隱匿不報許臺垣衙門別有確見指實糾參治撫按以徇縱之罪庶有司知所警惕而錢法疏通矣伏祈　敕部議覆如果臣言可採統冀　睿鑒施行

請敕教化嚴法度八條順治十六年　朱　裴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朱裴謹　奏為　京師首善之區宜敦教化嚴法度以期作則四方事竊惟移風易俗遵世之微權彰善癉惡觀摩之妙用一惡未除一俗未善亦足為太平之累臣敬抒八款恭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崇節儉以阜財用古者衆庶服舍吉凶軍賓皆有品制不敢僭濫近見都城風俗靡麗相誇金珠之飾盛於氓隸紈綺之好侈於婚姻居處則雕墻畫棟商賈可為騎乘則玉勒金鞍吏胥偏勝至於裂幣煽繒之事訴下祀事為之漢人亦有從而效尤者我　皇上躬自節儉而下猶以驕奢相習似非培養原本之道請　敕下禮部考核典則將服舍婚祭之禮立為定制勿使浮僭上自　京師下及海甸咸遵約束庶民藏可厚矣

一曰禁師巫以正風俗午運中天魍魎何憑古者崇經黜邪所以定民志也近見都城齋壇之設半於男女巫覡之聳徹乎滿漢遠近效尤邪教盛興左道煽惑舉世如狂初不遇成仙了道之說煅於人心久則膜拜篆備劄之事造於幽室直省入　告者紛紛不一嗟此生民始於無知一念誤入憲網莫逃寬之不可殺之不忍不重可憫重可危

乎伏乞　嚴飭五城家諭戶曉化導之餘以重法繩其後凡僧寺道觀如有男女雜處聚齋修會之事一併嚴拏務期禁黜勿止以朔望具結了事庶識緯魘魅之術難以迷亂於盛世矣

一曰辨名分以別貴賤從古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此一定之理近見都城尊卑莫辨狐狸橫行滑吏猜胥分庭抗禮於縉紳之前伶人倡優並轡廝驅於冠蓋之列罔知忌莫可誰何不爭辨則垂頭喪氣一較論則引類呼朋不冒耕有職則假指投主誰服與之辨真贋哉如此行徑豈盛世所宜有伏乞　天語敕下刑部嚴立無職詐職非旗詐旗之條載入新例庶體統立而宵小斂跡矣

一曰驅奸宄以靖地方近來直省衙門猾棍巨奸作惡盈貫或本官發覺或被人訐告則潛逃京邸以為緜身之所

伴言投旗刀撈摑主攜倉庫之金錢浪費於章臺負滔天之重衆逍遙於紫陌在本官懼為躍治之金在本犯恃為負嵎之虎以致法度不行鴟張效尤遞漕遞賦若輩耗其大半皆由京棍相為招窩相為指示伏乞　敕下五城每季終照巡捕拏訪之例將土豪大棍力為體訪不時參拏庶　輦轂之下不為此輩藏污之所矣

一曰猶軍器以防賊盜近者禁馬之議意在縛賊之手而卻賊之步也殊不思緣林大寇皆披堅執銳之人能暗通牙儈以市馬匹即能假冒官役以購盔甲見都城矢函如林保無有賊哨外賊者乎古者家不藏兵盔甲原係官造伏乞　敕下兵部查照舊例設盔甲廠如或難行亦須設官司市除滿洲出兵照舊貿易外如有外官差人易買者須持印信批文驗明上稅方准收買無印符者即以奸

細治罪出門之時仍許陳露公驗不得藉索帶藏違者並處此亦消弭盜源之要務也

一曰崇孝弟以敦根本孝者百行之原京畿者首善之地無有孝子順孫節烈彰著之人但外省巡方復　命例得旌題都內五城官如傳舍未有此例首善之地何可湮沒請　敕部議年終許五城御史廉察孝節以憑旌表庶幾風聲樹而觀感生有裨於人心世道者不淺矣

一曰除窩賊以肅廉恥古者青襟之列惟犯淫刑者充之近見都城通衢悔巷處處章臺皆因二種兇惡棍徒將良家婦女窩買或強為侍妾或販入花柳百般凌逼慘酷難言所以沸泗沾襟哭聲震地京師何地而可容若輩若此哉乞　敕下五城實心嚴查如有此項兩鄰不舉治以

連坐之罪庶幾無誨淫罟善之事矣

一曰禁攬納以清積逋禮戶兵工四部皆有錢糧各省赴京解納者或發民或僉役恐民一到京城茫無頭緒專有一種走部惡棍賃借宅舍假裝體面窺有外解人役挾帶而來者或迎風於城外或周旋於部門圍哄到家誘以代納或一總包攬或零星科派遠來愚懦一落龍牢不能自主將本折錢糧全賺到手任意花銷部比則百般支吾以致解戶終年不能掣批者有之甚至竟自逃走解戶傾命賠補者有之請　敕各部細訪嚴拏治以重罪嗣後解批投部必驗果係原解方准收銷勿得容縱攬頭庶錢糧無乾沒旁滲之弊矣

以上各款或有曾經戒禁未見實力奉行或出窮蔫末議臣愚以為　京師者天下觀摩之地元氣當培風化宜厚

況浙楚江淮水災疊告山右秦川雹震時聞未必不由奢侈驕淫人心不古之所致也欲挽四國之頹風當自　京師始統乞　睿照施行

請培元氣定章程疏　順治十六年　李鼎玉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李鼎玉謹　奏為一統之勢已成根本之圖宜豫亟培天下元氣並定一代章程以基久安長治事臣中州下士濫厠中書未及二載荷蒙　皇上特恩拔置臺班雖竭犬馬愚忱未足報稱萬一敢陳末議用佐　高深竊惟帝王手定太平當擴清伊始已建有子孫萬世不拔之規必先於國脈人心加意培養故垂之典章皆太和元氣充足洋溢使爽世臣子守之而足以為治恭遇　皇上仁育義正親政以來削平海內天與人歸其於利弊所在勵精興革諄切誡諭無非嘉與內外大

小臣工共圖雍熙之代今者滇黔平蕩大一統之勢成矣
億萬斯年之業定矣而臣猶恐恐過計者保治之道不可
不豫計根本也念天下生息今之百姓皆十六年以前流賊土賊焚殺掠百不剩
一之殘喘也兼以連年供兵修河諸大役勢必一一取之
民間而在外諸臣漠功令之赫煌誰敢不洗心滌慮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意但其間不肖有司陋規相沿或
巧借名色假公肥私者有之即以錢糧論節年逋欠百姓
所苦非正供也只私派耳上司之供應猶兵之半湎漕米
之幫貼夫役之軟搶柳稍之載運銷算之打點黃冊之科
派諸如此類雖項數倍於正項而又火耗重加罷刑勒取
百姓責兒鬻女日以填塡貪吏之谿壑而不足民力敝何哭
望正項之不缺額也情弊種種雖言官亦經屢陳部臣亦

經屢飭而有司故事因循不肯實心奉行則皆督撫按臣
於覺察切責之故耳請
敕各督撫按潔己率屬嚴飭
府州縣痛洗從前積弊遵依賦役全書以易知由單為主
不得於由單之外加派分毫如有仍前加派者督撫按不
時體訪糾參重處以為剥削小民之戒至於刑獄者民命
所關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不可不慎也五刑之設不得已
而用是以在內三法司掌天下大獄而平反之在外專設
臬司理之而總以督撫按之勒定其有重情贓罪允協者
入告非是則羅織有禁
特諭及有分別緩決者赦一人之小過所以養天下
之廉恥遲須臾之死法所以造無窮之仁壽十五年十二
月內部臣孫廷銓白航謙杜立德進呈至德祥刑頌並欲
宣告中外無非使人曉然於
皇上泣罪解網之心刑

期無刑之意而已近日遇民犯法情猶可矜或以無心而
成鐵案或以有故而罹覆巢更有一種走空忍挺專借籍
貫詭告枉狀倚仗強援布圖影賄但於督撫按等衙門一
狀告准經年難結數家流離即從公審實已無救於既破
之產既朽之骨而況不肖問官非徇情則受賄者乎請
敕各督撫按轉行所屬承問等官如遇有借籍枉告者
審實按律究擬倘問官有枉徇情弊督撫按不時體訪糾
參重處則天下無不中之刑罰矣清賦祥刑將見衣食足
而禮義興訟獄息而風俗美培養之道當無踰於此者也
載考二帝三王嘉言懿行垂之典謨炳炳麟麟我
皇上躬親萬幾良法美意超越千古請
敕命史臣將
皇上親裁大政及
特傳諭旨彙輯成帙鐫為一編
或載入部院卿寺等衙門職掌典則內一併纂修刊刻成
書藏之册府為子孫世守之寶俵布之中外為百官永式
之良謨如是則法度畫一而萬年有道之鴻規定於斯矣

戶部都給事中臣朱紹鳳謹　奏為海氛既慶廓清敬陳
善後之大事以佐萬年之計事　皇上天威肆震殊俗
同風紛紛江海之游魂頃復撲滅恭聽捷音歡聲雷動莫
不賀戰勝而慶昇平臣竊念之鄭逆自闖而廣而浙而江
南搖亂我人民蹂躪我土地匪朝伊夕矣今雖天奪其魄
斬獲無遺猶恐竄匿餘氛尚延喘息巖疆制勝方切綢繆
非在事諸臣優游燕雀之堂高飲太平之日也臣請得以
善後三大事宜為
　皇上密陳之
一曰申國法、朝廷命將設兵原以衛民而捍敵計一
省之中其為高牙大纛踞巍城稱上帥者不知凡幾其為
偏裨將佐領貔貅分汛地者不知凡幾日糜正帑之金錢

歲耗耕農之饋餉一旦有事輒請葉旅夫葉旅所以翼衛
　皇都者也雖羽林百萬四應無窮而根本單寒豈為
長策甚或鼠首懷二心之子望風降適不堪聽聞苟非梁
化鳳哈哈木等克奏膚功東南半壁其可問乎則行間之
功罪不可不明也伏乞　敕下親王大臣九卿科道會
同核議除在事有功官兵少俟督報抄倩從優議敘外江
浙將弁平日疎防不能制賊者作何處分臨事畏縮不肯
一矢相加者作何處分對壘逗遛與城池失守者何以治
之戰敗遠竄與俾退冒功者又何以治之逐一分明奏請
定奪有功不致向隅有罪不得漏網則懲勸明而人人思
奮矣至於督撫重臣一舉一動輒為將吏表率孰能搏俎
折衝孰能固圉保障某也虛報以誤軍機某也玩寇而致
深入尤當分別激揚以為天下之開府專閫者戒

一曰固民心江南賦役之重十倍於天下又或困於歲
於兵旦於城而其甚者則困於官
　皇上懲貪驅蠹非不嚴且切矣無奈墨吏橫行愍不畏死如
故敲骨吸髓呼籲無
　敕諭而有司欲追
民欠以補前此之侵漁至今徵比如故敲筋鑿髓呼籲無
門在在皆是也自一二亂民倡風鼓偽編氓至愚逐有身
罹法網而不知者矣臣以為欠撞者見年宜懲也積逋定
宜緩也陷賊者鉅魁宜治也脅從定宜赦也亟下寬大之
詔廣開更始之門江南百萬生靈無不額手貫心鼓舞而
即於治矣又杖罪折情之例變四兩而增為三十五兩贖
重則犯法者寡投誥　　詹慮本欲祥刑特恐奉行不善
藉口欽賦重法嚴刑血肉俱盡竭八口終歲之資不能免
一朝箠楚之痛家連戶累勢所必致究之十不報一徒飽

私囊於國計何益乎伏乞　　皇上俯鑒情弊變此新例
率由舊章抑或分別官民再加　　訓諭官則從新民則
從舊庶刑罰中而民協於中矣
一曰儲人材官職之崇內無過於六卿外無過於督撫試
求其才望兼優克稱厥職者指能數屈乎六卿簡在
帝心未敢妄議然或書生不諳於大計或病骨不勝夫殷
繁亦宜少示更易以壯翼為亮采之色至於督撫關係封
疆尤不可苟且以從事也朱衣助玩敵喪師亢得時輕生
感衆前車既覆後事當懲若復踵行故智依樣葫蘆恐天
下督撫若此二人者亦復不少可不為之寒心乎伏乞
　皇上斷自宸衷立召滿漢大臣出其不意令各將所知
新舊人材不拘資俸品級見任斥謫但有真材真品可備
緩急之用者從公面奏候　皇上親加裁決簡拔其尤

俟卿貳督撫需人於中酌量推用破故習而展新猷甚盛
典也其會推之法悉當如蔡士英宜永貴之例凡遇要員
缺出　皇上先命一內大臣公同監督使諸臣皆能盡
其言無若前此之一手把握名曰廷臣會推實皆吏部私
舉也蚤為採擇庶不致臨事而倉皇衆議僉同必不敢徇
私而誤國人材既得而國法民心皆有攸賴矣臣猶有請
者賊渠此番喪亂勢若土崩馬信雖復逃回豈敢再犯但
閩逆子尚踞舟山賊將陳豹復通南嶼廈門沙城鯨窟未
除四者非閩廣之咽喉即江浙之門戶設險分防處處宜
密并乞　敕下各該督撫修砲臺練水哨先使片帆不
得飛渡而後養成精銳直搗其巢不一二年閒海晏波恬
四省殘黎俱得蒙
皇上生聚教訓之樂矣

請除弊害以圖治安七條順治十六年蔡行馨

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行馨謹　奏為遵
言仰祈　睿鑒以除弊害以圖治安事竊臣浙東監儁
恭沐　皇恩授臣海防任事以來歷有三載凜從諸臣
工之後凡閒創經營無不鞠躬盡瘁圖報　皇恩於萬
一然　君門甚遠臣言甚微還有百姓疾苦方以不得
盡力救援為恨茲臣代覲來京恭逢　上諭許大小覲
臣直陳地方利弊真千載一時正微臣繪圖請命之日也
臣在漳言漳在海言海漳海情形揣摩已熟見聞亦確若
知而不言是上負
朝廷下負殘赤亦何賴有此一官
也尚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非救民水火所謂民為邦
本本固邦寧何患海賊不化為赤子漳黎不即登春臺也
所有條議七款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弁兵之下審宜禁也凡援剿投誠諸兵馬雲屯於漳城

於海陬而無一夫之不獲矣

一撥勦之兵馬宜分也　朝廷設兵原以衛百姓城池
非設城池百姓以衛兵也今中左與海澄漳浦雲霄詔安
等處皆一帆可至則我兵急宜星羅棊列於海岸朝夕枕
戈以待其衝突未有安枕於府縣之城內俟塘報之既至
而後出兵以應之者況相去甚遠兵出而賊已滿橐兵到
而賊已登船更有會議遷延而賊已深入罄掠矣甚有百
姓攜子抱女啼哭而望城投生畏避之兵反堅閉城門而
不納賊每焚掠及城下而我不敢輕出一騎何也自今以
後除滿洲大兵及投誠諸兵暫應盡界駐劄城中以備居
中調度接應但不宜兵民雜處為便其中左右三路援勦
各兵如龍溪之石美城尚可修整駐重兵以扼賊船之首
衝如海澄與漳浦地方其銅山陸鰲元鍾南洪猶曰一水

之隔耳至於浮宮方田之東南以及鎮海衛佛渡橋舊鎮杜嶼等處皆屬陸路我兵馬所能及者胡為棄置而不一顧況鎮海城民現在獨不宜分一總兵以鎮其要害乎至於雲霄乃漳浦詔安兩縣之咽喉也查雲霄一鎮不過土著之數百步兵安能抵蜂擁之海賊萬一有事咽喉幾絕今沿海一帶察有舊城寨可駐兵者急宜以三路之總戎度地分鎮其副將參遊等員或百里一大營或五十里一小營其都守千把等員亦各分一汛地以專其任遠近聯絡勢如長蛇擊尾首應擊首尾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使賊不敢登岸而內窺所謂禦賊於門戶不禦賊於堂奧也兵既撤營於沿海則城中捉夫強買者少郡縣不憂其不舉固流民不虞其不安集矣

一水師之舊制宜飭也從來設一水師以防海而復設一

海防者亦猶乎監軍也查舊制海防衙門原有　欽頒關防一顆春秋二時奉海道詳撫院委汛凡營兵之老弱庫實糧米之有無冒濫弁員之課最賢否烽墩城郭之堅敝修復皆得以數報上司時時整飭令關防未頒水師初立舊制皆蕩廢而不可問矣為今之計莫若悉照舊制凡屬海務水師應與海防官呼吸相應指臂互使調度兵卒分防水口要害嚴絕接濟梶兵不得徇情故縱至於沿海一帶每有倚冒劫殺故立墟場有如鱗次但知利祝肥家不顧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則米穀蔴苧柴油等物無不畢集有髮無髮渾跡習易揚帆而去此接濟之尤者而有司不敢問官兵不敢動也自今以後凡近海通舟之墟場無論福興泉漳等處理應一體防拏凡有徘徊墟者即立置重典不赦如此則接濟少而海寇之咽

喉自絕故責水師以嚴緝接濟為坐困海賊之急著也

一蠲役之積弊宜清也自兩省協濟司餉下頒則大兵軍需糧草以致換班兵馬之夫役勢必取給於地因以分派上中下三等理勢然也今查漳郡凡搜寨堡中紳衿衙役百姓雜處其間縣官不能親歷而查之全憑吏胥派報其有以上作中以中作下者猶曰便宜在百姓也更有私行受賄以下作中以中作上且巧立名色以上作上竟使百姓窮而無告或折屋以完官或棄寨而私逃甚有得金而匿寨不報更有鄉紳勢豪安坐而不敢派使流民散戶獨當其苦以致徭役不均人民逃徙且若輩官票一謀入手搥輪權僕科索百端或因一派十或折乾歸私仍捏造民欠而吞食不貲真無民之費反多於正供自今以往惟祈　皇上申飭督撫大臣嚴敕正印各官通

行禁示凡搜寨堡中所居之人照戶計丁照田計糧之多寡并查某戶業農某戶業商以分本末之輕重攢造定冊或仍照編審則例造報上司存案不得意為改移毋論鄉紳勢豪期與百姓一體當差其有吏書受賄徇私者許同寨居民指名告首按以違　旨之罪其有司私徇情面不力為民清豁者罪亦如之庶殘黎之殘喘少蘇豪役之蠹弊得清矣

一閩寺之荒田宜報也寺僧之田惟閩獨多今合一省而計之不下數萬畝自兵荒之後僧佃多死亡間存一二管理之人是僧去而寺存田荒而糧存也臣每見縣官催科比徵搜緜敲撲而糧仍逋欠如故查明季有將田六分充餉四分焚修之旨曾下撫院通行在案而中寢焉今若仍倣前議許聽寺僧自存四分為焚修之資自報本戶最荒者

約六分為率另編造一册招募有力者開墾免其初年籽粒以抵牛種次年則輸穀若干石為官租以充兵餉一如租種學田之例其田給與帖照永遠得業以膳八口或有投誠之兵願開荒田者亦如前法給與帖照令其永遠歸農仍編入就近寺田之冢甲册中責令該里長收租入官仍着揩其出入不許妄作非為如是行之既久則投誠之羽翼漸散貧僧之積累漸豁境内之荒田漸熟兵馬之糧餉漸增并兩省協濟之餉可漸減此一舉而數善備似可急舉而力行之也至於民田之荒者亦有萬計而沿海漳泉為尤多何也民非日就死亡即逃海而未歸也急宜相度形勢一一清查就近給與守海之援兵量口屯故以自膳仍以各隊之長綜覈勸獎既無袖手坐食之兵可減輸運維艱之苦正示賊以且戰且守且耕有如岳軍之難撼

有如戚將之屯田兵有固志民無二心兵若夫斟酌損益督撫院司諸臣自有因時制宜調濟相成之法在臣不敢預擬者也

一軍防之閒署宜併也二廳皆無錢穀之寄則二員皆屬閒冷之官既無軍可清官不必專設雖有海可廣而一可兼承臣於十二年隨定遠將軍世子督師至漳彼時兵馬雲屯極目荒烟如築城開路運糧備船查接濟招流亡等項在開創之時頭緒多端需人料理今已三年漸見成平苟非庸材不難兼攝計減一官之冗費亦小補於軍需況福興泉亦逼近海邊而軍防止歸一廳則鄰府之成例可倣行也

一衙弁之倣糧宜罷也從來無愛惜百姓之武弁豈能寓撫字於催科一經倣比屯糧其不肖者竟與小甲衙差猫

嗇嗟慈怨之氣反易鬱而傷天地之和故懲險不得不嚴問詰不容不速凡以為　皇上明罰勅法歸於禁人為宽大枉也如賊官污吏不有以懲之則生靈受其荼毒而非而已伏見　皇上欽恤慎刑之心無所不至年來恩赦屢頒熱審減等即帝堯三宥之典大禹泣罪之心無以過之則凡承問衙門務祈虛公歙鞫明若燃犀自然獄無淹滯刑期無刑近見刑部業牘繁積有一二三年不結者有一案而經歲累月不結者其中株連多犯或以事款證佐或屬被害求伸在他日問結之後非不釋放歸家而此時拘繫圄墻一日未結則一日受幽囚之苦當此炎天暑溽蹲伏陰房臭穢鬱蒸與正犯無異其顛連困苦之狀真有不忍見聞者如周亮工王秉衡盧慎言等一案皆千連百餘人事關外省提解證佐自數千里解至京城動經歲月羈候蒙蒙審結無期其他別案要亦盡

然夫折獄貴於得情部臣誠盡心研鞫何難一訊立決而乃遷延多日久不成招以致囹圄之中人犯壅塞臣恐日久弊生安知無舞文猾吏假稱綠索誘其鑽營即犯罪諸人又安知不相機打點百計圖維以圖徼倖不惟是也彼夫身罹重罪自知情真罪當爰書一定莫可挽回乃反招無涉之證佐巧引事外之他人使另行拘提往返多日一則可以苟延性命不致即蹈刑章再則可以觀望事機便於徐圖賄脫久羈不結之弊勢必如此易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欲使無罪者速免於獄而有罪者早伏其辜也請

皇上嚴勅該部凡承問各案無論大小上緊速結毋許事外株連借端延緩以滋弊竇則法加於宜罪而恩及於無辜將見獄無留滯而囹圄可以空虛矣

請嚴禁因循之弊疏順治十六年　梁熙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梁熙謹　奏為欲收勸懲之效宜核廉能之實請嚴禁因循之弊以肅憲綱以勵人心事臣以外吏蒙　皇上特恩拔置臺班夙夜惕厲恭思圖報仰見　皇上軫念民生勞心吏治如巡方之舉劾屢經申飭在事諸臣慮無不改轍滌衷各求盡職而臣一得之愚有裨風憲事宜萬不敢曖昧顧忌不為　皇上陳之也竊惟貪污成風由於鮮恥而知恥之效在於旌廉自昔治吏之法廉能相次而稱夫亦知所重矣乃習俗流移非一朝夕守令之潔清自愛久不為人所齒及其騰聲於司道間者無論採守即所指稱為能亦非十奇三異之謂也需索遂意則曰呼應獨靈鑽營周到則曰玲瓏八面迨巡方至止開列考語則襲取舊套苟且填註將指貪污為廉潔亦自難於措詞不得已而點綴才敏之狀粉飾開報亂入薦剡庸流望而灰心志士為之短氣吏治不澄其弊未有甚於此也古之巡方一出堅吏即為解綬凡在屬下必無貪夫其不以才力不及點者皆非不能之人也猶擇其最著者薦揚一二示之風尚今也是非失實廉既不可盡信反瞀能以為飾貪之計此可為長太息者矣臣愚見今後巡剡之治非例可拘救時之急宜矯其偏以臣愚見今後巡方復　命所應題薦在方面必其范菹不入在有司必其絲粒不苟仍照參劾之例自註曰如某官者宜照廉例紀錄其他稱能舉才等語不許仍前混列以為掩飾藉口之地由是風聲所布耳目一新天下曉然共知　皇上獎廉懲貪之至意而守道不阿之士庶幾相勉於有成所益於世道人心非細故也此法果行諸臣亦各有良心當秉筆對簡之時若仍欲註貪夫為良吏事相反則情不容

遵例歸一則詞無可支念前慮後有不待懲治知其泚然汗下矣不然能吏之譽不已恐巧官日以得意而貪風未可盡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天語嚴飭附入憲綱將見　皇上德禮之化由以日新而諸臣廉潔之行可以蔚起矣

請勸清吏以勵循良疏順治十六年　田六善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田六善謹　奏為請勸清吏以收循良之效事臣惟清濁者人品之分途勸懲者大法然懲猶繼乎勸而為言者也今日貪風日甚處極重難返之勢不得不嚴懲以儆然懲之雖嚴其弊日巧密廉恥漸至於不可問惟懲與勸並行則今日雖不能必人之自為勸而行之既久人將見清吏之可為黽勉不懲而自勸於以上登至治不難也今州縣未審無勤矣

緝拏逃人則有勸輸銀粟以及開荒完糧則有勸夫民之安危原係乎吏之清與不清而所以勸清吏之法未嘗議及也督撫亦未嘗無勸矣州縣能拏逃人則彼有勸州縣能開荒以及完糧等事則彼有勸夫吏之清與不清原視乎督撫之公與不公而所以勸督撫之法未嘗議及也且緝逃開荒等勸是嘗能也輸銀輸粟等勸是嘗富也何如得一清吏之為有益乎且州縣有功督撫皆積累以為己功為其能督率也何如能使吏無不清之為有益乎夫督撫之不得薦舉不過謂其有虛文無實用然參易而薦難此後督撫將每歲參數人以塞責至於吏之清不清則亦漠然視之而已矣伏乞　勅下督撫不得效平常薦舉習套止查地方歷年所得清吏果有幾人一一開報祈

皇上記名左右以憑優擢並祈　勅下該部或一

年或二年類查各督撫地方有清吏五人者如何褒嘉有清吏十人者如何優異無清吏一人者如何處分庶人人自奮治道可興然行此有五便議此有三難不可不講也何謂五便清吏勸則飲冰茹蘗之人謂人雖榮華己雖冷落然公道尚存聲名尚美則持守之志益堅一便也清吏勸則不在清吏之數者謂己即有緝逃翦賊等功採守尚未見信白簡可畏矣誰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勸則自奮治道可興然行此有五便議此有三難不可不講也何謂五便清吏勸則飲冰茹蘗之人謂人雖榮華己雖冷落然公道尚存聲名尚美則持守之志益堅一便也清吏勸則不在清吏之數者謂己即有緝逃翦賊等功採守尚未見信白簡可畏矣誰敢不力自濯磨二便也清吏勸則

皇上憂吏治之日壞求其人而不得者今後可以知某省尚有清吏幾人以驗吏治之修廢三便也清吏勸使天下曉然知　國家之勸有能者如彼勸有德者如此風俗可以丕變四便也至勸清吏兼勸督撫則督撫向日謂清吏之無益於己摧殘恕罵令廉介之士寒心者今見清吏之萬不可無則必卵而翼之親而愛之矣五便也何謂三難議者必謂一勸清吏則其餘之不清可知也無以處乎不在清吏之數者一難也夫今天下果皆清吏乎與其不勸而涇渭不分何若勸之而使有清名者知勉無清名者知戒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督撫依舊受賄徇私二難也夫不有巡方之察乎巡方之在地方雖不如督撫之久然以察督撫所薦之虛實則甚易不公不明為法已嚴督撫亦何肯以一己之功名為他人之地步乎議者必謂一勸清吏恐錢糧等事未必能無墨礙三難也夫周官六計弊吏總貫之以廉則清為官之要務明矣平常加級紀錄皆可抵算罰降豈一塵不染之吏為　皇上愛養斯民獨不可加級紀錄並受　殊恩乎苟行者力致其

請嚴通抗以除民累疏　順治十六年　袁懋德

兵科右給事中臣袁懋德謹　奏為撥補久沐　皇恩通抗實為民累伏乞　天語嚴飭一體追完以甦窮黎以足國賦事竊惟國家立法首重愛民百姓安生要期有賴未有以如天　恩典欽恤流亡而令佃棍把持抗拒以至歲課不數窮簷坐斃者也臣生長畿輔聞見最真敢為我　皇上披瀝陳之我　皇上因通州香河漷縣等各州縣圮佔之後民不聊生故查腹內如德州興濟靜海等處關外如保安延慶永寧懷來等處凡蓑草衛所及入官一應地土撥補使失業之民得有恒產　皇上生成浩蕩之恩小民莫不舉手加額祝頌無疆矣但所撥之地遠者七八百里近者亦三四百里彼處既無房屋以棲身又無農具以資用勢不得不仍歸舊佃若舊佃平心公

道量地輸租使撥補之民得所資藉以辦差徭之用以供
糊口之需豈不交相得而兩無負乎孰意近年以來則有
大不然者查得撥補佃户非衙所之刁軍即原佃之悍辈
也性成習慣事熟人頑百計留難乃其夙智況有積棍衙
蠹交結把持將多作寡指捻為荒刁捐撥挽誠難救舉且
路隔數百里往來之資斧維艱或多方借貸以往而逐户
催求沿門持鉢奔波勞碌計所得之錙銖不足供饔飧於
朝夕矣且聞有地主苦錢糧之無措畏積欠之難償流落
他方經年不得歸者有賢糧已盡饑饉焦勞束手無策竟
客死於道路者有欺其伶仃孤弱而痛遭其毒打者有興
詞搆訟告訴經年而飄泊無歸者種種苦情鄒圖難繪臣
思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撥補既在所屬則撫恤自當一體
乃地主索討無策奔告求追該管有司不至十控而九銷
之苦矣

請沛恩澤明賞罰廣鼓勸疏　順治十六年　姚延啟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請沛恩澤以收人心
明賞罰以肅衆志廣鼓勸以振軍聲事竊見島嶼小醜輒
敢乘虛突犯深入内地不過恃舟楫之長技乘風濤之便
利狡焉狂逞然而遠離巢穴勢不能久飽掠思颺寇情懈
怠此正天亡之日也我　皇上特遣禁旅指授方略天
戈所向自當殲滅無遺臣義憤所觸殫心籌畫仰佐
宵旰之憂惟　皇上留意焉何謂沛恩澤以收人心一
曰緩逋負　皇上御極以來深仁厚澤久已淪肌浹髓
四海歸心矣通者因度支告匱清釐錢糧節年積逋欠至
四十餘萬有司畏於考成督責追呼不遺餘力甚至有民
間完新而官以抵舊賣妻鬻子究竟不能結局者貧民皮
骨俱盡而敲扑徒煩前逋未清後逋又積居官者既無出
身之望為民者喪其樂生之心窮則思亂與其追之無益
於國課而適足以啟怨何如寬舊徵新大沛
蕩之恩也至曾經賊之處尤望　特恩早蠲積逋以宏
軫恤之仁否則殘破之餘又苦追呼必至戶口逃亡窮民

皆化而為盜賊其所失豈特區區積逋而已哉一曰寬脅從　皇上代天臨民誰非赤子自海逆弄兵以來沿海郡縣疊罹寇患使防守將弁及有司官果能修力同心何難嬰城固守無如將領平日不能先事預圖有司平日素無善政愛養一旦寇至手足忙亂各思自保妻孥文武將吏先已解體投戈滿城百姓誰不寒心喪膽臣謂失事地方若將領有司能守而不軌之民潛通賊寇賣城謀叛者此則罪不可赦必察明為首為從之人明正典刑以儆將來若文武官員不能倡率士民先無固志因而百姓惶懼開門納寇者此則罪在將弁有司不得推責小民以失守之罪也竊恐大兵到日玉石俱焚若不分別逆順良民必遭屠戮伏願　皇上推天地覆載之仁哀愍小民受賊驅迫勉強從順實非本心　特敕大將軍督撫分別逆

順勿濫及無辜以照　皇上好生之德則數百萬生靈執不感泣歡吁共祝萬年有道之長耶萬一誅殺太濫遠近聞之必皆震怖惕息一遇賊到愈加鳥驚獸駭是驅之使散矣失此緩通寬脅二者雖屬書生迂濶之論然人心既固賊勢必不至蔓延實根本之先著殄寇之要策也何謂明賞罰以肅衆志白及在前將使之冒死衝鋒外寇雲集欲責其登陴誓守此宜以信賞必罰激發其忠義之氣今失事者未必罰而敵愾者未必嘗則士氣沮喪恇怯不振每遇賊至弁卒望風先退官民靦顏納款夫今之督撫即古之大帥也用兵之時可以便宜從事有功人員宜立行題敘不拘文武生員及在籍縉紳如有能保守一城一郡及殺賊破敵自効者生員百姓即與優錄在籍縉紳即加陞擢廢棄山林者即為舉用如犯罪革降者即議敘洗

其奮不顧身以死勤事者本人即恤仍錄其子孫誰不感激自勵至於倡逃迎賊及為賊通線買米助糧者立行顯戮如此則衆志成城三軍用命自然勇氣百倍戰守皆有所恃矣何謂廣鼓勵以振軍聲欲滅海逆必先練水師與備戰艦昔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今採舟者使船如使馬而後可以制勝今濱江沿海之民習於舟楫者正不乏人或饑寒所迫賊鹽行刼亡命於波濤之中不加招徠必為賊用而戰艦絕大者為水船其小者為烏船及八槳船工費浩繁非搜括舊欠所可點金取辦竊謂水師宜倣

盛京招民之例有能捐資招募精於水戰百名以上者督撫親試其技藝飛簽運掉扒犒跳杵果皆熟嫻即與題請授職其有能傾家輸納數千金及數百金不等助造船艦費用者亦為分別敘錄或犯罪流徒以下亦令輸助免罪如係本身而家屬連坐者果能急公慕義不妨竟與請豁以示　朝廷法外之恩將見水犀精甲踴躍成羣艨艟巨艦指揮四應可以投鞭斷流揚帆萬里矣以上數款或為根本之謀或資戰守之備伏見今日人心不固衆志委靡軍督悵懦臣蒙　皇上參養有年恨不能荷戈執殳効死行間故漉草野之愚忠仰贊　廟謨之一得伏望　皇上鑒宥採擇

請詳督撫會推之法疏　順治十六年　徐惺

禮科給事中臣徐惺謹　奏為督撫簡任最重會推立法宜詳仰請嚴核　近推以收實效事臣惟循名核實者臣子之職分用人行政者人君之大權故有賢必舉有能必錄無不簡自　宸衷矧督撫為封疆大吏簡任何等鄭重顧可聽其僅循會推故事止列一二人挨序資俸漫

無定評致　皇上有求才不足之慮也臣辦事垣中見諸臣會推屢奉另推具奏之　旨仰見我　皇上慎重督撫不輕簡畀誠以督撫為百僚之綱領源正則流清關係最重一不當其人則貽誤封疆吏治民生究將安賴今大廷會推按資序俸與司道無異且限於成格間列不過正陪各一人推舉漫無確行若謂資俸為應按即是廷推之故事宜乎　皇上其難其慎未即得人也臣伏見　皇上萬幾宵旰大綱獨舉凡科道巡方吏部司官學道諸臣尚掌　皇上親裁豈獨不可行於督撫耶臣請自今除　上諭特簡外凡九卿科道會推督撫應照會推固山事例開三四員或五六員詳註年力人品與歷任有聲履歷事實列於會推本內其在內經推各官現在肇毂伏候　皇上親召裁用在外經推各官請　敕部

臣詳察履歷事實如某由歷任推陞由京官外轉某在任錢糧完過若干某刑名案件奏報若干某會經某事薦剡參劾一併開呈　御覽恭候　皇上簡用總之簡任出於　宸斷資俸不能揣摹俾諸臣聆　天語之面飭感　隆恩而圖報倘或諸臣既受　簡命始雖惕厲末路改操則內而部院諸臣之甄別與科道糾參外而督撫按互糾惟祈　嚴綸中飭著實舉行以無負　皇上慎簡至意則澄清可收實效會推不為具文綱領肅而吏治民生有攸賴矣

皇清奏議卷十三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季振宜謹　奏為政輔調燮宜施以弭災沴事臣近讀　上諭痛加刻責想天下蒼生莫不

悚懼舉朝臣子當有愧死者矣但　上諭內興革責之部院僉奏責之科道而內閣諸臣反關焉未及臣請得而陳言之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云天工人其代之是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且古有不問傷人而問牛喘者明陰陽之不調宰相責也至於因水旱而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往往見之史冊矣夫天下事惟宰相得言之倘用一人不當則一方安危係焉而識以人事君者豈容默默箝口乎或行一政未妥則天下治亂關焉而知言無不盡者豈肯悠悠從事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

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中有間不容髮者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矣身居密勿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宰相亦何嘗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為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今日天下大事莫過兵戎錢穀內外章奏或有煞眉之急勢如風火者亦必待各部之議奏曠日持久及其議覆不論當與不當又皆依議矣臣因思內閣諸臣　皇上皆加以六卿之銜原非虛寵以名位而實求其顧名思義無忝厥位況內閣諸臣由六卿進階者強居大半豈在部之時猶知部務改頭換面遂爾忘卻耶臣讀　上諭云十二年間時有過舉矣

皇上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皇上既以為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

時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　皇上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為萬世之憂必盡破從前之積習而改圖倘　皇上原禁其讜言危論自今以後敢祈　皇上虛懷下問以收其嘉猷嘉謨之實效　皇上業以心膂股肱寄之矣而內閣諸臣猶然畏首畏尾空空無遺或避市恩之嫌或以文具自便徒擬票四五字以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享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君恩曾不若憃夫之知立　皇上優待大臣縱不加以譴責清夜捫心恐有難以自慰者矣

請立大本以圖治安疏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欲求治安長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成交泰之實政事臣聞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亦不易是以古之帝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又篤念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誡咨嗟反覆以丁寧之然後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為後世法則至於數世子孫蒙業而安猶得以食其福昔太公望之告武王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詩曰上帝鑒觀求民之瘼由是觀之順人心即合天意欲太平永保惟在人君修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天眷而已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撫定天下兵不血刃　上天之眷至厚也誼政以來革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也當此開敷方新之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遂生復性然而今天下百姓未盡和樂兵馬未盡綏習吏胥率多奸欺士風未見篤厚賦役繁興財力匱乏是以勞　皇上焦思每見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時亢旱虛己求言臣以為天下未

臻太平皆由做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　勅各衙門據實條奏無不竭其芻蕘願獻忠藎　皇上日月之照擇其有當國計民生者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在君臣同德凡有大政事祈　召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法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　面加諮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為長久可行之計勿為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為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和人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敬陳時務八款順治十七年　姚延啟

工科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恭遇　上諭求言敬陳時務俯盡臣節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介腐儒荷蒙　皇上特簡俾長諫垣數年以來不能直諫時政闕失　上諭因天為　國家興除利害常懷溺職之恥伏讀旱災變引咎省躬令羣臣得極言時事寬其忌諱臣不覺感激涕下曰有此　堯舜之君而臣等向來不能直抒讜論依回兩可畏禍瞻顧萎薾成風良可羞也臣謹摘時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列為八款伏祈　皇上垂察焉一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以補袞批鱗為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衮則唯諾盈廷何貴吁咈唐虞之世猶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今　上諭所云十二十三年間有言官處分者如季開生李裀等戇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

准骸骨歸葬家口還鄉仍加優恤以彰敢諫之忠魂以昭轉圜之盛事其餘流徙降革諸臣亦各加存錄次第擢用則海內無不鼓舞稱慶從此忠鯁之風翕然丕振不致徒以腊韋容悅為保身家祿位之長策矣一刑獄宜復舊制也　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悳亂夫　皇上懸拾兩籍沒之令原為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今又改為席北大貪大惡反漏網於吞舟之魚　皇上因民間玩法者衆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汚官吏反借此以害民贖錢盡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歸　朝廷　皇上欲警徇情之官胥成應降應革者乞　勅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留帶罪任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疆圉可以萬安矣一兵

更始除去新法盡復律條則天下歡呼解網　上帝必立降甘霖寶祚必靈長永久矣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圉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縴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蕩府胶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沒之苦又有水旱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疾苦概責之以十分之錢糧而此外又有私攤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輛即踰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於正賦者不知幾許矣近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梳木行齎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徵現年料帶徵者寬緩以示　朝廷軫念民艱之意至於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　皇上厚下安宅之

仁非止愚所得臆揣也一有司人才推折急宜從寬久任也考成之法專以催科為主即縣庠能之官紹心撫字地方受戴者皆以考成拖欠一筆勾之一家哭且為一路哭矣夫錢糧積逋非因地荒民窮即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起沉疴地方留一賢吏民心尚有所係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錢糧舊欠不完概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　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臣愚以為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勅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留帶罪任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黎民得所怙恃疆圉可以萬安矣一兵

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戶工二部錢糧日絀即　內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歷久動至半年呼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於神宮梵宇何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饑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　勅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糜費省一分即留無限脂膏節一毫即養無窮命脈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以為破中人十家之產故能馴至殷富府庫充盈海內又安前事可為明鑒也一邊防亟宜整飭也方今中外一家九邊息鼓凝　國家專意蕩平南方小醜精兵猛將抽調赴征竊憂武備單弱猝有奸人窺見虛實風塵一動烽火偏驚安不忘危事須長慮伏乞　廟謀深思遠計無事而壓有事之防西方天下形勝尤宜未雨綢繆選將厲兵修城聚糧嚴斥堠

猶出入不得忽為迂圖以啟戎心一賢路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我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俊超軼往昔而通者因士風靡敝以為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孤寒之子欲求一衿如登天之難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為農又不為儒其狽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為戎首聞近日南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設原為養成碩彥亦以羈縻奸猾伏乞　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跼弛之士不至於牢騷放廢挺而走險亦救窘之最要著也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淆孰甚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采前代斟酌損益務於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為萬國觀光兆民瞻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亦不患於褻越矣

以上八款皆臣素日懷之胸中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德音求言若渴謹據實披陳伏乞　睿鑒

請復封駁舊制順治十七年　奏為垣職宜明封駁舊制當復伏乞　睿裁允行以收直言之實效以建萬世之治本事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寧有過舉獨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之一隅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　皇上之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有否為依違待政事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成命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季振宜謹　奏為垣城職掌宜明封駁舊制當復伏乞　睿裁允行以收直言之實效以建萬世之治本事我　皇上一日萬幾夙興夜寐寧有過舉獨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之一隅不可以行之天下者倘以　皇上之可以行之今日不可以行之將來有否為依違待政事已行之後始紛紛條奏請收成命

整正祀典疏順治十七年　粘本盛

刑科給事中臣粘本盛謹　奏為祀典係治統道統攸關恭請　睿鑒整正以光盛治事竊惟國之大事在祀神之制復而　皇上永無過舉各部盡洗前非矣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臣陪祀　方澤見嶽鎮海瀆皆配祭焉正與禮記相符書言舜朔巡狩至於北嶽註謂恒山也考廣輿記大同府渾源州有恒山水經謂之玄嶽其山高接雲漢懸崖峭壁多產奇花靈草誠域中奧區也後俗傳恒嶽之石飛至鎮定之曲陽縣訛為神奇遂移祀曲陽夫渾源恒嶽表自唐虞為北方重鎮是稱北嶽乃歷代

建祀止在曲陽篤言飛石實為荒唐不經載考石晉以山
雲與契丹渾源不在版圖迨宋亦未及混一仍祀曲陽亦
因陋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夫辨方正位渾源於
四嶽為正北而曲陽稍在其東且建都於燕曲陽乃在京
師之南而渾源正在京師之北實為　國家藩屏且其洞
巖聳邃信神靈之所窟宅祐國庇民莫大於此既稱北嶽
而裡祀弗及允為缺典況我　朝統一華夏版圖益於
前代不祀渾源而僅祀曲陽尤為未協伏乞　睿鑒勅
部酌議釐正以明大一統之義於治理實有所賴焉其一
為周公之祀典當議也臣按道統者治統之所由開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究心理學作君兼以作師太學釋奠
親詣行禮　皇上之崇尚聖學為天下臣民倡道莫先
焉然臣見道統之傳前明會典開載經筵致祭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十一位於文華殿之
東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臣請就周孔之道而數陳之
今夫道統之傳無過六經周公制禮作樂最為明備而於
易有大象爻辭之繫詩有豳風文王之什書有多方大誥
之篇是周公之易象詩書禮樂以俟夫子之刪定贊修尤
彰明較著者迨世道衰微而後孔子春秋作焉是以孔子
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敘存
心之統則曰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明道統之傳發明自周
公而紹述自孔氏故性理有曰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臣
前任洛陽孝官丁祭之後於西郊祭先賢祠有周公像焉
以伯禽為配而天下學宮未及祀周公學人雖有糞牆之
慕無從瞻拜心竊疑之及考之書傳自孔子以前曰先聖
先師皆以作君者為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也是謂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至三代以末學校之制漸淪
於是始有師弟子犀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者
疑秦漢以來始有之如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此漢
以來祀孔子於魯之始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
祀孔子於辟雍此祀孔子於太學之始元魏文成帝建宣
尼廟別勅有司行釋享之禮此郡國有司各立廟薦享之
始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
時致祭此周公孔子各立廟之始至太宗貞觀二年左僕
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
子配享於理未合又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
緣孔子追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請停周公升
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之此專祀孔子為先聖之始明祭
酒邱濬謂孔子道大不可加以謚號宜稱曰先師孔子此

以孔子為先師之始由此觀之昔之為君者政教之職不
分故君而兼師之任後世以布衣任之乃獨有師之名孔
子集羣聖之大成為天下道德之宗崇祀學宮已久今欲
於學宮中置周公一位以遂學人瞻拜之誠又難其地臣
再四思維孔子既稱得統於周公是孔子之聖周公傳之
也傳聖之功與啟聖之功均當不朽請乞
詳議自國學以及天下郡邑學宮酌立周公祠曰傳聖祠
如啟聖祠例春秋致祭儀文亦如之查各學宮皆有尊經
閣故一亭或就此中酌議更可省費而通行也無論湮沉
之久一旦舉行周公之靈來格來歆且孔子夢寐之誠亦
默鑒而式臨之天下郡縣有司博士弟子入廟與祭者幡
然覩感於周公孔子之道蒸蒸然教忠教孝之風釀詩禮之
俗不難矣所條僅凡筵簋之間哉臣按此二事皆於治

統道統有關　皇上舉而行之實萬世之曠典也

密陳靖海三策　雍治十七年　王命岳

兵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王命岳謹　奏為密陳靖海第一本在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方事臣聞善用兵者用我之所長以攻彼之所短必不用我之所短以就彼之所長則今日辦海在謹持浪戰詳布置之方而已往者布置失宜兵將皆狃安城郭高居廣廈要害無駐鎮海下無舟師所造戰船皆在內地一旦興兵四面疾呼各港戰艦動費招攜兵馬陸行數日始達海岸我息已露賊備已完我勞賊逸我生賊熟宜乎未奏獲醜之功也今之布置臣請得借箸而籌之夫自漳州之海澄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必經海門山向者賊舟泊於山外我舟泊於山內土名大門相望海門山之左地名青浦青浦之左是謂鎮海衛衛則有城為逆賊上岸往來通津此係漳州第一要緊門戶形勢可據往者棄而不守臣誠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領兵數千據之而分駐一營於青浦青浦下砲則海門之外賊舟不敢泊賊舟遁而我舟泊之則青浦之陸兵可以護海門之舟師海門之舟師又可以渡鎮江青浦之陸兵是海澄一路賊無日不防矣自泉州之同安縣地方出港以趨廈門則嵩嶼鼎尾排頭高浦石潯洒州劉五店一帶綿亘三四十里皆與廈門相望不需巨艘即扁舟可達嵩嶼者前撫張學聖過廈門之所也嵩嶼數里至鼎尾鼎尾有港鼎尾數里至排頭排頭十里至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至石潯石潯十餘里至洒州則賊築城此地以彈制我師者洒州十里至劉五店之數處皆無處不可渡廈門而高浦為適中之地人烟輳集又有堅城乃棄而不鎮反使賊得逍遙於洒州之澳臣又不知其何解也以臣愚見宜設大將一員兵數千鎮守高浦城則洒州之形危又分一大營於排頭鼎尾等處而泊舟師其下則岸上之陸兵可以護岸下之舟師又可以渡岸上之陸兵是同安一路賊無日不防矣其分撥駐守鎮海衛高浦城等處兵將者靖南王之事也分撥海門舟師者海澄公之事也分撥高浦鼎尾各處舟師者副將施琅之事也蓋王兵皆北人臣以為不宜輕試於巨浸之中而水師用土兵則與賊共分其長也況黃梧於賊勢不兩立施琅於賊讐深殺父皆足令獨當一面協力搗巢但恐二人兵少宜以漳泉水師之兵將佐之如是布置已定

我數數戒師如赴期將渡者以疫之又竟不渡如是十餘次則賊之意懈而防弛然後度天時齊人力出其不意約束並驅一鼓而殲之直崇朝事耳至於居重馭輕則有請命如投魚於釜而監其腦矣

又奏為密陳靖海第二本在知接濟之路并知接濟之物亟絕其所必需事今之嚴禁接濟者皆曰禁米穀則賊不得宿飽禁油蘇釘鐵則賊舟敝而不修似也夫米穀油蘇釘鐵誠不可不禁臣愚謂即日懸厲禁扁舟不渡賊固未嘗窮於用也謹按興泉漳三郡之米原不足供三郡之

民食往時皆待哺於高州米船自海口噴浪高米不至人
皆量腹而食實無餘糧足資海上間有一二小舟載米暮
渡者或島中之民親戚相買雜然為數不多賊亦不藉於
此賊之米糧遠者取給於高州十日可抵厦門近者取給
於潮州之揭陽一日夜可抵厦門高州之米價賤於閩者
數倍揭陽之米價賤於閩者一倍在粤東以隔省而禁疎
禁疎則米粟源源而至賊又何資於閩穀乎油蘇釘鐵則
日本之價賤於閩價一倍賊皆從彼販買即海邊之民亦
時有接濟皆為數不多賊實亦不藉於此臣故曰即日懸
厲禁扁舟不渡賊未嘗窮於用也臣採知賊所必需而平
日皆取給於海濱一帶者獨火柴松楸二項島上多風草
木不生樵爨之具必資內地而海船必用松楸燒底過三
月不燒則蛾蟲蠹食一點砲碎裂矣故禁柴禁楸事雖平

常而策中要害不可不留意也臣按鎮海衛之左有井尾
港亦曰南河漢子青浦之內有方田港此二港者漳州地
方接濟柴楸之所也鼎尾港則同安地方接濟柴楸之所
也海濱綿亘數百餘里獨三處應防者蓋有港處所則通
港通山出港通海山出樹木扁舟夜行接濟為便日者督
臣具疏深以數處接濟為憂誠非無見而然倘蒙　皇
上俯採臣言鎮海衛設大將一員以窺厦門而分遊營於
青浦嚴行稽察則海澄之山木不得出海矣仍設一營寨
井尾港之口嚴行稽察則漳浦之山木不得出海矣高浦
城設大將一員以窺厦門又分遊營于鼎尾嚴行稽察則
同安之山木不得出海矣併米粟油蘇釘鐵計亦無能越
此而飛渡者其餘興化福州濱海地方但有港路通山皆
責成汛兵嚴行稽察令行禁止寸木不下數月之內賊必

折屋而炊屋盡火滅內變必起楸絕船朽立見胥溺至粤
東與閩接壤尤望　皇上密飭該督撫嚴禁高州揭陽
二處海雜絕其餉道而粤東海濱有港通山處所悉宜剳
兵以遏柴楸下海薪米俱絕舟楫頓敝島上之衆其棄甲
揚帆來歸者可計日俟也至於海濱有港之山理宜封禁
居民只許零星採爨不得販賣全山嚴行巡緝如有積薪
積楸足至一舟者治其罪此又絕積薪之源頭不可不講
也
又奏為密陳靖海第三本在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訛用反
間之術以攜賊心事臣按厦門雖屬海島原像賊扰之地
明末生齒日繁有徒自我　朝開疆入閩閩之士民模
者以農秀者以仕獨厦門一區為賊所踞島中士民不見
天日者十七年賊之虐政有甚於虎民思出穴如避湯火

素鮮舟楫又羣眷累衆踵內向呼號涕泣望
不啻雲霓近聞鄭逆故倡浮言謂大兵過海海
殺女掠當無遺種此其意不過欲堅島民之心俾不至內
變相戕耳臣愚謂當發　德音以破其訛乞　勅蕩
王督撫將帥搗巢之日但操戈者殺其餘并屋悉係
難民男無戮女無俘仍令大宣　皇言使幽逛畢聞此
以示　王者之度量亦收拾島上民心之一大機括也
又鄭逆所部偽將皆南人脫弱難用近收叛將馬信李必
王戎等疏曰北鎮又有浙寇如張煌言廣允升阮美楊素
瑞等係舟山之餘孽楊復恭羅蘊章葉宥成等係張名振
之遺氛騎馬操弓與我技同賊實恃此以為勁旅然而南
鎮富北鎮貧彼此猜忌嫌隙易生獨以曾奉
信李必等罪與鄭逆同在不赦之條自知投生無路故逆

死心向賊所謂困獸猶鬬何況於人也臣愚謂宜　勅
浙閩二處總督募人能說致叛將及北人來歸者許以官
爵俾到海上宣諭　上意果能擒逆自贖不惟免罪且
加爵賞則北將之心必揚使鄭逆殺北將則已去吾毒使
北將殺鄭逆則吾事已濟豈非用兵之神機秘策乎但此
議尤宜慎密一有洩漏則吾計不行而賊黨之心益堅無
反戈回首之日矣

皇清奏議卷十四

東南綱繆宜豫疏　順治十七年　衛貞元

巡撫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衛貞元謹　奏為
海賊殲滅可期江城綱繆宜豫密陳末議仰候　上裁
以翦封疆以資戰守事臣聞見機而豫者上略也審勢而
圖者中智也愚而應者下策也若先事不能治當事不
能謀後事不能勵則柰何以　皇上封疆斯民性命為
孤注乎往不具論即今者大兵進勦小逆清奔靖江海而
縛鯨鯢定在旦晚間然臣鰓鰓然竊有過計者蓋以波濤
莫測舟楫難通果能焚其巢而滅乎果能盡若類而俘
馘乎怨毒益深焰熾必發果能搗其喉而俾勿張乎果能
制其命而俾勿逞乎則夫思患而防臨事而懼補牢曲突
正今日所當急議也臣復聞軍政再赴會城詢戰守之機

宜閱燬焚之廬舍瓦礫悲涼人民泠落而知將士多故營
伍其未整理也船械未除擊刺其無所資也倉庾告匱險
要疎防地方仍多可虞倉卒仍無足恃也夫江寧為東南
之都會實係東南之安危既不能早計夫綱繆又不能急
商乎補救其何以奠疆域安人民而舒我　皇上宵旰
之殷憂哉臣用是不揣固陋敬陳四條惟我　皇上採
擇而舉行焉

一選驍將萬國之守繫於兵六軍之命懸於將易言長子
詩咏干城良以選將之當慎重也茲察江南督撫提鎮各
標以及各道各營諸將弁失機失守者見行拏究供職在
官者半屬衰庸赳赳桓桓指不多屈矣脫有緩急試問衝
鋒陷陣者誰乎臣愚以為武將與文官異必其生長邊陲
諳嫻戰陣氣質自壯膽略自雄如山陝遼等處之人是其

選也似應請　皇上特勅該部察西北各邊陲土著將
領擇其勞績著聞年力少壯者急議選除用實營伍仍許
以各帶內丁若干名將見大江南北皆投石超距之猛士
旌旗頓變壁壘重新縛此游魂易如反掌又何守土保民
之足云哉
一防要汛設險所以守國得利迺能勝人明乎地方之當
阨要也茲察江南重地傍海者莫要於崇明而吳淞次之
濱江者莫要於京口而瓜洲次之今固山劉之源駐劄京
口鎮臣梁化鳳駐劄崇明已此若兩長城矣近督臣議以
總兵楊捷劉芳名往鎮吳淞星羅棋布似得勝算而瓜洲
一城則尚未遑議及也脫賊由海入江循北岸突犯亂攻
其孰能禦之夫瓜洲為江窗門户似應請　勅下該督
撫從長酌議或分新到之鎮臣專防或分操江之標營移

鎮務得重兵大將與京口互相聲援再議傍海與濱江一
帶地方某處與某處接連某處與某處呼應若緩急失援
失應者罪無赦俾長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顧骨節皆通
而盜賊其仍敢狂逞乎
一備戰具我　朝堅甲利兵戰勝攻取亦既收黜定滇
無敵於天下矣又安有戰具之不備而議修乎然賊之出
沒在水我徒以陸禦之可勝而不可滅也則夫追奔逐北
絕類覆巢誠非造船與製械不可似應請　勅該督撫
酌造大戰艦若干小艦若干並造鉤鐮長槍若干其法以
大艦居中小艦張翼達用砲矢近用鉤鐮即水手篙師皆
披重鎧衝擊相輔大小相連彼失其長我必得勝矣若陸
戰則鉤鐮長槍更覺便捷蓋賊之所恃者被也滾牌也大
刀也兵及未接滾牌可以當箭兵及既接大刀可以砍馬

是彼反得狡計矣茲議夾用鉤鐮佐我弓馬直前攻刺所
向必靡則彼之牌刀皆無用而我之弓馬可長驅是制人
而不制於人之法也議者造船製械費用不貲錢糧何出
夫與其無備而供盜掠曷若預計以壯軍威守土保民費
豈得已或動正項或議酌派未為不可也
一厚倉貯省會紳士兵民以及工商伎藝等類數逾百萬
誠各省網領而天下貸財淵藪也惟是人多柔脆俗尚奢
華飯稻羹魚佩香服綺訊其終歲之計隔日之糧不特貧
者鮮蓋藏即富者亦煩交易非一朝夕之故也再擔在省
倉厥專貯屯米歲收僅十餘萬石歲出數反過之夫以兵
民百萬之重地而公私皆匱將何道以永保久安乎孜海
逆圍犯時各倉如洗賴各官極力措辦僅免呼庚而民間
餓死者以千計轉徙者更無算然猶幸督臣西北禦賊東

南通羅故無食者稍獲救濟倘賊阻我東南斷我糧糗此
城內百萬生靈其能甘心待死乎似應請　皇恩准將
江窗漕糧歲留十萬再將省會各衙門自理贖鍰盡數糴
穀其漕米着倉司管理糴穀委府廳收貯無事則出陳易
新以生息有警則發買發賑以救民將見倉儲充溢閭閻
無饑殍之憂士馬有飽騰之賴民心以固兵氣以揚省會
固而東南安積貯在一時利賴在萬世矣
以上四條臣聞見最真諮詢頗確故不揣為補牢曲突之
計亦欲見機而豫審勢而圖以稍盡犬馬微忱伏祈
睿鑒採納施行

詳陳救荒之政疏　順治十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詳陳救荒之政請
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脈事竊照堯水湯

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救補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及今之時不為救則百姓流離死亡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民皆剽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為盜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饑餓其強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民命將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月日者謹條列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欵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參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餒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查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如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畝畝矣

一貸官衆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臣姚延啟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

之所自出也賑民即所以足食請不拘何項種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册以待秋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勅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糴於民未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册分別褒奬書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請旌表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勅書以奬勸之者則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勅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木遵參治勿貸

一議賑貸以廣賑貸賑穀原為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內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半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二

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為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　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驅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為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　勅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為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葬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為收埋使為烏鳶狗彘所食為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勅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為收葬疾病者醫藥之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

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下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　勅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為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民得共慶於西成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出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之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今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收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口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為利請　勅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赤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嘗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則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遺意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匆莞之言　勅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民生受一日之福矣

敬抒管見四條順治十七年

吏部尚書今降三級臣孫廷銓謹　奏為遵　諭陳言引咎省躬實心圖治悔隨微之失開直言之路令部院等衙門據實條奏直言弗諱以補闕失雖堯舜之聖明光武之智勇無以加此甚盛德也第臣愚昧無以仰副　至意謹竭一得膽為四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養廉恥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為四民之表帥必素有以養其廉恥之心而後可以漸化導及下也近見內外滿漢各官一掛吏議拏送刑部者其罪之有無尚未經詳覈明白果係情真方行擬罪蓋人至貪私壞法良心已滅及見　皇上仍加之以禮貌而不欲遽使同於庶人

則感激之心必生其悔悔之念如此則於法既無虧而又以廉取之道勵士大夫庶風化紀綱兩有裨益其關於
皇上道德齊禮之初心非淺鮮矣
一曰寬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關　國計下係民生最為緊要自錢糧考成頭緒繁雜以致降級革職者一歲不可勝紀人材推殘催科酷烈為吏者止以考成為慮安問百姓之膏兒嗷嗷女耶亢旱災疫鮮不由此臣等以為錢糧係軍國要務催徵自不容緩但四部銀米物料款項不一每件分為十分考成則處分頭緒太多顧此失彼終日救過不暇今莫若將考成則例　勅下戶部再詳加考訂酌量寬減上不至於虧　國課下亦不至於誅人才加惠百姓仰答　天和其於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慎名器查總督巡撫皆職司封疆責任重大自非湯

平寇盜綏輯兵民餘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賑濟完漕等事應加級者皆得加銜如加侍郎尚書宮保銜者固　朝廷優示鼓勵之意但爵賞原以待有功而宮保尤以異有德夫以重臣加督撫而止就區區微勞驟膺卿貳宮保之職當其任者莫不圖小功以邀大位復誰肯竭智舉忠於封守之大計乎如有封疆大功又將何以加之耶今後總督巡撫除軍功考滿應行加銜外餘如捐助等項止應酌量紀錄其加級加銜應一概停止庶名器不濫而重臣亦自奮庸矣
一曰儲人才古語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言儲才當豫也今滿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學問益寡殊為可惜指之漢代都門羽林之士皆誦孝經識以經學為人才之本教化之原也目今從龍之彥圍自多人深恐後學

不繼致令有乏才之嘆今查國學內每佐領下止有一人肄業似屬太少今酌量每佐領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選老成敦大通治體明經術之臣以為之師務得曉暢大義以備　國家之用數年以後將見人才濟濟而文武之選皆得其人矣以上四款皆臣知慮所及或有關於風化或有切於政事雖言之未必盡當而不敢不竭其愚誠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籌久遠以固根本疏順治十七年　季振宜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季振宜謹　奏為府庫已竭兵革方興伏乞　皇上神謀獨運以固根本事夫今日之財賦盛於東南而今日之財賦竭於東南如雲南兵餉以千萬計閩浙兵餉以百萬計雲南初服　皇上既委之平西王今其便宜從事論該藩之兵力原厚而滿洲綠旗兵丁復屯以數萬計滿洲兵丁更番往來不獨雲南困矣從此至南閩歷數省供應夫船米糧草豆所費不貲而數省皆困臣以謂雲南當先守險而後征勦守御藩而該省滿兵抽十分之四五駐劄湖南相機接應夫滿洲披甲皆　皇上之豐沛子弟顧乃使之疲敝於深峻幽瘴之間豈不可惜且湖廣襄陽一帶山嶺連延聯接秦屬閩尚有明末餘賊數十萬盤踞其中羊腸鳥道莫可誰何滿兵駐劄湖南一則為雲南援臂一則為湖廣犄角形勢甚為足恃至鄭逆游魂為閩浙江南三省之患此三省者財賦大半所出今大兵入閩搗其巢穴夫彼之巢穴固不止廈門舟山等處而船即其巢穴也閩浙造船且無論其累民而我之兵馬固利於陸戰縱使之乘風破浪不顧萬死以前驅而性命全寄於篙師水工之手臣風聞鄭逆

奸細遍在閩浙腹內之地倘陽為應募而我兵入其彀中
風水騰踏弓力莫施鄭逆復引而他之則以彼之逸待我
之勞猶可說也倘散千逆顏行誠可寒心且以謂閩浙江
南亦當先守禦而後征勦閩之漳州泉州興化福州浙之
溫州台州盌波杭州嘉興江南之崇明江陰通州鎮江凡
十三處或用總督巡撫提督總兵都統章京每處專駐一
官各配精兵四五千馬居其七八紅衣砲數千枚大藥充
牧其中永為重鎮計三省之兵不過五六萬犬牙相制聲
息相聞絕其上岸之路則鄭逆掠無所得斃可立待其餘
閒兵如係滿洲製回旗下如係綠旗從前原有虛冒只將
現在者抽其精銳分配各鎮如是則要領既得兵餉漸可
寬裕臣言苟可採擇伏乞　密勅兵戶二部從長酌議
簡料兵食以圖永遠但閩之撫臣徐永禎浙之督臣趙國

祚或膽略全無或疲老難根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二臣之謂也又浙之新撫臣史記功係生員出身
達人則談舊爛時文而軍旅非所嫻習閩浙此時何時此
地何地烏用此膚懦者為也若不早簡賢員以代其任則
貽誤封疆為害匪細矣東南情形如此然東南天下之尾
西北天下之首山東河南　京師輔翼重地連年水旱盜
賊實繁而北直八府強賊公行白晝入城肆行劫掠縣官
但保印信無患而倉庫一空甘心賠補以苟全功名隱匿
不報撫道郡縣上下糢糊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明末流寇
其初起身亦不過三五成羣後遂猖獗難制而明以之亡
　皇上密勅兵部查過為遠慮毋使
夫殷鑒不遠伏乞
勢成難解臣更有可慮者風聞陝西洗岈一帶蒙古闌入
者將十餘萬已歷有年近來或耕種於其地秦人狡悍倘

而愈幻如河南河內縣豫瀕福建古田縣吳來儀皆奇貧
異惡敗露於事後者而一則膺行取之選一則溫卓異之
例臣誠不知舉者何心也夫不肖之吏何代蔵有迹至以
不肖為賢則必以賢為不肖由是而是非顛倒毀譽有不
可勝言者矣此人心之壞在吏治者一也臣聞宋臣岳飛
之言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今武臣不
特惜死而又愛錢除沿海情弊已經臣另疏指陳外如腹
裏之將則以趙餉為心故營伍日虛而盜賊日縱臣聞大
名遊擊有宜大明者家蓄優伶數十人晝夜酣歌毋論其
醉夢之精神不能以申約束而討軍實但即此數十人之
鮮衣怒馬不知出之私橐乎抑取之軍中也如調發之將
則以賤貨為心故大兵所至而田舍一空臣查順治十五
年七月內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統兵防浙經過直

隸清河縣索該縣折車銀一千兩經貢生顧民俊千總董奇俊交與把總郭志史來壁轉交與之秀等隨將南宮縣車騾越站而去夫以一都司一縣如此則其餘入可類推矣此人心之壞在封疆者二也臣惟教化行則禮義興而風俗美我　皇上維新之治已十七載凡薄海內外慮無不革面洗心者乃近如韋成賢以子而逆其父隨有韋述賢以弟而訐其兄王大經等以僕而弒其主復有王重以主而黨其僕紫經諸臣糾參在案至於賤妨貴少凌長小加大種種悖逆皆相率成風誠非　盛世所宜有者蓋滄海之端始自士大夫而攻擊之禍遂中於人心臣蓋不勝有江河日下之感矣此人心之壞在風俗者三也雖天下事不盡此數端已足見其大概矣伏惟

皇上敦教化以治之而後勅法紀以整齊之其大要在於得人以撫回之倘內外臣工能共洗偏私之肺腸一遵蕩平之王道則人心正而風俗淳治安之象可立見矣

請力行圖治以致太平疏順治十七年楊素蘊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楊素蘊謹　奏為太平非文具可致圖治以力行為先仰

勅內外臣工實心任事以收久安之效事臣一介監儒七年外吏蒙　皇上不次拔擢拔置臺班深愧未効消埃以仰報　高深於萬一臣言官也宜以言為事然今天下所患者正在於議論多而成功少中外解實心任事之臣耳目故不敢勒襲陳言浮泛列款敬以力行之說為

皇上陳之　國家建官分職內設部院卿寺外設督撫按藩臬一官各有一職也一人各有一事也事事振起則天下立見強固精明之象猶有臣交警者原未嘗以憂勞之任獨歸之君父以為人臣即責之地也我　皇上孳孳求治日勤萬幾已克殫厥心

矣猶以民生未盡遂貪吏未盡除伏莽未靖征調猶繁疾苦時告拯卹未周特下詔朔之詔頒行　恩赦加惠黎元四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但臣聞之往訓曰人臣之義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天下未泰太平皆臣職有闕內外臣工責任尤鉅者無過於部院九卿及督撫按　皇上不加督責而躬為臣下任咎為臣者尚覩焉苟安不知痛自刻責引咎省改以勉圖後效豈交警無逸之道乎臣請進一德之箴以為中外諸臣誠焉　皇上總攬乾綱不能躬親庶務必藉佐理之臣實心擔任謀議可否如民生未遂何以使家給人足無犬吠夜驚之擾貪吏未除何以使閭風解綏有暮夜四知之畏伏莽未靖征調猶煩何以使勦撫成功無更番征戍之勞疾苦時告拯卹未周何以使室家相保無擇不下究之廣此皆中外諸臣所當悉心籌畫合力經營有事關重大應請　睿裁者宜分晰條奏以聽　採擇有事屬職掌無可旁委者宜矢心專力行諸實事方見腹心手足一體相關之至意　譬之一家　皇上猶父母也臣下則主伯亞旅也家政未理父母焦心萬目窒有主伯亞旅坐視其兢兢業業而不思悚愧以為分猷補過之地有是理乎臣觀今日積習相沿大約病根有二其巧於卸肩者假詳慎之名以行推諉之實畏於任事者飾持重之文以賠裝雕之弊此皆諸臣溺職之由也伏祈　皇上申飭羣工諭以各振精神盡捐推托委靡之痼疾凡布一令必先事後事謀出萬全勿顧目前而忘久遠之計凡立一法必圖始圖終慮及隱憂勿拘成見而憚更張之勞凡建一議必在內在外合成一體勿介疑信而遂成隔膜之視此尤克艱無逸之要而一德一心之

皇清奏議卷十六　　彭之鳳

請修實錄疏順治十八年　　彭之鳳

戶科給事中臣彭之鳳謹
爲恪恭舜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蓋一代之
興自有一代成書著爲實錄匪具文也我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　世宗皇帝
善繼善述舉凡　祖宗相傳之心與欲行而未竟之事
悉正捄而尤大之紀綱法度燦然具衆號令文章煥然一
新臣備員庶常請中秘書三載有餘每捧誦　先帝宏
訓遺文高深莫窺竊思我　先帝勤政懋學有典有則
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至哉茂矣我　皇上御極
以來左右前後罔非正人遐邇內外悉沐仁政無意不歸
於忠厚無事不本於　祖宗此誠社稷生靈之福也臣

思　祖宗謨烈日星明炳久而彌新但恐　寶訓至
重附入羣書博而寡要何以揚　先靈崇至治臣愚以
爲欲法古昔聖王當自法　祖宗始欲法　祖宗當
法　世祖所以法　祖宗者始　皇上宜及時先
修　世祖皇帝實錄良法美意嘉言懿行勒成一書以
資政治等而上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實錄次第纂修朝夕鑒觀念
　祖宗付託之重積累之餘成憲
在前率循罔敢紹庭上下洋洋如見　前王焉家法一
定世守不易即或時移事異神化宜民通變不倦舉不出
　聖訓至意耐見億萬斯年　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皇上守成之功與創業等臣職忝言責非無國計民生之
可言而首以纂修爲請者誠有見於國計民生即在
祖功　宗德父作于述之中故言人之所未及言臣亦

自忘其迂且陋也臣始進之日未詣時務伏祈
施行

謹陳奉天形勢疏順治十八年　　張尚賢

直隸奉天府府尹兼攝學政臣張尚賢謹
陳末議仰請　睿鑒事竊惟天下大勢京都者猶人之
腹心　盛京者猶木之根本今腹心久已壯實根本尚然
空虛臣繪圖進呈爲　國家久遠之計若及時料理民雖
捄少尚可招聚地雖荒敝尚可墾闢各處城池雖已傾毀
尚可經營如遼延歲月民不撫綏則愈少地不料理則愈
荒城池不照管則愈毀非所以壯根本而圖長久也臣叨
任奉天在邊言邊備陳　盛京形勢自　興京至山海關
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
之分以外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

明季昔日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
順轉而東至紅嘴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鎮江鴨綠江口皆
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略也河西自山海關以
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寧遠連山塔山杏山松山錦
州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謂一條邊耳獨廣寧一
城南至閭陽驛拾山站右屯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
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十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至三
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邊海
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倘有奸賊暴發海寇突至猝
難捍禦此外患之可慮者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
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縣
仍無城池如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唯
有流徙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衆生身者進去大半略有

家口者僅老死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河東腹裏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寧遠錦州廣寧人民輳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料理地方何如此河西腹裏之大略也今河東河西之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全無可恃此內憂之甚者臣朝夕思忖欲弭外患必當籌畫隄防欲消內憂必當充實根本萬年長策不可不早為之圖也

澄清計典七款順治十八年　嚴沆

吏科都給事中臣嚴沆謹　奏為新政之勵精伊始計典之懲勸宜嚴敬陳管見以備　採擇事竊惟三年大計所以澄別庶官況值　皇上御極改元尤宜肅清整刷臣謹將應行事宜列為七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申入　覩之法外吏身遠　關廷值三年大計之時今其拜手覩光展人臣事主之敬典至重也從來因地方多事府縣正官皆免入　覩止藩臬兩司齎冊近且并有避劵不前止令右藩外道代行者臣竊念　皇上新政之初百度維新應使監司方達吏瞻拜　龍顏況錢穀之盈絀徵解之多寡刑名之出入各省不同更端訊問隨時數陳所係於國計民生者最重且切豈可苟安圖便而使不當經手之司道虛應故事而來乎臣請　勅部院議定各省必令左布政同按察使入　覩蓋地方事務雖多較之　御極之始大典初行就輕就重責之數月代轄之官周咨三年綜理之安固非尋常奔走所可借端要卸也至奉天一府既屬　王畿輯瑞之典自當與順天府尹同規目今甄別時既不在自陳之列入不行考核之條此豈畫一之例并乞　勅部酌議題定遵行外如各州縣遺人齎冊依樣虛文多屬無益似應申具該府彙成總冊附藩臬具奏庶　睿覽易周而地方亦免間造之繁矣

一慎勤懲之法　國家澄別官方於每年舉劾之外又行三年黜陟之典其中特列卓異一途既屬　殊恩保無營囑雖間註實跡眾經題定遵行但見地方官往往以平常之事過為鋪張虛譽徇情濫舉充數伏念名為卓異必實有非常異績不僅稱職足稱請　勅部院議定其邊疆劇地有城守著功殺賊奏績者沿海之區能招徠賊眾者錢糧拖欠之地能早完軍需者勦撫賊盜現有曾擒獲曾投誠某賊首可據者勸耕荒土現有新增國課若干頃畝可查者如此各員使當略其註誤特加拔擢為有司之勸至於內地安窩無奇可表亦必並無參罰而又清廉最著者方許充選如果煩劇見長但使政績詳開無妨多弊若俱恒恒自守直云並無卓異益以明公庶懲勵有方而在位可杜濫邀之弊矣

一詳考核之法竊惟八法議處所以懲庀不肖其計冊未開者許科道衙門糾拾臣以為老病不及等項或該地方官一時耳目不及若乃異酷奇貪經科道糾參得實地方官徇庇奚辭請　勅部院議定以該地方員數多寡分別議處如大計以後有奸貪不肖被糾參發覺查事在報冊之前者仍坐地方官以徇庇之罪至於從來劣考覓大吏而苛末僚雖屢經　嚴飭而積弊難除必須再為申警又或略現任而嚴去任按其冊似乎澄汰多官問其人則皆不在本任此尤徇庇之巧法也臣請　勅下部院議定除丁憂去任者與現任一體考核外陞任及降調者

離任一年以上已有新任考成不必再問舊任册上應開某年某月陞某職降某職惟離任不及半年者尚須舊任開明其原以處分而去者所開劣跡亦須特糾近事別糾重事不得以曾經懲處之案重開塞責其休致革職各員苟非貪酷宜懲不必更存考語如該地方官有巧庇見任仍以去任充數者察出駁參議處應考核詳密不肖無倖脫之謀矣

一察刑官之法各府推官關係計典最重州縣有司考語皆所開報若任非其人必多滕混目今各省出缺新選者多至四十餘人速催赴任恐於計典亦已後期況有已經病故若周景源段說申綰祚等直至到任違限行原籍查參然後另選遲誤不知幾何日勢必使署事者苟且塞責其弊有不止於計典一事者是選法所當急議也至於從

來大計之時上司往往寄為耳目即有穢聲易於打點查十六年册內所議處者皆丁憂降革之官現任曾無一人其中營求倖免情所必有臣請　勅部院議定通行各撫嚴杜前弊如有徇庇加等治罪其推官職掌除潛運拖誤　欽件稽遲處分有例外其追贓　欽贓每有積欠未完屢經參罰淹滯不遵即有紀薦無當考成者臣思　欽贓關係國儲苟非人戶伶仃家產盡絕豈容聽其推延值今大計之年宜　勅該撫徹底清查若有徇情故緩及關葺不善催徵者竟註劣考無許久留地方庶不職者去而察吏之人得矣

一嚴察議之法部院職司澄叙務須秉公察核清釐狂濫之弊至於應革應降及降級多寡之別宜有確據伏見上年各府開報有五花文册違例者有司道考語互異者此等照例駁參猶是簿書小過耳至如卓異之實跡貪酷之事款罔軟不及處分應輕應重之殊若不一一詳開何憑核議該地方官巧於脫卸多有滕填註者請　勅督臣勘審其罔軟等員該部院亦宜細加察核如有杜濫訪查得實特為　題請罷勘不得概以降一級二級視為故事照册填註依擬施行庶　大典詳慎不為具文矣

一釐告訐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地方刁棍潛入京師揑造匿名揭帖散布訛言傾陷本處官長累經嚴禁在案但恐果有含冤負屈者本官賄囑上司彌縫術巧劣跡竟至漏網則民何由得雪臣請　勅下部院通行各撫果有貪酷官長詐害小民許本人從實具狀聲究如該管衙門不與伸理科道官訪實糾參一體治罪此外若有無籍棍徒挾讐誣害反因勒詐不遂妄揑多款赴京越訴者仍令五城御史訪拏照光棍例懲治至於反噬宜禁載在會典奉有嚴綸部議謂有究杜難申須該撫據實代奏在案後應再行申飭不由該撫代奏徑自叩閽者一概不准至有奸貪漏網許諸人訐告所告之事須實從國家民生起見不得借端報復今見有末員陳訴多屬一己私情動輒上章殊非國體竊謂同屬下僚自有督撫衙門斷宜得妄逞忿怒率漬　宸聰當茲計吏之時尤宜禁飭庶紀綱既立而冤陷之苦亦白矣

一重首舉之法從來大計之年有等棍徒指稱緣索哄誘

外官詎勒多金妄開在京職官名單借口分投騙財肥己者亦有不肖外官希圖倖免差人入都賄囑鄉親雖屢經申飭而惡習或未盡除竊思在京職官苟知自愛饋送到門自應舉首而外來未至潛住邸門者何能預知兼部院堂上科道各官得以不時入告而部屬以下等官或有宛轉交通隱忍不發者請　勅部院議定以後私書饋遺不論何衙門果能大破情面從公糾舉准與紀錄優陞仍　勅五城御史若遺饋交通私收有據者參出從重治罪其庵觀寺院開行趁客之家凡外來面生之人不許容留若平素稔知係外官親戚家人前來住宿許赴該城出首容隱不首者訪出一并究治庶私交既絕而詎騙之害亦可懲矣

以上七款皆就現行事例曲加嚴密以重　大典而杜弊

端如有可採請乞　睿鑒施行

請閩蜀總督宜居要地疏　順治十八年周明新

兵科給事中臣周明新謹　奏為督臣責重封疆彈壓宜居要地謹陳閩蜀控制之方以資捍伐以奏蕩平事臣考會典凡建置督撫衙門大約因地設官各居要害而尤重者在總督蓋制府事權專以封疆為重一切調度兵馬驅除為叛非撫兩省之交不可以策應非據形勢之便不可以圖功非密邇盤踞之巢不可以制勝非若撫臣之建牙省會專莅一方已也今各省總督衙門群酌重輕各居要地制誠善矣而獨於陝川福建兩督臣駐劄之地臣不能無議焉陝西幅幀遼濶邊近番羣則部落控馭處處宜周也且四川新舉版圖巨寇雖以次勦撫而川東遺孽未盡若除璧洞遊魂尚多竄伏則未而綢繆尤恃督臣之料理

若仍開府西安秦蜀遠隔數千里崇山峻嶺棧道迂迴無論鞭長莫及征士疲勞倘一旦寇起倉卒其能刻期策應乎近雖督兵重慶不過移鎮一時臣以為陝川總督宜令駐劄漢中蓋漢中乃四川之門戶也北控三秦南據巴蜀左通襄沔出而協勦可以控長江之上游入而運籌可以固秦川之鎖鑰所謂搤兩省之吭者此也福建地連溟海鄭逆飄忽無常而漳州則逼鄰巢穴今督臣秉越會城去漳泉數百里即使聞警長驅而逆艘已揚帆宵遁矣迨者治兵泉州事平還省彼逸我勞殊為非計臣以為福建總督宜令駐劄漳州蓋漳州乃八閩之藩籬也咫尺逆巢襟帶江浙其乘風鼓枻且與惠潮聲勢相連搗穴則一葦可航固壘則飛艘難度所謂據全閩之勝者此也誠使閩蜀之制府既定進可與提鎮諸臣立特角之形退可與撫臣成輔車之勢一以省士卒之遠涉一以杜狡寇之旁窺一以免軍機之遲誤其於封疆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籌畫滇疆五條　順治十八年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降一級留任臣王弘祚謹　奏為滇疆漸已底定籌畫不厭周詳謹陳末議以備　採擇事

竊滇省僻處遐荒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自十數年寇氛踩蹂人人朝不保夕幸賴　天成伐暴水火子遺復睹天日臣桑梓關切曾經條奏奉　旨允行在案自入版圖以來如湊辦軍需安撫土漢清理田丁甄別胥吏興除利害招徠投誠等事平西王精忠體國殫力綢繆督撫二臣同心共濟俱經次第舉行惟時滇省軍民如久病厄羸之人僅存奄奄一息必藉良醫時時調護方可漸復生機今日凡可為地方安全計者自不厭其周詳也臣旦晚

陞辭將有萬里之行上為封疆下念桴里再切殷懃約略五款敬為　皇上陳之

一司道之宜久任也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言官必久任而後可以責成功也昨憲臣魏裔介曾言及之但滇省距京萬里跋涉維艱若與他省一體論俸恐各官席未暖而又以陞遷去矣屈指必得年餘方可履任臣愚以為滇省監司即於該省各官較歷俸之淺深以定陞遷之先後如果正己率屬由俭事而參議副使參政藩臬倘序而轉不但各官免於僕僕長途且衙門無廢事之虞而地方收得人之效其有治行尤異實績著聞者聽平西王及該督撫特疏奏　聞破格超遷以酬勞臣功名之路在荒殘地方之官必思早離苦海然臣從封疆起見不暇為各官之甘苦計也

一州縣之宜部選也州縣猶曰父母為其職在親民興利除害任綦重也今滇省監司俱經平西王題陞部覆奉旨在案即司理一官亦經部選而守令尚係委署在平西王注意民瘼自是其難其慎但恐若輩或以委署自甘未必人人實心任事愛惜殘黎上呼而下不應何以成指臂之助乎臣愚以為四川廣西貴州三省附近滇雲吏部查三省舉人考過職銜應選川縣者按序咨送平西王查缺補授在各官人地相近既可刻期到任無曠職廢事之憂且科目出身誰不自愛功名必思振奮精神實圖料理加意撫綏再得監司嚴加責成於上應上下同心呼應必靈而地方可收大法小廉之效矣

一投誠之宜解散也自　王師入滇聲教廣被而偽公侯偽將軍相率恭義投誠感與復欽　本朝寬仁大度深山窮谷靡不知之若輩自是感恩圖報但偽公侯偽將之下如偽將領約兵丁或有以十數計者或有以百數計者自投誠二十餘年困苦已極今幸得睹天日誰不思還故土若必盡數安置滇省恐為數漸多月費錢糧亦不少且阻人願還鄉井之思其中有願歸農者查其故絕田地撥給開墾撫臣袁懋功曾經　題明臣愚以為其中有願還原籍者給與印票沿途資以口糧再行文原籍地方官仰體　皇仁加意安插務令得所庶耕田鑿井之民益多而若輩共頌　天恩之浩蕩矣

一荒殘之宜豁也任土作貢國有常經沈大兵雲集富糧浩繁何敢輕議蠲免但該省久罹寇患偏僻之民尚可勉強聊生若大路迤東如揚林嵩明迤西如永昌洱海凋殘荼毒慘不可言督臣趙廷臣前疏甚悉戶部議覆揚林三年後起科楚雄于遭已沾齊澤尚未言及熟地耕種之難也蓋未荒田地雖稍收穫而室家流離之後凑辦牛隻人工指掇甚苦語云一夫向隅滿座皆為不樂該浩蕩

皇恩斷不忍置數處之民於覃露之外也且前所惠甚大請錢糧為數無多而於以收殘荒之人心則所惠甚大請

勅平西王督撫查明凋殘最甚地方合計題請將見在熟地錢糧酌量蠲免庶水火殘黎咸獲更生矣

一墟座之宜多設也官山煮海天地自然之利從古善理明者不外屯田鼓鑄鹽法三事今滇省米價雖較稍減而歲需協餉尚該六百餘萬如使分毫皆取給於外解不但小民之輸納甚難而萬里轉運尤匪易近據該撫臣袁懋功題報省城設爐二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二千八百九

十六兩零大理府下關設爐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兩零大理府下關設爐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九千產於滇自當招商開採廣設爐座如每年獲息二十萬兩即可省外解協餉二十萬兩以本地自有之利養見在駐防之兵為力不勞而收效甚捷上有裨於國用下無病於民生此今日生財之要道請　勅平西王該督撫諸臣速為講求用助軍興之急著也以上五款皆屬切近事體誼難膜視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請甦邊鄙疾苦疏　順治十八年　楊鼐

工科左給事中臣楊鼐謹　奏為邊鄙之疾苦實甚軍兵之疲困宜甦謹陳末議仰祈　賡載事臣惟我　皇上嗣治首出安不忘危文事武備並勤　睿慮靡不感

我　皇上仁覆天下憫憐以休養撫綏為念臣奉認宜鎮見邊地軍兵困乏更甚謹就聞見所及數陳酌劑之宜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抽調之勞逸宜均也夫蜀土湯平人稀地廣勢難召募不得不就近抽調秦兵以資殄歷今復將抽調兵丁家口悉調移蜀省使之完聚誠所以繫士卒之心而圖久安之略非不甚善但邊鄙窮兵所藉資生者月餉而外兼資地畝以養賠家口今家屬悉為移調將盡棄其室廬田畝扶老攜幼捨此初離鄉壤驟至萊蕪之地其為流離饑窘之慘有不知如何情狀者且一家之中必有老有幼棄之則哺養無賴併徙則溝壑堪憐於其初意原所以固士卒之心而反以滋其漫楚困悉之患臣愚以為今邊境要害士卒暇豫莫若定為三年更戍之法俾于役經場者冀休息

有期歸遠征況屏蔽堅城之志而居處土宇者亦得踈雖戎行共敵同仇之氓則永戍不處偏勞而土慶無致逃逸不必有移訓家口之煩而自可收士卒劾用之實矣

一牧羊之困苦宜甦也陝西平涼府設有苑馬寺卿董率各監每牧羊各給屯地寬其租徭俾孳生馬匹在　國家得勝騎之資而牧羊原無賠累之苦近日久相仍凡各省戰馬胥取給於茶馬而各州縣驛遞馬匹又皆動支驛站銀兩自為買補即閒有調撥營馬不過偶一舉行故數年以來牧馬孳生日盛壅積愈多夫地不加廣而馬益日繁在牧軍喂養賠累其力已殫而望甦無自且　國家以有益之地畜無用之馬徒老斃於荒野檜櫪之間甚非設立苑馬之意也臣愚以為或將苑牧孳生之馬宜與茶馬照數多寡均派調撥充各營鎮戰馬之用或令附近驛遞

倒斃者赴苑馬領給准作驛站銀兩不惟窮軍牧豎可以稍甦疲困而當軍興匱乏之際亦足以仰佐國用於萬一事在轉移之間立可化無用為有用庶幾上可益國而下不病軍未必無小補也

一領餉之勞費宜酌也夫藩司總一省之會計向來各州縣錢糧彙解藩司各鎮軍需俱赴藩司守領但秦地遼濶各邊鎮去省不下數千里每赴領一次藩司或以頭緒繁紛移緩就急或以各府外解一時不前每有坐守二三月不得領給者且領餉數萬兵丁馬匹動將百計往還道路守候使用為費不貲荒塞窮兵待哺嗷嗷窘迫殊甚莫若倣計部撥餉之法各鎮軍餉每歲於附近州縣或一郡或數縣照額抵撥外餘者仍截解藩司其派撥餉銀令各州縣徑解各鎮司餉衙門按數取具實收彙冊報司以憑查

核其有延捱不完者聽司餉衙門揭報潘司彙詳參處夫
部臣總天下錢穀尚可照額派撥豈藩司近在一省獨難
按籍抵銷如此不惟州縣就近起解可免添捨使用之費
而各鎮軍餉亦得按冊催解寬免守候勞費之苦矣以上
數條謹就管見敷陳事宜如果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
施行

皇清奏議卷十六

皇清奏議卷十七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　康熙元年　魏裔介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飛雲南之大兵以
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亂萌事臣前請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圍底定從此大兵
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　皇上垂念兵民困苦
已久思欲立予蘇息使共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矣大
兵未有旋師之期在　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
臣詳慮審處而臣以為大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
運疲困已極　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應早定凱旋之
期以使軍民歡呼載誦者也計平西王吳三桂精兵不下
數萬總督提督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
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　皇上威德遠屈稍示招

徠必將崩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懇示賞格其
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
也土司族類不一賢督撫善撫馭之皆為孝子順孫矣故
臣以為滿洲大兵撤回為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
如此其遼濶也非有大兵鎮守倘或戎寇生心鞭長不及
馬腹豈長慮卻顧之道哉臣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
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達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三國
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鄖西諸山及夔門一帶尚
有賊黨未盡削平伏祈　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
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
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荆州大兵順流
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此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楚
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一

時之謀也

議勦楚蜀餘孽疏　康熙九年　顧如華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顧如華謹　奏為楚蜀之餘孽未靖會勦既緩成議招撫又無實畫姑置徒養地方之癰直陳以布　朗誤之斷事臣惟天下之患在逆謀者小而在腹裏者大盜賊伏於山谷而不亟為蕩平非久安長治之策也　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西南一帶巨寇已無弗歸命亦何處於夔門鄖襄十三家之么麼小醜然此賊雖負隅自守無大能為而連控秦蜀湖南黔中各省要害介處腹心與邊隅不同豈容竟置之不問乎向者　先皇帝特主三省督撫會勦之議已遣明安大將軍駐劄荊州矣旋因海上告警而移調故緩至今日耳臣上年春夏在蜀稔知其巢穴情形如投誠諸賊首已衔錄用者不敢外若

楊秉寅袁宗第賀珍塔天寶劉體順徐邦定諸有名巨寇尚各擁衆數千於大昌巫山寨中占住鹽井遷陵不恢而已就招安之偽國公王光興反側如故彼時賴有慕義向化二譚侯同二三總兵中四川督臣李國英亦曾修造船隻支撐見於杉會手札屢催調兵大事必須謀勇兼濟兵餉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今文武分途各撫無提調之責即切近賊巢之鄖沅二撫為合勦之計會以提師征勦邛雅奏凱之後各省竟未見有動靜變門以東即為湖廣荊州之界如興山縣水筒梁村等處無非盜賊盤踞因而長江阻塞商賈弗通此變荊未靖之情形也臣出蜀由陝西漢中放舟順流經過湖廣鄖襄地方到處密加採訪鄖襄之賊強盛者莫如郝永忠即郝北麒在房縣外西邊羊角寨下擁衆數萬綿絮木城培以土石大於鄖城二倍且連亘竹溪竹山南漳保康等縣居民為之運糧其勢非小此鄖襄未靖之情形也然臣

以此賊為終不可平乎畏其山川險阻也明時撫臣王守仁平江廣山谷諸賊如入無人之境彼白面書生尚能如是況　本朝師武臣力之強所向無敵者乎顧用兵大事必須謀勇兼濟兵餉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今文武分途各撫無提調之責即切近賊巢之鄖沅二撫亦為徒手搏虎不能律以致命巖疆矣何以成會勦特角之勢乎今欲申明前議必須稍為變通合請密申兩省總督各集其封內將士嚴備器械芻糧軍實完具先報兵部然後題請特遣滿洲官員先至督臣及提督二侯等處勅令榜示各巨寇名姓宣布　朝廷待以不死且許以破格錄用至意諸賊頭有傾心率衆來歸者督臣列名奏請大者膺通侯之貴小者掛齊壇之印其餘落下倘弁亦分別授以參遊千把品職倘紳衿舉貢放還原籍明舊生員仍

令學臣准入營宮考試必有感而涕泣歸恍者以我
皇上新政率待諸紳款者以至誠將賞無吝見於若草者
久不虞山谷之弗響應也若猶執迷弗悟然後密請綠旗
官兵壓境攻討仍請另簡經略重臣節制則將士自然洞
命地方各官亦不敢玩愒從事而戡定有期數萬赤子時
得解懸出幽化刀劍為牛犢履江漢如平地矣

引律實乎當罪疏康熙元年　朱訓詰

吏科給事中臣朱訓詰謹　奏為聽獄責乎得情引律期
於當罪用游移之詞輕設人命積冤抑之氣易干　天
和事臣惟刑名之官專理庶獄律條之設準合羣情原不
可以意為輕重者也我　朝一代創興伊始革明季末流
之弊立法不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寬故雖屢定之成案
必下三法司核議者誠恐時輕則縱時重則苛務使得情

當罪而止乃臣見刑部諸臣不能實體　皇上好生之
心并不能恪遵　皇上一定之律審事未必得情而口
供復不全錄其為弊最大比例未必當罪而看語又無確
據其居心太欺每專用雖如此但如彼游移之詞而不定
斷其當否且蹈襲前已然後當然苟簡之習而不細推其
輕重於是欲入人罪而不當死者竟死矣欲出人罪而不
當生者竟生矣　國法難私人命最重　朝廷生殺之
柄豈可任諸臣苟且悠忽敢於妄用耶臣試指其一二事
言之如阿那庫以小人而爭家財罪本不至於死即不能

肯意之言誠為重大既引奉　制書而不遵者杖
一百之律矣何又云難比此例夫既難比此例矣初何以
引此例而卒又不別舉一例但用重大二字遂擬立絞若
非其妻告明經　廑鑒察出則阿那庫之屈死久矣又

如葉妥生以光棍之尤假冒職官肆惡　京師已非一日
誰不知之先經擬戍負罪逃逸得邀　赦復不自悛改妄行濟　奏聞其下刑部時聽審不跪
辱詈堂司是藐三尺而蔑　國典也此何難置之重法而
反從輕擬戍者何故若非　皇上電察其惡投之遐荒
遣戍之時能保其不再逃乎戍滿之日能保其不再為奸
乎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若諸臣見不足以及之而誤為出
入則謂之不明若諸臣見足以及之而故為出入則謂之
不公不明不公之罪臣不能為諸臣解也語云刑罪不中
則上干天和今臺臣以天道積久亢旸具題乃蒙　明
旨省躬自責在　皇上容做之心則然而言天道者必
驗於人事臣深維其故終以為此刑罰不中上干　天
和之應也臣請　嚴飭刑部諸臣當奉

之意用法不得仍襲高閣之習拘墟于事體于
人之心為心不得專用游移之詞輕使殺人事經兩造口
供不全錄者即為作弊律引一條情罪不確合者即屬欺
公如有此等嚴治以不職之罪務使虛心聽斷片言折生
者之口按律定罪千秋服死者之心刑罰之用當則冤抑
之氣申於以召　天和而幾刑措不難也

崇尚節儉疏康熙四年　趙廷臣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　趙廷臣謹　奏為請崇
節儉以維風俗以弭災沴事臣聞古人有云爭修之害甚
於天災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為訓也天地雖有自
然之財如百穀出於田野必待耕耘而後成百貨產自山
澤必待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

一不得其所者如此而後行時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流沙可乎窃見道路奔走之人僧比公卿侯伯亦不絶其華麗庶人僭比公卿侯伯亦不絶其華麗庶人僭比公卿侯伯亦不絶其華麗庶人僭

異能共圖上理而入慮人才輻輳選授紛遝當此人浮於官之時正何敢復持寬政於用人之論但思焉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徵其才與其求實績於寸長未試之士孰若奏為難覩若觀後效於一跅再展之員其圖報倍切目今官員處分之內豈少精明廉幹之才或因公罣誤或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論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於催科而見徵之賦額全完帶徵之參革忽及薄於論功嚴於論罪可惜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無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繩以微眚可惜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搜緝而詰捕之成效未嘗紀功一盜之疎獲先已掛議沒其勞績而計其小過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廉

幹精明者而為地方受過罣誤去官者不能悉數誰是一才一能皆天所賦異以為　國家輔治之資即郎官亦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錮其終身在一官之困阨猶淺而揆之大造愛惜人才之意實有舍置不得者當如何愀然動念耶外吏如此吏進推之　筆敭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寔無因公罣誤小過罷斥者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產木採株之妥每以風霜摧折而後成其大用蓋求真才於廢棄之內其感激圖報之心尤倍於尋常萬萬也臣愚

　皇上勅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罣誤緣由其中果有才能可錄者仍行甄用庶封疆亦選採錄之恩而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請崇配享之禮疏　康熙六年　周亮琉

山水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亮琉謹　奏為郊祀之明在通請崇配　天之禮以光孝治事臣聞郊祀之典肇自有虞因敬天而大報本祖有功宗有德皆得配享上帝此治世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我　皇上紹膺大寶南郊大祀歲一舉行親承祖德以　太祖　太宗並配久著敬　天報本之誠惟是　世祖章皇帝以創業垂統之君文德與武功並懋升遐以來固已陟降在帝左右矣但未奉　神主於郊壇則　皇上對越之除必有未盡愜之孝思也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古迄今未有受命之君而不配天者亦未有禰祖而不配天者三代之隆禮明樂備莫盛於周其時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又曰祖者始也宗者尊也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之名也可見成周之世已有四后並得配享漢承秦後禮樂廢墜至孝武太

始四年乃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又以光武配唐高宗顯慶二年詔圜丘以高祖太宗並配代宗永泰二年春祈夏雩秋享冬報以太祖高祖太宗肅宗分配宋初制南郊地祇及感生帝凡七祭以四祖迭配至仁宗皇祐二年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儀如圜丘又詔南郊亦以三聖並侑明洪武時合祀天地止奉仁宗配至洪熙元年更奉太祖太宗並配此歷代祀天配享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因革損益原無定制孝思不匱禮可以義起者也我　國家沉一寰區規模宏遠應使禮樂明備駕軼百王今祁寒將至大祀南郊為期不遠伏乞　皇上勅下禮臣酌古準今修明祀典即奉　世祖章皇帝之神主並享郊壇斯於孝經嚴父配天之義深合而曲當矣

請舉行耤田之典疏康熙六年　蕭震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震謹　奏為扮
農係致治之本
敬之典以垂祈
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親載耒耜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耤又祭統祭法皆記耤田事蓋上供郊廟之粢
盛以敬事其所先下念稼穡之艱難以撫乘其北姓俾務
海內外知厚生而勤本業也臣請詩周成王耤田作載芟
之章其後漢文帝景帝詔行耕桑帝親耕后親桑自是以
降漢武帝征和四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宋太宗端拱元年
仁宗明道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年皆躬行耤田以為天下
先其他載在史冊者不可盡述我　世祖章皇帝斟酌
百王隨時因革至於躬耕事宜遵循舊制誠有見於古聖
勤之后未有不垂意農事而能致理綏猷者也今　皇
上一日兩朝勵精圖治上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
敦惠溫莊太皇太后徽號　仁憲恪順皇太后徽號以
隆尊　親之典奉　世祖配　天並修　肯錄
以尊　皇極之建立　孝康慈和莊懿恭憲崇天育
聖皇太后廟祭以昭不匱之思　允科臣　幸學講
經之請以重師儒之道固已祇承　先憲維序不忘矣
然而食居八政之先穀乃六府之一連年以來業勤
堯舜之容警惟是三農最苦流離最多望治最切恭逢
　親政之時正父老扶杖扶目以觀太平之日凡諸用人
行政所以加惠元元者在　皇上如傷之心固無不至
無事　躬耕而始見但耕耤乃　國家一大典禮不可
不及時舉行者尤不徒以其文也敢請　勅部詳定儀

注以來年春擇吉進耒耜恭如農家式祿勿事斯飾恭請
　皇上躬祀　先農為生民請命仍行三推之典率
諸王大臣文武百官以次秉耒耜布種耔之種俾庶人終
歲焉然後享　天地於郊壇祭　祖宗於太廟大孝
烝嘗於茲稱盛併祈居安思危慎修思永敬敷敬以敬
　天勤民為制治保邦之本則一起念間天人交應之庶
幾天下百姓知　皇上之重農務本也相與率其主伯
亞旅以盡力南畝播時百穀由是而泰稷以莪倉廩以實
如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時戶給人
足斗米數錢比屋相望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是則綏
萬邦屢豐年直從　皇上之一身先之更從　皇上
之一心造之矣
　請修實錄疏康熙六年　黃機

禮部尚書臣黃機謹　奏為請修　世祖實錄以垂法
制事我　世祖章皇帝勤政十八年宵衣旰食無事不
以　國計民生為念凡載於　上諭著為訓典者班班
可考至於　召對羣臣面詢利弊與虛懷納諫採擇施
行者無不列諸章奏藏之史館其間憂民失業發帑賑飢
嚴立科條重懲貪吏與夫因革損益之事纖悉具備燦然
成章恭遇我　皇上纘承大統光顯前謨宜
臣纂修　世祖實錄以盡繼述之孝至纂修體例我
　太祖　太宗實錄俱已成書倣而行之尤為整肅近
見我　皇上留心故典特　諭纂修明史以昭勸戒
既欲取鑒於近古尤當效法於　本朝況我
皇帝治法治心見於嘉言善政者甚備及今編纂則諸臣
曾經侍從親炙耿光易於紀載倘年世稍遠聞而知者恐

究不如見而知者之為切將何以光史乘而垂奕代乎

請行講讀疏康熙六年　蘭拯達

吏科給事中臣蘭拯達謹　奏為敬陳新政之首務請行講讀以隆　聖學以端治本事臣惟自古帝王首出御世必先勤於學問以講求治理成就君德開一代太平之運我　太祖　太宗開創大業既重武功尤昭文德　世祖統一天下懋勤聖學討論經史手不釋卷以求治安天下之道故能立綱陳紀紹述貽謀啟茲萬年有道之長今者恭遇　皇上躬親大政百度維新天心之眷顧方殷　祖宗之付托甚重臣民之愛戴彌切以天下幾務至繁咸待理於　皇上之一身自非講求治理於前代興衰治亂之原以及人情物理稼穡艱難之事則凡接務審幾用人行政之際何由盡歸於至當以法天下而垂後世耶我　皇上之一身自非聰明天亶固不學而知似無藉採討之力然自歷觀古帝王即生知至聖未有不資學問之益以勵躬修而奏郅隆之化者則今　皇上親政之始所最重者莫如　聖學一事矣我　皇上臨御數年深宮之內日就月將　聖學淵涵原非臣下所能窺測但深宮雖勵潛修而於萬幾之餘未與朝士大夫相接講讀則講習之功恐有作輟臣請　勅下禮部詳議講讀之規取　內府所藏　世祖校訂諸書擇其深切治理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惟通經而後明理史書通鑑載歷代治亂得失之事必鑒古乃能知今　命讀講官每日分條講讀務俾明白曉暢剖晰大義　皇上於聽政之暇講習紬繹寒著勿輟并慎選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講讀之任使之朝夕侍

從盡心啟沃　聖德愈進於高明大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請復文武兼制之法疏康熙六年　楊兆傑

臣惟自古帝王首務兵部職方清吏司督理九門官軍主事臣楊兆傑謹　奏為謹陳多盜之故請復兼制之法以清藏盜之源以靖庶盜之實事竊惟王政莫先於安民而安民莫要於息盜我　皇上愛養嘉惠保民如赤猶皇皇然以生民失所為念下　詔求言勵精圖治惟日不足顧民生之不安奇貪異酷者公然橫取於上而明火強劫者闃然掠取於下要皆盜之類也第今之為盜者鄉井亡命十之二三而營伍悍卒十之八九原其故則在撫臣無節制營將之權而縣官之保甲不得過而清之臬司無關送賢否之權而將弁之隱庇不得過而繩之道臣無查點兵馬之權而健役而凡有兵之盜業俱未易結即督撫不時糾參臬司道府廳未敢越例揭報而赳桓者流猶免一類誰肯無故自相攻訐盜賊日熾民生日蹙蓋由此也臣查從前武官兼制於文官之日其盜寖少而文官不制武官以後其盜寖多即近日俶擾無兵之處其盜尚少而衝繁有兵之處其盜更多此臣部之案彙彙可考者臣請仍復舊制自副將以下悉聽撫臣節制賢否仍出於臬司查點仍委之道官禮法既有以繩於平時而匿盜之根靖盜令復有以懾於臨事而捕盜之法行於休養生民之道未必無小補也

請開豁蜀屯政疏康熙六年　蕭震

管理章奏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蕭大謹　奏為三
藩之錢糧現在裁酌緊蜀之荒地亟宜經營撥陳裕國足
兵之策以佐久安長治之誤事臣惟三代之時兵民為一
周之井田是也三代之後兵民為二然猶寓兵於農有替
耕之地無轉餉之勞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歷代之屯田
是也臣思近日國用所以不敷之故皆由養兵耳以歲費
言之雜項居其二兵餉居其八以兵餉言之駐防之禁兵
藩兵居其二而綠旗兵又居其八也從來會計之臣未聞
有以內外盈縮之故通盤打算悉心較量者於是議省費
議裁官議減餉議撙節議捐助非不從節省起見然皆補
苴一時之計無當於經久不易之道也臣聞宇宙之內有
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沃衍之
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

從古帝王當爭戰之後即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
其時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為閒暇守土之
謀倘遲至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逆至於煩
重扞格而不能行故屯田之事應及時而定誠以時考難
得而易失者也今各督撫所議或以無荒不可屯或以有
地隔遠不可屯或以水沖沙壓不可屯或以有兵之處無
荒地無兵之處有荒地不可屯遲之又久而兵屯之事寢
矣臣憂心國計再四思維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
者莫如黔蜀蜀為上黔次之蜀省平原沃野古稱陸海天
府之國也自張逆作難以來小民死亡殆盡寥寥孑遺至
今已二十年撫該撫疏內尚有遍野皆荒之語以地多而
人少故也誠行屯田之制凡官兵駐劄處所有拋荒田畝
即令耕種則兵皆得資田以食其力而地自不致久荒矣
況以屯制四萬餘兵一萬餘馬仍屯於現在駐劄之處不
過居蜀地數百分之一即省餉銀一百二十餘萬且田既
收復人盡輻輳養兵並以招民省餉兼以闢地富強之策
國之利也至於黔省古稱鬼方地最褊小明初分隸於楚
蜀黔三布政司後改為貴州省我　朝以路通滇南特設
兵二萬六千餘名馬三千五百餘匹以相犄角而壯聲援
查該省荒田共八千餘頃可以相其地里分兵而居之今
平西親王下家口現議屯滇矣滇黔密通形勢相同土田
亦相同也以該藩推重兵駐同全滇為之屏蔽固無反側
之虞且屯田之議行則六十餘萬金之協餉省矣即有零
星山地離汛捎遠不能盡墾者不過十之三四亦可減戍
額之大半也以上二條臣愚所謂本富者此也倘不及今
之時早為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餘

萬之餉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之餉而營
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協濟月月輸撞尚
有外省轉運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
警則民力大絀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為先事之圖使之有
備無患耶此臣所以鰓鰓過計不能默默而處此恭請
　睿裁勅部酌議分其條目定其規制轉行該督撫實
心舉行以本地之田供本地之兵不煩東南之協濟無事
人民之輸輓內以資度支於常數之外外以節軍賦於常
用之餘所以權國用而裕軍實者誠莫踰於此矣

敬陳治水之法疏康熙六年

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臣王明德謹　奏為治水之法未
盡備小民樂利難期謹據實奏　聞仰祈
議以奠民生事竊照國本在民民安惟土洪水為害下民

其咨從古已然故帝舜首以治水命禹必至元圭告成而後民始粒食水之關係民生非一日矣又況漕運重大實關軍國大計乾遵為建全靠河漕當今第一急務莫重於水除大河以北河淮濟泗發源臣未親歷不敢妄陳若淮揚為淮黃下流漕運咽喉臣生長其土受害極深見聞最確故其受病根源知之亦最真敬為我　皇上詳陳之臣思天下賦稅半屬東南山江達河止恃漕河一綫察從前漕規定制糧運行後方淮官民船隻前進時當五月即開天妃大閘不容黃水溢入內河以防流沙淤墊其沿河額設淺夫嚴勒限程惟令滑河使深幫堤澗厚不許加高致令運河受水有地不知趨淺趨深至故明末季法制漫散不審前賢立法深意惟以恤商為名迄今商民船隻盡得由閘不問寒暑晝夜通行以致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

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舊制祠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運堤日增而日高則河身日淤而日淺更兼上流高堰其石堤料盡之處向係高厚土堤日久年深未加修築遂致自周橋閘至白水塘裡家壩止二十五里之內衛閘大小各口共計五處有澗十餘丈深至丈餘者有澗十餘丈深八九十尺三四尺者淮水盡從高堤上流裡家壩一帶竟入高郵寶應各湖直射漕堤是以內河之漕堤不能支全淮大勢既從上流劈閘水道四路奔行則下流清口等處淮水之力漸減不能衝刷黃河濁水而黃河濁水反逆流入淮凡淮水入河之清口皮家場一帶盡是流沙淤墊是以清口之淮水不能下一過水發淮黃並漲迨漸加堤其高過於居民房屋及過颶風勢力不敢終歸清決廬舍田園雞犬老幼隨波盡逝康熙四

年七月初三日龍風大作高寶之民男婦飄沒不可勝計蓋堤岸過高水力迎橫勢所必然固非修築不堅之罪也而起夫塞決無一不上費　國帑及過亢旱又以河身淤墊積水無幾有司漕運為重閉閘蓄水涓滴不容小民為泛注淮況之害是以順治九年十年江南全省大旱高寶興鹽各州縣堤下小民田苗盡枯固不必言且有小民被淹而立斃者此微臣伏處田間時所目睹又非僅得於傳聞也總緣淮揚沿河州縣地處卑下水出無源更兼蓄洩無方而則一時皆集旱則滴水不通臣愚以為治淮規則似應查照南河舊制酌議講求仍當滑河使深幫堤澗厚不許加高不應止於堤上加堤止救目前不思久計然不復漕運過淮完後五月即閉天妃閘舊例將濁流洋洋流入內地漕河亦旋滑旋淤河終不可得而深也不於高郵寶應山陽

江都各漕堤單弱處所量造滾水石壩水大則預行宣洩水小則貯蓄固漕及高郵堰衛開各口速行修築將來水勢橫溢去水無路漕堤亦旋修旋潰堤終不得而固也但實閘天妃大閘從前漕河重臣亦曾議及多以奉差官兵及商民船隻未便未敢具疏題請臣請比照滑宿境內天井石佛等閘事例驗實部單按時開放似無不可惟建造漕堤滾水石壩實築高堰新開衛口未免致費　國帑僱募民夫然所利在軍國大計實為下民永除疾苦所需夫役自應各州縣協濟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與其年年衛潰歲歲起夫困苦難堪何如實力修築共幼大計以圖一勞永逸之舉是固淮揚士民所心悅而樂赴者也若夫長河所經淮源所自以及沂濟諸湮各處濬河地方直省小民受害當不減於淮揚考古來可知

伏乞　天語勑部酌議是否淮水關係最重臣議有無可採更飭河漕重臣及直省督撫大臣嚴飭管河官吏悉心體訪詳考河誌通權酌議一切河道如何而後疏防兩利如何而後蓄洩兼資當此未雨綢繆自應事半功倍將水土平而後民生莫樂利之休不難立見於今日矣

皇清奏議卷十七

奏十七　十六

敬陳淮黃疏濬之宜疏　康熙六年　徐越

掌山東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越謹　奏為運河水患甚急請　勑速議分黃導淮建隄疏流以全漕務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之大事在漕漕運之要務在河河道之為漕運咽喉者惟淮安之天妃閘而天妃閘口受黃淮二流黃河之水自北而東其水最濁一石之水沙至五斗淮河之水自西而東其水清而無沙不致堙塞河道然而黃水不分淮水萬不能導也臣考前明萬歷二十五年總河官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而堰勢高危高寶各湖橫溢關係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城郭田舍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分黃河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閘非但黃河不得阻塞運道淮流更不得肆害高寶此支河開而黃水分淮水導者其前效也自明之末年支河故道廢而不講黃河勢大逼住淮河溢入天妃閘口所以每歲五險工告急高家堰瀕危修葺救搶日不暇給運河屢挑而屢淤下流屢修而屢決以致終年補苴糜耗金錢竭盡民力匪朝伊夕矣而目今則更有可慮者清河北岸陡起沙洲將黃流之正衝逼住不得東射奶奶廟而直射清口天妃閘橫逼淮流不使得東則亦不得入閘而黃流迅發直灌閘門較運河之水勢高至丈餘洶湧怒濤重運過閘之時每用千餘閘夫竭力挽拽總漕臣親督人夫一日之中不能數船出口倘一纜不堅船即倒撞漕未立付洪波且黃水沙濁全入運河則河身日淤水小之時重運停擱水

發之時兩岸日築水勢日高城郭廬舍如在深潭大壑之中倘遇決衝淹沒為患不小再則黃水不分全力東注如建義蘇嘴等五大險工固必歲費　國帑其山陽之王家營安東之毛家口扒源之龍窩口現在銜決廬舍糧田盡沉水底每歲如此今年尤甚以上諸害皆黃河不分為害之甚者也黃水阻遏淮水不得東流入海以致高家堰發岌岌將傾每當水漲之時數千萬夫役晝夜守救南而周家橋程家壩處處告危是以橫溢高郵寶應等湖漲連運河水勢瀰天數百里汪洋無際致漕船失牽挽之路不得已而走湖揚帆涉險每報漂淌一路之民居糧田又遭淮水淹沒此黃水不分淮水不導以致淮水為害之甚者也至於黃河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即是運河

奏十八　二

朝廷數百萬漕糧一應牽挽盤查歲經此地三閘商艘雨淮鹽課均有賴焉保障之方安容少緩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為天妃壩內為運河外為淤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為遙灣即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為運河外為淤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為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河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待言矣自康熙二年至今每歲當入夏徂冬黃河水發堤岸銜埒東補西救萬民吁號官吏失色或守包家園或疊三城壩或救楊家廟或護文華寺或防高家堰或議閉周家橋或議築程家壩或議請發　國帑修復減水壩非遏淮與河爭則聽河為淮患此皆塞口止啼之方而不得挈領振裘抽薪止沸之道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行總督河漕諸臣率領地方及管河官親勘情形會議詳確以　國事為家事毋畏責任難勝以浮費作實修毋慮　國帑難動速將黃家嘴地方舊有地形之支河一加挑濬即便成渠以分黃河之勢使下於海即速於桃源宿遷等縣而上多開支河以分上流之汕湧再於安東縣雲梯關而下宣洩下海水道以接黃流之湍溜其清河口沙洲速行挑去天妃閘內運道底已墊高不妨及時大加挑濬待淮水經過一刷而浮沙盡入於江惟天妃壩及遙灣數年汕刷地窄土鬆必須增築石工方保無害關係宏鉅萬難因循目下河道錢糧逐年開銷徒成故事何如議撤此項修建兩工自是一勞永逸誠有濟於通漕有救於重地並有生全於百姓者也

奏十八　三

故陳蠲抵簡明之法疏　康熙六年　姚文然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為流抵必裁由單蠲免方沾實惠敬陳一簡明可行之法以杜官吏侵冒之弊事臣惟蠲免災荒係　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於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戶之錢糧收完在前奉蠲在後則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此乃　朝廷為民委曲體恤德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填入由單蓋由單者各州縣每年每戶各領一單以為徵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易知由單也臣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彪古由單關係國賦等事一疏內稱各直省應蠲免錢糧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請填入次年由單請　勅各直省巡撫嚴飭通行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單

為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銷冊內除山東蠲　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銀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約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到臣科康熙五年由單互相對查竟未有開載流抵一項者臣竊異之以為奏銷冊者報於朝者也既有流抵一項由單者頒於民者也因何又無流抵一項豈各地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填入次年由單者非盡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單於上年十一月頒發里民計核州縣磨算錢糧數目款項造成式樣送布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而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數花戶去後必候該撫查回再題部覆奉　旨然後行咨該撫

又轉行各地方極速已是本年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月二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填入乎是則流抵一項究竟無填入次年由單之法也流抵竟不填由單則部中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出於官吏之手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張告示耳然不肖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張掛者即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之而遠鄉愚民安得人人盡知也竊恐貪官奸吏因此侵冒者不少矣臣思之又思流抵一項不填入由單則不可欲填入次年由單又必不能則於開徵之前曉諭里民之法已窮然既必不能曉諭於前亦必立法稽查於後惟有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抵免災錢糧應流抵康熙六年者自應於康熙六年抵免訖即於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填入一款內開某府某縣於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康熙五年分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二輕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合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已免若干兩外俱於康熙六年分內於原被災本戶名下額賦各照分數流抵訖並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方刊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奏銷冊內各州縣錢糧先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由單之上增刊不過百餘字而　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銀數每戶各執一單一目了然蓋明布　朝廷之大恩刊載於由單之上即暗取有司之結狀分送入百姓之手倘有不肖官吏將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不全者災戶即可執此由單赴上司控告即有富而憒之民不敢赴控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年應納之銀亦可扣算此法一行即有不肖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隱匿肥己而恐有下年之告發亦豫有所忌憚不敢恣意肆行矣至於有應蠲免本年錢糧即於本年由單頒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填入相應亦於蠲免之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填載明白但改流抵字樣為蠲免而已立法不難行之甚易也更有要緊措查一著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有蠲免流抵款項該部科將上年奏銷冊內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干兩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胖若干斤逐一磨對如有冊內報數多而由單上開數少者即行指參查結如此則冊與單畫一上之奏報　朝廷者有此數下之頒發百姓者亦同此數一兩一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侵冒不虛

康熙六年分者約計有數十萬兩今時已仲夏百姓沾恩正在此時祈　勅部速議通行使有司知有稽核之法便可豫過其侵冒之心事關錢糧語多瑣碎但以　朝廷數十萬錢糧蠲抵須有實用地方數百萬黎庶蠲抵須受實惠所係重大故盛冒昧繁瀆不厭詳明統乞　皇上鑒宥

酌省開復之駁查疏康熙六年　姚文然

戶科給事中臣姚文然謹　奏為開復之駁查大繁章奏之煩瀆日甚請　勅部酌省以鼓勞吏以速國課事臣辦事垣中見每月本章較往年多至數倍細思其故總由於駁查之太多而戶部駁查本章惟開復一項為尤多甚至有一駁以至屢駁內外往復疊瀆　宸聰一案而數年不得結者在部臣以錢糧為重務詳慎為盡職凡事駁

查再三不過小心敬謹之意而已竊有議焉蓋戶部較別衙門原屬繁難其錢糧款項既已多端卷案動連數載凡事宜省之於始譬之藤根既斷藤蔓不生即如開復一事總以錢糧之完解為正其間有必應駁查者有不應駁查者臣請得而詳言之如開復疏冊內績完錢糧與原參數目不符者應駁年月舛錯者應駁未報明解司日期未註明領有批收字樣者應駁至於錢糧完訖解訖該撫題報明白則無可駁矣而部中又或駁查其續完銀兩作何支銷行令該撫再題夫駁至支銷款項既已頭緒繁亂無有了期何況支銷款項該撫登答明白又駁云未經奏銷難以查核候奏銷到日再題耶錢糧各有職掌其徵收完解者有司之責也解到藩司領有批回之後而有司之事畢矣此後支銷不清宜問之藩司奏銷不清宜問之督撫此

與有司何涉今開復疏內為此一駁屢駁是以藩司督撫之事而問之有司矣豈不可省耶臣又見近日部覆山東巡撫周有德自請開復一疏其覆疏中先云未完銀兩既經該撫查明全完造冊題報則巡撫原參停陞之案請

勅吏部查銷後云續完銀兩支給鎮標康熙六年分餉銀一十五百兩俟年終奏銷到時查核以此推之則凡各官開復不必待奏銷之後明矣部覆又云其餘銀兩支銷各款仍應備細開報以憑查核則以此推之凡各官開復不必待支銷開報之後又明矣然則部中於開復事例原可簡明直截特題覆中間有參差不一耳夫各有司之開復皆由各地方巡撫之題報同一巡撫也為自身題報開復則足信為各有司題報開復則不足信必需駁查同一奏銷也支給餉銀一千五百兩為數甚多既可不候奏銷

先准開復至各有司業內如泰興知縣李馨所完銀九十兩據該撫題報補還康熙五年協餉訖卻武府知府汪麗日所完米二十五石據該撫題報支給康熙五年兵米訖俱為數甚少反蒙駁查必候奏銷到時再題不即准其開復如此之類非考成盡一之法也臣愚以為此後部覆開復本章當皆以所覆東撫周有德之疏為式其有司開復但經該撫題報完解明白者先請

勅下吏部查銷其支銷奏銷各項專責之藩司督撫與有司無涉其餘有不應駁查款項概從簡省則章奏無煩瀆之擾考成有畫一之法鼓勞吏而速國課所關非小矣

經理流民疏康熙七年　徐旭齡

巡視南城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經理流民為弭盜之要事臣查各省饑荒而陝西尤甚西

北地廣人稀耕種最難自故明廢閒中而邊無商困軍餘而邊無費至於末年求食饑民流為寇盜此前事之大失也我　皇上仁恩特沛蠲賑兼行窮民感泣固有雖死而不忍為盜者然府庫之金錢有限地方之饑饉無常若非從長經理則今日得賑而生明日失賑而死轉徙流亡終填溝壑第今鹽勘軍屯商雜三法勢難驟復惟有集流民而耕屯地為第一大計查陝西屯田尚餘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八頃此皆膏腴田畝若將河西流移分立民屯則待賑待蠲之民皆可為耕田納稅之民請　勅部查照洪武永樂招徠流亡事例蠲免包賠聯絡里甲復其版籍不必急責差徭貸以牛種不必急催辦納若慮財之難以集事則可倣古人屯墾田功之法激勸有力人戶招集耕種而屯田易舉昔人謂流民安則轉盜為民流民散則轉民為盜況陝西連川控豫山谷綿亘易為逋藪若今日惜費興屯之費恐後日增辦盜之餉何如收流亡而衆屯政不必徙民而塞下自實不勞轉粟而邊食自充此安民息盜之長策也

慎重部駁以清案牘疏　康熙八年　高爾修

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高爾修謹　奏為督撫之審讞既詳部駁之繁擾宜停請　勅徑行核覆以清案牘事臣於康熙七年五月間捧讀　上諭部院衙門一應事務應完結者不即行完結駁查耽延處分則例繁多任意輕重以致屬員及筆帖式與書吏乘機作弊亦未可知若有此行者即指名參奏治罪示懲欽此仰見　皇上清理庶務之至意也臣愚以為政務之大者無過刑名錢穀錢穀或因款項不明支解未晰勢不得不駁查以求清楚至於刑名則不然臣莊任刑曹將近五載每見督撫之惕於　功令凡遇款案大獄靡不詳慎參勘層層批駁親提面質而後成招具題誠恐留一疑竇而慮部臣之駁查也間有部以一二未協而駁之者曾未見原問之輕者因部駁而加為重原問之重者因部駁而減為輕使一經部駁而遂得游移於後輕後重之間亦何賴此承問各衙之讞法為哉是多一駁查徒增一番部覆徒煩一番

庶鑒而於本犯之輕重未嘗加減也且恐奸惡之徒自知情罪難逭反藉駁而啟冀倖之端而吏胥為祟明知推敲已盡又借駁而開詐騙之路況各省遠近不等有限四五月者有限六七月者案內人犯衆多往返拘提猶遲時日牽連拖累無辜覽獄者有之及至題覆到部之日官吏更易案牘塵積殊非清理之道也臣請自今以後督撫之審讞既詳部臣止核其有無舛錯如果有故出故入徇私作弊者即指名參處引擬稍有未合具　題改正停其駁查庶案牘為之一清而無辜亦免拖累矣

省科條以專責成疏　康熙九年　徐越

巡視中城山東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越謹　奏為風俗人心實係治平天下之本有司督撫則關維持教化之源請　勅酌省科條以培元氣以專責成事臣恭繹傳到禮部　上諭首及人心風俗中列致治美政一十六條後以作何訓迪勸導責成該管各官舉行倘薄中外祇遵翕然丕變即免舛成康之隆理不過此也臣思州縣為親民之官督撫為率屬之長欲其教化施行豈可徒恃乎法令我　皇上培養天下百姓必先將治有司督撫之法令寬平省約使得釋其顧慮寬其拘攣然後能養其精

神發其材智盡其實心以從事於教化之途也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未有不愛其子弟者若父母終日多憂多懼自顧不暇安能周恤子弟之疾苦故有司之以貪虐害民者可以法繩之而遵法之吏其煩苦吾民者則實無可如之何爾何以言之蓋自考成之法嚴而愛百姓之心自不勝其愛功名之心而一味催比敲扑户無寧宇矣自緝逃之法嚴則凡有跡涉可疑及挾仇誣首扳連無辜者盡被拽究矣自諱盜之法嚴而被竊之家即受失主之累自緝盜之法嚴而捕盜之役竟成誣良之習矣諸凡此類皆由法令太嚴遂不惜苛擾地方以圖免過總之上惟以法令繩有司而欲有司以教化興起百姓此必不得之數也至於關鈔為第一大害臣推原其故總由於官多役多事多有總督巡撫為　朝廷封疆大臣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是其職掌乃水旱盜賊何以消弭士農工商何以綏輯未見

有所責成而終日搜求者不過此文移之頃屑日月之遲速如錢糧則藩司主之督撫止能稽其侵挪加派之弊至於冊籍錯誤解色低潮安能一一經手磨驗而參罰併及之則何也刑名則臬司主之督撫止能察其徇枉賄賂之弊至於限期遲誤律例疑似一經該部駁改而參罰又及之則何也在處分督撫者詳於苛細而略於重大而為督撫者則又將任重責大之精神材智盡耗竭於苛細之中終日手忙脚亂頭緒紛紜料理部件之指摘而不暇給何暇求民間利害之源流養地方和平之福澤以仰副我

皇上教化百姓之盛心也哉臣愚請　勅部議課有司則以愛養百姓使邑中無荒殘流離者為上考其餘科條概從輕省俾其游刃有餘多方以行其教化臣未聞教化大行之邑而賦稅拖欠頑逋呼吁究尚難清肅者也察督撫則以綏靖地方使水旱不侵盜賊漸息官吏澄清兵民知樂者為稱職其餘參罰各歸有司俾其神閒氣定先端教化之型徐收教化之效臣未聞能使屬員各奉教化而猶有叢脞以累上司之參處者也此即仰體我　皇上以教化為先不專務法令之意實實先試於有司督撫于以坐致雍熙克臻上理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此之謂歟

清關弊以除積害疏　康熙九年　徐旭齡

巡視中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　奏為關弊之病商已極亟請省官省役省事以除積害事今日民窮極矣所恃通財貸之血脈者惟有商賈乃今商賈以關鈔為第一大害臣推原其故總由於官多役多事多有此三患故商賈望見關津如赴湯蹈火之苦也往者以地

方官不能料理榷務改為滿漢兼差所以杜絕奸蠹澄清料派也近見告訐關弊者如淮安關則有郭宗儀告曹大有等揚州關則有傅洪勳告丁世芳等或婪贓巨萬或人命干連見在告部行查是滿漢兼差本以恤商而反致病商本以裕國而反致蠹國夫去弊者必清其弊之源止貪者必絕其貪之路令督理榷關不過照額徵收本無難事或滿或漢止差一官足矣若必滿漢並差多官則多費多費則多加派其勢然也嘗見關差友稱賀或餽杯緞或送馬匹多募隨丁盛治行裝其費已不貲矣及其在任過往知交迎送饋遺至於差回彌縫要路酬答親友凡此費用無不取給於一差故與其多差一官而禁其貪不若少差一官而省其費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關差不論滿漢但擇廉幹官員止差一人

永著為例則者一官即省千萬商賈之膏血矣至舊役盤踞屢經嚴禁而如故者各關既就近召募則此輩衙門情熟易於上下相朦如揚關舊役吳健之等已經科臣柯聳題參而淮揚關各役則仍然裹作奸如曹我植即曹元吉之子賀森即賀爾植之子張公玉即張一躍之子夏永公即夏有奇之弟陳爾聯即陳在位之子有子供役父在外收銀弟供役凡在外需索不惟舊役不能禁一役反化為二役矣聽由各關就近召募之弊也近見工部　題參抗關史繩於經制之外私自召募與吏現在議處伏乞勅下吏部將各關經制書吏從部召募確查果係殷實良民取具印結考取分撥不許各關私自召募則舊役可清而熟於作奸之根株絕矣又如漕臣帥顏保　題請淮關歸併而户部復奉有各省相近之關令一處兼管之

旨然臣以為關固當併而各關納稅之名色尤當併也即如淮倉有正稅一稅由閘由梁乎本等項名色工部有抽單丈量加料等項名色板閘有正鈔加鈔石頭等項名色合計三閘名色不下二十餘項推之各關俱有因循積弊名色無不皆然抑知名色多則商賈易惑頭緒繁則需索易增伏乞　勅下督撫嚴查將各關各項名色盡行禁革通計稅額若干總歸一項刊石通衢務使商人易見易知更刻大字於上照數納稅加增分毫即係私派立行重處則正項既明而額外之索詐杜矣如此則省官以清私派之根本者役以除作弊之爪牙省事以絕需索之徑路革積弊而甦商賈計無切於此也

請修江浙水利田圩疏　康熙十年

工科給事中加十級臣柯聳謹

奏為江浙水利田圩亟宜舉以圖經久事竊惟　國家財賦大半取辦東南連年頻遭水災去夏受患更烈　皇上軫念窮黎遍祖折漕　皇仁四播而未雨綢繆之策尤當疏通水利修葺田圩以圖永久臣辨事衙門見江寧撫臣馬祐有議疏劉河吳淞一疏業經部覆奉　旨依議臣烏容復贅但疏瀋興築條緒繁多欲為經久之圖原非旦夕之效且載措往蹟參酌當今竊以撫臣疏內未悉之義敬為　皇上縷陳之蓋東南之水無踰太湖而下流入海之路如劉河吳淞固所甚急撫臣已切言之矣然此外支河甚多皆為洩水之竇前朝治水諸臣有別通白茆者有浚夏駕浦并瀋范家港新涇者他如入吳淞則有泖山湖及趙屯浦等處近劉河則有壅鐵口及鮎魚口等處總以太湖之水源多而勢大一口不足以洩之故多其支流以分其勢耳至

若湖之土源其西北則有宣歙及江寧九陽江諸水經金壇溧陽由宜興以入於湖其西南則有天目山諸水經苕霅二溪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於湖江南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數郡之水滙於一湖自明季迄今水利久廢不講兼以各境居民私立土堰木柵又或豪強攫利侵佔河面積久封淤致塞入湖之路一經霖潦水勢無歸江浙諸郡在在皆然請　勅兩省督撫撤行各府乘此大工興舉之時凡有通流處所悉令疏通必須撤其障蔽凡此各郡支河不必動支公帑但令所屬分界開濬如此則田閒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要使上下之源流通而東南之水患息矣臣又聞之故老吳淞黃浦之口向有老鸛嘴者高出水上橫當海潮所以潮勢紆緩不致沙壅內地自此嘴既壞潮趨黃浦沙積吳淞歲月加增漸成

平陸今以開濬之時仍挑築老鸛嘴以當海之衝亦萬世之利也至若田圩之築與水利相為表裏尤有不可緩者蓋江浙之田隨其高下各自成圍倘圍岸不堅一經泛漲風濤相薄迸行田間衝齧為患故圍田之利在乎塍岸大禹盡力溝洫亦即此也今宜令各縣於開濬處所即將泥土修築兩岸隄防更令自今以後於每歲農隙之時各將圍岸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圩岸高則田自固且以制驟溢之水不得泛行而咸歸河浦每歲秋成以後各縣冊報該撫修築圩岸若干以課職守之殿最則田圩修而水利益舉矣抑臣更有請者撫臣疏內估計工銀一十四萬兩請將兩省漕折銀留充工費恐部議不允再議均派六府屬去年被災州縣分年接欵輸解抵還此在撫臣苦心酌量以期必濟殊不知　皇上愛民至

切苟有災傷立行賑濟何惜十四萬之漕折以垂千萬年之利賴救億萬姓之災黎況各屬被災州縣饑荒載道家室流離縱使將來成熟哀鴻豈能遽集又欲輸還此項銀兩豈不重困今事隸戶部議覆伏乞　皇上特旨徑將兩省漕折銀十四萬准充開濬劉河吳淞工費不必再議抵還此　皇上仁愛之心天地同量矣至於日後歲修月舉不妨責之里民今其隨時修築再於六府中各將現在府佐一員兼帶水利職銜責成管理督察修治毋致廢弛則一勞永逸而　國家長享有年之慶矣

請立宗學疏　康熙十年　柯聲

工科給事中加一級臣柯聲謹　奏為親親先在尊賢愛養必期預教請興宗學之制以成教胄之典事竊惟敦睦九族古帝王所首重然愛之必先教之教之有素則親者皆賢而後宗子有維城之固社稷有磐石之安親親之道乃可久而勿替也臣考之前世分建宗支必並建師傅以導之德義故虞書有教胄之典禮經有世子之文自漢世以來設立諸王傅相如董仲舒賈誼等皆必慎選賢才以輔導宗子故明分封諸王初年有伴讀教授等官後定設左右長官自其為世子時授書習字以迄襲爵封王所以訓導之者莫不備至我　國家定鼎以來宗支繁衍各有封爵親王郡王以次遞降　朝廷行大政設大謨外朝會議則必親王主之可謂尊且重矣但輔導之方不講教胄之典未明雖親王賢者固多然雲初之齒日以益衆保無以甘食美衣情其心志聲色玩好惑其聰明者乎今

皇上聖哲挺生勵精求治又設經筵日講等官萬幾之暇講求聖學將見　睿德日新媲美堯舜矣至於親王郡王既有　天屬之親又有議政之責苟不早為預教明晰義理何以輔佐　皇上克贊鴻猷況今各旗下滿洲漢軍子弟皆有官學之設選舉人貢監生教習經書而國子監諸臣以時督察課其勤惰蓋　朝廷愛養各旗下子弟恩至渥也豈以　天潢一派而不為設官置學思所以成就之乎臣請於諸王下各為建置宗學略倣前朝藩府之制並設長史等官如內之博士助教等員外之教授教諭等員俱擇其品行端方學問優長者選充是職不論親王郡王諸子與宗室大臣之子凡自十二歲以上俱令講說書義務期明白曉暢使知修身齊家治國之道而諸王　朝見之暇亦令講習經史大意熟於古今政治之要不以文藝為先而以經術為本仍令吏禮二部堂上官會同宗人府不時稽察各官教術之勤惰以分殿最

而定陛除然後諸王宗室無不興起於學上之則明於修己治人之道可以翊贊之亦明於孝弟仁義之說知所謹守而日進於善我皇上展親之仁與育才之典特垂之億萬年而無斁矣

請開海運以備荒疏　康熙十年　姚文然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姚文然謹奏為敬陳預備淮揚救荒之一策仰候

睿裁詳酌事臣惟淮揚地方為漕運咽喉南北要地與別處不同屢年被災蒙

皇上破格蠲賑恩大而仁盡矣然而水災未退復旱且蝗米價較昔湧貴臣聞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糧之為物近則生長於地待成於時遠則轉運於四方未可旦夕得也故備荒不在於臨時而在於豫盡今淮揚本地之米既少又聞湖廣江西及上江等處亦多苦秋旱米貴即臣郡安慶米價

較之往年亦增數倍計今年上流米艘到淮揚者較往年必少此後米價亦必日貴乃一定之理必至之勢也臣思備荒需種別無奇策惟在相道路之遠近就便轉輸以通來糧之有無而已近年浙撫臣范承謨行之已有成效臣聞山東東府地方所產大小米麥黃黑豆等項舊日多至膠州等處舟運至淮安之廟灣口沿海邊而行風順二三日可達商船往來終年絡繹自禁海以後糧食陳積閒其斗較淮為大價較淮為賤若動官帑採買轉運以備賑饑之用則糧本省而得糧多國帑不至甚虧饑民可活多命所格者片板不許下海之嚴禁耳年來有言開禁者皆蒙

嚴綸切責臣何敢多言妄言但臣思禁者禁一切軍民人等私出海口者也凡物民間不敢用獨　朝廷以備荒之故用地方職

田賦而外設有關稅固所以取商賈以資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斷未有市民交易原非興販而亦稅及纖毫者也我

皇仁事竊惟國家取民原有定制故有

詔私征有禁近且以墾荒定以十年起科是於正供之中亦時寓一存恤至意乃有不奉經制借名科斂積棍滋其擾害蠹役恣其朘削事若相習害乃為大敢為我

皇上切陳之臣查榷關之設也稽其本地出產與夫興販雜貨或船裝車載或列肆造作原係商賈自當遵例輸助國用至若日中為市各相交易所賣者不過布帛菽粟是其口食雜豚牛驢是其畜養即布帛花綿以及蔬果等項無非肩挑背負圖升合以餬口初非營營逐末興販者可比乃有奸民惡棍串通衙蠹借雜稅名色在於該地方官賄營行帖執照有所為斗子秤子

牙行經紀集頭保長等項名雖不一大率以硃標印信為護身符券如虎而翼公然肆詐凡民間斗米耕牛隻雞尺布無不攝取用錢以故落地有稅空舟有稅甚至於搜囊發篋且遍及於窮鄉下邑茅備固所不免屠户亦在必征不遂即指為漏稅誰復敢起而與之辨論者近日山東巡撫張鳳儀疏參魚台知縣談紹奏貪婪三款而沿途盤索容貨料欽稅銀已居其二則其未見之奏章者又不知其凡幾矣昔王安石以呂嘉問為市易使行坊郭錢白地錢等法鄭俠謂其察及雞豚負水給薪擔粥提茶皆遭笞毒垂之史册亦足為戒何況不奉　朝廷明例敢於借名行私官役通同棍蠹交橫故其弊牢固而莫可解彼此盤結而不得上達間有上官出示嚴禁亦不過以照額征收為詞而亦未得悉知其擾害至此也昔曹參入代蕭何屬其舍人曰勿擾吾獄市事雖行於一方未始不可行之於天下言雖出於一時未始不可行之於後世方今刑獄禁令荷蒙我　皇上再三慎重獄無冤濫而市廛井里之大害尤當嚴為釐剔者也查故明洪武諭户部言奸臣稅天下貨物及於纖末朕甚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供饋迎送儀物及自織造梁綀布帛與買已稅之物細民擔挑蔬菜魚肉米食非興販者毋得稅此在已征者尚思禁革況我　國家原未定稅及此安可聽其公行而罔思耶過來裁併關差省革羨餘無非為商民受累而直省各官役人人可以抽稅處處可以為闖不幾大負我　皇上愛民恤商之盛心乎伏乞、　睿鑒勅部嚴行在内在外痛禁前弊凡服食器用等項非係興販者不得借名苛索

除鄉村應役地方外再有私給行帖執照擾害百姓者發覺之日官作何處分役作何究治嚴定條例務使市肆不擾細民安業無吁嗟愁嘆之聲有優游作息之樂　皇恩普被又不獨在民間貿易已也

備陳軍屯實效疏　康熙十一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艾元徵謹　奏為

百萬之協銀確可盡者謹備陳歷來軍屯之效以仰佐萬年經久之謀事臣竊惟各地方之財原無不足供各地方之用所恃者　廟堂之經理有以使之各給固無所用其裒多益寡權宜挪借之計矧我　國家今日方當全盛之時尺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民則即以天下之地生天下之財以天下之財充天下之用何患不給顧不免坐耗於協撥雲南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七十餘萬貴州則需協銀歲常五十餘萬四川則需協銀歲常八十餘萬福建則需協銀歲常一百六十餘萬廣東則需協銀歲常一百二十餘萬廣西則需協銀歲常十七八萬以致内地近邊各省則有兼協兩省甚至三四省者内地近京各省則又有違協至數千里外者甚至萬餘里外者凡此協撥銀兩一皆赴期完解時刻不容寬假臣誠不知雲貴閩廣四川等省三十年來如何全無經理既時時以餉銀不足耗公家無數之金錢又時時以協解不前蠲民間有限之膏脂此實民窮財盡之所以日甚一日而莫知所底也臣得以一語斷之曰總由於屯政未嘗實實舉行而荒猫多未墾故也夫有可耕之田而不使之耕則與無田同有可屯之人而不使之屯則與無人亦無異思天下之地亦何一處不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地即天下之人亦何一人不

應使為　朝廷生財之人乃需協各省則實有其地而若無地實有其人而若無人此正如倩農治家不現耒耜終年温飽惟倚鄰里為活不止鄰里效之勢必並困即鄰里壺飡歲歲可繼亦豈長策臣實為此反側靡寧細稽前代盈虧強弱之由備察近今多寡難易之勢殆不啻寤寐以之斷然以屯田為古人屢行屢效之良法確可為功於今日請歷為述其事在漢則有趙充國以興屯可以息徭役罷騎兵廣積蓄省大費因疏陳便宜十二事詔許之遂敵先零靡則有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屯許下得穀百萬斛因之州郡皆置田官所在積穀遂併中夏後漢諸葛亮出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軍食因以不匱晉羊祜鎮荊襄始至時軍曾無百日之

糧祜因滅戍邏以墾田至季年遂有十年之積後魏文帝時值歲出以李虔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以贖賜雜物市牛抖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科並徵此後即公私豐贍雖水旱不為害唐憲宗時振武軍饑以李絳請命韓重華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民為十五屯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因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太和末值黨項大擾河西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因省度支錢數百萬緡又元初當征討時每遇堅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後各衛行省又皆立屯或因古人之舊如甘肅瓜沙等處其地利亦不減於舊或相地勢之宜如陝西四川等處皆其所肇為亦未嘗遺其利明初則命諸衛分屯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

屯糧為官軍俸糧其法則每軍種田五十一畝為一分大率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即洪武所謂養軍百萬不費民間一文者也又宋遼金如歐陽修范仲淹吳充耶律昭田琢亦各建此議前後皆互相發明至明邱濬之大學衍義補言此事又獨詳蓋未有不以此為扈邊贍塞足國裕民要務者記兵法有云取敵一鍾可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然臣猶以為天下固原有必不可不屯之地則邊城之荒棄者是也有必不可不屯之人則士卒之游惰者是也載觀漢唐之興屯於邊地者行之莫不有功而宋之興屯於腹裏者行之莫不有弊又魏晉至宋之凡以民屯者則時聞其擾民而漢之兵屯者則未聞其苦民固昭然可知也然猶慮各邊士馬棋置星羅既難議減恐興屯已為不易去協餉終亦大難

況國計之盈虧與戍卒之多寡皆關生計何可不並為熟籌殊未思今日之兵固大不多於古無論周初之封建多至千八百國凡幅幀百里者皆可有調撥之兵七千五百守土者尚未可以數計即五霸兼併之餘其大國亦不過止得如今日一省而兵車一出動以數萬計且有稱帶甲百萬者再如漢季當三分未定時袁紹馬騰張魯輩兵常至十餘萬二三十萬不等晉末東遷以後劉淵石勒李壽等兵亦各數萬不等迨及梁陳蓋二百八十餘年無一日非割據世界若兵餉一有匱乏之計必無取資於敵國之理故地方之需協與不需協誠不在守兵之多與不多也臣則謂今日之可以耗　國家之物力者經理之即無一不可益　國家之豫大如四川一省通計需餉歲不過百萬而止其地則素所稱沃野千里民殷國富一大都會

今猶然荆榛蔽野若使之開墾豈難復成膏腴粤西需餉又不過止得蜀省之半其荒蕪無非盡石田若使之開墾當亦可資飽騰是四川廣西之協銀可盡省也若廣東福建則需餉較多而開田較少然沿海固皆可屯況屯政一舉行且見邊要所在無地非屯無地非兵則海禁可開食用益饒再減額兵即廣東福建之協銀亦可盡省也惟滇黔以平定獨後成兵視前代不啻加倍雖尚有故明沐英世守田產誠不足供今日多兵之贍養又偪永歷以養兵最多致民重困其陋例亦無足法但我兵則固不更多於偽永歷時且藩下丁壯已照八旗圍給田土其食用自應即於田土中取足今止是備查邊荒分兵貿種務期足用當亦無難其各營汛綠旗官兵亦各查其附近荒田諭令墾種則不直可使地無遺利固亦古人善守門戶者守藩籬之意然要在藩鎮大小手足齊而心力一庶滇黔兩省之協銀亦可盡省也臣自承乏風紀受事以來即為此反覆熟籌今再逾歲止日思此事為當今第一要務況從來所最難得者承平無事之時且實以時不可失備陳管見惟

冀　皇上垂察特

勅該部確酌詳議勿以為目前可支而畏言遠算勿以為成效難期而祇事因循俾區區之愚不止托之空言即從此億萬斯年　國與民皆實享其利矣

皇清奏議卷十八

請飭臣工更新整刷疏　康熙十一年　徐旭齡

整飭西城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徐旭齡謹奏為

條奉　　在敬　天修省務宜責實請　嚴飭臣工更新整刷以弭災變事竊惟極治之世災異偏多如漢文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宋仁宗時彗星屢見載在史書此蓋天仁愛人君恐其因昇平而生怠玩故頻示災異以譴告之賢主謹於承　天惕厲勤實心修省乃能化災為福天人感應之理有確然不爽者伏見今年二月彗星見太白經天三月十九日雨雪氷雹臣書生不知占驗竊聞和氣致祥沴氣致異彗者氣之尤沴者也前此一見之後災異洊臻地震幾半天下直省大水大旱民不聊生所恃我　皇上賑濟蠲免數百萬饑民蒙　恩全活地方幸得安堵無事然民生亦殆困矣今妖彗再見萬一復有水旱饑荒之應則以極困之民遘頻仍之患其何以堪伏念我　皇上睿哲照臨寬仁愛育且又勵精圖治明作有為宜召祥不宜召沴特以大小臣工不能仰體

睿懷每多顧恤身家瞻徇情面莫肯擔當任事為國為民是災變之來皆羣臣之咎也竊思天下事推皆總持於六部而分寄於督撫責成至重乃部臣止期偷安而不以天下之利弊為心督撫止期免過而不以全省之民生為念因循推諉習以成風伏見六部事務堂官不即決斷而以查照說堂委之司屬該司亦不皆熟諳條例甚至以擬稿委之吏胥駁察雖煩而清釐鮮效或遇事關重大每不肯定議即結而仍推諉於督撫如漕臣帥顏保議裁屯衛冗員歲省俸銀六千餘兩該督身在地方豈無確見何

必又行江南督撫議覆如直撫金世德條請曉諭旗莊築
牆立柵事關弭盜自應速行通飭何必俟其再奏方始允
行又如河工虛報分數錢糧亦多扣赴經新任河臣　題
知行舊督羅多回奏始議處分在先之估報何無察核至
督撫臣全省重寄地方之利弊未見興除屬吏之賢否未
必深悉凡事轉行司道據詳具　題亦多滕混草率因循
委卸錢糧宜清也楚藩劉顯貴一案缺至九萬餘兩竟令
優陞離任何無覺察盜賊宜獲也夥盜流入信屬一案浙
江推之江西江西推之福建大盜至八十餘人業入閩境
而閩撫尚以復往江西為辭何為全不踏緝官評宜核也
滇省知府李率祖既經自成功告發該撫何不從公察參
致煩平藩奏請　遣部員審理懲貪至亟也江南知縣

陳恭一案移取孔貞來口供福撫何為遲延不覆致使江
督屢催懸案多年不結略舉數端內外諸臣之怠玩推諉
可見臣閩瞥所以除舊布新值今　天象示儆正宜大
破懈弛之積習而振作有為之氣第思　皇上敬
天念切每遇災變何常不特頒　上諭戒飭臣工而內
外諸臣當修省之時其為殫心經畫興利除弊者何事也
其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者幾人也是從來之修省止為
虛文而全無實事請乞　嚴諭申飭內外大小臣工務
須兢惕精勤力更故轍外而督撫宜屏絕饋遺盡除陋例
潔己率屬毋得瞻徇情面容留不職之員隱藏失察之弊
　欽命事件照限速結地方利弊諮訪悉陳內而六部
堂官務將各衙門職掌逐一講求統天下之事勢情形而
為便國便民之長計見行條例倘有煩苛窒礙者不必拘
成法而悍更張重大機宜有關民生利病者勿謂難應議

而希推諉滿漢各司皆宜熟諳部務勤敏辦事逐案當堂
定稿毋得假手吏胥有庸闇懈怠不能稱職者堂官立行
參處尤須嚴剔蠹弊發覺奸私其他各衙門有官守有言
責者皆當精白一心矢圖報効計康熙十二年京察不遠
應即備查遵　諭修省以後行過事蹟是否實心任事
有無整刷吏新部院以是黜陟督撫　皇上即以是甄
別部院各衙門庶羣心儆惕百度澄清吏治登而民生遂
可以化災召祥保億萬年長奉之慶矣

　請飭議輔水利疏　康熙十一年　徐　越

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掌江南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
臣徐越謹　奏為亟修　議輔水利為　國計厚積儲為
東南恤民固事臣久厠臺班材庸識暗無補　聖明乃
荷　殊恩以內陞留任自愧空言未足仰酬　高厚

況敢以泛泛不切之事輕瀆　宸聽閒嘗反覆思維目
今天下重計莫過於　天庾之積儲王制篇云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今縱不得有九年六年之
蓄而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而無恐乃臣考之太倉每
歲漕糧所入僅足數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饑凶淮黃
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
再告民間之輸輓難前　皇上之蹁賬莫繼無論東南
凋瘵無策以拯即　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
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為區畫亦已晚矣臣思漕糧原有常
額每年尚可留餘秖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湏糧之給
遂至空倉而出但八旗丁貧而恃地以為生地復荒矣而
湏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之地不
致荒湏則可以家給人足而湏糧得以議省湏則

每歲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即可有四五百萬之蓄儲雖遇天時山災河道阻塞而　國家有備無患非萬年根本之重計乎臣請詳悉為我　皇上陳之冀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膏沃自給不盡仰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地利廢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災歲無常獲夫　畿輔八郡西北高而東南下其大勢也而各郡之中各有高下平原之異如京衆遷安密雲漷薊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即歸故甽今瞻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慮焦枯此近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為坡為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暘則岡瘠之場灌溉有資而山磽為沃野矣如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為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原曾無丈尺之渠以

瀦潟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獲倘霪雨連綿遂可墊沒此視水為有害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為開為堰為溝為洫俾水遠田間以時蓄洩即使夏秋漲潦時至之水亦所有游盪寬緩而無決嚙之憂矣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渟沱漳淀窪於下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旁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仿古來舊堰廢渠盡為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留為瀦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又者為圩為隄使外為洪浸而內成阡陌仿東南車汲之法防洩以備旱潦則萑葦之藪皆南畝矣他如各郡之中各有高卑錯雜悉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庶幾向之聽豐凶於天時不害地利咸登非但八旗屯丁車篡之祝既盈倉

糧之撥可以無措也即各府民田不由此而盡壑乎東南之民力不由此而可甦乎即近　畿之盜賊亦不由此而寢息乎何也溝洫圩岸非一人一家之事也源遠流長支分派別百里數十里利害共之今不論滿丁漢民悉起而修治既無容有勢豪之霸佔又無容有情農之埋弛婦子胼胝欲不朝夕於隴畝不可得也則三輔無不墾之田也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潛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責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徒困而　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賤糴廣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於本京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民力即可望甦於頻饑之餘也至於西北米多價重物力自饒而生理

各足況且溝渠編錯既無曠土春作秋收復無游民又誰復為饑寒所迫槩人為暴甘罹盜賊之刑者此又不弭盜而盜自弭者也臣故曰積漕利國富旗安民莫有過於大興　畿輔水利者也然必特設專官盡力修治毋排於異議而嚴覈其考成其不奏功而積效者未之有也

請行召對之典疏　康熙十一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奏為請行召對之典以通民隱以隆治本事竊惟天下事惟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今言官不許風聞各省兵民疾苦水旱災荒以及盜賊蜂起貪婪日熾言官身在都門焉能遠視數千里外是以據疏駁糾毛舉細事而風俗民情各官賢否俱不得上達　宸聰矣則　召對之典宜行也滿漢內閣大臣原以啟沃　君心參謀國是引　君當

道為責既為　皇上股肱心膂之托豈無忠　君愛國之忱但　召對不勤雖欲披肝瀝膽而不可得也昔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房杜等一十八人更日直宿暇則從容燕見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是以當時君臣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見於一堂之間君願聞而臣無不言臣盡言而君無不納所以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臣敢請

　御便殿大霽　皇上朝罷之時或　御乾清門或　御便殿大霽　天威特召滿漢大臣俯賜　清問凡政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官評之淑慝以及某省尚可支持某省災荒特甚盜賊如何可清貪風如何可息部院督撫如何可以得人河工重運如何可以不誤令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切務在諸臣留心　國家利弊民生休戚豈無補救一時之術與久安長治之道借著前籌者乎

至部院諸臣各有攸司於啟　奏之時　皇上亦當召問果能諳練政務通達民隱者方為不負職掌如此則足以明目達聰而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敬陳用人之道疏　康熙十二年　甯爾講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　奏為敬陳用人之道宜勤諮訪以求真才以收實效事竊惟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知人則哲古帝其難之故廣延命官猶恐岳牧豈聰明睿哲尚有所不及哉誠以我用人不若以人用人之大也我

　皇上深居九重簾遠堂高官常之賢否吏治之清濁豈必盡煩　聖慮閣部大臣為　朝廷股肱心膂之托若不專其責成勤於諮訪臣恐望治心切而終未得其要也臣惟宰相之職首在薦賢而職掌之重莫過六卿其分理庶務者六曹之司屬也表率外吏者

而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或忠或偽或正或邪或抒誠體　國或固寵懷私久之未有能逃之　乾斷量為去留則人人悚惕而在外大臣度無不公忠盡職仰答　皇上用人求治之盛心矣臣晝夜思維有治人無治法故書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見用得其人而天下之事自然就理帝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是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惟安民之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斟酌古今事宜擬為知人善任之法上塵

　睿鑒採納天下幸甚臣民幸甚

　請禁奪情留任疏　康熙十二年　甯爾講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甯爾講謹　奏為奪情留任之例斷不可行亟宜停止以隆　孝治事臣聞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又聞始以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蓋未有不孝於親而能終於君者也臣思孝之道不一端送終為大父母之所望於子者莫切於此人子之所仰報於父母者莫切於此一人之立身行己關一世之風俗教化亦莫切於此使於此而冒昧隱忍不惟不可以為人子亦何可以為人臣臣每閱邸報見督撫代請在任守制之疏接踵而至甚至知府知縣等官亦率代為申請臣不能無議焉查督撫諸疏不過為地方荒殘某官撫綏得宜才堪任事耳臣思此人丁憂便可代為留題使此人捐館又將何以處此要缺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一也又查督撫諸疏或稱密加察訪本官不但不要錢且愛民若子不但善於催科且曲體民情是本官可謂能忠矣能忠者必孝該督撫何不令其忠孝兩全而必令其戀棧忘親陷人不義乎此

不可解者二也或謂地處衝要此官一去頂補乏員殊不知我　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滿漢一例開科薈萃滿漢多才正所謂雲龍風虎堪　皇上指臂之用者正自有人況知府知縣等官微員末吏部遴補勝任何難何必定用此不吉之人不祥之服出入公署示天下以不廣哉此臣之不可解者三也或謂地方吏易一官未必驟語事務但思此奪情之官使全無哀戚之心其人已不可問矣若果哀戚耶則方寸已亂政務自爾茫然又安望其錢穀刑名　欽奉部件井井有條乎與其留任而諸務叢脞何如另簡才能新發於硎之為愉快也此臣之不可解者四也或謂邊遠要害股肱大臣軍機重務摧鋒陷敵刻不容緩亦可以人子之私恩廢軍國之重寄乎殊不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在人臣固有當盡之職而摧緩急度

制之書尚未頒布未免為　國家三十年來之缺事夫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卿士大夫頗重名義軍民人等惟守科條如房屋輿馬衣服器具婚娶死喪葬宴飲之類各有禮制各有禁約凡部臣之題請與言官之條陳或經議覆或經會議事奉　旨何嘗不曰遵行在案通行曉諭乎然而該部除在內行八旗五城外在外不過行之督撫督撫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縣止有告示一張掛於署門遵依一紙報於上司州縣奉行之事畢矣原非家諭而戶曉也未幾而告示損壞卷案殘缺官員遷謫父老凋謝三十年中之禁約後生子弟誰能記憶為何事有厥常喜新而干禁者亦有愚昧無知而犯法者貴賤尊卑之等差動輒紊亂淫巧詐偽之行徑日見萌生即直省官員之衙署執事猶有僭越而況紳士軍民房屋輿馬衣

服器具之過分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妄費尚能家娴禮制人遵禁約乎此　朝廷之教化雖行於天下而未嘗實行於天下也何也有文告而無成書故也臣請　勅下禮部詳查漢唐宋元所頒禮書及朱子家禮並故明初年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書何書簡要略倣體裁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之準品官與士庶務辨等威吉禮與凶禮各分門類附屢年題定奉　旨一切禮制禁約集成一書先呈　睿鑒鏤板頒行並許坊間重刻廣布俾通邑大都無不見聞窮鄉下里盡知遵守凡有故違者治以法數年之間道德一而風俗同文告之繁條議之多俱可省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之謂也方今纂修會典屢奉　嚴綸則煌煌禮制不先著之為集何以會之為典乎禮臣典禮而外教化為重我

皇上宵旰圖治之至意亟當仰體之矣

詔令斷宜必遵以信功令事　康熙十二年　魏雙鳳

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魏雙鳳謹　奏為　詔令斷宜必遵以信　功令以定國是事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敷布於天下者尤責遵行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之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疎聽而悅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可不信乎臣聞邸報見今日已經奉　旨定例之事奉行不力者有之　旨以為當慎持於未發之前不宜輕格於既發之後否則　詔甫下而不遵令未久而輒變不特各官陽奉陰違有負職掌揆之　國體王章誠未見其可也如徵收雜項錢糧銀七錢三分之例

力遵守是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代為宣播百姓何由而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代為奉行百姓無從而得所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而官不遵令民不守法何以示信於天下貽嘉謨於萬世伏乞　嚴勅內外部院督撫大小諸臣嗣後洗心滌慮精白承休凡一切奉　旨定例之事有益於民生有利於風俗者實心舉行一體恪遵內而五城外而有司如奉行不力當即　題參弊在必剔勿計考成奸在必釐勿畏強禦事當為即為之勿事苟且以塞責事當言即言之勿存避諱以誤公則法令永遵而人心大定天下共仰　皇上之明且斷矣

倩陳黃淮全局情形疏　康熙十三年　蔡天颺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在任守制臣蔡

天顏謹　奏為治河先審受患之本源止決宜開歸水之故道備陳黃淮全局情形仰乞　勅議實力興工以濟漕運以救災黎事竊惟　國家今日之重計孰有重於黃運河工哉民生今日之災困孰有困於淮揚百姓哉乃建議治河者人人能言之而莫能收其全效良由急於近功而緩於久計故決隄旋塞旋開河流變遷無定斯其病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耳我　國家歲輓漕糧四百萬石以淮揚運道為咽喉淮南億萬生靈以河漕隄堰為屏障惟賴全淮之水與黃河交會刷黃沙以東歸於海則黃運兩利自無昏墊之虞蓋淮清導自桐柏千溪萬壑滙為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惟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其勢全盛足以敵黃之強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急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而亦順水之性千古不易之法也其間用功昔人幾費經畫自徐邳以下既築縷堤逼束黃以障其狂又建減水四壩分黃以殺其怒宿桃之間歸仁堤一工極其堅厚惟恐黃水之旁溢稍入洪澤湖則泛濫東流而淮南州縣民人必受其害臣考河防一覽故明河臣潘季馴言之鑿鑿也又有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西則連高良澗程家壩中設周橋閘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閘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洪濤衝斥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瞿壩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氾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風汹之漲潦可消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閉閘不流高寶增堤亦無傷害也往昔之防河如此周密是以千百年水患猶逢旋可並圖修治今累年以來黃運堤工處處告決淮揚屬邑歲歲苦災止因康熙元年開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揑開周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瞿壩諸處以致淮水漏下晝夜不息高寶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推潰堤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湖水既東黃踰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灘入天妃閘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固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日墊日高水行地上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下流哽咽而上溃必然之勢也於是桃源煙墩最先決矣安東節良口宿遷磨兒莊繼決矣築工未竣而二鋪那家口復決矣七里溝方合龍門而新莊口又決矣他如王家營羅家口等處在在衝溢正河自草灣以下安東雲梯關白沙一帶亘三四百里中泓僅流一綫向之測深十餘丈者今止深數尺間廣十餘里者今不滿數丈矣向之設有五險工八套水者今且一望沙灘不知為河為岸矣以數萬里發源之黃河竟無出海之河身求其不勞決固不可得決而欲望築塞之堅惡可得哉

臣所謂受患之本源止在黃淮之不交海口之難洩者如此伏思八九年來黃清而北則邳宿札清安海諸州縣民胥沉溺於淮溢而東則高寶興鹽山陽江都泰州田沉水底人民流離慘苦之狀真繪圖所難名幸我　皇上獨軫屢頒殘黎苟活然淮黃未得安瀾漕運民生何時復舊總河臣躬宿河干日夕經理風雪倍歷艱辛而次第修築以幾成效惟是新工可以告成舊堤難保無恙臣自念奉職無狀上致天災禍此一方仰屋　聖天子宵旰焦勤涓埃莫報亦嘗蒐討治河故實竊以為治不求本僅補

偏於一時事不師古雖力竭而罔效今臣入　覲經過
淮揚目睹情形最真且確合之古法詢之土人節節訪求
若同符契臣至清水潭見新築西堤棄深就淺灣入湖心
雖圍統丈尺較長於直工而淺處下埽百不失一將來閉
口可不當其洶湧其費反省東堤亦可迴潭測淺施工此
計深為得宜臣隨與南河部司臣勒德禮王自修面相商
確據云西堤計日克成再建高寶分水各閘就斯工而論
頗稱盡善但周橋瞿壩一日未閉則洪澤湖春濤滔天浴
日而來新工雖堅而舊堤危岌斷斷如也則是堵清水潭
必先修周橋瞿壩欲閉周橋瞿壩必先疏清口若清口不
暢全淮難蓄於湖必又危高堰而扼運戕民也有謂泗州
之民田不利於閉周橋築瞿壩者此奸民黠商之說也窒
不知有壩閉而後清口通清口通而後入海順昔之治河

諸臣辨論之詳且切乎試問康熙元年以前閘壩未壞之
時泗民何嘗被淹沒之患閘壩之利泗而不害泗也明甚
又有謂高堰重加堅厚瞿壩始可興修湖水北指攻沙清
口可不疏而自達臣又親至清口乘小舟探測口澗雖有
數十丈而底淺流弱即溝深之處亦僅丈許目見湖面高
於黃河湖水不能射出實因淤積板沙攔截難通不得不
加淘濬且瞿壩之壞缺口甚多水頭東向經今十年若非
清口暢洩湖腹滾溜工難施築是清口一疏又事半而功
倍然淮性素弱於黃必使全力入河方得滌沙歸海臣查
運河建天妃閘所以拒黃迎淮也閘之上原設有壩漕艘
出入則閘之運過則築壩不啟五六月閘容水不得閘入
關係甚重今未閘有閉壩之時矣議疏清口莫若乘春運
過淮之後築閉此壩使全淮合併入海又何憂水浸沙凝

二鋪之水淤出沙影正可及時施工為今之計應從海口
溯雲梯關而上逐節審視而疏治之其沙迴水迂之處則
直穿沙腹挑澗數丈務期深淺俾水到徑遂速瀉兩邊洗
刷不難寬廣其水游沙淺之處宜倣古法用混江龍鐵掃
箒乘風鼓浪攪起油沙隨流而去亦不難深通至於各決
口通盤估計應時修築當為一勞永逸之圖斯可全功底
績或謂海口廣濶幾二三十里狹者亦十餘里從來無淤
海之法盡止用水攻之為愈此古法則然也而不知古之
決與淤不盡如今之甚用古法而莫識變通又膠柱刻舟
矣臣所　奏未嘗不用水攻也要亦引之使攻其攻得力
耳決口既多眾流未合過紆則逆難免旁衝即七里溝已
閉旋決新莊口其明驗也或創議河道盡從雁常縱其所
之別鑿一道出海殊不知新鑿之人工斷不能如天造正

河之寬廣今正河尚可淤能保新墾不旋淤乎即邢家口已決而自淤又一明驗也或又議多開支河分黃下海可免再決更不知何患其不合也古之所謂分黃者設減水壩防伏秋太漫滾水以節之而平壩則減矣原不欲使平時固有之河源強分為半也然則疏築二事機有當乘工難偏廢若先疏後築水散不歸若先築後疏水無去路惟閉塞各口似宜從下流緩處先合倘上流先閉水又戍下而下口仍多費力淪暴頃刻改觀盡人事以配天工呼吸難待伏望　皇上假河臣以便宜之權庶收功更易獨是河帑不敷艱難籌度臣思　朝廷歲費河工錢糧數十萬蠲糧賑饑又損國帑數十萬迄今數年積算不為不多乃東補西缺此築彼傾災氓流離患仍未艾當茲殷憂啟　聖之時我　皇上為人定勝天之舉與其歲

歲請告孰若將三四年之所費併於一歲動工大發帑金肇興禹績從此千百年平成則刁遷殘喘於是乎立甦萬世邦本於是乎永奠臣愚以為開海口而築諸決同時並興實治河之上策治河即以利漕利民兼盡其要矣臣所謂歸水之故道惟在淮黃之交會海口之通洩者如此

請緩淮揚起徵議康熙十三年　慕天顏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今在任守制臣慕天顏謹　奏為微臣目睹淮揚災苦真情仰懇　天恩格外寬恤事竊照淮揚水災數年於茲田地之沉沒者掌我　皇上發帑多方賑濟此溝壑之餘生皆　皇仁之再生也日望決工告成歸復故業不意民瘼未滿河患未息康熙六七年以至於今流離死亡者不知凡幾臣叨任江藩三載自慚庸劣不能蚤起瘡痍惟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每聞小民疾苦終夜思之不得其道竊恐有辜　聖恩之浩蕩今臣從揚州歷高郵寶應以達山陽地方見漕堤之東一望汪洋盡昔日之村落胜田也因詢土人逼指水連天際則興化鹽城泰州被淹之地二三百里波濤衝盪烟火全消被災人民日則就食於賑廠夜則露宿於堤邊面目蓬垢身無完衣或壯年者從一二十里外挑土以佐堤工或有搭一草窩老幼穴居堤上臣親加慰問但聞嗚咽之聲而已臣渡黃河而北十二月初一日抵清河縣細詢災民稱八九年來無田可耕無屋可住舉足是水何處營生不惟無米併亦無薪外來柴草先赴堤工本地村墟久成巨浸即紳衿有力之家恆產無存面多菜色矣初二日至黃家嘴地名新莊口見決堤之內水勢滔天望

水面浮有草舍累累成堆半沉於浪其中尚有男婦老幼而爨烟則絕然也詢據在堤土人云此等災民所居之處從前雖被水淹其屋舍稍阜尚可涉淺來堤求食今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忽因黃河冰凌滿下擁水入口頃刻頓高丈許無船可渡以致坐困水中嗷嗷待斃者三日矣遠近未渡者更不止此臣聞言驚惻隨捐貲令董河官吳美秀多覓船隻遍為救渡盡赴賑廠食粥以延其生臣思維撫綏無術皆臣之咎竊念河以北清河安東二縣之苦較他邑倍慘淮以南七邑被水而興鹽寶高山泰六屬為尤甚總因累年重疊凶荒非一二歲偶災者比膏血久竭皮骨空留煦煦鬻身無計猶存戀土之思治水有期實切歸耕之望但臣竊有深慮焉黃運兩河決口漸次可望築成將來涸出田地仍藉此殘黎耕墾以輸賦稅今既如此窮困即

有涸田可耕其牛種何在其廬舍何在抑或展轉借貸竭力墾鋤方結一土室苹蓬而播種未施催科之令已到門矣在有司勘報涸田不敢不按期徵課在災黎口腹未飽收穫尚遥安得餘貲完賦勢必棄而不耕耕而復棄也況淹過田地寒沙淤土未宜禾稻初年止可布種豆麥海收無幾餬口之外償牛種而不敷次年亦僅可資治農具第三年農力稍蘇始冀有秋臣不揣愚昧以為此等災苦民人倍宜撫恤臣請比墾荒起科之例量加培養如清河安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泰州山陽等州縣重災疊災田地將來凡有涸出復耕者仍免其三年本折錢糧始可休養生息不復進亡失所至如邳宿江都等處田地向亦被淹或已先涸未敢並請寬停其糧者彼雖傷困筋力微存未有如見在仍淹之久苦到萬分耳夫此後歸業之遺黎即

國家永遠供輸之戶口也寬恤三年之力可培邦本於無疆所全甚大臣伏讀　上諭凡開墾荒田許令十年起科此宿水久淹地不為不荒矣且墾荒者用其餘力起科此則為力竭之窮民而臣所請亦止照開荒舊例寬免三年未敢概望新奉十年起科之　恩例至於宿水仍淹未涸之田另聽撫臣行勘　題報外其清河安東鹽城興化高郵寶應泰州山陽等州縣康熙十三年分如有新涸耕地三年之內潛糧條銀伏乞　皇上洪恩鑒允所奏勅部議覆准賜蠲免至三年之後照額起徵以後涸出田畝亦准照墾荒舊例三年起徵不第災民積困蘇息而且鼓勵勤墾可裕國賦於永久矣

引律明刑議康熙十三年　陳秉直

江南江蘇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令陞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陳秉直謹　奏為人命所關甚重微臣讀律有疑恭請　勅部參酌以昭平允事竊惟天地之大德曰生國家之大法曰律律者緣情準理以服人心宜使罪浮於法不使法浮於罪此　國家用法之意長與天地生生之德相始終而無已臣每接閱邸抄仰見我

皇上事事以祥刑欽恤為念其現行律例又屢命法司參考校正豈非以人命出入攸關必期斟酌情理是為至當不易之法為萬世憲章也哉臣讀律至搶奪傷人及因公科斂二條不無微有疑義謹為我　皇上陳之按律內開搶奪傷人者為首斬為從減一等此與強盜傷人不得財之例互相比照遵行已久臣思搶奪情罪畢竟與強盜立心不同或遭風失火或路僻乘機或彼此產業不明因而搶奪偶至傷人原非與強盜拷炙事主拒捕格鬬傷人者比況被傷之人既未身死遽加以辟流重典似屬太過若不分傷而不死與傷而致死分別輕重凡有微損輕傷皆得概混傷人之律輕置辟流此臣之所疑而未安者一也又按律內開因公擅自科斂所屬財物入己者計贓以枉法論臣繹枉法贓律小註蓋專指受有事人財而曲法處斷者故謂之枉法罪至於死至因公科斂原因公務借端私派並非受有事人財及曲法枉斷之處再查非因公務科斂入己者不過以不枉法論罪至杖流則同一科斂也同一入己也何獨置因公者以枉法真死重律此臣之所疑而未安者二也以上二條人命攸關必須參酌至當庶罪人心服而獄無冤濫矣

皇清奏議卷二十　　成性

培元固本疏　康熙十三年

工科給事中臣成性謹奏為內治與外威並修固元氣以重邦本事竊惟滇黔告變以來我　皇上運籌深遠發慮周詳聲罪致討料叛逆逆魂指日撲滅此無足深患者臣愚以為一隅有事選將用兵固為急務其他各省無事之地正當加意撫綏休養愛惜使百姓之雞犬桑麻安若故常乃為太平之象今逆賊作亂譬諸人身疥癬之疾苟能固保元氣沛然充足其外患自勿藥而愈此定理也昔宋慶歷中元昊反仁宗為之罷經筵其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言有曰帝王治經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謂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業臣愚以為過矣既而仁宗嘉納責曾公

亮以講學無倦臣伏見我　皇上焦勞於上仍舉　經筵大典其淵衷定識直駕仁宗而上之矣以是知內治不懈於外威而文德不妨於武備天保采薇原併治也但此時正宜以深仁厚澤浹洽人心如兵餉急矣而催科之中當寓撫字奸究生矣而稽查之際當禁譸誣詞訟繁矣而審斷之下當慎株連未殺賊矣而問左之閒當戒糜費邪教煽矣而先事之戒當善保全此皆留有餘於民閒培元氣於平日要在有司實行之也伏乞　皇上嚴勅各省督撫鼓勵循良敦修實政凡有貪惡害民之官立行糾參不得因　大計之後有事之時反得縱容徇庇務期所欲與眾所惡勿施俾百姓遂生樂業無慼苦驚嘆之聲有歡欣鼓舞之意則國之元氣固而民心如膠結矣

請軫恤以培元氣疏　康熙十四年　　郝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郝浴謹　奏為民生至苦　聖心至仁亟請　下詔軫恤以培元氣事臣惟兵者國之神氣也民者國之元氣也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益壯者自逆賊煽亂　天討用彰諸凡用兵地方楊柳雪兵固多勞供應轉輸民尤倍苦臣仰測　宸衷務期不殺為武不揚為安實至願也臣從閭外來聞有殺傷良民搶擄婦女之禁我　皇上誠一體萬物之心矣雖未必盡能奉行諒無不仰體　德意獨是百姓之困苦已及二年尚未奉軫恤之一詔　睿慮憂民至深且切在廷諸臣皆知之彼蠢爾百姓深山窮谷之中未必盡知也臣請得而略言之徵收錢糧兵餉急需勒限完納誰不急公但民力有限保無雜費難堪若額外多費一分即額內少納一分以致正額拖欠有誤軍需令宜

嚴飭內外各衙門凡赤歷由單盜棄驛遞河道一切造冊銷算等項禁革上下使費陋規令民力全輸於公家勿使婦子膏血徒飽貪腹　朝廷金錢終歸掛欠一也召買軍需名為市易實像里攤比及發價或貪官層扣或蠹役互侵未必盡得實價今若准算正賦給與印票即省公發之官價亦免中飽之侵漁民沾實惠樂於輸將二也水陸輸輓必資民力路有平險里有遠近車牛兩外有挑背負苦狀難言本省既無腳價繼運又無底期用兵日久民力時勞宜令督撫查明於年終造冊題報俟每省事平之日照地方遠近次數多寡分別蠲恤此時先令小民感而踴躍三也糧米草豆解到軍前須委廉幹官員隨到隨收無捐索收費故為稽遲以致裝載停泊人畜露處或風浪不測或雨溼人罷物既可惜民亦可憫宜令各督撫嚴查收

放官員如仍蹈前轍飛章參奏官皆奉公民益趨事四也
類如此者更難悉數臣第為休養百姓言之耳然休養百
姓正為裕餉之計倘民窮財盡餉從何出耶且　溫綸
一降又所以昭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為今日用兵大
根本昔漢文帝未有七國之變每下詔書猶必以百姓為
言唐德宗下詔李抱真入朝言曰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
感泣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孟子有云仁言不如仁聲
之入人深豈不信哉抑臣更有請者賊亂以來湖廣有停
徵浙江江西有緩徵奏省地方被賊蹂躪不能播種者多
且勤勞輸將之民有望　九重萬里未沾　浩蕩之
恩者似宜與浙江湖廣一體酌量優恤者也乞　皇上
勿棄臣言為迂濶如蒙　俞允將臣原疏留中百姓幸
甚微臣幸甚

請停藩臬方面題補疏　康熙十四年　陸脩箸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陸脩蕃謹　奏為請停藩臬方面之
題補以肅銓衡以尊　國體事臣一介寒儒荷蒙
上選授庶常復拔置臺員之末　聖恩深厚敢不矢竭
愚忱以仰報萬一臣惟人君所恃以進退天下者爵祿也
而天下所以服進退之公者銓衡也故用人之柄操之
朝廷選注之司歸諸吏部非徒以防冒濫亦所以示內
重外輕之意近因滇閩告變地方需人甚殷故督撫俱得
酌量人地相宜　題請補授然亦不過州縣正佐等官職
任徵收錢糧供應大兵過往人夫芻秣與夫緝捕盜賊等
項職卑事繁勢難懸待故為一時權宜之計原非併監司
方面大吏亦得援此例而紛紛入　告者也乃近來用
兵之地題補者多無事之地題補者亦復不少題補州縣

正佐等官者多題補藩臬司道知府等官者亦復不少
朝廷每破格從之而銓政分矣夫使題補果屬無私臣
猶謂有妨國體況或未必皆然乎臣向閱邸抄見前年秋
吏部陞補布政一疏奉　旨布政司管理通省錢糧關
係緊要著於按察司內不論俸滿罰俸九卿科道會推具
奏又陞補按察司一疏奉　旨按察司管理通省刑名
關係緊要著於應陞官員內不論俸滿罰俸九卿科道會
推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洞悉兩司職守　特諭會
推實從各省刑名錢糧起見非獨為前年秋一省一時言
也臣謂自今以後藩臬二官均應會推候　皇上點用
若司道有控制監牧之權而知府一官統攝州縣責任非
細俱宜悉由部選蓋慎名器正所以尊　朝廷而核官
方乃所以養百姓正今日用人行政之急務也抑臣更有
疑者督撫題補之人大率稱其才猷敏練任事勤勞為可
勝任而愉快耳夫果才猷敏練任事勤勞則兩年有薦舉
之例何以皆藉口於計典方行無可薦舉而一入題補之
牘使人人召杜在在龔黃乃爾耶臣請自後果有才能仍
令循例薦舉其或新官未任職守不宜久懸許督撫酌委
代署之人不得竟請實授如此則銓法不致混淆地方亦
無廢事而民生實有攸賴矣

請申嚴誣逆之條疏　康熙十四年　蔣伊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謹　奏為請申嚴誣
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除必傷善類值今民生
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彩告或修
小怨或瞰設慊每借叛逆裝頭誣害良善刁惡之風長此
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烏有之辭指為可居之貨株連

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審虛反坐而良民之膏血
半銷於官吏之笪篋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
所參樊司鐸一案則因黃鏡拾獲磨劄誣砌多人河南撫
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告張寶謀叛殺擄該管
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徵矣臣查反坐之條過赦
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　國法伏乞
勅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
逆窩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衛門其
承問官即應立刻審勒刻期定案不得耽延時日以啓賄
賂之門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
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賕業
有常刑罰後如借叛逆為名枉法受賕者應加等治罪其
於今日之民生未為無補也

請停守令丁憂題留疏　康熙十四年　李宗孔

吏科給事中正五品加三級臣李宗孔謹　奏為請停守
令丁憂之題留以正人心以挽風化事自古帝王致治未
有不以教化為先而終喪一事則教化之源也臣辨事垣
中見丁憂之官督撫題留連章纍牘半歲以來十有餘本
有督撫從人地相宜而奏者有因紳衿之公呈而題者夫
本官既已丁憂上司之具題紳衿之公呈豈有本官不相
聞問之理章奏中未見有本官一控再控以求終喪者其
間有屬託等情亦未可定則其人品心術概可見矣尚望
其公爾忘私利濟一方乎夫督撫之題留從地方起見猶
可言也紳衿之公呈既留之後即紳衿之保本也欲其為
人之父母而先令本官為無父無母之人則紳衿之道理
不明亦可概見也將來謬託知契串同衙門種種作弊不
問可知近見各省題請候補之官一則曰舊人才能再則
曰舊人才能候缺者尚爾濟濟即漢官中保舉各員錄用
者亦復寥寥現候部選不知凡幾在朝在野未嘗之人柰
何獨留此千憂之官損物望而羞當世之士乎是宜斷斷
將此項題留概行停止正人心而挽風化者矣夫奪情之
事不過一二大僚關係封疆直省河道兵馬錢糧者責望
之重出於　特典前此未聞有輕及府道之事柰何一
二守令題一員即留一員以在任守制之大事反以官卑
職小作等閒着乎其意不過曰當戎馬之時從地方起見
夫一民尺土孰非緊要倘有才能即不守制則此後丁憂
之官必不才不能之人而後已也成何世道乎臣迂腐一
得之見如此更有請者京官丁憂銓部即給以勘合舊例
所以省其服闋之申文也今同外官一例申文而部司每
致駁查其勘合未繳豈三年之喪畢可以改頭換面溷入
朝班乎既有勘合此後應省其報文必須申文何必又多
給以勘合二者停止其一似無庸再議者矣

請統籌國用全局疏　康熙十五年　部浴

掌陝西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部浴謹　奏為
統籌國用全局特　簡重臣詳議盡省衆一靡百之言
務酌以治易亂之理以仰佐　萬年有道事自兩年來
添兵調兵添餉籌餉紛紛條畫隨議隨行然二逆至今逃
誅萬方依然待命臣以為天下雖動宜靜以治之天下雖
煩宜簡以御之請先定　皇上至聰至仁之聖心洞然
見此賊之終為我破而後羣臣不肯因討賊之急以先病
我國因討賊之久以先病我民然後以正誅邪以聖絀愚
之長策以出試姑言受病之由如戶部錢糧入不敷出預

議生節一疏下諸王太臣九卿科道會議因見户部出所
籌數款約可增二三百萬熊款數尚多臣竊窺　聖意
本謂羣下應各抒所見非但該部所籌出數語平章遂足
盡籌餉之局也且籌亦良難矣在計臣為軍需破例則銓
臣必以為病選而妨賢在銓臣為　朝廷持衡則計臣
必以為溺格而失便即二部委曲從權在羣臣又喜為局
外之高談以切劘兩部而不適於用此在内之所以難設
法而易見病也近三法司熟審臣每到刑部會勘曾見陝
西督臣哈占撫臣杭愛提問蒲城知縣姜興齊一案因知
縣以十三年兵餉尚欠一萬有餘盡在貧民恐誤軍需故
押借富民截納以待補獨永豐里民畏輸閉堡該令遂想
以民叛請兵而該督恐一時激變乃先拘該令提參將謂
民叛不過力不能輸畏刑而怵官將謂官貪不過貧無可

比貪富以急餉官與民遂交受其病如此今總有紙上之
條陳令官何以必辦令民何以力支此在外之所以難集
事而易見病也臣又閱邸抄見江西巡撫佟國楨為地方
傷殘已極新例遵納實難等事一疏求豁吏銀内言有死
徙逃亡僅一二新役者有家遭焚毀而仍拘應役者俱刀
俎餘生等語夫既拘應役則非賊可知何為家遭焚毀
遭焚毀則為賊可知何為尚拘應役巡撫身在地方何為
不爭救於焚毀之前又如安徽巡撫靳輔為裁省驛遞錢
糧等事一疏内痛言勒索騷擾之害至引驛官以為證而
不敢揭參其為誰則以知在外之督撫亦難於行法而易
於見病也夫中外皆難如此是終當一舉　朝廷之功
合折衷於國計民生以討賊不可但取快於徵兵措餉之
為得而一切不顧也今錢糧盡裁存為起所條萬事復一

時取辦於民我　皇上為民之心獨有嚴課良吏一著
而已乃捐納題補盡為民牧計典軍政一概不行有司以
謀叛誣人而傾民家武官以兵推驕人而戕民命大吏雖
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多廢格不能行在内科道總
不敢風聞言事即有實據下督撫一勘即變是非何暇為
國何肯為民如都下凶徒橫行街民漸無等威雖有衙門
而不能治其明驗也是皆係為政大綱為四方羣醜之所
觀望由是以推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為討賊之人陷陣衝
鋒而後為破賊之事中外滿漢文武大小各官其所行合
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可不總攬全局通
盤打算以收萬全之效哉臣以為議政終當申明舊章舉
事終當推察公論督撫終應大別功罪有司終應大行激
勸近賊州縣終應容文武激變民情致賊益多之故如見

議兵餉除戶部已有條款科道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
終應各據己見直陳一事漢臣洞悉各省風俗人情當專
言生可生銀幾萬滿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緩急輕重之
詳當專言節可節銀幾千幾百生一分則餉足一分節一
分亦餉足一分各衙門釐剔一分亦足以寬　皇上一
分之憂甦蒼生一日之困應公家一時之急以上勒成條
款　皇上特簡滿漢才望重臣寬期詳議務令三五年
確可遵行之規矩使上下信向俾見治之地方無抵於亂
見亂之地方漸歸於治即諸逆刻下投首亦何嫌遠慮之
過乎此實　社稷之計惟　皇上神明高遠以免聳
為師以天下為心兼深察中外情理故臣敢以迂濶之言
進不但討賊所以圖治而圖治即所以討賊也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二級臣田六善謹　奏為生員斷
難捐納請嚴定處分學臣之法以存文教以全　聖治
事臣聞總河臣王光裕有捐納生員一疏事係密題其詳
臣不得知度必因兵餉起見兼之憤世嫉俗之心而故為
此說也雖然此說一行單寒之子將投筆罷講詩書當高
閣束之矣我　皇上紹述帝王之道表章聖賢之學方
將度越百王垂訓萬代此事自有　睿酌臣何敢置喙
臣思兵餉之急因用兵起也用兵之道欲定已亂之民安
待治之民也事之利少而害多者諸臣不宜立論事之利
紀無而害最大者諸臣更宜深籌臣謂此事斷斷不可行
者有五危微精一之旨肇自唐虞道德仁義之說傳自孔
孟其間聖君賢臣之出治正人君子之立身莫不於經書
於誦請其幸而顯達或借通經之功以適於用其不幸而
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一法古今求賢之
道亦柔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讀書者皆無望矣將
使聰明才智之士盡為愁苦嘆泣之人投諸情勢可念可
矜不可者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學臣率多不肖生員
或有以邪徑進者人之視己則曰此以賄賂也己之欺人
猶曰我以文章也推其欲蓋之意仍是羞惡之心今捐納
則公然無恥矣人之不畏恥也當立法以教之人之猶畏
恥也柰何開例以驅之不可者三且捐納則其利必少納
監者從來本有之例納生員者自古未有之條從前貢宦
之士皆是詩書之人忽以二百兩者厠其中則人皆不與

郁之盛一旦欲追洪荒草昧之風不可者一天下之讀書
者衆矣推魯樸實之人始安於農商聰明才智之子盡歸
於誦請其幸而顯達或借通經之功以適於用其不幸而
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一法古今求賢之
道亦柔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讀書者盡無用矣以我　朝彬彬郁
郁之盛一旦欲追洪荒草昧之風不可者一天下之讀書
者衆矣推魯樸實之人始安於農商聰明才智之子盡歸
於誦請其幸而顯達或借通經之功以適於用其不幸而
困頓率得迂腐之致以老其身故取士一法古今求賢之
道亦柔天下之具也今捐納則所謂讀書者皆無望矣將
使聰明才智之士盡為愁苦嘆泣之人投諸情勢可念可
矜不可者二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學臣率多不肖生員
或有以邪徑進者人之視己則曰此以賄賂也己之欺人
猶曰我以文章也推其欲蓋之意仍是羞惡之心今捐納
則公然無恥矣人之不畏恥也當立法以教之人之猶畏
恥也柰何開例以驅之不可者三且捐納則其利必少納
監者從來本有之例納生員者自古未有之條從前貢宦
之士皆是詩書之人忽以二百兩者厠其中則人皆不與

請浚河工責成疏　康熙十五年　宮夢仁
巡視東城貴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宮夢仁謹　奏為
請浚河工之責成以省虛糜以資國用事臣伏讀　詔
款有曰河工修築糜費不貲茲當兵餉浩繁著該管大小
官加意節省仰見我　皇上宵旰焦勞圖計民生無一
不上厘　睿慮也竊思今日財用浩繁固不止於治河
一事而河工糜費誠莫甚於淮揚兩府在廷諸臣亦既言
之屢矣但人執一說每多異同臣竊以為淮安居淮水之
下流恃高堰以障之高堰決則淮安受其害寶應在淮安
之下流恃越城以障之越城決則寶應八淺受其害高郵
江都又在寶應之下流恃周橋翟壩以障之周橋翟壩決
則高郵江都受其害其堰壩高低尺寸皆有定制自故明
至我　朝之初年高堰越城周橋翟壩修築無慙淮水常

出清口故漕運從無阻滯淮揚從無水災始於順治十六
年冬開濯壩木石放商船入湖沿至十餘年後日衝日深
日決日廣全淮之水盡洩以注淮南通計淮揚州界內洩
水閘口不過四十餘丈而周橋濯壩衝決至二十五里以
四十餘丈之閘口洩二十五里之水勢此清水潭東西兩
堤所以決也淮水既分則出清口者不及十之一力不足
以敵黃而刷沙此海口所以淤也海口既淤黃水無所歸
宿奔騰汎濫為害於宿遷桃源清河之間此黃家嘴七里
溝所以決也蒙我　皇上軫念災黎疾苦發帑銀截漕
糧蠲免地丁正賦累年　曠恩不下數十萬金此戶部
歲辦所以不無缺額也在淮安懼淮水漲而高堰難保也
則刊濯壩周橋之決洩揚之官民講求修復故道而濯壩
周橋又藉淮安境內此所以議論紛紜動多掣肘歲歲衝

決迄無成功也不知順治十六年以前濯壩周橋未決三
百年淮水尚出清口未聞衝決淮城則此竭民力而耗金
錢沉田廬而損課額總由於事權之不尚耳今日而求節
用治河之方足國裕民之道惟有裁南河中河兩分司專
設管河道臣一員使兼轄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地方職掌
既歸一人庶得虛公籌洽通盤打算其形勢之上下堰壩
之高低斷不致彼此互推以鄰為壑然後刻期責效核實
程工則水患永除而治河之費可省災黎復業而歲入之
供無遺冗官裁併而一切之廉食皆漸減矣此識一勞永
逸之舉而又有大裨於軍需者也

請修治河道疏　康熙十六年　靳　輔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一級實支一品俸又加五級臣靳輔謹　奏為河道潋壞

己極亟宜修治以拯昏墊之民生以保見在之土田事竊
臣本駑駘來荷蒙　皇上殊恩授為安徽巡撫擢為
河道總督臣拜　命以來夙夜兢兢惟恐不足當茲重
任有負　皇上簡拔之盛心是以臣自四月初六日到
任之後遍歷河干廣詢博訪備稽當日所以敝壞之緣由
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第大抵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
局將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
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緣
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其他決口則
以為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
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為修治之
理矣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
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

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
故事漫為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則北決徒費時日徒
糜金錢而終歸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
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小則流
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
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
賴各處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
河患之所以日深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
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口刑家口等各
處決口不即堵之所致也蓋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水并永
國邱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浸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
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潰之
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

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水大黃淮並漲黃漲而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處衝決矣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衝潰矣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處衝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肆溢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家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清水潭下洩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併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大水黃淮又復並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瞷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洩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實四瀆衝決于家崗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開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并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侵溢肆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

盡淤今洪澤湖底漸平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見在之河臣既已壅高若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為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洋洋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洶胥沉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赴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圮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為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衆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為主臣謹竭臣之愚備

採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為八疏條列具　題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海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通額設可復其於國計民瘼誠均有攸賴矣

請特舉恤刑之差疏　康熙十六年　陸祚蕃

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陸祚蕃謹　奏為請特舉恤刑之差以廣　皇仁以清冤獄事竊惟帝王之道莫大於敬天敬天之實莫先於勤民刑獄者民命所尤關即天心所降鑒感應之理至明且速誠使獄不濫而刑不冤遠邇內外共宥於光天化日之中則嘉祥自至災沴自消唐虞三代之隆不難致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軫念蒼生哀矜庶獄每當歲決慎重再三雖禹湯之解網泣罪何以加茲乃又因天氣亢旱　丕渙綸音　特遣大臣將

三法司已結重案詳加審理務使情法允協有枉必申仰見　皇上好生之德同於天地審理方行甘霖立沛精誠感格神速如此惟是直省之重案較之三法司不啻數倍之多其犯罪情由不過自州縣而府而臬司疊審成招申詳巡撫遂為不易之斷案撫臣亦不過批司批府一駁再駁一審再審遂為已定之爰書其間平允固多保無以事繁而或生疎忽情隱而不復推求者乎保無不肖有司或因賄賂而出入任心或顧情面而輕重倒置乎雖有三法司之核擬而招册之口供未必皆各犯之實事亦安得親鞫其情詞而為之開釋也一夫覆盆亦足上干天和下推民氣皆　聖主所宜測然動念者今　皇上奉若天道子惠元元既　沛曠世之仁應亟特寮恤刑之遣分行直省盡取已結之重案而一一詳察之不徒泥成案

之口供為斷據不得顧原問官之意見為依違親鞫各犯察其詞貌有無冤抑細細推鞫果有可矜可疑即與參明開列事由具奏庶天下無冤民而　恩膏遍於宇宙矣至於應差之員向用刑部司官臣請更精其選必公廉明察才猷素著之人方能洞燭隱微昭宣　聖德也抑臣更有請者遣官察審乃　國家暫行不數見之恩欽獄明刑乃法吏經常不可移之守今各省以次底定海內望治方殷正宜加意輯寧培養元氣伏乞　天語申飭中外大小臣工凡有刑名之責者務皆奉法秉公仰體　皇上省刑恤民之心為心則有枉必申情法允協此臣又願於矜恤之中存修省之意如此則民志和樂天用降休水旱無間盜賊不作億萬世衍太平無疆之福矣

請吏治以彰公道疏　康熙十七年　魏象樞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　奏為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而天下勸退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者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洵不誣矣我　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　皇上之恩自當仰體　聖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不宜舉貪酷者宜揭參而不宜徇隱臣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為我　皇上陳之如原任河南嘉定縣知縣陸隴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隴其守純一塵才非肆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稱隴其據汪楝首告警報審明警報無據請歸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諱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止以開報職名遲延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之以長養百姓該撫再疏稱隴其委係冰操不染一塵勵其素守策效將來部覆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為之罷市去之日攀轅號哭執番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乃行李一介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參罰至五十餘案其停俸及戴罪督催者三十餘案降俸四十餘級應追銀兩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

有奇此一官者溺職已極乃保陞蘇松糧道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參罰停陞之素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絳州知州曾廷俞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擅置將富民之妻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污民不允從羞憤自縊闔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府知府李廷梅匿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為名將廷俞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見今公憤冤詞豎碑於州此一官者貪惡至極竟不報巡撫糾參而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況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參處同例盡職與溺職俱蒙無分豈我　皇上厲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　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竊鰓鰓慮之也伏乞

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參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而厚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

請定課試之條疏　康熙十七年　姚祖頊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頊謹　奏為　聖主圖治甚殷求賢甚切敬陳課試之條以收得人之效事臣備員省垣出入　掖廷仰見我

皇上厲精圖治宵旰靡遑復於萬幾之暇留心經史篤志勤學真足度越百王垂法萬世矣乃尤　聖不自聖下詔求賢令內外諸臣各舉品行端方文詞卓越者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甚盛典也諸臣仰體　皇上崇文德意各舉所知共一百八十六

員名凡草野潛修之士以及服官通籍之彥韜轅　輦下踴躍惟恐莫不願獻芻蕘期以摛採陳詞歌吹太平誠臣子不世之遭逢也惟是考課之法　聖意淵深非凡愚所能測但臣之愚忠總總過計者以天生人才原供一代之用而入之負才不一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優於此或者絀於彼故漢詔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又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如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一回致賢館其有德任毘贊佐理陰陽者居之次曰翹材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中二千石者居之又次曰接士館其有一行之士一藝之長者居之俱未嘗拘一格以繩天下士也今我　皇上所重者學問淵通必曉暢治亂天人之理以有適於用者為上其詞藻瑰麗聲韻鏗鏘一切風雲月露之章乃其緒餘輕重不愈晓

然耶即如孔孟諸賢亦分四類信兼才之難矣伏乞

皇上睿裁并　勅閣部大臣配定考課之條其有淹貫經史羽翼傳註優於理學者為一選其有留心時務考究政治長於經濟者為一選其有才華典贍文詞高古工於詩賦者為一選臨期命題出自　上裁各扑所長不必求全勿以幽僻典故為博勿以雕蟲末技為能總期遵選實學以副求賢至意非惟僅空言浮詞修為文人墨士之點綴已也抑臣更有進者歷代薦辟原無定額少者數十人如宋熙寧三年詔路薦送者二十二人至則試舍人院賜官有差多者至數百人如明初洪武十三年詔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今一百八十六人之中到京者一百四十有餘未到者亦甚少矣其中或有真病實情妄於隱逸者免弊之世自有棄許亦可聽其肥遯不必過

為強之也其已到者內有葛衣涼冠不耐嚴寒若必俟齊集既無定限徒煩咨催經年累月恐終難齊而且虛糜餼廩甚無謂也合無立沛　恩綸定期考校不越理學經濟文章以覘其風抱則得人之盛偉之史冊流馨百代矣

請停止捐納知縣疏　康熙十七年　陸祚蕃

掌浙江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陸祚蕃謹　奏為縣令為親民之官捐納非致治之道謹謹請　睿裁急行停止事竊惟知縣一官刑名錢穀實有專司撫字催科皆宜盡善我　朝定鼎以來設官置吏首嚴茲選非科目官階明經正途出身者不得濫授即有曾任佐貳著有能聲者亦必俟督撫保舉方得陞授正印蓋慕重矣通因軍興旁午需餉浩繁暫開加納一途原屬權宜不得已之計但事例既行人皆奔走於功名不得鑒衡其流品或生長富貴未識詩書或年力未強不嫻民社一旦膺百里之任不免措置乖方有傷治道更有慮者捐重貲以邀祿仕非必盡出於有餘既拮据於一時勢必取償於百姓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間愛惜功名自勵廉節者未必之人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竊恐官方之日敝而民隱之日塞也臣伏見　皇上加意省躬克謹天戒慮朝廷德音不能下究軍民疾苦無由上聞特渙　綸音凡今有應行應革事宜關係政事得失者著在京三品以上堂官及言路諸臣各抒所見切實指陳大哉　王言殷憂圖治之盛心二帝三王以來實所僅見臣思今日之要務莫急於安民安民之要務莫先於察吏而吏之與民疴瘝相關利害迫切者漸自縣令始請自今以後將捐納知縣一例明示一期以今年幾月為止其或有志上進恭義急公者不妨自

佐貳起家俟歷任數年著有勞績督撫照例保舉即與陞授正印既不致輕於簡任使名器有冒濫之嫌亦不致以資格困人使才能有坐廢之嘆是銓法與吏治兩得其道矣若謂軍餉方殷未可遽議停止則年來廣開事例在內在外款項繁多即開此一途亦必由他途而進是絀於此者未必不盈於彼況目下應選先用即用諸人勢如積薪銓除無日加納者亦已漸稀及今議停所謂無損於軍需有補於吏道者也

皇清奏議卷二十一

請表揚忠義疏　康熙十八年　趙之鼎

江南道監察御史加三級臣趙之鼎謹　奏為忠義亟宜表揚請　賜優恤殉難諸臣以勵作忠之典事竊思臣子致身之誼首重乎全節　朝廷錫命之典莫先於褒忠凡以綱常倫紀之地風教所由振興人心所由維繫也自吳逆叛變以來湖南首遭荼毒因而竊踞長沙煽亂一方初雖為賊迫脅然而人心浸淫於逆黨者亦匪伊朝夕矣見今　天戈所指勢窮力竭文武偽員接踵投誠數年以來委身偽職者業經該撫彙造冊名咨送內部獨是逆焰方張之日地方文武各官宣無殉難盡節効死封疆者若不乘此查明亟為表揚俾忠魂久鬱反不能與苟且營生者同沐　殊恩也夫在生之身家既予以曲全而死事之孤忠豈靳乎優典伏請　皇上勅部行令該撫確加查訪或有一身赴義家口尚滯他鄉或有全家殉難骸骨委置何所逐一查明據實　上聞亟賜優恤以慰忠魂俾守正之人心晚然知　朝廷作忠之盛典而貪生陷溺之徒亦且聞之而自愧矣維持風紀鼓勵人心誠莫先於此也

請寬言路處分疏　康熙十八年　范承勳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范承勳謹　奏為請　賜召對諸臣以收聽言之實效事竊言路之處分併　賜寬免以資諫諍原欲其啟迪　皇猷惟　朝廷慎選臺垣以資諫諍原欲其啟迪　皇躬匪弼國政也恭讀　太宗文皇帝諭諫官朕躬如有不德即行規諫如實允行如虛不加罪等之罪亦不令爾等質對　世祖章皇帝令言官各據見聞極言無隱所言果是即與採用未當不必加罪煌煌　聖心業已洞曉諸萬世矣近來吏風愈壞寵賂日章　聖臣豈皆聾瞶總以黃綠行賄事最曖昧明知而無確據不敢妄瀆且與受同罪定以發覺者為虛誣公然行私實無可如何皆因臣等不肖顧忌畏縮不能冒例糾劾緘默之愆抑又何辭茲當　聖主省己求言之日亦諸臣實心悔過之時合無寬其處分之定例俾得率臆直陳發奸剔弊其有骨鯁無私者褒勵一二過於懇直者亦曲示優容兩班諸臣日侍　御前秉公挾私何難立辨惟在　皇上平素留心熟悉時自有甄別臣聞古帝有鞫鐸之求漢世設極諫之科求之如此其切尚有不肯盡言者豈拘以處分之例猶望其直言無隱乎至各衙門三品以上官或即係科道內陞或歷事中外最久此皆諳諫之員豈無識見但定例開載非係言官條陳者降調等語因而忠君愛國之念不勝其愛功名之念者有之凡遇災異修省便許直言事過即止夫有聞必告臣誼當然豈得分災異與平時為二致乎合無以後俱聽一例條陳則言路愈寬而人心愈奮矣若夫治道之大責通上下之情我　皇上憂勤莅政每日令部院各衙門堂官及科道等官以次近前奏事原於宵衣旰食之中寓鑑別人材之法也但進趨唯諾不過片時一二語即章疏微覽亦或不能盡悉隱情竊觀歷來督撫提鎮諸臣皆得　特諭陛見面諮方略口陳利弊豈在京近臣獨不可啓對乎伏乞　皇上於萬幾之暇不拘在京衙門大小官員　聖衷所，稍知者皆得不時　召對詢以政事關失民情疾苦并令各舉所知以備擢用夫獨聽則私合聽則

公進見人少則被召者或得挾偏私之見以干冒　宸
聰惟　聖聽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難進　皇
上洞鑒之中矣語云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此皆股肱耳
目之臣寔無一得自獻乎大凡條奏或有虛實可否至於
口陳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則諸臣才具之短長心
術之邪正品行之優劣皆為　皇上淵衷所默識會推
簡用之除可以立斷無疑不但通達下情而且周知舉朝
之賢否矣至於容貌辭氣人各不同　天威咫尺或恐
有畏憚忌諱而不敢言者惟望假以　霽顏誘之納誨
以壯敢言之氣是又在　如天之涯覆非微臣所敢知
也更有請者明良交儆乃盛世吁咈之風近諸臣章疏每
多浮泛譽詞是不以竟弊期望吾　君雖白簡時陳夫
亦何益今後關切
頌美浮詞相應飭禁臣言官也惟知以言劾忱而管見有
限伏願我　皇上集思廣益兼聽並收則忠言日聞太
平可立致矣

慎起居疏　康熙十八年　蔣伊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　奏為　聖心惕
勵方殷　皇躬起居宜慎謬蒐忱仰希　嘉納事
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
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訛言
繁興兼之穀價日增竊盜間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鉤
思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實敬身與敬百姓而已蓋

天地所福饗臣民所特命四海八方

皇上一身

所仰瞻不可不慎也通年以來臣每於邸抄見時屆秋冬
不能洗心滌慮痛革前非仰體
聖慮共回　天意
日前吳逆濟敗叢爾游魂指日蕩平軍需已得少濟我
比於游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愚以為此後　乘輿必不
宜違出方今時事多艱臣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外而兵
氣未消災荒疊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　皇上宜日御
便殿召對羣臣咨諏治道俾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
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獸
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動也

有巡行之意而犬馬愚忠不得不豫為陳情昔漢光武西
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
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
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竊有懷報　國愛　君之念實
出一片樸誠伏冀　睿鑒涵宥俯賜採擇焉

請復官俸以養廉恥疏　康熙十八年　金世鑑

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臣金世鑑謹　奏為請復官俸
以養吏廉以安民生事竊惟設官以安民計職而受俸使
祿有餘養官有廉守斯上下相安誠古今之良法前因滇
黔告變軍需孔亟凡內外大小臣工各裁減月俸以佐兵
餉此臣子急公誼所應爾故自康熙十四年正月起將各
官停俸裁在核減冊內歷今已經五載歲月頗久恐將來
不尚之官因無俸薪養廉安保無侵漁百姓以救其身家
之苦累者乎孤寒之士初邀一命之榮異鄉離井即欲潔
己自勵安保無抱釜魚之悲者乎至揭債重累喪廉寡恥
安保無妄行失節者乎此蓋力有所不支情有所必至者
也則停俸之舉僅一時之權宜非經行之長策也明矣今
奉　上諭嚴禁積弊或恐不肖者藉口於養廉之不足
不能洗心滌慮痛革前非仰體
聖慮共回　天意
日前吳逆濟敗叢爾游魂指日蕩平軍需已得少濟我

皇上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之道無不備至念及內外大
小臣工決不忍令其枵腹以効供職之勞合無叩請
皇恩賜復全俸以養其廉恥則官有祿養而無仰事俯育
之憂各思節守自不敢為不肖之事吏不侵蝕於下民而
編戶殘黎又得藉廉恥之官以各安其生業若中有貪濫
不肖之官執而置之於法雖重典之下亦有以折服其心
即沒齒而無怨官有養廉民無侵擾官清民樂亦保邦致
治之一端也

請及時行仁疏　康熙十九年　姚祖項

兵科給事中臣姚祖項謹　奏為蜀省業經恢復滇黔底
定可期請及時行仁首頒蠲租宥罪之　詔以培邦本
以安衆心事臣辨事垣中屢聞捷報見大兵已入四川恢
復城都保寧等處逆渠吳之茂城臨被擒王屏藩計窮自

盡其餘黨羽倒戈就降及各府州縣之逮者又經將軍趙
良棟等宣布　皇恩分遣招徠計此時俱投誠恐後矣
臣竊以為渠魁授首魯從歸心雖由將帥戮力實我
皇上德威所被當此之際大沛　皇仁愈示德化則人
心感悅蕩平之績可以立奏而　皇仁之首重者莫如
蠲租伏思岩疆編氓遭逆賊之蹂躪者八年於茲徵兵斂
餉殆無虛日衰此孑遺其苦於誅求望　天討之早臨
者不啻大旱之望雲梶溺之望拯也今者疆域初闢正殘
黎待息之日解澤下究之時誠念其塗炭免其徵徭二三
年後方始起科俾瘡痍之餘息得休養於耕鑿流亡之驚
魂得復還其井閭馴致生聚漸有起色元氣固則肌理自

仁固已早見及此無俟臣言之喚喚而臣鍥苑之愚千慮
之一則以及時之仁政端不外此故不敢為之緘默也

請修復渠塘疏　康熙十九年　許承宣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旱潦在所不免潴洩
宜豫備請修復渠塘以濟漕運以溉田畝事竊惟一方有
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為治者收其利而遂紓其
害害莫甚於水旱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
利不講而欲禦水旱是猶不耕而思穫不鑿而思衣不可
得之數也臣江南人也知江南之苦最悉敢不為　皇
上陳之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旱也江南今
年之水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水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恐
不足以濟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使出及其水則淪天臣浸
潰隄四出而汗漫不知所歸揆其所由河臣只以治河為

急而不及各府州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州縣亦以治水
諉之河臣舉其地所有陂池渠塘廢之為荒墟而無所經
畫固宜遇旱則水衆之道盡塞遇水則疏導之力難施也
前撫臣慕天顏有敬陳足國久遠一疏其意在於大興水
利以為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祜挑浚其後近二江
羣縣頗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陰
之黃田港申港武進之孟瀆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
若無錫宜興可連太湖之河瀆甚多金壇丹陽可接練湖
之水澤不少今諸處皆淤塞不治若興工開浚建立石閘
以時啟閉旱則納來潮以蓄去水澇則洩內漲以遏外潮
此江以南之水利見於撫臣之奏請者誠不可不議舉行
也至若江北之揚州為　國家漕運之大道其所係尤重
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者何上下雷塘小新塘

句城塘陳公塘是也嘗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
全資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阻滯知府李貞
奏專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
上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石閘永礎以瀦水旱則由
烏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繼此開濬五塘灌注長河者
不可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遂絶然其舊址閘石
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為修復瀦則有瀦蓄之地而不致
於泛隄旱則有灌溉之資而兼可以濟運此江以北之水
利撫臣所未及奏請者尤不可不議舉行也雖然蘇松常
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徐泗之水難於入海使五塘之水
利興而不為求其所歸猶非策之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
鹽場尚有涵洞故跡今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拴

門自閘門閉則海不得入而無鹽水以害田閘門開則河無
所阻而有支港以達海如是則水咸趨海而永無淹沒之
慮矣方今公帑不充開濬之資舍捐輸無所出臣聞去年
河漕臣靳輔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願納封誥及序班等
職與納俊秀貢監皆先署名造冊即借支庫銀令其漸次
補完年終彙題一時咸以為便夫興其捐輸於已饑已溺
之後孰若捐輸賑粥者一時補救之事捐輸修渠塘者百年長久之計也則即以賑濟捐輸
之例為渠塘捐輸之例究之渠塘修而民無旱潦之患是
修渠塘正所以為賑濟也伏乞
皇上責令督撫轉檄各府州縣及今冬涸速行挑濬漸次告成漕田均收其利
旱潦不足為災有備無患一勞永逸之良法莫過於此者
矣

請禁額外苛征疏　康熙十九年　許承宣

工科給事中臣許承宣謹　奏為請禁賦外之賦差外之
差關外之關稅外之稅以蘇農困以拯商病事竊惟天下
之大無踰四民民之俊秀者為士士僅處十之一耳而農
與商賈則大半天下農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差商賈有
貨則設關以稽之立稅以斂之此自古以來之常法聖主
所不廢也而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
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何謂賦外之賦即如江南揚州府
屬　國家正賦每畝二錢四分五釐零田有高下約數畝
折一畝每畝納銀不過四五分其取之於民者固有定則
矣今也不然船厰砲厰須用鐵則賦築河堤須用芬木則
賦決口堵掃須用稻草則賦下椿須用柳則賦紮埽須用
白麻則賦夫民以其土之所有為上用猶易辦耳若採鐵

於不出鐵之鄉責辦於不產麻之地旱暵草枯水澇木壞徒肆苛索祇費緡錢或倍價以相鬻或乾折以俾免歲凡數供追呼不息此苦於賦外之賦也何謂差外之差　國家賦役全書定為經制是賦之中已兼有役令臣見揚州府江都縣每歲一里貼淺夫工食銀二十四兩則田已役其三矣頃河流漬決復接故起夫則田已役其四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幫工夫則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謂莊差莊差者取之耕田之窮農也農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已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莊差者亦此田即今田係農夫所自有而田已在里地起差之內若更加以莊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籬土基之害何謂莊差之名一設則有供車輛之害貴妻嬌女尚不足以應其求敲骨擢筋惟恐不復終其役嗟嗟疲勞告瘁之民即我　皇上捐賑嗷嗷哺之民也差一及身進無以遂廉鎮退不能就粥糜有轉死溝壑已耳此苦於差外之差也今日之商賈不苦於關而苦於關外之關不苦於稅而苦於稅外之稅何謂關外之關　國家設關通天下凡十三處皆相隔三四百里然後有一關所以明葉網疏濶不欲多為之制以妨商旅也又定例船不抵關貨不抽稅料亦如之自有攢典之設而各踞口隘橫行村落處處皆關則處處有稅與料矣順治十八年臺臣鄭為光具疏極陳攢典之害奉　旨裁革然攢典之名去而攢典之實猶存監督諸臣借查稅名色私用家人及書役散布各方重抽稅料夫果在通江濱海之處扼守隘口猶可也已非　朝廷務存寬大不尚煩苛之意況近在數十里間又無旁港支河而可多設私

人以滋擾害乎即如揚有揚關淮有淮關其中一綫溝堤有何滲漏而於邵伯一鎮必有加攔阻夫邵伯乃商賈卸載之地自南而北者揚關稅之自北而南者淮關稅之已稅之貨已稅之船則可聽其所之矣而所以攔阻者將禁其不入內地乎將令其屯聚一處而不散而之州縣乎無非留難指索重重剝徵是咫尺不百里之間而再稅也近關游墅關於無錫地方亦私立老人關置設水柵攔截河干又用兩櫓快船過歷鄉村晝夜巡邏過物索詐稍不遂意捏指漏稅報官其他睹聞所不及者何可殫述商賈舉足罹網移步觸禁莫施其徵賤之智徒厘睨左顧右之愛風雨停樯而傷心衣裳贖錢以輸稅此苦於關外之關也何謂稅外之稅　國家立關有稅貨之關有抽料之關大小各有定制輕重悉載成書順治二年奉

　　旨凡民間米麥稅課概行禁革今則農船小艇一米一豆莫不徵稅甚至鄉民驢背肩挑不免悉索又有貨本無多而所稅之數反過其本數倍至願棄其貨以進而不可得此甚可憫也若船料各關不同如揚州鈔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四五倍分濳墅關滿料不過十兩五錢今正數一倍納至二兩六錢七而於正數之外又名曰加倉一倉至十倉聽其增益莫敢誰何夫船料則固有經制矣加倉之說何自來也且既稅船則不稅貨而又有落地之稅有寄鈔之稅是兼船與貨而兩稅之矣商賈之力幾何而堪此胺削耶此苦於稅外之稅也伏讀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　　恩詔一款各處關差將不應納稅之物額外橫徵差役四出把守關隘擾害商民者該部嚴行察禁一有覺發從重治罪仰見　聖慮淵微無遐不曠又屢經部議凡濫派小民錢糧差徭俱

有處分即督撫亦曾行文申飭不啻再三而積習難破病
實日深若不得
　敕下督撫嚴飭各府州縣及各關監督務使料賦外之
賦差外之差關外之關梳外之梳概行禁止勒石立碑於
通衢處所緻不能盡絕已往猶可永戒將來庶農民無困
敝之憂商旅有貿易之便矣
　清吏治以重民生疏　康熙十九年　孫蕙
戶科給事中臣孫蕙謹　奏為請端教養之原清吏治以
重民生事竊惟帝王經理天下事起則議權宜時平則思
經久而教養兩端其大者已然寄教養之責者全賴乎親
民之一官漢明帝之言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
其殃則有司之廉貪即關民命之休戚久矣自兵興以來
廣開捐納之途天下臣民皆體　皇上不得已之心而

為一時權宜之計目前需餉正殷一切事例自應照常捐
納外獨有縣令一官則不可不為審擇者即如平民俊秀
出其一時急公之心而榮之以青紫公私皆得其宜矣乘
其間有積蠹大棍或藉之為藏身之符或假此為狡免之
脫所以加光用即用者急欲一到地方便肆其種種之謀
墾然所捐納者幾何而以　朝廷之赤子地方之元氣
任其朘削而不之恤其於得失之數孰多耶今仕路日清
濫竽多端非借名曰吏員即借名曰俊秀如前任嶧縣知
縣之石渠新任萊蕪縣知縣之朱允功見任景陵縣知縣
之錢永皆出身不正行止不端名器何如其重而竟流為
濫觴至此民社何如其重而竟付之匪人至此讀　上
諭有曰愛養百姓曰興行教化若輩而望其講愛養興教
化此理之必無者也前河南撫臣董國興入境即參數人

職私累累近則各省題報稱職者多而不稱職者寂無一
聞總之若輩既攜重貲以買官獨不能用重貲以買稱職
乎督撫視此輩為奇貨則其徇庇可知矣相循日久吏治
何時得清民生何時得遂乎臣愚以為除已選者不議外
請　敕下吏部行文各省嗣後令捐納人員赴部投供
之時當向本省督撫取具並無媚優棣卒以及蠹棍甘結
二套齎投部科以備稽查如有來歷不明或別行敗露或
被科道糾參即治督撫具結之罪如是而未選者知不可
以漫嘗已選者亦知所以猛省是於捐納之中仍不失慎
重爵服之意矣抑臣更有請者各省教職原有教育人材
之責今督紈袴無知居然據舉比之席不知何所教授何
所表率乎伏乞　敕下各直省學臣無論已仕未仕通
加一番考校如文義稍通者始留原任如其年在二十以
下胸無一字俱令其肄業三年後給文赴部仍授以原納
之銜如是而教養之原一清其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除叛藩虐政疏　康熙二十年　徐元文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徐元文謹　奏為三藩大害既除
萬姓之望　恩方切謹分別叛藩虐政謹行確察除詒
事臣一介陋儒累受　皇上非常眷遇頃復特掌
拔擢俾掌臺綱自顧菲材何堪承
　命感激繼以悚惶
敢不竭其愚忱仰答萬一臣聞利器不可旁假層火難以
久安漢之七國有支屬之親然卒至於叛唐之藩鎮不過
節度使耳然禍亂相煽終唐之世惟優假之過以至此吾
國家分建三藩實一時權宜乃久之怙寵而驕縱恣踰度
侈然自大張立私威督撫重臣不敢抗禮自藩司而下匍
匐拜趨於庭天下金錢輸入其府以養其私卒占買貧口

部衆日繁崇樹爪牙廣行奸慝又幸權民財無虐不作煌煌　禁令視之蔑如憹臣測之心成坐大之勢真有如賢誼所謂天下方病大瘡失今不治必為痼疾者　皇上深維久遠默運　睿謀念百姓供億之艱難豎往代衾癉之非策於是因其乞請聽許移家而逆賊頓決叛謀曾不返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聲此其聲勢夙張異謀素蓄之明驗也幸　皇上天威廟略振古無前戡定羣兇立期清蕩為　朝廷釋無窮之憂為天下去非常之害海內百姓莫不鼓舞以望太平而滇南閩粵諸省久被蕩害者幸遘　曠蕩其踴躍更倍尋常獨是逆藩雖已剪除而夙日占奪民利害政干紀之事行之既久竊恐官司營伍或一二因襲則閭閻積困終不能除豁非　皇上愛念民生之意臣敢以所聞叛藩虐政急應更革者一方各

為一本仰瀆　宸聽伏祈　嚴勅各該督撫詳細察勘切實禁止滇南掃蕩即日奏功要以初定之辰　新恩立沛尤見　朝廷德厚昔唐武宗平澤潞詔自劉從諫以來橫賦悉與捐除宋太祖平南漢詔偽政有害於民者並許聞奏除豁　皇上魏魏之功遠過唐宋二主殘疆整頓正在此時臣是以不憚奏請惟　皇上俯鑒施行

請修三朝寶訓疏　康熙二十一年　戴王縉

巡視西城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戴王縉謹　奏為

實錄業已告成　寶訓亟宜修輯以昭　列聖之弘謨永垂萬世之法守事竊古帝王纘承鴻緒治定功成類輯祖德宗功彙成典訓所以用光前烈昭示來茲也恭惟　我　太祖　太宗神靈天授肇造洪圖我　世祖

智勇性成混一區夏自創業垂統以來嘉謨嘉猷盡善盡美真足比隆堯舜媲美文武非三代以下所可追踪萬一也我　皇上聖孝純仁丕揚　祖烈親政之初即命　睿謀念百姓供億之艱難豎往代儒臣纂修　實錄今已次第告成炳耀天壤昭垂奕禩矣惟是　實錄所編當宁臨朝之政事咸載無遺而其中之大經大法足垂萬鑑者是宜恭輯　寶訓各成一書以及清宮便殿　聖訓仁言亦宜詳加採錄凡列祖之訏謨碩義懋記瑤編俾億萬世聖子神孫朝夕披閱恍聆　祖誨於以作繩武之典型鑒象賢之神智其所裨益洵非淺鮮也臣更有請者前逆藩背叛仰賴我　皇上神機獨運削平禍亂雖文武諸臣宣謀効力其實赴期攻戰制勝出奇無一不仰稟　聖裁奏捷如響數年之中妖氛盡掃烽燧全消自有史冊以來所未聞者也

皇上恭謁　山陵既已告成功於　祖宗更當垂貽謀於子孫況今更定樂章以薦　郊廟肇修會典以備章程而我　皇上宵旰經營永清者定之功豈可不即為編輯以垂不朽也哉請　勅下部院衙門將歷年用兵指業崇纂成書庶天下後世共仰　廟謨之神武史昭法鑑於無疆矣

請修捲髂之政疏　康熙二十二年　任辰旦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仰體

髂之政事竊考月令孟春之月捲髂埋骼周禮蜡氏掌除骴之政非徒恤民之生已也於其死則必使之有所歸故凡無主而暴露者既及春而掩之矣以掌之此誠仁厚之至而無所不用其心也是以周文王

澤及枯骨諸侯聞而歸之唐太宗盛隋人暴骨屢書於史

宋太宗朔遣使收瘞暴骸戰骨明太祖太宗累收中原暴骸瘞之皆流為善政傳為美談恭遇　皇上至德深仁愛民育物凡屬痌瘝莫不備軫　聖慮善政善教推行畢備自古帝王之仁未有過於　皇上者臣謂宜及此時修先王之仁飭戒天下有司所在設立義塚舉凡無主遺棺悉察明埋葬其棄道路及溝壑者務令藏掩得所勿使暴露凡軍興以來經戰陣地尤宜加意收瘞此亦所以佐仁政而宣厚德也至於　盛京如松山諸處凡明師濱沒之所聞委骨荒塵綿亘數里望如積雪尤可軫憫白骨既多恐難責有司區置伏祈　皇上量發帑金專遣一官督理掩葬使數十年暴骸一朝就土所費不多而為德甚厚　皇上如天之仁推之益廣史策所載莫與比隆矣

請停藩臬卓異疏　康熙二十二年　汪晉徵

吏科給事中臣汪晉徵謹　奏為酌古貴乎準今信書又異以社積弊以清吏治事竊惟課吏之典莫重大計而大計之關乎激勸者莫先於卓異卓異者謂卓乎特立超然表異於衆流者也必督撫力破積習名實允當而後為大典之光如徒以大吏充數將勸揚名器濟要結之私交亦何取乎卓異也查康熙二十一年大計各省卓異五十餘人藩臬兩司多至一十七人其江蘇布政當時督撫原有另疏公舉部臣以與例未合致經駁究奉　皇上特旨准其卓異彼時江蘇之督撫早在　皇上洞鑒中實可信其無私故特與以格外之典其餘豈能盡公乎夫藩臬與督撫官已相近勢得相親相近則有結納之私相親之日即取其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户版之輿衰民情之向背而正之別之同之協之以審其盡一與否此則多徇情之弊屬吏之賢否皆藩臬所開報保無以屬吏

為詔事之資上官亦即以卓異為酬報之具藩臬之卓異一不當則通省之卓異皆不當此薦舉之宜急祛者也且藩臬司一省錢糧刑名責任重大如僅奏銷支放之無誤謬決律例之詳明皆職掌所應盡何足以為卓異藩臬陞遷內可以為京卿外可以為巡撫必由經廷臣之會推其選擇任用何等鄭重豈一二督撫之間報遂可定其低昂則藩臬卓異非惟不宜舉亦可不必舉矣雖督撫問報不實原有處分定例然有濫舉匪人之處分而無濫舉平常之處分卓異為計吏之特典藩臬為封疆之大僚豈得以平常之薦濫邀乎故卓異只可行於道府以下而不必行於藩臬兩司伏乞　勅部確議將藩臬卓異竟行停止於以杜徇私之嫌而昭吏道之公於大典未必無小補也

請停議封禪巡狩二事疏　康熙二十二年　任辰旦

工科給事中臣任辰旦謹　奏為酌古貴乎準今信書又當論世敬陳愚悃狀望　聖裁事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封禪巡狩二事一併具奏此我　皇上崇文明好問好察慎重大典之盛心也臣仰荷　特恩捐靡難報雖自揣原無知識而此心不敢隱藏竊以為封禪之說惟秦始皇漢武帝宋真宗諸君行之固猥陋無足道矣若夫巡狩則顯載舜典王制諸書及考之堯湯文武其事未嘗概見亦祇有虞以攝位舉行與夏后氏塗山之會史冊紀焉蓋古者行封建之法天子自治其畿內千里而畿外亦皆諸侯分治之處不無儀禮制度陰相參濟者故覲后之日即取其律度權量正朔服色與夫户版之輿衰

巡狩所以不得不行者時與勢也今天下一家車書一統皆畏懷遵路佛山航海莫不修我職貢又三年大計民生吏治時時周知並無有指臂扞格煩我綜核者況我
皇上功德巍煥聲教四訖普天率土人人奉一　聖天子以為治是省方問與神禹薛契即垂拱亦仍大舜並美揆於三五雁不合轍抑無閒於巡狩之行不行也且與禮重大久廢之後實同創始簡略則難於觀瞻備美則繁於費用皆不可不熟籌而遠計也竊見我　皇上至聖配天允恭克讓即東湯西滌大告武成開闢以來莫此為盛然且不受　尊號謙而益光諒此二事自有　宸斷調劑古今與世咸宜垂為令典特臣以區區之誠思備採擇伏祈
睿鑒施行

國學加崇祀典疏　康熙二十三年　劉維禎

巡視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劉維禎謹　奏為敬推尊禮先師之　聖德請　敕議加崇祀典以光垂萬世事臣竊惟我　皇上德本性成道與天合紹堯舜之心傳闡孔孟之微義近者肇舉東巡　駕臨闕里釋奠先師竊聞　皇上以巍巍至尊之身親行九叩又　特賜御蓋以旌先師之德使昭示億年猗與盛哉自漢唐以來崇儒重道未有如我　皇上之萬一者也臣竊思之闕里者先師之家廟也太學者祀先師之廟也家廟既遵非常之榮則國學亦宜增特崇之典伏揆前制唐開元間祀孔子樂用九宮舞用八佾至明朝成化弘治年間又尊以八佾十二邊豆為十八佾為六國初禮臣未及詳定沉於成例相沿至今臣愚以祭祀之籩豆佾舞皆當視主祭之人以為升降令孔廟之祭　天子所主也即歲時遣官皆　天子所命也至　皇上臨雍釋奠又已躬謁致敬夫以　天子之命祀孔子而尚缺八佾十二籩豆之禮毋乃非　皇上崇禮先師之至意乎故自孔子而論則孔子止為大夫而未為公侯非徒八佾不可即六佾亦不宜用自　朝廷祀孔子而論則八佾十二籩豆何可減損也議禮者自不當執張孚敬之邪說而當仰推　皇上隆禮之盛心矣臣請　敕部酌議先師太學祀典其籩豆佾舞合無酌採舊制以為定式如謂天子禮樂不宜輕用則　皇上業已隆其禮於闕里之廟況京師太學乃　國之祀典哉夫尊先師大名也制祀典大禮也臣願　皇上乾斷獨運而已

皇清奏議卷二十二

請定水旱報免之法疏　康熙二十四年陳廷敬

經筵講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廷敬謹　奏為

聖澤已誕敷於下土　德音宜早沛於窮簷請　敕

議水旱報免之法以暢　皇仁而慰民望事臣伏惟

皇上盛德湛恩蝺除天壤憫念黎元甚於赤子發倉廩

蠲租賦弛山海之禁謹儲積之防重恤農事勤求民瘼所

以安全兆姓之道甚備茲者仰賴　皇上恩德歲穀既

登惟水災一事猶屢　廑慮夫水旱凶荒堯湯之世嘗

多矣惟其備及於豫而明當其急故民情以無恐臣於報

免災荒敢因　聖意之所垂念者少獻其末議焉臣前

見山東巡撫徐旭齡於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題報濟寧海

豐露化水災情形該部題覆行令委官踏勘於十一月該

撫題濟寧等三州縣成災分數並應蠲免錢糧冊結該部

題覆行令分晰地畝高下於二十四年四月巡撫張鵬題

濟寧等三州縣並無捏報被災分數照例請免本年錢糧

該部乃覆准蠲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八閱月矣是

此一水災之報也巡撫初題報其情形再題報其分數三

題稱無捏報此一水災之免也該部初覆令其委官踏勘

再覆令其分晰地畝高下及其具題至於三也然後覆免

是則自報自免巡撫具題者三戶部題覆者三一事而六

疏奏　聞上勞　聽覽以故　德音下逮近者已

逾半年遠省將不止一載在　皇上恤民之意如彼其

勤而在所司出納之際如此其遲迴者非故為是鄭重也

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被災之分數即見於地畝高下

之間而地畝之高下即宜分晰於分數多寡之內蓋再題

而該部可具覆矣不必駁察至再而具題至三也如此則

上宣　聖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澤之心中不使猶

吏奸胥因為弊實況該部既行令委官踏勘於初又行令

分晰地畝高下於再其分數高下從來惟以巡撫之具題

為據不見有所增損其間則咨行亦是虛文再駁愈覺可

已臣請於巡撫具題分數之後既有冊結可據該部即宜

具覆豁免更不必再駁務取早結為便昔漢武帝使汲黯

視河內火還報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

武帝賢而釋之夫黯所視者火而所賑者水旱黯不以非

其職自解武帝不以矯制罪黯蓋急民之急也昔人謂救

荒如拯焚溺若葬之歲月始沛　德音

恬冒之心必不若此臣之所見實　聖意之所及故敢

進其愚說伏祈　睿鑒採擇施行

請釐正學宮從祀疏　康熙二十五年　李振裕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李振

裕謹　奏為謹陳學宮從祀應行釐正事宜恭請

裁鑒定以昭畫一事伏遇我　皇上法天體道尊聖崇

儒凡夫禮樂制度大經大法無不修明而於學宮教化之

原　聖心尤加崇重於是　駕幸闕里

書　特頒宸翰偏賜各學至於增設五經博士訪求先

聖先儒後人　寵被膠庠　恩流奕禩寰宇之內文

明翔洽教化昌隆洵為萬世一時臣以庸材猥

數簡用督學江南自視事以來奉宣　聖化振飭文風

報稱之忱每慊靡及凡至按試地方展謁學宮竊見各學

從祀賢儒位次多未盡一退而考之會典舊本定序亦多

未安者上緣前代議祀之時多草率而未加詳訂及至議定通行之後又因循而憚於更張凡所未協之處前人亦多議及但因未遇其時未得條陳釐正千秋有待今遇

聖代右文之時仰覩

會典之曰誠宜及今釐正臣敢為

皇上備陳之如先儒左邱明既非孔子弟子不在先賢之列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位先賢泰非之上矣公羊高伏勝亦以先儒而位居西廡之三十一三十二則躐於東廡三十二三十三兩位先賢申棖顏啗之上矣西廡孔安國漢人也而居於東廡周儒穀梁赤之前西廡王通隋人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宋人也而列於東廡漢儒毛萇后蒼杜子春唐儒韓愈之上且西廡程頤先於東廡程顥則以弟先兄西廡薛瑄王守仁先於東廡陸九淵許衡則以明先宋元不第此也即以一代言之而西廡南宋之朱熹亦不宜先於東廡汴宋之司馬光即以一廡言之而宋仁宗時之程頤亦不宜先於宋太宗時之胡瑗此其外錯甚明衆所共睹止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中間經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則黜顏何改曾點孔鯉共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秦冉中黨改蘧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議祀之人不知各敘兩廡東西遞選而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使升黜以致西廡之儒躐出於東廡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惟列之學宮先儒之靈既有不安亦且載之

會典俾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　大典也此外尚有宋儒羅從彥李侗者受學楊時承先啟後實為朱子之師明萬歷初年議增從祀止因在會典既成後

未經載入故今江南學宮多未遵行其有曾經增設者亦以議增在後故其位次多列於東廡之下且有列於明儒薛王陳胡之末者後先倒置尤為非體臣謹詳加考訂自東廡第三十一位先賢秦非以下兩廡對敘逐位遞選而於先儒左邱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另送部科查核外理合具題伏乞

皇上勅部詳加議覆恭請

聖裁酌定通行直省學校凡有從祀位次錯誤不符者皆令遵照改正仍令載入

會典垂之永久庶禮制由斯盡一而

大典萬代光昭矣

請除淫書以崇正學疏康熙二十六年劉楷

刑科給事中臣劉楷謹

奏為正學昌隆已久舊刻匪習宜除請嚴杜根株以仰佐

王道之觀成事臣竊思學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我

皇上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闡孔孟之正脈接堯舜之心傳重經史以勸士頒十六諭以勸民海內蒸蒸然莫不觀感而興起矣昔孟軻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公然復行者有刻於禁後而誕妄殊甚者臣見一二書肆刊單出賣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語誨淫之書販賣於一二小店如此其餘尚不知幾何此書轉相傳染士子務華者明知必無其事佥謂語尚風流愚夫鮮識者妄擬實有其徒未免情流蕩佚其小者甘效傾險之輩其甚者漸肆狂悖之詞真學術人心之大蠹也又有一種無知匪類假僧道為名誘佛誘仙敢作欺世惑民之語或刻語錄方書以秘訣密作津梁或稱祖師降乩以虛詞言人禍福人見

之說其神奇爭相附和投認師徒紛紛傳誦不知實一體大愚詐者所為罔識法度及其敗露干連無辜雖欲宥之亦難寬假非獨無知小人為然又或有身託儒林心趨說僻者不體聖賢正學專思假借立名藉標榜之虛聲希功名之捷徑諸如此類豈容雜見於光天化日之下哉臣請勅部通行五城直省責令學臣並地方官一切淫詞小說及妄談語錄等類立毀舊板永絕根株即儒門著作嗣後惟仰宗我　皇上聖學實能闡發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許刊刻不許私立名目各逞己說貽誤後人違者並作何嚴禁庶學術端人心正移風易俗亘古為昭矣

請編輯禮書疏　康熙二十六年　陳紫芝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紫芝謹　奏為　聖治已超千古典禮尚闕專書乞循歷朝故事編輯禮書以隆制作以垂萬世事伏聞經世安民莫大乎禮歷代人君每當功成治定四海晏安之時必命儒臣詳定典禮專輯成書於以綱紀四方而昭垂萬世如周有周禮儀禮至今奉之為經是後惟兩漢叔孫通曹褒之禮不傳於世他如唐之最備者開元禮宋之最備者政和五禮明之最備者集禮其書皆流傳至今條目卷帙鑿鑿可據者也我　朝今日海宇蕩平車書萬里正當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之盛世而恭值

皇上千古制作之聖君伏請數番　上諭祀事必極誠敬朝儀必期整肅民用必歸節儉天下萬世咸仰我

皇上之神明齊戒恭己正人事事以典禮為念矣至所行　郊廟宮朝之儀制八旗滿漢人等服用之式與婚喪之禮固本　祖宗家法節經酌定見入會典而特未有專輯之禮書且我　朝開局纂修無書不備獨此典禮大節尚少一書傳之萬世似為闕事雖會典總括六部為　本朝法度之書而未可為禮書如明時亦有會典唐宋有六典會要而禮書皆在其外再即今日吏部有品級考戶部有賦役全書兵部有中樞政考刑部有大清律皆在會典之外合而觀之有會典又不可無禮書也明矣查康熙二十三年間部覆原任刑部尚書魏象樞疏條會典目未必悉張非專輯而詳定之何能一一無遺耶如前五月二十日　皇上躬親求雨萬姓歡呼固係常祀而外為民祈　天之曠典諸臣未深明零禮以致清道陪祀舉措多愆則他禮之或闕可類而推矣查唐宋明禮書大

同小異皆分吉凶賓軍嘉五禮名色而益以冠服儀仗鹵簿樂歌等項合無請於今八月間會典告成進呈　御覽之後特選老成宿學熟於典故者專修　皇清典禮仍倣歷朝體式分類成編以會典已定者為主有未定者增之其已定而尚未詳明者稍加修飾之至民間則倣明書參用文公家禮之意撰其大綱略為釐定務使貴賤咸守小大皆由既以制禮作樂示一代之典章亦以止僭防僞正四方之風化粹　本朝制度上與周禮儀禮並垂不朽而非區區漢唐宋明諸書可同日而語矣

敬陳海口河道形勢疏　康熙二十六年　孫在豐

監修下河經筵講官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一級支二品俸臣孫在豐等謹　奏為敬陳海口河道形勢繪圖貼說仰請　睿裁事竊惟人事補救克挽天行而天

道轉旋動關　帝念淮揚七屬水患頻仍田畝強半淹沉婦子久罹昏墊豪我　皇上清問民艱惻然軫念特渙綸綸　命宣發帑捄此阽危臣等銜　命星馳一到地方先行勘視周環曲折往來千有餘里所歷河道海口湖面舊形盡露脈絡井然臣等得以尋流別派探測淺深詳加相度私心竊喜較前所聞江洋萬頃頓爾改觀因問土著人民長年三老萬口一聲無不仰頌　宸衷獨斷　特勅今歲興工霪潦不作水勢全消真數十年來所未有者仰見　聖心至仁至愛至誠痌瘝在念則　天心立應河伯海若罔弗效靈是天時之協順皆在我　皇上一心孚契中也伏讀　敕書開載講求源流脈絡次第興工復荷　皇上投圖指示　聖諭諄諄以詳審地勢為第一義臣等凜遵歷視履地按圖一

一印證勘得淮揚形勢南襟大江北領黃河西仰淮流東俯滄海其間延袤千餘里諸水潴匯夙稱澤國而運河一線自北而南橫亘其中西則恃武墩高堰高良澗橋瞿壩諸堤以為之障使淮出清口會黃入海而淮揚得以盌居東則恃范堤以外諸海以為之洩使高寶興鹽山江泰諸處之水循其地形高下派分之以入海而七邑得以安堵南則芒稻白塔二河分西水以入江亦可洩水之一二此其梗概也就下河形勢而言西南高亢東北低下靚於廟灣一海口最通流次之天妃石礎入新洋港一海口亦在東北則亦通流次之劉莊白駒草堰小海諸場會入闞龍港一海口次之丁溪何垛東臺諸場會入龍開港一海口亦皆東北流其安豐以南諸場雖有海口而西來之水並不南趨此西南高而東北下之明驗也海口既得所歸應

各尋引河以導之由廟灣而上則有蟹溝頭溝東塘西塘射陽以引澗河涇河黃浦諸閘之水由天妃石礎而上則有舊官河周門臨澤廣洋以引子嬰界首諸閘壩之水由白駒丁溪諸場而上則有車路白蕩海溝三河接高郵運鹽河以引城南一帶溪壩之水水綜三路而支河不一脈絡相通其間疏濬之法開新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遠遠不如取近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迎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礎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場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海口迅流滔滔東注又臣等所目覩斷無海面高於河面之說仰惟　聖謝早已洞悉無遺矣至若串場一河綿亘范堤一帶既為鹽艘利涉又會諸引河之水傳送各場以出海口最為關鍵而河身

淤墊亟宜開濬海口既導引河既疏自上流以至下流必須首尾貫徹蓄洩有方上而涇河黃浦于嬰之間舊有通湖閘減水閘下而海口舊有各場諸閘並應修建使上下相應隨水消長以時宣節水得常流潮毋內灌永杜淤墊之虞則旱潦無憂田艇不病萬世利賴者矣此皆　天語丁寧務期真確臣等得以共効愚忱悉心區畫是地利之各宜守在我　皇上睿裁指授中心也至於臣等入境以來所遇父老扶杖士庶騰歡成誦里慮周萬姓真不忍一夫之不獲　聖天子明見萬酬繪圖陳說者以千百計莫不以開濬海口為急務以修闢座為永圖平成攸賴端在於茲是民情之願悅皆在我　皇上如天覆幬中也得天之時因地之利順民之情三者備而下河之事舉矣臣等至愚捏陋何幸生逢

免舛遭際非常得蒙專奏敢不捐糜從事竭其愚昧之忱衆集勿兗之見仰候　聖明採擇焉

請專守令考成疏　康熙二十八年　楊敬儒

協理陝西道事廣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楊敬儒謹　奏為

大澤已沛　皇仁承流必資吏治請亟專守令考成以

鼓愛民之實心以收救荒之實政事臣冀北庸儒楚南拙吏蒙　皇上隆恩拔置臺末膺職以來夙夜思維悃無

嘉言之　告以仰報涓埃然四年外吏顧悉民艱敢不

敬陳一得以備勿兗之採擇乎欽惟我　皇上好生如

天愛民若子凡勤政講學班朝涖官無一時一事不以民

生為念通者繼輔告旱各直省聞以災聞特　命部員

踏驗蠲租之　詔隨頒睠卹之典績下至於停慶賀而

議捐輸恤災黎而緩夏稅仰見　皇上愛民之心有加

無已也但思

聖恩之浩蕩無窮而內府之金錢有數

且冬盡春來啟啟吏迫見在捐輸之議恐覬望時日不及

救朝夕待哺之饑民所恃以報　國恩而撫赤子稍分

皇上之焦思於萬一者全在親民之吏耳乃臣見在外

有司平日因循塞責勸農積粟之政無聞及遇水旱復漠

不關切歲凶則曰咎在天時拯救則曰恩出　皇上晏

然高卧坐視百姓之饑寒而竟同局外為督撫者自請蠲

請賑而外地方設施之處法亦略不議及焉臣不知

皇上之設官何事各官之自盡何職也查二十年大同被

災　特允撫臣題請將長子令石佳彝等調補雲屬是

撫養饑民必資良吏久在　聖明洞鑒中矣雖守令職

在愛民舉劾已有常例然平日之撫循易而猶緩荒年之

調濟難而倍急非明示賞罰大破積習無以引愛民之實

心而奮興其才力臣請考成之法一準以救荒之能否如

保育有方室家安聚者即以上考超擢如民政不修戶口

流亡者即以不及題參使一州各保其一州之民一縣各

保其一縣之民而府道司院亦以管轄責任遞加甄別焉

察吏以安民誠今日之最要者如曰點金無術不能作無

米之炊也夫善救荒者在乎因時補救隨地施恩豈必盡

出己資哉本地方年雖荒歉而中上之戶蓄積聞有同族

可以相周比鄰可以共保有司誠以實心行之或勸貸以

通貧富或平價以疏糴糶或通商以均有無至於紳衿富

戶之義動者多寡勿拘成數旌賞悉從民宜以本地之所

出救本地之饑民既近而速效以本地之父母勸本地之

子弟尤親而易從昔富弼張詠行之一郡歷有成效豈今

日之州縣獨不可做而行之乎是救荒一著正考德試才

之大端也抑臣更有請者饑荒之成不成於見年而成於

比年今報災地方既沐　皇恩然間有因被災分數與

例不合未經題報者雖目下之餉口可充而來春之望歲

孔亟過豐則接濟有資再歉則饑寒立至不可不豫為籌

度也臣請通行各直省嗣後被災五分以下不在蠲免之

內者俱許據實　上聞而預為責成有司勤加考課庶

愛功名自不得不愛百姓才者固踴躍以赴庸者亦竭蹶

而圖凡所以廣儲蓄謀節省者且莫不經營於未荒之先

矣又何至臨事周章束手無策致煩議蠲議賑之紛紛哉

請停招撫以靖盜源疏　康熙二十九年　錢紹隆

刑科給事中臣錢紹隆謹　奏為國法有輕重之典招撫

非銷弭之方請　救撫臣毋務招徠之具文以收弭盜

之實效事臣一介庸儒六年遊吏掌　皇上親試首拔

補授科員矢慄夙夜願献芻蕘自辦事刑垂以來仰見
皇上宵旰勤求無日不以盜賊安民爲歷故凡一切盜案重犯不待矜疑稍輕量從寬宥咸愛兼施德意之心力行保甲而使奸民不容其藏匿撫恤饑寒而使竊民不至於流離則盜賊不能保其必無竊民亦不至散走而爲盜此固當專其弭盜之本計而不當徒事招撫之具文也臣於直隸巡撫于成龍所請招撫馬六回子等不能無疑焉馬六回子馬七回子興販私鹽截叔道路爲直隸山東一帶地方大害已積多年此蓋人所痛恨者也爲撫臣者出示招徠但當於脅從附和之賊矜其窮困概從寬免令歸田里使得自新斯固銷弭之善策至若馬六回子馬七回子四子馬七回子馬七回子如此先惡亦得從寬不究則奸民無所懲畏此非所以靖寇而安民適所以誘民而長寇也昔張敞尹京兆而狍鼓不鳴龔遂守渤海而羣盜解散今撫臣之廉幹撫綏地方已經數載盜賊應當屏息今縱未能屏息其於詰奸禁寇之法當必防之周而慮之審矣乃尚出於招宜招徠之計未可以爲善策也今撫臣今知州給歸前往二盜自然不敢藏匿畏法投到但以盜之巨魁及照自首之例免其重究投之於法未爲允當且
皇上於直隸山東地方今歲錢糧停徵蠲免小民

終年得以休息當無有流散而爲盜者臣請自今以後除自首投到之外一切招撫之議　敕諭撫臣禁飭不行藉無良之民不敢生覬覦之心且畏憚而知其不可以倖免或亦弭盜之一助也

請停捐保舉先用之例疏　康熙三十年　陸　機

奏爲請速停保舉協理浙江道事監察御史臣陸機謹
奏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吉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並保舉而亦許捐馬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守猿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真爲邊途之言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用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抑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遷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如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

夫既已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指核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德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

請嚴懲貪虐各官疏　康熙三十二年　彭鵬

工科給事中臣彭鵬謹　奏為嚴懲貪虐各官以仲國法以慰輿情事臣聞泰省西厥兩府頻年災荒民命阽危流離轉徙而災屬各官仍行敲扑每事扣尅飽囊營私肥己安其危而利其災臣不忍遽信比見新任督臣弗倫於籌奏疏內有災屬各官敲扑比糧營私自利私派尅扣乘開

例捐納離任卸事等語於特參貪劣疏內有災屬各官反於其中恣行扣尅前疏痛切直陳等語夫扣尅而至恣行痛切屢指各官所參渭南縣特其一耳至於勘荒疏內有流民六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六丁之數合丁冊則老幼婦女不知凡幾臣始痛所聞惡真天災流行貪吏上負　聖恩下戕民命甚以救民不得已之開例一經收納百計取盈臣所謂利其災者比比皆是其罪當死貪吏死而貧民生矣在督臣欽承　皇上寬大慈祥姑與維新請於舊任者革職戴罪於捐納者提回原任限年招墾准其還職照用違限前罪併治復照侵尅錢糧治罪會議無異臣見督臣疏稱誅不勝誅黜不勝黜又稱此革將地方倒壞已極思之眦裂竊以死罪或可贖而還職照用養癰流毒斷斷不可容也所當確採輿論分別差等察其最甚者

變　皇上加意右文科目所得才品擊問為名公卿者指不勝屈雲漢作人不盛於此也但法久弊生有必宜清釐者今又當鄉試敢為我　皇上獻一得焉

一同考官宜先考試也場中較文同考官是賴若不預加考試但臨期閱定則荒昧者倪倖分房真才未免沉抑請嗣後各省應分房者不許一人規避皆限七月念旬到齊監提調官與學臣及方面進士官一二員公同議題四書長題短題各數十道五經題各數十道各題圈出一道使作題說一篇其題書理語氣云何文有幾格某格云何經書三說俱通者入內簾通二說者補數餘俱執事外簾至所考題說俱解部磨勘若不通者見取通者見遣即行議處至順天亦照各省例同科道官一二員考取則荒昧者不得濫與大典矣

一皿字貝字宜一體較閱也順天首善之地貝字號卷自宜細心評點方仰副
皇上惠此京師至意適來房房官於南皿文雖不通亦謬加圈點讚揚北皿猶稍為點次至貝字但於前場文首尾加一二點而已文即果不合式其評語與文亦多相刺謬蓋南北監生皆候榜發江浙走名之士又多交納公卿主司情弊十知七八既不中其文矣不曲為慰藉則搒議沸騰將恐敗露若生員大率貧士場竣即歸閭有候晚者亦迂拙不足畏故敢草率評點也請嗣後無論皿字貝字一概秉公細為較閱落卷發至順天府許科道公同查勘如有仍前不公南卷謬加圈讚北卷草率了事者指名題參照例議處則房官無所容其私矣

一收掌官不宜論俸預定也文武會試內收掌官例用內

閣中書俸最深者中書科俸最淺者率年前人皆知其作收掌也易以關節扎之其人亦易於招搖色攬既入閣中得以相機查送百無一失此弊之尤甚者也請嗣後無論俸次盡行開列恭候
皇上欽點南北人各一名使互相防察則人不知誰當入簾而關節之大竇可塞矣

恭陳久大之圖疏　康熙三十三年　任弘嘉

掌山東道事江南道監察御史臣任弘嘉謹
奏為運際昌明之會恭陳久大之圖事欽惟我
皇上深仁厚澤浹洽周流時序順成人民樂業中外又安海宇清晏休哉郅隆極盛之軌已除茲時也正人心善風俗滌煩苛崇寬大息事寧人清淨盡一以遊斯世於雍恬之中不易易乎敬抒管見陳之

一曰朋黨交結之漸當謹也向來一陞一選外官與京官紛紛詢候固往來長奔競之風乃近者滿漢亦紛紛詢候

其始亦不過交際其繼必為餽遺其後必為愛憎而浙且門戶水火臣請嗣後趨承奔走一切嚴行禁絕則人臣無私交而公事無隱蔽矣

一曰奢侈僭越之漸當謹也何者宴會繁多肴品錯雜固飲食有江河之憂乃近者厭役有篡組之華良賤同綺靡之習將物力必絀而等威必紊臣請嗣後公卿以至已仕者用緞來仕以至生監兵校用綢民人隸役用布則一見而秩然簡便而可行矣

一曰文武訐訕之漸當謹也近來督撫提鎮間有互訐者夫封疆大臣才品悉在　聖心其或不職自有科道糾參豈人告發何容以同官互相攻擊況大吏如此則小吏效尤奸人吏益效尤何以責民之無訟爭臣請嗣後洽先發者虛誣必加等則文武盡和衷而彼此無猜忌矣

一曰紳衿吹求之漸當謹也紳衿之有不法者固自罹文網而原非必概為求庇乃近者上官有一毫之意指則下吏極百計之逢迎送至有司視紳衿為優譬奸民視紳衿為魚肉吹沙射影噓沫成波在在有之臣請嗣後督撫務持大體毋衿苛察則士民皆休息而奸猾無藏形矣

一曰上下奉遵之漸當謹也　國家之良法美意多沮格於奉行不力即如功令所禁佐貳之不得濫受詞訟營弁之不得濫受詞訟極為度越前古利益生民乃近來多陽奉陰違者矣臣請嗣後督撫實心體訪嚴加察參則地方得鎮靜而百姓無煩擾矣

一曰名器混淆之漸當謹也府州縣印官均民社所寄

皇上宵旰憂勤為萬民生養之計則必重生養之人臣

請副後守令悉用正途其以異途入仕者對品改用及加銜量授佐貳等官則吏治既澄清而循良自接踵矣

一曰常平倉之漸當謹也各省貯穀多報及額倘積累不已必有侵蝕浥爛之弊臣請嗣後每歲聽民輸錢數文可以備糴胥之資可佐賑發之費則年終易於稽查而久遠亦無朽蠹矣

一曰河工興建之漸當謹也從古無不壞從之河惟治病去其太甚耳今賴

皇上鴻庥河道安瀾漕運迅便臣請歲加修濬增卑培薄以無替前規而已不必議開議築多致紛紜則物力常充裕而閭閻無勞擾矣

一曰情罪過當之漸當謹也旗人之進非有風聲非有色認鄉邑無知之民視同過客倉卒不知輒留止宿又何從究其來歷乎一旦事發在進人止於鞭責而歌家乃至窩

流輕重不符之甚如謂重禁所以止窩也然知其根據即輕罪亦必不敢犯倘失於不知雖誅之亦為徒死臣請嗣後準本人之罪為酌中之條則

聖德廣好生而用法無枉縱矣

一曰積習膠固之漸當謹也吏部職關用人積弊不可窮詰其陞遷則有趕缺壓缺之弊其處分則有忽重忽輕之弊臣請嗣後

敕下九卿徹底澄清酌陞遷處分之法分晰款項勒為成書頒發各衙門倘有不遵成書者究參重處則官方得澄敘而營競不公行矣以上十者於久道化成之時效十慮一得之助者也臣前後陳奏仰荷

聖裁固知無不言以答

請停捐納教官疏康熙三十三年　許汝霖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許汝霖謹

奏為請酌教官捐納以重師儒事竊惟捐納一途

皇上不得已而偶行之從此筮仕豈必盡無人才獨是教職雖微訓士之責實重進士舉人歲貢得充其任後因生員援貢授教其途始雜近乃以俊秀而亦得為之年前成童胸無點墨未嘗一識宮牆之經忽然南面而臨其上欲使三四十歲五六十歲淹博宿儒執經而修弟子之禮心既有所不服教又安所施臣愚謂俊秀授教似宜永停其已納者或量改佐貳否則倣古限年之例年幾四十鄉試四五次後地方官確核報部掣選則遲其歲月擴其學問庶幾可以率諸生而課多士學校未必無小補也

請革連捐連陞之弊疏康熙三十三年劉蓀樞

刑科給事中臣劉蓀樞謹

奏為請革連捐連陞之弊以抑僥倖以正官方事臣一介庸愚叨隨科臣之末俯聆

天語凡居官者須要禮義廉恥難進易退

聖諛洋洋真可勒之金石傳之萬世者矣諸臣跪聽之下無不悚息感動仰贊

聖明臣竊思前年捐納事例

皇上為救秦民於溝壑不得已而從九卿之請當時會議自有定例止有已仕未仕捐末若干者以應陞之缺用不聞捐幾次應陞即以何官用之語臣見王愷人等以未仕俊秀捐成歲貢連捐幾次應陞即求越陞員外郎簽之時吏部扣除未准止照品級考

題請以光祿寺丞外府同知用臣不揣固陋覺有未可冒昧陳言自古用人之法無不由卑而尊除奇才異能不次超遷而外廷資俟序積年計功始得陞轉蓋以歷習有素始克稱厥職也以今日選官之次言之進士釋褐十年選知縣舉人揀選十五年選知縣筆帖式衙門辦事二十年始得選官以陞官之次言

之知縣十餘年陞知州通判內閣中書十年陞同知主事惟其得之也難故居之也敬慎小心器識詳練若革皆不學無術未曾出仕之少年驟得翩秩志驕氣揚有不曉廢厥職者鮮矣臣查我　朝從前定例開荒孳進若干者不論俸滿即陞有一人之身得兩三次即陞者必既到此任之後乃陞彼任不聞將兩三次即陞彙為一處越級連陞者此數十年之定例所宜共為遵守者也伏乞　皇上敕部凡捐納之員無論已仕未仕照初次應陞之缺補用其多餘應陞亦俟到任之後不論俸滿即陞則俸進紀而官方正矣抑臣更有進者不合例實收許令轉售恤其急公之心耳但此例一行奸弊叢生將合例實收希圖重利勾通吏書巧借名色轉相授受甲售之乙乙復售丙多者分之人少者湊之衆令捐納事例停止已久惟實收之買

賣三二年尚無止期其亂綱紀而滋弊竇有臣聞之不能盡知之不能盡言者矣伏祈　皇上毅然禁革除已行吏部註冊外其餘照各撫所報原冊查其真正不合例者作何酌議其巧借名色者不許轉售將見徑竇既塞人心自定弊端自絕於　國體官方所益非淺鮮矣

請減滇省屯糧疏　康熙三十四年　石文晟

巡撫雲南兼建昌舉節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督川貴兵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臣石文晟謹　奏為備陳屯糧之重懇請減賦以廣裕課體野端在乎足民故正賦自宜充積而民瘼當切痌瘝臣本庸陋世受　國恩蒙　皇上曠典以郡守來吏不次優陞　特簡滇撫叨此邊疆重任敢不竭盡駑鈍以報　高厚故自涖任以來諮詢地方利弊體察吏治

民生其間之生聚般繁安藝樂業熙熙皞皞如入時雍之世此皆　聖德滂流所致惟是猶有重困於民者不敢不以　上聞也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兵分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種即以七分屯種之租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上倉糧米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六年關滇吳三桂遂將昔之租改為額征之賦及後變亂之時罔恤民艱任意坐派致使各軍紛紛逃竄因而遺累存丁典鬻賠納苦難殫述幸賴　皇上天威珍逆民得安全但浮糧過重仍因輸將計恢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糧米穀等項歷年拖欠此非軍户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科總因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八年內經前督臣范承謨署巡撫時特疏奏聞臣叔石琳撫滇時亦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彙內敘入懇陳俱未經部覆嗣督撫臣未敢復請者蓋以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糧皆重尤不便獨為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則貼墾之請也但江浙等省屯軍見今領運且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賸滇省屯軍則無此項贍養兼之衙所既裁軍即是民則與別省迥異況此軍户係沐氏帶來官兵並非發遣有罪之軍所納正供似應與民一體矜恤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時早已深悉今撫茲土見烟竈相連林林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氣象此雖邇年以來前督撫臣撫綏之力實沐　皇上柔遠弘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殲逋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間未回里以致遺糧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

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仍悲歲歲不清每遇奏期各官俱愛功名諱踈借墾者有之以欠捏完者有之遇一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逢人募助洵不可悉數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多百姓甚衆及抵任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呈熟糧額重無力開墾懇請題減復扎司道查詳所議俞同總欲為民請命但思減賦薄稅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多寡之數甚是不伴苦樂之形異常各別今我　皇上思同天地德遍唐虞獨年蠲賦不惜數千萬金是恭逢　聖明在上今此民隱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即負　皇上是以上年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仁特頒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荷蠲除是此項屯糧徒有重額之名並無清完之益歷歷可考久在　皇上睿鑒中矣況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猶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役自應一視同仁仍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三四升以至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若天時人事耕墾播種亦無不同何至輕之屯額比至重之民額尚有四五倍之數若較輕額則屯賦之與民賦覺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勤收之穀不遑瞻顧父母妻孥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剜肉補瘡徒滋重困況滇省僻處邊方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冒昧陳情如荷　聖恩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見在軍餘易於輸納即未墾荒產臣自鼓勵各地方官加意勸墾亦無有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過數目隨即具報按年科徵是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伏乞　上諭或令臣等會查或　敕部臣議覆則九州四海無不頌　皇上端居深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共樂被深仁厚澤於靡涯矣至此項額糧如邀　恩減而通省兵食或有不敷則見有本省折徵米麥等項可以撥給似可毋庸　睿懷也

皇清奏議卷二十二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　　康熙三十五年　　黨聲振

請禁保留之弊疏

工科給事中臣黨聲振謹　奏為請禁保留之弊以杜奔競以正官方事竊惟從古用人之權主之朝廷司之銓部秉大公而行至正非臣下所得參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超越千古邁治行卓異羣情愛戴之員有微員而不次超擢者有既遷而留居舊任者用不測之　恩賞激勸獎勵以收人材之用良法美意聞行一時其權不容旁貸者也乃人心思倖轉相視效或為規避新職或因貪戀舊位曲為圖謀之法巧施欺人之術假士民公狀請托督撫為之轉題臣思天下有事同一體真假頻殊相去遠甚者不可不察也夫實心愛民之員德澤入人賢愚老幼攀轅卧轍不忍使去傳之史冊千不得一外此則有不能無議者也乃人心思倖轉相視效或為規避新職或因貪戀舊

馬者蓋安分紳衿善良百姓從不與聞官長之事惟嗜利無恥之人招搖多事圖寵希榮誘以甘言動以小利一人招十十人招百頃刻成羣投其名則曰輿論核其實則屬徇私蓋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明國人之易欺也況此等士民又非國人之比乎督撫受人請托而不敢直任其事假此為由以公濟私鑽營奔競漸次成風前保定府知府武國楹陞河南管河道直撫沈朝聘以民情愛戴題留查國楹親父武弘祖現任河南歸德府知府國楹既陞河道伊父係其屬員例應迴避山東臨清州知州田毓秀陞旗缺員外來撫楊廷耀以民情愛戴題留查旗缺員外難以陞轉凡遇陞者多不願就近直撫沈朝聘以開州等州縣官費國楹等遷延軍務馬匹題參奉　旨革職在景復以民情愛戴請留原任此尤自相矛盾者也由此推之則士民之公狀必非無因而至撫臣之題留斷非無為而然也彰彰明矣設使此數十人者於去任之時能使人愛戴如此則平日之德政將駕龔黃追超李杜矣何於保送　陛見之時大計卓異之薦寂然無聞而忽於陞任後即陞之日始稱民情愛戴為之題留也此非惟臣不能解即問之撫臣亦將不能自解矣雖已奉行臣思數年相沿已成故套倘行之例一開覬覦之圖漸起貴州黔西州知州閻宗琪陞任員外貴撫閻興邦又以苗民愛戴題留原任甚至隔省題官破壞成例武弁代請越職言事非　敕下該部嚴行禁止恐相效而至援例而來無以息奔競而正官方也

請嚴利債之禁疏　康熙三十五年　劉蔭樞

稽察錢局刑科給事中臣劉蔭樞謹　奏為請嚴利債之

禁以勵官箴以尊　國體事竊見我　皇上勑諜臣工必以清廉愛民為第一事臣思書傳所載自古廉潔之吏未有不從節儉中來者也凡人之情多欲必致多費多費必致多取斷未有豪奢溢用之人而能見得思義守己愛民者也邇來天下太平百度維貞居官者宜敦素絲之風仰佐昇平之運而顧爭靡鬬麗競為奢侈不特車馬衣服器用僭制踰等抑且交結奔走餽送賣緣棄金帛如泥沙者比比然也非世祿素封之家常俸不足供其用則取債於人六七當十六月轉票遲至三四年間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既乏神輸鬼運之能又無點石為金之術何從而清償哉以致債主招納亡命十百為羣環繞門庭凌辱詈無所不至從而跨屋踰垣潛踪匿跡於官箴吏治有關朝廷之職官竟為債主之廝養不惟貽玷於官箴吏且有

捐予　阿禮伏祈　皇上特降諭旨嚴加申飭務使崇儉黜奢勵廉隅而正風俗亦豈飭官方之一道也再查借取私債與違禁取利載在條例俱有處分但取債者畏罪而不敢發放債者干利而無所忌如水就下不有以隄防之勢將何所底止伏祈　皇上敕下該部酌議變通嚴立科條一切負債俱照實在銀數三分計息敢有折數轉累橫肆勒索者作何懲治法在必行則索者知所止而債者易為力潛移而默轉之庶從前積弊可以漸杜矣

請告假學宮疏　康熙三十五年　孫岳頒

國子監祭酒臣孫岳頒謹　奏為　聖算無遺　天威遠震凱旋振旅邊徼永清請酌古制告捷學宮事竊惟自古帝王為國計民生恭行天討殷宗克鬼方以三年周宣興師伐玁狁未有親統大軍出險涉遠不數十日而大掌山西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荆元實謹　奏為請滌

功告成廓清沙漠又安邊境如我　皇上之神武首出寰達百王者也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南捌東西並奉正朔乃有卮魯特噶爾丹者狡謀出沒擾亂邊陲逆天虐民罪在不赦　皇上念迭寇一日不靖邊氓一日不安雖大臣請緩　親征而　睿謀獨斷衆論不撓且軍儲皆出　天庾轉餉數十萬石總以安四海生靈之命綿　國家無疆之休而天人叶應自摯師以迄大捷僅七日從此永無烽火之警是從來未有之大仁也師出之日水凍草枯及　御蹕經臨掘地則泉湧牧馬則草肥蓋天時地脈已早決於　睿算之中且分布諸軍調度規畫並出　皇上之指授噶爾丹棄而宵遁自謂可以免脫不知　神策預定於前諸軍會合環擊擒斬殆盡餘黨就降俘獲無算是從來未有之大智

六虛以責實除二弊以止奸共襄化理仰副　睿懷事欽惟我　皇上宵旰敬勤掃平絕域固已法制咸宜應天順人矣乃吏治民生猶煩　咨儆飭頒　詔諭臣跪讀之下悚不自安竊以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法立而奉以無私則百度維貞法在而視為具文則庶事咸僞今見我　皇上事事求之以實而臣下節節應之以虛臣請約略臚陳以期精白盡職隨事核實焉一曰盤查之虛也年終清查所屬庫帑仕侯欵也何以每歲盤報並未揭有虧空及至交代而虧蝕累累多者數萬少者盈千歲計各省不下六七十萬豈滿歲果盡充盈不數月而侵蝕若此之多乎其為徇私虛結可知二曰欽恤之虛也人命至重矜疑減宥防失入也乃或誣良煆煉深文緣飾連結免參者屢經駁奏甚有供招鑿確無隙可詰致煩差審者

聖明天縱固能燭照於無形皇臣下昏愚乃果聲聲於推問乎其為虛揑可知三曰薦劾之虛也循卓保舉必經府道司撫公訪又必歷俸三年蓋以年久則賢能茂著公薦明見閉自真期實效也何以奏請之時必曰清廉愛民催科有法及將離任而或勒民樂輸或硬派盤費甚至生事激變侵公帑婪私贓如謝廷機李雲殷廷弼者非其平日吸民膏以獻媚則其臨時擄藏為營求其為薦賢不實可知四曰題留之虛也深仁異政士民誠悅攀轅者百不得一我

皇上惟恐以詿誤失賢良准與題請惜真才也乃貪位戀缺者因而請托上司賄賢矜捉僱募城市多人揑詞保留大吏不察誠偽不問職掌而并不遵

嚴旨有關差絕無與於士民而亦以愛戴請留陳秉衡既嚴飭於前薩哈齊復混請於後此可謂實心憐才者乎

五曰糾劾之虛也貪酷不謹罷軟老疾殃民不同處分各異必須墾別不爽庶足懲貪儆奸近見奇奸極酷之員自知民怨沸騰計與不免預行賄賂營謀卓薦大吏之捐持公者猶或置之罷軟不及若其徇庇竟以卓異優陞移殃他地而以平常不職者指稱加浪枉法列之貪酷及經發審動稱因公科斂挪移公用或言失察衙役並無入己甚有審屬無憑見請開復如垣曲縣知縣杜亮采者明係始也惡其不善逢迎舍不貪而苛小害繼也利其因參行賄巧脫卸而結案件此可謂實心懲貪者乎六曰掌職之虛也官守言責各有專司使果真實奉公何難事事得當乃或以迎合長官為才能或以畏避忌嫌為稱職或以因循塞責為守分同一事也忽援此例又忽援彼例惟求便私而已議一政也不曰定例相沿則曰遵行年久不必問當否也是非利弊時經

　　睿照駁改此可謂實心辦事者乎臣請庫帑虛空應責令本年盤查出結之上司均賠則不敢扶揑而錢穀得其實矣至於失入也瞶官也薦劾題留也定例森嚴惟我

　　皇上至公至明常以惻怛寬仁開臣工以自新之路而臣下每多詐偽巧飾恃寬大而倖免臣請嚴加

　　敕諭凡有發覺追究根株立賜

　　乾斷庶不敢行險僥倖而無事不實矣抑臣更有請者六部吏胥之弊宜除也查外官犯罪吏有不稟阻之處分令部院書吏一切卷案皆被藏匿新遷之官非聽其指撥則茫無稽考故詰此則飾彼一任上下作奸莫能窮詰及至事發官有參罰吏無處分此其所以牢不可破也臣請官交

　　部吏交刑部比照容留濫設承差等項一人者官笞三十加一等律官罰俸者吏杖革官降留者吏杖徒以次加等有脫逃者嚴行原籍查解則吏知犯法之不可倖五年無過皆得考職榮身而作奸者鮮矣又上司抑勒之弊宜除也親民之官莫如州縣官廉則民安官貪則民困額外除一官通判以上皆其上司也近聞各處多借訪事為名滋擾一官通判以上皆其上司也近聞各處多借訪事為名家人衙役更番疊出陽稱路過陰言採訪不肖州縣饋遺進奉殆無虛月故有債官之說蓋言州縣居官一月不派貲則不能安其位猶之京官債房一月不出租則不能安其居也如涇縣知縣傅九鼎莊任未及數月而即為知府張綰違家人逼盤此非其明驗歟臣查職官有犯律劵所屬官被本堂上司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實跡實封敬直奏陳等語臣請嗣後如有此等抑勒詐其開具實跡實封送達通政司部院衙門奏　聞庶廉吏得生民命復甦矣

請寬言官風聞之禁疏　康熙三十六年胡德邁

掌山東道事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胡德邁謹　奏為
聖主求言若渴風聞禁例宜寬以作敢言之氣以彰納諫
之誠事欽惟我　皇上神功聖德久致隆平而圖治孜
孜時厪宵旰茲特頒
所言不當之罪　煌煌天語雖免咎猶儆何以過此聞
命之下一時言路諸臣莫不感激思奮　皇上望
臣等者如此其殷責臣等者如此其至而猶瞻徇容隱緘
默成風是負職掌以負我　皇上也臣竊以為欲彰納
諫之誠必先作敢言之氣是處分言官之例不可不亟為
變通矣夫言官之責欲其矢忠謀摘奸私有聞必告也顧
處分之例過嚴則畏縮顧忌之心勝欲絕人過而先自陷
於過固有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敢盡者矣臣思天下
之大庶務之繁其間民生之休戚吏治之清濁一人之見

聞有限勢不得不兼聽博採以為入告之資況言路諸臣
為　朝廷耳目之司乃至動輒避嫌豈所以仰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伏查定例言官凡事不據實陳奏者
降一級調用有挾私誣陷者從重治罪法可謂嚴矣獨是
風聞具奏者亦在降調之例夫閭閻疾苦官吏貪邪尚非
身履其地安能一一周知乃稍涉風聞而處分即隨其後
此所以囁嚅而不敢出也甚至棍蠹豪猾作奸犯科踪跡
詭私無從發覺而地方大利大弊之所在縱有真知灼見
倘臧毫未悉不敢即為上陳他如不肖官員劣跡彰著已
見糾彈及行察之時上官受其彌縫且恐路徇庇之咎必
多方為之曲護彼明知言官不敢風聞言事以是全無忌
憚上下營私釀成壅蔽之形而不覺耳臣愚以為諸臣之
言惟問其當與不當不必詰其所從來況既有陳奏不實

及挾私誣陷之處分何必更以風聞阻其言事之氣乎查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內科臣劉蔭樞有潘梁之所任慕
重一疏部覆以疏內有風聞字樣即議將劉蔭樞照例降
調奉有言官奏事若稍有舛錯即行議處恐致言路阻塞
劉蔭樞著從寬免之　旨仰見　聖度淵涵優容言
路諸臣靡所不至若拘泥成例則科臣以字句之間而被
罪矣哉　皇上至聖至神無微不燭諸臣所言公私誠
偽何一不在　睿照中無庸陳進退悉由
在風聞處分一例為之懲戒言官耶伏乞
將風聞言事之禁停止使諸臣得極言無隱行見無不盡
之忠讜即無不達之民情無不發之奸私即無不清之吏
治於以廣見聞而裨化理洵非淺鮮也
請嚴互訐質審之例疏　康熙三十八年江球

掌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江球謹
奏為請嚴禁互訐之風定解任質審之例以伤官常以肅
法紀事我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凡薄海內外大
小臣工無不因材器使訓誡丁寧務期上下和協化民成
俗躋斯世於湯平雍睦之盛為臣子者能仰體
共勵和衷上與下不相猜文與武不相忌同心辦事公而
忘私斯無負　皇上委任之至意也乃近如山西巡撫
布政互相訐參已蒙　聖明洞鑒處分在案至四川撫
臣提臣復以互訐致煩　差審尚未審結而湖北守道
知府又以互訐上　聞夫告訐之風漸不可長若不嚴
切禁之大吏倡之小吏必甚矣官長為之庶民效尤矣小
可加大半可抗尊長篡凌之習開刁訟之門所關良非細
也竊思藩臬以下官員一經互訐督撫之摘參即隨之解

任實審不難得其實情委員署理未致荒乃公事獨是巡撫提鎮雖經互訐尚屬見任推劾可以制人章奏不難自達竊恐察審大臣即能大破情面秉公質審而巡撫提鎮其勢相敵其力相等其口供未必盡實是非曲直難以悉得其平且遷延時日不能刻期結案屬員受其拖累政事因之廢弛其滋弊正無窮也臣請嗣後各省文武大吏或有挾讐互訐者立即解任或遣大臣察審或令赴部質審務須早成信讞其先發制人者審屬虛誣必加等嚴懲如此則人知法紀之不可干私怨之不可尋相勉於公忠為國而率民以息訟無爭之風其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也

請改折兵糧疏　康熙三十八年　郭琇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郭琇謹　奏為特請　皇仁飭行改折以便兵

民事仰惟我　皇上軫念元元常慮一夫不得其所深仁厚澤露被無遺前者　巡視河工　恩膏頻頒猶復惓惓以吏治民生為念伏讀　上諭凡可以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實陳奏臣膺　寵命總理全楚灼見地方事宜歷來不便於民者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查湖北南糧一項所以協濟全省駐防官兵其他府州縣每年徵收本色支放兵糧殊為甚便獨有黃州府屬之黃梅麻城黃安三縣與夫武昌府屬之通山大冶二縣共米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二石零例應解至荊鄖等汛以支兵糧原無額設解費而各屬僻處萬山之中相去荊鄖地方有千餘里者有至一千六七百里者道路崎嶇舟楫不通肩挑背負勢必不能將以騾馱運交則必需二萬七千餘頭口其雇覓之價及百姓往返食用等費約計值米六萬

石有餘是運一萬石之正數而需二萬石之糜費其費何自而來上官必責之有司捐解而有司果有如許之捐賠乎彼不得不責之百姓曰爾等米石爾等應解而百姓力有何能其欲釋一時之苦累勢必裒鯨縣官折價差往彼地購買支放殊不知一折價間而百弊叢生矣其中胥役之科勒者有之包攬之侵漁者有之或不肖官吏因而浮取肥橐者亦有之是折價較之米值猶然二三倍不止民力幾何豈堪如此之剝索如此之重困乎前康熙三十七年臺臣李先復嘗以楚省五縣南糧等事額請　敕議改折部覆行該督撫確查具題而地方各官慮以折銀給兵自購恐致米價騰貴各兵或至貼補每歲須隨時估價責成糧道等語以致部駁不允謂每歲以時價具報恐不肖官員具報浮多亦未可定駁之誠是也竊計荊鄖正當水米聚會之鄉五縣之米不過二萬七千零其價何至騰貴且查荊鄖歷年米價豐年值銀六七錢不等即遇歉收至八錢之外足矣酌豐歉之中每石折銀七錢不為不均且豐年多而歉歲少以有餘補不足酌定價值既使於民亦何嘗有累於兵是當仍照臺臣條奏每石折銀七錢改入地丁冊內彙徵若恐南糧數目久或無措仍於全書南糧項下註明某年改折兵糧若干奏銷查對亦甚易也即有不肖官吏亦不得於中滋行弊竇矣是一轉移間而小民省輓輸之勞免解運之費杜侵漁之累其感沐　皇恩非淺鮮也

請別州縣繁簡疏　康熙三十九年　劉珩

掌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劉珩謹　奏為請別州縣繁簡以勵吏治以遂民生事竊惟親民之官州縣最重

我　皇上念切民生勤求治理銓補州縣亦皆面聆
聖訓誠以民社重寄務得良吏更以愛養斯民使窮鄉
部屋皆得被堯舜之澤也然人才之長短不齊地方之繁
簡迥異等一州縣也如江南所屬錢糧重大者至四五十
萬不等而僻遠省分有每州縣不過數百者糧多者事亦
繁糧少者事亦簡其難易瞭然也僻小之地無論有才無
才之人皆可安坐以待行取陞遷而繁劇大地不特無才
不能奏績即有才竭蹶供職亦不免降罰處分甚則罷斥
矣夫經徵數十萬糧者勢不能歲內全完不若經徵數百
者可以歲歲邀敘也其或徵收有法幸而全完亦不過與
數百者一例議敘而已是任繁劇之地者罰則重而賞則
輕何以恤能吏之勞而鼓其任事之氣乎是以其人之賢
者甘棄功名以為地方不肖者自知陞遷絕望則將營私

自利無所不至矣吏治之不清民生之未盡遂未必不由
乎此也臣按漢制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唐制
縣有赤望緊上中下之六等宋制諸縣除赤畿外亦有望
緊上中下之分蓋皆以戶口多寡為差但分為六等頭緒
繁多恐於銓法不便臣請以糧之最多地之最衝者立為
上縣遇有員缺照秦晉二省之例及近日補授江南興化
縣之例恭請　皇上簡用或照通州涿州清苑三河等
州縣之例令督撫揀選保題優陞遷寬其處分有政績
尤異者則不次擢用之其餘州縣之陞遷處分仍照舊例
而行庶材能者感而益奮而不及者亦思勉企及爭相鼓
舞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元元之德意矣

敬陳地方三事康熙三十九年　郭琇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郭琇　奏為謹陳地方事宜恭祈
上省許不遑矜念民瘼殷殷南顧授臣湖廣總督
責務有係民生者敢不一一為我　皇上陳之
一建地素諳澤國則百姓以堤為命每於年終水患戒警
等事案內將有無沖潰修築捻固字樣造冊達部又奉有
堤塍沖決印河各官俱照黃河之例處分全賴該管各官
實力修築高厚以資捍禦如本年沔陽州之被水溺漢及
黃梅廣濟二縣之受鄰省湖水漫溢雖屬水勢迅濫所致
然亦地方各官修築不堅厚之故也若不嚴定處分之例
無以警惕應於每年秋成九月興修次年二月告竣如有
沖潰被水浸溢者即將經修縣丞州同以及印官正原有
考成督催之同知知府分別降罰留任修好開復仍令該
管道員不時查察至於修堤原係照糧役夫給監俱應一

體出夫不得濫行優免應糧少之小民按畝免徭獨受其勞而
糧多之衿棍土豪不得坐享其福如有抗違包折等弊或
查訪確實或被人首告按照光棍例治罪庶管堤各官知
新例可畏許棍土豪知法紀難犯而國賦民生兩有攸賴

矣

一查湖北額備漕船一百隻先因兵迭變亂之後軍旗額
船未足且又歲歲回運歷年動支輕資銀三分今各旗丁
扣帶七分僱覓民船應用至康熙二十一年前參議道章
欽文議照僱覓例於各旗丁行月耗米內每石扣銀一錢
併於州縣應徵漕米內每石派銀一錢二分合共打造頭
備漕船一百隻前撫臣題准成造及此船造完而額船之
數旗丁亦已造定每歲又依限回空受兌無誤歷今一十
八載此船竟置勿用停泊河干皆致朽爛無存前糧備道

董紹孔詳請沿部銷案部駁不允責令修造但查出運額
船原有三修銀兩給軍修理十年復動項大造今此船隻
本非動支正項係屬派捐成造者既不出運又無三修大
修之項已經一十八年之久雨淋水浸日日停泊江干以
致朽爛無存今軼運船隻年年依限到次並無愆期即使
此船尚存原屬無用倘若以無用之船重責修理則此船
原公派四萬餘金斷非一二該管官弁可以措辦勢必仍
照前議扣費派捐而軍民何堪此累況船毀板爛實屬無
船可修無法可設即使再行派造亦無需用之處不過仍
前停泊終歸朽爛而已仰請　皇上睿鑒勅部銷案則
軍民卸結無既矣如或額船回次偶違責令軍丁催夏民
船北運或亦不致有誤也

內有難治易治之分亦有才大才小之別未必盡能人地
相宜且湖南州縣通計止六十餘缺而苗民雜處者已及
其半似此苗缺甚多未必有如許可調之人倘此後選擇
無勝任之員或雖能勝任而品級未當似應不拘資格借
品調補仍照原銜陞轉是一通融調補庶乎地方得人至
官員調補苗地其撫字之間自必倍費心力冀望獎勵伏
懇　皇上勅部議覆倘照邊俸陞遷卑人忘其苦累而
益加奮勉亦愈可收得人之效也不則人皆甘於平常而
不願為屢能矣再苗民雜處之汛防將弁有彈壓控制之
責亦必得廉幹熟悉風土之員始能恩威並用安輯苗民
似應照文員一例准調補庶文武均得其人而地方可
收實效矣以上三條皆切時宜伏祈　聖明睿裁

登清吏治疏　康熙四十年　李發甲

協理陝西道事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李發甲謹　奏為
澄清吏治嚴禁扑派以安民生以固邦本事欽惟我
皇上聖明御宇道接唐虞德邁商周而敬敷敷圖治日昃不
遑四十年來蠲租頻下賑荒屢施且不惜帑金數百萬專
責河臣修築河道凡此憂勤惕勵之衷即古帝王饑溺由
己之心不過是矣總期大小臣工精白乃心嘉惠元元共
圖久安無負我　皇上敬天勤民之誓意起瘡痍而登
社屋也臣維　國家之根本在民民生之休戚在吏治
而外之承流宣化代我　皇上分治天下兼總吏治以
遂我民生者惟此督撫諸大吏督撫清則司道府廳州縣
莫敢不清而民生遂矣督撫貪則司道府廳州縣莫不效
尤而為貪而民生戚矣以一二省之督撫而論即關係一
二省之民命安危以十五省之督撫而論即上關我　國

家理亂治忽之原是督撫之任綦重誠宜慎擇其人以固
邦本者也我　皇上閣門明達求賢若渴得一賢良方
正之士將畀以不次之擢所以獎廉抑貪風示天下其端
世庶鈍之大權至深且微矣今之直省各督撫品行端方
清廉素著激濁揚清釐奸剔弊實心為民者固久在
廉鑒之中而憑藉高位朦上箝下壟斷賢貨苛求屬員朘
削民膏者亦難逃　廉照之內督撫以司道為外庶司
道以府廳為外庶府廳以州縣為外庶而州縣等官又總
為督撫司道府廳之外庶及語其究竟總百姓受之而害
及於民而後止臣請備言之百爾郡縣各有境土各有攸
司皆　朝廷所設之員非上司樹立之人也明矣履任
之後不過初次謁見以盡屬吏之分未聞絡繹省會瞻覩
失業者至於刑名錢穀則有簿書期會以為程限嚴催完

結鮮有不解絃則府廳州縣一歲之內在省常多在署常少本地之城池倉庫命案逃人閙閙之疾苦生全以教以養皆置之高閣惟以奔走承順伺候上官意旨為第一著蓋由上官視屬員為手掌之肉可以榮辱予奪而惟其勢之所欲為屬員亦懼上官之真能榮辱予奪而不敢不聽其命之所自至今日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明日調某府州縣入省議話臣思辨國家之公事何妨大書於牌票批示中而必親身調入乃假公以濟其私者也殊不知一官入省省費有派夫馬有派贄見有派中伙長隨跟役有派上官一飯封賞四兩六兩不等上官一席封賞十二兩至二十四兩不等而又揑為公務押令某府州縣捐銀若干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滿月之禮至於平日之生

辰節禮定為常規無足論矣而於常規之外種種取足於有司嗟此一官上司之誅求者衆如之何民力有不竭庫項有不虧也在循良之州縣出於無奈勢不能不派應其禍之己及也在不肖之州縣從中附利固樂於派以資緣贊刺為才能以諂媚逢迎為循卓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廉恥盡喪官箴掃地既不愛惜名節安知民社視百姓如同魚肉嚼百姓不異豺狼過清介之督撫此輩立掛彈章而遇要錢之督撫無不適逢所好總之迎合上官者臭味相投舉為能吏持正不阿者冰炭不入目為庸才此吏道未盡清民生多未遂大可痛心者也所以督撫伏有司之膽有司藉督撫之庇公然私派略無忌憚即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舉相習為常不可破之虐政肆意鯨食而無所憚恤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是何名也以我　皇上愛養之赤子竭終歲胼胝俯仰俱不暇顧而於　朝廷正供之外輒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夫以國家之大取民尚且有制也而若輩乃敢取民無度如此國家亦安用此剝民之臣為哉臣思此等貪鄙之吏念念只營功名時時只顧身家刻刻只慮子孫而國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關即此營私虐民之一念縱逃憲典必伏冥誅殃及祖考害及兒孫無一而可然到底身名俱敗玷辱父母為鄉黨僚友所不齒何不清夜自思洗滌肺腸上報　國恩下撫窮黎不致作名教罪人之為愈也哉嘗見督撫

聆　天語誥誡諄切何面從　聖訓而背多違悖殊有負封疆之重寄矣臣請　敕下該部嚴行各督撫痛革一應私派使窮黎荒陬僻壤深山窮谷之中莫不優游耕鑿共享昇平以含哺鼓腹於堯天舜日之內豈不休哉並不許私調府州縣入省如有司不能依限完結大則糾參小則記過而有司擅離境土私自干謁該督撫究治倘督撫仍藉公務為名調省勒捐許言官風聞參究至於私派私斂令督撫加意密查務期盡淨倘督撫徇庇一經發覺照例治罪若一省之內官不擾民私派絕跡即以定督撫之賢能設一省之內民不安生仍行私派即以定督撫之貪縱每於冬季令各府州縣出具並無私派印結由該管司道督撫加具印結粘連報部查核如是則百官正而四海清益萬邦咸若太和元氣在宇宙間而邦本永固矣

慎重簡舉疏康熙四十年

臣科給事中臣蔡琛謹　奏為簡舉雖屬盛典流弊宜先絕源請嚴抑倖進以收用人之實效事竊惟安民必先察

吏而吏治首重清廉定例內官員保舉卓異行取等項非清廉素著者不得與其選所以砥礪官方立法甚善我
皇上加意循良不次簡用雖古帝王開門籲俊之善典不是過也近見各省督撫其所薦舉之人或因地方題請奉
旨特用或列名奏薦引　見擢用者指不勝屈如趙申喬以員外而優陞藩司高熊徵以知縣而超擢運使此二人向有清名在諸臣素勵名節其所薦奏必深知其人而舉之原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皇上軫念吏治民生靡慮周詳洞然無遺確見其人之可用而始為簡畀非為諸臣之薦舉而用之也然而功名之途人所爭趨清廉之行亦多假托或有性本褊刻速類清廉或有飭行修言盜名欺世初能矯激於一時不無敗檢於末路者非循名以責實鮮不為巧官之捷徑恐此後狡猾之徒不

思　聖主之隆恩而反歸功於薦舉將來奔競之弊由茲而起亦未可定且人不易知或寄耳目於屬員或托諮訪於親友或因同年同鄉而略迷其大概所謂真知確見者曾有幾人況從來奔競之人心計最巧必窺正人之所好而即以其所好投之彼若知其為偽豈肯輕為薦揚無如一人之智識有限而奸惡之巧中多端一有不慎貽害不淺查原任總河于成龍歷任巡撫都御史以至總督受
知最深蒙　恩最渥所知所舉莫不以清廉才能相推許　皇上用為巡撫藩臬者不可勝數其稱職者固有而隨邁者亦復不少此可以見廉吏之名可居而有始克終其實難副矣倘諸臣稍一不慎有關於名節不小臣以為防微杜漸之計宜即始而要終莫若　敕下諸臣嗣後凡經保舉務須用心定品勿得徇名失實如舉後或有改操即行指名糾參不可因其已薦而曲為迴護更
祈　敕下直省督撫凡舉薦之員果有名不副實者毋得瞻徇情面立即指實題參既紀僥倖之途復杜徇情之弊庶受舉者益加勉勵未舉者亦爭自濯磨將見吏盡循良民多熙皞一道同風誠達蔓唐虞之世矣

皇清奏議卷二十三

請裁節外官家口疏康熙四十一年　劉子章

巡視南城山西道試監察御史臣劉子章謹　奏為請裁節外官家口以免投累以飭廉隅事仰惟我　皇上恭儉立德視民如傷內外之冗缺盡裁侍衛之近臣有數即有事　巡幸必省騎減從自褰行糧傳諭官員免其迎送　聖慮周詳誠恐扈從頻則供億多供億多則地方投驛遞煩苦官民受累故躬自省約力為澄汰如此也在下諸臣乃不仰體　聖心每多帶家口漫無節限累及地方喪厥操守謹為我　皇上縷陳之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甚且至千餘人者其赴任離任則有車馬盤纏之費在任則有衣食參養之費而本官已不勝其苦當其入境出境驛遞則有人夫迎送之苦州縣則有中伙供億之苦在任則行戶有官價市買之苦小民有柴炭力役之苦而地方更不勝其累即本官蒞任之初亦常思清廉自矢仰報　國恩而居之數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所屬以供之一次猶手漸至再三久之則率以為常而不顧而素無操守者又不知巧取何如於是地方之官民大困矣故督撫藩臬之家口多則屬員必不能廉而通省受其累府州縣之家口多則本官必不能廉而闔屬受其累彼賦私之狼籍倉庫之虧空大都由此也臣讀漢史見永始四年詔云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穀其中飭有司以漸禁之又詔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三十人而貢禹言官奴婢遊媟無事徒耗良民以養之宜免為庶人由此觀之則奴婢之限自古已然臣愚不識大體伏

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我　皇上天地為心睿慮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區數百萬生靈實為我　國家之元氣臣聞自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蓋至枵頭柳莖水草掬皮無不攫取爭啖老幼弱稚者半為厲積少壯強勇者乞食他鄉又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苟延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依賴不暇顧惜耳又聞會妻鬻子止博百錢搗藥麋根聊充一飽甚有人相殘食之慘此情真大可憫也凡此赤子饑餓迫之於前死亡繼之於後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此蚩蚩者能不坐以待斃乎哉臣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江南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離井里皆成餓夫

目無故舊身解分文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甚至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有驅之境外者矣當顛沛流離啼饑號寒之際若不預為補救則轉瞬隆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不填於溝壑即聚於萑苻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耀萬無狂逞橫為之事然從古致治保邦在於幾先毋待事後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綢繆過慮也伏祈　皇上敕下該部通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緊存恤勉給粥鹽并令安置得所再有養至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庶幾上乙　皇上乙來年秋成送回復業凡若干名者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

督撫當報棄榮　皇上發粟賑濟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霑　曠典猶慮其中有逃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司加意查明勉力存養俟來秋沿途各官資助路費送回復業如此則我　皇上如傷懷保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離困苦之衆不致相煽為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我　國家所以杜絕株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休在是矣

請重處恃　旨之部員以敦國體疏　康熙四十三年　俞化鵬

協理山西道事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俞化鵬謹　奏為　聖主惠澤及民微員悖　旨妄瀆乞賜　乾斷從中處分以敦國體以杜包攬事竊臣一介寒儒至愚極陋荷蒙　皇上隆恩由縣令拔至臺班自問遭逢之盛縱弱犬馬微忱猶不足仰報萬一伏覩我

勤勞達聰明目數十年來國計民生之大無一非　賡照所及昨因東省荒歉時屆　宸衷廣為籌畫蠲租發帑而外復截留漕米八十三萬以濟全省饑民在光天化日之下無不知　皇上敕攸汲汲惟以愛民為念即盤數十萬倉糧以賑災黎亦屬　聖心所大快乃有刑部廣西司郎中章紹聖河南司郎中吳應龍等具本叩閽請將截留一項遵照舊捐各認捐項補完等語臣聞之不勝駭異夫捐納屢奉　上諭永行停止即如四十二年山東撫臣王國昌請開捐納奉有　嚴諭豈事例禁止於荒欠之年而反廣開於豐收之日是我　皇上愛民感心近則昭示於四海臣民遠則頌美於千秋萬世而紹聖等數十人獨謂賑濟之恩必待輸補其罪一也定例

三品以下惟言官得以題本百姓有真正冤抑者方許叩閽夫司官既非納言之臣有職亦非百姓可比事屬違例語亦無根其罪二也查本內有名人員半屬攬捐積棍前既假名器為居奇今復借倉廒為壟斷其罪三也胡宣馬遷王惠民戴同文馬文鏞沈澄等俱係見任外吏且秦晉滇粵散處數十里外何由知事例將開同遠親戚子弟彙齊列名若窮盡根株必係光棍假捏五月二十日臣於

方澤察祭知紹聖註病至今未起而本內褒然居首如知情則為罔上不知則應舉首章奏何事視同兒戲其罪四也凡條陳事宜上聽　聖主睿裁下聽部臣確議而紹聖等輒敢比照事例擅定銀數並有分班銓用字樣將使銓政任其更張項款隨其輕重其罪五也本內定價雖稱一兩四錢而伊等在外包攬照數加倍是交庫之外尚

浮銀百餘萬勢且盡飽貪壑而謬云急公其罪六也此革
借他人之物先顧一己或徒手得官出外剝民或獲利千
萬飄然脫卸迨限轉變計劈必踣西安之故轍而　天庾
終於難補其罪七也夫我　皇上惠愛蒸黎不遺餘力
固已至極無可復加為臣子者縱竭志殫能尚無寸長一
得可佐　聖心所未及者而么麼小臣忽發狂言事犯
叩閽不實之例應按光棍律速從重處分者也臣身受
主恩罔顧嫌怨職司言路何敢緘默取容伏祈　皇
上大賜乾斷使中外臣民洞達　聖意則倉庾自可無
虧官方不致有玷奸頑無恣肆之謀朝野享太平之福矣

請發糴便民疏　康熙四十三年　趙申喬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趙申喬謹　奏為倉穀出借生弊請發糴便民事

竊臣看得常平倉穀原以救荒備賑又慮積貯年久或致
浥爛故設有出陳易新之法每年以一半存倉備賑一半
於青黃不接之時借給窮民令其秋收照數還倉造冊報
部茲據布政使詳稱湖南積貯倉穀各府州縣遵照春借
秋還之例於每年奏銷前盤查出結後即令州縣衛遵行
出借令查各州縣於秋成後有具報還倉者亦有拖欠逾
年催比不完者更有屢年積欠以致官受參罰者緣法久
弊滋多為棍蠹捏名冒借侵欠不完致倉項虛懸官徒受
累民不沾惠更有可疑者州縣倉穀于每年奏銷前知府
盤查出結後即令出借于民倘州縣或有虧空知府不難
徇庇以盤後旋借為辭假捏借領詭造花户册籍便可掩
飾及秋成無補又恐參罰復捏報收還次年盤查仍踏舊
轍遮年遮蓋弊無底止查從前報參各官每有倉穀不清

及該學教官併同城分防武職驗明收貯縣庫仍出結具
報以杜侵挪俟秋成後照時價買補如有盈餘即多買穀
石存倉報明備賑下年知府照買數盤查其有虧空即以
侵欺詳參如此則倉儲得以實貯貧民均蒙利益而棍蠹
假冒之弊從此永杜州縣虧空之私亦難掩蓋矣

請早借倉穀疏　康熙四十五年　趙申喬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趙申喬謹　奏為小民粒食維艱懇請早借倉穀
事竊臣看得湖南各屬積貯倉穀例於每年青黃不接之
時將一半借給窮民一半存倉備賑遵行已久茲據布政
使詳據桂陽等州縣詳稱去歲秋報不登米價騰貴目今
東作方興窮民之食懇將倉穀早為借給並懇于借給之
外酌量多借該司以多借之處不便允行請照往例借給

一半餘存一半加謹收貯等因前來隨經扎令通飭各屬一體照例借給以紓艱食如有蠹棍冒領及州縣虧空借端開銷者查出定行參究扎飭遵照存案臣查湖南之民全賴耕種為業上年自夏徂秋旱魃為災業將安仁等六縣先後具疏題報已沐

皇恩蠲賑其餘各州縣雖未成災而秋收甚欠民鮮蓋藏以致今歲穀價高騰在在過糴不惟貧窮者日食無措即有銀者亦無穀可買各屬捐積穀石原蒙

皇上軫恤民依積貯以備荒欠今湖南倉穀照例借給一半外其一半存倉之穀亦係備賑之項臣請行令藩司轉飭該州縣確查真正饑民量為多借扮使乏食窮黎得沾恩惠仍嚴飭不許豪強富戶假捏多領俟秋收時著令一併照數還倉俾小民不致失所而農事得免廢弛湖南數百萬生靈均沐

皇恩於無既矣

請循土司承襲舊例疏　康熙四十六年　趙弘燦

總督兩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趙弘燦謹

奏為請循土司一案准部咨開降職承襲諸子分剖地方關係緊要該督撫提鎮身在地方深知情形應密行詳確定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依議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疆安民善後之至意臣南經蒞任情形尚未深知今據撫提鎮臣各議而酌計之查土司深山窮谷猺獞居處歷設土府州縣以分轄之則彼各得其所此因地制宜以人治人之意也今給事中陳允恭條奏降職承襲諸子分剖地方是欲次第分散其勢位不使欺隱夫青肜策誠善也然土司外捍交彝內屏各郡未嘗不為中土之臣民若令長麻降襲分管恐將來勢均力敵弟不遜兄互起爭端雖田土有肥磽不一然皆納賦輸糧諸子分剖各管各業則必各廕猜忌從此互相爭奪不休何暇按數冊報臣竊以為循照舊章俾各土司世守境土永享誠和之治惟飭該地方文武各官一體撫綏時加勸勉恪恭厥職則遐荒萬里聲教長通若曰錢糧丁口從可添增

皇上歲蠲租賦動輒百萬似又不必與邊徼之民計盈虛者矣

請復舊例以安民生疏　康熙四十七年高選昌

戶部給事中臣高選昌謹

奏為請復舊例以安民生事竊臣一介寒微八年邑令叨蒙

聖恩行取歷任戶刑兩部司官拔置垣中伏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凡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與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

和輯至意見在毛文學李元龍先後叩

聖明在上自有乾斷無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參稔知

聖恩行取歷任戶刑兩部司官拔置垣中伏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凡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與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至意見在毛文學李元龍先後叩

聖明在上自有乾斷無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參稔知庸置喙然臣謬叨

聖恩行取歷任戶刑兩部司官拔置垣中伏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法制盡善凡大小臣工誰不恪守官箴與斯民享安靜之福而樂太平之休也近見九門提督陶和氣不能仰體

皇上和輯至意見在毛文學李元龍先後叩

聖明在上自有乾斷無各衙門科臣王懿題參稔知庸置喙然臣謬叨知遇職忝諫垣何敢默默無言念神京重地務期安靜稽考舊例所當請復一則三營宜歸兵部也查往年三營屬督捕侍郎管轄自督捕裁汰權歸九門提督矣夫直省兵馬皆屬兵部掌管而京城三營專隸提督遂致驕兵悍將毫無忌憚由是為所欲為而兵部不敢過問則設兵為民之意全不講矣請飭三營仍歸兵部稽查凡營務汛防晝夜巡邏著兵部派定司官督率查照考其勤惰禁其勒詐地方奸宄止許上緊緝拿不許私行拷訊一如外省武官定例則行伍肅清而良民安堵矣一則詞訟宜歸地方官也　肇毅之下居民稠密商賈輻輳觀　堯天舜日之光廣近悅遠來之盛自提督干預

民詞而刁詐之徒勾通不法弁兵鼓浪興波擇人而食以致居民重足而立行旅側目而視者比比然也夫五城有正副指揮吏目宛平有兩縣印官巡城有御史順天有府尹皆地方官也而逃盜人命重案又係刑部專管是審理有人題報有人何勞赴赴武夫張虎狼之威而遂魚肉之計也請將民間詞訟仍歸地方官准理庶各官得復舊日職掌而商民再見天日矣一則街道宜歸工部也五城地方官各有分界街道係各坊官料理工部每年保題司官督理此舊例也自提督管理街道而內外出入前列三對馬兵後擁百十餘卒威行滿漢勢壓官民夫提督操練兵馬稽查門禁以防奸宄是其專責今乃縱其兵丁肆其貪噬是不惟無益于街道而且大有妨於兵制也請將街道仍歸工部管理則民由坦平之路而道無豺狼之機矣以

上三條皆有從前舊例所當速歸各衙門掌管且防微杜漸勿使積重之勢日甚一日庶兵制民生不無裨益云

請酌川省勸懲增賦議　康熙五十一年　段　曦

掌山西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臣段曦謹　奏為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竊臣曩省書生備員言職知識短淺莫能仰贊　高深而感激思奮于凡事之關國計民生者時刻思維冀抒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督臣不畫一具題屢次駁回臣因細閱原疏內開四川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四十九年見徵錢糧止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僅及原額十分之一民間視隱田漏賦竟為常事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又

察訪民間之隱佔不首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以致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州縣增及原額四五分者准其即陞不及二分者停其陞轉不及一分者降級調用毫釐不增者革職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臣竊以撫臣為川省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効之志甚銳可謂實心任事矣第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長慮求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殘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色然究竟土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查增報而康熙四十九年見徵錢糧及原額十分之一即以撫臣之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增見糧十分之一耳今議於五年之內增及原額十分之二是已增見糧一倍也更至原額十分之四五是增見糧之三倍四倍也誠

恐五年期迫增報無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罹不及分數之參處倘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且抑勒首報甚至履畝清查胥吏緣以為奸地方轉滋其擾此亦事之未可定者伏思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興創事宜惟期愛養民生不尚近功不圖速效今春清查丁口一案特下不必增丁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必急於增賦而立勸懲之法即且撫臣立法之意專在於清隱漏而未嘗計及於墾荒田川省田待開墾人須招集務使以寬大之恩留其有餘之利使閭風者欣然於樂土之可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則有司止知自便其功名不顧民生之利賴又誰肯顧耕其野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有礙於招墾也臣愚以為川省錢糧隱漏不可不清而勸懲可

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如紳士里民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照律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分肥者撫臣查出立即參處則官民皆知所畏而首報者必衆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今因地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寡隨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鼓舞以就墾則清隱漏與懇荒田並行不悖積以歲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

核兵額以杜冒餉疏　康熙五十一年　趙申喬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趙申喬謹　奏竊惟治世之道居安而必思危經國之猷揆文亦兼奮武我　皇上英丕基

餉不啻千萬計所以樹威銷萌安民保泰慮至深而意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後兵不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後餉不徒費今之標鎮協營果能兵無虛設而餉不徒費乎如其不然則是册上有兵而伍內無兵此兵將安往也紙上有餉而軍中無餉此餉將安歸乎其各固在于侵餉之官而其弊總起於頂名之兵蓋兵之招募者即為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即為開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自食糧之兵皆頂名而非真名雖有召募而悉是舊名則無從辨其為新收即有事故而仍存舊名則無從察其為開除應除而不除則未除以後之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盡入侵餉之囊或經查點而途人皆兵不妨張冠李戴執能識其是非或遭摘發而相沿已久不難指東話西孰能驟為改易　朝廷

請嚴禁官民黨援之習疏　康熙五十二年　周祚顯

協理山東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祚顯謹奏為豪民操黨援之權大吏工市恩之術請嚴飭永禁以正人心以肅官方事竊臣山左墾僑粵西外吏積俸九載洊陞部曹荷蒙　隆恩拔置臺諫感戴難酬伏覩我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精明強固無刻不以察吏安民為念官自一命以上盡與于舉能其職以嘉惠黎元猶且蹌趄　廷尉諮詢期昭布　聖訓化民成俗民生斯時宜乎迓濟運撰不識不知以順承　帝則乃近有一種奸民視衙門為壟斷不材官吏一掛彈章遽借譽于百姓之口冀以顧破散而收覆水獨不思官者治人者也若乃搖尾乞憐向所受治者而驀命焉民以阿保市德官以執法酬勞喜附憎背弱

肉强食實成于下刑法清于上其害非細故也然豪民之所
以敢肆無忌憚者實由大吏倡之也夫使受　天子寵
靈畀以封疆重任揚清激濁乃其職也今且于屬員内之
降調斥革者曲為保護不曰士民環籲則曰輿情迫切蓋
不知費地方幾許費兒貼婦之金錢而始得此不敢壅于
上聞之一請也甚且如關差椎使刻期代卸亦借無措之
輿詞以遂沾戀之私情此尤其彰明較著矣至于保題遷
調載在會典定有缺分必實已試成效免使薦舉匪人今
則不拘成例踰等踰銜惟期速化其遠惡地方人情畏避
雖係應調之缺反以本省無可調之員請歸部選為辭開
奔競之門啟規避之階逢迎錯綠巧宦遂成蹊徑吏治日
偷吏品日下甚非所以核名實而使之勉修夫職業也請
自今民有不拾本業附合結黨妄與官府之事者即以違

悖　聖訓治罪官非歷俸三年不得輒與遷調其有指
稱輿情妄行保題者即以徇庇劣員議處　敕下該部
著為令甲通行曉諭務期吏尚恒恪民歸樸誠肯公植黨
之風息寡廉鮮恥之計窮其裨益于世道人心非淺鮮也
　請嚴保舉之例疏　康熙五十二年　徐樹庸
協理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徐樹庸謹　奏為請
嚴保舉之例以副
　清問以收實效事臣竊惟公聽並
　聖德神功超越千古而於人才進退尤加意精詳每遇直
　首要缺員缺　命九卿保舉以備簡用夫以　皇上
之智周萬物于内外臣工豈不深知而灼見而必九卿是
問者凡以天下國家之急務民生吏治之良圖欲集衆思
以廣益也在事諸臣不能上體　聖心如御史董弘庇

濫舉屢經降革之冀窒道彭騰詡致蒙　天語駁詰將
弘庇騰詡一併革職仰見　皇上明無不照為九卿者
自此益矢公慎矣然而嶮域難消錮習難化非申嚴其條
例則於　朝廷之良法美意猶恐未能恪遵臣是以再
四思維不揣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凡九卿保舉陞用之員如日後貪賦事發其原保舉之
官舊有處分之例頇年久法弛保人者既無責成或徇私
情或受請託而不預籌夫日後度亦情事之所有也臣請
嗣後保舉人員奉　旨簡用之後吏部明立檔案註明
某年月日某官所保如所保該員一任内除因公罣誤外
倘有貪婪侵隱一經發覺本人照例治罪該部即將原保
舉之官奏明從重議處如吏部有隱匿遺漏等弊一併處
分如此則保人之人必慮及日後之不能自保而猶苟且

以從事者非人心矣
　一凡所保之員雖不論俸次先後然如知府之保陞道缺
道員之保陞臬司缺必其已到知府道員之任有成績可
指者方為公當近日九卿保舉建昌道王沛愷陞按四川
按察使臣查王沛愷由温州府知府捐陞離任於今年八
月二十五日咨掣建昌道計其引
　見領憑也不過旬
日間事耳固未嘗一日履建昌道任也即得與保舉將保
其未任之道員平抑保其前任之知府乎臣請　敕部
詳查此等越陞之員另立三年五年之限令久於其任果
能實心報効然後再行開列陞轉并
　敕嗣後凡未經
到任之員不得驟然保舉吏部亦不得開入摺内則倪倖
絕而輿論孚矣
　一凡會議推陞事件九卿列於　午門前聚集然或先後

不齊坐起無常觀望遲回易以滋弊臣伏覩九月二十三日　皇上御澹寧居向九卿詢問天下好官其時之論薦寥寥也何以曾無幾日而　午門保舉遂有才長守優者之若是多乎臣愚以為　皇上勤求治理無時不與九卿相見凡遇保舉如果有真知確見理應首先舉發以仰副　皇上求賢若渴之心而必緘口以避嫌亦非古者以人事君之誼但須論其當與不當耳臣請　敕部於年終時將一年內保人之人與所保之人無論已未陞用一併緝招恭呈　御覽則保人之多寡與所保之賢否無不瞭然庶冒昧者無所托足於其間而廉慎大臣亦將留意人材以佐　皇上明目達聰之治於萬一矣

以上各條臣為　皇上體　聖心然言之過激尤怨必多仰恃　聖明在上不敢妄安于緘默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請速賑災黎疏　康熙五十三年　王懿

順天府府尹臣王懿謹　奏為賑荒之　皇仁已沛饑民之待救方殷撥撮末議以急蘇窮黎事臣一介腐儒遭逢　聖主由詞臣拔置言路漸歷今職受　恩深重迎異尋常雖捐頂踵靡可報稱苟有一得何敢以非己職掌推諉緘默自干罪戾臣竊聞廿霖等處偶值荒旱　皇上如傷念切　特命速行賑濟全活甚衆又曲從諸臣之請暫開捐納保赤之誠真千古未有也獨是九卿議陝西開捐一案已經累月迨議上　允行而捐納人員奔馳數千里無論道遠難致即或有之亦動需數月及捐銀官收方議糴米待米既集方始發賑吏不知幾何時也夫萬口嗷嗷朝不謀夕此尚可須臾緩耶且臣見事例之開於外省者包攬奸徒居為壟斷經手官役視為利藪究之利歸私橐而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其究不過滕混報曰收銀幾十萬兩買米幾十萬石又報曰散給幾十萬口其間以無作有以多為少欺上罔下其弊尚忍言哉臣愚以為救荒迫于救焚拯饑急于拯溺當此時而議拯救誠有不可少延旦夕者合無先行

即將見存應解庫銀解往陝西督臣交收令遴選能員于產米之處多方購買星馳運至西邊被災一帶地方特命甘肅撫臣飭所屬州縣作速實放又令各道官嚴加督率撫臣亦不時親身稽查稍或遲延即加參處庶發之即以發去兩省庫銀之數計其多寡為捐納之數兩數相符即行停止如此則捐方為實在之捐賑方為實在之賑廣　皇仁而恤災黎庶乎其有濟也

驅游情以歸本業疏　康熙五十三年　周祚顯

自官者可無後時之愆而受之於民者得慰及時之望矣至事例之開莫若一歸于戶部不惟地近則捐員易于為力而急公者必多且糾察不止一人而侵蝕包攬者必少即間有一二假冒較之外省之百弊叢生相去不啻倍蓰

巡視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周祚顯謹　奏為驅游情以歸本業嚴保甲以靖盜源事臣竊惟王政首重農業弭盜務清匪類古之農民受田而耕安土重遷至死徙不出鄉井父子兄弟各報其業人有餘力地無遺利豐凶有備而孝友姻睦之俗以成今則不然臣奉　命巡視北城

習見夫　聖教之下聚數十萬游手游食之徒晝則接踵摩肩夜不知投歸何所是皆著籍之衆恨也或因賭博輸負或因逋租欠糈輒輕離父母拋棄妻孥而浪跡于都中在家僅遺緑寡老弱佃種田地耕不能肇敏耘不能赴時猝遇水旱饑饉寡婦孤兒號咷道路垂白翁媪填委溝壑而若輩方且遨遊嬉戲以其探囊胠篋之資為酒食賭博之費而莫之省憂古者合孝弟力田為一科而今之不孝不弟不慈不任不恤者皆自游惰輕去其鄉是安可不亟禁也臣遵查舊例內一凡五城司坊官及巡捕三營官員各該管轄處所除照常經營素有生業之人外詳核無業離却地方游手來歷不明者該城釘回原籍不經保任濫與房屋居住者各分別治罪在案無如法久滋玩奉行不力以致游民愈繁良莠莫辨臣請　敕下五城御史將

見在雜處民人一體編聯保甲其有坊店房主保認實有生業及僱賃傭工者聽留外餘悉驅歸籍行文該地方收管以實南畝而養其父母妻子胸後有不時入京者必取所在地方官引照方許坊店房主容留如此則在京既無曠業游蕩之徒而盜賊無從滋生回籍者盡為務本力農之人則俯仰有所資賴孟子稱深耕易耨以修其孝弟忠信又云導其妻子以養其老原有合也於以仰承我　皇上富教成俗之至意而臻于時雍風動者詎淺鮮哉

請新進士分部學習疏　康熙五十六年　許惟模

掌江南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加二級降三級臣許惟模謹　奏為請廣教習之法以收實效事竊思國家養士期於有用古者兵農禮樂各展其能得一材即收一材之效雖曰功名自奮亦因造就多方實可見之施行而不為空

派各部每限三月次第遍輪將見行則例俾之講究學習不過二年而六部事務無不悉知其中果有才品超卓通達治體者聽各部滿漢堂官填註考語破格保題引見遇應得知縣缺出先用以為鼓舞其餘限滿報明仍歸科分挨選則時日雖少而經練倍多學習非虛而考校更實將來躬膺民社篤輕就熟上承我　皇上教習之深恩庶無負委任之盛意矣

皇清奏議卷二十四

皇清奏議卷二十五　　雍正元年　　楊名時

條陳地方事宜疏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楊名時謹　奏為條陳地方事宜仰祈　睿鑒事伏惟我　皇上念切勤民治隆稽古蒸黎之困累必期於盡除舊制之沿革務規於盡善屢頒　詔旨令臣等於一切有裨益事宜留心詳訪據實條奏茲謹就見聞所及臚舉上陳

一雲省之民多有無寸椽尺土而册載丁名至有一人而當數丁至有十餘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蓋緣老户人丁各歸本户承當雖老病故絕編審時歷相沿襲從不除減又有人將賣田産丁銀仍留本户以致花累無休計無所出遠徙他鄉以避之此弊各省皆有惟滇為尤甚在

他省雖有逃丁仍屬内地之民獨雲南逃丁多歸外番土司久之變為羣猓深堪憫惻康熙三十五六年間前撫臣石文晟欲以丁銀均攤於田糧之内通融調劑每屬查議而紳衿及有産之民内有因其不利於己從而阻撓者致甫行而中止夫田糧丁差固屬兩項而通融調劑實蘇民困之急務伏查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恩詔内開徵收錢糧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册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欽此是丁銀已有一定之數永無多寡不同之處又查本年直隸撫臣李維鈞以丁銀偏累窮黎苦樂不均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糧之内經部覆奉　旨允行欽遵在案今滇南閭省窮民受丁差之苦累者十之六七更甚於直隸但有民丁軍丁之分輕重不等請將通省民丁額徵丁銀攤入田糧完納以該府州縣之糧石均編該府州縣之

丁銀俾丁從糧辦均其偏累酌定造報永遠遵行至於軍丁又與民丁不同通省共有軍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二丁完銀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五兩八錢七分其中完額自二錢八分起竟有完至六錢二分者是軍屯丁銀未便照以民丁統歸秋糧均攤今查從前平定吳逆後尚間有無主田土影射未清者應通行曉諭令其報出隨其所得將軍丁之最重者量加攤除使軍户稍輕而易於完納以後不拘年分漸次抵補則軍丁可以漸舒積困事屬有益於軍民未敢固紳衿及有産之民多不願者遂聽窮民之無告也俟部覆准行之日細加查核分晰造報

一查得滇省惡習民間置買田産歷世幾傳歷年數十紛紛告找告贖殆無虛日查其所由有因從前吳逆賦重差繁無力上納情願吐退與人為業者又有沿湖海窪地迨

漲不常荒蕪賠糧情願不受價值與人者今見糧有定額荒已墾熟遂爾爭控不已地方刁棍亦從中籍端漁利併有絕賣之産假以原議取贖之名生波起訟甚至賣主無人冒名出告又或捏為賣主之舊主無端混擾地方官即使判斷果平而鄉民廢時失業拖累已極雖經通飭永禁目前皆守分安業誠恐日久覬覦復萌舊弊未易盡滌除買賣田産仍遵例投稅管業外請　敕部將告找告贖再申嚴禁違者從重治罪庶刁徒知畏自後有司亦不敢任意妄斷矣

一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自康熙八年間具題歸併附三泊裁入昆陽州已五十餘年矣然前人未審地勢定界違宜查三泊縣僻處萬山之中民俗刁悍最稱難治去昆陽近者四五十里遠者有二百里地境遼濶未免鞭長不及

今查安寧州與三泊接壤相距僅十餘里勢既聯屬呼吸易通且其地業經詳定改食安豐縣民頗稱便應請將舊三泊縣改歸安寧州實於小民便益

一滇南通省道員自康熙六年至二十一年前任督撫臣陸續具題裁汰止存糧驛永三道糧儲道列為分巡永昌道列為分守查糧儲為通省道員之首各省俱係分守頭銜況雲省既有驛鹽任通省分巡之責則糧儲宜為分守益明無取於在省兩道俱屬分巡也永昌道轄近西數郎有擒案地方盤查倉庫之責亦似應將分守改為分巡合無懇請　敕部檢查　本朝會典核明改正則名實俱協矣以上各條臣採訪既確謹疏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立勸懲以廣教化疏雍正二年　段曦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段曦謹　奏為請立勸懲之法以廣教化事竊臣萬里觀員蒙　皇上再造鴻恩以原官起用仍得備員言職時刻感激思奮柰邊鄙辽儒知識短淺不能有所敷陳伏見我

皇上臨雍講學重道尊師以立教化之本先經　特開恩科廣雅才俊至遠選庶常兼尚德行今於釋奠之後又議崇儒先增庠額重經學所以鼓舞斯民作興士類者至矣臣謹推廣教士之化以及教民因思盛世太平之治必成於風俗人心民間崇善之機必始於宗族里黨故三代教民之法族師掌其族之戒令而書其孝弟姻睦者閭師掌其里之禁令而書其敬敏任恤者以至州長里正各掌其教令於月吉讀法以諭其民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懲之此所以遷善改過而民皆興行也我　國家忠厚開基大化翔洽以　聖

諭十六條令天下郡縣每月宣講以化導斯民能遵行者列於卓異首款故數十年來人心風俗日進於善太平之治盛於往朝但愚頑之獍猶時時上

若猶有待者或亦有司不實行教化而勤懲之法未立也

臣愚竊謂　聖諭十六條不徒宣講而已宜於保甲中實行其教化凡州縣地方令有司十家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十保立一鄉長俱擇鄉甲中謹飭有德者為之每月朔望令甲長察十家內有某人為善合於　聖諭者如淳良孝友和族睦鄰力田崇儉安分守禮急公息訟如此等類有某人為不善悖於　聖諭者如游情賭博酗酒打降偕分好奢抗糧唆訟邪教匪為如此等類一一分別報於有司至次日宣講　聖諭時設立旌善懲惡二簿善者獎之書其名於旌善之簿不善者戒之書其名於懲惡之簿至一年內擇其始終為善者或免其徭役或表其門閭以示鼓勵若屢為不善而漫無悛改者必加之杖笞以嚴懲創彼民各有心見夫善則取譽於官長自然相勉為良民不善則不齒於親鄰孰肯自甘為匪類至若甲長有所瞻顧而不為舉報則罪在甲長若舉報不實而保長鄉長不為糾正則罪在鄉保若有司官視為具文或任意徇縱或漫無覺察則罪在有司按察司廉訪確實即以不實行教化揭參倘有司果能實心舉行行之有效則計典中興行教化等語始為不屬虛辦方可登諸薦牘如此庶勸懲立而賞罰明愚頑之類可化刑措之風可幾矣

請定安輯棚民之法疏雍正二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請定安輯棚民之法以靖地方事臣

竊惟王者及民之政惟養與教而寰宇之大疆域之殊顧未易一夫不得其所故民之轉徙流移輕去其鄉者務有以安全而綏輯之夫而後成都成邑化頑為良漸收其效昔宋臣富弼知青州滕甫知鄆州皆能撫字流民部署詳慎蓋責之牧令則耳目易及政教易施自古所以重民社之寄也查浙江江西地方有曰棚民者因浙東之衢州等府與江右之廣信等府界連福建贛州等府界連廣東其間失業之徒沿緣依附什伯成羣刈苧漚麻倚為生計其始無屋可棲逐依崖傍麓縛茅為棚以居人咸目之曰棚民乃歲月既久生息日繁怯懦者或仍守本業而頑獷者輒潛結為匪驅之不可治之無術地方官每相顧睨眙以為一隅之患近日如江西之瑞袁等府屢有搶奪摽掠之事皆棚民煽惑倡首其明驗也臣愚以為守令親民之官

而詰奸禁暴尤其先務仰懇　敕下江浙督撫查明有棚民之州縣為某某等屬遴選廉能幹辦之員保題補授或於州縣官引　見時抽選年力精壯奏對明晰者調補此缺責令曉諭約束化導漸摩或奸匪不時竊發即重加懲治毋致蔓延貽害安插既久其素不為匪者則編入烟户册籍之內其居住未久而踪跡莫定者令取具五家連環保結以杜日後事端皆於編查保甲時一體稽核毋許遺漏再棚民聚處日久人數漸多其中不無膂力技勇之人與讀書向學稍知禮義者亦令該州縣查明申詳上司分別考驗錄用俾與彼地民人同霑　聖朝之化如此則生聚教訓初無岐視而一時失業者不致陷於罪戾似亦綏靖地方又安良善之一法也

請開墾馬厰以濟兵食疏　雍正二年　高其倬

總督雲貴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謹　奏為開墾馬厰以濟兵食事竊查雲南省山多田少生畜日繁所産之米有收之年止敷食用是以滇省米價較鄰省倍貴省城米價較外府又昂省城之人度日為難而省城之兵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無生理口食更窘臣時時留心思為設法調劑近年詳細訪查有臣衙門及後營馬厰一處坐落陸涼州地方原甚寬大因其地草毒馬食之者多死三十餘年馬匹不往牧放附近居民將地可種者俱漸報墾惟剩中心積水成湖之地一片又水傍窪下難種之地共計有三千餘畝開得田三千三百餘畝兩委員催人打圍護住水邊之地開得田三千餘畝臣隨捐銀五百可種麥稻即招本地民人隨種者薄取田租令其承種但今年已過種麥之期止有稻田可種計秋收之時可得米

一千石至來年即稻麥俱收該地百姓見田租甚輕紛紛來說此地中心積水之處因大河泛濫年年灌注所以耕種不得若於上流做閘兩傍築堤二道旱時放閘灌田澇時閉閘令水順堤而下則水不灌入田皆涸出起初一二年種麥以後漸可擇種稻田其閘工官做堤工百姓願自行出力築起但涸出之後乞將此田分給築堤百姓承種納租民得田種兵得租食實屬兩便如此料理雖中心深潭一時難乾而四旁涸出者定可得田一萬餘畝臣又委陸涼州踏看與所說相符隨支臣鹽規銀一千五百兩分發該知州吏目等令其修築閘座百姓亦欣欣共築堤工見已工完一半八月內即可全完此時地已有涸出者其勢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則一年可約得麥米一萬數千石倘二年有收則可有二三萬石之積設有不收省

城八營之兵可不動公儲即可接濟若更年久併可貯作義倉接濟百姓再此田若成恐易有欺隱侵漁之弊容臣具疏　題明造冊送部查考庶可永遠有裨矣

籌積貯以備荒歉疏　雍正二年　陳世倌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世倌謹　奏為籌積貯以備荒歉事竊社倉一法通有無濟豐歉古今可行宜令有司開誠勸諭每鄉立印簿一本聽捐者自登姓名穀數每鄉內舉公正鄉約三名報之有司令董其事輪流收管出入冊開明報官不許胥約藉手則收掌在民官無加派稽查在官吏不侵漁屬可行所捐之數不拘升斗積少成多若有本公樂善捐至十石以上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獎以匾額五十石以上先報上司遞加獎勵收管鄉約一年無過給花紅三年免其差役十年免及一家如此則民情鼓舞樂輸必多至所收穀石每年春夏之交民間乏食借領令其報官加二起息秋成豐熟本息全收稍欠止收其本待來年補息倘遇凶歲令鄉約造冊按戶口多寡散給貧民亦令具領存案待豐收之年撥本息補足總不得於息外疊算但得歲書大有一石之穀積之五年可得一倍有餘十年以後加一行息第小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目今不能通省遍行一州縣中亦未始不能各鄉遍舉請於通省中先行數州縣自有成效則各州縣自不敢怠玩甘為庸吏一州縣中先行數鄉俟有明驗則各鄉自相踴躍競為良民不但水旱可以無虞而風俗亦歸醇厚矣

敬陳豫省提工疏　雍正二年　楷曾鈞

副總河兵部左侍郎臣楷曾鈞謹　奏為謹陳管見仰祈睿鑒事一查豫省修築提工之定例每土一方給銀一錢二分內除加二節省外實給銀一錢零八釐臣恪遵定例扎令管河道照數給發在案但細加採訪平易工程每方九分六釐可以數用似應於扣存加一節省之外再扣加一節省留存河庫作正項支銷倘有難做之工及取土甚遠併買土搶險者責令管河道親加察核酌量加增庶幫銀不致虛糜而工程亦免誤累矣一河工錢糧不比州縣黃河迅漲呼吸變遷有昔險今平今平忽險者有突遇危急所用銀兩浮於原估之數者亦有不及題估而急需僱做難緩時刻者事當倉猝勢若救焚不得不多用料物金錢移緩就急竭力搶護以保運道民生若執一而不變通則該管各官恐有賠累或致臨事畏縮貽誤非小臣愚以為凡一切工程或有昔險今平者據實扣除或有今平忽險及水勢洶湧搶救銀兩浮於原估者據實題銷如有緊急險工難緩時刻者一面題估一面通融接應惟在臨時相機修防管河道嚴加察核毋許冒破庶緊急工程不致坐失機宜矣一柳枝荻葦為河工第一要料豫省堤圍柳枝歲久瘿枯更兼連年險工取用採伐殆盡臣查黃河兩岸濱河處所多有新淤灘地儘可種植柳枝荻葦可否行令地方逐一清查其未經墾科之灘地或有種荻一頃或有種柳千枝實能成活濟工者驗實詳報咨部官則給予紀錄民則給予頂帶榮身則人皆踴躍二三年間荻柳蕃盛而歲修購料銀兩可以漸減矣至見今一切堤估地畝併取土窪窟坑塘令無仰請

聖恩俯賜循照定例俟堤工告成之後行令地方官逐細查丈豁除錢糧亦留以栽柳種荻則所產愈廣在

民免虛糧之累而物料所出當不減於正供所入矣一豫省原額堡夫因臣上年奉差到工往來堤上見其踪跡寥寥有名無實且不語笞梏下埽是以議請裁去循照江南之例添設河兵駐工防護庶為有濟荷蒙　皇上聖明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蘇勒抽調十河營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赴豫當同臣等擇其險要之處分派安插訖但歸德府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不敷分撥原未安兵今值冬季裁去堡夫則兵夫俱缺乏人防守似應再於南工調兵二百名分令駐防庶工程大有裨益矣以上各條臣一得之愚不揣冒昧伏祈　皇上訓示

皇清奏議卷二十五

敬陳江蘇四事疏　雍正二年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鄂爾泰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受事江蘇已經一載地方事宜粗悉大略如丹徒丹陽河面係抗嘉湖紹蘇松常七府之運道而浙夫批淺獨累兩邑之民糧漕關係甚鉅旗丁固宜優恤然馭之不善而驕悍橫索官府莫制遂為商民累州縣分修戰船營弁勒索州縣船不堅固官受賠墊徒為科斂口實凡此諸事業蒙　聖主洞鑒諭令查議臣更敬摠一得附陳四條伏冀　聖主採擇焉

一漕船之宜更舊式也謹按糧艘舊式船身雖廣濶長大而每船所裝額米不過六百石此外悉供運丁水手廣載私貨以致船身過重過淺即阻蓋受兌開行免攬客貨包

載過關停泊接受竢需時日迨過關上進以及達通沿途發賣客貨又須留滯船式過大遂得藉口實非無因敢於玩誤也況船大則行遲行遲則擁塞擁塞則河路益隘而民船不得通甚有相去數丈守候經旬兼之硬拏剝運棰楚交加怨聲載道誠有如　聖主明諭者以臣愚見與其大而無適於用莫若更其式而有便於漕並有便於民嗣後每遇一船破壞併屆滿號大造之期請即飭令更造如舢子船式窄小而長量其所裝可容千石六百石以裝正供一百石以裝行月口糧餘三百石地仍許其帶貨則船小載輕不難撐運即遇淺擱亦易扛幫而於旗丁輦仍無苦累商販民船且得肩行無礙殊兩便矣況船小則水手亦可減裁少一人即少生一事兼又便於舉棹其行亦速將不逾六月便可抵通不逾十月便可回次不惟易於

督運復有益於商民或亦救弊之一法也

一巡道之仍宜專設也竊惟蘇松二府地當濱海民稠地沃賦重風刁且有泖澱太三湖汪洋千頃最易藏奸東南壤接浙江盜賊不時出沒所以向設分巡道一員駐劄蘇州府城巡查防範以專責成至於糧道督理蘇松常鎮四府漕白二糧始須設法催征繼則到次督趲而又押運赴淮按船盤驗是糧道一官亦難離以他事分投其心惟是康熙二十二年間將巡道一缺裁併糧道而巡查之責與催趲之任遂統歸一員竊思糧道之催趲正當冬月而匪類之竊發亦係寒冬若押運赴淮勢不能不顧此而失彼以臣愚見似應查照舊例設分巡道一員巡查地方以資彈壓以專責成

一水利之亟宜宣通也按尚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

者太湖也太湖之水分洩於三江以入海三江者東江吳淞婁江也婁江即今之劉河在蘇州府城之東經崑山縣抵太倉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縣以入於海上洩諸水下通潮汐東南半壁實賴之故其通塞所關甚重河向寬二十餘丈後因於天妃宮建閘束其水勢潮汐來緩以致停淤暴塞所存河面僅五六丈土人方欲去之而於康熙五十四五年間又建六渡橋之新閘而河道日湮因六渡橋去海已遠潮力已微來之以閘則潮來愈微退時愈緩緩則沙停漸成淤積以致濱河田畝無資此則旱之為患也若遇大水為災河道本細復有此閘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列郡之水盡趨劉河而爭出於丈餘之水門其洩洶不及則汎濫漂溢之患必不能免此又水之為患也當時與六渡橋並建者又有七浦一閘此閘去海為近潮

輕而被委之官原期籍此報利既所費已多且為時不久遂至百計營私而侵帑盡民無所不至荷蒙　聖明洞燭特頒定例署印之官凡有虧空即著落原委署之上司分賠法至善也近奉部覆臺臣王恕條議知府缺出止許委府佐署理州縣缺出止許委隣近之州縣兼攝其所以杜通融瞻徇之弊者至詳且悉臣又何敢置議獨是地方有小大之不同政術有繁簡之各別因地制宜庶免貽誤查蘇松常鎮所屬之二十州縣俱係財賦重地事務殷繁江寧之上江句溧諸邑揚屬之江都暨高通二州淮屬之山陽宿遷等縣並皆衝劇要地素稱難治如收漕之時印官住宿倉厰彈力微輸尚虞遲誤平時催徵各項錢糧條款繁多日昃不遑猶難如限加以　欽部命盜重案並承追承緝各案均有嚴限例干參處任斯職者即使才與

優長亦止能勉盡職守若委以他纂恐即有兼人之才亦
乏分身之術勢必以本地之事私委衙官則害民誤事更
有甚於同知通判者是隣近兼攝之事可行之於他省而
未便概之以江蘇也且查佐貳官首領等官未嘗無長才
若概不許委署恐敏練之員無由自効非所以示鼓勵隣
近州縣等官未必皆循吏若例定以兼攝恐衺緣之輩反
得借徑非所以示防閑況既遵定例凡署印之官但有虧
空即著落委署之上司分賠則委署之責自當聽任應分
賠之上司若分賠則有嚴例委署實無專責或受分賠未
免屈抑即見委署亦難遵選深計熟思恐終無補據臣愚
見嗣後州縣缺出惟當欽遵　聖諭令該管上司不拘
何官但慎擇才守兼優者詳請委署其委署之官一有虧
空或至情誤即著落分賠仍加嚴處在該管上司既無可

推諉則為公為私倍加詳慎而通融瞻徇之弊或亦不敢
出此矣至於知府缺出詳委府佐署理事可通行然過府
佐中或無可委之人亦當隨時變通以收實效以上四條
均關民事臣自維職守不揣冒昧伏乞　聖主睿鑒

請均撥貯捐穀疏雍正二年　李紱

巡撫廣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李紱謹　奏為請均撥貯捐穀以濟實用事竊查
廣西捐穀專積於桂林梧州柳州南寧四府聞開捐之初
實由四府任事之官欲專其利非為備荒計也如果為備
荒計自當九府分捐何獨積於四府且桂梧南柳之民不
加多其餘五府之民亦不加少一有荒歉廣西地方遼闊
動輒千里移粟移民猝難呼應此所謂有名而無實也至

於原收捐價每石一兩一錢發給州縣存貯每石止給三
錢或給二錢四分不敷採買則官賠累甚尤非四府官民力所能支臣請將四府捐穀分貯九府
仍照地方大小酌量多寡庶官民賠累以分任而稍輕又
臣前霞奏墾荒事宜請將捐穀借給牛種九府各有荒地
則九府各有墾荒之人勢不能俱就四府借給牛種如九
府並貯有捐穀可以隨地借給又近日奉　旨設立社
倉督臣孔毓珣請將常平倉穀借民取息為本意亦甚善
但常平倉穀止四十餘萬而糶借兼用捐穀一百一十餘
萬而糶借兩無所用似未為調劑之平若各府均貯有捐
穀則以捐穀借民取息為社倉之本而常平倉穀可專存
為平糶之用矣蓋一轉移間而捐穀不憂朽蠹不累官民
各府墾荒有資社倉有本較之偏積四府似為妥便可以
久行伏乞　皇上睿鑒

敬籌晉省積貯疏雍正三年　劉於義

右春坊右庶子提督山西學政臣劉於義謹　奏為密陳
管見以備　採擇事臣自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到
任後伏見山右兩年以來田穀豐收百姓樂業皆由我
皇上留心民瘼感召　天和百穀順成民物康阜因
憶臣初到時歷考各郡每於道路遇有逃荒百姓多至百
人少亦數十攜婦挈子背負車裝紛紛歸里臣細加訪問
或云河南逃荒或云直隸起食今知年歲已好故覆回家
耕種如此之人不一而足至臣聞前平汾二府積荒之時
賣兒鬻女夫婦相棄顛沛流離無所不至臣猶記　聖
祖仁皇帝一聞山右荒歉即發帑金數十萬　特遣廉
潔大臣多方賑濟其所存活不知已幾千百萬而尚有如
此者由於素無積貯故也平汾為山右殷富之鄉百姓頗

有積蓄而猶不免失所蓋積蓄之富戶有限而無積蓄之貧民無窮以有限之富戶救無窮之貧民勢必不能至於常平倉社倉州縣既視為故套即有所積亦甚無幾不足備荒目今山右當豐亨之年正可行積貯之計臣以為宜豫為籌畫者此也臣伏見　皇上令歲以直隸地方稍有淹沒　宵旰焦勞百方撥救凡在臣民無不感激山右不通運道難於載留道路崎嶇艱於商賈臣謂宜乘此時或動正項錢糧或從公費養廉中節省每年將銀四萬兩為百姓積貯太原為省會之地每年應將銀一萬兩建倉積貯以備太原汾州沂州代州保德州平定州等處需用南路平陽府每年應將銀一萬兩建倉積貯以備平陽蒲州解州絳州吉州隰州等處需用西南路潞安府每年應將銀一萬兩建倉積貯以備潞安澤州沁州遼州等處之員從慎重錢糧起見既有重門可恃暫緩加幫俱未入

需用北路大同府每年應將銀一萬兩建倉積貯以備大同朔平寧武等處需用每府擇州縣或府佐貳官廉潔有才者專董其事果能三年出納盡善實心辦事不致線亮虧空者准其議敘陞用其有挪移侵蝕虧空等弊嚴加處分夫每處銀一萬兩若遇年歲豐收可糴小米一萬三四千石青黃不接時出糶秋收時買補推陳易新賣糶賤糴又可得米二三千石若積至五年一處便可得貯米七八萬石四處計之便可得貯米三十一二萬石夫有豐有歉天道之常豈有積貯至三十一二萬石之米而猶不足備一省之荒者乎行至五年便可不用採買蓋積貯愈久米穀愈多其間小歉平糴中歉出借大歉賑濟務定章程以垂永久夫以五年積貯雖費二十萬金而合山右數百萬之生靈永享無窮之利臣習見　皇上誠求民隱廑慮

周詳凡閭閻至纖悉之事無不區畫盡善臣以紓菀之言豈能有助萬一而不敢不陳者仰見　皇上憂勞直隸之心故欲為山右計久遠也前臣在江南時見百姓有積米數十石貴糶賤糴不十數年已成殷富者家國天下本一利也總之即一省中米價貴賤各州縣亦自不等調劑運用儘可區處米價不但不可使太貴而亦不可使太賤是在大吏實心經畫耳

副總河兵部左侍郎臣嵇曾筠謹　奏為謹陳豫工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豫省堤工年久廢弛蒙我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不惜帑金大加修治一切明險之工俱已加幫高寬足資捍禦惟外有民堤月堤之處當時原估之員從慎重錢糧起見既有重門可恃暫緩加幫俱未入

估即間估修者亦不過每丈加土兩三方略補殘缺但民堤築自民間卑矮虛鬆非若大堤之高寬堅實而月堤亦多年不修單薄頹圮均難足恃查豫省堤工每因民堤成患如本年儀封縣之大寨蘭陽縣之板廠皆民堤先潰致漫大堤即前年中牟縣之楊橋十里店亦俱因民堤漫開可見暗險之工因有恃而失所恃前車可鑒急應為綢繆未雨之計也又查加幫大堤原估之時工程綿遠俱未測量地勢之高下而概行估計是以每有閒段高低未能一律今秋水漲其地本高者堤亦高水不能漫至低處水平堤頂危險非常隨於堤上加築小堰暫為抵禦亦非長久之道此皆實在情形臣往來巡視目擊心儆者也臣仰體

皇上慎重河防至意不敢苟安目前草率從事謹委

諮練河員逐細算估臣再行覆勘明確與河撫二臣會核

題請興修以期永遠無虞上慰　聖懷伏乞　皇上睿鑒

謹籌徵輸積欠錢糧疏　雍正三年　張　楷

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張楷謹　奏為請籌徵輸積欠錢糧以裕國賦事竊臣查核通省錢糧冊卷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元年每內止蕭縣贛榆無欠泰州揚山儀徵江浦四州縣久止數百兩嘉定長洲等四十州縣尚有未完地丁漕項等銀共積欠至八百八十一萬臣又查核各州縣錢糧完欠分數自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元年每年未完至五分以上及二分以上不等是從前新糧尚不能全完帶徵竟致有名無實見今新舊錢糧歸併一歲並徵臣查江省每年額賦除蠲免浮糧外應實徵銀三百五十三萬兩再加歷年舊

欠計共一千二百三十四萬兩蠲一民一歲所收籽粒斷難責以全完且逐年欠款既多不免差催絡繹花戶更多一番費用併致新糧不能全完臣再四思維若不急籌一徵輸之法何以剔除錮弊隨同布政使郭爾奉酌議除江屬本年新糧務期責令全完外至各屬未完地丁漕項等舊欠銀兩仰懇　皇上勻作十分請自雍正四起每年限其徵完一分不必又分年款逐限咨參勻作十年按照分數徵完於每歲奏銷時另冊　奏報如不按欠追清承追官議以降職二級仍令同次年應完銀兩帶罪併徵全完准于開復如仍不完即以降二級調用如能徵過舊欠一分以上者所餘銀兩准留作下年完數仍格外予以紀錄一次以示鼓勵抑臣更有請者嘉定一縣積欠未完地丁漕項等銀共有一百四十餘萬兩若令十年帶徵連本年銀米則每年應共徵銀三十九萬零勢又不能全完應請勻作十五年分徵其次上海崑山常熟華亭宜興吳江武進婁縣長洲等九縣核計未完地丁漕項等銀共皆積欠至四十萬兩至六十餘萬兩不等應請勻作十二年分徵其承追各官並請同前一例處分此又出自　皇上格外之仁錢糧事關重大臣不敢冒昧具　題謹先備細緣摺奏請　聖裁

皇清奏議卷二十七

請開臺灣過米之禁疏雍正四年　高其倬

總督浙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謹　奏為請開臺灣過米之禁接濟泉漳民食事竊查閩省泉漳二府向資臺米以濟民食自朱一貴變後巡臺御史恐其運出接濟洋盜又恐聽民搬運以至臺灣米價騰貴或生事端遂禁止不許過海泉漳之民有米無米在所不顧不知臺灣地廣民稀所出之米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民人用力耕田固為自身食用亦圖賣出賺錢一行禁止則囤積之米廢為無用既不便於臺灣又不便於泉漳究竟泉漳之民勢不得不買臺灣之民亦勢不能不賣查禁雖嚴不過徒生官役索賄私放之弊臣以為過米之禁宜酌籌變通查開通臺米其益有四一泉漳二府之民有所資藉不苦乏食二臺灣之民既不苦米積無用又得賣售之益則開田愈力三可免泉漳臺灣之民因米糧出入之故受捐勒需索之累四泉漳之民既有食米自不搬賣福州之米福民亦稍免乏少之虞臣謹將應行開禁情節縷析請　旨至開通米禁有須防之處二端亦不可不加詳慮其一恐泉漳之民任意搬買或致臺灣米貴查臺地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食嗣後應於冬成之時詳加確查若臺灣豐熟即開米禁倘年成歉薄即禁止販買雖年歲稍豐而一時偶有米貴情形臣亦即隨時查禁必不敢疎忽滋事其一恐買米之船接濟洋盜查海洋之中刦米為盜者頗多買米為盜者實少閩地歷來諸臣既於此鰓鰓過計臣亦不敢不於此詳細周防嗣後泉漳之民過臺買米者俱令於本地方報明欲往臺買米若干載往某處販賣取具聯保詳報臣等衙門即飛行臺灣及所賣之府縣而處稽查如有不到即係偷賣必嚴懲聯保究出本船之人盡法重處如此查防自不致接濟洋盜矣

請籌閩省平糶之法疏雍正四年　高其倬

總督浙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謹　奏為福建情形福泉漳汀四府產米不敷民食泉漳更甚每年至二月三月平糶不能不行米穀一節最為福省第一緊要之事而歷年以來平糶之中積有二大病以致官廩日虛刁風日熾此二病不除難言充實倉儲接濟民食其一則從前各官交盤存價收受而所作之價又係不敷買補之價雖有不肯收受之員加以上司之抑捺衆口之調停即不得不收是以日見空虛竟無彌補臣見在徹底清盤務必懲革此弊容臣查清另行具奏其一則年年平糶之價太賤即舉福州一府而言歷年即極豐之歲最賤之價米未有買至一兩一石者向時督撫但計目前百姓之稱揚不顧將來買補之無法平糶之米每石價減至一兩且有不及一兩止賣九錢者此雖米石極賤之時所不能有之價下屬奉批收存此價欲買之本處則本處無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可買欲買之外省外省雖有一兩及九錢一石之米可買其各項運腳從何而出是以屬官之中亦有尚欲籌補者緣價短難買惟付之束手無策聽其空虛待受參處耳而中間因糶價太賤更生一大弊端奸民豪棍乘此謀利得米到手輾轉之間即有餘利而窮民亦相附和雖設法愈密而其術愈巧竟視平糶為其一次大生意往往借米價略貴即鼓煽後衆漳之民過臺買米者俱令於本地方報明欲往臺買

窮民恐嚇官府壓之以官應愛民之說迫之以人情洶洶
之勢相沿既久其意竟欲平糴之期一歲早似一歲平糴
之價一年賤似一年所以從前有糴價太賤且在年內即
行平糴者不知此不過來價稍貴非饑荒可比米價稍貴
乃遂如此若實遇荒年將何以處臣細看來安併此糴價
太賤一節若不極力挽回則福省之倉儲惟日空虛民食
終不能接濟臣之愚見如福州府米年平糴視米之程分
高下每石定以一兩二錢或一兩三錢殺亦視其程分高
下每石定以六錢五分或六錢其各倉之穀亦有在倉年
久及當日收倉之時程分即低者再隨宜酌定至於各外
府州縣亦隨其地平時米之貴賤定價總之必計算本地
秋成後既平之價為準務使既糴之後仍可於本處或外
省買運運倉乃可源源接濟不至一發不繼但愚民止顧
目前不計久遠止知目前得賤價之米之好不知將來無
接濟之米之苦必以為臣不如從前督撫之愛民加以恤
俗浮薄刁棍復多而紳衿之多事者又從而和之恐有扞
格騰謗之事但臣為地方長久之計初行之時若少畏難
流弊何所底止然臣亦不敢孟浪從事已詳細熟計豫期
先行多方曉諭使各紳士軍民皆知臣之此意是為百姓
計慮久遠即使價猶有餘總仍添買穀米以濟閩民並無
一毫自為之私而以堅定持之自然信從可行其平糴之
時雖不必太早然亦不能太遲臣酌量緩急次第辦理再
行具奏所有情節臣謹據實奏　聞再閩省情勢倉儲
豐歉民閒纖悉皆知米穀多餘則人情安定辦理晚諭一
切易行所有江南之穀久蒙　聖恩諭運江南自上緊
易穀運送但早則更為有益伏乞　聖恩再令江南早

趁北風多時發運不必拘定二十萬石隨得隨發則趁風
速到若少遲南風一多恐難行走不能刻期至閩臣謹一
併奏　聞　聖恩仰祈　睿鑒

敬陳東川事宜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敬陳東川事宜事竊查四川東川一
府原係土酋祿氏世守地方考祿氏籍隸馬龍分據東川
明季未歸版圖至康熙三十一年始獻土改流議歸四川
管轄其地與雲南省尋向祥勘露益三州接壤距雲南省
城四百餘里方隅廣濶地土肥饒昔遭流寇之後半未開
闢兼之土人先悍專事刼掠川民不肯赴遠方耕種滇民
亦不敢就近搖望故自改土以來三十餘載風俗仍舊貢
賦不增該府每年徵折等銀止三百餘兩俸工兵餉不敷

悉赴成都支領往返維艱以天地自然之利致為荒蕪不
治之區良屬可惜況東川去成都二千八百餘里一切事
宜俱有鞭長不及之勢即如上年十月內烏蒙土府祿萬
鍾之叔祿鼎坤統衆攻打東川村寨知府周彬慮川省遠
不可恃具報滇省經前督臣高其倬撥兵應援始獲解散
解散之後而川省所發令箭方得到府是川省之無濟於
東川而東川之無益於川省也明矣況尋向祿勸露益三
州之民時遭東川土人之害卿據人口刼搶牲畜不一而
足及至赴官理備文關提川省官例問土目火頭而土目
火頭惟就中擾刑曲為隱庇經年累月竟不聲解一犯洵
為滇省之累臣按稽誌圖博訪輿論若得東川府改隸雲
南聲教易及凡滇黔兩省商民有力能開墾者廣為招徠
以實其地並將附近營汛斟酌移駐以資彈壓不但兵民

衆多土人自不敢橫肆且從前茂草皆變為膏腴民受福利國增錢糧似亦因地制宜及時變通之一端也再查烏蒙土府與東川接壤騎悍先頑素稱難治不惟東川被其殺擄凡黔滇蜀接壤之處莫不受其荼毒而產富田肥負固已久若不早圖終為後患如蒙　聖恩允東川歸滇俾臣指令將備先懷以德繼畏以威然後徐議改流不二三年間或可一舉大定至於防守官兵亦無庸另設查督標撥勦左右二協原備調遣並非扼要應止留一協去左右字改為撥勦將一協裁省移駐東川府改為東川協其東川原駐官兵是否應裁均聽部議是一轉移間地無棄土兵無冗食節餉便民而地方賴以寧輯矣

分別流土考成疏　雍正四年　鄂爾泰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謹　奏為分別流土考成以專職守以靖邊方事竊照流土之分原以地屬邊徼入版圖未久蠻烟瘴霧窮嶺絕壑之區人跡罕到官斯地者其於猓俗苗情實難調習故今土官為之鈐制以流官為之彈壓開端創始勢不得不然今自有明以來已數百年中外一體流土同官既有職銜寧無考察乃仍以夷待夷遂致以盜治盜徒令挾土司之勢以殘虐羣苗隨復逞羣苗之兇以荼毒百姓橫徵苛斂貢之

朝廷者百不一二而燒殺刼擄授我生民者十常八九必須控制有方約束有法使燒殺刼擄之技無能施為而後軍民相得以安茲准部咨伏讀

聖諭以流官有設立吏目者職分卑微無印信可行無書役可遣土司意中倘有輕忽之念則未必肯遵其約束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將徵員如何改設重其職守使流土

相適地方各妥該督撫會同密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所以為遠方計者誠無微不燭無遠弗照矣除俟會同督撫諸臣將兩省各府州通盤合計妥議覆奏外臣竊念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考成土司之考成不嚴則命盜之案件積大凡殺人刼財皆係苗猓雖一經報聞隨即緝捕而潛匿寨中已莫可窺探故無論吏目等微員任時不應即使府州閣移臬使牌票亦置若罔聞十無一解非知情故縱即受賄隱藏其在流官來手無策大吏深難其事不敢容題多從外結其實猾外結者亦復無幾故刼殺愈多盜賊益盛擄人男女掠人財物苗子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官無降級革職之罪有利無害何樂不為此土司之考成不可不嚴所當與文武流官畫一定例者也據臣愚見事各有專責應分為三途盜由苗寨專責土司

盜起內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責在武職責在土司者末減流官責在文員者末減武職責在武職者亦末減文員參罰雖俱不免輕重各有攸分盜由苗寨者是平時不行鈐束而臨時又不行防閑此土司之罪也盜起內地者是鄉保不行稽查而捕快又不能緝獲此文員之罪也盜自外來者是塘汛不能盤詰而兵丁又不能救援此武職之罪也以此三者分別議罪土司無辭流官亦服然所以清盜之源者莫善於保甲之法臣屢與督臣楊名時撫臣何世璂熟商酌議擬立規條行之兩省及閩邸抄知荷

聖恩着九卿詳議具奏臣等伏候奉

旨部行到日

當即頒行一體遵奉外按保甲之法舊以十戶為率雲貴土苗雜處戶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此議不知除生苗外無論民夷凡自三戶起皆可編為一甲其不及三戶者

令遷附近地方毋許獨住則逐村清理逐戶稽查責在鄉保甲長一遇有事罰先及之一家被盜一村干連鄉保甲長不能覺察左鄰右舍不能救護各皆酌議無所逃罪此法一行則盜賊來時合村百姓鳴鑼吶喊互相守望互相救護即有兇狠之盜不可敵當而看其來踪尾其去路盡力跟尋訪緝應亦無所逃至於保甲之外最重者莫如嚴責捕快與汛兵蓋內地之盜捕快多有知情外來之盜捕快皆宜分定鄉村某方失盜兵且為通氣平時緝盜之中亦有奸良不一能否不齊又須罪在某捕快而捕快之每十人立一快頭如緝盜不獲者捕快與快頭一同治罪大抵盜情未有能欺捕快者其塘兵之設原以盡則盤詰夜則巡防伊等平日毫無所事每晝則看牌賭錢夜則飲酒酣睡甚或乘空偷竊出人不意種種匪為又或影寀結

強唆使刦掠陽防陰助其惡不可勝言必須嚴加號令定為成法使不得不留心盡力盤詰稽查則盜賊既弭而兵丁亦皆可用矣

豫籌買米以備平糴疏　雍正五年　高其倬

總督浙閩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其倬謹　奏為豫籌買米以備平糴事竊查福建福興泉漳汀五府及廈門金門海壇銅山南澳各處兵民稠密食米頗多至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頓昂每須米石平糶以資民食以平市價今年仰荷　皇上哉留江南漕米十萬石浙江漕米易穀二十萬石又浙省遠運穀五千七百五十八石零又撥江西米見已運到者二萬四千七百石零又葛繼孔運到米四千五百四十八石源源接濟分撥平糴是以米價平減民情安帖茲當夏末平糴甫竣各

造冊題報於來歲添買米石或充兵餉年年照此料理買則舶艙相望民間米價不抑自平其糴出如有盈餘即行

處報數未齊約計米糴十之七八穀糴十之一二容臣確核石數糴價另行題報外臣思閩省來歲平糴應於今歲豫籌查通省見經盤查實貯穀共七十五萬九千餘石又加以今年運來浙穀以之料理來年平糴足敷有餘但閩地之穀糴出則易買運稍難非帶湖潤年久難貯之穀不敢輕言發糴既不輕糴倉穀應思籌濟之法臣查江南漕米一項約糴價銀有七八萬兩臣思昧之見請於八月間收齊此銀即在本省上游量買米石運省再委員赴外省年豐米足之處買運米石於冬底春初到江南海口趁北風運至閩省正值三月將糴之時與今年所餘江南截漕米石一併分糴倘少有不敷再酌以倉穀中之碓應出陳易新者略行配糴即可接濟一則可減省平糴之倉穀再則舶艙相望民間米價不抑自平其糴出如有盈餘即行

造冊題報於來歲添買米石或充兵餉年年照此料理買得一分之米即省一分之穀且可平市價之頓昂似有裨益臣請自任辦理凡有虧空欺匿惟臣自問再遣員購運俱須及時臣謹一面量行先撥動銀三四萬兩分頭辦買除臣另行會題外謹將情節繕摺奏　聞

請停粵東改築圍基疏　雍正五年　阿克敦

署理兩廣總督印務兵部左侍郎臣阿克敦謹　奏為臣接准撫臣楊文乾移送會稿二件一為廣貯倉穀等事臣接閱邸抄見據九卿議覆無容臣等另為置議一為水利基重等事內開請將高要等五縣圍基頂衝改築石工次衝改用磚埽約計數十萬金暫借庫銀修築作何補項另疏具題等因緣臣所見不同是以未經畫題即將原稿移回所有臣不會題緣由敬為我

皇上陳之臣查廣東之

西江自廣西梧州府滙左右兩江之水流入肇慶府界至
廣州府三水縣北合南雄韶州連山諸水一由虎門入海其沿江之高要高明四會三水南海五縣
一由虎門入海其沿江之高要高明四會三水南海五縣
向有圍基俱係土工開濬建閘以時蓄洩每年於十一月
後地方官督率鄉民按畝分工加卑培薄民不為苦官無
所費相安已久至田畝間被淹漫圍基冲決多因江水湧
漲圍基以內水難外洩所致去歲秋雨連綿水勢甚大惟
三水一邑略有被淹之處三水以上肇慶府屬圍基並無
衝決蓋江水雖急而性不剛猛非必石工椿埽方能抵禦
今若改築則費國帑不止數十萬且從前工程斷無一勞
永逸之理工完之後勢必逐年修補耗費無窮以臣愚見
不如仍循舊法着令地方官每歲於農隙之時督率鄉民
分工修補倘遇江水驟漲不時遣員巡查以防衝決如果

實心任事圍基即能保固無虞似可無庸更議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睿鑒
敬陳粵東開墾事宜疏　雍正五年　阿克敦
署理兩廣總督印務兵部左侍郎臣阿克敦謹　奏為敬
陳開墾事宜仰祈
欽奉　上諭今督撫悉心勸導實力遵行但粵東勸墾
之條屢頒報墾之數無幾民多觀望不前者其故有四一
由豪強之占奪一由胥吏之需索一由資本之不敷一由
土瘠而畏日後之陞科以上四條百姓之觀望不前者在
此而所以勸導之方亦在此勸導之方有五一定疆界以
絕爭端一禁需索以寬民力一借籽種以助農工一輕陞
科以示優恤一廣招徠以盡地利如此則民無觀望不前
之心而報墾者自必接踵而至抑臣更有請者勸懲之法

不可不講也其要有二一荒田既墾其利在民陞科之後
倘遇歉收或避稅他往其責成則又在官故官之勸墾不
力者職由此耳今宜明示勸懲如州縣官能勸墾十頃以
上者紀錄一次多者計算加級見任官能捐籽種牛具墾
荒至三頃已上者紀錄一次多者計算加級倘勸墾不力
廢弛職守即據實參處則官知懲勸矣一凡富厚有力之
家率先遵奉以開墾之多寡分別獎勵如墾至一頃以上
該地方官給賞花紅二頂以上給賞匾額五頂以上照終
身力田老農例題請給予八九品頂帶榮身則民知自奮
矣臣查粵省在在俱有可耕之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
地更多隨據各知府詳議與臣所見無異謹繕摺具　奏

皇清奏議卷二十八

恭陳修築堤岸情形疏　雍正六年　邁柱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邁柱謹　奏為恭陳修築堤岸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楚省連年水發沿江近湖之低窪田地致罹淹沒蒙　我　皇上聖心憫惻恐有堤岸未修或有疏濬未力　特命臣於到任後會同撫臣悉心商酌將如何興修防護之處詳悉議奏欽此今臣到任凜遵　諭旨星即檄行布政使分委道府將各屬堤垸應如何加高加厚之處併水道湮塞應行疏濬者逐一勘報去後候該司詳到會題外臣等復加體察連年楚省沿江兩岸堤垸每受水患者率由於歷年修築不堅所致查民間每年歲修估派夫土動至百十餘萬若果實夫實土盡用於堤工則逐年加

增何至日頹月削祇因地方水利各官以修堤為利藪將業戶所派夫土官役通同里催包折銀錢烹分肥已潦草完工是以年復一年不能堅固今蒙　諭旨令臣悉心商酌敢不仰體　皇仁為一勞永逸之事然民修民堤眾擘易舉若不用民力而動帑興修則工程浩大費帑甚多況時已春令興此大工勢必趲修不及臣等愚見莫若仍聽民間照例修築臣等嚴禁諸弊責成道府力行稽察不容包折肥已務使實用工力以去年之水痕為準加高三尺非若從前之虛應故事且各屬里民感沐　皇上格外齒賜之恩見今業已踴躍赴工凡堤身之低薄者各加高厚水道之湮塞者自行疏通約在夏漆之前可以告竣惟沔陽監利江陵公安石首等州縣去夏漬決之口甚即內地各田亦有水旱之虞若於消口築塘內河修閘再相地形分建磯埽則兩鄉田畝歲得豐收荒蕩萬餘俱可多民力不足已經署督臣傅敏捐銀五千兩買米給發助

修外又江夏咸寧嘉魚蒲圻等縣應修長堤雖民夫見在與修但俱係上年被水地方工用繁鉅民力維艱臣等酌議幫助併有漆修閘堰之處量為封帑給以紓民力所需銀兩查有効力瞻罪之鄭任錡已繳司庫銀七千五百兩應將此項動支尚有不敷請於司庫內先為墊用仍在鄭任錡名下追完補項竊思今年修築之後如果保固夏漆則從此逐年歲修漸加高厚似可不須動帑倘有必需大修之處容俟秋間另奏請　旨仰祈　睿鑒

粟奏沿海要務疏　雍正六年　李衛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臣李衛謹奏為粟奏沿海地方應行要務事竊臣身任重寄凡有關民生者隨時察訪次第舉行查寧波府鄞縣之大嵩十一十二十三都圖民田數萬餘畝離海十餘里止嵩港一條日久淤淺內少支河以蓄淡水外無堤塘以禦鹽潮雨少即憂旱乾潮大又防浸灌十載之中多半歉收上年偏災亦罹其患經臣飭委地方官查勘若於大嵩港口建築石壩使潮水不致內灌將嵩港淤河開濬深通自大碶頭至茶園止分淡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建石閘六座築土塘一條則蓄洩有資旱潦無患不但內地民田變荒瘠為膏腴而沿海十餘里塗田工竣之後初年可種植棉花二三年內盡可栽插禾稻一勞永逸實為萬世之利又鎮海縣之靈巖太邱二鄉俱係內地平坦之田方廣約數十餘里中間向有大閘為上年鄉救旱宣洩之計閘下有浦通流入海今已圮廢以致兩岸荒蕩萬餘畝棄置不耕即內地各田亦有水旱之虞若於消口築塘內河修閘再相地形分建磯埽則兩鄉田畝歲得豐收荒蕩萬餘俱可

成熟此二處實皆大有益於地方緣工費各需鉅萬無有出處是以逕巡難行臣思此等有利於國計民生之事自當設法興舉今查有上年四川買回米石平糶價銀除歸還原款外尚餘銀一萬七十餘兩經臣咨部存庫沼充公用又臣前次奏明鹽務內折編溢出銀二萬一千餘兩原留以抵修寧波府城等項公事之用今城工估計不及萬金費尚有餘相應請　旨於此二項內撥用一款成此美舉工完核實題銷實於海疆有裨再定海縣初名舟山遷棄開復其中曠土閉田甚多興新開之玉環山相等從前報墾各戶不無隱佔今雖陸續首出尚恐未盡亦應於秋收後委員協同地方官查丈清理至於沿海偷運私米臣久已嚴行禁止今逐細訪察尚有應須變通防範者如台州之黃巖太平二縣素稱產米之鄉私運奸徒多於此地購買前朝因黃巖地方廣袤故割其鄉都分設臨海太平二縣彼時地界犬牙相錯遂將黃巖縣來門十里之外由蛟龍港至家子墺浦海門一帶地方皆歸臨海管轄而實則自海門離黃巖陸路止四十里海道止六十里其離臨海則有一百二三十里不等目前私運奸徒多於此處出沒在黃巖雖近而非該管之地文武不無推諉即有拏獲亦必逕解臨海往返需時在臨海雖屬管轄而鞭長莫及稽察難周臣見飭台州府協會同查勘確議擬將臨黃二縣所轄逕近不均之處酌量具題改定伙界址聯絡責成得專不第偷運之弊可除而士民完糧聽訟亦無舍近就遠之艱再海門原係衛所從前駐劄總兵控扼海口後始移鎮黃巖此地與台協前所兩岸對峙中隔椒江寬廣十里自黃巖至台耶必由此江橫渡府城食米向仰給於

黃太二縣若禁其載米渡江則鄰民有艱食之苦然由江入海片帆如飛以十里江面之寬又係急流捉徑瞭望稍有不及即被偷越出口今雖兩岸設立照票兼用營汛戳記挨號稽查而小艇扁舟紛紜雜沓終難盡絕固皆係陸汛並無水師營船常川巡察是以鋤弊難除臣擬於此處兩岸皆添設水師船隻令其往來巡查海汛時親身再加察勘舉行今巡期未可豫必不便因循稽誤為此一面附摺奏明請　旨一面次第盡心辦理如有應行會同大理寺卿臣姓桂酌議者自當彼此會商畫一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邊疆之至意謹　奏

保守河工疏　雍正六年

總督江南等處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齊蘇勒

齊蘇勒謹　奏為大工告成期保永固事竊照黃運兩河仰蒙　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將兩岸堤防一舉全成但此項大工縱橫綿亘數千餘里其保守之道尤不可不預為籌畫者也查從前堤頂之上愚民私蓋房屋櫛比而居竟有民舍坐臨險工之上者不惟搶護之候有礙掩埽之地不能拆毀每至周章而且久住房內或鼠穴叢生或人畜踐踏其中不無孔隙穿漏之虞更為可慮臣於上年遵　特命通盤修理卑矮各工俱以增高一丈有度而淮安府寶應縣之城門外其居民佔住之堤頂更屬卑窪若不急令拆房讓地取平加高是因堤上之草房數楹而拯留一大缺口矣彼時臣按照房數給以重價令其星速拆讓隨即畫夜罰土儹築一律加高詎意工甫就而大水至所長之水較比舊日堤頂高出四

凡有餘此時遷移之衆方知從前居堤上者必無生理而臨湖居民見此利害漸有自行避險遷移者今沿河堤工凡係險要處所已經拆讓加幫惟是遙月等堤與運河緯道道里綿長鄉民佔住日久一旦盡令遠遷恐致失所臣之愚見嗣後堤頂民房如有傾圮之時一概禁止重修令其移蓋於堤傍高隙之處逐漸遷移數年之內即可以除傷堤之患而河工搶護亦不至於礙手民社河防兩皆有裨矣再查佔住堤上房屋內有輸納房租者自徐邳以至江口每歲徵銀不過百有餘兩其有益於國課者甚少而為害於河防者甚大此項錢糧應請　聖恩豁免庶可以杜私佔之由而緊要官堤均得以永保鞏固矣

請除河工積弊疏　雍正七年　齊蘇勒

總督江南等處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齊蘇勒謹奏為請除河工積弊以固運道事竊照東省河道定例一年一小挑間年一大挑額設淺溜泉壩等夫不數應用遂派民夫協濟續經山東撫臣佛倫題明酌令民間按畝出銀幫貼僱夫給發工銀查此項幫貼銀錢年年全收全用從無收僱夫給發工銀查此項幫貼銀錢年年全收全用從無餘剩亦無不足夫歷年水勢豈無大小之分河底泥沙豈無多寡之異而處處一樣挑浚年年一樣銷算毫無分別明係地方官與管河通同冒銷彼此分肥無惑乎運道之淺阻也自雍正元年荷蒙　皇上特頒諭旨寓賑濟于興役之中大加挑浚之後河道賴以深通糧艘遄行無阻但東省河道噴沙無定易致淤淺其每年挑浚之工必不可少此項幫貼銀兩自雍正三年奉　旨令臣稽查之後且於每年挑浚之時仍恐河官作弊俱令採量河底之深淺所積泥沙之多寡插標立記擇段興修淺者務要深通深者無庸挑浚至雍正五年共節省過幫貼銀二萬九千二百餘兩今雍正六年小挑按工估算又節省銀二萬七千七百餘兩又有存剩黃河廳屬雍正五六年分節省過銀六萬一幫貼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以上通共節省過銀六萬一千三百餘兩今見貯庫以充正項錢糧之用臣恐此外又有別項瞞隱情弊復行一面密訪一面敉宣　上諭令其自行出首去後今據運河同知及東昌上河下河張秋泇河各通判等首出每逢大挑小挑之年各州縣俱有餽送陋規銀兩又有每年餽送漕糧規儀河銀隨平等銀兩伊等有已經收過者亦有自行裁革者又有新任未經收過者查此各河員所受之陋規俱係出於地方官之餽遺而地方官斷非出自己囊自必藉公費之名加派民間理宜速行禁革臣又訪得臨清州知州除正項淺夫銀兩外每於大挑之年派徵銀三千六百餘兩小挑之年派徵銀二千四百餘兩及查該州歷年造報冊內大挑止額收銀一千九百餘兩小挑止額收銀一千三百餘兩計算所剩之銀為數甚多明係該州多徵私用以此一州計之其餘額有幫貼之四十州縣其多銀兩更不知又有凡幾也似此指工漁利魚肉鄉民當嚴行禁革總之嗣後保守修防之道要在實力奉行方可以持永久一切事宜難容絲毫弊竇容臣查明之日一併具題請有管河官首出陋規地方官多派積弊緣由先行禁革外所

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

酌通閩省四郡猶穀疏雍正七年　史貽直

署理福建總督印務吏部左侍郎臣史貽直謹　奏為敬陳酌通福興泉漳四府之積穀以免浥耗以實倉儲事臣自署理督篆以來無時不以倉儲民食為念因查福建全省地勢為東南最下之區內惟延建邵汀四府及福寧一州地處上游在省屬為略高之所若福興泉漳四府更居卑下每歲濕熱薰蒸倉穀易於霉壞從前原有存七糶三之例祇因福建濱海之地惟臺灣一府與延建邵汀四府福寧一州均係產米之鄉其福興二府產米不多泉漳二府產米更少是以福興泉漳四府及府屬各廳縣將倉穀糶出甚易買補最難而定例內凡前任官折價存庫者又不許新任官接受交代典守各員畏懼因循不敢輕言糶

易竊恐積貯年深倉穀必多紅朽若不及早設法圖維將來即將典守各員參處追賠究於倉儲無益臣謹詳細籌畫得一變通之法查福興泉漳四府之倉及府屬廳縣各倉共額貯穀九十五萬五千五百餘石每年臺灣例應碾運米五萬石赴泉漳平糶又應碾運兵眷米一萬二千餘石又應碾運廈門提標金門鎮標兵米二萬一千餘石合計應運米八萬三千餘石若令臺灣停其碾米照一米二穀竟將穀十六萬六千餘石運至廈門令福興泉漳四府及府屬各廳縣按其積穀之多寡派令分運各倉即將府廳縣各倉內見貯舊穀照數碾米以為平糶及碾運兵眷廈門提標金門鎮標兵丁之需似此出陳易新陸續轉換旋易旋補舊穀既免積欠陳朽之虞倉儲亦無懸欠不補之弊輪至六年之內即可盡易新穀存倉嗣後歲歲遵照

更易誠為經久可行之計矣至於臺灣改米為穀運腳自當倍增福興泉漳四府及各廳縣由廈門運穀入倉不無運腳等費臣又從長籌畫查福興泉漳四府及所屬之穀雖照時價酌減平糶臺灣之米價昂除解運臺灣米價外此中尚有盈餘即以此盈餘之價為加添腳價之需足敷各項之用合併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請免軍田加稅疏雍正七年　鄂爾奉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爾奉謹　奏為請免軍田加稅事竊查貴州軍田一項係前明屯衛軍丁管業糧賦差徭較民田獨重自　本朝裁汰衛所改設州縣後軍丁之名已經革除其向編屯糧仍照舊輸納因此田受之於官

例不買賣或有軍丁故絕遺產無歸或有子孫困窮私相典當此紛爭占奪訐訟不休所由來也臣前於雍正四年到黔時前布政使申大成即有加徵稅銀之議臣以軍田名色雖由官授然子孫相承已三百餘年原與己業無異且糧賦最重幾倍於民田若更每畝徵稅五錢恐不可必得反多擾累議遂中止迨申大成內調入覲臣恐已見未確不敢執謬隨經轉飭遵行在案臣因公來黔據軍民人等紛紛呈訴雖恐長刁風仍行扎飭而留心訪察復面詢司道府縣各官知軍丁先代受田因明時隨征有功分給土地計軍一戶授田十八畝除上納屯糧歲丁外一切差役皆軍戶應承在當時已不免苦累故雖田本膏腴難以割棄而故軍子孫欲脫重賦轉售於人者已十分中之八九申大成謂故軍子孫坐享無價之田獨

不念該軍户等累代累世之應差納糧猶不足抵十八畝之田價乎是所見之小矣至謂百姓頂買軍田利其價賤者按民間置產必核算籽粒除算錢糧然後合其利息照值論價此各省皆然查貴州軍田一畝自一斗五升起至三斗七升科則不等歲丁在外是便以一畝之價買得民田二畝之田而應納錢糧已以一畝可抵民田二畝之賦故雖軍田賦重而未便驟議輕減者實亦於輕重之中仍權量平準也今若每買田一畝再徵稅銀五錢合算每户十八畝而應完銀九兩雖據稱有十餘萬之虛名料難完數千兩之實數究於民生無益更於國賦何補相應仰懇

聖慈將中大成條議新增稅銀一項准　暢豁免凡土田投受悉照常例投稅印契從前私相典當者並令首明完稅補給契紙准其管業如有豪强侵奪及仍敢隱

漏者嚴加懲罰庶訟端可除規條盡一而民無觀望軍無藉稱即清理田畝一案亦可漸次就緒矣

皇清奏議卷二十八

皇清奏議卷二十九

開墾海省河道疏　雍正八年　　鄂爾泰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爾泰謹　奏為開墾河道以利民生事竊照雲南尋甸州之宣化二里宣化七里之歸龍寺果馬里十甲之潘所海子乞曲里之五里等四處水利俱已完竣經臣奏明在案復查海子屯大河接連尋川河係滙嵩明尋甸兩州之水每夏雨水海至漲溢加以馬龍一州之水會於七里橋下衝激尋河之水逆流泛濫滿於城南平川之內不惟可耕之區盡為水宅即沿山熟田亦被淹沒歷來無策捍禦臣細加博訪知尋川河之海沒實由馬龍河之山高勢急沖激尋水倒行逆流不得暢瀉之故欲治尋河使不逆流莫若使馬龍河不爭水道

欲使馬龍河不爭水道莫若使尋河泛濫之水另開一河彼此不相沖激則順勢安流可以無阻查該處水龍村後名曰後海係泛濫之水蓄聚之區海前橫隔山梁鑿之使成子河則泛濫之水從後海東流入於尋河之下稍與馬龍河分道別流可以無憂漲溢復經詳諭該州知州崔乃鏞令於秋後覆曲作速興修毋得畏難避怨務期成功去後茲據崔乃鏞詳稱卑職遵諭即親往相度地勢自水龍村後開鑿河口起至橋頭村大河口入於下流止共丈量得七百四十餘丈中間堅硬頑石計有一百四十二丈高三丈二尺不等於雍正七年七月擇吉致祭十月初二日鳩衆興工卑職親身調度指畫督率盡力開究至今年正月二十日業將河形究開中間石梁鑿通計新開河口寬三丈二丈不等河底寬丈餘二丈不等儘可洩後海之水

歸於下流不復改注請委員勘驗計畫永久再宣向兩里見在耕種之田較之水淹荒田僅有十分之三今尋川兩岸洞出田地計可增二萬餘畝可否將洞出田畝以一半賞給出夫應役人等併各勸力士民暨設立水利頭人領種納種其一半令附近居民酌量納價領田永為己業統俟扶成後另行丈勘造册申報臣已批准併行布政使會同糧道委員勘驗定議通詳在案謹按水利之興廢實關民生之休戚屬在滇南尤為要務臣不自揣欲將東西兩迤凡有可興之水利逐處興修此二年以來勤訪密查不遺餘力除見在省城六河昆明海口併迤東諸府所屬一切河渠閘壩各項疏濬開築已有頭緒其餘迤西各屬已經查勘者有未經查報者務期確知以便委辦在案事之始雖不無所費然皆臣力所能辦後則有洞出田地並

丈出田地應行變價銀兩見核數目已約有數萬即以此項辦此事總屬有餘斷無不足是以臣屢蒙　恩諭恐力有不能今請動正項而並不敢請動正項亦不敢請動盈餘也獨是導水濟河務期一勞永逸暫行補救易長籌通利難就事治事易以人治人雖臣愚擬俟各工報竣即備細彙敘具本題明請於道員廳員並佐雜官員內分別河道遠近酌量改銜兼銜令總理分理各屬水利再酌溢歲修銀兩分定勤惰考成立季報月報之條著具詳具結之倒其督撫藩司仍應將要緊河道分派各官各有專責應見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俾俾於總管之外又各有專責應見在各屬員役不敢怠忽從前及後來大小官吏亦不致因循並無可諉卸或於遲方水利實有裨益矣

敬陳計典事宜疏　雍正八年　張廣泗

巡撫貴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張廣泗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查直省督撫等衙門每遇大計之期除卓異八法照例舉行外其不入舉劾之員俱密填考語送部臣列定等次進呈　御覽即於部內存記檔案未奉行知是各該員之優劣其本人暗通屬皆不得與聞而各督撫所註考語既係密填密送無從彰露或仍有徇情任意之私亦未可定今雍正八年分恭值　大計之期所有黔屬各官除應附薦官二員不謹罷軟年老有疾才力不及等官十八員照例具本題達外其不入舉劾之員臣俱逐細密填考語送部應俟部臣列定等次進呈　御覽之後即詔吏將所定等次飭部開列行知以便與原註各該員考語一併印刷粘單通知各屬俾其彼此優劣相形尤易觀感興起且其中才具

操守互有短長使知一經考核悉達　天聽則才具政事雖優而操守平常者必知儆惕加勉或操守雖好而才具政事中平者亦必力圖振作並請　敕諭督撫等將此屆所定等次俟至下屆考核之期詳慎稽覈如有自恃優等怠惰前修者不妨降為劣等如有悛改舊習奮勵上進者不妨陞為優等逐一據實填明出具考語送部以聽部臣考查不得瞻徇失實如此課職程能似可推廣聖主策勵臣工核實吏治之道於萬一也

條陳兵部事宜疏　雍正九年　孫柱

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理兵部尚書印務加四級臣孫柱等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臣部一應事件動關攢要若或推諉因循不為嚴加懲戒恐相沿成習漸至弛緩日等敢為　皇上陳之

一各司案件例有專責胥吏以上皆有當盡之職乃有一種漏習或因案涉繁劇或因事稍勞苦遂巧為推卸諉之他司甚至推之別部往返遷延每至逾誤不思奉公盡職人臣定分乃敢有意推諉故為巧詐挾私誤公實干法紀除臣等嚴加戒飭外倘有漫不悛改仍蹈故轍者經臣等查出定行嚴參律以重法此等人員內即偶有微長可取然其存心若此適足誤公一經查明斷難寬貸

一凡外省暨各部咨行事件例皆按日登記然輕重緩急難以一律若不分別辦理轉至違誤除尋常事件仍按日料理外其捐關緊要者臣等親加詳查分別先後勒限催辦乃有故意推延或稱無例可查或稱舊案未得展轉推諉以至遲滯者不思

朝廷用人惟材原責以隨宜辦理若止據成例舊案只一書吏可查何須司員何須堂官即行參　奏照溺職例議處其別有徇私納賄等情者另行嚴參交送刑部按例定擬

一議敘之條上關　國典奉　命之日即應辦理乃至延遲經歲展轉支吾如一案議敘人員多至百十人其中止有一二人註冊未明遂行駁查甚且因一二字重複錯誤藉端駁詰延遲日久弊竇百出臣等嗣後請將議敘案件隨到隨辦即其中有一二人情事未明自當駁查不得因一二人以致稽遲　大典至於一二字之重複錯誤詳查原案自可分晰而不肖官吏往往藉此以便需索除臣等見行嚴禁改正外若仍有此等弊端臣等查明嚴參將該管官吏交部按律治罪

一軍功議敘尤關　大典介胄之士効命疆場非尋常勞績可比乃查以前敘功案內有力戰一次予一功牌立功數次亦止予一功牌臣等詰問該司稱係定例如此竊思軍陣之際功罪尤嚴若立功一次予一功牌立功數次亦止予一功牌是一經立功之人轉不得再與議敘之例甚非　國家勸功行賞之意雖係成例亦當更定況查例內所載一處立功只於一處議敘者蓋緣一處報捷該管將軍提督總兵官各造冊申報其所報雖各不同而其戰功原只一處是以例不得重敘非謂今日立功既經議敘明日立功便再不與議敘也臣等請查明前案盡予改正彙總奏　聞其不行詳查遽稱定例之該管各員臣等查明交部分別議處

一武職議處事非一例而於盜案疎防一項往往反覆駁詰如初參疎防之案則駁以或係疎防或別有隱匿及至該處查明以實無隱匿呈報則又稱確盜窩主未經刑部審定應俟結案後再議臣等查刑部盜案有遲至數年未結者若必俟結案後始為定議則應開復人員其中雖有可用之才該上司以參案未結例不得陞補而其應行議處者轉得將降級罰俸之處遷延歲月徒滋弊端於法無裨臣等請將疎防案件俱照該督所報即為定議仍將本案咨明刑部如審結後果有隱匿控報情由將該員仍照例議處其查報不實之各上司一並查明參　奏如此則事案隨到隨結既不至於壅滯而於律法亦無疎縱

一胥吏之設只令收送文薄以便查對此外原別無執掌

乃猶吏舞文種種作弊或將新到文卷故意延捱舊存案牘擅自隱匿在堂司官以為稍遲一二日偶遺一二件未必遽有大弊然推陞之案稍差一二日其得缺先後各異承審之案稍遺一二件其情罪輕重迥別小人玩法罪實難寬臣等請嚴為條禁新到文書遲誤一二日舊存案卷遺漏一二件者臣等量行懲戒其遲誤至五日以上遺漏至五件以上者臣等查明分別輕重俱以枝責完結若別有行私索詐刪改塗註暨將緊要事件違誤限期者臣等奏明拏交刑部嚴審照招揺撞腙重律定擬以上各款臣等因衙門公事起見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

報修滇省水利疏　雍正九年　鄂爾泰

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十二級紀錄二次臣鄂爾泰謹　奏為報明修浚海口大修陸河等事竊以籌水利莫急於滇而籌滇水利莫急於滇池土人名之為海周圍三百餘里環海之田資以灌溉號為膏腴者無慮數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所恃以宣洩者惟海口一河而兩岸犀山諸箐沙石俱下沖入河中填塞壅淤宣洩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歲修歲壅殊非長策臣委令糧儲水利道黃士傑親往查勘令將海口河道溯源窮流通一修浚務期利與害除毋為苟且補苴之計據黃士傑回報勘得海口一河南北兩面皆山俱有箐水入河每雨水暴漲沙石沖積而受水處河身平行易於壅淤行至平定哨一開水陡流急相度形勢諮詢輿情咸稱開南宜開于河引普安清水新村等閘諸水同至平定哨入河則泥沙石子不能停住復行至海口駕船稍視見有舊埂一條沉埋橫塞其中埂外龍王廟前有牛石灘又側而下有牛石洲俱阻擱出水詢諸土人此一灘一洲自古所有原未易修應將此一灘一洲並前一埂盡行究去則海口流通沿海田地自無淹沒之虞臣復博訪確查即分委記明等四州縣照議督修所用人夫即今四州縣發給口糧並鹽菜等項於是各州縣人民皆踴躍從事於雍正七八兩年農隙時興工所有海口河道洱宗等閘壅淤處所悉已疏濬老埂牛石灘牛石洲等處盡行究出悉已覓深平定哨閘南新開子河一道悉已修通復因普益舊河水陡流急阻回新河之水並新建偏水壩一座新河悉以暢流歸入大河又於海口外之石龍壩兩岸山脚俱新築堤埂保障河基悉已堅固所需物料併人夫口糧等項合計銀五千六百餘兩臣已設法辦理見今四州縣沿海沿河及近海口內外居民既免淹沒併涸出膏腴田畝甚廣至四境之內河道甚多條分派別各有源流查勘估報共銀一萬八百餘兩復委司道親勘確核無異應需銀兩已於查出各項田地變價銀內動用今及時辦料興工臣查海口陸河並各支河皆足以資灌溉而備蓄洩獨因淤塞日久開濬少難以致水不注海田僅通溝高地惟望雷鳴下區則憂雨積此稻糧豐歉之故實人民苦樂所關如果山澗以水水艮以山傑彼此相資互得其用或旱潦可為轉移荒瘠旱旋補救人力既盡天必垂憐此臣之所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務期通行成效勿敢怠忽勿敢遺忘者也惟是既興工作宜定章程庶可以經久而不致廢墜查雲南府原有水利同知昆明海並

陸河从各支河巡查濬修是其職分應請鑄給關防重其
考成昆陽川為昆明下游海口在焉距省百里同知難以
兼顧請於昆陽州添設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常川巡
察亦請鑄給關防以專責成通省各府州縣皆有水利原
無專員護卸因循託辭藉口若將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經
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溝渠
責令專理除雲南一府仍歸糧道管轄其餘各屬在迤東
者統歸迤東道管轄在迤西者統歸迤西道管轄仍令各
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詳明聽督撫二臣核酌勸懲
則不一二年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而克濟民生殊匪淺
鮮矣抑臣更有請者昆明之陸河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
三河所關尤鉅歲修銀兩不可不酌定查各項正款固不
應擅挪即各項盈餘亦未便濫費惟鹽道衙門歲有合撙

銀一千五六百兩不等並不在正項盈餘額外盈餘及各
項積餘之內而鹽道張無咎絲毫不隱請即以此項撥作
歲修之用撥餘銀兩統數積存以備大修之需似於水利
民生更有裨益矣

請補東省兵額疏　雍正九年　岳濬

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岳濬謹　奏為東省車兵懸額未補謹陳末議仰
懇　聖鑒事竊東省撫鎮各營於雍正七年五月內奉
　吉挑選車騎營兵二千名派往北路出師欽遵派往
在案伏查東省左控海疆右臨漕運路通九省水陸交衝
登萊兩鎮並無標馬步兵共一萬六千六百八十二名除
各員親丁名糧之外實在馬步兵共一萬五千二百六十
四名緣地方遼闊汛務殷繁各路散防僅供差撥派往北

路車兵二千名又經按營抽撥十分之內挑去一分有餘
是以汛廣兵單不敷差遣因查出征車兵各本名歲支糧
餉荷蒙　聖恩准其按季支領俾養贍家屬無憂內顧
臣仰體　皇仁豈敢輕議募補而行伍關係甚重又亟
需補足原額臣再四籌畫莫若將該兵子弟諭令各家報
明該管鎮將擇其壯幹者暫令頂補充伍俟大兵凱旋之
後本兵回營仍將前項暫充之子弟俟有開除名糧即准
拔補以示鼓勵既不繁另給錢糧又可以共資防護實為
一舉兩得倘該兵並無親子弟姪無可頂補可否念行伍
為重另募鄉農添補足額仍懇
　恩准另給步糧暫資
口食俟本兵歸伍停其支給即將新募之人與暫充之該
兵子弟一體候糧拔補雖增給糧餉所費稍多而兵額無
懸實於營伍地方大有裨益再查兩鎮兵丁俱係督臣營

轄且直隸河南山西各有車兵均未酌補非臣一隅之見
所敢臆論但臣身居東省目覩情形不敢不據實密陳上
瀆　宸聽倘臣言可採仰祈
　皇上特頒諭旨將東省原撥車兵分別充補以實營伍併懇免將臣撥發部不
使臣顧蹈越俎之愆益戴　聖恩於無既矣

景敘全滇水利情形疏　雍正十年　鄂爾泰

少保兼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加十二級紀錄二次臣鄂爾泰謹　奏為全滇水利已未興修蒙敘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雲南府屬嵩明州之陽林海又名嘉麗澤納龍巨南沖二河之水並受四面山河各水會聚成淀出河口入車箚江達金江因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喉每將海邊四十八村已成山畝半行淹沒甚為民患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改疏河道由丁家屯龍喜村開宂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舊兩河並瀉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澇而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墾成田隨委員會勘於是各

士民踴躍出夫資給口糧於雍正六年春報竣從此田畝歲收並涸出地田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地多海高地無水旱澇不均有需調劑復委員履勘所開河共五道一在城東北五里五百戶營之南開長約五里已通赤江一在城東三里龍王廟北舊多積水開長約四里亦瀉於赤江一在龍王廟南為北來犀水所會開瀉水河約十里水不為害一在城南二十里地名乾墩子緣地無水一望平衍棄為廢土於赤江邊決一水門開河一道引肥水灌田見已獲濟惟自江頭村起所開引河一道地形漸高水勢難上殊無益灌溉復議自胡家營北接舊河另開一道約長五六里甚有裨益見飭於農隙興工約明年春可竣又臨安府有瀘江一水來自石屏洲之異龍湖合塔衝象街二水及六河九泓皆會於瀘江以赴巖洞伏流十餘里

出迤州入盤江而洞口洞底石埂十三重阻水不能直瀉每遇夏秋暴雨幹滿四濱田廬淹沒經委前任知府張無咎鑿石疏河自瀘江至巖洞堤岸八百一十丈自塔衝二河至三河口堤岸四千三百七十五丈並造橋釘樁宂淺諸件一併築修見已有利無害禾稻倍收再府屬之建水州查自南莊十六營以下墮獅子口郭依村等八處田地甚多苦無活水但雨澤捎遲即秋成失望前任知州祝宏以附近南莊之李浩寨山腹中有過泉一道細流不息入地無踪前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老鼠窩知為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為鏜穴中水湧勢甚湍激隨復開溝導水儼成大渠並酌定規條令按次引灌而該地田畝皆賴以豐收府屬之阿迷州離城四百餘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不通舟楫該署州漆扶助遵撤疏濬自水泉下達州

城由祿豐縣直達盤江計三十二里免可行舟府屬之蒙自縣有縣壩一區圍繞城外平坦膏濕可成沃壤因淮溉無資遂棄為曠土查得城南學海據壩上流亦經淤塞若濬深數尺建閘築堤開溝引水即可以肥田該知縣王廷諍興修報竣又曲靖府屬之羅句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土成田緣羅川一河會羅句嵩明兩州之水每夏秋積雨一望汪洋加以馬龍州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沖激羅川之水逆流氾濫即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熬籌博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使羅川河順流直瀉必先使馬龍河不爭水道必須另開子河俾羅句嵩明之水皆得暢流並可免沖激不致氾濫經理任知州崔乃鏞查勘興工於雍正八年春報竣約可涸出田地二萬餘畝但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餘丈務須開鑿而施力殊難復議另濬

沙河十五里以收全功見委通來道屋維壘就近督修又
激江府城南之撫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
以受各山之水亦名為海由窪州入阿速注盤江會流以
達粵境每雨多水泛宣洩不及則附郭之河陽並江川窪
州三處利害共之惟海口一河尚堪疏洩明時曾建牛舌
梅子箐二壩攔雨山之沖激遇沙石之壅淤令石壩傾頹
更無可恃據該知州王鋐詳請興工隨發銀委辦計石工
一百七十六丈零首尾寬深堤壩堅固又增築通水壩六
墩以固石壩以滌岸沙河陽田新涸出三十餘畝舊田過
種見獲豐收又建雄府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堤積水
以資灌溉名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一遇亢旱浸
插並難諭該知州金鑑確勘詳覆其水來自北山龍王廟
及多蔽厥等處雨傍坡巖壁立四季泉源不竭會流箐口

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址天成蓄水成塘可灌數十里田
畝隨令築壩建閘工完報竣又東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
河道種稻田者無多餘年為荒土而城北漫海一區寬長
二十餘里地本肥饒因積水難消棄置已久自割滇黔經
發銀數千兩令前任知府黃士傑於雍正五年開河三道
一從馬五寨至魚洞二十里為左河一從瓦泥寨至水城
二十里為中河一從拖落村至魚洞二十里為右河建石
閘二座木橋四座水消田出業招民承墾又從馬鞍山開
河一道約長十里以濟漫海從梅子箐開河一道約長十
里會合中河及知府崔乃鏞接任加修旋據報竣其餘如
嵩明州之寬郎河效古曰足二里田畝同資灌溉固分水
不均里民爭控飭另開子河一道俾兩里均平宣威州舊
少水田僅資舂麥知州漆狄助於雙龍山泉會合處建石

永北府之羊保山宜建石壩順窪廝河之宜造鐵索橋皆
應乘時料理庶力少工多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

使客商實欲資糧運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飭修已由門
達州以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進船試行直至土黃
有旱路二站亦經置辦車牛並蓋搆店下船至剥隘則徑
達粤江因委被劾原任廣南府知府賈秉臣並未徹底開
通故雖勉强行舟河路尚屬危險見復委員確勘妥議增
修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商秉川由牛棚江達金沙江周
環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揖雖工程不易人力所能見妥
試用知縣以下趙世綸等備細估勘繪圖覆奏若得川粤
江河舟通滇會則片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利事矣

放陳慎刑二事疏　雍正十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
院掌院學士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分別監禁之例詳慎
引律之條以免濫禁以成信讞事竊惟　國家之設監獄

原以收禁重罪之人是以各省人犯罪重者收監罪輕者
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本人亦自知所犯甚輕無潛逃
私逸之事獨有刑部衙門過人旗部院步軍統領衙門以
及五城御史等交送人犯不論曾經奏　聞與否亦不
論事情之大小與犯罪之首從一經鎖送刑部而該部即
收入囹圄之中懸候質審以致獄卒之需索欺凌吏胥之
恐嚇詐騙備極困頓百弊叢生甚至有傾家殞斃者及至
定讞時而斬絞軍流重犯原無多人其餘不過徒杖笞責
之罪甚至有偶干連審係無辜應行釋放者如今年二
月間刑部清查案件省釋者二百餘人即此類也臣細求
其故　國家定例原不如是械固陋習相沿彼拘送之衙
門初不計其到部之苦而刑部官員又以寔嚴毋縱可告
無過逐至常行而不改也似應　特頒諭旨令九卿悉

心妥議凡衙門奏　聞交送刑部及自行拏送刑部之
人何等當收禁監獄何等當取保看守分別定例詳慎遵
行如此則濫禁之弊可除而於刑名不無裨益再者律例
之文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之時往往刪去前後文詞摘
中間數語即以所斷之罪承之甚至有求其仿佛而比照
定擬者此間避重就輕避輕就重司員之藉以營私吏書
之高下其手皆由此而起臣思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同
為法司衙門若刑部引例不確應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查
改正倘駁而不改即令題參如院寺扶同朦混或草率疎
忽別經發覺則將都察院大理寺官員一併加以處分如
此或亦清理刑名之一助也

請據備倉穀以利民生疏　雍正十年　鄂彌達

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敬請豫備倉穀以利民生事竊
照粤東濱海環山民稠土狹廣州省會及佛山龍江各市
鎮商賈雲集本地所產穀石豐歲僅敷民食不能應省鎮
商賈之需若遇捎歉則咸仰給於西省之穀而西省地廣
人稀穀石有餘亦惟販運東省可以銷售此兩省互為資
藉之勢第越疆行貨利在速售東省穀貴西販固可為利
若遇價賤東省商民又以西穀不如東穀肥滿而西穀有
難銷之患故東省穀賤則西客觀望不前東省又因西穀
不來即騾長價而東省亦時有缺穀之憂臣仰體我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悉心籌畫惟買備平糴雖後來西兩
省均有利焉查廣州省城上流一百二十里三水縣屬有
西南鎮乃西販聚集之所若於水次建造倉廒委員於價
值平賤西穀壅積時收買數十萬石貯倉遇西販少至即

開倉發糶州縣百姓既有糶三之倉穀接濟青黃省鎮商賈又有此備糶之穀石供其缺乏則價值必不至驟昂而販如有官倉收穀可隨到隨賣自必販運恐後且收於平賤之時糶於長價之日雖比市價稍平除去耗折亦必獲有盈餘矣此收穀銀兩原奏內江西省撥助粵東各府州豫備銀十萬兩應請暫借五萬兩以為收穀之資約分十年扣還庫項外所有盈餘一併買穀年年如是愈積愈多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至買糶事務查廣州府糧捕通判事稍簡堪委專管仍聽糧驛道盤查統轄交代奏銷悉照常平倉一例遵行管倉之驛丞就近兼理無庸添設應用斗級名數視廒座多寡酌定應需工食於裁官役食銀內動支俟糶出穀價盈餘銀內還項建倉工料委員確估統於

借支五萬兩銀內動用建造亦俟盈餘穀價分年扣抵所有收糶價值並實貯細數歲底造冊由糧驛道布政司核明轉繳撫臣覆核題報如此則東民無乏食之虞西穀無難銷之慮一轉移間於兩省民生均有利益矣

安插粵東窮民開墾疏雍正十年　鄂彌達

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安插窮民開墾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惟粵東地方山海交錯民俗刁悍貧苦者多所以小民惟利是圖每於封禁之礦山潛往偷究甚至販私盜竊毫無顧忌雖因習尚浇漓輕蹈法網亦由無田可耕無業可守遂致漸流為匪臣自抵粵以來恭奉到歷次

諭旨刊刻通示曉諭勸導一面嚴飭該地方文武官弁時加巡邏勿任礦徒聚夥偷究旋據各屬覆稱小民聞有

上諭欣喜觀聽感知感激

硐口無人偷究臣隨行查各屬礦土及實在無業窮民已據各屬報到二千餘戶正在商酌安插荷蒙　聖主垂念　欽差禮科給事中徐杞偕臣悉心辦理隨經科臣徐杞親歷山場遍行查勘各處礦硐皆屬封固硐口蔓草叢生並無偷究之事惟是無業窮民若不悉心調劑使其衣食有賴難保後來不踏故轍查慶府大官田地方新設鶴山一縣及附近恩平開平等縣見有荒地數萬畝以之開墾耕種安插貧民最為相宜臣上年曾委糧驛道陶正中料理新縣城工兼令查勘荒地鶴山縣境見據丈出荒地三萬三千餘畝查業戶耕地百畝須佃五人此可安集佃民一千六百餘戶恩平開平荒地甚多不止一二萬畝見今丈出五千餘畝尚未及四分之一因該處地廣人稀雖有藩庫墾荒銀兩莫肯赴領承墾臣等諭令有力商民招集惠潮等處貧民給以廬舍口糧工本每安插五家編甲入籍即給地百畝復念各佃遠來托居雖有可耕之業仍恐日後予奪憑由業戶不能相安應為從長計議凡業戶領田百畝各佃俱帶領地五畝與田主一例納糧永為該佃世業田主不得過問庶佃戶稍有餘資無偏枯之嘆亦可無逋租之虞今惠潮二府貧民就居鶴山耕種入籍者已有三百餘戶見在陸續依樓日益增聚兼聞先到之人安頓得所無不踴躍趨赴其各屬未報貧民亦必陸續報出容臣遍查高雷廉等各府州縣可墾荒地一併丈出次第設法安插使窮民皆有恒產足以資生不數年間野無曠土地無遺利全粵深山窮谷無復有失業游手之民風俗淳美夜戶不閉實於國課兩有裨益行見地方

皇清奏議卷三十一

酌籌長江水師營制疏　雍正十年　尹繼善

署理江南總督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尹繼善謹　奏為備陳長江情形酌籌水師營制仰祈　聖訓事竊惟長江跨連數省通湖達海最關緊要沿江上下水陸營汛星羅棋布規制基厰但立一營必得一營之實濟有一兵必收一兵之實用方為措置得宜緩急足恃臣荷蒙　聖主深恩著理總督印務懼職任之難盡恨營伍之廢弛數月以來竭力整頓設法稽察務期技藝純熟汛防嚴密以無負我　皇上教訓期望之至意而兩江水師情形多係有名無實臣遠心諮訪通身籌畫其中未安之處罣悉見所及有不敢不據實陳奏者京口為江淮鎖鑰南北咽喉將軍親標兩營駐劄府城俱係陸路江陰副將左右兩營雖係水師止守沿江汛地所有京口沙船五十六隻艌船三十二隻配捨八旗官兵乘坐操演實為江省水師之重鎮今查兩項戰船共水兵一千四百餘名却為將軍親標陸路兩營管轄陸路將弁既不熟諳水性且船隻水手駐劄之高子港去鎮城數十里不能兼顧除春秋兩操而外俱各游手好閒不但無人訓練亦且並無器械徒有兵名究無實濟此京口水師不妥之情形也江寧為省會重地襟帶長江居京口狼山上游從前並無水師雍正五年欽奉　諭旨令江寧駐防滿洲官兵學習水師部議於八旗滿洲蒙古馬兵內挑選一千名派協領四員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十二員撥京口將軍標沙船二十隻共水手三百餘名令江寧將軍督率每逢春秋二季操演八旗官兵實為有益但

教習水兵必得設有專員當日部議止令於鎮江千把內
揀選四員遇水操之時令其前往江窎分配旗員教習至
止操之時仍回原任無論暫時派撥之員並無責成難收
實效即鎮江千把亦不能教習水師而佐領等官不能熟
諳旗下事多不能在城外彈壓雖輪班照看並無專責至
今三百餘兵不但未置器械未習技藝且家眷仍在鎮江
高子港春秋臨時應差其餘之日多半來往京口而經管
旗員除捕盜舵工之外尚不能熟識一旦需用官兵俱不
聯合人船總不湊手此江窎水師不妥之情形也狼山為
長江尾閭大海門戶總兵親標三營有戰船二十二隻定
例春秋出洋操練江汛每月會哨通年以來狼山營伍疎
懈春秋不過駕沙虎船數隻每船配兵數名並不出至大
洋止於江口來往幾次草率塞責水面不能熟嫻焉能衝
風破浪至於江汛會哨虛應故事止以空文具報會與不
會漫無稽查更可異者趕繪大船原係出洋利器而竟泊
於狼山港內高擱沙灘從不出洋操練廢棄戰船虛糜糧
餉此狼山水師廢弛之情形也見在狼山營務已面交
署總兵王廷梅令其逐事詳稟徹底清查將船隻之安放
不妥者擇地位置水兵之漫無紀律者教以技藝並論以
會哨之法令其實力操演臣復派員前往監查務必力挽
積習實心整理外其京口將軍標水兵一千餘名若不另
行籌畫難收實用請將現在住高子港水兵一千四百餘
名另設水師都司一員千把各一員駐劄高子港專管船
隻督率水師並歸江陰水師副將兼轄除春秋與旗兵合
操外閒暇之時即教習藤牌挑刀各種技藝則駕船之水
手即精練之勁兵操船則馳縱江洋停操並可資防禦庶

無用者咸成有用矣江窎將軍船隻俱在江邊停泊其水
兵三百餘名因無棲身之所前將軍郭彌達曾經商酌臣
已撥與隙地似宜酌蓋營房將水手家眷搬至江窎以免
數百里往返奔走請另設水師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專司
其事仍歸將軍統轄其素日管理水師旗員仍令兼管除
配八旗官按期操演外平時責成守備看管船隻教習兵
丁技藝與西岸浦口營相為對峙再添吧唬船數隻以使
巡緝則城外江邊又有營頭防守實為嚴密抑臣更有請
者江窎京口旗下官兵雖一年兩次操演而此外總不駕
船終難熟諳以後京口江窎應每月各於佐領協領等官
內派出二員輪駕船隻酌帶兵丁巡查江面其狼山鎮標
除專管海汛之右營官弁每月駕船巡視海面外中左兩
營亦宜每月輪派將備駕沙唬船二隻於江面游巡如此
則水手得以熟習旗兵又可勤練而長江數千里形勢連
絡遠近聲援庶於武備少有裨益矣

請格外賑恤災黎疏　雍正十一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
院掌院學士臣張廷玉謹　奏為懇
廣　皇仁事我　皇上至仁如天自臨御以來旰食
宵衣勤求民隱欲使海內外無一夫不獲其所臣日侍
　彤墀知之更為親切本月十日蒙
　恩給假回籍舉
行先臣祀典由京師啟程經由北直州縣訪察地方情形
知秋成豐稔之處頗多惟近河低窪之地遭值水患仰蒙
　天恩賑濟窮黎得以存活黃童白叟無不感激涕零
但被水州縣輕重不同其中有偏重之處已歷數月積潦
未消難以佈種二麥失業之民竟有輕去其鄉覓食異地

者目前如此恐明歲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際閭閻自倍覺艱難倘蒙
古山東等處之例於明春例應停賑之後加賑兩月或四
十日再　救督臣河臣查該地方若有應修之工程酌
議舉行並將轉徙異鄉者給與口糧招致回籍如此則窮
民於領賑之外又傭工以餬其口一家老幼俱得養濟更
屬　聖主浩蕩之鴻施矣

謹籌便民買食之法疏　雍正十一年　郭彌達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郭彌達謹　奏為謹籌便益貧民買食之法仰冀
睿鑒事竊查米價騰貴皆由囤戶居奇彼等閒張米舖惟
利是圖往往揑作謠言增長米價或云風為旱兆或云雨
係水徵一日之間頻增價值一店長價諸店皆然名曰齊

行莫敢異議富民家有蓄積任其高抬於己無損惟手藝
貧民終日拮据不供口食羞肩挑負販為人傭工一日所
得無幾即遇官府有平糶倉穀不過一升半升日糴日食
而已無力多買又不能戶戶有碾米之具且以終日鹿鹿
並無餘暇故寧貴價向米舖糴米非不知官賣穀石價賤
不得已也若欲惠此貧民無如官開米局臣生長京師目
擊八旗自　皇上降旨設立米局以來歷年米價皆未
即貴總由米局價平故囤戶不能射利法良意美實可通
行伏念粵東省會之區貧民待哺尤衆奸民乘機射利往
往高價病民臣擬於粵東省城設立米局三處南門設一
米局動廣州府倉穀以該府倉大使管理東門設一米局
動番禺縣倉穀以該縣典史管理西門設一米局動南海
縣倉穀以該縣丞管理各局將日逐糶賣數目每
日招報各管府縣稽查該府縣十日一報司道存案仍令
糧驛道不時稽查察其米價則領定倉斗一兩一石永成
定例無減無增倘市價減至一兩以內仍聽民向各店買
食市價稍昂即照定價一兩糶賣其赴局零買者用銀用
錢聽隨民便仍不許買至一斗以外致啟販賣之端賣出
價銀則令隨便赴穀賤地方採買源源轉運夫價有定額
則胥吏無所容私局既常開則囤戶無能專利一切肩挑
負販傭工覓食之人三五零錢取攜皆使矣至各府郡城
即將府倉穀石碾米開局比照省局之例仍責令該管道

員稽查似亦可以一體通行伏祈　皇上睿鑒

備陳丹河疏濬之難疏　雍正十一年　史貽直

署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史貽直謹　奏為備陳河道疏濬之難仰祈
睿鑒事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准戶部咨湖廣督臣邁
柱奏請疏濬荊子閘至龍駒寨一帶河道經廷議交臣相
度情形乘此冬月之時估工動帑以垂久遠之計以紓轉
運之勞臣遵即檄委澄商道商州知州等前往龍駒寨荊
子閘一帶河道相視地形詳觀水勢勘丈灘口估計工程
隨據該道等繪圖繕冊詳覆前來臣細加查核只就見在
河身平淺之時量為疏濬計用夫匠三十五萬一千六百
九十工合動帑銀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三兩零臣仰體
皇上利濟民物之悃建萬世平成之績敢不悉心籌畫
以為一勞永逸之圖但河道實有難於疏濬之處敬為
皇上陳之伏查秦省商州所屬之龍駒寨至河南之荊
子閘中間一水名曰丹河商源秦嶺南瀉渤川夾乎兩山
之間乘其上流之勢紆回曲折經途有三百七十里之遥

湍激奔騰灘流有一百八十處之險無旁支以蓄洩無他道以疏通其最險者危磯陡削巨石星羅飛瀑狂瀾衝沙走礫工匠無駐足之地舟行無鏈鑿之方次險者水溜稍平而淤沙壅塞山根稍遠而亂石縱橫欲將淤沙挑穵則河流一線無隙地可以容沙欲將亂石搬移則壁立兩崖無平原可以疊石若聚沙於山脚則怒濤一刷沙仍壅滯於水中若積石於河干則高浪千層石復漂流於灘底況夏秋之間豫陝兩省農民均藉丹水灌田各處築堰蓄流涓滴不容滲漏唯餘中泓一線輓運實難至若積雨之後山水驟發田間各堰盡開百谷奔流頃刻水高丈許此時衝斷緯路人力難施徒步者尚褰足而不前操舟者益望洋而驚阻所以自古迄今丹河之水聽其自然設有輓運之事唯當隨時疏濬從無永遠通利之方在督臣邁柱此奏原為運道民生起見意非不善奈伊遠在楚轄未能洞悉其形勢臣身當職守豈敢置昧以經營訪之土人參之輿論皆曰天定無假人為臣何敢罔恤民勞虛靡國帑再查督臣邁柱所奏原為輓輸楚米起見但目前楚米水陸輓運均屬艱難曾經奏請停運並請於豫省之河南府及陝州沿河各屬積穀二三十萬石以為陝省源源接濟之用業經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是此後現有豫省積穀可以就近輓輸不必再運楚省之糧則疏濬此河尤屬可緩伏祈

皇上俯准停止興工則民力不致徒勞而國帑亦可節省矣

筹禁燒鍋疏　雍正十一年　史貽直

署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史貽直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承

皇上愛養黎元敦本重農之至意伏查燒鍋一項西北各省所在有之祇因小民圖利往往舍本逐末臣前歲莅任即檄行所屬地方各官不時查禁在案兩年以來各處燒鍋已減去十之七八臣思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燒鍋之禁民間每於麥收之後不以積貯為急矜貴糶麵而以晒麵為生涯所費之麥不可數計惟嚴禁造麵則燒鍋不禁而自止是惟對症之下仰見

皇上愛養黎元敦本重農之至意伏查燒鍋一項西北各省所在有之祇因小民圖利往往舍本逐末臣前歲莅任即檄行所屬地方各官不時查禁在案兩年以來各處燒鍋已減去十之七八臣思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燒鍋之禁民間每於麥收之後不以積貯為急矜貴糶麵而以晒麵為生涯所費之麥不可數計惟嚴禁造麵則燒鍋不禁而自止是惟對症之下仰見

皇上愛養黎元敦本重農之至意伏查燒鍋一項西北各省所在有之祇因小民圖利往往舍本逐末臣前歲莅任即檄行所屬地方各官不時查禁在案兩年以來各處燒鍋已減去十之七八臣思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燒鍋之禁民間每於麥收之後不以積貯為急矜貴糶麵而以晒麵為生涯所費之麥不可數計惟嚴禁造麵則燒鍋不禁而自止是惟對症之下仰見

皇上愛養黎元敦本重農之至意伏查燒鍋一項西北各省所在有之祇因小民圖利往往舍本逐末臣前歲莅任即檄行所屬地方各官不時查禁在案兩年以來各處燒鍋已減去十之七八臣思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燒鍋之禁民間每於麥收之後不以積貯為急矜貴糶麵而以晒麵為生涯所費之麥不可數計惟嚴禁造麵則燒鍋不禁而自止是惟對症之下仰見

請推廣免追兵餉之恩疏雍正十一年邁柱

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邁柱謹奏為請

吉事竊臣於上年八月即報中伏請　上諭閩北路所派四省綠旗官兵數年以來有陸續在軍前病故者今年七月間該管將弁始接到部文而各家口前所領月餉例應病故之日追出歸入截曠項內朕思國家養育兵丁加恩優渥而出征身故之兵丁尤朕所格外矜憫者其未奉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此時安有力量可以措辦交官此項月餉悉著加恩免其追還欽此仰見　皇上加恩於出征病故之兵丁至優且渥臣查楚兵赴陝出口以來亦有軍前病故者原營奉文開除已隔數月行追家口長支糧餉併追故丁名下豫借庫銀該家口俱以貧苦無依哀懇免追誠如　諭旨其未奉

文之前家口所領月餉無力措辦交官事同一轍但北路四省兵丁遇有軍前病故免追家口長支糧餉出自特恩未見部文通行臣下亦未敢援引然同一出征身亡之兵丁自當共霑　皇恩一例邀免今楚兵遇有軍營病故者議動司庫三分耗羨銀兩找給新兵家口併補還故丁之豫借庫銀咨明戶部允行在案臣轉思楚省如此辦理已經推廣　聖恩而別省尚有出征兵丁不知作何辦理仰懇　聖主洪慈再頒　諭旨宣示各省遇有出征兵丁在軍前病故者照北路四省及楚省見行之例將家口長支月餉併故丁豫借庫銀一概免追准動該省存公銀兩支給還項則　皇恩浩蕩無處不周矣

請加惠邊兵疏雍正十一年　劉於義

刑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奏為恩格外施仁加惠邊兵事臣蒙　皇上簡任陝西總督到陝以後仰體　皇上軫恤兵民至意時時留心訪察陝甘二省雖俱承辦軍需而總滙之區惟涼甘肅三處尤要查涼甘肅百姓有土地之家所收糧石草束年來價值昂貴頗可自給其無土地者運糧割草及傭覓傭工俱有脚價工價可以營生惟甘州提督所統及涼肅安西三鎮之兵甚覺貧苦蓋緣兵丁糧餉俱有定額往時糧一二兩一石者今價至十數兩是一日而食數日之糧矣往時料兩許一石草一二分一束者今價增數倍是一馬而食數馬料草矣即如肅州鎮守兵每名月餉九錢計日得銀纔有三分耳今肅州之束至十三四兩一石是其數日所得止可糴米二三合方且自給不贍而尚能養父母妻子乎所以肅州之兵有嚴寒而衣履破爛者瞥歲

而面帶饑色者此臣之所目覩近又得署甘提臣劉世明與臣書有馬匹則疲瘦殘瘸兵丁則鳩形鵠面之語以此而推則涼州安西亦可想見矣伏念我

皇上加恩兵丁至優至渥即如蔬免甘省銀糧草束恐折中定價不敷糴買加增糧料草束價值動費數十萬帑金此外別無再可施　恩之法臣日夜籌畫欲為兵丁久遠培植之計查見在童華開墾九家窰原報墾籽種一千石王全臣開墾瓜州原報墾籽種二千石臣又咨明孔毓璞將大灣小灣零星畸薄地畝今歲不必佈種使水全注瓜州將來瓜州開墾地畝必多此外倘有餘水得以灌溉地畝及他處或有可以開墾地畝肅州安西二鎮臣仰懇

　皇上各借給籽種五百石之價併製買牛隻農具之費臣約估每鎮須得銀六千兩令各鎮兵丁或伊弟男子姪耕種其銀

於本年冬季及甲寅年冬季分作兩次扣還嗣後於每年秋收之時即豫留下年籽種此外餘剩糧石責令鎮標中軍遊擊經管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以濟兵食耕種之後令總兵官時常覺察毋致荒廢至甘提涼鎮臣委員見在查勘荒地附來開墾之日亦照此例而行此外沿邊各營堡倘有兵丁欲墾地畝而無力者許營弁報明飭令地方官勘實取具各營官弁印結亦准借給牛種農具之資於秋成後分二季還官在國帑原屬無虧而邊兵永遠受利如此培養數年士飽馬騰加之慎選將弁整頓釐剔邊兵不畏霜雪習於勞苦風土諳熟忠勇可用此即我　皇上涼甘肅之長城不必調兵他省而臟除小醜綽綽有餘裕矣

一　請定保舉之責成疏　雍正十一年　索柱

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大理寺卿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加一級臣索柱謹　奏為請定保舉之責成以示鼓勵以收實效事我　皇上念切民依以實心行實政尤以得人為致治之要務每授一官必詳加簡閱量才補用而各省見出之缺時督撫等遴行題補蓋欲於所屬人員內舉其所知庶人缺相當實有裨益也為督撫者自無不仰體　聖心矢公矢慎以期無負信任之深恩臣愚以為由藩臬以及道員離督撫甚近猶易知其賢否至若府州以下等官去省較遠接見有期其居官之優劣得諸訪聞者已原未確又或因其一時一事之有合意指親友左右之俾說贊揚即深信而保題之更恐迎合請托諸弊叢生所以保題未久而參劾加之檢舉隨之者不少夫自保自參督撫中之公正者能之而地方已莫收得人之效若稍加姑息回護則民間之受累更多又何能仰答　皇上急欲得人之盛心耶請特頒　諭旨令督撫等或奉　旨題補或遵例保題悉照糾參屬員劾實列款之例保題道府各官取具兩司確結保州縣等官取具府道確結務將該員任內如何振興學校勸課農桑如何緝盜安民除奸去蠹如何清理錢糧積貯賑荒務舉一二端之優長悉載有徵驗之實事一併敘入本內具題不得以才堪肆應明敏練達年富力強熟悉風土等浮詞填寫考語所保之員或改操於後干犯嚴處而原結之款查有確據則出結各官得予免議如所結不實旋經發覺即按濫舉之例治罪其保過人員陞任內實能稱職著有猷守棠

恩議敘優陞者該部於議覆時查明原結之上司開
單一併進　呈候
　皇上睿鑒加恩如此則司道各官
更期汲引實才府州縣等官愈加勉求實蹟有地方之責
作親民之官急欲謁力奉行數事以獲陞用則地方已受
數事之益況保薦者不尚虛聲盡職者立有實效雖魯鈍
之才亦思奮勉鼓舞希圖上進於保舉之法或稍有益矣
　請設馬厰以裕邊防疏　雍正十二年　劉於義
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兼辦軍需事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請設馬厰以裕邊防事臣伏以　國家馬政為武備
之要連歲西路軍需調解馬匹陝甘兩省購覓甚難俱從
北路歸化城等處解送不惟糜費錢糧且長途遠涉難免
疲之瘦損之弊況語云地用莫如馬即將來大兵凱旋邊
防要區原宜多為蓄養以備應用考漢時廣置庶苑設立

牧師苑監分別河西六郡北魏時以河西為牧地滋息馬
二百餘萬匹唐時置八坊四十八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
畜馬七十餘萬匹是河西諸郡水草豐善原係前代畜產
馬匹之所臣留心體訪聞西寧擺羊戎地方可設牧厰隨
委原任西寧府知府黃澍前赴查勘黃澍稱擺羊戎周圍
約二百四五十里其間荒地甚多且饒水草可牧馬六七
十匹又肅州嘉峪關外之花海子湃帶湖一帶周圍約二
百餘里水草富餘至甘州之大草灘涼州之黃羊川水草
尤屬豐裕皆可設厰牧放臣請於羊擺戎花海子大草灘
黃羊川地方各設馬厰一處每厰且先採買騍馬一千匹
兒馬二百匹查兒騍馬西寧口外及陝甘內地尚易購覓
騍馬每匹約需價銀八兩兒馬每匹約需價銀十二兩即
可採買以為牧放孳生之用其擺羊戎馬厰即交西寧鎮
經理大草灘馬厰即交甘提標經理黃羊川馬厰即交涼
州鎮經理花海子湃帶湖馬厰雖係安西鎮所屬地方但
去安西甚遠離嘉峪關止二百里應就近交肅州鎮經理
令安西鎮防護每厰各派游擊一員總理其事其牧長牧
副即用本營千把牧丁即派本營兵丁亦毋庸額外多費
錢糧每年以孳生馬匹之多寡即定各提鎮之殿最如此
經理數年馬匹蕃息於邊疆防守永遠有益矣
　請粵東開鑄疏　雍正十二年　鄂彌達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鄂彌達謹　奏為祇承　聖謨敬陳開鑄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粵東界連數省一帆可通若得就近開鑄
不但本地錢文流通兼可資兩江三楚浙閩等省之用伏
思粵東開採之議屢奉　諭旨嚴禁礦口恭封臣職任
海疆自應杜漸防微況利弊相因豈容輕舉妄動但臣蒞
粵數載遍察情形熟思審計有可保其有益而無害者粵
東山多田少生齒日繁生計倍艱查惠潮肇韶等府礦產
甚多原係天生之寶以資民之生固宜應時變通以疏衆
貧之源若以人衆堪虞易聚難散恐滋生事端查粵省鐵
爐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開窑亦多傭工者不下數萬
人俱各相安無事粵東向稱多盜邇來仰賴
　天威前
此窠巢已成樂土民情漸知畏法苟得開礦營生方見踴
躍思赴各立家室實無他慮查滇南開採多年並無他患
湖南郴桂等處從前歷年開採粵西亦現在開採並無異
說且銅鉛金錫皆地氣凝成此衰彼旺彼衰此旺更遞開
之實可不匱不竭若以人多則穀價易昂試思以本地之
利養本地之民即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穀未開採之先

人不少而穀不加多既開採之後人不多而穀豈見少見在連年豐收穀價平減惟不令外省游手冒入充工固萬無人滿之患況本地居民各愛其生豈肯利歸他境更可不禁而自杜臣請酌量仿照各省開廠事宜就本省地方招殷實商民取具該地方官家道殷實印結令其自備資本開採專委廉正之員董理巡查其招募人夫各州縣官查出樸實窮民取具戶鄰保結編立保甲填明戶口住址連名互結併可察匪弭奸實有利而無弊如蒙　俞准就近開鑄則上裕國課下養窮黎流布錢文通濟鄰省莫有便於此者矣

敬籌要地倉貯以備民食疏　雍正十二年　鄂彌達

總督廣東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鄂彌達謹　奏為敬籌要地倉貯以備民食事竊粵東

瀕海環山土狹民稠臣籌通省情形如高雷廉三府產穀素多見又飭今地方官查荒開墾將來產穀必豐其廣肇南韶惠一帶歲有西穀源源接應復於西南建倉收買西穀積蓄饒裕足供緩急惟查潮州一郡人多田少該處穀石除供居民食用尚有閩省之漳州每歲來潮告糴舟揖絡繹小民止圖目前之利不思豫為蓋藏而閩粵均屬

朝廷赤子未便其過且有附近之南澳碣石亦時赴潮買運倘收成稍歉常平倉穀發糶不敷米價高昂緣潮地處極東即欲仰給西路素距廣肇遥遠難以日計接濟此潮州積貯宜為籌畫又瓊州一府孤懸海外為全省屏藩重地鎮協營寨棋置星羅生黎殷繁商賈雲集本地產穀不敷一年之食且年歲豐歉無常米價低昂難定而常平倉穀又止有此數平糶之後一遇歉收買補維艱該處兵民日食歲藉高雷販運以資接濟若商販少至轉輸不及一時騰踴殊覺窘迫此瓊州積貯宜為籌畫臣與撫臣再三斟酌潮州一郡議於所屬潮陽揭陽海陽三縣各建倉厫買穀積貯所需銀兩請於太平關稅借支銀五萬兩將二萬兩發交潮揭等縣地方官於秋收後陸續購買再將二萬兩委員賫赴西省採買運回尚餘銀一萬兩除倉厫工料買運腳價外餘銀仍酌量添買約計貯穀可近一十萬石其買回西穀道經廣州之西南如值春夏風雨不常即將穀石於西南倉內暫貯俟秋冬風信順利陸續運回各縣收貯自廣抵潮撥運亦易則該地穀價自可不致高昂即近而南澳碣石遠而閩省之漳州均可流通接濟至瓊州一郡民食待給於高雷兩府查歷來瓊商販穀赴雷者舟集徐聞海口赴高者船泊吳邑限門由海達瓊水道

不遠所有瓊州積貯穀石議於徐聞吳川二縣建倉併請借支關稅銀三萬兩分發高雷兩府各一萬五千兩轉發徐聞吳川二縣及附近各州縣於秋成陸續買穀存貯除去工料價費外可買穀六七萬石庶緩急有備運不難可以刻期接應以上潮瓊二府借支銀兩約分十年扣還原項新積穀石價帛發糶比市價稍平亦不獲有盈餘一併買穀愈積愈多於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飭文武互相稽察疏　雍正十二年　董芳

鎮守雲南臨元澂江等處地方總兵官臣董芳謹　奏為請飭文武互相稽察之例以靖邊境事竊惟雲貴川廣等省各種苗夷生長山陬罔知法紀惟賴文武各官加意安輯極力撫循庶無蠢動之虞乃地方文武往往為異類可欺科派擾累任意魚肉苗夷不通漢語無由控訴遂致忿

柾思變又邊方土目原非蠢類祸以隨師効力著有微勞給以土千把總職銜管理地方乃見其家道稍殷索詐無休倘不遂意凌辱不堪亦致激成釁端擁衆恃叛督撫提鎮遠隔省郡難以即知同城文武曲徇情面含糊隱諱所以不及早為撲滅蔓延漸廣殊費周章日伏思邊省苗疆與臺灣並重仰懇　皇上敕部定例凡屬雲貴川廣等省各種苗夷地方比照臺灣互相稽察之條一體通行飭遵則大小文武咸知警惕自必實力奉行邊疆可以永遠寧謐抑臣更有請者邊地山箐深密官兵出征勢必調用土弁以為嚮導其中誠實可用者雖或有之然亦止可令其隨營出力不可假以威權乃不肖之員每因道路崎嶇瘴癘侵染賊匪狡猾狂怯情形畏懼並不親身前往將剿賊辦糧重任專委土弁經理遂有一種惡弁乘機恣肆搶奪公行生殺任意且洩漏軍機賣放賊首樂於地方有事以遂其奸貪之計而軍前文武於賊人實在情形茫然不知祇得任其愚弄互相護庇蒙蔽其成功究經終年累月難以底定可否仰懇　聖慈亦令文武互相稽察告知督撫提鎮嚴查重處其有暗徇隱匿者一體議處實於邊疆軍務大有裨益矣

請禁上司勒薦私人疏　雍正十二年　勵宗萬

光祿寺少卿臣勵宗萬謹　奏為請禁上司勒薦幕客長隨之陋習以絕弊源事查各省督撫司道以至州縣衙門刑名錢穀事務殷繁勢不能不延請幕賓以資協助但其間往往上司有勒薦於下屬者臣思屬員一切事件皆須上司督查若既薦幕賓以為親信可託自必急於稽查繼且通同容隱況出衆之才十不得一設遇其人自必留以自助豈肯輕畀他人今既不自用而復薦之屬員則其中必別有隱情大約非故鄉親串即舊日知交在己身無以應其所求遂借下屬衙門以為周旋貧乏之地而下屬亦遂藉此為交結上司之端延至幕中以為有恃無恐一切任其主張而不肖之幕客儼然藉上司聲勢挾制把持主人墮其術中付之無可如何不敢過問又或上司之幕友援引朋儕分布各屬私相關說案規季規等弊若薦而不用者則凡遇案件刻意討求再三駁詰又或故為延擱動干違限處分屬員見事事隔礙不得不俯首聽從及既用其私人則辦理即有未協亦可將就通融且或代為更改刪供換詳等弊往往而有又有甚者則上下串通暗藏線索甚至出入往來毫無忌憚其弊莫可究詰至於長隨一項尤係微賤下流惟利是取罔知法紀滋弊更甚且以上司而勒薦家奴尤屬非體臣請　皇上特頒諭旨敕部定例嗣後如有上司勒薦幕賓長隨者一經發覺照例嚴加處分則上下關防嚴密屬員不致掣肘弊源絕而吏治於以肅清矣

請禁州縣徵糧之弊疏　雍正十二年　蔣炳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蔣炳謹　奏為備陳州縣徵糧三弊請　旨飭禁以厚民生事竊惟　皇上軫圖御極首以惠養黎元為務　賜復蠲租屬領　諭旨復豁免天下積欠錢糧浩蕩　皇恩固已普天共戴矣伏念　世宗憲皇帝十三載宵旰勤求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凡所以厚民生者事事舉行而於錢糧火耗尤屢　聖衷所以各直省酌定分數嚴立科條禁止州縣加增屢經奉有　明訓不啻三令五申乃有一等不肖州縣外雖不

敢明示加增而陰為朘削巧事誅求如開徵時每於花戶名下暗行飛洒增添分厘蓋田分九則起科原各不同而一戶應納之銀必有總吏攜書造冊而條編之數各年不同同從無一定花戶無從查考所以易於飛洒在每畝所加雖屬毫厘而合縣計之如江浙財賦重地即至盈千累百何莫非民脂民膏此官吏飛洒之弊皆由小民不知正賦定額之所致也至花戶納銀俱照部平加增火耗交納而州縣折封每借短平名色硃票空袋每兩填註輕平三四分不等任用心腹胥吏立押花戶添補又不發出原銀稱兌以致胥吏因緣為奸偷出折過空袋私用硃票開寫分數向花戶勒索花戶以無原銀可對若欲告理其費愈大只得隱忍添補其原袋隨即銷燬所以上司無從覺察在百姓於正賦之外多費一分即受一分之累在州縣每兩多取數分則積少成多動盈千百此空袋補平之弊皆由不發原銀稱兌之漸致也又花戶倾銷銀兩定例禁革官匠而各州縣中仍設立官匠串通胥役盤踞衙門左近凡花戶納銀若無官匠名字印記即不准投櫃又不容別鋪銀匠倾銷只得倩求官匠而各匠任意勒索包完出串每兩役漁六七分不等蓋書吏銀匠通同一氣而州縣官既貪其倾銷元寶可以剋和又希圖節省串費且官銀匠又暗有餽送彼此分肥遂違禁容隱以致小民受累此官匠刻剥小民之弊皆由不遵定例禁革之所致也以上三弊查直省州縣皆然而江浙為尤甚仰請　敕下該部通行直省督撫嚴飭州縣副後徵收錢糧每年照部頒定額由布政司核明刊示遍行曉諭使人人共知科則銀數將書吏飛洒之弊永行禁止其折封時照部平稱兌如果花戶短平即將原銀發出較準補足其不發原銀止將空袋押補之處永行禁止至花戶納銀不拘何處銀舖聽便倾銷止令銀化足紋扣抵其官匠勒索私用印記之處永行禁止該督撫等實力查察若州縣陽奉陰違即行嚴參治罪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

皇清奏議卷三十三　敬陳實政二事疏乾隆元年　允禧

宗人府左宗正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郡王臣允禧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請　聖裁事我　皇上膺圖御宇

宵旰勤求用人首重詳詳　訓諭惟期以朝皆俊乂野

無遺賢為殷殷凡在廷臣工理宜仰體　宸衷悉心察

核舉直錯枉實力奉行方盡厥職以臣愚見竊以為一在

保舉之宜慎也一在彈劾之宜實也敬為　皇上膚陳之

以祈　聖訓夫古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或以德進或

以事舉歷代皆然故薛包之舉以孝讓橫渠之舉以講學

陳平之舉以奇謀匡衡之舉以材智必在家實有善行之

可指而居官始吏治之有聞所謂考廷獻於家修之際也

今保舉之人雖未必有賄賂植黨之情而豈能盡以人事

君之義保舉者不過含糊數字之考語以為行實臣以為

各舉所知者謂知其人之行也某也孝必有負米養志之

可指某也廉必有瘝鹿懸魚之可錄某也文武兼資必上

馬舞稍下馬作露布某也理煩治劇必日發百函五官並

用雖全才難得實指其一二事之表見庶幾用仁去貪用

智去詐之一端也夫屬官之陞轉則以勤慎明白等字填

註為宜若不拘資格特保之人必圭璋特達之才方可勝

任而愉快豈含糊數字遂可盡其生平況孝廉方正之舉

已奉　旨詳烈實行今臣工特保之人恐未必盡出於

至公程功撻事之謂何臣以為保舉之宜慎者此也科道

乃朝廷之耳目風聞言事乃其所職大言入則望大利小

言入則望小利近日言官之章奏不過以閒雜無關之事

以塞其責彈劾者亦止拾摭細故以為能事一在畏葸一

在附和乃其人在位之時寒蟬不語及敗露之後交章彈

劾者往往而是臣以為苟其人不良不問高位下僚皆宜

劾奏如魏相之去副封呂誨之彈參政方稱鐵面今言官

舉動尚未免畏葸附和之見存於中殿中執法之謂何臣

以為彈劾之宜實者此也臣請

　　敕下在廷諸臣嗣後

特保之人必實指其行事即一二端之足取亦可備因材

器使之用不則未可使不拘資格之舉以之使奔競之路

也科道之官有聞即奏無避貴要凡督撫部院八旗大員

果有居心不良行事乖張者該管科道當日知而不言敗

露之後即責以徇庇之咎如此則賢才庶可登進貪士不

致竊位而　朝廷收用人之實效矣

　　謹陳鹽政變通事宜疏　乾隆元年　朱軾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朱軾謹　奏為謹陳鹽政

變通事宜以備　聖明採擇以期裕國通商便民事欽

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深恤民隱　寬大之詔屢下

衆凡錢糧課稅兵刑禮法之所在為臣下奉行之未當者

無不逐一釐正措施期於盡善固已四海共沐　恩膏

無不歡騰鼓舞矣惟是鹽政一事上關　國計下繫民生

向來各處俱定有規條而法久弊生每滋紛擾上屢

　聖懷有不得不急為講求補救者臣查出鹽之地有海有

池有井而各省鹽法辦理不同始或因地以制宜今當從

長而定議去其弊則利自興便於民始有補於國臣謹就

平日見聞之所及酌目前因革之所宜敬抒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行鹽地方宜酌量變通也查各省不皆產鹽所以必藉

商人行運但即以江南之鎮江等府而論與淮揚相去甚

近而向例必食浙鹽浙江路遠商運需費鹽價自貴而淮鹽洗近可得價亦甚賤捨賤買貴人情所難近日丹徒縣趵松捨閘一業所謂私鹽者蓋即淮揚之官鹽因其非浙商所賣之鹽即謂之私耳夫淮浙雖有不同以　國家視之食鹽無非赤子完課總歸正供此疆彼界有何區別徒以商引銷積之不均致使小民法網之不免自應令各督撫會同鹽臣酌變通如鎮江等府竟改行淮鹽其餘各省似此者甚多如河南上蔡等縣本有河東之鹽而必銷淮引湖廣巴東等縣逼近四川之界而必食淮鹽有一省而各府所食之鹽地方不同者有一府而各州縣所食之鹽地方不同者俱應就鹽地之遠近逐一查明盡為改易則一變通間於　國家既毫無所損而民之受福不少矣

一各州縣銷引宜通同計算也查商人行鹽各有地方州縣銷引原有定額是以舊例不許越界買賣但犬牙相錯之地有此縣莊村插入彼縣地界者就近買食官鹽即為犯禁查拏拘繫往往不免而本縣所設鹽店或遠在數十里之外小民食鹽無幾欲其捨隣近易買之鹽而遠求於數十里之外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況水陸之裝載有難易鹽斤之積貯有盈縮而價之高下因之若必拘定所屬地界甚為不便而愚民之易至於犯禁令也必矣夫額定之引目原量烟户之多寡此縣之民買食彼縣之鹽則彼縣之引必不足而此縣之引自有餘何不即以有餘之引補充不足之數合總計算自必有盈無虧臣請　敕下各處督撫鹽政諸臣酌量地界相連之處或一府或數州縣合為一局將所領鹽引通融行銷不拘商買分地無論州邑界限聽商民就便交易應引課民食兩有裨益

一竈户煎鹽宜令商人助其資本并酌定賣私治罪之例也查定例竈丁人等夾帶餘鹽出場及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乃近來拏獲私販止據現獲之人問理並不根究竈户不知私鹽皆竈户所鬻若使場竈間無私出之鹽奸徒何從興販故欲杜絶私梟必先清查場竈而欲絶場竈之私出又必先體恤其苦情凡竈户資本多稱貸於商人至買鹽給價則權衡于毋加倍扣除又勒令短價竈户獲利無多鹽復有餘且恃私鹽事發罪亦不及是以敢於售私實由鹽商驅之而該管官縱之也臣以為宜令商人認定竈户酌給資本使得及時煎晒雖遇陰雨連綿鹽斤不致缺少於商人亦大有益其價值於掣鹽時該管公同酌定盈有餘毋不足務使竈丁得沾利益庶日用有資而工本無缺然後嚴絶私售之弊而治之以法除老幼貧搶四十

斤以下許照例責給令鹽場大使驗明掛號准其出場並逐日報明分司此外人非老幼籍非本境鹽過四十斤以上者一概嚴行禁止煎出之鹽務令鹽商儘力多買或露積或貯倉大使逐一查明封識如有聽過商人偷運及違例賣與梟販等弊將竈户分別究治該管大使以縱容論罪再大使微員守法自愛者甚少應將分司承俾移駐場所責令監察如此則私弊可除竈丁亦不致受累矣

一附近出鹽地方鹽價宜減也查私鹽自三四百斤至千餘斤者皆大夥梟販運至遠處發脫此其窩頓有地出沒有時來踪去跡容易追尋且惟江岸河干船隻往來之地方文武官及水陸關口果能緝查嚴密奸徒自然銷阻惟四十斤以內不在禁例而五十斤至一二百斤者俱在近地百里之內售賣蓋遠則搭負非易工食費多得不償失

也貧鹽之家每習禁而買私鹽者不過以其價賤於官鹽耳與其嚴絜而滋擾不若平價以杜絕凡附近出鹽地方百里之內將官鹽價值減與私鹽之價相等則民間皆食官鹽私鹽不禁而自絕矣在商人於出鹽近地既少搬運盤駁之費鹽價自應酌減況食鹽地方遠涸此附近百里之內不過十百分之一何必定要昂價彼奸徒販私原圖厚利即照彼減價亦可償本究誅有餘何悍而不為耶一鹽引額設多餘之處宜行酌減也竊　國家体養生息天下戶口誠日加繁庶然民間食鹽以家計之豐嗇為多寡即猶豐之家見鹽價騰貴亦必加意節省鹽斤所銷究不能多乃數十年來引目之數或議加於司榷之員或請益於封疆之吏或據商人公呈或摭非姓情願時有增益究之頻年壅滯照數徹完者甚少似宜令各該督撫逐一

確查議減與其多餘而必欠存紙上之虛名何如減少而易完收久遠之實效至於鹽規一項立法之初本無此名色緣行鹽利息餘各處不免餽送遂爾相沿成例近因各官俱有養廉此項久經禁革間有存充公用者雖係商人情願急公但恐各官非皆潔己之員舊規既去或又巧為生發商人照舊餽送無非出之於鹽則無非出之於民並懇　皇上敕下直省嚴行申禁其存充公用者亦酌量減免以裕商力蓋懲商必先恤商恤商即所以恤民也

一商人宜加甄別並慎為選擇也查運鹽辦課有本有利必身家殷實之人始能承辦無誤且知自愛不致生事而各處引名俱向來預定有初本有餘而花銷賅落仍然為商者亦有豪強棍徒欺壓霸佔者又有私相售賣項名鑽充者或係赤手無籍之徒或係光棍不法之輩始則夾帶

營私繼且窮奢極欲誤引虧課諸弊叢生欺官累民無惡不作此皆商中敗類也宜令巡鹽等官嚴行稽查並著衆商從公舉首逐一甄別慎選老成富厚之人情願承充者吏立引名使之承辦仍不時教訓衆商嚴加管束務令謹身節用盡去從前積習勉為善類其子弟俊秀者設立義學延師教授如此則商賈亦敦善行而風俗歸淳厚矣

一鹽價宜公平酌量使商民兩無虧累也凡商賈貿易賤買貴賣無過鹽斤總緣裝運遠涉既多使費而鹽商靡費花銷又復不貲皆取給於鹽此鹽價之所以日益增貴也每見封疆大吏及巡鹽御史有庇護鹽商者任其高抬從不過問而操守廉潔之員不收餽遺又或刻意核減至於己極商人見定價太賤困而匿鹽閉市反致滋擾以為應隨時酌定中平價值使賈貴兩無虧累自然相安無事

又商人行鹽多存貯省會其各處行銷係本地小商領單轉販運往城郭市鎮會總之處開鋪發行其各鄉村小店又從城市販往僻壤遠運費亦遞增而經過地方盤驗掛號使用无多是以遠鄉鹽價較之發鹽之地往往加倍臣請　敕下督撫嚴行禁革如有借端需索詐販鹽之人據實控告審明題參計贓治罪再鹽從省會遞運斷無夾帶私鹽之事並飭免其盤驗以省守候之苦庶鄉村小販得沾微息而鹽價亦不致太貴矣

一荒僻鄉村宜擇良民領鹽零賣以便民食也查窮鄉僻壤難於銷鹽之處從無開設鹽店窮苦小民經年食淡或煎熬鹹土充食以致生病老人尤不能堪間有家道充足之人從城市多買數斤捎歸途遇巡兵盤詰詐往往不免請令有司於荒僻村莊擇一謹厚良民給以小票令其

領鹽零賣完繳價又發給如此則衰老窮民得以就近零星買食而於鹽斤之行銷亦不無少補矣

以上數條皆臣從前所經地方及近來察訪略知梗概者此外臣所未知及知而不能確信者不敢以入　皆也夫

國家度支經費所關甚大豈可輕為置議惟是弊不可不除而法不可不善必擇之上下而皆宜斯行之久遠而無弊臣仰體　聖意之憂勤敢獻芻蕘之末議伏乞

皇上睿鑒

請修建荊江岸疏　乾隆元年　史貽直

經筵講官户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兼理湖北巡撫事務臣史貽直謹　奏為江岸坍頽日甚會城民命攸關亟請修築以資捍衛事竊照武昌為楚江省會雄據江浙上游湖荊襄沅澧之通津處秦蜀滇黔之扼要岷江之水湍激東奔沔漢之川沸騰西滙大別山聳峙其北高羅峯屏列於南黃鵠磯之址橫決雕常白楊湖之波汎溢莫測沿城西南一帶適當二水之冲兩山之夾每遇暴漲勢若建瓴駭浪洪濤吞噬城堞摩稽古蹟唐宋既築長堤元明每加修治壘以巨石保以松杪錮以鐵汁鎮以鑄犀當年鹽艘俱泊武昌城南鮎魚口例係淮商按船帶石以資修補迨後鹽船移泊漢口遂弛輸石歲修之事年來日就頹圮向之高廣堅厚者今且坍陷傾廢矣小民無知每將坍圮土石乘間窃取日復月削習為故常目今沙土淤鬆狂瀾冲激每當西風波撼江漲迎天水勢直刷城根時虞浸溢臣檢查舊案從前督撫諸臣屢經商謀修築祇以工程浩大費用不貲旋估旋報由是坍圮塌陷之形日甚一日臣抵任後目擊沿江堤岸頹塌難堪若不及今修築

外不數之數再於來年動支公項銀一萬兩此後口岸傚收之銀除臣衙門一切公費外如有存剩亦可按年動支又臣標滿兵八十名向有南北兩省每年幫貼養贍銀三千八百四十兩今滿兵已經撤回荆州此項銀兩無須支給均可按年湊用足敷經費無庸議動正項至興修之期請限以三年分段次第修理其承修督修之各官臣逐一揀選務擇實心任事諳練工程之員分別委用緣係保護民生事理未敢因循延誤謹將江岸坍頽逼近城郭務宜及時修築情形恭摺陳奏伏祈

請修復浮橋疏　乾隆元年

皇上睿覽

吏部尚書署川陝總督兼理甘肅巡撫印務臣劉於義謹　奏為恭水衝決浮橋事臣查蘭州西門之外下臨黃河向有浮橋一座用船二十隻中空水道排列河中上用大

鐵索二條橫亘河面兩岸植列木樁牽挽鐵索將河中之船俱繫鐵索之上使不可動移又用竿大索數條植樁索纜以扣維護上架木梁鋪以木板旁設欄杆以通河西凡文報絡繹車馬往來商賈行旅無不由此實為河東河西咽喉要地雍正八年臣在蘭州時值春水驟發黃流湍急曾將河橋船隻全數衝失經前任同知梁德長竭力捐造復成今六月十四日大雨時行山水湧發各山木植順流而下又復將河橋衝失臣因相度地勢皆緣浮橋兩岸築有馬頭二座每座計長三丈五尺兩岸共長七丈插入河中以致河流東驟愈肆湍急又鐵索止長七十丈所立樁木即在馬頭之上不能堅固以致水急力猛鐵索脫樁隨船而去臣思自八年至今七年之中橋已再被漂毀實可不為久遠之計因檢蘭州志書見前明蘭州衛守備李進

改修河橋記云浮橋建於前明洪武壬子年用舟二十四艘後守備苗旺以造舟費大乃於兩岸樂出埠頭減其二舟止用舟二十有二埠頭水急舟常衝激流蕩其流者莫之能迎未免復有所造雖云省費而反重費勞人正統乙丑奏請退修埠頭增造二舟以復其舊於是河廣水緩而舟咸無衝激之虞有司免重造之勞恐後守此土者莫究其由復欲減造舟之費以蹈其弊故書於石以識之又臣差員細查馬頭十餘丈之上有二鐵柱其東柱上鐫洪武五年歲次壬子守除埋於土中者難於丈量外其高出土面者計長五尺八寸圍圓四尺九寸西柱上鐫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八月吉日總兵官衛國公建斯柱於浮橋之南繫鐵纜一百二十丈字除埋入土中者難於丈量外其高出土面者長九尺四寸圍圓四尺六寸臣又差員至河西勘東西亦植鐵柱一上鐫衛國公建斯柱於浮橋之北其餘文略相同除埋入土中者難於丈量外其高出土面者計長八尺五寸圍圓四尺五寸惟獨無西柱日檢臨洮府志云兩岸西北為鐵柱四各長二丈其後一柱落於河底唯鐵盤尚存今三柱堅緻雄壯屹然如故是浮橋原用二十四舟從前減去二舟梵出埠頭已有水急衝失之患今浮橋止用二十舟較之原製減去四舟是馬頭益出水益急宜乎屢屢衝失臣愚似應將馬頭每座減退三丈五尺仍請用船二十四隻庶河廣水緩怒濤不至衝激至鐵索原係一百二十丈今失去之鐵索止有七十丈並不繫於鐵柱之上其河應各添造五十丈共一百二十丈仍繫於鐵柱之上其河兩所少鐵柱一根用大木樁代之方可不致動搖古人成法具在自宜倣而行之但河橋枕銀原額每歲止解銀一百三兩八錢三分從前頗有盈餘橋即衝失管稅同知可以修造今河橋枕銀儘收儘解並無餘剩同知每年止有養廉銀八百兩力量不能捐賠臣查詢八年衝失之後除鐵索於硤中尋獲外造船鋪墊等費需銀二十九百餘兩現在已捐養廉銀一千兩布政司捐養廉銀一百兩共有銀一千六百兩其餘令同知馮慶曾設法捐造至拆去埠頭添造船四隻並鐵索二除各添五十丈共一百丈需用荒鐵一萬二十斤以及修改馬頭等費仰懇

皇上天恩可否准動公用銀兩作正項報銷庶倣照成法可為經久之計矣

請立蒂省勸懲之法疏　乾隆元年　吳應棻

兵部右侍郎臣吳應箕謹　奏為幕賓之個弊有妨吏治
請設法勸懲以杜朋欺以收才智事竊以賞罰者懲勸之
攸關榮辱者賢愚之同鶩名重於利則中材咸勵潔清罪
淳於財即下愚亦知顧忌惟有利無名得財不罪將中材
化為下愚下愚流為無忌禍而後已則令直省督撫司道
郡縣之幕賓是也夫督撫司道郡縣即有傑出之才不能
不待助於幕賓之人否則事務填委不能投權於吏胥不
止故幕賓之不可無者勢也然而幕賓之濫弊實甚當外
官溫任之始聘延幕賓高其聲價及其進署也才且賢者
助本官為公正為循良為廉幹固不乏人其次則依違曲
從苟且館餐本官之聲績考成一切不能為力又其甚者
作奸犯科串通閽節挾持長短在上司衙門者陰藉下屬
為奇貨在下屬衙門者俾揣上司為引援本官稍不覺察
即身受其累此輩則囊橐飽颺立身事外出一衙門又入
一衙門營巢之燕初無定主或賓主不和則在他官幕中
必盡力翻駁以快其憤或勘擬錯誤則在後任幕中必極
意文飾以怙其非近年來更有一種坐省幕賓在一二上
司衙門者為之主持引類散布郡縣綠索相通入其
彩者文書申詳曲為照應非其黨者吹毛求疵攻與駁詰
此風不息其貽害於吏治不小從前　世宗憲皇帝洞
燭其弊曾命督撫保奏幕賓以彰激勸後雖有一二保送
而行之未遍久而漸弛臣愚以為法本無弊其咎在人人
所難防宜濟以法督撫司道府縣官　皇上命之以牧
養斯民也而幕賓入佐督撫司道府縣官以牧斯民者也
官有賢否幕賓亦有優劣乃　皇上黜陟大吏矣大吏
之幕賓無與也大吏進退長令矣長令之幕賓無與也夫

資其才智以階勳庸與被其揣弄以罹貶斥而國家之刑
賞曾不及焉此若輩惟利是圖而視賓主如秦越也同命
曰臨簡乃僚其惟吉士是三代以前大官得自簡僚屬之
明驗漢有公府辟召外而守令皆得辟除其屬唐宋以來
亦多自辟幕僚臣請略仿漢唐宋遺意仰承　世宗憲
皇帝鼓勵人材之盛心而推廣之凡督撫衙門設七品幕
職二員兩司設八品記室二員以董其成皆報明吏部按
品按選府州縣設立一九品掾司皆令申明督撫或本人
有出身者計考與先用本官降革不准與考本官或以贓
酷敗露不能救正定議處分後官得辟留前任之幕賓陞
調亦可帶往他省如此則賢且才者知所鼓勵樂助本官
相與有成即中材以下亦畏罪不敢為奸夫胥吏之中尚
有人材經制考滿例得錄用何況幕賓半屬才智有餘諸

練明習與以進身即求才之路益廣不惟革弊且可以得
人矣

慎舉孝廉方正疏　乾隆元年

刑部左侍郎兼禮部侍郎事務臣勵宗萬謹　奏為請慎
孝廉方正之舉以取實行以重名器事伏讀雍正十三年
九月初三日　恩詔內開一款各府州縣衙各舉孝廉
方正朁　賜以六品頂帶榮身以備召用此誠我
皇上敦崇實行鼓勵勸興之盛意典至隆　恩至渥也
但　國家設此至隆之典以待實行之人必期所舉之得
人先須舉者之核實稍有冒濫即有屈抑惟慎重於其先
乃以杜奔競之漸更釐剔於其後乃以絕僥倖之心從前
選舉各官雖免公當未免衆議叢生所號為孝廉方正者
非鄉井有力之富豪即窓墨有名之學霸迨服官之後庸

者或以劣參黜者或以賦敗臣以為不核鄉評之實蹟無以得真才不嚴濫舉之處分無以絶奔競請嗣後凡府州縣衛保舉孝廉方正悉由該地方紳衿耆庶鄰右里黨合詞具呈該州縣正印官采訪公評詳稽事實其所舉或係生員許會同教官查核並聞造事實清册加具印甘各結備文申府由府而司由司而院遴加嚴核然後具題倘無堪舉之人寧缺無濫選舉人員赴部投到後請　敕下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驗看詢諸本人之同鄉參諸衆人之公論均無異議然後照所舉不實或被舉發或被題參除將本人作革追究外其濫行出結各官照濫舉匪人例分別治罪受財者以枉法論又或各衙門胥役借端需索致有力者通同扶捏無力者勒捐留難一經發覺照衙役犯贓例治罪該管上司失

於覺察者一併照例分別議處如此則進舉不致濫冒名器不得倖邀似於懲勸之道稍有裨益也

篤宗族以厚風俗疏乾隆元年　蔣炳

內陞監察御史在總理事務處行走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蔣炳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息爭之道不外孝弟照睦之風成於親睦經云一家仁一國興讓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良以人各有親人各有長由親長推之則人各有家族此親長之理可由一家而推及天下也從來人心風俗之間移自世家巨族為之倡而兼化之行又先自貴者始近世士大夫於宗族親黨固有好行其德者亦有自私自利者且有妻子廢聚肉而手足睽乾不繼者奴僕乘堅策肥而族黨凍餒不顧者更有起於寒微曾受族黨恢倫一朝得

志便思報復而攻訐訟牽過於仇讐者其子弟化之爭產競財互相控告視骨肉如路人等親黨於秦越以士大夫之家而尚如此又何以責細民之篤淩詬詐乎我　世宗憲皇帝因世風之日趨於薄也於張琪范瑤等之捐立公產周卹族人皆交部從優議敘以風示天下而士庶中猶有薄其宗黨未臻淳厚者則以有勸無懲而令典未彰也伏惟　皇上至孝至仁克明克類隆本支百世之誼篤行聿崇棣之情所以加　恩宗室優禮天潢者至周且渥雖堯之親睦九族無以加此伏見　詔諭事例給以六品頂帶倘公卿大夫下至武夫悍卒鄙夫愚婦莫不色慚神悚感奮涕泣可知孝弟之心人所同然一感發而丕應矣若由此而定以睦族勸懲之法則風俗之厚可易致者臣愚以為在位大臣官員以及世家巨族俱宜仰體

皇上之心以為心敦實行篤族誼各隨其力之所能以卹其宗黨若有能捐產入宗祠周族人者請令有司另列其田數於猪免其雜徭並交部議敘其士庶之家族姓在千丁以上許本族公舉誼厚者一人以為長訓迪族衆三年之內族人無干禮犯法涉訟公庭者州縣給匾獎勵若過荒歉之年凡族人有能周卹族衆不使流離失所者督撫酌其輕重或給匾獎勵或題請給以頂帶榮身如身膺祿仕特加擢賢欵歲宗族者督撫據實題奏輕則示罰重則削秩其身列學校者至歲考時許族人將實行具呈教官申送學臣學臣閱文而核其實為宗族所稱許者文雖遜亦得免下考為宗族所指斥者文雖優不得列上等於發榜內詳加分別列其實於下以愧恥之復誡勉之如此則有所勸以動其企慕之情復有所懲而去其浇漓之習卿大夫倡於

前士庶人興於後大吏有司實力訓勉勿等具文數年之後有不禮讓成風者未之有也且通計直省州縣雖大小之不同而一州縣中必有四五大姓或千餘丁或二三千丁此大姓之族必有醇謹者數人富厚者數家果能各卹其宗族互相勸勉資助則數大姓合族之人即無生事為非之輩不特平時獄訟爭鬬之事可少即遇水旱災荒之歲且能各為存養不至有流離失所之人於以仰副

皇上德意自可上追唐虞三代親睦之風以成熙皞之盛矣

請嚴藩臬等衙門積弊疏乾隆元年　夏之芳

協理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夏之芳謹

奏為請嚴藩臬等衙門積弊以清賄賂之源以釋州縣之累事臣竊查　國家計吏必大法然後小廉各直省州縣衙門如有犯贓不

法等事該管上司皆知嚴行審訊獨該上司衙門積弊甚於州縣而絕不究問在藩臬等官身為大吏或知守法奉公而衙門吏役盤踞勾通借端刁難百般需索歷來甚為滋累蓋州縣所辦事件殷繁與上司衙門胥役多有交涉一切案件無不需索規禮往往假公濟私借名批駁其在重大案情固為指駁有名即平常事件亦吹毛求疵再三駁詰借事生風恣意勒捐稍有不遂反以遲延違誤等情坐致州縣之罪藩臬道府衙門皆所不免而藩司衙門尤甚蓋藩司為一省之總滙更有錢糧關係凡關屬正雜錢糧徹解有費支領有費盤查有費奏銷有費以及各官俸薪各營兵餉各項開銷經費除扣平之外又須飯銀甚至並非關係錢糧而亦刁難需索不飽不休種種積弊難以枚舉更有累者州縣承辦事件該上司每不論事之鉅細即

差役守候一奉本官文票逢州過縣沿途求需而承辦之州縣接以賓禮重以錢物任意巧取與書吏素稟為奸無所不至該州縣既因案件在其掌握又恐有碍上司情面不得不吞聲隱忍設法給與因此不肖州縣官吏即借名上司衙門費用勒索民間重耗科派之弊往往由此而起臣愚以為欲杜州縣之贓私當嚴上司之苛累欲禁吏役之需索須嚴大僚之考成應請

嚴行禁飭仍不時嚴為訪查如有借端扯駁並刁難扣尅需索等弊即將該吏役捉拏究追仍將該管官照失察衙役犯贓等案內首出情節者除將該管上司官吏處分外督撫亦照徇庇例議處如此庶司道等衙門均知約束吏役不致縱隱作奸各該州縣得免額外之誅求案牘既不滋擾而科派胥役削之弊亦不致下累閭閻矣

請定試博學鴻詞之例疏乾隆元年　吳元安

巡視北城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吳元安謹

奏為請　敕定考試博學鴻詞之例以拔真才以光

盛典事欽惟我　皇上聰明天亶遜志時敏凡宣為綸綍著為令典者皆以聖賢之心為心而以聖賢之學為學乃猶旁求下問屢　諭各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延訪博學鴻詞速行保薦且於先行來京者月給廩餼以贍資斧此誠我　皇上培養人才有加無已之至意臣伏思博學鴻詞原非以記問誇多詞章競艷者也古聖心傳昭著於經歷朝政治臚列於史是經史者人品之模範即為學問之淵源必融會熟習於胸中自學為有用之學而言亦有用之言內外大臣果能真知灼見慎厥保薦斯可以稱得人之慶而備　廑問之選所以立賢無方內自

主事中書外自州縣佐貳以至青衿布衣之流試其文學最優者咸得通籍翰林諸書中秘與至隆也責慕重也臣竊思考試之法向例以詩賦論三題限以終日誠恐海邊敏捷各異其資在沉潛淹貫積學深思者或不足以盡其所長而纖才薄植工於摹擬者或轉得邀其倖試臣請　敕定首場試以經史發難論辨覘其抱負越日二場試以詩賦擬古應制覘其詞藻皆許自辰至酉夜則准其繼燭俾得大展生平所學以仰承　聖天子特達之知自有枕經葄史殫見洽聞者出而為　國家用如是則真才立見而爰爰者不得濫竽其列矣

請定工程以杜冒銷疏　乾隆元年　曹一士

工科給事中降二級留任臣曹一士謹　奏為工料之價值有定官吏之赶減無常請　旨敕下直省明刊成數懸示工所以杜冒銷事伏查雍正十三年刊有　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鉅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隨地度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頒刻通行期於價平貨善廉稱工食　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即子來以食力行見月要歲會弊絕風清矣乃臣自到任以來每日接讀本章及揭帖手本內有以浮冒劾參者有並無工料數目龍統開載致干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為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之冒銷易知名符部例之冒銷難測也何則各省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惟直省大員知之勘員亦知之即吏胥輩皆得與知之獨彼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懵然不知夫既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貶之就下工價之多者抑之就寡且曰　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侵漁之利入於私矣即如州縣凡有潘築必按圖甲赴夫票捉戳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盡堪餬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如是即則皆官吏隱秘成數以逞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為物當其值役儘其分　國家舉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為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且工程先經核減成數後不全給若大員毫無扣赶屬員何敢冒銷未可徒以事後一參姑塞其責也伏乞　皇上敕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需物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

滕備錄達部細數如堂宇之層間高廣船艦之濶狹淺深木石之長徑寬厚土方之段落丈尺磚瓦灰釘蓬索等之斤兩分寸船運車載夫摘等之里數僱費逐細開明分書其價並大工每日給銀若干小工每日給銀若干悉行刊刻榜文實貼各處工作埠地方多為印發以防遺漏俾公平正大之價值衆目共覩衆耳共聞少有伸縮出沒彼行戶工匠處處可以訪察人人得以指證雖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胆之途各懷口衆我寡之懼而貪者莫敢不一於廉矣安有龍統開報於事前侵冒追賠於事後者哉如此則價匠競奮工築堅牢不特慎持國計亦以保惠官民臣在工言工是否可採仰祈　睿覽

請禁燒鍋疏　乾隆二年

議政大臣兵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兼鑲黃旗滿洲都統管理內務府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遵　旨敬抒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惠愛黎元湛恩溥博固已無遠弗屆矣乃復念養民之道莫先於厚生耗穀之多常因於造酒　特頒諭旨令臣等將北五省私開燒鍋者如何治罪並官員如何嚴加處分之處即行定議具奏續經孫嘉淦請弛酒禁我　皇上好問好察資始資生虛懷之誠亘古未有臣伏思臣等從前所議但議以不宜嚴禁並未將嚴禁燒鍋徒滋紛擾無益於穀米之處明白具奏今伏讀　上諭禁止燒鍋一事爾等九卿兩議具奏其大指皆以燒鍋當禁朕前所降諭旨為是而孫嘉淦之言非矣且亦無庸朕之頒發是也何則此久經禁止而未閒之事復何庸更張耶朕以法久不行視為虛文故欲嚴禁以重穀而孫嘉淦則以為雖行嚴禁不能積穀而及於民間不無紛擾滋弊是兩說不可並行者也今觀王大臣所奏尚不無回護朕旨之處殊非朕虛衷求言期於利用厚生之意即如一議內稱燒酒之害最甚本宜嚴禁但加重本犯之罪條嚴定官吏之處分恐小民無知犯法吏胥緣以為奸於民情有所未便應照已行之成法為之懲治等語一議內稱燒鍋本犯仍照舊例治罪應將官員處分分別定例其業經成造之燒酒仍准其售賣等語據此則禁止仍屬虛文但嚴官吏之處分而本犯之治罪如舊則造酒之人既無所畏憚而官員或轉以干涉考成多方回護仍於禁約無益況造成之酒仍准售賣則奸民私造者皆以沽賣陳酒藉口遷延歲月雖禁猶不禁也何用王大臣之兩議為哉若能直指利弊或欲行嚴禁燒鍋則必詳議查察之法以為端本澄源之論若以為比戶搜查轉行滋擾則朕旨可以收回如此兩議朕自然就其中酌一是者而行之斷不固執己見也今兩議名為兩而實則一不過向來如是禁止今則添一官員處分耳試思於嚴禁燒鍋一節以裕米穀為有益乎為無益乎王大臣守　皇考簡用之人不得為是兩可遷就之論尚有詳酌事理或應行嚴禁或因時制宜必期於民生日用之間有利無弊斯稱朕咨訪之意其各抒己見或一議或兩議皆可欽此臣敢不分晰情事條達以聞伏念嚴禁燒酒法到今行如果民不滋擾而閭閻殺米漸次盈寧日積月累自登康阜此固急宜嚴加禁約以為端本澄源之政者也獨是奉行之下擾者日見其擾嚴者未見其嚴燒酒依然不斷而滋擾終無盡期臣請約略為我　皇上敬陳之夫燒鍋一事屢經嚴禁終未能禁止者雖因有司奉行不善其勢實有不能盡除其弊以絕其根也何則蓋私開燒鍋之利甚重而易售小民惟利是圖必以性命爭焉法令一出務須比戶搜查挨家盤詰鄉地鄰里每月取具甘結以為並無私燒之証雖如此嚴禁私燒之家反得借此倍獲重利而平民終日徒受官吏搜查盤詰之擾也緣私燒之家多係奸商富戶因其貲則交通胥役以為營運情有高糧曲庇之戶以為藏匿又不肖官吏所在容有或受苞苴而忘公或畏考成而曲護陽奉陰違明知故縱此所以滋弊而不能絕其根也設使廉吏不可

以千求良牧不可以朦混而胥役人等從無不貪財者奸商串挽分肥富戶勾通漁利一遇查拏之信則預為之密藏收藏代為之設法庶飾矣即云官吏胥役悉皆奉公守法而嚴禁之後燒酒價必騰貴逐雖刀者不但豪富夥為爭先即中商小賈亦相倣效且必多方潛匿售賣其弊暗滋而仍不能絕其根也至已經造成之燒酒不立限以期之則因循悠忽藉口遷延賣無了期立限以期之則地方有大小之不同出入有多寡之不一概立一限則涸而無紀勢不能行若分晰立限又必挨家逐戶細細盤詰搜查騷擾愈不可勝言矣造成之酒在限內則公然明賣在限外則暗地潛沽惟見繁擾而究不能絕其根也若謂嚴禁之法不論賣酒買酒人等悉嚴定以科罪官員重以處分以冀除絕私燒夫私燒之家治罪本不足惜但私買之人不可指屈有私買之人必不能無私燒之家有私燒之家定以罪條私買者脫然無累則法不均若竟將私買之人亦定以罪條則北五省犯酒禁之罪民居八九矣此又勢難科罪者也既難科罪則買者仍買賣者仍賣其弊日滋而終不能絕其根也試即以罪論原私燒之心經營貿易不過求利之意如私窄耕牛者然非同強盜光棍窮兇極惡有刦奪害人心者可比萬萬難以重罪科之也不以重罪科之則民鮮畏而多犯伊等罪不至刑辟故輒敢以身試之嘗者熙熙賢者攘攘蓋禁之而滋擾擾之而仍不能禁者也然使禁之雖不無滋擾而民間穀米終能充裕久而蓋藏自饒此又急宜嚴加禁約將本犯重以科罪官員重以處分即滋擾於一時猶可收億萬年豐亨之樂但嚴禁燒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民間常食之穀米實實不能

加多久久不能積裕其故何也蓋直隸山東等省以高粱豆皮穀殼米糠並棗柿菊苗皆可以造酒以大麥菀豆作麴蒸之而成並非泰稷菽粟民間常食之穀米禁燒酒之所積裕惟高粱大麥並豆皮米糠棗柿等項而已矣夫豆皮等類固為民間而不食者也至於高粱有粗細二種其種之細者較之他穀皮極厚質極粗舂之竟日尚難入口故富戶多食粳米老米資民多食菽米粟米即極貧之民情願日食粟米薄粥不肯日食高粱也舍作燒酒而外則以之喂騾馬牛而需其力以之飼雞鶩鴨而取其肥餘更無所用之至於大麥民於初熟時間或食之此後則糶賣以為日用之費亦非常食之穀米此二者蓄雖多無與於百姓饔餐之計裕之誠非急務臣思我　皇上嚴禁燒酒原欲使北五省救粟如水火也嚴禁而徒滋擾乎民無補於救嚴禁復何益耶況燒酒一經嚴禁民必多飲黃酒做者多則穀米愈加糜費而家無積粟飲者多則銀錢愈加銷耗而家無餘資嚴禁燒酒洵無益也誠諸酒皆能為害而燒酒倍之臣伏讀　上諭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為快無裨於喪祭資容老疾之用而適以啟讙譁鬬毆之媒　天語煌煌誠明燭萬里洞鑒人情也今夫士農工賈耽於酒者往往隨處皆然燒鍋仍仰遵定例照舊奉行各該地方官務須實心實力辦理因時視年歲之不齊因人情而區畫或時當誠飭或

時當勸諭隨地制宜期於妥洽俾民自知勉勵相與共遵
功令再販賣燒酒向來稅有定額夫既禁其私燒則
欲除其違禁之弊若從收其官稅似仍啟其違禁之端禁
止之令難以並行嗣後燒酒額稅並請停納臣恭逢我
皇上育物如天求言若渴諄諄垂諭詢及芻蕘又見今
日之民共遊於　兌天舜日之中含哺鼓腹相安於耕
田鑿井之下奏簫吹豳臣安得不敬抒管見上達　宸
聰倘荷　天心允若萬姓咸熙臣謹將嚴禁燒鍋徒滋
紛擾無益於穀米無裨於民生日用之處分晰情節明白
奏　聞是否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三老五更議　乾隆二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
院掌院事臣張廷玉為遵
旨議奏事臣伏思三老五

更之名始見於禮經蓋古養老尊賢之禮也考養老之禮
如王制內則所云則虞夏殷周皆然又云五帝憲三皇有
乞言則伏羲神農黃帝以來已然是其典為最古至所云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冕而總干是其禮為最隆我　皇上至道在躬式稽前
典以三老五更之禮下詢甚盛心也顧禮待人行事因時
起宜妄臆議以為未可舉行者約有數端蓋一　皇上至
德淵懷聖不自聖何難屈禮臣下但　天子有所施必
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袒而割牲者其始親袒衣割牲以
為俎食也執醬而饋者其繼執醬以饋熟也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者既食畢又親執酒以酳口且又端冕舞位而以
樂舞侑食也禮如是不已重乎古有斯禮而今未行似非
皇上殷殷復古之意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

此其難行一也漢宋均曰三老乃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
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各以一人為之所謂知天
地人之事者蓋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察人倫三者明一
亦難矣況兼之乎所謂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
德王故風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
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類此非洞
達天人之際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
天子隆以宥師之禮三公九卿皆在執事之列今此禮果
行必求其人以當之竊思致仕諸臣及現在居職者誰克
任之恐　皇上即下明詔而其人必悚惕憨惶而不敢
應此事之難行二也考漢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魏
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
時五更無人第未審諸公如前所述之三老五更果克副
其名而無愧乎圖橋觀聽漢明帝時極盛然先儒胡寅譏
桓榮僅能授經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故所
以輔翼其君者德業不過如是觀先儒之論是桓榮猶不
免譏評下此者何足以當鉅典三也三老五更之名雖見
於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然不言何代如以為虞夏殷
周皆然則二帝三王大經大法載於尚書何二典三謨不
見有老更之名如以為惟周有之則保傅養老見於司徒
獻鴟以養國老見於羅氏以財養死政之老見於司門三
百六十如是之詳且悉何亦不載有老更之名臣愚以為
養老之禮古時典制可稽至所謂三老五更者疑屬漢儒
附會此其事未可盡信四也是以唐宋至今已千餘載此
禮未曾舉行即本朝　世祖　聖祖　世宗皇帝
重道尊師明經造士事事度越前古而於老更之禮亦未

之及蓋以興至古而禮尤隆名實難副倘有幾微未稱不愜觀聽則必滋議論之端豈不褻　至尊而羞乎此事似應停止舉行不必　敕下廷議臣謹陳管見伏

惟　聖鑒

條奏行取人員疏乾隆二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酌量行取人員陞銓之例以免壅滯事查各省行取知縣定例單月主事缺出用行取知縣二人學習進士一人捐納一人分班輪用惟是主事一途候選候補及捐納即用者人數甚多行取保題各員於單月四缺之內輪用二缺勢必遲至數年之後始能用完未免守候需時先經臣部遵　旨議覆嗣後遇行取並督撫保題之知縣具題後照例以取之年將各省行文各該督撫仍留本任候陞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乾隆元年現在行取保題各員業經引見分派各部學習者共二十九員其餘未經到部各員現據該督撫給咨陸續到部將來輪班銓選一時未能得缺不無壅滯臣等伏思各省行取知縣原係資深俸久任內並無參罰事故者方准行取而在外保題各員又係各該督撫於所屬員內擇其才能出眾者秉公保題均屬現任論俸陞轉之員今既荷掌　聖恩令其分派各部主事上學習與現任司員一體食俸辦事若必待補用之後始得論其俸推陞恐一時難於得缺陞授無期似非鼓勵能員之意臣等公同酌議現今行取保舉知縣各員奉

旨分派額外主事上學習者照例遇輪班應選之時仍選用外其未經得缺之先亦應准其論俸俟得缺後接

算前俸與現任主事一體陞轉再此等人員久膺民社地方之責於外任自屬相宜今主事一項人多缺少銓補需時查在外同知知州原係知縣應陞之缺請嗣後過有揀選同知知州之處即於行取保舉人員內揀選帶領引

見恭候　簡用並行令各該督撫如有苗疆沿河沿海以衝繁疲難四項三項相兼在外題補之同知知州等缺該省一時未能得人准其奏聞請

各員內揀選帶領引　見補授俟行取保題各員內用完之後仍照臣部原議遵行

請復先儒從祀疏乾隆二年

兵部尚書臣甘汝來謹　奏為請復先儒從祀以崇正學以裨　聖化事竊表章先賢乃盛世崇儒之曠舉釐正祀典尤　聖王議禮之鴻模臣伏考元儒吳澄天資英異少

時即知用力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因而著書立說師表當世其自勵則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克己悔過矯輕譊情等銘其教學則有學統等篇又考正孝經校定易詩書春秋修正儀禮戴記各有纂言又校定皇極經世及老莊太元樂律等書皆所以啟大教之堂奧為後學之津梁者也至其德性純粹氣象春容言規行矩可法可傳施教成均則師道尊重進講經筵則誠意深摯普人謂其進學之勇見道之真周程張朱莫或過之非虛語也明宣德時禮部尚書胡濙等會議吳澄為元大儒有功名教詔准從祀殆將百年及嘉靖初輔臣張璁繆引謝鐸之議以澄生宋仕元遂黜其祀不知澄之在宋雖膺卿銜為未叨一命宋制鄉薦不第者仍充生員澄並未登第固依然韋布耳及天下歸元已久率土皆臣矣君相數聘不已乃猶

十召而不起甫進而旋退官止於師儒職專於文學出處之際卓然君子聰反以是帠貶之亦謬矣況元之大儒惟許衡與吳澄二人澄固宋之逸士衡亦金之遺老金之視元猶宋之視元也許衡仕元未有議之者獨苛於吳澄何耶非論之平也伏查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諭令廷臣釐正文廟祀典經九卿諸臣議准宜復祀者六人宜增祀者二十人考核精詳至公至當獨吳澄一人未經議及似屬遺漏臣蒙　皇上天恩畀充三禮館總裁伏見吳澄所著禮經諸書援據精切義理融貫闢俗學之淺陋發前賢所未發實能羽翼經傳昭示來茲按祀法有功於聖道者則祀之今澄著述之功彰彰具在未便置之不論茲欽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正禮明祀集道統之大成晰羣疑於千古此時若不亟請復祀則澄之真儒實學終湮沒而不彰矣合無仰請　敕下廷臣集議將吳澄仍准入祀廟廷不獨為先儒表揚遺徽將使正學日隆人心胥勸風聲所樹洵足開萬世太平之基矣

謹奏

直隸積貯疏　乾隆二年　李衛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衛謹　奏為積貯有關民生折收萬難並行據實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查常平捐監事例仍歸各省收捐本色有益儲備兼　皇上斷自宸衷令臣等督撫詳悉妥議直隸已於乾隆三年五月內經戶部覆准並令曉諭各屬生俊停止赴部捐納其近京居住之旗人亦准其在有產地方報捐在京會令於本年七月內又准戶部咨大學士會同議覆編修李錦條奏將直省士子仍准在戶部折銀收捐等因到臣伏思　聖主為民籌畫生計無不周至以本地捐輸之穀為本地賑恤之資理順情安千古不易凡歷代備荒之政積貯之善無加於茲令因士子下場之故仍許在部就近捐納固屬省便若專指隨任遊學似乎不礙全省既經通行臣何敢復生異議然隨任必須官員于弟遊學不過生員惟俊秀一項則人人得捐無法可稽矣且科場鉅典三年一次原非常有之事凡在京應試者止於前期一兩月內赴部投捐省歸原籍指運時日暫為變通尚屬可行若終年聽其折銀捐納誰肯在外買穀上倉竊恐外省從此徒有開捐之例實無益於積儲將使惠養生民之大計竟成有名無實之虛文敢不避嫌忌敢為我　皇上陳之竊以直隸為　肇畿重地與他省不同近山帶海人烟稠密其幅幀之廣州縣之多甲於天下而地土之高下亦不能齊如高田豐收則窪田必有水多之慮低窪大熟則平原必有少雨之虞求其高下處處成登十不得一更兼　皇恩廣沛稍有偏災即議蠲發賑糶濟兼施臣仰承　德音欲往他省採買或隣封藉稱價貴為辭不得已而請截漕又恐有妨於國用難以為繼目今各屬秋成在邇全靠常平倉可以收捐本色來穀藉紳士有餘之粟備窮黎性命之用如不加分晰與他省同聽其赴部折捐京師係直隸全省都會保定一府不過臣與兩司駐劄及存支錢糧解審刑名之地既准在部折收生俊自必就近為捷欲令其再赴各州外縣交納本色勢所不能將來外省或者尚有因價賤路遠願在本地收捐之人而直隸近京倉儲終於無補至於鄉試之年其外省在京者欲回本省未免長途往返有誤場期而此處乃通近京師之地即應試俾邇或因來經換照不使遷場何難

於一兩月之前先行彙報即有限期始來捐納者又何難
單行咨部俾得覩光今直隸未蒙與他省分別詳議實屬
勢所難行臣又何敢明知未便因前經諸臣議定奉有部
文遂緘默而不言坐視貽誤也伏願　皇上念畿輔為
首善之地原不同於他省積貯為生民之命捐輸更宜廣
備或仍照常平捐監事例將直隸一省停其赴部交納或
因旗人參佐領俱在京城上庫為便則令八旗仍在戶部
報捐或於本年場後停止部收每於大比之年准於場前
一二月內捐納如或因已經送臣議准通行不使屬為更
易則將直隸一省捐監事例停止俱照舊例在部交庫將
銀多寡按年給領設法採買以充倉儲庶惠民之政不致
有名無實而待澤之民皆得承沐　皇仁於億萬斯年
矣不然直隸一省既無願捐本色之人而部收銀兩又未

議及分發採買豈非臣身在地方不留心民瘼上負
聖恩於心何安祇緣事不得已焉敢更張自取其咎也伏
祈　皇上睿鑒

敬籌八旗生計疏　乾隆二年　舒赫德

監察御史兼軍機處行走臣舒赫德謹　奏為密陳愚慮
事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疎由近以及遠果能
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為八旗者　國家之根
本也我　皇上深見乎此體　列祖寵養旗人之聖
心有可利濟之處莫不舉舉而年於茲稗益多矣然以久
遠計之猶未見其可以無慮也蓋養人之道在乎因天地
自然之利而利之必使人自為養斯可以無不養如若按
人按戶給衣給食雖一州一縣尚不能偏沉八旗之衆乎

地土脈沃美地氣肥厚閒其閒曠處甚多概可開墾雖八
旗滿洲不可散在他方而於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
住且八旗之額兵將及十萬復有成丁閒散數萬老弱者
不在內若令分居三處不惟京城動旅原無單弱之虞而
根本重地更添強壯之卒事屬兩便由是合計京師及三
處地畝均勻攤給務使家有恒產人有恒心然後再教以
儉樸返其初風則根本綿固久遠可計矣但辦理事宜必
須預籌萬妥蓋安土重遷乃情理之固然而就易避難實
事勢之所有遷之之道必先料理於數年之前俟三處一
切之規模既定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窮者為
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明白曉諭厚加賞賜俾各欣然
就道不知有遷徙之苦方可不礙於事理以期收效於將
來若料理稍不合宜致有抑勒或有遺漏乃徒生一番擾

累轉偏旗人依戀之心更復何益之有是在　皇上採
派忠厚明幹之大臣於臨期悉心料理庶可使之無弊耳
至於預籌之道臣請
　皇上密飭三處將軍等令其踏
勘所屬地方其為可墾之處應得若干地畝可住若干兵
丁作何建造城堡房舍有無禽魚水泉之利逐一審度據
實具　奏俟准行之後廣募民人無論本地他省俱准擇
地開墾其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總在令其出力而不遠
行隄科俟地既熟果有收獲即動帑建造城堡以居民人
商賈該將軍量度情勢如為其人可以遷住之時即奏
　聞動帑酌定移住人數一面蓋造房屋分定區宇然後
自京派往俟到彼時即將所墾之地按戶攤給或即仍令
民人耕種捐年交租給與兵丁統於臨時妥協辦理則旗
人不過有一往之勞而較之在京已得世世之恒產矣更

祈　皇上仍照舊例開設公庫將各省稅務歸併旗員
並將旗地與民者照依條奏收贖給還本人其現存公
中收租每年散給窮人之地亦一併分賞無地之家臣請
以十年為期將前項事件次第舉行將見滿洲生計日增
一日仍復其初廉恥之風既振強幹之氣自生綱紀益張
根本益固然後更為固時制宜則久遠之謀更在於是矣
　　敬陳重農實政疏　乾隆二年　張允隨
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張允隨謹　奏為請酌定考課獎勸補助之規以
裨農政事竊惟足食為民生之本計教養為王政之先圖
我　皇上天錫智仁心殷胞與　特頒諭旨以教養
斯民為首務兩載以來　　給音速沛無時不軫念農功
興懷勤相晚諭督撫大吏講求水利而以農桑本務倡課

百姓為先至州縣之能勤民墾種者非有大過毋輕劾去
以期勸課有成大哉　王言誠二帝三王之用心而萬
世北民所永賴者也臣奉到　上諭悉心體貼除滇省
水利另摺奏　　聞外所有農政事宜固已周詳盡善非
臣庸陋之見可以上贊　高深但臣伏都　聖主敕
求本計之盛心至殷至切似覺尚有可以推廣善治者敬
為我　皇上陳之查勸課農桑固州縣之責而州縣政
務殷繁不能遍及是以部議飭照周禮遂地之制量設數
人以司董成誠農政之先務但思州縣牧令熟諳農功者
少似宜定為規條示以準的俾選擇之始既有以察其能
否考課之時亦有以驗其勤惰臣請定十則一曰筋力勤
健二曰婦子協力三曰耕牛肥壯四曰農器充銳五曰籽
種精良六曰相土揖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時九
曰糞壅寬餘十曰場圃深治以上十條以十得八九者為
上農酌量州縣土田之多寡村落之遠近即於上農之內
選擇老誠謹厚之人專司教導於井里之中晨夕聚處之
際勤者勸之益勤惰者勉之勿惰逐末者引之以務本游
手者教之以學稼不許干預他事各州縣猶察責以其時
蓋農人雖終歲勤動而其功力之齊則全在春耕夏種秋
收之日牧令政務雖繁而一歲之中要當竭此數旬之心
力以勸農事如每歲二三月間東作方興州縣親行履畝
一次則耕犁之勤惰可得大概矣四五月間插蒔方殷再
行履畝一次則栽種之勤惰可得大概矣九十月間稽事
告成再行履畝一次則農功之勤惰可得其全矣勤者獎
賞之惰者誡飭之老農教導無效者則另選以代之如州
縣奉行不力督撫司道府為之稽察而申飭之如此為牧

今者既克盡其勸課亦不致滋擾閭閻則用力少而收功溥矣其餘月日恰遇　訓旨凡值公事之暇即巡歷鄉村所至之處詢疾苦而課農桑獎善良而懲頑猾則上下之情通而捷撕易入不難合四境如一室矣至部議所定量加獎賞之例固所以答老農教導之勞而鼓衆農力作之氣但查州縣既多老農亦衆若動邀賞給則　國家經費有定若僅地方官捐給則牧令中急公之員固不乏人而庸謹者不無苟簡從事則獎賞之典將成具文又當斟酌一法以為風勵斯民之具伏查送師之制重於成周力田之科隆於漢代而　國家現行鄉飲酒之禮凡鄉民之年高而淳謹者得推為介賓民間深以為榮今老農雖未足與於此選然果能率民以服先疇若有成效亦有司所當禮貌者也臣請略倣其意於每歲秋成之後州縣查其所管鄉村如果地闢民勤穀豐物阜則為之備花紅酒醴設席公所進而觴之併用鼓樂導之以出使耕耨之傍見農民之細而長吏親為優禮其觀感興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矣至於花紅酒醴需費無多准各州縣將所用銀兩詳報督撫核實於藩庫公項下支給報銷至於貧之之民免舁之世所不能無故先王有省耕省斂之典即有補不足助不給之思倘課農之法既備勸農之典復隆而工本艱難自當酌量借給籽種俾今及時栽種查各屬社倉穀石原係春借秋還而常平倉穀每年出陳易新亦得詳明動借然皆於青黃不接之時以之接濟民食安能復作籽種臣查社倉係社長經理出入例應加息還倉應聽民間自行借給外請將常平倉穀於出陳易新之外另立借給籽種名目在存七數內再行酌借一二分俾民間共知其

為作種之項令州縣官春夏巡行畝畝之時查係實在無種窮民擇合內堪為籽種之新穀酌動借給令其作種其力稍能自備及吏胥皂役人等不得挾嫌滋事惠仍將借給數目造報備案秋成照數還倉照例不許加息其或偶有水旱不孚緩至次年交倉一轉移間而貧民既得乘時佈種復得免重利借貸之苦咸受　聖天子哀成輔相之惟澤於無窮矣

請詳慎賣錢之法　乾隆二年

禮科給事中加二級臣田懋謹　奏為急請詳慎賣錢之法以重國政以廣　皇仁事臣竊見京城錢價騰貴上屢　天懷臣日夜思維計惟有將戶工二部所餘之錢文發出變賣則錢之來路既廣其價必平然思之再四而不敢遽陳者誠以有一利即有一弊不能得賣錢之良法也今見戶部會同提督衙門奏稱工部現有餘錢八萬串請於京城內外開設官錢局十處令各部派員管理每局應發錢文即於前項庫貯餘錢內酌量陸續支領再於京城內外當鋪贖當錢文令各官局將兌收銀兩酌量各當鋪存貯錢文之多寡照依市價公平易出以為官局輪轉之資將來交春之際各當鋪須用錢文仍許該商向各官局兌換錢文以作資本試行數月若無成效奏　聞停止等因奉　旨依議速行臣復何敢置論獨是日見其所議甚為未協是以不得不急為奏

聞也夫既立官局則必定以官價而官價必較賤於市價官價既賤而不平其市價則趨之者必衆趨之者衆則其中奸商借此圖積或於官局賤買私局貴賣一舉步之勞而數倍其利是小民之受福有限而奸商之抬價勒索且日甚一日臣恐

八萬串之官錢不十日將淨盡也雖其中定之以例使換錢者銀不得過幾兩脫一日之內而一人數至焉則又當何以處此哉且賣錢非必若賣米之易也堂堂　聖朝之多官坐於茅簷之下與小民較銀色之高低戥頭之輕重於　國體亦為玩褻至所耗官局與當鋪交易尤為未妥彼誠以當鋪為奸商囤積耶則當查其囤積繩之以法若以為非奸商囤積則既能酌量當鋪存錢之多寡令官局以銀公平易出何難量其存錢之多寡而使之公平自售也且照市價向當鋪買出而於官局賤賣之是糜費者國帑而獲利者當商也夫費帑而有益於民雖百萬之多　皇上亦所不惜若此則非徒無益而云試行數月無效停止不幾以政事為兒戲耶總之欲令錢賤必先令錢多欲令錢多誠莫若將戶工二部之餘錢發出而官錢既

發必酌定一賣錢之良法乃可經久而無弊以臣愚見以為不必設立官局竟將工部餘錢若干俱發與順天府五城衙門議定官價每銀一兩錢若干文仍令經紀鋪戶領買按京城錢鋪之多寡每日約計每鋪買錢若干串因照官價竟平其市價為之酌留餘利則商民兩便錢自流通矣夫市價不可平也何以言平不知錢乃　國寶每月鼓鑄皆有定額非若布帛之有多寡米粟之有豐歉也而經紀鋪戶之賣錢又非有服牛乘馬耕織力作之苦也以國家有定之錢文立京城一定之價值且又為經紀鋪戶留以餘利何為不可平將見價值一定則奸商遲賣早賣取利皆一而囤積之弊自除如此而嚴禁各門不許錢往他販不亦可乎臣愚陋冒昧之見未敢即以為是此臣之所以欲陳而不敢遽陳者也

兵科掌印給事中臣畢誼謹　奏竊臣猥以空疎備員給諫　聖明在上圖治方殷臣日夜思竭以仰答　聖主求言之誠下盡人臣補袞之義而學識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其薄物細故則又不敢苟為撫拾煩瀆宸衷謹就心得之愚一效芻蕘之獻竊惟聖王之治皆本於心而聖王之心必求諸道道本無窮是惟充之以學問則日進學亦無窮惟持之以不息則日純三代之治婉美唐虞賢聖之君靡不由學蓋治得其本故化極其神而事本至庸則人每易忽是以秦漢而降世變風移儒者則區文章經濟為兩途人主則視天德王道為二事但務求治而不言向學不知詣未深乎原本則政多苟且以自安志不期於化神則功以小成而自足治不古若職此之

由伏惟　皇上躬臨堯舜實備生安懋學過於儒生　宸章盈於冊府清心兼道以為化原三代以還未嘗有也夫何咕嗶之迂疎足補　高深於　御非若青宮無事之年卷帙至繁豈有秘殿繕書之暇切思一日之間延接臣下之時多晤對聖賢之時少兵刑錢穀所以紛　睿慮者多往行前言所以益聖心者少則功憂間績即治恐純疵且夫社稷民人何者非學而聖德大業成備於書若欲希美於聖神固必借資於典籍即思收效於廣聽亦當參考於陳編臣愚欲乞　特飭史臣取經史諸書及古來奏議不論卷帙亦毋拘忌諱日旅以人繕寫數幅依時進呈伏乞　聽政之餘必賜披覽幸以為常更不間斷昔千秋金鑑唐臣以之稱勝陸贄奏書宋臣以之進御凡皆欲弼成君德是以借助前言然足借

乙夜之覽觀未必免深宮之作輟如臣所論每日奏進不異披覽章疏無記誦之迹棄膚之煩然而是非得失之林治亂興亡之故苟一經乎

日就月將固必見日起有功之象即習見舊聞亦足收溫故知新之盛以臣愚陋退食之餘偶一展卷猶必有所感

簡況　皇上乘上聖之資懋日新之學則所以發聖性之高明致治功於堯舜者理有可必效亦不遠也

請嚴出繼丁憂之例疏乾隆二年　胡瀚

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臣胡瀚謹　奏為請嚴出繼子回

籍治喪之例以隆孝治事竊照敦倫重本為風化所宜先

移孝作忠乃子臣之大義今人子於本生父母服滿三年及

出繼降服為期者蓋限於家無二尊之分實與祖父母伯

叔兄弟期服輕重迥別查定例內外官員為人後者遇本

生父母亡故例不丁憂自願回籍治喪者京員具呈到部

外官督撫代題俱照例題給假限滿起文送部補用等語

又例開文武生員舉貢監生過本生父母之喪期年內不

許應歲科兩考及鄉會試童生亦不許應府州縣院試其

隱匿不報滕混干進者發覺照匿喪例治罪等語是未經

服官之舉貢監生童於本生父母身故尚不許違例應試

況身居民上豈容貪祿忘親乃直省官員有出繼而聞本

生父母之喪情實迫切願回籍治喪者亦有聞之漠然以

出繼不丁憂為幸者為人後而於本生父母既歿之時毫

無哀痛之情安然服官懋職不孝於親安望其忠於國總

以例載自願回籍治喪並非必令其回籍故有治喪不治

喪之異臣請嗣後凡有為人後而聞本生父母之喪者不

論內外大小官員概令呈明該管衙門題請回籍以盡喪

禮期年服滿起文赴部補用以昭畫一如有匿喪不報以

及無喪詐稱有喪舊喪詐稱新喪規避者請照律例分別

治罪庶得矣其盡哀盡禮之誠以仰副我　皇上孝治

天下之盛心矣

敬陳教民實政疏乾隆二年　凌如煥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凌如煥謹　奏為敬抒一得之

愚仰祈　睿鑒事伏讀本年七月十六日　上諭朕

覽法司本章各省命案大率關毆居多甚至挾持兇器互

相殺傷者小民愚昧無知不忍一朝之忿遂致罹於重辟

後雖追悔亦已無及深可憫惻夫貪生惡死人之常情即

下愚編氓亦斷無不愛惜身命之理總因平日不知法律

而地方有司又且不能時時化導勸其從善去惡之天良

申以嚴法飭令之憲典無怪乎編氓之日蹈法網而不能

止也嗣後直省督撫督率有司必多方宣諭實力勸勉務

使閭閻咸知法紀顧惜身家以遠於罪戾則教化行而刑

罰可省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欽恤生民精思馭吏務

省刑而行敷教誠正本清源之盛治也臣數年以來於民

情吏治稍有見聞竊以為今風俗猶未能正教化猶未洽

者其弊有三在民者一在官者二敬臚列為　皇上陳

之

一各州縣游情之民猶散處鄉城宜亟為整理也凡民之

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然後知愛其身家而教化易入所

最難佈置者游情之民耳幼不習詩書長不勤手足不習

詩書則不明理法不勤手足則不免饑寒當其游惰之時

尚未至有殺人為盜之事而賭博出其中酗酒出其中頑

童娼妓出其中命盜之基實由於此近奉　皇上諭旨

今州縣官於公事之暇各巡歷鄉村詢民疾苦宣布教化
太哉　王言此親民之隆規良吏之法守也臣查直隸
各省現在舉行保甲每十戶聯為一甲將某里某甲某人
姓名生業悉記冊籍縣掛門牌為州縣者按甲稽察即可
知一邑之中讀書者若干人力田者若干人為工商者若
干人其不列四民之內而習游惰者若干人初無難查核
也請嗣後州縣官巡歷鄉村時每至村鎮會集之所即令
保甲傳齊附近游惰之民面加訓誡諭以圖謀生計愛惜
身家其間有本無恒產流為游惰者如係老幼廢疾應照
例給發孤貧口糧安於養濟院內至若強壯之民雖無田
畴當勸諭為佃戶雖無店業當勸諭為傭工使之馴其性
情勤其肢體則族黨鄉鄰亦斷無始終棄置之而不相容
良規又不廢而自廢矣臣請嗣後直隸州縣設立約正值
月等擇生員中材品優長者使充其任量其廉俸甚盛典也其時言利之臣
乃謂約正值月情願贊教不需廉餼一辭而約正值月之
書紛煩不能專力教化令添設約正值月等擇生員中材
可知凡事之失實欽惟　世宗憲皇帝厘念州縣官等
事而督撫開列在前條亦不過遵循舊文即此一事奉行
事畢而散其荷鋤負耒之夫閒閑貿易之子並未有一人
含其本業前來聽講者間或有行路之人駐足觀聽又於
　聖言之精義未能入耳會心在州縣原不過奉行故
講　上諭一事督撫為舉屬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
下州縣皆不過於朔望擇近便之地齊集紳衿約保及隨
從衙役人等抹出　上諭十六道遵照原文口誦數件

猶易隨時覺察一體撫循向來雖情頑實因目不睹官長
之面耳不聞官長之言習於放廢改過無由一旦民之父
母代謀其生計代恤其身家未有不翻然悔懍然覺者倘
或下愚不移則董戒以威之鞭撻以辱之亦不待其有毀
人犯盜之罪然後委之為無可如何也如此則各州縣游
惰之民可漸次消除而教化流行矣
一有司奉行教民宜務其實不當飾其文也　朝廷敷
布政教全賴州縣奉行今之州縣問其錢糧無不知之以
做化錢糧有火耗之利益耳問其刑名間亦知之以
欽部案件有遲誤之處分耳至其視教化之通塞既無利
於身家復無碍於功名則漠然無復留意者十居八九矣
臣常見通行部文不過照抄原稿出示一道粘貼街衢街
門即以塞奉行之責鄉城百姓尚未能周知也如見在宣
講　上諭一事督撫為舉屬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
下州縣皆不過於朔望擇近便之地齊集紳衿約保及隨
從衙役人等抹出　上諭十六道遵照原文口誦數件
事畢而散其荷鋤負耒之夫閒閑貿易之子並未有一人
含其本業前來聽講者間或有行路之人駐足觀聽又於
　聖言之精義未能入耳會心在州縣原不過奉行故
事而督撫開列在前條亦不過遵循舊文即此一事奉行
可知凡事之失實欽惟　世宗憲皇帝厘念州縣官等
書紛煩不能專力教化令添設約正值月等擇生員中材
品優長者使充其任量其廉俸甚盛典也其時言利之臣
乃謂約正值月情願贊教不需廉餼一辭而約正值月之
良規又不廢而自廢矣臣請嗣後直隸州縣設立約正值
月應遵照從前定制頒以廉餼飽其身家然後責以司教
之勤情毋使奉行不力虛糜錢糧則一鄉一邑之中司教
多人皆可為有司之助而小民不啻家喻而戶曉矣
飭令隨地隨時宣揚　上諭並令恪遵　聖諭繹出

鄉語剖晰詳明使人易曉再如命盜擬辟之條尤宜諄諄
講解警惕愚頑州縣即於巡歷時察民俗之淳澆驗該生
之勤惰毋使奉行不力虛糜錢糧則一鄉一邑之中司教
多人皆可為有司之助而小民不啻家喻而戶曉矣
一督撫之舉劾舉吏考課宜在平時而報最宜求實效也
國家簡任大吏寄以封疆凡有舉劾例即准行所以重其
責也乃或由一時之喜怒或憑一日之見聞當其被劾時
款證羅列臟跡難堪及至承審之後一無實據則改輕完
結者有之竟請開復者間亦有之至於舉薦之員亦有前
經嘉獎旋被參劾者非於新任內政績操守即於舊任內
劣跡敗露種種流弊難以枚舉求其一舉一劾實足為屬
屬之勸懲者未易多得也　臣愚以為下屬官吏縱有貪酷

庶民不可一日姑容者亦應將訪聞劣跡先發布按二司
從公審實然後詳覆具題惟業證皆已佥同而本員倚恃
職銜不吐實供者准其題請革職若該兩司審無實據即
當外結銷案其有虛有實者亦止將審實之事備載入
　告審虛之事悉予刪除以省犯證延累之苦至於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即今之三年大計也既待三年之久然後
舉行即於三年之中訪察宜實也臣查州縣官辦理刑名
錢穀之事凡屬咨題完結者皆經上司核准核駁其辦理
妥協者有嘉獎之批辦理錯謬者有申飭之批惟教民化
俗之事本無限期止憑州縣奉行不必具本申覆者督率
之不力所由起也臣請自　皇上御極以來所有頒發
　諭旨凡有關於化民成俗者該督撫應逐案逐件開
單飭發府道令其將所屬州縣某案某條作何奉行之處
一一查明每月之終將某州縣辦理某事妥協者行文記
功使之奮進錯謬者行文記過使之悚改其府道之開列
有實與不實併可知其督率之力與不力又於每歲之終
將屬員內功過事由造冊咨明部科存案遇至大計屆期
彙在三年之內功過大小多寡為舉劾之實符功過足以
相抵者照常留任以觀後效外至於有功無過者舉之有
過無功者劾之不徒憑一時之喜怒不止徇一日之見聞
雖仇讐為上司亦難於有功者加之參劾雖親戚為上司
亦難於有過者謬列舉薦如此則考課精而舉劾宜舉劾
宜而勸懲立督撫提鎮三年軍政之事應否推廣一例舉
行統候部議以上三條事有殊科理惟一貫督撫之董率
有方則州縣之奉行必力州縣之奉行有法則小民之游
情潛消教化翔洽刑獄減省庶幾　皇上仁育義正之
盛心或可以仰副萬一耳

請覆京察官員議敘疏乾隆三年　張廷玉

經筵講官少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户部尚書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乾隆二年十一月初九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三載考績大典攸關在外則為大計在内則為京察務使舉錯得宜所以昭黜陟而示勸懲也但向來直省大計經督撫薦舉卓異之員俱送部引見准其註册者例得陞用其有干八法等官分別議處至於京察各官才守兼優者列為一等祇與二等三等人員均以應留註册而無優敘之例惟列在四等者照八法例處分未免有懲無勸不足以示鼓勵朕意京察列在一等者亦應酌量加恩但京官與外省職任不同體制亦異其應如何分別定例之處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欽此欽遵該臣等會議得向例直省大計有八法以示懲有卓異以示勸至於三年京察定例在三品以上滿漢大臣在外督撫　咸京五部侍郎奉天府尹俱照例自陳其餘應行考察各官惟列為四等者照八法例處分其才守兼優列為一等祇與二三等人員均以應留註册並無優敘之例今欽奉　諭旨京察列在一等者亦應酌量加恩令臣等詳議具奏臣等伏查外省舉行計典藩臬兩司為一省大吏不准卓異其道府州縣以下各官果有操守廉潔才猷出衆盡心撫字治行卓然者查明歷俸已滿三年任内無參罰事故開具實在政績該督撫特疏保題卓異部院覆核引　見候　旨陞用至京察各官列在一等者亦應量加優敘但京官與外省官員職任不同體制亦異若將京察一等人員悉照外省卓異之例以應陞之缺即用未免過優且恐即陞人員太多若與俸深人員另行分別班次則三年之内尚未用完而下次京察之期又屆若遇缺即陞則資深俸久以及各項應選應補人員勢必陞選無期未免壅滯請嗣後京察之年除三品以上自陳官員仍應照例舉行其各衙門四五品京堂並内閣侍讀學士及開坊翰詹官員以上俱係蒙　恩特簡之員官階體制與外省藩臬無異雖經列為一等無庸復行優敘加級又順天府奉天府所屬城内應入京察各官向例大計之年仍准保薦卓異亦無庸另議外其餘應行考察官員今各該堂官詳加察核出具考語將才守兼優政績卓著者另造清册移送吏部都察院吏科河南道會同大學士公同考核列為一等緒册進　呈吏部帶領引　見將奉　旨准為一等人員准其加一級註册以示獎勵至　咸京五部衙門所屬一等官員内有三年期滿例應以京缺調補者應俟調回之時帶領引　見准其加一級其非係三年期滿調回者仍令送部引　見以上各衙門考察一等人員遇有奉　舉之時該堂官即於此項人員内揀選薦舉如下次京察之期經該堂官降為二等三等者遇有奉　旨保舉之時不准仍行保薦再查京察一等既經定有優敘之例應令各該堂官秉公遴選悉心簡別毋得稍有瞻徇以滋濫邀議敘倘保舉各官原任内有貪劣事跡後經發覺查明將原保舉一等之堂官照坐名保題例議處可也

請乘時平糴以濟兵民疏乾隆三年　海望

户部尚書臣海望謹　奏為乘時平糴以濟兵民事竊惟　皇上如天

之仁　特命直隸各州縣賑糶兼施復荷　軫念附京地方食指浩繁　特諭四鄉開設八廠廣行平糶天庾之粟頻頒萬民賴以全活先經戶部於本年二月內　奏請行令順天府確查米價民情如將來四鄉應行平糶之時報明戶部請　旨以便動撥京倉稜米發糶經今尚未咨覆過部臣等伏思目前東作方興農民需米正殷自應及時開糶以資接濟但查先經直督李衛奏稱直屬被災州縣已經加賑未被災之州縣已將社倉穀石酌量平糶是離京稍遠百姓業經設法撫恤惟附近京師居民尚需米石接濟臣等查五城現設十廠六居城內四居城外從前糶賣米石無多本城官員可以料理令若米石加多購米之人必廣衹令該官員辦理惟恐不能兼顧且鄉民入城不無守候擁擠之虞請令都察院將城內原

六廠移於城外關廟設立併令都察院每城派監察御史一員監糶務使遠近農民均得赴買如此則京城內外百姓均免乏食之虞貧民尤屬有益但京倉向因粟米不項堅儹廒於乏食貧民尤屬有益但京倉向因粟米不敷支放先經戶部奏准俟存倉粟米支放完日將粟米不敷數內以存倉稜米代粟搭放是倉儲關係軍需出入原有額數原非可以輕為動撥之項但關籌畫民食萬不得已似當權時變通量為抵補之法臣等查每歲約放粟米三十六萬餘石計每石搭放九萬餘石但旗人領得粟米多係糶去以為伊等運米車價之費每石亦不過賣銀五六錢臣等請即於此項兵米內借撥稜米十八萬石交五城十廠平糶所賣錢文撥交官錢局易銀解部則錢局得以源源接濟錢價亦免昂貴之患至將來兵丁應支粟米

內酌量豐收之年於秋冬二季將糶賣稜米之銀每石折給八錢於二年之內將前項動撥米十八萬石陸續扣貯歸還原款在兵丁等折給銀兩較之自去糶去尚屬有餘是雖借糶稜米於前以濟農民之不接而米價抵給兵糧於後又可於倉儲無虧至米廠內一切費用應照現在五城賣米之例開銷正項是否有當伏候　睿鑒訓示遵行

謹陳永定河要工疏　乾隆三年　顧琮

協辦吏部尚書管理直隸總河印務臣顧琮謹　奏為謹陳永定河要工請　旨敕議酌行事竊查治濁流之法以不治而治為上策如漳河滹沱等河之無隄束水是也此外惟匀沙之法次之如黃河之遥隄一水一麥是也查永定河既然有隄難言不治而治惟用此匀沙之法以圖

徐成前議於北岸之張客南岸之寺臺金門閘郭家務各建滾水壩開挑引河以資分洩今郭家務草壩業已完竣金門閘石工已完現築小灰土伏思原議金閘建壩以滯河故道接牝牛者為引河開寬濬深至牛坨南接挑黃家河達於勝芳河開至河頭之北與新河下游合流其引河所宂之土俱於兩岸照洩潮埝式作拉沙壩等語現今估挑引河即將土方堆築拉沙壩使之出滯入清但恐水大之時泛溢過多仍不免於淤淀之患臣再四思維惟有引河之南岸拉沙以外遠築遥隄頂寬二丈底寬十四丈高一丈五尺使泛溢極大之水亦有捍禦可保無南注淤淀之患又原議北岸之張客建壩一處即以所衝水道為引河東會於鳳河借其溜刷等語但思建造石壩工帑浩繁更非旦夕可能究竣臣愚請照郭家務改建草壩於

引河之北拉沙埝外大營厖村東安之南建築遙隄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保護　京畿而無北溢之虞設遇水大出漕散漫拉沙埝外沙沉於田清水仍歸引河被洨之地一水一麥尚不為苦其引河原係分洩漲發之水即長易消不致衝洨廬舍至於引河大近之處酌量環築護村月隄再固安永清二縣有關邑治倉庫亦應建設護城月隄此即永定用勻沙之法以圖徐治之大端也謹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請截漕以資平糴疏　乾隆三年　陳其凝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陳其凝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勤民誠無不格澤無不周宜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乃近歲直省屢有偏災此正　上天眷佑殷憂啟聖一端也我　皇上民瘼繫念宵旰勤勞屢　敕各省督撫當賑濟者急為賑濟當平糴者急為平糴雖有水旱而小民尚不致流離失所去冬今春以來　畿甸雨雪未遍　聖慮周詳惟恐青黃不接民食多艱又　諭廷臣預為籌畫仰見我　皇上痌瘝至切愛民無已之心臣愚以為荒政無奇策防於未事之先則有勸民儲積之一法救於既事之後惟有計口散賑之一方至於糴事未事之計未有能出於平糴之外者昔宋臣蘇軾在浙親行荒政只用平糴常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又云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由此觀之今日之計舍平糴一法實無他策但平糴必須倉有積貯然後因時出糶穀價可平收糴可待則倉厥之積貯不可不急為籌畫也臣近見部議准直隸督臣所奏常平積貯一事歸於本省上倉此於積貯之計實有裨益但宜作速舉行不應多為查詰往返耽延更

且　　敕該督撫嚴飭各屬務須禁革從前虛報勒索種種弊端實力奉行尤當專委大員盡心搜查以圖實效臣愚恐歉收之後儲積有限家有餘積固可為捐監之用若家之所積不足報捐亦難於糴食昂貴之時買穀上倉則捐監雖有益於積貯而當此歉收之際恐捐數無多即將捐穀旋捐旋糶亦恐不足敷平糴之用目今糧艘正在北運之際臣請於直隸沿河州縣酌量截留每處若干石令附近歉收之處轉運貯倉以備平糴之需糧漕關係天庾升斗為重自去歲以來五城地方及近京州縣蒙　皇上天恩發倉米幾十萬石減價平糴聞附近歉收州縣小民扶老攜幼糴斗升之粟者甚衆與其今其踐涉遠來不如就近截留以平彼處穀價使不致離鄉別井就食遠方而所用之糧相去多寡或亦不致大相倍蓰也各州縣既有捐穀又有留漕則倉厥有積若二麥有秋固不必須動支倘青黃不接預為出糶亦不致有艱食之虞臣歷觀前代備荒之政以及前人救荒之論熟計今日之情形舍平糴一法別無籌畫而平糴之法亦未有不講於積貯者也惟是因其地酌其宜條分縷晰審處而善行之則在身任其職者仰體　聖天子宵旰之思不啻己飢己溺務期有益於民生而後已是又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

請賑恤以濟民食疏　乾隆三年　倪國璉

協理江南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倪國璉謹奏為請　恩賑恤以濟民食事仰惟我　皇上深仁廣被視民如傷因去年麥收之偶歉切宵旰無已之　聖懷尤念今值青黃不接民食維艱特諭廷臣各抒

碩畫務使民皆得所不致乏食大小臣工無不仰體
天心所以議發倉平糶開局截漕者亦既無不周詳矣臣
愚以為現在情形尤當速行者莫如散賑一事蓋平糶所
以平市價而散賑所以拯窮黎京師聚集人多地方廣濶
其無業而貧苦者雖欲糴升斗亦苦無錢此時最為窘迫
若非加之賑給實難自存臣竊計其當急賑者約有數事
請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
一去年被水地方之宜為再賑也畿輔拱衛之地　恩
宜加厚澤務勤施去夏發水之後我　皇上天恩浩蕩
遣官賚帑查察散給小民咸獲安全今值青黃不接民生
定多艱乏仰祈　皇上勅諭督臣行令地方官仍查去
年散賞冊籍依照丁口大小各給一月之糧酌量動用倉
儲倘宜折銀亦從其便或去年因災流移未曾領賞者亦

必查明補賑事竣彙齊報部俱准開銷
一京師各府州縣學貧生之宜為分賑也士為四民之首
無恒產而有恒心待之原宜從厚我　皇上文治光昭
諸學禮成湛恩汪濊儒紳莫不感激鼓舞今直省各
學生員其間貧苦者值此米貴之時詩書不可以療饑妻
子啼號而相對賑之所宜最急查各處原有貧生冊籍宜
　敕督臣會同學臣著令各學教官實心查開極貧次
貧等生員分別賑給務令貧生得沐　天恩毋使胥役
等冒開中飽若有弊端將教官從重參處
一五城之飯厰宜於城外遠處增設添賑也查京城設立
飯厰實在有益又蒙
　皇上天恩加米寬期所活貧民
奚可數計但舊時所設厰即在近城若去城稍遠之地皆
不能及目今米價艱食凡離城既遠之窮民及老幼婦女

勢不能遠赴枵腹待哺若望甘霖臣愚以為宜於外城關
廂地方村居稠密之所增設飯厰數處或一月或兩月為
止巡城御史分遣司坊官員督率向來曾經料理飯厰人
役如法散給先期出示報名酌量人數多寡請米煮賑
以上三條全在地方官實心酌量委任得人務使
及窮民實在有濟則人情惟感欣悅自然仰召
甘雨應時而霑足麥收從此而豐盈我　皇上勤恤民
隱之殷懷於此得以少紓矣

正文體以端士風疏乾隆三年　霍　備

協理陝西道事監察御史臣霍備謹　奏為特參士子怪
僻詭異之習仰請　敕嚴磨勘處分之例以正文體以
端士風事竊惟學者先器識而後文藝故　國家建學明
倫在純修不在詞翰所重在品行不在才華士苟潛心經

史研窮道義以為立言制行之本將氣靜理醇之候即其
英華發越之時隨其學識筆力以抒寫其性情而真切雄
渾典重老成之作初不見其立異矜奇自為雅俗共賞若
專用斆格偏鋒怪字險語以制勝者其品已低而異端邪
說如老莊之談則尤當嚴辨而棄絕者矣比年鄉會場中
文字務以清正為主一洗從前浮靡之習風氣非不規於
正也而淺學之士見有以深沉入彀者其文間有令人不
能盡曉之句遂誤謂文字當以怪僻為新奇凡子書中人
不經見之語無不旁搜強記以為臨文補湊之資且有隨
筆摘錄作為讀本者一題到手則刻意勦襲強為牽合無
論其詞果為文中應用與否務必填寫滿篇以駭人之耳
目而自喜淪雅臣不知此風倡自何人而狂惑者乃至十
有四五也為究其所學其於聖賢詩書固屬漫無講求即

所用老莊之詞又何當盡曉其義不過借以神其詭遇獲
倫之技以自便其傀倖功名之私脫得身入仕籍其必苟
且利祿可知也苟且利祿之輩　國家何取焉敢請
敕下禮部嚴行戒飭並令直省學政及與試同考各官務
在仰體我　皇上作養人材之至意秉公校閱加意搜
羅期於有長必錄無美不搜其學養兼優華實並茂者則
拔之前茅以為程式但有子書中怪僻不經之詞則棄置
勿取如敢故違非有關節即係狂悖應照例磨勘參究除
有賄賂情弊從重律擬外將所取之人除名仍治試官以
濫取之罪庶邪說息而正道著人文蔚起取士可以必得
矣

請定竊賬勸懲之法疏乾隆三年　霍備

協理山東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霍備謹　奏為請

敕定竊賬業內之勸懲條例以申國法以恤災黎事臣
竊惟盛世不諱偏災即豐年亦有乞丐此竊賬之典國家
所特重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加恩黎庶竊賬並施所
費帑金不下數千百萬所活民命亦不下數千百萬矣然
政以竊賬為重而弊即以竊賬而滋從前荒歲百姓之流
離失所慘難盡述而官吏之勒詐侵肥亦慘難盡述也災
已成矣而猶嚴追比曰部覈未到也糧已免矣而仍行苛
索曰造冊無資也銀兩則搭放低潮米穀則攪和糠秕虛
應故事肆意開銷其事未發覺者固得安然無恙即參劾
定擬之犯又以限內完賑減等發落故一時之狡詐者共
許為才能而慈祥者反笑其迂拙又何怪以有用之帑金
徒恣其侵扣而無辜之民命竟聽其摧殘也今　皇上
軫念民瘼宵旰焦勞凡內外臣工無不感發激切而胥吏
小輩亦當勉為善良則從前一切弊端似乎決不應有特
　皇上政尚寬仁又恐人心捐縱則故智復萌而從前
一切弊端勢不能保其必無敬請　皇上嚴飭被災省
分之各該督撫務在仰體　朝廷矜恤災黎之至意督
率各官著意撫綏勿使一夫不獲有負　天恩即將各
該地方倣健情形賑濟實事繪圖進　呈俾啼饑號寒者
者之一粒一絲不啻　皇上親歷茅簷而遍為手援則
凡此沐　恩再生之衆有如扶老攜幼環叩　闕下
而一覩　天顏其辦賑各員中有實心實力頌聲載道
者許該督撫特行保舉不次超擢其餘有應議處者亦著
分別題請交部至若不法之徒膽敢私徵勒派扣尅侵肥
是視民生為蝼蟻等　國法於弁髦應據實指參計賑并
罪定擬具題之後即依本律發落不得援賑完減等之條
免庶以勸以懲令行禁止貪墨之風可息水旱之患無虞
矣

致獲倖脫有應追銀兩著落產屬雖遇　恩赦亦不准

請飭修東南水利疏乾隆四年　程鍾彥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程鍾彥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農政之要水利為先旱潦之防溝洫尤急
昔年　世宗憲皇帝軫念民依頻興水利蒙　恩命
官發帑誡諭諄諄疏濬隄防南北並舉德至渥利至溥也
我　皇上御極以來善繼善述首念水利為民生至計
惟恐歲久淤塞飭定章程節次修治　聖慮周詳固已
無微不燭矣臣愚竊有請者水之為利有咽喉脈絡之分
而其為農田之利則一也如通潮巨津大流入海之區此
猶咽喉也浦塘溝港環繞於吠畝之側此猶脈絡也咽喉

寬廣則上游之泛溢無虞脈絡深通則遠近之田疇皆利若使大河疏通而支河枝塞是猶人之咽喉判而脈絡不紓其能無病乎而況大河巨津相隔遥而支河切近田疇農工所賴尤為緊要東南財賦重地田塍交錯其間支河小港千條萬縷無非藉以資灌溉向例有名之官河舟楫往來之處或經淤塞地方官勘估詳報酌量開濬至一切支港每條業戶出食佃戶出力各就各田自為疏濬或三年一舉或五年一舉公私兩便原屬盡善盡美之事惟四非一人人非一心所以每當開濬必推一人為首始可定期分界集衆興工而其中遂有豪紳惡棍借端滋事或陰謀指使侵削民田或掘堰開隄損人墳墓所以一當開濬之期必有涉訟之事人多畏縮每至因循苟且及一遇亢旱束手無策此民間之隱情不可不急為之籌及者也應

請　敕下各該督撫轉行所屬州縣每年於耕作之前各將所屬境內一切河道親自勘明凡有淤塞之處相度緩急次第疏濬除官河大港必須動用興工者詳報督撫妥勘估計另行題請外其一切支河小港俱令循照舊例令業戶出食佃戶出力各就己田及時挑濬不得任其淤塞以妨耕種凡有一應隄堰在數十年以外相安於無事者不許借端開掘以滋事端如地方豪惡之徒借端滋擾者該管官不時查察嚴拏治罪如此則人樂從事力易集而功易成巨河支港無不貫通脈絡咽喉交相為益從此灌溉既有資旱潦有備而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留齋宮舊制疏乾隆四年　鹿邁祖

禮科給事中稽察興平倉臣鹿邁祖謹　奏為敬陳勒苑仰祈　齋戒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太常寺移會內開為奏請釘粧事四月二十五日本寺奏稱臣寺於乾隆四年三月十五日奏請將　天壇　地壇　夕月壇四處舊有　齋宮拆卸平治至折下舊料內如有楠木交內務府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臣寺於各壇廟修理應用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謹查得四處　齋宮殿宇大小房屋共六百十七間週圍牆垣折長五百三十六丈三尺折高一丈三尺折厚五尺　天壇內　齋宮內外護河二道共長三百六十五丈一尺折寬三丈深一丈四尺石橋六座週圍欄板橋面等處均皆拆卸護河用土填平照例約估匠夫車價等項共需用銀六百二十九兩八分二釐錢九十九百三十一串五百六十五文伏候

用銀錢行文戶工二部移取應用等因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相應知會等因前來臣伏思典禮莫隆於郊壇而　享殿之外設立　齋宮嚴肅整齋以致先事潔蠲之意令齋宿久在　大內而　園丘　方澤舊規仍而不改昭慎事也昨太常寺奏稱四壇舊設　齋宮請行拆去其拆卸之費計萬餘金臣愚以為視拆之不易益知創搆之維艱苟存之無損於事猶當慎重遲回況乎典禮攸關耶竊思與其糜萬餘帑金以毀　齋宮無寧仍原有　齋宮以存舊制再該寺奏稱拆卸楠木交內務府收貯備用其餘堪用木植磚瓦等項存貯該寺於各壇廟修理應用等語竊見我　皇上敬　天尊　祖至誠至悃何惜此拆存之木楠以供之用至留充別項公用尤屬非宜臣備員禮垣稽查禮部太常等寺輾轉思維似不如仍舊之為便臣敢竟之見冒

昨陳請伏祈　聖明監察
酌減採買額數疏乾隆四年　孫灝
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孫灝謹　奏為東南米價日昂請酌定倉額酌減採買之數以濟　皇仁以恤民隱事臣伏見我
皇上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知稼穡之艱難悉閭閻之疾苦仁民愛物之誠周於九有而臣竊御天下之大勢生聚蕃矣而野不加豐政刑平矣而人不加瞻蠲租議賑國恩厚矣而元氣未充去虐除貪吏治清矣而民生未裕此其故何也臣愚以為家給人足事非易言補偏救弊必審其所尤患苦者而為之謀則今東南積困未有甚於米價之日昂者也臣浙人也以浙言之前此數十年一石之米其值八錢今則一兩五六錢至一兩七八錢率視為常事是向也一年之資足供兩年之食而今乃倍之其困一矣生齒之籍日盛於前田疇之數不加於昔以地之有定養人之無窮耕九餘三於何取給其困二矣米之糴也必以錢而今錢價之昂所在皆是以甚貴之錢糴甚貴之米物力安得而不屈其困三矣積是數月極重難返困之四民空虛百貨騰踊穀者天下之命一物托而衆患叢生固其勢也臣閩導水者必於其源治疾者必於其疾之所由起通年諸臣條　奏如布滿奉徐以升秘璜揚二酉皆言採買妨民所宜停罷其言諸弊亦已甚詳頃又見湖北撫臣范璨　奏稱外省買運過多價並平減湖南撫臣許容亦稱官買商運時價日昂皆近事之瞭然明白者然臣上年伏見　皇上因御史朱倫瀚之　奏特旨截留江浙漕米八十萬石是採買之困諸臣所切辦而詳言皆　聖主所熟籌而深悉特以積貯重大

照糴頻仍官運繁多勢誠不得已於此耳臣思採買之方停之不能則宜稍減其程而毋致於取之太盡倉儲之數缺之不可則宜切定期額而毋使其行之太難臣之愚計一請　救議酌復常平買補前赴江廣等省者應稍立限制穀不得過若干石米不得過若干石其多者概行禁絕並請將新增捐貯穀數合之常平舊額為數太多將來萬難補足者通盤計算　奏請再議酌減釐定寧在可行之數飭買存倉如此則採辦不致滋累倉儲不致久曠於官於商於民皆有裨益或謂衆者部議皆言因地因時陸續採買市價增長官即暫停尚遵原議善為經理採買何必議減此未深長思也夫採買之赴江廣等省也皆緣本地降封勢難取給思及江廣志在速成於是聚江浙閩廣數大省之力多者數十萬少仍數萬動都有數購米有額

既已奉文至彼未聞中道而還若非原價太懸亦不盡欽手而退故謂善為經理無損商民者直空言耳今之所患欲停採買不可得而停也然而不停採買亦不可得而足也查上年戶部於遵　旨議奏案內摒各省常平倉糧原議按照州縣大小應額貯穀共二千七百餘萬石又議捐貯穀共三千餘萬石報部者僅二百五十餘萬石此其不能以遽足甚易明也督撫大吏於所屬情形最悉急之實不能則姑緩之外雖嚴督之而中亦曲諒之矣假若今年穀貴請至明年迨明年復貴則又明年幸而三年得補一年之缺而兩年之糴者賬者又積也日復一日其弊固不至於是不止為今之計與其設額過多而空存甚美之名孰若今其收功稍易而嚴裁有用之實哉總之積貯本以備荒而多採適貽弊累夫一省之大未必全災臨事

轉移固亦多術若措置有方則捐撫舊額而足多多益善
寧不願之而天地所生實止此數食之衆藏之廣如之何
其能給也臣幸居可言之路立無諱之　朝竊見方今天
下之勢惟民貧之足憂而米價之昂實目前之切患採買
盛則米價必不可得而平倉額多則採買亦必不可得而
減困廩充盈固今荒歲蒙仁而所利在一隅之補救官商
雜遝先今豐年受困而所憂在數省之損虧審時宜度物
力察人情採買雖不敢議停也而實不妨議減也倉額雖
不宜過少也而實不能過多也治粟之道貴使之流通足
民之經在固其根本蓋賑糶至大惠也而有被有不被若
採買減米價平民力裕則來南億萬赤子皆在　皇恩
浩蕩中矣

皇清奏議卷三十五

請定河員額數疏乾隆五年

吏部左侍郎臣蔣溥謹　奏為河工効用人員宜核實定
額以防冒濫河防以重名器事竊河務以營固為先固宜得人
以分理官方以澄敘為急尤必慎始以圖終現今各省河
工凡歲修搶修等事原設有汛防之文武員弁分任管理
祇因河務殷繁恐額設之員一時不敷差委是以收錄効
用之人伊等効用時則上關　國帑下係工程敘用時則
上歷官階下理民事正不可不慎重收錄也現今每年河
工具題効力之員一本或百餘員或數十員不等遞年積
算各至數百員之多即如本年五月內管理江南水利德
爾敏汪澄題請留工之多至一百二十九人此等人員俱
據河臣取具本籍身家殷實印結送部臣部所議駁者僅

不合例數人其餘合例留工者身家果否殷實究無由而
知在各河臣等當需員之時既據核取各結即不得不行
題請其間原不得過分去取惟是投効各員內科甲正途
最少而由捐職考職等虛銜者居多雖實在身家殷實者
亦有其人而詭稱殷實希圖冒濫名器侵蝕錢糧者正復
不少所取印結亦未足憑信若擁擠多員勞難一時分遣
其奉有差委者經手錢糧工程得其人則成功可期非其
人則貽誤匪淺以姑且嘗試之人任莫可刻緩之事寸木
簀土動支經費侵冒之弊豈能保其必無其未奉差委者
守候經年累月旅邸食用新來盤費浩繁囊橐空虛漸生
怨望甚或造作浮言惑人聞聽阻撓河務皆情之所必至
者臣愚此項投効人員一時籍以濟事固不可少亦不得
濫但期于河工足數委用而止正不必廣收錄以開僥倖

之門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額不因人數加多增添官職各員効用年久所有窵設河缺豈能補用多人勢必日益壅滯夫立法必防其弊而用人貴清其源其源不清前則貽誤之餘方行參奏後則壅滯之日始計疏通不亦晚乎與其多收而無益不若慎用而有功與其壽書於將來不若肅清於此日臣請　皇上特頒諭旨飭令各該河道總督就所在河工情形需用人數酌量定額題明存案併將現在効力人員詳加甄別應否留工効用酌定具題嗣後止許照數收錄以備差委遇有事故缺額方准核補不得於額外濫收至激揚為整肅吏治之規勸懲亦鼓舞人才之道各該効力人員勞蹟卓越劣跡彰著者原可不時保題劾奏外每逢三年請照外官三年大計例將在工効力人員分別勤惰及曾否委辦河務詳註明白具

題交部察核嗣後河員缺出即在一二等人員內陸續題補以昭勸懲以示鼓勵而等次早定平日奔競之習亦無所施並請　敕下各省督撫轉行各屬凡遇咨取投工人員印甘各結時務須再三慎重查明身家實在殷實方許結送如有並非身家殷實濫行出結一經發覺該河道總督即行指參將出結官員照例議處如此則凡投工人員本籍之結既有可憑錄用之遠又復不濫工程可收實效而敘用不致壅塞似於河務官方均有裨益矣

謹奏河營倉儲疏乾隆五年　白鍾山

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白鍾山謹　奏為謹奏河營倉儲以濟兵夫以廣　皇仁事竊照山東兩省民鮮蓋藏每於麥穀收成之後家有餘糧即赴市糶賣糧價頓減一至青黃不接之時市上米糧

漸少價亦驟昂常年如是歉歲更甚從前河標四營操防兵丁因無貯積倉糧稱貸貴糴加利償還約費歲時二斗之價僅得一斗之糧甚為艱苦自乾隆元年蒙　皇上恩允建設營倉比年以來兵丁賴以接濟感沐　皇恩人人頂戴今查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為勞苦向來河營亦未設有倉儲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糴上年地方偶歉實覺拮据臣伏思我　皇上愛養黎元山陬海澨已無一夫不被　聖澤此等兵夫皆濱河貧民就近充營力役河干所得餉銀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家口糧價省得一分即沾一分之實惠臣仰體　聖主愛民感心再四熟籌必得如標營一例設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於兵夫有益而春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永遠臣查河營生息銀兩原為　恩賞兵夫之用今所收息銀除每年給賞外現存餘銀六千餘兩每年所用賞銀無多尚有應收息銀可以敷用此項餘存息銀與其零星分貯州縣庫內成為閒款易啟挪移之端似不若動撥採買倉糧以濟兵夫之緩急移彼易此可毋庸另動司庫錢糧至應設倉厫臣又查有副河臣舊署原係置買民房空閒已經數載坐落蘭陽縣城內正南北兩岸上下適中之所止須擇其高燥者數間略加修理即可作為倉厫亦無容另行建蓋致費錢糧至山東曹單二縣兵夫無多且與蘭陽對岸相近撥借易便不必另設倉儲查目前二麥豐收市價甚平如蒙　皇上恩允臣請即將前項息銀飭行河南管河河北兩道乘此麥多易買之時動支四千兩遴委賢員在附近沿河地方照依時價公平糴買麥石收貯為數無多採買自易設

或市價稍昂亦即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
穀此項倉儲應交蘭陽縣知縣經管出入管河河北兩道
公同按季盤查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查明糧價昂貴
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如原
借麥石繳穀還倉即核計穀麥價值抵交如此循環出納
以陳易新不致有浥爛耗折之慮而黃河兩岸兵夫得有
倉糧接濟可無責糴艱食之虞永沐　皇恩於億萬斯
年矣

分晰豫省墾地情形疏乾隆五年　雅爾圖

巡撫河南等處兼理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雅爾圖
謹　奏為分晰陳明從前勸墾之情形仰祈　睿鑒事
伏查豫省民生疲困上壓　宸衷臣抵豫以來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盛心凡一切累民之事前已具摺奏

明次第釐剔惟有祇遵　聖訓實力奉行經久不怠以
庶幾稍蘇民累然前摺所指尚係累在一時之事其有貽
累於永遠者莫如前督臣王士俊揑報勸墾一事查士俊
接田文鏡之後任以田文鏡之刻薄搜求設累有如許可
墾之地可陞之糧豈有尚留餘地以待王士俊之報出此
其虛揑已不問可知況上蔡縣勒報墾荒致成大獄題案
可稽更屬明證幸蒙　皇上聖明洞照特頒　諭旨
以王士俊授亂紛更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另簡
撫臣徹底查核並令宣示豫民咸使聞知臣聞彼時豫民
跪聽　恩綸之下歡聲動地即今村夫野老言之猶有
感極涕零者大哉　王言德洋恩溥乃接任撫臣富德
未能上體　天心地方有司又復回護前非僅將毫無
影響者略為刪除以致豫省開墾之業先後經臣史貽

直趙殿最論奏從前開墾之地內有屆乾五年應行陞科
徵糧者臣適當其時不敢不慎終圖始因細閱舊案遍察
與情始知從前諸臣所題奏之處皆未得實在情形分晰
指明以致議論紛紜徒乖政體無裨民生今既屆陞科之
期有不得不備陳於　皇上之前者查王士俊所報開
墾之地共有四項一曰河灘地畝此項原議灘漲靡定止
酌分籽糧充公免其陞科應毋庸置議外其一曰鹽碱荒
地此項王士俊亦明知其難以墾治所以原疏內聲明必
俟四五年後勘明地氣果否盡轉另議陞科乃富德不加
詳察反稱內有可以經久裕賦者竟請按年陞科然此項
共僅存地六百頃九畝為數甚少應請俟屆當陞科之年
仍照王士俊原題勘明果否地氣盡轉另行定議其一曰
夾荒地此項地畝查原疏內稱係零星墾闢荒熟相雜者

夫小民既知此地可耕豈有墾治一段拋荒一段錯綜間
雜之理蓋緣豫省地土有一種汰野之地年年可耕即禹
貢所謂厥土惟壤也又有一種磽瘠之地樹藝一兩年則
其土無力不能生發必另耕一處將此處培壅一兩年然
後復種如此更番迭換始得收穫即禹貢所謂下土墳壚
也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則一體納糧止於弓丈之間准
其獨大以恤民力賦役全書開載弓數斑斑可考俗所謂
大弓地是也乃王士俊即指此項為夾荒地勒令普例耕
治揑指為新墾是以此項地畝多至七千餘頃已經陞科
納糧在案臣查此項若果大為民累欣逢
　　克舜在上
臣亦何敢因循不請減豁然此地究屬弓丈獨大小民原
有地畝可耕即每畝報陞分數亦不失仕土作貢之意況
豫民感戴　皇上天恩踴躍輸將已經數年不為苦累

亦毋庸再議更張徒滋勘丈之擾其一曰老荒地此項地畝即有現屆陞科者在內夫當時既謂之老荒則係自古不毛可知臣思王士俊才智非真遠勝於前人如果自古拋荒之地王士俊能使之墾治至數千頃之多則豫民日見其殷富乃今反見貧疲此其欺罔已彰明較著今臣細加查察多係村頭溝尾道左墳旁沙岡水濱廟墓屋角或砂礫之區或硝磧之處皆非人力所能施者間墾本屬虛名荒蕪不知凡幾臣若因循玩視現在尚未徵糧猶屬紙上空談將來一成額賦便屬閻閻永累是王士俊矯誣於前而臣遂分過於後雖通計不過一千五百頃尚非至多然豫民當此重困之後力為培養猶恐不能復其元氣何堪再加剝削臣之愚悃萬不能安用敢分晰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容臣將此項老荒地畝設法清釐一面令

民自首一面委員抽查不使有絲毫滋擾其實在墾熟者即按年報陞果係虛捏則請

旨豁免嗣後永定章程固不必再言陞科亦不得復言減豁庶民心安而元氣復

叩沐

皇上浩蕩之恩實非淺鮮矣

詳議社倉事宜疏　乾隆五年　岳濬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岳濬謹

奏為遵

諭旨查江省出借社穀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正副社長稟明州縣一面通報一面即行借放似於四月上旬申府給貸之法相倣但並無差官同貸之事查雍正二年九卿條議社倉穀石任從民便州縣官止許稽查毋許干預出納定例甚屬周詳若又選差官吏斗子公同支貸誠恐轉滋煩擾遲滯似不若仍照定例責令社長專任其事之為便也

一朱子所議出榜分都具狀給保請貸一條臣查江省請借社穀州縣詳報之後即出示曉諭除衿監平役及不務農業游手好閒之人不必借給外凡係力田農民情願借貸者取具領狀同保借給狀赴倉著令正副社長認識明確即行照領借給該社長仍將借狀同保狀呈送州縣官

相似而不必盡同者有已行而毋庸再議者有宜於古未便於今而不妨捐為參酌者敢敬陳之

一朱子所議逐年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細算戶口監官依狀支散一條臣查編排保簿各屬城鄉市鎮皆係保甲專司江省七十八州縣奉行保甲已久每年於冬季時飭令各保正編排一次造具各烟戶清冊毋許遺漏增添該地方官照冊給發門牌各戶懸掛門首倘遇有賑借散給之事按算人口米數查對門牌烟冊便可一目瞭然至於經管社倉已選殷實老成之人充為社正社副董理收放似毋庸更設隊長鄉官名目而保簿既有保正甲長編排亦毋庸更令正副社長編次其支散之法應請仍照雍正二年九卿條議每年社倉臨放時有隔借殺者先期報明社長總報州縣計口給發殊為允協可行

一朱子所議逐年新陳未接差清強官吏斗子與鄉官支貸一條臣查江省出借社穀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正副社長稟明州縣一面通報一面即行借放似於四月上旬申府給貸之法相倣但並無差官同貸之事查雍正二年九卿條議社倉穀石任從民便州縣官止許稽查毋許干預出納定例甚屬周詳若又選差官吏斗子公同支貸誠恐轉滋煩擾遲滯似不若仍照定例責令社長專任其事之為便也

一朱子所議出榜分都具狀給保請貸一條臣查江省請借社穀州縣詳報之後即出示曉諭除衿監平役及不務農業游手好閒之人不必借給外凡係力田農民情願借貸者取具領狀同保借給狀赴倉著令正副社長認識明確即行照領借給該社長仍將借狀同保狀呈送州縣官

查核備案歷年捕行稱便今若改照每十名為一保內有逃亡等情即令同保均賠如取保不足十名之數者不准支給此固可以杜冒濫之弊然取保必需十人萬一鄉僻窮民數不滿十固無同保之人遂不得一例支貸殊為未便似不若仍著社正社副在倉認識借給倘有冒濫惟社長是問是隊長大保名色均可毋庸設立

一朱子所議支放米用官斗斗子依公平量一條臣查江省各屬捐貯社穀現在每年歲底取具動存各數清冊管收除在四柱總冊送部查核是事舉具總照會之意業經奉行毋庸另議

一朱子所議排保式開明大小口住址逐戶開列一條臣查江省現行保甲所造烟戶門牌俱將男婦大小名口及作生理有無產業逐一註明是與排保逐戶開列之式已屬相符毋庸再議

一朱子所議隊長缺社首依公差補社首缺即申尉司定差一條臣查江省各屬社正社副缺出即令地方鄉約公擇殷實老成之人報明有司充補現今奉行已久是即尉長尉司差補之意雖名目不同而法無互異毋庸更設以免紛更

一朱子所議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管一條臣查江省社倉事宜俱係正副社長輪流收管其社簿設立二本一本社長收執一本繳縣存查至於鎖鑰即交正副社長公同分管以便查看不時啟閉現在奉行毋庸另議

以上十一條倣之於古既於朱子社倉事目不甚相悖而參之於今復與九卿條奏章程更無所背至於各屬士民捐輸社穀原以本地之有餘備本地之不足應如該御史所奏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免其撥協外郡應同里

隨到隨收毋許阻抑多取若必示定日期輾轉告報勒令一色乾米及同保共為一狀倘有未足即不得交納未免易滋刁捐之弊似不若不論何都聽民隨到隨收更為妥便而出納既總歸社長經管亦毋庸更差官役同收致滋擾累

一朱子所議收支米事畢具總散中府縣照會一條臣查江省各屬捐貯社穀現在每年歲底取具動存各數清冊管收除在四柱總冊送部查核是事舉具總照會之意業經奉行毋庸另議

一朱子所議排保式開明大小口住址逐戶開列一條臣查江省現行保甲所造烟戶門牌俱將男婦大小名口及作生理有無產業逐一註明是與排保逐戶開列之式已差一條臣查江省各屬社正社副缺出即令地方鄉約公擇殷實老成之人報明有司充補現今奉行已久是即尉長尉司差補之意雖名目不同而法無互異毋庸更設以免紛更

一朱子所議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管一條臣查江省社倉事宜俱係正副社長輪流收管其社簿設立二本一本社長收執一本繳縣存查至於鎖鑰即交正副社長公同分管以便查看不時啟閉現在奉行毋庸另議

以上十一條倣之於古既於朱子社倉事目不甚相悖而參之於今復與九卿條奏章程更無所背至於各屬士民捐輸社穀原以本地之有餘備本地之不足應如該御史所奏欽遵

聖祖仁皇帝諭旨免其撥協外郡應同里

之人共相踴躍蓋藏得以有備無患至其如何奉行可使
廣為儲蓄之處惟在督撫飭地方官善於勸導仍照九卿原
議酌之法每鄉設立一印簿聽願捐各戶自登姓名捐至
十石以上者給以花紅三十石以上者獎以匾額五十石
以上者申報上司遞加獎勵果有好善不倦捐數甚多者
奏請給以頂帶以示鼓勵再正副社長果能出納有法
鄉里推服一年無過者賞給花紅三年無過者獎以匾額
十年無過者申報上司獎勵如有徇縱侵蝕等情即行懲
革按律治罪均照定例通行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請停帶往人員以肅官方疏乾隆五年吳士功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吳士功謹　奏為督撫奏請帶往人
員仍宜按行停止以肅官方以清吏治事竊查雍正六年
七月內奉　上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
所知人員帶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
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指臂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
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迨閒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
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
論而以為上官之偏袒弊端頗多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
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實心辦事之員祇
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全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
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為陳時夏
之耳目浮言四起幷鵠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
陝原為幫辦軍需乃不令効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即逢迎
巡撫以一人委署立缺而命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
遂謂不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督撫奏請帶之二
三人其得力甚為有限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則為
益少而無益多況屬員之微隱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
而既為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而有不便保
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
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闔屬中豈無廉幹之員可相信
以心相資以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啟衆口
之疑議從前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意不當允從其請除
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本地
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
時夏幷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目今
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欽此又乾隆二年五月
內刑部侍郎現今丁憂劉統勳奏稱伏見新任督撫提鎮
往往奏請隨帶人員以備委用在封疆大吏平日親知均
見自應有幹練之才並收指臂之益惟是先寄耳目于數
人即付腹心以要缺補用不循夫資格與論即指為私交
更相倣效滋弊多端大臣奏帶人員皆不免有以私廢公
之嫌等語九卿議覆應如該侍郎所奏請嗣後除文員河
工効力武員軍前効力以外概停其奏請隨帶等因奉
　吉依議欽遵各在案是帶往人員之例久經停止數年
以來督撫赴任未聞有奏請帶往者亦未見有　降旨
准帶者所以杜黨援息奔競也但近見部院大臣奉
旨簡用督撫又時有屬員司官及候選知縣內指名奏請
隨帶往人員若謂為地
方赴見伊來到任之先其於該省地方事務情形尚未深
我　皇上亦俯允所請准其帶往以
補此不過一二封疆大吏偶然之事未便援以為例臣何
敢冒昧陳奏上諭　宸聰惟是衆論紛紛鑽營瞻徇雖
無確證究屬可疑臣伏思督撫奏請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
三人其得力甚為有限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則為
地方赴見伊來到任之先其於該省地方事務情形尚未深

悉何由知道府等缺必伊帶往之人乃克勝任也若謂為人才起見其人果係廉幹之員可勝道府之任自應據實保奏似可不拘省分恭候　皇上諭部引見董村酌用又何必以伊所保舉人保帶伊該管省分自行題補也若謂督撫責任重大帶伊素所熟悉親信之人幫助辦理獨不思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之處奉　世宗憲皇帝聖諭煌煌切中情事此誠千古炯戒夫大臣薦賢為國事介疑似理當避嫌在督撫之奏請縱或公正無私絕無偏袒陋習而於隨帶人員托為腹心寄以耳目偏聽生奸之弊恐亦不能保其必無又況帶往之後通省屬員內安知不有與私相交結者希為先容以求取悅於上官耶則帶往人員適足以滋累似於吏治官方未為允當臣請嗣後部屬司員及候選人員內除奉　特旨命往該省督撫題補外如有督撫赴任奏請帶往者宜照舊例概行停止不准奏請庶大僚不得假借以濟私而屬員無由干謁以倖進矣臣言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訓示遵行再從前督撫奏請帶往人員現今在伊屬下者或俱著回京請　旨另用抑或調往別省交與督撫酌量補用之處統候　聖明睿裁

請行沿邊屯田之法疏　乾隆五年　范　咸

協理陝西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范咸謹　奏為請倣古行沿邊屯田之法以裕八旗生計事竊惟人生所賴以生者衣食衣食所恃以足者農桑故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舍農桑而謀生計其不可以持久也審矣我　國家致治太平休養生息於今百年四方之戶口日繁生計恒患其絀而目前所

大要在張掖酒泉等郡邊外繕亭障浚溝渠春時人子田二十畝至四月草生令遊兵護田作於以收肥饒之利資捍衛之功廣積貯之益省屯兵之費其初舉朝皆疑之後竟獲其效載在史册此往事甚著者臣竊思近日甘肅等處開墾已有成效而安西一鎮孤懸關外自鎮以東應不乏可耕之地且聞其處多漢時故城遺址臣愚昧之見以為宜特遣能任事不畏難之大臣往行周視相度如果有可以經畫墾種之處似宜移在京無業旗人往行屯田官為給道里籽種之費俾設法開墾緩其陞科且令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將來西北軍營不惟可省轉運抑寫兵於農邊防抽調亦甚便也如以迤西為遠則遼東邊外原我　國家發祥之地　興京一處似宜建為都會擇可墾種之地派旗人前往駐牧其餘如永吉州寧古塔黑龍江愊愊

不下四五千里其間地畝或侵設為牧廠或且廢為閒田亦甚可惜欣際我　皇上聖德遠邁漢唐且當此全盛之日正宜不惜一時經費之勞以維億萬年磐石之固臣言是否可採伏惟　聖明裁奪至應如何經畫如何善後之處統祈　敕下該部及八旗都統詳細妥議具奏務使旗人之生計有餘而邊圉之芭桑永固此誠固天地自然之利可為萬年不拔之基也

皇清奏議卷三十七

勘議永定河工事宜疏乾隆六年

總督直隸等處兼管河道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遵　旨勘議永定河工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初四日自保定起程赴永定河八工同吏部員外郎方觀承永定河道六格等由王慶坨沿河岸至郭家務曹家務長安城金門閘鐵狗等處過河循北岸北埝至龍河厰河安光一帶南抵大清河復由半截河求賢村至蘆溝橋石景山所有堤埽壩座工程及上下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閭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自無安流循軌而下口之路必令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暢之效從前大清河紫迴諸淀之中永定下口不能避淀趨河而兩堤日益增高夾束泥沙擁入止水故勝汚辛張築城三角諸淀屢改屢淤皆成原陸清淀渾流交受其患尾閭既塞胸腹亦病用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漸壅高水無去路遂由鄭家樓北折而來此處地面寬濶派散支分雖皆以大清河為歸宿但歷年光風西迁南轉紆迴於紫淀沙淀之中勢既不順而河流亦緩仍恐將來不免淤墊之患臣又勘有七工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門一路地勢窪下改通水道下口亦可遥達大清河但有應遷應設村莊且隔淤坦坡埝亦須倍加高厚殊費周章臣詳加相度似應仍以三角淀至老頭河之舊路為尾閭正道蓋向日三角淀之淤梗由於止水不能轉舒今舊跡已成平陸正可改挖成河藉天然堅實積淤之堤岸挽鄭家樓北折之水乘建瓴之勢直注大清河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即派發出槽而正流仍行地

中庶於補偏救弊之中有因勢利導之益且可免透淀穿
運之虞今酌議於三角淀舊於傍南稍淺處所開挑引河
下接大清河之老頭河上接鄭家樓水口共長十八里挑
去積土自七尺至一丈四尺不等寬二十丈至二十四丈
不等務令一律深通所挑之土即於北岸腐埝之南傍安
光一帶圍築坡埝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量為接築土埝
以遏南流所有挑河築埝並堵築鄭家樓水口各工共約
估需用銀三萬餘兩其下口河唇每年值清水盛旺之時
潮汐迴流不免浮沙停滯應令隨時疏通不過河唇數里
之內為力甚易下口既通上游應籌分洩之道使汎漲盛
漲皆有所疏消滿激始至其氣已洩自無餘患且使在漕
之水迅流東注非特不憂漬漫而下流河身俱可日漸刷
深以成暢下之勢查南北兩岸現存減水各壩其南岸金

門閘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由身太高數年以來並
不過水今酌議將兩頭各除十六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
落下一尺五寸常汎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以壩
重門庶可均歸實用又南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村半
截河四處三合土滾壩由身俱較石壩尺寸為高祇可備
宣洩盛漲之用常汎俱不能過水今酌議於南岸六工之
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
三合土滾壩一座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
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不接現成引河亦應
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金門寬十二丈此四壩金
門共寬四十八丈合之石壩下限二十丈共寬六十八丈
以備滾洩出漕汎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家務求賢村半截
河四壩舊築金門各寬二十丈共寬八十丈合之石壩土

限三十六丈共寬一百一十六丈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
水若壩外原有限埝引河者俱仍其舊本無者亦無用添
置其盛漲汎漲分別減洩之處俱係詳審地面寬狹酌量
安設計減落石壩並添築三合土滾壩所需料物夫工共
酌估銀二萬五千餘兩合之挑河等工通共約估銀五萬
五千餘兩如此辦理則渾流歸清流而無止水之隔雖仍
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實與前此之情形迥異其各壩宣洩
汎漲一年不過數次一次不過數時固堤為固及分而止
不但田廬全無患害且於肥淤大有利益查永定河未設
堤岸之先漲發則四溢橫流及其勢定必有河身以行正
流流終歸淀仍不免挾入泥沙今將南北各壩滾出之水
任其漫溢田間而節宣有制更無恒擾其河身注入正流
直入大清河則又與泥沙隨溜溢淀為患者有別矣至永

定下口宜令歸入大清河前經部議恐致淤塞迂礙行令
原任總河顧宗壽畫萬全隨據顧宗奏復必無前患經大
學士鄂爾泰等定議具奏在案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
下察看茲河為永西兩淀南北諸水之總滙浩瀚迅駛渾
流一入其中沙泥渙散悉為衝刷排蕩而去既無留滯亦
無汎濫且現在水面之際深猶二三丈永定河汎漲過後
其恒流不足以當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實斷無他慮可以
上慰　宸衷者也

敬籌八旗屬通之法疏　乾隆六年　梁詩正

戶部左侍郎臣梁詩正謹　奏為軍國大用不敖敬籌變
通之法仰祈　睿鑒事竊惟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之
供患養深仁當豫為長久之計我　皇上德同天覆澤
被海隅中外軍民固已安生樂業然且痌瘝

保彌殷儅有偏災蠲賑動數十百萬臣下奉行　德意但應仰贊　皇上時沛恩膏豈敢據為過計輒以節省裁減之說進哉惟是軍國大用顯有積重之勢雖目前習以為常而實非經久之策臣奉　恩命簡任農部詳查每年經費出入之數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兩多不過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不等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一二百萬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因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是兵餉一項居國用十分之六七此各項尋常支給僅免不敷而設有額外費用即不免左支右絀也夫經制有常固無可裁之額而仰給太衆漸成難繼之形臣管窺之見有不可不及時斟酌變通者為我　皇上陳之今八旗閒散人丁宜分置邊屯以資生業也查八旗入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羣聚京師　國家給俸餉以為仰事俯畜之資嚴環衛以示居重馭輕之勢　恩至渥法至善也然經　聖世百年休養滿漢戶口衆多在民人可以自食其力猶以生計艱難上勤　宵旰至旗人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我　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不贍也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且為分置公產聽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凡可為旗人資生計者無不委曲備至　恩養如此其厚而該旗人之窮乏自若者不使之自為養而常欲以官養之此勢有不能者也臣比年以來再四為旗人思久遠之計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之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而邊塞尚有可耕之土我　朝龍飛遼海興盛二京實為根本之地王氣所鍾其附近地方膏腴未盡墾闢欽惟　宗憲皇帝運獨見之明計萬世之利念旗人生齒日繁而國帑不足以給也欲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撥旗人居住耕種俾得自為生養雍正十二三年間查辦已有定議未及舉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廷臣亦屢有以此條奏者惟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旗人生長　輦下一旦遷至邊地必多以為不便即中外臣工見事體重大亦未敢輕主其說此所以常扞格而不行也夫人為一身一家之謀或祇顧目前不存遠慮　皇上統一宇宙涵育羣生自當全局運量籌及萬年不得為因循姑息之計臣竊念　本朝發祥之地既非諸邊塞可與比倫而為旗人開樂利之休亦並本嘗使受詞戍之苦此猶盤庚之誥可獨斷於君心而終以共喻於民心也若慮事有難行不及時早為之所雖現在尚可支給而數十百年之後旗戶更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窮之生齒使僅取給於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餉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而旗人之生計日蹙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之常制斷不可加國用所必需無可減縮即竭度支之所入以資養贍而終苦不敷不且上下交困乎且不獨此也待養者衆固無餘財以給之分戶者繁即京師亦無餘地以處之惟有酌派戶口散列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藝以充實邊防則舊行之餘盡成精銳陪京增拱衛之勢外藩仰震疊之威旗人既各有生聚之謀國帑自無匱乏之慮矣至沿邊地方何處最宜何肥饒屯田事宜作何經理開置與旗人當作何抽撥安插之法臣不能懸空詳度未敢冒昧妄陳伏乞　皇上密查舊檔熟計情形斷自　裁

特敕定議施行

酌濬京口河道疏乾隆六年　劉吳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京口一河為江南浙閩商賈往來之通衢又杭嘉湖蘇松常鎮等府糧船必經之要道河身甚窄兼之潮水清出濁入最易淤塞數年以來每至冬乾糧船回空之時官舫民舟阻隔不通以數月計地方有司雖照例動項每年撈淺終屬無益甚至正月二月閒糧船起運滯礙難行不得已築壩車水暫為接濟殊非長策實官丁商民之一大患也閒此河向係民挑並無淺阻緣蒙　世宗憲皇帝深仁厚澤一切興作不肯派累里民此河遂動項官辦而奉行不善承任者不敢確估工程考核者不敢據作報銷層層節省苟簡從事重以胥吏侵漁夫頭包攬有名無實銅鞚相沿此沙泥之所以日積河身之所以日高也臣思此河必欲通暢無阻仍令民挑為上民挑則在官無估計查驗之繁事竣無冒銷駁減之慮胥吏無法侵漁夫頭無由包攬如恐派累里民與其每年動項糜費而無功不若計程減賦利民而有濟查京口至奔牛一百七十里俱係應濬之河自京口至坍山計程五十里屬丹徒縣自坍山至呂城計程一百里屬丹陽縣自呂城至奔牛計程二十里屬武進縣該府縣官查明近河之田按程多寡分別量為減賦計與所用民力大約相當積十年之久一大挑濬業主出食佃戶出工寬開五尺深挖五尺仍照從前一月之限令該撫具　題分派賢員實心董率縱潮水出入十年之內斷無淺阻之虞或謂此河兩岸壁立難挑易淤然使所挑之土遠置堤外自無淤患如此則河身通暢足以資運濟舟官丁與商民俱便矣

請築江南海堤疏乾隆六年　劉吳龍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吳龍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江南地方河湖水利荷蒙　皇上簡命大臣逐一興修蓄洩有備將來偶遇歲歉俱得思患預防但查沿海居民洪潮之害較之內地水旱為災尤烈每於七八月之交東北風大作潮勢高湧民不及避官不及援頃刻之間男婦廬舍盡入波流此雍正二年十年兩受其害所當急為籌畫者也查崇明居當之尾閭半在海洋其北岸則為通州南岸則係太倉州之寶山縣地界通州東面臨海自通州而北至海州舊有范公堤一道可杜海患寶山亦東面臨海由寶山而南過松江接浙省之海鹽海窒屢經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聖慮周詳不惜帑金俾海塘修築完固永無海患惟自南岸寶山北岸通州中界崇明三百里之海口洪潮一發悍然莫禦由通州而如皋靖江等縣由寶山而嘉定鎮洋等縣大小沙洲不下千計無不受洪潮之害者蓋地方官以為地勢使然罕不留意百姓又狃於便安素無建處以致臨時束手無策聽其漂沒深堪憫惻我　皇上如天好生不忍一夫失所乃江南海隅相沿大患向未議及恐無以副一視同仁之至意請

諭督撫委派賢員於寶山通州南北兩岸相度形勢依靠馬路倣照河工堤式高築一堤低窪者勸令遷徙其水中洲民亦令高築圍埂務期堅厚每至七八月間該管上司嚴飭州縣董率居民加意防禦則洪潮雖毒不能為災江南海隅之民得與有海塘等處共沐　皇恩於無既矣

敬籌楚省營制疏乳隆六年　　邵蘇園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臣邵蘇圖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竊惟楚省襟帶江湖控扼苗土一切營制最關緊要必須鈐轄合宜聲勢聯絡水無閒冗之戰舩陸無曠缺之額兵庶操防得收實效而帑項不致虛糜臣莊任以來無日不留心查察次第辦理今奉　恩命調任兩江除尚須斟酌未敢遽定之事容臣札交新任督臣孫嘉淦籌畫辦理外所有必須改設及儘可裁汰併應通行飭禁者臣查察既確不敢因已經調任因循緘默謹就　皇上陳之

臣愚見逐一為我

一永順一協應歸鎮箪鎮統轄以免隔越以便控馭也查永順乃新闢土疆北與湖北新闢之容美施南十九土司連界西與四川新闢之酉陽土司接壤南則與鎮箪苗疆之鳳凰廳相毗聯其所轄之保靖永定二營又屬苗土夾雜之區地方最為緊要今隔越七八百里遠隸常德提督統轄設或地方有緊要事務往返千有餘里實有鞭長莫及之虞查鎮箪鎮東南之乾州喜鵲營一帶與永順協東南之土蠻坡相接其永順協鎮箪駐劄之處相去不過三四百里聲息可通且鎮箪為楚南苗疆巨鎮所轄辰州沅州永綏三協辰協在箪之西沅協在箪之東南而永順即在箪之東北今若將永順改隸鎮箪則四協環於四面不特平日巡查督率得收指臂之益且氣勢相連聲援亦壯況永順在辰協之上三百里其往常德提標水陸程途必由辰協經過今辰協尚因苗疆緊要近隸鎮標則永順豈可遠隸提標致有控馭難周之慮應請將永順一協就近改隸鎮箪鎮標統轄庶形勢合而呼應靈並無紛

更滋掣之煩而於苗疆實有裨益

一岳州常德二水師營應改歸龍陽協管轄以便操演以一事權也查岳州水師營係康熙二十八年前督臣丁思孔　題請設立彼時撥有岳州城守營兵丁一百名是以即隸岳城守管轄又常德水師營亦係康熙二十八年前督臣丁思孔　題請設立彼時因撥有提標兵三百名是以即隸提標管轄迨雍正十二年前督臣滿柱因常德水師無將領督率請改隸常德城守營兼轄在彙在立法之初原為水陸巡防互相稽察起見意非不善惟是水師與陸路各有分司營制既迥不相同操練亦大相懸絕乘風破浪與躍馬列營其止齊步伐豈可同日而語況洞庭一湖為八省往來之要道秋冬水涸則港汊繁多春夏水漲則茫無畔岸竊匪出沒最易藏奸全賴水師營汛巡防嚴密

鈐束得宜方於地方有益現在岳常二水師因各隸陸路城守營兼轄雖有董率之名並無訓練之實是以二營水師頗為廢弛今查龍陽協專管洞庭一湖之水汛乃屬水師專營西連常德東接岳州與岳常二水師之汛地彼此接壤應請將岳常二水師營俱改隸龍陽協管轄則以水師轄水師不但稽查操演事盡合宜且三營相合以成特角之勢平日遊巡則聲勢聯絡有事調遣則呼應得靈庶統率得有專司而水師不為虛設矣

一虛設之戰船宜酌量裁汰以省冗費也查龍陽一協原額兵丁九百名設立戰船五十隻以供遊巡操防之用兵船本屬相稱今查該協兵丁已經於各彙內陸續裁減抽撥再除親丁公費名糧現存實在兵丁止有五百六十餘名而船隻未經裁減以致兵少船多無從配操其冗餘船

隻徒泊河干每屆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六年折造虛糜
國家帑項徒供風雨飄零今查該營塘汛二十二處應
需船二十二隻通共止需船三十隻已足敷用其餘戰船二
十隻殊屬無益應行裁汰若云地方營制當有備無患但
今現議將岳常二水師營歸併龍陽協管轄則有岳州水
師沙戰船二十四隻常德水師沙戰船三十五隻合之龍
陽協存船三十隻尚有沙戰船八十九隻汎界彼此叱遣
呼應聲息甚近遊巡往來甚屬周密儘數通融調遣之用
又衡州一協歷來不設戰船雍正七年前督臣邁柱因該
協通近湘江為兩粵往來大路將沅州協裁減之戰船分
撥六隻為該協遊巡之用今查衡州一協雖通兩粵大路
但俱屬山河灘高水急不能撐駕身長粗笨之戰船是以

停泊河干並未駕駛巡緝實屬有名無益且衡協水塘每
塘各設小哨船一隻給塘兵撐駕以供巡查之用頗為便
利原無指此戰船應請將衡陽戰船六隻裁汰以省虛糜
又襄陽原設哨巡船七隻內於雍正十一年裁減一隻尚
存六隻至雍正十三年有穀字二號船一隻屆當大修之
期該營遊擊李應正揑行折毀迨李應正於另案參革議
令接任官賠造回估價不符往返駁詰至今尚未修起查
襄鎮穀字二三兩號戰船係分防光化縣之水汎自穀字
二號船係折毀之後止存穀字三號船一隻遊巡該縣地
方毫無遠誤數年以來地方甚為寧謐是此穀字二號之
船亦屬冗設應同龍陽衡陽各戰船一併裁汰其原船俱
令變價充公庶營伍無空設戰船之名而經費亦不致冗
耗矣

一營伍私設提塘及字識冒佔伙糧之弊宜革除也查鎮
標協營額設經制官兵俱按地方之險易酌量設立況兩
湖為水陸衝衢地方險要巡防設守已屬汎廣兵單則設
一兵須收一兵之實用豈容一名冒濫乃查湖廣北南二
省各標鎮協營俱於省會地方並提鎮駐劄處所各設提
塘一名為請領錢糧及彙造奏銷季報各冊而其實藉以
揣探上司所行事務凡有關於營伍者提塘即僱倩腳夫
先期通知以為整備彌縫之計開鐫營之門啟指撞之弊
皆提塘從中為之綠索雖寄難以枚舉是提塘名色已宜
急為革除況每營設一提塘必各給以名糧以資工食其
中善於鑽探者又必多給名糧以示獎勵故一營之中給
糧一二三分不等今北南兩省提鎮協營共十餘處所設
提塘不下百十餘人佔食名糧不下二三百分殊屬冒濫

再查武職官員由行伍出身不知文義者居多又因養廉
有限不能延請幕賓是以文移書稟往往藉手書識以致
若輩高其聲價每耕一分糧不足養贍家口輒以斟糧要
扶本官而本官需用其人遂任意加給名曰伙糧以供幫
貼每人各佔名糧或一二三分不等此不獨提鎮協營大
員為然即下而都守千把亦莫不如是衙門益大則伙糧
益多上行下效不能禁止通計兩湖提鎮協營六十餘處
佔食名糧亦不下二三百名曠缺已極且到任後即經分
別嚴飭兩湖各營將提塘盡行革除其有道路遥隔凡彙
造冊籍請領錢糧等事必應接應辦理者則令提鎮大標
僱倩一人辦理其各協營或附於提鎮所委之人或約同
附近營分同僱倩一人承辦仍飭令捐資工食不許擅給
名糧一分之外於營公費內准其量給工食以資膽度統

於年終造册報銷其提塘書識從前冒佔之名糧逐一清出悉行募補以足兵額惟是楚省民雜嚴飭禁革在案而前項積習各省大概皆然可否仰請　皇上敕下各省督撫諸臣一體清查裁禁庶額兵不致曠缺而兵餉亦免虛糜矣

以上四條皆就臣愚昧之見因地因時並將營伍之積弊分別釐正剔除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請專修水利之責成疏　乾隆十六年　陳宏謀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宏謀謹　奏為水利關係農田請專修築之責成以收實效事竊惟耕鑿乃衣食之源而水利實農田要務江西一省所屬郡縣非濱江帶湖即環山逼嶺近湖之地勢與水平民間築有圩堤開壩以資捍衛地以內之民田廬舍烟火萬家每遇水發全仗圩堤開壩周圍堅固始保無虞一有沖漫均遭淹害此以圩堤開壩防水之害者也近山之地高下畸零開墾田地既防衛決之為患又苦灌溉之無資惟有修砌陂塘堰圳水至可資防禦水少可資灌溉此又以陂塘堰圳防水之害而即資水之利者也江西水利大段不外此二者而年歲之豐歉亦即關係於此二者矣向例於農隙時撫臣行令各地方官將舊築圩堤派夫修葺年底將完固緣由造册報部存案止就南昌瑞州臨江饒州南康九江贛州等府所屬之十有餘縣年年報部有案者彙册開報而近山逼嶺地方一切陂塘堰圳均不在開報勘修之例即此數府中除所報圩堤而外亦尚有續修未修之圩堤開壩總因地方官向無承修保固之責視為泛常並不親勘督修其間民力之勤情出夫之多寡圩堤之堅否地方官既未親臨查勘無人督率奸頑即於每推委不前不但應修而未修者延挨觀望即已經派修者亦不過虛堆浮土掩飾一時隨修隨傾難資捍禦以致縣遭大水尺土不保全圩受淹一處沖決闔境罹害現據士民以民間情願修圩築圳請官督修主持以免阻撓等詞紛紛具呈則江省之圩堤堰圳夫力雖出於民督率不可無官也明矣臣查地方縣令身膺民社水利農田本其專責但每年農工農畢後正值徵漕開訟之際勢難親身前往各鄉勘修而各處應修之處無官為之督率未免心力不齊強弱不一動多阻撓爭執控告不休之事臣查各縣均有縣丞一官本屬閒曹並無專管職掌原應佐理縣務此等圩堤堰圳乃民生要務正宜委令辦理臣達遵守仍致始勤終怠難收實效臣請將江西一省縣丞丞各員分頭勘修但係一時詳行之事若不定以責成永均加水利銜凡有修築圩堤開壩坡塘堰圳等項工程俱專責各該縣縣丞查勘督修開有並無縣丞之屬即委與史巡檢各按本管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以後農隙之時各該縣丞等官輕騎減從親詣各鄉確勘應修圩堤等項查照向例督率圩長民夫合力修築將舊築之卑者增之圩長徇私怠玩仰戶恃強抗違者該委員即可就近分別懲治統限歲底修竣造册移縣該縣察實加具印結轉申彙册報部查核其有向無圩堤等項查勘情形或應築堤建閘或應修砌塘圳等類及向曾築有工程或年久坍塌過甚者亦即督令該地民夫合力修築如工程浩大閘係永遠水利而民力不支難以派修者應請循照從前

秦明事例動支鹽規充公銀兩給發興修工竣造具實用工料細冊報部核銷各該員三年之內果皆實力督修並無冲決被水等事遇有保舉陞用將承辦水利如何列入事實獎薦以示鼓勵倘有扶同捏飾以及借端需索援累鄉民等弊分別參究自此之後除猝遇異常大水非人力能施毋容議外如止尋常雨水而有圩有攔田地工程修築不堅致有冲漫受淹者將各該委員及知縣一併題參分別議處如此則責成既專修築以時各官咸知境內有不容玩視之工程小民亦知境內有不容推諉之工程上下官民交相勤勉水利興而農田得收實效矣

請復舊例以實倉儲疏　乾隆六年　周學健

刑部右侍郎臣周學健謹　奏為積儲為足民之至計請復撥補盈餘動支存公之例以實倉儲事竊查常平倉儲減糶以平市價賑貸以濟民艱　國家惠民之實政莫大乎此我　皇上加惠羣黎凡所以為積儲計者無不籌畫萬全以期倉廩充盈民食有賴臣伏請本年二月內

諭旨朕看州縣有司往往應及霉變賠補以多積穀石為憂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從容不至賠補之處交與該部另議奏欽此大哉　王言誠推恩羣情之至隱而籌畫精貯之苟務也夫常平積穀不去其累官者而欲倉儲之常盈而無虧容可得乎累官之事莫如霉變與買補二者本年五月內臣在戶部侍郎時會同　旨議請將常平倉穀比照通倉淮鹩氣頭廒底之例行令各省督撫酌定成規　題明辦理在案是霉變一事將來可免賠累且繕修倉廒及時晒晾照例出易勤慎之員原可不致虧損此猶入力所能為也至於買補賠累則有非入力所能為也至於買補則上年所有盈餘不肖之員必百計

功令則參處不免欲全功名則賠累何底焉得不視為畏途惟其積穀之少以省賠累之地乎乾隆二年戶部議定買補不敷准將通省糴價盈餘勻撥如再不敷准動存公銀兩撥補自此例一定買補之賠累少減迨至乾隆四年原任江蘇巡撫張渠因是年江省皆遇歉收價昔並無盈餘可以融補奏請停其撥補經部議定嗣後以本地之盈餘為本地之撥補將通省融撥及公項撥補之處通行停止在案夫以通省之盈餘撥補通省之不敷則有盈餘之州縣固不容其置銷侵隱無盈餘之州縣亦不致賠累獨拈事屬公平令以本地之盈餘為本地之撥補設此一邑之中遇出糶價貴買補價賤則雖有盈餘無煩動用矣其或連遇出糶價賤買補價貴則更無盈餘可以撥補矣

定以本年撥補則上年所有盈餘不肖之員必百計

浮開以圖侵蝕上司因係本地撥補之項不甚愛惜聽其開銷彼上年並無盈餘者則又不准融撥勒令賠補即如

臣奉　命查審究州府沈斯厚會委棄內有嶧縣乾隆五年盈餘穀價一千九百餘兩沈斯厚提用一千二百兩現在審明議追設以此一千二百兩通融撥補可免數員之累今到徒供貪墨之侵挪是同一撥補盈餘以之勻撥通省則公而溥以之撥補本地則偏而私其理較然可覩也至於動支存公添補不敷之處必值該省皆係歉收價貴盈餘不敷然後動支若年豐穀賤則盈餘已敷撥補動支存公原非常有之事且查存公銀兩留為辦理地方公事之需各直省如辦解物料不敷腳價及修理衙署等項皆得動支地方公事孰有大於積儲者而反不准動支亦覺輕重失宜如以勻撥盈餘添補存公恐經管倉儲之員

恃有此例遂啟浮冒侵漁之漸獨不思州縣各官辦理之事何處不當稽核其浮冒防閑其侵漁斷無預料其浮冒侵漁遂可矯其弊而廢盡棄成法也如以貧補之時價累昂責原可治明展限不知此例一開累累之員羣起效尤止圖存價在庫矣天時之豐歉難以預料設或年復一年價仍昂貴不且盡倉儲之棄轉而為存庫之價積儲竟為虛設矣且上年既因價貴停買下年春開必係價昂仍須平糶至秋成之時並買兩年之穀更覺艱難是價貴停買一事无於積儲無益也以臣愚見欲倉儲之常盈必使官無賠累之苦欲使官無賠累之苦必當復通省撥補與動支存公之例方為有裨仰請　皇上敕下該部定議通行各省將乾隆六年以前凡有穀價盈餘徹底查清解交司庫統俟下年買補時有不敷之處核實撥補如撥補有餘再留為下年之用倘或不敷動支存公添補嗣後總以上

聖恩准給淮商餘息以達鹽運事竊照商人行鹽計圖年利斷無賒本發賣不取餘息之理鹽商無利行鹽不前決無鹽價不長之事上年

臣奉　旨查辦淮鹽運楚成本據商人開報各款數目浮多不無暗攤餘息情弊經

臣與鹽臣準泰逐一察查據實核減定為成本並請量加餘息會詞具　題令淮部議以餘利諒已攤入成本之內毋庸另給誠慮核減未盡不便加重也第前次核算成本較部議原價雖屬稍增而各款皆現在必需實數並無浮溢今不給餘利商情失望輒生退阻且適值今春陰雨過多場鹽產少兼以開淡鹽河築壩阻滯價腳倍增現在鹽運不前鹽臣準泰拙力催趲各商吁籲延挨甚為掣肘伏查淮商以鹽為世業攏子母操奇贏雖物力盈縮價有貴賤不齊而從長計算總期獲利乃商賈常情先經大學士等原

議內開須將需用各項確加核算每引計其成本若干並其利息若干酌定價值等語早已籌議及此臣等奉命查辦將成本逐款核清聲請每引量加餘息正遵照原議使本利不清可以察其私增情弊體恤之中仍寓以節制之道倘止令照本出賣不給餘息恐不足以服衆商之心且實在成本原無可減不過減成本外之重利耳前鹽臣三保二次酌開成本賤價每引六兩三錢零賣價每引六兩五錢零是成本內實有餘息也今臣議定賤價每引五兩三錢零是每引已減餘息一兩矣賣價每引五兩七錢零是每引已減餘息八錢矣僅議量給餘息二三錢就年利而計不過十之三四釐較之與商三分二分之利輕重已屬懸絶祇以疏銷積引商資本饒裕常年通算積少自可成多是以計利不嫌微薄若仍謂餘利已攤入成本則每年正雜錢糧匣費外支原有定額火作等項雜費復屢經裁減實難隱混況現今產價之責腳價之增又為衆目所共見衆耳所共聞一無所利而今其挾貲千萬冒涉江湖雖嚴催行運不惟奸商得以藉辭即令良商亦未免於力絀倘漢口到鹽稍有不繼恐淮商困而楚民亦病此不得不早為籌慮者也伏思恤商正以惠民補偏乃以救弊仰懇

皇上天恩准給淮商餘息每引二三錢計售責於民每觔增值不過幾毫在商人皆沾餘利日見充裕不必嚴令而自爭先行運誠屬商民兩便仍令鹽臣每年核定咸本輕重鹽價應貲應賤合加餘利每引若干預行咨明楚省晚諭按數出售如有私增釐毫及運銷稽遲者即將該商嚴究庶情法兩平該商無以藉口而楚民亦永無鹽貴之患矣

皇清奏議卷三十八

敬陳賑務事宜疏　乾隆七年

吏部左侍郎臣蔣溥謹　奏為敬陳賑務事宜推廣　皇仁事欽惟我　皇上勤求治理敬念民依偶有水旱偏災　召對臣工時加詢訪痌瘝在抱之意每形於辭色而　深宮之壁念尚有為臣下所不能盡宛者　宸衷胝孽誠為自古所未有近淮徐一帶地方被水蒙　皇上特命大臣前往會同督撫河臣辦理水利賑務疊降　恩綸至再至三蠲租免賦加賑截漕拯溺之羣黎而登諸衽席本月十五日復蒙　皇上召見在廷諸臣　面加訓諭有可以籌畫一二者條奏以　聞臣仰勤　聖廑敬聆　天語殷切悚惶無能報稱伏思淮徐諸郡襟絡河淮今年雨水過多上流之水滙注洪河一時宣洩不及以致高寶一帶低窪淹沒漫為異派現在秋分節候水勢日漸消落將來善後事宜等自能悉心辦理惟是現在賑務　欽差大臣金為小民熟計安全要在青澤遍數不致一夫失所而微臣區區管見猶有可以仰承　德意者不揣愚昧敬分晰陳之

一江省災黎或羣聚一處或流散四方愚民饑寒所迫最易煽動該地方官應將前後所奉　諭旨隨時隨地宣揚化導俾知　朝廷德意無微弗逮有司辦理荒政應兼留心訪察奸宄其流民所到之處業雇該省隨地安插留養並令訓諭約束而來經流出之人羣聚一處覓食無方或掠食市物因而漸肆搶奪情形若不防微杜漸誠恐為害甚鉅應令有司加意稽查如有奸民

即行指出首惡懲治其地方武弁亦宜先事防範不得視為膜外

一辦賑務須多員各該州縣地方其奉委協之佐貳等官以及往來差員或搬運米石或稽察賑務本地方官每視為客官不能和衷共事其胥役人等因生覓伺呼應不靈動輒掣肘於公事不能無誤應令督撫嚴飭毋得復蹈前轍期於一體辦公不可妄生畛域

一各屬散賑開報戶口照數詳請米石至臨時給賑往往有造冊遺漏之人已棄我　皇上洞鑒奉有　諭旨無使哉減旨恐被災之處既多原有一種貧民往往安土無定戶口册籍終不免遺漏及臨期乞賑而承辦官拘於造冊詳報在先不便再為開銷致令嚷閙滋事殊不知我　皇上軫念災黎加意撫綏今又於常額之外　特旨加賑三月兩月不等　恩施至渥何惜升斗反致此膏不能徧及應令該督大吏密諭委員斟酌辦理果係實在災民冊籍有遺漏者一面收賑一面補行詳報

一散賑地方或有本籍紳士及殷實之戶能出貲分任賑務實心効力者彼等既係本地之人自能熟悉本地情形應令地方有司核實詳報分派各村鎮料理賑務如果有益災黎請照樂善好施之例一體酌量議敘查從前雍正年間山東災歉曾經舉行此例今似可倣而行之

一散賑例設米廠粥廠向來多擇城中寺觀處所設立不過數處以致該州縣散賑不能遍及務於各鄉村地方度其遠近在適均之地分布賑濟庶人少易給且老幼皆就近赴領易於散給

一散賑分設各廠需用書吏人役甚多原皆有額設工食而向來此輩積弊往往乘機侵蝕散米則用小斗量出或攙和糠秕賑粥則夾入硬灰偽作稠浪因而扣尅米石又挑夫火夫種種通同作弊之處不一而足在圖都已大為糜費而窮民仍未得盡被　恩膏此種實應痛懲應令委辦之員不時親身稽察如有前項等弊立即於散賑處嚴懲示衆

一各州縣駐劄兵丁其應得糧餉或由本營給發或在本州縣支領皆有定制惟是江省偶遇災荒地丁糧米所在多蒙蠲免其兵丁糧餉地方官員或因無項可支詳請轉報以致稽延在各該兵丁遇此歉收之歲未免食物昂貴誠恐需用甚艱應請　敕諭督撫轉行藩司預為經畫依限給發則糧餉不致逾期而兵食寬裕矣

一窮黎被水之後露棲野處寒濕交浸易致疾病應令該地方開設藥局揀擇本地良醫過有疾患時應醫治務宜加意全活毋致虛應故事以上八條在奉　命之大臣定能籌及而臣仰體　皇上惠鮮懷保之至意誠恐委辦之員稍有奉行不善雖該管之大員一經覺察自必加意參處但參處在後而　朝廷之深仁厚澤在窮民已未得均霑何以仰副　聖心俾勿蒐之見臚列數陳以備　採擇伏祈　皇上睿鑒

請行版圖順莊之法疏　乾隆七年　陳大受

巡撫江蘇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大受謹　奏為謹陳力行版圖順莊之法以垂永久事竊惟催徵錢糧賦在乎因地以制宜創立科條尤貴酌今而準古蓋法久弊生雖前人之成式亦難墨守而今行奸杜則當今之良法自應循行也伏查

海内財賦以江南為最地廣糧多催科之道實為基重歷
來編徵定額州縣大者編户六七百里小者三四百里每
里為一圖每圖為十甲原係照依田地坐落坵段挨號勻
裝本無參差混淆之弊緣明季正賦之外額多雜派差徭
按里輸當並不計畝均值又有官户儒户之優免于是避
役者將本名田地寄籍官儒以免差徭送至數十頃之多
田占籍于一圖而竟得免役或田僅數畝偏載於一甲而
派令當差偏枯不均閭閻苦累是以國初科臣柯耸江蘇
藩臣蕉天顏咸有均田均役之請也夫均田均役其名未
嘗不正其意未嘗不善然考其立法之始即為滋弊之源
有不可不加詳察者查田地必有坐落處所故版圖魚鱗
順號册籍為清糧根本均田者應視其遷邑田地山蕩之
多寡均分幾圖幾甲每甲裝田若干挨順坵段由近及遠

務使履畝即知其田係何圖何甲按籍即知其田坐落何
處則田地何至錯雜而田額亦未嘗不均以臣所知江廣
安徽等省編田區分圖甲咸皆如之乃蒸天顏原疏云聽
民自相品搭充足里甲之數此言一出民間推收遂不計
田畝坐落處所而以圖甲為虛悅任其取東西南北之田
以實之惟以户名為主其田甚至將一坵之田割裂分列於數
圖故欲就實徵册而考其田在何處非里書排年未由知
悉而里排人等以印官為傳舍錢糧無憑催徵藉此攜操
掌握花分詭寄包攬侵收無弊不作皆自相品搭一語階
之厲也至　本朝定鼎以來一應工役俱動正項開銷小
民完納正供之外並無絲毫雜派差徭無役可均其所耩
均役者乃州縣之私派耳蓋里役之設仿自明季陋弊相
沿始則藉催糧之名供役在官繼則不肖官吏倚為腹心

令其承應一切雜務按圖按甲遞年輪當且有值日里排
每日即在縣前伺候一遇公私之事官出一票交給里排
承辦繳官有費經承有費差役有費指一派十藉以肥己
苛派糧户每米一石自一二兩至八九兩不等名為幫貼
猶不能滿官吏之慾墾因之包攬錢糧侵漁正項從前江
蘇等屬積多至千百餘萬大概由此賦逋民困均田均役
之流弊已為至極是以雍正十年内廷議舉行版圖順莊
之法以清田糧實乃因時制宜酌今準古之善策而前督
臣尹繼善等又將里書排年等役嚴行革除數年之内錢
糧易於徵收小民不得浮費已漸有成效第緣各州縣印
官屢易奉行不力而所定科條亦未免過煩以致版圖各
册有已經查造者辦理未得就緒乾隆二年内陞任藩司
張渠又有均田均役之奏經部臣議以事關更易成例永

定章程應令確按地方情形悉心妥議題到再議等因臣
自上年調任江蘇查核此案未經議覆而各州縣依違其
間並將已經查造之册等諸無用隨詳加體察博採輿論
始知版圖順莊事若相背而理實相成祇緣舊日里胥積
蠹向藉均田推收為弊索之計一旦易為版圖攜柄無所
操縱不能遂其科派之私故爾多方阻撓極力徵惠冀其
返舊而不尚官吏希復里排責令辦事可藉分肥亦多交
訌究於國賦民生有損無益伏思版圖乃就田問賦千古
不易之經即明之初年又造魚鱗分役里甲三千甲田三
百按畝科徵是均田原寫於版圖之内又洪武初驗田出
夫田一頃出丁夫一不足一頃者以别田足之按畝計役
而均役亦即在版圖之内故版圖一定諸務皆便若舍版
圖而只言均田均役則其流弊必至如前所指者至於順

莊就人問賦不過行滾單省差便民之一節版圖既清不
難次第辦理但立法貴於易簡庶奉行者得以易知易從
前此舉行版圖順莊條議紛繁册籍浩瀚所造垻領戶戶
領垻版圖實徵順莊等册紙筆人工所費不貲且須逐年
換造者人多畏難遷延度搁或勉强遵奉遂致滋擾今臣
等酌議州縣每年俱令造實徵册及滾單册以為徵糧張
本實徵册内田額銀數俱與奏册相符應以現年實徵册
為根底照册載各戶每戶各散給一單令其自將該田坐
落土名垻段號數四至鄰田及本戶的名住址一一開填
明白繳縣註入實徵册内俟填註完日督令經承撿查抽
聚挨順坐落垻段歸併圖甲仍照原額田數均粜次年即
照此另造為版圖實徵册嗣後田地舊賣只須改寫戶名
不得將田寘入別甲再按花戶所填住址分晰城市村莊
另造順莊滾册以便催糧其買賣推收住址遷移隨時報
明悉照原議查辦則以州縣每年必造之實徵册根據而
清釐之事非繁擾較為捷便從此章程一定不惟田地之
積弊永杜糧賦之催科有裨即一切經野實政皆得有所
憑依以為推暨矣

請廣淮揚水利疏　乾隆七年　顧琮

總督漕運淮揚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顧琮謹奏為敬陳淮北溝洫已行之成效
請廣水利以盡地力事竊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
帶黃淮滙注湖蕩土田廣衍戶口繁多第頻年水旱饑饉
荐臻以致土地荒蕪民物凋敝連歲疊蒙　皇恩蠲賑
截漕近又　特遣大臣撫綏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
溝洫以期收益除害仰見　聖主勤求民隱懷保惠鮮
其所以啟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備臣待罪總漕淮郡
適當駐劄之地又因愚任已再其間風土民情知之頗悉
近者督漕北上復沿堤相視按之地勢訪之土人而淮
北實有可興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施功甚簡為效甚
鉅者竊見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署相等乃田價懸絶至
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
北下地一頃僅值銀七八兩者考其所由蓋淮南河堤多
建涵洞淮注有資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肥至淮北郡縣地
雖濱河而溝渠坡堰概未講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
糧從未獲禾稻之利若一亢旱麥收亦缺竟同石田其卑
下之區則又皆泡泊萑葦拯田汙萊積雨稍多即成巨浸
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災十室九空公私困竭臣初疑引
河濬廣設涵洞或於淮北未宜近因艤舟清江迤北登
堤履勘見五公橋旁近土田肥沃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
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前亦係荒蔡之地後因有錢姓者
以賤價買堤外蔡田於堤上創設涵洞導流引灌遂成沃
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價今已價十
餘兩因益信蓄洩得宜地無南北可獲其利臣竊見自清
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涵洞第由來止知束水濟運
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萬頃原泉竟未收涓滴灌溉之
利遂使淮北之利與涇河田畝高下相懸昔魏史起之言
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
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因引
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今淮北諸河形勢適相類此應請
皇上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
妥辦估計興工於兩郡近河堤岸或建設涵洞或分築壩

堰開渠溉田至東西駱馬微山漁濱徐塘諸河支分派別
務各賡引溝渠或築圩岸以圍田或棄窪地以瀦水要使
隨地制宜克盡地力而止其需用幫項應就近在兩淮運
庫動用更令即於河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
約一二年間水利興而人力勤可盡使瘠土化為沃壤第
恐議者疑其運河洩及諸湖之水或於濟運有妨不知各
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五月上旬即可過竣惱田須水正
在夏秋前此啟閉以時運過始行宣導是祇借運河閘蓄
之水用為民田灌溉成效彰彰推此仿行萬無疑慮雖
況清江左右所建涵洞之資漕運毫無所妨農工大為有濟
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　朝廷規畫然與其懌於興作
而旱潦不除累歲
濟國帑坐以虛糜終之水旱頻仍未有窮已誠得此工克

興則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考之目前計之異日其利有五
淮徐兩郡災黎衆多特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即
可寓工於賑其利一也兩郡頻歲被災額賦既多蠲免賑
濟復發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為繼若田功克舉
歲獲豐收則從此正供可以無缺庫帑可以節省其利二
也淮徐常平匱乏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則二
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其利三
也兩郡磽瘠既仰為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流亡安
輯匪僻自消其利四也運河為湖泉貫注亦多溜壩沖工
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既分險工自穩行之
有成雖有此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
去險就平其利五也利興害除上可慰　九重南顧之
懷下可貽淮北百世之利是一時　國家之所費有限而

將來小民之獲利無窮水旱有所節宣一勞得以永逸收
益除害公私並濟無過於此矣

請定雩祭大典疏　乾隆七年　徐以升

巡視北城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徐以升謹　奏為水旱
關係民生請定祈禱之祀典以昭誠敬事竊惟克水湯旱
聖世不免災異之乘禱雨祈晴古來原有特舉之禮我
皇上旰食宵衣勤求民瘼今歲春夏以來畿輔地方偶
爾雨澤愆期原非遽稱災異而　深宮齋禱默致精禋
恩旨頻頒大沛解澤並　命禮臣設立壇場度誠
禱祈仰見　聖主如傷屋念為民請命之盛心臣竊以
為祀典所在亟宜修舉按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蓋古者有
雩祭之典所以為百穀祈膏雨也禮記祭法曰雩榮祭水
旱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為常
雩乃若偶逢亢旱則又有雩周禮稻人旱暵共其雩欽春
秋書雩二十有一故有一日而再雩者旱甚也是又因旱
而雩義雖不同要之雩祭之典自古有之考字義雩者吁
嗟求雨之意其制則為壇于南郊之旁故魯南門為雩門
是雩壇實有其地矣自西漢之世雩禮始廢則禱祀天地
宗廟晉永和時議制雩壇于國南郊梁武始移雩壇于東
郊又改焞燎而從坎瘞唐太宗又雩祀于南郊宋制孟夏
雩祀昊天上帝前明雩壇在泰元門外是歷代皆有雩也
我　朝禮制具備會典亦載有　躬禱之儀獨于雩祭
尚未設有壇壝似屬闕典雖　郊祀之禮亦有雲雨風
雷之神與嶽鎮海瀆之位而禮必有所專設乃于祈禱之
典似覺更為誠敬周詳伏乞
皇上敕下禮臣博求典

故詳考制度於京城之內擇地建立雩壇仿古龍見而雩之禮每年屆期擇日致祭一次偶遇亢旱恭遇陽雨澤沛即於望告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出雲雨者以祈求雨澤無庸於各宮觀處祈禱再查祈雨祈晴事同一體倘有雨水過多祈求開霽之處請照祭法雩禁祭水旱之例亦於兩壇致禱庶誠敬克中於典禮似為允協至僧道諷經考周禮巫師神巫而舞雩故古有歲旱暴巫之說然孫子之對魯穆公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不已疎乎今僧道諷經求雨是亦巫師之意也然於諸禮經考諸禮制諷經之例臣愚以為似可停止其或各寺觀有願祈求者亦聽其自致虔心不必從事壇壝至禁止屠宰一事查唐開元間有禁止屠宰之例然猶之雩禮亦用牲牢故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古祀神祈雨未嘗禁屠

屠且使經紀小民各項歇業民間嫁娶等事多有未便臣愚以為屠宰似亦不必禁止至於不理刑名則各衙門事件繁多反致稽遲淹滯如笞杖等罪不過懲儆刁頑原非大傷民命未必遂至干和若概從寬釋愚頑之徒反為得計亦開姑息養奸之漸臣愚以為刑名素件似應照常辦理臣又考之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自古雨暘寒煖休咎攸關不獨人君當誠心修省即大小臣工皆宜有省躬省職之思至於直省府州縣亦應並設雩壇俾展祈求之典臣請嗣後京師地方或遇雨暘偶爾愆期應致祈禱者　皇上於大內虔誠致禱　特遣大臣官員詣壇致祭其王公以下至各部院官員如何分班詣壇虔誠致禱及直省官員遇本地方水旱詣壇祈禱之處伏乞　勅下禮臣一併詳議酌定儀注遵照通行庶大典舉而誠敬昭以對越　上帝以消弭災眚而古禮咸備矣

勤修省疏乾隆七年　柴潮生

協理陝西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　奏為敬陳愚忱仰祈益崇　聖德以綏泰和事竊惟君治臣伏讀本年三月內治世之休風諫益盈虧檢身之至理臣伏讀本年三月內　上諭有云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此誠唐虞之一堂交儆而我　皇上虛懷若谷從諫弗咈之盛心也不獨九列大臣面承　訓諭者悚仄不安凡屬臣工稍有心知血氣者靡不感愧思奮以圖仰賛　萬深臣緬維隆古妄參末議謹據一得之愚用效蚊負之忱伏查堯有水患湯有旱憂自古帝王之世難免災祲論者以為氣數適然臣愚以為正天之保佑中命而伴之愈勤其懋修也故舜言澤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其德益純其操益密而有感斯應捷若影響　皇上御極以來治隆堯舜仁心仁政浹洽寰區入春以來近京地方雨澤未經霑足　宵旰焦勞無時或釋臣謂陋庸才何足仰裨萬一惟是天時之雨暘難以淺見窺測而人事之修省不妨過為責難然修省於事為者一動一言純雜易見修省於隱微者不聞不見朕兆難窺蓋君心為萬化之源普天率土百司萬姓皆於此托命焉　皇上出治臨民固無一不準乎天理合乎人情治絲益棼而小臣私意管窺　萬幾餘暇豈無陶情適興之時但恐一念偶動其端甚微而自便自起之幾或乘於不及覺迨致滋暗長而莫可遏則戒備間之出入即為所關雖　深宮之糾度自必備極縝密萬非微臣所能

冬度而報効無由寸心激切不得不鰓鰓過慮伏乞
皇上於百爾臣工所不及見左右近習所不及窺之地朝夕愈加敕戒致審於惟幾惟康而力求乎制心制事則
聖德益隆
休徵已哉

慎起居疏　乾隆八年　沈廷芳

協理山東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沈廷芳謹奏為
車駕東巡請　慎起居敬恐愚忱仰祈　睿鑒事
臣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是故起居必慎動靜必端服食有常度進御有常則偶事巡幸警蹕倍嚴誠以
皇躬至重孝以守身為先故能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也欽惟我
皇上仁孝性成達邁前哲屬者將
幸奉天躬謁
祖陵以展孝思此則春露秋霜不勝追遠之念衣冠物御恒存如在之思洵足以齊虞舜而媲周文矣臣嘗考記言古不墓祭自西漢始崇此禮為高帝原廟之遊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而上陵之禮迺興歷梁後周及唐此典不替而開元中編入五禮著為常憲是雖人君事亡如事存之盛節而陵廟無並重之禮此韓愈豐陵行之所由作也雖然　盛京係　國朝鄧鎬之邦　祖陵為萬載神遊之地上陵大禮實同豳慕興懷　先帝而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率土臣民胥為感悦且　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萬象昭明百昌告瑞小臣何敢以管窺蠡測冒瀆
宸聽惟是今年四月奉有令春偶有小瘉漸次平復之　諭旨意自去歲淮楚水災　深宮廑念所致況夏來暑氣倍烈奉　旨以　上天垂象示儆當惕厲勉勉

勤於政事感召休和仰見　聖天子健法天行不自暇逸炎蒸之候勤理萬幾而　車駕所幸　盛京去　大都一千五百里之遥　祖陵復安長白山之麓邊塞崎嶇跋涉勞頓更閱北土高寒七八月間已如冬候閒逢霜雪即可禦裘風氣與內地迥殊尤難珍攝伏望　聖躬隨時隨地敬慎起居節勞養和以臻
慶福典禮慶成早啟
法駕或　駐蹕塞垣固宜量簡軍實而閱兵之餘於田獵之事惟冀勿事馳驅　皇上既臨扵榆之鄉社宜益思王業之艱難　一人之身為　天地　宗社所關四海兆民所倚　列祖神靈實深憑式保恤萬倍　聖壽無疆斯稱大孝此尤中外臣庶所仰望而臣之愚衷實為惓惓也臣本東海下士恭荷
皇上仁孝性成達邁前哲屬者將游列言職中心感奮倍切尋常早擬上達徵忱因弗善養生貧勞致疾幸蒙　聖恩如天之蔭蕭艾已得再生謹貢螻蟻之忱稍效犬馬之報干犯　宸威不勝虔切悚惶之至

永定上游水利疏　乾隆八年　高斌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議筹永定上游開渠築壩等事宜仰祈　睿鑒事查桑乾河為永定上游發源於山西馬邑之洪濤山經山西之應州大同陽高天鎮直隸之西寧保安等州邑至宛平之石景山計長八百七十餘里保安州境內桑乾與渾河並舊開有渠六道曰北平坡渠曰公務渠曰張公渠曰河南惠民渠曰中惠民渠曰南惠民渠居中總謂之曰保安川統渠秋稻自前明迄今資其灌溉民多富饒康熙十八年大同西寧等縣居民以

桑乾所經各村墟地面寬墹平行可仿照保安六渠之制於河南北岸各開大渠一道支引其水淤填灌溉營治稻田足為無窮之利曾議各捐渠身地畝合力開挑因年歉力薄而止至今尚有渠口舊迹乾隆六年二月內該處士民又曾呈請借帑興工渠成田熟按畝認還因開兩省未及商同妥議上年十二月內前任清河道方觀承將永定上游開渠等事宜稟商署督臣史貽直遣員前往查勘地勢詢訪輿情事屬可行於臣回任後移交到臣臣念興修水利既於地方有補隨備文移山西撫臣喬賓冀寧道盛典會同直隸口北道王芬園帶同原委之河員主簿徐文龍等逐細勘明詳稱南北兩岸均可開渠一則利四縣之民田一則減下游之水勢但測量渠身高下及近溜築壩等事應請再行遴委善用水平之員妥勘定議等因臣復委

前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前往應行開渠處所細加測量是否可溉灌溉有益民田無碍地方再行勘明詳酌等因去後茲據吳汝義詳覆測量得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鴈頭村黑石嘴起東至直隸西寧縣屬之辛其村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四十六里南岸自大同縣屬之册田村起東至西寧縣之揣骨疃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五十八里渠身隨地勢高下開挑自二三尺至一丈不等渠尾俱仍歸入桑乾正河兩渠成後約可灌田八百餘頃臨渠各村荒墟之地悉可仿為高壤實有益於民田全無碍於地方又將兩岸相較北岸地勢微順施工為易溉田亦多似應先開北岸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更為妥協今估計北岸渠長四十六里六分在山西境內二十五里六分零在直隸境內二十一里約估需銀六千二百

欵及新營成熟地畝按則陞科之處容臣會同山西撫臣詳議同估勘各工應需細數一併造册題報即于來年春俟營田成熟後按畝均攤還官至如何分年分省派還歸

氣猶急今查上游桑乾河由西窰縣之石匣村入山所經宣化境內之黑龍灣懷來境內之和合堡宛平境內之沿河口三處皆兩山夾峙中徑二十五六丈全河之水一線束趨舍此更無別路乃天成胭壩腳健之地若於此三處山口就取巨石錯落堆疊彷彿竹絡壩之意作為玲瓏水壩以勒其洶暴之勢則下游之患可以捐減委員吳汝義徐文龍等現在三處山口逐加詳勘和合堡又為衆河滙流之處應先於此處建壩約底寬二十丈頂寬十丈均高二尺長二十五丈係水中修建鑿取本山石塊約估需夫工價銀二千餘兩此項銀兩應請一併在清河道庫營田工本項下動支報銷俟部覆到日一併確估造報於來年春融時興工俟試行有效再將黑龍灣沿河口二處酌照增修俾層層截顛以殺其勢更為妥使壩成則水不迟

水不迟而來水所經之地皆一望荒蕪居民咸處高阜委員等查驗節年水跡所至之處並不為患且永定汎漲不過數日漲再落則水畢洩矣以上開渠建壩二事實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用敢備陳情形並將永定上游及北岸渠工繪圖二幅恭呈

御覽

一籌立社倉疏乾隆八年　晏斯盛

巡撫湖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晏斯盛謹　奏為推廣社倉之意以權積貯之道事竊惟三代以下井田不可復矣然而猶可存井田之遺意者莫如社倉社倉之法自隋開皇時長孫平請立義倉始其時建倉當社穀本皆出於民雖稱諸州儲偫委積而關中之旱至就食洛陽未見實效宋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冬冬則加二計息以償逐年斂散少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厥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得見管米三千一百石存倉不復收息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其後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是其米借自常平本出於官而收息於民貴貸賤償故舉之較易然亦未嘗廣有所推行也伏惟周末秦漢以下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返是以管子因穀之貴賤而緩急其令以制其重輕所謂民有餘則輕之故斂之以重者即漢耿壽昌所言常平之法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者也彼以富國此以利民事實相仿行至於今蓋積貯之常經矣然後漢劉般又言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得其平是在東漢之時常平之弊既已如此前世之弊大約相等數年以來於穀貴時俱增價而糴穀遂因之愈貴愈至於無可糴將無所恃以為糴此常平又有難行之勢也且使常平行之不弊其如深山窮谷遠鄉亦無所利何也常平之斂也穀賤而糴市人藉以增價貧民既苦湧貴其散也穀貴而糶市人因而囤積貧民又苦交持且其糶也城市而已遠鄉之民寡妻弱子不能沽顆粒者往往有之即使移粟四鄉腳費已耗而無錢之民究無所得米此又常平之法所不能周者也至於義倉之設建在當社於民甚便然隋倉之積徵本於民是正供之外又復徵賦其本已失朱熹崇安之積借本於官則固本得息夏冬價值相較

貧者實食其利然其時雖下令司倉而州縣行之者不過
問有一二後之行之者尤以為甚難且勉強滋弊何也其
倉多設城郭於社倉之義既已大悖而積穀之法專主捐
輸則仍隋倉之舊又非朱熹借本於官之遺意且任賑貸
者不得其人上下視為無足重輕或且懼其積之多其累
將與常平等憚其欲散之艱虛存數目至以空文副　功
令者又往往而有相沿日久亦不自知其然也要皆未探
其本不盡其用更推廣而通變之也今夫生蠹之繁利不
溥不能濟也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也臣嘗竊籌之州
縣形勢廣狹不一約分四鄉小州縣一鄉約五千戶四鄉
約二萬戶中州縣一鄉約一萬戶四鄉計四萬戶大州縣
一鄉約三萬戶四鄉計十二萬戶大小相衝通約一鄉二
萬總四鄉計八萬其間奉行社倉者除虛報數目及全未

有倉外或於四鄉各設一倉每倉積穀數百石或千石至
三四千而止各倉多寡相衝倉約二千五百石總四鄉約
一萬石以一鄉二萬戶之人食二千五百石之積每戶計
得穀一斗二升五合戶約四口大小口相衝約為三口口
日食穀一升戶計三升二萬戶日食穀六百石則二千五
百石之積不五日而已罄所謂生蠹之繁利不溥不能濟
者此也今天下賦稅有經額徵銀米而外絲毫無所取至
奉行社倉各省乃誤以隋義倉之積為社倉法數數焉惟
勸民捐輸之為事而其間最不善者仰承上司風指邀集
豪富紳監肆筵設席冊名樂輸其實勉強又其甚者按糧
科配於額徵之外勒輸若干及其久也以冊為倉並無實
在前官一易按冊而稽之則吏執冊而對曰此欠在民送
不得不行追捕追捕不完則拘比之於是簽票交加示曰

穀則御史陳其凝前奏民賦照時價輸穀之請非創說也
請自今民賦各銀一兩內以一錢五分照地方時價入穀
於本里保倉價賤之處可五斗價昂之處可三斗或四斗
不等本保本倉無胥役之索指無水陸之腳價無斗斛大
小低昂之欺愚銀穀無需轉易計八十保約地丁銀五萬
內另存銀九千兩得穀三萬石八年得本穀二十四萬加
一息穀二萬四千石年豐日見其增小歉用之不竭或曰
州縣八十保為倉甚多費將安出曰積三四年費將一萬
二千初積之一二年保穀無多分貯於本里本甲公所俟
三四年本息充盈以其息分造倉廒漸而廣之費自裕也
或曰倉多積多穀不流通奈何曰有糧之戶石斗之餘大
倉一粟存於家者官不雇商必通也通流之中留其什一
不使盡洩也或曰積之保與積之官無異奈何曰一保之

之地一甲之地十牌之地也一牌之地十家之地也一甲之地十家之地也一牌之地十家之地也其地之數之不能存本地之倉年收年貸家給而人可得非一刑借貸者之詐訛已與年俱深我　皇上於水旱之年分時蠲不足一保奈何曰戶附近甲甲附近保不限於甲奈何曰正其版圖聯以順莊地從其便糧從其便可也或曰無僧之戶少穀之保奈何曰分常平之穀以為之本猶之又久息多於本本運於官即以息為本如社倉本法可也或曰穀至三十石經理難得劉如愚其人奈何曰一保之地一里之地也十甲千家之人按甲輪管年清年款上下交代隨地丁坐甲而轉行之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聯比相為表裏夜不藏奸地不留匪至於歲慶屢豐戶登康阜積於日富以其餘息因

倉之近地立之社學膏火可資息又有餘則保中之鰥寡孤獨好喪無資者皆可因而給之也豈非上治哉朱熹金華社倉記曰世俗之所病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耳以予觀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布而不以穀以縣而不以鄉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眾欲逐疾之意而不以慆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一邑而不能行於天下程子嘗極論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夫青苗社倉同一收息於民也然利害懸殊則子所謂以全不以穀之言最切其病何也金無轉移之端春散夏斂狀散冬斂三分之息實增於本數之外下戶窮民無異剝膚至穀則有早晚之價四月貸十月還二分之息常在本數之中歉歲荒月足以周急實不可同年而語惟是

加二之息猶之既久息多於本則倉之所存者皆窮民之錄　世宗憲皇帝尤不可忽焉雍正五年特定息為加一刑借貸者之詐訛已與年俱深我　皇上於水旱之蝕勿至赦千百萬慘怛忠厚之仁漢唐宋之人君無有倫比因此由社倉之厚其本而大其規模使與保甲相為經緯則當平之積可不必增採買之停可不復慮雖博施濟衆可也何竟水湯旱之足云旨自維此意似為迂濶然一偏所得宜獻　聖明以俟採擇

都隆額

敬陳河工事宜疏乾隆八年

稽察宗人府衙門事務監察御史奉恩將軍宗室臣都隆額謹　奏為敬陳河工事宜仰祈　睿鑒事臣查去年江南地方遭遇水災時蹿　特遣大學士及大臣等會同該省督撫公同確勘凡河道水利逐細籌畫

特疏濬修築宣洩之處定議公同覆　奏甚為周詳臣去冬奉　命往查南漕船隻復奉　皆著臣往石林口查勘一切事宜臣即星赴徐州一帶地方親加查勘又往查漕船將清口高家堰山陽盱眙天然壩及寶應高郵邵伯等處情形細加籌畫查黃河淮河湖河運道甚有關於民生雖辦理得宜而一遇水勢陡發泛濫之時實難關捆惟宜順水注因地利早為萬全之計先事預防可也臣既親閱情形復博採衆論不揣冒昧恭繕三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宣洩洪澤湖水口宜加修整也查洪澤湖與淮河之水浩瀚綿亘數百里而催由清口流出會黃河之水歸流入海水勢洶湧則沙水隨流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逐至淺阻其形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

再天然壩原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啟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閘此二語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兩天然壩一起則水勢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勢微弱而黃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堤保固使清口之水洶湧以禦黃流則由旁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於微弱黃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弱故至於逆流去歲洪澤湖之水正值盛漲之年必須將水口修理寬濶使淮河之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等處工程將清口東西兩堤固守此即如候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故溝之濬決實由清口之水不得暢流之所致並非天然壩啟與不啟之故也臣愚以為淮河之水以清口為正其東西兩堤乃雍正年間前任河臣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砌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係乎此臣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之時即將清口之西堤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之時即將西堤拆毀使之寬濶宣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兩堤無固守之虞矣至西堤進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洩之水又復過多亦無宣洩不及之憂惟俟水勢減平之時仍將西堤下埽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河兩淮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一帶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

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閘此二語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兩天然壩一起則水勢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之水勢微弱而黃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堤保固使清口之水洶湧以禦黃流則由旁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於微弱黃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弱故至於逆流去歲洪澤湖之水正值盛漲之年必須將水口修理寬濶使淮河之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等處工程將清口東西兩堤固守此即如候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故溝之濬決實由清口之水不得暢流之所致並非天然壩啟與不啟之故也臣愚以為淮河之水以清口為正其東西兩堤乃雍正年間前任河臣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砌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係乎此臣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之時即將清口之西堤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之時即將西堤拆毀使之寬濶宣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兩堤無固守之虞矣至西堤進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洩之水又復過多亦無宣洩不及之憂惟俟水勢減平之時仍將西堤下埽束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河兩淮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山陽安東海州一帶工程料物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

將淮河之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為務則甫除一弊旋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

一湖河之水入江道路宜加挑濬也看得高郵寶應一帶運河工程湖水在西下游之興化鹽城如皋泰州等州縣在東地勢東高西下全賴一線之堤以資捍衛固再沿海之所有范家堤地勢更高下游州縣形如釜底是以五堤開啟則下游地方歲遭水患五堤關閉則上游堤岸單薄不能堵禦運河淺狹不能宣洩如遇湖水盛漲則上游堤岸仍舊傾頹漫溢以致下游州縣被水沖淹若治之之道必將入江道路多為開挑方可得隨勢引洩之宜前據督臣高斌等欽承　聖主指示誤猷將入江道路酌量增添之處會同大學士陳世倌等議奏稱於高郵之三堤並昭關滾水壩下添建滾水壩二座自下游開挑河道引入鹽運河內由石羊溝入江歸海將芒道沙尾加長開挑令其暢流歸江等因在案又據會議奏稱於高郵之上下等處添建石閘七座宣洩水勢由廣陵等湖之水堤流入海口等因亦在案臣愚以修治高郵寶應邵伯等湖保全下游州縣斷無出乎添開入江道路之計者

欽遵酌量議奏臣以入江道路尚少滾水壩不能減洩各湖盛漲之水相隔高郵寶應一帶堤工甚遠若宣洩不及則於上游地方為患無所詐益至添建石閘分水入海之語不能宣洩各湖盛漲之水又與開設滾水壩無異仍致海沒下游川縣田廬雖築引河堤能趨范公堤暢流倘水勢浮漲直趨范公堤入海則下游川縣盡被水患似非萬全之計但應欽遵

聖諭添開

入江道路臣等審度地宜應於邵伯之上高郵之下再添建滾水壩二座壩下開挑引河將湖水分引歸入鹽運河內其鹽運對岸泰唐河附近之處如挑引河使水歸江則高郵寶應各湖之水可以宣洩暢流倘遇水勢盛漲之年將洪澤湖天然壩開放下游各湖之水時洩時收而無慮矣河道通暢上下相應高郵寶應一帶堤工運道既永久無慮而岸內下游地方亦可以享昇平之福

一堵禦石林口之處相應正本清源也竊黃河自河南山東起以至徐州韓家山一帶地方兩山交錯水勢壅阻上游堵閉河水泛漲是以舊制北岸則有石林口黃村劉原等處南岸則有茅城鋪天然閘逢山等四閘各留減水壩以資宣洩由兩堤分減者原因形勢相等數年以來全黃北移石林口不能堵禦流入韋山湖湖身淤漲漸高挾黃

而流河南山東江南三省地方被沖運道皆有妨碍臣上年冬季親臨石林口查看宣洩南岸下游河水之黃溝壩河蔣溝等三處惟黃溝一處暢流其餘壩河蔣溝二河盡皆淤塞由茅城鋪流出之水不能暢入湖內挾南流而至北岸勢必橫流溢漲而成大患此處雖經大學士陳世倌等奏稱於石林口新堤之內修築月堤大修沛縣塘堤並石林口以下順河集迎溜之處挑濬引河堵禦黃河北岸又天然閘對河北岸開挑引河使溜歸於中流仍與茅城鋪天然閘各壩底俱用碎石築整高厚使水不能多入以保禦南岸俱屬有益但臣之愚見與其修補殘缺不如正本清源伏查石林口之茅城鋪實係減洩黃河之水以資清口要處其水口舊制萬難輕議損益似當如口腹咽喉之相稱但水口向係寬闊又有定國寺等處之引河四道原有咽喉之黃溝壩河蔣溝三河今僅存一河是以口大腹小既不能容納又無宣洩之路以致漲溢北流不但附近南岸之州縣屢被水災即北岸石林口等處工程僅有一堤亦不能保固應請仍循舊制將壩河挑濬覓深於洪溝三河俱由徐起溝入翠佳湖等處再壩底全用碎石鎮墊按照舊制尺寸砌築以為宣洩之勢則黃河水勢減洩以資清口而南岸一修理北岸亦不勞而治矣江南之銅山豐沛蕭碭等州縣山來之魚臺滕邑等州縣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州縣數百萬生靈俱可保其生計而韓莊閘一帶運河工程皆可免黃河逆流之患永享安瀾之慶矣

以上三款臣皆查勘地勢詳究水性謹獻芻蕘是否允協伏祈　睿鑒

皇清奏議卷三十九　　碩色

奏為分別興修水利仰祈
睿鑒事竊惟耕鑿為衣食之源水利為農田之本河道
疏通則民生攸賴浸溢無虞豫省歸德府屬之永城鹿邑
及陳州府屬之淮寧西華四縣或界聯江南居其下游或
地勢低窪素稱澤國以致頻年被水上壅　宸衷今夏
特遣大臣來豫賑恤各邑災黎方登衽席隨經
欽差侍郎臣紀山左都御史臣劉統勳查明各縣溝渠淤
塞並江省橫過水道不容下注情由　奏請查勘疏濬經
部議令會同江南督撫遴委幹員查勘開通奉　旨依
議速行移咨欽遵在案臣抵豫之後仰體我　皇上軫

念民瘼已饑己溺之至意即檢查案卷遍訪輿情推求永
城等處受水之由稽考從前未能疏浚之故總因事關江
豫兩省格礙難行今臣再四思維酌為分別疏通之法其
錯壤江省者移咨會商其水道之在豫省者先為開濬如
此庶可逐漸開通不致因噎廢食臣伏查永城一縣北與
江南之碭山縣毘連東與江南之蕭縣宿州接壤其縣境
北隅有洪溝河一道上接碭邑毛城鋪減下黃河之水下
注宿州之睢河而歸洪澤此吐納減黃之正流也其上游
碭蕭二縣境內又有支河二道一曰蔣溝河一曰巴河緣
黃水盛漲洪溝一河不足以資宣洩故又開此二河以分
水勢亦由蕭邑地界滙歸睢河此分瀉黃水之支派也昔
年各河深通水不為患迨後蔣溝年久沙淤巴河蕭邑堵
塞毛城減下之水盡歸洪溝不能容納以致黃水漫溢永
邑屢被水災又該縣城北另有巴溝一道綿長百里西接
虞城又邑之水東亦達於睢河因下游江南宿川境內瞿
家橋地方中隔沙礓不能下洩水滯沙停溝身淤墊每遇
霪潦即四散旁淹附近民田頻年受害去歲今春節據永
邑詳請前撫臣雅爾圖移咨江省開濬臣抵任後即又查
卷咨催嗣淮江省覆稱蔣溝河已經開浚巴河土壩現在
洪溝河尚可容受無庸放開旁分其瞿家橋沙礓原屬應
行挑浚之工但下游五湖尚有勘議之處應俟下游工竣
再行一體疏通等因臣查今歲及秋之間仰賴
洪福水不盛漲故黃河減下之水洪溝尚可容納倘將來
雨水稍多汎水長發巴河土壩若不開通則黃水不能分
趨洪溝勢難容受至瞿家橋之沙礓相距五湖甚遠其下
游數里即屬睢河現在深通今若先為挑通沙礓則水歸

睢河不惟無害於宿州且沙礓之上二十餘里皆係宿境
所轄田土亦免水阻之患似可不必待五湖工竣而後施
工且續查蔣溝一河又於開通之後淤墊數里亦應再加
挑浚除現在移商江省速為委員會勘逐一疏濬開放外
但事隔鄰省勢多格礙其會勘開濬尚無定期所有豫省
本境內應濬之河渠甚多內惟永邑巴溝身淤墊之處
應俟下游瞿家橋沙礓開通再行挑挖其餘查與江省並
無關涉者均應來歲春融先為乘時疏濬隨飭委管河道
金山查勘估報前來臣逐加確核查永城縣有王家古溝
一道在洪溝河之西其水向以洪溝為歸宿嗣因黃水漫
溢將洪溝迤西舊道淤為平陸以致水無所歸節年民田
被淹今應仍循舊跡開通以資疏洩又陳州府屬淮寧縣
境內有濉河一道起自該縣之洪山廟下至范家橋入歸

徳府屬之鹿邑縣境內即為黑河直達江南之太和縣河道甚長諸水滙聚兩邑百數村莊之水俱指此二河宣洩近年淮河淤墊不堪黑河底淺岸低每遇大雨時行即致泛濫為害又鹿邑縣之清水亦起自淮盆下達江南亳州之肥河現在兩邑河身均多低淺逼窄今應將淮河挑濬寬深俾上流通暢其下游鹿邑縣之黑河以及清水河地勢低窪未便概行挑挖以致愈滋窪下應將最低之處各於兩岸加高堤堰束水下流其河底稍高者仍行挑去淤土則谷水俱可暢行不致阻滯浸溢其餘淮盆縣尚有沙河清流河柳涉河蔡河及鹿邑之三里河八里河急三道河小明河或堤岸單薄水易出溝或間淤墊未能暢洩均須幫培修濬一律堅厚深通俾各邑之水悉捐歸似於民生有益以上土方工料約計需銀八九千兩除飭令藩司確估造冊咨部與修外緣水利關係民田時屢　聖懷合將臣分別辦理緣由恭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

請復河工舊制疏乾隆八年　尹繼善

太子少保署理總督兩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辦河務臣尹繼善謹奏為河務商酌已定舊制亟應請復仰祈　睿鑒事竊查江南河務攸關重大時屢　聖懷臣等欽承　恩命同任河防每恨識陋才庸常恐措施未當夙夜靡寧寢食俱廢前會同大學士臣等遵　旨細加講論業將毛城鋪壩大概二壩及高郵三滾壩應行酌商緣由恭摺奏明在案但臣久離江南恐河道情形今昔不同隨會同臣白鍾山前往洪澤湖之高堰山盱等處並高郵寶應一帶地方上下細加查勘通盤籌畫考古證今彼此反覆詳議者數日然猶不敢自信沿途復博採輿論體察民情並詢之通工文武大小屬員及地方等官咸以舊制宜循為便為眾論僉同如出一口所有臣等前奏三條實有不得不因時制宜酌量變通者敬為我　皇上備悉陳之

一毛城鋪之應請仍復舊制也查黃河自河南滎澤縣以下河道俱寬至數百丈迨至徐州北徐山嘴南係鄖城中下游鹿邑縣之黑河以及清水河地勢低窪未便概行挑挖以致愈滋窪下應將最低之處各於兩岸加高堤堰束水下流其河底稍高者仍行挑去淤土則谷水俱可暢行不致阻滯浸溢其餘淮盆縣尚有沙河清流河柳涉河蔡河及鹿邑之三里河八里河急三道河小明河或堤岸單薄水易出溝或間淤墊未能暢洩均須幫培修濬一律堅厚深通俾各邑之水悉捐歸似於民生有益以上土方工料約計需銀八九千兩除飭令藩司確估造冊咨部與修外緣水利關係民田時屢　聖懷合將臣分別辦理緣由恭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

請復河工舊制疏乾隆八年　尹繼善

太子少保署理總督兩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辦河務臣尹繼善謹奏為河務商酌已定舊制亟應請復仰祈　睿鑒事竊查江南河務攸關重大時屢　聖懷臣等欽承　恩命同任河防每恨識陋才庸常恐措施未當夙夜靡寧寢食俱廢前會同大學士臣等遵　旨細加講論業將毛城鋪壩大概二壩及高郵三滾壩應行酌商緣由恭摺奏明在案但臣久離江南恐河道情形今昔不同隨會同臣白鍾山前往洪澤湖之高堰山盱等處並高郵寶應一帶地方上下細加查勘通盤籌畫考古證今彼此反覆詳議者數日然猶不敢自信沿途復博採輿論體察民情並詢之通工文武大小屬員及地方等官咸以舊制宜循為便為眾論僉同如出一口所有臣等前奏三條實有不得不因時制宜酌量變通者敬為我　皇上備悉陳之

一毛城鋪之應請仍復舊制也查黃河自河南滎澤縣以下河道俱寬至數百丈迨至徐州北徐山嘴南係鄖城中下游鹿邑縣之黑河以及清水河地勢低窪未便概行挑挖以致愈滋窪下應將最低之處各於兩岸加高堤堰束水下流其河底稍高者仍行挑去淤土則谷水俱可暢行不致阻滯浸溢其餘淮盆縣尚有沙河清流河柳涉河蔡河及鹿邑之三里河八里河急三道河小明河或堤岸單薄水易出溝或間淤墊未能暢洩均須幫培修濬一律堅厚深通俾各邑之水悉捐歸似於民生有益以上土方工料約計需銀八九千兩除飭令藩司確估造冊咨部與修外緣水利關係民田時屢　聖懷合將臣分別辦理緣由恭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

洩俾浩浩無涯之水得以少殺其洶湧之勢數十年來未嘗為患近年以來恐毛城鋪進水過多圍堤築壩層層堵閉因此南岸日漸淤高北岸逐漸刷低黃河大溜全行側注北岸以致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前經臣等議奏毛城鋪壩減洩之水下達五湖至洪澤湖幾四百餘里路遠勢緩淤沙暫停清水至湖藉以助清實屬有益無損自應遵守舊制又恐進水漸多復令將壩門水底用乱石填高是舊洩機宜未嘗不為籌及但查該處洩水之路現今只有倒勾河三道其餘進水支河俱各淤平則所洩之水較前尚不及十分之一而況河唇卷埽幾若再將壩口水底用石填高則雖有遵守舊制之名仍與舊制不同雖有隨時啟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今石林雖築而南岸之毛城鋪並不能洩水則北岸九十里無堤

之處受全黃之水勢在在堪虞且石林旁漬之後河底未免淤墊若再無分洩之所則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

之水歸入洪湖濁沙停淤黃澄為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為利是一舉而裨益無窮所有議填亂石之處可以無庸施工以免阻塞此實治黃之一大端也

機開放何至任意挖掘以致徹底傾洩況數十年屢經開放不知凡幾壩底並未沖深臣等親往查勘舊制依然此其明驗也臣等再四籌酌應將天然壩仍照舊制不必更改所有估建滾壩及滾壩南北之石工亦無庸建築不但節省帑金二十餘萬兩從此洪湖異漲之水有所宣洩高堰全堤可以永固淮揚一帶可以保全其有益於數百萬民生誠非淺鮮此又治淮之一大端也

後照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之中仍滿蓄水之意未嘗不善但近年以來上游東省州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為可慮如毛城鋪照前舊制過水恐經由上江近河處所以及豫省之永城或受黃水之患不知黃流減下之水向由五湖以歸洪澤本有去路即或其中間有河道阻塞並堤堰單薄之處業經臣等委員上下查勘只須少為疏浚加築便可一律暢流自無妨碍至永城地方原有洪溝等河可以容洩又兼祝家水口層層堅堵無從進水並不為害臣等再四籌酌謹請將毛城鋪壩仍照舊制相機啟閉將倒勾河道開通順直並將從前所築壩堰有礙宣洩者量為平撤如此南北兩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則北岸之險工可保上而東省之滕嶧金魚等邑下而江省之徐沛一帶可以永享成平之福而且毛城鋪減下之水歸入洪澤一湖勢甚寬廣即驟遇山盱三漵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於洩水

精詳前經　欽差大臣等議奏以高郵南關等壩一經開放則下河必致難受請將高郵三壩仍行永閉另於三壩之上下添建石閘四座復於昭關壩之上添建石閘三座抽板開放節制由人所以為下河計者似屬周至但查從前高郵三壩並昭關壩共寬一百九十餘丈今建石閘七座各閘金門止寬一丈二尺共計止有八丈四尺較之舊制寬狹已屬懸殊且高郵等壩原與高堰山盱之天然滾壩上下相應今天然滾水等壩共有三百餘丈而添建之石閘僅止八丈四尺上游之來水甚多下游之去水過少勢必仍然壅積雖於邵伯運南疏浚入江之路亦係減水之意但該處距江甚近江潮朝夕往來與水相抵洩水無多而邵伯運上高寶一帶為諸湖頂衝之區首當其險設遇水勢驟漲自必直趨赴近就下之捷徑而豈能紆迴

流遠全洩異漲之水以入江倘宣洩不及運道民田城池倉庫均為可慮況高寶不能容納勢必仍掘壩以注下河洵湯驟至較之循序漸至者更猛則下河之受患愈深此必然之勢也在永閉三壩之意原為下河興盛地方形如釜底一經開放未免被淹不知下河等處各有湖蕩為瀦水之區又有大海為出水之路從前遇大水開放之時下河最窪之處雖開被水淹究屬有限令永閉以來而被災轉重得失利害已屬顯然臣等再四籌酌請將高郵三壩仍循舊例以時啟閉則湖河之水不致迫溢不獨淮揚一帶永慶奠安而億萬民田歲歲有收利賴甚溥三壩既不永閉所有原議之石閘七座可以無庸添建以省糜費惟念下河地方本屬低窪臣查　欽差大臣等議奏之內入江之路雖已籌畫而入海之路緣議三壩永閉是以下河宣洩不及之處尚未詳議大學士臣陳世倌親勘之後亦曾論及容臣等再遴委妥員詳加查勘其中如有河形曲折河身淤淺處所酌量疏浚深通近水民田應為修築堤堰以禦水勢雖釜底之水不能全消而有餘之水可以導之入海則下河一帶庶可免瀰漫之患所需土方夫工銀兩即在於停修閘壩大工節省銀內酌量動用毋庸另請錢糧合併陳明

以上三條均關河防切要臣等悉心商酌至再至三毫無疑義固不敢少存成見而好為更張亦不敢因前議已定而潦草從事總期合舊制而順水性乎公論以洽輿情以仰副我　聖主宵旰憂勞念切民生之至意於萬一耳

請酌賑民之法疏乾隆八年　孫灝

協理山東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孫灝謹

積弊已深暫停期收實效請酌銀穀兼賑之法以資補救事竊通年以來米價無處不昂我　皇上洞悉民間穀貴之故由設額太多爭雜太衆　特諭鄰省採買及捐監收米之例一概暫停　詔下兩月萬口歡呼頌　聖鑒之至明感　宸衷之獨斷天下督撫惟有併力一心仰承　德音臣鰓鰓之慮特恐奉行失術而速效之心勝之拘牽之論搖之也如　諭旨在罷捐監存常平則必有益銳於常平者以為捐監既停增額既減常平奈何弗急不知捐穀幾等空名固未嘗為穀病獨在常平且常平但求足額亦豈即為穀病惟其非一足而即止一買而即止日積月累是以官民交困也此監例罷而常平卒不可急者也又如　諭旨在停買鄰省是舉尤甚者而言則必有以本省為無傷者不知本省穀多惟江

西湖廣四川為然江南浙江穀雖多猶藉鄰省如福建廣
東山西等省則甚不足者也今以鄰省停買之故盡返而
趨於本省而州縣採之多穀之家也獘至無窮若零收市
販則不敷封截商船則愈擾也爭買鄰省足以貴穀爭買
本省亦足以貴穀矣此鄰省停而本省尤不可爭者也然
臣竊觀今之建議者有二議敷獘者曰必停採買議積貯
者曰必實倉儲夫米之自賤而貴也以漸而長則其自貴
而賤也亦必以漸而平斷未有二兩一石之米不旬月而
竟減為一兩者則亦斷未有乍而停之不移時而又買之
而米價即平於旦夕間者此停採買之說也然而常平之
法有糶有賑然後有買賑即非常有之事糶則每歲必有
之事假若一萬石之米歲糶其什之三今年停買明年復

然是兩歲而已缺其十之六也又明年復然是三歲而倉
幾空矣如是而復買之而盡買之害豈有極哉此實倉儲
之說也為今之計欲使暫停之速效勢既有所不能欲今
採買之久停事又有所不可是非有術以通其變而議採
買則慮其多議倉儲復恐其少議採買則惟恐其行之太
驟議倉儲又惟恐其補之太遲是兩困之道也臣昨見少
詹臣李清植條議請酌以銀代賑之法臣初疑其難行既
而思之是亦救獘之一策惟將倉儲合算而無偏於用銀
即調劑採買之法也夫常平之設賑糶蠲緩必資乎穀
者也賑不必定資乎穀者也查銀穀兼賑之例上年江南
被災最重現在遵行其他宜無不可行者請飭地方遇
有偏災其倉儲足供賑恤者仍照舊辦理其本地不足而
他處可協濟者亦仍通融撥運外倘至倉儲不敷散賑酌
量各該地情形或先儘穀再用銀或將銀穀分配湊給至

甚不得已全以銀代亦非權宜之必不可通者也然則銀
穀兼賑其絕無不便乎不便則亦有之惟折銀或殊時價
耳李清植現請　勅部酌議矣外此無不便也且有數
便銀質輕徵官易散給人易取携一便也穀貯於倉多虞
霉爛銀則由是也設有侵扣立可查驗二便也貧戶得米
而食亦必折薪而炊資其他費人尤德之三便也細民覓
利術至纖微貸銀少許亦能謀負販逐錙銖穀之滯不若
銀之通四便也雖有荒歲必無竭糴有穀而患無銀者矣
苟有銀何患無穀五便也具此五便則有穀以資糴之用
有銀以備賑之窮買可暫停非不買也而買之有漸矣額
可徐足非終不足也而足亦有期矣再李清植奏稱康熙
年間州縣倉穀雖不及額倘穀價現存既不以虧空論今
惟歲歉價貴例得展至次年而連荒則置於本地遠購則

困於鄰封聚穀適以貴穀耳且如一州縣之中穀存至什
之六七則穀不為少銀存但什之三四則銀不為多倉儲
誠不容缺額而當此積困之際參酌舊例暫寬處分仍督
令陸續購足縱非蓄積之萬全亦或補救之一術況充類
而言銀可代賑原非無用即糴不滿數猶無大妨何者持
錢而糴究非無錢而升斗之為利尚小藏穀於民終非無
穀而困廩之在官則偏也臣聞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博施
濟衆堯舜猶難或者以為積貯大政毋議推宜盡亦思體
聖主之憂勤訪民生之疾苦為天下全局計耶抑但為一方水旱計耶為年年歲歲之穀計耶抑但為一時倉
儲計耶一方之憂一時之急亦斷斷不可無備而今苴省
所存三千一百餘萬石之穀固未至於無備也即備之偶
缺猶有法以相濟也則今日至切至要之務惟力守一概

暫停之　聖諭為米穀流通計為委穀于民計為使民自養計而天下已受其福矣若念此別求他法斷無奇策可言而紛紛之論愈講求而為術愈左者也或又以為常平斂散得人穀必不貴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亦徒托空言耳天下州縣千百安得良有司如許矧拘文法不自為政也考取壽昌常平起於漢宣帝之世其時穀賤農傷又築倉止於邊郡而增糴減糶其便民復如是然至元帝時郡國歲饑諸儒或議其可罷惜遂不行當壽昌之時尚爾況閱世久遠其能無弊乎臣愚以為常平法之良也採買之弊其人失也暫停則救弊者也法不可以不存而無惑乎因噎廢食之見弊不可以不救而弗疑於膠柱鼓瑟之誚是則暫停採買必責之奉行之人寬以歲月畧與變通而後積弊可轉實效可收也

敬籌災邑積貯事宜疏乾隆八年　安寧

江蘇等處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安寧謹　奏為敬籌災邑積貯事宜以期有備無患事竊照江省淮揚徐海四府州屬上年災傷甚重荷蒙　皇恩逾格賑恤除動用銀兩外所有撥動存倉採買沼漕並本省鄰省協濟之米穀粟麥雜糧等項連未到之川米而計之共至二百餘萬石其中有已為賑撫之用者有現為借籽之需者有留為本年平糶之項者現今賑濟一事雖有成局然閏四月後尚須察看情形再為酌辦而平糶一事當此災歉之餘米糧時價昂貴正須多設廠所廣為減糶以濟民食前此撥動之米穀等項將來賑糶之餘堪以留存備貯者甚屬有限伏思此等災餘地方小民元氣未復即使歲獲豐收糶借尚不能免況天時難必誠不可不設法儲備以為善後之圖查淮揚徐海四屬均貯額穀共該五十四萬六千石今約

各除去賑糶餘存之數而計之尚須購補十分之八計核穀四十四萬石以一米二穀計算需米二十二萬石方為有備無患此項米石購補固在於秋收而動項必須預為部署在各屬將來雖有糶價可動然恐報轉後時未能赴期購足至於司庫雖亦有續收銀兩可以支應但上年賑濟採買各項先後撥發過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其中有暫動銀六七十萬兩各有代支之本款須俟續收銀兩劃還再此後之兵餉驛站工程戰船等項經費皆須續收接濟若於秋後之前即欲動項採買未免左支右絀且再四思維上年豫省曾經先動該省庫項購買麥石接運回江隨後解銀還項甚為妥便且上年淮徐等處災傷各省督撫諸臣仰見我　皇上痌瘝在抱宵旰憂勤無不代為籌畫協濟視同一體今此購補倉儲實為災地要務諒不致於歧視況江省委員前往採買僅在產地一方不能四散分購且張揚其事每至牙儈居奇價值頓長若令產地成熟州縣俟新穀一登即分別購買可免爭買長價之虞今似應照上年河南之例將淮徐等處需購米石請在山東河南二省各購粟米六萬石江西湖廣二省各購大米五萬石先動各該省庫項於成熟附近地方照數採買知會江省委員齎帶水腳前往接運領回其動墊銀兩於今冬明春提齊該屬糶價並將司庫續收銀兩湊足解還歸款查徐海二屬民食宜於粟米應令就近接運豫東二省之米酌量分派於該州縣貯倉備用在豫東江廣等省每處分購不過五六萬石不致昂價病民而江省庫項既免於掣肘倉貯又免於匱

之不通融緩急之間災地即可有備無患矣至江蘇等
處州縣倉儲以上年留漕抵補撥協缺穀再俟秋收後嚴
催各屬將糶價買補齊全尚屬充裕合併聲明伏祈
皇上睿鑒

水定河北岸工程疏　乾隆八年　高斌

總督直隸等處地方軍務兼理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高斌謹　奏為永定河北岸添設滾壩
以資宣洩事竊臣於本月十一日自蘇州回棹間按察使
方觀承永定道六格取道霸城赴永定河壽勘下口並北
岸添建滾水草壩等事宜查本年永定伏秋二汛連次發
水甚大直沒南北堤根幾平堤面所賴下口通順無阻兩
岸石草壩共十二處俱過水自六七寸至二三尺不等分
洩既多下流復暢是以堤壩各工俱獲平穩減下之水復

有重堤攔束故民情亦無驚擾現在北岸三工六工七工
共有新舊草壩五座但查三工之胡林壩至六工羊裁河
壩相距七十四里之遠應於五工大盧家莊重堤之內添
建三合土滾水草壩一座以資宣洩金門寬十六丈其出
水護堤壩外添築灰土簸箕等項共約估需工料銀六千
八百八十餘兩應請先行動支天津道庫要工銀兩令永
定河道六格即飭該廳建行採辦料物該道督率上緊堅
固修築其工竣確估細數另行造冊送部查核至下口范
堂口以下統以沙淀為歸宿本年汛水歸槊淀者約七八
分歸沙淀者不過二三分而沙淀較槊淀為更寬廣應將
歸沙淀之路再行疏浚通順俾易容納所需工費即於成
設疏浚下口項內支用無庸另議動撥再查兩岸各草壩
水槽紆內中有田地邱段尚存者儘可為田其餘亦可種
旋栽麻並植蔬果雖無杉楠佳木而雜樹竹木極其繁茂
皆係槊土所築迥非金門閘石工可比或歲月稍久或汛

山澗水溝順流而出皆可運至大河令久經封閉民生有用之物置之無用已覺可惜且查從前封禁之地原屬廣濶我　朝承平日久附近居民漸於四圍墾植以資生計今樹藝已蕃漸成村落現在所立界牌封禁者較諸從前已窄非復舊時廣濶夫四圍既可開闢中間亦可墾治若得弛其封禁聽民認界開採始則採伐竹木竹木既盡其地即可種植有水可以成田無水可以成地十年之後漸成沃壤然後陞科此外蔴麻粳稻蔬果之類均可廣種以裨民食且山谷之間土脈深厚所產竹木比平地倍大民間建造房屋及製器用需材孔亟若開禁之後聽民採取則貧民藉以資生獲利資生目下招墾須擇本地良民取具甘結其外來奸匪不許混入且江西民風勤儉人多地窄得業最難山谷崎嶇側尺寸必爭今將數百里之地聽民為業人孰不踴躍爭奮養活窮民不知凡幾至其如何約束使人不敢爭佔如何稽查使奸匪無由託足皆可熟籌經理現在各監口

原有官兵汛防將來事有成效人煙漸廣然後相其形勢移官添汛以資彈壓庶幾事不繁而民不擾亦無藏奸匿匪之患且蒙葺盤結之氣俾之開通得糧於光明亦昇平之盛事也臣查從前奏請開禁者率以開墾挖銅採木充公為言及查無銅礦可開無杉楠大木可取又以此山界在浙閩二省可藏奸匪故其議皆格而不行耳臣愚以為此山若為開礦取木充公則滋擾無益可以不開若聽民為業資生則開之實為有益也至於此山離浙尚遠只有南界連接閩省均係懸崖壁立葦藤附葛亦不能入必取道江西並無浙閩通路之處如謂本省藏匿奸匪此等深山大壑各省皆有際此昌期邊遠苗疆在在開闢此一隅腹內之地永遠封禁棄為廢壞未免固嗇而廢食矣凡此皆從前封禁之由臣已一一等及者也合併附陳伏候

聖鑒

一廣信府之玉山縣廣平山地方產有鉛礦居民屢請開採臣行布政司飭勘嗣經廣信知府陳世璠帶同玉山令李鴻翔前往查勘廣平山離城一百四十里並與上饒德興二縣交界相離二縣均在一百數十里之外山之前後左右凡二三十里並無村莊墳墓亦無妨礙之處督令工匠先後開挖五硐俱有礦砂面加煎試銀鉛夾雜實有成效若准其開採所得礦砂無論銀鉛照二八抽課餘者聽民自相運售慎選本地殷實良民為硐頭招募本地民夫開採以本地之民開本地之礦不慮其來歷不明江西本產米之鄉今以本地之人食本地之米可無米貴之患又不動支工本聽民出資開採有利而來無利而去亦無易聚難散之患雲貴各省礦廠甚多愚無廠徒生事之處近者廣東亦復開廠而各省礦廠大半皆江西之人今本省開廠更無滋事之慮也以天地自然之利為民生衣食之資所養窮民不少矣

請興直隸水利疏　乾隆九年

柴潮生

協理山西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奏為請轉救荒之常策為經國之遠圖措不涸之財源導無疆之美利懇祈　宸斷立賜舉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荷蒙　皇上如天之仁截漕發帑多方賑恤地方大吏亦能仰體　聖意悉心籌畫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然臣愚以為此謂至恩矣猶未可為本務也夫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既解遂置遠慮於不圖治國如治身不可以標病既痊遂置本根於不問也古者

東南未聞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六十里地可謂狹矣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僅當今三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賓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賬貸之委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薄收一有急則待賑恤為活計而已矣伏請本年三月　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營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遂長恃為資生之策也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宜盡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有蓋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　王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

不敢泛引請即以河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郎之地經流之大河三曰衛河曰滹沱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一瀦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三天津府分水之支河十有三瀦水淀泊十有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間號為瀛海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滙向若河渠深廣蓄洩有方即逢此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亦可救得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也何至拋田棄宅挈子携妻而流離道路者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益然水利之廢即此可知矣方若饑而與之談水利是可謂迂圖然　上方賑饑而即藉以興水利焉不可謂非善策也今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為徒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帑金遴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接濟賑民又可以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為富饒一舉兩得固敗以為功似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謨俱莫以易於此也臣請考之於古詮之於今為　皇上一一陳之直隸為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日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饑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可怪之甚也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為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為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督亢即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為河北制置使於雄鄚霸州一帶興堰六百里潴田初年無功民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葦稻米入都示朝臣謗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江應蛟為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

蛟乃捐俸自開二千畝畝收四五石惟旱枯以蹻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即承矩之遺址垂之竹冊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興河間水田言涿州水沽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尚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溉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遵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為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户自行鑿井灌田愈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鑾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千餘口今頗賴之詮之近事復確鑿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特遣大臣一員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

性一恭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古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浚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門遮相泄注旱則引水入海以溉田潦則放閘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地及民地並古陂廢堰為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此辦理民情自然踴躍樂從即將現在之賑民與外來遮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就工逐日給與工值酌濟二三人口糧窩厚毋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其餘口與一人就役停其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照例給賑其疏浚之處有可辦種者即借予工本分年徵還更請另　簡大臣一員齎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二府辦理雖所費繁多而實為畿輔無窮之利與議賑迥然不同然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種稻也土性沙鹼水入即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為明鑒也臣請又一一言之

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杭稻油油且今第為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為水田也或疏或濬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鹼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偏地皆沙鹼乎即使沙鹼而多一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不猶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為損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不必言畎溝洫之詳一易再易之制區田代田之法也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滯入孰利也必有能辨之者況損地又予撥還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屢行屢罷者蓋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人勳戚之意載在明史其疏亦載在省志不過言溝洫沉不可開耳未嘗言水利不可行也但荼南人開壅即以其地予人又許佔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四局則成績具在公論難誣但當日効力差員亦不無奉行不善所以賢王一沒迄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前漢書記其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昕復鑿之畝數十石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績以終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利既興之後或招募農師造作水器與夫逐年作何經理俾永無湮塞之處應聽董事之大臣詳加籌畫雖　國家經費須存節省然　皇上視小民如赤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所惜即如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況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也請又為

皇上一一數之天災國家代有而荒政之設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裨一而漏百漏百出補苴無幾不知擲金錢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雖有堯災湯旱亦可把彼注茲是謂無斁之賑恤連年米價屢屢　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獲素裕自然二歲有資臣訪聞直隸士民有云有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

幾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置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幫貲且兩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為致雨之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自近年以來閔雨者多矣謂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罪己之懷詘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變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即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為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既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

壽有所宣導歲竟有秋貸殖者旱則資舟為園者備斯無患是謂隱寓之河防抑臣更有進於此者今生齒日繁民食漸絀苟舍此不為經理其餘皆為末節愚臣區區以為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開東南之禁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關右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為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伏乞

皇上與至忠憂國之大臣詳議舉行　畿內幸甚蒼生幸甚

酌定安西營制疏乾隆九年　慶　復

總督川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承恩公臣慶復謹　奏為安西各營應請酌量分轄以重體制事竊照各省提鎮除本城親採及城守外所屬遊都等營多分隸於副參兼轄提鎮惟為統制以

專事權如無可分隸者始隸徑轄緣安西設鎮之初惟沙州一協兼轄黃墩踏實二營都司其餘各營無可分管俱徑隸鎮轄至乾隆三年總兵豆斌因踏實營去沙州三百餘里去安西僅一百餘里奏請改歸鎮轄在素今善後事宜案內將安西改鎮為提並所屬之請逆營亦改為協是安西提督所屬已有沙州請逆兩協副將營制既多增添規模自非昔比而所屬零星各營自應因時制宜量為分隸查沙州一協在安西之極西各營相隔遙遠惟黃墩營相近應仍兼轄黃墩一營並本標左右兩營都司至請逆一協在安西之東道路尚近乃亦止將赤金一營並新設之塔爾灣一營分隸餘仍歸於提督徑轄不特事務紛繁且與體制未協茲准安西提臣永常酌卜隆吉一營並所屬之橋灣營西至安西一百七八十里東至請逆僅一

百三四十里應統歸請逆協副將兼管再踏實一營雖距沙州窩達而離瓜州營亦僅百里凡文書往來直達瓜州並無迂紆較之安西更為捷便且查各省參遊兼管都司者甚多現今橋灣營都司善後事宜案內議令卜隆吉遊擊兼轄遊擊尚可兼轄都司何況參將於營制尤屬無碍應將踏實營改歸瓜州營兼管應請事得以責成兩協並瓜州一營便於稽查料理等因前來臣詳核道途挨之彤勞提臣永常所議似為允協請將卜隆吉營並所屬之橋灣營就近統歸請逆協副將兼管而踏實一營亦就便改歸瓜州營參將兼管一切事件俱由該副查察核轉提臣仍統為節制則層層稽察營務益加嚴密無事之於操防有事之於援勦均有裨益而於現在不過一為改隸章程即可永定並非有所紛擾實為安便者也

請嚴禁派累營兵疏　乾隆九年　胡寶瑔

協理山東道事福建道監察御史辦理軍機處行走紀錄一次臣胡寶瑔謹　奏為請預嚴派累之禁以恤營兵事近蒙　皇上特遣大臣前往河南等省查看營伍所以核訓練之方杜廢弛之漸使戎行皆成勁旅而積習從此永除實於營制大有裨益臣竊以各處營兵雖不時差操究不免因循懈怠封疆大吏有控制之責而耳目難周即乘便巡查該將弁一聞此信惟圖掩飾一時不過使旗仗鮮整行隊分明演陣一次便可了事而其修理戎器刻期整補不無借派扣抵之累皆向來之積弊此次　欽差大臣查閱其器械之堅脆技勇之生熟人數之虛實糧馬之虧盈自難掩蓋惟是積玩之處旗帳甲冑弓刀馬匹之數此時聞風修整買補以敝前愆勢所不免不肖營員或

乘此借端苛派或此後坐扣月糧俱未可定伏念我　國家養兵恤士愷澤覃敷既裕之以名糧又加之以生息各處士飽馬騰咸仰藉　皇仁永資惠養若不預禁其派累或致兵丁坐虛數月之糧即有妨於生計臣請　勅下該部即速行文各督撫提鎮等嚴飭營弁通行曉諭毋得臨時派撥事後坐扣如有前項情弊立即查參倘容隱徇庇或經　欽差大臣糾劾或被確訪奏聞將該管上司一併嚴加議處如此則戎政肅清毫無滋累各營士卒自必益加鼓勵矣

請修楚北堤工疏　乾隆九年　郭彌達

刑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事務臣郭彌達謹　奏為楚北堤工最要謹陳修築事宜恭請　聖訓事臣惟全楚吐納衆流而楚北為尤甚現於議覆臺臣張漢請疏水道摺

內將江漢情形備呈　聖鑒竊以為疏洩之法勢固難行而修築之功實不可緩武漢各屬城郭都會通臨水次環水而居者半以水邊地畝為生涯全賴堤埧以資保護其險要之處有亟宜增築防衛者謹分晰言之武昌郭外江面約寬七八里許受荊江湘江之洪流自洞庭太湖直瀉而下勢如建瓴繞城之西北而東注其城西之望山門至城西北之草埠門業蒙　聖恩砌建石堤聯續鞏固惟城西南之保安門外有金沙洲洲中腴壤滿目烟戶約以萬計洲之左偏為蓁麥灣隙臨大江向有老堤一道長二十五里外防江漲內衛民田實全沙之堤防即武昌之保障也祇緣江流衝激日漸崩坍乾隆二三年間卸去堤身六十八丈刷進堤脚二百餘丈嗣復於老堤內築月堤一道然而工程單薄江勢洶湧久經衝決至今尚未修築

昨臣親往蓁麥灣一帶踏勘江岸情形如屏似削堤之不絕者如綫詢知金沙一洲歷來有街八道今已潰其四道若不及今堵衛不獨洲內民廬地畝將胥而為水而江水直灌城根即現在沿江石堤恐亦難免衝刷之患臣相其地勢須再退入灣裡築大堤一道先於根底密釘排椿填築以固其址然後於上增高培厚庶永為不拔之基此武昌堤工之最要者也臣又查漢江險工莫如安陸府屬之沙洋而沙洋之險又在水府廟鄭家潭等處現今動帑修築沙洋大堤二十里足資捍護特是漢水日就南滾每遇伏秋汛發堤脚難支昔人於險處每築一堤必退築月堤一道或兩道重層障禦所謂一包三險也今涉洋之堤除舊有月堤者不議外如鄭家潭水府廟諸處並無月堤目今堤身頻近河干不過數弓設遇暴漲人力難支亟宜添

築月堤此要隘之最要者也伏查蓆麥灣之堤估計約需銀一二萬兩沙洋之月堤計長二千餘丈需費約近三四萬兩前督臣阿爾泰現經題借帑本一萬兩營運以資歲修臣請再借帑銀四萬兩合之前次成本共五萬兩分交武漢行銷按照每月一五生息每年可得息銀九千兩不過三五年間兩處大工次第克舉陸續歸還成本臨期酌量留存以為逐年歲修之資其於國帑既無虧損而楚省人民之仰戴 聖恩實無涯矣又查潛江天門二邑縣治地勢低窪一遇大漲浸城過半現在撥飭修護城堤第潛沔諸州縣均係接畝派夫其在豐稔無事之年尚可奮勉趨事設或堤岸潰決又值年穀不登伊等謀生不暇碍難計畝科工往往公則官墊私則民貸否則束手無策臣請於現在捐監穀石撥十萬石分貯沿江各州縣常平

倉內名曰江防倉穀或遇堤決歉收之年按堤計夫酌借無力窮民俾得踴躍赴工俟工畢之後按年徵還於倉貯無虧於民生有益此亦沿江州縣之要務也又襄陽府之老龍石堤計長十里古有子堤重重逼近府城現今子堤已多坍裂每年著落地方官粘補僅歲修銀三百餘兩實不敷用查襄陽府庫內有軍需銀二萬兩積年收貯臣請撥五千兩交襄屬當鋪生息每歲可獲息銀九百兩合之歲修銀共可千餘金以為頻年修築之用官不費而民無累亦地方之利賴無窮者也

皇清奏議卷三十九

考覈吏治實效疏 乾隆九年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部總管內務府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酌定考覈之法以崇實效事竊惟吏治貴有實效奉行務去虛文外省自督撫以及各州縣皆有應盡之職守而州縣為親民之官凡教養大端能盡一分實力則百姓受一分實惠加以督撫綜覈得宜自於治效有裨今行禁止有月異歲不同之象乃外省於地方政務非不遵循成憲辦理克勤然浮文常多實意殊少如欽奉 上諭暨內外臣工條奏應行事務在督撫大吏掌 皇上特簡委任恰遵聖懷督課維嚴由督撫司道行之州縣行文出示亦復鄭重嚴明然於行文出示之外求其遵奉之實際則十

無一二相沿日久大概皆然從前掌 世宗憲皇帝降旨令各省督撫每年於十二月將奉到事件各條各款如何施行及行之如何已有成效繕本具題蓋掌 世宗憲皇帝洞悉外省因循積弊藉以儆省振刷之意乃行之既久又復視為故套不過令書吏隨例填敘既鮮稽核之實有違述職之義臣之愚見似應將具題成效本章停止竊思 朝廷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但其中有未能期效於旦夕必行之既久而其效始見者亦有實力奉行即可收實效者如興學校端士習振民風及農桑樹畜河渠水利諸善政皆所應行其造麯燒鍋賭博健訟刁悍諸事定例纂嚴皆所應禁然當因地制宜從容觀效未可以期之旦夕也至於盜竊打降及崇尚邪教等事關係於民生風俗不可不為急除果能力為整頓固可旋至而立效也

其所以行之而無效者蓋以各省州縣惟以簿書錢穀為事其於境內戶口之貧富地土之肥瘠物產之豐嗇民情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官之與民條教之外既無餘事民之與官納課之外漠不相關上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　勅下各省督撫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州縣官編歷境內鄉村逐一體訪確實各就地方情形將某事所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行之有無效驗之處據實造冊詳報該上司即據此以為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縣某事興舉若何某事整飭若何有效無效核實具摺奏　聞如此則為州縣者知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則凡職分所當為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況百姓之休戚果可斟酌緩急措置得宜則事事皆為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酌定舉人揀選之法疏乾隆九年　訥親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部兼管三庫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酌定舉人揀選之法以重吏治事竊照州縣為親民最要之官任兼教養得其人則一方就理非其人則百姓失恃督撫與之共治一省司道府之表率糾稽皆以牧令為政教之所由起也一州一邑之事雖不能言治宜無不周知臣此次奉差外出於經過州縣詢以地方事務有尚能應對者竟有茫然不曉者問其出身多係速科舉人或精力就衰或見聞本陋以該員等之材質觀之即使勉強供職其於地方必多貽誤蓋速科舉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揀選之日已甚久月選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官之與民條教之外既無餘事民之與官納課之外漠不相關上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　勅下各省督撫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州縣官編歷境內鄉村逐一體訪確實各就地方情形將某事所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行之有無效驗之處據實造冊詳報該上司即據此以為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縣某事興舉若何某事整飭若何有效無效核實具摺奏　聞如此則為州縣者知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則凡職分所當為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況百姓之休戚果可斟酌緩急措置得宜則事事皆為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酌定舉人揀選之法疏乾隆九年　訥親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部兼管三庫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酌定舉人揀選之法以重吏治事竊照州縣為親民最要之官任兼教養得其人則一方就理非其人則百姓失恃督撫與之共治一省司道府之表率糾稽皆以牧令為政教之所由起也一州一邑之事雖不能言治宜無不周知臣此次奉差外出於經過州縣詢以地方事務有尚能應對者竟有茫然不曉者問其出身多係速科舉人或精力就衰或見聞本陋以該員等之材質觀之即使勉強供職其於地方必多貽誤蓋速科舉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揀選之日已甚久月選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官之與民條教之外既無餘事民之與官納課之外漠不相關上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　勅下各省督撫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州縣官編歷境內鄉村逐一體訪確實各就地方情形將某事所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行之有無效驗之處據實造冊詳報該上司即據此以為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縣某事興舉若何某事整飭若何有效無效核實具摺奏　聞如此則為州縣者知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則凡職分所當為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況百姓之休戚果可斟酌緩急措置得宜則事事皆為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酌定舉人揀選之法疏乾隆九年　訥親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部兼管三庫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酌定舉人揀選之法以重吏治事竊照州縣為親民最要之官任兼教養得其人則一方就理非其人則百姓失恃督撫與之共治一省司道府之表率糾稽皆以牧令為政教之所由起也一州一邑之事雖不能言治宜無不周知臣此次奉差外出於經過州縣詢以地方事務有尚能應對者竟有茫然不曉者問其出身多係速科舉人或精力就衰或見聞本陋以該員等之材質觀之即使勉強供職其於地方必多貽誤蓋速科舉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揀選之日已甚久月選之趨向習俗之美惡以及山川原隰橋梁道路一切漫不經心官之與民條教之外既無餘事民之與官納課之外漠不相關上下之情不相聯屬安望其令行而禁止乎臣請　勅下各省督撫酌量各州縣地方之大小事務之繁簡定以一年半年之限令該州縣官編歷境內鄉村逐一體訪確實各就地方情形將某事所當興舉某事所當整飭行之有無效驗之處據實造冊詳報該上司即據此以為考核歲終督撫將通省某某州縣某事興舉若何某事整飭若何有效無效核實具摺奏　聞如此則為州縣者知上司之考核以實不以文則凡職分所當為考成之所係自必實力奉行不敢虛應故事況百姓之休戚果可斟酌緩急措置得宜則事事皆為實政於吏治民生不無裨益矣

期滿在後並科分在後期滿在前者統歸各本科按次銓選如遇外省需人　臣部將前項舉人同前項應行挑選人員一體掣選引見請　旨發往該省遇調補所遺及應歸部選之缺准其酌量題補再查現在投供舉人既經暫停選用其應得各缺應統令進士暫行抵選並請嗣後定於各省舉人應選科分之前二年　臣部行文各督撫照例陸續掣選送部分派學習期滿具奏咨部選用其不入掣選不稱保奏之人俱以學正教諭銓選有情願告降訓導者准其告降按次選用再查教職各官有董率士子整飭文教之責臣見現今各省教職亦率多精神衰邁言語恍惚其文理之荒疎亦可概見以之秉鐸司教斷難勝任細查各項教職內係進士拔貢等項出身者尚多年力壯盛之人其恩歲等項貢生出身者類皆衰老難用應請

一併酌議何項照舊銓補何項停其選用並於銓選之前作何掣選甄別詳細酌定俾縣令既各稱其才能教職亦悉盡其官守庶牧民教士均屬得人而　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亦盡收實濟矣

勘視浙江海塘疏乾隆九年　訥親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部兼管三庫事臣訥親謹　奏為遵　旨勘視浙江海塘情形等事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海塘情形亦著訥親就近由江南前往勘視欽此臣於四月十三日自浙江省城先至海塘眺看潮勢次看各處塘工自章家巷以西至杭城之南係土塘二十餘里塘外老沙綿亘久經民灶種植現在阡陌彌望其章家巷以東一帶柴塘自華家街西與土塘相連二千四百餘丈塘外老

沙寬自四百餘丈至三千餘丈高處與塘平甚屬穩固華家街東與老鹽倉石塘相連一千八百餘丈上年因湖水臨塘間段建築竹篓壩高五尺以護塘根今亦漲有高沙五六七尺不等埋篓不見高沙寬三四百丈並外漲新沙共一千餘丈海寧城外遠塘高沙有生草者自寧邑西至老鹽倉東至尖山東西兩塘新舊石工掛比鱗次塘外高沙寬自百餘丈至八百餘丈高沙之外新沙寬自四五十丈至四百餘丈通勘全塘自尖山以西直至杭城一律沙護塘根溜遠沙外現在各工實屬安穩至老鹽倉進西柴塘現經議准改建石塘每年以三百丈為度分年分限漸次辦理等因在案臣細閱塘工情形惟視海沙坍漲以為平險老鹽倉一帶柴塘向因江海迴流乘潮沖刷遂成險工初非正溜移注故一經漲灘即得化險為平但潮患常在北岸漲沙每被衝塌未可盡恃臣細加查詢浙省江海水潮向由蜀山之南中小礬山出入其近海寧之北大礬近蕭山之南大礬悉皆漲沙寬濶是以杭紹二郡共慶安瀾迨後中小礬漸就湮塞江海大溜悉由蜀山之北一日之間潮汐再至江流迎逼其上受阻之迴溜與洶湧之潮勢兩相激盪兼以潮至多挾風雨來南風狂則水勢全趨北岸故衝激漫溢種種為患若將中小礬故道開濬深通俾潮水江流循軌出入分減北大礬之溜勢則上下塘悉可安堵無庸多費工築實為經久之圖即中小礬有不能遽行開通之勢查潮汐情形與湖河等水迥異其日月衰旺既有期信且隨長隨落為時非久當其舉至固賚防護及平甫退便可施工若將險要處所酌量機宜多建坦坡木石戧壩俾其挑水掛淤實為捷要之法如盤頭稍越塘

外竹篓列置塘根即可擋浪掛沙乃其明效蓋有高沙則塘根即資鞏固有新沙則高沙不能坍塌柴塘一帶若辨理宜使沙益堅積水不通流不但不必改建石工向後並可免搶險之勞費是惟在該管員弁平日隨時相機善為經理以期有備無患不可盡恃沙漲以為安亦不可妄矜潮汐以為險也至鹽平二邑東接江南之金山縣界舊有石塘俱經隨時修補足資捍備蓋因該處係暗潮增高不比仁盌有江盌相激之猛故塘工歷久不致大有坍塌再紹興府屬之山陰會稽蕭山餘姚上虞五縣沿江沿海塘工節年修搶支銷有案詢之撫臣據云現在並無坍缺總因江海大勢下趨南岸故各處堤工易於培補也至於新築魚鱗大塘石工六千九百餘丈內附土塘蕪以外擁漲沙將及塘臯之半與舊有石塘一律綿亘尚屬完整現據

該撫報部查銷在案所有臣勘視浙江塘工情形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聖鑒

敬籌河湖蓄洩機宜疏　乾隆九年　月　日　納　親

太子太保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吏部尚書協辦戶部兼管三庫事果毅公臣訥親謹　奏為敬籌河湖蓄洩機宜仰祈　聖訓事竊臣奉　命查勘江南河務會同署督臣尹繼善河臣白鍾山暨按察使方觀承偏履河湖通籌全局據臣愚見所及與督河二臣公同詳酌復於回京之便順道與河東河臣完顏偉直隸督臣高斌覆加講論以期詳慎今將督河各臣所見謹於各條之次一併備敘恭摺具　奏伏祈

一湖河歸江歸海不能通順情形宜備陳也查洪河上承全豫之水並風泗諸流源長勢盛平時全湖專注清口會

無多惟芒稻一河最為寬暢而鹽河水深四五尺僅足鹽船之用芒稻閘開即有碍鹽運本年四月運河水稍盛河臣甫行開放鹽臣旋又封閉循是以往既不能預為容受之地及臣來此而水已多開放又復不及不免壅遏運河為患此通江之去路猶未順也其水由高郵湖入運者各閘壩洩入官河至蚌埠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等河入於串場河為歸海之路通海十一閘以白駒天妃為暢順亦因串場河為運鹽孔道河水僅深二三尺白駒等閘專事閉蓄以資鹽運幾成虛設官河及梓新各河率皆淺狹容納無幾湖蕩淳泗不能即下先已漫溢民田因有以下河為壑之說不知下河原屬閭尾之地但未除其險阻自難以資宣洩遂謂興鹽釜底水不得出又謂范堤開下引河常為海潮屯阻臣將興鹽上下河道淺深及節年過水情形

詳加詢考地勢固屬窪下未至形如釜底水由各閘穿範
堤而出就下之勢甚順各閘距海遠一百八十里近亦八
九里潮汐常不及閘數十里間有清水外出遇潮阻回然
潮落水亦隨下並非有碍水道陳說相沿尚少經畫此通
海之去路猶未順也江海去路既不通順泰河下河各溪
港盡成止水洪湖減水之由高郵等湖入運者穿運東注
不能消減且復貽患下游因而洪湖不敢輕言宣洩蓄
閉過甚驟有漫溢上游受患並及下流此下游歸江歸海
未順之路所當急為籌議者也
一歸江之路應濬鹽河以資輸注也查鹽河上流水深四
五尺如皋以下益淺其底原高於運河應從現在河底以
下挑深五尺南至通州城河東至堰河均須一律深通使
芒稻等閘壩以下常存之底水即足以資鹽運然後視運

河之水幾尺以上為有餘將芒稻等閘酌量應行開放陸
續預為減洩再將寶應高郵二湖相連之華家灘大新河
高郵邵伯二湖相連之王家港茅塘港並邵伯通運引河
俱逐加挑浚俾三湖循次灌注以達運河鹽河由各閘啟
放為湖河通減之法每年於重運過後四五月行之如高
寶等湖本境猝有續至之水以來抵去仍無所增加即遇
洪湖減洩盛漲亦差可容受不致有湖河先滿之患而芒
稻各河沛然通流更無宣洩不及之虞矣鹽河內通江新
舊河港現議建築閘壩令於鹽河挑深之後應否建築並
高低合度之處應令督河二臣再加詳度妥辦又通州境
內通江之路如任家港等處原有唐家鹽倉等閘以資啟
閉今因水淺淤塞應並挑浚以備宣洩又運口以內之水
較湖水為渾現在進水亦多查有歸白馬湖之文華等閘

在通濟運越河之傍舊係分洩運河餘水河身長八十里
形勢甚為順捷今應於越河堤下開通口門將閘座稍加修
理並疏浚河身以備運河上游宣洩盛漲之一路
一歸海之路應浚串場河以資容受也查洪湖入運之水
上流有餘則由高郵開壩下注官河洪湖盛漲之水如不
及由邵伯歸江亦自高郵湖港入運下注官河由官河至
興化分由梓新車路白塗海溝界河以達串場河又邵伯
頭二等閘水恒子漾洋等湖亦分由蚌蜌以達串場河出
天妃白駒以及小海丁溪各閘歸海乃下河宣洩之要道
臣查勘五月水盈之時河水僅深二三尺即使水長滿岸
不過五六尺白駒等閘常開不開興化各湖河水無去路
稍增四五尺即至淹浸為患蓋興化地窪串場河淺之故
也應將鹽城以南南北二串場河道挑浚一律寬深務使

一河有數河之容水恒足儲蓄足資鹽運白駒等閘平時
不相機啟閉盛漲則普同開放閘下河俱就現在河身酌
為疏濬以順其勢其興化以上之高郵官河承南關車邏
二壩為減水總泄之路臣由通湖河乘舟查勘河道淺狹
現在水深二三尺出水堤埝高僅二尺餘實難容納除挑
浚極寬深並蚌蜌梓新車路白塗海溝興鹽界以及東西
官河諸淺水要道均應酌量開浚寬深以資利導下河各
水道將來既俱深通南關車邏二壩又已改為常開之滾
壩分運河有餘之水正應隨時多令減洩今督河二臣奏
請將壩面俱加高五尺臣即將壩脊河底驗量須一丈二
三尺始能過水三壩之下水至一丈二三尺則邏下昭關
邵伯等處即深一丈四五尺上游水亦過旺堤岸俱恐受
險臣與督河二臣面加詳酌應如所加五尺之內去石二

塊共減二尺四寸令新加壩春至河底合計總不出一丈之內運河水深一丈以上即令過水則蓄洩多寡適宜而兩壩歸實用矣再查邵伯以上水由運河東岸各閘壩歸下河者合計車運南關二壩並新舊各閘洞口約共寬一百四十餘丈范堤為閘口門僅寬三十六丈來水多而去路少湖蕩迂迴易滋泛濫應於范堤一帶酌照芒稻閘式於現在閘座多添金門即會入現有引河出水應令河臣相度妥議辦理

一天然二壩原議恐徹底開放必致清水受虧若永行堅閉又慮出格之水湖不能容請將天然二壩俱改建滾水石壩照山盱三滾壩之式量高一尺不致過水太多等因覆准遵照在案尚未興工臣查湖河地勢儘南之天然二壩儘北之武家墩俱較古溝六安溝一帶高七尺餘較高堰高六尺餘淮水入湖正溜先至古溝六安溝低處然後分溢武家墩高堰外灘其浸及三壩天然壩外灘者乃其迴流倒漾如遇異漲老子山浸溢分注之水亦倒漾及此其上流來水如清口溝蔣家閘以南約二十餘里天長盱眙二縣境內瀝水並聖人山前淦漲分流俱由此北入湖內凡此皆於湖內為餘水宜令早為減洩否則合正溜餘水全湖漲滿三滾壩宣洩不及則下流壅積武家墩一帶運河閘壩僅隔一堤危險堪虞而上游廬鳳諸水不能即下並致淹沒為害況水出清口交滙之地河身寬四百餘丈清水過盛估流四分之三逼黃路窄阻截不能暢下毛城鋪王家山減下之水必多又復歸入洪湖以助漲勢來源多而去路少清水漲盛之情形大率如此自乾隆七年水患之後天然壩有不便永閉之勢即相機開放亦恐臨時徹底過水為患臣之愚見應將天然二土壩改與南壩相平於南壩過水時亦令過水庶可及時宣洩以除上下游壅遏之患至此處地亢灘高迴流水緩且係水長自過應即因土壩之舊可以無庸改建石工向來相傳二壩土性堅實過水不刷因名天然臣看壩土雖屬膠垣加以夯碱堅結然過水之後難保不冲刷但使刷有溝港隨時堵築尚易為力臣見洪湖水決二丈餘之坑坎未至堵閉過難洩水太多以致春有黃水倒灌之患則此三尺之土工操縱亦儘可由人若如向來所聞過水不刷設過異漲開放而自壩以西至堤根不過三尺餘深所洩之水亦屬無多且與從前屯積多水然後開放水勢緩急迥不相同況下游去路業經通順亦不為害二壩既不用石工其沈家西林家西磚石等工俱應一併停止再高堰舊有二堤現議加築高厚以資重障臣查所加尺數仍達不及大堤之高而兩堤之間相去甚促二堤之下在在坎窪取土尤難萬一大堤致有疎虞乃恃二堤捍禦則已成河工大患且上游天然二壩若經理妥協可以及時減洩不致下游壅過則周橋以下自鮮他虞二堤工程儘可停止不必多有糜費臣將此條商之河東河臣完顏偉據云天然壩改與南壩相平俾及時減洩事屬可行然土壩過水不若用石足資鞏固等語商之督臣高斌據云洪湖之水宜多蓄傑黃不宜多洩

致清水受虧開放天然壩固為高寶諸湖之患若滾壩出水五尺以上勢雖稍緩其為患亦屬相等議將天然壩改為石滾壩比南滾壩高一尺乃不得已用以減異漲但於應蓄之水尚無虧損令於三壩之外又令多洩似未相宜且土壩雖屬堅實過水不免沖刷等語至閘濬鹽河場河以暢通江通海之路並高堰二堤停其修築之處意見俱屬相同

以上三條如屬可行其中河道應濬寬深閘壩應建高下各尺寸並蓄洩啟閉多寡遲速先後各機宜均關緊要應令河臣詳加相度辦理有應立定程式者更須斟酌適宜以便遵守至運鹽串場二河商力疏浚商人祇期船行無阻無恐築壩開挑有誤掣運多係捞淺是以不能一律深通雖有河員無挑每草率從事屯次開挑必須開壩以下

深足五尺作為底水應令河臣遴委幹員監受委辦所需銀兩可否即於鹽運庫內支用令商人分年補還應令於估計後會同鹽臣查辦仍每年飭商實力疏浚不得少有淤淺再天然壩一帶磚石各工並二堤土工原估需銀三十五萬餘兩如議停止應將此項即撥為下河挑浚之費其有餘不足之處應聽河臣分別估計造冊報部為此謹奏

查勘水利工程疏　乾隆九年　劉於義　高斌

協辦大學士管理戶部尚書總督兵部右侍郎日劉於義　欽差大學士管理戶部尚書兼管直隸總督兵部右侍郎日高斌謹奏為查勘水利初次恭舉各工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查辦直屬水利事宜於九月十二日會集盧溝橋公同定議先從究平良涿新雄由文壩等屬淀河一帶至天津再歷保定正定二府共三十餘州縣逐加履勘所有各屬舊有淀泊河渠與擬開泉渠河道並堤埝洞橋閘等項有關民間利病無礙墳塋沃產應行疏濬開拓收蓄營治之處悉與司道守令暨地方老民熟籌確訪審水性之強弱地勢之順逆民生之好惡權以利害之輕重定措施之次第果於民生有益不敢以費繁事創而議停其或成效難臻不敢以費少事輕而率舉除地方去水稍遠令民人掘井開塘以資灌溉之處現在飭令各府州覆加確議其河淀工段撥用秋夫及各境內疏消積水溝道例用民力足可辦理者無庸備列與現今勘過地方尚有遺漏工程以及奏動各工臨時尚需籌酌令宜各等分別應奏咨陸續補辦所有現在應辦各工謹分為十二條並繪圖貼說酌定規條恭呈

聖鑒

一宛平良鄉涿州境內之牤牛正支各河宜疏濬以消浸

水也查宛平縣蘆溝橋南之北岡窪及趙新店之啞叭河並受西山一帶浸水橫穿九道由董公巷南會趨通濟橋下歸良鄉縣之廣陽河良房二邑之雄河及良邑東北之順水河溝黃管屯溝諸水俱入焉又良邑之洨尾河受本境西北新莊佛耳門浸水及房邑之懷坨新莊等溝諸水俱入焉二河會三岔口入牤牛正河長四十一里至涿州之仵村歸入拒馬河又三岔口北石羊村東有牤牛支河一道長三十餘里至涿州之呂村歸入拒馬河各河俱淺狹淤阻四州縣浸水不能導送歸於拒馬大水之年各屬田畝多被淹漫並漫溢於宛良南北大道每致行旅阻艱今應將良邑上游宛房境內各河溝除照舊例勸用民力疏通歸入廣陽洨尾二河外其宛邑之北岡窪趙新店及房良二邑之順水河溝雅河良邑之管屯溝廣陽洨尾二

河並良泳之北牛正支河均應動帑挑浚深通以資宣洩其通濟橋舊有石底高於河底三尺橋空低矮有碍水道應掘去舊底將橋拆造起高再啞叭河漲水稍多即穿漫趙新店大道歸通濟橋應於趙新店之南地勢窪下處添建石橋一座以通往來此處大道與董公巷大道俱應即將挑河之土就便一律墊高通計挑河建橋共約需銀八千零二十餘兩如此則四州縣之水有所歸宿可免漫溢淹浸之患且河既深通水常注蓄而牝牛河身內亦聞有通泉之處如經歷冬春不致乾涸則通河有不竭之流兩岸民田亦可漸冀有灌溉之裨益矣

一新城雄縣境內之白溝河宜開濬支流以免漫溢也查白溝河為拒馬之下流繞受京西諸水至雄縣大灣口入柴侯淀自新城十里鋪起至雄縣北關外止數十餘里地勢窪下夏秋水漲往往漫溢出漕田禾道路俱遭淹浸查十里鋪支路一道長四里又十三鋪支路一道長十三里皆以分減漲勢但查白溝源發頂刻丈餘正河寬百丈數十丈而二支河僅寬三五丈不遠仍復歸入正河且自十九堡折向西南勢非徑直實不足以資分洩應將二河開拓寬深又查十三里鋪高橋之南舊有蘆僧河一道自白溝東岸橫穿大道經蘆僧村東南至雄縣之孫家嘴入神機營淀計長六十五里上口四十里淤為平陸只十五里之外深達村以下尚有河形應將此河開通分減白溝河漲汎直達西淀甚為得力但水下高橋不得減洩其自十九堡支河南溢之水已將直南一帶民田淹浸而沿河西北岸溢出之水又將新城縣南大道之東一帶民田淹沒猶非釜底抽薪之法今應於十九堡支河五里之下馮家

挑迎溜以免填淤二河通流蓄水則兩岸民田亦可引用通計挖河築埝疊道建橋共約需銀五萬三百八十餘兩再新城縣西斗門紫泉二河藉消濁水以入白溝均有淤澱應勸用民力疏通可以備蓄洩亦可以資灌溉也

一趙北口以東淀內各支河宜分別開濬以資暢達也淀池廣袤數百里為歸水之所滙歸而淀必有河以為水道河又必有支流以暢疏消但支流之河身多係淺狹易致填淤今詳查分疏要道急應挑浚者如藥王行宮前引河一道因西淀諸龍諸水畢趨趙北口橋下東注柴侯淀淀當白溝之衝每遇漲發挾帶泥沙阻截上游諸水倒漾而西為患近淀各村乾隆二年間在雄縣境內專開藥王行宮前引河以行西淀之水不與白溝爭路今已間段淤塞內除兩岸淤土應照單方泥溢方分別佔挑其水中撈泥

各工可用秋夫疏浚無庸另估工價又保定滕之長青口河為東淀咽喉因約束太監傳送多阻南岸舊有雍柳河毛兒灣並民人自開村北河溝皆以分洩張青口漲勢臣等細加勘度雍柳等河分水有限村北河溝不能大有開拓應於張青口之北另開支河一道長八里許均寬五丈深六七尺不等雍柳河長四里毛兒灣下口淤處長三里再展寬疏深有此南北支河溝道則張青妥津足資分洩矣又玉帶河之支流為中亭河自下河門上口起至三台山村止長二十九里與玉帶南北相對約五里許本不甚深每遇汛發則二河合而為一今自上口又復淤塞二十里愈無以為分洩之路附近村莊每被淹浸急應挑浚將窄處展寬寬處於河底抽挑子河均深七尺以資暢達其西北之六郎堤長十里餘防淀水北浸為霸州新城田廬保障年久卑薄殘缺應行幫築高厚又玉帶以東會同河之支流有張家嘴河長十八里自河口至王家疙瘩七里許河面僅寬一二丈深一二丈應行挑展寬深分減沿途水勢可免台頭上馬頭一帶千里長堤之險又台山趙家房兩河之中有古運糧河長四里今河口淤斷三百餘丈應行挑通既以分減兩河水勢且兩岸引灌文霸民田多頃臨河圍地並成沃壤矣再台山河趙家房河木橋各一座應改置活板以通舟楫當築所施乃無形之疏淪於河道商船俱有利益也以上挑河修堤改建橋座共約需銀一萬一千七百餘兩

一束淀河道宜開通徑直以暢尾閭也查東淀為衆水所滙歸自台頭以下七十里至楊芬港入大清河由楊家河青光並風河下口以入於西沽而台頭河口受子牙濁水

二萬八千九百二十餘兩

一子牙河濁流穿淀宜另疏出水口門並築長堤分別清渾也查子牙上游為滹沱河發源山西代州之泰戲山徑直棣衡水縣合滏陽河北注大城雄王家口入淀汎水漲發漫急難築有東岸靜海屬閆溜二莊新開子河分引渾水從牛欄河經老君泊歸獨流大坑去王家口河約及二十里每年清渾並漲則平鋪倒漾漫延南數十百村莊悉遭淹浸及至汎退停散浸淤塞來西兩淀清河傳送之路日就阻截深為畿南數十州縣水利民生隱患臣等詳加相度請於王家口北莊兒頭起堵截子牙下流另於現已淤淺之陳家泊等處展開河身一道改溜東行合閆溜二莊支河散行北注之水由第三鋪第六鋪當城全里河楊柳青後出西沽紅橋歸北運河入海計長九十一里餘約需

銀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兩該處靠南一面係南運河高岸足資攔束應於靠北自莊兒頭西一里起就地勢高阜處議築埝一道直接西沽南疊道長九十五里並建橋築壩等項約需銀十萬六千九百七十餘兩自新堤以至運河西岸橫寬十餘里至四五里不等不虞泛溢河身按照地勢由淺而深建瓴東下不致淤墊堤形兩面坦坡設員典守議添設船衩夫歲取挖淤之土堆貯土牛加高培厚堤根多栽葦草抵禦風浪不虞坍缺惟河身中段自第三鋪至金里河三十餘里逼近淀心窪處常年三四月間即得乾涸煞旱方泥溢方不過一二尺以下仍多水中撈泥方價未免繁費應請淮照部頒天津道成規則例分別估辦自此清渾兩河永不相混堤工即為疊道由天津至保府車馬可通正順深葭各屬鹽糧重載均有繹路永免淀

河風波之阻均於地方大有裨益

一附近永定南北之舊減河宜並疏歸鳳河以消泄水也查永定北岸自固安十里鋪至萬漁城北舊有減河一道長一百零三里宣洩京南一帶泄水並胡林求賢二壩減下之水又自萬漁城至蕭家莊北埝外小河一道長四十七里接連減河歸入鳳河現在二河淺塞均應展拓寬深小河逼近埝根應向北開挖所挑之土即加培於堤埝之上又南岸霸州牛眼村至馬家鋪土埝自馬家鋪至龍尾坦坡埝共長五十里其下舊有減河一道分洩永壩一帶泄水並清涼寺仙務二壩減下之水今間段淤塞至龍尾以下求無去路查舊河除現在寬深無庸開挑之各段外總計淤塞應挑共約長二十七里餘再自龍尾以下之鳳河十一里許應一併開挖成河以鳳河為出路俾數十里減水有所歸宿即將舊河所挑之土沿海堆積南岸以障蔽東淀南北兩河既均歸鳳河而永定河入沙葉淀之水全恃鳳河為下口所有鳳河間段淺窄之處總計長十五里應行開挑一律深通則宛平固安霸州永清東安武清各縣泄水與永定下游俱藉鳳河轉驅入大清河而全無阻閡矣再查金門閘長安城壩下引河東股自舉家莊歸津水窪長四十九里西股自金門閘石壩至張黃莊歸中亭河長一百三十里均應疏浚以消雨霖及壩下分減之水通計挑河築埝共約需銀五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

一壩河淀尾閘淤塞宜急加疏浚以利宣洩也查北運河筐兒港減河上游在武清縣境內口門六十丈以天津縣屬之壩河淀為過水之區由陳家口貫穿沽道兩引河歸海歷因潮汐內灌泥沙淤阻每過夏秋漲發減河來水俱屯積於壩淀周圍六七十里民人不得安業其減河旁流泛溢北運河並西岸之丁直沽至挑花寺地故廬舍亦遭未能涸盡應將陳家溝賈家沽道二河俱應開挖寬深丁直沽至挑花口議築疊道以資攔禦統俟來歲春融之日趕辦完竣無誤春耕統計挑河築道共約需銀一萬九千九百二十餘兩臣等細查兩處出水引河原寬各十餘丈然以消上口六十丈之水仍有不敷又淀水東西四十餘里兩引河均在西南不能全洩應於偏東另尋水道引流歸海方能速涸但東南一帶係窎河縣境沮洳一片現今難以踊探日等再三籌畫須俟來年偏歷沿淀各屬通盤勘定另行續辦

一唐河宜由唐完等縣之舊有河渠引歸保定之府河也
查唐河發源山西之靈邱縣至直隸唐縣之雹水村舊有
廣利渠一道引水灌田長七十里年久湮廢康熙二十四
年居民開通近渠口十餘里乾隆八九兩年勸民疏浚續
開八里雹水等十餘村田畝現資灌溉二十餘里之下渠
形斷續東接完縣之祁河曲迤河蒲河長八十餘里均可
相通曲迤蒲河下接滿城縣之方順橋河分南北二支南
為金線河長九十餘里至保定城東二十餘里梁河橋西
入於府河北為白草溝河長四十餘里至保定城西南隅
入於府河府河東六十餘里為安州之依城河由新安縣
城南歸入西淀計自唐河口至保定府河共一百七十餘
里自府河至新安城南共八十餘里臣等自白草溝蒲祈
曲迤等河並廣引舊渠直至唐河口親行踏勘地勢自西
而東挽為順捷河渠舊跡相承而下施工亦易唐河水道
就舊渠口引入形勢甚便實可通連開挑新河一道應將
唐邑境內舊渠開寬三丈完邑境內之祈河裁灣取直開
寬自三丈至五丈曲迤一河淺窄迴環不可行水亦不能
取直查曲迤之北子城橋有乾溝一道長三里許應改由
此處開挑下接蒲河二里許歸入白草溝河均開寬五丈
其金線河用備分減水勢應開寬一丈深與白草河相等
保定府河安州依城河直至新安城南均就舊河身內開
寬自五丈至七八丈不等保定之護城河亦應展寬三丈
以通水道其上下游河身深淺應酌勘地勢自三四尺至
七八尺不等再唐河渠口舊有石閘今已廢圮應擇新河
堤岸高處另建大石閘一座遇水漲盛即下板鍵開俾全
勢悉由正河南下不入新河以免跌廣又金線白草二河
口應各建石閘一座水少則閉金線河閘令水全歸府城
河下水大則閉白草河閘令水由金線河歸府河下游平
時則酌量分減以資金線河兩岸民田灌溉之用又府河
自城南至安州寨頭村長七十八里內應建石閘五座蓋
此數里內地勢建瓴水難停蓄舊有上下二閘卑薄殘缺
今應拆去於下閘地方另建一閘並擇於清苑境內小聖
廟東建閘一座東安北建閘一座安州境善馬廟建閘一
座又寨頭廟建閘一座層層關鎖定章程以時啟閉則水
可常盈不缺將來唐河水入新河兼滿城一畝雖距等泉
滙入府河如果一律深通水常足用則唐完滿城清苑安
州新安各境內於河兩岸建立涵洞開挖溝澮支分派引
灌溉田土為利甚溥蓋廣利渠民間舊享其利今擴充成
河則所達更遠故民情皆甚踴躍且保定府河寬深直通

東西淀河舟楫遍行商貨業集亦於地方大有裨益至於
應建橋梁涵洞等項統俟河成後再為酌量地勢水勢次
第辦理統計河閘各工約需銀七萬一千二百餘兩

一河淀流長勢便者宜築閘通引以沃民田也查天津城
南一帶地廣數十里東界海河地勢低下乾隆五年曾於
疏通積水案內在城東南四十里之白塘口村西開挑引
河一道長二十六里由三合莊至樂王廟西通坡水窪又
南十里許於鹹水沽起西至秋漠淀開挑引河一道長二
十七里俱以宣洩澇水數年來漸次淤淺且民田荒蕪旱
涝無恃上年十二月內　臣高斌於恭請　聖訓事案內
奏請自天津縣護城河起由八里臺西至佟家樓開渠一
道接連賀家口舊有引河藉城東南角之海河開以通潮
汐附近居民田畝水旱俱得播種計用過銀一千二百八

十七兩零今復逐加履勘縣南地形邊澗新河河渠尚未能盡地利應於八里臺新開渠南由凌家口西南至陳家莊再開一渠通至坡水窪又自凌家口東南由梨園頭東至大任家莊復西南至樂王廟開渠一道入白塘口舊引河亦通至坡水窪又自大任家莊北由柳店窪至何家園開渠一道至李七莊徑凌家口亦通至坡水窪約共周長一百餘里再將白塘口舊引河三道於淤淺處一律疏通賀家口何家園地方各建磚閘一座以通潮汐以司啟閉並於各村莊穿道開河處建大小木橋六座則津城南鄉有數河環繞灌溉又有大淀柳店坡水等窪以為停蓄荒蕪無之地俱可耕植旱澇均得有備矣又新安縣城南淀頭村坐落堤上旁環五村有瘠地二百餘頃堤內有內水河一道以蓄潛水堤外通白洋淀應於淀頭

村南建閘一座閘內開正支渠二千餘丈引水灌溉餘水即以內水河為歸宿瘠地均可播種又段村東西共地百頃中界內水河此處地形東高西下村西舊有石閘以洩安州潛水應於村東另建一閘閘內挑正支渠六百三十餘丈亦引白洋水灌地均以內水河為歸宿並於村西舊閘內挑渠七百四十餘丈抵安州界以洩潛水兼可左右引灌又安州城南同口村東之馬棚淀坐落堤內有地三百餘頃最為瘠薄堤外有王家河通白洋淀應於河口堤岸建閘閘內挑縱橫渠一千一百餘丈並於同口村北疏渠一道長十里許俱可引白洋河淀水以灌兩處田畝又霸州中亭河北岸有拷拷圈漁厥村高各莊三台山四處地勢平衍瘠薄上年曾開堤放水今春旱暵尚有所種應於堤內各建涵洞一座引水內灌四村田畝均收其利又

雄縣之大股村南北東三面有堤以禦白溝河及西淀漲水堤內田畝數百頃潦即無從宣洩旱亦不能引灌今相度形勢應於南面王家房村設立涵洞一座以為引灌之徑竇其中溝渠村民情願自為挑挖以上開渠並建造橋閘涵洞各工共約需銀二萬九千九百餘兩

一正定縣各泉宜開河引渠以成自然之利也查正定縣西有大鳴泉小鳴泉楊家泉石灣泉以及無名各泉甚多現資灌溉稻田百有餘頃泉之下流總俱滙於城西之西柏棠村向由柏棠入護城河滲洄二十里連藕魚蝦之利頗饒賦稱上則後城河堙塞水不能蓄轉以泛溢田仍由城西塔元莊歸入滹沱河亦經導至城東響閘然不遠仍由大林濟滒入滹沱亦不久復於西柏棠建閘攔水悉由塔元莊歸滹沱矣棄有用之水助滹沱之勢甚為非計臣

等細加踏勘應於西柏棠起挑河八里餘引水至鼓城河城河四面俱挑淺寬深使大鳴諸泉之水灌注存蓄以復舊規城南響閘稍北地名鴨子嘴今城縣之固營村南長由小林濟至大林濟復東北折入棠城縣境十五里又東南歷黃莊小屯堤至枳照村長十八里俱開成河道其中間仍舊溝之處為多再鴨子嘴東北二里許有南北道溝長十五里經朱河村達於固營應將南道溝挑拓一律寬深北道溝就現溝身加以疏淺即可足用其鴨子嘴東北接道溝以河渠橋閘共約需銀一萬七千九百三十餘兩

一舊有營田渠閘宜酌加修復以利民用也查新安縣大澱淀地方有地千頃從前築圍營田四面環穿大渠內外二道支渠四十道渠南建有西關閘引府河之水北注渠

引水於淀北河一道計長三十里自容城黑龍江起引渠河之水順堤而東由四工閘南注渠內夏秋之間遇水有餘則於新河之東名南河閘洩入燒車淀其黑龍江亦建有石閘以司啟閉雍正四五等年曾經營成稻田三百餘頃惟恐河水常不足濕河又每為上游之安肅容城截用應聽從民便改種旱田歷年既久渠閘遂日漸堙廢水道不通旱潦均無所恃臣等逐加履勘西岡閘引府河之水並於燒車等淀相通淀水長時亦可由閘引入灌溉大減淀內之地仍聞座方位安置未協細加相度應改建西北隅以順城河上游之勢其濕一帶民田引灌之利其新三縣境內淺窄之處一律疏浚深通飭令各該縣立定章程按期用水並將黑龍口以下之新河阻塞處挑挖使水勢通流暢達由四工閘入渠其外圍大渠計長六千六百三十餘丈應先將此渠展挖如式先籌引用府河濕河之水以資灌溉俟來年春夏試看河淀水勢如果應時足用再將內渠一併動項開挑其支渠勸用民力普行挑濬以復舊規水稻旱田聽民耕種自便各閘壩蓄水機宜另行詳勘酌籌女辨以垂永久又縣南堤頭地方亦係向日營田舊址堤下府河之水由太平閘引入中渠自閘口至劉家坟計長千丈渠形宛然應將挑挖深通勸民自開支河引水灌田可三百餘頃又任縣門城村坐落千里長堤南臨白洋淀北有月堤一道臨淀建有礮閘引水至月堤內又於月堤建木閘三座三渠導水至閘外支分九道灌地九十餘頃其地南高北下安州容城北來泄水過多則近渠各地被淹舊渠有土埝一道以禦泄水洄洞五座使渠水可以北屆泄水可以南洩今渠埝洄洞俱淤阻殘缺

應將各渠俱為疏通合共長二十八百六十餘丈舊埝洄洞均為修整庶民田斯得灌溉之利又文安縣之蒼耳淀舊渠營田日久堙廢應於圍內南北挑渠一道長五里餘亦建南北洄洞二座以資宣洩灌注又雄縣之留通李郎二村舊設洄洞各一座引水灌地營田今查洄洞過高應為落低三尺又霸州十閘房圍埝內共地五十餘頃建有水閘一座引水灌溉內稻地十餘頃雜糧地二十餘頃葦稿地八頃餘現在民埝官分租利每年額解通倉稻米並雜糧變價銀數百兩今相度情形圍內溝渠尚未周備應於可種稻田之處四面再比舊溝環曲共長六百餘丈亦應開挑俾水泉環注為附近東閘一帶民田引灌之利其西北柏棠閘座應改建大石閘一座鴨子嘴建石閘一座以司啟閉再各泉河俱總滙固營以南達枳照村以下歸入淖沱為下口應建石閘一座水小則鍵閉以資灌溉水大則啟放以備宣洩舊由塔元莊並大林濟洩水之河口俱行築壩堵塞如此則各泉河往復交注於民田千頃之田永以支渠均可旁引四達應聽自行挑挖營田灌地隨其所用又正定城東北隅舊有旺泉今已淤塞其下溝道尚俾旺泉之名據正定縣知縣嚴裕銓訪查挖掘已得泉眼數處水流頗盛如及春旺達則自東西上寨等村因舊有溝道開通亦東抵固營與大鳴等泉周互灌溉其利甚溥再查城河四門應建木橋四座與各河道有界村莊孔道者共應建木橋七座統計開建挑小溝以便高下節次引灌並開蓄水渠一道即以挑渠之土幫築東堤以資捍衛更有裨益通計挑渠築堤開座洄洞共約需銀四十九百六百餘兩

一營田應順民情借給工本以廣水利也查正定府屬之井陘縣有綿蔓河一道長流不涸冬亦不冰由平山縣境歸入滹沱河該二縣民人於各河灘地內築壩開渠引用綿蔓滹沱等水營治稻田井邑已營成者三十九頃平邑已營成者三百三十七頃現在自備工本營治將成者二十餘頃茲據井邑民人呈請於縣北之段莊威州村西灘地內築壩引用綿蔓河水可以營治稻田三十餘頃又平邑民人呈請於縣之南莊等村東黃泥灘龍王堂三處均築壩引用滹沱河水南莊等村可以營田三十五頃東黃泥灘龍王堂可營田十一頃據井陘縣詳請借給民人工本銀三千七百七十二兩一錢二分平山縣詳請借給民人工本銀共八千八百三十二兩零應照數借給俟請領部項到日發縣給領臣等因查正定各屬如正定縣之西漢等二十七村莊引大小鳴泉揚家泉韓泉諸水營成稻田共計一百一十餘頃新樂縣屬之中同等七村引用泉水營田共十三頃二十餘畝行唐縣屬之和合等五村引用蓮花泉水營田共三十三頃五十餘畝靈壽縣屬之文武頭等四村引用磁河之水營田共四頃九十餘畝阜平縣屬之王快西河灘贊皇縣之上西門等處各引縣境河水營田亦有些餘再定州境內西板唐家莊等處引用白龍黑龍二泉水清河諸水營田共一百六十餘頃以上正定府屬並定州八州縣通計成熟之稻田共六百六十餘頃而接連營田地面尚可開拓經營者

修等因臣等因親赴各營田處所查勘均實係應行修治可望成熟之田所請工本銀共八千八百三十二兩零應照數借給俟請領部項到日發縣給領臣等因查正定各屬如平邑之閆興舊興二村南灘地五十餘頃已營成二十餘頃因村民爭用水口未經立定章程現飭該府查訊或該村民人自備工本或官為借給再行續辦以廣利澤以上應辦各工另列料估清揭共約估需銀四十七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將直隸項內先撥銀五十萬兩到直以便預為料理俟春融後次第興工再行另造各項清冊題估請銷伏乞　皇上睿鑒

皇清奏議卷四十

皇清奏議卷四十一　　萬年茂

請補常平原額疏　乾隆十年　萬年茂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萬年茂謹

睿鑒事竊查各省常平穀石自順治年間即經建立倉儲百年之內　列聖講求經理備至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無日不已此事上廑　宸衷惟恐倉儲有名無實節年　諭旨多方籌畫各省倉庾漸次充盈此誠建萬世之長策躋斯民於仁壽也臣伏覩各直省出糶穀石一省之數歲至十數十萬餘石而常平積貯天下合計纔共二千八百餘萬石是常平額貯數目不可謂多又經百年之久我　皇上十載憂勤日積月累始臻此數其求之不為不難臣近見戶部行文各省內稱平糴米穀係秋來買補還倉但各省因價值低昂不一是以有全行買補貯倉者亦有買補不足咨請展限者今捐監已歸本省收捐本色彌補倉儲漸次充裕即有緩急諒足敷用則各省存貯平糴價銀即可停止採買將來買實存銀兩數目務於今歲造報冬撥之前報部以備酌籌辦理等語臣再四紬繹雖未深曉部臣之意但據稱停其採買實存銀數於冬撥之前報部臣愚鰓鰓過慮竊恐即以此項銀兩為撥充兵餉之用將來倉廩空虛所關非小查常平額設大縣三萬石中縣二萬石各省定數尚多不足然現在實貯州縣每年平糴利益甚大加以借給籽種給養孤貧一切賑政取給其中需用亦廣語云有備無患倘遇地方一時之食他處之米接濟不及鄉民嗷嗷萬十成羣入城呼籲地方官或賑或糴小民各得升斗即時立散俟他處接濟米來人心易安夫貧民有恃不恐境內富民亦以餘

穀照常售賣設無倉儲一項富民不獨居奇彼見貧民洶洶螻聚懼生事端不敢顯然出糶故倉穀一流通亦相因之勢也今若停其買補則糴三存七之數一年之內已去三分之一明年復去其二至三年而存七之數已盡是無穀也假如　臣所言將此項撥為兵餉之用是並無銀也夫有銀尚可於豐登之歲買補運倉無銀則穀將何出無穀則地方緩急何所取辦且即現今江南山東甘肅等省常平穀額虧缺甚多半屬存銀合計直省現存銀數不止三分現存穀數實未有七分又以州縣不樂積貯希圖省事部文一到即實行貯倉者亦必盡數糴賣以備撥給之用臣恐常平之廢又不待於三年也至稱各省監例收捐本色即可彌補倉儲夫收捐本色所以補倉儲之缺數非可借以補倉儲之現數也查向來戶部捐銀至

多之年不過一百四五十萬今外省捐穀之數無論不如部捐數目之多即如部捐數目每穀二石折銀一兩必須十餘年方可補足常平原額況各省價值不一無以州縣推諉現今報捐惟福建一省為多餘省雖多寡不齊然皆不能足額即如廣西常平舊額一百四十餘萬石捐穀之難以額七十餘萬石開捐以來共收捐三萬餘石彌補其明效可覩矣臣覩十數年來平糴穀價值日增於前賑償愈費民食愈窘賑糴之需惟常平方慮存貯無多倘過歉收截漕撥賑　恩綸歲下若將現存之數一旦全無將來仰煩　聖慮不知又如何也我　皇上天下一家愛民如子不憂國用不足惟慮民食維艱本年欽奉上諭以左藏尚屬有餘將乾隆丙寅年直省錢糧概行豁免在廷諸臣自當仰體　仁恩熟籌妥辦但恐一

時未能詳審致令倉貯頓虛以上失我　皇上藏富於民之意指銀捐之虛數棄現行之實事使百年良法成效未彰而十載勤求也伏乞　皇上勅下原議之大臣果有按給事宜祇當別求款項以資籌酌至常平原額仍行買補還倉無令絲毫輕籌以備直省緩急之用以仰副　聖天子愛養黎庶之心天下幸甚

請變通錢法疏　乾隆十年　陳宏謀

陝西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銷燬奚甚錢價益昂亟請變通以維錢法事竊惟錢以銅為質尚非銷燬自可久而不敝亦當積而日多我　朝鼓鑄已百有餘年而錢文不見其多日見其少其為奸徒銷燬情事已著我　皇上厪念民用昂缺各省漸增鼓鑄屢頒　上諭查禁銷燬

內外臣工條議防閑至詳且盡而銷燬之弊終不能除查不產銅之省分甚多礙銅洋銅官收已居大半流通於民間者為數無多而統計各省每年打造銅器需銅無算若非銷錢從何而得訪聞各省大概先銷康熙雍正之淨銅舊制錢復利甚厚是以市上康熙雍正舊錢漸少所行使者多係新鑄之點銅制錢但點銅錢鎔入淨銅亦可造為銅器無論新舊概不繳官仍然有利恐將來亦不免於銷燬即如陝西錢價向來每銀一兩易錢八百以上近則止易錢七百三四十文其昂貴為歷來所未有民甚苦之欲籌開鑄則洋銅未到即使到開鑄而銷燬不絕杯水車薪何能有濟夫生息日繁民用日廣專恃點銅新錢已難流通足用倘併新錢而亦銷燬制錢此杜絕銷燬根源之一策也銷燬既絕則新舊制錢積而日多銅觔盡供鑄局又可源源多鑄省費利用莫善於此鋪戶止於不打造黃銅民間止於不用黃銅器

打造通行之後即取各銅鋪隣佑甘結有再打造黃銅器皿者各治以法凡民間向日所用銅器無論新舊概不繳官銅鋪已造未賣之銅器定限三月聽其售賣過期不賣交官給價三月以後尚有售賣黃銅器皿者查拿治罪銅鋪內如有未曾成器之黃銅即令交官給價各處打造銅鋪開張列市歷歷可數地方官止須就現在銅鋪曉諭取結改業於民間一無紛擾於鋪戶亦無虧損向後倘有打造即使潛蹤匿跡而聲聞遠近人共見聞無難捕獲也其紅銅白銅響銅器具仍許打造此外如佛像烟袋事件鈕扣之類皆可用別項銅錫為之一概不許用黃銅自不用銷燬制錢此杜絕銷燬根源之一策也銷燬既絕則新舊制錢積而日多銅觔盡供鑄局又可源源多鑄省費利用莫善於此鋪戶止於不打造黃銅民間止於不用黃銅器皿於此事時

工不能善體　聖意間有貌為寬大普惰姑息遂使刁頑積漸成風即如直省地方偶遇水旱偏災荷蒙我皇上賑貸周恤無所不至被災之民自當銜戴　深仁安分守法靜候賑恤之及乃近來被災之地竟有因地方官發賑稍遲而不法之徒因而搶奪村市喧鬧公堂者又如地方官審理詞訟自應秉公聽斷使兩造俱服如或偏徇固執原許赴上司控告自有應得處分乃鄉里棍徒懷挾私忿糾衆罷市甚至凌辱長官無所顧忌至於無識之州縣有司恐地方生事又懼上司覺察多方掩飾加意彌縫或遇頑佃抗租當思賦從租辦上赴催徵乃徒督業戶之輸將不顧佃民之抗欠有聽其刁脫而業戶賠累者或過士民涉訟理合明究是非據理直斷乃巧博扶植懦賤之譽曲避袒護紳士之名有故意寔直鄉民而不直紳士

者若此之類皆足以增長刁風釀成惡習與騙幫脫逃事同一例關係人心風俗良非淺鮮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禮云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猶之父母之於子撫養督責愛與勞二者不可偏廢若如河臣所奏催夫頑捐盜逃及臣所聞各省閙堂罷市抗租諸弊習均有違上下相維之義此種不法之徒律有明文原無容另設科條合無仰請　聖主特頒敕諭令直省督撫通率所屬各地方官申飭禁令嚴加約束俾皆曉然于上下之定分與奉公之大義一遇此等事件即從重究治毋得稍為寬縱庶頑徒知所儆懼而於風俗人心實有裨益矣

　　等理財長策疏乾隆十年　柴潮生

協理浙江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　奏為敬

等理財之長策俾上下交益出入相資以收實效事竊惟

治天下之要務惟用人理財而大事用人者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　皇上旰食宵衣旁求籲俊用人之際　聖心自有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永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廑於　宸衷而量入為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錙銖平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為曰用夫生與為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推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為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項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摒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

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為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籍廉給無枝官　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為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窮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荷叨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為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僉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於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

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欵
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
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與
平年間至一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於
是王安石之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
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
乃共逢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
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
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為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
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於五百里之
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
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閒
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

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
有幹器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　特發
帑金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
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
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
不陞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
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廩費
莫若令其分地捐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
此安頓滿洲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
之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許出
者多無力之人恐既出之後無以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
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
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

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
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
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
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
亦不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
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
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
間法制寬畧州縣於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
未盡剔釐上司於此分肥京官於此勒索遊客於此染指
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則與為海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
致貪風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
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
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

貴糶則時價不得平賤糴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恚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其治效之成日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於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隣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疎濶而地方之寔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為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糴雖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黠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

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於此者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

伏乞　皇上深留睿慮並　勅公忠有識之大臣詳議可否以漸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陳臺灣事宜疏乾隆十年　　高山

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高山謹　奏為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據寔密陳仰祈　聖訓事竊臣職忝司宣荷蒙　欽命清查臺地武職官莊一事除另行具摺覆　奏外所有該地邊海情形番民要務經臣留心查勘酌量經畫其間有尚須變通之處謹列數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民壓番地之宜永行禁止也查臺屬四邑民番雜處番黎又有生熟之不同熟番與漢民交接往來不語耕種每賃民作佃賤租開墾遂有貪利奸民越界侵佔以致爭訟不休生番則營寨深山採捕為業而性好戕殺近年以來民入界抽藤巾鹿或私墾界外草荒即行悚殺呈報數十餘案甚有一案而戕首十餘人一處而歷斃四十命者至今兇手並無一獲雖兇番之野性難馴亦寔漢奸之犯禁有以致之也現在臺民生齒日繁各番尚有餘地如燒墾寮東方木楠仔仙等處議者以為番地置之無用不若任民佃墾以為生聚之資臣竊謂斷不可行誠以臺陽一島海外孤懸聊為邊界藩籬倚作東隅屏障原非欲驅內地游手之民而使之就食於彼也官斯土者止宜令靜謐安全初不必為闢草開阡之計且以土番有盡之

地供漢民無厭之心得尺得寸日墾日侵不特番與民爭且將使民與民爭不特臺地之民與民爭且將使內地之民日與臺民爭蓋始以民為番佃而熟番之地既開勢必漸入生番地界而民多戕殺且利之所在誰不趨之墾今一行臺民俱相趨而謀佃種海外之民方爭奪無已而內地之民閒風踵至偷渡覬覦有何底止安能遍給是墾荒之利無多而爭競之害甚大況利猶俟諸異日而害恐即在目前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夫且寧輯番民之道乎就令番地盡報墾科亦無補於　國家之經費而況無窮之釁由此而生是民墾番地之於國計民生均非至計不若永行禁止飭令該地方官於各社番地詳加查勘除已經報墾之地故外其餘未墾草地無論

多寡及現係何番掌管均應聽該番將來漸次自行耕種總不許佃民再賕開墾以杜爭端夫廣尚質成之化可讓其田為閒田今番黎墾以杜爭端夫廣尚質成之化可讓其田為閒田今番黎墾墾之餘亦何不可存其地為禁地倘有奸民違禁私開及地方官通同容隱者察出分別議處治罪庶邊方爭訟殘殺之釁可以永息矣

吉部頒土司職銜量與頂帶令其分管各社番眾統轄生番凡有番黎爭奪戕殺等事即移令土司分別懲治協拿設立之後果能使番眾相安三年無過該地方官詳報具　題量加獎賞以示鼓勵倘有勾通漢奸生事擾民者革職另行選舉如此則番目邀章服之榮兇頑有殫壓之勢而生番稍知所顧忌矣

一生番隘口之宜稽查出入也查臺郡各屬險隘要區大小共有數十處如鳳山縣轄之龜文牛攔巴揚榻榔等處臺灣縣轄之米珠南仔等處諸羅縣轄之芋匏重溪阿里武巒枋仔臺斗梅仔竹腳等處彰化縣轄之頭重北頭大婆黃竹等處淡防廳屬之麻署南日嘉志等處俱係生番出沒之地向無塘汛巡防所有南路營之崑鹿萬丹淡水武洛等汛城守營之羅漢門大目降北路協之斗六門南

該地方官預期知照土司在於熟番適中之地選一集場酌定月日飭知番民通事人等各携貨物至期到地公平議價彼此交易並酌委員幷會同土司携帶社目兵役人等在場監督防閑總不得過十日之期各歸地界毋任托定踪則居民番衆以有易無各稱便利矣

一眷屬渡臺之宜先行稽查也定例內地居民過臺應赴地方官呈請給照毋許私行偷渡其臺民搬眷之舉禁止甚嚴近聞邨抄見巡臺御史臣六十七熊學鵬等以閩民問有在臺年久而家中祖父母父母妻子別無依靠欲來就養者有祖父母父母夫在臺而子孫妻室欲來侍奉者格於成例不得前往殊堪惻惜現在　奏請准其呈明內地原籍地方官查取地隣甘結給照赴臺仍移臺籍應員確查如有假冒捏飾解回內地與出結之地隣一併治罪

未便給照者即可飭留阻止免致逃回不測之虞並罪及地隣之累雖同移來往時日稍延而性命所關不嫌詳慎似亦便民幹止之一端也以上六條係臣到臺後見聞所及專條筆議因地制宜內閒有奉督撫諭查者稟覆督撫外事閒邊海番民防微善後之策用敢密陳伏乞　皇上睿鑒

請却卡瓦貢納銀厥疏乾隆十年　彭肇洙

協理山東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彭肇洙謹　奏為請　　國體以靖邊荒事臣於本年三月二十日閒邨抄見雲南督臣張元隨奏稱雲南永順東南徼外有瘽名卡瓦其長名蚌筑自號葫蘆國王不知其所自始從古不通中國久矣　　天朝德化固無方物可貢將境內茂隆山銀

零同耿馬宣撫司之叔罕世屏厥民吳尚賢等解送輸誠
呈到緬棗前來且稱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
不一等情臣愚以為
之誠不在貢物之有無卡元之國自古無聞方輿不載忽
然向風慕義欵塞輸料此意誠不可却惟是銀廠作貢臣
愚不能無疑竊以為未便據督臣張允隨奏稱其地距永
昌一十八程計程而論去中國尚未二千里何以不知彼
國所自始又稱銀廠自前明開採興旺不一既云從古未
通中國前明開採之說畢竟何據且內地商民吳尚賢何
以得知彼國徑入開礦卡元即無方物可貢何以竟將不
能隨貢之銀廠越界輸誠此中恐有奸商愚夷外夷陽借
納獻為名陰欲居奇射利所不可知天下事多一利即增
一害若許其獻納銀廠照例抽稅利境一開無論商賈游

民奔趨若鶩凡內地作奸犯科奸法網網之徒先行潛竄
其中積聚日多爭奪必起即成將來邊釁不可不深長慮
也且計每年所抽稅課不及中土一縣錢糧廠地時旺時
衰未定年年可恃我
皇上議賑蠲動以百萬本年
現免天下正供何至抽此戔戔之稅於窮徼絕域中乎如
督臣張允隨議殊失大體臣愚以為卡元既願歸誠惟有
嘉獎賞賜不拂其心所獻銀廠宜却而勿受現呈稅課亦
今自為携回明示
聖朝包荒柔遠之度不在貢獻之
有無並　勅下雲南督臣急將商民吳尚賢等押回仿
今可通卡元一帶邊方嚴行禁止不許內地民人擅至彼
國開採違者立拿重究如此則處治當　國體昭邊境安
遠人服矣

皇清奏議卷四十一

皇清奏議卷四十二

籌積貯疏乾隆十年

慶復
陳宏謀

川陝總督臣慶復陝西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奏明籌
辦積貯緣由仰祈
睿鑒事竊惟積貯之法不外常平
社倉二者常平貯之城中其出入也官主之社倉散貯于
鄉其出入也社正副主之總在散斂及時經理如法然後
可以源源借還民穀接濟之益官無霉變之虞未可圖官
司省事不顧百姓之便益與否者也陝西省常平倉穀捐
穀每年存七出三需借者多需糶者少向來辦理未免拘
泥迂似慎重實多掣肘如州縣於二三月間始行詳借由
府而司而院及至批行到縣已在暮春初夏民間不能緩
待早經貸於富室出借之糧漸少存倉之粟漸多年復一
年紅朽堪虞且州縣既已奉文勢必令民借領其中或按

里發穀有不願借而強借者矣漫無區別有不應借而借
者矣借既不能無獎徵則難以全完以致歷年多有積欠
州縣因舊欠未清不敢輕議再借而不知清混借之獎以
收速還之效故欠者日多借者日少陳陳相因倉儲民生
兩無利益此常平之穀所宜亟為經理者也陝省社倉
本無多自雍正七年前督臣岳鍾琪陳奏荷蒙
憲皇帝隆恩將應減之五分耗羨暫收兩年代民買穀以
作社本繼因地方官一概諉於社正副全不稽查致有侵
虧前撫臣張楷乃奏請定州縣官處分將社倉入於交代
自是以後州縣因有責成則又視同官物不但社正副不
能自由即州縣亦不能自主凡遇出借遮層具詳雖屬青
黃不接百姓急需借領而上司批行未到社正副不敢擅
借應有以不須出借為詞者及有霉變則又惟社正副是

閒故各視為畏途殷實之人堅不肯充社倉之良法漸壞而民閒之積欠亦多此社倉之穀所宜亟為經理者也臣等伏思陝省米在邊圍積貯多多益善穀少之處方圖增添現有之穀豈可久不出易坐視霉變又豈可任其積欠不為清理現在常平倉穀捐穀通共三百三十餘萬石社倉本息穀七十餘萬石臣等先曾檄行司道就通省情形妥議詳加斟酌常平之穀存七出三社倉之穀出半存半州縣於每年封印後酌定借期一面通詳一面出借其出借之期則按耕種遲早以定先後總在小民須借之時不可延至麥收將屆之後並令先期出示依次而放隨到隨給不許守候平斛響攩亦不許入多出少其出借則先麥後穀先陳後新所借之戶均須力田之家兼有的保如游手無業及無的保者皆不准借倘民閒無須多借亦即留

倉備貯不必拘定出三出半設遇糧價昂貴即行詳雜以平市價所借之糧有麥者夏還麥有穀者秋還穀其社倉則仍責成社正副經理官給印簿令將借戶保人姓名糧數以及完欠逐一登記送查一切出納雖責成社正副而稽查仍在于官自無營私舞弊之患並令慎選社正副務擇殷實公正之人優以禮貌如能經理得法遵照定例分別獎賞請敘其村莊離社倉遥遠借還未便者許其分社便民至歷年舊欠先經委員確查並分別還欠以示勸懲現在俱已查清還者頗多雖有未還皆係實在有著倘得夏麥有收亦可漸次清完歷年之舊欠既無弊竇後此之新借更為實在目下青黃不接小民爭先赴借得以及時接濟甚覺有益再常平倉前因酌量州縣大小均貯穀石尚有未足定額之處俟豐收價平發價買補或捐監補足

惟榆林延安綏德一帶沿邊地方極宜多貯荷蒙　恩旨減價收捐臣等題明許西固等府赴捐米粟無收除俟捐有成數另行奏報外所有籌辦積貯於原由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睿鑒

請修補城垣勿用民力疏乾隆十年　劉方露

禮科給事中臣劉方露謹　奏為敬陳勸免仰祈　聖鑒事本年二月邸抄內伏讀　上諭從前朕巡幸直隸地方見城垣多有殘缺皆因不能隨時堵築以致出入踐踏踰越成路因令大學士等寄諭各督撫令其督率有司留心整飭嗣據巡撫碩色奏請分別工程一千兩以上者俟以工代賑之年動項興修一千兩以內者令該州縣分年修補除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外其餘即於工費項下支修朕將伊摺令各督撫閱看俾其仿照辦理但須善為經

紀勿致累民而各督撫中遂有因此奏請開捐土方並將各官養廉合力捐修者或經批示或經議駁俱未准行今鄂彌達覆奏摺內又稱按田起夫誠恐佔田之戶必派之佃田之家不若暫借稅銀生息以備修補等語此奏甚屬錯誤全不知朕本意蓋城垣為國家保障其責專在地方官員其所以酌用民力者皆因各處城垣偶有坍損地方官並不查禁任凡踐踏甚且附近居民將城磚竊取以供私用是以令於農隙之際酌用地方民夫補葺使民知城垣之設原以衛民民身曾用力於其間則過有坍損自然設惜不肯任意踐踏且隨時修補亦易為力此上下相維之義並非令其按田起夫竟成賦額之外增一力役之徵也如鄂彌達摺內所稱恐各省督撫亦錯會朕旨或致辦理未善致有累民之處用是特頒此旨曉諭各督撫知之

欽此仰見我　皇上子惠元元慎重於用民力之至意也伏見任力役者惟農民而農民為最苦無田可耕則力佃人田無資充佃則力傭自活不避疾風苦雨烈日嚴霜以勞筋骨瘁肌膚得以苟免飢寒即為樂歲一遇旱潦蝗蝻風雹之災力竭而無以得食入則嘆於室出則泣於田此食力之民之所以為最苦也此等民人自以為上不如有田之戶得蒙　恩免地丁錢糧之惠次不如服賈之家得被　恩免關津米豆之稅終身勤苦以力聽其軀命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常憂不足復使之力役於公是增之以勞而益之以苦也自雍正年間丁役隨田賦辦納以來即應徵之力役亦得與正項錢糧現在蒙　恩蠲免何可增徭役於額外若辦理未善誠如　聖諭所稱竟成賦額之外增一力役之徵也夫同為　聖世之民而有田之戶與服賈之家得受　國家蠲免之澤于安然沐浴之餘顧於不能有田無貲服賈之窮民奪其養活身家之力而責之以為丁急公之義則斯民之受累於偏枯者固在　聖明洞鑒中也且同此　國家城垣同為編戶百姓固當一視同仁乃彼縣工程多者給以夫直此縣工程少者俾任空勞明明歧視於此疆彼界之中何以平其心而使之帖然服役也且地方官以酌用民力之呼應艱難或陰圖寬估以就千兩以上之興修動項則工程轉至於多糜亦未可知也是撫臣奏請分別工程千兩以上動項興修千兩以內酌用民力之處原未能周詳而允協是以各督撫難以仿照辦理不得已而請開捐土方或官捐養廉又請按田起夫暫借稅息備辦紛紛摺奏在各督撫諸臣皆熟計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必不免偏累夫佃之

有田之戶與服賈之家得受　國家蠲免之澤于安然沐浴之餘顧於不能有田無貲服賈之窮民奪其養活身家之力而責之以為丁急公之義則斯民之受累於偏枯者固在　聖明洞鑒中也且同此　國家城垣同為編戶百姓固當一視同仁乃彼縣工程多者給以夫直此縣工程少者俾任空勞明明歧視於此疆彼界之中何以平其心而使之帖然服役也且地方官以酌用民力之呼應艱難或陰圖寬估以就千兩以上之興修動項則工程轉至於多糜亦未可知也是撫臣奏請分別工程千兩以上動項興修千兩以內酌用民力之處原未能周詳而允協是以各督撫難以仿照辦理不得已而請開捐土方或官捐養廉又請按田起夫暫借稅息備辦紛紛摺奏在各督撫諸臣皆熟計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必不免偏累夫佃之

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臣赫泰謹　奏為敬籌復還八旗之原產試開未墾之閒田以資兵民萬世無窮之業仰乞　睿鑒事臣竊思我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東土列聖相承統一區夏以八旗為根本以四海為室家固已量無不包而思無弗洽矣然四海之衆則兵也民之所以求安與兵之所以待養二者常相需而要之衛民必先以養兵　國家定鼎以來布列八旗分編參佐領為之管轄猶天下之有省郡縣為之階梯夫一省之中既分府郡一府之中又分縣邑一縣之中其為民閒族處者則為村鎮而每一村鎮之中有百人可耕之田則百人存之有千人可耕之田則千人存之所謂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而　國家賴以久安長治八旗之設參佐領亦隱然以一旗為一省一參領為一府一佐領為一

縣矣每一佐領下所轄不下數十家每家約計自數口以至數十口人丁不等因徒有人丁而無可耕之土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按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矣且於京城內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內撥給地畝良法美意何以加茲但考從前八旗至京之始以及今日百有餘年祖孫相繼或六七輩試取各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時幾成一族則生齒之繁衍可知當日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

皇上登極以來洞悉其故多方籌畫添設馬甲護軍領催以及養育兵丁餉項所須每年不下數百萬　國家恩養八旗至優至渥而旗人生計猶未見充足者非盡係旗人奢侈與不善自謀之過是官無長養之理人漸滋生恒產不足故也此時業已如此更復二三十年之後生齒再倍於今　國家帑金有數經制有定豈能更添兵額賞給房地以資養贍乎故前次曾　諭八旗大臣止不過取目前之事為之籌度經營乃八旗大臣未能明達　聖意因事關重大請　皇上深知諸臣料理誠難將從容辦理以期盡善此誠慎終自始之至意日思嘗謂八旗恒產之立必　聖天子在位盡心盡力持之二三十年之久其事之首尾始可收功方今宇內清平四海無事又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且英年踐祚除此從容閒暇之時正可次第舉行此等經年累月之事不然日愈久而人愈增而事愈難以數十萬之衆生齒日繁聚積京師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豈長策耶臣再

四思維則清查旗人戶籍為先務矣夫在旗之人數雖多而星羅棋布散處于京城內外者則皆有檔案可稽也此事先宜查出八旗之人口數目實在共有若干除現在官員兵丁支領俸項錢糧足資養贍外其餘不能盡養之人必須立有恒產始可以為長計然恒產之立莫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從前原有老圈地畝故與京城內外所有房屋以資養贍者相沿日久如房屋一項或本家過有急需措賣無所從而售出者有之或因拖欠錢糧賠償無力從而入官者有之夫彼此交易其業猶在旗人一經入官之後則由該旗內務府取租入充公用即間有將住房賣給旗人者亦殊寥寥況又有每旗生息十萬餘銀該管之人以為借給旗人恐致拖累乃多扣分半二分錢典賣鋪面房間以為子息故京城內外可以取租之房屋現今已為官產者甚多我　皇上四海為家夫豈愛此微息而且特發帑金於京城之內將所有空地盡造房屋嘗給兵丁居住則是日夜之所圖維者旗人之身家豈不樂其各有恒產以為生計哉臣請將八旗入官現在各該旗內務府取租房屋徹底清查酌定官價或扣俸餉或定限交銀賣與旗人為業如八旗有公用之處自當別動公項至於在旗地故向例不許賣與民間俱有明禁因旗人時有急需稱貸無門不敢明將所有地故一時契賣乃變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也此等民典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之間即有此風約畧計之旗地之在民者今則十之五六矣故前業　皇上天恩交直督清查議賠去年據戶部議覆直督查明霸州等五十六州縣衛民典老圈旗地僅九千餘頃此在直督自必盡心仰體　聖意查辦但在

各州縣官員積習俱各有畏事之心惟恐贖地一事紛繁拖累故奉行之際不無草率而民間朦混未有不欲以隱瞞旗地為己之恒業者臣恐八旗老圈地畝典在民間者未必止於九千餘頃何則近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係旗地而民典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間以至今日陸續典出者多贖回者少數十年來斷不止於此數此次清查即係定業若少有隱匿則旗人之產即永為民人之業矣臣請

皇上天恩特派大臣將戶部圈佔地畝原冊及陸續給與旗人地畝檔案逐一查出按此冊將某旗地畝坐落某州縣某村莊中有若干旗地皆給與某旗某人為業將此造冊行文八旗令各該旗據冊查對分交各佐領傳喚原業主詢問此項地畝曾否典賣及已經典賣者在旗在民共若干畝其在旗者令原業主賫轉查明此項地

畝現在何旗何人名下為業其在民者從前於何年月日典與何人為業如或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俱照部冊開明咨送

欽派大臣處以便查核除在旗地畝毋庸置議外將典與民間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者奏明派出八旗諳練地畝事務之參佐領前往會同各該州縣將本州縣內所有報出之民典旗地逐案查對如部冊之內有坐落該州縣地畝而該州縣所造查出旗地數目冊內竟無此項地畝者即令該參佐領會同該州縣印官於本州縣地丁紅串內查對如係國初以來即在民人名下交納錢糧者固係民地若從前並無紅串忽於康熙年間託故起有紅串而其地畝段又與部冊彷彿者即係隱瞞之旗地無疑矣如此清查之後再令八旗大臣會同戶部直隸總督詳議勳項陸續官贖而令原

業主取贖於官或按限交銀或借俸餉分扣如原業主無人及無項指贖者即令在旗之人認買在旗人之地畝取租在民間出租即仍種地而無所損以後將民典旗地之契永行嚴禁則從前旗人原有之房地盡歸旗人矣至於八旗生息銀兩原係

世宗憲皇帝為賞給兵丁紅白事件之用故每旗發帑金十萬兩交該旗王大臣酌量經營一分起息並非令典買房地佔旗人之恒產為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間宗人府即有生息銀兩一項數十年來滋生者多拖欠者少而且利息微薄使於旗人弱後各旗料理生息銀兩之法未有善於此者臣愚以為今日各旗生息銀兩俱宜照宗人府之例亦改為一分起息借給旗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賞給之用但此項銀兩內有已經典賣八旗地畝者若驟令變價一時價值難齊恐致有

干生息請先暫借別項充選典買房地銀兩數目而將現在房地悉照前議轉行典賣所扣俸餉入抵借餉酌盈劑虛裁成輔相是在

聖主格外仁恩有加而無已也夫

國家之為八旗計長久者房地兩項若盡數贖還而又有歷年增添之餉項所以養贍旗人之策已無遺議然而在京之房與近京之地不過止有此數即使人丁滋生倍衆斷不能倍增恒產於前數之外至於兵餉之設原通計天下錢糧數目而額設者此外亦難以再增但生養無窮不可限量或更歷數十百年而後而無業人多豈有不深煩

聖慮者哉臣愚以為為旗人萬年恒產計莫如開墾沿邊一帶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為八旗無窮之業一地而養實千古不易之良法也臣近接閱邸抄見大學士張廷玉等議覆御史柴潮生奏請開墾奉天等處屯田一

摺內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孫嘉淦奏稱獨石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閒平城及張家口外與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約計可駐滿兵一萬經議政王大臣議以口外地方天寒霜早五穀不能保其收穫能否足供兵食難以預定請　特簡王公大臣前往彼處詳加查勘妥議具奏到日再議等因欽此欽差大臣前往獨石口外張家口外查勘開墾駐兵之處應請停止在案查從前孫嘉淦所奏惟獨石口一處氣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為紅城子牆垣猶在襟山帶河平疇沃

衍再百餘里為開平即元之上都其閒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西行七十里為興和城北行百餘里為北城子川原甚廣一望無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其閒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又云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滋擾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場今墾為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收穫山少林木恐其難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正徵錢糧此諸城之地逼近大壩皆係旗人牧場與蒙古無涉旗場之外乃太僕寺遊牧之地遊牧之外乃察哈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為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滋擾八旗牧場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併省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兌給至柴薪稍遠未嘗缺乏且壩內諸山多有產煤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十三日在獨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閒平城外隴畝猶存碾碓尚在若非糧植何以有此興和地氣較暖於閒平其為可以耕種無疑也等語是孫嘉淦從前所奏閒平興和等處可耕之地乃伊巡閱親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一一籌畫詳盡而且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場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皆無不悉心區別而聲明矣而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謂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獲奏請停止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浩費殊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無窮　國家之帑金有數日滋日盛倘養誠難長遠之道不可不預為

籌畫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可資萬年之養與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為田若慮其不能見功何不聊爾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另為籌畫惟孫嘉淦從前奏料理區別公田民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曰興和閒平等處地畝今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覓遠者盡為公田其餘皆為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為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給錢糧則旗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蓋旗人原不善於隴田欲閒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之中取二頃為民人世業一頃為旗人公田不但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滕混不一二十年之閒民與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蓋錢糧乃　國家

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合計之斷
無隨無限滋生之人數屢屢增添之理有此二不可行則
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
帶善於豢獲之民於興和開平諸城境內每處分撥數十
人量為開地數頃如彼處天氣之寒暖地脈之肥沃相宜
種植實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
彼處但凡可與豢獲之地逐一查清官備牛具籽種招闢
內附近居民有願往彼處耕種者令其每丁撥給上地五
十畝中地與下地酌量撥給一丁僅能耕種之數每一丁
作為一牌每十牌作為一甲編名號牌編次第令其相
度土脈相宜之穀粟籽種即與東作與之分糧如一年得
效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復得效三年更
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推而遠之其利無窮所得之糧運

至關內平糴於直省歉收之地所得米價抵充牛具籽種
之公項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糴於
關內而量積於關外其糴出糧價亦存貯彼地積之數年
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即動此項銀兩在彼地蓋造房屋量
彼地之大小出產之數目酌定撥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
內無恒產俸餉不能養贍之人陸續撥往駐防不必另給
俸餉即令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聽其
自便其不能種植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糧食租以資養
贍如此辦理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一帶可耕之處
亦照此陸續開關撥兵居住使其三時力田歲晚講武散
則為農聚則為兵不但八旗可圖永久生計而民人賴以
資養者亦不可勝數試看不一二百年之間自西至東綿
亘數千里勢如長蛇成一帶耕戰之兵城可以南視九省

北鎮諸狄威揚四陲勢連東土實天下之屏藩神京之保
障此億萬斯年之計千載一時也
請清釐漕務疏　乾隆十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馮鈐謹　奏為請嚴州縣收漕之考
成以肅官方事竊惟各省收漕之時弊竇易滋歷來防範
之法著在令典者既詳且備使有漕地方誠能實力奉行
加意釐剔原不至於滋弊在州縣本屬親民之官每遇收
漕又多係住於倉內辦理事務就近體察其於民也呼吸
更切則於其弊也稽查較易天下容有專於作弊之胥吏
應無任其舞弊之州縣惟是利之所在鮮克矯然自異庸
懦者受胥吏之餌而弗思振拔狡黠者樂胥吏之奸而倚
為臂指夫漕米顆粒上關　天庾下繫民命凡上倉之
米必須乾圓潔淨固定制之所在亦民情之所安而漁利

之術即從此生蓋明知踢斛淋尖折排制斛等弊易招指
摘有所碍而不敢肆每借米色為辭微示其意在米色高
低原可一望而知一經收書人等之搪塞奚幾無定評納戶
畏其刁蹬而暗地之講貫或裹折或外加甚至度量倉有
餘米而以銀錢折色固有不入其彀中而不止者兼且機
深計巧其彌縫遮掩之處急切為上官之所不得而窺則
其恣行饕餮亦幾莫可究詰矣即上官偶有訪聞或所露
端倪不至參處僅將收書人等量懲發落其間因而稍稍
欽抑者有之反因而轉甚者亦有之蓋被上司之一訪凡
有使費皆將於民取償而且料其一訪則已示警戒未必
再訪也弊既如此宜乎巧取於前首告即隨其後而輕易
無人舉發者蓋緣米多之大戶一遇扣折則其驗米色也
僅存其名或亦擇好者作米樣其他粟黑口袋便可立時

傾倒又取其上糧爽利無守候篩颺等患亦遂安之米少之小户或以斗計或以升計零星併算肥利更多但分開各人名下就肯為數斗數升之糧實發訟端敢與地方官爭執多寡隱忍而去亦遂安之是漕務帖然之中而官吏囊橐蓋有不可問者體國恤民其義安在現值各省漕務方興之日又漕臣新舊更替之會臣愚請　皇上敕諭漕臣嚴飭各該糧道加意訪察倘有前項情弊俾無遁形則懲一儆百庶亦肅官箴而求民隱之一道也

請清社倉積弊疏　乾隆十年　晏斯盛

湖北巡撫臣晏斯盛謹　奏為請清社倉借欠以廣皇仁以永良法事從來事必務實而後有濟法必除弊而後經久如現行社倉之法自民捐之自民掌之俾閭里窮黎得為青黃不接之需毫無官吏之累誠為古來善政然

春借定秋還者社法不可易之例第有借而無可還者亦民間偶有之情楚北社穀自雍正元年至今已二十餘載生息倍於原捐查各州縣額貯穀數盈三五千石至二三萬石不等但其間年歲豐歉不一錢糧漕米蠲免賑濟皇仁已非一次而民捐民借之社穀有久經逃亡故絕者未議豁除之條致社倉有不實之數州縣責之社長社長牽連具報比追敲扑之不免此亦良法之未周者夫歷年之久鄉村之廣人户之多其間故絕逃亡者千伯什家中勢所必有而按册而稽不能不責之社長社長無措必責之欠户之親屬而累積既久本息日深親屬必設法規避規避難掩又將逃之遠方親屬無著仍不得不責之社長社長不得不為之代賠代賠之後社長皆視為畏途將經理無人倉務亦致掣肘不然社長受累情有不甘或力

有不及必虛開數目倉無實貯因循輾轉年久歲深將實借還者皆牽混那移漸成大累不可不早為之清釐也再社穀當豐稔之年家有蓋藏價值平減有不能借之處州縣往往止核成數有本穀一千者必報息一百不問其曾經借出與未經全借社長亦不無掣肘或致虛賠利息亦有小累又不可不為之核實也且夫社穀以濟荒歉亦以周貧乏也大荒大歉固有免追本息之例而平常青黃不接之年其貧乏中可以措還者固酌量借給矣至於貧極無依荒月難活之民不敢望借者一鄉之中原自無多若當社地方穀積盈萬息計盈千之處不能令其容沾粒粒似乎施有未周亦不可不救楚北三年以來幸逢豐稔今年雖有水溢之處不過一隅而大勢仍屬豐收正可乘時清理請令各府督令各州縣將各社倉穀石徹底清查其各社中借出久久之户如有實在逃亡故絕取具隣里甲俘結狀並無虛捏者免其追還其實在借出現有着落者無許牽混至豐稔價賤之年不能借出並不能全行借出者據實每年開報毋拘本息成數其貧無依倚不敢望借之民請於存穀豐盈之處青黃不接之時於舊息穀內量借升斗使度荒月若息不充盈及極苦之民可收入額外孤貧養活者仍毋庸借給如此則當社之民無牽連敲扑之苦社長無墊賠之累而實借實收亦無牽掣掇賸混即無告之民亦得藏沾餘粒均沐

聖恩於無既矣

請借帑墾荒疏　乾隆十年　胡蛟齡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胡蛟齡謹　奏為請推廣成效以開荒土以裕邊儲事竊查陝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屬近邊

秋運是民之力能拌種者必無不願惟是領銀交糧之時無使勒措需索無令守候擔延而所交之糧照時價又必酌准其容為加增以勸興之民情踴躍而來歲之領銀者自必雲集矣夫小民不願與官從事者職官府之胶削甚於富民耳若果體恤民艱諸弊杜絕而所交之糧比時價又大有增益窮民於交官之外尚有盈餘以資口食彼何苦避官府而甘受富民之盤剥乎至於能自備工本不願領銀者則聽其載望限年陞科或官為開墾而招民永種照安西冷密佃種官田四民六分收之例變通酌籌亦可行稿請宜令實心任事之州縣先試之一鄉一隅果有明效再行推廣其於簡栗實是之計或不為無補也

籌利濟以裕民生疏乾隆十年

禮部右侍郎臣秦蕙田謹　奏為推廣

濟以裕民生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仁覆如天臨馭以來刻刻以安養黎元為念　宵衣旰食懃懇切至凡農田水利有關民計者無不舉而行之如直隸之永平宣化等府晉省之大同朔平甯武等府甘省之寧夏西寧等府俱皆隣接邊疆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　盛京之奉錦二府各屬壤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為膏腴若令援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是民之力能拌種者必無不願惟是領銀交糧之時無使勒措需索無令守候擔延而所交之糧照時價又必酌准其容為加增以勸興之民情踴躍而來歲之領銀者自必雲集矣夫小民不願與官從事者職官府之胶削甚於富民耳若果體恤民艱諸弊杜絕而所交之糧比時價又大有增益窮民於交官之外尚有盈餘以資口食彼何苦避官府而甘受富民之盤剥乎至於能自備工本不願領銀者則聽其載望限年陞科或官為開墾而招民永種照安西冷密佃種官田四民六分收之例變通酌籌亦可行稿請宜令實心任事之州縣先試之一鄉一隅果有明效再行推廣其於簡栗實是之計或不為無補也

籌利濟以裕民生疏乾隆十年

禮部右侍郎臣秦蕙田謹　奏為推廣

濟以裕民生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仁覆如天臨馭以來刻刻以安養黎元為念　宵衣旰食懃懇切至凡農田水利有關民計者無不舉而行之如直隸之永平宣化等府晉省之大同朔平甯武等府甘省之寧夏西寧等府俱皆隣接邊疆隙地曠土所在多有而　盛京之奉錦二府各屬壤地沃衍水泉豐溢一經開墾即為膏腴若令援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春借秋還是民之力能拌種者必無不願惟是領銀交糧之時無使勒措需索無令守候擔延而所交之糧照時價又必酌准其容為加增以勸興之民情踴躍而來歲之領銀者自必雲集矣夫小民不願與官從事者職官府之胶削甚於富民耳若果體恤民艱諸弊杜絕而所交之糧比時價又大有增益窮民於交官之外尚有盈餘以資口食彼何苦避官府而甘受富民之盤剥乎至於能自備工本不願領銀者則聽其載望限年陞科或官為開墾而招民永種照安西冷密佃種官田四民六分收之例變通酌籌亦可行稿請宜令實心任事之州縣先試之一鄉一隅果有明效再行推廣其於簡栗實是之計或不為無補也

餘尚可沾泒困窮臣再四思維悉心推究則以專收穀石不如銀穀兼收之為盡善也況銀穀兼收之例山東一省上年業已議准暫行若更推之各省則其效必可立覩臣敬為我　皇上陳之收穀之使一其不便者四所謂便者誠以本色收貯利於興發而不失足食之本意也臣思五穀之與金銀其為利一而為用不同夫穀有豐歉而金無豆缺銀有定數而穀無定價民間所出之穀止有此數若果係豐稔穀栗有餘乘時收貯以備水旱誠為盡善若值穀少之時急公者購買上捐不惟穀價騰貴有捐貧民而在倉多一石之儲即在民少一石之食況時價先後不齊雖經議減之後捐者仍屬寥寥一不便也米穀不可久貯直省燥濕不同若陳陳相因雪凋可慮有用化為無用二不便也倉穀交代盤量折耗不無賠累官吏視為畏途隨致抑勒挠阻捐者裹足不前三不便也直省之田土不一江浙川廣為產穀最多之鄉閩粵雲貴有食米不敷之處必欲一例徵取恐多此盈彼絀四不便也有此不便臣所以慮捐輸之不皆踴躍倉廩之未即充盈以之備荒而不足者也今若概令銀穀兼收其便有五蓋捐輸一事有天時地利人事之不齊豐年則穀便歉歲則銀便此係於天時者穀多之鄉利於穀穀少之地利於銀此係於地利者力田之民利於穀逐末之民利於銀此係於人事者況捐穀尚有時價高下之不齊捐銀則貴賤多寡皆盡一此一便也有穀者不必易銀則穀多不至價賤以傷農有銀者不必易穀則穀少不至價貴以傷民銀穀任便輸納爭先倉廩必致充裕二便也捐賑理應用穀而饑民待哺維亟開倉饋運有需時日即領穀到手尚須舂簸炊爨若捐

項既足銀米兼賑餅餌立能果腹挾臂兼可謀生且賑一半之銀即留一半之穀倉貯不致大虧三便也水旱告急事存呼吸例應一面奏　聞即一面動帑惟是正項地丁關係重大所司出納過謹災民遺漏堪憐若果銀米充足施展寬裕長吏不屯其膏窮民隱受其惠四便也倘銀穀兼收少而銀多則不妨移此地有餘之穀以歉歲有餘之銀買豐年有餘之穀賤糴貴糶倉儲之穀以歉歲有餘之銀買豐年有餘之穀賤糴貴糶倉穀必豐並可濟常平之不及五便也至於各省藩庫為貯備之根本若此例一行除穀石仍收本色外所有全省賑項之銀均令解交藩庫通盤核算將應備賑濟之額儘數存留平時則酌量年穀之貴賤以供調度臨期則審視地方之緩急以資接濟以全省之入救一隅之災有疏通而無耗絀庶幾不虛我　皇上籌畫倉儲有備無患之至意若行之日久必有盈餘則各省農田水利之當興諸汲養濟育嬰諸務與鰥寡孤獨之無告者貧生不能砌口及有關學校書院之待給者均可酌量取資而以本省富戶之有餘濟本省貧民之不足盈虛相濟財用流通即凡賑貸難周繩免不及之民從此無不均霑

化日之下惠而不費用而不竭此臣所謂捐為變通則不惟賑濟有藉而其餘尚有沾溉困窮冀少裨　聖澤於尤天民足用之懷於萬一者也合無仰懇　天恩敕部定議將現在議行山東捐監銀穀兼收之例永遠通行各省除赴捐之人有穀上倉者仍照舊收穀外其情願捐銀者即照部價一百零八兩之額一體收捐按季造冊送銀解交藩庫藩司按季造冊咨部換照戶部即隨批封發以便將給所有應收飯食紙張冊費銀兩量照舊例酌行此外不

得多索絲毫達者察出議處至部臣前議州縣收銀恐開
虧空之端今令解交藩庫自可毋庸查及又近日湖廣督
臣鄂彌達奏請停止本色一概收銀已收監穀糶後毋庸
買補經戶部議一概准收折色恐未補之倉儲足額無期
臨時之購買轉運未便而已收之穀糶後不行買補倉儲
日漸虧空均毋庸議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鄂彌
達所奏欲將本色停止臣則謂銀穀必須兼收鄂彌達謂
穀糶毋庸買補臣則謂銀多正使收雜意見似有不同並
非現經議駁之條遺陳　聖聽臣蒙　皇上不次擢
用隆恩敬體　聖主欲使無一夫不得其所之至意用
忘愚昧敬以上陳

陳浙省事宜疏乾隆十年　彭啟豐

刑部右侍郎臣彭啟豐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仰見
皇上勤求民瘼　恩綸叠沛有加無已臣周歷
浙省留心咨訪謹將管見所及有裨政治有益民生者為
皇上陳之

一官湖之宜實力開濬也浙省山高水駛一遇蛟水暴發
農田輒被淹沒若雨澤稀少又不足以資灌溉蓋自有聽
民開壅淮報陞科之例猾吏奸民因緣攘奪或佔蓄水之
湖為田或侵浅水之溝為地日積月累水道填閉上年浙
江布政司潘思榘請嚴禁侵佔官湖一摺部臣議覆除已
經報塑之地畝其餘蓄水之處劃明界限不許再行開墾
在案此但禁其未然而不改其已然也如餘杭南湖之水
發源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郡自前撫臣朱軾加意
濬治迄今日久沙土淤塞侵佔甚多西湖之水灌田萬頃
之舊例每年差役有繁簡之不同差簡之年可以數用若
逢差繁之歲賠墊為多州縣每不勝其苦蓋凡湖皆從有其名而難按其實地方印官非不
急但以工費為難因循不治豈知水利不修則農田之益
不廣請　敕下督撫二臣酌議次第開濬之法令道員
同知及分管水利各員逐一履勘剔除侵佔疏淪壅塞實
力奉行因不同之地形設相因之利賴務使蓄洩咸宜旱
潦有備則民生被澤無窮庶幾一勞而永逸矣

一徵收漕糧之宜劃一也江南漕米每石收漕費五十四
文以二十七文給運丁二十七文歸州縣為修倉鋪墊人
工飯食紙張以及折耗等費雖正七年間山江南撫臣尹
繼善　奏准在案於是江省民不擾而官不賠丁亦無虧
法至善也查浙省杭嘉湖等屬界連江省漕數亦若相同
其運丁設有滯截一項由州縣徵給辦理諸費已無不足
而州縣滯費並未議及是以愈屆收漕州縣每以費繁賠
累為苦不得不藉餘米解頭幫貼但聞每石漕米竟有私
加五六升至一二斗不等而餘米並無確數浮收例應禁
革於是蠹役得以乘機竊取運丁藉以嚇詐勒加官民並
受其累雖上司屢行飭禁錮與實難剔除臣竊謂江浙收
漕事同一體與其暗索私加不若指明定耗請　敕下
漕臣於運丁滯截一項外酌議按照江南之例每石收錢
二十七文為州縣修倉鋪墊等費仍嚴禁不得顆粒浮收
運丁亦不得藉端需索則漕政肅清軍民相安而官員亦
免賠累參罰之苦矣

一請酌定官員往來夫役多寡之則例也浙江有額設均
平夫一項銀兩以供夫役差徭之用而各處額銷有一定
之舊例每年差役有繁簡之不同差簡之年可以數用若
逢差繁之歲賠墊為多州縣每不勝其苦蓋凡　欽差

馳驛官員給與勘合額有定數易以應給惟浙江本省官員往來水路用船隻縴夫陸路用究夫扛夫向來並未酌有定額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名其實原不需此數無如本無定額故吏役家人得以任意多索或折銀入橐稍不遂意即威加凌辱且夫役必預期聚集窮民晝夜伺候不免飢寒倒斃近來浙省督撫灼知此弊出巡時每預為禁約騎從已屬減省然非奉有定例則經行之州縣仍不敢不預備臣請　敕下兵部酌議官員之大小差使之繁簡核定人夫名數多者不得過若干庶州縣有成例可遵得免滋擾至於均平夫銀兩歷來布政司造冊報銷按數七折其三分扣存藩庫以為各衙門使費此項尤屬無名應行令撫臣實力清查以除侵蝕者也

一請禁兵役巡鹽之借端擾民也浙省黃巖太平一帶地多斤鹵鹽產甚旺其鹽梟私售之罪自為律所不貸然所謂私煎者必於某村鎮內聞有煎鹽氣息方入戶搜查果有煎鹽器具及現存澈鹵方得謂之私煎所謂私售者必現見其挑負多觔在某例觔兩以外者方得謂之私售非許其排戶搜緝將食鹽指為私鹽也臣按行溫台諸郡聞兵丁借端凌虐窮民不曰巡鹽而曰搜鹽挨戶搜查窗前牀下稍有食鹽存積多方嚇詐得錢方行釋放苟不逐欲即指為私煎私售拿送到官其或以一家一人之鹽觔多並數家數人之鹽湊數扳指貪送邀功窮民有口莫伸竊念　皇上仁施浩蕩特免玉環漁船之稅誠為曠古未有由此推廣　皇仁鹽政巡緝固所當嚴而兵弁之誣詐亦所必禁仰祈　敕諭浙省文武大臣嚴禁兵弁不得借巡鹽之名排戶搜緝將零星食鹽併成一夥指為私鹽則沿海窮黎俱沾　皇恩之阜育而鹽政益覺肅清矣以上四條仰體　皇上博採羣議之盛心敬敬臣下芻蕘之一得伏祈　睿鑒施行

陳盛京邊防民食疏乾隆十年　和其衷

監察御史臣和其衷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猥以庸愚荷蒙委用每念受　恩深重恒慚報稱無術惟有夙夜冰兢深自刻勵以期勉竭駑駘守自奉　命稽察　盛京事務以來已歷二年凡地方之情形旗民之生計一有見聞必廣諮博訪悉心體察冀效一得之愚以仰副　聖主擇及芻蕘之至意所有管見數事敬為　皇上陳之

一重邊疆以資防範也伏查山海關外以北遼東一帶共設七邊邊門之外則係各蒙古部落由七邊之東而南直接鳳凰城則為六邊乃奉天盛京古塔之分界此　盛京東北二面之屏藩也向來各邊俱編木為柵以限內外柵外沒濛以禁越度該管各員勤於巡防隨時修浚邊防嚴密乃閒近年以來總理大臣漫無稽查該管各員之怠玩附近邊門數里尚有濠柵離邊門稍遠者多成坦途不惟大彩私參易於透漏亦恐逢禁貨物任意出邊雖近經將軍達兩當阿加意辦理較前已覺改觀但積玩之後非大為整飭嚴立章程誠恐將來日久視為具文仍復廢弛均未可定臣愚見請　勅交將軍達兩當阿於本年巡邊之時親身周歷詳為相度木柵務令堅密土濠務令深通以復舊制並將嗣後總理大臣應作何輪流查閱該管官員應如何更番巡視以及土濠木柵應如何隨時修浚之處詳悉定議奏請　聖訓施行再查熊岳所屬

旅順海口設有水師營官兵以為巡防之用與天津水師營聲勢遙相呼應為奉天南面之保障關係甚重乃聞自設立以來相沿日久亦皆廢弛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裝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臣愚見亦請　勅交將軍尹加意講求實心整飭務令官兵以為巡防之用與天津水師營聲勢遙相呼應為奉天南面之保障關係甚重乃聞自設立以來相沿日久亦皆廢弛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裝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臣愚見亦請　勅交將軍尹將自今作何整理嗣後如何稽察之處一併詳悉定議奏請　聖訓施行如此庶邊海要區防範既嚴於弭盜賊匪之道不無裨益

一廣積貯以裕民食也奉天土厚泉甘深宜稼穡收穫之多既倍於他省糧價之賤亦半於內地故每遇豐收之年轉有煎荒之慮且小民止顧目下鮮知蓋藏偶遇偏災即來手無策此皆當預為籌畫者也伏查乾隆八九兩年仰賴　聖主洪庥連獲豐收今春雨雪調勻民間俱已及時播種將來接連得雨大有可登臣愚見請　勅交奉天將軍府尹加意講求實心多方勸諭多製紡織之具頒發各屬令有司依式成造量給旗屯之種棉者仍雇善織之工數人令其因時隨地多方教導即以民間訪織之多寡為該管有司之功過如此行之數年之後人獲其利必競相趨展轉效仿將不煩程督而各勤其事出產漸盛布價自平於旗民生計不無裨益

一廣開採以利民用也奉天各屬山多樹廣材木柴薪用之不窮近年以來生齒日繁取者益衆附近山場木植漸少而市價因之愈昂民間日用頗覺艱難查錦州以西盛遠一帶山多產煤現經封禁向來地方官員自顧考成唯恐生事雖屢經有人奏請開採而終阻抑未行伏思奉天東南之北西湖一帶通近　盛京因地多產煤現已開採有年附近旗民實屬扒賴亦並未聞有聚匪生事之端今盛遠之煤事同一體且誰奉天甚遠較之北西湖更為不同而乃將此天地自然之利為因噎廢食之計置之不問則深為可惜伏祈　皇上勅交奉天將軍府尹確實查明如何招商開採作何設法稽查之處查照北西湖之例斟酌定議奏明辦理於旗民生計亦有裨益以上四款均係臣淺陋之見不揣冒昧條列具陳是否可行伏候

聖訓

陳邊省城垣辦理良法疏乾隆十年　彭肇洙

協理陝西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彭肇洙謹　奏為密摺愚悃仰祈　睿鑒事臣於本年三月十六日閱得工部知照臣衙門咨文內開川陝總督慶復等為邊省城垣應請分別急修以資保障一摺原議工程在一千兩以上者等用存剩公項銀兩一千兩以下者令該管州縣於養

廉公費內捐修督撫司道共襄其事經工部議覆於三月初七日具奏奉　旨此議覆內慶復等奏稱一千兩以內之工程令州縣合力捐修督撫司道等共襄其事等語部議准行朕思大小各官所領養廉原以資其用度未必有餘可以幫修工作倘名為幫助而實派之百姓其弊更大轉不若名正言順以民力襄事之為公也此議不准行自古有力役之征庶民有赴功之義況城垣為地方保障正所以衛民而使之安堵即如人所居者廬舍耳而必瑧以牆垣為藩離之計其事甚明其理易曉且官民原為一體上下所以相維今則漫無聯屬恐日久相忘卒有用民之事必且呼應不靈臣工為此奏者頗多亦不無所見朕再四思維凡有修建重大工程小民力不能辦者國家自不惜帑金為之經理至於些小城工補葺培護使之不至殘缺傾圮則小民農隙之所能為而有司之所當善為董率者也餘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仰見我　皇上睿憲周詳既已曲諒大小臣工而又使民知尊君親上之義誠體國經野之至計然而愚臣竊有所請者我朝　列聖相繼休養生息百餘年來淪肌浹髓民生其間竟有終身不見長吏老死不入城市者雖唐虞之風動成周之太和詎有過焉我　皇上惠愛元元益加周至無論力役之征不忍絲毫及民即累年各省偶遇偏災蠲免正項錢糧且不知其幾千萬此天下臣民所目擊而身受者民獨何心坐享　皇家之厚賜而不知趨事赴功以圖報効乎臣工為此條奏致　聖憲官民不相聯屬恐將來卒有用民之事必且呼應不靈是堯舜之民不從欲成康之民不遵道也臣愚似以為過計矣惟是城垣為國家要務所以

擇倉庫衛民生而資防禦有倉庫然後有民有城垣然後有倉庫用民之力還以自保其身家諒無不踴躍從事者現在各省民情稍加恩惠俱知感戴細察情形此時尚無騷縱瀾滋間有一二閭閻之處或係地方官辦理未善曲飾其說以為堂陬市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辦理未善曲飾其說以為民騶之故　皇上憲官民不相聯屬恐將來卒有用民之事必且呼應不靈是堯舜之民不從欲成康之民不遵道也臣愚似以為過計矣惟是城垣為國家要務所以

良法如何民自急公如何官不擾民相其機宜次第修理寬其歲月勿迫以期俾百姓為其事而不知服其勞而不怨方足以仰副我　皇上官民一體之深意焉

備陳工賑情形疏乾隆十年

浙江巡撫臣常安謹　奏為備陳工賑情形事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承准大學士等字寄乾隆十年十月十一日欽奉　上諭有人奏稱近日民騶之處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賑濟赴工者領帑到手私自潛逃望賑者一有不得閒官辦理尚無騷縱瀾滋間有一二閭閻之處或係地方官辦理未善以致釀成事端亦未可定令臣平日留心化導遇有工賑訓飭屬員妥協辦理使諸藥悉除民情帖服

臣查賑濟一事地方倘值旱潦其實係災黎資生之策待哺倉皇原無驕縱之氣但民類不齊良奸雜出有守分之人即有滋事之人有勸勉為善之人即有哄誘為匪之人其漸不可不防其機不可不察若习風一啟醞釀成習必貽日後隱憂此一定之勢亦不易之理也臣即就上年浙省賑濟為我　皇上縷陳之臣辦賑之始以為恩不可以不寬法不可以不密恩不覃則無以惠窮民法不密則無以惕奸匪是以日與司道密商不敢稍涉張皇以杜奸民覬覦之念外示靜鎮內極運籌秘委各員先後確勘不憚再三奸民深為不便傳布流言以為臣有諱飾之意殊不知臣於七月初七日聞報即星委道府携帶司庫銀兩前往被災重處先行料理散賑一月口糧至八月十三日即將被災輕重具奏　題報在案二十餘日之內撫綏多方規條粗定其非諱飾可知及散賑之除臣隨身赴該地清釐冒濫訪拿百有餘案然後奸黨斂迹梗賑無人實在災民始無遺漏是以自始至終並無一人流移於隣省者其時男婦歡呼人人合掌頂祝感謝　皇恩萬口同聲倘使奸民未伏則合掌頂祝之人即可為塞門閙市之人挾飢民為護符視官長為孤注延倉粟為金穀幸災年為利市然則災民本無驕縱災民之舉動實奸民鼓惑率領以傷之也臣伏念　皇上以天施地生之仁撫民胞物與之量凡立綱陳紀無不周民隱而厚民生而其與覆載同量冠古今特出者尤莫如賑濟一事挈億萬生靈於流離顛沛之中立于之以安全而奠之以祉席古所謂援枯就生附肉於骨何以加茲當此　皇恩疊沛之會即多費數十萬銀米於帑項曾無大損既可仰慰　聖懷亦可博敷民惠惟思奸民趨利如鶩以衙蠹為爪牙以訟師為羽翼以地保為耳目以衿劣為城社以胥役為爪牙以訟師為羽翼以地保為耳目以衿劣為城社甚循良鮮不為其煽引此時雖無驕縱情形而有不免趨於驕縱之漸則日釀日滋深恐勢之所激必有致　皇上欲加以浩蕩之恩而不可得者似此非常之善政不無輾轉之隱憂所為鰓鰓過慮而大為惡忱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於糜費錢糧猶其小焉者也雖然良奸之類則分之於民恩威之政則操之於官此在督撫大吏當使　恩施出之、君上防範密於臣工細察其為淳為漓陰戕其若馳若驟以法輔仁以斷裏愛平時悉心化導一旦有賑濟等事則整齊而調劑之因地制宜寬嚴並用以無負　皇上委任之隆而已今年浙省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雨暘時若年穀豐收然臣恐百姓享茲饒裕之樂即啟奢靡之端臣心愈加警惕諄切勉民謹身節足俱係核實驗給並無如條陳內所指諸弊茲奉　諭旨尤當刻刻提撕事事體認雖在無事之時常懷有事之念勿敢怠逸總之官民一體以愛民之心朝謹夕誡休戚常覺其相關斯民亦奉官之教循分急公率履自臻於閎越驕縱之氣既消禮讓之風日益此臣所夙夜自惩而愧未能仰贊修和之治者也

請敕臣工和衷疏乾隆十年　馮元欽

協理山西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馮元欽謹　奏為請勅議事臣工協恭和衷以裨　國是事伏思臺諫一官職司言路其於　國家之事固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迂臣議事每戒黨同亦惡伐異近見臺臣與部臣意見

紛歧各持一議六部皆然而於刑部為尤甚臣請得而詳言之人情莫不好同而惡異而以施於議事之際則斷不可即如刑罰一條刑部總其成其所以講明而切究之者較之臺臣為更悉然臺臣所閱之稿視部臣不過十分之二其察核也為較易近見臺臣陳奏刑名案件奉　旨發交廷議為部臣者應於九卿會商之時詳審定議恭候　裁斷乃竟不俟會　題先行奏辨意本專於剖白語或近於詆訶此則部臣之失也夫刑罰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畸輕畸重毫釐千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誠慎之也為臺臣者過法司核擬之稿固宜悉心商確以求其至當然成見不可存而意氣尤不可用苟有所疑則藏商刑部商之再四而不從未必人皆非而我獨是也宜平心靜氣詳閱案情刑部議是則從而是之實見為非然後兩議方為和衷共事之道乃或以自是之心竟成角勝之勢少有不合動輒牴牾其意見偏執不能保其必無此亦臺臣之過也伏請　上諭近來御史等往往以兩議相尚此風不可長　聖主早已洞見其然矣夫患常起於忽微而害每成於積漸臣閱前代之史言路與政府彼此相軋國事日廢今斷未必有此不可不防其弊蓋始則偏執繼則忿爭其初各持一是非其後竟成為水火分門別戶儼若敵仇所關非細迨懲其弊而矯之又恐流為緘默依違瞻顧相習成風　朝廷設立臺諫之意謂何伏乞　皇上敕諭部院大小臣工凡遇公事會議無雷同附和無固執紛爭辨公事如辨己事辨　國事如辨家事都俞吁咈交讓一堂以躋斯世於唐

雲三代之隆則庶民幸甚

皇清奏議卷四十四

請錫謚典以表忠烈疏　乾隆十一年　于敏中

提督浙江學政臣于敏中謹　奏為請

忠烈事竊惟人臣之大節無過致身　盛明之殊恩莫如追卹蓋易名之典所以顯微闡幽表揚忠烈上追百世而下垂萬世者也矧其勁節凜於風霜鴻名光於日月慷慨從容同時並著孤忠潛德累世弗彰久在　中樞明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練子甯鐵鉉諸人乎明建文帝之事人情共憤直筆無聞欣逢我　皇上御極之初　特詔廷臣集議復其建文四年之年號錫以恭閔惠皇帝之隆稱古聖王興滅繼絕之典未有若此之盛者也至其一時死事諸臣如泰等雖削藩之議起于黃錯要不可謂非孝景忠臣乃惠帝未獲劉氏一日之安而諸臣且倍蓰氏非常之慘若孝孺子甯等或謀參帷幄或功在鍾場總皆被禍五刑且誅沉十族稽之史冊始於未聞臣之榮豈非惠帝君臣久屈於明朝一代忌諱之私而待伸於我　皇上千秋藻鑑之神乎可否恭請　聖明特頒諭旨　勅下廷臣照明史所錄齊泰以下三卷死事之人按其行事考其本末擇其尤烈者酌加贈謚則當年之孤忠以卹　聖世之盛典以光不惟顯微闡幽遠邇澤及枯骨之仁而于綱常風化亦萬世有裨也

湖廣總督臣鄂彌達謹　奏為密陳勘見俯候　聖裁事臣竊惟邊防不可疎兵威不可挫今　國家四夷賓服而藐茲瞻對悍然為梗所貴討戡萌銷振　天家之軍聲而示以震疊也賊夷準噶爾包藏禍心往者授我哈密軍營羅卜藏丹津乘機肆逆仰賴　聖武布昭使賊夷遠遁而其不軌之謀日甚一日彼以為連年生釁糜我之糧折我之卒彼得以坐待其敝觀其專事刻掳說計顯然今之瞻對恐亦即準噶爾所使以雇敝中國且以覘我之虛實者也臣查瞻對逼近西海及各種番夷而羅卜藏丹津之恣悍且狡賊百計勾結內地之人探報信息沿邊一帶如逆酋班滾者正復不少賊之伎倆原欲使各處震驚然後偵隙而動臣聞戰不必勝不苟交及今大軍已出因

賊巢堅固不能即奏膚功恐日久師勞徒露我之弱形張彼之驕心設再有如瞻對者更難一時綏靖瞻對不殲為患滋大臣查巴蜀素號險峻而瞻對抗石倚山懸崖陡絕負嵎之固罕有其倫逆酋壘石為屋號曰碉房牆垣堅厚層疊崇峩每層架砌箭眼施放鎗炮似此依險跋扈我師難免逡巡臣思不暫費者不久安輓粟飛芻應所不惜然而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我不能深入其阻徑搗賊巢所向無成損威駐重令出師已久必須能勦而後撫始有以讋其心瞻尚不能直犁其庭遽議招撫將來蠢爾者益無忌憚若目今不能即勦大兵在外年餘已有師老之勢莫若聲言撤回一面於文武員弁中擇其熟識附近番夷並洞悉彼中地利情形者多施金幣厚結各酋以離間其黨或誘之使出或藉為內應俟有可乘之機然後另選精銳且

勦且撫以示　天威俾各處賊徒畏威懷德為一勞永逸之舉而臣所懇懇過計者則尤在慎固邊防以遏蠻酋與賊夷之聲息謹查噶斯地方為邊外準噶之咽喉而蠻酋與賊夷全賴此以聯絡其聲勢臣請於噶斯完城練兵建築砲臺以峻番夷出入之防如此則小醜之聲勢既絕而巨寇之黨與亦孤虜雖強悍必自折困若不及今飭勵戰守將犯順者得氣而覬覦日滋瞻對其小焉者也再查西寧乃番夷雜處之地而準噶爾之人頻來貿易實為厲階杜漸防微不可不慎臣曩昔於川陝總督任內留心察訪畧悉要害臣思軍國大事非可妄議但身為大吏受　恩深重苟有知見何敢緘默不言謹冒昧

王安國

禮部尚書臣王安國謹　奏為請酌省無益之簿書以清吏治以收實效事臣於本月十九日蒙　聖恩召對一時綏靖瞻對不殲為患滋大臣查巴蜀素號險峻而瞻對抗石倚山懸崖陡絕時冒昧陳奏以中外簿書太繁州縣官疲於查造登答無暇及農桑教育胥吏倚法作奸滋弊轉甚但議及省繁就簡又恐人心即於懈弛仰祈　皇上教諭部院及督撫大臣留心體察隨事減省面奉　德音以教諭未必人人體悉或致誤會令臣告諸軍機房大學士酌量可行之道並令臣繕摺具　奏臣隨至軍機房向大學士訥親張廷玉敬述　聖旨退而思之臣前奏簿書太繁者乃用法之流弊非立法之本意也夫立法之本意所以課功核實而防奸偽也但用之不善則本以課功或因瑣細而轉致�complete遲本以核實或不勝煩數而應以具文本以防奸乃本病未去而他病叢生其事不外乎錢穀刑名其弊莫甚

於文書駁轂其源始於內部曹司其流極乎藩臬州縣甚至州縣書役藩臬胥吏聲氣相通而本官反仰其鼻息不得已因而用之以求上下之無阻欲其決吏胥壅蔽知小民疾苦何可得哉臣愚以為不加分晰而概議減省誠恐不知者妄測　聖意務為省事而因以即於懈弛若指明弊端剔而去之使弊去而法行不惟與苟安玩惕之風不相涉其於　聖明勵精圖治之意似可仰體萬一焉謹以臣所知者臚列具奏如報銷錢糧存留與動支數目不符向經戶部駁查多有逐案登答以某事案內先准銷若干者伏思在外動支無不題咨有案或以案情浩繁戶部一時無暇遍查似可行令督撫於奏銷時備細聲明戶部查對相符即可准銷至數目之訛舛或在數兩數十兩以上自當照例駁查若止毫釐以上數星以下此不過寫

算之偶錯似可核明更正行令於下次奏銷時聲明又報銷工程如所開價值全數含混或開明而浮冒過多工部自然照例駁查若一冊之內止一二條不清似可摘出行令登答其餘准其開銷不必籠統駁飭致全冊另造浮開之數如畸零無幾似可竟行核減將核減之數行明其餘准其開銷如此則駁詰登答之無益者可省矣然此猶其易見者也其最細而不勝舉者莫如撫藩之於州縣一徵存而頭緒紛如一動支而項款各別一興修而初估復估完工核銷詳報不一每詳一次必由府而道而司而督撫干涉糧鹽廉賸兵餉者更由糧鹽兩道學政該管武職清軍同知糧運通判每衙門有詳文有書冊有實數冊有形跡抒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照太湖為東南巨浸跨連江浙兩省周遭數百里湖濱接壤江南則蘇州府屬之長洲吳縣吳江震澤常州府屬之無錫陽湖宜興荊溪浙

上密諭部院大臣有如臣所奏戶工二部情形者必期相宜整頓並　嚴飭各省督撫不時稽查倘司府掾吏弄權苛駁積至數案則提治其掾吏本官如徇庇抗違則分別參奏務令　國家科條法則不至為舞文作奸者所矯託官司之精神血脈不至為貪胥猾吏所賊使上下衙門明白相承盡化其疑阻留難之迹而專心於國計民生早作夜思期自效於職守於以勵其名節策其奮庸吏治肅而實效彰天下吏民受　皇上之福庇於無既矣

備陳太湖情形疏乾隆十一年　陳大受

江蘇巡撫降二級留任臣陳大受謹　奏為備陳太湖情形敬抒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照太湖為東南巨浸跨連江浙兩省周遭數百里湖濱接壤江南則蘇州府屬之長洲吳縣吳江震澤常州府屬之無錫陽湖宜興荊溪浙

江則湖州府屬之烏程長興等十邑其水源發自天目經抗湖常三府地界總滙於湖支流派別曰漊曰瀆曰浦曰門曰口者不下二三百處宵小易於潛踪出沒至湖中之山亦發脈於天目起伏環結自西北迤邐而至東南所指名者七十有二而馬跡東洞庭西洞庭三山其尤著者也馬跡峙湖之北隅周一百餘里支分二十三灣居民萬餘戶西洞庭居湖之中央周七八十里支分三十餘灣居民亦萬餘戶東洞庭在湖之東南隅周五十餘里支分二十餘灣居民三萬餘戶田畝雖少蘆蕩果園鱗次櫛比鄉里之間衢巷曲折雞犬相聞號稱繁庶而湖邊迤西一帶宜興長興諸山綿亘最為險遠逋逃竄匿其間往往入湖為行旅之害此太湖水陸之形勢也防範之道以會哨巡緝為第一要務湖查舊制先設江浙太湖營遊擊一員駐劄

西山居中調度兼轄兩省湖面雍正年間江南添設參將一員駐劄東山將先設遊擊專轄浙江各分疆界管理繼又將太湖同知移駐東山兼司督捕所以措置頻煩者因該處為澤國要區縱當無事之時不可不長慮却顧也然臣竊有議焉全湖汎守原係一局大員總轄則呼應靈而責成專分員各管則推諉多而緝捕懈此事勢之必然者況太湖江浙分界處所不過就湖面約計非如陸路之可以定立確界也偶有失事或以地界未清彼此互諉各自通詳上司咨移會勘動至數月難免歧誤且江省參將僅駐湖東南之東山一隅所轄沿邊湖境遼濶頗有鞭長不及之慮浙省遊擊駐於西山乃江南之地而所管係浙江之汎亦覺參差伏查浙閩交界所設楓林營係兼管兩省汎地閩粵之南澳鎮亦兼閩粵之衔分汎防守日愚以為

應將太湖營參將裁改專設副將一員兼江浙之衔統轄全湖駐劄西山居中控制其遊擊一員改為都司同原設之守備千把各官分防各汎仍照江浙原舊地面管理調考官兵支領錢糧等事均照分隸而省舊制衙署不必更兼廉俸所增甚微如此則責任專一聲勢聯絡可無推諉懈弛之患似於經理之方更有裨益臣既有所見理合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可否　勅下江浙兩省督提諸臣再妥酌議覆請　旨遵行

請慎簡郡守疏　乾隆十一年　程盛修

巡視東城刑科掌印給事中臣程盛修謹　奏為知府之責任匪輕請恭酌揀發試用之法以重方面以勵實政事據兩江督臣尹繼善奏稱江寧府知府官係不宜外任請送部酌用揚州府知府高士錡精力衰憊請勒令休致俱

得　旨遵行伏讀　上諭知府承上接下一郡民生休戚係焉所應留心甄別不可使不稱職者厠位重累吾民大哉　王言蒼生之幸也直省督撫受　皇上之倚毗自當仰體　聖懷悉心訪察稱者留不稱者去尚敢褒譏失實徇庇姑容人孰無良斷不至此而臣有一得之愚敬獻　藾展伏祈採擇夫天下事與其補救於將來不若慎簡於始進與其程功於難必之勢不若收效於已試之人向來知府由部郎俸深選授由同知論俸推陞引　見之時　聖明鑒照美惡舉陳此不待臣言者也其三項四項相兼夾單進呈或起服銓補或奉　旨特放　宸衷獨斷高下在心亦無待臣言者也臣鰓鰓於始進之日與已試之人者正自有說從來知府賢則屬員不能不才而田野以閒學校以興善良以安奸宄以去一

卻如是一省皆然一省如是天下皆然大平有象不亦可乎不寔惟是督撫遠駐省城耳目難周州縣之糾彈薦剡爰咨爰度惟知府最親使非嚴氣正性不可以私干鑑空衡平不可以術售安能倚為股心資為臂指而黜幽陟明無所施而不當哉方今一州一邑周詳審擇尚屢屢於

帝心而知府大員揀發試用更不嫌其慎重每見知府出缺之期近省數月遠省半年一年其大較也中間攝篆之員未必盡當即當矣新任初蒞倘復平常畫戟朱旛浮沉歲月方以不揑撇回而數年中閭閻之受病政事之叢脞因循玩愒尚忍言哉夫因人而誤缺與懸缺而待人地方之大患也臣愚以為三年計典人才優用之撿州縣中以卓異來者奉

旨俞允回任候陞此定例也竊意銓部之科條固當循例而辨

聖主之激勸不妨破格而施人情一遇知己捐加拂拭猶意氣騰上不屑故常況躬逢

堯舜膺茲上考果能及鋒而試有不感激思奮力圖報効者乎可否即於引

見之時

皇上擇其人堪表率不愧二千石者分發各省遇缺補用又恐其後先異轍或晚節之不終器小易盈或初心之頻負則莫如暫行委署果其治行卓絶才守兼優者多則二年少則一年題請實授於鼓舞人才之中寓慎重選擢之意或於民生吏治庶有濟乎至於六部司員有從州縣卓異者有行取推陞者其中不無可用之才俾以理繁治劇似為駕輕就熟使之盡詘分曹不過輪班逐隊向年曾奉

勅下該部堂官秉公選擇其老成歷練品端才裕者或公保或各保咨送吏部帶領引

見拔其可用者命往各省陸續補用此等人員內簡用知府欽遵在案可否

勅下該部堂官之勞勞於忽取各有現運輪流既周無不均平者安用官之勞勞於忽與為也取與之間冊必更造簿愈煩而緒愈難理恐軍亦要署一二年另請實授臣不敢謂領郡之難必以此等為巨擘但曾經練習與未信而任不同南被薦揚亦方新之氣可鼓參酌而行徐觀其效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

請停查屯田疏乾隆十一年

趙青藜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青藜謹

奏為請停查屯田照舊辦理以免滋擾事查屯田一項沿自前明以至於今其各衛所多有以年代久遠冊籍散失無從稽查者亦有冊籍僅存而陵谷變易坐落界址無可徵實者有軍逃地荒係民自開墾者亦有運丁貧乏將田典佃於民而展轉相售屢易其主者更有典佃之久民從而建造廬舍營治坟墓者是以順治十三年潛臣即請清田歸運而究未辦結非奉行之不力勢不能也今部臣議令清田歸運意不過卹丁以濟潛耳臣竊以為現行津貼之例民出實以贍丁丁得領以承運其於潛非不濟也法無容更議者就使清田歸運恐丁雖得田不能自耕南北轅運嗷嗷日持久勢必仍佃布種收其租息與未贍之津貼同一得項承運不見其益也且該丁等素封有幾賄田之貴勢必貸之富人朝得田而暮轉售數年以後又循故轍徒令丁之狡黠者藉以行其挾制詐騙而民失其業含冤赴訴訟庭將無虛日誠不如現在津貼之無礙於潛而軍民得以相安也乃部議之尤難行者謂船已減運不當仍給屯田是必取減運之田以予現運之丁而不知此日之減丁即當年之現運目下之現運又即他年之減丁効力於前備簽於後各有減歇各有現運輪流既周無不均平者安用官之勞勞於忽與為也取與之間冊必更造簿愈煩而緒愈難理恐軍

與軍亦不得相安也近蒙　特恩截漕覺此項減運不在輸流之內未免稍優然以　國家深恩人被其澤而運軍適逢其會稍沾優渥似不為過且每年減運丁數不少奪其屯將必致流離失所殊非矜卹之道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各丁經費俱屬有餘現在條例已為周詳但

飭各督撫諭令縣衛等官清津貼之冊嚴與責之禁而軍民固已相安漕運可永無誤夫利不十不變法故臣愚以為不若照舊辦理為便

請仍耗羨歸公疏乾隆十一年　趙青藜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青藜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臣查耗羨一項行之自昔未嘗無其實沿之至今正不必辭其名臣伏見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民人樂業上下相安乃當日所為耗羨者官吏不以顯白　朝

廷　朝廷亦不以苛核官吏第不令貪夫分外誅求即民情帖然允協間有一介不苟之士矯矯然並此不取此康熙年間無耗羨有清官之說所由來但利之所在其弊滋多誠如　聖明洞鑒所云上司苛索京官勒助因而借名樂輸按畝科派者往往而有我　世宗憲皇帝悉知其弊舉耗羨一項輕其額而歸之公俾有司不得濫取以病民上官不得苛求以病吏養廉有資公費有資條分縷析光明正大固補救之權宜實弛張之善道也我　皇上恐或不便於官民是用疇咨博採期折衷於至當臣竊意　皇上之所以殷殷致詢者必有不欲終安於歸公也耗羨不歸公則歸之民與歸之官二說而已為歸民之說者於義甚正於利甚溥而於時則有所未暇於勢則有所難行蓋　國家之經費有常各官之養廉安給臣願

視正稅為等差令使各州縣私其耗羨則正額多者俯仰有餘正額少者且展轉維艱同一牧民而相懸不啻霄壤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其不可五也然則歸民則格於時勢歸官則有不可者五故　臣愚以為照舊歸公使如以辨公不足至動正帑斷以損益之義臣固知我　皇上之必不少為靳惜也近者江省連歉蠲賑並施故公項微有不足臣計歉後必獲豐登正供充盈耗羨隨裕核算蕩庫果有盈餘請照雍正十一年河南山東二省量免正稅撥補還項則上無虧於國計下有裨於民生矣至官吏養廉在始定諸臣過於矜慎誠有不敷請仿漢制賜金以勸循良則鼓舞其志氣而黽勉照績且優卹其私屬而額手稱便此所謂裒多益寡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者也外此而創勸輸之說立議攸之條取富民以養窮民意非不善正恐

挾餘貲者得議敘而一旦與　朝命同其榮將益以動其
相權之心倍珍其居奇之術緩急不以相濟有無不以相
通鄉里乏推讓之風宗族無親睦之誼又其甚者父子異
居兄弟鬩牆雖以骨月至戚臨勢利而輒變實積為風俗
人心之隱憂臣尤願
　皇上慎之無輕易變更也議者
或謂此項不除積欠之後必視為正稅而耗羨外又另生
耗羨然臣謂既奪其耗羨之名自不得求多於正額之外
豈畫一之規模反得以肆其巧而無藝之徵斂竟莫以售
其奸此尤不待辯而知其說之非矣臣是以再四思維終
無以易於歸公之舊也

請嚴書役營私疏　乾隆十一年　歐堪善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歐堪善謹　奏為請嚴六部書役貪
贖營私之習以昭憲典事竊惟各部書役之設不過奉行
文書抄录稿案並不許舞文弄法作奸犯科律有明條
　世宗憲皇帝特嚴缺主案公之禁三年役滿回籍不許
留頓京師　皇上御極之初又申嚴各衙門吏役犯贓
即在十兩以下苛逼入己者亦擬重罪煌煌　功令何等
森嚴乃日久弊生牢不可破臣查遞來吏役之犯贓敗露
者如陝西長安縣知縣揚毓芳等營陞知州一案書辦方
熊占等與之講究則賄賂公行矣又曾俾其等盜用吏員
執照賣售並私雕堂印一案則詐騙行私矣近今浙江營
兵為盜一案兵刑二部書吏之受賕舞弊者現交江蘇學
政崔紀布政使安寧審理矣臣又風聞六部衙門惟兵吏
戶工書吏最為弊藪如職方司掌管武員銓選軍政陞降
處分各項盡書黃綠為奸黠吏操縱在手凡奏將以下卓
異調用以及俸滿並軍功千總等員來京引　見未曾
到部先調經承每員必勒索多金稍不遂意則百計推延
多方提駁將弁忍氣吞聲傾囊倒篋必飽其慾而後止故
京師相語云做得兵部侍郎不及職方承行由此以觀其
餘可知也若乃吏部之赴選有規趨用有費考
察有儀戶部之奏銷錢糧外官之解餉投批關稅之羨餘
私禮工部之題報工程核減奏銷各項種種弊竇積習相
沿視為恒產按其罪犯難以枚舉揆之各部大率類然若
輩巧計千般營私自利舞弄刀筆吹索瘢毛假經承之權
外以脅官弁張衙門之勢下以肉小民有擇肥而噬之心
無守法奉公之義　筆穀之下豈容此輩烟燄叢比為奸
臣愚以為約束書吏莫先責成堂司堂司者一部之統率
而書吏之稟承也合無仰懇　皇上嚴飭各部堂司官
莹頻精神留心檢察存非種必除之心凜去惡務盡之意
一應謁選引　見文武官員先行曉諭禁止私通書吏
一應公文當堂投遞不得先交書辦如有需索行賄暗地
交往者官則從重處分吏則按律究擬庶紀綱整肅而吏
弊澄清矣

請勅會議諸臣共期平允疏　乾隆十一年　朱續經

協理陝西道事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朱續經謹　奏為
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臣伏見我　皇上親攬萬
機虛衷集益凡有會議事件並許諸臣各抒所見以備採
擇凡在臣工自當仰體　聖心和衷辦理不可隨聲附
和依違遷就亦不可固執己見曲護前非臣嘗上揣唐虞
之世都曰俞曰吁曰咈共襄至治是以政體之隆後世
無加臣昔備員中書繕寫票簽見各部院題本間有兩議
異奏者大學士擬雙簽進　呈或依前議或依後議均候

聖旨裁定此誠執兩用中之要道　聖朝政體所以媲美唐虞也近見法司衙門會核之案有兩議並陳者主稿衙門或另備夾片申明前議之是指駁後議之非在該衙門誠以所見既確不妨再為申說然臣謂兩議進呈其是非可否已難逃於　睿鑒我　皇上權衡不爽必不因夾片之申說而獨從其請是以奉　旨之後犀情悅服但主稿衙門獨得自申其說其蹟既涉爭競而臣猶恐相沿為例將辨事諸臣稍存私見明知後議並陳相形見絀因用夾片極力詆排文飾已短其有關於政體實非淺鮮臣竊思主稿之臣所見果已確切何妨即以夾片所陳再同在議諸臣平心陳說逐一商確在異議者亦當心折或往復論議其言果有可採主稿者亦當屈己聽從總共期於平允而不必存獨是之見昔宋臣程頤與吳

師禮談王安石學問錯處曰為我盡達于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臣竊謂宋室諸臣純正和平莫如程頤雖以王安石之拗執聞其論事往往心服此正諸臣之所宜是則是做也臣請自今會議之案間有異同務於進本之前各盡己說平心商榷彼此不存獨是之見以共期於平允倘必不能盡一則兩議並陳靜候　聖裁不得另加夾片豫為中說庶可泯爭競之速杜營私之漸則都俞吁咈盡屬和衷益見　聖治之隆與唐虞繼美矣

請刊布文告疏　乾隆十一年　曹秀先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曹秀先謹　奏為敬抒愚悃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執中圖治至敬至誠識為君之獨難每遇災而思懼茲因本月十二日戌時地覺微動　降詔求言大哉此好問好察之風也臣雖庸愚敢不竭誠以對考古來載地震者多矣占驗之術不一其事亦或應或不應有未可膠柱論者臣思地體屬陰象皇下宜靜不宜動今日之動度亦皇下不循分義庶氣所感未可知也即如百姓戕其牧今兵卒訐其將弁奴謀其家長弟虐其胞凡下屬挾上官以短長興隸辱士夫於道路凡有不忍聞不忍言者皆屬傷風敗俗敦彝倫之事其在史冊所書何代無之要不宜有於今日也我　皇上敦重倫紀愛兵恤民何等周詳懇摯而人心風俗澆淳散樸耳聞目見有此異事固緣疆宇遼遠人心難齊抑亦文告之詞不修而教化有未廣也論教化之事必先以養今之養民若無水刑種樹本遍糧賦即錢荒者次第舉行誥云善矣

而所謂教化者則非近日城設一學村設一塾以課凡民之俊秀也惟期窮鄉僻壤愚樸小民共明共曉故莫若文告之詞其在　國家體制則為　詔諭其在官長事宜則為告示今直省布貼勸民告示多向通衢大道徒飾耳目詞文而幅廣紙費而理蒙巧慧之民人畧識之而愚樸者不識也而窮鄉僻壤且不得一見也臣愚以為守土官吏所得自主者如勸民忠信孝弟禮義廉恥扶尊抑卑正名定分等事演成歌詞俾愚民易曉文理仍敬遵　聖諭十六條題目並擇其輕重緩急四時輪流布貼村墟無遺無漏久之而民將觀感興起也或謂必須守土官吏躬親教導者夫親民之吏莫如州縣州縣將時下鄉而教其民於情於勢斷有未能今欲令州縣時教其民或一月限一次一次至一鄉亦自可行凡州縣各有佐貳特不許其

擇施行

皇上勑鐸之誠用獻芻蕘是否有當伏祈　聖明採

請調劑災地事宜疏　乾隆十二年　潘思榘

安徽巡撫臣潘思榘謹　奏為備陳調劑夙沔災地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夙潁沔三屬上年被水偏災荷蒙　皇上念切如傷撫賑頻施復於正賑之外加展月分　隆恩疊沛至優至渥臣恪遵　聖訓董率守令殫心辦理今賑務已竣即屆麥收仰賴　聖主福庇二麥豐稔民食有資又得截漕浙米平糶接濟小民深受　皇恩起溝壑而登衽席無不歡欣得所仰慰　聖懷惟是夙沔民情情竊成習風俗不馴農功水利不知講求我　皇上宵旰孜孜勤屢頒　諭旨教養斯民期臻康阜今歲安省　恩蠲錢糧有司無事催科正當留心教養而夙沔連被災祲民間元氣未復調劑尤為急務臣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勸農桑以警游情也農桑為生民衣食之原地土雖有肥磽民勤則田疇闢而地利日生民情則荒蕪多而地力亦絀夙頼一帶臣於上年編歷查看時當冬月水退之後二麥雖已播種而人工不知耬鋤培壅收穫焉得不薄所過村莊大率樹木甚稀蔬圃亦少男婦袖手者多鮮勤耕作豐稔則仰食於天災歉則待給於官習為固然官斯土者一過災荒則終年查辦奔走不遑過此則專事簿書錢穀無誤期會視勸導農功為不急之務人情好逸惡勞苟非地方官親履田畔朝督夕課何由化情窳之習為久遠之圖臣既於巡行之際諄諭各守令復將歷年　諭旨勸課各條敬謹摘錄剴切行知各州縣於散賑之時鄉民赴廠領賑即一一晚諭並令巡查村落隨地體察教督或

藝桑麻或植蔬菜窩地土之所宜凡可以佐小民口食之需栽新之田勸令試種勤者獎之不率者戒之寓教於養使之做慕仍責成道府於盤查巡行之便時為查驗督勸臣再密委妥員分路閱視有無成效一望而知俟一年之後就各州縣中即以民情之勤惰為勸課之優劣果有實心愛民成效已著者容臣核實奏　聞請　旨嘉獎急忽膜視者參處以勵羣吏庶農功勤而治效可漸期矣

一疏洫溝洫以備旱潦也田間溝塘係水利田功之要務地勢雖有高下而坡塘有蓄堤堰有防即小有水旱可收灌溉宣洩之益查鳳潁泗一切水利經督臣河臣審度全局相機籌辦其挑挖支河疏濬溝洫並修築圩塘閘壩涵洞於乾隆五年經　欽差水利大臣汪漋等通行勘定分別各工緩急辦理在案第臣巡行時耳目所及詢訪所知尚有一州一邑之中方隅水利應行疏挑者按厝頼一帶其地有三等一為岡地最高一為湖地稍低一為灣地最下灣地接連大河水發時一片洪流難施人力至湖地則外高中低積潦聚而為湖如於下流濬為渠使有洩瀉即可涸出栽種非果盡成棄地乃民愚不知經畫地方官又以連歲災祲民濟無力動帑繫多而止其最高之岡地水災不及而絕少溝池若交秋缺雨即苦旱乾間有傍山麓為陂塘蓄水灌田者如壽州安豐塘傳為春秋時楚相孫叔敖所築灌溉萬頃田疇歷久淤塞先經　欽差水利大臣汪漋等查勘時值水過沙停議請招民開壅經部議覆行令確查妥議嗣又委員確勘塘身蓄水之處尚有一百二十餘里民田賴以灌溉其利甚溥復議修築尚未舉行又懷遠縣之郭陂塘鳳陽縣之六塘可溉田數十百

頃亦經勘議列入緩工　臣查此一州二縣陂塘關係民田工費亦不甚繁似應及時修築其餘因地制宜開溝築堰以為蓄洩者尚多地方官因時勸導未始不可漸次興舉　臣愚竊計上年水災賑用撥米留漕之外動帑一百餘萬兩若平時酌動數萬金陸續修築並勸民疏導就一鄉一村一州一邑之水利規畫經理則民間減一分之荒歉即多一分之收成　朝廷省一分之帑金曲災徙薪誠屬至計似宜未雨綢繆因時調劑　臣現在諄飭牧令先將民間可興之工勤加相度傳集里民計議如踴躍樂從聽其農隙興舉官為督察工竣獎賞其有工鉅費繁數至千百兩以上民力不能辦者可否容臣乘此停徵一年有司公務稍暇令其在境內悉心查勘確估核實咨　題俟經費充裕之日動帑修濬倘遇偏災即備以工代賑一舉兩得其有急應修舉之工　臣仍妥酌會商督臣　奏請辦理早收水利實效亦目前補救之一策也

一猶核流移以正風俗也風頼民風樂於轉徙在豐稔之年秋收事畢二麥已種即挈眷外出至春熟方歸歉歲尤不能無特是資送之典原為卹災而設要必實在災民素係力穡之人定例分晰詳明乃愚民無知以異地之養贍資給為可利遇有災歉一俟地方官勘過與之賑粟即量留一二人在家領賑餘仍潛往隣境希圖資給口糧俗言相傳在家領賑者為大糧在外留養者為小糧沿途資送者為行糧至有一家而領三糧者我　皇上至仁如天保民若赤災民藉此得以生全原不忍再為區別第愚民以流移轉徙為得計愈致本業拋荒人無固志且有向係出外趁食之人一聞本籍災歉即揑稱災民濫邀資給而

地方官之辦理近年亦偏於姑息凡遇外來流民不加區
別概與資送即小有生事亦從寬不究惟送令出境幸免
無事狡黠之徒窺見情勢遂致携羣挈黨多索口糧船隻
或至僻遠鄉村强乞硬索臣豈知滋擾不法流弊於上年
報災之時示撤中禁約束並會同督臣酌定資送規條通
飭遵辦刁民稍知斂戢但地方水旱偏災時所恒有刁風
滋長所關匪細臣愚竊以地方辦理災務宜使安靜守法
況沿途流民奸匪混雜豈可姑縱長奸此等刁民强悍兇
頑多非孱弱無難辨識地方官自宜留心查察實在災民
方與資送如捏稱災民生事强抗者立即究處抑解原籍
約束盜竊不法者審實通詳究擬即災民中有頑悍生事
者亦與究懲庶人人於

國法之不可犯以仰副

皇上仁育義正之盛心於地
方均有裨益仍令有司於查勘給發賑粟之先預行劄切
曉諭在籍領賑力勤耕作不許外出復希資給口糧容出
扣賑禁於未然或既轉徙出境再出外營生趁食及游情
無業之民情形踪跡與力田災民迥別察驗立明令隣省
辦理尚未畫一有將彈唱磨鏡謀生貧民咨送回籍者或
將豐稔地方之貧民咨送回籍者均未照例查辦又資送
人數應陸續分送向例每起五十名似覺為數尚多應請
人至三十名口即作一起資送以免聚集生事並不許沿
途逗遛前後至二三百口同日到境庶為妥協而於地方
亦得肅清矣

請禁囤當米穀疏　乾隆十二年　湯聘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湯聘謹　奏為請嚴囤當米穀之禁
以充民食事竊思布帛菽粟生民之命也一歲之收為一

歲之用則民食尚不至於甚艱一歲之收為數家之積則
民食乃必至於日困查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民
間多產二麥及秦稷雜糧等項其餘各省則皆播種稻米
全賴秋成豐捻米價低平窮民易謀升斗即遇歉歲商販
流通小民亦可免粒米如珠之患從前各省產米地方向
有富户所收稻穀囤積經年非遇價昂堅不出糶然此猶
一邑之中不過以一己之收為一家之積為害尚未甚大
近聞民間典當竟有收當米穀一事子息甚輕招來甚衆
囤積甚多在典商不過多中射利而奸商刁販遂恃有典
鋪通融無不乘賤收買即如一人僅有本銀千兩買收米
穀若干石隨向典鋪質銀七八百兩即又買米穀又質
銀五六百兩不等隨收隨典輾轉翻騰約計一分本銀非
買至四五分銀數之米穀不止迨至來春及夏末秋初青
黃不接米價勢必昂貴伊等收明子母陸續取贖陸續出
糶是以小民一歲之收始則賤價歸商終乃貴價歸民典
商囤户坐享厚利而小民並受其困矣此囤當米穀之為
害甚烈也我

皇上軫念民間衣食宵旰靡盬而於採
買積貯一事屢屢

宸衷各省大吏亦屢經籌畫豈期
民間典鋪狼狽作奸止知利己不知病民若不嚴行禁絶
正恐歲登大有不免食貴之虞且他省風聞難免效尤之
舉蓋囤當之弊江浙尤甚而囤當之物並不獨米穀也每
年過蠶絲告成及秋底棉花成熟此等商户一如收當米
穀之法恣膽張羅竟似小民衣食之計止以供奸商網利
之圖其有關於百姓生計者豈淺鮮哉目下正屆秋麥將
登新絲將出之候仰祈

皇上勅諭直省督撫嚴飭州
縣有司無論城鄉典鋪如有囤積米穀等貨尚未糶賣者

諭令首出照值官為收買免其懲治倘敢隱匿不報一經發覺即照違制律嚴行治罪並副後每季取具各典鋪並無囤當米穀等項遵依甘結存案有再犯者治罪如律如此庶米穀漸得流通生計漸可充裕窮簷鄙屋不無少補於萬一也

請減穀價並興水利疏　乾隆十二年　趙青藜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趙青藜謹　奏為請減穀價並興西北水利事臣伏見我　皇上軫念民依以所在穀價昂貴再三求審盈絀之理裕流通之源　特頒諭旨令暫停糴省採買及捐監收米之例酌緩急而藏富於民即此已足登一世於春臺猶且　淵衷若谷着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速奏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真生民之福也而臣竊深為今日情形穀價之貴實由漸積使然耳蓋其緣貴非不稍減然以視從前未貴時之原價固已畧浮其值矣如此經三五次起落三五次浮積而視原價固已大相懸絕矣日貴一日年貴一年習以為常誰肯率先以減者況現在官糶定例適足為商賈居奇之藉查定例大荒減價一錢中荒五分尋常出易即不准減此無論商也把持胥役需索而庫平庫色民不勝其誅求也造冊給票照票給米民不勝其守候也任發任領以官為政米之良否民不得而揀擇也又糶米之數人不得過五斗即以極減之一錢計之為銀不過五分此五分者足敵其誅求乎足償其守候乎民無所利觀望不前而官欲速其售商乃得通胥役以巧行其屯穀之弊貴愈成一窄不可破之局奉行之不善所當急議通變者此也臣愚以為宜酌改定例不妨

也或因歲歉或因採買而及其採買既過歉歲復熟穀價非不稍減然以視從前未貴時之原價固已畧浮其值矣如此經三五次浮積而視原價固已大相懸絕矣日貴一日年貴一年習以為常誰肯率先以減者況現在官糶定例適足為商賈居奇之藉查定例大荒減價一錢中荒五分尋常出易即不准減此無論商也把持胥役需索而庫平庫色民不勝其誅求也造冊給票照票給米民不勝其守候也任發任領以官為政米之良否民不得而揀擇也又糶米之數人不得過五斗即以極減之一錢計之為銀不過五分此五分者足敵其誅求乎足償其守候乎民無所利觀望不前而官欲速其售商乃得通胥役以巧行其屯穀之弊貴愈成一窄不可破之局奉行之不善所當急議通變者此也臣愚以為宜酌改定例不妨

多減以創率先之路破積貴之局而議者必曰徒以利奸屯也不知減價既多則民之趨買者必衆趨既衆則其自為稽察者必嚴商屯必無所容其捏飾而受　國家浩蕩之澤者莫非待哺之民矣乃議者或曰減多雜多如缺倉額何而臣愚以為減雜而價平價平而雜穀之項即可就本地秋收時買補不憂其缺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查雍正年間直隸營田水利每歲穀入不下數十萬石比年以來幾成故事且有漸就廢弛者以致穀入多不如前臣甚惜之臣請　諭令直隸督臣查明從前營田處所就現在已成田畝造一清册從長經理並詳查妥議應修復者修復應興舉者興舉總以屬之州縣及統轄之道府分別勸懲無事無畏難寬為之期而務收實效焉雖水利事宜非臣之明所能詳悉而營成一處得一處之益營成一畝亦得一畝之利即有會同之處而以效役之民視之猶其本地父母不亦耳古來大工大役多以行所無事而成以本地官勸本地民興本地水

慮不能故臣以為屬之州縣及紀綱之道府而已足也至一切規畫啓田定例應有可通特其多差官役往來道路則臣所謂喜事之適以滋擾而大不可者也臣請　皇上廣集衆議斷自　宸衷一意舉行縱無近功之可圖實為萬世所利賴孟水滋灌既而土壤膏沃穀入豐盈久之即東南轉運可省何至穀價昂貴上煩　聖慮若止暫停隣省採買收捐監穀係無穀不加貴足矣欲減價就平臣有以知其不能微特臣而已即定議之大臣恐亦不能保其必減也何者積漸之勢已成難可卒返耳夫豈我　皇上嘵咨博詢之意哉且監穀既停將來遇有需穀之處仍向隣近採買價必加昂而旋停旋買抑豈我　皇上從長妥計之　諭旨哉蓋理財足民無過開源節流之道而增糴減糴依然良法美意之初雖減價以糴御

奢者蓋　國初人經亂離備嘗艱苦風尚儉樸迨安居樂業數十年後子弟有笑其祖父之樸陋者矣衣食之類競求佳麗婚喪之事務期美觀始於通都大邑今則荒僻之農民亦漸習奢靡平時拮据為常力田所入抵償去其大半餘又隨手花銷甫交冬春即需糴米而食豐年口食亦取給市鋪則價高得不加增也臣謂由於田歸富戶者　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平以後地足養人則地價平承平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貧而後賣既賣無力復買富而後買已買可不復賣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莊每歲所入難數一家口食必須買米接濟而富莊登場之後非得賣價莫肯輕售實操糧價低昂之權夫一物也一人市之價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則一時頓長矣十人出售價不能求多也一人專售則任其高勒矣如是而

民之日富而反貧者積漸之勢也所謂積漸之勢有四一曰戶口繁滋一曰風俗日奢一曰田歸富戶一曰倉穀採買倉穀採買之弊　皇上所謂處處積貯年年採買民間所出半入倉庾未免致妨民食蓋已　洞悉情形　聖諭謂毋庸更贅戶口繁滋則今日海宇實在情形　聖諭謂自康熙年間以來休養生息便應逐漸加增何至一時頓長以臣觀之實亦未嘗不係漸增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稍穀登場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無復二三錢之價今則必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蓋戶口多則需穀亦多雖數十年以來荒土未嘗不加墾闢然至今而無可墾之荒者多矣則戶口繁滋是以致米價之貴逐漸加增勢必然也臣謂由於風俗日

米穀安得不貴乎就四者之由合而計之生蠹之繁此國家登斯民於仁壽之效也田歸富莊非均田不可然此法行之開創之初尚寡紛擾今累代承平之時更難施行惟風俗奢靡尚屬勸禁可施或婚喪往來示以一定之限或衣服器具限以差踰之制現奉　欽定禮書頒發飭遵應令地方官實力董率酌示勸懲自紳士而及齊民自城鎮而及鄉僻以次釐滌風或稍斂但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此止可徐徐化導不能遽收其效至於常平積貯藉以備荒難議停止　聖明達見誠為探本握要然臣再四思維雖不便因採買致貴議停而其中亦尚有應斟酌調劑者蓋積貯以足數賑濟而止不必過多乾隆九年御史孫灝奏請酌定常平貯穀額數以平米價經部議准通行各省雖俱酌定額數然當時督撫究為有備無虞之意重而未暇計及穀價之日昂採買維艱即以湖南言之州縣之倉有貯至五六萬者府倉有貯至七八萬者亦未免過多應飭各省將定額再加詳細確核有過多者酌量裁減十之一二其已買足者於平糴時存銀歸庫未買足者即不必再買又從前部議各省倉穀足額後續有收捐監穀設遇賑恤動用毋庸買補第賑恤已有額貯之穀此額外捐穀與其久貯煩重不如逐歲賣之湖南現在將額外捐穀每歲糶價解司為修理城垣之用他省似亦可以照行又常平糴三萬出陳易新計耳其實豐年之後原無資於平糴而倉穀堅好亦有存貯數年者州縣官因年例糶三即報好年豐亦必出糶請嗣後不必限定每年糶三過年歉價昂之時多糶固可如年豐價平之時即不糶亦可蓋多糶一石小民未必受一石之益而少買一石閭閻即受少買一石之惠又旦伏讀

政治之闕失何在所以致此者何由仰見　聖德謙沖治益求治誠天下生民之福也臣反覆思之今日政治大綱細目無不舉舉第奉行之下致力不專猶名者多而盡實者少即如定例令州縣官徧歷鄉村體訪應興應禁各事將行之有無效驗造冊詳報督撫核實三年一次奏聞此固責實之意然查所列應興諸政皆易於鋪張假冒之事其有實跡可據而難於粉飾者莫如地方之水利顧因泛駕之事多而水利亦遂致力不專未奏實效臣竊以為目今養民之政尤當專意講求者莫如水利一事似應酌立勸懲之法使各認真料理免托空言蓋近日荒土雖已盡闢而水利尚未盡興夫雨暘偶愆事所常有賴水利之蓄洩有資自非異常水旱豈即坐視無收今湖南河港之水利其在通都孔道固已逐一整頓然山鄉僻壤之間舊有陂塘堰壩歷久漫廢者不少又一鄉一隅水泉隔遠塘井不足雖可疏引開濟而地屬有主倘率無人遂多因循者亦不一而足大約民間百畝之田有一二畝陂塘即可救護而愚民昧於遠計盜爭此一工畝歲收之穀不知偶值少雨並百畝而棄之若親民之官為之指示開導當無不憬然悟者臣請　勅下直省責成道府等官督率州縣專力於水利務必實心講求稽之誌乘訪之紳耆凡遇下鄉之便即留意相度何處舊跡之宜興而同該地士庶熟籌詳議或物其協力或代其設法或量捐廉俸以為倡或酌請公項以為助果有實意感孚於民誰不踴躍從事風聲所樹即身未親歷之處一切水利民間亦必自為興復則土盡膏腴此穀可倍於舊蓄

洩有備偏災不能為患庶於米穀之貴不無裨益此等陂塘堰壩之新復新興俱有實跡可以勘查道府勘驗確實果於民田有益詳請　題咨酌與議敘其有平日漫不經心以致旱潦得以為災亦令道府於勘災之際查有未興水利州縣明知不理者即詳揭參處如此可使州縣專力講求於應興諸政中尤加意料理未必非補救米貴之一道也夫米價之貴今日已成積漸之勢欲令一旦復歸於賤誠未易言就臣所見不過於採買之中斟酌調劑並請專力水利以期廑穀之多是否有當伏惟　聖明裁擇

陳湖北水道情形疏　乾隆十三年　彭樹葵

湖北巡撫臣彭樹葵謹　奏為敬陳查明水道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二月內抵任後接讀　諭旨將湖河灘地禁止侵佔一業作何辦理之處查明具奏隨經檢查舊案以楚省積水之區俱係納有糧課並非官湖可容侵佔至湖邊江岸隙地私築小垸歷係嚴行禁止等因聲明覆奏在案半載以來臣時時留心體察兼採輿論乃知其間仍有尚須籌畫者蓋少一阻水之處即多一容水之區則私垸之禁尤不可不嚴既乎其實也查荊襄一帶江湖裹延千有餘里一遇異漲必藉餘地以資容納考之宋孟洪知江陵時曾修三海八櫃以設險而潴水後豪右據以為田汪葉力復之又荊州舊有九穴十三口以疏江流會漢水是昔之築水利者大都不越以地予水之說也自滄桑變易故迹久湮現在大江南岸止有虎渡調絃黃金等口分疏江水南入洞庭當汛漲時稍殺其勢至漢水由大澤口分派入荊夏秋汛漲又上承荊門當陽諸山之水滙入長湖下達潛監瀰漫無際所恃以為蓄洩者譬諸一人之身江邑之長湖梁湖紅馬白鷺等湖胸膈也潛監沔陽諸湖下達沌口尾閭也其間瀠洄盤折之支河港汊則四肢血脈也胸膈欲其寬尾閭欲其通四肢欲其周流無滯無如三襄之水性濁多沙最易淤積有力者因之趨利如鶩始則於岸腳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繼則借水糧魚課四圍築堤以成垸在小民計圖謀生惟恐不廣而不知人與水爭地為利水必與人爭地為殃川壅而溢蓋有自矣臣伏查舊案節據荊宜施道屠嘉正安襄鄖道王槩議將未有之垸永禁私築已潰之垸不許修復詳請飭遵補偏救敝誠為允當惟是利之所在民間每不憚百計以求勝而地方有司未能規及遠大少不留意則私築之弊仍有不能免者縱令道府親查而曾否加添究屬無憑臣再四熟籌竊以為積習既成抗田非易令欲復三海八櫃之舊勢誠不能亦祇杜其將來而不使垸之增多則當先查其現有而確知垸之定數現在惟有檄飭各該州縣於冬春之際親行履勘將閭邑所有現垸若干各依土名查清造冊由府核定詳送各衙門存案嗣後即以此次所查著為定數聽民安業此外永遠不許私自加增即一垸之內亦不得再為擴充仍令該管道員於本年出巡之便逐細詳查加結具報則有無增添按冊可稽而各州縣之實心奉行與否亦可藉以查核勸懲至此後遇有淤灘原係民間納糧之地或種麥豆或取柴草均聽自便但不得另築垸堵以妨水路如此則愚民不致因小失大地方有司亦不敢姑息怠玩自貽參處而與水爭地之錮習或可少息矣

請精選實學博求遺編疏　乾隆十五年王應綵

掌湖廣道監察御史臣王應綵謹　奏為通經之選宜精祕府之儲宜備請博採著述以覘績學以收宿儒事伏請　上諭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今內外大臣公舉所知以應精選復奉　諭旨內外所舉人員大學士九卿再行核定請旨親加臨試典至鉅也臣於經學昌明之會竊不勝有防微杜漸之思焉自漢唐以來說理之醇者固足為聖教之羽翼其駁者反足為正道之榛蕪今諸經既奉　列聖欽定三禮又仰稟　聖裁其於前代之說固已棄偽而存真取精而遺粗矣夫大義微言豈謂遂無餘蘊而著述之家往往溥正論為無奇喜新說之動聽倡為異議述誤後學則怪僻之為言也又有自撰偽書假名前哲通儒雖識其妄初學易受其愚則詐偽之為害也臣請凡應選之士已著有成書者在外各送所司在內實投禮部轉呈　御覽　勅下儒臣詳加審正大抵淺深雖視乎其人而邪正必先嚴其別其有如怪僻作偽等害者請皆罷之其精純無疵者乞　皇上一體親加臨試夫先為區別以核定其平時之著述復詳加考試以愍驗其條對之淹通而後實學出使天下耳目一軌於正蓋舉之之途宜廣凡立說著書者皆可上　聞而擇之之方又不可不慎誠使人知經學關係乎人心風俗者重不徒以一日之長倖而獲選也抑臣更有請者我朝經學之盛前代罕有其能致身通顯以經學稱益聖治者固有其人而閉戶潛修皓首披吟獨抱遺經自甘樸學者人往而書始出歲久而學乃傳曾不得與今日應選之士同選　榮選凡若斯者可為深惜昔漢唐之世建祇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分遣使臣博求遺編或給以筆札繕本進呈或祕之珠榮旌其身後皆灼著於史冊艷稱於士林今　祕府藏書固已跨越漢唐而草茅下士沐浴　聖化豈無精策遺留仰懇　天恩勅下內外大臣細加搜訪上其遺書如果能斟酌羣言闡明奧旨伏乞　勅下部議量予旌獎其書藏諸　祕府允為績學之助而國史藝文所載亦視前代而益光矣至現在經生中或有年老癃病不能就道者亦令一例舉出但於摺內聲明並上其所著之書看詳審奪如此則採納宏而遴選精必有實學宿儒上副　旁求盛典者矣

請倣太學成規以廣教法疏　乾隆十五年　茵德潤

提督福建學政監察御史臣茵德潤謹　奏為敬倣太學成規推廣教法以課實效以育真才事竊惟制科取士原欲使士子通經術明治道為國家有用之材非徒為弋獲功名之具也今鄉會校士以經書覘其體以策論表判覘其用即學臣考試童生書文之外必兼經義而生員科考則無策童生招覆則兼論與鄉會各同法綦備矣然上求之以實下應之以名士子安陋就簡不但古學時務多不究心即所習本經亦往往有勦襲剽竊之弊雖其間不無通經績學者而欲其真才輩出足備　朝廷器使之選尚未達也頃欲取之不窮必先養之有素今學校條教月有課季有考府州縣學官非不按期舉行而諸生散處四鄉遠近不一臨期不能盡到其所到者除課試八股外於今古之學概未之及所以歲科兩試其生童四書文尚有可觀至經義策問求其洞徹源委者百無一二則鄉會取士

安所得通今博古之人而多為選哉此非教之無其人也縱有聰明頴異之士競趨於揣摩捷取之途勉循故事希圖倖進復而不能沉潛討論以崇實學臣愚以為教育之道固在人與法尤必準乎人情審於時地迎其機而利導之斯教學日起而有功伏查前刑部尚書管國子監事臣孫嘉淦故陳太學規條一疏請在監肄業各生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之法於四書八股之外各明一經各治一事以課實學是太學之教業有成規而未通行直省似宜推廣其法以導教澤然擬令府州縣學照例舉行窃恐無能教官視為煩難勉強奉行終無實際臣思迫於督責者勉為從事其效難生於慕悅者樂為赴功其效易如各省設立書院誠造就人才之地我　世宗憲皇帝因國子監設在京師道里遼遠四方不能胥會令各省

封疆大臣舉行書院興賢育才比古侯國之學又數賜帑金以資膏火我　皇上加意作人振興士習疊奉上諭令督撫學臣慎選師儒以董其事廣收俊秀用勵觀摩以故有志之士願負笈從學者率爭自奮勉惟恐擯棄弗錄每遇鄉會舉覆售者多近來直省大郡大邑官與紳士頗有捐資創立者此等地方膏火有資師儒有教又書籍完備可供誦覽臣請悉照原議太學成規而參酌之並立經義治事規條令在院肄業諸生各治一事俱註明總冊明經則以　御纂折衷傳說為主治事則如歷代典禮賦役律令邊防水利天官河渠算法之類俱以三通為參考務窮源溯委識其中得失利弊仍令先治經後治事以專其力果能通明練達方許兼治他經他事不得愛博不專每人造立格冊一本將習過經書按依月日填寫

起止其所治之事亦將誦覽過某書中事蹟議論並令親填於冊或十日或半月送掌教指察就中摘條發問使其條舉衆說斷以己意以考其勤惰虛實其在省會者原有督撫考察而在郡縣者即令郡縣官實力督課務令明經則精通經義治事則練達事情與四書文一體甲乙有器識浮淺及不率教者指斥勿留有在外能通一經治一事而願藉師資者准其考試肄業諸生中果有材器尤異者在府州縣則申送省院在省會則仍照乾隆元年

諭旨准予薦舉一二以示鼓勵如此則人心慕悅士切黽皇雖未必盡明體達用而講習有素其見於經義策論必能有所發明自無勦襲敷衍之弊況通經曉事所作制藝必益有精神光彩昔人稱四書文為經義非無謂也行之數年將見真材輩出器使得人視教官之勉強督率

洵事半而功倍矣抑臣更有請者學書得師宜慎其選省城書院由督撫訪求其學行優者為掌教然其間去留亦所時有至郡邑書院未必盡得其人若僅取其善為時文而當得售於場屋者以充其選仍於教訓實學無益臣查現在內外保舉通經人員欽奉

諭旨令大學士九卿臨時再加核實請　旨引見將來　臨軒考試一經　睿鑒必多真才此項入選人員倘蒙有發往各省試用者即令督撫查明現在需人之書院即時遣送以資經義治事之教如果三年期滿著有成效許該督撫據實以應補之缺　題請實授並聲明免其試用如或效雖未著而教術可觀仍酌量再留三年以觀後效則得人以任法而法以人行矣再制科以五經取士纂折衷傳說諸書既家絃戶誦矣現經修三禮告成合無

仰懇　皇上勅部將三禮成書　頒發直省令布政
司敬謹刊刻淮入刷印並聽坊間翻刻廣布俾士子得以
及時誦讀尤於學術有所裨益要之立德立功士固不以
文藝為重然義理不明無由正己事故未譜何以治人果
能通今博古則向上事業由此而進無難矣臣為育才起
見欲推太學之法廣師儒之俾一切考課責成有整飭而
無紛更其事似此難行其效似可有獲不揣愚昧敬打一
得伏乞　睿鑒
　請慎改律令疏　乾隆十五年　熊學鵬
太僕寺卿臣熊學鵬謹　奏為敬抒愚忱密請　聖鑒
事奉　上諭今春入夏以來京畿附近地方雨澤未能
普遍深切憂勞乃者十七日望月食既雖春秋不書月食
未為災異然垂象示儆惟應省愆修政以仰格　天心
其今九卿科道等悉心體究或朕躬有闕或時政失宜據
事直陳毋有隱諱仰見我　皇上敬　天求言省愆
勤政乾惕靡寧之　聖意臣聞感格　天心惟應之
以至實而維持治道必慎之於至微堯有九年之水湯有
七年之旱水旱之災並不由堯湯所致然必堯湯而後成
至聖者以其圖治未然咎徵自責固不待政事之有闕失
早已炯燭幾先勤修體察用能轉災為福以遂天麻也欽
惟我　朝定鼎以來百有餘年海宇乂安飲和食德自唐
虞三代而後治道之隆未有倫比其所以致此者實由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久道化成　皇仁如天好生仁
恩涪滅洵為前代帝王之所莫能企及惟是為政之道覽
猛寧乎相濟過寬則有廢弛之患過猛則有刻薄之傷二
者各有流弊皆當先事預防以期政歸平允上年秋審勾

決較前數年覽多臣體察素情如虧空人犯身為職官貌
視憲典侵蝕累公軍機獲罪之人情事失律又如雲南省
毋白舊案乃逞兇極惡之徒皆為法所莫貸此殺一人正
以安衆人捧讀頒發　諭旨
　寬衷惟惻原係辟以
止辟何嘗有意從嚴乃臣見近年臣工條奏更改刑名律
例者大概多尚嚴厲在諸臣急思整頓雖不盡有成心然
禮載刑平國用中典現在法度章程燦然明備但使守而
勿替即不流於廢弛何不將法令漸改漸急漫至滋章有
傷治道夫治道之賴維持也如人身培養元氣當元氣充
足之時偶因寒暑失節用一迅劇藥劑一時非不快然即
有過當未見大害然暗中之傷損已多所以用藥止求當
可而矯枉不宜過正仰賴　聖朝重熙累洽仁德覃敷
酷吏不聞於世今若不預為節制設有治獄之吏不能仰
體　聖天子刑期無刑之心謬存以刻為明之念以為
治道所繫專尚刑威或遇事生風或文致定罪迫至奏當
之成縱棄　聖明昭雪已不勝拖累於先況又覆盆不
見日月者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守位曰仁清理
刑獄者乃祈求雨澤之方崇尚寬仁者實帝王經世之要
近聞徒罪以下人犯業經奉有
　減等釋放矣臣謹密請我　皇上特降諭旨曉示內外
臣工嗣後辦理一切刑名案件務秉虛公常存忠厚固不
可姑息為懷致有廢弛之患更不可刻覈相尚致傷寬大
之仁至於律令既定遵守不易非大不便不可輕議增改
況物情萬有不齊焉能事事定一條例查例內開斷罪
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議定奏聞等語
是律令該載不盡事理原有此條可遵似毋庸多設科條

致滋繁擾臣請嗣後臣工條奏刑名案件有於舊典外請
增科條者概行禁止其有於舊典中酌損益或從寬改
嚴或從嚴改寬者亦令該部將舊典與現在事勢細加確
核果有格礙難行之處然後議改將情節詳細聲明進
呈恭候　欽定其言之一時似覺可聽而行之日久不
能無弊者俱不得濫議更張以重法守如此庶綱紀定而
刑罰清自足以昭時和而臻至治臣伏念　列祖
世宗積德累仁之厚　皇上御極以來仁漸義摩之深
惟恐臣工內漸尚嚴苛有累　聖朝德化是以鉤鉤過
計防患未然不揣愚昧冒瀆　聖明伏乞　睿鑒
　請定兵役緝盜賞罰疏乾隆十五年　布蘭泰
直隸古北口提督臣布蘭泰謹　奏為謹定兵役緝盜之
賞罰以嚴汛守以靖地方事竊查直隸為　畿輔重地五

方輻輳良頑錯居臣自抵任提督一月以來接見各屬呈
報盜竊案件六十餘起除本家當時擒獲之外兵役弋獲
者寥寥數人夫苟汛地稽查嚴密則宵小何能托足犯事
即行弋獲則贓物未至花銷　國家設兵衛民星羅棋列
原以剪除奸宄寔藉地方為首務若仍因循成習怠玩成
性既不能弭盜于未萌又無以緝盜于已往非有以整飭
而激勸之其何以肅營伍而嚴汛守也臣思激勸之道莫
善於賞罰行則人思鼓舞振作以盡力於所事伏查定例
地方失事專汛兼轄之弁員均有疎防降罰之處分弋獲
則有加級紀錄之優叙外委千把總二叅不獲有重責二
十棍之罰是各弁員之賞罰固為嚴且備矣至於汛兵則
過強竊事件三月不獲僅予三十四十之笞及其已獲從
前雖有該管營員酌量給賞之文而未議及何項支給究

屬有名無實唯緝獲別汛盜賊有令失事地方官捐給賞
銀之成例耳是罰既輕而賞復有缺由是汛兵遇有本汛
盜竊案件前無可冀之賞後無可懼之罰因之平時在汛
務為偷安苟且以自便迨夫失事報官則與地方捕役彼
此觀望任賊遠颺而不顧而且盜案因有弁員之叅處尚
知戒懼竊案並無勒緝之拘提任意疎寞此所以盜竊多
而弋獲少也夫盜之生也始于行竊既而習慣成夥以行
盜由來有漸是盜固當防竊尤未可輕縱臣請嗣後直省
地方遇有盜竊案件專汛官弁一面申報上司一面選差
汛兵協同地方官役跴緝如一月不獲該管轄官弁照依
督捕有司之例按月提比每案將承緝汛兵重責二十棍
勒限嚴緝務獲倘能一月以內緝獲本案首盜者照依緝
獲別汛盜賊一月以內之例賞銀二十兩獲夥盜者每名

賞銀十兩緝獲竊盜者按每三名酌給半賞銀十兩一月
以外緝獲本案首盜者照依緝獲別汛盜賊一月以外之
例給銀十兩緝獲夥盜一名者酌給半賞銀五兩緝獲竊
盜者每三名亦給半賞銀五兩其緝獲妖言妖書及強竊
有　恩賞生息及公費銀兩除給紅白費用外尚有盈
餘即于此內酌量支給以公濟公另冊報銷似可益地方
而勵營伍　聖澤之汪洋如節次緝獲本汛別汛
首盜夥盜五名以上竊賊掏摸十名以上者驗其才技弓
馬以次考拔步拔戰戰拔騎騎兵則給以額外外委把總
頂戴隨汛差操如操防勤慎准其遇缺實補以示勸勵若
有誣良私拷等情察出按律例治罪賞懸於前罰隨於後

貪無廉于公帑罰非責以非分用隨其才而不濫功從其厚而非過俾各汎兵知賞之足據而罰之可憑去其怠慢作其勇往防範于平時追擒于已往庶盜風寢息而閭閻獲安堵之休胥窺竊潛銷而地方享無事之福矣臣浙任之始提屬營汎已過題定巡查之期容俟　聖駕覇州行圍臣庶從事舉再照例親往巡查如有應行酌定事宜另摺恭　奏請　旨遵行外今據現在各屬呈報盜竊情形不敢稍自寬假用竭千慮之愚冒昧陳　奏

請定巡洋會哨之法以重海防疏乾隆十五年

閩浙總督臣喀爾吉善謹　奏為請定巡洋會哨之法以豬勤情而重海防事竊照閩浙兩省海洋綿亘數千里北抵江省南接粵洋臺澎直達西南外番陀正對東洋各島其洋面險遠島嶼紛錯外洋貫船與內地商漁絡繹往來汪洋浩瀚之中汎守防護所不能及惟藉遊巡舟師實力哨巡使奸宄無從窺伺商賈方獲安寧而遊巡舟師之實力哨巡與否尤藉總巡大員親身督察無稍懈弛始於洋面實有裨益臣蒙　聖恩簡畀閩浙封疆時時以綏靖海洋為急務每當水師鎮將輪值巡洋之期嚴切屬付務令往來洋面搜緝島匪復不時派出備弁巡查南北兩洋察核勤惰兹臣就兩省巡洋官兵熟察其往來洋面情形詳覈其跟踪會哨虛實因知從前立法尚未周詳亟應酌增以程益實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巡洋定例每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鎮臣照題統轄洋面總巡各營照題定界址分巡仍與上下接界總巡分巡官兵指定島嶼會哨是總巡會哨一法非特聯絡聲援實可稽核勤

會哨一次遇應會哨月分上汎先巡北洋後巡南洋則下汎先巡南洋後巡北洋如浙省定海鎮先巡北洋與江南崇明鎮會哨於大羊山後赴南洋與黃巖鎮會哨于石浦港黃巖鎮則先巡南洋與溫州鎮會哨于沙角山後赴北洋洋定海鎮會哨于石浦港溫州鎮則先巡北洋與黃巖鎮會哨于南關海壇鎮則先巡南洋與金門鎮會哨于門搁後洋後赴北洋與溫州鎮會哨于南關金門鎮則先巡北洋與海壇鎮會哨于門搁後洋後赴南洋與南澳鎮會哨于將軍澳如此輪遞相先後則上下兩鎮哨期不致歧誤可免守候耽延之責督臣於各鎮應會哨月分先遣標下員弁齎捧令箭徑赴會哨島嶼等候必俟兩鎮會齊取具印會報文以為徵驗仍令各鎮將歷過洋面各營分巡防汎兵船逐一

查點分別勅旨據實開報督臣察核總究奏處其分巡營
員會哨地界更屬近便上下洋面不出數百里應請定以
一月會哨一次亦照總巡會哨之法上巡先北後南下巡
先南後北定期於分界島嶼會哨其會哨時先令總巡鎮
臣派船差弁齎令前往會哨處所等候必俟兩汛兵船到
齊取具鈐記扣結通報如違誤不到揭報參究如此立定
限期實力督巡不特巡洋將弁偷安規避有可指察即鎮
臣有不實力督巡如期會哨者一經察出亦以規避巡洋
參處既得總巡之成例更收會哨之實效似于緝靖海洋
之道不無小補至閩省臺澎水師與內地隔越重洋向例
係副將總巡遊守分巡應請仍照舊例遵行臣因事關海
防重務與福建水師提臣張天駿浙江提臣譚行義往返
商酌意見相同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勅議施
行再照閩浙兩省鎮臣總巡既請定期會哨其江南廣東
二省洋面與閩浙聯界應畫一定議遵行
請修豫省河道疏乾隆十五年　鄂容安

河南巡撫臣鄂容安謹　奏為奏明事竊查豫省惠濟一
河自中牟縣西十五里鋪起經祥符縣陳留杞縣睢州淮
寧鹿邑等處至江南亳州入于渦河以達于淮雖為分減
黃魯河異漲之水而各州縣溝坡雨水亦皆賴以宣洩自
乾隆六年議請每年動支耗羨銀四千兩為歲修疏復之
用其挑河之土分積兩岸修築子堰並築涵洞仍于下游
鹿邑地方每歲秋分築壩蓄水立夏開壩放水等因奏准
在案迄今河成九載年年俱報歲修臣因修理年站往來
河干見河身淤墊之處甚多檢查歷年修卷業遞年所領銀
兩雖屬無多恐終不歸實用是以臣於十四年即令動支

專委熟悉河工之員詳細勘估臣於查勘各屬水利時復
加履勘核計土方工價若同時一律興工原設歲修恐不
敷用經臣於具奏各屬河渠摺內聲明詳酌另奏隨委管
河道俟世表前往逐一確勘復令布政使富明親勘核議
今據該司道勘議前來臣與當面詳籌並細加查核從前
估挑工段或淺或深原有不能一律深通之處遞年挑淤
濟淺亦僅照原估而止未能深通暢注若不急加挑浚必
致漸積漸淤轉使前功廢棄查河勢西高東下除下游之
拓城淮寧鹿邑等境河身通暢毋庸挑浚外其上游之中
牟祥符陳留杞縣睢川五邑或較原估淤淺應行開挖寬
深或因地勢居高應行再加挑濬但原議內應行酌改者
如兩岸原經築有堤工而又以挑河之土臨河加築子堰
無論河土浮鬆過南即卸即使加工堅築而逼近河身大

溜直衝子堰勢必塌坍其水之全力直注大堤則堰不可
保而堤亦隨之子堰之築非徒無益實為有害應將挑工
之土運至大堤加高培厚俾得水遠單薄水過即坍而所建
處應行停止又如兩岸涵洞率多卑薄水過即坍而所建
亦非其地徒有涵洞之名未收啟閉之益應於沿河坡窪
地方便於出水歸河之處將堤身酌留口門用石包裹兩
頭以防水流衝刷平時仍於口門內堆築小堰一遇積水
聽民開放入河水涸仍前修築關攔則蓄洩咸宜可免坍
卸前議涵洞之處應行改建再如鹿邑河尾於秋分築壩
立夏開放原為蓄水濟舟而設查商船由亳州而入惠濟
建壩則舟楫難通況拓城鹿邑交界現有砂礓足資攔蓄
此即天然蓄水之壩前議分時蓄洩地勢既非所宜且於
水利無益鹿邑河尾應停其建壩所有惠濟河開挑工程

共需銀三十九百八十九兩零尚在歲修四千兩之內應
即動支乾隆十五年歲修銀兩於霜降後遴委幹員分地
分段及時挑浚仍責成該管道府往來查催加意稽察務
使如式深通以收實效統俟工完核報至改建涵洞加培
大堤等項約需銀二三十兩應於來年歲修項下確估動
用工竣照例報部核銷再查惠河來源出於胥魯河由鄭
州至中牟方行分洩而鄭州窪下之區係胥魯河經由之
地滙成大湖伏秋河湖並漲鄭中二邑民田年年多被淹
沒今議於鄭州之唐雷莊起挑一道直接至惠濟閘迤
北入河則上游之水節宣有資鄭中二邑素被水患處所
均可涸出水旱田地數百頃需費無多而為利甚溥鄭中
居民無不踴躍從事情愿自行開挖現在雖未完竣已於
農隙興工頗有實效伏思水利所在務須窮源竟委通盤
區畫今臣與司道等相度情形將應改之處悉心計議務
使源清流暢河道深通而於民田廬舍均有裨益以仰副
聖主軫念閭閻之至意

胡蛟齡

籌淮北溝渠事宜疏乾隆十五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胡蛟齡謹　奏為敬籌疆理淮北事
宜以甦民困事竊江南徐州府屬之邳宿諸州縣海州並
所屬之贛沭諸縣皆係河淮下流而海州上承來省來源
下游通隣海浦每春夏之交栽植甫舉橫流隨至渺漫一
片不見阡陌窮民有種無收應輸正賦不能常年請豁歲
歲停緩終須帶徵積欠在身譬則負戴千觔不得仲眉仰
首民困蓋已極矣近者屢蒙
皇仁萬世永賴矣　恩旨疊次蠲除並令督
撫河臣會同查勘設法疏通而水患終不能免竊思淮徐
土著之民既不可遷徙遠適又不能力與水爭田廬室宇

動遭淹沒勢將何所底止謹按明人治河之議有云宜於
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使足容水臣愚以
為此議或難驟行之於北而似可通用之於南今臣訪聞
徽州人民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隄捍水隄內
多為溝洫隄間安設斗門相時蓄洩一如圩田之制無論
旱潦歲獲有收此則成效已經顯著又查乾隆十一年八
月內原任吏部尚書高越會同原任督臣尹繼善等於欽
奉　上諭事案議將海州一屬令地方有司勸諭居民
修築圩岸其隣接海屬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寧等縣
亦一例辦理以期共收實效今數年以來該處作何辦理
其實在情形無從委悉伏祈　勅下督撫諸臣查照前
議嚴飭地方有司勿以粉飾邀名勿以畏難中止勿以未
經查核恐干失察通同隱匿致隳已就之緒仍遠委大員
帶領諳練農民親身經理並將作何督率推行堪於數年
內續成大功之處確切定議恭候明歲　聖駕南巡於
相視河淮之暇臨期奏請
裁決庶淮北百萬窮黎幸獲更生而　皇仁萬世永賴矣

皇清奏議卷四十七

請定經制以節民用疏　乾隆十六年　孫宗溥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孫宗溥謹　奏為請酌定經制以節民用事伏惟我

皇上宵旰圖維民依念切本年

巡幸江浙因地方習尚紛華蓋藏未裕叠蒙　諭旨飭勵臣民凡欲使易俗移風共臻仁壽之治此教養斯民之至意也竊思風俗之奢靡其致之也必以其漸則更化之道固非刑驅勢迫之所可強制亦非家喻戶說之所能遽曉即在守土之臣如郡縣吏與民最親有化導之責然使任以經畫民間日用之事而漫無繩尺可守則將因循而任其自然又或苛細煩擾如此則人情胥協教令易從富者有節貧者無愧風俗可以漸淳蓋藏可以日裕似於教養斯民之道不無稍有裨益爾

籌戎政事宜疏　乾隆十六年　二　莽阿納

雲南開化鎮總兵臣莽阿納謹　奏為敬籌戎政事宜仰祈　聖訓事竊臣愚陋庸材仰荷　皇恩三畀總兵重任雖殫竭駑駘難報萬一凡此營伍事務皆分所應辦又何敢瑣瀆　宸聽第措施不當辜負

聖恩是以心與身不敢一日偷安致滋虛糜之愆謹陳數事仰懇

訓示折中

一官兵步弓宜遵例全改五力以上也查營中軍器首先弓箭務須箭長弓硬方能致遠出箭平直易於中的臣每於臨場考驗查看兵弓新舊不一輕重參差多緣無力修製因循將就行令中軍逐一稽查據稱三營內除五力以上堪用之弓不計外內有堪用應修弓一百八十三張即飭辦料修整加筋添力務足五力其有不堪使用弓三張亦即另為新製五力散給射用共費銀五十七兩一錢零

臣性甘澹泊隨事節省捐益寫伍捐綴兵力又捐製五力以上弓三十張把箭四十面每日於未申二時在署旁箭道內臣親率步射今願學射者不拘馬步鎗手餘丁通准隨班輪流演習現成弓箭不費己資人人爭射捐授射法領會者多從前後肘過高撒放無力之處今則弓硬箭長肘平拉滿撒放結實已改十分之六矣

一馬弓與射法宜照步射一式也查雍正十三年署天津鎮臣補熙奏准定例官兵馬箭不得另用軟弓務須馬步一弓拉射捐法當與步射一樣奈例行已久合式者固有不遵者甚多俱另用軟弓或將兩指捻扣翻勾弦於次指中指之間或滿把拉弓夾箭於次指中指之中惟圖出箭雖弦全無準頭且有將弓捎插入擡內施展不能自如均屬有違定式臣每於考驗之時務必親為騎射以示適從

惟恐積習相沿驟難更易復又寬以三月之限務令通行全改咸歸合式

一馬兵騎射宜鎗箭二技也查武場舉子考試一馬當須三箭以覘嫻熟而馬兵專在武藝獨射一箭無以見其優長況馬鎗一項為軍中之利器凡兵丁一挑馬糧即置鳥鎗於不論日久自然生疎以已得之技令其復失殊為可惜或有竟由步弓箭挑拔馬糧未曾一試倘遇馬上應用鳥鎗之處又將何恃無恐臣見直隸等省操演馬兵一馬俱係先打一鎗後射一箭而滇省並未一見請嗣後操演馬兵通照直省之例馬上騎射務須先放一鎗後射一箭庶見技藝之純熟而鳥鎗不致於生疎矣

一鳥鎗兵丁宜遵例練打準頭也查火器之中鳥鎗最為便捷身法固不可少而準頭尤為緊要殊不知準頭即在身法之中左右兩手高卑有分進退聯環上下相應心眼俱到中把自易臣復遵乾隆元年

上諭再為申告行令本標三營及武潛二營凡演習鳥鎗既須身法合式又當遠立把子加裝鉛子習打準頭純熟者有罰現俱能有準頭日就純熟

一鳥鎗手宜燕習弓箭也查營中弓箭鳥鎗均為衝堅破銳之利器而鳥鎗一項尚有陰雨潮濕火門不過之憲未及弓箭之施展自如不避風雨便捷較勝也是以考拔人材首重弓馬凡習弓箭者得以由步拔馬由馬拔官循級而陞至鳥鎗演放純熟原屬軍中利器而平時不能弓箭挑拔馬糧例不入選每見鎗手中有漢仗壯健出師功苦者終身一餉上進無階即或惜惜人材難得拔為弓箭步糧令其加意學習望可造就無如年歲過大骨硬膊直項強肩堆驟難如法仍未便拔補馬糧殊為可惜與其強學於拔補之時莫若預演於未挑之先夫功名之會人所爭趨慎察輿情俱皆心願自今學習以來捐製弓箭任其拉射人人奮志現在餘丁皆能步射日久自必精進凡有人材自不致於廢棄矣

一佩帶腰刀宜練習用法也查官兵佩帶腰刀原資防範禦敵之用若不知使用之法是有刀與無刀等現今奉文逐一加鋼刀則利矣問之官兵之中惟步弓箭兵丁未曾學習倘遇邊兵相迫一時鎗箭不及施展非刀無以捍格是使用之法急宜講練臣已通飭所屬俱令加意學習馬兵務習馬上膊刀之法步兵餘丁當學步下膊刀之法日漸學習現有十之三四但學習膊刀原屬分內之事而廢弛日久反若視為額外之操若不定以

必練之勢終難望其人之純熟請嗣後考拔馬戰名糧以及外委千把員缺務於馬鎗馬步弓箭之外復考其馬步腰刀若能挑砍架禦純熟得法者方准挑拔自必人人練習可望純熟矣

一技藝優劣宜分賞罰也查兵丁技藝原當習練嫻熟而董率之員示以信賞必罰更足以動激勸之心臣酌定凡步箭五枝全不中者責做層次降糧中一枝者勒限學習中二枝者合式中三四五枝者分別獎賞五箭俱中者即為記名烏鎗打把三鎗俱不中者把內有不過門者責做雖不中把而聲響結實者勒限學習中一鎗者合式中二三鎗者分別獎賞三鎗俱中者即為記名馬兵騎射生疎鎗箭俱不能出者責做降為步糧鎗箭雖不能中而不致於生疎者勒限練習一馬能於鎗箭之中上把一次者准

為合式鎗箭俱中者獎賞記名仍於技優記名之中彼此較勝以為拔補之次序

一官兵備箭宜照數實貯也查內外文武官員以品級之大小定備箭之多寡陞遷隨帶損壞添補例行已久自應實在製備而邊木嚴疆更宜有備無患況例內在京文員尚須預備在外武職更有防禦之責豈容置之不論臣歷任經由之處每為查問兵多製貯官因陞調馭運為煩遂爾因噎廢食不製者多殊與定例有違竊思武職以弓箭為本務況箭為軍中首先利器寔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請通飭內外文武官員一體照額定數目製備長箭新舊接任即在交代不必隨帶以免駄載之煩遇有損壞隨時修補造入軍械冊內一體盤查保題如值查點之期缺少不備即以缺軍器參處

以上九條多屬愚昧然臣心意中無非為調劑整頓起見欲逢　聖主不避瑣瀆條晰以陳其中或可行之本標或可通行各省或意見淺鄙尚未妥協統祈　皇上訓示遵行

請考察駐防哈密官兵疏　乾隆十六年永　常

安西提督臣永常謹　奏為請將哈密官兵亦照北路軍營之例於班滿回營之時考察勤惰分別等次造冊咨移以示鼓勵以裨防務事臣竊查哈密防兵例派泰游二員都守四員千總八員把總十二員外委兵丁二千名二年一次分班更換更換之歲在於安甘涼肅四提鎮營均勻分派四月內更換一半八月內更換一半新舊相間以資教習官兵抵防之後若有事故缺出即在防所官兵內遴相按補歷來辦理原俱安協無須置議但查哈密防所軍

務關重派往之官兵自等與營員皆係慎加挑選官則必
取年力强壯熟悉戎行之員兵則各挑漢仗精健勇勤
慎者方敢派發以益防務該官兵平素仰荷　皇上豢
養深恩至優至渥得以赴防稍效奔走誠屬踴躍從事趨
捋恐後惟是防所全局卑卑仗卡倫該官到哈更須選擇十
分精細之人方令分班赴卡坐守瞭望哈容各卡設在天
山一帶並郭壘邊境天山乃極寒之地陰多晴少所作卡
倫均於山頂盡則潛身逶瞭夜則伏路靜聽夏被雨水浸
淋冬乃伏居冰雪之中臣曾經兩至各卡目擊其苦為之
扼吭苦蓋使稍可遮蔽身體然內濕外寒晝夜不息勤苦
日甚所以踴躍赴防甘此勤苦者多思上進以圖一命之
榮今防所雖遇事故缺出可望超擢奈防員無幾長班不
得一缺既無以示鼓勵為該兵通勉之地且本營過有缺
而自抱老於卒伍之嘆臣因思及昔在古北提督任內竊
見直隸宣化等鎮派往北路駐防官兵於班滿回營例由
軍政大臣考察其在防之勤惰驗看其所負之材技分別
等第優者列為二等平庸者列為三等
造冊報部由部記檔將冊咨移該督提轉發該本營俾其
遇有官弁缺出即將註冊之頭二等官兵以次與在營合
例應拔之官兵相間擢用高選拔於考核之中使兵丁咸
有上進之階得以習力奮勉實屬鼓勵防兵之善法今哈
密防兵事同一律獨此例未行似非仰體我　皇上軫
卹勞人一視同仁之至意用敢冒昧瀆陳叩懇　天恩

出又因該兵逵在駐防不能擢用迨至二年班滿回營或
其所知之本官陞遷事故或其所知之提鎮陞調他往新
到之官不知該兵之能否遂致所有之材往往隳其志氣
而自抱老於卒伍之嘆臣因思及昔在古北提督任內竊
見直隸宣化等鎮派往北路駐防官兵於班滿回營例由
軍政大臣考察其在防之勤惰驗看其所負之材技分別
等第優者列為二等平庸者列為三等
造冊報部由部記檔將冊咨移該督提轉發該本營俾其
遇有官弁缺出即將註冊之頭二等官兵以次與在營合
例應拔之官兵相間擢用高選拔於考核之中使兵丁咸
有上進之階得以習力奮勉實屬鼓勵防兵之善法今哈
密防兵事同一律獨此例未行似非仰體我　皇上軫
卹勞人一視同仁之至意用敢冒昧瀆陳叩懇　天恩

請將哈密防所官兵嗣後於班滿回營之時亦令駐哈鎮
臣仿照北路軍營之例將其在防行走勤惰慎加考察分
別等第造冊咨移由臣再加詳慎秉公勘定核實報部記
檔轉發該營亦照直省之例拔擢錄用則西北兩路軍營
事例既皆畫一而該官兵將來聞有征防之事愈知踴躍
奮勉殊於軍務有裨矣

請修溝河以弭水患疏　乾隆十七年　陳宏謀

河南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請修緊要溝河以弭水患
以卹災黎事竊照豫省歸德一府在省城之東南所屬商
邱夏邑永城等縣地處窪下上承開封等屬之水下達江
南宿州等處舊有之河日漸淺窄每遇夏秋雨水畧多河
不能容水漫平地即成水災歷考從前自乾隆四年至今
乾隆十六年計十三年之中歸邑九州縣成災者八年歉

收者三年中等有收者纔二年幾於無地不災無歲不賑
現在倉穀空虛有止儲穀百餘石及數百石者連年賑給
皆由遠處撥運即使今後設法備貯而時有災傷有借無
還倉儲仍歸空虛小民年年望賑風俗亦漸习疲矣先經
前撫臣碩色奏請疏通河道續經撫臣鄂容安逐處相度
奏請將豫省淤淺之處次第開濬並多挑溝渠以資容納
近年地方官督率小民開挑小溝頗多祇緣下游江南宿
州境內之梁家橋翟家橋河道淺窄又有沙礓阻遏尾閭
未暢徒開上游亦難宣洩且恐倒漾為患是以未即興舉
臣到任查勘災賑所到被災地方就其水到之處得其受
災之由歸德一郡之水均由永城以達江南臣由永城縣
直抵江南交界之宿州等處閱看豫省河流去路如宿州
境之渦河一道業已深通直至淮河從前阻塞之巴溝如

梁家橋翟家橋等處業經河臣高斌　題請動項挑挖另
開越河改寬橋座巴溝之水由灘河以入洪澤湖經部議
覆奉　旨允行現在興工疏濬則江南下游業已通暢
豫省歸德一郡之水不患尾閭不通惟患中多壅積正宜
及早開修以廣宣洩臣一面將豫省溝河何者應歸民修
何者應歸官修委員分別勘估一面將查閱緣由恭摺奏
聞在案今據布政使富勒赫具詳行據委員等逐段
勘丈分別民修官修估計具詳前來除商邱之沙河陳梁
沙河夏邑之毛家河岐河寧城之永豐溝惠民溝夏城河
橫河永城之邑河澮河或係交流小溝或止間斷淤淺工
段無多均令地方官督率民力挑濬外其商邱境內之豐
樂河自朱家雙廟前起至夏邑交界之響河止計長二十
四里一百五十四步零夏邑境內之響河自商邱縣焦家

莊起至永城縣交界之巴溝河止計長六十七里二百七
十步永城境內之巴溝河自夏邑縣交界朱家橋起至梁
家橋江南交界止計長九十五里三百三十五步均為該
處管水洩水之幹河河身均已淺窄急宜挑挖寬深非民
力所能勝任又商邱縣南門外有古宋河一道下達江南
之渦河河身淺窄紆迴宣洩不利以致西來諸水均滙集
於府城內外常年不消應於古宋河東西附近城濠處各
開引河一道並將舊有古宋河挑挖寬深以資宣洩保護
城池地畝並添設板橋三座永城縣加幫護城隄一道以
上各工共估需土工料銀六萬六千六百餘兩查有續收
之輸工銀十萬三千餘兩前撫臣鄂容安奏准存貯留充
地方公用如蒙　俞允請於此內動支查商邱夏邑永
城皆今年被災較重之地一入新春加賑已畢乘此料緊

要工程接續興修災地貧民得以趁食工程亦可速竣統
責成知府陳錫輅督率監修再委道員往來稽查仍令藩
司另造工段土方工料銀兩細冊咨部查核再所開各河
內惟永城巴溝河為諸水咽喉此一帶地勢本窪所有挖
河之土即於兩岸築隄倘遇上游水多下游一時難洩聽
其稍為停蓄小水之年岸即為隄大水之年以隄為岸均
不至於四溢為患仍間溜洞以洩溝水其築隄之費不另
請開銷惟隄外之河灘地畝久已成糧今既開河築隄隄
內之地可無水患隄外之灘地難免受淹永城之民頗有
藉名求賑之惡習請將隄外之灘地額糧豁除聽民種植
蘆葦等類將來如水浸隄根河灘被淹亦不報災庶免灘
民年年希冀報災請賑也其所挑之河所築之隄均責成
地方官分段交於有地之戶年年挑挖修築每年於春融
之後夏汛之前委員會同地方官查明出具河無阻淺隄
無殘缺印結通報庶河隄常保無虞幹河既通凡近河受
水之處均可多挑小溝洩水入河歷來受水之區可以免
於災患較之年年報災放賑所省寔多而歸德一郡官民
永沐　聖恩於無既矣

陳捕蝗利弊疏乾隆十七年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備陳捕蝗利弊仰祈
聖訓事竊照蝗蝻為害田禾以致上屋　宸廑頒
明訓臣職任封疆敢不竭力督捕悉心研究伏查蝻子
初發皆係叢生所占不過數尺之地多亦不過十餘丈而
止若彼時立速撲捕即可消除惟羽翼既成則四散奠延
多費人力州縣該管地面大者三四百里小亦百有餘里
寥寥數十名吏役原難偏歷巡查即保正鄉地可以就近

搜尋而地角田頭亦難免畝畝親到惟種地農民每戶不過數畝而又日在田間耘耨蝻孽萌發斷無不知但定例止有責成官員捕捉之條而無責成地主舉報之例雖廣奉捕撲踐踏給工本之

恩旨其明大義者固感激樂從而奸詐之徒惟恐得不償失且希延至飛蹏即可移禍鄰田是蝗蝻為害實皆農民諱匿釀成以臣愚見嗣後每歲一交四月除荒山大澤河灘湖蕩無主管地責成官役梭織巡查飛報外其餘民地應請責成地佃巡查甲長舉報蝻孽一有萌生甲長一面撥夫撲捕一面通知地保報官即撥鄰保協濟如果通同諱匿別經發覺地佃甲長俱照不應重律當場責愆地保用小枷枷示仍令督夫撲捕淨盡然後釋放如已報到官而州縣不據實申報親赴督捕者仍照定例特疏嚴參再查捕蝗定例雇募人夫每名計

日給銀以為飯食許報明督撫據實開銷原屬念卹農民至意但

聖主之恩膏愈厚而奸民之情偽愈生百姓恃有雇夫之例見蝻不肯自捕及應募受雇又復虛應故事希冀日領錢文因以為利州縣無可如何只得變為收買之法每蝗蝻一斗給錢多至三四十文民始踴躍趨事而奸民又有見蝻不肯即報待至長大捕買希圖多得錢文者是蝗蝻雖經捕淨而州縣所費已多司庫公費有限既難據報開銷州縣養廉無多又難悉賣捐墊雖曰愛民實非長策查撲捕蝗蝻原係為民除害官弁猶暴露於風日豈百姓轉應偃息於家庭應請嗣後除荒山大澤河灘湖蕩無主管地生有蝗蝻仍照官給飯食或酌量收買外其民間種地以及有主洲場俱責成地佃捕捉地主督催或撥鄰村夫役協助不准冒銷如此議定責成將農佃既不敢匿報於初生亦不敢綏捕於臨時庶

聖主之恩波不溢而奸民之情偽難施矣

請除蝻種疏　乾隆十七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周燾謹

奏為敬籌除滅蝻種之法以衛田禾以重民食事伏惟成周多稼螟螣務除姚崇捍災焚坑並設定例蝗生發地方責令有司撲捕有不實力從事者處分甚嚴然上懸為令甲下應以空文甚或甘受處分毫無補救及根究蝗蝻起處則鄰封互相推諉希圖卸責亦其勢不得不然也我

皇上子惠黔黎痌瘝在念上年閏五月間直隸河間縣偶有飛蝗即

勅諭督臣令所在州縣預為防範杜絕爾時臣工亦曾奏申嚴議敘處分之例臣竊見事關民依因再四諏訪備細研究始知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滅種謹以芻蕘之

一得為我

皇上陳之蝗蟲始由化生繼則卵生化生者低窪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魚蝦卵育迨水勢涸落魚子散在草間霑惹泥塗不能隨流而去延及次年春夏生機未絕熟氣炎蒸陰從陽化鱗潛變為羽翔而蝻孽萌生矣其初出穉小如蟻漸如蒼蠅而色黑數日則大如蟋蟀而無翼土人名為步蝻及時撲滅猶易為力若再過數日則長翅飛騰隨風飄颺轉徙無定其棲集之處未黍頓成赤地若最盛則蔽日遮天盈地數尺壅埋人間房屋遠望如山縱行撲捕亦苦人力難施其為害殆不可勝言矣迨至蝗老身重不能飛翔則又羣集種子其種子也以尾深插堅土遺卵入地形如小囊內包九十九子色如松子仁較腊麻加小種子在夏則本年復生種子在秋則患延來歲苟非冬雪盈尺肅以嚴威至春融啟蟄之後滋生更繁害

稼更大若各處撲捕之情形則亦有可得而言者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畏處分即不得不張皇撲捕於是差衙役糾保甲撥烟户設厰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朦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惟擾拋荒農務往往囑託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夫免一村為膏庄鄉地衙役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為貴故若無業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價為己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待應差撲捕之時踩蹦田疇拾食禾穗害更甚於蝗蝻聞地方官值蝗盛之時往往束手無策不過叩禱劉猛祈以神力驅除要皆循行故事未嘗講求拔本塞源之計者也臣聞蝗所自起不過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宜於水涸草枯之時令地方官董率百姓縱火焚燒叢穢之區盪以烈焰草根魚子都成灰燼永絕孳芽卵生者春深風煖土脈鬆脆輒蔓民於前歲蝗集之處掘地取種陸續送官酌酬價值恰遵上年閏五月間欽奉　上諭倣行以米易蝗之令州縣所收蝻種詳報上司核其真偽動用米穀准於公項開銷在小民既可除害復得糊口自必踴躍從事而以米易種較之以米易蝗似覺費省功多倘行之有效亦勤民重穀之一事也臣伏見沿河州縣上年間被水災加以冬煖沙雪恐將來蝻子蠕動有害農疇合無請　聖慈勅下直隸山東等省各該督撫令其博採羣議延問野叟務得真實情形如果事屬有益即一面試行一面酌定章程奏請　勅部定議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皇清奏議卷四十八　奏四十八　一

陳河工事宜疏乾隆十八年

戶部右侍郎臣嵇璜謹　奏為備陳河工事宜以重宣防事竊今歲江南黃淮並漲上壟　宸衷特遣大臣前往經理復　命廷臣會議一切事宜臣幼歷河干頗知梗概雖形勢之變遷各異而修防之法意不殊謹就見聞所及為我　皇上陳之

一銅山以下清口以上之河身宜挑濬也決口既已奪溜則河身必至淤高若不挑浚下流則決口雖堵而河流歸故之後汎水踵至必難容受下游又將告險應將銅山以下河身及早挑挖深通即難挑之處亦多開河溝既可以引口門三溜而減堵築之勞又可以待汎水之來而廣容納之地此第一要務也

一高堰等處石工宜修補也黃水入湖既久則石工罅漏必塌卸查此隄所以隔斷睢湖諸水設有三閒相機啟閉最為緊要應及時修補以資障禦

一黃河兩岸之閘壩宜修復也河流自山東入江南境由廣而狹無以減之則隄工所在皆險靳輔之用閘壩減水蓋即古人疏分之意今或日久頹廢宜酌其可復者復之

一黃河宜設浚船也治水之法疏之以分其勢尤必浚之以暢其流明臣劉天和之浚沙用平底方船橫排河中置三百觔重五萬之鐵犁於船杪沿流拖治則沙不停積而

河底日深今清口以上之河身舊日本淺宜仿其法以浚之則水由地中行而無雲迤矣

一下河宜設專員經理也查下河水利前者郭禮治之後汪潡治之近尹繼善亦治之其所以不能永達通暢者則以向屬淮揚道無專員經理之故淮揚道既管黃運江防工程事務至繁不能兼顧隄岸之傾頹河流之淺滯日久不治勢所固然應請設分巡道一員將下河水利令其經理庶責成既專而可無廢事矣

一上游之料物宜預備也江南黃河之險要全在上游五廳大溜所至非埽無以禦之一有蛰陷即須鑲壓埽料物預備於先時斯緩急足資於一旦應於冬閒辦運分儲各工至來年汛水長發或有昔險今平昔平今險之處俱可隨時接濟但須於辦運之後河臣實力稽查則河員不敢

虛冒而料歸實用矣

一堆積土牛之制宜嚴也河工向設堡夫原令其每日積土以備雨淋塌卸之用今或日久廢弛遇搶險之時無從覓土所係非細應責令廳汛等官時加督率務於遠處取土不得近挖堤根致多積水則歲計有餘於增卑培薄之道不無裨益

以上數條皆切近之圖非迂遠難行之事而南河關鍵則尤在五壩之蓄洩前大學士張鵬翮論滾水石壩與清口黃水形勢相照應取勢足敵黃過則聽其滾去蓋洩之太早則不足以敵黃蓄之過多又恐難於保堰其間量而水之多寡審清黃之強弱不先不後適合機宜既無倒灌之虞又免下流之患則在河臣之操縱而已至於湖河形勢高寶諸湖下於洪澤湖運河下於高寶諸湖下河又下於

運河諸湖西南受滁泗天長之水又益以洪澤湖減下之水舊設南關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逼減水諸壩定有四月六月開放之期固入為出以節宣之以故旱不涸運澇不傷隄今一切閉之不行是姑息下河而轉害於上游也臣閘治水之道宣洩與隄防相為表裏隄防以禦溢措宣洩以待異漲專事隄防而不講宣洩則大水猝至而無所歸水無所歸究之隄防亦不能固則欲弭患於將來不可不留宣洩之一策也

請開減河疏　乾隆十八年

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臣孫嘉淦謹

目前黃河事宜仰承　聖訓令臣等詳悉籌畫和衷共議此事所聞甚大頭緒紛繁臣拙於口說不能達意故詳書所見以　奏竊惟欲導水者必先相山導小水者相大山天下之勢山分三幹水別四支恒山九邊是為北幹衡山五嶺是為南幹華嵩泰岱是為中幹華山之陽江為南支華山之陰河為北支嵩山之南淮水出焉泰山之北濟水出焉此二水者南不入江北不入河自為一派故江淮河濟名為四瀆以其獨行入海也臣所言大清河繞泰山之東北起東阿而訖利津乃濟水之正道四瀆之經流非尋常之溝壑也依古以來與河別流自宋熙寧年河決澶州分而為二一由南清河入淮即今之河道也一由北清河入海即臣所言之大清河也黃河始奪淮濟之道矣北宋之末南北分流南渡以後河遂南徙史不言其故大約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可想而知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大德初決蒲口廉訪使尚文言相度形勢南高北下宜順水性導之北行決口勿塞為使

而有司卒塞之後靖口復決水全北流竟如文言至正初
河決金隄等處丞相脫脫用賈魯充河防使大開黃河故
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
明洪武時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
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河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
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漫長垣趣張秋衝會通河以入
海按張秋並非河岸而史屢言決張秋者以黃河北決必
經張秋以潰運河史以運道為重故書決張秋也張秋之
東不及百里即東阿之山山下即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
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
以入海史有詳畧故有書有不書也金龍口決後命侍郎
白昂治之塞決口三十六處而河乃入淮又以河徙入淮
終非正道乃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

河及古黃河以入海量開減河以入清河古人有行之者
非臣創為此言也自白昂治後河復決金龍口漕張秋隄
以入海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乃濬賈魯舊河以殺水勢
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築大行長隄三百餘里用夫
十二萬有奇鐵木薪芻不可勝計而張秋之決塞蓋通河
使南行若斯之難也河用全力以爭之必欲北入海人用
全力以堵之必使南入淮不能別籌運道而虧國計害民
生逆水性以為此亦可謂拙於謀矣及於我　朝運道河
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河之決塞有案可稽大約決
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漕運道半不
漕者半凡其漕運道者則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
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基脚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
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漕決之

潛舟北上即從張秋入河順河北流五六日而可至利津
利津去天津之海道不過四五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
阻阨臣於乾隆三年由海道運登萊之穀三十萬石於天
津刻期可至顆粒無損此親辦之事非空言也即使並此
不敢則又有策焉大清河之經流在山東之北運河之南
岸現開減河數處皆與大清河不遠又滄州以下之宣惠
河臣所疏濬計其下游與大清河甚近開渠通之以達漕
舟亦非難行之事也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
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
之偏災而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並解淮陽兩府
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減河開後
其至張秋不過經兩三州縣之境計其漫溢之處築土埂
以禦之一入大清河則河身深廣石岸堵築之處甚少約

計所費至多不過一二十萬而所省下游決口之工費賑濟之錢米至少不下一二百萬此其得失之多寡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則減河一開所費甚少為害甚輕而決口可塞積水可消漕舟不誤其利甚大臣熟思之計無便於此者故詳言之惟

皇上採擇焉

備陳邊防事宜疏　乾隆十八年　尹繼善

太子太保署理陝甘總督革職留任臣尹繼善謹　奏為備陳邊防事宜仰祈

聖訓事竊照準噶爾部落僻處西域習俗強悍性情狡詐與中國西北邊境均屬接壤則防邊之道甚關緊要近來新撫台吉夷情未定防範之法更宜加意謹嚴我

皇上聖謨廣運　特遣大臣於西藏北邊分路前往又因安西哈密猶懸塞外　命永常等籌計者已無微不至永常等荷蒙　聖恩簡用自必盡力邊防臣身膺重任敢不同心共商殫竭愚忱以期先事綢繆仰紓

宸慮於永常等過安西時謹就臣愚昧所知與之詳細講論意見相同所有應行備辦事宜逐條開列陳奏仰祈

睿鑒

一安西將備宜慎選得人也查安西地方猶懸塞外為甘肅之藩籬哈密之保障所設備戰兵三千一遇有警即須棗先起程前往應援則領兵將備甚為緊要必須久歷戎行才具強幹者方為緩急足恃臣留心體察現在安西將備內明幹之員頗為不多迨至有事之時將就委用倘有貽誤關係匪淺臣現咨安西提臣王進泰將安西各營將備詳加考核其實在年力強壯熟諳夷情勇往急公辦事幹練者應行留用外如有循分供職才力中平者即行咨

明臣於陝甘兩省各營內挑選能員另行奏請調補務使安西將備人人可用庶緊要邊疆可以收指臂之助矣

一備戰官兵應挑選精銳也查甘涼安肅留各標營備戰兵丁原係為防守邊城應援哈密而設必須人人精銳仗什富全有一兵方得一兵之實用從前原議凡備戰各營責成該提標鎮將應派戰兵分定額次預先派定每年點驗一次如有老弱殘疾者即行更換並將領兵將備千把俱行派定以免臨時急遽年來邊方寧靜第恐該管鎮將視為泛常臣現在咨行各提鎮將所有備戰之兵逐名點驗務期漢仗壯健技藝熟練應更換者即行更換不得以老弱之人混行充數一切軍裝器械務須收拾鋒利整理齊全凡將備千把必慎選才具強幹熟悉邊情者指名派定如有事故另行選補以上預備事宜原係常年應辦並非另事更張總在加倍留心慎熟料理不得虛應故事統限一律辦齊報明督提衙門分委大員查驗如有奉行不力急緩從事者即將該管鎮將嚴參重處

一備戰馬駝應加意喂養以歸實用也查各處戰兵應需馬駝從前議定除本營撥用外其不敷之數俱係各鎮標屬營內就近摘撥一聞口外有信刻難遲緩戰兵起程全賴壯健馬駝行走迅速必須喂養以時調習如法方得收其實用誠恐各該將備狃於宴安不能用心料理臣現在咨行各提鎮將備戰馬駝詳加查驗如有疾應更換者作速更換如有倒缺尚未買補者作速買補並令加意喂養用心調習務使一律適用倘有以口老病廢充數或缺額不即行揭報並勒限查究報明督提派委大員於閱看戰兵時一體查驗仍責令各鎮於每年巡查之時通行驗看

具報督提查核如此則馬駝咸歸實用緩急為有備矣
一路徑宜先勘明水草也查哈密如遇有警安西備戰之兵首先應綴甘涼安肅兵分定額次二次相繼出口其行走之路由肅州至哈密自橋灣抵東長流水前往共計三路又安西標協之兵前往哈密一由橋灣一由沃窩泉亦約抵東長流水會操惟沙州之兵另由可沙石一路抵哈密各路有八九站郭壁既十站郭壁不等即間或有草不敷牧放必須裹帶草束其沿途水泉甚是稀少或行數十里或行一二百里始有一處水泉亦僅足供一二百人馬及四五百人馬之用三千人之大隊必須分起行走若不將何處路徑便於行走何處水草足以供若干人馬之用於平日詳細勘明則臨時分隊之多寡行走之緩急不能料理得宜未免倉皇失措彼此擁擠萬一水草不敷必至

人馬疲困臣與　欽差永常等再三講論亦以此事為必應籌辦臣現在移咨安西提督分委委員將通哈道路詳加查勘某處之兵應由某路行走每一千兵應分為幾起如何彼此聯絡前後照應何處水草足供人馬若干春夏情形若何秋冬情形若何一一繪圖貼說咨送臣與永常等酌定行知備戰各鎮營分委明白員弁將所指路徑並有水草去處預先看明則胸有定見庶臨時不費周章而兵丁不至苦累矣
一派防哈密兵丁應酌帶鳥鎗以資禦侮也查哈密防兵二千所需鳥鎗從前善後案內照操演陣勢配用弓箭鳥鎗牌刀之數於哈密舊存軍需餘剩鎗內留給防兵鳥鎗一千八十桿又留鎗二百三十餘桿以備損壞更換此外又另給回民鳥鎗一百桿令其協同防守嗣經陛任安西

提臣永常以藤牌扎刀等項係口外無用之具奏准停止令兵丁專習弓箭鎗砲此後各標營派防之兵每百改派鎗手七十名共派鳥鎗兵一千四百名哈密留守之鎗不能敷用現經安西提臣王進泰於安西餘鎗內撥足其各標營派防之兵本營鳥鎗歷來並不攜帶第思鳥鎗一項最為利器防兵抵哈之後各該鎗手兵丁雖俱有鎗應用但自各該營以至哈密長途行走空手前往設中途遇有警報何以赴援或遇賊人邊截何以應敵皆不可不為意外之慮應請嗣後甘涼安肅四標營每處派換防守兵丁各帶鳥鎗二百桿應需鉛藥等項一并隨帶酌量添給駝載於撤防時仍將原鎗照數帶回如此則換防之兵添有器械沿途既得防禦而抵哈以後設遇緊急多有鳥鎗數百桿凡弓箭兵丁以及客民內能放鎗者均可執以防守

器械充足捍禦有資於防務更有裨益
一哈密防所鉛藥宜多為預備也查哈密防兵丁防守城堡火器關係緊要鉛藥等項必須寬餘備貯該准安西提臣王進泰轉據防鎮治大雄查報防兵需用鉛藥等項向照實在兵額估支造報若遇風雪停操等項歷年俱有節省現在共節存鉛丸二萬二千五百餘觔火藥二萬八千八百餘觔請將此內酌量備貯餘但留為操演之需肅州本年現製火藥暫停解送等因臣查哈密防兵需用鉛丸向在哈密公庫軍需餘存項內動支其所需火藥因哈密遠處塞外一切硝磺物料素非出產是以由內地州縣製造解送在平時無事之際自可陸續運供支設遇急需臨時猝辦則緩不及事今歷年用過鉛藥既有節存貯庫邊防重地多為預備實有裨益臣現又奏請添駐防兵多撥

烏鎗則將來需用之數較前益多倘遇有事援兵糧餉不
能多帶鉛藥亦須臨時接濟應將前項餘存鉛藥統作哈
密備貯另行造冊報部其肅州所製火藥仍行按年解送
以供操防嗣後如有節省鉛藥據實報出在于下年應支
數內扣除節省按數減造仍將預備火藥照依內地標營
之例按年出陳易新以昭畫一通融統計于限銷業內分
晰報部查核　奏銷如此庶備貯充裕而緩急足恃矣
一哈密兵糧宜預為籌酌也查哈密防兵口糧係計口授

萬石之數以現在防兵二千約計供支五六年如蒙
恩准加增防兵一千僅可供四五年之需若從內地撥運
程途窵遠需費浩繁自應預為籌計檢查善後案內原議
安西等處遇有收之年酌量採買以供備貯乾隆六九等
年節次議請動項採買安西沙柳等衛共買過糧十餘萬
石已有成效應請照依原議于各衛地方酌量採買餘糧
以備緩急又沙洲衛額貯小麥一萬餘石供支兵糧並戶
民借給籽種等項歲需三萬餘石但籽種以秋成後交還
每年又有額徵糧石餘糧儘多應請於每年農隙之時在
沙洲衛倉內動撥小麥數千石運往哈密所需腳價查照
成例給發如此源源接濟邊貯得以充盈不致臨時周章
矣至安西一帶或遇糧石不敷應用肅州現貯各色糧二
十餘萬石即可隨時就近撥運無虞缺乏合併陳明
一分貯銀兩宜就近酌備也查雍正年間各府州縣分貯

銀三萬兩嗣淮部咨各省直隸州之銀或貯司庫或寄貯
于附近之府庫隨將肅州收貯銀兩提至甘州府庫寄貯
但查肅州地處極邊所派備戰兵丁為首先出口應援之
師一聞哈密警信立即起程一切支應必須立時給發勢
難剋級而肅州額徵之銀本屬無幾無可墊應若赴甘州
支領往返須時未免迫不及濟且照各省直隸州有經徵
錢糧之青款項繁多加以分貯銀兩易致混淆是以從前
定議改歸府庫以杜虧挪等情奏令肅州現有道員駐劄
應請將甘州府寄貯肅州銀兩於甘肅道庫存貯以備急
需實為有益至備貯銀兩均應實貯無缺方能應急查平
涼西寧二府備貯並甘州府寄貯肅州銀內有節年借支
墊應等項較原貯之數多有不敷支應殊有未便臣現將
凡有備戰兵丁營分逐一查明如有缺少應請一併在於

司庫查欵撥足庶幾供支有備戰兵行走得以迅速矣
一哈密一帶城垣宜修理堅固也查防邊之道重在堅壁
固守而固守之道要在城堡堅完哈密有新舊二城回民
又有分駐五堡一遇有警即須將回民牲畜收入城堡協
力守護使賊人進不能攻退無所掠以待援師即為制勝
之法是城堡所關實為緊要哈密新城以雍正五年動項
興修其回民各城堡前于善後案內已令回民逐一修理
但為日已久恐有風雨剝削踐踏損傷之處不可不未雨
綢繆臣咨行安西提鎮並安西道委員查勘如有損壞之
處應動項者即酌請動項修補如應回民修理者即督令
回民自修其一切砲臺牒樓俱令逐一查驗收拾完整安
西沙洲靖逆橫邊一帶城堤如有殘缺亦查明一律貼補
並須安靜辦理不必過於張皇以駭聽聞庶塞外城垣俱

有金湯之固可以有備無患再哈密火藥已于城外另築圍墻收貯雖係通連大城周圍墻垣甚屬單薄難免疎霑自應加高培厚與大城相等方為妥協臣現在咨行提鎮詳細確查統俟查明分別咨題一面即行辦理

一哈密牧畜種地宜在附近處所也查哈密達虔塞外切近準夷如卜倫報警凡散處回民及一切牲畜均須收入城堡堅壁拒守是以從前奏定每年九月初一日以後防冬之際官兵馬匹即上槽喂養回民牲畜俱令於城堡附近厰內牧放如相近塔爾納沁之巴達山暨大小天生圍東榆樹溝滄學溝等處相距哈城遥達向來不許回民前往耕牧近因宻邇日久哈密回民不能思惠預防因有前往各該處耕種牧畜者萬一準夷侵犯邊界急切不能收回殊有關係應責駐哈總兵詳細確查並令哈密員子玉

素富曉諭回民務在近處屯種不得遠赴沁城一帶如有已經耕種者於秋穫之後速行收回回民牲畜甚屬有限無論冬夏俱令在近處牧放並不時稽查勿令任意遠去庶一聞警信均得隨時奔入城堡堅壁清野不致有意外之虞矣

請嚴口外各廳巡查疏乾隆十八年　方觀承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　奏為請嚴口外各廳之巡查以重地方事竊照熱河屬五廳十巡檢司武職分隸一協四營之十二汛地方遼濶不下數千里在在崇山峻嶺僻峴深溝一切逵來望荒就食之民皆散處其間復遠遁邊境與蒙古錯處其中安分者固多而匪類亦復不少向來各廳屬就民人居址流寓之所每處設牌頭一名合數牌頭設鄉長一名合數鄉長設鄉約一名其蒙古地方教漢人

副將都守千把外委等員其專防一汛之千總外委地界不遠原應梭織巡防不許在汛偷安應令於交界處按半月彼此會哨一次四營都司守備每季各於所轄汛內巡查一周河屯協副將每年兩次查閱營伍即令遍為巡歷其汛地僻遠者更須親到以資彈壓至教漢索曼翁牛特土默特等處向無營汛除今附近管轄之廳員巡檢隨時稽查並熱河道與各旗及各部員等令辦公務之便親歷巡查外臣復查土默特東南鐵溝地方向年因有匪繁集滋事議令熱河總管按每年前往巡查一次自改設熱河副都統以來至今仍循舊例臣查鐵溝東距熱河約七百餘里鐵溝西北即係敖漢索曼翁牛特土默特等處邊界民人流寓之所鐵溝西至熱河稍紆其路即可抄查一周以補營汛之所不及如此則處處皆有所稽查復時

時警動其耳目庶良民益知畏法而奸匪無所容身所有
巡查會哨各地界期限章程容臣移行該副都統並該道
協等各按地方切實情形另行籌酌咨部備案至於保甲
最為稽匪良法口外各廳雖不能悉照內地然亦可倣照
行之應令稍為變通不必限以每甲十家之數祇就一村
烟户之多寡酌量編立其零星散户不成村落者即三四
家亦可自為一甲先令該管巡檢按户編查每户給一門
牌懸掛開明籍貫姓名口數年貌生業仍以原設牌頭領
之凡有新來形跡可疑之人一概不許容留違者治以連
坐之罪其有依親靠友貿易傭趁實有歸著者令其報明
廳巡添入門牌許其居住其蒙古界內種地民人亦令一
例編次給與門牌按現在各户務使歲有減汰不許增添
凡新來民人即係依親靠友亦不准其容留如有吃酒行

先偷盜生事不法之徒即稟明各該廳查究驅逐其門牌
所需紙張筆墨之費即令該廳於公費內動用嚴禁藉端
科派仍令熱河道於出巡之次逐村抽查如有查辦不實
及容留無籍之人將該管廳官分別記過參處其鄉牌人
等即行責治答換如此則匪竊既難託足而散處之流寓
民人皆有數可稽於以戢奸兼而安善良較之祇設鄉牌
又為周密矣臣因口外山境僻遠奸良叢雜務在稽察嚴
密謹打愚昧之見恭摺陳　奏

陳賑務及隄工疏　乾隆十八年　鄂容安

兩江總督臣鄂容安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於本月初十
日銅山工次起程取道睢寧邳州宿遷桃源清河一路赴
淮由清口高堰山盱順隄查勘十七日抵蔣京壩所有勘
明水勢隄工情形與臣楹璜等恭摺會奏臣沿途留心體

察賑務復面與按察使許松佶等詳加講論隨時催督妥
辦並籌災重各邑明春接濟其續困成災分數加重之處
亦已查明核實補給民情均屬安貼冬月以來天氣雖尚
暖和而嚴冬在即煮粥一事應在十一月內舉行今經撥
米設廠預為料理其勸諭典商人等捐備棉襖陸續據報
已收有成數各州縣多在一千件上下亦即行令速解以
備發給高堰隄工所需石料向來所辦不足丈尺以致工
程不能堅固若令次仿復碎小雖必臚四重辦然曠日廢
時猶恐遲誤是以先行馳札飭知令其寬大毋小並催速
辦臣又查山東分辦一半路途稍遠或不能如期速到因
查得江寧蘇州常州三府已共有六處可採俱發銀委員
分督採辦並據報已開工趲辦務令隨得隨運源源到工
以期早為竣事臣一俟勘辦下河疏鑿事宜定局後即往

山東催督斷不使之遲誤致厪　聖慮十六日在高堰
接奉　硃批臣前摺荷蒙　訓示周詳臣當悉心體
認期於行之得宜至撫臣衛哲治莊有恭性情質地誠如
　聖明洞鑒即如辦災一事衛哲治所見在於寬濫毋
遺臣思卹災極意　皇上固不恤千百萬帑金使無一
夫不得其所然愚民之奢望無窮　國家之經制有定使
明知其不應得而與之則必有應得而反不與者矣外省
習氣專事揣摩意指若屬勇知上司意在於寬則沽名釣
譽假公濟私何所不至且冒濫之端一開不特虛糜帑項
更恐實在災民反致遺漏水旱事所常有今不深思後計
難繼是以就臣所見已向衛哲治惟切言之江蘇吏習向
來疲玩固備撫臣莊有恭意在整飭或有不及詳查之處
然論其本心尚非刻薄臣每與言論竊謂根柢作不在於立

成而姑息非所以為愛養平時與屬吏教誡不先迨至有事徒繩以法使屬吏獲罪上司實有以成之惟嚴悍於外不取浮名體恤於中得使展布庶地方期有裨益目下辦理災務之各州縣或有心苛刻罔恤災黎或故意市恩虛糜帑項以及濫容胥役地保冒濫侵漁皆在所當斥若出於倘爾疎忽或限於尚未諳練以致稍有不妥則過屬無心止應隨時改正分別記過申飭以觀後效倘遽行參斥另易生手所易之員未必即勝前人於賑務徒見紛更轉有延誤臣以此詳諭莊有恭伊亦以臣前言為然至臣等身受封疆之寄責任重大若扶同遷就止博和衷之名不顧公事之實識為上負　主知若急自炫所長矯情立異必致意見參商有乖政體非協恭共濟之義屬員無所適從其中不肖者乘機離間暗中播弄非端甚微為害甚大臣與衛哲治莊有恭前日面商論及於斯期共相撿點有事則共相妥計不存成見勿聽浮言惟求一是以仰副　皇上教誨成全之至意緣蒙　恩諭故敢縷陳伏祈　訓示

請舉秋報大禮疏　乾隆十八年　龔學海

光祿寺少卿加一級臣龔學海謹　奏為請舉秋報大禮以備祀典以崇　聖治事臣竊惟王者父天母地事天一如事親宗廟之禮禘祫而外四時備享其祀天也冬圜丘舂祈穀夏大雩至享帝則秋祭也唐虞三代以來典制雖異而祀義則同簡冊具存班班可考我　皇上乘乾御宇敬　天勤民祈穀冬祀諸大禮每歲　躬親復　特舉常雩示為民祈禱至意古制備祀事明千載一時也所猶未舉行者季秋享　帝大祀耳臣聞雩祈也祈百穀之雨也享報也報百穀之成也有祈必有報祭之禮也且夫祭天所以法天四德備而為乾四時具而成歲秋享之祭協春祈以仲崇報歲祀全而天人合　聖天子隆舉斯禮端在今日臣謹接季秋享帝之文載在月令而秋祀昊天上帝關元禮亦復可稽程子云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欽惟我　皇上愛養黎元有加無已當夫萬寶告成普天豐樂皆　上天錫佑之恩仰祈　皇上舉行季秋享　帝大祀以答　天麻以合於四時備祭之義洽四海之歡心益展　聖主敬　天勤民至意百司羣僚罔勝忭舞至其規制儀文之詳仰祈　勅下禮臣敬謹集議恭呈　睿鑒要於酌古宜今斯所為式來茲而光前牒者也微臣學識謭陋典禮未諳何敢冒昧陳奏仰瀆　天聽但幸際禮樂明備之時承乏執事奔走之末敬獻芻蕘用抒忱悃無任悚惕屏營之至

請舉行蜡祭疏　乾隆十八年　曹秀先

浙江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曹秀先謹　奏為誠能動物德廣好生敬抒鄙見恭祈　聖鑒事臣竊觀邇來近畿郡縣蝗災間發仰蒙我　皇上特遣大臣侍衛勤督地方有司實力撲捕　天語悚切懇嘗攸昭毋令滋生貽害田稼似此視民如傷誠求保赤之心固　上天所垂鑒下民所共感者臣嘗讀小雅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蓋言致禱於神黜除害也唐臣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宋臣朱熹亦以為古之遺法如此他

若史書所云蝗不入境又或一夕飛沉東海未必概屬附會而禮言蜡祭七日昆蟲宋儒陳澔注為螟蝗之屬又知蜈蝗有靈亦得與於祭也蓋從來物類雖微各受一命物性雖蠢咸格於誠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前聖所言幽明合契是以驅虎祭鱷摘文禱祀著有明徵今蝗蛹蝎蚱雖然並生蜎蜎蠕蠕不可勝計要亦各分造物之微命憲其害我田稼苦我百姓勢不得不遵古法竭力撲捕然食苗亦死不食苗亦死此則情法俱窮之時也臣諦思螟蝗得與於祭之義雖當蜡索曷若及時前者夏間少雨官司禱求不聞徵應迨我

皇上度祈甘霖立沛德且足以格　天誠自可以動物敢懇

皇上俯察御製祭文一道頒發即縣遇有蝗蛹之地即行敬謹謄黃虔具酒脯張幕焚香告祭於神俾蠢茲蝗蛹限以一日二日遁跡於荒曠之野宿莽之墟各逃生命逾期不用命官吏鄉保多倍人數竭力撲滅既以廣

聖人好生之德自當切為民請命之誠臣料田祖有神陰相除殄必不復留遺育以滋撥於青畴綠野中也可否仍於冬令考稽故典舉行蜡祭以合禮經之義恭候

皇上欽定抑臣更有請者舊時州縣捕蝗多係捐辦今奉

恩旨許令動公該州縣吏不得藉口無力但一法立即一弊生州縣意必報多上司以其報多駁詰往返愈繁業膽請嗣後捕蝗時雇募夫役用支錢糧須令同城教職佐雜一面會同給發一面即簽書名押閒報該管上司查核至奏銷時准為定據並嚴飭不得假手家人書吏致滋混冒以往年恩賜絹米煮賑等件尚有冒銷其弊不可不預防也臣言是否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

請嚴鄉飲報部之例疏　乾隆十八年　張若震

西安布政使臣張若震謹　奏為請嚴鄉飲報部之例以杜冒濫以重

大典事竊查鄉飲一事禮載聖人制之以道鄉人是以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所以明尊長所以明養老俾民知尊長養老之義而孝弟之行立興慕重也

聖朝飭令直省舉行務擇盛德兼優者當之載在令甲而各省奉行不一有一歲正月十月舉行二次者有祇於十月中舉行一次者有舉大賓介賓耆賓各一人者有舉大賓一人僎賓二三人者相沿日久或亦慎重將事或且視為具文或以無人堪舉頻年闕略或由州縣官舉報督撫批示奉行或止報藩司而不及督撫章程既有參差典禮亦未盡一行之未能慎重所舉難期悉當甚至既與鄉飲之後間有過犯漫無稽核似於

大典未協臣愚以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一州一縣之中竟無年高德劭之士堪示儀型是閥閱固所不可而冒濫尤所當嚴應請

勅下部議嗣後鄉飲酒禮各省晝一每歲十月中舉行一次務令州縣官確加遠訪於紳士中舉一人為大賓耆庶中舉一人為介賓一人為耆賓均擇齒德兼優鄉黨推重之人詳報府司督撫核實推准通照禮文所載鄭重舉行一面將姓名籍貫報部存案既與鄉飲之後倘有行止不堪犯案到官詳報咨部斥革仍將原舉州縣議處如此則不致所舉非人而克副

大典者自必共以為榮即身膺舉報之責者亦不敢漫寧從事庶閭閻咸知觀感似于人心風俗不無裨益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訓示

請籌辦子牙河壩事宜疏乾隆十八年方觀承

奏為籌辦子牙河壩事宜恭請

聖訓事竊照子牙河為滹滏會流之下游由獻滕河

閻仝大城縣境經楊家莊王家口莊兄頭等處循隔淀隄

滙入天津之三岔河向來舟楫通行長蘆引鹽赴畿南各

屬行銷並皆由此通運緣大城境內河身窄狹西隄偪臨

河岸每當夏月漲發堪虞乾隆五年議于楊家口開挑支

河分減漲勢下穿閻兄莊東隄導由陳家泊仍歸正河嗣

因楊家口汕刷日益寬深支河分十之七八正河水止二

三分溜緩沙停漸致淤墊商船阻滯鹽觔起剥歲多勞費

而支河下窄閻兄莊東隄之水過多青靜境內數十村莊

並實海浸行據天津道議將楊家口至王家口正河五十

餘里挑挖深通俾楊家口以下全河俱于子牙橋北歸入正河通計應挑深一尺至三尺五

九里有餘且蔡家窪近堤處所現在水一二尺不等祇須就其高下加挑較之疏浚正河

六寸不等之長實為事半功倍而形勢徑直計其程途比正河尚為

稍近即將挑河所起之土就近培築東堤舟楫緣堤往來

不惟風浪無虞兼有縴路可備其自楊家口至子牙橋北

淤淺之正河毋庸挑挖亦不必攔截應即留作越河以分

殺水勢惟將子牙橋北至莊兄頭之正河三十里隨其河

底高下一律挑深七尺則商船民載均無阻滯每年運赴

順廣大各府屬並據沿行銷之二十萬引鹽無須起剥尤

資利益至閻兄莊現在河流穿越東堤三處應建築攔河

草壩堵塞堅固使循軌之水悉歸正河另于壩北東堤之

上修建滾水石壩一座俾夏月盛漲正河不能容納之水

由此分減即以堤外舊河作為引河如此則舊洩均屬有

裨正河不至停淤堤工得以鞏固而青靜境內數十村莊

永免淹浸之患實于河道商民大有裨益茲據委員按照

河工則例逐一確加估計蔡家窪應挑河槽一千一百八

十丈面寬五丈底寬三丈均深七尺仍按現水深淺除算

黑龍港五百八十丈應開段展挖面寬六丈至八丈底寬

三丈深七尺至九尺不等子牙橋北至莊兄頭五千三百

六十丈應于河底抽挑子河面寬五丈底寬三丈均深七

尺仍按河底高下除算並閻兄莊築攔河草壩一座共約

估需工料銀一萬八百七十兩零又滾水石壩一座金門

寬十二丈壩高四尺所需石料除滄州文安河間查舊存

石塊湊用祇須運腳不敷買價外約估需工料銀四千八

十五兩零通共約估需銀一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兩再挑河利運于上年冬間即據盧商懇請籌辦臣商之鹽臣吉慶以每年行銷二十萬引鹽所省起剥之費每引多即可集事商人俱情願輸公辦理應請將挑河築壩二項應需銀一萬八百餘兩先于藩庫查欵借撥充用令盧商按其引鹽起剥之歲需分作五年扣還歸欵其東堤應建滾水石壩約需銀四千餘兩應請于司庫節年歸公平餘項內動撥興修臣謹將覆加籌辦情形繪圖貼說恭請

聖主訓示欽遵即分項遴派妥員上緊如式挑築務于汛前完竣仍令天津道就近督率稽查赴扣冒銷等弊事後核實分別報銷為此謹

奏

陳義倉告成繪刻全圖疏乾隆十八年方觀承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

奏為經理義倉告成繪刻全圖

恭呈

聖鑒事竊照積貯為本計所關而推行惟義倉尤便蓋鄉村分貯則欵散可以隨時興守在民則吏胥無由滋弊歷稽前代良法具存自周禮遺人之掌門閭鄉閭各有委積以待艱阨隋臣長孫平因之為義倉之制令諸州百姓當社立倉隨所收穫勸課出輸領之社司以時賑發唐宋遵相遵仿至朱子而規畫備詳倉雖以社為名事實與義同例一切輸受之法條目燕該而其要尤在地近其人人習其事良以官之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所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其輸之也不勞其散之也易偏其操之也不迫其察之也易周是以積久而盡不生旋悖而澤可繼雖有水旱不齊之歲而無倉皇四出之民制莫有善於此者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

各出其有餘而不限以數衆參惡從其便務在樂輸無稍勉強如一州邑中豐歉不齊歉處即停其報捐選擇倉正專司簿鑰不許吏胥干預現據報捐新舊義穀共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而圖與倉先後告成州縣衛各具一圖大小村莊並各村到倉里數悉載統計為圖一百四十有四合一千有五百四十四州縣衛共村莊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為倉一千有五百四十四州縣衛共打鑿板刷印一貯布政司庫一貯本州縣衛按圖以稽倉而知各村之孰遠就近按倉以稽穀而知四境之或絀或盈由是儲蓄遍年有增規畫因時漸擴而有司凡於境內賑糶惠民之舉辦方隅計道里披圖瞭然亦足以資措理臣謹參合新舊事宜酌籌規條另摺

奏請

聖訓久遠遵循以仰副我

皇上惠保無疆之至意茲將義倉全圖按府州所屬繕寫十四冊敬

列凡例恭陳　御覽又所刻各州縣衙倉圖謹彙次裝
成六軸一併恭　進
請裁撥官兵疏乾隆十九年　　容爾吉善
　　雅爾哈善
閩浙總督臣喀爾吉善浙江巡撫臣雅爾哈善謹　奏為
請裁可省之官兵酌增衙要之營伍俾官無冗設兵歸實
用事竊照　國家設立官兵必官有難以旁貸之職守兵
有汛防趲守之專責斯官無冗設餉不虛糜若職任儘可
兼辦兵力並無專司亟當裁省無益之官兵以歸有益之
用臣等伏查浙省海塘從前並未專設官兵遇有應修應
築工程向由地方官辦理南岸塘工則歸杭嘉湖道管轄迨康熙年間海潮直趨北大壩
杭郡仁和海寧二縣濱海地方日受衝嚙勢甚危險我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屢遣重臣揀授方署不
欽差大臣等奏准增設海防兵
備道員增設同知通判並設道標左右二營守備各一員
千把外委及兵八百名連原設兵二百名共一千名皆於
塘工人夫內挑選壯健諳練之人補額蓋因石塘並添築
柴土各塘之際工鉅事繁不得不特設官兵以專責成亦
因時制宜之道也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潮勢日漸南
趨大工以次告竣乾隆十二年十月內海潮衝刷中小壩
故道尤是江流海潮盡歸中壩北岸仁海二縣塘工相去
水道十餘里至數十里向之險工盡成平坦矣彼時撫臣
方觀承因海潮漸趨南岸紹郡塘工受險會同臣

愷百萬帑金興築鉅工俾鑿洪流保全郡邑數十年間成
亘古未有之大工然此時並未設官兵防護海塘也雍正
八年始行題准專設海塘同知並設海塘千把總暨兵二
百名專司經管夫役
欽差大臣等奏准增設海防兵
備道員增設同知通判並設道標左右二營守備各一員
千把外委及兵八百名連原設兵二百名共一千名皆於
塘工人夫內挑選壯健諳練之人補額蓋因石塘並添築
柴土各塘之際工鉅事繁不得不特設官兵以專責成亦
因時制宜之道也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潮勢日漸南
趨大工以次告竣乾隆十二年十月內海潮衝刷中小壩
故道尤是江流海潮盡歸中壩北岸仁海二縣塘工相去
水道十餘里至數十里向之險工盡成平坦矣彼時撫臣
方觀承因海潮漸趨南岸紹郡塘工受險會同臣

喀爾吉善具摺奏將防營官兵酌調一半歸南岸防護汛
守並將紹郡海塘工程責成紹興府水利通判經管在案
緣海潮初走中小壩勢尚未盡將來汛守修防或南或北
或繁或簡未可懸定故也茲臣喀爾吉善自乾隆十二年
莅閩浙之任臣雅爾哈善自乾隆十六年莅浙撫之任稔
經熟歷者已數年於茲凡南北兩岸土石柴工與修防汛
坐守機宜並江流潮汐往來衝刷情形隨時留心隨處體
察備悉端委竊見先後添設之海防文武官兵實有宜於
裁減更改者臣等查浙省海塘道廳官兵原係仿照河工
廳汛文武之例設立防汛但河工官兵一年挑伏秋凌四
汛時時必須防險修守若海塘則當潮溜通塘之時每日
兩潮皆有衝擊汕刷之患如康熙雍正年間海寧一帶塘
工受險非人力所能捍衛迨至潮勢南趨而後塘外漲沙
無幾其餘則塘外沙坦皆成膏腴桑麻廬舍相望從無潮
溜抵塘之事是現在兩岸所設官兵防無可防守不必守
實與河工汛汛須防時時宜修者迥不相同以臣等詳察
情形博採輿論海塘官兵非特現在溜歸中小壩南北兩
岸毋庸汛守修防官兵實可裁減即遇潮溜逼塘之時需
官兵汛守亦止應如康熙雍正年間暫時調集督辦鉅工
毋庸經制額設虛糜帑項若以南北兩塘綿亘遼濶土石
各工攸關蓁重就其形勢止須專設廳員照河工按里設
立堡夫修守隄防之例依康熙年間舊制統以就近道員
督率調度已為周詳慎重所有續設之道標官兵並應請

裁者也至杭州為省會重地杭協城守水師兩營官兵為汛守之師有地方官之責兩營額設兵丁一千五百餘名其數不為不多無如分防水陸八縣地方實屬汛廣兵單駐劄省城內者僅副將一員城守都司一員把總外委各一員馬步守兵四百十餘名省城內各衙門防守倉庫監獄以及護解餉犯防守水陸城門皆城守專責僅藉此四百餘名官兵搭應差使奔走不遑何能按期操演且省會五方雜處奸匪盜賊全藉城守員弁遊巡緝捕省城周遭三十餘里僅一副將一都司一把總顧此失彼實有地重員少之患又乍浦水師營駐劄乍浦原設水師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三員水戰守兵四百八十餘名該處通近黃盤大洋乃江浙外洋扼要之衝遊巡防汛已屬責任慕重自乍浦設立滿營水師一切修造戰艦配製軍火器械皆專責該營將備經管差務倍加繁重僅一守備例應帶領兵船扼守洋面跟隨守鎮舟師操演與參將輪流出洋一將一備實覺任重責大竭蹶不遑且等酌量於輕重緩急之間誠宜裁撤可省之海防道標官兵即以之酌撥抗乍二營汛廣兵單差繁員少之地化無用為有用以裨省會重地海口要區所有應行酌量裁改分撥事宜臣等謹條分縷晰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道員請裁南北兩岸海塘應就近歸併經理也查海塘南北兩岸塘工近者相隔海面二三十里遠者相隔海面百里兩岸工程各不相顧非若河工南北兩堤呼吸相通應顧彼顧此者也海防道既請裁汰北岸仁和海寧海鹽平湖四縣境內塘工悉屬杭嘉湖道管轄地方巡道事務尚簡且四縣塘工皆在駐劄地方百里內外應照康熙年間之例歸併專管其南岸紹興府屬蕭山山陰會稽三縣土石塘工所更較北岸減少窒紹台道駐劄寧波巡查來往海塘皆必經之路南岸工程應請照康熙年間之例歸併窒紹台道專管兩巡道皆應兼海防字樣所有海塘廳汛等官均歸兩巡道分管以專責成其杭嘉湖窒紹台兩道歸併海塘事務往來巡閱工程塘務費用不無加增每員應於裁汰海防道養廉內各加增養廉銀五百兩以資辦公

一海塘同知通判宜更定分管疆界也查北岸塘工自八仙石起至戴家石橋止計八十五里零向歸海防通判經管自戴家石橋起至九里橋止三十八里向歸西防同知經管自九里橋起至淡仙巔止四十九里向歸東防同知經管其南岸塘工於乾隆十二年奏准歸併紹興府水利同知經管統歸杭嘉湖道管轄至南岸紹郡塘工今該府水利通判兼管終非專員應將北岸海防通判改為南塘通判移駐紹郡三江城即將乾隆十二年改設之石營守備衙署酌加增修改為通判衙門歸窒紹台道管轄調度至凡有塘工各縣所設之巡檢典史各接所管地面分所管理塘工查點堡夫照河工文職汛官之例聽同知通判查核差遣俾佐理有員無廢此失彼之慮

一南北兩岸塘工請酌改兵丁為堡夫專司看守也查兩營原設馬步守兵一千名內有僅詳修防不習弓馬技藝

者應請於守兵內挑出四百名改為堡夫照南河堡夫之例在堡看守凡土石柴工一有塌陷坍缺該堡夫即刻稟報所管捕巡捕巡轉報廳員查明如止些小坍損廳員立即調集附近堡夫修砌完固如必須動帑修築即通報勘估查北岸工長二百八十九里零工程較重應請設堡夫三百名一里一夫並酌立夫頭分司管束南岸工長二百餘里平穩者居多應請改設堡夫一百名於塘工給與堡房一間除原建有堡房外其應添建之堡房即將裁撤兵房變價改建至堡夫月給錢糧查南河定例每夫月給工食銀五錢又於隄內撥給淤地十五畝以資耕食今浙省海塘內外派沙均經民竈承墾並無隙地可撥應將海塘堡夫照守糧月給銀一兩不給月米所需錢糧即於裁撤兵餉內撥給

一海防兩營裁撤官兵應分別撥歸杭乍兩營以裨要地營伍也查海防營額一千名除於守兵內改為堡夫四百名外尚餘馬戰守兵六百名應請撥歸杭協城守營二百名內馬兵二十名步戰兵六十名守兵一百二十名撥歸乍浦水師營一百名內步戰兵三十名守兵七十名尚餘馬兵四十名步戰兵七十名守兵一百九十名共兵三百名均行裁汰其撥歸杭乍兩營兵額所有海防營原存一切軍裝器械以及口糧生息俱按額兵數目各歸改撥營分入額造報其兵營房亦將原有各處兵房變價令各營酌量添撥購造給兵接住改撥裁汰兵丁六百名內有年力已衰不能學習弓馬水務情願告退歸農者聽其歸農其年力精壯者逐一挑驗諳曉水務者撥歸乍浦水師營其諳練弓馬鎗砲等技者撥歸杭協城守營入伍差操至

出洋面稽查勤惰緻靖海洋其海防兩營原設千總四員應以一員撥歸杭協城守營以一員撥歸乍浦水師營原設外委千把總十六員以四員撥歸杭協城守營以四員撥歸乍浦水師營亦驗其人材技藝宜於水師者改入水師宜於陸營者改入陸營俾不致用違其才其餘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八員均行裁汰內有年老不能學習弓馬水師者聽其告退其年力壯健弓馬可觀者留於本省各營內遇有千把總缺出即行拔補

一海防官兵裁剩經費歸併塘工經費以資撥用也查海塘經費每年雖有題定撥用費一萬餘兩為歲修之用但遇有修築工程經費不敷仍需題動正項令海防道員既請裁撤每年裁省養廉俸工役食與兵四百名改為堡夫節省月費並裁汰馬戰守兵三百名餉本約計每年裁省

銀一萬兩請將支剩裁省各項銀兩歸入海塘經費案內
以資歲修則經理裕如即有修築工程亦無庸更動正項
以上各條臣等於海防添設官兵與省作要地營制熟察
情形再四籌酌實有宜於因時損益者不揣冒昧斟酌變
通俾官兵無虛糜之患要地受巡防之益即海塘經費從
此充裕亦有備無患矣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聖鑒訓
示施行

請清查訟棄以省冤累疏　乾隆十九年　陳宏謀

陝西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清查不結之訟棄以省冤
累事竊惟民間戶婚田土不得其平咸欲赴官控告此州
縣衙門日日必有之事即地方官逐日應辦之事也無如
地方各官於　欽部案件有關參處尚知上緊趕辦遲
誤者上司亦必行催惟於民間告詞則以為自理之事可

以推延上司無案可查常至經年累月延擱不結則兩造
多人之守候拖累胥吏衙役之差提需索地方訟棍之恐
嚇唆騙百弊叢生有告案未結而兩造已至破家其負屈
不甘者則事外尋釁藉端報復每每一案化成數案小案
釀成大案凡謀故命案匿名揭帖聚衆械鬬毆差拒捕行
賄營求一切不法之重案由小事不結而起者居多久經
定例州縣自理詞訟限二十日完結每於月底將一月內
事件填註循環簿並已未完結緣由送該管知府及直隸
知州查核註冊其遲延不結朦混遺漏者詳報督撫咨參
因此等告案情節繁冗各省多難遵行即有造報者不過
將已完數件送入搪塞仍于稽查無益也近經臺臣條奏
部議再申前例恐亦查送不全仍蹈故習即以閙者而論

欽部事件臣與督臣清理開單督率兩司逐月稽查

數月之間已經十之七八向後不致壅滯惟自理詞訟未
完者衙繁州縣不下數百件此中胥役舞弊小民受累不
少臣巡歷所至查知情形正思責成清理欽奉　恩命
馳驛赴陝中心耿耿臣思生齒日繁人情巧偽訟端日漸
繁多官司勤情不一各省大概相同臣之愚見惟有責成
大員就近稽察專司督率於事庶克有濟巡道職任監司
刑名錢穀皆有經管所轄州縣無多相去不遠原有分巡
之例臣請通行各省道員分巡每到一縣即遴將該縣訟
案號簿提到查核除不准及已完結外未完者逐一查核
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衙蠹者亦即提到親審胥役舞
弊者當下提究巡道查畢一縣即將某縣未完幾件一面
開單移司報院一面行縣定限完結地方官結一件即將
某件已完具報巡道逐一註銷單內止開某事某人告某

人於某日審結不必詳載審斷情由又致繁瑣難行下次
分巡亦復如此稽核知府直隸州有未結詞訟難於掩飾
不得不上緊趕辦院司於通省某縣詞訟未完多寡及各
官辦事勤情才情敏鈍均可得其實在而道員分巡每到
一處有此切實應辦之事為民間伸理冤累以助兩司所
不及以收政平訟理之效分巡不為虛行督撫即以覘道
員之公私能否是亦備名核實察吏安民之一端也

陳粵西事宜疏　乾隆十九年

大理寺卿臣羅源漢謹　奏為敬陳粵西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　恩命提學廣西凡屬考試所經無
不留心體察竊見地方事務尚有應行籌畫辦理者敬為
我　皇上陳之

一荒土之宜勸墾也粵西地廣人稀臣嘗經過柳州之馬

平來資以至思恩之遷江一望數百里盡係荒蕪並無人煙問之途人皆云其地多石且少水源難於開墾日詳視土面芳草俱極豐茸不盡磽确而山泉所滙可相勢利導水源者亦復不少細查荒蕪之故有二一則習為閒惰土人僻處鄉村歲種熟田餉口已足不為隔歲之謀又俗好趁虛手藝營生利倍力田甘心拋棄一則各惜工本將欲開墾必先疏鑿渠堘以資灌溉水源之蓋已費數十金愚民見狃目前遂多畏於從事而臣亦嘗於該地方籌及每以工本浩繁貧民難強為感藉思　聖世生蓋日繁苟可謀食幾無棄壤而獨此廣袤數百里置於無用殊為可惜仰請　勅下督撫諭令州縣多方設法富者勸其自墾貧者或招募人墾其或有不宜水田之處亦諭令種植雜糧俾盡地利庶野無曠土民有餘食矣

一驛馬之宜改設也查桂林向無驛馬北至湖南之永州各縣設有站夫數十名東至廣東之肇慶各縣設有站船數隻日當就所經過處按其形勢東由平樂梧州至肇慶俱係崇山峻嶺難於設馬若北自靈川興安全州至永州路可方軌遇警急公文站夫遞送自不及馹馬為速況柳慶素屬產馬之地取辦甚易似不若改站夫設馬之為便也再由柳至南太雖非他省通衢亦係邊疆要路現除鋪司遞送公文外各處設有快足以備緊要名曰千里馬其實日行七八十里每致誤事並請　勅下督撫查酌各該縣情形設馬數匹遇緊急公文以馬遞送迅速十倍於人力矣

一教職之宜酌定邊缺也廣西近邊一帶地方煙瘴官其地者三年五年以邊俸陞轉向來教職事同一例雍正二年部議教官係本省人裁去邊缺原為煙瘴漸祛地方起見若太平府之寧明州慶遠府之東蘭州以及泗城府等學俱在雍正七八年以後新設現今水土極惡耕煙瘴最甚之地而日考試所歷若桂平梧鬱潯各府州水土本佳與內地無異以桂平數郡之人選泗城寧明東蘭等地水土實不相宜臣於考試時接見該處教官受瘴多病實有苦情合無仰懇　聖恩　勅部令議將泗城寧明東蘭三學俱作調缺酌限年分任滿即撤回內地另選新員或亦愛惜人材之一端也以上三條臣愚見所及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籌塞外倉儲疏乾隆十九年

陝甘總督臣永常謹　奏為敬籌塞外倉儲以期有備無患事竊照安西等五衛地方孤懸天末界接準夷實為西塞藩籬極邊重鎮其於一切邊防武備善後機宜屢經　聖主睿思裁定實已周密無遺惟倉糧一項雖於善後案內亦經議定安西等處遇有收之年酌量採買以資備貯但五衛地皆砂磧田多鹹鹵產糧有限即遠有收之年採買亦難充足故自乾隆六年議准採買以來現在五衛倉貯僅積存京石糧二十萬石有零合之倉石則實止一十四萬七千餘石從前戶民尚不甚多兵丁亦鮮有家室仰賴　皇仁煦育生聚日滋現今五衛民人較前倍衆加以貿易商賈由內地而來者所在雲集合鎮兵丁將及萬名搬娶家室者復已十有八九生蕃既繁則需食益廣況哈密駐防官兵口糧咸賴五衛撥運際此昇平之世原可無庸過計第接歲採買不能一時充裕逐年動撥更屬有減無增萬一荒歉不齊緩急需用仰給於五衛之糧僅

有十餘萬石斷然不敷若撥運於內地不特脚價浩繁抑且達不濟急此旧永常向任安提恒所深悉而旧鄂樂舜亦謂旧今所當急籌者也旧等在蘭密諭該司道等妥協密籌去後茲據布政使吳士瑞安西道文綬等議稱邊地倉貯洵應充裕今統計五衛現存京斗糧雖有廿一萬石零合計倉斗僅十四萬七千餘石為數無多而哈密兵糈又仰藉五衛之撥運年復一年有減無增本地採買既因豐歉不齊未能充裕口內撥運又因戈壁遠遥轀輸費重伏查甘省捐監一條原為常平積貯而設當日未及五衛者蓋由乾隆三年初定捐例之時口外人戶尚屬寒窶是以未曾議及迨至乾隆十五年復議收捐遂亦踵循前例畧而不議近來戶口殷繁商賈雲集一應貨物皆從內地運至如准入籍本地俊秀及外來商賈寸弟於出口貨車帶運糧石即在各衛報捐監生則急公愿捐者定不乏人既無妨於口外之民食且與倉儲可期日裕查高台肅州捐監之例每俊秀一名捐京斗粟穀一百石折米五十石准作監生但口外戈壁載運維艱按照現定官價自高肅運糧至五衛地方每石脚費遠近不等以適中最近者而言亦合計應需銀一兩五錢零至一兩零不等是運口外之脚價倍於內地之糧價若不量為酌減難期踴躍再三籌畫五衛收捐監糧應請照高肅之例減二收捐每俊秀一名捐米四十石准作監生其公費倉費俱仍照高肅之例換數交納至於廩增附生及武生青衣生有欲捐監者即照高肅成例減二報捐又甘省之人多喜麵食而哈密供支兵糧亦需搭給麥麵且甘涼肅一帶產麥甚廣其報捐監生有愿以小麥自內地運交者亦照米數一體交收

照高肅減二收捐合計俊秀捐監一名納京斗糧四十石或米或麥聽其自便是較高肅止減米十石在俊秀商賈以出口貨車陸續帶運所捐米麥得以內地稍減自可閒風踴躍愿捐者衆而以收納在倉之數計之則較之內地官為輓運之費節省不啻倍蓰矣況捐監米麥俱令內地運至並無妨於民食而五衛遇豐收之年仍可照善後原議隨時採買庶幾蓄外倉儲計日可期豐裕邊防重地得以有備無虞洵為因地因時之急務旧等詳加商榷意見相同謹合詞繕摺陳　奏是否可採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

請擡容閩省莠民疏　乾隆二十年　德舒

福建布政使旧德舒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事竊照閩省昔號南蠻遐溯前明淪為盜藪我　朝定鼎

以來漸仁摩義縉紳幼力宣猷士明請書守法固已駸駸
爭風移俗易矣乃結習相沿謀為不軌之事時有覺發舊
染未能盡除地方尚稱難治臣仰沐　皇恩畀以藩臬
之任在閩數年詳細採訪熟求其故祇因閩地僻處海濱
又多深山窮谷習尚強悍以好勇鬥狠為能無論秀頑好
學拳棒往往創立會名聯合聲勢原其初意不過圖禦外
侮迨聚集日久結交既廣或恃勇技過人或逞機謀聚衆
肆然無忌遂刊偽印散偽劄妄悖猖狂蠱惑人心蹈叛逆
之罪而弗悟究之其間好事生釁者不過數人而事不預
防勢遂漸熾愚民墮入牢籠誤罹法網牽連株累情亦堪
憐夫人情稍有技能必不甘於淪沒果其膂力技藝可觀
心思材智出衆顧令幼而壯壯而老老而鬱鬱閉居精神
意氣一無所事勢必紛紜不靖宋臣宻鄉曾言兇險之徒

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怏怏以至訂尋兵書習學武藝
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攘謀往往晦名說姓潛跡遁行與其
徒密相結煽此輩散在民間縱無成謀實能始禍要在得
而靡之蘇軾亦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
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明臣邱濬嘗言紛紛
擾擾之徒為人所制者心無定志為利而動既可以誘
脅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憲者所憲者粗知文義識
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其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說秘機
畧變幻尤易惑世欺人平時宜有以收拾之等語方今天
下一家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偶值奸民蠢動無不立
時剪滅何足深憲惟是安不忘危我　皇上諄諄以久
道化成訓誡臣工而釐奸懲暴常切　宸衷臣竊思一
鄉一邑其有善習拳棒膂力過人更或粗識機謀者州縣

為親民之官管轄不過百里果能留心訪查何難周知惟
是形迹未著無取可指既難即置之於法且例載游手好
閒不務本業自教師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罪止枷
責是依例決罪僅能懲戒於一時其自負強梁終難革面
革心平居無事尚或斂跡藏形設遇豐歉不齊難免乘機
煽惑此等賦性兇頑散在民間良民受其戕賊實為地方
隱累臣愚昧之見與其重懲於事後不若嚴飭於未然應
請嗣後查有教演拳棒肆虐閭里並以智術鼓動愚頑實
在惡跡昭著者州縣報上司究詢明確將為首之犯解省
審訊定案除照依所犯各案盡本法懲究外餘發遮解直
隸河南等處安插去其首惡則夥黨自解其有膂力超越
技藝純熟心思材智實有機謀者雖現在尚無過犯亦不
得不收束其身心臣伏查雍正九年欽奉　世宗憲皇

帝諭旨各省中膂力出羣藝勇出衆之輩若聽其棄置無
用之地深為可惜今各省督撫等召募揀選咨送兵部揀
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欽此欽遵在案恭繹
諭旨　聖意淵深似應宻令州縣細加採訪開明姓
名住址先行宻稟督撫再加詳查明確揀選彙報咨送兵
部請　旨發交巡捕三營及直隸等省並沿途各標給
食名糧効力試用著有勞績量加賞拔如技勇尚在次等
而舉動不馴者酌量本省督撫提鎮各標給糧鈐束既因
其材而用實來其材而馭之使身隸戎籍臨江海崇山叠嶂之區足以藏奸者恐不止閩地一省
為然可否仰懇　皇上宻飭各省督撫嚴諭州縣一體
察訪查辦如此庶已犯者有所懲創而未形者潛可轉移
操縱在官動有稽察且遷徙異處人地生疎難以施其伎

倆更使該處士民曉然有犯即治以端趨向知所儆惕則根芳既除嘉禾自植地方咸蒙益詘矣

皇清奏議卷四十九

請開海口以暢河流疏乾隆二十一年陳世倌

大學士臣陳世倌謹　奏為敬體　聖主省方觀民之盛心妥陳疏河禦災之管見以備　採擇事伏查本年閏九月原任蘇州巡撫莊有恭題報被水十三州縣內如銅山邳州宿遷睢寧蕭縣安東沭陽連被水六年清河批源碭山沛縣海州則連被水五年大河徐州二衛則連被水四年安徽巡撫高晉題報被水十州縣內除壽州不成災外如臨淮鳳陽泗州盱眙則連被水六年宿州懷遠虹縣靈璧鳳臺五河則連被水五年此特就乾隆十五年以來被水情形如是其乾隆十五年以前及本年未報水災者皆不在內夫本年上下江固所稱多黍多稌之樂歲也而此二十餘州縣之民連年獨受其困我　皇上愛民如子一聞災祲不待奏報立即發帑截漕蠲租賑糶無法不備現今此等被水之區已蒙賑卹之恩蠲貸之澤又蒙　聖慈有加無已發帑一百六十萬兩留貯下江以備賑濟此　聖主如天好生懷保萬民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也但　國家賦有常經民生所仰惟食若年年被水歲歲報災　國家賑卹之典將何時已而淪胥之患何時息乎欲達我　皇上軫念民依再舉　南巡大典訪求民隱此與　聖祖仁皇帝　聖諭所云務將被淹州縣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先後同揆若合符節誠而江億萬蒸黎出昏墊而登衽席之時也臣不揣愚昧敬求其故而備陳之查此二十餘州縣之連年被水者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分洩河流以致水緩沙停河底日高河身日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

碭山懷遠宿州靈壁虹縣五河睢寧等州縣田畝被淹北
岸減下則豐沛桃源宿遷清河安東沭陽海州田畝被淹
而均未有已也夫河不兩行治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
年七月河臣靳輔疏稱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邵家白鹿等
湖以入洪澤湖助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隄工各
隄即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
淮流仍舊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此
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必由駱馬湖之
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漸淤高一過伏秋異漲
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
必潰此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是黃河南北兩岸
之不可開放以分黃河之勢者靳輔固已言之鑿鑿無何
而康熙二十一年於黃河南岸則開毛城鋪減水壩一百

二十丈又建減水石閘一座又於王家山建減水石閘三
座於峯山建減水石閘四座北岸則於大谷山建減水石
閘一座蘇家山建減水石閘一座其意以為減下之水由
小神湖出睢溪口入洪澤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
口以助淮刷黃不思黃河斗水沙居其七所過之處無不
淤墊現今小神湖侍邱湖白鹿湖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
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沙澄湖內先已淤墊湖底湖不
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靳輔所云淮流仍舊旁洩不能助
淮刷沙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黃之效乎靳輔當日盜不
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
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隄耳而後之司河者且稱為治
河之第一人奉為成憲而不敢違也不已謬乎夫自毛城
鋪一開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浩浩滔天撼擊高堰勢不

能禦於是開唐埂六壩貫入高寶諸湖下卸高寶興鹽等
七州縣民田盡成澤國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
漸淤乃效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
築隄二萬二千八百丈其意又將使水不旁溢專力攻沙
以通海口不思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
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奔騰浩瀚一
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沙隨水去
若海口則每日潮汐二次以隄束水潮至則沙隨水進潮
退則沙留隄根日積一寸積數十年計之其沙日引日長
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所言往時雲梯關外即海自宋神宗
十年黃河南徙至今幾七百年關外洲灘遠至百二十里
此言俱在可考今自雲梯關至四木樓海口且遠至二百
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

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
八十餘里之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且增至十套與南岸
之十洪上下迴抱形若交牙兜束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
然則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斷潢截港之為淤而亦寧可謂
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始則開南北兩岸以分黃之勢後
則築海口兩隄以傅黃之淤節節相因敝所必至也若夫
李家樓七十里無隄之處在靳輔當時原係九十里前河
臣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傳謂靳輔留以分
洩黃水保護徐州城者臣始亦信其說及查康熙二十四
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樓起至大谷山止應接築大
隄約長一萬六千丈束黃河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救碭
豐徐沛四州縣田畝共在原估築隄三十萬丈之內因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令再行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挑

清山安五縣河隄十四萬五千丈先為修舉而此九十里無隄之處特緩而未築耳不然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即海口亦寬不過四五百丈計之不及三里何至洩水之支河乃留至一萬六千丈且既留一萬六千丈豈猶憲不足宣洩又於蘇家山大谷山各建減水閘一座此必無之事也特時至今日黃底淤墊日高水不能下即欲加倍而礙於下游之徐城勢有不可適有此無隄之處可以分洩水勢遂附會其說相沿至今習為常事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奏稱黃河自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衛劘深淵竟與黃河平接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經淤高設全湖淤墊始則為患於民田久必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額陳奏以來又十五六年矣黃河之水無歲不由此貫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漬決大溜奔騰而下拍岸盈隄魚

臺縣竟成水底矣　皇上特遣部臣劉統勳會同河臣白鍾山星夜修築已報合龍又現議將魚臺縣另建城垣民生固可無虞失所但昔於乾隆八年曾帶領郎中明安圖用儀器測量徐州城外黃河面寬一百二十五丈今聞現在河面僅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以來河身更為淤墊夫以數千里奔騰浩瀚之黃水而束於四十八丈之河面勢必盡赴此無隄之處貫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現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斷不能盡復全湖之寬廣則微山湖之水已無所容又加以黃河之水年年減下與運河僅隔一線之隄又勢必漫入運河而運道壞黃河紀運而過山東河湖之水不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魚臺金鄉濟寧曹單滕嶧諸州縣民田盡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誠今日所當熟籌而急為之計者伏查康熙二十三年

兩隄之內城郭營壘民田廬墓壞地相接又設有葦蕩營每年割取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毀請先曉示民間以此兩隄遇有衝決不更繕治如是水患各自遷徙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尚在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方今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致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

聖祖仁皇帝巡歷黃河諄諭河臣靳輔治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損民田欽此是黃河分洩之水允宜設法歸海方免淹沒民田之患也臣愚以為欲救此二十餘州縣年年被水之災當先通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套四套六套其長尤甚昔年靳輔曾於雲梯關外海口挑挖引河又於南北兩岸築隄二萬餘丈皆於此處取土則知海口未嘗不可施工況今日雲梯關外至海口皆成漲灘板土尚非嫩沙無駐足之地可比應請照靳輔挑挖海口引河之法於汛水未發之前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引河兩面各留數丈俟汛水漲發將兩面隔通使二漬直注出海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致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尚在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方今

聖人之言誠萬世治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

河臣白鍾山陳請挑挖引河免其賠補格於迂議未蒙准行然挑挖引河寬深偶致淤墊實非人力之罪曾經河臣張鵬翮奏請奉　聖祖仁皇帝允准免賠在案況今兩岸淤灘挺出河心上下形如交鎖若不竭力挑挖沙嘴則大溜不能歸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飽為害滋深伏請　皇上飭下河臣將凡係河身灣曲處所飭廳汛各員呈報河臣驗明丈尺挑挖之後計其工段按季報部彙請分別議叙其怠情者參處如有應挑引河一例挑浚即或有河成而溜不掣然河身漲灘已經挑去河流取直亦於黃河大有裨益應請免其賠補則人自踴躍趨事而河流既闢刷沙有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河之具原有杏葉扒鐵掃帚混江龍等器查杏葉扒齒短而銳挽以竹篙輕而無用混江龍排以鐵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

底河臣白鍾山曾令廳汛各員施用頗有明效但部臣劉統勳等試之以為無益臣因採其意而損益之請鑄鐵軸一具約長六尺上鑄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一周凡三齒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鎖務使直沉至底用船一隻夫四名首橫木探將鐵鎖分繫木探之上用夫牽挽而行沿路滾翻每十船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先委實心辦事之員沿途備細測量兩岸釘立木樁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月核其浚深若干尺寸以為賞罰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錄至五尺予以加級多者按此計算怠玩者分別參處其已浚深者將船撥協隣近淺窄處所除雨雪日期外一排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當可深一寸積一月計之當可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三尺矣臣謹以鐵軸圖式進呈　御覽倘果可行請

口最為得力　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翮挑浚以暢淮流又於運口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通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壩使三汊河大勢直注清口惟一線四溜入運漸漕是以洪澤湖之水出清者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亦迎溜停蓄不至順流直瀉難以挽槩自移運口運下七十餘丈以避西風汕煽黃水之患將三汊河堵斷以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消出口無復激射之勢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者刷沙無力以致黃河北岸之楊家莊常冀淺阻糧艘尚至起剥其弊未必不由乎此今蒙　聖駕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其新舊運口情形　聖明自有洞鑒固非臣愚所敢妄議者也

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疏乾隆二十一年

孔昭煥

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為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事竊查　國家尊禮先賢先儒列之祀典所以昭崇德也鄒縣亞聖廟宋政和五年詔定配享從祀以樂正子配從祀東廡九人公孫丑告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子叔附祀廊下唐儒韓愈西廡八人萬章孟仲子充實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附祀宋儒孔道輔謹按季孫子叔之所以從祀本趙岐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為可受也今既經朱子註明為孟子引季孫論子叔疑之言則二子之祀似為無當又　孔子廟舊祀林放於前明嘉靖間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罷祀今按高子論詩孟子謂之曰固哉高叟其非弟子可知似亦應照林放之例罷祀至告子論性至為性惡之言盆成括仕齊孟子有未聞大道之語則均非孟門高弟矣再　文廟從祀神主自前明嘉靖年間議定去侯伯封爵先賢則書先賢某子先儒則書先儒某氏某至今相沿其制乃孟廟配享從祀各主尚俱存封號亦未協禮制臣愚見孟廟從祀似應罷去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東廡祀公孫丑以下五人移桃應次之韓愈附之西廡則祀萬章以下六人孔道輔附之配享者則書先賢樂正子從祀者則統書先儒某氏某於禮制似為妥協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勅下禮臣議覆施行

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之例以厚風俗疏　乾隆二十一年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之例以厚風俗事竊照直省士庶之家其篤念親支者每立祀產以供先世蒸嘗立義田以贍同宗貧乏其祀產義田咸所收租除完納條漕及春秋祭掃贍給支銷外所有盈餘俱儲積以備荒年之用江省上年歉收億萬窮黎無不仰給　天府間有故家大族凡經議立祀產義田者該族貧民即係各動積存田租賒養雖所養無多亦於荒政不無小補惟是祀產義田係屬合族公業近歲糧價增昂田土日貴即間有為富不仁之徒設謀誘買賄囑族中一二不肖子孫將所欲得田產私立賣契給與半價即令達賫買者逐恃強佔踞硬收租利及控告到官每因得價者不能緝獲審結無期態盜買者執業即緝獲審明又以例無治罪專條隨意擬結以致富點棍徒無所顧忌犯者往往不少夫以子孫而私賣祖宗祀先贍族之產以豪富而謀買他族祀先贍族之產即屬不仁不孝皆不可以不重治其罪伏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內提督衙門議奏嗣後如有不肖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加枷號三個月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如僕盜賣墳園樹木者罪同盜他人墳園樹木者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至於私買之人若不嚴加懲創則市井無賴貪利引誘盜賣棄端仍難杜絕嗣後有犯者請亦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治罪其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給主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現准刑部移咨內外盡一辦理臣查砍伐樹木固已攸關風水觀瞻若盜賣祀產義田則既絕其先世之烝嘗復絕其族中之生計其情更為較重應請嗣後凡有不肖子孫私賣祀產義田者即照私賣墳園樹木例一畝至十畝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十畝以上即行充發但無私賣之

人則雖有不肖子孫無從覓售凡私買者皆由富室強宗
囘誘謀買而起以囘鄉共井之人於他族祀産義田不得
護為不知乃忍心貪利圖誅若僅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
治罪不足敬畏與私賣者同罪田産仍交原族收回賣
價照追入官其有盜賣宗祠者亦照此例辦理並飭
地方官出示曉諭令各族將所有祀産義田坐落坵段各
勒石宗祠義莊並呈報地方官立案如此庶不孝者知所
懲儆而不仁者亦無所逃罪凡係祀産義田可以世守勿
替偶遇歉歲貧族皆有所賑貸而不至於流移似於興仁
教孝維風厚俗之道稍有裨益耳

請定稽查社倉之法疏　乾隆二十一年　閻炳阿

河南巡撫臣閻炳阿謹　奏為酌定稽查社倉之法以
杜侵虧事竊照豫省各屬勸捐社倉現共六十萬四千石
零春借秋還以補常平所不逮利益農民莫善於此惟社
穀歲有加增而社倉尚未完備每多零星散貯稽察為難
以致社長暗地侵虧樂窶貧生又因經紀其事苟非薄有
才具熟於書算者不克辦此其生監誠謹敦品者閉戶潛
修不樂干預外事若肯應斯役率皆藉口多事之輩其滋
弊更甚於鄉民衿監固不可以充社長至鄉民之中稍有
身家而才短于事或才堪辦事而家鮮殷實或以收放口
費不敷往往畏阻不前迨至虧決有稱倉未建立零星散
貯鼠雀為耗並翻騰無所晒晾不時紅腐浥爛者有稱地
處低窪上蒸下濕氣頭厥底霉變虧折者俱經具嚴飭確
查將侵蝕之社長悉行革退究處其虧穀力不能完已著
落失察混報實貯之牧令賠補在案但以奉公樂善之美
舉任彼一二不肖社長私自侵蝕殊非仰副　聖主阜
成兆民至意隨飭布政司妥議稽查之法以除積弊茲據
布政司劉慥詳議到臣臣覆加酌核逐一開列謹為我
皇上陳之

一社倉亟應添建也查雍正二年九卿原議社倉事宜內
開收貯糧石目今暫于公所寺院收存俟息穀已多倣朱
子社倉事宜成造倉廒收貯遵照在案今豫屬社穀已積
至六十萬石從前雖建倉三五處然間數無多規模未備
現今一邑之中每有積至二三萬石仍無倉廒可貯散漫
無稽弊端易起是欲嚴社穀之無虧必須建倉以收貯應
請按穀一千石設倉一所每所三間內以兩間貯穀一間
空留盤量存放器具並照江蘇之例設立看夫一名平時
上宿支更屆期出納即充斗級之事所屬斗斛等項准其
逐一置備具倉式擬定款制酌定銀數頒發一律修辦如
前建之倉或不合式即令酌量粘補所需費用均動息穀
變價辦理如一年不敷可作二三年分辦倉廒既敷則穀
有收來可免散貯侵虧浥爛等弊矣

一社長宜酌增歲費也查正副社長掌管倉糧當春月出
借秋日收納督催討非一二人所能辦理必須倩人幫
助並一切紙張薪水等項亦在所必須乾隆九年雖經前
撫臣碩色定奏按息穀十升內留穀一升以為正副社長
雜項之用但彼時捐穀無多經費亦省近年以來計收本
息歲加充盈前定酌給一升不敷所費量為加增查江南
福建兩省每息穀一斗分給正副社長二升既可以資公
費復可以勵勤勞應請照該二省之例于息穀一斗內扣
出二升除看倉夫每歲給五石以作飯食外余為正副社
長出入簿籍紙張新水鼠耗鋪墊苫蓋晒晾搬運人工等

用如歲遇歉收例得免息還倉或本社收息無多而社長各費終不能免均應於上年所收餘息內支給仍將每年收支各數于社穀奏冊內聲明報部如此酌增之後倘正副社長仍有徇情濫借出入不公催收不力怠惰霉變等弊將社長分別究懲所虧糧石著落賠補如正副社長通同看夫挪移花銷虧空倉穀照監守自盜律分別首從治以應得之罪

一社穀按地畝酌借也查社穀定例衿監軍役及不務農業游手好閑之人不許借給其力田農民願借者先期報明社長該社長總報州縣於四月內定日給發又查福建定例出借社穀係按田畝多寡酌定穀數分別借給復令五人作保最為慎重今豫省事同一例應請照閩省之例按畝借給凡有地五畝以下者酌借穀三斗以此遞計自

三斗起至一石五斗止其有舊欠未清不准再借倘社長畏其煩瑣或冀借戶拖欠轉於殷實可信之戶成總寄頓及借逾定數即屬濫借應將社長責罰如有不肖之徒以社長為可欺恃強硬借騷擾倉場照例治罪至告借之戶正副社長未必悉皆認識應令地保將借穀領狀照門牌式樣備載借戶居處人口莊農隣佑等項再照閩省之例令五人作保鄉保作對彙交社長覆核如果相符造冊二本留一本將一本同借領呈送州縣令定期飭令給散該州縣取具正副社長實散數目通報察核秋後還倉亦令社長刊刻收票隨收隨即出票給發執照仍登流水簿存查十月底呈請州縣覆查出具實貯無虧印結通報備案如借戶並無歇業保人泥行保借無力還倉著落保人分賠若因年歲荒歉緩征掛欠迨後原借之戶產盡戶絕無可著追此非社長之故亦非五人互保不實所致所缺糧石雖例得豁除但社糧宜增不宜減不便日絀應將同社新捐之項抵補足數如此出入有稽侵蝕可除而民亦沾實惠矣

一州縣應定考成也查社倉定例原議收掌在民稽查在官總不由吏胥之手詢屬良法但州縣往往視為無關己事既不慎選妥人點充社長一任鄉地混報溢舉並應更換而不更換甚至虧穀成千累百茫無覺察雖有稽查之名而無稽查之實此皆因懲創未立遂致玩忽從事查陝省定例州縣於交代展限一月查察又社長侵蝕虧缺州縣官知情故縱題參革職失察虧穀百石以上降二級留任此因陝省社糧係動帑買貯與別省民捐不同是以定例特嚴但思豫省捐穀久貯在每歲造冊，奏報總期刊

益民生地方官自應加意稽查應請嗣後照陝省之例令各州縣於交代限外展限一月將社穀細加查察遇出借之時核其冊領收倉之後盤驗實存必使出入無虧具結通報至民捐穀石究與動帑買貯有間所有處分應照陝省之例量為區別請嗣後如有社長侵蝕虧缺該州縣官查係知情故縱者每州縣官題參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其虧空穀石先於社長名下勒限一年限內全完本官准其開復如各州縣並無知情故縱止是失於查察係零星百石以下將社長究治本官免其查參如在百石以上將州縣官照失於查察例罰俸一年追賠無着責令州縣代賠若奸頑欠戶社長催討不還稟請州縣追征該州縣市恩寬縱以致逃亡無着即著落寬縱之州縣全數賠補如

州縣交代盤驗或有吏胥借端需索許該社長首告究處
倘正副社長一遇有缺即遴選本地端方殷實鄉民詳充
毋許多事衿監混充滋弊如此庶州縣官各顧考成不敢
仍前朦視可免社長侵蝕冒濫之弊以上四條臣因社穀
現已清釐若不酌定章程復恐玩忽廢弛謹據愚見恭摺
具　奏是否有當仰祈　皇上睿鑒

請整飭保甲疏乾隆二十二年　胡澤潢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胡澤潢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本
年十月內奉　上諭州縣編查保甲本比閭什伍遺法
地方官果實力奉行不時留心稽察凡民間戶口生計人
類良莠平時舉可周知游情匪類自無所容外來奸宄更
無從託足於吏治最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視為迂濶
常談率以具文從事各鄉設保甲長類以市井無賴之徒
之選置士人分戶以屬之法在十戶為甲設甲長十甲為
里欲以一人之耳目周及四境戶知其人人知其數難矣
況所委保甲長又率市井無行之徒疑之莫與任其事信
之或且生其奸處難行之勢而責以必行之效效不可得
而以瘝曠劾者踵相接矣臣以為宜分任佐雜畫界以隸
之選置士人分戶以屬之法在十戶為甲設甲長十甲為
比設比長長以未達之士無士以耆老為之五比為聯設
聯長長以在籍之官無官以未達之士為之五聯設專管
官以州縣之佐雜為之各甲有事若傷殺盜賊類者即日
以次申報其他事之應報者戶以本日告甲長甲長以五
日告比長比長以十日告聯長聯長月移專管官每季申
州縣官州縣官以歲終彙申上司官州縣官歲一巡視數
虛實考勤惰示勸懲必編所部專管官以季聯長以月比
長以旬甲長以日各巡所部亦如之其有上申下行而逾
期不申不行者分別事之輕重期之久暫罪之應巡不巡
者罪亦如之甲長比長聯長及專管官能化導者以三年
舉能職者以五年甲長陞比長比長陞聯長大吏以其名
上　聞無官者予官有官者晉秩專管官晉秩亦如之
若溺職者奪其任罹罪者論如法其功與罪甲長申比長

比長申聯長聯長申專管官論定而申之州縣官州縣官
覈實而申之上司官如是以為分則事簡而易理如是以
為合則法密而不疎矣顧臣猶有慮者計戶設官則佐雜
之員宜增分戶設長則代耕之祿宜給綜而計之費且無
算議者或以此難之曰伏思增官給祿其費有定息事寧
人其省無窮即謂省不償費費多而法行法行而民治策
誠使也且臣請周禮一書其設官之制大者少而小者多
以小者親民事大者董其成而已矣夫董成者得數賢大
吏足矣又安用此紛紛者為哉即如各省守巡道及府佐
貳率多備員無關輕重苟酌其可省者而省之而即以所
省為所增費畧相當固已轉無用為有用矣臣所以分管
統者其要一也今天下戶口之數由州縣而上之督撫由
督撫而上之戶部者未嘗無籍然不必皆實也往代丁口
有賦隱漏有罰故其數實自丁糧攤入地故永不加賦故
其數不實不實則增而不減戶非其戶丁非其丁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來役興而不知當役
者何人災至而不知當賑者何戶臨事而事事且倍之牧
不知州令不知縣欲求稱職得乎臣請每甲以十戶為率
其有畸零者均入各甲之內各以遠近為附甲設一冊先
書各戶口姓名年貌次同居親族姓名年貌次妻女姓氏
年歲奴僕姓氏年貌來歷各書于冊其家之土著流寓舊
居新遷及遷自某處其人之有無田地屋產何所執業並
詳焉各戶每日如有生死婚嫁產業賣買遠路往返親友
宿歇人口增減必以告其長長各如期遞申以達於州縣
官州縣官受而核之編為一書申之大吏就中又取無產
有產者別為一書又取有業無業者別為一書藏之州縣

此三書者率以歲巡既徧之後增刪修定無漏無誤如是
則四境之遥膮於几席以之聽訟不受欺以之查賑可立
而役不濫及以之弭盜而盜無所容以之查核田畝幾近
辦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庶幾近之歟臣所謂實
戶者其要二也雖然二要具舉法乃大備二要並舉法
貴延致各坊各鄉一人之有望者為之宣布　德意俾
無瞻顧然後從而任之率百家任以一人今其冊具戶數
孰呈州縣官及計戶設甲長計甲設比長計比設聯長計
聯設專管官行之以漸鎮之以靜吏無所藉手民無所疑

畏而事集矣臣所謂變久弊之法而振久怠之習者其大
畧如此迂陋之見是否可行伏乞
惟悚戰慄之至

籌河湖善後事宜疏乾隆二十二年　張師載　阿爾泰

河東河道總督臣張師載山東巡撫臣阿爾泰謹為
敬籌河湖善後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會同巡漕
臣海明查得東省微山一湖居朝陽湖之下游附近各州
縣民田被水成為會歸本易漲溢近年以來緣江南徐州
數十里無隄之處石林口孫家集一帶刷成溝槽奪湖內
濉微湖受水益多宣洩無路以致近湖之處俱有被淹荷
蒙　皇上特允臣等所請開挖伊河以資分洩自十一
月十三日工竣放水以後湖水日見消落而岸隄形漸露
即被淹地畝亦已涸出三千三百餘頃易沮洳而成沃壤

皆沐　聖主浩蕩之恩從此運道無霑民生不莫矣惟是臣等悉心酌量謀乘此河湖暢流更須急籌善後有應
廣去路而節來源者一一八閘月河尚應挑濬也查新挑伊
河自韓莊以南過過八閘至黃林莊入運原恐運河消洩
不及是以議開伊河在上源固當疏通而下流尤須暢達
臣等于開放伊河之時即咨會江省將鹽河壩閘不必照
往例堵閉盡行開放使水有去路不致壅滯但微山湖水
雖有伊河分洩其運河減下之路全由八閘而河身只此
丈尺閘座層層關束恐不能擊消迅捷應請八閘月河再
為開拓寬深即日飭委道廳查勘確估分段派員煞墻興
工總以重運未到之先通身完竣俾湖河下注更得暢流
似為有濟一伊家河壩頭河底尚應接長迎挑也查伊河
壩口固未開之先湖尾水勢尚深無須挑挖今開放以後

現在雖屬深通暢流惟需消水數尺之後河頭以外從前
水深未挑之處未免漸見淺澁臣隨時查看如探量湖
尾消水少洩之時即將壩外河底追挑數十丈並請再將
兩岸壩頭照雁翅式亦各接長數十丈以資吞納似此分
流暢導湖河去路不為不廣臣等通盤籌畫尚有當節其
來源使入湖之水稍有撙節然其病不在來前而在江南
伏思徐州通近黃河前人千里金湯無不築隄防衛獨留
此數十里無隄之處蓋緣當日河底岸高過漲即溢刷衝
溝槽分洩正沼不特徐邳民田廬舍在在堪虞即來前微
湖被其倒灌每多墊溢之患今蒙　皇上天恩疏浚刷
山橋又開伊家河現在微湖積水雖日見消退但事須正
本窮源不得不合兩省情形詳加商榷臣等伏查徐邳花
隱伏而不為用大都因人之荒畧而致夫歲旱以地之有
莊堆築亂石滾壩以為節制即水至平槽不致過水灌入

微湖者臣等愚見請將孫家集一帶數十里凡有溝槽未
經填堵之處逐一採量普律查勘照依花莊做法一體堆
砌亂石壩工亦使盛濶節減歸槽則不惟湖水可免盈溢
而河底日就衝刷亦可借水改河無雲淤墊實為兩便之
道現在　欽差侍郎臣裘曰修臣麥麟俱于徐宿等處
查辦工程臣等已一面咨商酌辦並知會江南督臣白鍾
山酌商辦理臣等因籌及伊河既開微湖漸消不敢僅圖
補偏救弊必須講求善後之方庶源流與尾閭並治節宣
與歸宿有資矣

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疏　乾隆二十二年　李宜青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李宜青謹　奏為陸田之疏濬宜先
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事竊惟禹貢山川稼穡用興周列
井疆溝洫是賴故水利之修率由人力未有坐待天時以

為灌溉或災傷見告而仰籲公上眼惻恤為長策者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以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潔齋露禱為民
請命載漕平糶次第舉行感召祥和甘霖旋沛夫耕婦饁
歌咏　聖德於桑陰麗畤之中亦既歡忭雁涯矣惟是
水旱時數之常聖人不徒憂氣化之乖違而汲汲農事之
修築先于水利古人宰一州一邑罔不相視荒度以為民
利乃直隸農民未有教以疏導泉源之法過雨澤愆期則
翹首而問諸天無怪乎比年來偏災多有也臣嘗博詢人
言謂猪防溝遂之法不講而西北之旹蕪半天下有可用
之水而棄置弗事其泉流扃圃謂為地實使然過都市而
見園蔬瓜果供民口食豈其無藉於灌則知外此水之
隱伏而不為用大都因人之荒畧而致夫歲旱以地之有
水無水分而水又以生人之勤惰工拙異昔宋臣滄州節

度副使何承矩于雄莫霸州順安等處興堰六百里引淀水灌注踰年稻熟而芄蒲蚤蛤之饒民賴其利夫雄莫霸州順安等地方即今附近　京畿州縣也雖有邱陵岡阜亦多川澤泉源水經註所稱易水滱水並拒馬河等衆榮繞錯出於遠通間者不可勝紀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不皆成沃壤乎今縱不能轉陸田為水田要之田間自有應治之水道彼南方水田雲渥亦非盡委諸流泉其緣山導引伐石堰防艱苦備嘗矣是以歲雖甚旱猶堪有穫查乾隆二年七月奉　上諭自古致治以養民為本必使水旱無虞方能蓋藏充裕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於民事必籌畫於平時但化導自在有司而督率則由大吏近日惟甘肅巡撫德沛到任後即以興水利裕倉儲為請署西安巡撫崔紀亦有勸民鑿井灌田之奏尚能留心民食知本計之所當先各該巡撫有司務體朕心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講究妥協辦理欽此欽遵在案是溝渠隄岸先事興修久奉　恩旨乃直隸各該地方官未見修防排通加意浚治以正水路夫不加之意而田饒波澤之淵民有終歲之偕猶可也不加之意而俟時雨之霑濡以長我禾黍翹企官倉之廩粟以無憂歲饑不可也周禮治地之法其自遂而達於澮與澮與川無論鄉遂都鄙高原平隰凡屬有田之處悉為溝洫之區今　京師護城河渠暨圓明園河流淤淺處所現在一律挑挖以宣水土之氣既已春鎛具興溝涂錯互由是以推所在被旱之地踵而行之非有難也　京府大都萬方軌則乃水源湮塞坐令歲歲憂旱而頻賑屢蠲時勞　聖慮應請勅下直督於未稼登場後遴選精明強幹之員會同

皇清奏議卷五十一　　陳宏謀

籌議編查保甲疏乾隆二十三年

總督管理江蘇巡撫事務臣陳宏謀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臣竊見編查保甲稽察匪類各省皆有奉行而編造太繁稽查反懈甲長漫無責成門牌亦成虛設誠如

聖明洞鑒率以具文從事課吏有力行保甲之條亦不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也欽奉　諭旨令督撫各就該地方情形詳悉定議仰見我　皇上勤求治理備名責實之至意江蘇保甲上年正在會商臣即赴任兩廣及抵廣東兩廣撫臣各已議奏臣是以均未與議定今各省皆陸續覆奏臣敢不詳悉籌議覆　奏仰請　聖訓方今

盛世休養生息百有餘年煙村稠密生齒繁庶直省州縣戶口自十數萬以致數十萬不等逐戶列入門牌已非

易事若一戶之中大小男女逐一造入更有所難即能全數造入一口不遺而人口消長及贅婿傭工影計親友依倚去來無常亦難拘定隨時更換不但官吏繁瑣於民間尤滋紛擾愚民易感難曉胥役乘機需索更難防禁即不憚煩另將各戶人口一一造入而甲長稽查不力每戶之良頑莫辨空空懸一門牌亦屬無益臣愚以為保甲原係古法今日行之在於師其意不必泥其迹在於簡易而可循無取煩瑣而滋擾其門牌不在一口之不遺而在每戶皆有稽查之甲長不專為查造門牌而在時時稽查各戶之事謹就見聞所及酌擬節益一一陳之

一門牌止列家長姓名生理附註丁男幾名其婦女幼童不必列入紳士亦給門牌幼童俟成丁然後列入紳士每歲給門牌一次一年中戶口如有分析消長去來均於

正月農閒時甲長開付保長報官聽官於冊內添改另給門牌不必另行造冊如此則每戶皆有甲長稽查戶口數少而為地近易於查察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就近稽查不難得知固不在每戶之多一口少一口也

一十戶為甲設一甲長十甲為保設一保長十戶中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查知止須報知保長聽保長報官不必令甲長到官奔走失業甲長即于十戶中充當保長即于十甲中充當甲長取其比戶就近不必定須明白能幹正惟愚魯不能作弊不敢庇匿至於保長則取其曉事而能奔走見官者也

一甲長稽查十戶務須時常向十戶查問告戒不可容留匪人滋事如窩賭窩娼私鑄私銷及夜聚曉散之邪教為初犯竊盜乃睜眛之事甲長難於查察而不能約束事犯免其連坐如係犯案之猶匪巨盜出入無時或夜去早回或先貧驟富跡有可疑甲長亦須查報違者並究此外查報命盜勾攝人犯催辦官物等事概不必連累甲長庶甲長有以自全不致困人受累奔走失業也

一保長十甲之中選充凡甲長報到可疑之人保長立即報官不許隱匿沉擱凡地方逃盜人命及官司下鄉相驗均係保長伺應不得波及甲長凡稽查十戶不法之事可疑之人專責甲長不責之保長各有責成庶無牽制

一承充甲長仿照催糧戶首現年排年之例即於一甲中十戶輪當寡婦有子成丁者皆可充當紳士有親屬僱工亦可充當或一年一換或半年一換以均勞逸每甲長另

給總牌將十户載入並應查寫賭等事載入更換時即以
總牌為交部
一每甲十户如聚居者多則十餘户二十户亦可編為一
甲總須取其比閭就近早晚出入相見易於稽查保長亦
取其就近不得於數十里之外違隔遥治保長不拘年分
聽地方官隨時選充犯事革退另選
一地方官下鄉抽查門牌一漏萬即一家之中有一口
出外即不能查拨多寡所以各省抽查門牌亦屬有名無
實也惟令地方官每到一村傳到甲長將甲内有無不法
某某事當面詢問嚴切告戒則甲長因官司之吩咐益加
警惕十户因甲長之稽查共知警惕户户知某事之不可
為有一番稽查即加一番勸戒矣以上謹擬各條似不必
每户之一口不遺而每户皆有甲長之稽查甲長隨時出

入相見皆可查問其稽查之事又皆易見易聞不致有難
於覺察不能約束之苦有事止係長稽查不必到官更無
奔走守候之累甲長既當則勞逸自均衆擘易舉不憲甲
長之難得其人保長無稽查控報之推止令伺應奔走之
事似已得保甲之遺意不必繫保甲之成跡既執簡以御
煩亦循名而責實臣愚見如此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
勅部一併議覆施行

籌畜駱馬湖水以濟重運疏乾隆二十四年楊錫紱

漕運總督臣楊錫紱謹　奏為河南駱馬湖水宜講求收
蓄以濟重運事查江南運河自臺兒莊至楊家莊黄河口
門計程三百里水無來源前人經營措置上段則資微山
湖湖口閘之水中段則資荆山橋出彭河口與盧口出徐
塘口之水下段則資駱馬湖之水是以雖值水小之年而

有所恃以無恐今歲重運北行一至古城淄即處處淺阻
蓋駱馬湖蓄水無多非江廣船至湖水不敢多放則下段
之接濟無資矣荆山橋不通而彭河口斷流盧口築壩而
徐塘口無水則中段之接濟無資矣所恃者僅一微山湖
湖口閘之水古人以之接濟上段者今併資之以接濟中
段下段一線之水流經數百里其不能充裕亦勢所必然
也然就今日形勢而論荆山橋淤墊已高勢難再行疏浚
使水出彭口惟駱馬湖水多行收蓄以接濟下段實為緊
要但此湖之水由六塘河入海關係於海沭民生田廬者
甚大淺與蓄堂並籌其至當而後兩利無患臣愚以為或
於湖之尾閭洩水入六塘河處建築滾水石壩酌定流水
若干尺寸即可濟運餘則盡從滾壩洩出此一策也或每
年四月糧艘北上之後全開尾閭候七月間山水已過即

全閉尾閭蓄以濟運此一策也或秋後不甚發水存蓄無
多則於冬月將柳園頭以下運河之中築攔水草壩使上
游山東閘河流來之水全蓄入湖以濟運此一策也又盡
口之水本通徐塘口每歲重運經過或於此設法引沂水
以通徐塘口則運河中段無資接濟亦一策也合無仰懇
　聖恩勅諭江南河臣悉心相度通盤籌畫酌議兩利
之法立為一定之規則運道生民均有攸賴矣

請立稽詞訟之法以端士品疏乾隆二十四年李因培

内閣學士提督江蘇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為請立稽察
詞訟之法以端士品事竊照士品莫善於不爭莫不善於
健訟訟在編氓者尚欲請其糾紛訟在衣冠者詎可聽其
滋蔓江蘇人稠事劇小民既樂興訟端破家不顧而通屬
生監良楛各別往往以雀角細故投遞公門候拘審於隸

役之間雜子衿於剏劬之隊爭長角勝恬不為恥有司案牘既繁不能以時聽斷或一案未清一案復控或舊事剏新新事劬舊或插身代證故入案中或包攬作詞指訟料理或因查覆而事權暗操或以情虛而避密案此等生監者無論係原被証佐均摘出簡明事由及准駁批語開註於前簿尾更將何月日審結何案亦摘簡明歉由登註每屆季終該州縣核明並無遺漏將簿會學鈐印具文申繳其有應註不註或註而不實別經告發核有情弊者即提承發吏重處州縣酌予記過臣衙門將此簿細核內除事本理直情非得已例准告理外其武斷把持包攬作詞証等案分別狀事關行止及刁告不已者於訟事憤作詞証等案分別應提審者提審應查革者查革至州縣官或姑息養奸或眾有冤抑不為伸理亦可查參催結如此積日累月參互稽考則士品之良楛了然在目無事訪查而優劣自見並

戲若非弔到原卷則此等情偽臣何由知夫　國家所以約束士子者學臣教職而已今查詞訟本地方官之事即有關行止如姦賭盜逃等案苟非拘審發學教官尚無從而該州縣等又不能正本清源或反庇豪監而縱劣生則風俗人品何所底止臣再四籌酌若非設立稽覈之方則逐案辦理易涉繁碎竊查舊例原有門簿一法每歲由學臣印發州縣凡有生監出入填註申繳揆其立法之始亦為士品起見但出入者既不肯自登即登註亦不知其出入何事日久漸成具文是以於酌歸簡易案內議令刪除在案今江蘇詞訟之多實與他省情形迥別臣愚請畧倣門簿之法變而通之改立稽訟一簿內如蘇松常鎮揚太通等處訟多之地每季設立一本江寧淮徐海等處稍簡之區每兩季設立一本簿內按順月日著為定式每歲由臣衙門於封印前預將次年之簿印發各州縣責成各承發吏存貯凡一日內自理詞狀及上司批查案件有事干生監者無論係原被証佐均摘出簡明事由及准駁批語開註於前簿尾更將何月日審結何案亦摘簡明歉由登註每屆季終該州縣核明並無遺漏將簿會學鈐印具文申繳其有應註不註或註而不實別經告發核有情弊者即提承發吏重處州縣酌予記過臣衙門將此簿細核內除事本理直情非得已例准告理外其武斷把持包攬作詞証等案分別狀事關行止及刁告不已者於訟事憤作詞証等案分別應提審者提審應查革者查革至州縣官或姑息養奸或眾有冤抑不為伸理亦可查參催結如此積日累月參互稽考則士品之良楛了然在目無事訪查而優劣自見並

足以驗有司之賢否清訟獄之糾紛較諸門簿空填出入似覺切實有用但事關創始相應縷晰請　旨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請豫籌搜捕蝗蛹疏　乾隆二十四年　史　茂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史茂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竊惟事必豫而後能有功物必備而後可無患今歲江南山東等省飛蝗偶發上屋

臣星馳督視並查明飛蝗初起之地嚴參重究仰見我

皇上整飭吏治痌瘝民瘼之至意伏思蝗孽飛揚為害最烈追捕不力處分最嚴捕蝗不如滅種凡屬地方官無不周知而往往官罹嚴譴民受蟲災貽禍於鄰封而莫救追悔於事後而無及者其故何也蓋捕蝗蛹非鋤莽草率而為者也未發蹇其源既萌絕其類方熾

殷其勢是故生長必有其地蝻動必有其時驅除必有其人撲滅必有其器經畫必有其法乃人多狃於目前而忽於遠慮當冬春無事有一二老成歷練之人言及蝗蛹為害宜早為籌辦未有不以為迂緩者平日漫不經心而一旦聞有蝗蛹則茫然不知所措意無成見事無頭緒東奔西馳竭蹶遑遑以致飛蝗四布莫可挽回夫蝗不常有而地方官不可不時存有蝗之冀故必於閑暇無事之時為未雨綢繆之計臣伏查搜捕蝗蛹款目備載屢書謹採輯八條敬繕清單恭呈

御覽仰請　皇上勅下直隸江南等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詳悉妥議轉發各州縣飭令於閑暇無事之時將地之宜勘時之宜審人之宜備器之宜裕法之宜修者一一預為籌畫則先時而整頓妥協自當幾而辦理裕如又何至飛蝗為災有害田疇臣所謂預則有功而備則無患者此也抑臣更有請者定例州縣報有蝗蛹該管上司即躬親督捕法至善也惟是地有蝗蛹則民擾地方官適際此時則官累該上司宜加意防維曲為體恤一切供迎不可責備跟役減少無令夫馬借備民閒家人衙役廚輿等夫實心嚴查勿許暗中勒索則官民得專心撲捕不致旁念紛雜矣

請正文體以移風教疏　乾隆二十五年　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為　奏請

聖鑒事竊臣自到浙江任後業經兩月有餘體察學校情形稽閱舊日業膚大抵浙西抗嘉湖三府連接江蘇風俗相等其人清柔畏事好議論多機巧其民之秀者喜為文辭然華而少實憲其喜新好異不衷于理至浙東除盆紹二府暑同浙西外餘則漸趨樸質然山高水駛其人多

尚氣禍急陋隘憲其粗率而挽法此通省士氣也至文風則浙西不足者根柢浙東不足者文采因其所短而變化之原非朝夕之事臣伏讀　皇上躬正文體　諭旨所以責成學政者至重敢不竭臣之愚鼓舞裁成但念轉移風教之權要在賞罰分明然後足以攝其耳目而使之變今士子所以應試之文大約揣摩近科坊刻墨卷沿訛襲謬期足弋取科名而已是以為學政者非不以先正典型諄諄訓誨而常不勝其倖中之念且向來惟荒疎悖謬者始置下等苟其才氣可觀即語言疵病姑置勿論今既欲導之於清真雅正之路必先絕其不率之心以堅其向往之志臣愚請於歲考時遇有離經畔註放誕僻澀之文即才氣橫溢其心氣必險躁不根宜即置之下等仍將卷內疵類之處於發落日給與諸生公閱當堂訓飭以示懲戒此等好為僻語者大抵聰明才華好奇而不務正之士如此以示之恥不患其不日趨於正況浙省之人轉移甚易感　皇上殷殷造士之盛心自必沐浴變化文體一正人品心術自必漸淳臣謬見如斯未知是否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籌回民望種安集疏　乾隆二十五年　楊應琚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　奏請派撥墾種以濟臺糧招集散亡以收地利事竊查南路一帶現在各處俱有

欽差大臣分註辦事安設臺站駐遞奏匣臣沿路留心察看見閘展以西各臺近北山有路可通者於原設兵丁外又有護臺回民三十人其臺兵口糧係在就近所屬各城自行支領相距或一二站以至六七站不一較從前在閘展等處遠行運送回屬便易但各處臺兵因缺馱運牲

畜步行背負殊覺艱難查自哈拉沙拉以西各臺近水可墾地畝尚多亦間有溝渠堵塞而臺宇撤毀者原係回民在彼住居墾種緣準噶爾賊衆殺掠於前逃匿小和卓木搶奪於後以至空虛今妖氛掃蕩如庫車沙雅爾賽里木拜阿克蘇等處回民業已均平宜賦而自哈拉沙拉以至庫車中間庫爾勒等四處復有新遷多藍回衆臣思以為各處臺兵口糧除回民未及收割以前仍照舊赴各城支領外今歲收成以後即應飭知各該伯克等核明各臺官兵數目於應支糧內就近支給所支糧石即於應支總數內扣除似覺更易至附近各臺暨臨近大路地畝飭知該伯克等詢問回民有願墾藝者令搬移前往及時開墾臺有居民則望衛對守聲勢聯絡無需派撥駐臺之人地皆樹藝則收成捕獲領支愈便無俟更需費給之煩且臣查

南路臺站馬匹每歲屢經更換輒致疲羸現有不堪施用者蓋緣南路非產草之區日啖麩葦鮮不疲斃倘附近田疇則穀稈豆稭悉資摠食大麥粟穀咸可飽騰是於馬匹亦有裨益又逆酋作孽以來回民部落流移遷徙臣見各處空堡頗有列樹成林垣墻周峙而廬舍傾頹坟墓壞裂往往數百里內絕無人煙近山之處虎狼之跡交錯臣現移咨各處辦事大臣如有逃避逆酋遷移他處及被其殺戮無人承業者田畝園林悉數查明諭各該伯克酌量給與安民如子內外一視且　天朝法紀甚嚴凡臨大路臺站爾田爾宅可以常保厥居無有擾累者俱令照舊耕種住居庶於臺站有濟而回民亦漸臻康樂矣

請准臺民搬眷並嚴偷渡疏　乾隆二十五年　吳士功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為請廣臺民搬眷之　恩例並定有司失察偷渡之處分以安民生以請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　朝　德威遠敷薄海內外共沐　恩膏如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版圖將及百年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　聖聖涵濡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省濱海州縣之民俱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迨後海禁漸嚴一歸不能復往其主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移眷屬另娶番女恐滋擾害經陞任廣東撫臣鄂彌達具奏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入臺編甲為良人人有室家之繫累謀生念切自然不暇為非更令有司善撫教之則知感激奮興安生樂業旋經議行在案嗣於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逕延亦屬無幾請定於乾隆五年停止給照績於乾隆九年巡視臺灣給事中六十七等具奏以內地民人或聞臺地親年衰老欲來侍奉或因內地孤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頭奸艄將船駛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到臺促客登岸荒島人煙斷絕坐困而飢斃俄而洲上潮至羣命盡歸魚腹固礙請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請仍准搬眷經部議令該督撫確查定議前督臣馬爾泰等會議具題俱如所奏十二年五月督臣喀爾吉善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奚混請定限一年之後不准給照自此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凡有渡臺民人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向之孑身過臺者今以壑閒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無知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若棄之而

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妻子懇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致迫不擇音甘受奸觥之愚弄冒險偷渡百樂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臺灣縣誌紀云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之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例禁犀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舟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淮水經汛口覺察奸觥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甘水積匪用濕漏之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倘值風濤盡入如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趕驅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臨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流漂溺

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罔顧行險相率陷阱言之痛心

臣思愚民之被害奸觥之肆惡其言鑿鑿可據且與乾隆九年巡臺給事中六十七等原奏不謀而合該知縣魯鼎梅身莅臺灣見聞自確載之邑乘考訂非虛且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卒未有因臨溺而告發者緣事在汪洋巨浸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沒於波臣倖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敢控訴故偷禁雖嚴而偷渡者接踵且與督臣供令先後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遇風而返回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十月止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九百九十名內溺斃三十四人其餘均經訊明分別遣回原籍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尚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匪者悉出隻身之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係戀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之後亦未有在臺眷口滋事者蓋民鮮土著則有離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謀久安之計乃因良民之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臺者因羈逆旅常懷內顧之憂在籍者恨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內地老幼男婦煢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至鋌而走險舉命波濤非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臣受

恩深重身任海疆伏見

聖主愛養黎元惟恐一夫不得其所為之謀安全計久遠者無微不至矜茲過臺良民尤屬

宸衷垂注旣深知臺民搬眷事非得已而奸觥之偷渡貽害無窮實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合應仰懇

勅命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一切男婦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外其在臺有業良民果有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在內地者許先赴臺地該管廳縣報明將本籍住處暨眷口姓氏年歲開造清冊移明內地原籍查對相符覆到之日准報明該管道府給與路照各回原籍搬接過臺其內地居住欲過臺採親相依完聚者即先由內地該管州縣報明造冊移明臺地確查覆到再由督撫給照過臺仍責成廈門海防兩同知並守汛武員凡過臺眷口出入均須驗明人照相符方准放行

不者將該管官查參議處汛口文武失察徇隱一并分別處分其隻身無業之民並無親屬可依容頭船戶包攬偷渡者仍照例嚴禁查拏再愚民之違禁偷渡雖由奸徒之

引誘亦由各該管地方官平素失於化導稽查所致嗣後海口查獲無照偷渡男婦解回本籍者可否按人數之多寡將原籍州縣酌與議處永為定例庶良民得循請照之例不敢徼倖行險免受奸艄之貽害而地方官顧慮失察考成自必勤加化導既使禁止令行奸良有別復得法良意美防範嚴明似與臺地之海防民生均有裨益而我

皇上浩蕩深仁洋溢中外與海若之含宏光大同其悠久無疆矣

請嚴海口稽查疏　乾隆二十五年　李治運

浙江按察使革職留任臣李治運謹　奏為請嚴海口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事竊照浙省洋面與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朝夕可通向惟達方貿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容雜混其餘附近商民揚帆出入最易藏奸小者割網偷魚大者刼財掠貨雖有防汛員弁巡哨而在洋搶刼之案竊發時聞備查各處破案獲犯俱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各出微貲夥同造駕或越山樵採或泊海收鮮雜踪跡靡常然總不出三省界連各口定例凡造船隻將船戶姓名籍貫編烙船板出洋後給與照票將船工水手人等詳註姓名年貌凡所過島畏有營汛駐劄者驗明照票方始放行立法非不周密然此特驗其是否內民並船內有無透漏糧食夾帶硝磺等類祇究其所出不究其所入而於各船之貨物資財有無來歷一切無從過問因而採樵之徒忽裝異貨收鮮之輩遂擁厚資苟其所至之處稍能核對則伊等匪情立破臣請嗣後除遠省本有商船仍照舊辦理無庸另查外餘凡附近出洋船隻於領照時務將作何生業切實填註於到口上岸時令稽查官弁將其所載貨物逐一查驗凡照內所填不應有此貨物者即交地方官嚴加根究即使來歷有因亦必詳登檔簿各處倘有失事飛即開具失單關傳各口其日期貨物與檔簿相似者自可立時獲訊即如收鮮一案有張網下釣之分釣船無網專憎竊人之網若於照票填明釣魚字則所有之網定知竊取他若魚船而有細貨樵船而有鮮貨更屬顯而易見近日平湖縣破獲浙省洋界行舟被刼一案盜犯錢再等二十名俱係浙江貿販之船黃巖鎮標遊擊黃天球破獲江省洋界擱淺被搶一案盜犯林炳等數十名俱係閩省捕魚之船所得贓來貨物並皆盈千累百乏本窮徒安得一朝有此覓線跟踪實由於此今若將出洋給照填註於前到口驗貨核對於後則海船踪跡總在各口指數之間於以著為定例通飭恪遵庶期海洋刼搶之案漸可以肅

清矣

籌稽察海洋漁船疏　乾隆二十五年　吳士功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為恭酌例案立法稽察漁船以安商旅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照濱海一帶漁船出沒進盜潛踪最為商民之害必須查明各船實力整頓編排互結書號帆樯稽察出入始不致藉名漁船出外為匪且於今春出巡漳泉沿海地方周行察視得悉海上情形與司道府縣熟商妥辦茲據酌議前來臣復詳細確議參酌舊時成例確按現在情形將應行查辦事宜敬分晰為我　皇上陳之

一漁船應取船主澳甲保結以清源頭也查船上水手多屬貧窮而船主尚多殷實所雇舵水之奸良難瞄船主之耳目應令嗣後漁船於赴縣領照及商船改換漁船時先

將船主取具族隣澳甲保結然後令船主慎慮駕船水舵
開具年貌出具各水手不敢為匪切結送縣核明開列入
照並取十船連環互結存案於春冬季出口之前移知各
汛口員弁查驗放行如年貌不符必係頂名即行嚴究倘
出洋捨舟一船為匪餘船連坐餘船能將為匪船户首捕
到官者免其坐罪如船主及原保結澳甲不早首報者一
併嚴處俾船主人等知所整頓不敢盜雇匪人其有將船
給與伯叔弟兄子姪親友代駕出海者並取代駕出海族
鄰甘結令船主赴地方官呈報立案其船中需用舵水總
責成本船之主覓雇結報俾有專責則源頭一清為盜之
風可息矣

一漁船出口逾期不還應責澳甲船主查報也查漁船赴
浙省採捕春冬出口本有定期春海以立春後赴縣換給

牌照配載課鹽於三月中旬出口至五月七月
回棹冬海以九月間出口於年底回棹但向來逾期不還
未定查報之例因得逗遛在洋致滋事端漁船回棹雖有
先後不同而駕往採捕多屬連踪而出其本回各船何處
逗遛逸踪必知應責令澳甲船主向首先進口之漁船查
明未回船隻現在何處因何未回自行寄信促歸倘屆期
不還即禀知地方官移查沿海營汛押逐回籍倘澳甲船
主逾期不行查禀以致在洋滋事為匪併將澳甲船主分
別治罪如果係風汛不順訊明取結釋放其有小船在本
澳採捕朝出晚歸者亦責澳甲稽查總令朝出晚歸如遇
時不行歸澳許澳甲即行禀究違則並治澳甲之罪則往
返各有定期稽察益為嚴密

一漁船攜帶貨物應加稽察以防來歷不明也查漁船原

止採捕魚鮮非比經商貿易向無綱紙皮張以及遠方貨
物即或偶有帶回亦應令赴買賃之地方汛口驗明給單
以便沿海遊巡官弁及守口員弁查驗如單外另帶多貨
即移縣查明來歷倘沿海哨船及汛員查驗不實或受賄
徇縱一經發覺照例參處

一商漁船隻應於帆檣大書名號仗奸良易別也查定例
福建省商漁船頭及大桅用綠油漆飾於船頭開列字號
用紅油漆字等因巡閱漳泉沿海各處見聞在海各船帆
檣顏色黑白不一而字之大小有無亦無一定臣竊以為
帆檣書號原期海上往來一目瞭然匪船姓名無所隱諱
則彼有所顧忌不敢公然為匪應請嗣後帆檣編號字色
不必拘定如帆檣之本色青黑者即書粉字如帆檣黃白
色者即書黑字務依船照原編字號書福建省某府某縣

某號漁船户某人或商船户某人字樣於船檣兩旁大書
深刻每字長闊一尺帆上每字長闊二尺漆以黑白顏色
飾以桐油則字可耐久如日久模糊即從新書寫油飾務
令遠望瞭然俾沿海汛口查驗船隻文書相符者立即根究緣
洋舟師便於稽查如無字號而船照不符者立即拏究船隻所到之處無論
由如係賊船即行擒捕毋使兔脫則船隻無從匿跡即或行強
劫逸外省俱有文武官員查驗匪船無從混跡即或行強
搶劫而事主又能默記帆檣字樣報官追捕海洋雖大奸
匪無從托迹矣

以上四條臣謹參稽舊例復確按情形悉心商酌期於法
歸簡易行之不煩而實效可為俾海洋宻謐以仰副我
皇上除慕安良之至意

請禁州縣溫拏車船疏　乾隆二十五年丁丑樹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丁田樹謹　奏為請嚴州縣濫挐車船之禁以安商民事竊惟我　朝自丁糧歸於地畝凡有差徭從不絲毫累民是古所稱力役之征今已並無其事如我　皇上巡幸所至以及辦理軍需所用車船百姓無不踴躍奉公乃必按程按日給以價值並計其守候空回格外優恤猶且於經過地方屢頒　恩詔免賦縫征蓋愛民若斯其至也近見州縣衙門每於上官之迎送同寅之往來親戚友朋之過從甚至私遣家丁私搬貨物動輒出票封挐車船計所發官價不過市價之半而守候空回概置不問民間懼以抗回獲罪俯首承應甘受賠累其尤甚者奸役一得此票視為奇貨可居凡鄉鎮有車船之家挨門索詐有錢則賣放無錢則拘挐或已拘挐多日得錢仍復賣放及官催期迫則搜人於途棄貨於地封其車

船應之以致旅人阻滯而難行商販聞風而裹足凡物價騰至高昂辦公多所掣肘未必不由於此如去歲楊村地方因預辦漕艘剝船致將商船久羈客貨壅積重壓　皇上睿慮　欽差經理其明驗矣然此猶辦公不善非以私事滋累也頃良鄉地方聞有縣役稱奉公差挐車暗行索詐有過客馳騾被其攔路挐去將行李並銀數百兩拋擲道旁又聞天津地方車輛多被縣役封住車戶必先賄縣役乃得另雇致上京車輛騰貴倍於從前其他州縣類此者恐所在多有總由私挐車船尚未嚴禁是以奸役得借名滋擾臣請嗣後州縣官惟承辦　大差及委運官物許其預備車船仍不得赶扣腳價濫差需索此外私事但照市價僱覓概不許濫出差票擅行封挐違者從重參處如此則胥吏無從借端而商民可免擾累人情既無

奏五十一　八

請備特懸鐘磬疏　乾隆二十六年　允祿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請備特懸鐘磬以崇樂制以紀　豐功事竊惟禮樂際熙洽而益隆制作合治功而大備臣等伏查金石為八音之綱紀故筍鏞擊拊著美寰廷雅頌所傳三禮所載簨業之制班班可考孟子論集大成之樂亦曰金聲玉振朱子註云八音未作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所謂始終條理者也自漢以來隋唐宋遼金元各史樂志俱載有鎛鐘特磬惟明代樂懸未興嘉靖時太常寺卿張鶴建言請設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聖考定黃鐘十二律呂真度御製律呂正義折中精當八音俱經釐定惟鎛鐘特磬詳

其說而未備其器若以時將有待而貽俟問於臣仰惟　皇上德協勳華功崇繼述　欽定律度聲歌均歸盡善茲者承　兩朝未竟之緒建亘古未有之勳漢庭月寘二萬餘里並入版圖奉正朔誠千載一時之盛軌也適當西師奏凱西江古鐘應時而出廷臣疏於考訂未詳所用經我　皇上聖明指示定為鎛鐘並申鎛鐘編鐘之辨正註疏之異同闡鐘律之精義　大文宏論啟發愚蒙掌復　命臣等遵按　聖祖仁皇帝欽定黃鐘真度上下損益鑄為鎛鐘十二　御製銘詞昭示無極臣等幸際　景鑠實深忭舞竊以修理宜備始終金聲必兼玉振方今和聞奉書材叶鳴球洵當與泗濱所產同資戛擊應請仿周禮磬氏句博股鼓之法製造特磬十二簴與鎛鐘俱為特懸以備中和之盛其樂懸位次奏樂儀節臣

等詳考古制鎛鐘在東居編鐘之左特磬在西居編磬之右此後每遇　慶賀　朝會大典設應用本律之鎛鐘特磬各一凡樂作起祝後鎛鐘一鎛編鐘繼之樂闋擊特磬一乃奏散其　壇廟大祀並依應用之律各製鎛鐘特磬一簴以昭美備如此則古今厝協韶濩同和矣

請定秋審章程疏　乾隆二十六年　金德瑛

左都御史臣金德瑛謹　奏為請酌定秋審章程以歸實效事臣竊惟秋審之制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所以矜慎民命詢謀僉同與衆共棄之義也屆期各官於朝房東西分行坐陳招冊於前刑部書吏二名分南北侍立在北之吏先按一省名冊依次唱某囚係舊事係新事稍徐曰某囚情實緩決可矜在南之吏續唱亦如之遇有商酌則停唱以俟凡已經秋審者謂之舊事現入秋審者謂之新事此

定規也招冊繁多限以旬餘竣事計每日不下四十冊業幾盈千雖張巡之默識強記未易優裕為也又況獄情律例毫釐千里非可徒誇敏速乎在情實可矜二條本自無多其餘盡入緩決而陳案又居十之八九所以從來之改重者多在於新事有所商酌僅可數語而定容有未盡所懷而模稜遷就者若一人一案爭執遷久則後案之壅滯愈甚矣其經近年秋審而改者間有一二而積年緩決罕能軒輊於其間其理固難於更張其日時與精力亦不暇周及也然則列坐以聽胥吏唱宣之一過毋乃沿襲具文而無實與仰惟　聖主訓勵臣工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凡事俱歸簡易則秋審尤宜通變使得專心精審於近事之為實際也臣愚以為嗣後巡撫每年仍舊造全冊送刑部存案以備稽考而刑部分散九卿招冊惟以三次秋審

為斷蓋由臬司而巡撫而三法司初獄已致慎兵至於九卿集衆思益加詳焉況經三審緩決而猶待後此之勘定是反覆何時乃成讞也九卿雖有易人獄詞終不可變惟有長此囹圄偷生畢世所希冀格外者每過　國家十年　恩綸重瞻天日亦哉自　聖心特下刑部而衆卿弗與焉是則陳棄可省而近事更得盡心詳審雖從容往復不廑淹滯是不啻一日之中展二三時之限此臣所謂歸於矜慎之實際也請　皇上勑下刑部將三年來考之每年於近棄中改定者幾事分別具奏則孰為具文孰為實際盡在　聖明一覽之下矣至於刊校招册減幾大半上節　國家有用之財下恤秋曹繁劇之力而九卿無有餘晷治其本署之公事其為利便亦匪一端也

議秋讞疏乾隆二十六年　寶光鼐

副都御史臣寶光鼐謹　奏為敬抒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秋讞兩議時刑臣密奏摺內稱臣於法司會稿以己意簽商有未經盡題各案臣理合即行回　奏第以簽議未定尚待商榷未敢遽潰　聖聽今刑臣執守成案而臣復據律例所見不能盡合則臣前後簽商各案同異緣由有不得不據實聲明者臣自今歲三月至八月與刑臣陸續簽商其有關罪名出入者計十二案而盜賊事主之案居其八如湖廣司唐成添戳死賊首張得衡一案則以臨時行强之賊犯而誤依竊盜未得財律擬笞以格殺盜首之事主而誤依罪人不拒捕律擬絞如浙江司陳永桂等毆死吳郁元一案則以賊首糾衆奪犯殺人而誤以罪人拒捕論擬又直隸司賊犯劉老等拒捕戳死無名人一案安徽司賊犯楊德士拒捕及偽事主妻女一案則皆以護賍格鬥殺傷事主之犯而誤依罪人拒捕科罪此皆臣據律簽商而刑臣已依簽改駁者又有山西司賊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賊首杜九思與弟杜九維棄井逃脫事主並未追及乃聞夥被獲復轉回殺奪立斃事主與情急圖脫者不同簽商一次隨據刑臣簽復以為棄財即屬合例臣亦即行畫題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則以賊犯張永賢黑夜行竊而拘執毆打致死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則以不知姓名竊賊掏摸財物護賍拒捕而毆打致死又江西司事主黃魁成一案則以賊犯曾辛發竊牛拒捕而毆打致死皆例應杖徒之犯而誤引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以鬥殺論律擬絞此臣與刑臣往復簽商而未有定論者臣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為

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時拒捕律有正條惟棄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准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者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苞宿蔬果等類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為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竟以竊盜論也若竊盜持杖拒捕則官差事主鄰佑均得依律格殺勿論而拒捕不持杖者在竊盜則有邊衛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罪止杖徒則拒捕而殺更不待言其不更議減等者所以防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問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為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鬥論遂於律

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並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簽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警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鬥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為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鬥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寬事主也盜賊為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抵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為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隣佑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為被害之人雖擅殺至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人於強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械遂謂之鬥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蔣嘉年條奏內開賊犯持械拒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佑俱照律勿論外如有捆縛逃走而隣佑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強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即拒捕不持杖者也在隣佑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

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各省辦理尚沿成案以鬥殺擬絞抵半年之例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簽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警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鬥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為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鬥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寬事主也盜賊為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抵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為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隣佑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為被害之人雖擅殺至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人於強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械遂謂之鬥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蔣嘉年條奏內開賊犯持械拒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佑俱照律勿論外如有捆縛逃走而隣佑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強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即拒捕不持杖者也在隣佑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

來之水惠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滙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碰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洫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多水積亦足為患者是下游被海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潦之區亦當導其去路此開下舊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而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滙集即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堤綿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專為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閘等閘既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

全局查現在鹽城境內石礎天妃閘引河覓深由新洋港歸海淺水甚暢人與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前副總河臣嵇璜奏准挑淺由閘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礎等閘之通暢而閘水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梅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沖等五閘緣彼時尚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淺年來水淺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覓深更甚臣等濂道籌辦下河諸務之　聖訓悉心計論並與常鎮道錢琦等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疏淺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滙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沖三閘各引河疏淺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滙入射陽湖歸海就其阻塞之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總以海為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患至謂引河不能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已得濟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得多一尺去路即可早消一尺稍緩並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之引河節流通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涸自必齊心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旱澇有備將見沮洳漸成沃壤仰沐　聖恩永資樂利臣等為下河通籌全局起見用是合詞條陳恭請　聖訓倘蒙　俞允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水勢情形詳籌審度將應需銀兩擘節估計另行妥議請旨遵行

議鹽價疏乾隆二十六年　郭　薩哈岱

山西巡撫臣郭琇河東鹽政臣薩哈岱謹　奏為密籌行鹽定價之例稍宜變通以裕　國課以足民食事竊思恤商乃裕課之源商貧則課項無出而成本乃困商疲幸蒙　皇上多方培養庶可漸期復元臣按商人受困雖非一端而要由於從前所定之鹽價伏查河東鹽法每二百四十觔為一引一百二十引為一名坐商管業畦號澆晒鹽觔賣與運商謂之場價運商貿鹽辦課運發售賣則有鹽價向來鹽價原係隨時長落並無定額自乾隆十年前鹽臣衆神保始行定價俾豐年不減歉歲無增至乾隆二十年坐商場價日昂運商困而日甚以前鹽臣西寧等奏請每觔增銀二釐經部議增一釐限以三年為止嗣於二十四年三年期滿場價轉昂復經臣薩哈岱奏請再行展限三年案　恩俞允在案是河東現在行鹽之價較之原議每觔已增銀一釐商力自當稍裕其奈商價日長比前更昂所增不償所費是以日累日深伏查衆神保價定之初兩時適屆豐收場價甚賤每鹽一名需銀止二三十兩自後場價節年遞長至西寧請增之時已增至八九十兩衆商已稱賠累不支迨至於今凡鹽一名至二百十兩較之定價之始不啻十倍有餘在坐商澆晒維艱收鹽無幾所費工本不得不於所收鹽內取償若必令其減價賣與運商則坐商資本更屬無多勢必拋荒畦地澆晒無人矣而運商於買鹽之價日增賣鹽之額有定商本安得不虧課項於何取辦且同是一鹽其為坐商澆晒之鹽固不能為之限制聽其隨時長落賣與運商辦納課項之鹽則繩之以定價不許絲毫增長而令其虧本

行銷投之情法之平亦殊為未協夫民間日用百物俱有消長之時而獨於鹽勒之以一定之價目今商人多逞一名之鹽即多賠一名之本商力有盡民食無窮資本既空轉輸不繼民食既缺待濟孔殷將有奸民漁利私販居奇小民苦於食淡即貴價亦所甘心地方官以官店無鹽即資私亦難於嚴禁然則本為使民乃適以病民而肥梟販耳於國計民生兩無所利伏請乾隆十六年免追淮商鹽價案內奉　上諭民間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不能概繩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今諭意在恤民而欲官為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竟則美矣欲其行之於事能乎不能乎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戶口繁衍自古希逢之盛會人庶則用廣則價昂此一定之理經國者要在務持大體而於

事設通變盈縮之間為之補偏救弊俾庶政皆得其平即所以嘉惠元元者不外是矣因議鹽法故推類及之而因時立制之道實亦不外此仰見我　皇上仁育義正至聖至明今日等目擊河東商衆實在賠累情形自應仰遵通變盈縮補偏救弊之　諭旨悉心籌畫惟有仰懇

天恩特沛東行鹽之價稍與加增以為裕課蘇商之計日等詳核商人貿鹽細數每鹽一觔較之從前增銀六釐有餘雖現當借業經增有一釐究屬無補於事然若於民間食鹽價內照數加增又恐民間食貴日等再四酌籌請於現今鹽價之外每觔再酌增銀一釐仍照前例限以三年俾三年之後鹽觔旺銷場價仍然平賤即行　奏請刪除若如此則衆商目前之酌折雖不能全抵成本然亦庶得少有補苴矣至於鹽價議增或恐於民不便日用百物俱有酌乎情理以中人八口之家計之每年所食極多不至百觔增銀不過一錢一年之內多用銀一錢於中人之家非有甚補至若見其損即與之節省一錢亦於中人之家未見其損下戶食鹽無幾所增更屬無多於民絕無所累夫鹽為日用必需不可不隨時調劑若病商而大有益於民非持平之道況病商以誤課而行此些微之惠於民民未受益而商已重困國課民食所關甚鉅臣等不揣冒昧謹合詞密　奏倘蒙　俞允並請將二十四年增價一釐展限之處歸入此案俟三年期滿再行　奏請

請嚴合戶朋糧疏乾隆二十六年　吳士端

四川布政使臣吳士端謹　奏為請嚴合戶朋糧之積弊以息爭訟事竊照田土為小民衣食之源契冊係耕管承

糧之據必須糧田清楚推收明白庶足杜吞占而息訟端臣查川省昔年地廣人稀招徠墾闢占為己業多係外來無藉窮民合夥開墾原不一姓或墾闢未久而轉售他人朋名合接是以永糧入冊有糧止一柱而兩三人串名註冊者積習相沿已久在報墾之初通力合作無分彼此迨年生畜日繁田價數倍於前奸猾之徒以糧係總名承納易於朦混未免日久生心或乘機吞占或一總盜賣或將己田出售而推收過割糧數清混不清甚有產去糧存經年捆訟釀成大案者似宜查禁清釐以息爭訟但積弊已久應請酌予一年之限令地方官出示曉諭凡有從前合糧戶口各照本名下應分田地若干應完糧銀若干分剖清楚酌定界址公同報官改正以本戶的名註冊自行承糧完納倘敢狡狃於積習逾限不行呈報請改者一經發覺

時聽寄田糧律計畝分別治罪如此庶霸占之風漸息而於田糧不致混淆矣

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實政疏　乾隆二十六年

戶部侍郎臣錢汝誠謹　奏為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實政以防懈弛事伏查舊例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止一切民詞除盜賊人命等重情照常受理外其戶婚田土等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後方准聽斷謂之農忙停訟地方有司衙門至期懸牌曉示沿為故套伏思各衙門封篆既不准理詞狀又益以四五六七等月停訟是一年之中清理戶婚田土等事不過半載即使簡僻小邑事務本少而審斷久暨終不免叢脞若事繁之區案牘堆積遲之又久苟非沉擱拖累必至草率完結地方有司果係老成練達之員原知農忙停訟本屬具文一切應理事件仍自照常查辦或不致因循僨事倘庸懦急情之人或係初登仕版正可藉詞推諉任意躭延其為貽害地方正非淺鮮臣再四推原例義意在恤農原為兩造俱係農民而所控之事又係丈量踏勘難於速結實有妨於農務者方可緩期聽理至戶婚田土等事皆士民工商之家均有爭控不必盡出業農之人即其間有一二干涉應行質訊者亦可速為審結無妨農務若拘於成例概不准理必致無知愚民遇有雀角細故明知官不受理急圖洩忿或邀商親族或別啟釁端節外生枝輾轉滋蔓現在臣於刑名恣題業件留心查閱每有事本細微而適值停訟屆期一時未及伸理竟至釀成人命者不一而足殊非整飭吏治綜覈名實之道自應急為變通且愚昧之見仰請　皇上勑諭各省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嗣後凡值農忙之際遇有民間詞訟必確查兩造實係農民所告之事關係丈量踏勘一時未能清結差拘候審必致有妨耕作者方准詳明立案展限至八月聽斷其餘應行事件隨時完結不得以時值農忙概不受理並請將懸牌出示具文永行停止如此庶塵案可以速清而吏道期於核實矣

陳稅課事宜疏　乾隆二十七年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趙佑謹　奏為敬陳稅課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覆江蘇藩司安盛奏江廣等處商船舍泊關而遠走海關避重就輕有違定制應令嚴飭查禁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臣從部抄詳閱之下知安盛意在增加海關稅則即該督撫亦曾以此奏請而　諭旨俱不允行仰見我　皇上恤商便民量同覆育重　國課而抑澆風意至善也臣職在徵末何敢於己奉　俞旨之後復行妄瀆惟是再三細繹商賈小人趨利若鶩苟可避就秋毫必爭然使貨船不由海關潛行海洋其中實有偷漏正稅別干洋禁之處即為情重所宥今仍收口報納不過七折對折稍分輕重關口雖有共同國課曾無彼此固不必過為區別也伏思海關稅則雖許關本不為重　皇上愛民如子諸商久樂輸將必不以正額為嫌而舍河內之坦直就外洋之紆迴甘冒風濤不測之險捨所由誠見各關陋習往往容船報納一切火耗飯食丈量稅票諸雜費家人巡攔藉端需索中飽分肥欲壑難滿而許關為來南衛會乃其尤甚商賈觀望規避非避正額避需索也海關於此等商船或諸項索費稍減亦未可定是以商舶會往漸至日多今既漸

懸禁令歸口定有專途商船勢無他從吏胥勒索恐益滋弊合無仰懇　天恩勅下該督撫監督等確遵定例實力詳查將游閘需索陋習嚴行禁止使浮費不致多求則商船自然駢湊若第禁其海洋出入似尚非正本清源之道也

請開溝洫疏乾隆二十七年　湯世昌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湯世昌謹　奏為請開溝洫之利以裨民田以惠行旅仰祈　睿鑒事竊照今歲近京處雨水過多山水長發地土濕透不能消涸低田不免淹損行路阻於泥濘頗為農桑之病夫江浙之田所收多而賦財富以水利修而農力勤也西北則不然並無溝洫全仗天時幸種以後彌望不見一人不惟糧數甚輕兼且時炎賑濟然欲仿古治地勢既不能惟於大道兩旁開溝深廣旱不憂其湮沒旅不病於徒涉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溝積以蓄洩商旅便於馳驅且大道可行亦不致故犯田間踐踏禾稼是亦水利之一端刻不可廢者也謹按修理隄防本垂　功令直省開載查辦而督率無人未免有名無實地方官皆以業牘無暇工費無出為辭夫郡縣佐貳多水利列銜又本省效用人員可供驅策伏祈　皇上勅諭各督撫嚴飭所屬務於秋成之後遴委勤慎佐雜以及分發各員督率該地農民照河工民埝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倘口於大道經行之所淵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因其地勢層層疏浚如有橋道積窪童加深廣以為瀦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院窪處起坡岸如有餘力再將境內小河溪澗必由之徑決渫宣洩預備橋船乘此農隙之時工程數月可竣然後飭令道府輕騎減從據報勘實如所過道路間有不修及修不如法即傳諭地保速集民夫立時改築如一處溝渠狹阻即責令該管近地業戶即時疏浚而所委工員實心與否一望可知優則議敘劣則議懲全在大員秉公明下條自然踴躍夫閭閻自為身家即使各出財力亦合乎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義行之有效即村莊徑路亦可仿行如果實力辦理永遠增修雖未能盡除水患然溝中行得一分即地上減去一分而傍路之地阡陌綿長水有歸宿田不受其湮沒旅不病於徒涉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善安西建置疏　乾隆二十七年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新疆之規模大定安西之建置宜籌謹先縷晰敷陳仰祈　睿鑒事竊照口外安西府治東接肅州西通哈密為中外出入之咽喉臣前因奉　命查勘新疆於乾隆二十四五年節次往返經臨其地見安西以西自白墩子等處至哈密計程八百七十五里設軍臺十處其間廓望綿長水草乏缺馬駝至此易致損傷來往商民多捲未便且各臺額設塘遞馬匹應需草料均須長途遠運雖經臣奏請將安西三縣莞豆種成不由肅州運送而自安西前赴哈密程途尚遠運費尚復不貲方今疆域恢宏輸蹄如織未便因循遷就謹按雍正四年間前督臣岳鍾琪於理安西事宜業內以沙州為西陲緊要之區初次具奏原欲於沙州設鎮即今日之敦煌縣治也嗣因杜爾伯津地方在沙州迤北二百餘里易於應援故復奏准於杜爾伯津設鎮即今日之安西府治淵泉縣也其沙州則酌議設立副將管轄二營駐兵一千五百名過有調遣之處安西與沙州兩路分兵並進俾成犄角之勢但今草麦久已蕩平安西已成腹地提臣現在移駐巴里坤其安西城內止設參將一員前後奏准駐兵八百名情形已迥非向日可比且安西府城亦建設廓壁之內米糧食物等項或須仰給於沙州而沙州則土田廣沃物產饒裕達勝安西猶之志乘漢晉以沙州為敦煌郡唐設沙州刺史元為沙州路自歷代以來無不以沙州為郡治況我　皇上拓疆二萬餘里規模宏大遠邁前朝而乃於中外總滙之要區則砂磧綿亘一望無垠似非所以

五里較至靖逆歷安西而至哈密共程一千一百八十五里實計近一百六十里其沙州以西凡有舊井俱已掏淤深通水泉湧出沿途間有山石嵌崎之處亦令匠役開鑿平坦用所帶車輛逐處試行毫無阻滯臣查沙州一帶既道路平坦水草近便而叛之行走安西又近一百六十里則移設府治軍臺洵於公私交有裨益且道路既近則各臺轅運糧草自可節省腳費約銀一萬八千餘兩此外運送鋪鞘紬緞紙張藥材等項每年節省之運費與每屆官兵換班節省之腳費更難僕數臣悉心酌核似應俯順輿情將安西府治與軍臺俱移設沙州即以沙州現設之敦煌縣為附郭首邑往來一切供應就近在府庫支發而知府東有玉門西有敦煌北有淵泉通足居中統率且計現在所貲不過如改移臺站建蓋知府等衙署為數有限而

後頻年之節省諸凡之利便實屬永遠無既況安西府城
自從臣移駐巴里坤以後參將所轄兵馬無多而地當孔
道差務紛繁辦理恒虞竭蹶若改府治於沙州則該處本
係副將駐劄兵丁倍於安西承辦差務自無貽誤又不僅
移遠就近節經費便行人已也且沙州本為關外安西第
一沃壤而移設府治裨益地方事所應行況經費既多節
省軍民又多稱便而該縣之繁庶更遠勝於安西是以經
臣要勘之後商民雇不聞風踴躍現有稟請於道旁建蓋
店房以待移設軍臺者但事關重大必須臣親往勘明始
可詳悉定議臣現擬六月初起程前赴沙州一帶將移設
府治改安軍臺之處切實確勘妥議繪圖貼說另行奏請
　聖訓外理合先將府治軍臺應行移設暨臣現擬親
往查勘緣由恭摺奏
聞

酌籌甘省茶政疏　乾隆二十七年　楊應琚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查議具奏事伏查甘省五
司庫貯官茶其最陳者起於乾隆七年現今尚存一百一
十八萬二千餘封陳陳相因艱於售變誠如
　聖諭必
須通盤核計妥籌辦理始可冀公私交有裨益臣隨將現
在逕
　商備查原案確訪情形務期籌辦妥協另行具
奏緣由亦經恭摺
　奏覆奉有
　硃批一面以籌計疏
銷固須官為調劑而茶務積累已深亦須面詢商人始可
得其肯要行文蘭州布政使調取商頭怡緒逢等來肅面
加細詢並以甘省滿漢各營自定議搭餉以來已奉行兩
載有餘兵丁是否俱有餘利不致抑勒勉強並此外應如
何設法調劑又札行布政使吳紹詩熟理茶務之洮岷道
武忱馥臨洮道增福暨滿漢各營詳細確查具復至新疆

收本色乾隆元年復因庫茶存積較多議改折色每封增
銀一錢共收折價銀三錢其折價茶封不准配運商人止
每引配正茶五十觔並附茶折半減為七觔共以五十七
觔行銷迨乾隆七年又議將折價仍收本色十三年復以
庫茶銷變維艱酌請將應交本色官茶以二成徵收本色
八成改徵折色每封仍收價銀三錢商人除交二成官茶
每引十觔共茶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二封外其自賣之茶
仍止准每引配運正附五十七觔連二成本色附茶一觔
六兩零共止配運正附茶三十一萬八千八百十七封乾
隆二十一年前撫臣吳達善以康熙四十四年改徵折價
之時原係聽商按引全配迨乾隆元年以後遞將折價茶
封不准配運逐致商力疲乏　帑項懸久　奏准將每引
八成改折茶四十觔附茶五觔九兩零俱照康熙四十四

年之例聽其全行配售以紓商力計每年應增配茶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封此歷年徵收本折暨商茶增配之原委也是甘省庫貯官茶向例如遇存積過多則請改徵折色如庫貯無幾復請徵收本色原係隨時權衡調劑期於公私交有裨益今五司庫內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積至一百五十餘萬封經前撫臣吳達善於二十四年奏准每封作價銀三錢搭放兵餉當奉行之始兵丁領發茶封尚有餘利今行之二年有餘已搭放過茶四十萬餘封現在市肆官茶日多價值漸減兵丁無利可圖率皆不願多領是以尚貯存茶一百十八萬二千餘封連巴里坤哈密存貯茶六萬八千餘封共茶一百二十五萬餘封一時遽難銷售今伏讀　諭旨兵丁果有餘利則官茶不無損價若官茶但利疏銷又豈能抑勒兵丁勉強從

事其中必無兩利俱存之理欽此仰見我　皇上日月照臨無微不燭即以現在滿漢各營暨口外各處辦事大臣查覆實在應需茶封數目統計每年亦僅能銷茶十餘萬封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數疏銷且每年商人又增配茶二十四萬餘封商茶既多官茶自必益加壅滯其按年應交二成官茶若仍聽其照常交納勢至陳茶銷售無幾新茶又相繼堆積疏通無日霎變堪憂臣愚心酌議莫若將商人應交二成官茶五萬四千餘封暫停交納照例每封折價銀三錢俟陳茶銷售將完再請徵收本色庶清源即可溯委庫貯陳茶自當漸次疏銷矣

一商茶應准其減配也查甘省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無論本折即係額課此外尚有捐助茶規官禮等項查出充公銀三萬九千餘兩亦係按年交納無殊正供至商

概止有此數而茶勿壓久行銷應售價值亦為民番所稔知今官茶商茶既各有壅積欲同時一體疏銷除減配之外別無良法前請減配茶八萬餘封為數尚少於事無濟今酌中籌計查商等自乾隆十三年定議二成八折交收以除交官二成本色茶封外應配自賣有課正附茶三十一萬八千八百十七封連乾隆二十一年奏准增配無課茶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封共應配茶五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封核計每引一道應配茶二十四封四勿今情願每引一道正配茶十五封內應酌減無課茶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萬九千四百四十封至二成本色茶封現既酌議改徵折價自亦無庸配運如此則茶商行銷較易不致停本賤售而課項又係照常完納且商茶既減則官茶亦易銷售實於公私交有裨益

等語臣復札行布政使吳紹詩等細加確核據稱該商等所稟情詞實係因時籌酌公私兩便事屬可行仍俟茶勑疏通之日另請照舊配運等因稟覆前來臣應請俯如所請辦理以利疏銷

一陳積茶封應請召商減售也查各司俱有陳積茶封而惟洮司為最多該司地處偏僻艱於銷售曾經前撫臣吳達善於乾隆二十五年奏准將此後應交銀茶俱改歸甘莊二司交納其從前存積陳茶俟搭餉完日即將洮司截汰無如該處附近止有兩營額設官兵無幾自定議搭餉以來止搭放過茶九千餘封現今庫內尚貯存乾隆七年至十八年陳茶三十三萬餘封計非數十年不能搭完而此項茶封約值銀十餘萬兩如聽其再行存貯勢必日漸霉變　部項虛懸是以乾隆二十六年前撫臣明德奏請

照現在搭餉每封三錢之價名商售賣以期漸次疏銷部議酌中核定行令每封以四錢發賣等因惟是官茶名為黃封色淡味薄向不如商附黑茶之易於銷售今又存貯多年色味更不如前若不量減價值勢至領買無人且今自有搭放之例民間於二年之內又添官茶四十萬餘封茶愈多而價愈減兵丁領獲茶觔食餘零買或錢或糧彼此交易總不出每封三錢之價而名商變賣則以每封四錢發售價值既貴成色又低商民無利可獲現皆裹足不前故自准到部咨以後迄今並未售變一封若不另行定議則名商變賣仍屬有名無實臣詳加酌核應請仍照前撫臣明德原議每封定價三錢名商變賣至甘莊二司存茶尚非過多口外所需向由該二司撥運無庸議銷外河軟運無庸雇覓牲畜攤算腳價外其自肅州運至各處如雇覓牲畜轉將腳費攤入茶本之內於領茶官兵月支鹽

處商民有情願照搭餉三錢之價前赴各司領買者亦准其一體交價售變如此則陳茶廣為疏通不致積久霉浥實於　部項有裨

一內地新疆應一體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前撫臣吳達善奏准茶封搭餉案內聲明自二十五年為始今滿漢各營自行酌定茶數每封作價三錢於餉銀內以一二三成搭放等因價值既為適中兵丁雜沾惠濟今自搭放兩載以來兵丁雖因市價漸減不願多領然自行食用之茶亦在所必需臣移行甘省滿漢各營查明每年實在需用茶共十二萬餘封具覆前來此皆按照營分之大小兵丁日用之多寡距茶司道路之遠近及該處銷售之難易各從兵便據實定議並無稍有勉強應請按季照數搭放以廣惠澤至新疆地方現在生聚漸繁米糧蔬果物產在在

豐裕惟茶觔一項向須取資於內地誠如　聖諭各處濟用自屬多多益善臣隨令各處辦事大臣查明每年共需茶二萬七百餘封又准伊犁等處辦事大臣等咨稱新疆地方遠近不一軍臺駝馬額設無幾若於遞送文報之外再令轉運茶封必致勞傷疲乏恐難兼顧不若雇覓牲畜陸續運解分貯令官領買其本腳價銀即在官兵月支鹽菜銀兩內隨時坐扣在官兵雖稍出腳價然較之商賣則以每封四價值尚賤於官兵既多利益　部項不致虛糜而臺馬亦可免傷斃添補之煩等因移覆到臣伏查新疆商賣茶價現准各處咨覆大概每封需銀二兩四五錢並二兩上下不等今官茶運至新疆各處除自各司至肅州沿途陸續

西二司共存茶六十餘萬為數較多除陸續搭餉外如該

萊銀兩內扣還核計應需本腳較之買自商賈既多減省而臺局又不致勞傷實於公私有益自應如伊等辦事大臣等所議辦理至將來如遇有換班官兵出口亦應令其隨便酌量攜帶庶運費並可節省再巴里坤必密現在貯存茶六萬八千餘封所有新疆需用之茶自應先儘此二處就近撥運俟撥運將完再由內地各自運往如此則內外銷售事易集而利亦普矣以上各條臣悉心酌核並合之布政使吳紹詩洮岷道武忱等議覆情節均與臣意見相同謹詳細縷揭恭

奏

陳招墾淮北事宜以廣生計疏（乾隆二十七年陳宏謀）

湖南巡撫革職留任臣陳宏謀謹

奏為淮北水患已除荒土猶多故陳招墾事宜以廣生計事臣前

奏請赴京面陳江南未辦之事欽奉

硃批具摺奏來欽此緣江南海州濱海濒地彌望無際除除近海鹵地晒鹽甚易臣已

奏請查辦其雲臺山下淤出高地儘可耕種又自

聖恩廣開河溝以後諸水歸海涸出之地可耕者亦更不少約計可墾之地不下數千頃土力甚厚以之種麥則翻犁一過即可有收以之種稻不過二三年即成水田臣諮詢本地紳民僉云地廣人少無力耕墾至於淮徐兩屬除低窪之地已蒙

聖恩豁免升科外皆係可耕之地乾隆二十四年已蒙

聖恩借給牛種銀二十餘萬兩年來荒地多已墾復所借牛種亦已歸還歲收屢稔臣往來巡歷安來邳宿等處可墾未墾之地尚多今春

聖駕南巡屢念邳宿一帶地方水患已深尚少起色

訓諭臣等悉心經理臣思淮徐海地方地廣人稀農力不勤現在已墾之地率皆耕耨不深糞力全無是非廣種薄收未足盡其地利而敝勑又苦人多地窄無田可耕若招徠無地窮民給以牛種廬舍撥地開墾先就海州開墾次及淮徐以漸推廣可使地無遺利民有恒業貯牛種等費必須仰給於官若動支公帑不無借給扣還之煩仰請

聖恩將現開豫工事例內捐納貢監職銜等款移於淮北墾田許官生捐資認墾誠敘墾熟之後按畝輸租積存備貯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謹將招墾事宜列於後

一墾田先海安而次及邳宿先委道府大員督同地方官並帶佐雜各員逐一勘丈分別官荒民業或開水田或為麥地畫清界址註明區段頃畝編號造冊用印存案將來認墾領耕以此為據墾成之後造冊報部即為官產底冊存之該縣即為魚鱗號冊

一招佃墾田每墾一頃所需牛種籽種及修補溝渠計需費一百二十兩水田需費倍之成熟之後每畝每田納麥租二斗水田納穀四斗官給印照永遠存佃為業

一本首外省官生開墾成麥田一頃准作銀一百二十兩水田尚須開溝築圩等費非一年所能成熟墾成一頃准作銀二百四十兩均於成熟輸租之後方給執照達部照豫工事例誠敘除即選即用及道府正任各項不准外凡捐貢監生及同知通判以下佐雜空銜許其指捐誠敘如官生不能自為招墾者許其納銀司庫藩司即給實收咨部議敘其銀轉發招墾另請題銷

一本地有荒地最多之戶自己招佃開墾成熟之後一體輸租誠敘仍聽永遠耕種輸納官租

一淮徐地方賦額本輕田僧甚賤凡有荒地而無力招墾

者聽官生認墾捐官成熟之後一體輸納官租將額賦豁
除仍給地價作為官田每畝上等五錢次等三錢如原係
官荒田地冒免額糧冒領地價查出治罪
一墾荒佃戶除本地窮民外將蘇松常太等處力農之民
無田可耕者地方官查明取結申送與本地佃民分派耕
墾每戶給地五十畝牛一犋籽種五石草房三間不許貪
多廣種仍前草率惰怯以上謹擬各條乃臣所熟籌而來
辦者如蒙　聖恩准行其需員經理分管督墾一切未
盡事宜統聽督撫諸臣詳議請　旨遵行總期多墾一
畝荒土即增一畝生計淮海地方自有起色蘇松無業之
民得有恒產我　聖主懋來不惜帑金廣開水利之
殊恩至此亦愈收實效而觀全功矣

酌籌經理社穀章程疏乾隆二十七年富明安

江西布政使臣富明安謹　奏為酌籌經理社穀之章程
以重倉貯事竊照社穀輸自民間接濟民食例設社長經
管不使假手胥役法至善也臣抵江西任後查核通省社
穀共有六十七萬六千餘石分貯各都各里設立正副各
社長掌管收放地方官稽其出入每歲造冊詳報皆循照
定例辦理惟是捡查卷凡舉報社長有情願承充者有
不情願承充者推求其故緣端方之人恐辦理疎霑貽身
家之累而狡黠之徒又以充當社長為榮得遂操縱是社
長中之賢不肖原屬不一選擇難極慎重而經管太久亦
難保不初終易轍況社穀散於四鄉非若常平之存貯在
省者比侵漁掩飾若非新舊更易難以得其底裏查雍正
二年九卿覆議社穀案內既定有五年十年分別獎勵之
用武職即可至副參等缺彼行伍出身者非著勤勞不能
拔擢而紈袴無賴之徒往往嗤手而得以故冒濫不已奸
未盡一旦思見請將社長悉定限一年更換凡春借秋還
後即令交代盤查取結通報存案選擇殷實誠謹之人輪
充周而復始一歲之內有一番更代如有侵挪虛控自必
立時敗露使於善落追賠至社穀一項既入州縣交代社
長自應責令稽查向無處分定例每多朦視嗣後州縣督
查社穀請比照府州稽察州縣倉穀之例如有虧空失察
徇隱即著落分賠如此立定章程自必交相警惕捐輸社
穀顆粒皆為實貯收放悉屬公平於民食倉貯均有裨益
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誠世襲遞降疏乾隆二十七年　紀復亨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紀復亨謹　奏為敬抒末議仰祈
聖鑒事竊惟爵賞為名器之大防而世襲尤軍功之鉅
典我　皇上聖武布昭　天威遐震建十百世無窮
之偉烈擴二萬里有截之巖疆　大武慶成賚延及世
凡効力行間者皆由在事大臣等據實開報及經　聖

鑒親定等差藏在司勳永永無致法至慎而典至渥也惟
是我　朝定鼎之初削平閩粵戡定滇黔當日鼓勵戎行
錫爵特從其厚是以綠營將校每一叙功無不人膺懋賞
而各省之中閩省尤多因其先有海寇之投誠其後有臺
灣而次之克捷市井之徒採升之辛會逢其適皆得爵分
右職庇及後人蓋已百數十年於茲矣臣惟前此大功克
捷皆有總理軍務之大員此等人員不過偏裨効力與夫
勢盛投誠并有僅帶功加虛銜而未膺戎閫者迨一經議
叙優予世職其人既榮寵終身而子若孫襲替後對品補
用武職即可至副參等缺彼行伍出身者非著勤勞不能
拔擢而紈袴無賴之徒往往嗤手而得以故冒濫不已奸

倘滋生如現在督臣楊廷璋等以市儈細民而賄買頂冒其明驗也且思屬近　天潢襲封亦從遞降此等世職人員充與帶礪之盟並垂奕祺寧謂處之太優即　國家酬庸之典念其先世少有勤勞然自祖父延及孫曾則待之者亦不為不厚至日久相沿官司之冊檔彌繁氓庶之譜系難據以致奸宄詭冒之弊蜂假借謬託宗支褒名器而墜法紀莫此為甚　臣請　皇上勅下廷議嗣後凡係綠營軍功人員核其何項功勳准予世職次數其子孫承襲應作何遞降分別等差著為定例其從前得過世職人員請通查各省核其所得功勳及襲過世次並現在應行承襲之子孫是否嫡派或有世絕無可繼嗣應行削除者轉飭地方官詳細造冊取具宗圖印甘各結咨送兵部嚴查底檔彙合具奏請

旨定奪再現今由世職補授將弁者各省甚多雖皆由督撫保題而果否係世職的裔有無影射頂冒等弊正當乘此清釐或恐畏法不吐並懇准其自首如何處置恭候　聖裁臣因閩省奸民現有犯案敬抒末議是否可採伏乞　睿鑒

請嚴鄉飲濫舉並定服色疏乾隆二十七年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為請嚴鄉飲之濫舉並明定服色以杜僭越事竊照鄉飲酒禮乃古者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遺典至重也查律令及學政全書所載序長幼論賢良別奸頑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違條犯法者不許于與良善之席法至嚴也乃各省繁劇地方視為不急之務數十年間並不舉行而一二偏僻小縣每歲兩

舉每舉數人其大賓一席或以無人而缺至於贊賓衆賓之屬或係生監或係耆民所開事實多係依樣葫蘆地方不復討察稟即轉詳其中年老淳謹者固多而曾經犯案或健訟久著或素行鄙嗇家資溫飽者亦得廁身其列迨既與賓筵之後即有告發而原舉之地方官往往回護苟避咎處不復執法此等案牘時時有之其弊由生員教官徇情濫舉亦由該地方有司任人蒙蔽故也至於賓筵服色在生員自有本分頂帶在耆民亦應各守常分乃臣所到之處見有金頂補服年老之人詢之則皆歷年飲賓所服皆八九品服色細加採訪各處皆同不獨尋常服用即鄉飲之日已然臣竊以為僭矣夫儀禮所載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鄭康成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其賓而朝服者僕禮之鄉飲酒乃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

而禮賓之即今賓興之意所謂賓乃士也士貢於朝將以官之故得同服朝服今鄉飲乃正齒位之禮賓既屬民不得僭越明矣臣思事屬古禮固不可廢然舉之不嫌慎重而昭物用別等威亦宜明定章程示不可越應請嗣後鄉飲各賓仍由生員具呈該州縣印官先於現存案卷內查其從前有無犯案傳到該族隣詢明平素有無過舉及內行不修當堂取結其不堪者即行扎銷果無不合然後牒學開造事實照例通詳倘不得其人濫缺勿濫其從前舉過飲賓內如有過犯原係學官查出審定按實詳報者從寬免其參處惟後任官查出前任所濫舉乃照例參處濫舉之生員仍照律治罪至飲賓分別生監耆民應用何等服色之處仰懇　皇上勅部定議明立章程通行遵照庶典禮明而章服有等於風化不無少裨矣　卷五十三

請杜大吪言利之漸以重國體疏乾隆二十八年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葉啟豐謹　奏為請杜大吪言利之漸以重國體事竊思督撫身任封疆重寄保境安民興廢舉弊其間籌畫動支務思大體不得巧稱酌劑致開科斂之端前因廣東總督蘇昌奏請撥解粵東稅契銀一百七十餘萬併閩基堤岸鹽羨生息銀二十九萬餘兩浙江巡撫熊學鵬亦有請將商捐辦差餘存銀兩解交內府之奏欽奉　諭旨訓飭恐各省督撫未能盡喻著通行傳諭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如天廑照至公至大之　聖心臣閒邸抄竊照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莊有恭會奏酌籌修理下江通省城工一摺內稱江省城垣例動匣費修理上江因匣費不敷有開捐勸捐之請現在辦理甫有頭緒查下江未修城垣共三十餘座約需工料銀八十餘萬應請倣照安省開捐之例又稱修城原以衛民亦應自衛各屬地方豈無好義急公之人願出餘資共勸善舉又稱查各州縣開設典當從前每年有資送地方官當規近年悉行革除所省實多該當興工各隨資本之多寡分別捐輸衆擎易舉等語業蒙　勅部核議應飭部臣查辦外伏思國家取民有制經費有常開捐一例或因地方水旱凶災重大等情權為救時之計並非著為憲典我　皇上軫念民依每遇大工大賑發帑捐租動經鉅萬細核江省城工事非甚急計其所費亦滄海一粟耳原不應有開捐之請況我　朝重熙累洽海宇乂安曠古無比數十萬城工之費豈屑取給富户仰其餘資倡勸捐

之議以為共勸善舉殊非政體乃該督等稱修城衛民亦應自衛查設官分職所以庇民城池為封守攸關隍堑繕修衛民正以衛國而乃稱應令自衛所奏實屬非經至於各州縣鹽當規禮既經禁革該督等奏請將當商近年所省規費分別捐輸以為衆擎易舉尤屬非體此項陋規在不肖州縣或有因公派收之事尚應立予掛弭章今以城工之費一旦籌算及此是戒州縣之官貪而為督撫者反欲借以開利藪此誠何心且下江既援上江開捐勸捐之請則他省工程有似此應行興修者勢必輾轉援引踵事漸增伊于胡底似非　全盛之世所宜有也再查勸捐事例准行樂輸者固皆實力急公而經手之州縣恐非盡實心潔己萬一因此居奇陽為勸導陰肆婪索假　朝廷之德威肥私家之囊橐戶商等業已捐輸不敢控訴縱該督撫勅令該督撫等另行妥酌辦理庶他省不得援例以請且可杜言利者巧為觀覦之私矣

議濬復漳河故道疏乾隆二十八年　方觀承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　奏為漳河亟須濬復故道恭摺奏明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查漳河由河南臨漳縣入直境經廣平大名二府屬地方至山東館陶縣與衛河合乾隆二十六年秋汛於臨漳所屬之沙莊北岸漫溢下游成安廣平大名原城四縣數百村莊被水成災經臣題報蒙　恩賑恤嗣經臣與河南前任撫臣胡寶瑔各委道府會勘由兩省藩司公議挑淤築壩使水歸故道比因漫

口在臨漳而為患仍在直境成安等四縣士民情願捐備
工料令臨漳士民亦出一段按五股均攤協力辦理工竣
並經且移咨豫撫委員會同直隸汛員駐工防守上年入
夏以後水由正河已屬循軌因閏五月雨水連綿盛漲疊
至草壩被衝過溜臨漳境內羊羔村以上八里已刷有河
形過此則散漫於成安廣平大名元城各境內水至大名
復分五股旁溢於山東邱縣復入直隸之廣宗由鉅鹿歸
入窪晉泊內且委永定河同知滿保前赴漫口詳加察看
前工祇因就正河淤處挑濬而建壩處所又稍覺兜灣水
勢下墜致被衝刷現在漫口溜走七分正河溜止三分今
應將河頭改上百餘丈使之迎溜得勢其下河身淤處挑
比漫口加深約長五百丈於河頭分流處堅築大壩長一
百八十丈高一丈截其北溢之路又於壩東接築土堤長
五百餘丈底寬六丈高一丈攔截河灘抵正河而止估需
工料銀八千餘兩據該道府議稟此次不便復用民力大
名道楊閒鼎大名府姚之德廣平府周元理並所屬十七
州縣情願公捐副用業於上冬購備物料且於新正邊派
永定河熟習橋埽弁兵二十二名前往攔會豫省擇於閒
凍後興工趕辦三月內完竣尚不致有誤秋耕詎新任彰
德府李詔臨漳縣張光熊忽生異論謂築壩則逆流倒灘
不但臨漳城淹沒堪虞即附近村莊恐先歸於烏有惟有
因其自然於下游廣大所屬多開支河引入大河等語具
稟大名道轉稟到臣查臨漳縣逼近漳河其為患與否惟
視河流之通塞與河莊漫口築壩全無關涉今築壩閒淤
使水歸正河一路則濁河不致分勢有水緩停沙之病兩
省均有利益是以前工兩省合辦臨漳出夫直省給值工

完之後委員會同防汛官均無異議令下不過將所挑河頭
移令迎溜所築之壩移近河頭與上次所辦並無二樣何
至利害頓殊輒相沮格蓋因該府縣皆非前此經辦之員
又見臨漳改溜處所已成河形水有約束遂固願下游數
邑田廬淹浸直欲以隣為壑耳查正河經流一百數十里
現在深通所議挑河游淤工作祇五百餘丈乃該府欲於
下游多開支河引入大河所稱支河惟元城我井村以下
十餘里悉係平田何能另開河道容納全漳語既乖謬至
其詳請咨商會勘意在遷延不辦以兩省公同勘定之事
何須另勘且連年被災之地豈容又誤秋田臣已飭交大
名道府督率辦理並恐彼處無知士民窺見府縣意指藉
端阻撓議於成安廣平附近村莊撥夫前往赴日興工一
面將下游元城館陶交界地方移會來省查有停淤一律
疏浚深通以暢尾閭之勢但事關隔省臨漳縣府皆係新
任既存畛域之見又復不諳河務合無仰懇　皇上天
恩勅知新任河南撫臣葉存仁飭委原辦之河北道吳虎
炳會同大名道楊閒鼎悉心妥辦臣並俟葉存仁赴任經
過保定之時與之面論事宜一併飭屬遵照所有該處河
壩情形理合繪圖貼說恭摺具　奏

硃筆蘇松太三屬疏濬事宜疏　乾隆二十八年　莊有恭

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酌籌蘇松太三屬疏濬事
宜仰請　聖訓事竊臣在浙撫任時適上年秋雨稍多
風潮稍大湖水漲越二旬退不盈尺親赴嘉湖一帶察勘
知由水歸太湖之路不暢並疑下游歸江歸海之路亦或
有壅閼曾遣浙員來江查勘究以事在隔省難得確切因
先將浙省通湖漊港必如何大加開濬不致積水難消飭

□□府等書議詳前任
恭摺　奏明正議衆行旦又蒙
恩命調撫江蘇經浙閩督臣楊廷璋撫臣熊學鵬同臣
前議請將湖州府屬之七十二漊酌用民力以時疏濬奉
古允行並於摺內聲明江南之太湖出水之處有無
淤塞應否疏濬咨臣查明行辦臣自上冬受事即為博訪
周詢并遴委留江效用原任知縣張世受等遍歷蘇松太
各屬確勘由湖歸江由江歸海之路窮源竟委備幹達支
將何處壅閼應與開寬何處淤淺應加深濬並為酌估需
費茲據陸續繪圖開摺前來臣綜覽全局竊見太湖居蘇
常湖三郡北受荆漵南受天目諸山之水滙為巨浸而分
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為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
江自宋已湮逮明永樂間開黃浦江寬潤深通足當三江
經吳江震澤吳縣元和昆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
洋嘉定十二州縣之境其間港浦縱橫湖蕩錯雜大概觀
之無處不可通疏無地不可分洩亦可安於無事然百節
之通不勝一節之塞數港之洩不及一港之壅則其勢必
有所阻查太湖出水之口不特竇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
八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為湖水穿運入江之
要道亦無不淺阻又如入吳淞之龍山湖大針港九里湖
澱山湖叙浦等處向稱寬潤深通大資宣洩通來民間貪
圖小利遍植菱蓮圍築魚蕩亦多侵佔旦本年正月因查
勘松太海塘親至劉河竊見現在河形大非昔比舟揖來
往必艤舟待潮乾山外漆為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之
婁門外河為江原出蓮咽喉河面僅寬三四丈不等平時
無事雖無關礙偶遇秋霖四水滙入江身淺窄先為本境
之水所佔必俟境水稍退然後河水得出而上淤已多所

有成無論業佃皆得永叨利賴民間聞有此舉皆樂於趨
事願以民力為之但用民之力慎選董事分段督修仍需
官為督率若待鳩集財用而後興工不無稍稽時日合無
仰懇　皇上天恩准於公項內先行借動酌籌辦理於
蘇松太三屬得沾宣洩灌溉州縣分年按款照數徵還則
民力可紓大工可期速集如蒙
恩允旦當親與道府
大員再加覆勘估需數目立定章程另行具奏並即於
今冬漕務事竣以次興工務於二三月通工歲事則來南
德兆咸感沐　皇仁無既矣

陳河工辦料章程疏　乾隆二十八年　高晉

江南河道總督旦高晉謹　奏為敬陳河工辦理章程仰
祈　聖鑒事竊惟河工以修防為要修防以物料為先
向來南河辦料有秫稭葦柴二項先期動帑交各廳採辦

以備次年修防之用而秫料有交州縣分辦者五月發辦
之料名為鹽河上游七八月發辦之料名為二閘至物料交工有限十月完半歲內全
完者有限十一月完半次年正月全完者更有限正月完
半三月始行全完者欵項名目既參差不一到工亦遲速
不齊舊料未清復領新料未到齊即以開工致貯工料
物挪新掩舊拉後扯前牽混糾纏最易滋弊臣仰蒙
皇上天恩昇以河防重任事事凜遵　聖訓時時留心
監頓伏思河防惟緊要大工需用物料必俟臨期酌量購
辦難以預為計定若夫各廳歲修工程所需料物惟鹽河
上游頭閘二閘之分其實同一購柴並無區別與其分立
名目多定限期致滋牽混之弊何若隨時發銀早為採辦
統限年底到工一概稱為購料不但事歸簡易便於稽查

而各廳各收料物春做工程亦可杜其弊混臣於上年各
廳州縣領辦物料時即督同揚徐二道嚴定章程按限查
催不拘何項料物統限十二月底全數運工報查並於霜
降後水落歸槽兩岸工程底裏畢露之時專委各道參游
分投前往各廳將凡有應修之處逐細核查分別先後緩
急多寡預為估計冊造核定臣於各廳料物到齊之後又
復親往周歷稽查原估未妥之工立即更正並將一切虛
存新辦正雜各料按數點驗抽堆盤丈不使稍有短少牽
混令工俱估定料物齊全次第興修工程可期堅固將來
大汛屆臨亦得專心防守於河務甚有裨益惟是河工積
習相沿已久若不奏請著為定例仍恐因循觀望臣請嗣
後河工每年歲搶修辦料統於夏秋核明各廳工程之險
易需料多寡酌定銀數華柴於四五月間發辦秫稭於七

八月間發辦俱名為購料所有向來相沿鹽河上游七八
二閘名色悉行冊除其交工限期均限十二月底全數到
齊貯工概不准展限如逾限不完即將冰辦之該廳州縣
照降三級調用之例嚴行參處該管道府罰俸一年仍將
未完料物查明如果實欠在民在灣著落接任之員押令
參員催追完報倘有侵挪虛空等事即照虛空錢糧例嚴
參治罪如此督催之道府辦料之各員咸知遵守而名目
既已盡一料可依限到工一切挪新掩舊等弊皆可盡除
矣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相應恭摺具
奏
請涼莊移兵酌留疏　乾隆二十八年　楊應琚
涼莊將軍臣巴祿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據實密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准　廷議令將涼莊滿洲
蒙古兵丁三千三百名携眷移駐伊犁等因除現在將移

駐各項事宜詳議條欵另摺奏請
訓示外臣等伏查
伊犁地方田土沃腴水草豐美兵丁遷移至彼既於生計
有裨且有行圍打牲地方堪以操練技藝洵為馭遠強兵
之盛舉是以臣巴祿於宣布　諭旨之時官兵靡不踴
躍惟是料理遷移需費繁重凡移往兵丁必須人悉精強
斯於地方有益而錢糧亦歸實用今查涼莊滿洲蒙古兵
丁自移駐以來幾及三十年其中有年老殘疾家無次丁
頂補不得不仍留錢糧養生者更有兩代或一代寡居家
無成丁不得不將幼子挑補甲缺以資養贍者此等甲兵
現在涼莊雖於營伍未有實益而　國家賑恤念係滿洲
世僕是以優給錢糧養贍今若一併移駐伊犁亦仍須仰
賴　國家養贍而自涼莊至彼程途遙遠轉須多糜　邨
項料理資送未免重複滋費且此外尚有本身雖強壯而

父母年老殘廢難以長途攜同移駐者凡此數項俱係實
情臣等身任其地既悉此情形敢不仰體　聖懷悉心
詳籌期於妥協竊思此等老疾孤寡幼稚之戶移往伊犁
既無實用莫若酌量存卹以節遷移之繁費且各該兵丁
自蒙　皇上特恩過有病故准其在外埋葬並為無力
之人動項置地營葬以來伊等率皆立有墳塋難以動移
又不忍拋棄若酌留有人則凡移往伊犁官兵亦可將墳
墓轉託照料更必心無牽挂果於前往實於公私交有裨
益臣等公同詳細商酌應請將應移涼莊甲兵三千二百
餘名之內查有別項年老殘廢孤寡幼稚之戶酌留五百
名統歸於涼州駐劄並於每兵額設馬四匹內裁去二匹以
備供之並照山東海州駐防設立城守尉歸青州副都統
管轄之例將協領改設城守尉一員其餘應需官員按照

營制酌留就近歸窩夏將軍統轄如此庶移駐之兵悉皆
精銳既足以壯新疆之營伍而　帑項亦不致虛糜臣等
愚見如斯是否可行出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便

議移駐滿洲蒙古兵事宜疏　乾隆二十八年　楊應琚

涼莊將軍臣巴祿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遵
旨會同詳議具奏事臣等竊惟我　皇上自真定新疆
以來一統宏無外之規萬年協大同之治自巴里坤以迄
伊犁等處俱成內地允宜選移精銳以照寄重股肱茲蒙
　聖主為兵丁營樂利之謀為疆域永苞桑之固令將
涼莊滿洲蒙古兵携眷移駐伊犁俾得熟習技藝俱成勁
旅仰見　睿謨宏遠
　恩鑒周詳臣巴祿於接准
廷議之後即傳集官兵宣布曉諭一面　奏明於正月二
十五日自涼州起程於二月初七日至肅州將一切應辦

事宜會同臣楊應琚悉心籌酌伏查涼莊現駐滿洲蒙古
官兵三千三百餘員名係由西安移往駐防迄今幾及三
十年仰蒙　深恩豢養其丁口滋生日盛計本身連家
口共一萬七千餘名口今既定議移駐伊犁道路遙遠家
口繁重凡製辦行裝與沿途應需車馬盤費等項自應按
照定例參以旗兵現在情形詳細妥籌俾官兵長途不致
拮据而於　帑項又得撙節臣等謹酌議條款恭呈
　聖鑒
一應需俸賞查向例官兵派撥出口俱給與俸賞銀兩以
資製裝之用上年派撥察哈爾兵一千名連家口發往伊
犁駐劄經軍機大臣奏准官員賞給一年俸銀兵丁照換
防索倫兵每名賞銀二十兩之例酌量稍為加增將製裝
銀各加十兩賞給伊等妻子伊等本身仍各賞銀二十兩
賞給二十兩外加十兩賞給伊等妻子共賞銀三十兩至
官兵跟役並請照例每名賞銀二兩以資製辦行裝
一應需馬匹車輛查官員向俱設有本身例馬馬兵亦有
額設本身自立馬匹今移駐伊犁應令官兵本身及跟役
俱以原設馬匹乘騎毋庸另議外惟步兵並無馬匹請照
例自涼莊至哈密每二名連跟役給車一輛其自哈密至
伊犁應需換給馬匹之處查本年臣楊應琚會同尚書臣
永貴覆奏綠營兵丁換班事宜素內酌請兵丁自哈密至
防所應需駄載駝隻折給價銀聽其自備俟到防後分別
道路遠近將路遠之庫車以西及伊犁綠營選十分之三分
作二年坐扣庫車以東各處減半扣繳分作三年完項在

業令前項步兵自哈密至伊犁酌請每名給馬一匹即照前例每匹照依定價折給銀八兩無論馬匹騾驢聽其自行購備其跟役脚力無庸另行論及俟至伊犁仍令繳還十分之三分作二年坐扣庶辦理較為簡便至官兵眷口內多婦女幼稚必需給與車輛乘坐查上年安西提標前後二營官兵携眷移駐烏魯木齊業由其眷口無論人口大小每三名給車一輛今前項官兵所携眷口自涼莊至伊犁亦請無論大小口每三名給車一輛惟是滿營官兵所帶行李鍋帳較多迤非絲營情形可比今雖照例給車一輛俾得裝載行李鍋帳等項以示優恤乘坐其一切行裝實憲難以携帶酌請每戶再量為添給一應需盤費查上年安西提標移駐烏魯木齊官兵眷口係照從前內地移駐安西兵丁搬眷之例每百里每大口給盤費銀一錢二分小口六分今涼莊滿營官兵移駐伊犁其眷口所需盤費應照前例支給至官員本身仍照例按品級支給鹽菜銀兩並照應帶跟役名數每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兵丁本身月支鹽菜銀一兩五錢其兵丁所帶跟役因係全家搬移其中或有一兵跟役至二三名者雖不便按名支給鹽菜銀兩若查照向例每名二名合給跟役一名實屬不敷酌請每兵一名無論所帶跟役多寡止准量給一名月支鹽菜銀五錢其官兵暨跟役仍每名各日支口糧八合三勺至官兵所帶跟役現既議給鹽菜口糧不應復請支給盤費致滋重複

一應需鍋帳查哈密迤西各站並無旗令官兵暨眷口至彼之後沿途住宿鍋帳在所必需查上年察哈爾移駐伊犁兵丁經軍機大臣奏准每戶給帳房一頂折給銀四兩鍋一口折給銀二兩在案今前項兵丁攜眷移駐伊犁應請照例一體折給鍋帳銀兩令其自行製備其官員應需鍋帳亦請照例按品折給以資住宿

一經行道路查前項官兵携眷移駐伊犁業經　廷議俟明歲起作為三起每年移駐一起自應遵照辦理其應由何路行走之處查自巴里坤以至西烏魯木齊尚未設有臺站現在新疆往回官兵俱由閘展一帶經行今前項官兵自涼莊起程行抵哈密之後亦即由閘展烏魯木齊臺路前赴伊犁庶沿途便於照料以上各條臣等再四詳細面同商酌意見僉同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

睿鑒　勅議施行

議散補漢軍兵事宜疏　乾隆二十八年　巴揚應珞

涼莊將軍臣巴祿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遵

旨會同詳議具奏事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承准

兵携眷移駐伊犁之處現已詳議條款另摺具　奏外伏查涼莊現駐漢軍兵丁係同滿洲蒙古兵丁俱由西安移往駐防今計現住協領以下騶騎校以上並候記名休致等官共三十六員領催三十八名馬兵六百二十七名砲手十七名匹役頭目二名匹役二十二名步兵二百六十八名養役兵三十二名共計兵糧一千六名蓋自經移駐以來幾及三十年滋生較前繁盛仰蒙

旗為民或調補綠營糧缺聽其自便臣楊應琚前在兩廣

陝浙任內查辦漢軍出旗業經辦有成例今與臣巴祿即行仿照陝屬已定章程詳細參酌臚列條款恭呈　聖鑒訓示

一散處為民之戶應令定其所往省分給與印票也查漢軍官兵內如有情願散處為民之人應准其呈明所往省分州縣令涼莊地方官照例給予鈐印手票交所往之處編入民籍與戶民一體考試婚配立業謀生仍將為民戶口造冊咨明部旗以備查考

一調補綠營兵應在附近營分酌補也查漢軍兵丁內如有情願調補綠營糧缺之人自應於附近營伍內遇有兵糧缺出分缺挨次輪補俾該兵不至在旗日久守候而於綠營民兵餘丁挑補之路亦無妨礙始為妥協今臣等查得甘撫標陝甘二提標及陝提屬之靖遠協與寧夏涼州西寧肅州河州等五鎮暨所屬各營俱坐落甘省境內凡有願調綠營之人均可就近調補如該兵在旗原係領催馬甲並有馬之匹役頭目俱令改補馬糧若原係步兵匹兵養育兵俱令改補步糧並查陝甘二提涼肅二鎮經前督臣吳達善奏准改為馬六步四如遇馬糧缺出陸續相間裁汰改募步兵等因今應將此等裁馬改步營分遇有馬糧缺出酌擬以四缺為一班第一缺坐補軍營著有勞績移咨拔補之步守兵丁第二缺裁汰改步第三缺補放出旗馬甲第四缺拔補存城步兵其並無應裁馬缺營分遇有馬糧缺出以三缺為一班第一缺坐補軍營步守兵丁第二缺補放出旗馬甲第三缺拔補存城步兵至陝甘二提標並無守兵遇有步糧缺出應以二缺為一班第一弟其餘有守糧各營分遇步糧缺出應以三缺為一班第一缺坐補軍營守兵第二缺補放出旗步甲第三缺拔補存城守兵及病故兵丁子弟均週而復始挨次拔補以示均平仍將及病故兵丁子弟如軍營移咨坐補存城守兵及病故兵丁子弟食糧應試婚配立業謀生仍將為民戶此等調補綠營之戶亦令地方官給與鈐印手票並造冊咨明部旗存案其子弟食糧應試婚配悉照散處為民之戶一體辦理

一請酌給賞項以廣　皇仁也查閩廣奏准漢軍調補綠營如綠營原有兵房者每兵賞搬移銀二兩無兵房者賞賃房銀六兩其搬移他往之窮苦閒散戶口每戶賞資本銀八兩又閩省奏准調補外標營之甲兵除搬移賃屋銀兩仍照原議分別賞給外其家口按其多寡每名口每百里陸路酌給銀三錢各在案今涼莊調補綠營甲兵並窮苦閒散戶口均請照此分別給賞至如涼州甲兵調補涼州鎮標暨城守營以及莊浪兵調補莊浪營均無需路費止分別賞給搬賃屋銀兩其調補外標營者則程途較遠攜眷前往需費即多請照例除分別賞給搬移賃屋銀兩外仍按其家口多寡每名口每百里酌給銀三錢以資腳力路費至此項銀兩並請在司庫內不拘何項先行給發將來出旗截賠項下撥還歸款

一請給運馬匹以示優恤也查閩廣出旗甲兵每兵自立馬三匹業經奏蒙　聖恩准其領回在案今涼州事同一例應請一體　加恩給予領回俾遷移不至拮据益必永矢銜結

一出旗官員酌請分別改補也查閩省出旗章程現任官員自防禦以上送部引　見候　旨另補驍騎校無

庸送部即以綠營千總改補筆帖式情願改武者考驗弓馬以綠營千總把總補用清字外郎已滿八年與筆帖式由清字外郎考取歷俸已滿八年者均咨部以縣丞補用又粤省候補筆帖式並記名領催均以綠營經制外委補用各在案今涼莊出旗官員亦請照依此例分別辦理俾得乘時効用再查乾隆八年定例漢軍改隸民籍世職准其帶往歸入漢人班次補用其進士舉人生監及候補候選降調官員並捐納職銜人員應照伊等職銜與漢人一體考試錄用等語今涼州出旗人戶內應請查明現有職銜照例一體辦理此內如原任降調副都統仍帶騎都尉世職陳世泰係由大員降調應如何錄用容臣已祿給咨送部引見恭候欽定以上各條臣等再四商酌意見僉同謹合詞恭奏伏乞　皇上睿鑒　勅議施行

陳賑務情形疏　乾隆二十八年　朱綉經

巡視天津漕務御史臣朱綉經謹奏為敬陳賑務情形畧抒一得仰祈　聖鑒事竊臣巡視天津漕務目覩地方官辦理賑濟事宜有可酌改之處並應格外周恤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碾米放賑宜防滋弊也查被災州縣有存倉米石及撥給漕米者率用米賑濟其距水次稍遠地方一時撥運未到即將現貯倉穀給放地方官向皆將穀發交鋪戶每穀一斗繳米五升五合以五升作報銷五合羅解充公鋪戶多以粗米交官州縣查察少疎即被欺朦是以貧民所領碾米穀色遠遜漕米且以穀碾米州縣之收發鋪戶之領納節次煩擾管倉人役保無串通舞弊等事臣愚以為碾穀放賑之各州縣其來發之穀請以穀折米如應給五升者准給穀八升酌扣穀一升充公貸民領穀聽其自行碾

米比之官碾較為實惠兼糠粃並濟食用於災黎更有小補

一酌借籽種請通融周恤也查上年被水地畝現今涸出者遵奉　恩旨分別借給籽種近聞濱水之區有乾涸在前民間先已播種春麥萌芽未發災遇暴風激浪致被浸損者此等地畝地方官拘泥成例以曾經具報種麥在先不在此次具報周恤之例第實赦之餘民力正困請地方官查明實在無力地戶一體酌借籽種於水退時督率補種以冀有秋

一貧民留養局請隨地兼收外來流移一例量加恩撫也查被水地方外出貧民故鄉既無常產資送更無實際蒙

聖明洞鑒周恤民隱在籍者叠邀賑恤外出者聽謀生理矣但流民所至地方例無給賑雖公所粥廠皆可就食而老弱無依窮途不能自存者亦有之伏查直省州縣皆有留食局原為貧病無依之人設立其現在奉行者一縣設有數處收養百人至二百餘人不等但各地方辦理不一或有布圖節費少事外來流民不肯收留又因時屆春融多議停止應請　勅下督撫通行有司不得拘於成見查有入境流民老弱病困無計謀食者一面據實具報即准入局留養與現在收養之人量行展限俟四月麥秋後聽其隨便備趁再議停止倘經費不敷准酌量動支公項歸於展賑案內報銷其先在他方暨後聞賑歸來之民亦令本籍州縣實戶口增入冊內俾得均霑　聖澤沿途得所依托歸里又有資生似亦安插流民之一法以

上三條臣自到津後就近體訪謹就所見情形陳其愚昧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聖鑒

請除賑災通奬疏　乾隆二十八年　顧光旭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顧光旭謹　奏為請除辦災之通弊以責實效事竊照直隸山東上年偶被偏災荷蒙　聖恩軫念民依先後截漕發帑加賑再賑叠沛　恩膏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惠愛元元之意無微不至近見鄉村流戶扶老挈幼紛紛至京入春以來尤多故五城米厰及飯厰內人數較去冬有加詢其由來皆近京數百里內逃荒就食之人臣因訪聞京外被災各州縣居民相率流徙或毀屋伐樹變賣男女不可勝計饑疲老弱困阨道路觸目纍纍不絕即間見之所及如此則餘外各州縣情形可知伏思救荒無奇策惟在督撫大吏及有司親民之官皆以全副精神赴之方克有濟乃各州縣未嘗不設厰散賑未嘗不分別加賑而或委任於佐貳假手於吏胥所設之厰又或遠離村鎮四鄉窮民奔走待食等候無時因之殞斃者皆所不免是　國家良法美意一入俗吏之手而民之得沾實惠者什不及五且各州縣既不實力辦荒即有一二賢能有司能撫循其境內而四遠流民聞風舉集也眾日多轉令賢者亦難於措手此則該督撫無真實愛民之心貿注於下而其下應付塞責一切設施皆具文也方今春和已至農事將興而災民正及青黃不接之時業蒙

恩旨於停賑之後概予加賑一月　臣請　勅下該督撫加意撫綏土著隨地安集流民務令各遂生謀去年被淹之地積水未盡消涸急宜設法宣洩強壯者既可以工代賑老弱者毋致失所然後照例借給牛具籽種以資

耕作則農益有兆而民氣可復倘仍前因陋就簡虛應故事農有散亡之憂地有不耕之症即當重治該督撫之罪至現在京城外來流民仰賴　聖主鴻慈已得赴厰領賑但小民一年之計專賴東作其有無力回籍者或應查照成例咨送其有本籍全無依靠不能回籍者或歸入大武徵員或更滋擾累無益救荒昔朱子提刑浙中查勘災荒深山窮谷無所不到而單車所至吏民不知洵為查荒良法請嗣後大員親臨災地州縣不必供應亦不得輒委佐雜等官以致滋弊倘有絲毫騷擾該督撫即嚴參重處

皇清奏議卷五十四

似於荒政亦不為無益也

奏禁江西祠宇流弊疏　乾隆二十九年

江西巡撫臣輔德謹　奏為查禁祠宇流弊滁訟源以維風教事竊照江西民情健訟有司勤惰不齊州縣自理詞訟及上司批查案件多不遵照例限審結且有判斷失平不能折服其心未免益長刁風而滋拖累臣到任以來逐一清查分飭司道府州勒限出結秉公核正塵積案件大半清釐其疲緩闍茸之員臣即分別記過參革俾衆知儆惟查各屬訟案繁多之故緣江西民人有合族建祠之習本籍城鄉暨其鄰郭並省會地方但係同府同省之同姓即糾斂金錢修建祠堂率皆棟宇輝煌規模宏敞其用餘銀兩置產收租因而不肖之徒從中覬覦每以風影之事妄啟訟端藉稱合族公事開銷祠費縣訟不勝

即赴府翻府審批結又赴省控何處控訴即住何處祠堂即用何處祠費用竣復按戶派出私財任意侵用是祠堂有費實為健訟之資同姓立祠竟為聚訟之地欲弭訟端不得不清其源而塞其流也臣查民間祠堂如係建於本鄉時祭餐而聯絡族誼設公費以教養子弟乃係敦尚古道實為美俗可封若遠於府省地方祭饗無聞族誼不洽其屋宇則傍宿健之徒其公財則積為逞訟之費頹風敗習莫此為甚況查所建府省祠堂大率皆推原遠年君王將相一人共為始祖如周姓則祖后稷吳姓則祖泰伯姜姓則祖姜尚袁姓則祖袁紹有祠必有譜其纂輯宗譜荒唐悖謬亦復如之凡屬同府同姓者皆得出費與祠送其支祖牌位於總龕之內列名於宗譜之冊每祠牌位動以十百計源流支派無所稽出錢者聯泰越為一家不出錢者置親支於局外原其創建之初不過一二好事之徒倡端建議布圖經手侵漁訪其同府同省同姓或聯絡於生童應考之時或偏走於農民收割之後百計勸捐多方聳動愚民溺於習俗樂於輸助故其貲日集而多其風日熾而盛初成廣厦置之空閒歌訟聚賭窩匪藏奸不可究詰近於省會祠中復經拿獲私鑄素犯臣查禮揭大夫不得祖諸侯豈有民人而可妄祖前代之君相據禮已宜查禁況濫觴至為聚訟之藪甚而窩賭窩匪無所不有尤難聽其流弊無所底止臣現今通飭各屬查明果係該縣土著實有近祖可考歲行祭祀者仍准其存留外其餘荒遠不經之始祖既添附會神亦不享非類應將牌位查燬譜並削正其外府州縣奉附之支祖舍其本籍禮祀寄主府省竟作餒而之鬼為其子孫者當亦難安應將牌位撤回至

其廢祠房間若不隨時削跡日久保無復立應令改作平房鋪面不准本姓捆徒阻撓或實有願留為該姓應試生童公廨尚屬可行倘准留之後仍有訟棍盤踞及窩賭窩匪情事除嚴拏本犯治罪外即將其屋宇入官或作堆鋪或給未建衙署之員弁居住此外尚有一種本省外省各姓公宇雖未供設牌位名似稍異而實則相同應亦照此一律辦理嗣後永遠不許添建府省祠堂公宇其有實係敦本支而睦宗族者祇許於本鄉本村以時饗祀庶幾禮教可明訟源可滌而民生日厚矣

覆奏查辦江西祠譜疏　乾隆二十九年　輔　德

江西巡撫臣輔德謹　奏為查辦祠譜完竣恭摺覆奏事竊臣前奏江西民人妄聯姓氏釀金叛立公祠搆訟種種流弊應行查辦緣由一摺仰蒙　諭旨特頒

一體禁治更何　訓示諄諄毋得僅以文告奉行故事

臣惟有敬謹欽遵實力查辦當將欽奉　諭旨緣由徧行出示曉諭一面通行閩省州縣各令在於境內逐一詳查並為惟切曉諭俾知異族合祠擅起訟端妄祖君相在家在國均干罪譴令衆　聖主恩加格外免其深求已為該族大幸若再遷延隱匿則按法論擬定不可寬並恐州縣視為具文不時查催指斥責令該管知府就近嚴督妥辦臣復細加體察緣江省各屬在在有祠由來甚久其中同宗嫡屬建於本籍鄉城者尚為尊祖敬宗而收其族此意未嘗不善而流弊之壞則由於同姓建祠而起今查同姓之祠雖不能追其所歸大概由單姓寒門欲矜望族或訟棍奸徒就中漁利因而由城及鄉由府及省處處邀約斂費創立公祠隨竄附華胄冒認名裔而不肖之輩掌

相倣效遂至不一而足至建祠餘貲或置田產或貯錢穀多有借與同姓愚民倚祠加利盤剝租息積於無用於是因其有費可動宗祠可居動輒興訟既肆其強梁復恣其饕餮獄訟繁興奸匪藏聚實由於此其荒遠不經之木主則由各送木主入祠多係各家之祖乃復近溯古初得姓之始及禦捍往代有名之人以為公共之始祖而各族專祠因亦轉相效尤非刊立木主即載入譜首以為榮耀其有近祖可考者反置之於不論是以各譜世系尚多接續可考獨其始祖則遥遥不相涉蓋本係從後妄行擬入者也今飭查其木主並吊驗族譜其祖及唐宋者已為近代而兩漢以上唐虞三代顓頊軒轅稱為始祖者比比皆是甚有祖及盤古地皇者又有古之姦逆人所不齒如董卓朱溫之類尚為祖宗者更有正史不載僅見於稗官野史實無其人如雷震子之類者亦皆奉為始祖其僭越荒唐鄙俚悖謬實為已極且不料江西文物之地而於祖祠根本一事遂至於此今據各屬開摺具稟前來臣業總查核計同姓共建者八千九百九十四祠祠有荒遠不經之木主者一百七十祠譜載荒遠不經之始祖者一千一十六姓又公宇一百四十一處業將同姓共建祠內所立木主概令各自撤燬所置田產及其祠屋均令自行覓售將價各自分回間有別無售主者聽其歸於一族或改民房鋪面或作考試廨所及堆貯貨物之用總使根株悉絕不致復萌故習公宇亦照此辦理其荒遠不經之木主及圖像區聯悉行撤燬所有譜首譜序荒遠不經之始祖及字樣名目一概剗削並毀其板斷以始遷該地及世系分明者為始祖均令另行改正送官鈐印

發還遇有爭訟飭以印譜為憑並據各屬稟稱當傳該族面諭時將其僭妄荒唐之處逐一指明曉事者皆知悚懼煌悗且有將譜自行削正送印者足見人心之明原屬不昧此番辦理似於頹風陋俗一為廓清至各姓祠之有祠產者計六千七百三十九處除僅數祭享外其有餘者共計七百六十處皆取具遵依為教養子弟倘助族中貧乏婚喪之用不得以為訟費除仍飭地方官隨事留心如有於族中藉祠欲費者即加懲治以杜訟風外臣復通行嚴示此後敢有仍建同姓公祠及一族崇祠設有荒遠不經之木主區聯者即將祠屋入官並重治其罪其有於譜首仍載荒遠不經之始祖字樣者亦一併嚴行治罪俾知名分不容少假寬典難以再邀互相提撕共為遵守庶妄誕之風永息而尊親之義益明矣所有臣欽遵　諭旨查

辦完竣緣由理合恭摺　奏明並將查明祠諱各數分別
彙開清單恭呈
　　御覽
　　請復絲觔出洋舊例疏　乾隆二十九年楊廷璋定
閩浙總督臣楊廷璋福建巡撫臣定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二十九年欽奉　上諭臣等跪誦之下
仰　聖主遠鑒如神為閭閻籌畫生計至周且備伏
查絲觔一項數年以來價值原柤昂貴乾隆二十四年仰
蒙　聖主俯准臣李兆鵬等條奏將絲觔嚴禁出洋
並准部議將綢緞絹一律嚴禁節年實力遵行在案原伏
思有餘於內地俾物多價平於民生日用有裨臣等於奉
文飭禁後竊意從此絲價自必日減乃自二十四年禁止
出洋以來迄今五載不特絲價依然昂貴未見平減且偶
值蠶事收成稍薄價值較前更昂推原其故總由　國家

承平日久百數十年生齒日繁民間需用日多物價有不
得不長之勢誠如
　　聖諭生齒衍繁取多用宏蓋物情
自然之勢也查向來販洋絲觔均不過土絲及粗糙之絲
祇堪供織土綢而不足供紗緞紵羅之用祇應粗絲價昂
而細絲價減今無論粗細絲觔一律昂貴其非關販洋已
可概見且不特此也即以產地而論浙省之杭嘉湖及紹
屬之諸暨產絲最盛每區新絲出後江浙粵閩販絲客民
挈本而來者甚多所產粗絲頃刻得價售賣農民轉覺生
計裕加今奉禁之後絲價未見其平而粗絲消售轉滯於
農民反有轉售不逮之苦再查外番船隻載貨挾貲逕赴
內地原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各番首重者絲觔今因
禁止販洋近年粵閩貿易番船甚覺減少即內地販洋商
船亦多有停駕不開者在外番固不能置買絲觔運來之

貨日少而內地所需洋貨價值亦甚見增昂是中外均無
裨益臣等悉心體察竊謂絲價之低昂總視乎蠶事之豐
歉收稔則絲價自平蠶收歉則絲價自貴固有自然之
勢今蒙　聖主燭照民隱　勅下臣等悉心體察應
否即行開禁臣等伏思禁洋而絲價過減有益於民自宜
永行禁止今奉行已五年之久絲價迄未平減徒使外番
以織紝不供紛紛瀆請而民間又乏銀貨流通之益實屬
兩無所便伏讀　聖訓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為
通商便民大哉　天言誠中外一體之達模也應請
　　特頒諭旨將販洋絲觔照舊弛禁但開禁之後若不定
以限制竊恐商民惟利是圖知外番缺絲已久一經弛禁
必紛紛不惜重價買運新絲赴洋內地不免有絲少價翔
之患似非調物平施之道伏查乾隆二十八年琉球國請

　　聖主格外施恩准其歲買土絲五千觔二蠶湖絲三
千觔此係出自　　特恩且係一國一歲所買之數今絲
禁一開商販船隻多寡雖屬難定每船各有配買絲觔一
至外番積少成多即足供其織紝臣等愚昧之見應請定
以海洋內外商船每船止許配搭土絲一千觔二蠶粗絲
一千觔此外不許多帶並不許兼帶細絲影射蔽混俟三
年之後內地不致絲少價昂再請酌增觔數至絲觔既蒙
　　恩准其帶往則外番俱可自供織紝其內地已織之
紬綢紗羅絲棉等項應請仍照舊例禁止出洋留為內地
之用以免價值騰貴之實其稽查之法應責成各海口關
及沿海各汛口文武員弁逐層查驗先令海關驗明絲觔
粗細觔兩如無影射多帶情弊收稅後即予印照註明絲
觔數目再令出口之處及沿途各海汛文武官弁會同查

驗屬貨照相符方准開行設有奸商於額定觔數之外多帶及將細絲混作粗絲並夾帶細緞紗綾綿棉等項者不拘何處查出即照原例拽多帶觔數分別充軍徒杖治罪因時調劑之一法也緣奉　諭旨飭議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恭摺具　奏

陳陝西地方積貯疏　乾隆二十九年　明德

陝西巡撫臣明德謹　奏為敬陳地方之情形籌備常平之積貯仰祈　聖鑒事竊照陝西一省東通晉豫西連甘蜀分設六府六直隸州內惟西鳳同三府地處中原田疇平衍民尚殷庶邠乾二直隸州稍偏西北界接甘省雖山多田少地瘠民貧但係通達大路彼此接濟尚不為難至於省城南北皆係山鄉省南數十里即係終南山東連驪山秦嶺華嶽西接太白岐山以至棧道綿亘七八百里漢中一府興商二直隸州及所屬一十九州縣均在其內其間層巒疊嶂萬山叢集路徑崎嶇跋涉艱險深林茂密虎豹盤踞故各邑居民稀疎耕讀之外別無營運生計率多貧窶然處處皆有山泉農民種稻不憲缺水且山中出產竹木可以為薪蕨粉椽子可以救饑燕之漢舟二水可達楚豫萬一有所需用撥運亦易是漢興商三府州屬倉儲尚非緊要惟省北百餘里即係北山衷延千有餘里延安一府鄜綏二直隸州及所屬一十四縣坐落其中在在土坡沙嶺草木不生泉源絕少舟車難通而小民墾耕者皆係山坡之地平原曠土十無一二每值三春恒憲缺雨夏秋多患雹霜其北至米脂靖邊兩路出山則係沿邊榆

林府屬五州縣及延安府屬之靖定二縣地雖平坦又多沙漠是延榆鄜綏四府州屬不惟本地倉儲關係緊要抑且仰藉於西同一帶而西鳳同邠乾地居適中本省隣省咸資撥濟其常平積貯所關尤重必須儲蓄充裕方稱有備無患陝省額貯常平倉穀雖有二百七十餘萬石但邊陲之民每歲春耕籽種口糧借資於官秋者常不下數十萬至百餘萬石若額貯之數再有虛懸倘遇水旱不獲必致無所倚恃日與司道再四籌酌並商之督臣楊應琚謹列籌備倉儲以裕民食五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各郡應建設府倉以廣儲蓄也查各府首縣雖設有常平然一官經理不能過多且所屬州縣環處郡城府倉有備過有需用撥運亦便故各省多有建設府倉以備應用者前因山西太原首府及甘肅蘭州等九府未建府倉經臣先後　奏請俱蒙　聖恩飭允添設於民食大有裨益今陝省之西延鳳漢榆同六府尚未建設府倉似屬無備若以捐監倉貲添建倉厫則各府常平漸致充裕民食有所利賴查西安府為省會首郡同州府地當扼要應請西同二府各收捐監穀八萬石延安鳳翔榆林三府地方遼濶屬邑較多應請各收捐監穀五萬石漢中一府屬邑雖有但地方潮濕難以多貯應請收捐監穀三萬石以上六府共請收捐監穀三十四萬石定為六府常平額貯均以收捐監糧補足其所需倉厫亦動收捐倉貲陸續建蓋再查延榆二府自應照屬邑例准外省生俊報捐令添設府倉延榆二府屬州縣一例辦理惟西安等四府屬向止許本省生俊捐納令新添府倉與州縣本省存貯者不同若必待本地生俊捐足

恐致徒延歲月難收實效應請將西凰漢同四府亦照延
榆二府之例均准外省生俊報捐其該四府所屬州縣仍
照舊例止准本省生俊捐納再知府不時盤查出投捐之
人來便令其守候滋弊所有府倉收納監糧應令各該首
縣查收以專責成如此則六郡常平無需請動帑項不數
年間各府積貯均屬有備矣
一西安等五府州捐監穀數應畫一減定以收實效也查
乾隆九年議定捐監穀數係各就彼時市價酌定令經二
十年糧價較前漸昂是以生俊衷足不前報捐寥寥於倉
儲無甚裨益且原定亦有未甚允當之處即如西安府屬
與鳳翔府屬地方毘隣乃西安府原定每俊秀一名捐穀
一百一十四石零而鳳翔府屬原定一百九十一石零多
寡懸殊即同州府屬捐穀一百九石零邠乾二州屬捐穀

一百二十二石至一百二十九石零以目今之時價而論
均屬浮多查榆林府屬每俊秀一名捐穀八十石七斗五
升延綏二府州屬捐監穀數較多經旦暨布政使方世鴞
先後奏請均照榆林一例收捐荷蒙　恩允各在案今
查西同鳳邠乾五府州屬常平積貯不惟貯備本地抑且
撥濟隣省與其動缺之後撥帑採買莫若量減捐數俾生
俊踴躍爭先庶　帑項不致糜費而地方又省採買之繁
應請將西同鳳邠乾五府州屬捐監穀數俱照延榆綏一
例定為八十石七斗五升其廉增附等生俱照例遞減如
此則要地倉儲投捐有人積貯充裕民食有賴矣
一省會重地收捐監糧應變通辦理以濟兵民也查西安
省會為清漢重兵駐劄之地商民輻輳烟戶衆多食指浩
繁首邑咸長二縣雖額貯常平倉穀各七萬五千石除兵

民借欠撥運平糶外實貯在倉者僅各二萬餘石會城要
地實屬無備若非廣開捐路省會倉儲斷難充裕應請將
咸長二首縣照依延榆綏之例亦准外省生俊一體報捐
其餘外州縣仍照舊例止准本省生俊捐納如此則省會
重地倉廩有備於兵糈民食均有裨益矣
一直隸廊州及所屬收捐監穀應照延榆綏一例辦理也
查直隸廊州及所屬之洛川宜君中部三縣均在省北金
銷胭之外其氣候之寒冷山地之瘠薄與延榆無異榆林
府屬原定每俊秀一名收捐監穀八十石七斗五升延綏
二府州屬亦經先後奏准照榆林一例減定並准外省生
俊一體報捐各在案惟廊州及所屬三縣俊秀一名當收
捐穀一百三十九石四斗故生俊人等無不舍多就少均
赴延榆等縣報捐以致輸納無人倉儲虛懸目

查該州縣等常平額貯自八千石至一萬七千餘石不等
四州縣僅額貯穀五萬四百餘石止抵大縣一邑額貯之
數兼乾隆二十三四等年以來收成稍歉兵民借欠以及
平糶未實糧石外現在四邑僅存穀三萬餘石若不亟請
調劑設有需用必致撥自他處不惟糜費錢糧抑且緩不
濟急廊州及所屬三縣既與延榆綏地方情形相同應請
照延榆綏三府州之例畫一減定每俊秀一名收捐監穀
八十石七斗五升其廉增附等生照例遞減並准外省生
俊一體報捐則山僻難運之地倉儲均得充裕而民食咸
資利賴矣
一沿邊七邑平糶倉穀應量加買補以實倉儲也查延安
府屬之靖邊定邊二縣榆林府屬之榆林葭州
府谷等五州縣地處沿邊土多沙漠各邑衆民全賴租種

邊外地畝以資生計春出秋歸歲以為常故民多貧窶戶鮮蓋藏每年春耕除備給籽種口糧外尚需平糴以濟民食且邊外鄂爾多斯蒙古偶有荒歉亦需官倉接濟沿邊倉儲必須廣為儲備方於地方有益是以前撫臣陳宏謀於乾隆二十二年奏准將沿邊七邑原定常平倉穀各五萬石在案惟因原議內有遇有平糴解價報撥字樣以致數年以來平糴價銀均各解司撥用且查沿邊七邑邊內地畝雖屬沙瘠而邊外地土在在肥沃每遇豐收農民頗有餘糧若必俟捐監補足其額缺較多之處難望收捐足額而平糴之價又不買補未免失時且旋捐旋糴不行買補即捐足之處三年之間仍致庫懸終無充足之日應請嗣後沿邊七邑春糴價銀俱照例解置府庫俟秋收後查明倉儲充實收成稍歉之處將糴價解司報撥如額數尚

虧年豐價平之處即動用糴價買補還倉如此分別辦理則倉儲得以充實而邊氓有所利賴矣以上五條臣為地方積貯關係緊要起見謹會同陝甘督臣楊應琚合詞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請禁採買短價疏　乾隆二十九年　尹繼善

兩江總督臣尹繼善謹　奏為請禁採買短價之弊以除民累事竊查直省各州縣設立常平倉積貯穀石定例春糶秋還蓋以平市價而防紅朽也各州縣於秋成買補之時自應按照時價秉公採買方不致於病民乃向來州縣採買倉糧多有按田強派不照市價平買而承辦之書役家人又藉端勒派尅扣分肥其中弊端不可枚舉臣與撫臣屢行出示嚴禁復於巡行之便隨地隨時留心體訪業將失察書役短價病民之盱眙縣知縣陳述祖及無為州

知州嚴道洪臣與安撫臣託庸先後題參並將舞弊之書役嚴行審擬從重治罪以昭炯戒臣思採買穀價本有區別如撥缺存倉米穀應動司庫正項採買原定每米一石止銷銀一兩二錢此係歷來定例遵行已久自應仍行照例辦理至平糴米價各處情形不同皆係責時出糴價平買補價值原屬寬餘本不至於累民其所以受累者皆因立法不善指查不嚴故得勝混作弊臣與江南江西三省撫臣藩司悉心籌酌立定章程於應出糴之時令將價值先行詳明及屆秋成應行買補之時其出境採買者令將往何處採買產地時價若干先行詳報指核其在本地採買者令將現在按照時價實在發價若干先行詳明本管道府加結轉詳臣等留心查核訪問民間如糴價買價與所報不符即嚴行提究審實將道府一併嚴參如果公平

採買俟買補還倉之後價有盈餘全數解司充公過有撥缺存倉米穀應動正項採買其定例一兩二錢之數不敷時價者奏明於所存盈餘內撥補此臣嚴行立法者清理積弊之情形也伏思去歲安撫臣託庸奏請將安省存倉穀石碾米運京一摺欽奉　諭旨與其輾轉把注名異實同又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間俾襄豫饑裕仰見　聖主識求保赤念切痌瘝凡所以為民食計者無微不到

恩旨下頒凡窮鄉僻壤無不交相傳頌感激涕零夫州縣採買米穀即使公平交易我

必致米價踴騰閭閻滋累況每歲春糶秋還又何可從容官吏短價營私以致年年受困臣雖殫竭心力立法禁止但恐奉行不力日久懈弛且臣所轄三省前奏多不能免仍恐他省亦有類此者仰懇

聖恩特頒諭旨將短價

採買之事勒石嚴禁俾大小官吏皦目警心庶可永除民累抑且更有請者每年平糴倉穀定例存七糴三原令各州縣知有界限不至漫無節制以至倉廩空虛並非令其每歲必拘定出糴三分也乃各省州縣每多拘泥定例一屆青黃不接毋論年歲豐歉價值低昂紛紛詳請糴三上司衙門亦因與例相符多有批准就一省計之存穀不下一百五六十萬石若拘糴三之例每歲必須糴出四五十萬石一屆秋成設遇歲有不登糴價不敷採買即不能歸還原額縱使豐收而民間生穀止有此數各屬同時採買至數十萬之多亦恐未價踴騰致妨民食有不得不量為變通之勢且再四熟籌既欲防範於今日使買補不至累民更宜慎重於先時使倉穀不輕出糴應請嗣後各省州縣凡存倉米穀除實遇歉收之年米價過昂非糴三可濟

民食者不妨額外多糴准其據實具詳酌量辦理其尋常歲稔價平之年不必拘定糴三之例或竟可全數停糴或止須酌糴十之一二總看各處情形臨時酌辦庶春間少賣一石則倉內多一石之積儲秋成少買一石則民間多一石之米穀似於民食倉庾兩有裨益臣仰遵　聖訓體察民艱既於此事知之甚確不敢不愷切敷陳伏乞

皇上訓示

請申明囤積之禁疏　乾隆二十九年　王　檢

甘肅布政使臣王檢跪　奏為請申明囤積之禁以便民生而亦可少裨于荒政矣

請緝捕青成大員疏　乾隆二十九年　輔　德

江西巡撫臣輔德謹　奏為武職同任緝捕應並責成大員以收實效事竊惟設兵原以衛民安民重在靖匪先於乾隆二十六年前任江蘇撫臣陳宏謀奏請通省營員皆令督率兵丁協同緝捕則境內竊匪不獲於捕役即獲於兵丁等因經部議覆通飭遵行嗣於上冬陳宏謀復經奏請營兵所獲賊犯到案究供許令同原獲營員

者按律治罪等語蓋以奸徒壟斷有妨民食是以酌加議

倘審明真賊自無所逃如係良民被誣並無賊證查兵丁營員皆無可辦等因恭奉

諭旨著照所請行欽遵亦在案伏查川縣額設捕役多者不過十名少者數名偵緝勢難周到是以責令營兵協緝城守有駐防大路有塘汛耳目衆多足資巡緝立法非不盡善如果實力遵行匪賊終難逃跡惟是外省奉行多有不力而不力之故由於氣習未除文武之不能一體也蓋將弁多以竊案不比強劫有珠防之實而兵丁不同捕役又無提比之例既為賞罰所不及即每置身於局外且以文員最忌營汛獲賊通報上司即形其短憲生嫌隙遇有營兵犯竊一經縣捕擊獲即不肯以革伍在先及該營自擊並營縣會擊等情代為捏飾難免處分更恐縣將營擊之賊故行審訊轉試營兵多恐該營將弁聞知不以為意勉為多事而其本管營汛間有不法兵丁或陰通匪類或得規縱放或坐地分贓事妄孳輒多畏葸以致兵丁意中熟慮之賊與目中日見之賊並某捕參縱分贓皆概指於胸臆而莫敢出諸口蓋

革重處是弁兵之功過原可隨時勸懲豈可以一二弁兵不肯即謬處干連公然袖手逶致因噎廢食第弁兵之勤惰固在將備稽查而將備之鉤習端在督撫提鎮之隨時振刷并以賞罰為鼓舞之權則徹底貫通一無扞格查各省督撫每屆年終已未獲盜若干及作何懲勸之處已經大學士兼管總督事務臣尹繼善奏經部覆通行外合無仰懇

聖恩　特頒諭旨再令提鎮一體親加督率不時就近查考以課其實並令各就本營情形酌示賞罰共相實力整飭則積習史易破除良法不同故套不惟竊匪難以漏網且捕役亦懼營兵攻發不敢包庇即歷年通緝各犯未必不併弋獲臣因文武緝捕務求實效起見不揣冒昧謹恭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訓示

請仲民杜以杜刁風疏乾隆二十九年吳綬詔

山東道監察御史白昇綬詔謹　奏為請禁收准民詞仍批原問州縣覆審會審之積習以伸民枉以杜刁風事竊照州縣一官與民最親凡詞訟全賴審理然往往有聽斷未平下情冤抑因而赴愬上司者亦有逞刁健訟於結案後復飾詞越愬者近湖南新寧縣民傳帙能市一案伏讀　聖諭以該署府既不親審又不委員仍發交本縣辦理將原告禁押致成事端仰見　睿照如神無微不燭惟外省積習大抵皆然臣每聞府道以上收准呈詞多批本州縣自行審詳即別委他員亦令原問官會審如本年二月間山東高唐州民高上忠所控知州馬而良各款蒙欽差侍郎臣四達前往查審結案而據原呈所稱則一控於東昌府仍批本州查報而控於巡撫批行司道仍皆委員就本州會訊以致有不審被告猶因原告等詞其明證也夫小民如果受屈必由州縣偪向衙私執意難回亦不得已而上愬今反令覆審則其空愬推折固不待言若既委他員仍復會同審訊在原問官勢必自護前非且差役皆其爪牙平日恣奮刑求小民恐無能舉其詞委員又何從證其枉扶同聽狗亦逐不得不然非惟冤抑莫伸更增一証告之罪及上司依詳批結而立案已不可動搖矣史使情真罪當而屢折於原審之庭重科於會鞫之地且不足以服其心又何從健訟者流猾口本官不肯自翻已案拄詞越清屢訐不休則訟端更無由平刁風因之益熾甚至豪衆肆橫抗官玩法種種事端皆緣此起殊非所以仰體

我　皇上恤重民瘼明聽庶獄之至意也伏思督撫等統制全省若因所屬呈辭即據一面之詞輒行關提猶憲於民未便至於道府則尚駐自當察其情偽重者

親為提審餘亦令委別員隔訊以免縱乃向來積習相沿未有禁止臣請　勅下直省督撫以下凡收准民詞與本州縣有干涉者即委該管道府覆審其道府收准民詞即吊取卷案提集人證親行訊究至案內如遇有檢驗查勘應差委等事令其遠選賢員不得仍會同原問官如此庶小民之抱屈者易於仲雪其捏飾越愬者待上司別訊得實加以重懲自必俯首畏法不敢行險僥倖而刁風亦可少息矣

皇清奏議卷五十五

皇清奏議卷五十六　　李因培

請崇獎名賢疏乾隆三十年　李因培謹　奏恭逢　聖
恩頒賜匾額世忠祠廟貌光惟卹隆三代之典允協人心
公場侍郎留江蘇學政任日　清蹕所經凡前代名賢遺跡
駕時巡江浙問俗省方　　
既已並行　　褒揚今　　
其有闡名教者三事伏祈　聖明俯賜採擇加以崇獎
不特名賢祠墓千古增輝實於風俗人心不無裨益臣謹
條具如左

一宋臣朱長文樂圃書院請　賜額題右臣伏見宋秘　　褒勉在吳臣謹博採舊聞核

書省正字吳縣朱長文博聞強識篤學力行少擢乙科恬
於進取築室樂圃著書其中晚起本州教授遷大學博士
教人先經術後詞章與孫復胡瑗後先相望生平著述有
功羣經今雖不盡傳而名目俱在宋史其遺書四種子孫
寶藏

一宋臣韓世忠靈巖墓道請　旨董加修治右臣伏見
宋太師薪國忠武王韓世忠墓在靈巖山琴臺西麓高丈
餘左約半里有宋孝宗所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趙
雄為文周必大書丹紹興物裒之初即於墓所立廟後廢
明宏治十一年知府曹凡復立尋又廢嘉靖二年知府胡
纘宗以世忠舊宅在郡城內南禪寺左乃就立廟焉今墓
南直下平地五六畝風雨摧散布蓋曠立廟遺址張習碑
記斷趺荊榛而城中之廟在滄浪亭畔乾隆十六年掌
聖恩頒賜匾額世忠祠廟貌光惟卹隆三代之典允協人心
公場侍郎留江蘇學政任日李因培謹　奏恭逢　聖
皇上勅下所司量加修護俾忠義之氣與山川相映
發焉

一宋臣文天祥蘇郡專祠請　賜額題右臣伏見宋丞　　褒勉在吳臣謹博採舊聞核

相信國公文天祥以德祐元年無知平江府事是時元勢
荒張天祥拊循百姓選將練兵期為臨安作屏蔽會獨松
關告警朝議撤天祥入衛遂率兵亟行去數日而城守王
邦傑以城降吳人既重天祥忠義又以天祥不去平江必
可守守平江以號召常潤諸州臨安事尚可為遂建祠祀
天祥明正德十年巡按謝琛請於朝賜額忠烈初在吳縣
永豐倉北嘉靖二十年巡按饒天民改建今所　本朝雍
正七年乾隆二年先後給帑修葺天祥子孫吳者世董
大節益光天壤

籌辦巡防海洋事宜疏乾隆三十年　高晉　莊有恭

兩江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將長文遺書進　御並
旨籌辦巡防海洋事宜請立章程以資經理事竊臣尹繼善
恭審辦洋盜龔大等定擬具　奏一案與前督臣尹繼善
業將遵奉緣由會摺奏　聞其如何嚴立章程督屬巡
防搜緝不致日久視為具文及沿海荒僻地方如龔大等
刻投數命畧無聞見之大渤口等處應如何撥守派巡以
重責成以資查察之處道即飭行司道悉心籌議去後茲
據該司道等轉據沿海各府州各按地方情形議覆前來
督臣尹繼善未及會商核定臣高晉莊任與臣莊有恭悉

心善核除南滙一帶向係水師後改陸路令應酌復舊制
量移汛守事關營制汛防臣等會同提臣再加商定另摺
具　奏外所有酌定章程及現在奉行條例有應酌加更
定之處敬為我
一商漁船隻給照之例宜酌變通以崇實政也查例載商
漁船隻造船時呈報州縣官查取漁甲戶族里長鄰佑保
結方准成造完日報官親驗給照開明在船人年貌籍貫
初出口時必於汛口掛號將照呈驗填註日月蓋印放行
四籍時仍於本籍印官處送照呈驗違者治罪各等語立
法非不周詳嚴密但出海之船惟商船南販粤閩浙江北
販山東直隸錦蓋等處違則經年往回速亦半年所領照
內舵水人等更換既少且各挾有資本並無本船為匪之
事檢查歷來搶劫之案俱係採捕漁船而漁船或二三月

一出或一月數出其在船舵水人等類皆臨時僱覓議給
長短工價斷不能經年常養在船今責令船主於成造完
日報官親驗時將在船人年貌籍貫開明給照勢難預定
則開報必多不實若易一舵水即令其隨時呈報恐又繁
瑣難行徒滋需索是以出口時按照查驗每多人照不符
而明放偷渡之奚轉因之以起所有漁船舵水人等並填
照內之文幾同虛設應請嗣後除商船仍遵定例將在船
舵水人等並填給照外其漁船止將船主年貌姓名籍貫
及作何生業開填入照并將船甲字號於大小桅篷及船
旁大書深刻仍於照後多留餘紙俟出口時即責成守口
員弁將該漁船前往何處作何生業並在船舵水年貌的
實姓名籍貫逐一查填入照蓋印戳放行並將所填人數
照登號簿遇有一船為匪則在船之年貌籍貫皆可按簿

而指如照給匪人則將地方官參處查填不實明將守口
之員弁參處如此分別辦理則漁船給照不同虛設
一指查出入宜嚴責成海關各口也查例載船隻出洋稅
關衙門先驗有地方印照然後給牌有妄給者亦照地方
官例議處是設立稅關匪特專司稅課亦本有盤察稽查
之責況海洋為匪皆係漁船出口必由該關換票進
口亦必該關繳票在關員役果能盤詰維嚴其匪踪賊跡
亦斷難掩飾惟是該關委員吏役以為稅課之外非其專
責故或漁船而載有商貨或鮮船反帶有酸貨皆不加究
詰以致漫無覺察應請嗣後海關所有口岸凡一切倒換
照票查驗人數登填海照蓋印戳放行並進口時稽查諸
事責成該委員吏役無司查辦如有人照不符船貨互異
即送地方官審究如失於覺察匪船闌入審明係由何處

口岸有委員者即將該員照盤查不實例議處無委員者
即將該吏役責革仍酌加枷號治罪如此則稽查更為嚴
密於防奸之道實多裨益如關口委員吏役人等藉端刁
難需索仍行分別參究
一外洋失事固免其會勘以杜推諉以省麗累也查海洋
失事如在內洋尚有某山某河可以指目若在外洋不見
河岸本無一定疆界可以指畫惟海舟以六十里為一更
計自某處放洋行至被刼處所約有里數若干定為何州
縣營汛所轄洋面乃地方汛武例應有報失必帶同事
主開行都封營縣定期會勘以致千里遠商守候羈延苟
失物無多盜甘隱忍不報如襲大業內行刼鎮守號亘船
無名事主查無報業職此之由且洋面未經勘定則承緝
之責尚無所歸輾轉遷延必至盜逸難消難於捕獲臣等

查江省洋面自某縣前至某縣計有里數若干各營久已繪有定圖應將所繪洋圖再加校正飭發瀕海州縣並送部存案嗣後內洋失事仍照舊例文武帶同事主會勘外洋失事聽事主於隨風飄泊進口之處帶同舵水赴所在文武不拘何衙門呈報但向隔別詢明由何處放洋行至被刼處約有里數若干即將該事主問報贓物報明各該管印官員該文武即查照洋圖定為何州縣營汛所轄倘有規避處分互相諉卸指使事主捏報他界者查出即予嚴參該文武查明洋界一面飛關所轄州縣會營差緝其事主即予釋回無容候勘至於詳報督撫衙門無論內外洋失事總以事主報到三日內詳文馳遞以便據報經行海關各口將稅簿艙單互相較核有貨物相符者即可知盜船於何處進口船主何名其指查關口之員役如此則辦理簡捷不致羈累遠商而查拏迅速賊盜亦可無縱漏矣

一租船之禁宜分別定例以清盜源也查例載富民謀利自造商船租與他人及租之者俱各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失察之州縣官罰俸一年此蓋指並未為匪者而言又夾帶違禁貨物例內有船主在稿而船隻出洋有事並責問船主之語其餘別項為匪並無船主作何治罪明文今查各衷盜船無不出於租賃除船主知情分贓者應照窩主窩藏例分別治罪外其餘除枷杖之外別無他例可援不足以示儆戒嗣後租船為匪船主即不知情應請亦照夾帶違禁貨物接濟外洋原保結之人杖一百徒三年例議以杖徒船隻入官充賞其失察之地方官並請照原例加倍議處如船主實有事故不能親自出洋別令親屬押駕出洋者許赴地方官呈明取結將親屬開填入照方許出洋如未呈明即以頂冒論罪庶謀利之徒不敢輕于租賃而奸匪亦無從頂冒矣以上數條臣等悉心再三籌核務期事從切實不尚虛文法歸簡要不滋繁擾而於察緝巡防之法更加嚴密合將遵

旨籌辦緣由謹會同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十年　李宏

查辦接省上游河道疏乾隆三十年李宏跪

奏為查勘接省河南總督現管河東總河事臣李宏跪

奏為查勘接省上游河道泉源及辦理情形事竊臣勘核黃沁上南等廳工料順赴上游等處查勘

奏明在案臣經歷河南陝州復由玉津渡河而北至濟源懷慶輝縣各府州縣審察河勢源流並歷年水浪大小查得黃河發源星宿自積石以下至陝州之龍門砥柱兩岸崇山高岸河不為患砥柱以東崤壁橫河水從石出名曰三門總而計之寬不過七八十丈關鎖洪流勢甚湍急至孟縣兩岸漸無山岡河面寬濶約計數里北岸之沁縣南岸之榮澤縣始有堤工防衛北有丹沁兩河由沁縣木栾店滙入黃河南有伊洛瀍澗四河由鞏縣洛口滙入黃河源遠流長河面亦寬每遇兩多水發亦供挾沙而行勢甚浩瀚是以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橋等處溜勢忽來忽去最為緊要逕下各廳河道順軌東流惟因土性鬆虛建壩捲刷究之臨河工段有限易於修防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同時並漲則大河漫灘兩岸工程節節均須防護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沁洛等河長水一

二大水頭甫至盆夏又三次報長水文餘同時並下勢若建瓴兩岸處處受險者職此之故若黃河與沁洛之水先後長發則大河儘可容納工程易於修防本年夏間伊洛等水並未長發六月初十日盆夏長水至五尺二寸已在沁河水發之後維時三門以上陝州城外臨河之萬錦灘亦長水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廳僅報長水數寸至尺餘不等道遠流微又有三門關鎖是以水勢遞減工程堅固又其明證此豫省黃河之情形也日伏思黃河來源兩岸山下泉泉湧出滙為巨沒溝汊港滙歸入黃河之處衆多俱在三門以上若三門以下沁洛二支伏秋水發實增黃河水勢之二三是上游長落大小攸關工程平險不可不一體紹心以資防衛今查三門係黃河出入之區肇縣城北洛口為伊洛澗入河總滙臣已咨明撫臣飭陝州肇縣各立水誌每年桃汛日起至霜降日止水勢長落尺寸逐日查明登記據實具報其沁河水勢雖由黃沁同知查報但水誌不得其地長落尺寸恐難定準並令該同知在於木簆店龍王廟前另立水誌按日查報如伏秋汛內各處水勢過有陡長至二三尺以外該廳州縣即迅速具報並查盆夏之例一并飛報江南總河如此上下關會司河之員咸知長水尺寸日期相機修防於工程有益又查濟瀆在濟源縣城西北三里濟瀆廟後泉出涓流不大滙瀆河之水由孟縣逕東以達黃河岸高河低有濟無患又大舟河發源於山西高平縣至河內縣之舟谷口築有攔河碎石壩過大舟河之水使由小舟河歸衛濟運壩下設有九壠分為十九渠石隙洩下之水聽民灌田名曰九道壠乾隆二十四年前河臣張師載曾經奏明於碎石壩下舟河尾閭附近沁河之處歲築土壩一道攔過水勢令臣細加察勘碎石壩下十九河渠刨出分流甚衆並未全由大舟河歸沁下游土壩不能攔過徒費民力無益於事此後應停其修築每年春夏之時惟將碎石壩培築高厚以防水衝卸其壩底洩水較多之壠用草土填塞嚴密並將斗門一律伴看遇有淺窄之處隨即疏濬深通務與進水斗門一律伴舟水暢達衛河以收實益臣已飭該管縣丞遵照辦理又揮縣之百泉係衛河之源蘇門山下衆泉湧出滙為巨沒實潛運之要需南流里許建有斗門三座中為官渠專以濟運西為民渠分灌田疇向例重運抵臨清日封閉民渠使泉流盡由官渠入衛五月以後民間插秧需水二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互相啟閉六七月間聽民自便立法最善官民並受其利永當遵守章程惟查民渠進東石壩稍有坍塌漏水之處將來堵閉民渠泉水未免旁洩不能合入官渠之內臣亦經諭令該管廳汛即將坍石照舊修砌堅實不使仍有漏水所有臣查過豫省上游河道泉源及辦理情形繕摺繪圖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請山西丁糧一體合辦疏乾隆三十年戊　壽

巡視中城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戈濤謹　奏為良法終宜盡行調劑不能無弊敬抒一得仰祈　睿鑒事竊臣任山西道御史於該省事務時加體察竊見丁銀歸入地糧征收一業各省遵循已久該省獨未盡行伏思丁糧合辦在無地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即有地有丁者亦省輸納之煩吏胥不能藉編審為奸小民亦不至以勾稽為累其法簡約均平天下稱便何以該省獨有未宜臣謹就其節

次改歸成案推原始末考較得失敬為我　皇上陳之
查丁歸地糧自雍正九年試辦之後至乾隆元年撫臣覺羅石麟奏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八年因鹽臣吉慶條奏議請改歸者十八州縣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條奏又議請改歸者五州縣計三次改歸共四十一州縣其餘則或請將丁銀一半及三分之一歸入地糧或請將丁銀統按下下則征收而以餘額歸入地糧或請將無業窮丁盡行刪除而以其應徵銀兩均勻攤入地糧如此所云調劑辦理者又三十七州縣此外二十六州縣則仍丁糧分徵此歷年查辦之大較也夫以天下通行之良法而辦理猶多參差於諸盡一之道已有未協且其所謂不可歸辦者或以晉省賦額本重加丁則未免過多或以各屬地土磽薄併徵則憲有進亡又以為俯從輿論則民情相安可以經久且以為閭有進缺而編審既屆可以撙除此數說者皆不能無疑查賦額之重無過江蘇而江蘇則丁歸地糧地土之薄無過貴州而貴州亦丁糧合辦何獨異于山西夫有地而捐增其額即憲進亡若無地而按徵其丁進亡不更甚乎此尤其易明者也臣竊求其主於分辦之說蓋謂晉民多出貿易故不欲覓其丁賦而重地徵若然則是欲征有力之丁銀因以逋征無力殊失持平之義況無地之民寬裕者終少捐捆者實多觀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辦案中所稱祁縣壽陽各有無力窮丁三千七百餘人其他固可概見矣至於待編審為撙補正前撫臣所謂調劑之一法而實則奚有不可勝言者何者在各次辦理之時皆謂輕重適均民無不便及至後次查辦便已多有逃亡即如二十三年所辦其去乾隆八年僅十

餘年而苛嵐州則逃亡六百三十餘丁五寨縣則逃亡二百五十餘丁苟屬民情所安何以逃亡至是是則所謂俯順輿情可以經久特虛語耳然而州縣動以輿情為請者一由紳衿富戶之畏攤丁賦一由經承里胥之貪存編審也蓋分征而不免逃亡必藉編審為撙補而吏胥經手因緣為奸增新丁則放富陞貧除故丁則移甲換乙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然則五年編審特為若輩舞文漁利之期而百姓之駐賠包納於未撙補之前者固無論矣所謂調劑之終不能無弊者此也夫古今立政固欲順民之情而至於民情所同則又權其輕重貧民之不欲輸丁與地戶之不願增額情同也而輕重大異歷任撫臣固皆從民情起見然而富民之情易遂貧民之情難訴曰愚以為與其徇有業之欲何若紓無業之氓與其從傭工負販者而按

徵其丁何若於資生有藉者而稍益其額與其待逃亡故絕而始為之撙補何若攤丁歸地而使之不至逃亡且夫理有可信則事無可疑就三次辦理而論前之所謂難行者後既多有改歸則知後之所謂難歸者原盡屬可行臣請　勅下山西撫臣悉心籌辦將從前丁地分征各州縣一體查核歸併即或地有不齊亦祇就一縣中分等攤入毋復瞻顧舊章瑣屑參差如此則丁戶不至逃亡吏胥無由滋弊良法美政歸於大同而無業貧民永沐　皇仁於無既矣

請酌改堸糧疏乾隆三十年

湖廣總督臣定長湖北巡撫臣郭寶謹

堸糧以順輿情仰祈　聖鑒事竊照湖北地方素稱水鄉除鄖陽宜昌施南三府外其餘七府屬之外臨江河內

湖港者所在皆是雨水稍多即漫淹田地歲以為常土
人視為固然此等水易漫淹之區大率以水鄉漁糧等則
例起科即所有上中下三則地畝亦賦甚輕減且每年水
漫掛圩土性加肥來年春收必倍況水退淵出後原可相
其節氣以次補種中禾晚禾即遲至白露即內淵出亦可
補種蕎粟雜糧等物此濱臨江湖州縣之大概形勢也再
查水易漫淹之區固地勢亦有小民貪利與水爭地以
致頻年泛溢者臣等到任後接見該守令等細加諮訪以
籌調劑之方據漢陽府守令面稟漢川縣汊汉垸一區每
有水患賑借費繁先據垸民具呈曾有廢堤改糧之議未
經舉行等語臣等隨檢查案卷上年前撫臣李固培曾飭
司道會同查議嗣經調任未及籌辦臣等與司道再三商
議復飭詳悉籌議今據布政司三寶糧儲道李成業武漢

黃德道盧謙據該府縣議詳前來臣等查漢川縣汊汉垸
在縣境之西北垸內有汊汉大湖又聯絡倒灣等十三小
湖陸地湖地環錯其間南接彭公婆湖香花三垸東西北
三面圍築長堤七千五百餘丈例係官督民修堤外東為
松湖北為慈湖西為竹簡支河東北為德安府府河入松
湖之頂衝西南為漢河由竹簡支河入慈湖之頂衝西北
為天門縣三臺湖入慈湖之頂衝先年堤外皆植蘆葦藉
以散緩水勢迨後生蓋日繁小民趨利逐漸砍除蘆葦墾
為麥地一經汛漲水逼堤根蕪之垸內南首之彭公等三
垸地居高埠積水俱滙入汊汉湖惟堤之西北隅建有閘
口以資宣洩而堤之正北一面內湖之水又直抵堤內外
衝刷最為受險以致瀆漫頻仍在垸內地畝原因勢居窪
下科則甚輕農民惟以春收二麥秋種雜糧為務每年春

麥大概有收迨夏汛漲發瀆口之時農民多借以捕魚生
計本無所害然垸內尚有紅糧三則田地非盡屬水鄉漁
糧是以濟決之年照例報災賑卹並借項修堤即二十六
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次被水蠲免賑借等項已計費萬
有餘金而瀆口趁時補築自應照官督民修之例第每年
竭力修工業民洵屬甚苦是以瀆口之後搶築大費周章
即無水之年歲修亦復不易蓋緣收麥捕魚既有自然可
得之利擇地而處又無飄廬蕩舍之虞迨責以春掐泥土
之役自覺格外苛求是以有情願廢堤不築之請查該堤
長計七千五百餘丈高僅三四五六尺寬僅二三四五尺
形雖綿長而卑薄殊甚向係垸民分上下八總各按地畝
出夫分修今欲足資捍衛必須加高培厚但所費甚鉅民
修力有不能借帑難以徵補況總計垸內每歲共征各則

銀不及一千三百兩米僅八十餘石通盤籌算節年賑貸
浩繁反倍多於額征之數實屬虛糜且在民生既相習水
鄉在國計又歲入無幾不如改糧廢堤以便民生而順水
性查垸內上八總民田以紅糧上中下三則起科者歲征
銀六百十六兩零南米八十一石零又湖地以漁糧上則
起科者歲征銀二百三十七兩零又軍田歲征銀一百六
兩零屯帮銀六十六兩零軍帮銀四十九兩零下八總民
地以紅糧米塘荒地草蕩等則例起科者歲征銀四十三
兩零南米五石零又民地以漁糧中則起科者歲征銀八
十四兩零以漁糧下則起科者歲征銀六十七兩零今將
上八總民田紅糧三則均改漁糧上則計減免地丁銀九
十九兩零減免南米八十一石零其軍田科則較漁糧上
則從輕俱有隨征帮費銀兩亦將該軍田改為漁糧下則

計減免銀六十兩零所有原徵幫費共銀一百一十五兩
零係攤潛必需應照舊征收下八總民地內雖亦有紅糧
但係水塘等則例較漁糧從輕以及原係漁糧者悉仍其
舊毋庸議改惟內有應征南米五石零今既改為漁糧應
同上八總南米八十一石一併減免以符漁糧則例似此
改則起徵該垸內盡屬漁糧科則田地無水之年以地為
利有水之年即以水為利任水之自然不與之爭地俾免
告災請賑之繁其原有堤膀聽其自便亦省修築傳呼之
擾雖現請減免銀米共計二百數十兩較之頻年蠲賑所
省實多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如蒙　天恩俞允臣等
另行飭造減免細冊照例具　題由部臣覆核載入全書
永遠遵守臣等面商意見相同謹合詞具　奏並繪圖貼
說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至此外

沿江臨河有堤垸之州縣亦須調劑者容臣等悉心詳訪
因地制宜從容籌議合併陳明

請除書租銅築疏乾隆三十一年　王檢

廣東巡撫臣王檢跪　奏為請除當租之銅築以杜刁風
事竊照廣東人民率多聚族而居每族皆建宗祠隨祠置
有祭田名為嘗租大户之田多至數千畝小户亦有數百
畝不等遞年租穀按支輪收除祭祀完糧之外又復變價
生息日積月累竟至數百千萬凡係大族之人資財豐厚
無不倚強凌弱恃衆暴寡如遇勢均力敵之户恐其不能
取勝則聚族於宗祠之內糾約出門先行定議凡族中門
傷之人厚給嘗租以供藥餌因傷身故今其本主入祠分
給嘗田以養妻孥如傷斃他姓有肯頂兇認抵者亦照因
傷之人入祠給田因而立命奸徒視此械鬥之風以為牟

利之具遇有雀角各據臂爭先連斃多命迨經拿訊而兩
造頂兇各有其人承審之員據供問擬正法正犯又至漏
網奸徒愈無顧忌種種刁惡皆由於嘗租之為厲前經廣
東按察使潘思榘奏請為粵省嘗租仿照宋臣范仲淹義
田之例設立族正族副經管仍飭地方官稽查令其敦本
睦族毋得倚恃爭鬥今奉行多年而該省聚衆械鬥之風
全未悛改臣查捡卷宗前犯之案兇徒多人執持器械更
有鳥鎗刀箭各項軍器藐法逞兇莫此為甚且犯案之後
其所舉之族正族副該地方官並未聲明究處臣悉心體
訪蓋緣地方官習尚玩忽其族正族副曾否舉報素不經
心在未經舉報者固自因循錮習即聞或舉報而承充之
人又多係狡詐之徒往往肇謀首禍藉端漁利是以錮築
庸查辦外其自百畝以上者傳集族姓公議此本處城鄉
之祠每年祭祀所需酌留嘗田數十畝即於該族擇一妥
分之人承充族正經理其事嗣後嚴禁添積其餘所存之
田有近年捐置者仍歸本人收管如係久遠流傳以及遞
年租息所遺即按其合族支派均勻散給仍嚴飭該地方
官督同族戶親自查辦不得假手胥役致滋紛擾俾貧民
有田以資生先徒無財以滋事庶幾地方風俗歸淳厚矣

皇清奏議卷五十七

請嚴私修志書之例疏乾隆三十一年熊學鵬

浙江巡撫臣熊學鵬謹　奏為請嚴私修志書之例以昭信實事竊照志書與史鑑體例雖有不同而皆記事之書所以傳信後世惟是志書中有省志有府志有州縣志大小各別查各省所纂通志俱經進　呈惟府縣志多有地方官私自修輯刊布在好名之地方官名為捐資辦理暗中不無向紳士派費而該地紳士借以行私地方官徇其所囑任意編纂其考核既不切實且或別存愛憎將鄙俚不經之談率行開載將私心偏厚之人謬加贊揚至實應紀載之事轉有遺漏刊布日久以訛傳訛所關於政治人心者甚為重大昨據任滿學政錢維城劄稱途安縣毛一駿本四明之黨天啟閒以附璫與太監李寔同致周順昌於死後罹逆案而邑志有傳修陳其政績又嘉興府志有傳不書其抨擊正人薦引邪黨卒罹逆案而嘉興府志有傳不書其附黨而反稱其忤當又蕭山縣志載嘉靖閒學使陳大綬貪酷無兩又偏不書青衿凡士與民訟無不責辱士而獎借民者一月之內不熟數名秀才則含不下咽是年太史言天狗食文昌文人多殃故浙場太水而士受學使之辱按陳大綬為萬歷進士由部曹出督浙江學政清節慈惠最著蓋在萬歷而志稱嘉靖乃指為貪酷無兩且謂天變因之是非顛倒即飭刪除等因到臣查毛一駿廣廷陛二人名列逆黨現載在　欽定明史內而邑乘反修陳其美實為是非倒置臣已飭地方官刪除至陳大綬一人臣未能深悉其居官如何果否清節慈惠最著容臣與新任浙江學臣李宗文另行查考核實辦理但即以毛一駿廣廷陛陳大綬三人而論可見府州縣私修志書內之褒貶失實者尚難悉舉臣查督撫學臣藩臬莊任各府州縣未嘗不有志書呈送然一省之中數十州縣志書加以各府志書卷帙浩繁不過備存查考其實未能逐篇逐字細心校閱夫事無專責則彼此因循在督撫藩臬辦理地方政務尚多惟學臣專司考核事較簡少其按臨各郡考案發後或在公館或在舟次就近飭該處志書與該地方官論辦考核隨時辦理卷帙既不甚多更屬易辦臣請

勅下各省學臣於按臨各郡時即飭該處地方官考核所有開載不實不經之處飭令地方官與該地紳士借以行私地方官徇其惡行刪除歲底將刪除條目若干容明督撫會同奏

聞其地方府州縣官有因循怠慢遲欲行改造重修或舊無志書欲行添造者悉令預為詳報仍將所修志書申送

學臣會同督撫核明具　奏俟　旨發回然後准其刊布不許地方官任意私造再纂修志書向係地方官自行捐資辦理更不得藉端派費有累士民如此庶書歸信守而不經失實之語不致貽惑將來矣

密請聞墾以裕民食疏乾隆三十一年楊應琚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楊應琚跪　奏為密奏請廣為開墾以裕生來之源事竊照滇省山多田少產米有限且在在皆山不通舟楫並無外來之糧可以接濟遇有缺乏即致辦理周章惟有開未盡之地利庶可補民之不敷查滇省水田旱田大率開墾無餘而山麓河濱嘅土尚有第勘墾雖有成規邊民獨多畏阻查滇省前於乾隆七年內題准兵部議覆凡山頭地角坡側旱壩可以墾種在三畝以上者照旱田十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若係砂石磽确

不成片段更易無定或雖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者永免陞科至水濱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或田稍成片段在二畝以上者照水田六年起科之例以下則陞科如不成片段零星地土不能定其有收者亦准其永免陞科等因在當年定議原屬從寬惟是山頭地角坡側旱壩究非平原沃壤可比水濱河尾挑挖成田亦必多費工本其中之成片段不成片段應陞科與不應陞科雖有一定章程仍須在人區別此等零星地畝過報墾時地方官因有分別陞免之例必須嚴查或吏胥從中需索不免滋累且有司之能勤民事者親行踏勘細為分別則陞科與不應陞科尚得公平倘寄耳目於鄉保或即親勘剖斷未能允當則民爽報墾報陞既多周折迨墾後恐難保有收倘無收又恐難以告免農民未受墾荒之益先貽賠賦之累此所以畏縮

不前報墾者寥寥無幾臣伏思　皇上念切民依凡有惠濟蒼生之事雖費百萬帑金尚所不惜今萬里邊氓時在　聖心軫念之中此些微山蔴水涯地土科糧納賦本屬無幾可否仰邀

聖恩特降諭旨將滇省水田旱田仍照舊例陞科外其山頭地角坡側旱壩水濱河尾零星地土聽民開墾不必從中區別概免陞科俾等無所畏難自必踴躍趨事竭力開墾再查乾隆二年四月內奉

上諭雲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疏雷鳴民無積蓄一遇荒歉米價騰貴凡係水利有關民食者皆當及時興修不時疏濬總期有備無患須要因地制宜事可謀成斷不應惜費欽此欽遵在案現今凡舊有水利處所地方官非不按時興修其餘有可以開築渠壩引灌田畝之處農民每因無力開修因循未辦如欲請項辦理必須專摺奏請

地方官因事屬零星動聞入　告未免慎重遲回小民亦因此畏難不敢具呈是以興修水利之處甚少應請嗣後凡有可以開築河渠開壩灌溉農田者如民力不繼聽具具呈地方官親勘明確詳請借項興修統於年底造冊彙　題定限三年還項至農民內有開墾之後亦分作三年還項如此則民有鼓舞之心野無閒曠之土且水利日興後可化瘠為肥生者既來而民食可足矣且為邊省產糧不多急宜盡地利以裕民食起見謹恭摺具　奏伏乞

聖明睿鑒施行

請除派買倉穀之弊疏　乾隆三十一年良　卿

貴州布政司臣良卿謹　奏為請除派買倉穀之弊以杜捏眾事竊查直省設立常平倉穀春糶秋補接濟民食有備無患法至善也而定例責成州縣等官平價採買運倉不許轉派里遞違者定有議處之條乾隆二十九年又經兩江總督尹繼善奏奉　俞允通飭各省嚴行派買復勒石永禁蓋以州縣採買倉糧一經按田強派未必全照市價給發而書役家人又復從中扣尅百弊叢生閭閻滋擾是以特嚴其禁歷省額貯常平倉米八十七萬七千石每年借糶兼行法良意美惟買補運倉之時酌定村莊大小買穀多寡派分里遞交納條原任撫臣張廣泗題明於前後經撫臣圖爾炳阿奏明於後相沿為例在撫臣等具奏之際立言皆以黔中跬步皆山不通舟楫民苗背負肩挑多止數斗難供採買不得不向糧戶給價承辦其議近是而授累之弊由之漸啟臣請申明其故州縣月報米穀價值督撫大吏確核入告以上慰

聖天子念切民依

之意原無不資州縣按照時價採買例不許出此範圍在小民零星運送飯食腳費均無所出核之市價已有虧折況黔省地瘠山多烟户畸零名曰糎户實鮮蓋藏自派買之例一定不問貧富不計遠近不論民苗按田計畝升斗均攤追呼之擾我同正賦無異之奸胥按户派交易啟偏枯里保領銀轉發難免扣尅此又弊端之莫可窮詰者也上年天柱縣知縣徐鴻珍借端多買煎且漁利折收曾經參革即派買之明證也夫苗性易感而多會治此嚴懲重地務在馴順而鎮靜之余何以惠民之衆而開擾衆之端殊非仰體我　皇上愛惜民苗寔謹邊疆之至意臣伏思黔省倉穀每年分別歲收之豐歉酌定出借之多寡不必拘方官詳請出借食穀接濟貧民秋成交納還倉無論年歲豐歉一照廣東福建之例概免加息　曠典昭垂民苗均

霑補助倉糧亦免陳積原無需乎平糴之衆應請嗣後黔省倉穀每年分別歲收之豐歉酌定出借之多寡不必拘方官詳請出借食穀接濟貧民秋成交納還倉無論年歲豐歉一照廣東福建之例概免加息　曠典昭垂民苗均

明事識輔地方南北兩運河及西南諸淀泊千流萬派之水均於天津歸海最關運道民生屢蒙　皇上大發帑金築堤濬河多方修防又　特遣大臣會同督臣查勘設法經理年來運道通利民艱宣居我　皇上治益求治安愈求安猶復　親臨河干巡視海口務求善後之良圖以收經久之實效臣昔任天津巡道曾司河務謹就見聞所及叙述崖略是否可採仰祈　睿鑒

一道運一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輓運所以河身較高而城鎮田廬皆處其下且河流灣曲易致頂衝全仗兩堤夾束危險堪寔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月堤放淤奉　旨俞允始而人情驚駭畏難不行迨乾隆三年遵議將舊有月堤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自此三四五年接續放淤成功者約三十餘處極險之工均已

淤為平地計全河兩岸之堤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處似宜接續辦理舊有月堤者可以加幫放淤舊無月堤者新築月堤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可保一段之平穩其放淤祇須將月堤加築堅實預備料物人夫於河水漲滿時將其形勢入渾出清操縱在我並不涉險不出旬日即可淤平淤平之後永無築堤之費搶護之勞矣

一放淤成功之後河岸有坑缺滲漏之處皆已填滿堅實窄堤變為寬岸河水亦少衝射亟須於堤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堤約高寬三四尺即作遙堤運河水出槽岸寬水緩泥沉於岸水仍歸河不至成險此外凡河岸本屬寬厚不必放淤者亦於堤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堤與淤平之堤相接不令捎溜空缺則全河之堤岸既寬復有綿亘遥堤以為外衛縱河水異漲出槽水勢平緩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陳宏謀謹　奏為遵　旨陳

敷陳乾隆三十二年　陳宏謀　皇上聖鑒

臣籍輔河道疏其可行伏乞

因循鋤弊謹敢恆切

黔藩已逾半載體訪輿情深知疾苦似應酌籌變通以清

點苗已逾半載體訪輿情深知疾苦似應酌籌變通以清

及堤而止亦不至於衝決矣

一運河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汛漲河水出槽盈堤拍岸難於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臣朱軾奉　旨興修水利於滄州之捷地汛青縣之興濟汛挖減河二道洩水東流建有石閘崇為減運河之異漲保固隄岸自此以後運河免於潰決在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減河屢有潰決總緣減河河岸甚窄兩堤夾束堤係土所築未用夯碱自閘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為水已入海而其實離海尚遠現有積淤形迹查歸海水口在於岐口距此尚有十餘里宜將近海窪泊逐一挑濬通暢俾減河之水直達岐口入海庶不至於壅積至於河身淺窄隄岸單薄若挑濬兩河幫築四堤須費十餘萬金查兩

減河左近歷係窪下荒碱之地即未開減河以前田地常在水中今費十餘萬帑金以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償失國計民生兩無裨益惟請將捷地減河之北堤興濟減河之南堤擇其地最窪下者開壕築堰蓄渾水引於荒碱坑窪之地既已分洩減河洶湧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積肥一俟運河水落歸槽不須分減之時即下板閉閘斷流減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計期不過八月中涸出之地正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清水之浸泡而無益於種植所謂棄地於水實則藉水以肥地現有低窪之彭淀窪等處連年河溢受淤已成膏腴其明驗也難者或謂渾水雖有益於碱地不免淹及村莊昔年住宿此地見一帶村莊未受水淹其村莊皆坐落於高阜之地雖縣長盈尺之水不至淹及民居況今入海之尾閭既已挑通數日之間清

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河之利運河之水仍可分洩矣

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州等六州縣之積水西則阻於河堤東則阻於老黃河之高岸舊有王莽河沙河漫河皆已淤成平地以致此六州縣水無去路霪雨數日即受災傷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縣境內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州之石碑河以達於海此為運河東岸地方洩水之經流繼因石碑一河已受衆水之歸懼難並納宣惠河之水改由鹽山之燕子窪經劉公渠東趨於海暨縣境內之老黃河歸海今開中間有南皮境內之金沙岡土埂地勢漸高宣惠河之水至此不能東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之利翻受宣惠河之害皆由河未通流不能直達於海之故為今之計可否由石碑河直趨東北將中間窪泊疏濬通聯直歸於岐口入海或將金沙岡土埂大加挑挖成河東趨於海暨縣之黃河歸海何者為宜必須通體相度逐段測量擇其通順者動帑挑濬務成寬深之河凡附近溝窪積水皆可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之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棄矣所挑之河務須自首至尾漸次寬深以成迅流東趨之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築堤轉貽清決之患

一運河西岸窪泊相聯總名曰淀池京南十餘縣之水滙集於此加之北運河自北而來南運河自南而至均於天津會流入海夏秋汛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仗有此淀稍為停滯以次歸海不致為患是為濟輔蓄水之大水猶有

開直省水利不小然因永定河于牙河係滙水均穿淀歸海滙水入淀即於以致淀池處處淤墊不能如舊時之寬廣限不能展之使寬不宜再於使漸淺窄查于牙一河上承滹沱灤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無堤岸可以聽其游行自獻縣以下築堤捍衛幸兩堤離河最遠河岸寬闊河流受於水落歸槽不甚滙淤而入淀日久尾閭王家口亦已受淤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墊二道僅存一道附有尾閭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之楊家莊另開支河引滙水由蔡家窪東北而行經閻沼二莊水口而入金家等窪層層受淤窪地腹於肥之利清水達于老軍泊自老軍泊而下之金里河所歷窪泊現有河形將來遞層淤積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版橋同北運河以入海老軍泊以下既成為河老軍泊上游如交河青縣等處舊河之

積水向苦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流當城北趨歸海於隔別清滙之中兼收疏濬積水之效其于牙正河入淀之王家口去臺頭之清水河約十里向為三家淀之淤嘴莊頭之淤嘴埂阻令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接臺頭之青河另有去路縱有滙水漫入然新河清水多而滙水少清水強而滙水弱正可以清刷滙不至淤及淤淀如此則于牙正河支河皆可免於淤淀矣至於永定一河自盧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泊停蓄以堅厚之兩堤束河自可免於淤墊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戍平地繼由王慶坨入淀而勝芳一淀淤墊益甚處處已淤高惟沙家淀最窪逕由鄭家樓范甕口穿堤而過漫行於沙家淀仍由魚壩口歸淀均此淀也不淤於彼則淤於此多淤一尺即少一尺容水之地年來幸無

河決之患淀池淤墊似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于牙河係滙水均穿淀歸氣脈甚大水更滙同作何分別清滙入海不致淤淀之處自可未經管束當年及不敢妄議以上情形皆臣當年往來親歷等及但距今多年遞年修治或有今昔不同之處恭思

聖為親臨河淀十載一時迎鑾　睿裁指示文督臣方觀承詳勘興修河防水利永資利賴

詩停秋審提犯疏　乾隆三十三年　阿思哈

河南巡撫臣阿思哈謹　奏為請停秋審提犯之例以崇

睿政仰祈　睿裁事竊照新疏監候重犯每年例應秋審提犯至省督撫會同司道等官當堂勘訊分別情實緩決可矜三項會疏具　題復經九卿科道將各省招册細加參審覆奏請　古定奪原例必秋審三次仍擬緩決始免解勘迨乾隆二十五年福建臬司史奭昂條奏減去

一次定為秋審二次後免解　國家欽恤民命典至重也臣愚任各省屢預秋錄見應審各犯到案別無可吐之供一再詰問惟有俯首認罪從無翻異即湖之歷來各省秋審鞫實平反之事本不常有其情實緩決可矜三項則督撫與臬司未necessary之前參核案情往復詳議早經商定尤不待臨審始決是秋審一事直為犯人過堂之地不特公事毫無實際抑且長途遞解頗有不測伏查州縣相隔省城遠近不一往返一二十里每當秋審屆期解犯絡繹道路雖有兵役押護鎖鏈緊嚴而水陸舟車孤村野店難保其不乘間脫逃更有強悍之徒自知必死罪無可加逞其染鴉之氣沒除路人搶奪食物均所時有而沿途州縣又起護解尤屬紛繁每犯一名須派二名兵二名前起方去後起又來如兵役無多差使頻仍之處不得不雇倩代

替或致疎實恐亦不免臣思斬絞重犯由州縣府司而至巡撫層層究審若非情真罪當安敢輕率具題迨奉旨監候之後該犯服辜待斃無所希冀是以逮次秋審率不能自解一詞臣愚以為與其率循故套審犯而無所異同不若細心推求審招而得其推鞫即如刑部皆係據招定擬請將直省狀審停其提犯每年止令各該州縣將犯由造具招冊由府司逐一加勘分定情實緩決可矜三項申送督撫其在省之道府廳縣亦各發一冊先行細核屆期會集公所照依京師招冊逐案唱讀與審各官虛衷體察如有意見隨時講論俟衆議僉同始行判定情實緩決可矜三項歸于至當不易然後繕本具　題以副　皇上明罰勅法之　聖恩如此辦理較之提犯到案並無裨益者似為愈昭慎重且免長途跋涉之患而於循名責實之道庶幾相副矣

請建太學璧池疏　乾隆三十三年　曹學閔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曹學閔謹　奏為請增建太學璧池以重典制事臣竊聞三代所尚者學也而辟廱之制莫著於詩禮詩曰鎬京辟廱又曰於樂辟廱又曰思樂泮水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曰謹按白虎通云頖宮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辟者璧也圜以法天外圜內方明德當圜行當方此其義其制也欽惟我　皇上建中和之極總制作之成　圖丘　方澤並則古昔以備制度明天察地嶠世未舉而辟廱之制尚仍前代之舊闕然未舉意者有待於　聖人次第舉行乃猶大備乎且今直省府州縣衛所在學宮並有洋池而國學猶無圜橋之制非所以答四方觀瞻也臣愚以為方今大化

武功告成於學未有倫比　皇上　詔重修　先師孔子之廟基盛與也宜以此時物下禮部詳考辟廱圜水之制以昭示學宮明垂萬世不誠鉅典隆盛之宏規也哉

請設新疆學校疏　乾隆三十四年　奏為　永福

伊犁將軍臣溫福辦事大臣臣永寧謹　奏為新疆人文日盛請設學校以廣　皇仁以興教化事竊照烏魯木齊一帶地方仰賴　聖主德威遠播西域蕩平自乾隆二十三年駐兵屯田二十六年招來內地戶民前來屯墾二十九年遷移安西巷兵永遠駐防迄今已有種地民人四千二百餘戶生齒日漸繁盛而兵丁子弟內資性聰慧堪以造就者甚多臣等於乾隆三十二年　奏請在烏魯木齊特訥格爾昌吉等三城各設義學一所選擇師長教誨庶今學習騎射技藝在業自誦讀之人亦各盡心訓迪近日頗有成效現在讀書文童能文者固多而熟習騎射之武童人材弓馬可觀者亦復不乏查從前安西哈密改設衛官學業內經軍機大臣議准敦煌等三縣各設訓導一員各建文廟一所每縣歲科兩試准其進取文生四名武生四名在案今查烏魯木齊即迪化城設有同知一員所屬之特訥格爾即阜康城設有縣丞一員昌吉即宣遠城設有通判一員所屬之呼圖壁即景化城設有巡檢一員亦隸安西道所轄從前議設同知通判之初其設學取進文武諸生併應建文廟等事原應與安西府敦煌等縣一律辦理因其時

未安民戶而眷兵亦未遽徵來屯是以未經議及現今兵
民增至七八十戶當此人文漸盛之際似應照依安西敦
煌等縣畫一辦理請於迪化益邊二廳每廳照敦煌等縣
之例減升兩試各取進文生四名歲試取進武生四名暫
今兩廳管束俟取進諸生每廳約有百名之後另行請
　旨設立訓導至於廩增各額敦煌等學係由衛學改設
是以各設二缺以次幫補今兩廳係初設之學應俟生員
考滿二十名然後照西安之例幫補出貢再查敦煌等縣
相距甚州甚近是以各童赴肅州考棚聽候學臣考試今
烏魯木齊距肅州往返六千餘里道路遙遠諸童赴試資
斧維艱應請將迪化益遠二廳諸童酌仿臺灣之例由廳
道錄送臣等衙門考試其公取進將取進童生名次及前
列生員試卷咨送陝甘學臣彙入歲科冊卷造部設遇不

能足額即遵照定例宣缺毋濫如蒙　聖恩俞允每廳
各建文廟一所於本年秋成後乘兵丁閒暇之時臣等選
擇地基酌派兵丁照依修建先農壇之例動項興工
修建每歲祭祀銀兩亦照敦煌等縣之例一體開銷在於
本處備用銀內動支如此則新疆兵民子弟皆知上進有
階攻讀者益加奮志騎射者更求嫻熟於地方似不無裨
益也

皇清奏議卷五十七

皇清奏議卷五十八

陳保甲簡要之法疏乾隆三十四年　歐陽永珂

廣東布政使臣歐陽永珂跪　奏為敬陳保甲簡要之法
仰祈　睿鑒事竊惟立法必歸於實行法務得其要仗
查乾隆二十二年欽奉　諭古今將保甲如何設法編
查及考察責成之處著悉心撫各就地方情形詳悉定議經
部彙核股准通行遵照在案自定議以來各省有可非不
細例奉行乃閭閻之間仍屬奸良莫辨即近日匪案之發
覺由於保甲之衆首者甚少臣細加體察似行之尚未得
其要領蓋保甲之設原所以稽察莠民並非欲以永綏良
民如陝省巨匪馬得盛之竄羽均係犯案之積賊臺匪黃
教亦曾經犯罪福建之漳浦古田廣東之新興匪案各犯
及凡犯私鑄私窜窩盜高匪等案總屬游蕩無業之徒至

於四民之安分自守者原不必時加查點乃現今州縣辦
理保甲惟知龍統編查不分良莠以致稽查不專且保正
甲長視與無與為譬不敢衆首州縣日事編查終屬有名
無實臣愚以為應請飭令各州縣將境內遣配安插之軍
流徒犯及本邑為匪曾經拘枝之犯彙冊分駐嚴密稽查
再訪不務生業游手好閒行踪詭祕之莠民陸續登記入
冊地方官耳目最近閒見易周若隨時隨地遍加查察不
難得其確實仍按照住址開單分發該處保正甲長收執
出必稽其所往歸必根其所自一有為匪形跡許即密稟
州縣訪察得實密差拿究審實之後明立檔案倘異日挾
讐扳害自可查案仲雪則保正甲長不致畏累諱匿而舉
首之法可行矣至該管道府因公巡歷所至吊冊考核並
留存交代接續查辦奸匪自閒風斂跡其守分安業之良

民於既編戶口之後止於年終將增減遷徙添註如此酌歸簡要則保正甲長之心力既尚責成更切地方官若不切實奉行以致匪類乘機竊發即臨事查拿已屬功不掩過如毫無覺察又不能刻期就獲按照犯案輕重分別參處治罪以昭炯戒似於保甲之法可收實效矣

請挑濬東省河渠疏　乾隆三十五年　富明安

山東巡撫臣富明安謹

奏為奏明挑濬河渠以弭水患事竊照地利農田民生本計理宜加意講求隨時修舉以冀仰副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臣於去冬查勘運河之使兄嘉祥縣之趙王河洸臺河蔡河鄒滕之白馬河俱逐段淤淺各河皆關運道民田隨經飭令各該縣挑立標誌勸民逐加挑挖據報完工委驗如式又查濟南府屬之章邱鄒平長山新城等縣青州府屬之高苑博興樂安等縣向有水患臣於上年九月內巡查所至留心體察因章邱等七縣六百餘里中有小清河一道為各山泉衆湖泊之滙歸該河一幹兩支久經淤墊歷任撫臣屢飭籌辦河身橫跨數縣分隸兩府動多掣肘未及舉行臣於十一月間飭委候補知縣陳鵬等會同各地方官逐加履勘緣小清河自章邱長白山發源起東至新城高苑兩縣交界分北條為支脈溝又東至博興縣分南條為預備河其中條則仍為小清河溝俱分宣入樂安之溜河歸海今中條之小清河消納七縣小河湖泊之水中多灘嘴淤腹阻滯河流其北條之支脈溝分小清上流水勢而尾閭八十餘里淤墊不通下遷必至上漬七縣民地在在堪虞其南條之預備河防小清下截頂衝于康熙年間開而未成有名無實後雖于乾隆五年在預備河之南接扒福民

安等三縣向有水患臣於上年九月內巡查所至留心體察因章邱等七縣六百餘里中有小清河一道為各山泉衆湖泊之滙歸該河一幹兩支久經淤墊歷任撫臣屢飭籌辦河身橫跨數縣分隸兩府動多掣肘未及舉行臣於十一月間飭委候補知縣陳鵬等會同各地方官逐加履勘緣小清河自章邱長白山發源起東至新城高苑兩縣交界分北條為支脈溝又東至博興縣分南條為預備河其中條則仍為小清河溝俱分宣入樂安之溜河歸海今中條之小清河消納七縣小河湖泊之水中多灘嘴淤腹阻滯河流其北條之支脈溝分小清上流水勢而尾閭八十餘里淤墊不通下遷必至上漬七縣民地在在堪虞其南條之預備河防小清下截頂衝于康熙年間開而未成有名無實後雖于乾隆五年在預備河之南接扒福民

於春融即興工辦理再各地方官俱有刑錢職守恐未能專司其事查有原任澤縣知縣許承蒼原任益都縣知縣趙三挑均緣事革職交代已清例應回籍臣查該二員在東年久年力俱壯應辦水利工程向有成效因委令協同候補知縣陳鵬查勘各河道俱有條理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將許承蒼趙三挑留於東省令其自備資斧幫同各地方官辦理小清河支幹各河事務俾贖前愆如果實心出力容臣於事竣另行奏　聞請　旨理合一併陳明臣謹恭摺具　奏

陳社倉事宜疏　乾隆三十五年　李湖

設理江蘇巡撫臣李湖謹　奏為奏明查辦社倉事宜斟酌調劑以杜流弊而收實效事竊照社倉分貯各鄉收掌出納耆之社長春借秋還接濟民用於農民裨益最切江

蘇省社倉自乾隆二十四年經撫臣陳宏謀徹底清釐防
其流弊酌定成規五條奏奉到　硃批覽奏俱
悉實力妥為之欽此臣欽遵轉行各屬遵照辦理在案臣
於本年五月內到蘇州蕭司之任即經查核蘇州松江常
州鎮江太倉五屬州屬各社倉應貯之額雖有二十六萬
九千餘石從嚴核實清釐內中存價未買者有六萬數千
石社長侵虧者六百餘石歷年出借在民者十六萬三千
餘石稽其實存在倉僅四萬餘石臣於秋成之前嚴飭府
州督率州縣逐社清查應著追者嚴追應買補者買補應
徵還者徵還復責成巡道嚴行督催稽查務令悉歸實儲
臣奉　命設理巡撫印務查核江蘇藩司所轄江寧淮
安揚州徐州海州通州六府州縣屬社倉積貯額共一十萬
六千九百餘石折價未買者五千六百餘石社長侵虧者

四百四十餘石歷年出借未還者一萬三千八百餘石稽
其實存在倉亦止六萬八百餘石臣一體嚴飭府州縣乘
此秋收之後上緊買補徵還並嚴追社長侵虧之項近據
八府三州陸續具報現俱實力催還買補按額實儲應於
歲底委員盤查以驗其虧短外臣合計江蘇通省額共社
穀三十七萬六千餘石果能處處皆歸實儲春秋斂散以
有億萬貲農受益原非淺鮮乃臣於察核各屬社倉虧短
情形深悉社倉之裨益固多而辦理社倉之流弊正復不
少因為之推求其故自前撫臣二十四年奏定成規後奉
行之初原屬無弊無如江蘇民情巧偽事熟弊生而地方
有司又視社倉為無關考成漠不經意行之日久胥役鄉
保與社正副聯為一氣就除弊之科條轉而為滋弊之逢
境即如點充社長原定成規以十年更換嗣經條奏改為

三年一換前撫臣陳宏謀因社長不無賠累請改為一年
一次輪當其意原為社長久充致成虧欠之弊詎近日社
長視同傳舍實接卯替彼此故避虛交互相縱敝送至春
借秋還皆成虛套且一社之中公正堪充社長者不可多
得一年一換需人過多惟憑鄉保舉報按戶輪當送多任
非其人弊難枚舉更查社倉穀石原定規條尚責社長收
掌出納不令地方官司其出入蓋恐官吏經手易啟挪掩
之弊且一經官管便與常平倉無異即失社倉本意但春
借秋還地方官竟不揩查比追社長徇情滋借與土棍強
借不償之弊勢所必至臣就前撫臣陳宏謀原奏定五條
內與現在江蘇省社倉實在情形悉心潛察現在行之無
弊應仍其舊者三條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有應酌
量更改者二條有應增添者一條謹就現在社倉情形斟

酌調劑恭陳　聖鑒
一社長年限宜酌更也社長一年一換歲歲需人不得不
責之鄉保開報恐其所舉非盡端謹成實之人濫借侵漁
既不能免即有一二小心謹飭者又或慎守管鑰顆粒不
放冀迨一年期滿交卸脫累亦屬無神農民應請俟後選
充社長永不許著落鄉保舉報務令該州縣在本社各村
社內照例于不應試之殷實監生遠訪舉充司事三年出
納公平社穀無弊詳報道府給匾獎勵再令接管三年如
能始終如一報實通詳將該社長舉充鄉飲以示優眷六
年期滿另選充補設或辦理不善即行隨時更換不必定
以三年為本社各村實無不應試之監生即舉誠實鄉民
充當亦不必拘泥成例
一州縣抽查之法宜更重其責成也社倉定例社長當司

出納官役不得掣肘但奉借之期官不為查核實則柔懦社長土棍鄉保胥役皆得硬借重借秋斂之期官不為之查比欠户時得拖延應請凡遇奉借之期社長將應在本社借穀之户取具押領同正副簿稟送州縣核准示則開倉出借該州縣接到稟報按照村莊門牌核明應借之户填入正副簿内其不應借者不准入簿借給即於次日定期出示赴領至期分委佐雜或教職一員親赴看散散畢封倉如開倉出借時有强梗之刁民該委員即帶交印官究處至秋成後應行還穀時社長稟明州縣示期開倉收納若按期交納全完州縣或親赴驗明封倉或委佐雜教職赴驗封倉倘十月内不能全完社長將簿内欠户比追是收掌出納仍責之社長標明稟送州縣差傳欠户比追是收掌出納仍責之社長也地方官嚴其查核則猾借拖欠之弊可除其州縣交代

驗報及歲底奏報一事宜仍照原定規條辦理一苦累社長事宜嚴行禁革也近日江蘇各屬凡係鄉曲謹愿之人無不畏避社長一役蓋緣經管出納不惟憲招卿里尤怨與頑户之抗欠賠墊其最為苦累交代盤查按月按季册報摺報等事地方官以社穀掌于社長每過造册結之事總惟社長是問奔走城鄉致多浮費加以胥役之吸詐差伕之俾催一充社長便無休息此等弊累亟應嚴行禁革查社倉穀石每社俱定有正副簿籍出借時按户登明有無存穀數目一目了然及至秋成收還亦復登簿一存州縣一存社長一社之數目燦然可稽即通縣之數目較若列眉不但州縣造報月摺季册可按籍而稽即過交代盤查册結亦無難按簿查辦倘後社長除春借秋還赴官稟報及過盤查到倉開驗外如仍有以造册出結

廢本業不知衣食於何取給今各州縣捕蝗約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十餘日酌給錢米民人猶以為艱若每縣之中令數千人栉腹原野積以半歲旦知其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餘查察自便令種植之户而責之他人勢且無益若海濱河淀潤遠之區而與尋常村莊類設又恐推諉誤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議曰設田夫免其門差牌頭並免大差旦窃考之旗莊本無地方雜差可免民人又不能盡免册造謢田此夫也輪派雜差亦此夫也免差既屬空言巡查豈有實力而簿書查造督吏或因緣為利此其不可二也且其議三家出夫一名計百户之村出夫三十名五十户之村止出夫十名必合數十查則病其多以之撲捕又病其少若撥一千名必令數十村遠者不能即至而本村近處反有餘人例派不及旦每

遇飛蝗停落目擊心惕諭令就近加撥夫始漸集若依三家為例則可捕之時人夫無幾比數十里裹糧而至而蝗之遠颺已過半矣此其不可三也且其議曰民勞病遠撥也又曰官貲憲眚催也其名曰護田欲不傷田禾也今依其例出夫則近村之夫只有此數近者不足用必濟之以遠而民之勞如故遠者不及待必出於責催而官之費依然且遠來當差人常不肯盡力而為遠地代捕又不甚惜田禾極力飭禁時猶不免是以旗民均以為病不願捕蝗此其不可四也至其議曰旗民一體設立護田夫查則輪查撥則均撥誠有合同井守望之義矣但其法既不可行而所謂護田夫者空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輪查臨時又安能均撥且司道原議曰旗人不統於地方官恐呼應不靈奏明通行庶知凜遵是旗莊之難齊前司道早議及之矣

而前督臣未經具奏者不能自信故也姑允衆請嘗試之云耳既而知其果不可行而猶以其名而存之者以護田之說臨時便于派撥也顧飛蝗停落之時愚民無識率以喊逐為易撲捕為難亦不獨旗仰為然而民人可以法繩旗佃難於強使況旗莊主人未嘗與知其議既無由申明約束而地方官向莊頭取夫每藉借用出不出皆可自由其不盡一無怪也此臣所謂可行而未能行者也臣以捕蝗察知利病竊以為去其法之煩擾而獨取旗民一體捕蝗一節并申明就近村莊多集人夫著為　功令則有護田之利而無其害此臣前奏本意也業蒙　聖旨俞允則其未能行者今已行矣而督臣乃舉二十五年之議以為定例則臣所謂四不可行者誠恐嗣後復舉以為例而奉行將滋貽誤臣不揣愚昧謹就二十五年原議酌歸簡易並將查捕所見情形酌為捕蝗事宜數條附列於後

一捕蝗人夫不必預設名數致滋煩擾但查清保甲冊造村莊戶口臨時按照酌撥應用莊則理事同知查造清冊交州縣存查

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後凡本村及毗連村莊在五里以內者比戶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止酌留守望餵飼之人而已五里之外每戶酌出夫一名十里之外而戶酌出夫二名十五里之外仍照舊例三戶出夫一名均調輪替如村莊稠密之地則五里以外皆可少撥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內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閙人無戶名可稽者地方官臨時酌催添用

一牌頭每縣不過數十名固而增之大村酌設二三四名不等中村酌設一名小村則二三村酌設一名免其雜差

俾領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令鄉地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查若海濱河淀潤遠之地則令各州縣自行酌設設田夫數名尚司巡查向來以米易蝗子之例若蝗子一升給米三升則搜創自力

一凡蝗蝻生發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如能即時撲滅地方官驗明約加賞賚如扶同隱匿一經查出即將田戶與牌頭鄉地一併治罪如近村人夫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撥漸遠村莊輪替協捕如蟲孽散布連延數村則各村之人在本村撲捕各於附近村莊撥夫協濟以次及遠仍照例會同營汛兵丁督以幹員妥役則捕滅迅速而田禾亦不致損傷

一外村調撥之夫仍照舊例每名日給米一合升或大錢
十五文其奮勇出力者酌加優賞如調遠之地酌調撥遠
夫者加給米錢一倍
一捕蝗器具莫善於條拍其制以皮編直條為之或以麻
繩代皮亦可來省人詞之排打子最為應手順天各屬向
無此物宜飭發式樣使預製于平日以便應用其次則舊
鞋底各屬多用之能常不廢全宜預行通飭若仍有以木
抿小枚等物塞責者即將紳地牌頭一併究處
一蝻子利用開溝圍逼加土掩埋墾起初出未能飛亦可
圍捕至長成之後則宜猪排人夫尾隨追扑若乘黎明露
濕殲除尤易若在未移之地則宜隨壠趕扑不得合圍喊
逼致令驚起且易損田禾
一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為合之來非得錢不
肯出未得辦理臣往察勘緣老河故道東西連邁有六百一
十餘丈新河在其上游南北僅長一百零數丈較諸老河
不及十分之二河身既短地勢復高水溜湍急自不若老
河之身長水緩得以從容進口安揔泊船也臣再三相度

前出力耳其實撥拾收貯於給償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
夫多而收效較遜惟施之老幼婦女及捉捕零星之時則
善矣若本村近隣力能護田以精壯之人持應手之器當
蝗勢厚集直前追捕較之收買一人可以當數人之用故
用夫少而成功多且蝗燬地面長發苗麥甚于糞壤也

請濬漳葭港老河疏乾隆三十六年　裴宗錫

安慶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請濬省城通江之河道以
衛漕運以濟民生仰祈
聖訓事竊照安慶省城濱臨
大江為吳楚出入之門戶沿江均屬高阜難以艤舟惟西
門外舊有漳葭港河一道土名老河上通潛山大湖望江
三縣下達大江實漕艘商船往來停泊之要區並該三縣
衆流出納之總滙後因江潮倒灌山水漲發遂致港口流
沙淤積日久漸成平陸前撫臣張楷任內曾於上游另開

新河一道奈地高水急重載逆流而上仍難進口凡有往
來船隻不得不在江邊灣泊設遇暴風猝起四面均無捍
蔽波濤衝擊每有覆溺之虞是以安慶幫時商貿船隻困於江岸難泊往往過而不留每年漕船兌
糧後沿江灣泊亦多不便今若將老河開濬深通不但本
省及江廣潛船均有避風接泊之所客商過往重船亦有
內河收纜可望百貨聚集民業有資且潛山太湖望江三
縣田畴旱則引江潮以資灌溉潦則洩山水以防泛溢更
於農田有益從前屢任撫臣屢經議欲興舉祇因公費無

而以該地營運之銀即為該地公事之用原與收取息銀
實即兵丁者不同嗣後改為籌備葉事公用字樣通行遵
照在案所有城工存剩銀四萬七千九百兩零內除借動
二萬兩仍存銀二萬七千兩旦請將此項銀兩分給安慶
歙州益國三府設實興商營運約以一分起息計每年可
得息銀三千二百餘兩約以十年為率計四原本以息銀
二萬兩歸還原借款項其餘息銀除歲修使用外餘銀仍
給典商營運取息以作歲修經費即為籌備濬河公用字
樣以符定例如此設法籌辦則此河永無淤墊而糧艘商
民均沾利濟夫以修城之餘資籌濬河之經費以公濟公
於國計民生似屬兩有裨益矣

陳新疆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文綬

陝甘總督臣文綬跪　奏為敬陳關外情形仰祈
鑒事竊臣於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欽奉　上
諭前赴齊爾等處　實查投試之土爾扈特人等臣於
八月十五日出嘉峪關由安西至哈密九月二十六日過
南山口由東達巴松樹塘奎蘇石人子而抵巴里坤時當
秋成之候城州禾稼盈畴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屯田
甚廣烟為豐美城廂內外烟戶鋪面比節而住商賈舉集
晉民尤多臣留心詢訪其商賈中之有資本者已多認地
開墾其藝業傭工窮民因之生理資本未經呈墾而該處
地廣糧賤謀生甚易故各處民人相率而來日益轗集又
西行自蘇吉助巴爾烏圖水喝順溝大石頭而抵三泉子
計程約六百里地多戈壁可墾之地甚少田係往西大路
經前督臣明山奏明派兵酌建店房以便商賈往來棲宿
現在辦理行旅稍便又西行即木壘河東西吉爾瑪泰奇
臺東西格根吉布庫更格爾等處南面一帶山如屏障自
春入夏積雪消融近山各處渠水充足向設八屯自乾隆
三十二三四五等年招民墾出良田三萬四千餘畝又木
壘一帶英格布喇及東中西泉等處商民種地數千餘畝
又奇臺東格根吉布庫官兵屯田萬有餘畝內地商賈藝
業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該地屯田民人生齒繁
衍扶老攜幼景象怙熙此巴里坤所屬地方戶民蕃庶情
形也又西行即吉木薩地方隸於烏魯木齊天氣和暖地土肥美營
泥泉子特訥格兩而抵烏魯木齊天氣和暖地土肥美營
屯地畝日以開闢兵民聚多商賈輻輳比之巴里坤城內

更為殷繁人烟行市昌吉瑚圖壁瑪那斯等處其地肥水
旺商賈來多錢與烏魯木齊相似約計烏魯木齊所屬連
年在外招募戶民及內地送往戶民共望有營屯田地三
十餘萬畝應為設定每年往彼貿易之民日益衆多是以
烏魯木齊特訥格爾等處商民陳善旺等一百七十戶以
仰沐　天恩屢獲豐收比戶家給人足以成樂土請搬
眷來屯等情業經烏魯木齊大臣巴彥弼等奏明於上冬
撥移在案臣查其所撥父凡子弟計共八百餘口此外在
彼樂業望田及館工藝業之人連年生聚日益衆多即在
彼為民遠犯亦無不各安耕鑿稍蓄成家此烏魯木齊所
屬地方能容情形也且往來新疆時遇負擔之民出外趁
工餬食訪之般稱新疆地廣糧賤傭工一月可得銀一二

兩積蓄稍多自請移家誠如　聖諭關外屯政日豐所
在皆成樂土小民知利之所在無不爭先往赴久而相安
成習逕捌攜侶照樓往來各自適其謀生之樂　聖主
籌意邊氓生計燭照無遺洵有如臣逐次往來所見者臣
於沿途時體察地利詢訪民情知該處水饒地肥洵屬無窮
樂利惟是屯田雖已廣闢而餘地猶未盡墾泉源雖已疏
濬而溝洫猶未盡開欲期地無棄壤民無遺利必須於內
外各處並行招募除內地貧民照前勸諭令其自行前往
其在外之民日擊屯田豐美或因資本不敷或因人地生
疎未免遷延觀望今若不拘人數多寡一經具呈即便隨
時指地給墾借給牛具籽種俾無守候之勞自更樂於從
事時見生聚益繁而地利大興營屯增廣而兵威愈壯自
可酌添郡縣以廣久遠之規臣以身履其地目擊情形謹
謬抒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新疆各屯商賈備工藝業民人甚多應請就近招徠墾
種也查巴里坤木壘奇臺吉木薩特訥格爾烏魯木齊昌
吉圖瑪那斯一帶年來商賈貿易傭工藝業民人日多一
日富者可以出資雇募工人借力承墾即為己業貧者照
例每戶給地三十畝按海口程並給農具籽種酌借房馬
銀兩俾得安心力田則目前既可資以餬口而將來併得
藉以成家誠如　聖諭彼亦何憚而不為應請飭令各
該道廳將在外商賈富戶及無業貧民子弟之成
立者隨時勸導回地招徠則就近招民既免遠道解送之
勞並節虛糜幫項而在外流寓貿遷之人亦得安居樂業
悉成土著其呈墾地畝照新疆戶民成例六年陞科每畝
納細糧八升其借給口糧房馬價銀亦照例俟生計就緒
後分年完項則民力既紓地利益廣矣

前往闢外廣闢田畴也查嘉峪關舊例每日將關門常閉
惟是有人出關驗照方得放行今仰賴
聖主洪福嘉
峪關外拓地二萬餘里安西以外處處設官安營星雖棋
布無異內地矣乃閘吏猶照舊例將關口仍行常閉凡有
經過者俱查驗年貌詢明姓名註册方得開關放行不免
守候稽延之累在關外立業墾田者既願招致親朋內地
無田可種者亦願相携出門乃皆阻於一關未免趦趄不
前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各官嗣後將嘉峪關每日晨開
酉閉庶行旅者仍行盤詰出關者聽其前往不得阻遏農民
持兵揮朋呼侶自相招引民戶日增矣
一烏魯木齊大路數處應請修治寬濶也查烏魯木齊城
南二百里地名七達巴有山梁七八處石壁夾峙甚狹行
車頗艱幸每處應鑿石嘴不過一二丈統計七八處應修

工程不過十數丈若令石匠燒鑿石嘴所費無多而往來
農民及一切差使均為有益應請飭令該地方文武官員
派撥兵役帶同石匠開給口糧酌加修治則大路既得一
律寬濶而於行旅亦為有益矣
一安西曠地現在就近上緊招墾以廣地利也查安西府
屬之玉門渊泉敦煌三縣雖土性鹹鬆而可墾之地尚多
向藉渠水灌溉前因渠水多寡不定民間將昔年試墾之
田漸次拋荒自千上年飲來　上諭以安西一帶有向
經墾之田年來復有聽其曠廢等因欽此自當即詳切飭
查並令廣為招墾近據安西府知府巴彦岱詳稱今將民
間溝渠疏濬流通現在渠水暢流除已澆種地畝外尚有
餘水所有從前試種未成及附近可墾之地約計所餘之
水渊泉玉門敦煌三縣共可添墾田五千餘畝現在督率

各屬就近招徠無業貧民乘時開墾試種等情臣已飭令
上緊招墾以廣地利如此則曠土次第開墾民食漸加充
裕矣
以上各條臣謹就地方情形謬擬陳奏期以收地利而裕
民食足邊儲而厚屯防用廣萬年久遠之計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黎元之至意

籌新疆倉儲疏　乾隆三十七年　文綬

陝甘總督臣文綬跪　奏為請設常平倉儲以實邊屯以
足兵食仰祈　聖鑒事竊照烏魯木齊內倚天山外撫
遠人延袤廣濶營制星羅洵諸路之中樞實重門之保障
其所屬吉木薩特訥格爾昌吉瑪納斯等處屯田甚多商
民輻輳又遠來之巴里坤南路崇山峻嶺東峙德勝雄關
地勢崢嶸此然重鎮其所屬奇臺木壘等處水土肥美營

屯相望又東南為哈密泉甘水肥宜於稼穡年來田園廣
闢商民衆多且地處衝途為諸路之要津新疆之鎖鑰臣
查以上各處俱經設有重兵而幅員遼濶正應添營增壘
以壯聲威近蒙我　皇上睿慮周詳於烏魯木齊巴里
坤二處分駐滿兵五千名從此西接伊犁外控遐方南俯
回部東拱甘涼聲勢聯絡軍威達遠洵萬年久遠之鴻規
也伏查重兵分駐之區自宜多設
皆未立常平似應亟為籌備又安西府肅州二屬毗連哈
密田多渠廣向藉山雪消融引灌連年屢獲豐收該屬地
勢平衍為四通八達之區轉輸甚易亦宜積貯充盈以便
隨時撥運則東可供內地之缺之西可備邊屯之接濟於
民食兵糈均為有益臣查新疆各處仰蒙
天和地潤物產豐美已成樂土惟每當豐收之歲未免有

殺賤傷農之憲令各該處商賈雲集輸跡絡繹若准令各省商賈士民報捐監糧洵足以實邊屯而足兵食裕商賈而濟農民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於烏魯木齊巴里坤哈密三處各額收監糧十萬石吉木薩寄臺木壘昌吉等處各額收監糧五萬石安西肅州二府州及所屬各縣各額收監糧二十萬石以上安西肅州二處每生俊輸納糧數色樣悉照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前督臣吳達善奏定安西肅州糧數色樣報捐其哈密及以西各處悉照安西之例報捐至糧色悉隨本地所產交納如此則自肅州以至昌吉沿邊萬有餘里重兵駐劄之區倉儲處處充盈遠近皆為有備不特支食有資無得將輸便易且商賈人等爭相購糴農民咸知粟貴益皆盡力耕耘誠如　上諭新疆屯政日豐既可以實邊儲而貧民亦得生養繁息地無遺利產粟日多邊儲愈足兵民商賈共沐　皇仁於億萬斯年矣

陳盥井事宜疏　乾隆三十七年　李湖

雲南巡撫臣李湖跪　奏為敬陳鹽井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查滇省所產大小鹽井一十五處額煎正餘平秤鹽三千六百一十三萬餘觔分撥各屬及各省店行銷從前立法稽查尚屬調劑得宜即盈絀難齊隨時補救並無墮誤之實自乾隆三十一年以後總理分管各員調委不時正署屢易官無固志人懷偉心遂有查煎墮運墮銷之鹽各指至數百萬觔之多其中雖不無淘淡薪艱運腳繁重辦理竭蹶情事而積年不加整剔諸多懈弛以致撥和抑價盜賣透私諸弊相緣而起加以通屬額鹽省店分銷

將南寧露益尋甸平彝宣威等五屬酌定額鹽支銷運腳責令官運行銷堵禦川私其餘黨明等十六州縣仍聽民販自赴省銷料運既無定額又無常規鹽少則居奇射利者在大鋪鹽多則陳囤墮積者在總店即販戶領鹽到手果否運回本地售銷有無昂價病民夾帶私鹽興販情弊鹽道既苦耳目難周各屬又無引驗可憑官私莫辨緝捕無由遂致川粵私梟遍地充斥省鹽日多壅積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共計墮運九百餘萬觔雖經奏明改撥追賠迄今未能清理現在省店存積之數尚多是銷販營私阻塞鹽路十六州縣盡成食私之地延及隣封滋害甚大若不因事變通裁撤省店改立鹽倉責成官運定額分銷按城站之遠近立領運之章程鹽法珠難整頓臣查省店

四分之一墮誤尤甚奚累更多且菲任以來詳查檔案體察民情博採輿論與督臣暨司道等反復確商謹將現在滇省鹽政應行清整調劑各事緩晰條分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請裁撤省店責成官運分銷以免墮積也查滇省迤西各井鹽觔俱係州縣自赴領運設店售銷盡地行鹽責任既專緝私自力額鹽不實墮誤惟迤東一帶雖井較遠向運省城鹽道開設總店分立大鋪一百二十處輪班領鹽轉費於迤東二十一州縣小販分銷其行鹽各地方官全無責成亦未定有額數立法之始因省會烟戶盈集鄉販挑運柴米食物赴省順便帶鹽回銷可以節省運腳並利其先諜後鹽無煩徵解相沿既久漸滋弊竇歷任鹽道不免姑息因循憚於整頓迨至乾隆十八年釐定章程業以

中已經定額之南寧露益辱句宣威平彝等五州縣鹽一百六十三萬觔距井路遠應仍赴省倉官為領運其未歸官運之十六州縣內除昆明首縣年可銷鹽二百五十四萬餘觔近在省城原有額設官銷應循照舊例先課後鹽仍令督銷售銷至附近井地之昆陽晉寧呈貢宜良嵩明江川河陽路南八州縣年可銷鹽二百六十萬觔應令該地方官自雇夫馬赴井領運即於原定自井至省運腳內計程通算攤給又距井較遠之馬龍羅平陸涼廣西彌勒師宗邱北七州縣縣丞年可銷鹽二百二十餘萬觔應令該地方官自雇夫馬赴省倉領運其自省至本處腳價從前因係鋪販領運轉銷未便一體議給准將領運之鹽以九十觔勻賣百觔每觔復按站遞增一文以抵折耗腳費之用伊等遂得明加暗扣計息取盈漸至市價增昂民苦食貴惜小官大槩累日深令既改歸官辦所有前槩俱當鹽剔飭禁其需用腳價店費應請即於原定新增鹽價及加添運腳內裒多益寡有無盈縮通盤核計彙案定議辦理以上十五州縣應完課款俱令上月領鹽下月解課與運西成例盡一遵行按年計入考成冊內造報再彌勒一縣既銷省鹽其加買粵鹽三十萬觔應行停止以杜影射之槩如此盡地行銷各屬均有定額民間買食遠近均露在官各廠考成留心查緝私販自無從竄入鹽井似可免壅積之患矣

一井地借欠盜賣應嚴加懲治以除積槩也查各井散漏熬煎及各屬赴領發運均撥家人書役分理其事每與商灶勾通滋生槩竇緣井鹽未經鋸運以前係本井家人書役經管每日灶户熬獲鹽觔止驗日煎之數有無短欵仍聽本户自行收藏直至配運時呈繳公倉秤明登簿以鋸為收並不先期封貯以致灶户勾通人役透漏分肥無從查究此鹽觔存井之槩難清也至已經鋸運之後係各屬赴井家人書役經管每日領出鹽觔不即僱腳趕運停擱坊店日久走滷消耗計圖出脫或借給灶丁以交日煎之額或借給腳户以抵別屬之鹽甚至通同盜賣轉報虧挪此鹽觔存店之槩混難清也更有借欠之鹽井司每多袒庇商灶延擱不追盜賣之鹽地方官並不嚴查嚴究重治其罪伊等逐愈勾串作奸肆無顧忌應繳課欵懸欠累累日查各井頒辦自數十萬至數百萬觔不等逐日煎獲鹽觔即應令其入倉各列字號堆記封鎖俟輪值鋸運時秤明作收則灶户挪掩透漏之槩可杜鹽觔發運井員應即知會領銷州縣速飭原派差丁將腳户姓名住址發鹽日期數目開單具報計日查催逾限不到即行根究不使日久停留則折耗借賣之槩可除且現在嚴切通飭並查各井如有未設鹽倉者詳明籌欵添設咨部辦理存井未運者催令雇腳趕運按旬開報盜賣借欠各犯查封家產變抵勒限嚴擬按律懲治如提舉大使州縣等官奉行不力即分別叅賠以儆玩愒

一嚴禁灶户攙和沙土以清塲誤之源也查滇屬大小各井官給薪本督灶熬煎自應澄清滷水濾淨渣滓始可入鍋成鹽之後並領內外烘燒乾透方可配運乃近年灶户藉稱滷短薪貴不將渣滓濾淨夾帶泥沙煎熬成塊又有未經煎乾多藏水氣之槩以致鹽質未淨銷販亦得藉口重煎折耗私行抬價病民各屬民户附近川省者則買食川鹽附近粵省者則買食粵鹽價雖較昂民間利其質淨

味碱咸願舍賤食貴此私鹽充斥官鹽愈滯節年墮運墮銷之所由來也查提舉大使等官職司鉉務督煎是其專責乃一任灶户夾帶營私敗壞鹽政若不明立處分無以共昭懲創查滇省鹽政向來只定墮煎議處之條至灶丁掩和作何究治未著明文應請嗣後井官縱容灶丁掩和沙土提舉大使比照白土搀入漕糧運弁與押空千總不行查禁灶户比照丁舡已經搀和例分別議處究其失於覺察者井員量減一等若知情受賄照枉法脏私從重治罪在井查出勒令灶户照數改煎發運出井著落井官名下追賠如承銷各州縣明知鹽觔搀和瞻徇容隱一體著賠參處仍飭各井員於每年開煎時將揉鹽送臣衙門驗發鹽道收貯如分發各屬行銷仍有夾帶泥沙許各地方官即將原鹽呈驗嚴查究參庶井鹽純淨銷販無由藉口抬價一切墮誤之弊可期漸除矣

一官鹽煎運售銷均應立法稽查以儆玩愒也查滇省年辦額鹽自井司起煎州縣領運行銷之後方能解課稽查不密即多墮誤查督煎經徵分別究欠每年奏銷案內定有考成乃近來墮煎墮運墮銷積至數百萬觔前累未清後弊踵至雖有處分嚴例轉若視為具文細查其故總由平時漫無考核以至日引月長遂成不可補救之勢臣檢查舊案從前考核成法煎辦鹽觔數目責任井司運銷解課數目責任州縣各屬按月造報完欠釐然查催甚易是以歷年從無墮誤自三十一年以後月報擱置不行間有造送亦多缺漏參差難以綜核廢弛因循上下蕩無法守直至墮積數多始行參賠已屬補救不及伏思歲會月計不厭周詳滇屬大小鹽井各有月額應煎鹽數灶丁按日

因夫馬缺乏各井鹽觔墮運內外私販乘機竊發其由照通東川越通曲靖雲南等府界內者為川私由廣南開化越通彌勒延及徵江等處界內者為粵私官鹽存井影射透漏者為灶私銷運在途停擱偷賣者為腳私囤積至令逐成極重之勢查灶丁夾帶私鹽照徒越境興販分別懲治定例甚嚴滇省雖有分差緝捕之名究無獲犯治罪之實關津隘口又復巡查懈弛以致梟犯充斥肆行無忌課歉懸宕率由于此查隣私竊入各有經由津隘應飭查明於涯歸總路分設巡鹽弁員酌帶兵役駐劄專司緝捕遇有販鹽即行通報一面交地方官審擬毋許擅自率結至本地私販影同腳夫勾連灶户到處皆有無奸不作在井透漏則責成提舉大使在途透漏則責成經由州縣嚴查擋容獲犯到案照例治罪如井員地方官縱容分別

失察知情各處俾外梟不敢侵越內販盛知斂跡應行銷
額鹽不敢再有壅積矣
一各屬隨銷隨運鹽觔應行區別分年帶銷也查滇省原
額辦鹽三千六百一十三萬餘觔應徵課款及支給薪本
運腳等銀九十五萬六千餘兩乾隆十八年題定章程以
後歷係年清年款自三十二三四五等年回收馬缺乏額
鹽壅積課款積延經前署撫臣諾穆親查明隨運隨銷及
在途停摺鹽六百三萬八百餘觔奏請勒限一年責令新
陳趲運行銷經臣等查明壅誤鹽數實止五百五十五萬
二千二百餘觔勒限迫迫仍恐壅滯轉與年額有碍請分
限二年帶銷會衔具奏在案今臣復加細查各屬積壅鹽
觔有不及年額應銷之數者有逾于年額應銷之數者隨
誤多寡隱殊售銷難易迥異若不分晰區別概行勒限二

年新陳並銷閭閻計口授食斷難以一歲而若兩載之壅
滯必舊鹽未銷新鹽復壅舊課未完新課復欠殊非清釐
積欠之道伏思辦理必期核實立法務在可循陳鹽積壅
既已壅誤於前當思善策於後始可徐收實效臣不敢因
已經具奏稍為迴設復同督臣商榷應請將新陳並銷之
鹽按照各該處年額再行區別分立限期如壅運鹽觔不
及年額三分以內者仍照原限勒令一年帶銷全完壅運
在應銷年額一半以上者分作二年帶銷至壅運逾于應
銷年額者分作三年帶銷壅運倍於應銷年額者分作四
年帶銷即於奉到部覆之日起接限計入考成素內分別
完欠數目核實參處庶壅積數少之處得以趕銷完課壅
積數多之處亦可逐漸清釐現年應銷鹽額並不致實有
壅滯即撥之分年帶征舊欠錢糧例意亦屬相符如蒙
恩允臣謹將各屬壅運壅銷數目應行分別帶銷
限期造冊送部存查遵照辦理
一壅運鹽觔分撥附近井地州縣代銷請再量加酌減也
查黑井提舉黃輔任內壅銷存井鹽五百二萬一千六百
五十觔白井提舉高其人任內壅銷存井鹽一百八十八
萬八千觔計共六百九十萬九千餘觔例應請省店行銷
困積滯數多曾經奏明撥給附井行鹽各州縣代銷分限
三年清完詳款在案臣抵任後節次飭催該州縣照撥領
運均以本處新舊鹽觔現尚難以疏銷詳請酌減改撥前
來隨復檢案細查附井大姚等屬俱有年銷額款又有積
年壅運舊鹽若令再代省店照撥全數售銷殊為過多勢
必仍至壅滯終延課款似應另籌改撥查省店前因額鹽
積滯議請附井各屬代銷今黑白二井餘鹽暫停收買省

店已減銷七十六萬觔現將正鹽內撥給阿迷州十萬觔
建水縣三十萬觔祿勸縣每年共減銷正餘鹽一百二十
二萬觔額數既少令議裁撤省店官運分銷陳鹽即易疏
通應請將原撥附近各屬代銷六百九十萬九千餘觔內
收回一半鹽三百四十六萬觔仍歸省店分撥行銷照依
原限三年完解清款庶晉寧等一十六州縣鹽觔不致短
缺而附井大姚等屬代銷減數亦將本地額鹽及積年壅
運趕緊疏銷酌盈濟虛似應隨時籌辦俾課款早清以免
滯誤
一壅煎餘鹽應暫停綴以紓灶力也查井地收買餘鹽原
因滷水濃旺又值冬春兩少柴薪充足之時灶戶煎交額
鹽之外尚有零星餘剩自十觔至數觔不等官為收買既
杜私售偷漏之弊兼可裕民食而濟灶戶因隨時調劑原

難定為徵收之常額且額煎之數攸關正課而收買之鹽係屬盈餘其款項輕重亦有區別乾隆三十六年奏革提舉黃輔任內墮煎黑井正額鹽二百三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觔奏革提舉高其人任內墮煎安豐井正額代煎等鹽三百七十六萬一百餘觔經督臣彭寶奏明分限五年帶煎並將該二井收買餘鹽一百二十二萬觔攙度輕重暫停收辦俾灶户省出餘鹽帶補舊額籌畫已屬周詳惟黃輔任內尚有少買黑井餘鹽二百四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觔於奏案原招內聲明帶煎補額臣思井員經理不善既虧正額安得復有餘鹽原議補煎正為積餘銀兩有關經費未便遽行停收起見但查該井現在已有帶煎正額鹽二百三十五萬餘觔若復責令補辦餘鹽恐轉滋挪前掩後攙和充數之弊應請將該井墮煎餘鹽暫緩收買俟照奏定原限補煎正鹽全完之後再行分年補收足數則經費仍無缺灶力得以從容矣又查安豐井每年停辦餘鹽止六十二萬應帶補舊額鹽七十五萬二千餘觔省出餘鹽不敷帶補之數井灶未免竭蹶應請將該井帶補舊額鹽觔照每年停辦餘鹽之數帶煎以紓灶力似與趱政有益

一鹽課借墊軍需迴有核減銀兩應請另案查追也查滇省二十二等年各屬承辦軍需俱係赴司領項其中有因差務繁急未及赴領撥飭先行借墊者滇屬州縣別無存款多係借支鹽課每逢新舊交代即將墊辦銀數查明抵交追事竣造報其例應准者即在軍需銀內撥還清款迴有核減仍照長支銀數追解惟是核減應追之員遷調事故多非本任前官長支之項後官不能代為解繳遂於

經督臣彭寶奏明每觔加增鹽價四釐以為添補薪腳之用現在黑白安豐三井每百觔加給薪本銀一錢二分五釐並增黑井鹽觔運省腳價銀三錢安豐井鹽運省腳價銀三錢五分南窒雲益宣威平夷四州縣雇腳領運於原定每站腳價一錢之外各加銀五分酌籌調劑已屬公溥其餘各井屬尚有油浅薪艱運腳不均紛紛呈訴者自應通盤籌畫日伏思井地有大小之分煎運有難易之別小井年額辦鹽數十萬觔所費薪腳尚少大井年額煎鹽數百萬觔所費薪腳倍多費少則價平費多則價貴此實理勢所必然前因灶户腳夫力難支持致啟偷漏營私挪借抵額並堆積在井渣油折耗發運在途盜賣逃走諸弊是以議增鹽分給添補以蘇灶困而省運累乃現查各井已淡未淡均有不敷是否得隴望蜀遂前無厭之求抑或酌

盈濟虛尚須把注之處非親歷并地核實薪價審定運費確勘現在情形有無槩實徹底清釐無以折服其心且臣請裁省店改歸官運內尚有應行酌給腳費均須衷多益寡通盤核算始可以定鹽法之準臣現擬前赴大并親督煎驗細查滷水之鹽縮核計需薪之多寡順勘程途之遠近夷險並委道府分往中小各井一體確勘彙核定議俾不敷較少之區無致冒濫不敷較多之處並免偏枯容俟查明分晰奏銷定辦以上各條就臣管見所及據實敷陳出之使隨時查看勒限舉槩故違不遵即照例治罪外仍將應得處分一併議處庶法令畫一而奉行者知所警惕臣為整飭鹽政之至意是否允協謹會同督臣彭寶合詞恭摺具　奏

請定例禁疏乾隆三十七年　歐陽永琦

江西按察使臣歐陽永琦跪　奏為敬陳江右民間陋習仰祈

睿鑒事竊照江右民風素稱勤樸惟習俗相沿尚有數端於倫常風化殊有關係非酌定限制立明科條難以望其悛改臣故為我　皇上陳之

一請立遷延不葬之禁以厚倫常也竊查殯葬一事古人以三月為期乃臣體訪江右地方無論紳衿庶民之家竟有停棺至數十年之久一家之中積至數口之多而不葬者皆由土人畧知地理率號專家妄謂禍福窮通地操其券於是有力者多方購取無力者惟事因循相習成風迷而不悟伏查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聞漢人多惑於堪輿之說購求風水以致累年停柩漸至子孫貧乏數世不得舉葬愚悖之風至此為極嗣後守土之官必多方勸導俾得按期埋葬以妥幽靈以盡子職此厚人倫美風俗之要務也各凜遵毋忽欽此　聖諭煌煌至為愷切再查律載有喪之家必須以禮安葬若惑於風水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等語是無故停棺不葬有干罪愆乃屢經勸諭查禁而此風終未改革且愚以為欲挽其習必定限而嚴其罰應請嗣後除實在風水相宜者選擇吉地安葬外其貧窮之家如有將棺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地方官於公務稍閒之時親加勸諭令其及早安葬如勸諭之後仍不遵依者即將該棺柩之人照例治罪外仍將棺柩入土安葬庶幾法令畫一而此風可漸革矣

一請定溺女治罪之專條以懲殘忍也父母之於子女毛裹原無彼此之分乃江右素有溺女惡習或因家計貧乏憑目前之撫養維艱即家計稍豐亦慮將來之遣嫁滋累並或急望生男恐為乳哺所誤遲其再孕往往前經產育旋即溺斃恬不為怪歷經嚴禁終未革除總由葬俗相因於舉發懲創之例未有專條應請嗣後凡有生女溺斃者照故殺子孫之罪杖八十徒一年族隣保甲知情不行救阻照知人謀害不即阻當律治罪如此明立科條俾愚民共知儆懼不敢輕犯所全生命實多矣

一請嚴錮婢之禁以維風化也男婚女嫁人倫肇始良賤雖殊情無二致乃江右士庶之家所蓄婢女有至老不得配偶者饒州贛州二郡為多蓋緣婢女自幼購養及其長成利於指使熟習逐至捐留不嫁查定例紳衿庶民之家如有將婢女不行婚配致令孤寡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是錮婢雖有治罪之條而不為定立年限終得捏混遷延臣請嗣後遣嫁婢女以二十五歲為限如逾期不嫁許婢女之父母及地隣人等隨時舉報除照例治罪外將婢女

勒令婚配追銷身契原買主不許索還身價庶使蓄婢之家不致任意錮留似於風化之防不無裨益矣以上三條旦為江西一省積習起見不揣冒昧臚列瀆陳其他省有似此者亦請一體查禁伏祈　睿鑒

皇清奏議卷五十九　十八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乾隆三十七年　裘曰修

工部尚書臣裘曰修謹　奏為工程完竣並陳明河道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裘曰修會同督臣周元理諮詢相度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自二月初旬氷泮之後督臣周元理遴員委辦臣裘曰修復奉　命查視臣於運河永定河上下左右俱經行周遍履勘再三此番仰荷　特恩堤埝一切修整凡從前殘缺坍卸之處增高培厚煥然一新自可資為鞏固臣伏查永定一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黃河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入於海是以較黃河尤為難治然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

皇清奏議卷六十　一

之內人力猶有可施顧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北堤改作南堤遂北又遂遙堤再淤再北則淤越堤昨歲則又穿越堤而北矣若非此番清源治標為歸塩之窒是以相度便利於新開調河頭以下導之使來斷其北徙之路作通河尾問雖限於地勢何敢遽言一勞永逸然人事不可不盡未可復以任其蕩漾之說誤之則每歲皆當挑挖並每汛過後皆當挑挖必分泥沙於兩旁而中間河槽一道斷斷不可阻塞向來河官只講築堤不言浚河雖　聖諭諄諄頒諭於篇什者亦既深切著明矣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為浚河艱於施工又不能見效不若築堤之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肖者或更藉險工為利易於開銷兼以下口任其

為永定之後患史有特挑口而挑於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於
日精則河日高加堤而河身與之俱長既不能下達則未
有不旁溢者下淤上隘勢所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
不可不急講也其上六工已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
皆成險工連歲趙村公義村等處漫口皆在上截蓋水不
就下專恃堤埝為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以
上之挑落至今日又不可不急講也臣查永定河額設挑
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搶修之項通為一事
則辦理裕如矣何以言之淤灘日減則各循中道各循中
道則無東衝西激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埽工而
埽工之費歸於挑淤淤不厚則河流可以漸深河流既深
不專恃堤埝以為防禦之術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又不
獨永定河為然也運河兩岸險工林立而所以有險工之

故則淤灘致之東岸有灘則水側注於西西岸有灘則水
側注於東側注之勢偏刷堤埝於是加埽加鎮加戧百計
為之無效曷若於水發之前凡有淤灘皆以川字河之法
深溶溝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可大減亦請以險工
之費歸於挑槽久之均化險為平矣臣半歲以來於工次
逐加曉諭現在督臣周元理所見相同計議符合因永定
河最關緊要須合詞奏請添設淺船並與器具使得水中
施工以資挑溶但必須通工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
方能奏效永定河道滿保近亦深能領會所承造淺船限
於本月二十日完工原奏明偕督臣公同驗收臣回京後
仍擬於本月二十四五日間周元理在固安防汛臣再往
會同驗收船隻即將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計新開下
口作何移駐官弁以專責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別平險配

與船隻於每歲伏秋過汛之後露出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以截淤
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能省埽工幾段以截淤
多少為汛員殿最顯示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為陞轉
之階庶廳汛不貪歲修搶修之小利盡知堤防之難恃挑
淤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臣恭讀

御製視河諸詩欽佩　訓詞於歎土濬川要旨得
以仰窺一二今又裹理大工考從前致禦之由酌今日應
行之務又督臣周元理誼屬同舟共濟若不及此一一務
求美善則此次經理既舉復致因循仍不能大有裨益於
我　皇上不惜帑金詳籌利賴之至意殊為有負為此
因收工之後直陳於　聖主之前總之治河不外疏築
二字而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以誠
求之耳又直省之築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

有淀洈本所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之地既報
陞科則呈請築埝有司見不及遠遠為詳報上司又以納
糧地畝自當防護如捐河淀七里海諸處堤埝直插水中
其實原無堤埝之時水發之後仍然退出而堤埝一立水
從缺口而入漫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仍從
缺口而出逐致久淹不退清游為災多由自致而愚民無
知仍以築堤埝為妥當逐年曲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俾
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將舊堤之土普行除盡只得多開
溝洞以為出路究不如原無堤埝之為宣暢也又往往偪
為防築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隨落不能
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未知其二者
也臣經行數次既有所見理合一併備陳挨概仰祈
勅下所司於一切淀洈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墾陞

料其淀沂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堤埝則凡水皆有歸庶不致壅遏為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預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疏乾隆三十七年　姚立德

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臣姚立德謹　奏為預籌河湖蓄洩修防事宜以禦大汛仰祈　聖鑒事竊查山東運河自黃林莊北達拓圍綿長一千二百餘里東有汶泗府洸等河西有沙趙漳衛等河諸水滙入每遇伏秋汛內大雨時行各河水發即有漲滿難容之勢目下夏至已過伏汛將臨自應預為籌畫妥協經理庶水勢分銷有路歸宿有資不致騰湧為患臣現已嚴飭各員於重運過後即起除閘板上下通漕各閘及河一并開放將來運河水長之際即可暢達下注其兩岸挈溝撅眼逐一填整平整卑矮堤工撥夫積築子堰備資抵禦再查南旺以南兩岸皆湖大汛期內水勢常恐其過盛而地形東高西下應即將南旺下游之戴水口十四草閘悉行開放俾東岸獨山湖水穿運以入西岸之昭陽湖下達微山湖由韓莊湖口閘壩廣為宣洩先期騰空各處可以容納汛水如馬場一湖本受泗府沈三河之水今重運已過不需湖水接濟自應節減湖之來源照例堵築黑汛口涵洞俾泗水全由金口壩以達獨山湖涓滴不入馬場湖則馬場湖專受府洸之水可免泛溢之患又南旺一湖地居上游每遇汶水長發即由常鳴等八斗門灌入湖中本年頭進船全閘放涵洞宣洩以來湖中所存底水無多而對岸之獨山湖把注濟運尚有浮餘之水仍應暢開利運等草閘使獨山湖洩入南旺湖內裒多益寡汛漲足資容納至南旺以北向有戴廟五空橋張秋滾水壩平水三閘自五空橋以及東昌

龍鬼灣滾水壩恩縣德州哨馬營各減壩汛水分道入海即可隨長隨消此外尚有臨清板閘以北係汶衛交會之區汶河水清衛河水濁設汶弱不足以抵衛每遇倒灌停淤稽阻田空糧船甚有關係查該處建有雞嘴草壩廿已飭照舊鑲修高厚藉束汶流以敵衛水頗為得力田空水長發雁定固收蓄以濟來年重運且因赴豫防汛將以上應辦各事宜責成運河道孫庭槐遵照妥辦並將水勢長落情形不時查明稟報外所有臣預籌湖河蓄洩修防緣由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陳地方應興水利疏乾隆三十七年　裴宗錫

安徽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敬陳地方水利應行興理事竊以守令之官皆有牧養斯民之責凡一事之有裨民生一物之可資民用均宜悉心講求至於農田水利有關教養諸大端尤宜視同家事實力舉行臣前於入境時往由鳳陽一帶竊見該郡屬高岡曠野棄地頗多樹木蔬果亦無栽植當飭該府縣親加督率以漸開闢即其地不宜五穀亦令各隨土性所宜廣栽木植以資材用各境內應修塘堰應築河梁亦飭查明次第詳辦旋據該州縣將勘栽樹株造冊報查并將宿州靈璧虹縣各境內應疏之南北運糧河鳳河茆家河坡箭溝九里河暨鳳陽壽州境內有淤蓄洩年久未修之鹿塘安豐塘等處分別詳請官修民辦惟安豐塘工作稍緊甫經報竣現在另摺奏　聞其餘皆於上年春夏辦理完舉嗣於上年秋汛河所屬之

九州縣衙偶被偏災臣親往各該處周遭察看非特地利多遺即現種田畴亦不知將農功切要之圖講求營治如高阜之處別無水源可引自應多作池塘低下之處夏秋水漲即洫自宜厚築圩圍以備灌溉而資捍禦乃該處業佃人等惰窳成習罔識經營是以雨澤稍愆即憂乾暵湖河偶漲即被漫淹此固天時地利有不齊實緣人事有未盡臣於查勘時目擊情形即諄飭地方官留心查辦緣災賑甫畢又值東作方興未遑辦理茲安省本年仰賴聖主福庇雨暘時若夏麥秋禾俱獲豐收而瓜洄各災屬較之別屬更為豐稔乘此場工已舉家有蓋藏正宜將農田切要之圖及時督辦臣現在劄飭該府州縣董率所屬親歷四鄉勤加相度先將某處地居高阜應浚池塘若干口某處地居卑下應築圩圍若干段酌定寬厚高深各丈

尺造冊存案並送各上司查考一面仿照業食佃力之例剴切勸諭刻期挑築在興作之始愚民或未盡樂從惟在地方官不辭勞怨督勸有方如一時未能並舉則先近後遠先易後難總期日計有功始終無倦俾一鄉獲利四鄉皆知慕效其有不率者亦即於巡行阡陌之時懲一儆百久之當亦自相勸勉其餘廣植桑麻紡績織紝之事亦令隨宜教導統俟辦有端緒臣當遴委大員前往查驗如果能實心經理著有成效臣核實奏　聞有應陞之缺即請予錄用以示獎勸其有怠惰偷安虛應故事者將地方官及不加督察之該府州一併嚴參示儆仍酌定章程連年遵辦以期仰副我

皇上敦本重農為民興利之至意其餘江北之安慶廬州和州江南之池州太平各府州

臣於上年夏秋屢經親歷各處民人尚知務本勤力如無

為大平等處堤壩圩圍冬勘春修皆有久定章程臣復時加督察現在官民俱各遵循無誤惟寧國徽州二府地居偏僻臣未經親到該二處民人多以貿易為生在通省中較為殷富但如寧國所屬之旌德縣及徽州各屬本地所產常不敷本地民食雖在豐年米價亦不能大減是否地利人力俱有未盡非親歷其地碓勘未能深悉省城現無應辦要件今臣於本月二十一日自省起程前赴徽寧一帶察看地方如有應辦事件容臣查畢回省據實具　奏

議請專立繼嗣疏　乾隆三十八年　胡季堂

江西按察使臣胡季堂跪　奏為請定繼嗣專立一人以息訟端以厚風俗事竊惟立繼祧原為慎重嗣續非為親族朋分財產計也江西訟詞繁多控爭繼嗣者尤為不少臣每於案牘中留心披閱無論大家世族田野細民凡無

子之人薄有貲產族黨即舉起紛爭不奪不饜或稱應繼或稱愛繼或稱繼者本非無子之人所喜悅軌定應繼次序必欲勒令承繼或應繼者本無不得於所後之親而別房以愛繼之說鑽謀慫恿必欲另為擇繼或子屬夭亡並未成婚亦為議繼或子已成立身故不論其子立繼反為其父立繼又或既為其子立繼又為其父立繼或大宗無子並無家產小宗止有一子即稱獨子不出繼忍絕大宗或有家產即非大宗又稱現在雖止一子將來尚能生子不妨先行出繼並有大宗無子之人偏愛遠房之姪不立周親致其祖父本有親子親孫轉令遠支承其禮祀訐告糾紛殊為人心風俗之害伏查例載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移相當之姪承繼先准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又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

親聽其告官別立其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於昭穆倫
序不失不許宗族指以次序告理並官有受理各等語是
可知應繼之人果為所後之親喜悅自無另立愛繼如不
得於所後之親例得告別立則應繼者即當歸宗若尚未
定嗣無子者素與應繼之人不相和睦或曾訐訟有案是
既非喜悅即難以強其立繼在繼後不得於親尚得告官
別立今未繼時已非情應若復拘定應繼之說議令承繼
則繼後尚能保其相安無事耶至例稱無子者係指已經
成立娶有妻室者而言若夭亡或未婚則是尚未成人自
應為其父議繼若有子成立已死或子死而其婦嬸守自
應為無子之人立繼不必再為其父立繼再一子不許出
繼前乾隆四年奉部議覆如止有一子雖係期功近親分
應得子之人亦不得以獨子過房為嗣申飭在案又輯註

云應繼之房止有一子當出繼不當出繼須依大宗小宗
法議之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等語是大宗無子小宗雖
止一子自應將小宗之子承繼大宗其小宗另行議繼若
非大宗則凡止有一子者雖期功近親分應得子之人一
概不許出繼例意昭然自可察覈互見無如地方有司因
見例內有應繼愛繼兩條調停中立每斷應繼與愛繼並
存并有為未經成立之人議繼者有不為無子之人立繼
而為其父立繼者有既為其子立繼又為其父立繼者有
誤會一子不許出繼致絕大宗者有大宗無子尚有小宗
可以立繼而別立遠房承嗣者以致訟師蠹吏播弄把持
迨至上控督撫司道酌核定斷而其人所有資財早已消
歸烏有為無子而繼子而興訟卒至鰥夫寡婦產盡家傾
雖繼子而仍同無子情實可憫臣請嗣後凡無子者慎立

後嗣一人照依同宗昭穆次序承繼繼後不得於所後之親例得告官別立前繼之子即令歸宗若同父周親之姪
或素有嫌隙或訐訟有案應不准其立繼即在大功服屬
內承繼大功小功如有訟嫌亦即遞降議立其夭亡未婚
者或已娶而故其婦未能嫡守者均毋庸立繼仍為其父
議繼若有子已婚而子亡其婦人能嫡守者應為其子立
繼不得再為其父立繼至大宗無子自應在同父周親小
宗內立繼即小宗止有一子仍繼大宗其小宗另行立繼
如非大宗凡係獨子雖期功近親一概不許出繼如此明
立科條分別定斷庶絕覬覦之端永免紛更之擾訟端息
而風俗較厚矣

奏明進勦金川分路進攻緣由疏　乾隆三十九年

阿桂

定邊將軍臣阿桂謹　奏為遵　旨明白具奏事竊臣
等議各路進勦金川一摺屢奉　上諭嚴加訓飭臣跪
讀再三彌覺悚惶無地除勦滅金川一事臣斷不肯畏難
不辦所請添派兵丁及小金川各處不設防兵為併兵直
入之計而賊人碉寨非一時所能猝辦各情形業經詳悉
奏　聞在案伏查此次大兵進勦兩金川已歷兩年之
久所用軍需幾及二千餘萬是以凡遇人夫糧餉等項苟
可稍為節省無不悉心計及今僧拉地方幸叨　皇上
威福得以迅速掃平而接勦促沒旦尤冀早蔵一日之局
即可多省一日之用特以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必期得手
始不致曠日需時仍復多靡帑項惟是未經克復僧拉以
前促沒賊人俱於僧拉地方畢為預備及將次克復僧拉
之時促沒賊人即於自己地方嚴為守禦蓋兩金川原可

朝發夕至前次大兵於十月二十九日兒敢度險金川賊人即於三十日分北各處而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均有上半年據守碉卡賊人就近調其酗類實屬多於聚守且前此奏明進出被邇之土漢各兵俾得促浸賊人原欲往僧拉地方代其守禦及聞大兵攻進即於初三四日分往功噶爾拉昔崗等處是賊人斷非無備已屬顯然而明亮等前此從翁古爾壟帶兵至即率爾宗溝口納圍納札木等處均有賊人在山上碉卡節節拒守蓋賊人早有防禦而又以官兵從此而上均係仰攻必不能得利是以敢於出此及官兵置之不理始漸次歸入當噶山梁碉內拒守皆衆目共睹之事且臣初至美諾時兵不滿千係奎林從南路來親見各降番雖陸續來投皆不可信之人臣一面派兵各處彈壓一面撫馭分駐降番始為妥帖且官兵從

連圍進攻皆未携帶鍋帳十餘日露宿野處衝冒風寒雖熱水一勺亦不可多得均不免於疲之至大局稍定之後始令兵丁換班回赴連圍搬取鍋帳亦至臘月初始得齊全至大板昭一帶海蘭察於克復底木達等處後即已派兵前往所有番民除於未到之先迎入促浸外其餘均已就撫遣往雜谷腦安插並無應須攻勦之處其由該處進兵之路即係谷噶十三立葉等處然係新經訪得之路情形未及探明夫料全無接濟其勢萬難前進若即帶此攻打十餘晝夜困疲之兵冒昧妄行賊於此路再加嚴守更無可辦之路而功噶當噶賊人守禦本堅即令八旗勁旅乘勝攻撲堅碉未必遽能多殲賊衆蹦其要隘前進既屬不能則撤出即多費錢糧如去年溫福攻打功噶爾拉兩月有餘萬難措手因而撤往昔嶺其功噶爾拉即須留兵三

聲勢即為韋緞功噶爾拉及昔嶺木果木賊人之勢但俟谷噶之兵佔得要隘即將韋緞之兵撤往併力合攻惟留前此擬派駐守之兵其南路大概情形亦復如是惟冀着前奏現於附近功噶爾拉及春牛廠等處多舉烟火多張加前此攻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時所帶十日口糧業經罄盡而又並無人夫挽運之糧各處官兵均覆糧石得以接濟無憂枵腹若倚挽運之糧則先已告匱官兵止可撤回尚何能取大板昭曾頭溝等處將僧拉之地全行底定彼時因於大事無礙而兵行迅速伊等亦出於無可奈何是以未經陳奏今此次統兵進勦路程較之由連圍而至美諾底木達等處加倍有餘不得不催其籌辦而應用人夫亦非預先齊備坐聽調用又須於各站抽撥或從內地解送前來亦不得不需時日至僧拉全境必藉能事大員彈

壓督辦美諾固為適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接
應谷噶緊要之區常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鞭長莫及其
間尚應另派大員接應若復移駐僧格宗則地處一偏於
底木達布朗郭宗東北一帶更屬呼應不靈況各土司地
方其有路當孔道而無大險可恃者則設為官寨以供防
守如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僧格宗等處皆係四面受
敵之地僧格宗碉寨本在山麓而又近經燒燬即欲設兵
亦須駐在山梁之上方為得勢現經明亮奏請於富勒渾
王進泰二人內揀出總統大員查成國現已卧
病月餘留在此間尚恐不能倚仗而三雜谷一帶將來亦
無須帶兵駐守但此路大員非係生手即係進勦所不可
少之人容另行詳酌奏　聞至僧格宗章谷一路既已
駐兵則必須熟於該處情形者方能料理至總兵英太忝

將江騰龍在南路日久應於此二員內派留一員駐紮似
屬有益並已札知明亮商辦再汗牛十四寨頭人若均解
送進京則雖仰邀　諭旨沿途押送止須留心防範不
必過嚴又告以召令赴京承受　恩典而番人畏赴內
地如同殺戮寧懼自不能免令連其家屬移往打箭爐嚴
加約束則既繫念其屬下之心而亦必不至於死脫令進
明亮來札意見亦屬相同其俄坡一路由彼前進原距勒
烏圍不遠但此路難以前進之處業經豐昇額密遣索倫
等兵前往探明具奏況豐昇額止有兵五千名往彼進攻
斷不能得力而卡立葉一處形勢既已較便聲息亦屬相
通於此前進可以直據薩爾赤郭羅山從上下壓臣實因
進勦金川各路中惟此兩路尚可得手而此兩路又必分
途並進始為有益若復一失此機其勢便難是以不敢稍

有拘泥現又飛札密致豐昇額令其前往卡立葉合攻以
收深入之益總之勦滅金川一事臣一生大局定於此身
命亦繫於此而諸事均定於此一年之內若復稍有畏難
之見且欲巧為嘗試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則不但為
天地鬼神之鑒察此心何以自安亦豈不畏　皇上之
治令棠詳悉　訓飭臣惟有深咎前奏之未悉忱悃之
未孚若前奏內有絲毫作偽用巧之處必為冥冥中深惡
而痛絕謹縷晰覆　奏

議官兵進勦金川疏　乾隆三十九年阿桂
　　奏

定邊將軍臣阿桂參贊大臣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謹
為奏　聞事竊臣等酌量現在辦理情形仍定於正月
初六日自布朗郭宗發兵初十日進攻谷噶以期深入緣
由先經詳悉具　奏在案昨接豐昇額來札云已定於十

立葉一路而來惟是將軍行動易為羣聚所傳說因札飭
豐昇額先為揚言於衆欲來美諾底木達等處與西路將
軍會合俟至曾頭溝時從薩爾赤郭羅山溝猝然進勦庶
使賊人無備但豐昇額處兵力計所帶西安駐防索倫雲
南兵三千三百名及從丹壩帶來之六百名合以將次到
營之楚兵二千僅有五千九百名力量尚為單薄臣等思
前此署襄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九百名在孜木黃草坪
一帶分駐原為防範僧拉賊衆之由大板昭等處逸出今
僧拉全境蕩平大兵現往卡立葉谷噶前進則黃草坪一
帶地方已可無庸防守查豐昇額由卓克泉前進經過各
隘口內惟孟拜拉腊角溝各應留兵二三百名曾頭溝溝
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均於官達色所帶兵內撥出八九
百名分駐三處庶後路既屬無虞尚可餘兵一千令官達

色帶領併入豐昇額一路以資攻勦之用已於二十八日
札令照辦再雜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臣等向
聞其與綽斯兵不和彼此互相告訐留於該處實為無益
況豐昇額現帶土兵為數無多若令三雜谷兵跟隨豐昇
額進勦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更為踴躍而舒常處除
分防各後路官兵外尚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
布兵三千六百名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綴駐守無
霊不足自無再須此項三雜谷土兵臣等於二十五日一
面札知豐昇額並札商舒常令其酌量情形即速撥往但
即令此兩項漢土官兵亦不過七千九百餘名尚恐不敷
應用臣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又索倫兵二百名令與
前項所撥之三百名合成一隊又以西安駐防鳥鎗頗為
練習派撥一千名與豐昇額處所有在西安駐防之兵均

歸副都統書麟管轄更屬整齊又派陝甘兵三百名共二
千名令侍衛伊達禮常保住等帶往扣其路程限期務於
初十日直取謹爾赤鄂羅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均聽
豐昇額調度是統計各路添往之兵豐昇額軍營已有兵
九千名儘足一路協勦之用若再得雜谷之兵即有萬餘
更為聲勢壯盛臣等又屢將進勦機宜詳悉指明並將道
路里數繪圖貼說星馳寄往又恐其無認識此一帶路徑
之人於二十六日派令老實番人二名前往以供嚮導自
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處於二十八日來札稱思角
探路之人至今未回遲至數日可得確切信息等語明亮
現於二十七日自郎車爾宗移營前赴章谷俟得思角之
信發兵進勦亦可無誤此期至臣等處已將各山梁應駐
之兵抽換駐守應行進勦之兵將今夜行晝伏密赴布朗

郭宗一帶聽候分起進發所有鉛丸火藥等物先行逐一
查點又今額森特先往督催糧員將應領乾糧米麪按起
分令携帶務於初五日以前一一妥備臣等於正月初一
日自美諾起程仍輕騎減從不使賊人稍覺一至布朗郭
宗即於初六日令官兵按隊進發密運行務期於初十
日攻開谷噶丫口前進為破釜沉舟長驅直搗之計所有
臣等將豐昇額一路官兵詳細指辦並起程前往緣由謹
恭摺具　奏

籌議渾河情形疏　乾隆三十九年　何煟

河南總督管巡撫事臣何煟跪　奏為勘明渾河情形遵
旨籌議仰祈　聖訓事案准部咨議覆河東河道
總督臣姚立德具奏豫省安陽縣渾河高平閘應於二月
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堵閉閘門俾水全歸衛河濟

運並責成安陽縣丞管理一摺九卿會議放水規則與
原案不符如此辦理是否於漕運民田無顧此失彼之實
抑或河勢變遷非堵高平閘不能暢流歸衛又或萬金渠
南石橋原定歸入正河之三十三洞民間私開以致濟運
無資之處令臣會同督河據實確勘詳悉妥議具奏等因
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到臣臣查濟運濮田均關緊要
難容顧此失彼而河勢變遷恒無一定若非親歷確勘未
敢懸揣定擬臣於彭德府閻兵之後帶同河北道朱岐及
地方守令等親至渾河兩岸湖流尋源逐一確勘渾河發
源於善應天禧二泉由南石橋下達復泄珍珠馬蹄二泉
委折而東趨入衛以濟運石橋坐落高平村外乃東西往
來大道昔人截河修砌石路留洞過水名之曰橋其實低
而且平面寬七八尺長三十餘丈洞門各寬五六尺高三

四尺水大則漫橋而過水小則由洞流通高平閘在石橋
丁游東北隅距橋一百四十餘丈閘門寬一丈二尺高丈
餘閘外河中民築竹絡壩一道約長十餘丈攔水之閘達
萬金渠以灌田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閻興邦原議題准用
竹絡壩塞閘濟運通渠之制事隔年遠且曾經另立章程
已無可攷即雍正四年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改議橋東十
洞許民引水橋西三十三洞盡歸正河之處查看橋之下
游並未有洞口築有堤埝定立界限東西各洞之水歷來
歸併一河下注無所分別細察全河關鍵全在高平一閘
閘閉則湧滴歸衛閘開則洩水入渠近因臨清口外衛河
淺澁高平閘已下板閉民間現不需水毫無異說此洹河
可以經久無弊而濟運灌田不失舊制尤為便捷實無顧
此失彼之實於漕運民田均有裨益矣

請定干犯庶祖母律例並服制疏乾隆三十九年

卿議駁茲目親歷籌度悉心詢訪從前閻興邦竹絡壩規
制雖無可考而三月初一日堵閘至五月十五日開放之
例勒碑現存自改議以東西橋洞分水之後高平雖有閘
板而啟閉皆隨民便伏思既有閘座即可啟閉節宣原不
必另用竹絡壩堵塞而定以橋洞分水又無界限區別雖
原題有許民自築石子壩之語現今並無存留分水實無
規則就現在情形而論欲仍依橋洞分水籌立界限該處
正當河心築石子壩則山水暴衝立見坍卸斷難經久若
改築石堰則工長費鉅民力難支必致多費幫項自未便
拘執前人成議徒事勞民費帑仍致有名無實再四籌畫
除高平閘之外實屬別無可辦惟是高平閘既關全河水
勢若不定以啟閉之期誠恐重運遄行衛河需水有費周
章臣通籌運道體察民情若於三月初旬即將高平閘堵

江西按察使革職留任臣歐陽永琦跪　奏為請推干犯
庶母治罪之條仰祈　聖鑒事竊照法莫重於倫常罪
期協於情理律載父有子女之妾稱為庶母又載妻之子
打庶母傷者比依弟妹毆兄妒律杖九十徒二年半又載
妻之子及妾之子毆傷庶母依律科斷如毆至死者擬斬
監候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酌量情罪定擬等語是
嫡子衆子毆傷庶母與至死已有專條惟嫡孫衆孫於祖
有子女之妾以庶祖母稱而律例並無干犯作何治罪明
文查嫡孫衆孫與旁支卑屬不同祖孫父子本屬一體恩
義並重律無等差況庶祖母乃父之庶母親伯叔之生母
也因律無加重之條毆打僅予輕笞至死得同凡論未免
法輕易犯亦於情理未安且恐嫡子衆子於庶母或有夙

嫌轉可縱子欺凌禮禁未然防維宜豫臣請嗣後孫有所犯罪同其父遇有毆庶祖母傷者即照毆庶母科斷若毆至死及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酌量辦理似於　國家明罰勅法之典愈昭詳盡抑臣更有請者律內嫡子衆子為庶母服齊衰杖期嫡子衆之妻同而於庶祖母並無服制又妾為家長父母制服期年而於家長之祖父母亦無服制似於推分明恩之道稍為未備事關禮制臣愚未敢輕議可否　勅部議覆仰懇　聖訓臣管見所及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皇清奏議卷六十

奏六十　十八

皇清奏議卷六十一

奏請海疆禾棉蕪種疏乾隆四十年　高　晉

太子太傅內大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革職留任臣高晉謹　奏為海疆地廣民稠應請禾棉蕪種以足衣食仰祈　聖鑒事竊照大江以南江寧鎮江常州蘇州府屬地方土多沃壤民習耕種且能手藝營生衣食足資利賴惟松江府太倉州海門廳通州並所屬之各縣逼近海濱率以沙漲之地宜種棉花是以種花者多而種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賴客商販運以致糧價常貴無所底止臣思衣食並重種棉花雖可織布成衣然而一日不再食則飢是飢之較寒則又食重於衣矣臣從前閱兵兩次往來於松江太倉通州地方留心體察並詢之地方府廳州縣究其種花而不種稻之故並非沙土不宜於稻蓋緣

奏六十一　一

種花費力少而獲利多種稻工本重而獲利輕小民惟利是圖積漸染成風官吏視以為常亦皆習而不察以現在各廳州縣農田計之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花者則有十分之七八又究其所以種稻多費工本之故則因田間支河汊港淤塞者多艱於車水工本不無多費臣曾諄飭府廳州縣勸諭地方紳士鄉農照業食佃力之例將凡有淤塞溝洫次第開挖並劃切出示使食重於衣多種稻而少種棉官民固知為根本之計未嘗不計及于此無如官無考成民惟圖利奉行未免有名無實臣去歲奏赴通州閱兵今又到蘇松補閱營伍並渡海至崇明復加體察詢之地方官雖較前稍知改業種稻但小民趨利若鶩究不能望其實力奉行即如崇明一縣向因本地多種棉花不種糧食准其招商在濡司衙門請照

北上江之和
年以前民在
下通二十餘
即生齒日
好而食為民
平社倉以備
倉儘有限又
恰民食者也
限期善為化
昇平之福斯
倉海門通州
河汊港多方
以收水利之
者應慧其便
政種植四十
照業能視民
有成效詳報
事屢行不力
春正月失察
無報業官有
商就似於海

奏六十一　三

心整飭而各
年以後應任
青查次請增
六錢　皇上之加惠厰民者可謂至矣
即飭各厰領
特恩皆加之
值乍短六錢
據實奏明懇
之價所能補
見理不足信
夫工糧食並
砂稍旺之厰
鈍則暗折更

者也考厥由來司工僞不敷非自今始由於官買之初定
價較他省本為最輕而厰民不以為累者當年大小各厰
底辦銅不過八九十萬後數年亦不過三四百萬比於今
日十纔二三交官既少私賣必多厰民利有私銅不計官
價則後經理既久私售之禁漸嚴官價之數日增厰民僅
恃官本辦理始形掣肘雖經疊次請增而原定既輕遞加
難並於是民則領後補前官則移新掩舊而厰欠之弊出
矣查乾隆二十年以前豁厰欠不過數百兩至四千餘兩
而弱後每年豁免至六千九千兩不等然猶格於定例豁
少欠多積至三十二年查出民欠銀十三萬七千餘兩經
理之員均各罹罪分賠迨至三十七年又查出民欠銀十
三萬九千餘兩復蒙　皇上加恩厰民俾以帶鑄完項
又除豁免之例令於發價時扣存餘年以備撥補仍責成

各上司按季盤查歲底結報立法已極周詳是以每歲奏
銷冊內動放工本與收獲銅觔數目相符亦既年清年款
無復存厰欠之名矣然工本之外尚有官借預貯油米炭
價一項係乾隆三十四三十七等年奏蒙　恩准為厰
民接濟所資此項官借物價例應按限扣繳厰員目擊採
辦之艱不得不稍為通融前扣未完後借復繼厰民賴以
數衍辦公而通帑因之日積即如新開諸厰不過二三年
間積欠已至九萬餘兩現經督臣圖思德查奏追賠在案
其餘各厰大概可知是厰欠不在工本而又在官借日所
謂名去而實存者也臣現在分遣幹員親履各該厰將前
項未清油米炭價按年截數分別清釐早籌歸款不敢蹈
襲虛文出結了事至於厰價未敷久壅　睿憲三十八
年　特恩照彰寶所奏以餘銅一分聽厰民通商自售

留有餘於民正以籌不匱於官也今臣細加訪察如湯丹
等大厰現在應交官銅及東川局帶鑄鉛欠之外原少盈
餘如金釵等厰低銅僅可攙使鑄錢不中別項器皿商人
承買亦復寥寥其餘各處小厰交官本無定數雖限以一
分自售而奸商覬覦厰抵隱瞞因有通商之例轉開遺漏
之端商力未見寬餘官銅適滋耗蠹就臣管見所及竊以
為杜私銅之路不如永禁通商而欲清厰欠之源不妨明
增價值自二十七年以後從未有以加價請者只緣滇省
經費半出銅息而加價之項向例亦支息銀銅價漸增銅
息漸減恐致經費不足公帑有虧不思節年厰欠營營何
非緣項事後籌補亦豈良圖至謀息之盈虛視辦銅之多
寡倘厰力不齊歲出日減則課息亦輕況京外鼓鑄攸關
不得不籌遠計臣再四思維期求不支正項不動息銀而

可備加價者唯有鑄息一條本自向來成法滇中舊設一
百四十一爐餘息甚多籌給辦銅率皆取給自三十一年
因銅觔短少楊應琚奏停省局東川臨安加鑄三十五年
明德奏裁大理廣西臨安順益各局及東川新爐咸少鑄
息一二十萬自然之利多年坐失以致明知厰力消乏莫
敢議加現據督臣圖思德於署撫任內議請復設大理臨
安保山三局每年可獲銅息二萬五千餘兩如蒙部議覆
准伏乞　皇上天恩准以此項鑄息賞給各厰再滇省
近年歲獲銅觔除撥供京外及本省現在爐局鑄用外各
厰抵銅尚有餘剩並請查明數目酌量增爐總以盡復舊
爐為限每年鑄息又可得五萬餘兩亦備加賞之用約計
各厰每百觔可加銀六七錢其餘不敷臣請將各厰上年
奏　恩准于一分自售之銅不令通商每年約有一百

二十餘萬觔一併收回以作加卯代為帶銷扣還沿工各費外約可獲餘息銀七萬餘兩按厰分大小分別酌增通計復爐加卯之息大厰可增至一兩五錢小厰可增一兩俾工本充足可無不敷滇省五金所出產之不窮但得厰戶有利無累歲獲銅觔自可有增無減且油米依期坐扣厰欠可以永除銅觔盡經官手私賣可以盡杜況查近年私鑄屢經犯案若官錢既多私錢自絕庶幾散錢息以收銅息厚厰利以清厰弊臣愚昧之見未知所陳是否合於例議但臣受　皇上委任隆恩覩此銅厰實在情形不敢緘默隱飾伏望　勅下部臣通盤籌畫規一永遠之計倘臣言或有可採所有一切應辦事宜容臣會同督臣圖思德按款妥酌具疏　題報

議予謚明臣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集議具奏事臣等恭奉　諭旨飭查明季殉節諸臣予以謚號仰見我　皇上聖仁公溥覃被無私表微闡幽至為賅備伏考戴記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鄭氏註言謚者行之迹謂使聲譽可得而尊信即以其行一大善為謚也惟是歷代易名祇為飾終常制而勝國遺忠並膺茂典者實曠古所未有謹按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軫念明末甲申殉節之臣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劉文炳舉永固衛時奉張慶錄錫謚有差乾隆四年　皇上允廷臣所請于明臣趙誤復予旌謚大義嘉名後先昭揭茲者特奉　恩綸詳議追獎不惟闕厥曩延時窮節見俾從甄錄即我　朝天戈迅掃抗顏拒命者亦令一例褒揚而明初靖難之變蓋

聖主大公至正之盛心也臣等伏讀　欽定明史諸卷或專傳特書或因文附見義法精嚴綱微畢貫　皇上中命儒臣增修輯覽於福唐桂三王事跡詮次整訂褒誅筆削仰承　睿裁蓋自神宗以後諸臣致節始末具載二書者臣等祇遵　訓示分晰考稽而以　大清一統志與直省通志互校亦可參異同而核詳畧至建文諸臣遺聞軼事附會不經若表忠致身等錄皆無足徵據而一以正史為斷其中區別流品群酌典章謹擬數條臚列如左

一明代殉國諸臣所處時地不同其素行亦各不一按大戴禮白虎通論謚大名小名並著其文應請倣其意而突通之定為專謚通謚之法其有生平大節卓然可稱而又艱貞自靖百折不回者自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謚若平時無甚表見而慷慨致命志節皎然則彙入通謚之列其較著者為忠烈忠節次則為烈愍節愍期於考行稱名各有攸當

一明季應謚諸臣其在天啟崇禎間已經議卹者均無庸再給至福王時雖間有贈謚而荒殘播遷指不勝屈其出於唐桂二王者則臧否益清規制彌渢應請自福王以後得謚者並按其應謚之實綜核史正俾共知　盛世兩字公評實為千載定論

一明代諸臣既邀　賜謚宜有附祠以彰華衮之褒第已事遠年湮即欲表墓旌閭亦難查考而異代之臣更不便照現行事例因謚立碑查直省府州縣各有忠義祠應於諸臣原籍令有司設牌入祀其或里居失傳者則於投命之所附祠並請　勅下翰林院撰擬專謚及通謚文

各一篇交禮部刊發直省令所在按式成造木榜填書某
官姓名謚守附載事實於後懸諸祠內以昭令典其有後
裔尚存願於祠基自行錫立碑石者聽至史冊所稱閭門
遇難者不一而足似應入祀節孝祠以示表揚其有姓氏
可稽者詳書於碑否則止書某某妻妾女媳同時殉難若
干口用昭核實
一諸生韋布未通仕籍甚且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逸
志成仁所在多有議謚自難概及應請於謚之所不及者
均令其入祀忠義祠則草野幽貞亦不至淪於泯沒其有
妻女等從殉者並如前例
一明臣如楊所修王大年李應薦張掞楊維垣輩雖臨危
不屈而名罷閣黨其素行已屬有虧自不便令其濫邀謚
典其因馬士英而驟遷如楊文驄者抗節亦有可矜進身

究為可議若方岳貢卯瑜之殉難見於一統志以正史律
之則殊有遺憾而一時勳臧之臣明史謂大半以兵死者
原不在盡節之數又如張鵬鳴之信王化貞排熊廷弼與
蘇觀生之擁立朱聿鍵構難桂王皆債事可誅閻身莫贖
而馬吉祥蒲纓則表裏為奸其入緬偕亡益無足道且有
於甲申謁賊苟免其後乃堅拒我　大兵如傅鼎銓張家
玉衛允文吳爾壎者均屏而不錄至若樓璉草詔而後自
經梅殷入朝而後被害亦不得比於完節以見　聖朝
權衡子奪袞鉞昭然
一明史久經　欽定頒行所有新議謚法難於各傳添
載臣等酌議請照明史格式另編一冊冠以原奉　諭
旨次載諸臣議疏次及所擬專謚通謚清單一體成書與
明史相附而行俾讀史者有可稽核以昭傳信

駁採訪明季殉節事蹟疏乾隆四十一年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等謹　奏為遵　旨一併議奏事左
都御史張若溎奏請交直省督撫採訪明季殉節事迹一
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此摺着大學
士九卿等一併議奏欽此據稱竊聞定稿衙門以明史及
各省通志為斷其說是矣然明史通志固　本朝修纂之
書抗志流賊者或載及之若犯我顏行方且指為不順孰
敢大書特書以誌不朽然則欲尊求之於明史通志除峻
秩顯官有關大局者之外其餘人等臣疑其不能多覯請
先就明史通志查考編次進　呈並請行文直省各督撫
再加採訪務期確實不爽文獻可憑錄其姓名行迹限以
半年之內陸續具　奏臣等詳加考核取其信而有徵者
編纂成書等語臣等伏查明季殉節諸臣蒙我　皇上

錫謚褒忠臣等承　命集議謹遵原奉　諭旨就明
史及輯覽所載詳加摘錄又思歷經官修之　大清一統
志及各直省通志比正史義例較寬所收均為詳信亦應
酌加參考用廣蒐羅至一切野乘稗官誠以其傳述多訛
未敢概為援引今該左都御史張若溎以明史通志所載
無多請行文各督撫再加採訪固亦推廣　聖仁闡幽
顯微之意但臣等恭繹　欽定明史一書原係仰稟
　睿裁筆削公正凡與　本朝交涉事蹟莫不詳確紀載
毫無忌諱故上自遼東死事諸人下及福唐桂諸王臣子
之阻兵抗命者悉皆編入列傳大書特書不特顯秩崇班
各詳本末即至于衿韋布亦一一附著其姓名方策具傳
無難考見臣等現在核辦各項本於明史者實十之七八
並未有如該左都御史所云不能多覯以致埋沒堪寘之

處至如文集說部等類原非謂其一無可據然如李國植
誤國辱身而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足見
野史之冒濫難憑又如吳維善降賊被殺而吳偉業作傳
乃稱其大罵捐軀更見私集之阿諛難據是以從前修史
時間加刊削實有不得不從嚴慎者今臣等辦理謚典擬
於明史以外並及志書裒輯已廣故專謚通謚至有一千
五六百人　聖澤覃施極為周溥若因其間尚有遺佚
復令督撫採訪增加則自今上距　國朝定鼎百有餘年
正史既不載其名故老又無從詢問文獻並不足徵而僅
據其子孫呈報之詞又將何所考核以辨其誣信轉恐真
偽混淆毋裨彰闡況天下之忠義一也我　皇上褒崇
節烈獎卹遺芳原主於扶植綱常垂教萬世此不獨身被
易名之典者共蒙優渥　殊恩即或當有傳聞闕畧間

有未發之幽潛應亦無不正氣咸申漏泉同感又何必勤
限行查徒滋紛擾應將該左都御史所奏之處毋庸議除
謚典各條欵已另行詳議具奏外臣等謹遵　旨將此
摺一併會議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聖鑒

議創置閣職疏乾隆四十一年　舒赫德

大學士臣舒赫德謹　奏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
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衆集
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為宋侍制程俱撰具
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
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遺籍
彙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特文華殿
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
盛第文淵閣國朝雖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

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
自宜酌倣宋制設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
同司典掌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驗所有閣中書籍
按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
各任之於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街應設幾員以及
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定議列名具奏候
朕簡定令各分職繫銜將來即為定額用垂久遠至於四
庫所集多人間未見之書朕勤加採訪非徒金匱石室之
藏將以嘉惠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
傳僅什之一而鈔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朕右文
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
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失損
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聞欽此臣等伏查周官外

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
漢之蘭臺東觀有校書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之秩
逮及宋初厥制彌備自淳化始令儒臣兼秘閣職名參設
長貳藝文圖籍各有攸司所以總理書林崇嚴策府任至
重也欽惟我　皇上稽古觀文總輯羣籍瑯環婉委奇
秘咸臻美富儲藏為亘古所未有　特命建文淵閣列
度四庫全書輸煥鼎新縹緗玉積蓬山西室流暑充盈實
足光日星而緯雲漢允宜參考古制創置閣職俾各備官
芸局典掌秘文用以垂示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
非省官毋得借書故中秘藏編外人罕覩我　皇上蒐
羅典訓　乙夜觀披復嘉與儒林同游淵海　特許
臣僚借讀得縱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
經稽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軌欽忭交深謹遵　旨

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於後

一案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大學士皆用宰臣充後建秘閣以執政兼領復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立制差為詳備今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應參仿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整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庶子請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皆設為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奏章文移令其繫銜於本職之上以昭體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事直閣事缺員應由翰林院列名具疏題請

簡校其應充校理之庶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校理缺員應請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遴選學問優長者數員帶領引　見請

旨充補以慎其選如各員中有出差等事依日講官例請　旨簡員署理

一遵閣尊嚴儲藏清秘凡管鑰啟閉等事並屬內府司存亦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宋制秘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仿其制請

名單奏請　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

用資管理至閣內收發宿直諸事應於內府司員筆帖式內分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即交派出之提舉大臣酌量奏明管理似於制度更為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有秘書省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蓋所以慎司秘籍昭示官常今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出入典之內府擔察維嚴自毋庸別設宿直而一切勘校登載均係閣職所掌自當量予直廬用資料理應請俟四庫全書告竣後於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管庶職掌既專益可昭垂久遠

一案宋代秘書省每歲於仲夏有曝書之令其制綦重蓋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書成安設以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令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閣緒晾用昭鉅典

惟是全書卷帙繁重必須明習故典者方可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前役所能幫同整理查宋制秘書省又有檢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酌仿其制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遴選奏明兼充令其於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

一閣中書籍皆經我　皇上親加釐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璧若概許開函繙閱恐不無點損之虞查四庫全書各種其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者俱有蒙本若係舊本流傳更有原書足資檢覽應請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擇室密高燥之地立架分貯依舊書目次四部編排標籤安度置簿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幹之員數人公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員內欲觀秘書者准其告知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署鈔錄者亦

聽之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點明帙數不許私携出
院致有遺缺如所鈔之本文字遇有遺誤須行參校者亦
令其識明某卷某頁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
理一員問詰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繙展不得少致污
黷如此則尊藏寶冊既可毋慮輕褻而外書之掌副在有
司海寓儒流益得以誦神經而窺秘牒於我　皇上嘉
惠來學之意尤足沿流無窮矣
以上各條臣等謹分晰條具酌定章程用垂館閣之宏規
益懋文明之盛治如蒙　俞允即載入會典則例永遠
遵行至應派之領閣事直閣事各員恭候　命下後即
遵照開列職名請　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在現在四
庫館行走之提調纂修應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於
典籍源流更為明晰此次擬即於此項人員內詳慎揀選

一併開列名單請　旨簡放似於註冊點驗事宜較有
裨益如事屬可行臣等請即遵照揀選　回鑾後帶領
引　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缺員再於內閣翰
詹衙門內通行揀選引　見是否有當並候　訓示
遵行

皇清奏議卷六十一

請旌揚黔省遺忠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恭請
請　賜旌揚以光　盛典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
十日欽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
朝嬗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
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
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為蒐訪故得邀
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
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
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
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

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殲行陣與夫俘拴駢戮視死如歸
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
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
其心亦並可矜悼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庶桂二王並丘
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
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
體旌謚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
者議謚固難於概及亦當令徂亘其鄉以昭軫慰嘗恭請
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滸之戰明揚鎬等集兵二十萬
四路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及貝勒大臣
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良將如劉綎杜松等
皆歿於陣近曾親制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
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獷雄然迹

其留鎮撫降附忠義今命未嘗不為嘉悯又若明社將移孫
永宗盧象昇等之抵死推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
孫傳庭等以剛獻躁躓御城亡身隳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
政不綱自萬思以至崇禎推奸報跋剛愎橫行遂致黑白
混淆忠良戕賊每為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
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重肤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
季盡節諸臣既能為國捐忠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
自詡清流配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說詆
繆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
生足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
魄一褒一貶褒鉞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肤準情理而公
好惡以見拍綱常即以見示彰癉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

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
集議以聞並通諭中外知之欽此臣恭諧之下仰見我
皇上獎善勸忠扶綱植紀擴　天地無私之量昭千
秋鑑好之公　臚典　殊恩實屬從來未有伏查故
明末祚隨柱王由粵殉節黔滇並拒賊效命諸臣凡事具
明史者應聽廷臣集議外臣就黔省蒐輯舊聞當我　朝
順治初年　王師下蜀未入貴州時遭流賊張獻忠餘
黨孫可望等肆行焚掠荼毒最甚而定番州一城被屠尤
慘官紳士民之死事尤烈今於舊志檢得王睿紀事一編
載知州陳新第倡率守禦適按察使張燿祭議曾益都司
陳瑞徵抵州募兵為恢復省城計協力僉謀奮勇殺賊力
盡同殉其事頗詳同時死難著有姓名者職官則守備陶

生尚得崇　恩軫卹俎豆其鄉矧當日文武衣冠忠憤
殺賊共殉一城班班可考際此　褒闡遺忠千載一時
之會豈可聽其湮沒不以上　聞臣謹臚列具　奏並
繕錄舊志所載紀事一篇內與史傳不符之處逐一附識
於後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邀　聖主一視之仁
勅下廷臣詳加考正分別謚旌仍准於該處建立專祠
將同時殉難官紳士民一體昭祀婦女祔祀祠中別室使
貞魂毅魄得顯姓氏於幽遐大節孤忠足資民苗之觀感
於邊方風化不無裨益臣為推廣　皇仁起見冒昧陳
請如蒙　俞允伏乞　皇上特頒
諭旨施行

續籌銅政疏乾隆四十一年

裴宗錫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續陳辦理銅政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在雲南查悉銅廠情形籌請廣煽增

價一摺欽奉　硃批此奏似有所見軍機大臣會同該
部詳議具奏欽此茲據准部咨議令該省撫藩等妥協辦
理並稱圖終務在憲始立法必底觀成該省產銅漸旺現
在俱有剩餘自必能供復爐之需其收回一分商銅帶鑄
取息亦必核計確有七萬餘兩之數並所獲息銀有無別
項需用及舊爐盡復後將來錢多或致價減餘息不致虧
短必須及此時通盤籌畫方足以定章程而示久遠應請
　勅下該署督閎思德會同裴宗錫無分彼此悉心確
核具奏以便核覆永行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行知到
臣伏查滇省辦銅鑄多而後息裕息裕而後價數價數而
後開採踴躍厰旺銅豐足供京外所需於不匱臣前通籌
大局縷陳愚昧之見仰蒙　聖明燭照　勅議准行
允宜籌畫周詳為觀成經久之計惟是調劑以冀其效固
在開廣利源詳慎以憲其初尤須預防流弊如臣前奏鼓
　思將上年議覆之大理臨安及新設之保山三局鑄
息賞給增價一項三處爐座多寡不同應各查明開鑄日
期截至本年正月計其得息之確數造報劃清此後乃可
按年取息年清年款以免牽混侵滇之弊其議請收回一
分通商之銅帶鑄取息除扣鉛工各費外不敷銅價應即
於息內補給但此項商銅盈縮本自不齊就通年核算歲
可獲銅一千二百餘萬而計一分商銅約有一百二十餘
萬核息可獲銀七萬餘兩今既准收回帶鑄此後無復有
商銅之名惟當儘數報出嚴查在官隱瞞之弊自可按額
取息不致大有參差又各廠餘剩低銅一項零星渙散一
聞廣鑄局之議恐廠員爐户人等乘機盜賣亟應分遣幹
員據實查明確數封具册報以備撥用臣議以盡復舊爐

為限原須隨宜酌量除省城來川大理臨安保山五處現
在設爐外餘如順寧廣西等處須通計銅餘之盈縮以定
復爐之後先且其所撥之銅必各就相近之廠始使轉運
而多節省目下應先儘各廠存積餘銅計其足供幾處復
爐之需陸續辦理庶無室礙鑄息以漸而裕則銅價亦當
以漸而增銅價以漸而增則廠欠亦當以漸而扣若不明
定其數預示其期官民無所適從易以滋弊均應詳立章
程斟酌盡善刊刻告示通貼各廠使人皆踴躍急公而官
役不得逞其剋減恣私之技再查錢局向來弊實頗多或
爐匠夾帶私鑄或官役暗行添卯或多撥鉛錫減銷輕錢
皆足以壞錢法而妨銅政宜加禁絶臣思目下銅雖豐旺
豈容稍有漏危而欲清私鑄之根源須先杜私銅之來路
蓋局中所用之銅無非來自各廠若任其自行購買漫無
稽查即難免影射營私鑄多報少應令舊司就現議復爐
之處撥定買銅之廠給以印照填明數目客伙鹽引之例
有照始准赴買如有逾數即屬私銅買者與賣者同罪庶
廠無偷漏局少隱藏按卯鑄錢有數不難稽核凡此皆立
法防弊之大端而經理尤以得人為要現在滇省各爐除
省局向係臬司經管外餘皆各府自行辦理其中不乏明
幹之員但利之所在衆趨如鶩保無官親幕友串通爐役
作為奸偽飽橐分肥應責成該管道員不時巡察嚴密訪
查其臨安府係逕南道所轄該道遠駐普洱且有邊防事
務而糧道又在永昌軍需局辦事應將臨安府錢局就近
責成鹽道查察如有前弊立即嚴揭請參務使鑄錢肅清
所獲餘息盡皆歸實院司提挈綱領酌盈劑虛隨時消息
於其間應幾一二年後息充銅旺成效可期如至積錢過

多或於捨放兵餉外兼支修工役食或撥運楚鹽以抵應
買銅觔另行隨宜妥辦當不至有價減息短之累矣
再請秋讞仍解省覆審疏乾隆四十一年　月　日
大学士仍留兩江總督臣高晉謹　奏為直省秋讞請仍
照例提犯審訊以昭慎重事竊查秋審大典為慎獄明刑
所繫向例各州縣將已經定擬人犯解赴省城督撫率同
臬司親提覆讞彙冊具　題一面仍將人犯發回本屬監
禁聽候部文到日遵辦嗣於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內經阿
思哈條奏各省秋審請按招冊覆核俾其提犯到省一摺
奉　旨交刑部酌定條例經刑部議覆每歲審錄時令
本管道府迴避所屬逐一審勘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吁究
之犯即據實分繕招冊解送司院覆訊定擬遵行在案既
可省解犯之勞仍兼存錄囚之意立法未為不善惟是秋

讞不厭精詳覆勘宜歸核實伏查外省秋審各原案例由
府道審轉經臬司督撫訊核具　題該道府多係本案承
審之員難保其必不迴護即改委別屬亦不免徇官官相
護之私是以案經司院鞫問成招該道府率皆遷就完事
是迴錄雖有毒書而奉行徒屬具文就臣所知而言未定
通府分勘之例以前各省平反之事原未嘗多見而秋審
過堂時之吁冤申辯亦常有之案犯當前無難確核其疑
似者既可藉以詳推而致點者仍無從冀以倖免雖未顯
有申雪之事實隱示以欽恤之宜令自定例以來獄因從
未聞有捆杜求伸道府並未見其另冊解訊臣所轄三省
如此其餘諒亦相同雖讞牘已成俱屬情真罪當而矜頑
之民或因不解省覆勘轉得藉口於宪抑無由上達以掩
飾其自取之辜似非所以仰體　聖上軫恤民命之至
意臣敬閱我　皇上於各省扒審招冊進　呈時每案
詳加　披覽隨處折角　覆閱再三始定應勾應緩
輕重出入悉底於平雖雲廷協中之治無以踰此臣等外
省閱刑部門知識粗淺若但憑招冊既未能盡得其情而
道府審錄又未足信以為實庶幾案犯到堂察其辭色或
可因以研求萬一即未必果有平反之事亦稍盡明允之
心理今據實陳　奏請將道府巡歷覆勘之例停止嗣後
秋審仍令各州縣解犯到省督撫率同在省藩臬司道逐
案悉心覈勘如有人犯在堂翻供者即查案虛衷推勘以
定爰書不得稍有固執護非之見以期核實至起解人犯
務令所屬文武員弁選派妥幹兵役小心管押毋致疎虞
如該管官不實力會差沿途或有疎脫之事即照例嚴參
分別從重治罪似於大典更覺周詳而讞獄益昭慎重矣

陳滇銅事宜疏乾隆四十二年　孫士毅

雲南布政使臣孫士毅謹　奏為敬陳銅廠應禁應辦事
宜恭折　具　睿鑒事竊臣仰沐　皇上天恩調任滇省
藩司一切應行事件俱已稟商督撫逐漸清整至銅廠一
節於京外鼓鑄攸關尤應悉心查辦期於永遠無誤無廢
庶幾道循可久臣日檢查檔案參酌情勢歷來奏定章程業
已周詳而嚴役漁之弊為經久之規尚有應行添議數條
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廠員佔據嘈硐之弊宜禁也廠地露有引苗當官踏看
屬實報明試採必須招集砂丁廣開嘈硐獲取礦砂即可
煎煉成銅滇民多係腐貧當其開採之時需用飯食油炭
或一二十家或三四十家攢湊出資始能開一嘈硐乃間
從前竟有廠員探知某硐豐旺即令派管廠務之親友長

隨挾勢奪取自行雇丁攻採廠民壓於勢力不得不吞聲
坍予讓之廠員或則投往他廠或則星散伏思廠民竭數
十家之膏血纔獲一豐旺礦硐全賴交納銅斤承領工本
藉以養贍身家一旦為廠員倚勢奪取情殊可憫且廠民
倘有偷漏尚恃有廠員猱壓稽查知所儆畏若廠員自行
佔據則私賣漁利竟得肆其侵貪何所顧忌況更加以經
手之親友長隨層層剝削交官之數必至有絀無盈為銅
政大害臣現在通飭嚴查毋許仍蹈舊習然未明定禁例
恐不免日久弊滋應請嗣後永行禁革如敢踵行故習立
將該廠員嚴揭請參從重治罪並管轄該廠之道府亦請
以瞻徇失察分別處分

一廠地炭薪宜及早籌備也查滇省廠地有因攻採日久
漸至硐老山空亦即有新開豐旺子廠堪供京外各運無
實缺之惟銅砂出礦必需炭薪煎煉近已漸取漸遠竟有
待給於數百里之外者從此由數百里而至千里炭薪價
值必致數倍於前所有銅斤工本勢將逐漸加增若照常
給價則窮民力難賠墊久之憲易散去若一概官為加直
不獨　國家經費有常未可輕議而銅本日增加以運腳
繁重合計京外各局鼓鑄成本恐致有虧亦非所以計久
遠臣愚惟有於附近廠地各山場查係官地則亟應地方
官廣栽易生之樹該管知府按季勘查果能種無隙地即
詳明督撫量予記功倘未能實力奉行初則記過繼則議
處自必知所懲勸官地所產柴薪照民間現行價值酌減
十分之一出示曉諭聽各廠礦長赴山判買分給砂丁地
方官即將價值循環補種亦屬有盈無絀如查係民山即
出示勸導諭以多栽樹木則落實取材便於生計且炭薪

售與廠地視尋常價值較優於民間日用更為有益滇民
雖屬無知既利身家諒所樂從地方官仍隨時查察擇其
種植密茂之區量為獎賞當必益加踴躍再臣訪查民間
不肯栽種樹木實因易遭偷伐當官不為查禁是以情願
曠廢山場今若地方官嚴為飭禁並令營汛弁兵一體巡
查遇有偷樹稟報立予懲治則偷伐既少種植自多炭薪
漸裕銅本可永無加增之憲雖十年樹木緩不濟急而三
年求艾事尚可為似於辦理廠務最為緊要

一廠欠恃鑄息歸補究非久圖宜通盤籌畫也廠民攻採
銅砂必須廠員預放工本接濟油米而砂丁人數衆多花
消溢用以及物故逃亡自所難免是廠欠一項按之情勢
實不能保其必無查乾隆三十七年以來每放工本百兩
扣存市平銀一兩抵完廠欠此係專指無著之戶而言每
年所扣六七千兩約可歸補此外通省廠欠除追緻外為
數斷不止此即如三十八年查辦湯丹等廠積欠至十三
萬兩有零四十年查辦通省廠欠又續有十七萬餘兩之
多此其明驗雖經歷任督撫設法完項請以滇省各局鼓
鑄息分年歸補但思鑄息一項本係各局鼓鑄錢文應歸之
利自應歸入正項充撥今乃以二三十萬有用之帑全為
各廠彌補零星積欠實為可惜且從此年復一年勢必仍
將鑄息為完繳廠欠之用久之由數十萬以至數百餘萬
靡費終無底止伏查從前奏準以廠欠一項砂丁既無力
完繳責令廠員賠補又恐嗣後以經手為累預留地步轉
致過於拘滯有礙銅政是以乾隆二十三四年間滇省辦
理積欠係於各廠欠戶下每發銅本百斤扣銀四錢無欠
之戶每發銅本百斤扣銀二錢不數年內遂爾清項以廠

民之扣欵完厥民之積欠於理似屬可行應請　旨勅
部查議歷來辦理廠欠如此最為妥善另行酌定章程奏
准飭知期於無虧鑄息而廠欠仍復有著庶可永遠遵行
一請令銅色較高廠地改煎京運作為滇店底銅以便源
源接濟也查滇省京運進繳總由滇店底銅並無存積必
俟以本年所獲之銅供本年之撥運即使廠銅並無不足
而一遇水程守風淺阻陸路雨雪泥濘人力難施即於濟
兌有妨踈經前撫臣訥穆親前督臣彰保均有幹撥一二
百萬斤運提滇店之請迄今已歷數年仍屬空言無補緣
滇省撥運京銅之廠本屬無多每年額運正銅時冀不能
依限若於正額之外再令燕辦底銅其勢似有萬難現在
奉到部文准令將掛欠等銅分年緩解並將停裁爐卯餘
出銅斤為滇店底銅之用勘酌已極周備但取給於正額

之內趕辦未免周章不知廣求於各廠之中籌備較為寬
裕查現在撥供外省採買及本省鼓鑄廠分獲銅豐旺計
數尚屬有餘其間亦儘有成色較高可以改煎京運者即
如盆臺一廠向供本省局鑄近已　奏定酌令改煎京銅
七十餘萬斤此外成色較高尚有數廠應請行令試煎蟹
殼紫板每樣三塊錫列廠名附京運之便解部存驗候部
驗明行知准令改煎仍於銅面錫明某廠字樣運交滇店
作為底銅將來此項銅斤運京部中即取原存樣銅比較
如果一例可用收局鼓鑄否則駁回將廠運各員照例議
處如此則籌辦底銅係於正額無虧雖不能騐有一二百
萬斤趕赴滇店而積少成多俱歸實在庶水次抵兌有資
而京運可以無誤矣

籌制緬甸機宜疏乾隆四十二年　李侍堯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跪　奏為緬甸邊務未結
敬陳一得之愚仰祈　聖裁事竊臣前蒙
恩命調
任雲貴總督因圖思德前摒得曾繇貢象選人其說中變
屢次欽奉　諭旨命臣與阿桂相機辦理業將大概情
形及急切未得把握緣由先後奏陳
自乾隆三十四年　大兵圍老官屯懵駁勢窮力蹙情
願納貢還人籲請罷兵我　皇上如天好生俯念地處
烟瘴恐士卒多傷　特恩寬宥詎蠻酋狡詐頓悔前言
並將遣往撤催之員遮留不放歷今八年之久總未悔罪
輸誠每以詭詞欺誑藉此窺我動靜已非一次反覆夷情
未不足信上年冬間前署督臣圖思德等不加細察上達
　衰聰其實人象並不到關差人詢問百計支吾其情
甚為可惡查從前定議開關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
緬要策現在該酋來稟亦曾籲懇開關然使生計果真窘
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茲臣留心察訪緬地物
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給於內地者不過
綢緞貢緣鐵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
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攜使出關採偵盤查
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私走勢
所不免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攔拾無措不但不能
得彼真情轉將內地信息從而洩漏至於棉花一項臣在
粵省時見近年外洋港腳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
回帆又止買帶些須白糖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臣與
監督德魁嚴行飭諭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
定將原船押逐在彙外洋海道各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
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匪之晏共羊翁等處為洋船收

泊交易之所以日在粵所見核之在滇所聞緬地棉花悉
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開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以制緬
匪之命且遮年鎮將大員帶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事體
而此局一日不完一日上煩　賡憲臣忝任封疆受
恩深重目擊心憂思維再四急欲籌辦尚無機會就臣
愚見惟有以夷攻夷之法查邏羅前為緬匪破時值
天朝加兵僅掠子女玉帛而回置土地人民於不顧旋有
邏羅頭目鄭昭者收合餘衆欲為故主復讎始而稟臣轉
求　大皇帝恩賞封號經臣曉以大義　奏明撤覆繼
則以情願合擊緬匪額鄴示期為請嘗以青霧所獲之鴻
都燕達及男婦人等來獻臣於乾隆三十八年入　覲
時仰蒙　聖明詢及面奉　諭旨外夷原可不必深
求即如安南本係陳姓後歸莫姓現又係黎姓如鄭昭再

有稟乞恩汝可酌量只管具奏欽此近年鄭昭復將緬匪
所留內地兵民節次送回並稱連歲攻擊緬匪軍火缺乏
求買硫磺鐵鍋頗見小心恭順歷經臣奏明仍作己意准
其買回並予獎勵窺其心惟冀仰邀　大皇帝施恩封
賞俾主國事臣從前疑其或與邏羅舊部別搆釁端謬思
依仗　天威巧圖懾服即與緬讐殺亦無目覩之人保
非捏詞欺誑是以遲遲不為具　奏現閱數年之久邏羅
舊部未聞自相攻殺可見詔氏無人羣心已附上年送回
騰越州民楊朝品等所供誘殺緬匪多人現詢通事寸博
學等供亦相同且海道商賈傳言鄭昭漢子甚好竟是緬
匪勁敵而近日得酋酋之說詞欵關又焉知不因鄭昭之
故憲及　天朝加兵故為此延緩之計印證參觀似一
機會可否　勅下兩廣督臣作為己意檄詢鄭昭謂詔
氏雖已無子孫而　天朝原頒勅印現在是否存失徵
露其意鄭昭自必乞　恩求封俟其稟到據情轉　奏
仰懇　皇上施恩錫封仍諭以務必除緬賊為伊故
主復讐方足俯慰輿情承受　天寵伊得有　天朝
符命更易號召隣酋努力殺賊雖未必能縛渠獻馘而緬
匪頻年疲於攻戰滇省惟在嚴禁邊關不容偷越并不令
土人羅夷等往探消息示以不測俟其困頓揚言　大
兵進勦彼時懼服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衆到關准其納款
亦可藉完此局側擊旁敲似足以備一策且與臣等在滇
籌辦機宜亦屬並行不悖伏讀前奉
病之喻臣愚昧之見計籌及此商之阿桂云亦是辦理之
一法謹繕摺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聖裁

皇清奏議卷六十三

籌滇省減撤邊防疏乾隆四十三年　李侍堯

大學士仍管雲貴總督昭信伯臣李侍堯跪　奏為奏請裁減防兵酌籌善後事宜仰乞　聖鑒事竊查永昌普洱等府屬界連緬匪每歲冬初於附近鎮協標營內派兵五千五百名在於張風街三臺山九龍江等處防守春季撤回不獨兵數過多往來徒滋繁費其實么麼小醜內顧不暇數年來撤防之後從無敢近邊界之事揆度邊情實不值如此辦理臣上年擬於勝越以外戶撤等處設立營汛常川駐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曾經恭摺奏　聞復於在騰越時與提臣海祿按關臨與圖面相商權將何處可以設汛安營何處可以聯絡照應令其於巡查之便一一察勘得實以便核辦嗣據海祿親歷各關臨相度形勢札

復前來臣細加酌核戶撤逼近鐵壁東西各關臨道路雖屬適中但設汛駐兵須有室家可戀方可堅其保聚之心而戶撤本無內地居民三四十里即係野人波龍阿昌地方若令兵丁移眷居住該處地在萬山之內信息紆阻難通勢不得不派令兵丁遠赴各邊臨常川偵緝婦女在彼不免往來樵汲野夷逼處情性難馴轉恐其中滋事況既令兵眷駐守則官署兵房倉廒以及築立土城均須預為籌辦伏思騰越重鎮已足控制全邊嗣又展拓營汛及於南向關門鎖鑰此為極遠一俟緬匪悔罪投誠則分防汛兵終須撤歸本哨此項營造工程目前既涉張皇日後徒成虛擲臣再三籌度現在切要機宜惟不使緬匪覺我撤防頓忘其恐懼乞憐之意故兵數不妨大減而防守不可盡除查南甸東南一百六十餘里為杉木籠距虎踞關一百四十里直達張厥斜通天馬實為騰越州以外左臂南甸西南一百餘里則為干崖距銅壁一百數十里距巨石萬仞均八十里距神護二百餘里實為各該處關臨咽喉今擬於杉木籠設一大汛駐兵五百名於騰越鎮標存城兵二千名內派撥再於干崖設一小汛駐兵二百名於騰越分駐南向左營一千兵內派撥各令本營員弁按年輪替常往駐劄則東西兩路均可接應防守益為嚴密至查猛關臨出入最為緊要若將來減防後不於夷民私販處所逐層布置加意巡邏恐日久懈弛即起奸民偷越之漸臣酌擬於杉木籠汛內派兵二百五十名分布虎踞鐵壁等關及隴川邦中山張風街蠻墩卡腊撒尾等處於干崖汛內撥兵一百名分布銅壁巨石萬仞等關蓋達猛墊太平街等處嚴查出入遇雨水連綿關臨斷難行走即撤回

本營差操以避盛瘴其各關臨撫夷土把總通事帶領弩手土練分路協查請仍其舊又聲息相通必資塘遞南向以外向設五塘每塘安兵三名至十五名不等兵數既參差不一程途亦遠近不均今查南向至沙沖口二十里為東西總滙應增設一塘安兵十名沙沖以來至隴川舊有四塘應增一塘沙沖口以西舊止一塘應增設兩塘戶撤一路增設兩塘各安兵五名凡遇一切文報隴川干崖戶撤以內俱令塘汛馳遞隴川干崖戶撤以外俱令土練馳遞至龍陵祇通緬匪木邦一路該協額設兵一千五百名足資防守龍陵以南一百四十里為三臺山近接遮放遠達宛頂地方最為扼要擬於此設一小汛於龍陵存營兵內挑選一百名令守備千總等員帶往駐劄又於此一百名內撥出五十名分布戛中弄臭遮帽猛蚤

等處率同土練嚴查出入過雨水瘴發仍行撤回本營差操並責成各該營弁員不時稽察倘有內地奸民偷漏等弊按例嚴參其總兵副將每年春秋赴張厮街三臺山等處巡查二次提臣每年於巡閱之便赴各邊隘查察一次臣亦於每年冬間酌量　奏明親赴騰越邊外巡查一次以防玩惕如此營汛鼎峙塘堡星羅聲氣相聯首尾相應雖有減防之實並不露撤防之形於懈匪查奸似已周備至普洱九龍江外去緬匪本遠中間不過孟艮孟勇諸野夷錯集居處自土司刁紹文懦弱潛逃致煩設營駐守仍每歲派兵協防上年蒙　皇上恩准裁撤普安營復設宣慰土司令刁士宛住居小孟養自領所屬土練巡防且到普細加查看刁士宛頗知感奮現在伊父刁紹文亦已投回江內夷衆相安查普洱重鎮駐兵二千堂戶已屬森嚴思茅又新築外城增入普安營兵二百餘名垣墉益加壯固該土司但須督率十三版納互相保守可為沿江一帶藩籬每年責令思茅遊擊實力操防至秋末春初該鎮親赴思茅等處查閱二次分遣弁兵在於各渡口嚴密週巡并查閱該土司等果否勤勉量加董勸江內江外可期安帖毋庸每歲出防以省冗費又順寧一路因滾弄江外直接木邦每年出防時亦派兵四百在緬寧駐守查順寧營額兵一千除分防雲州等處二百餘名外存城尚有八百而緬寧亦本有永順協右營守備帶兵三百名常駐今擬於順寧營再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駐緬寧歸入永順協右營守備管領操防可免每歲派撥之煩臣因滇省邊境安靜頻歲出防未免虛糜謹悉心體察通盤籌議先將辦理章程繪圖貼說繕摺

嚴思茅專營駐兵五百又新築外城增入普安營兵二百餘名垣墉益加壯固該土司但須督率十三版納互相保守可為沿江一帶藩籬每年責令思茅遊擊實力操防至秋末春初該鎮親赴思茅等處查閱二次分遣弁兵在於各渡口嚴密週巡并查閱該土司等果否勤勉量加董勸江內江外可期安帖毋庸每歲出防以省冗費又順寧一路因滾弄江外直接木邦每年出防時亦派兵四百在緬寧駐守查順寧營額兵一千除分防雲州等處二百餘名外存城尚有八百而緬寧亦本有永順協右營守備帶兵三百名常駐今擬於順寧營再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駐緬寧歸入永順協右營守備管領操防可免每歲派撥之煩臣因滇省邊境安靜頻歲出防未免虛糜謹悉心體察通盤籌議先將辦理章程繪圖貼說繕摺具　奏如蒙　聖慈俯允即於今秋出防之時將騰越龍陵兵數量為酌減其普洱順寧等處今秋即可無事出防俟臣回任之日即將各處應辦事宜次第密為部署條晰陳　奏明春一屆撤防不事張皇而分布已定緬匪既無從窺測端倪內地亦從此益昭鎮靜善後規模庶可經久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酌收買餘鹽事宜疏　乾隆四十三年　伊齡阿

兩淮鹽政臣伊齡阿謹　奏為遵　旨籌辦老少餘鹽以肅鹺政仰祈　聖鑒事竊臣荷蒙　恩命調任兩淮鹽政欽奉　上諭查辦老少餘鹽一事實為鹽務緊要關鍵全在鹽政辦理得法則樂源自可肅清昨接高晉等會議覆奏之摺已交該部定議伊齡阿即將應辦事宜籌辦情形專摺具實力妥辦酌定章程俟接到部覆先將籌辦情形官為收買核其餘利散給貧民使挑負之衆仍免向隅而場竈所餘亦無狼籍　聖恩浩蕩矜卹猥周臣感激之下益知有所遵循況蒙　皇上簡調鹽政首以此事飭令籌辦臣敢不殫竭愚誠實力經理伏思私販之不絕總由於庫鹽之有餘使場灶所出之鹽並無溢額配引之外悉令歸公則奸民無從興販而閭閻自俱為引地矣但向來煎鹽之灶有稽查火伏之例晒鹽之池亦有碑塊丈尺之限立法原自周詳緣有老少餘鹽藉名隱混於是附近場灶之州縣片引不行而私販之徒益加充斥至向來緝私之法文

武兵役俱有責成又有特委之員懲奬之吏奈日久因循
視為泛常甚至鹽城縣私梟拒捕案內有王三等代為說
合販賣之事則將來巡緝稽查之道亦不可不切實講求
以遏其漸至若立引合商開設官店繳納餘利散給貧民
自屬政體辦理較易但須商灶不致偏枯吏胥無從中飽
則流弊自除可期淨盡臣日夕思維並延訪輿論酌定章
程約舉數條敬為我
聖主陳之
一煎鹽之盤鍬宜清火伏宜嚴也查向來各場灶盤鍬原
有定數設遇增減必加冊報臣前任鹽政時於各場每季
所送增減盤鍬文冊留心查看大率前後不侔而一年產
鹽總數與盤鍬定額有無缺溢亦並不於年終比較申報
無憑考核當即行令運使轉飭各分司場員徹底清查分
晰盤鍬之原額以及增減各數按季確實造報並於年底

將一年產鹽總數報查當時各屬遵行辦理漸有揩核今
仍督同運使嚴飭各屬按季確報但定例不可不嚴而遇
犯先宜懲儆現在特委誠實勤幹之員赴場按冊抽查如
有私自增添之盤鍬與冊不符即眼同毀棄並將私增之
灶戶漏報之場官分別究治至火伏與盤鍬相為表裏向
來每場每歲俱有定額每一火伏出鹽若干亦有定數又
設立灶頭灶長往來稽查火伏逾時鹽觔缺溢均可隨時
驗究今並令運使嚴飭各屬將灶頭灶長甄別揀選充當
由運使給發循環印簿令場官將戶煎出鹽數目按日登
寫分上下半月送核則火伏日期與盤鍬可以層層比較
倘該分司大使視為具文查辦不實一經察出即行分別
參處頭長煎丁照販私例治罪務使灶鹽纖悉歸官永杜
私煎自可無窦偷漏

一晒鹽池面應一併嚴查也查淮北海州分司所屬三場
俱係晒鹽向來鹽池俱有定額所銷池磚以及池面大小
亦例有塊數丈尺不許私自增添近有奸丁展寬池面暗
增磚塊且偷挖土池私晒漁利於是淮北之鹽亦漫無稽
考臣現在嚴飭分司場員等逐一履勘倘有額外私添之
池立即平毀池面磚塊不如式者並督令一律改正造冊
報查至所出鹽觔視天時為旺歉亦照淮南查辦之法發
給循環簿按月具報即遇旺產之年亦必盡數飭商收買
以備撥補歉年之用不得稍有留餘以資私販

一巡緝私販必須實力整頓也查各州縣文武兵捕分防
要卡節次增添已屬周密緝私失察官役處分定例亦未
嘗不嚴而私梟未盡淨者蓋人冗而無專責則庸才俱可
濫竽事出而後懲之則苟且以圖倖免也今既永禁餘鹽

另設官引則不必僅以緝獲人鹽為殿最但須以銷引多
寡為課程且現在咨商督撫將各州縣所設大小卡巡徹底清
查巡役人等裁其冗濫責成牧令及佐雜之帶鹽務者分
段管理每縣之引不銷即某卡之私不絕俱可按籍而稽
分上下半年查報其銷引如額及有增添者予以奬賞議
敘若銷不如額及缺引過多者官則記過參處役則責革
嚴懲如此分別辦理則有緝私之責者皆以銷引為己任
視前之官引隔膜有名無實較為得力然文武大小雖俱
有考成總以知府牧令為重更祈　皇上明勅督撫於
新設引地各州縣合力整頓其有應行調劑疏引之法隨
時詳悉核辦庶幾靖私之關鍵不分而梟販之源流亦可
並絕矣

一設立官引不宜過多務在據實行銷也查淮南北附近

場灶州縣向食餘鹽未行片引惟額榆一縣僅設六引後以壅滯不行復奏請三百引融綑茲蒙　皇上訓諭高晉等覆行籌議奏請查明現在滋生戶口歲需食鹽增設餘引已據各州縣陸續冊報戶口在案臣查閱之餘再三籌度濱海居民半多貧窶計口授食勢有難行若按戶口每縣騐增多引商人憲及賠累不肯承充州縣動輒墮銷歲干參處及至扞格難行又思變計殊屬不成事體臣愚見請將淮南之通州泰州東臺興化如皋阜甯鹽城淮北之海州安東等九州縣俱改為食鹽口岸量為酌增引額至淮北邳州山陽等八州縣向係食鹽口岸應銷引共二萬六千七百有奇後以壅滯經前鹽政尤拔世奏請一半融綑一半運食蒙　特恩允准在案該州縣地廣民稠戶口較為繁盛且同屬食岸益可通融應請將各場灶所有餘鹽與通泰等九州縣一體籌辦量為增引撥給銷售每縣僉派殷商一名令妥協辦理不得稍有推諉其應課銀即照淮北食鹽例每引完納八錢四分零免其雜費如此畧為調劑則額引無煩多設餘鹽立可分銷商人成本既輕閭閻亦無食貴之憲將來私鹽永杜官引暢銷則邳州等八州縣融綑之舊額可還即通泰等九州縣之餘鹽亦無難盡數收回再行添引統俟試行二三年後有無成效據實奏　聞其老少貧民現據各州縣報稱五六十名至一二百名不等日請即以該商報納正引錢糧內每州縣酌撥銀兩令按季按名均勻散給以資養贍臨期報明督撫鹽政查考不得令吏胥從中侵漁總以銀有定數人無定額俾得永遠均沾實惠庶可仰副　聖主愛養窮黎之至意

有餘鹽與通泰等九州縣一體籌辦量為增引撥給銷售每縣僉派殷商一名令妥協辦理不得稍有推諉其應課銀即照淮北食鹽例每引完納八錢四分零免其雜費如此畧為調劑則額引無煩多設餘鹽立可分銷商人成本既輕閭閻亦無食貴之憲將來私鹽永杜官引暢銷則邳州等八州縣融綑之舊額可還即通泰等九州縣之餘鹽亦無難盡數收回再行添引統俟試行二三年後有無成效據實奏　聞其老少貧民現據各州縣報稱五六十名至一二百名不等日請即以該商報納正引錢糧內每州縣酌撥銀兩令按季按名均勻散給以資養贍臨期報明督撫鹽政查考不得令吏胥從中侵漁總以銀有定數人無定額俾得永遠均沾實惠庶可仰副　聖主愛養窮黎之至意

一灶戶必須加意體恤而民間食鹽亦不得騐為增價也查海濱貧灶別無生計俯仰之資惟賴於鹽煎鹽之場蕩草豐歉價有低昂晒鹽之場守候陰晴亦復不易豈容抑勒賤賣今其廚本但綑鹽買價本亦不輕挑負買鹽並無貴值惟停運之時綑商未能隨時收買不若挑負之衆晨夕往來任意交易故以為便令飭商收買餘鹽惟應確查工本之數量其年歲之豐歉按依時價源源收買在灶戶與賣給挑負無異不使妄報售私在人亦止照挑負買鹽之價不致甚貴庶商灶兩得其平而民間食鹽亦與挑負之舊值約畧核定不得因捐增引目而騐昂其值臣現飭各分司督同場官於煎晒鹽斤之場將灶戶等逐一核明酌定時價隨同循環簿另文報查其新設食岸各州縣即飭認商就地照價售賣即至各商停運之候正值灶戶貧乏之時亦必儘數收買盡令歸垣倘鹽斤旺產商力有限令其據實呈明臣即飭運使撥借庫項以資商本將所收鹽斤另行存貯以備提綑濟歉之需務使交易公平灶戶有鹽即售不得稍有留餘商人照本轉輸亦不得過於抬價則上下相安行之可久倘該場員有徇商抑灶短估時價該灶戶有隱匿餘鹽別圖銷售情事一經發覺並即嚴參究治庶官無曠職民知畏法場灶可免漏私之弊閭閻亦不致食貴之窘矣以上數條謹就臣愚見所及悉心籌畫合於六月十九日接淮督臣高晉等籌畫餘鹽一摺部覆理合遵　旨將臣籌辦緣由先行據實奏　聞仰　祈　天鑒其嚴飭文武官弁實力巡緝應如何嚴定責成及撥給各州縣養贍老少貧民銀兩數目增添引數多寡統俟會同督撫河臣逐一詳細酌核定擬再行覆　奏

請子元聖後裔五經博士疏乾隆三年　畢　沅

陝西巡撫臣畢沅跪　奏為仰懇　聖主加恩　元聖後裔以光　盛典事恭照　元聖周公墓在今陝西咸陽縣北章原之上　文王陵東臣嘗因公務經行躬親展謁飭屬清釐封域禁止樵采並為查詢宗譜咨訪後裔現有姬姓奉祀生一人守基蕪奉　文武成康四王陵祀臣謹按周公世子伯禽就封於魯世為魯公其在成周者代為王卿士食采於畿內經周之世不絕後亡於秦至漢元鼎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嗣後或爵為侯或爵為公世傳不替唐初詔立周公廟於國學仍博採其後加以爵秩歷代追崇之典載在史冊自元以後封爵既廢而不舉其子孫漸至式微臣伏考周公與孔子並稱先聖古者立學必釋奠於先聖漢儒以為若孔子周公是也東

漢永平二年詔郡縣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唐武德七年詔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之貞觀二年改定孔子為先聖永徽元年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迨顯慶二年議別祀周公於是學校始專祀孔子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周公為文憲王孔子為文宣王亦與孔子同其褒贈伏思歷聖相傳之道統自周公承之官禮制作開帝王太平之基文象演辭闡義聖精微之蘊所謂功在生民澤及萬世者也　聖朝右文重道加意表章若　先師孔子大宗小宗以及四配十哲闕廡洙洛諸儒後裔皆有世襲之職至伯禽少子之食采于東野者為東野氏已於康熙年間仰邀　聖祖仁皇帝加恩賜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今咸陽為　元聖祠墓所在宗支單弱雖有奉祀生之名實與齋民無異我

聖之典靡不超越前古垂型百代臣奉職西秦仰止碩膚之德業目覩聖裔之式微似留此闕遺以待　聖明之褒顯不揣冒昧恭懇　皇上加恩准將咸陽奉祀姬姓派子孫照曲阜東野氏之例添設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予以世襲俾永永承　元聖周公及　文武成康四王之陵祀則　照朝崇道之盛典與日月共炳輝光　聖主延賞之　隆恩偕霞蔵同其高厚矣

請停送案犯盡押供單疏乾隆四十三　高　晉

太子太傅內大臣仍留兩江總督統理河務臣高晉謹奏為請停案犯盡押原供申詳督撫送部之例仰祈　聖鑒事竊照州縣辦理命盜案件於犯證到案時詳審明確即錄敘初供通詳聽候上司察核批示再行覆審定擬備取供單由府司逐層覆勘詳經督撫親訊將該州縣原

審各供全敘入疏具　題並備揭帖詳載供詞送部查核此歷來辦理之成例相沿已久至犯人雖有當堂盡押之原供向惟存於州縣卷內從不隨詳附送嗣於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內經兵部侍郎高樸以送部揭帖中雖將供情詳細錄敘而案犯當堂盡押之原供向例俱不咨送州縣中往往逞私刪改諱捏多端且恐愚民犯案不思孽由自作反以改供藉口妄生揣測因而越訴上司甚至赴京控告請將案犯盡押原供一併申送上司審轉隨案咨部則承審官不敢遷就案情罪人亦不敢妄思狡展府司覆審之時易於得情定案更不多費駁查倘州縣因有中送原供之例有心刪改抑勒盡押一經究出即據實揭參等因經部議准通行在案且查犯人到案原供行令隨時送部固為慎重讞獄惟是外省辦理命盜等件必須於詳冊內

查核通案犯證之供詞以符案情之虛實非僅以要犯一
二人之供情即可輕信而遽定爰書誠以州縣之賢愚不
一素情之變幻無窮每因案涉疑難或關承緝參處混挈
無辜刑逼妄承甚且串供栽贓以實其事吏或狡猾之徒
賄囑頂兇在在多有是畫押之原供本不足憑故有甫經
錄供通報察其情節支離即須委員確查者並有已經定
擬招解一經上司提審通案全翻者更有審擬具題經
部指駁究出別情者是畫供送部為憑則命案重犯大半
皆屬愚民併有不識字者縱使官吏逞私刪改令其畫押
官悉心體察推勘入微則情罪自歸允當州縣果有濫刑
鍛鍊改供捏詳情弊原應據實嚴參並不因其無畫押之
原供遂致無憑猶核也若必憲及州縣之刪改諱捏罪犯
之詭詞狡翻而以要犯畫供送部為憑則命案重犯大半
無事但苗疆重地非可因現在宻靜而稍存怠忽臣思安

彼亦不能細閱情節臣現在查參畫押供單悉與招詳符
合似不過於審定成招之後書吏照依詳內所敘口供另
錄一紙給與犯人或畫一花押或畫一十字或圈一圓圈
甚有代為畫押隨詳附送洵屬無益之具文不足為定案
之確據更恐上司見識拘泥因有畫押供單送驗輒即深
信不疑或圖附和原供雖遇被累之人指口呼冤亦不虛
衷推鞫則嚴刑逼認草率轉詳轉致不能昭雪臣仰體
聖主明慎用刑至意未敢因部臣議准通行即不據實
陳奏應請將要犯畫押供單中送上司審轉隨案送部之
例停止仍責成督撫大吏董率司府於命盜重案隨時加
意體察反覆推求稍有可疑即徹底究明期於無枉無縱
倘州縣一時疎忽不能審出真情或係另有規避任意鍛
錄刪改供招即分別參辦亦不必多設規條而讞獄仍歸

貴州巡撫臣裴宗錫謹　奏為苗疆屯防疏乾隆四十四年
　　議增苗疆屯防疏　裴宗錫
寓防於屯以靖邊隅而裕軍實仰祈
　　聖鑒事竊照黔
省古州一帶均係新闢苗疆乾隆元年酌議善後事宜業
內遵奉　諭旨安設屯軍分隸九衛管轄農田而外兼
事操防備禦之規足垂永久其間有著名牛皮大箐者綿
長數百餘里東連八寨南接丹江西通古州清江台拱北
枕都江橫亘於新疆六廳之地山深林密人跡罕經從前
光苗肆惡會兵攻勦類多竄入潛藏協力窮搜始終不遺
餘孽其為深險罕達　宸聰乃伊時列屯置軍僅在各
廳股地獨此牛皮大箐未經辦及雖四十餘年以來承平
無事但苗疆重地非可因現在宻靜而稍存怠忽臣思安

匪匪之害則有餘杜漸防微端在平日況積歲滋久原設各衛屯軍生齒增繁額設田畝每遇不敷耕食今既有可墾平原應令附近之寨威等堡屯軍浪撥子姪人等赴筲認段試墾責成丹江廳給照記檔仍委衛弁輪流前往稽查督辦毋許外來流匪竄入滋事其牛具籽種屯軍本有屯田尚能自備毋庸官為接濟俟其子姪墾種成熟之後各就認墾坵段劃界分管即在該處另立屯堡以資防守所需建蓋房屋筲內叢雜什木儘數伐用無事他求統容試墾有效再將一切事宜次第辦理再查現議開墾之筲外相距四十餘里有難講一汛係丹江營分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員外委二員帶兵二百名在汛巡防但其地離汛較遠鞭長莫及應請於該汛抽撥千總一員兵丁五十名擇筲內適中之地設卡駐守另為一汛俾與筲外各屯

汛互相控制聲勢更為聯絡如掌　俞允其應建汛署兵房即取筲內竹木為料需給工價將雜講汛抽撥弁兵餘出房屋酌量裁減抵給湊用或有不敷亦易於籌辦如此因地制宜則苗疆防範愈昭周密而屯軍生計益臻饒裕是亦一舉而兩得其濟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陳新疆事宜疏乾隆四十五年　索諾穆策凌

奉天將軍臣索諾穆策凌謹　奏為敬陳新疆地方情形籌請改添事宜伏祈　聖訓事竊查烏魯木齊所屬地方延袤三千餘里地土肥沃十餘年來叠蒙　聖主訓示改設道府州縣安駐眷兵戶民三萬餘戶城郭村墟無殊內地仰賴　聖主鴻庥雨暘時若二十餘年興獲豐收內地民人聞風爭聚是以過年益增繁庶現在地方情

形今昔不同所有應行酌量改添事宜謹就目愚昧之見敬擬六條恭摺具奏伏祈　聖主睿鑒訓示施行

一庫爾喀喇烏蘇地處烏魯木齊之西相距八站該處駐劄辦事大臣一員管理精河並策楞勤克游牧事務且有屯田差兵地內並未設立文職所有地方放支一切向由烏魯木齊劾力廳員內揀派管理近年以來該處商民已多事務日繁倉庫地方究非廳員所宜管理臣管見請於內地簡倣同知內酌裁一員移駐庫爾喀喇烏蘇作為頒缺管理地方倉庫一切事件方於公務有益再精河倉糧以及地方事務向由內地佐雜派往管理五年更換今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既改為頒缺所有精河管糧雜職亦請改為頒缺管理主簿一缺歸於庫爾喀喇烏蘇同知管轄如此辦理公務得收實效政體均歸畫一矣

一濟木薩地方為迪化州屬入境首站路當孔道初闢之時僅設巡檢一員嗣因該處兵民漸多事務日繁乾隆四十年經臣具　奏將巡檢改為縣丞至今雖甫四年但該處地當衝要田土肥沃為迪化一屬最盛之區現住戶民二千三百餘戶駐劄參將一員眷兵千名不惟往來差務紛繁而且命盜戶婚事件日益增繁該處相距縣城二百三十餘里辦理一切實多掣肘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若仍設縣丞一員實覺不能彈壓臣謹按現在情形悉心酌議請將濟木薩縣丞改設知縣一員體制既屬相符而彈壓辦理亦不致竭蹶矣

一古城地方駐劄携眷滿洲官兵一千餘員名凡遇旗民交涉事件例應理事通判查辦乾隆四十年安駐之始臣查得奇臺縣屬事務尚屬無多是以　奏准即將奇臺一

縣定為滿缺煎管古城理事通判事務以省繁費但查古城地當烏里素臺巴里坤伊犁各處來往衝途甚為緊要地土肥沃通年以來商民增至一千餘户事務日繁今昔情形迥不相同且古城距縣九十餘里設遇命盜重案誠恐奇臺一縣不能兼顧於事無益臣等酌請於古城添設理事通判一員承辦旗民交涉事宜其奇臺縣一缺仍行滿漢兼用專辦地方事件如此辦理責成既專公務可無歧誤矣

一綏來縣屬之土古里克為綏來景化二城適古之地田多水足户民爭聚業已環居三百餘户現在陸續增添奸良不一鼠竊門毆日所常有該處距城窩遠稽查難周臣酌擬請於土古里克添設巡檢一員彈壓管理庶於地方得有裨益矣

一迪化州相距土魯番五百餘里其間並未安設營屯地曠人稀形勢未能聯絡且適中之地為哈喇巴爾噶遜山口南通回疆西通伊犁塔爾巴哈臺各處土爾扈特游牧甚為隘要往來絡繹稽查必須嚴密應於該處駐劄着兵方為有益臣查得烏魯木齊現有內地派往聽差隻身兵丁六百餘名五年班滿即應更換臣酌於各項差使內節省通融抽撥三百名揀派守備千把管領前赴哈喇巴爾噶遜駐劄巡守即令該弁帶領此項兵丁隨時帶築堡房俟此項差兵六百餘名班滿之時由內地簡僻營分酌裁守備千總等官并舂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駐守巡防所有原派隻身兵丁六百名全行撤回毋庸更換如此辦理既省差兵換班之煩且要隘嚴密聲勢亦覺聯絡矣以上數條臣愚昧所及謹就地方情形酌擬如蒙　俞允所有未盡一切事宜臣會同陝甘總督分條詳議另疏具

請釐定堯陵疏　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奏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泰蜀回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陵於城東北七十里所謂陳山澗中者尋奉　命與試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於州東北二十里蘆泉山之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曹濮間所祭之堯陵今臣裝所摺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貼黃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岳濬請東平堯陵改祀濮州原奉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卿遵　旨議大理寺卿尹嘉銓奏平陽堯陵原奏於後臣前面　奏平陽所訪得面奉　諭旨許臣次第查考今臣遍考諸書詳繹史記為斷故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舜西教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似不可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於穀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遷蓋極形其侈濫故遷之撰五帝本紀於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之說非特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古帝王都於其所則葬於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本紀黃帝既云未嘗窋居又云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是黃帝之都無常處也末云黃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無常處故必書其葬所此遷史例也且於封禪書備載齊公孫卿奏黃帝上天之事而於本紀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已於是帝譽帝顓頊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文其在帝堯禹貢曰冀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以為尊京師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尚書具有明徵然則堯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而遷於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葬所與黃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所云正文者蓋以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前此如呂氏春秋皆見收於劉宗裴駰史記集解以注入於史記不書葬所之下遂兩紛煩不一臣謹斷以史記不采呂不韋堯葬穀林之說而先據諸本紀正文以疏明其體例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則不於其所都之冀州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於贊語中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言者蓋慎之也於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別要之不崩於其所都故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湯都亳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已周本紀既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周復都豐鎬武王之崩不書葬而先是云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文王葬也贊語又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奉　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於其所而葬於其所

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於平陽而葬於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遷於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於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臣謹再愿辨諸書之訛於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於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愚昭帝宣帝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愿叙堯葬濟陰定陶雷首無邱壠邱壠皆小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邱壠之處則實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益向意祇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訛於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修必

濫矣今其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於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以此思之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臣謹按史記正文堯辟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葬地而小註乃駢綴皇覽曰堯葬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於周之畢原文王陵左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此皆劉宋裴駰牽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向傳邱壠皆小已訛為邱壠山以致後此諸書之聱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望劉向百二十餘年其餘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於其下注云有堯冢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不書

建慰深惟大漢元之苗胄當修元祠於是修按皇覽云元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元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元母葬處惟見於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書多為城陽惟此碑為成陽近踐臺註引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元陵陵南一里之內不見墳隴俗亦名雪臺大母並無成陽有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元冢明矣臣按云考地驗狀咸為疎猶疑元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述征記而云亦葬成陽者意謂帝元蓋虛詞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叙元冢則何必引書以為據至近踐此碑云靈臺非元冢明矣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元冢靈臺也據此濮州夙有元廟元祠與元母靈臺而未嘗有元冢臣又覆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元廟碑云聞帝元陵在成陽遺戶曹掾具中牟祠又云與西宮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固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數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即其地叙其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元祠碑云復舊典造立靈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墠刊碑紀石是固重建元廟而設壇墠未嘗先有靈也蓋元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有元陵於濟陰成陽者實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元於成陽靈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元於成陽亦非祠其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

雄書帝元墓三字一碑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元陵者但繁稱其前幅而脫畧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之祠元陵宋開寶詔祠元於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祠元於東平祭文云遣官莫祀修陵曰昨訪蘆泉山處陵在平地後立一碑墻冢高四尺貼墻出小頂前去頂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各鏤一石片如擁護然曰於石片缺處仰瞰鬆土歌落有斷碑零石而貼墻小頂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有東門山西門山斜走缺斷畧無環抱斷然非帝元葬處此岳濟請改祀濮州禮臣議准不為無據也至尹嘉銓之奏平陽考據未備廷臣議駁自當慎守舊典今臣考得後漢王充以為元葬冀州此說僅見於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苹之注且以為妄之甚蓋右濟陰之說者必屬平陽之說則此語蓋實也臣又考得北

史魏孝文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於平陽此亦祠於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當祭於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猶常修祀於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於濟陰已云聞疑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已渺茫矣且考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宋蕭齊之遮壟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於劉宋裝駰而孝文之太牢自行於冀州漢郡(後漢書郡國志據此為斷則後此如唐開元五年詔褚無量祠堯平陽之見於史者且亦不敢多引以上煩　聖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冢

恩遣祭黃帝陵於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觸地中有山之義及見陵於陳山與黃帝陵各形勢而氣象同易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起憑其迴環曲折不斷於其入處如入地中比及見其山乃安於地上水自深於地中蓋地在山中也臣無簡明之筆謹瑣陳而山之形勝落水在橋山東自北流南入宜君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黃河延綏慶陽之間有山曰西山延長一千二百里以起為橋山穹然橫亘九里黃帝葬穹廬下古柏千株其前平出則立土直下際水之行路也其後華蓋三峯擁之三峯垂下即起橋山其接斷處填一石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圓而中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轉而出立土如嶽體十數里迤於前為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填其下坦如開懷橫疊小土山八九層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

而左際水山脚重重抱於橋山左而後峯轉左之山脚出與相錯蓋自右迴前轉左復趨後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坦而平頂之外無一峯尖四周之內無一矗石實則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皆地也所最神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入峽之石中出於左而前其右之一流深於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統橋山前轉左以趨後恰與峽中出者會蓋一水之分而復合為一氣也左肩又落一水俱合於橋山左脥屈曲出以會落水而左折於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西經翟州南而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遠遠北折而坦而山相夾不啻入於地中則見橋山矣陳山之堯陵平陽城東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是土山夾入蓋

土門也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寬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他山轉前為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於左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為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衝分自東而西以出於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為左也蓋堯陵南向也左右之相距至窄亦不太寬而兩壁之立無可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黃石層疊於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較多於右祇一路跨水左右至於陵止(陳山名曰陳陳也於義為通)其中水口大石腳高低層疊漸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岩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於岩上俯聽水聲於是徑益仄岩

愈峻乃高石壁列左如排而右亦蒼然高此大川嶽鴻濛氣象也乃大石碎出壁立之土頂下或盤陀石疊疊十數層或小方石疊疊數十層於是大平石左而出右而出水曲其間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於地中乃大轉大折於高壁大峽中以入於右古栢如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際水其右低畝許今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四百餘步後擁五峯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見後山之頂五峯垂下起為翠阜左頂高一百五十尺右頂及其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盎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猶存小店三楹兩廡各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於平如地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峯迴如闕慷下為石場際水皆盤陀黃石比至陵前盤陀黃石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配然所最神者一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出於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脈轉前過右而復出於前則高壁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出於口外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於陵氣塞不通終古荒絶也若非此水則至於陵且路他出矣臣敬謹瑣陳兩山仰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形勝臣謹按陙山之金泰和碑亦云殺林之說獨出於皇甫士安之屬又云踪跡明甚元碑所紀猶可從信明碑云徵唐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過此拜於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盤心援附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平陽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於荒陵明碑又云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蓋其時方祀堯陵於東平何敢誦言也夫帝堯之神明自在宇宙間亦何釋乎山東山西帝堯之陵天地皆將祐之豈有或然之憲然求其真而覈其實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庥暢來春　翠華巡幸五臺堯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聆　諭旨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堯陵當在平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臣所考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釐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跡實亦天心有待陶唐氏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道豈特金泰和碑所云踪跡明甚也臣愈陳愈頊戰悚惶伏祈　睿鑒施行

再陳堯陵疏乾隆四十五年　錢載

禮部侍郎臣錢載謹　奏為再陳堯陵恭懇　聖恩俯鑒事竊臣邁　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陵屬虛敬謹具摺覆　奏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辨堯陵之有無並未當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即此一事之議禮教攸關臣敬謹再　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於秦之呂不韋而韋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陽屬濟陰郡以傳穀林之說實由於晉之皇甫謐其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冢者莫詳於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水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臣謹按此即皇甫謐之韋三說而合之也其下接注云墨子以為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合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臣謹按以為近是則成陽之堯冢猶未見為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俗諺以為因堯城士安蓋以是為

堯冢也臣謹按圀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為堯冢則道元之辨成陽無堯冢而心非皇甫謐也蓋已太甚然後於其注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乃復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堯母慶都冢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里數乃不合於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為疎解蓋聞疑書疑耳則並郭緣生亦擬斥之矣臣謹據此道元之三層辨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堯陵屬虛然臣之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實者臣前奏謹據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紀正文之例為斷蓋因呂不韋劉向皇甫謐之說皆收於劉宋裴駰史記集解以註入司馬遷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周以前本紀之例古帝王都於其所崩於其所則葬於其所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即以其不崩於其所都者必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於蒼梧之野則書葬於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於會稽而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惟此三書顯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於平陽崩於平陽即葬於平陽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至於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臣前奏云不可以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於王充臣前奏云右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為冀州則堯之崩於冀而葬於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陬山堯陵明碑云徹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像而徹之不必誣也即平陽志書亦何以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前奏云唐太宗起於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於荒陵蓋唐太宗侑座之像當自像於帝堯今日陬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陬山之陵猶未湮於唐太宗平陽之世臣亦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陬山實為堯陵況今陬山靈境鴻濛氣象無可華飾非可遊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比絜者伏冀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經營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心跡此非親至其地者不知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遂以為可據臣敢謹戰慄伏祈　皇上　聖心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訛辨皇甫謐韋合兩說之由審鄒道元啾翻三層之確念唐太宗之孝唐陶唐鑒心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疑傳信片語僅存以對答　帝堯之神明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春氣尚存之蹟以振起人心於萬古臣敢謹戰慄具摺伏祈　皇上睿鑒

酌籌沙苡善後事宜疏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廣東巡撫臣李湖跪　奏為酌籌沙苡善後事宜恭請　聖訓事竊照廣州府屬番禺縣之沙灣苡塘地方盜首梁亞香等糾夥行刼經臣等奏明勒捕先後擒獲二百三十餘名當將應行設立專營移駐參游丞倅等員增添汛兵俾敷汛守一切善後章程必得悉心諮詢通盤籌畫隨行據藩臬兩司協同該管道府分條酌議前來臣等細核從前文武建設之章程察看今昔地方情形之緩急審其要害輕重權其損益因宜診

抒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沙芠適中之坑頭村應請改設廳員重其職守以資彈壓而專責成也查沙灣南岸之市橋村向設沙灣巡檢一員北岸之新造墟向設芠塘司巡檢一員各管一百餘村專司緝捕雍正七年提臣王紹緒以該二處為濱海盜藪請將理猺同知移駐沙灣地方而督臣孔毓珣則稱理猺同知控制八排猺務未便輕撤改用番禺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示威重且與巡檢官階不相上下勢難統屬一切稽查調度呼應不靈雖有協緝之名並無專管之責遇有查拏事件轉得互相觀望推諉不前因循日久上司亦且視為閒曹每逢差遣需人輒復就近調委以致該處巡防疎懈宵小潛生今賊匪雖一時廓清難保將來不復滋蔓從前提臣王紹緒條奏移駐同知所議不為無見而督臣孔毓珣請將番禺縣丞移駐南村雖該村介在沙芠兩巡司之中臣等親行履勘究屬地處偏北是當日設官既輕移駐形勢亦未扼其要害惟沙灣迤東之坑頭村與芠塘地方接壤實為現在盜匪窩巢適中之地若改設廳員於此凡遠近各莊民户出入生理作息往來查察既便耳目易周而兩巡檢分駐南北聲息相通俱可隨時調遣且相距設營之石碁地方不遠遇盜賊蠢動即可知會營員堵截擒拏使之無從漏網控制似協機宜

一沙芠涌口甚多應於通近大洋石碁村總口另設專營督率巡防也查沙芠兩處素稱盜藪從前因沙灣之市橋匪影鴟張撥駐虎門按右營都司帶兵防守雍正七年前督臣孔毓珣以市橋一帶盜賊較少南村係沙芠連界之處恐奸宄時相勾結議將市橋都司奏移南村嗣乾隆二

孔毓珣請將番禺縣縣丞移駐南村雖該村介在沙芠兩巡司之中臣等親行履勘究屬地處偏北是當日設官既輕移駐形勢亦未扼其要害惟沙灣迤東之坑頭村與芠塘地方接壤實為現在盜匪窩巢適中之地若改設廳員於此凡遠近各莊民户出入生理作息往來查察既便耳目易周而兩巡檢分駐南北聲息相通俱可隨時調遣且相距設營之石碁地方不遠遇盜賊蠢動即可知會營員堵截擒拏使之無從漏網控制似協機宜

一沙芠涌口甚多應於通近大洋石碁村總口另設專營督率巡防也查沙芠兩處素稱盜藪從前因沙灣之市橋匪影鴟張撥駐虎門按右營都司帶兵防守雍正七年前督臣孔毓珣以市橋一帶盜賊較少南村係沙芠連界之處恐奸宄時相勾結議將市橋都司奏移南村嗣乾隆二十三年督臣楊應琚奏請將虎門協改為順德協與左翼鎮互相調駐南村都司遂隨營製歸順德另於移駐虎門之左翼鎮標內抽撥守備一員前往駐劄當日籌畫非不周詳但查南村接壤沙灣固不可無兵彈壓制其跳梁究竟各盜影劃皆在江洋並非本處肆掠若徒防其窩巢勾結之由而不扼其咽喉出入之路則此散彼飛仍可潛相糾約依然四出為匪盜源終難永靖茲臣等親勘各處涌口出入情形除東西北三面或因河閒隔或水道迂迴或沙田淺淤不能順流入海唯迤南之石碁涌通臨獅子內洋為積年各路匪船總滙之捉徑一經踰越即不必經由虎門海口便可直抵外洋較諸南村尤關緊要臣等管見應請該處設立專營抽撥將領統帶重兵以遏賊衝不惟匪船勢難透漏且與西北兩路分駐之廳備共成內外犄角之形布置似為扼要

一各路水陸汛防宜確核今昔同異情形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以資巡緝也查沙灣芠塘四面環水涌口水陸各汛計共十五處從前建置緣由案卷不全無從悉其原委但體察現在情形今昔不無同異臣等謹就見聞所及斟酌損益期於妥善不敢苟且遷就塞責一時伏思沙芠善後事宜水汛最關緊要而石碁涌口一汛在今日實匪彩出入之總路尤宜認真巡防現查該處水師汛房竟與陸汛兵屋並列村內距涌口約八里許殊屬有名無實今擬改置村外涌口之旁以便隨時盤詰其原安汛兵十四名尚不敷更番巡守之用應酌添兵六名庶稽查出入船隻可期嚴密石子頭汛南通浮蓮山大涌東接蓮花城涌係屬出海要路四沙汛雖屬內河實西北一帶沿邊各涌總口

即石碁各二三十里向俱設外委一員應仍其舊惟每汛
順德三縣河道交界港汊多歧稽察難遍原安汛兵七名
皆屬單弱且無弁目在汛協巡易致疎懈應增兵八名添
設外委一員往來督查並飭令熹查毗連之大石南山兩
汛其南山汛原派外委應行裁汰毋任冗設惟汛兵八名
原額尚少雖該汛水面徑直瞭望易週亦須增兵二名始
敷上下巡徼之用大石汛港汊多歧原安兵七名亦不敷
用應酌添兵三名市橋汛為商賈輻輳之地烟火萬家良
匪雜糅現駐沙灣巡檢一員原撥水師把總共兵十二名
現擬撤歸本標應另添石碁存營把總一員於原設兵十
二名外酌添兵八名協同巡防俾資彈壓大龍汛距市橋
汛十里原安兵六名不敷遊巡應添兵六名仍飭市橋汛
把總就近管轄北亭汛在黃岡陸汛之北原安兵十名不

敷派遣應添兵四名其石碁連北之螺涌汛雖有涌口祇
通內河但原安兵六名未免太單應酌添兵四名俾資防
守此各涌口水汛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至沙芡
陸汛原共五處而坑頭一汛實踞盜窩腹心原設廣州協
把總一員兵三十二名梭織遊巡今既移駐廳員彈壓似
可無須多兵但該村四面俱通盜淵藪脫有匪夥竄逸必
須分路跟追該廳雖現擬添設壯快而臨時搜捕尤資兵
力應將原設弁兵撤回本標另添石碁存營外委一員帶
兵三十二名同歷員駐守用備調遣又坑頭連西之鍾村
素為南海順德兩邑盜匪出入要路連東明經村雖地處
腹裏實與匪夥窩巢比鄰且有涌口通海查兩村從前俱
未設汛現今情形未免疎漏茲酌於鍾村撥派外委一員
領兵十六名置汛巡查以為坑頭右翼明經村撥兵十二

名俾便防緝以為坑頭左翼庶東西互相應援隱成常山
之勢新造村民居櫛比商販絡繹為芡塘迤北一大市鎮
該村現駐芡塘司巡檢一員足資彈壓惟原安兵八名添
力太輕應酌增兵七名協同巡查以供調遣官橋村介處
坑頭石碁之東密通各匪巢穴原安兵七名不敷防守應
添兵八名以備遊巡協緝之用員岡汛距南村駐劄守備
之處止十五里呼吸可通原安兵十名足資巡緝毋庸議
增至石碁陸汛現已改立專營毋須建設應行裁撤歸併
此則各路陸汛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以上水陸
各原汛內惟陸路裁撤石碁一汛添設鍾村明經二汛統
計增添裁減共十有六汛需兵二百三十九名俱應在石
碁新設營內抽撥似此水汛圍統於外陸汛聯貫於中首
尾互應巡守兼資堵防始為嚴密狐鼠漸可潛踪矣

逸矣

一石巷改設專營統歸陸路管轄宜與虎門左翼鎮沿海各口水師哨船聯絡聲援以資策應也查石巷之東為浮蓮山有大涌一道長四十餘里現石子頭汛內涌路總口安哨船一隻已足稽查涌東為左翼鎮水師汛界涌西為現設陸路石碁營汛界隔涌為石碣岡上建蓮花城砲臺係左翼鎮標內海口汛安設外委一員兵十五名防守外臨獅子洋面濱洋即茭塘洲二涌口現唯獨洲涌口汛有汶船汛額船一隻配兵巡查茭塘涌口並無船汛既與內河巡船不相接連恐盜匪乘間偷越應於茭塘涌口補設船汛今左翼鎮派撥六槳撈艚船一隻配兵管駕俾上下游巡不憲單薄且進聯內河西南市橋水汛近接正南石子頭內口哨船聲勢聯絡策應有資其駐劄砲臺弁兵及兩如有急情偷安不遵調度許其申報左翼鎮責革除名不得稍存歧視

一移駐兵丁應請添建兵房以資棲息也查各標召募兵丁大半皆山土著駐劄營分不離本籍是以定例每兵一名官給兵房一間在該兵或有祖遺舊居或有自置房屋通融酌給不實房少人多今議改駐汛地勢須挈眷遷移若給房數眷口難容兵力易至竭蹶未免分心內顧應請每兵一名准給兩間以資棲息

一沙茭各村船隻應立法清釐專責廳員查察以肅河路也粵東在在水鄉行旅往來載運全資舟楫查現行船政如編號給照設保稽查立法本極周密乃沙茭等村盜匪敢於私置巨船添設多槳糾彩出雖固該地僻處海濱

船汛兵巡防勤惰即就近責成駐劄石碁將領兼管稽查

如有怠情偷安不遵調度許其申報左翼鎮責革除名不得稍存歧視

一沙茭新設文武應請計俸即陞分別議處以示勸懲也查移駐巖營原為緝拿盜匪必令久於其任方可以專責成所有文武各缺均應在外核調照海疆例五年俸滿保陞免其一切差遣並不准委署別缺遇有失事文職巡檢為專管廳員為兼轄武職以千總外委為專管守備為兼轄將領為統轄五年內如有承緝盜案處分停其陞轉各屬拿獲強劫盜犯訊係沙茭兩處民人究明偷越月日即照失察奸民出口例嚴參應文武各願考成督率巡防不敢稍有疎懈至沙灣茭塘兩巡檢原定三年並無盜案准予保題即陞之例未免過優請改照廳員五年保陞舊例應行停止以上八條俱係沙茭兩處地方切要事宜臣等

諮詢明確會謀皆同此外如清釐保甲私造軍器一切應
行應禁定有成例者均應嚴切申明責成新設廳員督同
沙芟兩巡檢實力辦理臣等仍留心查察倘有奉行不力
即于嚴參是否有當謹會同廣東提督臣竇瑧合詞具
奏

奏民生吏治疏　乾隆四十七年　畢沅

三品頂帶辦理陝西巡撫事務臣畢沅跪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
郎任克溥前後條陳各事宜皆關係士習民風官方吏治
現在有無似此未經整頓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督
撫直據所見據實奏聞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
上整飭官方燕憂民隱勤求　乙夜　廑慮旁周臣
伏念　國家定鼎之初值前明綱紀頹廢之後仰蒙

列聖相承勵精圖治克臻上理　皇上際累洽重熙之
會　御極四十七年綜理萬幾兢兢業業雖　聖壽
已越古稀而致治有如一日所有士習民風官方吏治豈
尚未經整頓以待臣等之建白乃復仰紓　宸憲博訪
周咨古先哲王所為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穆然可
以想見臣竊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
之本意則以勤民為主勤民之要終以足食為先我
皇上子惠元元三蠲供賦兩免滑耤偶值偏災不惜重發
帑金惟恐一夫失所以計藏富於民者至周且悉誠
三五以來史冊所為罕覯但時會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
繁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是以民間逐末日事營求不過
此絀彼盈生計所資終未見日臻優裕臣粗覽載籍竊見
民生衣食之源大率農民為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而盡

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之尤當而易行
即如陝西古稱四塞雄封地大物博唐宋以來厥田稱上
迨及成周尤以稼穡為重豳風無逸所陳至今猶可想其
遺意惟司牧者以其事無近功不復為之措意以致小民
失業者多往往流為惰窳臣仰蒙

恩命載撫關中先

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所至竊見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
屬延亘南山內外水土饒益過年楚蜀隴豫無籍窮黎扶
老携幼前來開墾者甚衆但疆里綿邈高原下隰開曠尚
多近者山南一帶荷蒙　俞允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
控制將來擬即令其詳加相度廣勸耕屯以無業之民而
闢可耕之土若成熟後按夫計畝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
十三四等年兩湖偶被災祲小民流徙絡繹前來臣彼時
聞兵漢南目擊情形督率有司妥為安插分令就地開荒

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安然樂業遂成土著此其明驗
也至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為陸海
奧區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戶十
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而秦中地厚水深山澤
之氣不通每有恒暘之咎連年仰賴
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但臣下職在牧民於人事未盡而冀
邀　天眷於未然其道終難久恃夫黃河為數省患惟
窒夏一府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為關
內膏腴之最秦漢至今民霑渥澤前固年久淤塞灌田僅
一萬餘畝臣因　奏請重加疏濬今已灌十萬有餘可知
民間利病果能悉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右
大川如涇渭灞滻澧滻潦滿河洛漆沮汧汭等水流長源
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可行水利無如司事者

意計所在此不與民擾相關小民亦知其利又不煩謀慮室不積於咸即向來本有漲退之地亦多廢而不舉以致泥淖淤積水流旁溢大者通窄小者斷流是以倘值旱乾使成荒歉臣現擬督率司道飭查各屬時境內彤勞馬下川原細加量度何處可以開渠幾條某渠可以溉田幾畝其舊時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現在灌田若干一一據實具報倘有不敷把注者當即為之籌酌或動民自為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為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瘠土變為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為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為溝洫舊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於事理不無裨益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綏德鄜州地多砂礫每以邊境高寒雨澤少愆西戍即是歟蔣臣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為天下饒至以谷量牛馬即唐時開元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茲者地土依然水草猶在倘能經畫有得安知今不如古臣於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尚為豐茂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形畜牧者約有若干入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開款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雇覓善於長養之人教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餘即賞給本人以為資本嗣是孳生羊羣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民自為販賣則邊氓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新疆各路屯兵民户俱可倣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相

上達而匪儐難以潛滋益編氓目見耳聞共知法紀所在未始不可化莠為良地方官吏皆當實力奉行不得以為無關考成視為具文以上各件若就目前而論雖小效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既久則戶慶盈盈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蒸蒸日上者至大吏為閣屬視效所關自當以　聖主愛民之心為心以足民之事為事損上益下潔己奉公董率監司牧守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衣食足而知禮義此臣等守土之責所當隨事隨時共相勗勵者也欽奉　諭旨垂詢謹就管見所及據實覆

奏

皇清奏議卷六十四

皇清奏議卷六十五　　等辦米省錢糧虧累疏　乾隆四十八年陸　堦

署理山東布政使臣陸堦跪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仰

沐　聖恩畀以藩司重任受　命以來將及兩月伏

念前此東省本無虧累何以近今數年頻積如許之多推

求其故約有數端一徵收錢糧例有火耗除各州縣養廉

及留支各款外例應隨正解司但未定有未完處分各州

縣半將正銀起解而耗羨一項延至四五年未清前任未

完交於後任積之既久為數漸多應請嗣後嚴定處分務

與地丁正項隨同報解若有未完照正銀之例並予降罰

如此儘收儘解更無餘銀存剩恣其挪用則宿弊可除矣

一存倉穀石每遇市價稍昂詳請平價出糶所收價銀最

易侵挪向飭提貯府庫亦仍不免挾同掩飾臣深知其弊

當於到任之初檄飭提解司庫以驗虛實延今兩月果有

虛報彌補而實未存貯者除已嚴勒完解外應請嗣後凡

有糶存穀價俱令寄存司庫至應行買補之時即將原銀

發還由該管府州出具實在買穀存倉甘結送司查核如

此則倉糧穀價俱得實在矣一各州縣衛歷年民欠未完

糧銀恐有以完作欠莫圖挪掩者現在另行籌辦徹底清

查而實欠在民者亦復不少更有彼縣民人置買此縣地

畝者名為寄莊其糧銀類多延欠雖屢經立法查辦無如

自恃隔屬頑抗不前如欲按名拘比又恐花戶衆多勢難

越境滋擾撥厥所由總因官處鄰封民不十分畏懼以致

經征之州縣無法可施往往為其墊解自數百兩至千餘

兩不等此亦州縣官廳挪之一端應請嗣後凡寄莊花戶

每年開征之始令經征州縣逐一查明開造村莊戶名錢

糧數目清冊移交住居之州縣代行催征如至奏銷未完

即將代征之員開參議處似此籌辦則接壤州縣彼此皆

將代征寄莊錢糧之責自必各顧考成實力催征糧戶亦

畏懼本管官吏不敢懸宕致有賠累挪解並可清釐此等

積欠於挪墊虧累之弊亦得藉以杜絕矣臣蒙　皇上

高天厚地之恩委以錢糧總滙之司竊謂從前之虧缺固

宜彌補而以後之防範尤當周密與其催提過急致啟多

方挪掩冀免一時罪戾不若嚴絕弊源使其無所隱藏於

倉庫可收實效也

　　壽汶水蓄洩疏　乾隆四十八年　何裕城

署理河東河道總督臣何裕城跪　奏為請於戴村壩迤

上酌建閘座以資蓄洩事竊查東省汶河為諸泉之歸宿

全運之來源自前明於戴村築壩截汶入運復由南旺分

水口之兩岸斗門收入蜀山馬踏二湖潴蓄源源助濟在

運河水弱之時所賴惟重汶流水旺之年諸泉坡水同時

並漲挾泥帶沙性最湍急由分水口奔注入運泥沙沉聚

南旺一帶積淤極厚緣戴村壩高於汶河五尺汶水大發

雖可漫壩戕入大清河但祇能洩泛漲之水而不能減重

濁之砂故張伯行所著居濟一得云戴村壩止可洩水不

能通沙當於該壩建閘以便蓄洩明宋禮築壩而不能建

閘乃未竟之功也且當盛漲之際汶水或一日長至一丈

餘尺一線運河不能容納諸湖又積水過大鄰必有潰堤

之虞乾隆四十五年秋間汶河驟漲致戴村民堰漫

溢由大清河歸海經前撫臣奏明堵合完竣四十六年秋

間濟盛以南水勢甚大恐汶流倒漾為患因將舊築堰口

開放宣洩至冬令復即堵築上年伏秋時亦照此辦理嗣

以南旺蓄壩後注水旺盛恐各湖收蓄大多復經臣奏請將民堰開挖現在二月初尾消水之期應於南旺開壩前照舊堵閉年來頗得水濵且在應開應築之時利蓄洩總要集夫興辦未免需時亦恐緩不濟急似應於該處相度情形設法籌辦以期一勞永逸臣率同道臣等逐細講求咸以截村壩身綿長一百二十六丈八尺歷次興修成功匪易未可輕易更張莫如在壩旁另行擇地建立閘座俾資蓄洩既得免曠涓滴之患又可省開堰堵築之勞臣於查催挑工之便復於戴村壩上下察看惟運上舊閘民堰處所上承汶水地當坐灣連年於該處開堰洩水高下形勢已極通順而堰口以外皆係山根並無民閒田舍第須將原有河形畧加開展即可堵注大清河毫無阻礙今擬即於該堰口建閘三座閘底與汶河底相平設板啟閉水小則將閘板堅閉收來入運水大則亟行啟板暢洩歸海不但因地制宜足以保衛堤岸而相機妥辦行之經久伏秋盛漲沙隨水去南旺一帶運河即可漸免淤墊且本年大汛內正值運河佔辦堤工之際汶河漲水即於閘口減消俾來堤岸告成永資蓄洩預防汶流之泛漲疏通河底之淤沙實於利運便民兩有裨益臣再三籌度委係急應興辦之工除將需用工料銀數確切估勘另行具　奏外所有擬於戴村壩迤上酌建閘座緣由理合繕摺奏　聞

議添駐幷兵疏　乾隆四十九年　福康安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酌添營汛分駐官幷兵丁於陝甘兩省各標營裁移抽撥以裨地方以節經費事竊臣前會同大學士公阿桂具　奏酌籌善後事宜因甘省幅幀遼廓地廣人稀自涇州至省一千餘里道路綿遠汛少兵單擬於安定會寧適中之馬營監添設一營六盤山險要之處安設一汛俾控制彈壓此外通衢大路及險僻小徑俱多添墩堡令聲勢聯絡呼應可通於邊疆重地實為有裨如蒙　俞允再行詳悉確查將應添營汛兵數分晰妥議具　奏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臣查甘省原額設兵五萬六千六百餘名陝省原額設兵三萬四千五百九十餘名除節次裁撥移駐新疆屯防暨兵及扣留公糧公費養廉不補外通計陝甘二省止存兵五萬五千九百餘名較原額少兵三萬五千二百餘名乾隆四十六年欽奉　諭旨以邊陲重地捍衛宜嚴特令酌籌添補共添實兵一萬二千七百餘名合之舊存兵額約有七萬列鎮分營兵力不為不厚惟是前此酌添兵數其重在於督撫提鎮各標令各添足兵數千以資鎮守而供調遣次則緊要營堡添兵自數百名至數十名不等以扼要隘而重稽查至州縣之防禦堡寨成之栖疎本未議及臣到省後詳加體訪甘省河西各屬原設營堡墩汛尚為嚴密惟自蘭州迤東至涇州一千餘里道路綿長北控邊城南通隴蜀兼以崇山峻嶺重複盤迴外則番族環居內則民回雜處大路各府州縣原設防兵無幾墩戍寥寥不足以資防衛令擬於平涼府等處添兵自一百數十名至十名不等則平時既可備差操有事足供守禦又於地方空潤處酌添墩堡數十座撥兵分駐俾聲息相通並常令其會哨周巡則奸宄不至於潛藏而匪徒亦易於緝獲查平涼府原設兵五百名除分防外存城兵止三百六十三名該處地池較大為甘肅門戶今擬添兵一百五十名以

足六百五十名經制外委一名額外外委三名六盤山要隘處所添一營汛設千總一員經制外委一名額外外委一名共一百名以資防範西附近之底店潘隆山等處均可稽查彈壓靜寧州原設兵三十五名今擬添兵一百十五名以足一百五十名經制外委一名額外外委一名隆德縣原設兵四十名除分防外有城僅十六名今擬添兵二十四名並於通衢大路舊有汛戍空閑處添安堡三十九座設弢弩手聲勢聯絡又通渭所屬之馬營監為舊時縣城民居稠密南達通渭伏羌北連會寧安定乃適中之地擬於該處酌添一營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名額外外委四名兵五百名酌定存營兵三百名以資控制彈壓其餘二百名在於四處扼要之墩堡四十座而附近之石峯堡馬家堡官川等處

均可巡查稽察庶奸宄不致於潛藏又通消等縣原設額兵太少不但有事不足以資捍禦即平時亦不敷往來護解遣犯及遞送公文之用今擬於原設額兵之外清水縣添兵十名通渭鹽遠伏羌漳縣各添兵十五名禮縣西和秦安兩當各添兵二十名均足三十名之數以資差遣莊浪地方係縣丞分駐添兵三十名三角城等處添兵四十名又自固原至靖遠四百餘里地方遠涧田民雜處靖遠至省三百餘里萬山環繞徑路縈紆舊有墩戍甚屬寥寥聲勢不能聯絡今擬添兵二百二十名分安墩堡四十四處星羅棋布庶可以壯聲勢而重巡防臣通計此次添設營汛共需官弁二十三員內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六名額外外委十一名兵丁一千三百四十名額外外委即在各兵數內核計每年應需額

餉三萬四千餘兩仰惟　皇上軫念邊防自不惜斤斤小費第　國家經費有常亦不可不通盤籌酌查陝甘下馬關一營祇設兵二百二十餘名即有遊擊一員於營制未洽該處第有守備一員足資統轄應將遊擊裁移馬營監分防管領此外於西安軍標撥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外委三名固原提標撥把總一員經制外委二名盛夏鎮標撥經制外委一名足數分駐所需兵丁一千三百四十名於督撫提鎮各標及各協營內擇其不近邊關又非大路並無番田錯處無甚緊要兵額較多之處將零星尾數裁移抽撥已敕應用如此通融辦理則應設營汛墩堡地方可以照數增添防守即益森嚴而各營抽撥兵丁無幾亦不至兵力單弱庶帑不虛糜兵歸實用矣

再籌添兵事宜疏乾隆四十九年　福康安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　旨再行籌議添兵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議　奏甘省酌添營汛分設官兵一摺欽奉　上諭令臣通盤籌畫仰見我　皇上厪念嚴疆警制務祈益壯聲威為億萬載救窎之計臣欽遵　訓示惟在因地制宜俾添一兵即收一兵之實用庶勁旅星羅疆圍更資捍衛伏查甘省係西陲要地所設兩提五鎮額兵較他省為多向來重兵所聚大半在河西不但提督總兵副將駐劄之處兵數充餘即在各州縣均有兵數百名至百名不等已數防守無須再議增添其河東地方惟固原因沿邊要地上屆添兵兼內議將西安提督移駐添設五營加以城守一營統計額兵三千有餘已成重鎮至河州控扼番回尤關緊要雖改協鎮而親標止有兩營額兵不及二千似猶單弱其自蘭

州以東直至涇州千里而遥均居腹地不免汛少兵單又省城東北自靖遠鹽茶以至固原所屬之黑城數百里之内以及省城東南鞏昌秦州所屬一帶亦因地異衝途稍為輿儷是以設兵較少亦且墩戍稀疎臣前於善後事宜案内議請於馬營監添設一營六盤山添安一汛復於平涼隆德靜寧莊浪等處添設防兵並於蘭州至涇州大路暨從固原靖遠鹽茶迤至省城各處密安墩汛計需官弁二十三員兵一千三百四十名即在陝甘各標營内酌量抽撥官則於簡僻營分裁移兵則於兵多營分畸零數内裁改在新添之處既可資防守而壯聲威而在抽撥之營不過裁兵數名至十數名不等於通屬並無妨礙乃蒙

聖主軫念邊防有加無已令於裁移抽撥之外准再添三千名自當仰體

聖慮懷安協籌議臣查河州原設二

營尚未足以壯聲勢今擬增設城守一營添都司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外委各四員兵四百名共新舊兵二千三百二十名均勻分派三營自可無寡單弱至通渭隆德前議方遼闊不敷巡防今擬於隆德縣添足兵一百五十名通渭縣添足兵一百名又靜寧州一處係在蘭州涇州適中扼要之地西接會寧東連隆德南控通渭之馬營監石峯堡地方北與茶鹽境接壤四達之區實為緊要今擬設立副將於前議設兵一百五十名之外添設三百五十名共五百名並添設左右二軍左軍駐隆德右軍駐會寧以成特角之勢至靜寧所添副將查有慶陽協原設副將一員當設協之初係相沿舊制因慶陽在北路沿邊是以駐劄大員俾資彈壓今中外一家北邊蒙古均係

聖朝臣僕且慶陽西接寧夏東接延榆均有總兵駐劄聲息相通似可無須副將營制擬即令該副將帶同中軍都司移駐靜寧以省添設仍於慶陽改設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管領原有弁兵以符營制又涇州為入甘門戶秦州係南路扼要之區今擬於涇州添設都司酌增弁目並添兵八十五名合之舊設兵一百零五名共二百名秦州再添兵一百七十九名合之舊兵二百二十一名共存城兵四百名其該州所屬之秦安縣舊有兵三十名今擬添兵七十名共一百名並添設千總管領巡防又馬營監底店石峯堡均屬要地前於馬營監議設兵五百名足敷防守今擬於石峯堡安設一汛撥安弁目添駐兵一百名再於底店議設弁目安兵一百名立營分汛以資彈壓地方聯絡聲勢又安定舊有把總一員兵一百名今擬再添兵五十名

共足一百五十名即於此内撥安墩汛其舍窎舊有把總一員所管兵止三十名今亦擬添足一百五十名其他如金縣伏羌西和窎遠漳縣莊浪華亭靈臺鎮原崇信徽縣成縣禮縣清水兩當等十五處舊有之兵多不過五十名少者二三十名至十五名十名不等均屬短少今議於伏羌金縣莊浪各添足兵一百名其餘各縣均添兵五十名再如瓦亭驛馬家堡黑城白水鎮安國鎮李旺堡孟家墩唐家川等處或在大道衝途或係僻路要隘今擬酌添及新設兵自五十名至一百五十名之外添設三百五十名共一千三百四十名即將陝甘各營兵丁零數抽撥此内有河州泰州鞏昌階州洮州岷州文縣成縣等營抽撥兵一百二十名茲蒙　皇上於抽撥之外賞添三十名兵數儘屬寬餘臣復查河州等

處均屬緊要之地且現在泰州河州暨翟昌所屬地方內即有議添之兵似未便於前項各營內抽撥致停止抽撥其所缺兵丁即在新添兵內撥補計此案添官升五十九員除裁移副將一員千總一員外實添設參將一員都司二員守備三員千總十一員把總十一員經制外委二十八名其額外外委即在兵數之內又統計前議抽撥此次加添兵數共有四千二百三十餘名得此數千勁旅增入額兵較少之各營縣則自省城東路以至涇州北路請達鹽茶以達固原暨南路河翟秦階一帶營伍充實壩戍聯絡計通省河東河西地方處處有兵星羅棋布藉資捍衛邊陲可保金湯永固矣

議新疆屯田疏　乾隆四十九年　福康安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陳明口外屯屬見聞所及即應據實　奏明恭候　皇上訓示伏查新疆底定以來仰荷

聖主天威拓地二萬餘里規模式廓民俗恬熙實與內地無殊經畫甚為盡善惟屯田一事原係　聖主厪念邊儲於兵丁操防之暇授地課耕勤力作以收地利既備兵糈藉充倉貯實為邊防善政自當妥協奉行計垂久遠乃臣蒞任後留心訪察口外事件聞各處屯田因頻年分數加增致兵力頗形竭蹶但事出傳聞殊難憑信適於七月間新任鎮迪道翰圖赴任臣知其人誠實可靠隨面諭抵任後確查情形據實稟覆嗣於十月內原任鎮迪道德爾炳阿丁憂回旗過省謁見臣詳

田實在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受　恩深重畀任封圻不但陝甘二省責成攸繫事事當殫竭愚忱實力辦理即新疆地方有須整頓調劑之處亦不敢稍存膜視凡屬見聞所及即應據實

奏明恭候　皇上訓示伏查新疆各處屯田分數食米扣抵或令設法賠補送不能贍養妻孥是加增分數徒滋兵累等語適前署烏魯木齊都統圖思義回京過省臣復於接見之時詳加詢問所言與該道等所稟無異以此互相參攷似屬實在情形臣伏查新疆各處屯田分數當罰章程原議伊犁每兵收穫細糧至十八石烏魯木齊每兵收穫細糧至十五石者官員議叙兵丁加賞伊犁收至二十八石烏魯木齊收至二十五石叙賞倍之其伊犁收穫十五石以上烏魯木齊收穫十二石以上准其功過相抵不及者官員議處兵丁責懲其塔爾巴哈臺烏什古城吉布庫察把什湖牛毛湖各屯照伊犁之例哈喇沙巴里坤照烏魯木齊之例辦理嗣於本年三月內復經原任都統海祿奏准古城吉布庫二處收成分數報至二十四分濟木薩報至二十分如再能加增照伊犁二十八石之

例從優叙賞其提標中左右營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精阿等處交至十五石以上者僅准功過相抵交二十石者方准議叙得賞交至二十六石者方准從優叙賞即巴里坤吐嚕番塔爾納沁等屯雖不能一律照辦亦不便相沿舊日分數均須比較上年分數加增至三四分以上者再為請　旨議叙給賞此向來定例及以後加增之原委也臣查伊勒圖原定賞罰章程及海祿續請加增分數其意原為裨益倉儲多收糧石起見惟是地土有肥磽水泉有益灿均非人力所能爭一兵承種地二十畝期以二十八石二十六石之豐收在內地大有之年收成尚罕至十分今口外地畝轉報至二十分二十四分此必非二十畝地力之所能勢不得不暗為加種以一兵種二兵之地又非一人力作之所能其勢不得不加夫幫種於是扣餉雇

人在所不免迨耕種之後在地肥水足之處或可及額豐收而地瘠水少之區仍自收成歉薄屯員顧惜處分自必虛報分數兵丁懼干責處又必多方彌補既將加賞鹽菜銀兩貼補賠償又將應關月餉存倉扣抵甚至終歲勤劬無以養贍家口殊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軫念邊疆惠養士卒之至意祇因各處辦事大臣每年積習相沿止報收成加稔並未將兵力拮据情形縷陳　聖聽竟至下情壅於上聞況原定分數章程已廣竭蹶今乃復議加增向之准叙賞者改為功過僅堪相抵之功過准抵者改為議處議責似此年復一年殊屬不成事體且設兵原為操防如果兵力從容則稼穡之暇仍可隨時訓練若以一歲之力尚不足收成之數更何能復有餘力以事操演行之日久將使兵盡成農所設營伍亦屬有名無實更非

聖主整飭邊防之遠計也再濟木薩等處廣招內地民人開墾期於膏腴日闢歲穫豐足民樂於耕地則編戶頻歲加增桑麻雞犬烟火相望斯疆與內地無殊更為億萬載救窘之計　聖明遠慮本極周詳今地有餘而水不足非但兵民爭水訟牘紛繁抑且兵丁加占之地愈多而民人承墾之地日少此等戶民原為種地而來並非土著如田畝不數墾種即現在戶民尚恐其易散更安望將來再有加增倘數年之後煙戶漸稀人民漸少更與新疆無益至口外地方如果有每年必須廣收糧石以備官兵口食情形則又不得不另籌辦理今即以烏魯木齊瑪納斯濟木薩三處而論每歲屯兵口糧需三萬餘石就去歲屯田收穫九萬石有餘是一年所收已有屯兵三年之食況烏魯木齊所屬現存倉貯截至四十八年年底共有京斗糧八十餘萬石而伊犁四十八年奏銷冊報亦存貯各色糧五十四萬餘石均可無虞缺乏似不必強兵力所不能屢增分數況每年加報收成鮮能及額究與邊屯實政仍無裨補殊非核實辦公之道臣所知者雖止烏魯木齊所屬恐伊犁等處情形亦未必相仿臣受

因循緘默上負　聖恩惟有據實　奏明請　旨勅交伊犁將軍烏什參贊大臣烏魯木齊都統將各處屯田分數據實查明酌量情形妥協議　奏恭候　聖裁

議陝甘兵儲疏乾隆五十年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議覆奏事竊臣接准　廷寄欽奉　上諭據俞金鰲奏稱聞得從前陝甘兵丁平日皆預備乾糧一遇征調即可剋期起身自平定準噶爾回部之後遂因循不復儲備等

語兵丁乾糧自應平時籌辦以備緩急之需如恐有霉朽原不妨出陳易新抵放兵餉著傳諭福康安即留心妥辦以復從前舊制將此通便傳諭知之欽此遵到臣仰見我　皇上廑慮周詳屢念邊陲要地期於未雨綢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之至意臣檢查舊案乾隆初年經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條議陝甘各營原有儲備征兵裹帶口糧之制嗣因平定準噶爾回部以後日久因循遂停預備今荷　聖明指示自應妥為籌辦以復舊規惟是舊識每兵一名預備衆米一京斗白麪炒麪各十二斤八兩以為三十日口糧臣竊以衆帶衆米如無薪水之處不能為炊不如炒麪一項即可拌食無須炊爨且設有軍需之事早則數日遲或半月自當安設糧臺若每兵裹帶一月口糧計一人携帶三十斤以千人合計

即有三萬斤勢必於軍裝馱載之外伏添輜重殊形累墜不便遠行茲酌擬每兵備貯炒麪十五斤足供半月之糧令各該營核明移交駐劄及附近州縣即在倉貯麥石內支給營員磨炒成熟各製口袋標記本兵姓名收貯軍庫仍按季更換給散各兵即以抵應得月糧如有收藏不謹以致霉變不堪食用者即著落經管營員賠補毋許抑派兵丁承領仍即陸續辦製出陳易新源源積貯設遇調遣立時携帶起程即倉猝未設糧臺而征兵亦不實捋腹矣但既籌出征帶裹之糧尤須先有訓練備戰之兵臣查陝甘邊地嚴疆原屬重兵所聚嗣因節次裁移兼派屯防口外以致實兵較少先於乾隆四十六年遵　旨議添兵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近復仰蒙　恩旨賞添兵三千名現在添營設汛棋布星羅行伍更為充實伏念　國家養

養士卒原期有一兵即收一兵之用無論馬步均屬可戰之兵惟是兵多費精正當於養兵不用之時挑選健壯勤加訓習督撫提鎮各標具精練之兵不下千餘名一有調發即可帶領遄征尤為預備不虞之計即以蘭州省城而論臣標五營額兵三千名除額外外委及各營守識均在額兵數內又有派往口外屯防其實在差操兵共二千七百四十九名加以城守營現兵五百三名此內城守營兵分派墩汛及每日押解遣犯護送糧餉等差計不敷用尚須由臣標五營兵內撥協又自臣衙門暨各將弁署內均有該班兵丁統計撥協應差者共需七百數十名計此外別無差使可以常行訓練者已挑出二千餘名勤加操演即該班之兵每日在署仍可親試技藝隨時訓練其堆撥看兵亦係輪班下班之兵每於下班之日不啻操演其應差兵丁差竣仍令歸伍演習則此數百名亦屬可以備戰之兵至於操演之法臣查向來綠營陣勢止係兩儀四象方圓各式此皆傳之前朝相沿舊樣平時校閱雖屬可觀臨敵打仗竟實無用在各營演試之時明知所習非所用不免視同具文飾觀塞責自不若京營陣式講肄精詳即如九進十連環等勢果能演習嫻熟施之行陣實堪剋敵奏功臣去年抵省後即仿照京城健銳火器等營陣式摹送提臣鞫發標營各鎮屬一體照錄存營如式演習改去故套以收實用再如演習連環原為臨陣擊賊之用乃綠營兵丁平日演放帶藥不過數出藥盡而止設遇臨敵之時敵未退而藥已盡何能制勝臣操演省標各營鳥鎗連環不許拘定出數惟令多帶火藥演放其應否停止悉聽臨時號令庶兵丁演放之際不能預

定出數多寡閱時長短雖平常操演亦如戰陣之時積久
久純熟可免臨時生疎又綠營施放鳥鎗均係勝根不能
擒住鎗靶有似開弓之勢過於高仰以致不得準頭且臨
陣之時未見賊而鎗已亂放及賊至而藥已將盡更復慌
張尤非紀律此皆將弁偷情因循未經認真訓練之故臣
嚴飭各營如法教演期於發鎗之勢合式可以盡得準頭
鎗不虛發嫻習於平時庶不致倉皇於臨事其各兵內習
弓箭者打鳥鎗者演習馬上鎗箭者令其每日各照所習
之技在各本營分操逢五之期各營令在一處比試為小
合操逢十之期為大合操除肆試各項外即操演九進十
連環之陣臣親往較閱即以兵丁之優劣驗將弁之勤惰
分別懲奬雖值寒冬不令停止並酌量各提鎮標之大小
令其挑出備戰之兵自二三千名以至一千二百名不等

西安將軍標撫標亦酌定兵數均照臣標認真操演常無
間斷務俾技藝盡熟精嫻計將軍督撫提鎮各標共可得
二萬餘其各協營路額兵多寡不等今定以兵數在三百
名以上者即挑出一半勤加操練計又可得萬餘合之兩
省足有三萬餘訓練精嫻一呼即集之兵將兵丁花名暨
帶兵將弁註定冊籍由各營送臣查驗如有兵丁事故及
技藝生疎者即行裁汰於冊內開除另挑勇壯入冊補額
仍將各營將弁預為派定不派別差專意訓練練兵之員
即領兵之員使將與兵素相嫻習不致臨時兵不顧將將
不顧兵並令教演兵丁之員弁將部領遵　旨酌擬行
軍紀律數條時時告誡提撕俾知臨陣退縮者欲惜命而
不免刑誅奮勇爭先者雖捐軀而終膺卹賞庶幾軍律嚴
明人懷果銳一變綠營怯懦之習俾三萬人咸成勁旅即

此三萬之外不在挑選備戰數內者仍飭隨時實力操演
不令技藝生疎期於無一非可用之兵至軍興之際備帶
軍械火藥帳房馬匹均關緊要在衙鋒陷陣之兵勢難兼
顧必須另兵經營俾免分心此項兵丁亦應早為派定若
干另造一冊將所管軍械鉛藥及看守帳房聲喂馬匹各
差使於每兵名下註明亦送臣衙門查核設有緩急均可
按籍而稽朝調夕發不寘遲滯矣至挑兵入伍之始尤為
吃緊查綠營積弊凡有年衰技劣之兵輒事姑容佔額糜
餉迨出缺挑補時又瞻徇情面以幼丁當充更為惡習臣
抵省以來遇有臣標兵缺必親自驗補並移行各提鎮一
體親驗拔充仍令嚴飭所屬各營員將舊存老弱兵丁全
行革退另募年力精壯漢仗高大之人頂充毋許徇情濫
補其拴養馬匹尤須飼喂飽騰牧放得地毋許剋減草料

缺額瘦臣不時派委妥員查驗如有情弊即行據實嚴參
再臣查行軍之法既有勁兵又資利器乃外省綠營一切
軍械均非利用雖年年查驗無虧仍不免有名無實即如
鎗靶多係松木製成外用硃油徒事飾觀而木質鬆脆不
能堅久臣前在軍營所見鎗靶一經磕碰即有損壞當臨
陣之時損壞一桿即少一鎗之用且鎗靶火機製造均不
合式以致兵丁施放不能合手臣已另給式樣妥為製造
並將鎗靶改為榆木不施油漆期於樸素堅緻施放便利
又如砲位演放不勤即易銹蝕且砲手生疎一時不能得
準至弓久張而不弛豈能及遠又如刀矛鑄造不精鋒芒
挫鈍何能殲敵鳥鎗日久不洗必致火門澁滯豈能擊放
迟捷似此武備廢弛雖有器械猶之徒手也臣幼年早荷

天恩侍直　內廷夙蒙　聖主教導訓示又曾在

軍營學習行走此等事件粗能語悉令荷封折重寄兩省
營伍均係臣之專責何敢少事因循致負我　皇上整
飭戎行之至意惟有隨時查驗勤加講習力為整頓總期
兵精器利人器相習庶幾有一兵收一兵之用至軍行過
雨事屬尋常全在遇雨之具製備齊全伏於携帶若當乘
機進勦之時或因雨濕軍裝延遲烘烤坐失機宜去年剛
塔在烏家堡之事可為明鑒臣已飭各營務將各項營械
預製攜雨油袋妥為備辦庶免臨時周章至如火藥鉛丸
尤關緊要臣前在川鎮時各處均有備貯火藥三年五年
不等出陳易新自抵陝甘通查各營其足備三年之處甚
少加以去年勦賊復有帶缺撥缺現在移行各提鎮查明
實貯之數具覆到日再行通盤籌酌另議具　奏謹將臣
遵　旨籌辦征兵裹帶乾糧並即挑演備戰兵丁及整

理軍裝器械各事宜恭摺　奏覆伏祈　皇上睿鑒

議設循化廳學疏　乾隆五十年　福康安

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奏請添設廳
學以廣教化事竊照陝甘二省回民較多仰蒙　聖澤
涵濡以養以教均沾
丕冒鴻慈自農工商賈而外多
有食糧充伍並且中式武科者每荷　天恩擢用至提
鎮大員至於弁兵人等更屬指不勝屈恭惟　聖主一
視同仁漢回並無歧異惟是回民習武者多而習文應試
之人甚少臣竊以含生負性稟賦無殊當使沐浴詩書通
知禮義則其桀驁之氣即可化其頑梗之風則教導回民
洵為善後之要務臣自莊任以來即通飭各屬每於朔望
召集回衆同漢民一體宣讀　聖諭廣訓俾得咸知孝
悌睦婣並令增設義學延師課讀藉以化迪愚頑近據回

民貢生馬有麟赴臣衙門具呈請設立鄉校以資教讀臣
即面加獎勵准令設立札飭地方官一體實力奉行庶幾
迎其好善之機導以向化之路且人情莫不美於顯榮而
教化端有藉於觀感若使上進有階自必更為踴躍茲據
署循化廳同知達崇阿稱沿關一帶漢民回族戶口日繁
從前河州廳移駐循化時考試一事未經議及雖准赴州
一體應試但距河州窩達有隔至五百餘里者往往憚於
遠涉無志上進回族見漢民如此更無觀感嘗因公下鄉
見童稚中頗有俊秀可以造就成材隨增修義學延師教
讀數月以來不但漢民踴躍即撒拉爾回族亦多有樂從
苟能迎機添置教職一員以司董率每逢歲科考試由廳
錄送並應酌予取進名數俾知榮顯以策後效將見茅檐

部屋絃誦成風即回族民人莫不仰　聖化型敦漸摩
從善實於地方風俗有裨臣伏思讀書明理不限疆圉革
薄從忠必先教育我　皇上誕敷文教雖新疆塞外亦
已比户絃歌況循化廳近隸蘭州該處漢回民人漸漬
　聖化祇因從前未經專立學校教導不先以致愚民無
由觀感似應准其添設學校以資訓迪並請添建　文廟
以彰文教裁撥訓導以資董率如蒙
　文廟移設學署並抽撥文武生員進額各事宜容臣另
行酌議具題為此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

雲南巡撫臣劉秉恬跪　奏為疏濬海口大河疏乾隆五十年　劉秉恬

而杜水患仰祈

聖鑒事竊照滇池在雲南省城之南即名昆明池土人呼之為海周圍三百餘里受昆明六河之水會為巨津附近昆明呈貢晉寧昆陽四州縣環海四畴資以灌溉者不下數百萬頃滇池之水源廣末狹勢若倒流所恃以宣洩者惟在昆陽州之海口大河查海口大河一道自龍王廟歷亂石雞心牛舌諸灘至石龍壩曲折而達安寧富民二州縣滙入於金沙江其大河之外又有子河四道名曰洱源清水新林歸化以洩小清河之水是海口大河為滇池出水咽喉疏通則均受其利壅遏則即受其害猶諸往牖歷有明徵雍正八年曾經前督臣鄂爾

泰設法修濬海口題定歲修銀二百兩用則報銷不用則存貯以備大修之需第查向來每屆歲修僅止挑挖子河去其淤沙其大河各灘或三年或五年動項大修一次乾隆四十二年間因大雨時行沙石沖塞海水倒灌內河以致省城一帶猝被漫溢沿海田禾多遭淹沒維時曾大修一次迄今閱歲已久未經大加挑挖日積月累淤阻堪虞思患預防不可不亟為計者臣於上年冬杪督令專管水利之糧儲道永慧前往查勘就其形勢究其源流海口一河居滇池之下游即昆明六河之尾閭南北兩面皆山所開子河四道原為宣洩菁水而設每遇山水暴漲挾帶沙石奔注大河水過淤停積灘漸高水勢不能暢流而大河轉受子河沖塞之患除子河四道本係年年修治仍飭專管之昆陽州照歲修成例辦理外為今之計欲求滇池順軌必須海口疏通欲求海口疏通必須深挖大河庶得直瀉滇池之水建瓴而下不致倒灌內河為害田疇此固地沁水通籌全局之要務也當將海口河身逐段丈量自

龍王廟至石龍壩止共長二千八百七十五丈視積淤之高低定挑挖之深淺其中水淺之處飭夫下河挑挖水深之處照依北河挖淺之法僱用小船撈挖期於沙石盡去河道深通則上流有歸下流有洩俾濱海之田可收水利而杜水患所需夫價按日計工即於備存大修河工銀內動支總期工歸實用費不虛糜庶以仰副我

皇上愛民務本之至意

請復給墾沙坦疏乾隆五十年　孫士毅

廣東巡撫臣孫士毅跪　奏為請將沿海沙坦仍令給墾陞科以裕民食以清訟案仰祈

睿鑒事竊惟粵東地方每歲所產米穀不敷民食全賴粵西穀船為接濟其故緣粵東山多田少地接海洋其為山佔者十之三其為水佔者又不啻十之四可耕之土本屬無幾而民居繁庶商賈充盈就廣州一府而論需米之多又數倍於他郡倘遇粵西穀船稀到糧價即不免騰昂臣到任年餘情形甚悉向來濱海居民見有漲出沙地名曰沙坦開墾成田栽種禾稻實為天地自然之美利海民藉以滋生者甚衆乾隆元年及乾隆七年前督臣楊永斌王安國等先後條議請給農民開墾陞科經部臣核覆具

准自此凡有沿海沙坦俱經陸續報墾陞科民情稱便至乾隆三十七年尚書裘曰修驗收直隸永定河工程聲明近水居民與水爭地之弊欽奉

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凡有瀕水地面除已墾者免禁外嗣後毋許復行佔耕維

時經前督臣李侍堯撫臣德保飭司詳將瀕海坦畝禁墾不准報承以現無與水爭地情形奏覆此粵東沙坦前開後禁之原委也查自禁墾以後民間視為官荒轉生覬覦其間良懦者畏事退縮豪強者任意侵并始則偷種繼則搶割逞兇滋事皆由此起徒有當官禁墾之名實起百姓爭攘之路並有商民串通濱海爐丁巧借開築鹽漏為名呈官給照居然栽種禾稻並未熬鹽及被告發又變為養灶名色飾詞搪抵農民見其有禁有不禁因此搶業愈多旋結旋翻糾纏不斷官則束手無策下復因緣為奸甚至明禁暗縱民不納賦而吏則取租情偽諱張皆屬事所或有

臣於上年春間奉

命調任粵東清查積案體訪輿情知沙坦原屬無礙水道則訟案儘可逐一清整隨檢查從前李侍堯等禁民墾築原奏係專指內河出水要區恐有礙水道也惟奏案內未曾分晰周詳地方官一時誤會隨將沿海沙坦一概禁止幾同因噎廢食臣於上年同前督臣舒常分路查勘各屬圍基乘便察視地方情形見粵東傍海沙坦與他省濱水地面迥不相同河湖水勢利其疏暢順流若任民佔耕則地勢日狹自與水道有礙若大海之濱洋面寬廣一望無涯並不以坦之有無形其地之寬窄是此等水面距民居不遠宜漲而不塌海洋多漲一分即民居多增一分衛護實無與水爭地之患臣伏查粵東沿海州縣皆有沙坦其近省之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六縣為最多利之所在爭趨若驚與其禁之而陽奉陰違徒滋訟累似不如開之而給求養欲俯順民情以期無誤新漕永資利賴伏查江南運河自山東交界之黃林莊起至蘇州計程千有餘里中隔黃河大江上下運

大學士臣阿桂兩江總督臣薩載河道總督臣李奉翰謹

奏為遵

旨勘籌先行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

接奉乾隆五十年八月初七日

上諭據管幹珍奏查催漕船往來河干諸湖堤壩座溜洞具存或河深而支湖不通或湖中存水不多亦有竟至淤涸者等因欽此臣

聖懷奉到

諭旨當即分委該管水利河務道員各就所屬境內將湖河支幹逐一履勘通籌情形何處應行疏導分別官修民修即速詳籌妥議一面稟覆一面興辦

河分為三道其由支連幹由湖入河情形不同節宣各異
如黃河以北之鄧家運河綿長三百八十餘里雖恃駱馬
湖為瀦蓄而該湖在宿遷之西北承受東省蒙沂白馬諸
河之水山皂河迤下之五柳二閘入運祇能濟運河之下
截其自宿遷以上總以來省微山湖來源為正支本年因
臺莊以至河成三閘一帶水小不足運行且等不得已將
蘇家山水線河開放引黃由勒家河濟運誠如　聖諭
實屬一時權宜之計原非河工正辦水過不免沙停且等
已飭道歷乘此四空潛船未至測量淤淺處所趕緊疏浚
深通並將蒙沂諸水之在駱馬湖以上由盧口壩徐塘口
沙家河入運各處即為堵閉收蓄使來源由陽頭湖而歸
駱馬湖並將尾閭五壩堅閉不開以為瀦蓄濟運之資該
河僅有容水之地支河亦屬通暢惟患來源之減小無患

脈絡之不通北黃河以此運河之情形也其黃河以南之
淮陽運河自運起至於瓜州計長三百四十餘里地形北
高南下專藉洪湖為來源向憲水大不患水小如今歲洪
湖未曾發水實為多年未有之事運河西岸之寶應汜光
壩分洩之水滙歸於湖各湖過水大之年由西岸二十四
港口入運從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湖
蕩歸海近年仰蒙
　　睿謨廣運如過洪湖盛漲悉由東
口下注山盱五壩節宣有制高寶諸湖水勢甚小東岸之
南關車邏等壩堅閉不開下河民田永無水患西岸通湖
各港因河高於湖俱經堵閉亦不使運河之水分洩入湖
惟邵伯迤下湖高以河湖水由西岸以內通湖之二河歟
魚各港入運分注金灣六閘等處歸江東岸則下河一帶

形如釜底常藉運河之水由各閘洞分洩下注灌溉民田
所有兩岸閘座洼洞外高內窪皆以備運河之分洩並不
藉支港而入運總因本年雨澤稀少處處湖河水小多藉
長湖之水分洩以致運道淺滯非湖深而支河不通亦非
湖淺而容納無地此淮揚一帶運河祇有分洩之路並不
藉旁湖支港濟運實在之情形也至於大江以南之運河
則恃江湖為吐納以太湖為來源自鎮江以至蘇州兩岸
支河汊港本多然支港之深淺亦與運道相平高下不甚
懸殊本年因太湖來源不旺江潮亦小夏秋之間兩岸民
田車水灌溉晝夜不停以致運河水勢日淺而無錫陽湖
交界之伍牧洛社一帶地勢稍高水落更覺露淺據該府
稟報約長四千丈應行挑挖　臣等業已派員勘估剋期興
工疏浚以便商賈往來並空重糧船行走此外如練湖汎

洮諸水凡有幹支可通應行疏治可以導引入運者俱在
勘籌辦理所有江南運道情形並　臣等現在遵
籌辦理緣由理合先行繕摺由驛覆　奏
　　陳查勘湖河情形疏乾隆五十年　阿桂
大學士　臣阿桂謹　奏為　奏　聞事竊　臣於本月初七
日自清口啟程由水路至韓莊沿途察看運河水勢尚屬
充餘抵壩回空首幫漕船俱已挽入江境之黃林莊南下
足數浮送惟大泛口等處間有噴沙淤淺現已派員隨時
撈挖十一日抵韓莊撫臣明興因查賑催漕至此十二日
河臣蘭第錫亦自豫回東俱前來會晤臣與之面商籌酌
並細加訪察東省湖河水勢足敷藉蓄泉源支幹亦俱已
疏浚深通無庸再為辦理惟運河東岸有墨河一道發源
於郯城東北墨泉長六十餘里至江境入沂河歸駱馬湖

該河於乾隆十二年開浚現在不免淤塞泉源未旺此河雖係小支亦應一併疏治俾泉水增長入幹歸湖於下游運河有裨又嶧滕有礦石河發源廟山陶溝河發源於平山兩河之水滙歸於陶溝橋南注趙村湖由黃道入橋入運閒段稍有淤阻而趙村湖湖面雖不甚寬大為衆水滙聚之地地勢稍低黃道人橋河前經奏明疏濬應將黃道人橋下落低數尺挑淤出水亦於運河有濟此兩處工程祇須令山東江南地方官河員各為勘明實力辦理毋庸動帑至西岸通湖入運之支幹各河俱經疏浚通順其無關運道之支河汊港因黃水經過一律淤平已無形跡可尋本年雨澤稀少此等涓涓細流雖於湖河無大裨益但於坡水下注時多一貫通之路即多收瀦蓄之益臣與蘭第錫明興酌量惟有於修治道路時兩旁挑挖深溝即以

溝內之土填高道路一遇雨水充足田塍之水盡歸道旁溝內而溝內之水又可通達流入支幹各河源源入湖則田塍既免積潦之患而湖河又收灌注之資為一舉兩得山湖水勢臣前往詳悉履勘測量現在水誌七尺五寸湖面高於運河面四尺四寸查每年春間開壩時消水起至伏秋長水時止消水不過二尺餘寸則微山湖現在所收之水接濟明年新漕似足敷用況該總河商同道員沈啟震擬將獨石山湖不能盡出之水再行設法全歸昭陽湖下注微湖尚冀陸續增長以資收蓄再臣沿途詢問衆民九月十七八兩日得兩深透晚未敢參結實飽綻有收閘閣藉此接濟已種之麥得此兩澤滋培盤根深固長發茂盛未種者亦一律播種齊全民情甚為盥貼所有查勘微

山湖及現在情形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

議移建清口壩工疏　乾隆五十年　阿桂

大學士臣阿桂兩江總督臣薩載河道總督臣李奉翰謹奏為酌擬移建清口東西壩工恭請　聖訓遵行事

竊查清口淤墊上壘　宸衷臣阿桂奉　命來江查勘實由淮水過弱所致業將借黃水以送田空蓄清水以濟重運並於陶莊新河壩尾稍上另開倒溝引渠過水預備接濟各緣由奏蒙　聖鑒查洪澤湖水自築壩攔截後高堰誌橋現存水三尺餘通湖引河又次第估挑一俟湖水蓄高明春重運將臨即可開放濟運惟是舊設清口東西壩工蓄清抵黃為全河最要關鍵該壩原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長四百二十餘丈自乾隆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家莊一帶下注滙清歸

海清水出口路長將東西壩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壩全行展拓迤下一帶河面寬濶水勢紆緩又　奏明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於惠濟祠前建築以逼清抵黃迨至四十六年冬間洪湖存水較小清口口門收窄後湖水仍見消落又於風神廟迤上　奏明添築兜水壩工以為重門關束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四十七八九等年將兩層壩工隨時相機一體拆築尚屬得力本年湖水過小黃水盛漲清不抵黃以致黃水直灌入運雖為近年僅見之事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入運之先設法抵禦查從前清黃交滙處所即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由周家莊下注自通湖引河尾以至濟黃交滙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所設清口東西壩雖較從前已移下四百五十

丈現居適中之地但相距清黃交滙處尚有五百餘丈仍覺稍遠似應量為改移臣等公同相度詳晰籌勘現有之兜水壩在於迴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來清相宜應照舊存留加鎮寬厚即以此壩為來清壩其舊有之東西壩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清巷前建設以之攔黃如遇黃水過大之年即將口門收窄不使漾入如遇清水過大之年迤上兜水壩相機折展此壩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壩做長以攔黃水迴溜西壩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壩攔黃內有兜水壩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之年相機折展收束均可應手得力似屬兩有裨益其惠濟祠前現有東西壩令歲本未折展查風神廟惠濟祠前一帶從前為淮黃並流是以該處河面寬至二百餘丈今黃流北趨專係淮水由茲東注河面過寬清水益覺無力本年因黃流倒漾清口兩腮俱長有於灘現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即過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至五六十丈儘數行走是惠濟祠前現有之壩不妨聽其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層關束更覺有力足以禦刷刷沙再東南兩壩每年恪遵　欽定機宜酌視洪湖水勢大小隨時折展辦有成規惟從前止定有湖水加長拆壩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曾酌定雖蓄洩機宜原在隨時達變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定制以便遵守臣等公同籌酌東西壩口門水深溜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應按照高埝誌格如湖水消存四尺將口門酌留二十丈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宣均屬有制更可永資利賴矣

無乃本年因黃流倒漾清口兩腮俱長有於灘現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即過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至五六十丈儘數行走是惠濟祠前現有之壩不妨聽其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層關束更覺有力足以禦刷刷沙再東南兩壩每年恪遵　欽定機宜酌視洪湖水勢大小隨時折展辦有成規惟從前止定有湖水加長拆壩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曾酌定雖蓄洩機宜原在隨時達變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定制以便遵守臣等公同籌酌東西壩口門水深溜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應按照高埝誌格如湖水消存四尺將口門酌留二十丈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宣均屬有制更可永資利賴矣

陳會勘運河情形疏　乾隆五十二年　阿桂

大學士臣阿桂河道總督臣蘭第錫山東巡撫臣長麟謹奏為遵　旨會勘具奏事竊臣蘭第錫等節次奉　諭旨以東省運河大小修之例有名無實徒為屬員開銷地步又曹單所屬支幹各河本年前經派令明興勘估興修何以為日未久又有停聚新淤之處令逐加履勘核實辦理等因欽此又臣阿桂接奉　諭旨令於前往江南勘工之便順赴東省運河會勘查明確實具奏欽此臣阿桂行抵東省當即取道於沿河一帶會同臣蘭第錫等詳細履勘緣東省運河韓莊迤南及江境邳宿等處俱以微山湖為水櫃從湖口雙閘而出專濟韓莊迤南運道至韓莊迤北係資汶水由南旺分水口而出兼濟南北其南旺塘河因分水口之水自各山而下源源不絕又該處地

勢最高上下兩閘啟閉尤嚴每歲停淤甚厚而汶水北流一遇銜河水長不能抵禦倒灌入口臨清塘河亦易受淤且每年伏秋汛內山泉出運水挾沙行如濟寧彭口暨大迮口等處每發水一次則淤墊一次非加挑挖重運經臨憲致淺阻而期限緊迫所設額夫不敷分挑不得不動項募夫挑辦此運河大小挑之所由設也本年運河一帶雨水優沾曹單支幹各河疏濬深通微山湖收水已逾定誌湖口雙閘出水較大土牆下注雖以大泛口等處素號砂礓難挑亦因微山湖水勢暢達大資濬刷沙淤較少而汶泗諸水來源盛旺臨清塘河既未倒灌濟寧塘河亦停淤甚淺臣等復溯查運河水大之年挑工必少如乾隆四十六年豫省曲家樓漫口時濟寧以南水勢浩瀚四十七八兩年內即未經興挑本年運河水既充裕無窒淺澁自未

使仍照向例大挑致滋浮冒臣蘭第錫前在豫省曾向臣阿桂言及此事今臣等復奉　旨會同查勘自臨清以至臺莊按現存水勢逐一打量互相比較內除臨清濟窒及大汶口等處現在沙淤既少應同各汛長河內高低不平之處均派令額夫挑辦毋庸請動錢糧外惟勘得南旺塘河該處本屬水脊停淤復厚又彭口一塘因夏秋河湖水大山水出口為之頂阻亦多停淤以上二處臣等再四勘度必得及時挑挖庶明年無碍運行查向過大挑之年除將額夫儘數調撥挑挖尚需動用銀一萬七千二百餘兩今止將南旺彭口二處確切估計於額夫分挑之外實需銀三千六百二兩零較向年少用銀一萬三千六百餘兩所有挑工夫價仍照向例交各州縣名募承挑工員亦無從稍有冒濫至南旺所築大壩係在運河東岸分水口之內蓋冬令以前汶水正資濟運不能多為收蓄是以必俟田空全過濟窒方得於分水口內築壩收入蜀山馬踏等湖以備春初開壩鎖水之用並於春夏汶水稍弱時宣放以資接濟該湖水誌以一丈一尺為率現在湖水較定誌尚少二尺四寸是該壩籍以蓄收汶水原專為挑工而設自應仍行堵築況每年築壩興工之時已及深冬守凍之候維時即不斷壩舟撐亦不能行走臣蘭第錫等現復派員於沿河上下曉諭各船戶上緊儹行儘數趕出閘河俟臨清北河冰合之時再行築壩不致稍有阻碍其應挑工段內　恩諭毋事苛求此乃出自　皇上逾格鴻慈而年歲偶有不齊原非可一律而論在各省督撫大員深受　天恩簡任斷不敢稍存欺飾第恐不肖州縣有所藉口遂濫收湖雜之米率意兌交而胥吏人等復從而舞弊作奸均不可不防其漸臣查米色之紅白本乎

天時而米質之乾潮由乎人力如果各州縣平時查看倉廒認真修理而於徵米時並無浮收儘令將篩揚潔淨之米照數交納在小民實在樂從及上倉以後再加隨時查看設法晒晾則兌運之米必不致稍有潮濕庶運於京倉可以歷久積貯即旂丁領運在途亦得免霉黑折耗之累伏懇　特頒諭旨　勅下有漕各督撫嗣後務須督飭各州縣徵收乾圖潔淨之米交兌運通遵照乾隆二十四年原奉　諭旨不得擅行援例陳請即偶爾遇雨水失調之年亦必竭力風篩晒晾並令各該州縣出具並無潮米甘結由各糧道加結申送臣衙門存案總所有界壩土格務於工竣後督飭全行剷淨不任冲卸入河臣蘭第錫臣長麟亦惟有隨時查察切實驗收仰副　聖主慎重漕運體恤商民至意至本年明興勘挑支幹各河俱在運河西岸徵山湖止游曹單等處本屬無源之水俗呼之為坡水一遇大雨時行溝澮皆盈由該河歸於南陽昭陽二湖下達徵山湖收蓄迨至秋冬悉成乾涸每當坡水冲刷亦時發不但田閒淤泥隨之而入即兩崖鬆土經水冲刷亦時有塌卸是以俾淤在所不免然各該河原為疏消田中積水例應民修在興情本所願為今年因工程較大蒙　恩借帑興挑分年攤征完款奉有　諭旨令臣蘭第錫臣長麟督飭地方官實力疏濬每年將有無淤塞之處具奏一次臣長麟因恐日久地方官奉行不力又奏請酌定處分荷蒙　准行在案臣蘭第錫此次由豫工前來臨清沿途察看凡各河閒有新淤之處已經逐加疏濬一律深通又支幹各河內有陶北河一道係在直隸河南境內

而趙王一河亦界直隸山東二省本年俱經挑挖深通應請即照東省之例與該督撫每年將有無淤塞之處一併查明具　奏庶地方官知所責成自必隨時查落於水利民田兩有裨益矣

乾隆五十二年　　毓奇

陳漕務事宜疏乾隆五十二年　　毓奇

奏為敬陳漕務事宜仰祈　聖訓事竊臣仰蒙　皇上天恩畀任總漕重寄數年以來屢荷　聖慈指示凡儹運培丁各事宜無不勉力遵循次第料理而其中有今昔異宜必須斟酌變通務期歸實調劑者謹就臣管窺所及為我　皇上陳之竊照漕糧米色為國計民關例須乾圓潔淨庶可歷久儲積前於乾隆二十四年江蘇漕糧因被風潮米色未純欽奉　諭旨米色乾潔堪以久貯者許其通融交納紅白蒸收不得

援以為例又浙江米色亦難久貯復奉　旨以倉儲關係重大逾格邀恩視同常事將來勢必至無所底止此次暫准另倉收貯嗣後務一例乾圓潔淨不得濫行呈請揀例兌收以致折耗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於體恤民隱之中仍寄慎重倉儲之意上年蘇浙兩省因霉信早寒米色未能全純復經各該撫臣奏蒙　聖訓期米皆乾實永無潮蝕之弊庶可存倉久儲實於　天儲丁力兩有裨益至於江南省江淮興武二衛所屬旂丁有運丁快丁之別運丁管駕漕船快丁向不簽運嗣因該二衛運丁並無賠運屯田於乾隆二十三年經前漕臣楊錫紱題准運快一併勾簽隨經兩江總督臣高晉以快丁不諳駕運奏明准令快丁繳貼運費給伍丁代辦每年應貼給銀一百三十兩如船逢大造之年貼給銀三百兩若遇風火事

故即責成代辦之丁賠補與快丁無涉歷年道循在案在立議之始原屬兩得其益無如近年以來快丁有貼費之名而運丁未收貼費之益頻年拖欠催繳不齊蓋緣快丁分隸各州縣管轄非衛守備所能徵催而各州縣以無關考成之事亦未能認真催解其中奸丁抗繳以及書役侵蝕均所不免臣叠檄嚴催並行令江安糧道徹底清釐據報查明節年快丁貼費銀七千七百餘兩其本年應繳貼費除已完外尚有四千三百餘兩未經繳給似此年復一年則代運之丁疲累日深恐致有船無丁亟宜立法整頓查江西湖廣等省屯丁應徵餘租津貼銀兩前因催繳不前經臣奏准部議照正項銀糧例開報經徵考成議處在案今江淮興武兩衛快丁應繳貼費關係濟運實與餘租津貼無異相應請　旨嗣後江興二衛快丁貼給運造

丁費即照餘租之例責成該管州縣實力催繳定限以州縣奉到糧道提發快丁之日起限於幫船開行過淮之日為止即舊發貼運之丁按年繳貼者亦以開行過淮之日為止由糧道提催齊全解至淮安盤糧廳當按名散給如所繳貼費未能按限全完即查明經徵州縣先行摯解開參其欠繳貼費即令經徵不前之各該州縣賠補以憑濟運如此嚴定處分則州縣自顧考成可免膜視而丁船駕運有資無累疲乏實於漕政有裨如蒙　俞允即自今冬新運為始其節年各丁舊欠銀兩一併勒限分年追給以資帀運再各省運丁例支月糧米石除江廣兩省向係全支折色外其江蘇山東河南並浙江之江淮興武三府屬各幫均係半本半折支放惟江南省之江淮興武二衛軍船十八幫應支本色月糧例派上江之徽寧滁和

池廣等府州屬支領於康熙二十八年因該府縣地方不通水道支運維艱題准改折每石定價銀八錢解道放給又浙江省之寧波紹興台州溫州處州金衢嚴州等衛軍船十二幫例支月糧於順治十三年因八府不通舟楫題照時價徵銀解省買米給軍復於康熙十年照厥石價折銀每石一兩二錢徵給是以各該幫軍丁所領月糧雖有一半本色之名實則全支折色在從前定議之始按時折價原數買食迄今百餘年來　聖朝休養生息生齒日繁米價昂貴所領一石之價僅數買數斗之糧該幫丁等均係挽運正供而本折不同未免日形疲累若令各州縣改徵本色雖非額外加賦但小民之輸納相沿已久未便更張似應另籌米款撥抵查鳳陽淮安湖州等幫應支一半本色從前亦係全行折給經前漕臣楊錫紱德保鄂寶

及臣等先後　題奏改撥本色在案今臣飭據江浙兩省糧道詳查米款別無餘剩惟思藩司衙門地丁南米等項米款繁多向於支放兵餉之外多有餘剩或係折價報撥或係變價充公似可改為各幫本色之用但所餘數目若干是否足數撥臣衙門無案可稽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米糧時價不同運丁新滋疲累　勅下各該撫臣率同藩司糧道確查每年額徵各本色米款內如有本款支剩以及存貯變價之米即照各該幫應支一半本色之數改撥應用仍將各邵應支折價解歸藩司抵款一轉移間民賦不加庫項無碍而運丁得受本色之惠永無疲乏之實頌　皇仁於勿替矣

皇清奏議卷六十七

一各屯番丁宜設立屯弁以資管轄也四川屯練兵丁額設屯土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一百餘員今臣臺灣番屯

升目無需似此之多祇應仿照其例量為設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當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為交納社餉但此等通事積年充役係地方簽派本非番人同類未便用為升目內撰其曾經打仗出力及番社素所信服者如岸裏社潘明慈之類揀選拔補於南北兩路額設屯千總二員統領番衆屯把總四員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處設屯外委一員花名圖冊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將各屯事務交北路協副將南路營參將就近管理該番等素嫻技藝非招募新兵可比應請照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操演點驗屯丁拔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管轄詳報督撫給與劄付報部存案經管六年後如果董率有方曾著勞績由鎮道核明詳報督撫加一等賞給職銜以示鼓勵倘所管內有生事廢業之人及苦累番衆情弊即行咨革

究處遇有事故缺出仍揀選番社悅服之人詳報拔補一屯丁屯升毋庸籌給月餉應酌撥近山埔地以資養贍也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節經勘定界址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牡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佃耕漸成熟業以致爭奪滋事控案甚多前經富勒渾奏明專委鎮道確切勘丈尚未詳報即值逆匪滋事現經臣等提卷核查共計丈出已墾埔地一萬一千二百甲均應查明民墾番墾分別升科辦理此外尚有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鬥及互控結會案內抄沒翁雲寬楊光勳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餘甲統計抄沒未墾及入官荒廢埔地八千八百餘甲均屬界外之地逼近內山任其荒廢地利既屬可惜而愚民趨利如鶩亦難保無

越境私開情弊應請將新設屯丁四千名每名撥給埔地二甲千總每員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今其自行耕種責定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冊繪圖通報立案以備稽查屯丁出缺即挑其子弟充補承受田畝如有私行典賣者照律治罪追賠契價充公其地仍歸番社再查臺灣各社向例交納社餉所種田畝租賦蠲免徵收所有撥給埔地應照番田之例免其納賦以示體恤毋庸另行籌給月餉

一清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也查臺灣東面倚山地方寬廣從前因淡水彰化二處墾闢日增另行畫定界址設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佔墾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仙地耕種價值稍輕者謂之租賸價值稍重者謂之典賣熟番等歸化日久漸諳耕作祇以業經典賣

與民無由取贖是以各處番地不特嘉義以南多有侵越即淡水等處續定土牛之界亦成虛設臣福康安追勒賦畝時周歷全郡所過近山地方良田彌望村落相聯多在與圖定界之外舊設土牛並無遺址可尋從前設立時不過墾土作堆漆草塞責本非經久之計此時若不將埔地徹底清釐事過境遷界址必仍滋清混臣等悉心籌酌除未墾荒埔五十四百四十餘甲撥給新募屯丁外其已墾之一萬一十餘甲自應分別辦理查臺灣徵糧則例仰蒙

皇上優卹海外民番　恩旨概免徵租賦於番業則概免陞科該查民人租賸之地無多原係民為佃戶番為業主自應同番社田畝一體報陞第民買番賣斷與民者既非番業即應令民戶一體報陞第民買番地之後所費開墾工本原多又有每年抽給番租之例若

在微收本色民力未免拮据應照同安縣下沙科則按甲計畝微銀免其納粟仍出示曉諭番社使知租額無虧俾得永資生計民人等藉有納賦明文世守其業亦可永杜爭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聊嶺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逐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荒而游民又無歸宿應請照新定民壯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此時正值農忙之際未便紛紛履勘應令該處民番將租賦典責地畝先行呈報一俟刈獲登場臣徐嗣曾專委大員前往抽查分別辦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後即以所墾地方為界監立界石大書深刻俾人一望而知仍交與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時周歷巡查有越界私墾即行從重治罪

一屯丁習用器械應令自行製備報官查驗也查番民打牲捕鹿所用標鎗鳥鎗竹箭器械不一均屬犀利即如岸裏社番善用鳥鎗隨官兵打仗殺賊最為賊匪所畏一切器械均可毋庸製給但現在嚴禁民間私藏軍器屯兵所用鎗箭亦應官為點驗以備稽查所有新設屯丁四千名不必照綠營之例拘定鳥鎗兵若干名弓箭兵若干名祇以該番習器械為准呈報總用兵逐加印烙編號備查每年令總兵巡查之後點驗一次如無火烙印記即照民人私藏軍器之例一體治罪

一屯丁徭役酌予優免以卹番力也查臺灣各社熟番質樸循良最堪憐憫從前文武員弁出差巡察無不調撥番兵背運行李其餘如地方興築遞送公文等亦皆社番應役其勞苦急公之處較之臺灣民人不啻數倍今既挑補屯丁各令在要隘地方分屯防守遇有搜捕盜賊等事又須聽候征調所有一切徭役應請免其派撥累之事令該鎮道實力及理番同知不加體卹有苛派擾累之事役使倘地方文武訪查嚴行參究以上各條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悉心籌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議西藏善後事宜疏　乾隆五十四年　鄂輝　惠齡

成都將軍臣鄂輝四川提督臣成德謹　奏為　天威震攝巴勒布侵佔藏地全行收服該番目現已畏罪輸誠設警定界遵　旨酌定善後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查巴勒布又名科爾喀地處萬山之中在後藏西南一隅該番等住耕遊牧之外半以傭藝謀生並有販運糧食貨物來藏貿易者歷年交易以通向來和好無嫌惟夷情重利忘義偶以小番等稅鹽錢物之互相爭衅而啗事布倫等不知體察任聽第巴等縱恣妄為並不妥為經理遂於乾隆五十三年六七月間侵犯後藏邊界仰蒙　皇上派臣等督師申討官兵用命奮勇前赴原期掃穴犁庭以揚威武乃大兵甫臨其境小醜旋即退避遂將所佔地方全行收復自此藏地救盜邊疆永請此皆　聖天子德威遠播故能使從未向化之野夷傾心歸服臣不勝慶幸之至惟藏地噶布倫等安於苟簡諸多廢弛自當亟為整頓臣等謹遵　訓諭酌定善後事宜列款具　奏伏候

聖裁

一後藏應酌撥綠營官兵以資防衛而壯聲威也查扎什倫布為班禪額爾德尼住錫之地其西南一帶毗連已勘布等外番部落相距前藏千有餘里道途迢遥自應因時

制宜量移官兵駐劄查前藏向駐綠營官兵本有五百十員名該處人烟輻輳且有駐藏大臣彈壓稽查儘足以資重鎮若於扎什布倫地方酌派官兵分駐不惟足資保障而於前藏聲氣益臻聯絡臣等公同酌議求臺察本多及江卡石板多三處原設之兵本多而石板多駐有都司一員此一帶地方狹為窎遠該處營官商卓特巴等亦俱知遵奉法紀所駐官兵不過防範地方接送文報之用似可無需多兵致令閒曠令擬以察木多抽撥外委一員兵丁六十名江卡抽撥兵丁三十名石板多抽撥都司一員兵丁二十名前藏抽撥兵丁四十名即令抽撥之都司外委管領移駐後藏再馬兵內挑拔二人作為軍功外委隨同管束如果始終勤慎巡有缺出即行拔補所有官兵應得各項俱應照西藏官兵一例支給如此量為轉移不惟兵

歸實用且免內地添派之煩而口食亦不致拮据矣後藏既經移駐官兵至前藏一路亦應須添設塘汛以達郵傳計前藏至後藏一千餘里酌分安塘汛十二處若以綠營兵丁安設則力又分且滋繫費所安各塘不過以備馳遞文件之用只可以唐古忒番兵四五名就地添設並交噶布倫等辦給口糧均令駐防後藏都司隨時稽查管束以專責成

一後藏之拉孜薩克噶脅喀爾一帶例應唐古忒番兵防戍並宗喀濟嚨聶拉木等處均宜修築戰碉以資防範也查自後藏以至巴勒布番界尚有一千數百里其拉孜薩克噶脅喀爾三處地勢最為扼要為當添設唐古忒防兵方足以壯聲勢應於拉孜地添設唐古忒番兵二百名並派第巴二名管領按一年一次更換其派來防守之兵均

一全藏唐古忒兵丁遵　旨酌定操演技藝以資防護也查藏內雖有唐古忒兵丁之名向不操演以致臨時毫無紀律又查西藏番兵皆以耕牧為生不便令其照官兵常時操練但不定期演習竟致武備不修殊非體制臣等現飭噶布倫戴綱等按其寨落編定數目前藏應派唐古忒兵丁八百名後藏應派唐古忒兵丁四百名均於每歲秋收九月望後至十月底止隨同駐防綠營兵丁一體習練事畢令其各回本寨照常安業如此更番教演年復一年既可造演成材以資防禦又不致有妨農事實於藏地有裨至操演鎗箭之法必得指教之人查前後藏現設有綠營官兵即於此內挑取技藝純熟千把弁兵數十名充為教習令其分領唐古忒番兵逐日練習每年令駐藏大臣親為較閱擇其學習純熟者酌加獎賞用示鼓勵其教習之弁兵亦察其所教番兵材技之優劣分別勸懲如此

隨時考核則人人咸知奮興而番兵自必日增起色惟唐古忒之兵向無錢糧今定於派出操演日起至散操日止令噶布倫等於伊等辦事噶沙克公所酌定按日給與口糧以免番衆自帶之累並著駐藏大臣時加查察毋許短發又達木之兵原係額魯特根枝自青海撥來向住達木角地方離藏較遠皆以游牧為生未便照唐古忒番兵調來操演若聽其自為演習仍屬無益查前藏本有輪派應差達木兵八十名向係隨時換班今即以此項應差之兵改為一年兩次更換交綠營將弁歸入操演番兵數內一體教習仍照舊供支並交駐藏大臣於操演之期同為較閱示以獎勵至噶廈現擬添駐番兵又宗喀濟嚨聶拉木原有番兵應交該處戴綱等遵照前後藏之例一體按時操演仍令後藏都司就近稽查以收實效再番兵等操演畢仍即妥為收貯以期武備修明

操演器械率多未備著達賴喇嘛商上暨噶布倫等查出修整凡遇操演之期即行按名給領操演事畢仍繳還收貯或有損壞立即修補毋許勒令番兵賠補致滋苦累所需藥彈查此次派調官兵隨帶藥彈除扎營挈手揚威搜山施放外尚有餘存已飭撤回官兵運交西藏遊擊衙門收貯應即准於此項內照操演兵數日期扣數借給並酌定工料價值令噶布倫等於公項內照數繳還駐藏遊擊衙門遇便解省代為配製隨由駐藏官兵應用藥彈搭解來藏隨時發給應用又查達賴喇嘛山上存有大小鐵炮二十餘位詢之收存已久平時並不操演惟每年正月懸掛　佛時抬出施放一次謂之逐疫查炮位係軍火要器容臣舒濂普福查明其中如有損壞者應行銷燬其堪用者編定號數嗣後凡遇操兵之期令綠營官兵帶領番兵

試演準頭學習施放演畢仍即妥為收貯以期武備修明一西藏糧臺應建倉備儲以濟緩急也查內地州縣皆有倉儲誠屬有備無患之計今西藏達在極邊處處吡連外番凡兵糧武備所關尤要此次巴勒布滋擾後藏邊界調派內地官兵前來噶布倫等不能先事預籌以致上煩

各兵應關餉銀內照買價銀作扣總以六千石常儲為額亦不必過多積存以免霉爛之累倘遇有夷務邊情可資接濟至拉里察木多巴塘裏塘四處亦皆各有糧員且係通藏大道而察木多猶為川藏適中之地向設將弁兵丁在彼駐劄凡遇官兵經行尤須按站支給裹帶若由內地運送需費較多應即欽遵　諭旨一體儲備以期積少成多酌定交該糧員按地方情形不拘米穀粞麥每處採買五六百石積儲俟買足二千石後亦當設法出陳易新方免霉變第查該處兵丁無幾不能仿照西藏一體辦理是以酌定即交該處第巴土司按二三年一次出易仍責成駐藏大臣暨該管各上司留心稽察如有不肖糧員短價勒買侵漁滋弊者即予嚴參治罪從此臺藏俱有備儲不獨於軍旅有裨且足以壯聲勢至所需糧價及修建倉

廢之費應請即於臺費項下核實支銷毋許稍有浮冒實
於邊務大有裨益
一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辦理事件應酌定章程並補放
第巴無論缺之美惡均當親往辦事以杜規避而專責成
也查西藏舊規凡補放堪布喇嘛在衆喇嘛中挑取熟習
經典者補放本與政體無關原可不必駐藏大臣商辦至
差遣堪布囊素赴京進　貢並赴內地購辦物件往返需
時且往來更有夾帶貨物之弊應請嗣後均由駐藏大臣
會同達賴喇嘛噶布倫等揀選妥人給與護牌將需用夫
馬酌定數目註明牌內沿途照牌交給以杜騷擾再西藏
所屬寨落設立第巴管理缺分甚多其間美惡不齊然皆
有地方應辦之事訪詢從前陋弊若遇好缺則所放之人
親往辦理若其缺苦寒或係偏僻之處則係家丁代為照

料而本人竟自安居在藏此等積習實為誤事之由臣等
公同商定飭令噶布倫等嗣後無論美惡缺分一經補放
之後即令該第巴親往管事毋許逗遛不前更不許擅自
差派家丁代理臣舒濂普福仍隨時查訪倘有復蹈前轍
規避誤公者立即黜革另行補放倘該噶布倫等徇情蔽
混查出一並治罪如此則無論地方之遠近與夫缺分之
美惡均得本人親身前往查辦番民自歸安貼矣
一駐藏大臣暨噶布倫等當按年親往後藏各處巡查一
次以重地方也查後藏係班禪駐錫之地現擬於該處添
設官兵防戍必須駐藏大臣隨時稽查彈壓方為有益且
等公同商酌嗣後應於駐藏大臣二人內按年分為兩次
輪赴後藏就便前至各處巡查親加操演分別勤惰用畫
體制以示威嚴再查前後藏番衆散居各處向設大小第

巴不下二三百名分管地方皆歸噶布倫等總理其在近
藏之區尚易稽查而相距窵遠之處耳目難周遇有事件
惟據該管第巴之夷信即便聽從該第巴等賢愚不一平
日能否管束番民與夫聲名若何亦皆置之不問遂至因
循成習日見蟄弛自應亟為整理以挽頹風該噶布倫等
身任領袖總管地方乃平日安居在藏從不親往各處巡
查即如巴勒布侵犯濟嚨聶拉木等處雖離後藏稍遠究
係西藏地界且有唐古忒番民居住設立第巴經管及詢
之該噶布倫等均不知該處地形復查詢戴綱等亦僉稱
從未到過以此類推可見歷來無人經理之明驗請嗣後
飭令噶布倫等四人內每年輪派一人於春秋農隙之時
親往各處巡查一次遇有番民事務隨處查辦如第巴等
或有貪苛不法之事即行稟明革究另選妥人更換如此

定以巡查之例則地方一切情形皆可周知即有不肖之
第巴頭人亦不敢任性妄為實與藏地大有裨益
一駐藏大臣應同居一處遇事商同辦理以期公務有裨
也查前奉　諭旨令臣等辦理善後之事將駐藏大臣
二人仍前居住一處核定奏聞仰見
極為允當臣等恭繹　聖諭從前駐藏大臣二人原係
同居一處自珠爾瑪特納木扎勒滋事以後將伊之房屋
入官該大臣等始行分駐兩處實於辦理公事未為周妥
查前藏之撒穆珠康撒爾住房即係從前珠爾瑪特納木
扎勒舊居足敷二人分駐且同居一處凡有公事即可隨
時商辦尤為慎密而於管束家人跟役互相稽查均屬有
益臣舒濂普福現即同居撒穆珠康撒爾院內諸事和衷
妥辦嗣後駐藏大臣均應欽遵　諭旨同住毋許私相

遷移倘日久再有分駐者一經查出即行究治
一西藏貿易外番應著噶布倫等公舉妥實第巴協同該
處派來頭目善為撫馭以備稽查也查西藏市集多係卡
契番回並巴布之人向來貿易從不加以
考查該處雖派有頭人在藏管束而番夷雜處奸良莫辨
藏地之人又復性情貪鄙往往逢兗則懼過軟則欺如巴
勒布在藏倚工貿易之人竟有被已故噶布倫熬詐本望
扎納勒服強買情事自宜專委安人協同經管庶可永久
相安臣等欽遵節奉
諭旨督同衆噶布倫悉心籌酌
應請嗣後選老成第巴一人協同該處派來頭目專管卡
契回民暨巴勒布二項平日善為撫馭不許互相欺壓有
爭角爭競之事即便秉公調處並於年底將外番在藏去
來人數密為查報仍責令噶布倫等隨時訪察倘有第巴

頭人等官升兵役倚勢勒買苦累外番者即據實回稟駐
藏大臣嚴拏究治如此撫馭陰寓稽查則內外番夷均知
感畏可期市集流通無復有欺凌結怨之事矣
一漢番爭訟應酌定條規以昭公慎也查西藏遇有爭訟
之事向設有管理刑法頭人番語呼為朗仔所轄凡犯罪
者俱照唐例分別重輕罰以金銀牛羊即行減免查唐古
忒番人自相搆訟原不妨聽其照夷律罰贖完結若事有
關係亦當究辦至番人與夷民並外番及西寧等處回民
爭訟尤當秉公剖斷方為允當若概交朗仔照本處番例
議以罰贖難保無偏護高下情弊或辦理稍有不公必致
滋端釀釁是以臣等告知達賴喇嘛暨噶布倫等嗣後除
唐古忒番人所犯私罪仍照舊發交朗仔按情法辦外至
有關涉漢回外番及別項公罪之事無論大小輕重均令

該朗仔呈報駐藏大臣按派妥幹文武會同審理秉公剖
結存案毋許任意議罰致滋枉縱
一後藏抽收巴勒布稅項應量為酌減毋得任意苛索也
查聶拉木濟隴絨崖三處均與巴勒布界連為往來貿易
衝衢其抽稅之時非獨藏地為然即藏民營販至彼亦皆
按貿抽收現在巴勒布來藏貿賣匠工人等亦有該處頭
人在藏收取稅銀此處性惟利是圖不肯線毫疎漏之情
形也通來販運日多第巴等收稅漸增訪詢巴勒布駐劄
貨物來藏其抽收稅項竟加至十分之一遂至互相爭執
釀成衅端前經臣巴忠將多宗起衅之第巴　奏請治罪
嗣後往來交易尤當定以規程且等督飭衆噶布倫並查
詢巴勒布頭人詳加曉諭西藏為
　天朝所屬不妨厚
施溥飲以後稅項止准減半收取仍令噶布倫等譯出唐

古忒及巴勒兩處番字勒碑界所永遠遵循並令駐藏大
臣不時留心密加察訪倘有不肖第巴陽奉陰違仍前多
取滋事者即行拏究嚴行懲治如此則利有攸往番民皆
載馳載驅共沐
　聖治寬大之恩於無既矣
一藏地銷售鹽斤應分別高低酌定價值並抹派妥人經
理毋使搶假滋弊也查巴勒布地方素不產鹽全賴西藏
扎野元登卡擦噶所出鹽斤易回食用其鹽係於山谷砂
土之中挖出窮番背負行銷並非設有棧店可比而此鹽
本不潔淨其中更有搀假膠混者今
　旨等督飭噶布倫等
並查詢巴勒布頭人將前項情節逐加開導嗣後發運鹽
斤務於小番等挖出之時即交該處第巴查驗成色分別
高低酌中定價倘係易換糧食貨物亦須按值定價不許
令售者於定數之外故昂其價如該第巴等敢於勒賣勒

買一經查出或被告發即嚴行究治

一臺藏官兵應酌定額差應役數目以實操防並嚴禁弁兵僱役番婦以肅軍紀也查西藏防兵本為鎮守番地而亦須酌定數目庶免藉故偷安查駐藏大臣衙門向來抽取官兵應役均無定額若上司衙門使令多兵則將弁以下亦皆從而效尤邊防戍守較之內地營伍尤為要緊不可不限以定制臣等遵　旨公同酌定嗣後駐藏大臣衙門每處官役字識人等不得過十五名守備不得過十名千總不得過二十名都司不得過十五名守備不得過十名把總每員酌定跟役二名弁兵八名筆帖式酌定六名千總每員酌定跟役字識兵丁四名把總每員酌定跟役二名糧員衙門員衙門酌定兵丁公理番司員筆帖式有經管營需之責亦應量為派撥司理番情司員筆帖式有經管營需之責亦應量為派撥司結存案仍留心查訪如有狃於安逸勤始怠終甚或行止不端貪婪騐縱立即革退懲治另為揀補

一駐藏理藩院司員專司藏地番務駐藏遊擊亦係三品大員應請給予關防以昭信守也查西藏由理藩院派來司員承辦達木額魯特及三十九族番子事務其遊擊統領弁兵五六百名駐藏惟自派設以來向未議給關防凡遇行調催徵支領若無印信難以取信可否仰懇　聖恩　勅部鑄給辦理西藏番務章京關防一顆俾呼應較靈於一切緩急公務實有裨益

一噶倫喀爾新設戴綱其缺甚為緊要請揀例賞給號紙以專責成也查宗喀濟嚨囉拉木等處遠在噶脊喀爾數百里以外地處極邊為巴勒布往來門戶其收稅行鹽等事均關緊要必須妥人經理方免岐端除現飭令噶布倫等揀派妥幹第巴三人分頭妥設又選老成能事戴綱駐噶脊喀爾地方統轄宗喀濟嚨囉拉木三處令其就近稽除陋習

查第思統轄該三處之戴綱一缺較他處實為繁重從前
西藏阿哩地方之第巴因缺分緊要經　欽差大臣班
第　奏准由部頒給號紙承領收執在案今噶脅喀爾戴
綱經理邊防尤為要任應請照阿哩第巴之例由部發給
號紙以專責成該戴綱三年之內如果勤慎辦公邊防安
貼由駐藏大臣加以獎勵俟有噶布倫出缺即行　奏請
陞補以示優異倘敢疎懈廢弛立即革退治罪如此責成
既專邊疆可期永靖矣
一請酌添賞需策勵各兵以昭激勸也查西藏向有賞需
一項係掌　皇上軫念遠木官兵素無錢糧今將三十
九族每年所交例馬銀三百九十餘兩貿辦緞疋烟茶銀
牌按年獎賞遠木官兵一次之用此外再無別款今既議
添設唐古忒番兵按期操演而駐藏大臣每年應親歷巡

查雖養廉豐厚自當獎賞究不能遍示鼓勵若不量其優
劣多為獎勸不足以興奮衆鼓舞之心合無仰懇　聖
恩於原有例賞達木官兵銀兩之外再於川省閒款內每
年加給銀五百兩交與總督衙門飭辦緞布烟茶銀牌等
項遇便捎解赴藏隨時賞用以廣　皇仁仍將如何分
賞之處據實造冊按年咨送總督衙門咨部查核
一來西臺站應畫分內外經理以速公務也查自打箭爐
出口以至西藏一切事務向歸駐藏大臣管理查裡塘巴
塘與川省較近而駐西藏遠隔數千里之遥遇事往返批
行實屬艱長莫及況巴裡二塘皆有土司管理原非西藏
所屬似應就近畫分綜理俾免貽延但等酌議嗣後自南
墩迤西一路凡屬西藏所管之地遇有大小事件仍照舊

提督衙門就近備辦至江卡乍丫察木多並移駐後藏各
營汛臺站官兵統歸駐藏大臣總理其巴裡二塘安設塘
汛官兵就近歸川省阜和協副將兼轄此後凡有地方事
件在南墩以西者稟報駐藏大臣聽候核辦在南墩以東
者由打箭爐文武稟報川省將軍提督衙門核辦如此各
有攸司則內外皆得隨時整飭軍務咸歸妥速矣
一派駐藏文武官員三年期滿請援兩金川屯員邊俸之
例量予陞擢用示鼓勵其挨班官兵應揀派幹練之人以
重地方也查自打箭爐出口以至西藏向於川省文職內
派委州縣丞倅分管裡塘巴塘察木多拉里前藏糧餉事
務武職派撥遊擊都司守備千把帶兵分駐巡防均按三
年一次更換向未定有邊俸陞遷之例在在冰山雪徑路
統羊腸且有彈壓番民巡防夾壩之責該文武等官遠役

三年往返幾及四年其中不之撫馭有方任勞出力之人
向來期滿回任並無保題陞遷之途似於鼓勵之道不無
稍缺伏查兩金川營屯各員三年報滿例應保題陞用是以人知踴躍而松潘及打箭爐沿邊各
缺亦有五年推陞之例今西藏臺站文武各官奉差遠戍
程途什倍金川地方更為寒苦且經理尤關緊要若不量
予陞遷未免向隅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嗣後駐防臺
藏文武等官請照金川營屯果能撫輯番衆勤慎操防急
公任事者亦當循例於三年期滿更換回任時由駐藏大
臣出具考語　奏明咨送本省將軍提督考察准于保
題照邊俸報滿之例一體陞用其循分供職者照舊撤回
本任倘有懈於操防廢弛不職甚或縱令兵役滋擾苦累
番民者即行參辦以昭炯戒至把總外委微末員弁如有

勤慎出力者亦須酌量起拔急玩者隨時責革如此明立勸懲則凡有志向上之員自必情殷報効奮勉爭先而文武同心協力共相整飭洵於臺藏邊防均有裨益以上整飭西藏防守各款臣等遵　旨悉心籌酌逐一告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極為感激除俟　聖明訓示到日欽遵繕寫番文譯諭衆噶布倫及戴綱第巴人等一體知悉各令恪遵現定章程妥為經理外臣舒濂普福等更當隨時隨事實心整飭常以攘外安內為念以仰副　皇上天下一家永安藏地之至意

籌議運銅事宜疏乾隆五十六年　郭　㷜

四川總督臣孫㷜跪　奏為遵　旨籌議銅運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奉　上諭以滇省辦運京銅程途遥遠令臣於銅船到境時派委勤幹道員照料押運出境並令籌定章程妥議具奏臣隨將派委道府護送緣由先行恭摺覆　奏在案伏查銅鉛運京水程幾及萬里而川省為首先登舟之地辦理尤宜詳慎惟川江水勢與長江運河情形迥別從前立定章程於催趲防護各事宜籌已至周且密無可再議但於川江行走之處尚未籌及銅鉛兩運攸關京局鼓鑄自當精益求精以期悉就安穩臣叨蒙　聖恩畀以總督重任並於奏報京運事宜業內屢奉　硃批諄諄訓示敢不竭力駕馭用冀運行無誤茲半年以來廣諮博採體訪輿情並令沿江道府各抒所見條議具陳復與司道等再三酌議內有應行酌定者數條為　聖主陳之

一銅鉛船隻宜酌減裝運以期穩妥也查向例裝載銅鉛每夾舡船一隻以七萬觔為率蓋恐裝載過少反啟船戶人等私裝貨物之弊是以足其受載以杜私裝但查重慶下宜昌寸節皆灘船隻一到灘口波翻浪激疾若飛鳥銅鉛船隻泄體質較重轉掉未免欠靈稍有偏墜之差即難免碰觸之患應請嗣後每夾船一隻減裝銅鉛五萬觔並飭經過地方官協同運員嚴查船户毋許違例夾帶私貨庶受載稍輕轉掉無窒笨滯即舵水人等亦易為力而每運不過添船四五隻所需水脚無多各運員稽查照料均不致掣肘於京運銅鉛不無裨益至一入長江並無灘險到換載時應仍以七萬觔為限毋庸酌減

一銅鉛船隻宜定開行月分也查每年滇銅八運黔鉛四運向定每年於八九十十一十二正二三八個月按起開行其四五六七等四月不在開行之限蓋因盛暑秋初江水泛漲駭浪驚濤望如鼎沸是以停其開運殊不知臘底春初水勢枯落各灘盡現嵯峩怪石布滿江心屈曲盤旋險礙不異泛漲之候查向來川中重載客船每屆臘正兩月拉縴上游沿邊行走者居多其由江心大溜放流直下者甚少蓋惟恐冒險開行難保不無擱失惟銅鉛攸關京局鼓鑄各運員等迫於例限暮嚴不得不勉强行走是于民船不敢開行之際反使京運船隻冒險放流殊非慎重京運之道應請嗣後銅鉛船隻每年春夏在二三四五月秋冬八九十十一等月按八個月放行其六七十二正月俱停其開運並咨明雲貴督撫飭令運員預為料理查照月分按起如期到川領運前進如此避險就夷庶銅鉛可無失利之事

一攬造船隻之户宜令官為點充也查川江重載大船只能順流而下不能逆挽上行是以每運銅鉛到川有一種

包造船隻之人名曰攬頭又名板主向運員預領脚價造船應載前於四十八年間經督臣李世傑奏明接到滇黔京運來咨即扎行江北廳令其傳知攬頭預將船隻造就聽運員到來雇用等因經部議奏准在案惟是重慶一帶向無船行此等攬頭散處河干雖屬江北同知管來並未取造花名存案與別省設有行戶者不同其船隻造成後更有奸滑攬頭利銀兩可以預領迎赴前途自向運員營求包攬是雖有江北同知傳知飭造之名其實各運員已自行預先雇定辦理似未周到應請嗣後飭行江北同知在於各攬頭中慎選殷實老成之人令其承充並取具保結造具花名文冊呈報藩司川資衙門備查一得京運起程之信即於此數人中按次派令造船承值造完之日查造定例追出原領脚價將頭舵攬頭枷示河干永不許再行攬頭並將船隻變價以充撈費其攬頭舵水姓名亦造冊移咨運員查考倘運員到川或有私用冊內無名之攬頭況行包攬承載許江北同知查明具報聽候核辦如此明立章程庶攬頭不敢私自包攬於銅船更為有益

一各處灘宜設立灘師帮同放運也查川江各灘水勢情形各有不同惟熟于該處水性之人方能隨時知其平險工於避就銅鉛船隻所募頭舵人等雖係往來經歷老于操舟究不若本地土著專於一處者尤為諳習應請仿照救生船之例於報部各險灘處所酌募灘師四五名按所在州縣捐給工食令其常川在灘專放銅鉛船隻如果過灘安穩聽運員量加犒賞以示鼓勵如有失事即將該灘

飭其另行改造其頭舵水手亦責令按船配雇如有疎失查造定例追出原領脚價將頭舵攬頭枷示河干永不許再行攬頭並將船隻變價以充撈費其攬頭舵水姓名亦造冊移咨運員查考倘運員到川或有私用冊內無名之攬頭況行包攬承載許江北同知查明具報聽候核辦如此明立章程庶攬頭不敢私自包攬於銅船更為有益

一各處灘宜設立灘師帮同放運也查川江各灘水勢情形各有不同惟熟于該處水性之人方能隨時知其平險工於避就銅鉛船隻所募頭舵人等雖係往來經歷老于操舟究不若本地土著專於一處者尤為諳習應請仿照救生船之例於報部各險灘處所酌募灘師四五名按所在州縣捐給工食令其常川在灘專放銅鉛船隻如果過灘安穩聽運員量加犒賞以示鼓勵如有失事即將該灘

將水摸頭嚴行比責枷示河干如有捏報偷摸藥實加倍治罪庶沉溺銅鉛可期多獲並可杜水摸偷撈之弊以上各條謹就臣體訪所及並參酌地方實在情形固不敢妄議更張亦不因循拘泥謹據實奏　聞

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
議分別武員考校章程仰祈　聖鑒事竊照臣接准部
咨軍機大臣阿桂等議奏浙江提督陳杰奏浙省弁兵艱
於考校不能得人一摺應請　勅下兩江湖廣兩陝
甘雲貴及福建各該督咨會該提督如何就近考拔之處
各行具奏到日再行細心核擬以歸畫一遵行知到臣臣
伏思　國家設官分職文武並重行伍為儲才之地末弁
有進身之階校拔公明戎行自飭前茅　皇上勅令廷
臣議給武員養廉更定品秩並荷　垂念弁員等官卑
祿薄資爺維艱令俟陞至守備到任三年後方行送部引
見　鴻恩優渥無以復加該復　勅令各省總

督籌議就近考拔弁兵以節勞費　聖慈體恤尤為入
細入微自宜欽遵辦理查廣東廣西兩省水陸營制棋布
星羅額缺多於他省各鎮協考拔千總外委及額外外委
向來遇有缺出俱由該營將領造送合例弁目呈送提督
考驗給咨赴部覆考遴行拔補分咨部給委赴
營任事臣自莅粵以來于考拔一事加意慎重每一出缺
先儘出師打仗奮勇之人次儘捕盜出力著有勞績者于
以拔補如無此項人員則以年分之先後案看才力之優
絀按次量拔俾弁兵等知所激勸無如該鎮將等未能盡
絕情面一秉至公上年有總兵葉至剛徇情濫送兵丁呂
豪之事經臣專摺參　奏治罪嗣是各鎮協營俱知秉公
甄拔不敢稍有瞻徇惟是舊制相沿遵行日久而於弁兵
赴考維艱宜酌分遠近之處未經詳悉剖議令浙江提臣

陳杰以兩省缺出必需親赴督臣考驗往來跋涉盤費艱
難　奏請酌量辦理經軍機大臣遵
奏遵即移行查議茲准據兩省提臣駐劄地方道里途程
次至復將各營與廣東省城並提臣駐劄地方道里途程
確加按核悉心籌議查綠營千把外委額外外委俱有巡
防操練之責而千把二項其職分較大食廉較優如果人
才出眾將來可備都守之選似無庸憲其赴考艱難議更
舊制在省水陸提督總統戎行受
皇上深知擢用之人凡遇考拔千把自能秉公持正不
致偏徇營私但千把之與都守官階相近若竟由提督考
拔而總督正未悉其人材技藝似不足以昭慎重且各營

時復行考驗查出已難保無貽誤營伍應請嗣後粵東西
兩省各營千總把總缺出俱仍照舊例由該營呈送提臣
考驗轉送督臣覆考拔補至綠營外委及額外外委協同
千把辦事並備差遣之用均由兵丁以次考拔職分較小
與文職中雜職相等且外委養廉甚微額外外委例無養
廉所得餉銀亦屬無幾長途赴考資爺艱難恐其悍於遠
涉反足隳其上進之志自應酌量程途遠近各歸就近衙
門考拔以示體恤臣查廣東營伍除臣標五營肇慶水師
營外如左翼右翼高州雷瓊四鎮屬協營及不隸轄之廣
州肇慶二協三水四會理猛海防增城新塘永靖七營各
分駐地方距廣州省城較近嗣後遇有外委額外外委缺
出應請仍由該鎮及各營將領揀選呈送督臣考校其提

平大鵬平海三營距省城較遠而與提臣所駐之惠州較近嗣後外委等項缺出應請改由各鎮營就近選送提臣考拔仍咨明督臣衙門轉咨達部分別請劄駐冊至廣西各省營內惟梧州協懷集營二處離日駐劄地方稍近然亦有八九百里此外均與提臣所駐柳州程途較近所有考拔外委額外外委弁缺應請統由提臣拔補仍移咨督臣衙門覆核咨部以歸畫一如此分別考選庶微末員弁不致以跋涉為艱而於汛守操防亦無悞曠日貽誤矣惟是輿情固宜體恤而考察亦應從嚴請嗣後凡遇督臣巡閱營伍或因公經由之便各該營將提臣新拔之外委等員就近呈送赴考如有弓馬軟弱材技不堪之人即行斥革辦理其提臣經過地方亦將督臣所拔之員一體考送彼此互相較閱該弁員知有層層考核自必顧惜功名認

真操練於造就人材之道似為有益臣惟有嚴加甄覈實心教督大小員弁悉成勁旅以仰副我　皇上整頓營伍恩施無已之至意

籌巡哨以靖海島疏乾隆五十七年　郭世勳

廣東巡撫臣郭世勳謹　奏為確查澳洲海島情形並籌辦巡哨事宜據實具奏仰祈　聖訓事竊照督臣福康安具奏請查海島房寮內聲明遠溪縣屬之澳洲海島孤峙外洋易滋奸宄請酌撥守備千總外委等員並兵三百名移駐該處以資巡守其應設砲臺汛房戰船等項俟准部覆另行　題咨辦理嗣准部覆行令勘估核議具題等因各在案當經督臣福康安會同臣扎飭該處鎮道府縣詳加查勘具覆去後緣澳洲孤峙海中其地雖在雷州府屬洋面而實介雷瓊廉三郡洋海之間距海安海口

俱係礁石隨潮伏現海外沙沱又復沖刷無定不但一遇暴風戰船難以灣泊即海潮退落之後尖礁錯列停泊亦多窒礙而淡水又止有一處源短流細不足供多人食用其中雖有可墾地土岸田刈除草礫只可種植雜糧水田須建築基墜以禦風潮墾築均需時日若兵丁在彼駐防即須運米接濟重洋險阻輸載均費周章該島又不產竹木春夏只生茅草過此更無可資炊爨察看情形據實稟覆並繪圖稟繳前來臣思該鎮道等以事關創始心存畏難或地涉海洋查辦草率又復通詢眾論博考輿圖該島情形實係如此伏思　國家設兵置汛在乎因地制宜如果澳洲地方業新田畝足可耕採淡水足供汲用戰船便於灣泊砲臺汛房無虞颶風吹刮則此處此立一營添設兵防全洋聲勢倍壯即使營築工鉅亦當據實奏請動

部辦理其不收查存卹者酌量捐助俾得安業回鄉
次飭查該處流離難歸兵民設法安插妥為經理
以致將來剿捕誤催是否設兵防堵應俟查勘之
加周密查乾隆三十一年前督臣楊廷璋查看浙洋情形
那以設兵未便者成該管之海安營及閒廵之龍門協每
月會帶兵船赴洋巡哨久經各部通行在案但前派兵
未定巡兵額數備弁亦才有責成各協營視行者行故事
巡防疎懈勢不能免今臣酌量情形浙洋無庸專設兵防
添置兵額查海安營額設兵八百二十六名龍門協額設
兵八百九十六名兄數抽撥請照福康安原奏抽撥兵三
百名之數即於海安龍門兩協營水師中每營抽派兵一
百五十名每月責成龍門協副將海安營遊擊節令千把
外委各一員帶兵各七十五名配駕哨船會赴浙洋按緝
巡並令各該副將遊擊嚴密督察如能拿獲盜匪多名即
奏請分別陞賞如或得洵俯安及有失事之處或盜匪私
赴浙洋潛行煙船汲水即將管駕之員弁兵丁及該管副
將遊擊一併分別參處其浙洋一島與浙洲相
去僅三四十里一體責令各弁兵順帶巡查以昭慎密如
此則無庸兵設汛之名而有緝盜巡洋之實辦理似為周
妥臣因海疆捕務緊要疊次飭查令始得有確見是以辦
理稍遲是否如斯伏候　聖明訓示

請嚴隣境緝捕疏　乾隆五十八年　祝雲棟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祝雲棟疏　奏為請嚴隣境緝捕
責成以杜規避以靖匪徒事竊臣見近日浙江巡撫長麟
奏該省石板殿被盜文武員弁控報匿稟一案又山東

巡撫吉慶奏泰江南山東會勘黑水洋面互相推諉一案
均奉　旨嚴辦在案凡地方之有青者自必成知做惕
各思振奮惟是隣近省分壤地交錯所在多有如果互相
防範則合兩境之力以辦一隅之事應較專管地面更為
周密詎地方心存吟域平時既不協力稽查遇事則互相
推諉惟冀不在所轄境內即可置身局外不思往返查勘
動需時日匪徒因得遠颺所以狡黠之徒往往於壤接境
連之區肆其出沒如黑水洋於五十二三等年被刦五案
距今六七年之久犯未弋獲而江南山東尚復爭論界址
其明徵也伏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凡遇地方緊要重
案人犯屢獲隣境要犯者無不從優鼓勵予以引　見
頻加擢用實屬　仁至義盡乃地方官仍不免緦緦以
界址為辭推原其故則以本境責在承緝隣省不過協緝
傍岸猶有道里可稽如係洋面則浩渺無涯風浪所最易起爭
辨程途就令失事者重往識認亦難確指處所追緝難
執之端豈可因界址未明竟將重案懸宕且思以為凡屬
兩境毗連之地除尋常案犯仍專歸本省辦理外其有海
洋盜刦重案界處兩省者即將兩境員弁一體為承緝呈
報立即互相咨照會同截拏該督撫仍各派鎮道大員親
往督辦如有觀望不力者即行指名嚴參如此則接連境
界承緝之責彼此如一推諉之習無所復施不惟兩省堵
截獲犯較易平時亦必協力同心互相防範匪徒不敢覬
覦海洋益就寧謐矣

酌議藏內善後章程疏　乾隆五十八年阿桂

大學士臣阿桂謹　奏為遵
等奏臧內善後事宜前次酌議各條外尚有應行辦理章
程一摺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奉　硃批軍機大
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欽此臣等謹就各條逐一
悉心酌議分列於後
一福康安等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與外番通信應
告知駐臧大臣詳加商酌一款查西臧地方與廓爾喀布
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處部落皆係接壤向來外番人等
或來臧布施或講論事務達賴喇嘛發給書信原無禁例
但相沿日久毫無稽察甚至衛臧地方緊要事務亦並不
關白駐臧大臣輒私行往來通信彼此關說弊竇叢生即
如廓爾喀上次滋事之前曾寄信與達賴喇嘛講論錢糧
辦理不能妥協致使藉詞尋衅曹紅節奉　旨飭諭令
福康安等奏稱將來廓爾喀遇有稟請之事均應由駐臧
大臣主持與達賴喇嘛會同商辦即商人來臧於達賴喇
嘛班禪額爾德尼前呈送土物謝過亦應令駐臧大臣代
為酌定回謝方可給發平日如有關係地方事件及通問
布施書信均應報明駐臧大臣聽候辦理等語既可措詞
得體又可隨時稽查實與體制相協至布魯克巴素信紅
教每年遣人來臧向達賴喇嘛等呈遞布施哲孟雄宗木
落數達等小部落如差人來臧布施通問亦應立法稽查
以昭體制嗣後各外番部落差人來臧者均應如福康安
等所奏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稟明駐臧大臣驗放進口
並令江孜定日駐劄備員實力稽查其到臧瞻後所有各
該部落稟達駐臧大臣者由駐臧大臣給諭其呈達賴喇
嘛等稟帖俱應呈送駐臧大臣譯出查驗由駐臧大臣與
達賴喇嘛將酌定發給查照人數再行遣回其噶布倫
跟役達賴喇嘛管事之人不准與各部落私行通信即各
部落有寄信噶布倫者亦令呈送駐臧大臣收閱酌辦
商同給諭仍不准與各噶布倫等私行發信倘有往來暗
通信息之事駐臧大臣即將噶布倫革退以示懲儆庶內
外之防益昭嚴密
一福康安等奏各處邊境均應設立鄂博以清疆界一款
查西臧邊界如濟嘓聶拉木絨轄等處向無界址各該處
均與廓爾喀道路相通前經奉　旨凡係臧地邊界各
處均應設立鄂博釐定清楚以期永為限界該部落不准
私自偷越惟為先事預防之良法令福康安等奏稱於濟
嘓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鐵索橋絨轄等處
俱已設立鄂博釐成疆域等語俱係欽遵
諭旨辦理
周安將來巴勒布貿易之人及邊界應古咸番民零星負
販自必各按本界不致私相往來邊境自可永臻寧謐仍
令駐臧大臣於巡視之便認真查察所立鄂博隨時堆砌
石塊不得日久懈弛致有偷越
一福康安等奏邊界營官揀選妥幹之人補放並應照內
地方邊俗之例酌定年限陞擢一款查前後臧添設換防
同知州縣丞等官監造銀錢支放番兵口糧前據福康
安等於善後章程奏明定有考核以專責成立法極為周
妥至邊界地方與外番接壤約束番民稽查出入最關緊
要必須精明強幹之人方足勝任向來俱用廣番充補以
致任意舍弊有心苛刻種種辦理均未允協今據福康安
等奏稱邊界地方向來稍能辦事營官因該處氣候惡劣
冰雪較早皆願在前臧當差率將閒冗無能者濫行派往

以致辦理諸事每多滋弊嗣後補放邊缺營官於小缺營官及管兵之甲倅番目內擇其幹練者調補如果到任三年辦理妥善駕馭得宜即行更換調回記名以古壁等缺陞用如有辦理不善之處立即革退等語係為策勵番目防杜滋弊起見應如所奏嗣後補放邊缺營官即照此從公甄拔以示勸懲不得稍有姑容如此則陞階明晰番目自必各知奮勉而邊陽亦可永資綏靖矣

一福康安等奏嚴禁襲充番目之弊以勵人材一款查西藏世家子弟稱為東科爾凡遇大小番目必於東科爾中充補其餘番民中雖有妥辦之人並無進身之路而或挑補定壁小頭目亦不能再有陞轉前在藏內兩次滋事皆由達賴喇嘛任聽左右近侍親族及噶布倫專擅率意徑行不告知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一款查藏內商上向不鑄錢專賴廓爾喀運來易換因成

以致滋生事端節經奉有　諭旨遇有噶布倫等缺出今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秉公揀選惟視其才具之優長不在世族家道之貧富　聖諭周詳無微不至今據福康安等奏稱查核東科爾子弟不下數千人勢難一時更改舊制前已酌定章程如充當兵丁之番民果能奮勉出力技藝嫻熟即非東科爾出身亦准由定壁游擊陞至古壁其餘辦事之番目即於東科爾內擇其端詳歷練之人按等補用但不准襲充伊祖父職分以致冒濫即挑取小中譯噶廈卓尼爾小缺營官等番目亦必須年至十八歲以上方准當差不得以幼小之人應名充數等語是於變通之中仍寓甄別之意應如所奏辦理嗣後應令駐藏大臣隨時查察不得任聽達賴喇嘛相沿積習仍以門第相高彼此援引躐等超遷致滋濫冒之弊

一福康安等奏各寺坐床堪布應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秉公補放一款查堪布係一寺首領必須熟悉經典人品端方始可領袖衆僧如該喇嘛等因會刊益報務營求以致補放不得其人殊非秉公遴選之道令據福康安等奏稱大寺堪布為人信奉可得布施寺內莊田歸其管理皆思營求所放不盡能公嗣後凡有大寺坐床堪布缺出達賴喇嘛應知會駐藏大臣濟嚕吽圖克圖公同揀放等語應如所請藏內小寺堪布喇嘛仍令達賴喇嘛自行補放遇有大寺坐床堪布缺出務須令達賴喇嘛會同駐藏大臣濟嚕吽圖克圖妥為揀擇給予會印執照派往住持以昭慎重則領袖可以得人而揀選益歸至公矣

一福康安等奏商上銀錢出入應照新定數目畫一收放一款查藏內商上向不鑄錢專賴廓爾喀運來易換因成正面背面分鑄乾隆寶藏字樣以昭同執同文之盛今據福康安等奏稱現在定議要紋銀一兩易換新鑄銀錢六圓易換商上舊鑄錢文及巴勒布舊錢八圓詢之商民人等悉皆稱便等語是商上所鑄之錢與廓爾喀之錢同係紋銀彼此無所藉口廓爾喀亦無所居奇自可通行永遠推查番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若商上收納不公勢必苦累番民應如福康安等所奏嗣後商上收納銀錢數目及採買各物俱照所定兌換之數按照新鑄舊鑄分別折收辦理庶貨幣流通可期經久無弊仍令駐藏大臣隨時稽查商上公平收放不得稍有浮多倘有查出輕入

重出之奏即行奏明查辦並將商上另行挑選更換以絶
弊端而昭公允
一福康安等奏濟嚨聶拉木邊界納收稅課無庸酌減一
欵據稱濟嚨聶拉木納收稅課無多向定例凡巴勒布商
民運米在邊界售賣者每米一包抽取一木碗每年約收
稅米一百數十石俱運交大昭以備撥給經之喇嘛念經
恤或免稅賦苦樂不均實未公允節經奉
等務須平給價值設法招徠是以該處番民踴躍從事其
從前番衆藉有照票規避不前最屬疲玩積習經福康安
等嚴加查禁誠如　聖諭為第一要務所請將各處免
差照票概行撤銷務使徭役均平不得專派窮番致滋苦
累如實有勞績者令達賴喇嘛告知駐藏大臣方准給票
之處均應如所奏辦理至番民之挑定額兵者仍應由駐
藏大臣及達賴喇嘛於挑兵時發給照票填寫住址名字
免其門戶差事如有事故革退即將原票繳銷該兵等既
可專心操演亦可杜藉端規避之弊
一福康安等奏衛藏僧俗戶口應行造冊稽查一欵查衛
藏各寨地方雖統於達賴喇嘛而各呼圖克圖堪布喇嘛
營官第巴等官多係各食其地是以戶口之增減人民之
去留達賴喇嘛無從稽核駐藏大臣更難過問而於各部
落有無私來衛藏潛匿之人亦無由得其踪跡辦理本未
周密今據福康安等奏稱藏內人衆往來踪跡靡定曾奉
有　諭旨令駐藏大臣給與路票應請令達賴喇嘛將
所管大小廟宇內喇嘛名數開造清冊並令噶布倫將衛
藏所管地方及呼圖克圖等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
名清冊於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分以備
稽查等語應如所請嗣後務須開造清冊實力稽查設有

未銷路票私行往來者一經查出將該管之番目等從嚴究治庶立法既備而匪類潛踪之弊可以永杜矣

一福康安等奏蒙古延請喇嘛誦經應由駐藏大臣給照前往以資查考一款查青海蒙古王公等差人赴藏延請通習經典喇嘛赴該游牧地方誦經教經原屬事所常有但必須西寧辦事大臣行文駐藏大臣彼此關白給有執照方可以資查考而杜私越令據福康安等奏稱向有票知駐藏大臣前往者亦有私行前往者是竟漫無稽察既非體制況由藏前越青海經過三十九族番地即與各外番相通尤不可不嚴定章程以資稽核福康安等奏請嗣後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請喇嘛應令西寧辦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駐藏大臣給與執照並咨明西寧辦事大臣等語庶此各有關會來往時日皆可接照而稽永杜私相

往來之會奏應如所奏辦理至所稱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喇嘛亦必須稟明駐藏大臣領照方許前往等語查前次福康安等奏拉特納巴都爾呈出原立合同每年唐古忒人前往陽布朝塔抹拭白土一節曾奉　諭旨此事竟可永遠停止今若准其前往各外番朝山禮塔而獨不准其前赴陽布轉致廓爾喀聞知生疑莫如概不准其前往庶不致稍有歧異所有喇嘛赴各外番朝山禮塔之處應毋庸議

一福康安等奏嚴禁私用烏拉以恤番民一款查達賴喇嘛如有需用烏拉之處從前僅由達賴喇嘛給發牌照並不關白駐藏大臣已屬未為周妥乃近日凡噶布倫戴琫以及從前達賴喇嘛用事族屬竟有私用烏拉之事則供應食用一切多行給取擾累番民皆屬勢所必有殊非仰體　聖主體恤番民一視同仁之意嗣後應如福康安等所奏喇嘛番目人等私行往來概不得擅用烏拉亦不許私發信票遇有公事差遣須用烏拉之處必須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發給用印牌票標定號數沿途始准應用

一福康安等奏罰贖不公及私行抄沒家產之弊應行嚴禁一款查衛藏地方番俗相沿遇有唐古忒番民爭訟及犯人命竊盜等事多係罰贖減免原不能按照內地律例打罪但仍其舊制亦必須按其罪名之輕重定罰贖之多少今據福康安等奏稱近年以來該管之噶布倫朗仔轄密本等剖斷不公意為高下遇有家道殷實之人於議罰本例外加至數倍並不全數歸公侵漁飽盜又或懷挾私嫌竟將偶犯小過之人捏詞回明達賴喇嘛輒行抄沒家

產請嗣後罰贖多寡按照向來舊例譯寫一本交駐藏大臣核擬辦理其查抄家產之例除婪索駐藏過多者應回明駐藏大臣酌辦外其餘公私罪犯俱令過公究治嚴禁私議查抄等語自　等查該處罰贖之例按罪定罰自應定有成書用昭遵守福康安等所稱譯寫舊例一本交駐藏大臣衙門存案之處該處所存舊例是否妥協亦應令駐藏大臣詳加閱核如有未為妥善之處正可乘此甫定章程之時妥為酌改其婪索駐藏過多者亦令駐藏大臣悉心酌核從重議罰其私行查抄家之處似可永遠革除庶該噶布倫等無從捏詞架禍而挾嫌逞私之弊可以不禁自息應如福康安等所奏辦理

一福康安等奏西藏官兵所需火藥應就地酌送以節糜費一款查上年福康安到藏時原經查明該處工布地方

產磺布達拉現存火藥即係該處配造隨即差弁前往製
造　奏明辦理在案今查駐藏官兵每年操演火藥二千
餘觔現據福康安等查明工布製造火藥所需價值雖較
內地稍昂然以運腳比較則節省至三十餘倍之多是既
省運解之勞又可節浩繫之費自應就近製備以歸簡易
若由駐藏遊擊派人前往恐致擾累番民並慮有私造偷
漏之弊應由駐藏大臣發給印票交噶布倫派誠實番目
前往製造解藏等語查遊擊所派之人固不可信而竟交
噶布倫差委番目前往亦未必盡能妥協日等酌核嗣後

藏內凡遇應赴工布酌造火藥時應核定每年操演火藥
數目由駐藏大臣飭令遊擊選派千總等弁並令噶布倫
派誠實番目同往工布地方製造運送赴藏庶可彼此互
相稽查或可杜擾累透漏之弊至需用鉛丸既據福康安
等查明藏地產鉛甚少自應俟軍營存剩鉛丸將次用完
時與火繩一體由川省運解應用其所稱軍營用餘弓箭
留於前後藏撥給官兵換防又進兵時所鑄砲位十三尊
撥給後藏二尊令於操演時試演準頭其餘十一尊交布
達拉存貯之處應如所奏辦理

一福康安等奏達賴喇嘛賞給噶布倫古魯等房屋莊田
不得私行佔據一款查藏內噶布倫古魯由達賴喇嘛撥
給房屋原俾養贍身家兼資辦公自應照內地衙署廉俸
之例俾現充之人居住管理一經事故出缺即應交代後

任方為允協若噶布倫等據為己有則更換一人又須另
撥一分商上房屋莊田有限勢必不敷分撥且非核實辦
公之道今據福康安等奏親與濟嚨呼圖克圖確切查明
凡噶布倫戴琫等應得房屋莊田既有定額則卸任之人
無從侵占留滋接任之人亦無須另籌撥給實於藏務前
途有裨

一福康安等奏商上喇嘛透支銀糧之弊應行禁絕一款
查喇嘛等支給錢糧原為隨時養贍之資自應接期放給
既不容稍有冒混亦毋許稍有剋扣方為慎重錢糧體恤
僧衆之道若准預期支放不但喇嘛等易滋浮冒勝混之
弊即經手之人亦難保無藉端舞弊之處今據福康安等
奏向年以來商上支放錢糧每多先期透領嗣後應令按
期支食不許絲毫預領應如所奏交濟嚨呼圖克圖隨時

查核若因嚴禁預領支放或致短少剋扣即將支放之人
查明究治以除積弊以歸核實

一福康安等奏各寨租賦應按年征收清交商上並查明
逃亡絕戶隨時豁免以恤番民一款查各寨番民輸納租
賦自應照內地征收之例年清年款其有逃亡人戶田畝
已經荒廢者亦應查明免征毋致徒滋擾累方足以昭核
實而示體恤今據福康安等奏藏地各寨應交租賦物件
距藏地較近者係派濟仲第巴往征遠處寨落均由各處
營官征收送交商上而不肖之濟仲第巴營官等將收來
租賦拖延不交致啟侵漁之弊甚或將本年租賦收清復
將明年租賦開征逃亡人戶亦不豁免商民頗形苦累嗣
後應令商卓特巴立限嚴催征收之濟仲第巴營官等年
清年款不得違限拖延亦不得先一年預征其各寨逃亡

絕戶實在田畝拋荒即將該戶租賦豁免俟有佃種之人再行照例陞科等語應如所奏飭令商卓特巴督同濟仍第巴營官等妥協辦理隨時稽察俾經手征收之人無由任意侵蝕而番民等仰戴　皇仁從容輸納得免追呼益可永垂樂利

一福康安等奏駐藏大臣衙門應設譯寫廓爾喀番字通事人役一款查廓爾喀向化投誠按期入　貢除呈進表文外尚有遞呈駐藏大臣稟帖等稟帖須熟諳番語番字之人通譯明晰方為妥便前經福康安等於進兵時奏明在巴勒布商人中擇其誠樸可信者帶往軍營備譯番稟其語悉廓爾喀言語卡邊界番亦酌帶數人作為通事傳譯語言俱令互相比對以免舛誤今廓爾喀業已傾心歸順重譯來王所有通字譯字人等自宜酌量增設現

據福康安等奏稱駐藏大臣衙門向設譯事房通事一名祇有譯寫唐古忒字之人從不曉通廓爾喀字跡言語即唐古忒番民內亦惟近邊一帶向通廓爾喀言語字跡雖殊尚有兼通之人應請添設認識廓爾喀字跡人役一名並分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通曉廓爾喀言語通事一名令其學習廓爾喀番語字跡以備將來充補應役等語應如所奏添設俾益昭殊方象鞮之盛其所設通事譯字二名需用日給口糧亦應照所請每名日支銀六分四釐三絲九毫照例一體支給以資食用

一福康安等奏廓爾喀貢使往來應酌派文武官員護送一款查屬國梯航不遠萬里抒誠納　貢競赴　闕庭廓爾喀以從古未經賓服之區畏　威戴　德自請五年一貢遣大頭目賫　表來京　瞻覲仰蒙　聖恩

允准　王會之隆允為史冊所罕覩但該貢使等深慮衛藏道路綿長自不可無官員護送俾得行旅昏安今據福康安等奏稱每遇貢期令廓爾喀商長將貢使跟役人數由何路進口之處預行稟報駐藏大臣即委糧務文職一員會同定日守備親赴邊界點明人數預備烏拉送至前藏駐藏大臣酌加賞犒一面　奏明一面飛咨四川總督差派文武在打箭爐等候貢使自前藏起身即於川藏遊擊及前藏糧務內差委一員護送至察木多再令察木多遊擊及該處糧務輪派一員接護前進行至打箭爐再交四川省邊派文武護送赴京等語應如所奏嗣後廓爾喀貢使進京駐藏大臣及四川總督均各派委員弁層層接替護送遞行其貢使回國亦照此逐段護送以仰副　聖天子綏懷遠人之至意其藏內官員送至察木多即可回藏於本任公事亦可無稽貽誤以上各條臣等謹悉心會同公議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壽海防疏乾隆五十九年

福　寧

山東巡撫臣福寧跪　奏為查閱登萊青一帶海口舊制控馭得宜並就現在情形酌籌核實辦理以期益臻寧謐事竊臣前奉　諭旨垂詢沿海弭盜事宜仰見　皇上綏靖海洋惠安商旅至意臣業將盜風久已欽息緣由恭摺具　奏並聲明於查閱營伍之便順道查看復蒙　聖明批諭　訓勉諄諄無微不照飭臣自省起程先赴青州登州萊州濟海各郡暨武定府屬查閱營伍順道確勘各海口目擊情形條以體訪並與該文武等虛衷籌酌期以安益求安伏查沿海一帶南自江南交界之鷄遊

山北至城隍城島接壤天津海道三千七百餘里東省所轄之處如安東縣州即鑒文登等營分設都司副將叅將等員兼轄海口其登州郡城即係總兵駐劄又有水師三營分設遊擊守備三員戰船各四隻均歸登州管轄水陸營汛星羅棋布繁簡得宜在在均有扼要之處實堪久遠遵循現在兵皆足額軍械器具亦俱完整教閱可以有備無患所有廟島一處前因遠夷船隻偶經停泊奉　旨飭查經設撫江蘭以應否添建砲臺墩汛咨詢該鎮臣抵任後據護理登州鎮穆維擬請添建砲臺一座酌撥千總一員帶兵二十名携眷防守並需添建營房五十間茲日就往閱看該島距登州府城東北六十里延袤十餘里並非海道必經之地向來一切商船前往天津關東貿易間有灣泊廟島避風者若風水順利即經由大洋行走無須在該處寄碇是此島原非扼要之區若遇行添建砲臺抽撥弁兵常年駐守似覺虛設況該島距鎮甚近儘可隨時控扼巡哨無庸增設砲臺移駐春兵徒多糜費惟估修砲臺挑選砲手修造戰船酌添哨船等事現已悉心籌畫妥協辦理查各海口舊設砲臺共一十九座均能依憑險要布置周密日細加履勘所有高寬做法並收貯軍火及撥兵守護之處悉臻妥協此內膠州之唐島口古鎮口二處砲臺尚屬完固其餘十七座因閱年久遠多有坍卸均應及時葺治前經藩司江蘭於護撫任內將各處砲臺墩汎　奏請動項修理共估需銀六千餘兩茲旦樽節覆估所有應修砲臺共需銀三千六百九十餘兩現在飭司照例造冊到日另行　題估一面飭購料物次第修築俾砲臺一律整齊以壯聲威其沿海墩汎散在各州縣已飭地方官隨時粘補無須動項辦理又查砲手一項向來綠營陋習每以屑弱兵丁充數與鎗箭之確有憑準者不同且謀飭將備留心挑選以期兵與器習不致有名無實又查東省戰船係水師專管三處每處各有戰船四隻逐一驗閱殊欠堅利竊思一船須得一船之力務期完整穩固方可供緝捕而耐風濤今細加體察雖尚無偷減扣剋情弊但向過大小修及折造之年均歸海防同知一手經辦而船上一切蓬索料物須赴江浙採購所有額定正帖銀兩亦因時價增昂漸不敷用在承修之員未免涉於遷就且同知係佐貳微員亦難任此要務應請照閩浙之例改歸登萊青道經管督同水師營將備詳慎辦理所有現在戰船船即交該道永齡妥速籌辦以專責成其例價未敷之數臣與司道等自行公同捐辦以期一律堅實又查東省哨船向係三月開洋九月迴汎其自十月至次年二月從不駕駛出洋此數月內商船照常往來並無巡哨在彼臣面詢汎員據稱冬令春初海上風力較硬船身笨重難以行駛即平日船隻出入因山東海口天然收窄無以砂積淤深大船總須候潮而行斷難徑行進口等語查所稟亦係實情但海洋緊要大船既難隨時巡哨而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竟無巡哨出洋是詰奸緝盜諸務尚欠周密應請每汎添建小哨船二隻所需工料等項即於現在節省修葺墩汎銀兩內動支造報此項船隻冬春俱令在洋梭巡瞭望可期得力其輪派弁兵查拿盜匪並一概兩得以上應行籌辦各事臣一面具　奏一面即次第辦理至將備之必須親身出洋與弁兵之不准濫竽充數以及定保甲稽查之法除窩頓勾結之獎果能實心辦理海洋自

可益珍寔誠矣

　　臣奏滇省銅鉛各厰毋庸封閉疏乾隆六十年

大學士雲貴總督臣福康安謹　奏為遵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上諭御史王城奏

寶泉寶源二局現已減卯雲貴四川湖廣等省亦停止鼓

鑄請暫行停減採辦硐鉛以杜私鑄等語雲貴四川等省

現在正需籌辦停鑪及收繳小錢各事宜頭緒紛繁若復

封閉礦厰地方官何暇常川前往查驗且封厰之後奸民

惟利是趨勢必前往抹挖是所謂封厰仍屬有名無實況

厰徒人數衆多一經封閉此等貧民餬口無資更恐滋生

事端王城所奏止知其一不知其二但該御史既有此奏

著交與雲貴四川各督撫將所言是否可採或應如何在

於各該厰設法稽查倍加嚴密以防透漏於厰務更為有

益一併悉心妥議具奏欽此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權衡厰務燭照無遺於　優加軫恤之中仍寓慎

密防閑之至意伏查滇省採辦銅觔以供京外各局鼓鑄

之用每歲共需額銅一千餘萬觔均係徐取資各厰現在京

局及各省爐座雖分別減卯停鑄而年額銅觔仍照舊解

運採辦蓋因鼓鑄攸關銅觔轉運需時必須廣為儲蓄以

資源源接濟寔使預備有餘無俾稍有缺乏是以所開各

厰均未便酌議封閉且厰民尋苗覓引跨獲一厰非費本

開拓不能成礦趕趁礦硐窩路均在山腹低陷之中又

須隨時修理洩水庶無淹浸若封閉停採失於興修即成

廢硐不但已成之厰棄之可惜設將來仍須攻採則提辦

廢礦較之開拓新硐更為費力況每厰砂丁不下千計一

旦失業無歸必致轉而為匪誠如

聖諭此等無業貧民餬口無資更恐滋生事端若酌議安置則人數衆多亦

難分派管束查滇省各厰或委員經管或歸地方官承辦

其應辦額銅稍有短少即干參處各該員自願考成自不

敢不嚴密稽查以防偷挖走漏一經封閉各地方官轉得

卸責而厰徒人等祇知圖利營生必致潛踪私挖不已積

久又圖私鑄是欲封厰以杜奚轉足以啟奚端殊非慎重

銅政肅清錢法之道臣等與各司道悉心籌議所有滇省

各銅厰應請照舊開採毋庸封閉臣等仍督同該管道府

並厰佑各厰員加意整頓實力稽查務期礦旺銅豐依限

撥運不使稍有短絀透漏庶厰務悉歸實效而諸弊亦可

肅清至滇省黑白鉛厰共止三處每年額辦有定除抽課

通商外其餘係供本省局鑄及各營操演鉛彈之用今鼓

鑄雖停而民用所需軍火所資均不便於缺乏且鉛厰沙

丁攻採謀生相安已久若一經封閉亦恐厰民失所依歸

而奸徒轉致偷挖滋事應仍舊辦理其貴州通省鉛厰較

多體察情形亦與滇省各厰相仿臣福康安已扎商撫臣

馮光熊再加查核妥協會議另行具　奏所有滇省鉛銅

各厰應請毋庸封閉緣由臣等合詞恭摺覆　奏

　　酌籌淮北加運章程疏乾隆六十年　蘇楞額

兩淮鹽政臣蘇楞額謹　奏為酌籌淮北加運章程以疏

積壓恭請　聖諭遵行事竊照淮北各商辦運綱食引

鹽每年額行十四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併引自乾隆五十

一五十四兩年積引壅滯前鹽政全德屢次奏請統銷之

後各商復引帶完舊課兼運新鹽辦理竭蹶於乾隆五十

七年經署鹽政奇豐額　奏明將壬子一綱未運引鹽全

行請銃其錢糧分為十綱帶完經部覆准奉　旨允行
仍飭行鹽政以銃銷引因商人輸無鹽之誅恐日久力疲
終非善策嗣後務須體察積滯緣由求正本清源之道以
期實運實銷等因欽遵在案臣伏思淮北引鹽屢銃屢積
誠如部議必須正本清源現在乙卯已屆開綱上綱甲寅
又有二萬餘引未經運竣雖比較前數年所積尚少但淮
北各商力量單薄若不預籌疏通恐漸積漸多不過三四
年必積叅一綱之引臣詳加詢問衆商復與運司徹底講
求其因何滯運之故蓋緣淮北向來認運共有二十餘商
消乏每致岸引退懸雖佥商接認無奈旋佥旋乏現在所
存僅止十二商其退商所懸之引即派現商帶運是引多
商少資力本有不支且淮北場鹽每年須至六月間候重

運糧船過竣鹽閘放水之後始能發運出場趕緊於七八
九十四個月之內全運到淮以備來年陸續捆包赴岸一
交冬令冰凍即行停止計一年內僅止數月可以運鹽而
一綱之鹽價運腳均須取給於一時以致商力更形掣肘
焦之分運安豫兩省口岸寫遠水陸分途經由閘壩起剥
渡湖沿途拋耗運道艱阻水腳亦層層多費現運各商雖
勉力辦運祇能各完本名應運之引其加派之引難以兼
顧往往積延是欲設法疏通必須節省運費俾得轉輸迅
速方足以清積弊之源臣查康熙二十年　題請淮北改
行併引以二引之鹽合為一包每包例捆七百二十八斤
原為運道紆折併包易於僧運起見迄今百十餘年久著
成效惟有推廣併引之意酌以四併引滾帶一併引每包
於額捆斤數之外各加入一百八十三斤共重九百一十

會議苗疆善後事宜疏　嘉慶元年　阿桂

大學士臣阿桂等謹　奏為遵　旨會議具奏事總督
鄂和琳條奏酌擬苗疆善後章程一摺奉　旨軍機大
臣會同詳細覈議並恭照節奉
諭旨與和琳所奏各條逐一按款覈覆恭呈　御覽
一苗疆田畝清釐界址毋許漢民侵佔一款據奏舊例漢
民原不准擅入苗後因苗人向化日久准與民人姻婭往
來遂致日久奸牟生盤剝侵佔請查明漢苗之界如係民村
民地仍聽漢民居住復業其凡屬苗地苗產如被漢民侵
佔及苗寨內有漢人所占插花地畝一概查出仍給苗民
管業惟苗人寨落亦有界限不能越畔而耕其出力降苗
及窮苦各苗伊等寨落附近有無此項田畝責成百戶等
據實查明通融酌議俾稍霑餘潤等語伏查前奉　諭
旨以逆苗滋事皆因附近客民平時在彼盤踞事竣後著
逐一清釐毋許客民再與苗民私相往來交易復奉
諭旨客民侵佔之地著辦理善後時派員清查如係民產
仍歸民種本係苗產為客民所占竟給良苗耕種等因欽
此今據總督和琳查明乾隆東南一帶本係民村西北皆
為苗寨永綏四面皆苗惟花園一帶本係民地乾隆舊有
土城一道綿亘三百餘里以為民苗之限今城址以外苗
寨少而民村多此種民村由來已久自應與花園一帶民
村仍聽漢民居住復業其自城址以內直至川黔交界三
廳所屬既據查明向來悉係苗產如有漢民侵佔之田自
應一併查出不許漢民再行耕種至黔省正大松桃嗅腦
等處本屬民苗雜處其原係民村亦准漢民復業其餘苗
寨如有漢人所佔插花地畝均應給苗民管業自應如所
奏辦理其所稱查出田畝即以出力降苗及窮苦各苗寨
落附近者通融酌撥之處查此等降苗窮者居多前經奉
　諭旨查出叛產分給降苗及無業良苗耕種並將舊
日漢苗界址分查清楚凡漢民侵佔苗地胥給降苗及無
業窮苗俾奸民無所圖利且免煽惑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今漢苗界址已據分晰查明其客民侵佔苗田亦責成百
戶等據實查明造冊呈報應俟大功告竣將各處叛產通
行查明共有若干與現在查出客民侵佔之地一併欽遵
　諭旨賞給降苗及無業良苗耕種如此分別核辦則
界址既清可杜奸民煽惑之漸而　恩威並著益堅苗
民感畏之忱矣
一苗疆營汛應分別歸併以聯聲勢一款據奏湖南鎮箪
一鎮額設兵二千七百六十名永綏一協額設兵一千四
百七十餘名貴州銅仁一協額設兵二千名以上額兵分
駐苗疆塘汛每處多或數十名少止五六名不等此等塘
汛孤懸苗境不但不能懾服苗民且啟窺視之漸似應立
定界限將苗境內所有零星塘汛全行撤出歸入黔楚鎮
協及參遊都守營分地方歸併駐劄應將鎮箪永綏乾州
三廳後路中間添建大小城堡其沿邊大路如得勝營軌
者及黔楚交界之小凰凰巴茅汛均應築堡又黔楚交界
地方嗅腦松桃正大三處凡有零星苗地分防塘汛之兵
即撤出歸入正大等處以厚兵力但現在苗疆甫定正應
　諭旨留兵一二萬於周圍彈壓將來應否添兵統俟
留兵全撤之時再行核議其川省酉陽秀山一帶兵力應
否添設亦於撤兵之後另議等語伏查前奉
　諭旨飭

如遇因公往來官員應用人夫亦令該苗人一體當差給
予雇價均應如所奏辦理
一苗疆城垣應分別修理一款據奏苗疆地方跬步皆山
惟鎮箪廳建城之處少為寬敞永綏形勢彷彿乾州數里
之外層叠皆山三廳城垣無可移建之處應於廳四面緊
要隘口添建碉卡並於安設官兵地方一律添築城堡委
員勘估分別興工其原舊之楚省三廳貴州之銅仁等處
各城皆大路不撤塘汛焚燒坍倒者一併勘估修理其餘
苗地各路塘汛均已焚毀毋庸勘辦等語查鎮箪城四面
皆山形如釜底勢甚窄小曾經奉　旨於事竣後令和
琳等查勘具奏今據總督和琳查明苗疆跬步皆山沃野
之處甚少鎮箪廳形勢極低周圍大山環列城外即係水
道其永綏乾州亦無平坦之地難以移建他處自係實在
情形應如總督和琳所奏三廳城垣毋庸移動至苗地內
塘汛之兵既經議撤應於廳城四面要隘之處碉卡駐劄
多兵以為屏障此外如岩門高村石羊哨花園龍園河溪
洗溪巴茅汛小鳳凰營等處凡有安設官兵地方均應一
律添築城堡亦應如總督和琳所奏與勒保畢沅姜晟馮
光熊公同斟酌必須審度地勢扼要據險星羅棋布聯絡
聲勢以為三廳重門保障並即遴委妥員勘估興築務使
工堅料實一律鞏固其原舊楚之鎮箪永綏乾州及貴州
之銅仁正大嗅腦松桃四川之秀山各城凡有坍塌臞裂
低薄之處及大路塘汛焚燒倒塌者一併核實勘估興修
以資捍護而壯觀瞻其已經議裁者毋庸辦理
一苗疆烏鎗等項器械應行收繳一款據奏苗民住居深
山向以打牲為名所蓄鳥鎗官所不禁上年查撫降苗收
繳之後苗民不敢從新製造於事亦屬有益此節請仍
交和琳妥酌具奏再行覈議至苗境內向來出產硝磺即
可配製火藥若火藥禁絕即使藏蓄鳥鎗亦無所用應如
該督所請將苗匪出產硝磺處所交地方官查明嚴行封
禁責成現設各土官隨時稽察如有苗民偷挖硝磺私製
火藥等弊惟該管各土官是問如有奸民向苗民私買硝
磺及私行販賣者一經拿獲即行從重治罪若在他處發
覺即將失察之該地方官從嚴議處以示懲儆
一被難民人亦應分別安頓一款據奏苗匪滋事雖由於
客民盤剝地畝但客民之在苗地亦非一朝一夕所佔田
地或用價置買或貨物易換茲因苗匪不法致此等客民
全行失業亦未免向隅查客民之內除回赴原籍及逃亡
不計外現在就賑之民無籍可歸者請即准於苗疆以外
其器械酌給價值黔楚兩省所收烏鎗刀矛已有一萬四
五千件行之頗有成效茲當降苗日多大兵將撤仍令趕
緊收繳一律肅清所需銀兩各省公攤歸款器械即分配
各營備用至苗境出產硝磺處所令地方官嚴查封禁如
有偷製火藥者惟各土官是問奸民私買私賣者從重治
罪別經發覺地方官從嚴議處等語查苗民賦性剽悍無
不製造烏鎗施放便捷向來地方官不加禁止歷年既久
苗寨藏蓄烏鎗益多此番大加懲創苗民就撫之後自當
給價收繳以杜反側之源該督查撫降苗業經派員收買
行之有效原可仿照辦理一律收繳但苗寨皆在深山窮
谷之中苗民等多以打牲為業所藏烏鎗未必能全行繳
出或所派各員奉行不能實力轉恐有名無實應令該督
再加斟酌若苗民等希圖得價竟能收繳淨盡或經此番

原係民村隙地酌給搭蓋房屋之費俾資棲止再令地方官查明戶口分別撫卹聽其照常生理從前苗睚雖因客民盤剝心懷忿恨其實苗地鹽斤布疋等類需藉客民負販以供日用一概禁止轉多不便嗣後苗民買賣應於交界處所設立場市定期交易官為彈壓不准用田畝易換物件以杜衅端等語查苗匪搆衅雖由客民從前重利盤剝占種地畝但屢遭焚捨之後現在客民除田藉遷移之外大抵赤貧失業概行驅逐無以資生亦可矜憫況苗地所需鹽斤布疋等類均藉客民負販就近購買以資日用過於禁絕苗情轉有不便今總督和琳請將此等失業客民查明戶口分別撫卹於苗疆外舊有民村之隙地官為核給聽向在苗地之漢民居住照常生理尚屬推廣皇仁又請令嗣後民苗買賣於交界處所設立場市定期交易官為彈壓不准用田畝易換物件以杜衅端等語查苗匪搆衅雖由客民從前重利盤剝占種地畝但屢遭焚捨之後現在客民除田藉遷移之外大抵赤貧失業概行驅逐無以資生亦可矜憫況苗地所需鹽斤布疋等類均藉客民負販就近購買以資日用過於禁絕苗情轉有不便今總督和琳請將此等失業客民查明戶口分別撫卹於苗疆外舊有民村之隙地官為核給聽向在苗地之漢民居住照常生理尚屬推廣

交易官為彈壓不准將地畝抵押以杜衅端亦可使苗民日久相安不致滋事均應如總督和琳所奏辦理惟責令地方官此次查明戶籍之後毋許客民潛至苗疆居住一經查出從重治罪並將不實力查辦之地方官交部嚴加議處以上各條臣等會同悉心核議是否有當伏候

聖鑒訓示施行

先壽苗境善後四款疏　嘉慶二年　勒保　馮光熊

雲貴總督臣勒保貴州巡撫臣馮光熊謹　奏為先籌善後四款恭摺具　奏仰祈

事地方寬廣寨落紛繁善後事宜多而且雜如興義安順各順各府屬地方向設土目亭長各種頭人日久相沿百端滋弊此時人數已衆雖未便通行裁革又不可照舊存留現在順苗降苗內節次已有

賞給翎頂之人或即將此等苗人改作苗官藉資管束或歸併土目亭長以免煩擾地方又如黔疆必須整定夫徭使胥役無從擾累葉止邪術使愚頑不為煽惑以及修建城堡並各處橋梁道路藉可以工代賑普濟民夷設復塘汛並有營伍擇要改移之區添設文官亦有缺分應行裁汰之處收繳鎗械查閉硝磺均係現在善後應辦要務再如現在陸續搜獲苗匪極多當即正法之外有應入緣坐者有情節較輕本非首類未便省釋者亦須斟酌辦理又應次攻解圍城各有出力紳士亦須逐一查明分別咨部議卹以上各種事務因刻下尚在搜捕未能遽定容臣等詳細會商陸續妥議具奏現在先行籌定善後四條開呈

御覽

一現在隨征出力打仗武舉武生及鄉勇人等應酌分就近營分充補并兵餘丁以資熟習而來游情也查此次征勦狡苗地方寬廣兵數無多除各州縣圍練民勇防堵地方每經一處平靜隨時飭令歸業外其各屬調到鄉勇甚多跟隨大兵打仗內有未甚出力軟弱無用之人亦經隨時撤回歸里其節次奪隘解圍焚巢殺賊認真出力之人中有奉

旨賞給翎頂者有本係武舉武生者更有未給頂戴而膂力實在可用者此項人等若於撤兵之後概令回里歸業不惟該鄉勇等習慣軍戎著有勞績棄之甚為可惜且此等民人前次願充鄉勇來隨師旅已近游情者居多經此熟睹行軍身親戰陣一歸鄉里有頂戴者恃符浚壓地方無頂戴者仗力揣行光暴皆在勢所不免查雲貴兩省各營官兵三年來勦辦楚南苗疆青谿教匪及此次黔省狆苗節次調出三萬餘名連年陣亡病故受傷者人數已極衆多難經遽

窺但急就召募操練未馴不如各鄉勇歷次隨征較為熟習今其入營學習弓馬技藝更較得用再查楚南苗疆案內經督臣畢沅曾請以得有頂戴委牌之鄉勇拔補千把外委等因但有頂戴之人少而易於安置無頂戴之人多而難以指查旨等愚昧之見以雲貴兩省營分缺額之兵即今現在隨征出力鄉勇充補除奉　旨指名以千總把總外委拔用者遵即拔補外其給有頂戴者按其品級遞減六品以把總拔用七品以外委拔用其隨營武舉以把總拔用武生以外委拔用其餘鄉勇核其打仗勞績遇有馬兵戰兵守兵缺出以次遞拔此外歸入餘丁存記皆就各鄉勇原籍地方就近酌撥營分即如銅仁鄉勇現在尤為出力亦有受賞頂戴之人而銅仁新添營分有應設千把外委等缺及招募新兵之事即可於此項鄉勇拔補併歸入難民辦理並移會滇省查照酌辦

一籌備倉糧以利兵民就食也查興義府貞豐州永寧州安南縣歸化廳新城黃草壩捧紐等處被圍各城經一兩月至七八月不等所有倉糧大概散賑難民及支放守城兵勇人等給濟盤查冊內一城並已被陷倉糧悉被焚掠即普安縣鎮寧州安順府廣順州長寨廳即岱廳以及定番州清鎮縣平遠州等處或苗匪搶及附城有難民逃入城內隨時給賑者或苗匪搶及村寨各該處團勇堵禦隨時撙濟口糧者雖緊着連年叙賑倉盈庾均數碾撥但自楚南苗疆動用緊糧運濟已多此次狆苗一案地方較寬難民更衆別府州縣倉儲除陸續亦有飭碾轉運外此後州縣倉糧實無可再令撥濟而緊省地方本小經此狆苗擾事耕種多荒家鮮蓋藏市稀商賑本境亦無處採買所以臣等歷經　奏請飭令湖南採買糧石運黔在案伏思現在搜捕餘匪各路營卡未撤其官兵難民人等即在就近營卡支糧一到撤兵兵歸營汛民回鄉村散賑給糧在在有藉倉儲支放興義府等處若不預為籌備屆時製

依傍營卡之難民而言其餘各路村場商民人等死亡不少逃避更多一聞勘定苗穎均各聞風歸里而屋廬盡燬皆具全空察看情形實可矜憐之至仰惟我民周軫念切如傷除此軍興尤復萬分　軫恤災黎　普恩無已除遵　旨業已借給籽糧俾資乘時趕種外臣等酌擬照銅仁苗疆奏案查明有力之户册庸給予修費其餘無論瓦房草房按户給銀二兩並酌借牛具俾營棲止而資耕作臣等現在擇派妥幹各員分段清查按户散給其順苗降苗寨落有被賊匪焚燒流離失所者一併歸入難民辦理並移會滇省查照酌辦

一籌備倉糧以利兵民就食也查興義府貞豐州永寧州安南縣歸化廳新城黃草壩捧紐等處被圍各城經一兩即普安縣鎮寧州安順府廣順州長寨廳即岱廳以及定番州清鎮縣平遠州等處或被苗匪搶及附城有難民逃入城內隨時給賑者或苗匪搶及村寨各該處團勇堵禦隨時撙濟口糧者雖緊着連年叙賑倉盈庾均數碾撥但自楚南苗疆動用緊糧運濟已多此次狆苗一案地方較寬難民更衆別府州縣倉儲除陸續亦有飭碾轉運外此後州縣倉糧實無可再令撥濟而緊省地方本小經此狆苗擾事耕種多荒家鮮蓋藏市稀商賑本境亦無處採買所以臣等歷經　奏請飭令湖南採買糧石運黔在案伏思現在搜捕餘匪各路營卡未撤其官兵難民人等即在就近營卡支糧一到撤兵兵歸營汛民回鄉村散賑給糧在在有藉倉儲支放興義府等處若不預為籌備屆時製

肘必多日等現在籌商遍處察訪與黔省交界之湖南四
川雲南廣西四境不拘何路設價較賤便於轉運之處即
於軍需項下動用銀兩照民價公平酌買歸入倉儲運運
腳一併核實報銷
一清釐田土以靖苗漢紛爭也此次勦辦狆苗所有首犯
及脅犯各逆產急須查勘清楚臣等現在擬于苗境內請
設苗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即於出力順苗降苗內遴
充惟查楚南苗疆新設苗官俱經議給錢糧臣等以此次
擬設苗官不必給予錢糧即將逆產酌定多寡作為公產
以俾該苗官等辦公得用因現在搜捕未淨地方未清何
處應設苗官何處可撥逆產亦未全晰容臣等續摺具
奏其難民田產除被苗匪殺害全家戶口已絕應將田土
之田土仍令領回歸業其未歸難民
未歸者其已歸難民之田土除有親弟兄親叔姪等類現在已歸可以就近暫
令管種俟本戶歸里仍令歸業外其餘一概與絕戶田土
暫行存公俟有陸續來歸難民呈明原住何處原田若干
有憑有保一體照例給還臣等一面遴派妥幹人員逐境
查勘一面頒發告示招集遠避難民使其接踵回鄉復尋
舊業至其中有本係苗人私壟未經升科為漢民重利准
折之田產此即係授累苗衆之根若一律歸還將來苗漢
紛爭仍恐復有滋事應飭各委員查明此等盤剝准債田
產產主即係逆犯其田產即歸逆產辦理如原產主係順
苗降苗其田產應令給還原苗報科納糧仍舊管業
以上四條臣等現就苗境軍務情形謹陳愚昧之見理合
附報先行具　奏伏乞
皇上睿訓施行

五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申明民苗典買田產以杜盤剝欺凌等弊也查漢民承
買苗產本係定例所禁惟黔省苗民自元明內附陸續改
土歸流數百年來外省流寓日衆其間置買田土招佃收
租原非近年之事但民苗既經雜處則彼此交易在所不
免且漢人於種植居積之道自較苗民靈便日久相沿未
免漢富苗貧隨成嫌隙是以上年狆苗滋事之時亦有藉
口驅除漢民奪還苗地希冀衆附聽漢民流離失所或
竟全家被害其故率由於此臣等再四熟籌應飭各委員查明此等盤剝准債田
苗地世代相沿已成故土此時若全行驅逐對向有地土
盡還苗人不獨無所依歸亦適以啟苗人棄玩覬覦之漸
應請飭令地方官及苗弁人等逐寨清查除年代久遠無
又取贖之田仍令漢民照舊管業外其有近年田產無論

杜絕典賣即係冒禁私售勒令苗民取贖仍將失察之地方官查明議處不容稍有隱瞞自此嚴查辦之後申明例禁漢民永遠不許典買苗田苗人亦不得承買民地倘有違犯一經查出即將田地給還原主追價入官仍復治以應得之罪至衆放利債盤剝欺凌尤為苗害現亦一併嚴加申禁並令有業漢民除按額收租之外不許搀加戶名目驅使苗民如敢有犯即以原田賞給被役之人田主仍行加責發落或有凌虐致死情事另行加重治罪且等現在酌定條規通飭地方文武實心查辦庶民苗各守各業無可藉口自必永遠相安矣

一釐定民苗村寨毋許混雜並嚴禁差役擅入苗寨勾攝公事以杜藏奸滋事也查黔省在在苗疆原非湖南僅有三廳苗地者可比但漢人所居則曰民村苗人所居則曰

苗寨未嘗不各分界限祇緣通省各屬毗連川楚滇粵五方雜處苗人不能出外貿易亦資客民赴場互市以通有無是民苗來往勢難禁絕但不釐定章程嚴行加禁恐日久孳生或有游民潛往煽惑愚弄等事俱屬不可不防應請嗣後貿易客民祇准居住民村不得假宿苗寨其地方官勾攝公事皆當責令苗弁傳喚毋許差役前往致滋擾累且現在通行上下游各府廳州縣按季查報凡有苗寨地方者一概照此奉行倘有故違官則立予嚴參民則從重治罪俾苗寨既無誘惑滋擾之人得以安其淳樸耕鑿之舊必日漸恬熙苗疆永靖矣

一酌裁把事土舍亭長各名色以杜科累也查與義安順二府所屬苗疆共設有　題襲長官司從九品土司及在外給委土千總土舍土目數十餘名此外尚有亭長兵丁等項一州縣之中自八九名至十餘名不等即如冊亨貞之有岑陸周王農王姓頭人此其明證此等管寨頭人皆自前代襲職嗣因改土歸流遞傳為土目亭長年湮世遠久無威望懾服苗人設或地方州縣濟私藉端派累臣等前奉　諭旨因而廣督臣吉慶具奏革除汛城漢奸充當把事寨目一節　命臣等一體查照辦理現在清查興義安順等處其有平日欺壓苗民之土目亭長人等不但一律革除並應追究情節分別辦理其有罷軟無能撫馭無術者一概斥革永不許再立土舍亭長等項名目照湖南三廳貴州銅仁之例酌設土守備土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俾資管束仍責成所屬文武稽查彈壓至此外頭人良莠不一在乎苗人之服與不服不在乎苗人之服與不服不關名目之存與不存果能約束衆心悅服則與其另設鄉

約保正莫若仍其舊職俾民苗相安無事臣等查前次勦辦仲苗有能聚衆協同官兵保守城池村寨並護守臺站運道者並有曉諭苗民不許從賊率衆赴營投順者此等頭人皆係有功足錄仍應令其照舊管寨不必更張如此分別汰存既無勒派侵淩之弊亦無驚疑惶惑之害矣

一酌定夫徭工價以資窮苗口食也查黔省大路各站原有額設站夫驛馬尋常差使應付裕如間遇緊要差務如護送餉鞘遞解要犯等事需用較少不得不向民間照價僱用而興義安順等處漢少苗多無業窮苗樂於趨事藉資餬口每有揮之不去之勢若一經禁革未免口食無資臣等公同酌議應請仍照舊規准其僱募應役並酌定價值每名每日給銀五分其距站較遠者田空之日給銀三分倘苗民中有喂養馬匹情愿赴站應差者一匹給銀一

錢六分俱著各地方官按名發給但不得短價勒派及假手胥役致滋擾累如有前項情弊一經查出定即從嚴參處庶無力窮苗資生有藉而各站要差亦可無誤矣

一酌設苗弁以資管束各寨也查興義安順一帶苗寨甚多大小不一今既將土舍亭長把事人等嚴行禁革未便竟無稽查管束之人若令漢人充當鄉約保正恐致日久弊生不可不杜其漸上年戡定狆苗兇頑被戮者固多投誠効命者亦復不少其中有奉　旨賞給翎頂之人本係各該寨曉事頭目向能約束羣苗軍興之時或率衆來投或隨兵打仗均屬真心効順此時若置之閒散不獨無以示勸懲恐恃符生事之漸臣等熟加商議其現經裁革土目亭長各寨應請照湖南三廳貴州銅仁設立苗疆辦事件地方官行查守備守備轉行各弁層層稽考俾有專司至此項苗弁即從得有翎頂之順苗降苗內秉公遴充如有不敷再將從前出力降苗酌量拔補遇缺遞選不准子弟承襲總以苗衆悅服或著有勞績之人驗明充補仍令該管文武隨時查核分別陞降賞革以示勸懲庶苗衆咸知從逆者自蹈擒誅効順者得邀錄用自必互相感奮而該苗弁既得頂戴之榮復有地方之責更當顧惜顏面認真管寨不敢為匪矣其應如何酌給錢糧暨設立屬向分四鄉者應設苗守備四員為統轄之人其餘各隨苗寨大小設立千把外委分司管理仍聽守備約束遇有應辦事件地方官行查守備守備轉行各弁層層稽考俾有專司至此項苗弁即從得有翎頂之順苗降苗內秉公遴充如有不敷再將從前出力降苗酌量拔補遇缺遞選不准子弟承襲總以苗衆悅服或著有勞績之人驗明充補仍令該管文武隨時查核分別陞降賞革以示勸懲庶苗衆咸知從逆者自蹈擒誅効順者得邀錄用自必互相感奮而該苗弁既得頂戴之榮復有地方之責更當顧惜顏面認真管寨不敢為匪矣其應如何酌給錢糧暨設立額數之處容俟查照湖南添設苗弁成例另行　奏咨辦理以上五條謹就臣等愚昧之見悉心酌擬是否有當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

又非助賊抗拒官兵亦發往黑龍江為奴係屬接照章程二三年來皆如此辦理臣曾任刑部湖廣司郎中承辦此案查閱有出門探親被擄者有避難不及裹去者有貿易遇賊脅從者有婦人夫被賊戕身因躲避得脫者均一經盤獲發遣為奴伏思該犯等既未習教即是良民家被焚蕩身遭驅掠即是難民幸而挺身走歸獲觀天日不蒙軫卹乃與逆案連坐及身習邪教等犯一概同罹重罪核其情節深可憫憐可否仰懇　皇上勅下該督撫自後凡遇拿獲逆犯果審訊明確並無習教助逆情事無庸拘泥章程一概停其發遣妥為安插其從前已經發遣者並望

飭令刑部詳晰查明准其釋免倘蒙　俞允請即將脅從罔治之實政　頒發諭旨刊刷謄黃在賊附近處所廣為曉示俾知從賊人犯業已發遣如廖瑄南等男

婦若干名且得蒙
恩追田釋放安居復業尚復何畏
何疑不早投出坐待殲戮玉石俱焚竊以人心莫不欲去
危就安臧黨聞風必能革面洗心爭先効順似亦解散羽
翼之一法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睿鑒訓示
請禁進獻飭吏治達民隱釐驛政疏　嘉慶四年
何道生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何道生跪　奏為條奏事欽惟我
皇上聖不自聖安益求安當　親政之初即下直言
之　詔凡在臣工各抒所見以備　採擇日職
司獻納敢不勉竭微忱以期仰副　詢於芻蕘之至意
謹將管見所及列為四條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一曰禁進獻欽惟
大行太上皇帝至聖至明無微不
燭前因各省督撫土貢之外間陳玩好曾經降　旨禁

飭誡以督撫為封疆表率首重廉潔若進獻之路一開則
不肖者得以藉口進　御需素屬員層層遞取必至派累
民間是以加之戒飭　聖意至深遠也諸臣自宜凜遵
恐督撫之中有以此為嘗試者不可不防其漸伏乞
皇上申明　聖訓曉諭諸臣俾知　郅治之朝不貴異
物諸臣惟當砥礪廉隅潔清自矢以佐　上理則吏治之
源清矣
一曰飭吏治親民之官守令為重民社所寄邦本繫焉今
之為守令者不問民俗之淳漓但計缺分之肥瘠不思勤
求民瘼惟期利益身家近年以來川楚地方教匪滋事多
由守令之不職而不盡由民性之不馴守令之不職又多
由督撫之徇庇而不盡由人才之庸劣蓋守令之賢不肖

惟視督撫為轉移為督撫者果能整躬率屬潔己奉公循
良者必擢貪劣者必懲則一省之中雖不能盡皆良吏而
上行下效各矢天良大法小廉咸知愧厲作奸犯科之徒
自無所容今之督撫不能整飭屬員者半由於不能正己
半由於迎謏處分蓋惟無瑕者方可以責人己之不正何
能御下而守令獲罪督撫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故隱忍不
發以觀後效者有之互相蒙蔽苟圖無事者有之因循姑
息遂致釀成事端者亦有之此誠當今急務不可不大為
整飭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於所屬州縣務
須博采輿論體察民情倘有不順人心不洽公議者立即
參劾並乞　勅下部臣嗣後各省守令有以貪污不職
敗露者或因科道論劾或因士庶控告其上司各官徇庇
之罪必須嚴究以儆官邪至各該督撫自行參奏者其失

察之咎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顧考成無所
迴護而吏治可以整飭矣
一曰達民隱伏讀　聖諭以民隱為念而欲其上達此
誠　聖主宰治之要道也欽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無不以勤政愛民為心民間尚何疾苦之有
然而近年以來川楚等處賊匪蔓延以致
廣功未藏皆由於地方官之不奉法者多而民隱未能盡
達也民隱之未能盡達者半由於督撫之徇庇不能整飭
屬員半由上控之案情不能徹底根究向來凡有上控之
案或交該督撫提審或　欽差大臣質訊而統計所辦
之案歸罪於地方官吏者不過十之二三歸罪於原控之
人者不過十之七八否則不過藉稱了事歸於兩敗俱傷
推原其故皆由於外省迴護之惡習牢不可破而彌縫之

巧術更屬多端故無論往訊之人或徇情受賕或聽斷不明即使矢正矢公長於折獄而本省官吏一聞　欽差之信即將全案情形捏飾裝點不使稍留罅漏查辦之人鮮不受其蒙蔽至於　欽差所過州縣支應供給其弊更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員隨帶司員一二人而已大臣司員所帶家人按例皆有定額而無籍之徒互相援引依草附木動至多人較之定額不止倍蓰所到之處輒假　欽差之勢鞭撻州縣辦差人役飲食若流徵求無厭甚至州縣亦皆受其呵斥使車所過里閈不寧公館鋪陳空如席捲即使所訊之案毫無冤抑而沿途已不勝其擾矣伏乞嗣後凡有上控之案其與督撫並無干涉者即交該督撫據實審辦其干涉督撫恐致迴護者立即提犯進京交部臣秉公嚴鞫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倘有必須親至其地踏勘情形者交鄰省大員就近查勘分別奏咨歸案辦理庶驛站不至騷擾而民隱得以上達矣

一曰釐驛政　國家設立驛站凡馬匹人夫皆有定額草乾夫價皆有奏銷原於閭閻毫無擾累乃各省地方官奉行不善借差使之名開科派之路馬價折之民間草豆納之里下一遇緊要差務格外派累者有之差拿民間行旅騾頭馬匹充抵驛騎者有之於是州縣之賢者無不以衙缺為畏途而不肖者反以衙缺為要缺至於一當衝缺則無論賢不肖皆以辦差為要務其精神才幹用於學畫夫馬者半用於奔走伺候者半加以下程鋪墊需索徵求應接不暇雖有循良之吏亦惟有低首下心以苟免賠累為請嗣後新舊接收如於限內未能交清止許接任官查明詳揭或係自己經徵或係請領上項自應將該員截留在

地方之脂膏肢削愈深奸蠹之囊橐分肥愈厚而貪詐者之藉端入己飽其欲壑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申明定例轉飭有驛州縣遇有差務務照部頒勘合夫馬定數支應如有不遵定例額外需索者立即直揭部科各督撫仍責成道府不時稽察所屬州縣如有藉口辦差派累百姓者立即揭報參奏倘徇隱不辦別經覺察即將該上司一併嚴議如此嚴切畏底驛政清釐而民無枓派矣

請嚴交代並定咨追章程疏　嘉慶四年周　栻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周栻謹　奏為請嚴禁交代私立議單並嚴定咨追章程以免隱射以重錢糧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照錢糧交代有無虧短均於正展限內結報定例甚嚴我　皇上涖政以來屏絕貢獻且於賠罰各項概從寬典則大吏當不敢復有收受陋規之事地方官不致有過於虧空之處其於交代亦易清釐惟查積弊相仍至今尚有未盡革除於前後任交代限內未能清楚則以限期已屆推為出結而當同監交之員私立議單以俟徐為補償此在起初亦不過一時私弊後則竟公然回明上司恃為公據以致陞遷事故各員已經到任與已回旗籍者又復以任內有未清之項申請咨追甚至有動用公項難以彌補竟為含混其中飛洒隱射是亦在所不免迨至咨追到處或能完半或完未及半則又以無力完繳詳請豁免冀以為開銷之地是使有定　國帑轉歸無著殊非慎重錢糧之道臣伏查交代以限期為准以出結為憑請嗣後新舊接收如於限內未能交清止許接任官查明詳揭或係自己經徵或係請領上項自應將該員截留在

省務須完交清楚方准赴任田籍不得通同寫立議單希於限外通融補交致違定例若照從前積弊相仍一經發覺將監交之員一併治罪該上司予以嚴議如已交清出結並經督撫給咨離省概不得復以在任未清申請咨追致滋輾轉拖延隱射彌縫之弊此外如有續經攤出應賠應墊必須咨追之件由督撫逐細聲叙款項咨部查核經部核明　奏准即由部行文各督撫查追非奉部文該督撫更不得遲自行追若有以交項未清請追者除不准其咨追即著落出結官賠補外仍將扶同出結之處將接收之員並各該上司分別嚴議如此嚴定章程庶　國家帑項綠毫皆歸著實似於倉庫錢糧畫昭慎重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陳清查漕弊章程疏　嘉慶四年　岳起

江蘇巡撫臣岳起謹　奏為遵　上諭以宜興奏除漕弊一摺據稱有漕州縣既革浮收運丁無從再有幫費並沿途無名雜費一概裁革及嚴禁水手勒加身價各情節著岳起查照所奏會同漕臣實力查辦等因欽此臣接奉後路過淮安值漕臣蔣兆奎押運北上未經會面當將奉　旨會辦緣由移知在案臣抵蘇後即面詢各屬詳細根究緣漕糧一項積弊多端歷年久遠自州縣經徵起至運通交兌止處處陋規層層勒索查二十餘年前民間交納漕糧均係遵辦好米其間官收丁兌過淮運通雖亦稍有規費然為數無多自地方不肖官吏違法浮收每米一石漸加至七八斗糧戶不堪授累隨以潮雜下米搪塞挺交經征官吏貪圖浮多即將就收納至旗丁兌運時明知州縣得有盈餘米色又復惡劣是以多方挑剔勒加封幫費每船至二百三四十兩及二百七八十兩不等其兌米有全數收米者有止收六七成其餘即行折銀者至米數短少不數交納隨於米中浇水令其潮漲並聞於將到通時預行將米浇濕點竹纔火扡十餘隻插入米內用倉板蓋嚴火受火蒸漲出更多此外又有壟斷奸商于通州左近關設米局內則勾通步軍統領衙門之番役外則串和倉場及中西二倉之書差肆行收買俸米用石灰水伴蒸蝕去外皮仍充新米狡猾旗丁即購買交納以補缺額故京中所聞俸餉米石久有回漕米之名積習相因惟弊是營竟致米數之盈絀米色之純雜置於不問是以旗丁領運無處不以米為挾制即無處不以賄為通融靡費至今有加無已推原其故沿途之抑勒由於旗丁之有幫費而旗丁之需索幫費實由

州縣之浮收此等情形久在　聖主洞鑒之中方今　朝政肅清風氣丕變當此革弊之始若不徹清釐仍復以空言塞責或稍存畏難瞻顧之問則因循以生不但不成事體將來流弊之害竟不可問且竊思欲除一弊先絕其源而嚴禁浮收實為絕弊源之首務除經前督臣費淳業已遍行曉諭諄切告誡外臣又復申明禁令俾閭閻百姓莫不周知以防其影射之漸再查州縣收漕例應親赴漕倉眼同收兌乃近來道行者絕少其故不止為懶惰偷安蓋特與胥役以浮勒折征之地且使控訴者惟見胥役不見官長則止能告役之營私而不能指官之主使此等伎倆更屬詭詰臣已遍行嚴飭務令該州縣等親身在倉如遇有相驗等事必須親往者即停止收兌以俟回倉再收總令其始終親自經理以專責成兼嚴飭各該府不時

第 47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版權所有

親行稽察並明白宣諭以今歲開征後仍有以浮收具控者無論所控為官為吏總應先參後辦以杜其狡卸之謀使均知計無所施法在必行苟非冥頑之尤當必咸知欽戢且伊等既絕望於浮收之利其驗米色自必認真而糧戶亦不敢仍以劣米交納米既乾潔如式旗丁亦無從藉端需索則樂源可望肅清至旗丁每年出運有應領之例價有應用之例費細加核算雖有不敷究屬無幾惟額外之陋規用項繁多臣謹將查出各款並該丁等額領經費各正項分別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惟查旗丁沿途費用陋規事隸漕運倉場二衙門臣無憑稽核查漕臣蔣兆奎倉場侍郎達慶均係前經到任屢無所用其迎護臣隨一面移知今將各該處書差胥役人等相沿陋規共若干款係何名目及猾丁奸商等蒸燒米石諸弊實詳切查明

務實務盡並妥議奏辦裁革一切章程由該衙門據實具奏恭候　聖裁再行移知臣處以便傳諭旗丁使知從前沿途規費盡數革除伊等頴領之項足敷經費不致賠累則旗丁亦可相安再臣吏有請者漕務之弊在有漕省分均所不免必須一體徹底革除方為周密應請　諭旨勅下有漕諸省各按本省情形詳細籌畫列款指明嚴行禁止俾各省旗丁及漕運倉場諸胥役無從吏生觀望冀倖之心如此則法令詳明人咸知畏庶漕弊可以永清而米既乾圓潔淨倉儲亦堪經久臣以鹵鈍之資當漕務最重之地夙夜思維詎無確見憂懼實深惟有實心實力率屬舉行不敢稍存隱飾庶期不致深負　聖恩謹將擬定章程恭摺具　奏

續皇清奏議卷一

續皇清奏議卷二

條陳平賊事宜疏　嘉慶四年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梁上國跪

聖鑒事竊臣新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欽惟我　皇上至公至明英睿敏斷錯枉舉直愜服人心用人之道非臣下所能仰體至於政事則大小臣工均宜殫思竭慮以求熙績而今日之要務尤在平賊蓋賊平而後萬象作新六宇和樂雍然復見太平之盛矣臣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豁然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於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衆釀成不法者罪止

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為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為劉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惑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數省賊劉之協之徒黨則么麼匪皆地方官所激變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者特避重就輕欲掩蓋其激變害民之罪耳夫反叛之逆賊普天同讎人人爭食其肉今但名之曰邪教則吾民之抵禦之者不力而讎恨之者不深甚至有畏懼之者矣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撫綏駕馭遇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奸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為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興之法從事而不肖官吏吏

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錢滇黔川楚
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為生者一時罷業圄已狡而思
逞又適值裹挾一帶有查拿邪教之案有司奉行不善挨
戶搜查奸胥蠹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
治罪於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
並起與官為讎　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
且寬容俟事竣查辦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
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
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
由然後用藥有準臣愚以為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釀禍
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
以貪殘之吏既已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於光
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

所共憤責成將卒刻日掃除則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
而賊勢孤穽獸釜魚無難珍滅矣
二曰尚謀謀以善勝算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
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合之衆狼奔
豕突非有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率務焚燒搶掠並
不能為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　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
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難刻期勦滅然外之督撫將
帥惟以兵力單薄為辭而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

氣索而不振為今之計機會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
伏人衆新附利用間或因其疲乏而邀擊之或因其怨思
而解散之或批亢搗虛而蹴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
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機應變善謀者必
有以握其勝算矣曰愚以為宜　詔在廷大小臣工將
平賊方畧各抒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　聞
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伏　聖主睿裁鑑擇如果
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事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
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稟承
意以遷延矣
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既出沒川楚豫之境則此
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各帶大兵分據要

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諸道將帥自當公忠體國斷無敢有觀望不前者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即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無寇罔恤以鄰為蔽也即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飄忽無常軍之掩擊襲追奇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怯顧即誤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即時順應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國初平定諸省並　命親王貝勒為經畧為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蔓延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刋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而至鏖荒僑籍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嚆嘈一種十百為羣以焚搶為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賊之大勢盡趨於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當其衝臣愚以為　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衆所信者一人為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勦之責如四川則保寧為一路達州為一路而並於東南預防其由西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為一路宜昌為一路施南為一路陝西則漢中為一路興安為一路商州為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為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以為特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尾追者不誤於所向統帥於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使捜飾委卸者莫逃於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一必無觀望牽掣之實矣至於巡撫本有撫綏地方之責應今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舊無巡撫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叱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勦捕賊匪三年而未蔵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為要務伏思　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國法甚於畏強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情視操練為具文視錢糧為固有甚而軍吏隱占兵丁賈閒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僱募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為民累也即此項所調之兵遠從他省跋涉千里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氣緩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遲期疾病死亡相視悽沮於是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況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宻謐然誉伍空虛奸民之窺覘亦可慮兵僱募鄉勇無論其浮開名

數冒銷錢糧也即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縲縶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報其私忽或要索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暫時一用不為長策矣敬惟

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　勅下統帥分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即于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為額兵有功與各標營一體嘗拔其未習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為新兵撥與無事之各標營將弁管轄以時操練學習備軍營中退病出缺者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從征戰與編為新兵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領使歸其鄉夫此所僱之鄉勇既已編作額

兵則所調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雲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更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後統核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實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蕃苗山林深阻多設重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為未雨綢繆之計即或恐其糜費欲為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於僱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

五曰杜冒濫以收實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所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游移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耕職業兩不曠廢矣　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從微員而躐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請軍需動數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即敘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部抄如湖北參員胡齊崙以查拿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至安鄖襄道加按察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揑侵欺聲名狼籍現在敗露又見部抄德楞泰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手承辦糧臺之知州覃光典所稟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兩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為官司之利為仕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　國帑為

鼓　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慫以為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即於軍營所出各缺遞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即優以應陞之銜賞以翎頂而不必遞陞實缺蓋此項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尚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遽陞實缺則該員即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變且賊去而後一切撫綏完緝尤資得力之人也事後日合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　見迴予陞遷庶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剿逆路之言統兵大將所用

厨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日相宴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侑酒者而備弁兵辛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逾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　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醪之美士懷挾纊之思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妥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川楚豫四省沿邊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難民賑濟口糧修理房屋借給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巡撫專董其事竊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蓄備資糧又次則撿核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即保甲之法但煙冊門牌有司率皆視為故事不肯實力奉行委之雜職吏胥又適滋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戶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二登證明晰不許稍有隱漏朦混戶內人口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被擄之月日應募之地亦一一填註戶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即按冊驗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戶既查明戶口隨即閱實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令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為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傭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即派令此項壯丁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舉火鳴鑼為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為聲援汎防官兵亦即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閱其地勢查數省沿邊地方自經前明寇亂鄉民為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擇考

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按鄉民所有糧石積粟藏貯其中賊至即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夫檢核田土之法各鄉除現竹葉戶管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總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記明確不許豪猾有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即將此項官地撥與佃種輸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於另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為防賊起見即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量予寬容必置之數千里之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黨則於官地最多之處妥為安插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為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於無形固綱維而不動一舉而數善備矣

以上六條係臣庸愚鄙淺之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陳親民之官選任宜久疏　嘉慶五年　鄭宗舜

奏為敬陳管見仰求

聖鑒事竊惟親民之官莫如有司而州縣為最近其以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鄭宗舜跪

知州知縣名官者凡一州一縣之鉅細必周悉無遺而後因其利弊隨時興革補偏救弊未有不經歷歲時官與民相習而能政平訟理者故漢代循吏每奉詔諭褒嘉進秩

而不遷其官其民亦愛戴不忍遽舍之別從来始非古昔
世官之遺意也方今各省州縣官有三年大計舉劾之例
有六年俸滿保薦有十年俸滿甄別之例有調煩調簡之
例此外又有預保特保間一舉行者在　朝廷立法欲多
方慎選以察吏為安民之計也而躁進之員則以為遷擢
在結上官而不在安百姓蓋其履任之初即謀遷轉之機
實緣奔競專用心于承奉上司甚至漁獵民膏營求陞進
供應過往則竭力逢迎假借辦公則逗留省會且有初選
未到官者必須趨省謁見不憚迂途遠道積弊相沿送使
設官為民之意徒為借徑營私之計一切良規盡變為謀
身張本殊不念此身所授之職原為教養需人責任甚重
拜爵受祿　朝廷舉一方赤子之休戚付之其人而視之
有如秦越平日既不留心講求民間利病所在為之區畫
長久臨事時亦不過彌縫敷衍未嘗深加體察其骫法殃
民者又無論矣是則名為親民之官而實同傳舍之客知
州知縣之謂何要其所以致此者則皆不久于其任之故
也臣愚以為凡州縣官不肖者既經隨事參究如才具庸
闇闇冗者亦即分別降職勤休立法已詳惟於專心民事
著有利濟實政與訟同聲者以三年為率循大計卓薦之
例量請議敘俟引　見回任後仍留本任亦以三年為
期果能益加歷練才具出衆者再行保舉陞用仍照例送
部引　見候　旨遵行其安靜恬愒之吏任無廢事
民情依賴者則通計以十年後保題俟引　見時請
旨定奪至地方之煩簡才具之長短量為轉移調簡者
無拘年限其調煩者亦必本任歷過三年後始見其人與
煩劇相宜酌量奏調之後原為其與此地有益而

久者此也是否可採伏乞　聖裁

請整飭親民之官疏　裏慶五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王蘇跪　奏為請整飭親民之官以
肅吏治以厚民生事伏思切近百姓者莫如州縣州縣得
人則地方治而民受其惠若州縣不肖則諸事廢弛而百
姓受朘削之苦故州縣者吏治民生之根本也自去歲以
來督撫司道咸知謹慤近又　特降諭旨令各直省甄
別知府誠以知府公廉則州縣賢否無難立辨但州縣缺
分既多流品復雜賢不肖錯處其間一時頗難整頓日再
四思維擇其急需整飭者五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從前州縣虧空往往以攤派及餽送為名挾制上司虧
空愈多則上司待之愈厚近來督撫頒令州縣隨時彌補
不肖州縣遂又以此為名百端要索上司其彌補曲意

姑容究之一旦解任不特從前之虧空依然並於原數之外復有加增以肥囊橐上司既已姑息於前但求無事為福莫不抑令後任出結後任接手仍效前任之所為故彌補虧空之名為害甚大應請　勅下各督撫轉飭該州縣等各矢天良力行節儉虧空自然日少一日如有陽奉陰違仍復藉端漁利及於原數之外復有裝點者即行參治罪若能嚴辦數人則其餘可望悛改矣

一州縣養廉貼患最為可恨近年以來每有棍徒借端欲錢大抵為演劇賽會等事從中漁利起見倘有紳衿呈官請禁或有督撫訪聞飭禁並與紳衿無涉者棍徒等輒敢聚衆擁至紳衿家中小則打傷什物大則拆毀房屋甚有白晝於城市之中連拆十數家者當其洶湧之時地方官恐生他變勢難救護乃事後鳴官往往規避處分置之不問以致刁風日長毫無忌憚查從前閙着械鬥皆由地方官視為利藪以械鬥彙多為豐年少為歉歲積漸使然遂致不可禁止今棍徒聚衆滋事若不早行嚴禁將來殊有關係且思外省積習牢不可破若再嚴疎防處分勢必諱飾愈甚應請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地方官雖當時不能禁止而事後能不動聲色拿獲嚴辦者免其置議如置之不問經上司訪聞或別經發覺即行加等治罪如此庶地方官知所儆惕不致貽將來之患矣

一州縣官聲名好醜出自輿情無容勉強乃有交結紳衿出於做作者已屬可笑更有一種州縣採聽上司欲行參劾暗買耆老多人於上司前具呈反言聞欲題陞乞請借寇雖公正廉明之督撫亦為所愚此等巧詐已出意料之外又有一種州縣自知民情不甚愛戴於無事之時密令衙役人等刊刻傳單偏行粘貼單中開說本官清廉辦公竭蹶欲自告病我等務必赴上司請留復令官親幕友揭取此單到處傳揣一思慰缺一望遷官會俟居心殊屬無恥應請　勅下各督撫遇有此等呈詞傳單務加嚴密察訪如有絲毫裝點即行究辦庶幾懲一儆百而巧偽之風稍息矣

一川楚例捐納人員揀發各省者知縣一項為多此項捐納之人未必皆身家殷實大抵官親幕友之屬並有一種貌似有才按其居心實與商賈無異一經得缺便當以數萬赤子付之豈能有益查大挑舉人發省淮各督撫甄別補用相應請　旨凡捐納知縣　令該督撫加倍留心察看其應補一字二字等缺或應改補佐雜及勒令告病之處悉照大挑舉人例辦理以昭平允

一州縣官因公降革例准捐復但此項人員因公獲咎者固多往往有貪賍不法聲名狼籍上司一時失於覺察及事後欲行參劾又恐自干吏議不得已避重就輕擇一因公案件　奏請降革及捐復之後或仍發原省督撫復加姑息或改發他省賢否無從遽知且既已出貲捐復補官之後勢必婪索取償故此項人員採守最不可信實與捐納出身無異應請　勅下各督撫遇捐復發省者宜細加察訪倘灼知其從前居官平常者即行勒令休致不必更俟委署地方著有劣跡方始參劾如此辦理庶劣員無從輾轉蠹民矣以上五條皆微臣管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

請嚴吏治官方疏　嘉慶五年

阿林保

江西按察使臣阿林保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鑒事欽惟我　皇上法天行健體道執中　親政以
來廣詢博採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無不仰厪
規畫盡善固已綱舉目張　德洋恩溥內外大小臣工
計無不爭自濯磨共矢精白以仰副　聖主勵精圖治
宵旰勤求之至意惟尚有數事關係吏治官方似宜再加
整頓嚴行禁革者臣賦質庸愚仰荷　天恩簡格擢任
臬司有所見聞不揣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州縣徵收錢糧宜按月解司以杜侵挪也查定例直省
州縣於開征時設櫃大堂聽民自封投櫃按卯折封時仍
令學正教諭等官眼同監收以防吏胥勒捐浮收並隨征
隨解立法本屬詳明但相沿既久奉行不力有因循怠玩
自本年二月開征直至次年奏銷尚有未清解額者中間

歷時既久侵蝕虧短自所不免勢不得不將次年新征錢
糧移抵上年解額以副　奏限而顧考成此挪新掩舊之
所由起即倉庫虧空之所由致也應請　勅下各督撫
嚴飭各府督令各州縣徵照舊章務須教職等官眼同監
收按月解司其或邊省道路較遠者按季解司倘有仍前
遲緩者即行嚴參議處其教職等官令於監收後按旬詳
報本管道府由府轉詳藩司以憑稽核如有瞻徇貽誤一
併附參庶州縣有所嚴憚教官顧惜功名不肯為人受過
或亦慎重錢糧預杜侵挪之一法也

一外省各衙門胥役宜嚴加裁汰以清弊源也查向例府
州縣設立吏役本有定額毋許違例增添第歷年以來在
外各衙門書吏或經承一人添設清書數人衙役或正身
一人添設副役數人及十數人遂至冒名朋充白役滋事

所在皆有在此輩初意或不過為挂名卯簿規避差徭起
見因而在城則串通衙門包攬詞訟在鄉則嚇詐鄉愚指
官撞騙舞文肆惡最為民間之害而督撫而司衙門書役
摧勢更大滋弊尤甚現在欽奉　上諭以內外各衙門
書役積慣舞弊誠飭臣工各宜加意釐剔以除積習仰見
我　皇上聖明遠照洞燭無遺中外諸臣自無不仰遵
諭旨實力奉行但臣以為非首加裁汰則人數眾多
難以稽查約束應請　勅下各督撫於大小各衙門通
行禁革除例應支領工食吏役外毋許仍前多役違者隨
時參處如此庶足以杜冒濫而清弊源矣

一外任各員官親宜立限制以肅吏治也查直省大小各
官於赴任後接眷至署本屬常情因而兄弟叔姪內外姻
親依附而來者源源不絕或至數人及數十人之多名曰
官親其中自愛者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往往參預詞訟干
涉公事或出入衙門與屬官紳士往來交結招搖撞騙舞
弊營私此等倚恃內親託名幫同料理實則諸事膠敝朋
比為奸本官瞻顧私情不能舉發由此事多旁挽諸務廢
弛聲名狼藉者有之人口眾多濫用無節虧挪庫項者有
之且以為敦念本宗周恤親黨亦屬人情第果廉俸有餘
即隨時寄回本籍分贍親屬亦無不可何必令其聚處署
中既須關防並滋糜費應請　勅下各督撫詳加核議
除同胞兄弟叔侄仍准留署外其餘一應內外親族俱不
准留住署中其有本無至親骨肉僅有內外姻親或准其
酌留老成謹慎者一人在署照料家務督撫提鎮則自行
陳奏其餘文武各官則詳明督撫按季彙題仍嚴飭不得
干預公事違者參處如此稍有限制或亦肅清吏治之一

端也

一外官任用長隨宜加驅逐以飭官方也查外省大小各官事務較繁指使乏人不得不收用奴僕若輩或營求本官之親友力為推薦或本官需次既久負債稍多此輩為之張羅借貸清還債務跟隨出都及到任後即派令管門兼押任其出入在外則與書役時得見面在內或與幕友連衙聽文作奸無所不至所得既多或廣置産業到處立家或冒捐職銜在外公然頂戴隨從多人名曰大長隨本官耳目盡為朦蔽即有覺察非念微勞即為所挾制甘心隱忍及見本官聲名不好上司有所風聞或先期告假攜貲遠遁往往官被參劾雖須追賠此輩轉得坐擁厚貲置身事外情節甚為可惡此種惡習督撫盤政關差織造等衙門為尤甚此輩倚本官聲勢妄自尊大名曰堂官本官或不能約束或稍加信任每多勒索門包收受陋規凌虐商民婪取財物不肖屬官藉端結納貪緣餽送冀圖陞遷往往累及本官身敗名裂言之實堪痛恨今蒙

皇上整飭紀中外肅清大小臣工固無不儆凜天威廉隅自勵但恐此輩沿習已久或未盡能欽戴應請

勅下各督撫盤政關差織造等於本任衙門內除舊有家丁外其外來長隨只准擇其小心樸實者酌留數人僅足使令其餘概行驅逐其留用長隨姓名數目按季造册咨明都察院歸於各道御史所管着分分別稽查如有仍前濫用者指名糾參其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令按季報明各該管督撫衙門隨時查核倘有陽奉陰違者即行參處庶若輩有所儆懼大小諸臣亦自顧身名不敢仍蹈前轍或亦整飭官方之一法也

一各省兵弁緝捕盜賊宜優加拔補以示鼓勵也查直省各營于城鄉鎮市及水陸要衝安塘設卡俾令巡緝奸宄遇有盜賊會同地方文武協力擒拿獲犯記功失事者議處除暴安良法本周密第日久懈生每遇竊盜偷刼各營兵弁能立即捕獲者甚少固緣各該將備整頓無方稽查不力聽其偷安廢弛或亦獎勸之方有所未備向來文職州縣佐雜各員有能擒獲鄰境盜首及獲盜十名以上者督撫奏明送部時蒙

聖恩破格超擢各該員等有志上進每能設法偵緝拿獲真盜各營兵弁其技勇視文員自當較優倘加以鼓勵未必無可用之才伏查直省各營每遇干把缺出大約通計資格之淺深漢仗弓馬之優劣辦事行走之勤惰酌量陞補循照舊規但僅取虛名未責實效若以獲盜之多寡為拔補之次第似更實而有據於

一各省操練營兵宜令巡道知府就近稽察以收實效也查直省各營原應隨時訓練秋季閱操後認真演習務令陣法整齊器械精銳技勇嫻熟方足以資捍衛而備調遣近來除各省會督撫提鎮駐劄地方尚能按期操練營伍可觀其分駐府城各營往往平時因循怠惰及至督撫提

鎮衙次巡閱始行採訪數次以應故事實因無人就近指
察以致將備偷安查各省巡道皆無兵備本有巡查之責
知府係方面大員責任綦重其駐劄之地多係鎮將遊守
同城若令各巡道知府隨時稽察將各營採訪日期按月
申報督撫查核如有怠惰偷安營伍廢弛者即立予參處
巡道知府倘不實力稽察按時申報該督撫一併附參則
各營有所畏懼自必按期練習不敢虛應故事似亦整肅
軍政之一端也以上六條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合繕
摺恭　奏仰祈　聖明睿鑒訓示施行
　　請酌刑名例案疏　嘉慶五年　初彭齡
雲南巡撫臣初彭齡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
事竊臣佔畢庸才未諳吏治仰荷　天恩畀任滇撫半
載以來於一切吏治民生隨事隨時悉心講求不敢冒昧

從事誠恐有負　聖主委任至意茲因秋審屆期檢查
刑名例案臣愚見有應參酌者六條敢為我　皇上陳
之
一官員失察處分自行查出詳辦應請量予寬免也查地
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書差兵丁及衙門一切厮養役
孚凡有索詐賑私誣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
輕則罰俸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束庶若果
知奉公守法不致肆意妄為倘既經犯案尤當
據實詳辦方足以肅法紀而懲奸邪無如束縛過嚴規避
愈多凡有此等案件該管官畏懼處分多方迴護或挫作
平人或稱已作革甚至自行薄懲示儆將就完結匿不詳
報即有釀斃人命亦多安頓調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轉
得佯逃法網如經上司訪聞或有本家告發固可按例參

必各知欽跡矣
一衙役詐賑毆打斃命應於例內添纂也查定例衙門蠹
役如有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賑數多寡擬絞監候若拷打重
役奉票勾攝藉端嚇詐致被索之人輕生自盡者而言又
定例誣良為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者絞監候若拷打重
傷致死者照故殺例擬斬監候此指捕役誣良為竊一項
而言若起贓並非誣良本係奉票勾攝索詐不遂逞兇毆
打細繩吊拷因傷身死此等案件較之被逼自盡者情節
既重若仍照尋常鬥殺問擬亦不足以示情法之平查差
役嚇詐與毆打致死者情罪亦屬相等自當一律科斷應
請於衙役詐賑致斃人命條下添纂若係毆打因傷身死
者即照故殺律擬斬監候
一假差嚇詐即應照差役問擬也查例載詐充各衙門差

役假以差遣事情緝捕盜賊為由占宿公館妄拿平人及搜查各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者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枷號一個月發邊遠充軍杖罪以下枷號一個月發落等語例內所指實犯死罪如有偽造印信毆故殺人等類毋論常人差役皆係原犯死罪自可照律定擬若僅止嚇取財物挾制逼迫而被害之人忿激自盡者在差役罪應擬絞若常人律無正條向來多係比照威逼人致死例問擬充軍亦有比照差役詐賍覓命例擬絞者究未明立科條不免易滋出入且此等棄犯雖非真正差役而其兇惡聲勢實與差役無異應請酌後凡有假充差役嚇取財物論銀錢多寡曾否致斃人命悉照差役一律問擬其未經致斃人命分別徒罪上下原例應請除

一追迫跌墮致斃之棄應請改定條例也查例載凡謀殺人已行其人知覺奔逃或跌失或墮水等項雖未受傷因謀殺奔脫死於他所者滿流若其人迫於兇悍當時失跌身死擬絞監候等語查謀殺人至於已行其人知覺奔逃失跌身死無不迫於兇悍亦無不迫在於當時若果逃至他所已無不可當之兇鋒儘可從容潛避何至又復戕生設有在外斃命未必非別有他故自當另擬致死根由若以逃奔於謀殺不應輕擬從寬倘相隔甚遠或死已越日又豈可仍引死於他所之條是死於他所滿流一層實屬衍文其當時失跌身死者雖未受謀害之傷而其倉卒失足究係被謀所跌死於跌猶死於傷似不得以尚未受傷稍為開脫況查鬥毆案內凡有爭鬥情形因逃走追逐失跌身死悉照鬥殺本律擬抵謀殺一條未便獨異應請嗣後謀故鬥毆等案凡有已經逃走因被追逐失跌以致墮

崖落澗身死者各照因傷身死本律辦理若追逐之人自行失跌身死逃走之人先雖有鬥毆情狀不得以致死之罪加之應各科本罪

一律文計贓科罪各條應請詳細添註也查律載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所稱二十兩者必係十兩以上至二十兩為止凡十一兩至十九兩皆是其不言十兩以上者緣上條已有一兩以上至一十兩字樣下條一氣相承可以直貫到底也惟名例內有稱加者數滿乃坐一條註云如贓加至四十兩縱至三十九兩九錢九分亦不得科四十兩罪等語因而計贓科罪之棄惡以此語為准凡竊盜贓至十餘兩者並不引二十兩之條照十兩科斷致與一兩以上至一十兩者同擬杖七十贓數雖有多寡而所擬名例將兩條合而為一此由拘泥律文以致相率錯誤也然此猶其小者由此而推至一百一十兩流二十五百里一百二十兩流三千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夫所謂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贓至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兩律擬二杖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又擬絞監候則是流三千里者必須恰滿一百二十兩之數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方為胎合以去死一間之罪而銀數介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況此條贓數本係十兩一等今除中間皆係十兩一等外惟杖七十係十九兩九錢九分為一等其流三千里則係一分為一等實覺輕重失倫應請　勅下部臣於計贓科罪各條律內逐一添註如竊盜贓二十兩杖八十條添註十兩以上至二十兩字樣自二十一兩至一百二十兩及

此外監守常人枉法等贓均照此逐條添註幾兩以上至幾十兩字樣庶援引不至失當至名例小註本發明律意曲為引喻應無庸更改

一命案留養人犯應請仍候秋審辦理也查留養舊例僅准將戲殺誤殺之案於本內聲請其鬥殺之案無論情節輕重概俟秋審時取結報部上年經刑部奏准以情節本輕應入緩決可矜之案若必俟秋審時始行核准留養在本犯身罹死罪即監禁逾時尚屬罪所應得而其老病之親桑榆暮景舉目無親情殊可憐請嗣後鬥毆情輕之案以及擅殺罪人並無關人命應擬死人犯按其情節應入緩決可矜者如係親老丁單孀婦獨子該督撫於定案時即取具各結隨本聲請准其留養其有閒在實緩之閒者本內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取結報部會核等因通行在案

伏思鬥毆案犯情節雖有輕重之分而死者之家同一被殺自其家屬視之輕重若等如准隨本聲請留養計自犯事進監至結案之日遠則一年近則數月遠行釋放誰無父母兄弟忽恨難消以里閭之近恕目相視不特易生報復之志即在兇手亦難保其不存自得之心實非所以矜全之道伏讀乾隆三十八年恭奉　上諭留養人犯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等因仰見

高宗純皇帝睿憲精深於矜恤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應否　勅下部臣另行定議除無閒人命之死罪人犯准其隨案聲請外其餘有閒人命鬥毆擡殺及戲殺誤殺等案概俟秋審時再行取結辦理並請統俟秋審三次之後方准援免其因情實可矜惻秋審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赴京控訴案件如州縣判斷不公曾赴該管上司控訴仍不准理或批斷失當者刑部等衙門即實亦笞五十其騰越赴京呈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若獄因已招伏罪本無冤枉而自行妄訴擡原問官吏過失而告之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赴京控訴案件如州縣判斷不公曾赴該管上司控訴仍不准理或批斷失當者俟秋審三次由部臣奏請減等者俟減等後准其留養

門奏明請　旨查辦其命盜等案行知各督撫查審報部若審係刁民控詞妄控即按律治罪其戶婚田土細事則將原呈發還聽其在地方官衙門告理仍治以越訴之罪各等語是律例所載嚴密周詳所以達民情而懲健訟者固已甚美且備但近來篤風日長雖明知律令之纂厥姑且試刁祈之可逞或挾嫌而藉端洩忿或詐財而任意株連或圖謀舊業以徇己之私或雖列多賍以陷人之罪甚至有不干己事挺然獨出一身斂來人之錢財為長途之資斧來京控告既遂其貪得之願復成其仗義之名凡此行為不可枚舉且各省民人赴京呈控者大概撫拾官吏過失架詞聳聽我　皇上勤求民瘼惟恐無罪小民含冤莫訴無不即交各督撫訊究自去歲至今不下數百案沿途州縣遞解供支絡繹相望於道迫抵省審訊該犯等供詞狡展勢必拘提卷證輾轉拖延而前案未完後案復繼臣思州縣為一方之長吏凡地方之安危全繫乎州縣之賢否官雖卑而責纂重惟在上者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正之以名分重之以事權使民知有所畏愛而不敢肆也若地方官徵求無厭貪黷虐民原許受害之家赴該管上司控告各督撫等皆蒙　聖明特簡親信大員豈其中無一公正者而必紛紛赴京求理似於設官分職之義亦有未協今乃連篇累牘輾到京呈控無非懷挾己私仇恨官長盡情訛毀而不顧及交督撫審辨無論虛實即將該州縣參革解任質訊雖審明誣告何嘗不律以罪條然被控及干證人等已拖累多時彼自以為得計夫民習知長吏者之一旦可以折辱之也則相與輕之輕之故犯之臣聞現在各省情形大概小民皆毫無忌憚賦稅

任催收納訟獄而不遵倘因決獄催科小施刑罰即控詞上控查時報復且於川縣牌票號令等於升鼙偶因公事到堂即傲慢無禮出言頂撞官長之惰弱者忍氣吞聲剛強者激生事變此為風俗人心之害甚鉅臣竊以虐吏必須嚴懲刁民亦必應重究民不畏官即藐視　我　皇上仁育義正推衡務在得中屢奉　明詔令督撫等保薦循良恭辦貪酷而百姓之玩法作奸者一經破案亦即嚴刑重究如山東德平戚官之案可為明證臣愚以為地方官之於民人猶一家之于弟也父兄之教不先于弟之率不謹與其用法於已然之後何如施教於未然之前恭照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內欽奉　上諭各省民人赴京呈控案件近日不安本分之徒見來京者控無不准准無不辦遂捏踵而來及欽差大臣提案研鞫所控情節不過挾嫌逞忿籍圖拖累即被控之人訊明省釋而輾轉需時胥役等又借事生風從中嚇詐事雖得白而身家已破情形殊堪憫惻若不嚴加懲創則藉端傾陷之風伊於何底嗣後著各督撫轉飭所屬劃切出示曉諭如小民果有冤抑地方官不為審理原不禁其赴京具控但若捏詞誣告及挾嫌誣陷亦必加倍治罪務使家喻戶曉庶告訐之風漸知斂戢等因欽此臣恭繹再三仰見　聖明洞燭隱微計慮深遠今臣用敢請各督撫嚴行曉諭並請　勅下部臣將赴京控訴之律例通行各督撫刊刷示諭俾鄉曲小民咸知誣告翻案律有明條庶挾仇訐告之風或可少息至結案後如該督撫審斷不公仍准被屈之親屬來京控告各衙門即令出具不敢虛誣甘結　奏請覆審按律辦理其各省所屬州縣

地方如有刁徒劣衿平日扶制官長包攬詞訟者應令各
督撫轉飭各該管道府嚴拿按律治罪倘州縣官辦理不
善以致釀成事端即嚴行參處如有控訴本官者先將事
情查訪得實再行參奏不得據原告一面之詞即行劾參
如此則民間冤抑既可得伸而刁風亦可嚴禁矣臣為風
俗人心起見不敢冒昧謹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請除甘省鹽政積弊酌定鹽稅疏　嘉慶五年姜開陽

為甘肅布政使事按察使臣姜開陽跪　奏為革除甘
省鹽政積弊酌定鹽札俾官民兩無所累以垂永久仰祈
　聖鑒事查甘省鹽課歲不過二萬四百有零其課甚
微而官民反受累無窮者則立法之未善雖屢易其法而
弊益滋也臣在甘五年細加查訪姑就所知各州縣言之

如中衛鳴沙八堡商則挨戶輪充課則按戶幫派奸頑抗
欠官為賠墊良善拖累或至重科其害半在官而半在民
平涼無充商之戶前此各任自行辦運而衙蓙四達私鹽
充斥勢不可行旋亦中止歲歲官為賠課其害專在於官
固原州以殷實之家四五人朋充三歲一換歷年尚無逋
欠而充商者多至賠累有力之家百計千方先期營免胥
役鄉保皆高下其手每逢點換之年一州騷然其害又專
在民以三州縣推之其餘大概可知非累官則累民然官
累則必及於民民累亦必及於官又兩弊之道也前任總
督松筠曾將鹽政之利弊詳細稟明而松筠慨然思變
法以甦其困彼時困連在漢中軍務旁午未及具奏旋離
甘省現在總督長麟又駐劄嚴城當此軍務吃緊之際亦
未暇及此且慮昧之見以為早除一日之弊即官民早受

一日之益當此　皇上大開言路廣思集益之際若遲
回不言實不忍官民之受累愈深也臣查甘省本無般實
之戶其最上者不過數千金以之充商定至疲乏數十年
之後輪充一過俾有力之家盡屬無力現在各商人紛紛
呈控欲課歸地丁各州縣無不樂從屢經詳議且以課歸
商辦既有所不可即歸於地丁亦非久遠之計蓋出課之
民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池諸百姓
則可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騾馱轉運取利非有力
者不能彼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畜牛
馬賤積貴售小販皆賴其貲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
官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今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
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今官
不配鹽無人為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
鶩是使之爭也爭端既起既不可以驅逐又不易於稽查
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貧而河東尤
甚數年以來幸際豐穰已不能無逋欠今驟加以鹽課又
益之以鹽規紙價官吏飯食諸費能保其不拖欠乎即如
涇州所屬鹽課早歸地丁聞自四十七年至今官為之代
墊者每年或千金數百金不等是名雖不累官而其實仍
不免於賠墊也且歷任之官豈盡愛民如子必嚴行苦比
無可奈何而後甘心代為賠墊也況豐稔之年尚可免強
催科一遇水旱流離轉徙正項錢糧可以　奏明蠲免而
鹽課必不能減前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將不取之民不
課無所出其弊三也當立法之始各州縣如糞
樂從行之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勢必有所難行何如
慎之於始也且謹按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

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吏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十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是法良意美莫過於此宜倣而行之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查花馬小池每年額設引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張每年課征銀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每引一張應課銀二錢一分五釐零公用紙張雜費銀四分九釐零統計鹽一引為銀二錢六分五釐零今專責之鹽捕廳每鹽一引重若干斤抽稅銀二錢八分官吏飯食雜稅皆出其中各給稅票為憑一稅之後不論富商大賈貧民小販聽其隨地售賣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樂為脚販日廣鹽價日賤無攤派之擾無追呼之煩無遺欠之累無賠墊之累上不虧　國帑下不病閭閻

誠良法也其餘各州縣有鹽池者亦不止一處皆設局收稅近惠安堡者兼領於鹽捕廳遠者即領於各屬州縣以通省之鹽供通省之食即抽通省之稅以完通省之額自見其有餘而無不足也抑臣更有請者中衛邊外有大小鹽池今為阿拉善王所轄其鹽潔白堅好內地之民皆喜食之私販者絡繹不絕大約甘肅全省食花馬小池鹽者僅十分之三食各縣私池鹽者十分之一食阿拉善王之鹽者約有十分之六陝西一省亦居其三聞阿拉善王但於兩池置官收稅不論蒙古漢人聽其轉運彼正行劉晏之法者故於民甚便私販日多駱駝牛騾十百成羣皆持挺格鬥吏役不敢呵止誰得其常例以此為例私鹽盛行而官鹽壅滯職此故也久非國法之所能禁不若明開其禁令沿邊各州縣各隘口所從入之處俱設局收稅但彼已在阿拉善王處納稅不得再照內地額稅止照額稅減半給以稅票令通行關津渡口有需索之常例其費亦畧相當誠為兩便之道如此辦理則三年之中章程既立內地鹽池之稅少則邊口之稅必多邊口之稅少則內地鹽池之稅必多通盤核算永遠可行通省之私鹽皆成通省之官鹽刑獄息而賊盜少官事省而國用充萬世之利莫過於此矣

續皇清奏議卷三　嘉慶五年

陳民風吏治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張鵬展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臣邊省廣愚知識淺陋蒙　恩擢置諫垣夙夜兢惕無可自効第思來自田間于民風吏治間有所聞謹條列一八敬恭陳

御覽

一　臬幕友以肅吏治也幕友所以襄吏治而其弊也實以蠹吏治蠹之最者厥弊有三一則督撫用屬員為幕友前經　諭旨申禁聞督撫仍有踵行之者不可不嚴禁也蓋督撫於屬員上下之體嚴肅苴苴不易通即有私通尚恐碍旁人耳目惟用屬員為幕友且題補駐省之缺晨夕出入無避忌外與各州縣為同寅往來交密最易寅緣無從覺察是以營私之督撫無不用屬員為幕友其害最深即使督撫無私而該員上下通透借端擅騙亦所不免否則與官親瞞隱該督撫表裏為奸勢所必至督撫養廉優厚豈力不能請一二幕友而必借　朝廷名器提拔陞遷以代庸修之費即如直隸之吳兆熊李三晉係梁肯堂親用為幕友之人聲名狼籍吳兆熊由主簿徵員不數年陞至同知胡季堂復題授冀州直隸州知州且題李三晉為駐省同知恣其出入所以不能免於物議也一則上司薦幕友於屬員外省陋習遇有新州縣到任作幕者賓緣求上司薦舉或賄託上司之官親幕友央求轉薦督撫司道府均所不免其缺大者往往至人浮於事甚則有空食糜修而不理事者謂之坐幕且該幕友以為上司所薦高抬聲價多方需索挾制本官不一而足稍有拂意即轉至上司衙門煽動是非或與上司幕友遇業情翻駁作難是

請者必係貪縱之員訪出即行嚴參以示炯戒而吏治可以肅清矣

一　專倉庫責成以重帑項也州縣虧空倉庫挪新掩舊名省積弊皆然近年間有督撫實力稽查設法補綴一二而一轉手又已蕩然各州縣見積習相沿愈生玩狎終無完補之日蓋州縣自有廉俸且陋規未經盡革何至虧空臣思數十年來虧空之故有四一素性奢靡者需次旅邸已負逋累累甫到任即挪項償逋在任內復縱情豪侈送虧短日甚一專意逢迎投所好以邀上歡遇有美缺竭帑鑽營希圖保題倘上司經過多方曲探上意不惜巨貲抑或勞跡經人告發竭帑餽送以求曲詖一心地糊塗或官親及長隨散耗漫無覺察或因上司徵厲聲色即茫無主意遂不復顧惜帑項者有之一專意營私見近日虧空未即

發覺自分才短無可上進一到任即侵漁部項私寄田籍或開庫為子弟捐官以為虧空係衆人之事牽經攀累或難盡誅所以侵私迄無顧忌也若因公賠墊以致短少實不過百中三五而已如此而督撫豈盡無知覺乃全無參辦者何也臣思其故蓋亦有四一則避處分屬員虧空上司有失察之咎且有攤賠之責所以欲圖趨避迄成徇隱一則恐牽連上司或受過屬員之餽送及屬員之供給一經辦出必至牽連所以不敢辦一則徇情面雖有潔清自守及初到任並未受屬員餽送辦差之費或藩臬道府不能保無需索一經辦出連累多人勢成大獄所以盡隱忍而不肯辦也一則狃積習近來各省虧空俱未辦出一人獨辦未免招刻薄之名送至習為固然而恬不知怪以積弊既深之後誅之不可勝誅但不早為設法經理軍國重

興聽其糜耗日甚何時為認真之時是必思善後之宜或可挽數十年積重之勢也臣以為從前虧空清徹底查清而善後不可不預欲善後在易于舉發欲易舉發在專其責成若督撫司道同分重責反瞻顧而不易發惟以清查虧空專責之各道道員事務稍為清簡且一省數道分巡耳目較為易周或有虧空准其特參如無虧空亦每季出結咨部稍有虛捏一經發覺與虧空之員同罪則該道必不肯身負重責聽州縣之奢靡縱容借公幫苞苴以邀彼功名也且有貪婪之督撫兩司亦稍懼該道之乘其後該道事關切己人亦不得議其刻此所以相制相維也雖該道攘似于重然道之所查者虧空耳使倉庫完全該道又何從而勒詐之且道若貪婪不法督撫原可參奏此更所以相制相維也

一寬童試考額以絕苞苴也歲科兩試文武童生由州縣錄名送府由府錄名送學政查向來並無額數前自山西學政戈源奏請錄送童生須大加淘汰務取清通有五十卷不通者即議處州縣戈源初意因年老厭事卷多艱于翻閱欲眺一時之逸而不知實貽無窮之累臣見近來州縣借詞淘汰視為利藪有將應考童生僅錄送一半及僅小半者蓋留其一半以為居奇之地往往有不錄取者出銀賄買數金以至數十金不等名曰買卷買多者多送買少者少送以臣前歲告假回籍一路目擊耳聞所在多有伏思童生聰慧亦隨時長進由縣府試待至院考遠或年餘近亦不下數月不清通者轉而清通正宜寬以勵之況一為漁利起見有錢者不通必取無錢者雖通必棄寒酸數金即難于設措以致裹足不前小試為士子進身之階

似此其為人才之害實非淺鮮懇乞 皇上天恩將戈源所請有五十卷不通者議處州縣之例停止所有應試童生許其查身家清白除刑喪過犯以及籍貫與例不符者不錄外其餘概行全送所以杜絕弊竇亦所以廣勵士氣也

一嚴禁濫役以奠邊民也廣西自乾隆五十三年兵靖安南而思恩南寧太平鎮安泗城各府按户派撥民夫于各塘堡搬運軍需自大功告蔵之後十餘年相沿事竣而派累未裁每日需夫或數十或百名在塘堡伺候每一州縣多則十餘塘堡少亦五六塘堡日日派農民分給各處伺候而一邑之民散居各村離官道遠者或數十里百餘里二百里不等每日輪班自帶糧食在塘堡露居野處荒廢功業而按村出夫若其村人少力無可繼逃散而廢棄田

故考不一而足且塘堡本無應用之役往來經過之官亦
如理用民夫為干禁例用者惟往來僉役長隨幕友容商
人僉出小費於各衙門禁取夫票累路派撥近年村民節
次上告總督吉慶迄無定布批飭禁革而州縣尚未實力
奉行所以然者都省會已差各衙門之僉役長隨俱願塘
堡有夫以任其恣縱切身每塘往往有登記往來公文之號書
借此向用夫者討取小費或村民間有不能當夫者每月
暗補銀於號書號書借以肥己與衙門之僉役長隨勾結
分肥遮地方官拘累良民而地方官又或受號書隨月
餽送詞之月規遂因仍頓頒奉文而不即裁革月規雖無
幾第拘服田力穡之民日寢食於風雨塵途之苦饑而不
能謀食寒而不能謀衣奔走流離實難度日數府民生所
關非淺此臣之所目擊情形者伏乞　皇上天恩飭下

督撫嚴禁每塘堡立碑宣示並細訪吏書僉役有仍前私
敛侵肥重治以示烟戒則邊省庶氓永安耕鑿也

糧支派每石糧穀二石已成一萬三千石除應實買三千
餘石已冒買一萬石之多外又按烟户每圖買穀三百餘
石上林十三圖又成四千餘石重重派累百姓之苦不可
言狀且百姓或數十里百餘里運穀至城街巷露居一旬
半月而不肯收即向索費用謂之隨封所以然者何也必
如此而百姓乃願升價折銀也收穀不過十分之一二而
已一年如此而民困年年如此而民更難支也臣原不宜
言本地方之事第一邑如此各邑亦不相遠一省如此各
省亦不相遠特臣就知之詳者不敢不細述以見採買之
弊也且採買普按錢糧户口則受累既同民力實不能支
困至會同不領而官必多遣役追捕擾急即事端多矣前
年貴州之興義府毗連廣西之西隆州邊民不靖聞往來
里夫及凱旋兵役俱云實因採買逼勒而起特地方官不
之害而胡季堂又請于本境採買且思派民採買向有例
禁尚難盡止不肖者之不枉法而營私今請明於本境採
買恐各省援案生風更無所底止且　皇上天
水頗少穀價稍昂恐亦不可多方致擾懇乞　皇上天
思嚴飭胡季堂直隸所屬即於本境採買斷不可派累閭
閻如有私派一經訪出准該督是問則各州縣方不敢過
累而民氣常靜實久安長治之道也

一攻勦賊匪宜簡人才以綏鄉勇也賊匪擾累川陝日久
未見成功臣於外間來人細訪皆緣帶兵大員擁兵自衛
不敢近賊或命將弁堵勦而將弁亦不向前惟催督鄉勇

鄉勇亦不踴躍但賊乃烏合之衆人心渙散雖各處搶掠迫脅閭官兵所在各爭先引避官兵知其去稍遠因尾其後得逃難之民或被賊殺死之民以為功而兵無紀律到處搜擄民間得財物餽紀功之人以邀賞民間畏兵如畏賊皆因大員不肯臨陣而賞罰寄之貪縱之員而功罪不明也大員所以不肯臨陣者因兵力少兼之兵係遠路而至露居風處為日已久不無羸弱且一兵之身如軍器及寒暑風雨寢食動用等事物一一俱須自帶身重而行走不便且渡澗上山俱難取捷不得不用鄉勇而鄉勇非素習之人未敢深信遂不得不以兵自衛間或命兵督鄉勇戰而已至於兵之待鄉勇每以奴隸使之常時則於營盤扎泥除草樵薪水火等事晚宿則護於兵之外有賊則兵在後催督之受傷則惟鄉勇有功則歸兵此稍有膂力之

鄉勇亦盡逃散而窮餓之鄉勇始屈以就旦夕之須至於臨賊亦歸逃散也大員見鄉勇與兵丁俱未可倚用愈狐疑於心而不敢進也且思除賊斷不可稍緩彼之喪膽愈衆賊之勢衆即招之必取之良民除之稍緩彼之喪膽愈衆賊之勢衆即招之必不降且百姓既被裹脅家蕩盡亦無所棲倚遂因仍從賊以謀旦夕之活是必有以大示之威使之喪膽賊之勢一散俱散者也所以示之威必須添兵但各省徵調風聲亦覺騷動且以達道疲乏之兵到風土不習之地亦難決勝誠莫善於練鄉勇臣思鄉勇之利有五而其弊有四蓋鄉勇於地方路徑崎嶇皆所素稔其行使捷其利一也鄉勇習識賊中涣散情形其氣倍壯其利二也鄉勇於百姓中召募親戚鄰里同患相恤其赴救愈堅其利三也鄉勇各有身家其自衛急切而氣憤其利四也賊所裹脅者皆附近州縣之民各團練鄉勇則賊無可裹脅而賊之黨與日減其利五也至於其弊上下之情未睽地方官徒借練鄉之名以為開銷且借以索民間幫補毫無實際其弊一也兵弁草芥視之鄉勇生心而逃散其弊二也鄉勇素無紀律千百為羣豈盡皆善類約束不嚴轉於地方生事其弊三也平日未得其心倘或見其擾害地方及臨陣逃躲責之太過恐激生變端其弊四也欲盡得其利而全無其弊是在簡人才以調習之臣意以為於府道中簡用誠而明決者數人率同各州縣親身與百姓開導示以各衛身家務必同心出力擇有膂力者公舉當鄉勇衆人同撫其家至性至情上下相通則民恃長官如慈父母早足以固其心或有不安分而躲避之鄉勇責之以法衆亦帖然悅服則民力可用無不以一而當十且鄉勇統以道府

不為兵所刻迫其力更奮實有出力者優加獎賞則有膂力者胥欲得一出身階級其氣愈鼓以齊心協力之鄉勇破烏合渙散之賊所至如掃矣夫謂鄉勇未可深信不知百姓久受　厚澤　深仁斷無異志特為賊所裹脅耳即鄉勇之中不能保無一二敢匪餘當然從義者衆一二輩亦應革心況本係良民乎祇在善用之而已是必得實心實力之道府州縣以統其事而究其功又得虛心明察之督撫以總其成而考其最至於官兵歸經略總統往來接應截殺則不日即可成功近聞賊勢雖衆但其所踞蹦之地俱成荒野糧食全無亦甚窮賊須防其勝力軼出果圍練鄉勇固守賊即坐以待斃況併力以擒之其勢固易易乎又聞軍營食用甚貴一饅頭須銀一錢僅得三四饅頭食不足因搜索民間擾累不少

給銀二分各兵每日

竊思兵貴神速不可遲久遲久恐其弊不可勝言也
一嚴核奏銷以杜浮濫也向來各州縣應開銷軍需支費由本州縣出文列款申軍需總局由總局咨部開銷近年弊竇總局竟行取各州縣預印空白至省代填浮濫開銷侵廉　國帑而各州縣竟不知開銷實數即實經支費者祇領得十中二三而倉庫益虧餉項徒資中飽在軍需局者大員則侵盈欲壑小員及幕友書吏人等無不坐擁厚貲捐官受爵皆緣行取空白所致而總局係本省上司州縣不得不聽從之也前聞福建查辦虧空至數百萬之多雖由不肖州縣侵挪亦緣臺灣軍需奏銷伊轍布為藩司行取州縣空白代填申請總督李侍堯等分蝕以致州縣受累已深繼之以伍拉納浦霖錢受椿之貪縱更積重難挽國計民生均受其害遂成大獄　旦去歲赴京路經豫省

聞前任河南藩司吳璥皆取空白而各州縣墊辦軍需轉無實得衆怨沸騰在軍需局行走者無不各挾重貲捐官不少現在軍需未竣不可不預防流弊伏乞　勅旨宣諭明白示禁以杜積弊務使州縣自出印文申請開銷不得聽總局取用空白且令不在軍需局之大員查察出結方用有實效倉庫不至虛糜矣
其浮開帑項不至負累大員不能染指亦必不肯聽一飭慎擇以伸民情也近日各省民人有赴都察院提督衙門上告發回督撫提訊多係以誣告結案伏讀　上諭飭督撫認真辦理竊思督撫其初所以不盡認真者規避失察處分且礙於體面原有惡其上控之心不欲伸之一也或因礙屬員苦求解免或又央司道展轉求免督撫因以有徇庇之心二也且督撫不肯親理委之首府首府又轉委在省試用之員代辦黃縣徇護敲擊嚇詐坐以誣告督撫聽其申詳草率歸結此實外間積習蓋小民冤抑奔京投訴欲以上伸至發督撫辦理仍無可伸則終無可伸矣一人冤抑里黨聞知者無不同抱冤抑此情恐足干天地之和　皇上好生之德遍逮圜扉而督撫狃於故習請嗣後督撫結案之後仍送原告入京本在何衙門控告仍歸其衙門將前供問過有無枉屈之處方奏請施行如有原告翻供即令其出具重罪甘結乃為奏請　欽差大臣徹底究辦想小民非實有冤抑亦斷不敢屢次翻覆以增重罪外間恐其翻案亦不肯草率歸結而民隱可仲或亦有裨慎擇之一道也以上八款謹就管窺所及備悉敷陳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裁訓示施行

議整飭吏治疏　嘉慶六年　張映漢

署湖南撫篏道湖廣候補道臣張映漢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七月內欽奉　諭旨發來楚省差委　天恩高厚感戴難名自愧庸愚涓埃未効仰惟　皇上勤求民瘼察納邇言臣謹就目覩外省吏治情形似尚有應行整頓者不揣冒昧分列條款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外省積案宜速　旨設法認真清釐以省民累也伏查親民之官首在牧令其實政在民者非一端而最先見於民詞聽斷緣小民搆訟非鄉愚負屈求伸即刁健架詞擾害全賴司民牧者勤於訊斷立示勸懲俾閭閻無莫訴之冤地方無強暴之擾不受書役之索詐不為訟師之播弄官事多則民事少地方自然寧謐乃遇有疲玩庸劣之

員以聽訟為迂圖凡於一切民訟無論事之大小緩急一
聽幕友草率批發非任意沉擱即百端拖累致小民畏於
到官弱者則甘心隱忍強者則自相報復每有事起至微
竟釀成人命重案者是以我　皇上洞悉民艱　諭
今各省督撫清楚積案無如積者方清新者又續推原其
故皆因各州縣命盜案件均有初報招解限期唯其自理
詞訟誠如　聖諭本無一定例限雖有易結不結處分
而案不具報各上司無從照命盜案通報之例將所收一
詞後凡州縣自理之案統照命盜案通報之例將所收一
切民詞令摘敘所控事由並該州縣如何批示之處彙造
簡明清冊按每月一次通報督撫及各該管上司衙門先
行備查再限兩個月將上次所報各案除例得展限者聲
明外其餘應訊之件逐件審結將如何判斷原委再造審

冊申報各該上司核明是否公允分別批結駁審以防任
情枉斷統俟年終彙司會同各該道督率各府將通省州
縣自理之案按四季所報除如限完結者不計外所有逾
限後續行審結及逾限終未審結者查明起數分晰造冊
詳明督撫按照分數　題參議處如一年之內未結之案
至過十分之五者其怠玩已可概見即照溺職例嚴參至
道府承審提審之案以人證到齊之日起統限一個月詳
報完結似此則民詞無由塵積且可每月驗州縣之勤惰
於吏治似稍有裨益

一凡現有經手要務之州縣請委員代理以重地方也查
各州縣缺雖分繁簡均有本任地方之事近來如湖北州
縣內間有承辦軍需及身任防堵善後又須彀算經手錢
糧報銷事務繁多於本境民事或藉口不暇無顧伏思此

等地方閭閻爭訟尤宜速斷撫恤勸懲更應留心自不得
任其藉稱事繁致將民事積壓查本省不乏候補州縣本
年又係大挑之年自有分發一等試用舉人此項人員多
係閒住在省可否按照凡有辦理軍需等事之州縣各派
一員以資代理除倉庫錢糧仍歸實任一手經理外所有
地方一切民事統責成代理之員承辦即將代理職名先
送吏部以入考成而專責任一俟本員經手事件全完再
將代理撤回庶可免本任之廢事亦可課試用人員之賢
否為將來甄別補缺之地

一各州縣交代之時該管上司若皆能親自彀算稍有虧短即
新舊交代請層層稽核以歸切實也查州縣倉庫當
時勒補逐任交代自能逐任清楚乃向來各省州縣交代
皆知府委一外州縣從中監交遇有不肖之員倉庫有虧

每將穀石揑為民欠或藉稱因公碾動庫項則指稱有應
領未領墊款及養廉俸工役食等項作抵次則以公館鋪
墊或玉石文玩皮衣等物昂價折算竊思民欠或有逃亡
墊款亦未必皆實至鋪墊衣物無論不可以充　國帑即
物值相抵而年深朽腐十金之物不值一錢久亦消歸無
有緣監交者均係同官又不關本身考成從中懲惠該知
府居間主持雖有謹慎之員迫於衆議不得不勉強出結
接收藩司遠隔省垣道員再置不問雖層層出結未必盡
屬覈實其始不過一官一任含混之事漸致歷任各官皆
得挾制藉口相沿日久新舊迭更甚至無從追究其首先
虧短之人各省州縣倉庫不清未必不由於此旦思以為
州縣交代之際正清釐倉庫之時應請嗣後凡於州縣交
代照常由該知府委令州縣監交但先將監交職名通報

各上司衙門以專責成無任置身事外仍令該管知府率同監交之員及新舊兩任將倉庫親加數算凡倉穀榱為民欠者如果係未侵徵還之期對明花户准交後任接徵如係連年無著通欠即查明係何員任內經手之事詳明立即勒限追賠至稱有墊用銀米及應領未領公項無論多寡總令舊任之員自向藩司衙門覈算領回歸結不得虛開款目作為實抵以防挪造至若公館鋪墊器物皮衣等項均不准充作抵款倘其中有多年留抵之物查非始於一任亦即迅速變價坐實遇項即或仍有逓年無著之項亦必先令水落石出方可設法彌補一俟通盤核算清楚後即責令監交之員同知府一體加結詳報然後責成該管道員再逐一復核倘查出仍有含混通融之處實虧若干即於監交之員與該知府名下當時勒令代為賠補

以為附同含混者戒仍由該道加結移咨藩司總核結報督撫咨部備查其各道所屬直隸州交代亦應照此一律辦理是每州縣經一次交代之後嗣後遞相交代該員原係清楚接收自仍應清楚交卸一有虧短無可藉口該管道府即據實揭參辦理似此交代認真即與盤查無異盤查既清即可隨時籌補庶倉庫錢糧逐次皆歸核實

一湖北省各州縣逆產請勒限查竣以備實用也查湖北從前勦除教匪逆產坐落在各府三十餘州縣境內全在該地方官熟悉本境情形帶同各鄉該管保甲先逐細履勘除現業民田外所有逆產若干徹底查出造具清册以便總計其等則高下畝數多寡預為核定完糧數目勿致偏枯劃清界地不使牽混搭配均勻免其爭執以備無業民人歸來者按册撥給以資生理如果該府州縣等及早查辦不待半年均可釐然清楚乃外省地方官積玩未化一時呼應難靈又因有承辦軍需之處不暇兼顧雖從前立有部限又經展限迄今一任再四督催而查出者尚不及十分之四五州縣人數衆多情形不一似未便全行揭參若仍聽任意懇宕倘有貪民陸續到來現在查出之產不敷分給必致臨時草率從事滋弊不可勝言自當請

旨嚴定限期考成始足以示懲儆而責速效可否請將各該州縣所有逆產此後無論地方遠近田畝故多寡統勒限三個月全行查竣以歸實用倘仍逾違即指名揭參示懲

一各州縣查出逆產應仰體　皇仁先儘貧民生業嚴禁估變也查前項逆產屢奉　諭旨為安插無業民人之用仰見我　皇上軫念羣生俾咸歸樂利之至意原係重在養民非為變價今各州縣每有詳報估變者用意殊屬錯謬當已明白宣示禁止但恐有冒昧之員或存不肖之心竟自擅行變賣者如經查出在置買之小民臨於不知以為奉官承買送繳執業若復向其退地即給還原價亦恐滋擾應請即將所賣地價抑令控賣之員立即批解藩庫仍按原地等則據實增估再於該員名下追足賠補如將來逆產不敷安插之用或即添作撫恤經費切實報銷無須動用報部候撥倘更有不肖官吏私行盜賣者查出立即參革治罪至查有山坡房基等項凡不堪為民生業者准令隨時估變報銷

一原定查辦逆產條款請為變通以杜奚實也查前湖廣督臣畢沅所擬清釐逆產咨部條款內稱設有抄獲賊匪金珠珍奇紗羅皮衣粗重各物或變或解搜獲賊糧變價

各處有米稻雜糧地方催工收割各等語查前項條款係
嘉慶二年六月內議定彼時即米照所拆查辦事隔一年
逆匪之家即有金珠等物恐已無存乃又懸擱數年似更
無從追究伏思事貴核實空言無補各官承辦此事惟當
仰體　聖心以貧民生業為要今前項既無足重輕部
中猶存此名色恐適滋大小衙門書吏遮為挾制藉端索
詐之由且防地方官滋事追求別滋擾累似屬無益可否
請將從前咨部搜查金珠衣物糧米等款從實刪除以杜
奚竇之處請　旨遵行以上六條緣臣先後在楚備見
實在情形而湖北逆產又係前湖廣督臣姜晟　奏委臣
查辦之件茲因代湖南糧道押運北上循例赴山東臨清
州謹抒愚昧之見繕摺具　奏
　請申例禁以杜奚竇端疏　嘉慶六年　喬遠煥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喬遠煥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查各部辦理題咨事件惟以例案為憑而
書吏即從中勾通外省串同舞弊上年恭奉　諭旨申
嚴飭禁仰見我　皇上肅清吏治懲創奸胥之至意現
在內外奉公守法吏胥已不敢營私而積習相沿其弊或
有不盡除者緣例有明條遵循已久案無定準出入多端
此由從前辦理徇私意為高下以致事無區分一部而彼
此兩歧一司而前後互異因而書吏影射苞苴既遂輒援
舊辦准案有意瞻徇即援舊辦駁案多方吹索
雖以明幹司員及持正堂官或多被欺朦亦有堂司各官
意見牴牾偏持莫決者所不免也臣思各部率由舊章均
有則例奉行又每屆五年即將該衙門則例續纂一次該
堂官揀派熟練司員於隨時修改事宜分別增刪校繕黃

冊恭呈　御覽候　命下之日刊行各直省一體遵
照立法極為詳備其已經登錄則例者自係可以通行之
案若既經續纂不登則例者即係不通行之案顯而易見
豈有舍定例近例不遵而遠摭十數年成案轉足依據之
理況例外求案部中或援成案議駁而外間亦可援成案
邀准往返究詰致部駁無辭違例議准殊屬不成事體
此則無論准駁皆中猾吏舞文之奚不可不大為之防臣
愚以為欲絕奚源不如明申例禁各部既有　欽頒則
例無論准駁事件皆宜援例遵行除無例可援者自應由
部臣隨時條議請　旨遵辦外其一切遠年成案凡係
原刊則例及續纂則例不行採入者概不許附會據引以
杜書吏朦混之奚至按款查核因何與例相符與例不符
之處有宜明指例文者即明指例文毋任准駁含糊有宜
全引例文者即全引例文毋任節刪要義有例涉兩可宜
折衷至當者即悉心稽核四堂秉公酌辦毋任比擬失當
更有例外苛求至稱未便僅照常例辦理者亦應嚴行禁
止如此詳慎綜核諸事靠實用以垂定例而昭法守雖有
猾吏取巧當試將無所用其伎倆或亦別籌積習之一端
臣管蠡淺見是否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
　請釋服後益勵庶政疏　嘉慶六年　茅豫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茅豫跪　奏為
　釋服屆期敬陳
下悃事欽惟我　皇上親政以來敬以飭躬誠以
御下日管窺蠡測不能上擬　高深竊以為主敬則有
常至誠則無息自古治功之極盛皆由初政之不移日謹
就三年中　皇上已行之實政約舉數大端而久道化
成即在是矣從來君以知人為明臣以盡職為良君知人

則下情上達臣盡職則百廢具興　皇上親政以來整飭官常振興臣節彰癉悉行與論陟黜一秉至公是以三年中大法小廉各勤職守而揣摩趨附一變為砥節厲公吏治固蒸蒸日上矣臣愚以為用人之道迪時益覺其難惟溯哲之原常裕於任使之允則雖情偽百出而清明在躬自可收燕聽並觀之益此慎簡賢僚伏願　皇上永念於釋服之後者也人主賞罰並用使罰不及惡何以戢奸暴而安善良自承辦之員加等問擬而刻緻漫成為風氣　皇上親政以來飭法務在準情科罪悉依本律法無可貸未嘗稍事姑容罪有可矜必使量從末減是以三年中吏守規條業無枉縱治獄固極為明允矣臣愚以為立法之初皆原於厚而奉行之久每致於嚴惟好生之德方物原為日用所需從古皆然行之無弊自臣下好言進奉往往踵事增華而民力始疲於下矣　皇上儉樸性成親政之初即嚴禁辦貢違者照例治罪誠不欲以無益害有益也是以三年來封疆大吏不致藉端派累其餘逢迎餽送各陋規均已一律革除風氣之淳厚實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臣愚以為人情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伏願　皇上釋服後點華崇實謹於斯須杜漸防微日嚴於左右庶人心益安古處而風俗長此敦龐矣國家財賦所入費有常經軍興至今支用浩繁現屆大功將次告竣自應寬籌善後　皇上以君民為一體親政之初惟期藏富於民不欲操之自上故諸臣謝劄有意近加賦事涉

潛移默化之權此欽恤庶獄伏願　皇上時厘於釋服以後者也至於世風之奢儉每隨君德為轉移各省呈進方物原為日用所需從古皆然行之無弊自臣下好言進奉往往踵事增華而民力始疲於下矣　皇上儉樸性成親政之初即嚴禁辦貢違者照例治罪誠不欲以無益害有益也是以三年來封疆大吏不致藉端派累其餘逢迎餽送各陋規均已一律革除風氣之淳厚實未有過於此時者也臣愚以為人情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伏願　皇上釋服後點華崇實謹於斯須杜漸防微日嚴於左右庶人心益安古處而風俗長此敦龐矣國家財賦所入費有常經軍興至今支用浩繁現屆大功將次告竣自應寬籌善後　皇上以君民為一體親政之初惟期藏富於民不欲操之自上故諸臣謝劄有意近加賦事涉

病民者必深拒勿納而且酌裁官欠核減稅銀查辦漕糧增修河務蠲緩以蘇歉收之困賑濟以恤一隅之災不惜內帑之頻頒惟恐一夫之失所是以三年來民安畝畝戶有蓋藏百姓之樂業實未有過於此時者臣愚以為臣下之言利既明禁於籌款之時　聖主之惠民益有加於藏功而後伏願　皇上釋服後常以撙節愛養為良圖損上益下為盛業則民力舒而國用愈足國本固而貽澤孔長矣凡此實政之在民業於三年中次第施行者也臣伏願我　皇上聖德日新勵精於已治已安之後慎修思永勤求夫可久可大之謨處之以恒而被於物者洽行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常存初政之是萬年之　景佑臣言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議南沙收鹽章程疏　嘉慶七年

浙江巡撫臣阮元兩浙鹽政臣延豐謹收鹽章程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奏請發帑收買南沙私鹽一摺欽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此嗣准戶部覆奏應如所奏妥協辦理仍令酌議章程專摺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咨行前來臣等伏思化私煎以為官灶安貧民以裕　國帑目前之利獘所宜熟籌創始之章程尤宜詳慎臣等接准部文即於該處出示剴切曉諭並派員前往履勘查明現在私煎草蓁願交鹽者准其入冊其不願者聽其拆毀另圖生業計編造入冊草蓁共六百二十餘戶男婦大小莫不舉香跪道感頌安貼所有試辦收鹽章程謹仿照幫鹽定例參酌核擬十二條恭祈　睿鑒

一收鹽宜專員經理也查浙省幫鹽在溫州台州鹽波三

府屬地方距省窵遠彼時因地制宜有歸府縣承辦者有歸營員承辦者統責成鎮道大員盤查加結年終由運司詳請題銷今查南沙地方距省只隔一江撫臣鹽臣耳目甚近運司亦易於稽查應責成運司年終盤查加結歸帑鹽業詳請具　題至承辦之員查有窵紹運副郝敏安明白勤幹試用運副儲夢熊辦事認真即令駐劄該處將一切收鹽事宜責成該二員妥為經理即於該處或租廟宇或賃民房居住試辦一年著有明效即將窵紹運副衙署移建該處以經久遠

一帑本宜核實也南沙收鹽帑本前經臣等　奏請在於運庫京協餉餘平款內動支銀三萬兩今查煎灶草寮現有六百餘座若涸旺草多一年收鹽約可得六七萬引按引計價約需銀十三四萬兩誠有如部議所云請帑不過三萬未必源源接濟者第鹽斤可隨收隨發帑本亦可隨運隨繳轆轤轉輸似可無須多備惟恐產鹽日旺或有不敷未免臨時竭蹶運庫正項錢糧各有正項之用未便動支應請統於京協餉餘平款內動支銀五萬兩作為南沙收鹽帑本查是款現在貯庫銀五萬三千兩零足敷支用所有帑本銀兩責成運司陸續發給該委員等領辦所收鹽斤發商配運並請於各商認配時飭令在運庫先繳帑本銀一萬其餘帑本於開運時隨鹽課一併繳清庶商力既易轉輸而帑本益得源源矣

一鹽價宜寬為酌定也查定海帑鹽每百斤定價錢三百文該處海山樵採為易今南沙地皆平陸細草蕪之過年食物人工在在增貴若定價短少則貧民成本有虧必致規避官價仍偷賣私梟現在合計煎鹽成本每百斤實約需錢五百五十六文自應按照時值給價且須畧使有餘庶貧民可以度活不至再滋私弊請定每百斤給價六百文所有各商領配帑鹽應行照數繳完則帑本不致虧短窮黎口食有資矣

一鹽廠宜就近建設也查南沙有河莊山黨山兩處為該處適中之地擬各設鹽廠一所其一切收發鹽斤事宜派辦商二名隨同委員經理所需建廠工料銀兩於帑本內墊發工竣造冊由委員核實報銷其墊用銀兩俟收有帑息劃還歸款

一運配宜四所均銷也查南沙地界杭川紹興二府屬杭紹二所商人配運最便其嘉松二所稍遠俱有水路可通商人配運亦易自應一體准配於四所開運之時由運司通盤核算務於本所例配之場鹽不致壅積而於南沙新收之帑鹽得以疏通如此則既不妨灶亦不累商設遇貯鹽過多掣期尚遠許各商隨時認配繳完鹽課帑本立即掣驗開行以免滯壓

一帑息宜量為酌定也查定海帑鹽商人除完帑本正課公費外每百斤輸餘息八分每引四百斤應輸餘息三錢以為各廠員弁薪水等項之用年終奏銷以所收餘息抵一年經費僅敷支用並無盈餘今南沙請帑官為收買四所商人配運正地行銷應照正地科則完納錢糧較帑鹽各地科則輕減者不同若再令每百斤輸餘息八分商力無不拮据但辦公經費在所必需今酌量每引輸帑息一錢每年約收鹽六七萬引可得銀六七千兩計南沙一年經費如各廠員薪水書役飯食及巡費紙張燈油犒賞等項一切雜用照例支銷外餘銀歸入帑鹽年終奏報

一涵耗宜試辦酌定也查定海幫鹽每百斤加收耗鹽二十斤令南沙煎鹽係用小盤與場灶煎盤不同其涵本多又係柔草煎燒鹽質暴嫩涵耗過重若照例加耗秤收窮民不免苦累若歸之幫本又係國課攸關自應商人承認但甫經試辦其實在涵耗若干不能預定應俟試辦一二月後捆鹽出廠以涵耗之多寡定捆鹽之輕重另行咨部備查

一鹽課錢糧宜酌定也查浙省幫鹽各商除繳輸幫本外每引只輸正課一錢九分零至二錢七分零不等惟商配定海幫鹽另輸公費銀二錢五分溫台另輸程費銀一分其餘各款俱不輸納令南沙幫鹽既於各正地配銷若照幫地輸納則商捐各款俱得邀免在商人未免過於便宜若全照正地輸納則商人已屬成本較多又未免退縮不前令擬照正地輸納每引止免引費雜費二款以紓商力而昭平允

一巡緝宜嚴密也查南沙地方綿亘二百餘里良奸雜處必須弁兵以資彈壓查河莊山黨山均設有營汛應即責成各該汛弁兵實力稽查彈壓其新建鹽廠以及棚灶並各要隘地方應由商呂募誠實之人聽該委員點充責令分段巡查以昭嚴密

一鹽秤宜歸畫一也現在收發鹽斤應照部頒較準釘秤發給委員等秉公收發以歸畫一如管廠胥役人等稍有輕出重入等弊立即從嚴究辦該委員如不認真稽查以及徇隱等情一併參奏辦理

一引目無須增添也查浙鹽官引舊有滯銷令南沙地方一年約計出鹽六七萬引雖未增引而正課幫息實已暗

增自應先將積引銷清如再暢銷浙省正引之外本請有餘引可以配銷毋庸另增引目

一幫銀宜易錢收買也查以銀易錢既時價之不齊亦市平之不一若官為經理勢不能不假之於胥役之手其中難保無以多報少以貴報賤之弊應由委員赴庫領出幫銀交辦商照市價易錢仍交委員存貯以便收鹽按斤給價至各商繳還幫本仍照原領銀數完納庶銀錢無牽混之弊矣以上十二條臣等備照浙省幫鹽舊章復體察現今情形參酌定擬並據布政使劉炌按察使阿禮布鹽運使張映璣會議具詳前來臣等謹合詞恭　奏伏祈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

陳漕糧事宜疏　嘉慶七年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赫霖泰謹　奏為條陳漕糧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在戶部領外郎任內辦理漕務有年竊思八省漕務案件繁多有宜遵照則例辦理以杜弊端者有宜仿照辦理以歸畫一者謹就管見所及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上下江隨徵漕耗米銀宜核實收也查例載江安糧道所屬每正糧一石收漕耗米一斗蘇松糧道所屬每正糧一石收銀六分等語上年兩江總督費淳漕運總督鐵保於調劑旗丁案內奏請將前項米銀全數撥出路丁案

恩允准在案惟查上下兩江隨征此項米一斗銀六分舊例所載係專指正糧而言至正糧之外按每石收米四斗三斗不等謂之耗糧係為京通各倉及沿途折耗之用原非正糧可比耗外加耗例無明文臣伏查齊淳鐵保原摺內開上下江隨征此項米銀數目係將正糧耗糧一併

征收殊與定例不符應請　勅交戶部據實查辦以杜
耗上加耗額外浮收之弊
一收受漕糧宜專責成也查定例各省漕糧應慎選乾潔
好米上船未兌以前責在州縣既兌以後責在弁丁等語
嘉慶五年江南省青浦吳江二縣漕糧抵通俱有黑腐米
石御史馬履泰奏請著落縣丁分賠經戶部以青浦縣漕
糧原係該撫奏明米色較嫩霉變不為無因議縣丁分賠
其吳江縣漕糧該撫並未奏明米色較嫩到通霉變自係
弁丁等收藏不慎所致應專責旗丁賠補在案臣伏查舊
例所載漕船收受分別未兌既兌責有攸歸本屬平允戶
部所議分別霉變緣由以督撫曾否奏明米色有案核定
勅交戶部酌議妥為辦理以歸核實
一東豫兩省交納茶果銀兩宜歸畫一也查山東河南漕
船每船額交坐糧廳茶果銀七兩向係旗丁自行交納上

驗出江南省崑山鎮洋二縣米色黑暗均據奏請俟抵通
時倘有霉變即著落該弁丁與原兌之州縣分賠等因查
漕糧既經交兌在船開幫後弁丁不勤加風晾甚或舞弊
攪和致有霉暗若令州縣分賠未免牽累核與定例所載
固屬不符況上年茶陵州米色本年崑山鎮洋二縣米色
各該督撫並未奏明有案更不得仿照青浦縣縣丁分賠
之案辦理應請　勅下漕運總督嗣後盤驗漕船米色
仍遵照定例及奏案辦理以專責成毋得稍有袒徇致滋
弊混
一漕糧抵通回空比較遲早之例宜歸核實也查定例各
省漕糧運抵通州俱有定限遲誤幫弁治罪河漕總督一
併議處奏報日期舛錯倉場侍郎議處向來糧船抵通回
空分別有閘無閘與上年比較日期遲早係由倉場五日

一奏戶部照倉場所奏咨內復繕清單附入摺單一同具
奏臣伏查漕船自相次開幫中間經過水程係由各督撫
節次具題過淮簽盤係由總漕分作三次具題並一面咨
部遇有違誤戶部俱核實查議漕糧抵通回空日期事同
一律倉場既按五日一奏戶部復照所奏繕單並不列銜
又不另行查核未免僅成具文應請仿照漕船開幫過淮
由各督撫及總漕自行題報之例辦理倉場專司漕務糧
船何日抵通何日回空與上年比較日期遲早仍令照向
例五日一次具奏外戶部仍無庸復照所奏咨內重複繕
單遇有逾限遲誤日期舛錯應如何指核之處應請
勅交戶部酌議妥為辦理以歸核實
一東豫兩省交納茶果銀兩宜歸畫一也查山東河南漕
船每船額交坐糧廳茶果銀七兩向係旗丁自行交納上
年倉場侍郎達慶等因山東省自備丁船有應領羨餘銀
一兩赴衙候領未免往返咨請在於每船應交茶果銀兩
內扣抵其不敷茶果銀兩仍令找解經戶部覆准在案臣
伏查東豫二省俱有自備丁船東省應領羨餘銀一兩既
在應交茶果銀內扣抵豫省未便兩歧應請將河南省自
備船隻應領羨餘銀兩仿照東省之例准其在於茶果銀
內扣抵以歸畫一
一剥船飯米宜一律折給錢文也查直隸省設立官剥民
剥船撥運漕船向俱按道里遠近旗丁等自行給與各該
船戶價銀飯米嘉慶六年議直隸總督顏檢議奏官剥船
事宜摺內請將船戶每百石例得飯米一石二斗照時價
折給錢文不准顆粒上岸船戶無從影射庶俾米之弊可
杜經戶部覆准在案臣伏查官剥民剥事同一律影射偷

米之奠尤宜周密防閑前項官剥飯米業經奏准折給錢文民剥船隻辦理未便兩岐應請改折錢文再查山東省協運豫糧如係剥船裝運例准照直隸之例每百石加給倉米一石二斗查直隸東省事例俱同此項倉米亦應請照時價折給錢文以杜紛岐影射之弊以上五條係臣等所見所及是否有當伏候

睿鑒

議貯常平倉穀疏　嘉慶七年　楊昭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楊昭謹　奏為酌議常平倉穀以期積貯充裕仰祈

聖鑒事竊惟常平倉穀直省額貯多者數百萬石少亦八九十萬石州縣額貯數萬石少亦數千百石以備平糶以資出借以供兵糧以裕災賑所關甚鉅然必實貯在倉有盈無絀方於民生國計均有裨益臣謹悉心酌議分款臚列恭呈

聖鑒

一倉穀平糶有虧宜緩平糶也查常平倉如常年出糶定例擬以存七糶三為率其地方燥濕不同則有存六糶四存半糶半存三糶七及不限額數隨時出糶原為額貯充盈恐未穀歲久朽蠹所以因地酌量出陳易新且使市價平減商販不得居奇多索惟是平糶已有虧缺尚未買補如額又將存倉穀石接續再糶不但虧缺繁多一時難於買補且恐挪新掩舊私將糶價侵用久之倉庾盡空升斗不存無論常年無可平糶即水旱偏災必需平糶亦無穀石以供動用臣請於平糶有虧之倉必勒限一二年內買補足額勿得於未足之先率請平糶

一倉穀出借有虧宜緩出借也查常平倉穀定例許農民領借作為口糧籽種接耕種遲早定期借給先麥後穀先陳後新原因額貯充盈每歲青黃不接之時借給農民使耕種有資無慮拮据惟是出借已有虧缺尚未催收全完又將存貯穀石接續再借不但陳欠積壓前後難於並徵且恐舊欠作為新借日久無從催追勢必倉庾皆虛升斗不存無論常年無可出借即水旱偏災必應借給亦無穀石可支散放臣請於出借有虧之倉必勒限一二年內催徵足額勿得於未足之先率請出借

一倉穀平糶宜酌定年限也查常平倉穀常年出糶豐歲每石照市價減銀五分歉歲減銀一錢是不論豐歉皆准平糶定例原為平減市價俾小民買食寬裕而歲久米穀亦藉以出陳易新然使年年出糶則必年年採買吏胥侵漁既可習為利藪閭閻科派實亦難免追呼臣請嗣後除因災以時平糶不拘例限外其常年平糶為因地方燥濕不同酌定出糶例限或三四年一次或五六年一次以省報氣頭廒底直耗江西等省三年以後准開報氣頭廒底三年之後不准再開是平糶例限寬為酌定自於存倉米穀無有妨礙一倉穀出借宜酌定章程也查常平倉穀每歲青黃不接之時酌量出借又或夏秋水旱成災酌量出借定例查明借戶果係力田之家取具的保平餘面給惟是吏胥里長互相勾串往往從中蔽混揑名冒借一時人數眾多稽查碍難周遍只憑保甲按名借給迨歲底據冊徵收半多有名無人未由催納還倉於是將無著穀石作為無業窮民力不能完甚或揑稱逃亡物故人無可追詳請豁免及督撫援例題豁仰荷

朝廷　天恩准予豁免動項買補

又或因歲歉價昂不即買補全完勢且積弊靡有底止且請嗣後出借之時將具呈借戶俱按照徵糧紅冊逐一查對實係有糧農民方准酌量借給不但實惠在民一顆一粒吏胥里長無從中飽且凡出借穀石盡歸有著一升一合俱可照依例限催完還倉永無虧缺

一倉穀賑濟宜酌定章程也查常平倉穀如遇地方水旱民災仰荷　朝廷　天恩將存倉穀石開放賑濟俾被災小民一夫不失其所惟是極貧次貧戶口多寡無定百里十里村屯遠近各殊往往吏胥里長從中蔽混不但瞻徇顛倒極貧報入次貧次貧報入極貧且恐巧計侵漁虛開極貧次貧丁口冒支極貧次貧錢米散放既時不容緩體察亦勢有難周且請嗣後辦理常平賑務無論在城在鄉凡入冊災黎俱按每年報部戶口底冊逐一稽察再將糧冊核對俱係無業無糧窮民與零星小戶之家即行認真散給吏胥里長無所施其伎倆而常平之米穀均可實惠徧民

一倉穀採買宜酌定章程也查常平倉穀或因平糶缺額急需買補或因災賑缺額急需買補或因供支兵米缺額急需買補定例俱係支領應動銀款按照時價採買事本因公民情莫不樂輸惟是吏胥里長從中舞弊任意開報般實穀多之家或蔽混隱漏穀少之家或抑勒科派甚或私行倍折穀價代為浮收充數且請嗣後採買之時查照徵糧紅冊一切糧少之家及零星小戶悉予開除惟按照糧多戶口將應買穀數分別均勻攤定當面給價採買地方官稽察較易吏胥里長無能肆其奸貪所有採買穀石自然依限全完無有虧缺至有本境產穀無多例赴鄰封郵封查照該處糧冊開明戶口以便給價買運縱有市儈奸商不能因隔屬購糴從中捐勒所有買運穀石亦可及早全完無霑遲滯

以上六款俱遵照定例悉心酌議務使倉庾足額有益民生再查直省常平倉外安徽省之鳳陽潁州二府屬建設裕備倉貯糧二十萬石備鳳陽泗州二屬賑糴四川省之附近水次各州縣備貯穀三十萬石接濟鄰封貴州省之戚寘州儲備穀一萬石備該處緩急均請照此辦理又廣西省之社倉本該省潯州慶遠鎮安思恩等四府社倉向例均照常平倉穀令桂平宜山天保武緣等四縣經管出納亦請照此辦理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籌時政救荒疏　嘉慶七年

蕭芝

吏科掌印給事中臣蕭芝謹　奏為敬籌時政以廣　皇仁事竊見本年江西受旱者十有一府湖北被水者八縣兩地並災而江西為重據撫臣張誠基之言曰糧價因旱增昂而市糧尚不缺乏補種雜糧可資接濟且聞湖北漢口米價三兩有零江西殆不止此以十一府中稻米全無欲一補種雜糧而民透充然有餘此必不可得之數雖目下市糧無缺萬一今冬來春米無接濟萬口嗷嗷何以待之從來救荒之策莫急於集米且愚以為集米之法有二請得而具陳之查兩淮設有義倉貯穀甚多上年曾以二十萬協濟湖北矣今江西事同一例請　勅兩淮鹽政臣將此鹽義倉穀石盡數碾米運入江西以資平糴蓋兩淮現在豐收此穀誠可不用而江西為兩淮銷鹽之所平日既享其利則此時應周其急義無可辭又動撥後發

即歸欵於兩淮亦無所損此集米下游之法也上則四川本年豐收米可下運因數年前邪匪奔竄無常米商遂懍疑阻今餘匪無幾其勢不能捆捉江中請　勅湖北大吏招致米商入川販運並　勅沿途關吏蠲其船稅又有川楚隘要之地量置兵役與米船遙為聲援用以釋其疑阻峽江建領鼓楫來下不旬日達於荊州矣此集米上游之法也上下既湊集則附近之湖南安徽苟有餘糧無不捆載出售無復居奇者矣至若抵貨之民生計空乏雖市糧坌集不能徒手取也此則又有勸捐之法在焉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義小民堅吝者固多而好行其德者亦復不少苟地方官講明大義勸令殷實之家各以其力分別捐資姻恤鄰里無不呼之而應令之而從者第欵散之隙仍令富戶與里中長者自為經理毋令吏胥染指則民

大樂也三法並行雖有災而不為害人事修舉氣化默移德政之洋溢可卜來歲之豐穰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等補倉庫錢糧疏　嘉慶七年　宋　澍

刑科給事中臣宋澍謹　奏為籌補倉庫錢糧以歸實貯仰祈　睿鑒事竊照倉庫錢糧最為地方要務各省積弊相沿虧缺至易彌補為難近年屢奉　諭旨訓誡諄諄各督撫自當遵循辦理臣細加訪察不但彌補表面而且辦理迄無定見查核亦難得實數聞各省有以州縣所得陋規查明欵項以為可作彌補之資者無論細數本難確查而陋規一日不除則吏治一日不清所謂彌補者徒虛語耳陋規已奉　嚴旨禁革而上司轉欲藉為彌補之計是明開屬員陽奉陰違之漸無怪其法不立令不行也蓋彌補之法急之則藉以朘削緩之則依舊玩延必嚴定章程廣為調劑而後可收實效臣籌度再三管窺

之見敢為我　皇上陳之

一庫項彌補宜加防範也查庫貯以正欵為重閒欵次之從前州縣挪移半屬閒欵及至交代及作為正項虧缺接任官以虧缺正項獲罪較重未肯即行揭報而上司又以前任官曾經辦差賠累為辭令接任官攏承出結以致轉輾效尤名為設法彌補而虧缺日甚甚至藉彌補為名向紳士鋪戶借貸而仍入私囊者各省積弊皆所不免臣請　勅諭各督撫責成藩司巡道將各屬虧缺欵項確查實數稟明督撫即將虧缺之員開缺報部撤回省城勒限繳完免其參辦如查明係前任虧缺有據而前任官仍在本省者亦即撤回省城其已改官別省者咨明該省督撫將該員撤回勒繳如果依限完繳俱准開復原官有逾限不完者一體嚴參治罪其前任官已經回籍或已身故者

亦照例追繳家産盡絕者由原籍督撫結報分別題請豁免在該員等既遞
寬典得免拿問監追而身有官職
設措自易又既已撤回亦不能藉詞派累民間如此辦理
於防範之道較為核實在督撫中非無議及此者總以撤
回人數較多為難且思現有軍需省分州縣不便遽易生
手原可稍緩若其餘各省該員等既屢經虧缺而上司猶
加意護惜者不過喜其逢迎礙於情面雖間有才具可用
之員斷非廉吏且聞各省情形大抵官督好者虧空必少
其虧空累重者皆聲名狼籍之人上司欲行參辦轉借虧
空為挾制之端此等劣員若令其在任彌補勢必多方科
欽舊虧未清新虧益甚流弊更為無窮即每省撤至十數
員亦不為過俟該省庫項全行補完後再有虧缺即行參
辦不得引此為例庶庫項可歸實貯矣

一倉穀採買宜為調劑也昨御史楊昭條奏酌議常平倉
穀一摺奉
旨交部詳議其摺內所已及者應聽部臣
議奏且請先陳虧缺之由並籌彌補之方查各省採買定
價每倉穀一石價銀五錢至七錢不等而核以市價實屬
不敷是以州縣多私糶倉糧以穀價交代接任官利得現
銀充用不問足數採買與否率行接收輾轉變易有價無
糧甚至倉廒塌損儘餘基址此外省虧缺之實情也又定
例州縣平糶將穀價解交藩庫近年查辦虧缺追繳穀價
亦貽司庫各州縣於採買時赴司請領原以杜弊而往返
脚價及藩庫出入增扣平頭州縣已經受累採買時官價
不敷市價勢不得不勒派民間州縣官守法者多不願請
價買補上司疊次催迫倉儲仍屬虛空此時驟議勒限採
買不病民則病官非廣為調劑未易收實效也臣請

勅下各督撫責成藩司出示曉諭凡有殷實之戶情願捐
納職銜者查明部頒捐職定例自六品至未入流每項銀
若干兩即照該省採買實價核計該穀若干石在本籍州
縣輸納給與實收赴藩司請照其有本省之人在別縣貿
易者亦准就近交穀捐納庶民豐饒之家積穀常多既省
來京之盤費又免換銀之交易輸納自必踴躍藩司每接
實收一張即在該處解存平糶及追存穀價銀兩項下照
數撥入捐納職銜項下湊足解部此項捐納人員在部給
照等事與現行外省捐監事例一體辦理其有地方貧瘠
捐納職銜捴少者該藩司於穀價平減時將原糶價銀全
行給發該州縣採買不必拘定官價亦不許胥吏扣平
頭似此一轉移間州縣免請領之累閭閻無科派之煩而
倉儲漸臻充足矣以上二條就臣愚見所及謹具摺陳奏
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

議刑名條例疏　嘉慶八年　　周廷森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周廷森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由刑部郎中蒙
恩擢任御史伏見
皇上慎重刑名權衡至當臣未窺萬一何能少贊
高深顧嘗就臣所及酌準情理期於民生有益敬為
我
皇上陳之
一民間契買產業應請予限投稅以息訟源也查民間詞
訟爭佔田產為多其故原於買業之人隱漏投稅以致他
人有所挾制混佔互爭肇啟訟端查律載典買田宅不稅
契者笞五十契內田宅價銀一半入官又定例民間活契
典當田房免其納稅其一切賣契無論是否杜絕令俱納
稅如有隱漏者照律治罪各等語是民間置買產業應照

例投稅不許隱漏惟愚民吝惜小費併或罔知例限往往買屋之後不復投稅地保莊書知其漏稅私同訛詐得受賄託又代為隱瞞而原價產主因其未經投契每至移坵換段重典重責無賴田鄰地棍藉以挾制侵佔以致爭控門毆釀成人命查乾隆五十四年間曾經戶部議奏民間未經過稅之買契予限一年悉令補稅俾奸狡詐索之徒無所施其伎倆誠息事寧民之良法也迄今又閱十餘年之久民間買業未稅因而滋事興訟者多合無仰懇

皇上飭部通行各省申明定例令買業之家報限投稅其從前買契未稅者無論遠年近日統再予限一年悉令補行稅契免其治罪罰價倘此次再有隱匿一經發覺即照律究治令地方官大張告示遍貼曉諭俾田產買賣清楚各照稅契執業挾制訛詐之風可息或亦通融訟源之一端也

續奏四

一竊盜刺字之法宜量為變通也查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膊再犯刺左臂膊又例載竊盜初犯刺臂再犯刺面等語臣思刺面之意原欲人人共知易為防範至於再犯而後刺面因其已犯而不知改顯示懲創實為弭盜安民之良法惟是此等掏摸小竊多係貧民無知初犯刺臂之後改行為良者自必不少其間亦有心知其非不願復竊而一時迫於饑寒因而再犯者亦情事所有該犯犯到兩次竟不知愧悔畏懼思欲此改過自新惟一經刺面則賊跡昭彰人人擯斥雖欲改圖生業勢有不能遂至無可如何甘心作賊此積匪所以常有而竊業之所以日多也律內竊盜再犯原不即行刺面所以為之捨蓋全其羞惡之心者各依擅投傷罪人問擬現奉改修新例內載民間農田如有各自費用工力挑挖池塘渠堰蓄水以備灌田明有界限而他人擅自竊放以灌己田按其所灌田未畝數照侵佔他人田一畝以下笞五十每五畝加一等拒捕者依罪人拒捕科斷如有應捕之人追捕殺傷者各依擅投傷罪人問擬現奉改修新例內載民間農田如有於己業田內費用工力挑築池塘礮蓄之水已經業

續奏四

為民患查此等匪徒每遇　恩赦向例皆准援減惟上次經刑部條奏不准援減最為允協臣請纂入例冊嗣後恭逢　恩詔凡搶竊罪至軍流之犯概不准其援減俟將來查辦軍流在配十年無過時如果該犯等在配安靜守法尚可核其情節再行分別辦理如此明列條例永遠遵行庶奸盡知懲而地方得俱寧靜矣

一竊放塘水之案應仍照舊例分別治罪以昭平允也查舊例民間農田如有各自費用工力挑挖池塘渠堰蓄水以備灌田明有界限而他人擅自竊放以灌己田按其所灌田未畝數照侵佔他人田一畝以下笞五十每五畝加一等拒捕者依罪人拒捕科斷如有應捕之人追捕殺傷者各依擅投傷罪人問擬現奉改修新例內載民間農田如有於己業田內費用工力挑築池塘礮蓄之水已經業

主車戽入田封堵而他人擅自竊放以灌己田按其所灌田禾畝數照例估他人田畝分別治罪有拒捕者以罪人拒捕科斷如有拒捕為應捕之人殺傷者各依擅殺罪人問擬若放公共江河川澤溝瀆築成渠堰佔為己業或於公共地內挑築池塘及雖係己業尚未車戽入田者俱不得濫引此例有殺傷仍各分別謀故鬥殺定擬等語臣查公共江河川澤築堰佔為己業及於公共地內挑築池塘是其畜水之處本係公業竊放之人亦屬有分如有殺傷仍以謀故鬥殺定擬固屬允協如本係祖遺之業或自私行置買之田畝開挖成塘各自費有工本其在塘蓄水以備灌田別人本屬無分則豬蓄在塘與已經車戽入田均屬有主之水為業主者豈肯將完糧費本開挖蓄水之己業任旁人車戽而袖手不較乎是竊者本屬有罪而阻者較田野無人看守之物關係更重如因阻竊致有殺傷乃不能與竊田野無人看守之物致有殺傷之案一體照擅殺人定斷情理實未平允應請嗣後民間池塘渠堰如係實在己業確有執業憑據自行蓄豬之水無論在塘在田如有竊放者仍照舊例分別杖徒治罪有殺傷者照罪人拒捕及擅殺罪人問擬若於公共江河川澤溝瀆築堰佔為己業及於公共地內挑築池塘者不在此例似此分別辦理則有主之水不致爭相車戽於農民較為有益情罪亦屬允當矣以上四條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陳直省積弊疏　嘉慶八年　　賈允升

出於至情況現行事例竊田野無人看守之物如遇事主殺傷俱得照擅殺罪人問擬陂塘蓄水為灌田養命之源較田野無人看守之物關係更重如因阻竊致有殺傷乃不能與竊田野無人看守之物致有殺傷之案一體照擅殺人定斷情理實未平允應請嗣後民間池塘渠堰如係實在己業確有執業憑據自行蓄豬之水無論在塘在田如有竊放者仍照舊例分別杖徒治罪有殺傷者照罪人拒捕及擅殺罪人問擬若於公共江河川澤溝瀆築堰佔為己業及於公共地內挑築池塘者不在此例似此分別辦理則有主之水不致爭相車戽於農民較為有益情罪亦屬允當矣以上四條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陳直省積弊疏　嘉慶八年　　賈允升

實政及民者偶過墨誤失察處分准督撫條列事實酌量議抵保題不實大吏治罪庶外間曉然於　朝廷用人之意則逢迎之路塞慈惠之風行再　國史館昭明善惡為人臣炯鑒而循吏未有列傳似無以為良吏勸請　勅下史館總裁董率各纂修官遍查諸書自　國初以來守令中有惠政可考者照立忠義傳之例編為循良傳使中外臨民之官知所企慕似亦揚清激濁之一端於吏治不無裨補

一禁廳訛以絕弊累也上司勒廳幕友長隨許屬員揭報如屬員營求上司因所廳幕友長隨勾通作弊俱交部議處例禁森嚴臣風聞此弊竟未能絕止因定案修刑名至數百金錢穀亦須二三百金或刑錢俱已無缺更為添廳一人名刑錢總管修金愈厚收漕地方則

添薦一人謂之幫漕是州縣廉俸幾不足供幕賓之費至於長隨自行招用者作弊敗露無難懲逐若上司所薦不免投鼠忌器其尤為害者上司之幕友家人亦薦入於屬員往來串通最易為奸甚至稿案准駁藉以挾制本官而嚴諭直省申明定例凡上司不得薦人與屬員更請定為條例上司之幕友家人與州縣交通薦託除將幕友家人分別發落外其上司照自薦人與屬員之例議處屬員如行收用照營求上司薦人之例治罪

一省官差以安農務也驛站額設馬匹以資公用其有緊急公務額馬不敷暫向民間僱用豈至病民然此項差役深為民病良由舊設額馬不盡足數而出差官員又往往於勘合定限馬匹外恣意濫用州縣官不敢阻止不得不

取用民間因而承票胥役漁利作弊車馬騾駝值數查拿其實官所取用十無一二餘者均須賄免至於應差之馬多牧不時驅策無節率多倒斃故每遇官差農民驅業商旅不行為累甚鉅臣訪聞良鄉縣去京纔數十里耳目甚近而拉用官車已深為行旅之病何況外省請　嚴諭各督撫於所屬地方派道府大員清查驛馬務令足額仍申明定例勘合外不許多用一夫一馬違者嚴參聞有緊要差務額馬不敷派吏胥照實數雇倩倒斃者賠償將出票辦馬之弊永行禁止

一除官價以靖市廛也外省官價之弊每行設立行頭各衙門需用等物總取諸行頭行頭分散於鋪戶以應官差凡行頭所繳之物有自來無價者有動予半價者因之胥吏人等借以作奸用一取十至於日用碎細之物不可名

行者大抵予以半值又自門僕胥役剥削數層方能到手每見鮮鄉窮黎收拾柴炭雞鴨等物肩挑入市以謀升斗一過官差則徒手而歸良堪憐憫查定例外省大小衙門除日用零星食物外需用布疋細緞一切貨物俱不得於管轄地方賒買何況以官價累民如此之甚祈　嚴諭督撫務飭所屬出示厲禁將前弊杜絕永不許有官價之名違者嚴參治罪

一懲胥役以過橫暴也查定例司道府州縣不行訪察衙蠹申報者照徇庇例議處督撫不行訪參者交部議處其訪拿衙蠹及胥吏私數目年底造冊題報外間奉行日久視為具文轉使此輩怙惡不悛紀少犯棄之人胥役責在防盜而即窩盜責在詰奸而即作奸凡鄉里棍徒擾害無不與衙蠹勾結又民間大小獄訟地方官票傳質訊者胥役

承票必多方抑勒使費以致拖延歲月獄未成而累已甚六月內　上諭嗣後各督撫當嚴飭屬員於地方詞訟申詳事件務須依限究結即自理詞訟亦須迅速完結毋查外省聽訟遲延半由不能約束胥役尋常關拿案件衙蠹之囊橐不飽即獄訟之審辨無期種種作惡不可不嚴加懲創請申定憲令凡胥役犯盜賊娼賭及窩藏擾害等罪俱加等科斷本官失察別經發覺者參處能自訪辦者免議若前任衙蠹後任查出量予議叙有能查辦鄰境衙蠹者照拿獲鄰境盜犯例酌量議叙仍責成督撫大員詳悉訪察年終彙題以憑考核庶衙蠹斂跡閭閻得安居樂業矣

一申禁令以挽奢僭也耕夫蠶婦饑不得食寒不得衣而吏胥家人長隨戲旦衣服鮮華紗羅綢緞細毛氆氇街市

除帽頂補服外無以分別貴賤生於官職紳士亦為倫
孚雁羽尚曰甚一日物利因之而絀雖犯罔之而興
皇上慎儉德為天下先宜可以風動四方而流俗之情習
為固然共為奢僭而不知其非查例載奴僕長隨准用紡
絲絹紬綢紬毛褐絹苧枝布紵皮羊皮不准服紗緞紬
毛旦愚以為紡絲紬絹已近於華美家人賤役等應止服
綢紬毛褐苧布枝布貉皮羊皮凡緞紬綾羅細毛俱不准
服用踰越者以違制論至於官吏軍民人等凡婚喪奠
及一切服飾器用宜悉遵照會典所載不得稍有踰越違
者照例治罪旦又思法制之立由近及遠奢靡之風京師
在所不免請　諭在京王公大臣官員凡車服器用務
為節儉並各自約束家人吏役毋得踰制庶直省有所觀
法人情返樸物價漸平生計可充廉隅可弭也

以上數條旦在藉時皆親見其累民病俗　皇上莊政
以來風氣蒸蒸丕變及今又數年人情習於故常漸復其
舊現當三省善後與民休息似應申明憲令掃除諸弊於
吏治民風庶亦有助於萬一也

請核實虧空變通驛站疏　嘉慶八年　王杰

子告大學士旦王杰跪　奏為敬抒愚悃仰祈　聖鑒
事竊惟　皇上親政以來宵旰勤勞　恩威並濟內
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砥廉隅旦年鹵既衰智識愈鈍
更何有千慮之得上贊　高深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
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旦雖未得其方不敢不緘
默似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
一驛站宜變通也查從前州縣設立驛丞專司郵遞其職
一驛站宜變通也查從前州縣設立驛丞專司郵遞其職
分至卑俸入至薄職分卑可斥不為辱俸入薄入海過往無所
貪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加增不過二三匹多則
驛丞不能派之民間也照常廉給之外一無使費使臣及

上司亦皆廉潔公正題陞調補無可營求即無所謂餽送
州縣食其廉俸自可寬裕無所謂虧空之說迨乾隆四十
年以後有揑作減福者籍制中外封圻大臣不能不為自
全之計而費無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餽
送之外上下又復肥己久之習以為常要之此等賠私和
非州縣家財也直以　國帑為貢緣之具而上司已甘其
餌明知之而不能顧問喜其殷勤也有過體恤之懼其訐
發也曲意包容之究至於反受挾制而無可如何問有初
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為之說合
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
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
至十餘萬者一過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
呼而莫之或恤雖然從風怙不為怪至於名為設法彌補

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完繳之銀一限不
如一限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旦不知其所究竟竊謂嘉慶
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陞調他處或早經物故原難責
之現任償補然而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
皇上整飭紀綱嚴革督撫大吏皆以廉節相尚
豈從前上司卑諛酬應州縣盡屬從容今茲上司各失清
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司亦一籌莫
展意或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歟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
歟似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倉庫漸歸充實也

家人等亦知驛丞之俸入無可誅求也日久相安罕有騷
擾之事迨後裁歸州縣而百弊叢生矣臣請先言其病民
者大概使臣例給馬匹輕騎減從原無不敷自州縣管驛
可以調派里下於是乘騎之數不妨加增日增月盛有增
至數十倍者隨從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
役乘閒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
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驛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
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憲告發也則按畝均攤
甚而過往客商之車騾稽留賣放無可告訴無怪小民之
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帮又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
舍鋪設以及滿漢酒席種種靡費並有黃絲餽送之事隨
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厨等項名類甚繁
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概視氣燄之大小

以為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
來住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長
隨從中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
俸不能支也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已成迫其後任
意侵用雖上司明知之而不可窮詰矣議者謂驛站裁歸
州縣當時自為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
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既非慎重之道抑且過有緊要差使
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用民間是以定議裁
改失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
之類當其時要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項購買事
竣各自報銷要與繹站兩不相關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
應即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
先清驛站似亦由漸轉移之一端也況體恤民隱尤為今日
之急務爭以上二條臣愚見所及久欲陳　奏以軍務未
竣恐致上煩　聖慮今軍務已竣矣我　皇上勤求
治理似無大於此二事者然以積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
之方謹陳大畧伏祈　庶裁或追溯舊章或博訪衆論
斟酌盡善斷自　宸衷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
甚

陳錢法積弊疏　嘉慶九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朱桓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京城錢價過昂民多不便宜嚴察積弊禁止居
奇以便民生也竊惟錢法之弊自昔有之本年經　皇

於圜用民生有碍伏查向來錢弊之弋甚者一曰短鑄二
曰私毀短鑄由於錢局圜省工費每届卯期除交卯應呈
驗若干外其餘支發各項錢糧多給票於錢肆中兑領該
局既省工費即將應鑄之銅私賣銀兩以作易錢之資與
市商分肥有鑄錢之名而錢數實未加增錢不加增祇此
輪轉流通自見其少無怪居奇抬價此錢之出處先虧其
弊一也私毀起於奸商盡役巧為漁利或減帶錢製作銅
器或因支領銅斤不足私買外間重斤之錢減輕改鑄除
工價外盈餘過半一轉移間獲利已倍工役何樂而不為
此是以從前　國寶如康熙雍正乾隆等年銅色較足銅
觔較重至今不見多者其明驗也夫官局既據卯鑄錢其
數日增何以民間錢日益少或疑為商賈貿易流通外省
所致曰謂不然查各省官局亦係按卯分鑄自足以供一

省之用如果京師之錢多流通於外省應日見其多何以
曰貴一日且有甚於京師者抑又何說可見錢貴流通原
非其弊弊在銷毀以有數之錢供無厭之毀雖日加鑄不
能補償此錢之去路無已其弊一也臣愚以為除短鑄之
弊在責成監督查户工兩局皆掌　欽派監督專理其
事而向來該監督等承派後仍日在各本衙門行走並不
常川到局督辦每屆期不過支發銅斤交卯時除應呈驗
新鑄若干外其餘足數與否祇憑冊報並不一一點查是
以工役得短鑄以省費各項支發之錢多給票錢肆中兌
領將銅斤私賣以償借與市商分肥均由該監督不常在
局稽查所致可否請
旨飭下各該局監督嗣後務每

日到局辦事其支領銅斤毋得短發交卯時親點足數其
新鑄之錢務斤兩如例不使有大小輕重之分則改銷之
弊除不短發不短鑄則兌領與私賣之弊俱除斯錢之出
處既裕也至於除私毀之弊在平銅價與錢價相等則私
毀自無現在市間每銅一斤約值制錢三百文計制錢每
千重七斤八兩賣銅器之錢除工本外救利過半該商故
爭趨之應請　勅諭五城及步軍統領衙門出示曉諭
該銅器鋪户交易每銅器一斤較錢之輕重為度酌加工
價二成使銅價不浮於錢價毀一錢不獲一錢之利則私
毀不禁而自止斯錢之去路始塞也夫錢之出處既裕而
去路又塞則日見其多錢多則價自平該五城及步軍統
領衙門並出示曉諭各市商貿易每紋銀一兩換制錢一
千毋得高下居奇庶銀錢之價俱平百物流通無滯斯國
用民生均有裨益矣

陳酌剤閩省鹽法疏　嘉慶九年　裘行簡

福建布政使臣裘行簡跪　奏為敬陳管見酌剤閩省鹽
法弭盜裕民仰祈　睿鑒事竊臣向聞閩省漳泉一帶
民俗慓悍逞兇械鬥水陸盜匪結夥成羣最稱難治臣上
年蒙　恩署理藩司旋經實授到任年餘以來留心體
察該處民情本性質直亦最能食貧作苦官吏如果清廉
即皆帖然心服加以勤於聽斷更感頌弗衰乃極有良心
之好百姓也該處為山海磽瘠之區貧戶多食地瓜有終
身不見米穀者且收得地瓜合家男婦尚皆食其粗皮將
瓜瓤磨粉糶賣留資用度不肯自食乃極為可憫之苦百
姓也其所以流為賊盜者則無恒產之故而其所以無恒
產者則從前更改鹽法未善之故查海濱斥鹵之地向難
耕種貧民多就地壘土作埂墊以磚瓦名為鹽埕俟潮水

退後晴日晒晾即皆掃成白鹽不過稍費人力無須本錢
非淮浙等處之鹽必待煎熬需費成本者可比此乃造物
自然之利窮黎藉此餬口養家所謂以海為田也乃自鹽
為商辦之後遂目民地為私埕指潮水為私鹽盡其所有
而歸之於商官且繩之以法沿海赤子既無資本不能別
作貿易安得不入海為盜法今日嚴而洋盜愈熾非愚民
之甘心就戮也亦謀生之念重惟法之念輕耳臣仰體我
　皇上軫恤黎元整飭地方至意再四思維惡心籌畫
竊以為欲清盜賊之源必先救鹽法之弊然改歸地丁之
說厚於富商而薄於小民非立法之善福建地土貧瘠額
徵錢糧歲徵一百二十餘萬尤非山西可比因細檢案
與在閩最久各員加意講求查從前閩省鹽課原額編載
歲徵銀八萬五千四百七十兩零至雍正年間正課收至
十五萬九千兩有奇每歲盈餘年無定額而彼時產鹽豐

旺販運踴躍遞年盈餘遂收至十四萬有奇合共正溢課
銀三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兩零彼時福州府迤西各府俱
係水販運鹽福州府以南至漳泉一帶概准民間肩挑販
賣地方隨處設卡委員收稅每担鹽斤抽稅自一百文至
一百五十文先完課而後給單一如各省關稅之例不論
本省何場何地聽其配運售賣皆不官為經理是以自雍
正年間至乾隆初年稅課日增民生日裕官無繙私遺課
之實民無欠稅犯科之事誠為法良意美迨至乾隆七年
本省富民及外省客販見產鹽旺盛有工無本利息甚鉅
遂呈請歸商辦理領引疏銷大吏不加查察遽照所呈議
請簽商分地辦理即以當年現收銀數為准每年應完正
溢課銀三十萬兩有零即現在所謂定額也此法一行既
多運腳之繁復有請引掛號設館設哨及一切公私雜用

浮費既已增多課額遂漸形支絀且商衆惟利是嗜只圖
自肥身家罔肯急公交課年久欠多則又藉詞疲乏以為
私鹽非借官勢不能查禁遂將產鹽不旺私鹽較多之處
諉之官辦於是同安晉江惠安詔安等縣皆相繼設館賣
鹽官交鹽課以臨民正印之員幾同市儈坐市列販握算
持籌既乖政體且不能盡收子母遂致欠缺日多此從前
更改鹽法虧課病民之所由來也查閩省現在鹽課計正
嘉慶六年秋撥止官帑欠項已准咨明各省並各旗籍飭
追者共銀二十七萬一百兩有零商欠項下　奏准八年
帶徵者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兩有零又現應清查歸
款者一十一萬一千二百餘兩又近折銀二萬九千四百
餘兩統計各項欠銀已有六十二萬五千餘兩俱經　奏
咨有案至七八兩年欠項尚不在此數內是即以鹺政而
論遷延至此疲玩已極倘再因仍遷就將來帑課必至盡
成賠款於　國家惟正之供亦宜亟為訓飭何況奪小民
自然之利致私梟充斥洋盜日多也查海邊居民之埕即
與平民之田賦無異從前納稅之例即與按則交糧無異
勢不能藉富民之田而代為升科報墾何獨掠貧民之業
而遽准領運售鹽此理之易見者且愚以為福建省城西
北如延平建寧邵武等府鹽課現在均符定額商民相安
應照現行之例辦理毋庸輕議更張其省城東南之興化
福寧泉州漳州等府鹽課請仍查照乾隆七年以前之例
聽民自晒自賣自運自銷每鹽一担交稅錢一百五十文
皆先納課而後給單凡商魚船戶肩挑背負俱任其在省
南各府境內毋論何場何地自行售賣民無私鹽之禁場
無商引之鹽即以部引作為官單查明從前原設卡館作

為關口以現在場員作為稅官指查收稅所收錢文即令
稅官於各該地方就近易銀隨州縣錢糧解交鹽道庫內
收存彙入報銷一案候撥如此則復還原制商課改為稅課
私鹽盡屬官鹽無資商定地之煩少緝私拒捕之案沿海
窮民既獲免於罪戾復得自食其力俯仰有資自必輸將
恐後即洋匪得有信息或亦不招而就撫且存賬令體制
與市販售鹽不與小民爭利似於國課官制民生均有裨
益至試行之初或恐於鹽課定額稍有欠缺且亦不能無
疑伏思我　皇上念切民依地方偶遇水旱偏災不惜
億萬金撫綏安集天下臣民無不共知共覩況此非變更
成例乃係追溯舊規行之有效俾良民不為洋匪洋匪可
化為良民則每年在洋船工口糧等項皆可大有節省抵
彼注此計經費所省之數必多於額課所缺之數且現在

正溢課銀懸欠至六十餘萬之多催征甚急臣因係地方要務既碍有見聞不敢以身非專政稍存緘默可否仰懇　皇上特頒　諭旨勅部查核乾隆七年以前閩省鹽務章程行令兼管鹽政之督臣王德詳查酌辦所有嘉慶六年以前欠課已經部議核覆仍可遵照完繳七八兩年欠課若干亦可一併核明另籌妥議皆不致虛懸無著況裁撤官商責鹽令歸民販納稅以臣私心竊計事屬便民鹽無偷漏將來稅課較原額必有增多倘蒙　聖恩允准以此後之盈餘酌補從前之欠缺則幫項尤得早歸有著而官商叨荷　鴻施益無既極是否有當臣愚不揣冒昧恭摺縷晰具　奏伏乞　聖主訓示

籌崖州善後章程疏　嘉慶九年　張仕布　孫玉庭

兩廣總督臣倭什布廣東巡撫臣孫玉庭跪　奏為崖州黎匪戡定籌議善後章程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崖州黎匪諸那梗等糾衆滋擾先經臣等撥飭雷瓊道海祥瓊州府知府焦和生會營統兵勦捕殲斃多名並生擒首夥各匪諸那梗等四十餘犯審明分別辦理境宇救竄第懲創之後必須因時制宜籌設善後良法以期地方久臻安靖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悉心酌議開列條款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民黎同鄉插居宜分立村落也緣崖州黎多民少向分東西兩路其村莊田地在在與黎境毗連視各州縣內黎外民界限井然者迥別惟是民黎同處一方每因細故徵嫌釀成事變即如此次諸那梗等不過因地方收成少歉欲向村民借貸不遂懷恨焚劫此等黎人獷悍本於天性現雖畏威竄帖而內地編氓如仍使之插居黎境安保日後不以睚眦之隙啟其仇殺之心應請查明民黎同鄉居住者共有幾處如民人戶口繁多住址毗連又有田園廬墓即令其就近分立一村不與黎人雜處照例編立保甲若係單身客民零星小戶附居黎境者概令移入民村居住一例編查從此民黎各分村落不通往來仍飭其毋相侵欺則嫌隙罔生而地方可冀教盜矣

一各村熟黎宜與民人一體編列保甲也查崖州東西各村熟黎雖設有峒長黎首哨官名目但向無按村編查戶口之例以致村中黎丁出入為匪並內地漢奸潛入為患此番戡治之後自應立法稽查以昭嚴密應請飭令各峒長黎首人等查明所管村中黎丁男婦戶口姓名造具清冊編查保甲發給門牌懸掛並責令該峒長等晚示黎丁互相稽查一戶為匪九戶協拿交峒長等解官究辦倘有漢奸私入滋擾及別處黎匪竄入藏匿許該村黎熟黎峒長黎首人等查明所管村中黎丁男婦戶口姓名人捉拿解究毋許擅自殺害如敢徇隱一併坐罪其峒長黎首哨官姓名亦各按村造冊送州備查庶稽察慕嚴匪徒無從托足黎境可冀安定再黎人不識文字向係恭卑平素親信識字之民人充當該村甲頭帶領黎首赴州上納錢糧辦理公事此等戶口冊籍應即著令各甲頭協同黎首查照呈繳所需紙筆之費令該州給發毋許書役經手以杜需索之弊則易於集事而奸萌不致滋長矣

一西路黎村宜令照舊與東黎一體補設峒長以專責成也查崖州黎村向分東西兩路設立峒長一名管束黎丁犯法黎

首哨官容隱併行究處黎首哨官為匪尚長徇縱一併連坐至征收錢糧勾攝公事以及查拿逃匪等項地方官惟責令甲頭諭令尚長傳喚黎首等赴州完納辦理概不遣役入黎查傳以杜滋擾現在東路黎村設有尚長惟西黎一帶自乾隆四十六年間官坊村黎匪滋事栽革之後至今未經補充此次諸那梗等糾集滋擾經瓊州府知府焦和生查明西路黎村散居數十處黎首哨官共一百數十人其中良莠不一平時因無尚長稽查以致一二不法黎首偶因細故搆釁肆擾現值勘定之後自應照舊補充以資約束應請飭令西路村黎公舉平素悅服誠實良黎二人承充廣長官為給照令其約束並承辦一切公事如黎首哨官中有不法者即稟官革究若尚長徇隱查出一併究治庶統率有人而黎首人等咸歸約束不致敢於為匪矣

一民黎交易墟場宜專責附近員弁督率黎頭市甲隨時彈壓稽查以免欺凌也緣崖州東路有藤橋三亞小橋等墟係永寧司巡檢協同汛弁駐劄巡防其西路九所樂羅望樓黃流等墟係樂安司巡檢協同汛弁管理至附近州城之溝口東關西關瓊高各墟係該州吏目專管此等民黎交易處所固不便遽行禁止然不設法彈壓稽查則民黎鬥毆有疫黠之徒將所賣貨物以貴為賤以低作高甚至恃強壓買倚勢併折易啟事端應請飭令該州轉委附近員弁督率黎頭市甲於民黎交易墟場不時巡查務令客總秉公評估貨物價值毋許高下其手致啟爭競倘客總有把持增減情弊一經查覺立予懲治庶鬻販各得其宜而強買併折之患可期久息矣

一客民入黎放債宜再行申明嚴禁也查瓊州黎地向有漢奸潛入放債肆意盤剝以致黎人不堪朘削激而成變是以例禁甚嚴現在雖尚無別項情事但法當禁於未然患貴弭於平日應請飭令該州示禁軍民人等毋許潛入黎境放債盤剝倘有故違仍復携本放債其未放出者查明概行追貲入官充公若已放出者毋論多寡即令承借之黎人不必償還仍將放債之人按例究治庶漢奸重利剝削之弊可除黎人挾嫌仇殺之風可絕矣

盡法究治倘漫不稽察致令入黎滋事者一經發覺即行參革如有受賄故縱情弊從嚴治罪該州徇隱一體參革至該州催收黎人錢糧勾攝公事向由甲頭傳知各村黎首人等承辦此等甲頭雖與差役不同究係民人充當亦應請飭令該州示諭東西各村黎首查明現充甲頭如有藉端索擾許其指名稟控以憑究革另舉誠實民人充補各黎首有自能赴州按卯上納錢糧承應公事不必設立甲頭者聽從其便如此斟酌變通則辦公不致掣肘而甲頭一役亦可免久充滋弊之患矣

一瓊州府同知宜照舊制飭令常駐崖城彈壓稽查也查崖州地處極南距郡一千餘里負山面海疆圍廣濶州屬黎多民少於雍正九年間奏定將同知一員參將一員俱駐劄州城就近彈壓嗣於乾隆五十五年間飭委該同知

續奏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十一　一百十二　一百十三　一百十四　一百十五　一百十六　一百十七　一百十八　一百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二百十　二百十一　二百十二　二百十三　二百十四　二百十五　二百十六　二百十七　二百十八　二百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三百十　三百十一　三百十二　三百十三　三百十四　三百十五　三百十六　三百十七　三百十八　三百十九　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一　三百二十二　三百二十三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六　三百二十七　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二　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三百三十五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三十七　三百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一　三百四十二　三百四十三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五　三百四十六　三百四十七　三百四十八　三百四十九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二　三百五十三　三百五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七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三百六十三　三百六十四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六　三百六十七　三百六十八　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一　三百七十二　三百七十三　三百七十四　三百七十五　三百七十六　三百七十七　三百七十八　三百七十九　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一　三百八十二　三百八十三　三百八十四　三百八十五　三百八十六　三百八十七　三百八十八　三百八十九　三百九十　三百九十一　三百九十二　三百九十三　三百九十四　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六　三百九十七　三百九十八　三百九十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四百十　四百十一　四百十二　四百十三　四百十四　四百十五　四百十六　四百十七　四百十八　四百十九　四百二十　四百二十一　四百二十二　四百二十三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二十五　四百二十六　四百二十七　四百二十八　四百二十九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一　四百三十二　四百三十三　四百三十四　四百三十五　四百三十六　四百三十七　四百三十八　四百三十九　四百四十　四百四十一　四百四十二　四百四十三　四百四十四　四百四十五　四百四十六　四百四十七　四百四十八　四百四十九　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一　四百五十二　四百五十三　四百五十四　四百五十五　四百五十六　四百五十七　四百五十八　四百五十九　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一　四百六十二　四百六十三　四百六十四　四百六十五　四百六十六　四百六十七　四百六十八　四百六十九　四百七十　四百七十一　四百七十二　四百七十三　四百七十四　四百七十五　四百七十六　四百七十七　四百七十八　四百七十九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一　四百八十二　四百八十三　四百八十四　四百八十五　四百八十六　四百八十七　四百八十八　四百八十九　四百九十　四百九十一　四百九十二　四百九十三　四百九十四　四百九十五　四百九十六　四百九十七　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五百十　五百十一　五百十二　五百十三　五百十四　五百十五　五百十六　五百十七　五百十八　五百十九　五百二十　五百二十一　五百二十二　五百二十三　五百二十四　五百二十五　五百二十六　五百二十七　五百二十八　五百二十九　五百三十　五百三十一　五百三十二　五百三十三　五百三十四　五百三十五　五百三十六　五百三十七　五百三十八　五百三十九　五百四十　五百四十一　五百四十二　五百四十三　五百四十四　五百四十五　五百四十六　五百四十七　五百四十八　五百四十九　五百五十　五百五十一　五百五十二　五百五十三　五百五十四　五百五十五　五百五十六　五百五十七　五百五十八　五百五十九　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一　五百六十二　五百六十三　五百六十四　五百六十五　五百六十六　五百六十七　五百六十八　五百六十九　五百七十　五百七十一　五百七十二　五百七十三　五百七十四　五百七十五　五百七十六　五百七十七　五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九　五百八十　五百八十一　五百八十二　五百八十三　五百八十四　五百八十五　五百八十六　五百八十七　五百八十八　五百八十九　五百九十　五百九十一　五百九十二　五百九十三　五百九十四　五百九十五　五百九十六　五百九十七　五百九十八　五百九十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六百十　六百十一　六百十二　六百十三　六百十四　六百十五　六百十六　六百十七　六百十八　六百十九　六百二十　六百二十一　六百二十二　六百二十三　六百二十四　六百二十五　六百二十六　六百二十七　六百二十八　六百二十九　六百三十　六百三十一　六百三十二　六百三十三　六百三十四　六百三十五　六百三十六　六百三十七　六百三十八　六百三十九　六百四十　六百四十一　六百四十二　六百四十三　六百四十四　六百四十五　六百四十六　六百四十七　六百四十八　六百四十九　六百五十　六百五十一　六百五十二　六百五十三　六百五十四　六百五十五　六百五十六　六百五十七　六百五十八　六百五十九　六百六十　六百六十一　六百六十二　六百六十三　六百六十四　六百六十五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七　六百六十八　六百六十九　六百七十　六百七十一　六百七十二　六百七十三　六百七十四　六百七十五　六百七十六　六百七十七　六百七十八　六百七十九　六百八十　六百八十一　六百八十二　六百八十三　六百八十四　六百八十五　六百八十六　六百八十七　六百八十八　六百八十九　六百九十　六百九十一　六百九十二　六百九十三　六百九十四　六百九十五　六百九十六　六百九十七　六百九十八　六百九十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七百十　七百十一　七百十二　七百十三　七百十四　七百十五　七百十六　七百十七　七百十八　七百十九　七百二十　七百二十一　七百二十二　七百二十三　七百二十四　七百二十五　七百二十六　七百二十七　七百二十八　七百二十九　七百三十　七百三十一　七百三十二　七百三十三　七百三十四　七百三十五　七百三十六　七百三十七　七百三十八　七百三十九　七百四十　七百四十一　七百四十二　七百四十三　七百四十四　七百四十五　七百四十六　七百四十七　七百四十八　七百四十九　七百五十　七百五十一　七百五十二　七百五十三　七百五十四　七百五十五　七百五十六　七百五十七　七百五十八　七百五十九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一　七百六十二　七百六十三　七百六十四　七百六十五　七百六十六　七百六十七　七百六十八　七百六十九　七百七十　七百七十一　七百七十二　七百七十三　七百七十四　七百七十五　七百七十六　七百七十七　七百七十八　七百七十九　七百八十　七百八十一　七百八十二　七百八十三　七百八十四　七百八十五　七百八十六　七百八十七　七百八十八　七百八十九　七百九十　七百九十一　七百九十二　七百九十三　七百九十四　七百九十五　七百九十六　七百九十七　七百九十八　七百九十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八百十　八百十一　八百十二　八百十三　八百十四　八百十五　八百十六　八百十七　八百十八　八百十九　八百二十　八百二十一　八百二十二　八百二十三　八百二十四　八百二十五　八百二十六　八百二十七　八百二十八　八百二十九　八百三十　八百三十一　八百三十二　八百三十三　八百三十四　八百三十五　八百三十六　八百三十七　八百三十八　八百三十九　八百四十　八百四十一　八百四十二　八百四十三　八百四十四　八百四十五　八百四十六　八百四十七　八百四十八　八百四十九　八百五十　八百五十一　八百五十二　八百五十三　八百五十四　八百五十五　八百五十六　八百五十七　八百五十八　八百五十九　八百六十　八百六十一　八百六十二　八百六十三　八百六十四　八百六十五　八百六十六　八百六十七　八百六十八　八百六十九　八百七十　八百七十一　八百七十二　八百七十三　八百七十四　八百七十五　八百七十六　八百七十七　八百七十八　八百七十九　八百八十　八百八十一　八百八十二　八百八十三　八百八十四　八百八十五　八百八十六　八百八十七　八百八十八　八百八十九　八百九十　八百九十一　八百九十二　八百九十三　八百九十四　八百九十五　八百九十六　八百九十七　八百九十八　八百九十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九百十　九百十一　九百十二　九百十三　九百十四　九百十五　九百十六　九百十七　九百十八　九百十九　九百二十　九百二十一　九百二十二　九百二十三　九百二十四　九百二十五　九百二十六　九百二十七　九百二十八　九百二十九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一　九百三十二　九百三十三　九百三十四　九百三十五　九百三十六　九百三十七　九百三十八　九百三十九　九百四十　九百四十一　九百四十二　九百四十三　九百四十四　九百四十五　九百四十六　九百四十七　九百四十八　九百四十九　九百五十　九百五十一　九百五十二　九百五十三　九百五十四　九百五十五　九百五十六　九百五十七　九百五十八　九百五十九　九百六十　九百六十一　九百六十二　九百六十三　九百六十四　九百六十五　九百六十六　九百六十七　九百六十八　九百六十九　九百七十　九百七十一　九百七十二　九百七十三　九百七十四　九百七十五　九百七十六　九百七十七　九百七十八　九百七十九　九百八十　九百八十一　九百八十二　九百八十三　九百八十四　九百八十五　九百八十六　九百八十七　九百八十八　九百八十九　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一　九百九十二　九百九十三　九百九十四　九百九十五　九百九十六　九百九十七　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一千十　一千十一　一千十二　一千十三　一千十四　一千十五　一千十六　一千十七　一千十八　一千十九　一千二十　一千二十一　一千二十二　一千二十三　一千二十四　一千二十五　一千二十六　一千二十七　一千二十八　一千二十九　一千三十　一千三十一　一千三十二　一千三十三　一千三十四　一千三十五　一千三十六　一千三十七　一千三十八　一千三十九　一千四十　一千四十一　一千四十二　一千四十三　一千四十四　一千四十五　一千四十六　一千四十七　一千四十八　一千四十九　一千五十　一千五十一　一千五十二　一千五十三　一千五十四　一千五十五　一千五十六　一千五十七　一千五十八　一千五十九　一千六十　一千六十一　一千六十二　一千六十三　一千六十四　一千六十五　一千六十六　一千六十七　一千六十八　一千六十九　一千七十　一千七十一　一千七十二　一千七十三　一千七十四　一千七十五　一千七十六　一千七十七　一千七十八　一千七十九　一千八十　一千八十一　一千八十二　一千八十三　一千八十四　一千八十五　一千八十六　一千八十七　一千八十八　一千八十九　一千九十　一千九十一　一千九十二　一千九十三　一千九十四　一千九十五　一千九十六　一千九十七　一千九十八　一千九十九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一　一千一百二　一千一百三　一千一百四　一千一百五　一千一百六　一千一百七　一千一百八　一千一百九　一千一百十　一千一百十一　一千一百十二　一千一百十三　一千一百十四　一千一百十五　一千一百十六　一千一百十七　一千一百十八　一千一百十九　一千一百二十　一千一百二十一　一千一百二十二　一千一百二十三　一千一百二十四　一千一百二十五　一千一百二十六　一千一百二十七　一千一百二十八　一千一百二十九　一千一百三十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三十二　一千一百三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四　一千一百三十五　一千一百三十六　一千一百三十七　一千一百三十八　一千一百三十九　一千一百四十　一千一百四十一　一千一百四十二　一千一百四十三　一千一百四十四　一千一百四十五　一千一百四十六　一千一百四十七　一千一百四十八　一千一百四十九　一千一百五十　一千一百五十一　一千一百五十二　一千一百五十三　一千一百五十四　一千一百五十五　一千一百五十六　一千一百五十七　一千一百五十八　一千一百五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　一千一百六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一千一百六十三　一千一百六十四　一千一百六十五　一千一百六十六　一千一百六十七　一千一百六十八　一千一百六十九　一千一百七十　一千一百七十一　一千一百七十二　一千一百七十三　一千一百七十四　一千一百七十五　一千一百七十六　一千一百七十七　一千一百七十八　一千一百七十九　一千一百八十　一千一百八十一　一千一百八十二　一千一百八十三　一千一百八十四　一千一百八十五　一千一百八十六　一千一百八十七　一千一百八十八　一千一百八十九　一千一百九十　一千一百九十一　一千一百九十二　一千一百九十三　一千一百九十四　一千一百九十五　一千一百九十六　一千一百九十七　一千一百九十八　一千一百九十九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一　一千二百二　一千二百三　一千二百四　一千二百五　一千二百六　一千二百七　一千二百八　一千二百九　一千二百十　一千二百十一　一千二百十二　一千二百十三　一千二百十四　一千二百十五　一千二百十六　一千二百十七　一千二百十八　一千二百十九　一千二百二十　一千二百二十一　一千二百二十二　一千二百二十三　一千二百二十四　一千二百二十五　一千二百二十六　一千二百二十七　一千二百二十八　一千二百二十九　一千二百三十　一千二百三十一　一千二百三十二　一千二百三十三　一千二百三十四　一千二百三十五　一千二百三十六　一千二百三十七　一千二百三十八　一千二百三十九　一千二百四十　一千二百四十一　一千二百四十二　一千二百四十三　一千二百四十四　一千二百四十五　一千二百四十六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一千二百四十八　一千二百四十九　一千二百五十　一千二百五十一　一千二百五十二　一千二百五十三　一千二百五十四　一千二百五十五　一千二百五十六　一千二百五十七　一千二百五十八　一千二百五十九　一千二百六十　一千二百六十一　一千二百六十二　一千二百六十三　一千二百六十四　一千二百六十五　一千二百六十六　一千二百六十七　一千二百六十八　一千二百六十九　一千二百七十　一千二百七十一　一千二百七十二　一千二百七十三　一千二百七十四　一千二百七十五　一千二百七十六　一千二百七十七　一千二百七十八　一千二百七十九　一千二百八十　一千二百八十一　一千二百八十二　一千二百八十三　一千二百八十四　一千二百八十五　一千二百八十六　一千二百八十七　一千二百八十八　一千二百八十九　一千二百九十　一千二百九十一　一千二百九十二　一千二百九十三　一千二百九十四　一千二百九十五　一千二百九十六　一千二百九十七　一千二百九十八　一千二百九十九　一千三百　一千三百一　一千三百二　一千三百三　一千三百四　一千三百五　一千三百六　一千三百七　一千三百八　一千三百九　一千三百十　一千三百十一　一千三百十二　一千三百十三　一千三百十四　一千三百十五　一千三百十六　一千三百十七　一千三百十八　一千三百十九　一千三百二十　一千三百二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二　一千三百二十三　一千三百二十四　一千三百二十五　一千三百二十六　一千三百二十七　一千三百二十八　一千三百二十九　一千三百三十　一千三百三十一　一千三百三十二　一千三百三十三　一千三百三十四　一千三百三十五　一千三百三十六　一千三百三十七　一千三百三十八　一千三百三十九　一千三百四十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四十二　一千三百四十三　一千三百四十四　一千三百四十五　一千三百四十六　一千三百四十七　一千三百四十八　一千三百四十九　一千三百五十　一千三百五十一　一千三百五十二　一千三百五十三　一千三百五十四　一千三百五十五　一千三百五十六　一千三百五十七　一千三百五十八　一千三百五十九　一千三百六十　一千三百六十一　一千三百六十二　一千三百六十三　一千三百六十四　一千三百六十五　一千三百六十六　一千三百六十七　一千三百六十八　一千三百六十九　一千三百七十　一千三百七十一　一千三百七十二　一千三百七十三　一千三百七十四　一千三百七十五　一千三百七十六　一千三百七十七　一千三百七十八　一千三百七十九　一千三百八十　一千三百八十一　一千三百八十二　一千三百八十三　一千三百八十四　一千三百八十五　一千三百八十六　一千三百八十七　一千三百八十八　一千三百八十九　一千三百九十　一千三百九十一　一千三百九十二　一千三百九十三　一千三百九十四　一千三百九十五　一千三百九十六　一千三百九十七　一千三百九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九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一　一千四百二　一千四百三　一千四百四　一千四百五　一千四百六　一千四百七　一千四百八　一千四百九　一千四百十　一千四百十一　一千四百十二　一千四百十三　一千四百十四　一千四百十五　一千四百十六　一千四百十七　一千四百十八　一千四百十九　一千四百二十　一千四百二十一　一千四百二十二　一千四百二十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一千四百二十五　一千四百二十六　一千四百二十七　一千四百二十八　一千四百二十九　一千四百三十　一千四百三十一　一千四百三十二　一千四百三十三　一千四百三十四　一千四百三十五　一千四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七　一千四百三十八　一千四百三十九　一千四百四十　一千四百四十一　一千四百四十二　一千四百四十三　一千四百四十四　一千四百四十五　一千四百四十六　一千四百四十七　一千四百四十八　一千四百四十九　一千四百五十　一千四百五十一　一千四百五十二　一千四百五十三　一千四百五十四　一千四百五十五　一千四百五十六　一千四百五十七　一千四百五十八　一千四百五十九　一千四百六十　一千四百六十一　一千四百六十二　一千四百六十三　一千四百六十四　一千四百六十五　一千四百六十六　一千四百六十七　一千四百六十八　一千四百六十九　一千四百七十　一千四百七十一　一千四百七十二　一千四百七十三　一千四百七十四　一千四百七十五　一千四百七十六　一千四百七十七　一千四百七十八　一千四百七十九　一千四百八十　一千四百八十一　一千四百八十二　一千四百八十三　一千四百八十四　一千四百八十五　一千四百八十六　一千四百八十七　一千四百八十八　一千四百八十九　一千四百九十　一千四百九十一　一千四百九十二　一千四百九十三　一千四百九十四　一千四百九十五　一千四百九十六　一千四百九十七　一千四百九十八　一千四百九十九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一　一千五百二　一千五百三　一千五百四　一千五百五　一千五百六　一千五百七　一千五百八　一千五百九　一千五百十　一千五百十一　一千五百十二　一千五百十三　一千五百十四　一千五百十五　一千五百十六　一千五百十七　一千五百十八　一千五百十九　一千五百二十　一千五百二十一　一千五百二十二　一千五百二十三　一千五百二十四　一千五百二十五　一千五百二十六　一千五百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八　一千五百二十九　一千五百三十　一千五百三十一　一千五百三十二　一千五百三十三　一千五百三十四　一千五百三十五　一千五百三十六　一千五百三十七　一千五百三十八　一千五百三十九　一千五百四十　一千五百四十一　一千五百四十二　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千五百四十四　一千五百四十五　一千五百四十六　一千五百四十七　一千五百四十八　一千五百四十九　一千五百五十　一千五百五十一　一千五百五十二　一千五百五十三　一千五百五十四　一千五百五十五　一千五百五十六　一千五百五十七　一千五百五十八　一千五百五十九　一千五百六十　一千五百六十一　一千五百六十二　一千五百六十三　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千五百六十五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五百六十七　一千五百六十八　一千五百六十九　一千五百七十　一千五百七十一　一千五百七十二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五百七十四　一千五百七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六　一千五百七十七　一千五百七十八　一千五百七十九　一千五百八十　一千五百八十一　一千五百八十二　一千五百八十三　一千五百八十四　一千五百八十五　一千五百八十六　一千五百八十七　一千五百八十八　一千五百八十九　一千五百九十　一千五百九十一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五百九十三　一千五百九十四　一千五百九十五　一千五百九十六　一千五百九十七　一千五百九十八　一千五百九十九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一　一千六百二　一千六百三　一千六百四　一千六百五　一千六百六　一千六百七　一千六百八　一千六百九　一千六百十　一千六百十一　一千六百十二　一千六百十三　一千六百十四　一千六百十五　一千六百十六　一千六百十七　一千六百十八　一千六百十九　一千六百二十　一千六百二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二　一千六百二十三　一千六百二十四　一千六百二十五　一千六百二十六　一千六百二十七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一千六百二十九　一千六百三十　一千六百三十一　一千六百三十二　一千六百三十三　一千六百三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五　一千六百三十六　一千六百三十七　一千六百三十八　一千六百三十九　一千六百四十　一千六百四十一　一千六百四十二　一千六百四十三　一千六百四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五　一千六百四十六　一千六百四十七　一千六百四十八　一千六百四十九　一千六百五十　一千六百五十一　一千六百五十二　一千六百五十三　一千六百五十四　一千六百五十五　一千六百五十六　一千六百五十七　一千六百五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九　一千六百六十　一千六百六十一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三　一千六百六十四　一千六百六十五　一千六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六十七　一千六百六十八　一千六百六十九　一千六百七十　一千六百七十一　一千六百七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七十四　一千六百七十五　一千六百七十六　一千六百七十七　一千六百七十八　一千六百七十九　一千六百八十　一千六百八十一　一千六百八十二　一千六百八十三　一千六百八十四　一千六百八十五　一千六百八十六　一千六百八十七　一千六百八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九　一千六百九十　一千六百九十一　一千六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九十三　一千六百九十四　一千六百九十五　一千六百九十六　一千六百九十七　一千六百九十八　一千六百九十九　一千七百　一千七百一　一千七百二　一千七百三　一千七百四　一千七百五　一千七百六　一千七百七　一千七百八　一千七百九　一千七百十　一千七百十一　一千七百十二　一千七百十三　一千七百十四　一千七百十五　一千七百十六　一千七百十七　一千七百十八　一千七百十九　一千七百二十　一千七百二十一　一千七百二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三　一千七百二十四　一千七百二十五　一千七百二十六　一千七百二十七　一千七百二十八　一千七百二十九　一千七百三十　一千七百三十一　一千七百三十二　一千七百三十三　一千七百三十四　一千七百三十五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一千七百三十七　一千七百三十八　一千七百三十九　一千七百四十　一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七百四十二　一千七百四十三　一千七百四十四　一千七百四十五　一千七百四十六　一千七百四十七　一千七百四十八　一千七百四十九　一千七百五十　一千七百五十一　一千七百五十二　一千七百五十三　一千七百五十四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七百五十六　一千七百五十七　一千七百五十八　一千七百五十九　一千七百六十　一千七百六十一　一千七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六十三　一千七百六十四　一千七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六　一千七百六十七　一千七百六十八　一千七百六十九　一千七百七十　一千七百七十一　一千七百七十二　一千七百七十三　一千七百七十四　一千七百七十五　一千七百七十六　一千七百七十七　一千七百七十八　一千七百七十九　一千七百八十　一千七百八十一　一千七百八十二　一千七百八十三　一千七百八十四　一千七百八十五　一千七百八十六　一千七百八十七　一千七百八十八　一千七百八十九　一千七百九十　一千七百九十一　一千七百九十二　一千七百九十三　一千七百九十四　一千七百九十五　一千七百九十六　一千七百九十七　一千七百九十八　一千七百九十九　一千八百　一千八百一　一千八百二　一千八百三　一千八百四　一千八百五　一千八百六　一千八百七　一千八百八　一千八百九　一千八百十　一千八百十一　一千八百十二　一千八百十三　一千八百十四　一千八百十五　一千八百十六　一千八百十七　一千八百十八　一千八百十九　一千八百二十　一千八百二十一　一千八百二十二　一千八百二十三　一千八百二十四　一千八百二十五　一千八百二十六　一千八百二十七　一千八百二十八　一千八百二十九　一千八百三十　一千八百三十一　一千八百三十二　一千八百三十三　一千八百三十四　一千八百三十五　一千八百三十六　一千八百三十七　一千八百三十八　一千八百三十九　一千八百四十　一千八百四十一　一千八百四十二　一千八百四十三　一千八百四十四　一千八百四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六　一千八百四十七　一千八百四十八　一千八百四十九　一千八百五十　一千八百五十一　一千八百五十二　一千八百五十三　一千八百五十四　一千八百五十五　一千八百五十六　一千八百五十七　一千八百五十八　一千八百五十九　一千八百六十　一千八百六十一　一千八百六十二　一千八百六十三　一千八百六十四　一千八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六十六　一千八百六十七　一千八百六十八　一千八百六十九　一千八百七十　一千八百七十一　一千八百七十二　一千八百七十三　一千八百七十四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八百七十六　一千八百七十七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一千八百七十九　一千八百八十　一千八百八十一　一千八百八十二　一千八百八十三　一千八百八十四　一千八百八十五　一千八百八十六　一千八百八十七　一千八百八十八　一千八百八十九　一千八百九十　一千八百九十一　一千八百九十二　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千八百九十四　一千八百九十五　一千八百九十六　一千八百九十七　一千八百九十八　一千八百九十九　一千九百　一千九百一　一千九百二　一千九百三　一千九百四　一千九百五　一千九百六　一千九百七　一千九百八　一千九百九　一千九百十　一千九百十一　一千九百十二　一千九百十三　一千九百十四　一千九百十五　一千九百十六　一千九百十七　一千九百十八　一千九百十九　一千九百二十　一千九百二十一　一千九百二十二　一千九百二十三　一千九百二十四　一千九百二十五　一千九百二十六　一千九百二十七　一千九百二十八　一千九百二十九　一千九百三十　一千九百三十一　一千九百三十二　一千九百三十三　一千九百三十四　一千九百三十五　一千九百三十六　一千九百三十七　一千九百三十八　一千九百三十九　一千九百四十　一千九百四十一　一千九百四十二　一千九百四十三　一千九百四十四　一千九百四十五　一千九百四十六　一千九百四十七　一千九百四十八　一千九百四十九　一千九百五十　一千九百五十一　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千九百五十三　一千九百五十四　一千九百五十五　一千九百五十六　一千九百五十七　一千九百五十八　一千九百五十九　一千九百六十　一千九百六十一　一千九百六十二　一千九百六十三　一千九百六十四　一千九百六十五　一千九百六十六　一千九百六十七　一千九百六十八　一千九百六十九　一千九百七十　一千九百七十一　一千九百七十二　一千九百七十三　一千九百七十四　一千九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七十六　一千九百七十七　一千九百七十八　一千九百七十九　一千九百八十　一千九百八十一　一千九百八十二　一千九百八十三　一千九百八十四　一千九百八十五　一千九百八十六　一千九百八十七　一千九百八十八　一千九百八十九　一千九百九十　一千九百九十一　一千九百九十二　一千九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九十四　一千九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九十六　一千九百九十七　一千九百九十八　一千九百九十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二千十　二千十一　二千十二　二千十三　二千十四　二千十五　二千十六　二千十七　二千十八　二千十九　二千二十　二千二十一　二千二十二　二千二十三　二千二十四　二千二十五　二千二十六　二千二十七　二千二十八　二千二十九　二千三十　二千三十一　二千三十二　二千三十三　二千三十四　二千三十五　二千三十六　二千三十七　二千三十八　二千三十九　二千四十　二千四十一　二千四十二　二千四十三　二千四十四　二千四十五　二千四十六　二千四十七　二千四十八　二千四十九　二千五十　二千五十一　二千五十二　二千五十三　二千五十四　二千五十五　二千五十六　二千五十七　二千五十八　二千五十九　二千六十　二千六十一　二千六十二　二千六十三　二千六十四　二千六十五　二千六十六　二千六十七　二千六十八　二千六十九　二千七十　二千七十一　二千七十二　二千七十三　二千七十四　二千七十五　二千七十六　二千七十七　二千七十八　二千七十九　二千八十　二千八十一　二千八十二　二千八十三　二千八十四　二千八十五　二千八十六　二千八十七　二千八十八　二千八十九　二千九十　二千九十一　二千九十二　二千九十三　二千九十四　二千九十五　二千九十六　二千九十七　二千九十八　二千九十九　二千一百　二千一百一　二千一百二　二千一百三　二千一百四　二千一百五　二千一百六　二千一百七　二千一百八　二千一百九　二千一百十　二千一百十一　二千一百十二　二千一百十三　二千一百十四　二千一百十五　二千一百十六　二千一百十七　二千一百十八　二千一百十九　二千一百二十　二千一百二十一　二千一百二十二　二千一百二十三　二千一百二十四　二千一百二十五　二千一百二十六　二千一百二十七　二千一百二十八　二千一百二十九　二千一百三十　二千一百三十一　二千一百三十二　二千一百三十三　二千一百三十四　二千一百三十五　二千一百三十六　二千一百三十七　二千一百三十八　二千一百三十九　二千一百四十　二千一百四十一　二千一百四十二　二千一百四十三　二千一百四十四　二千一百四十五　二千一百四十六　二千一百四十七　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千一百四十九　二千一百五十　二千一百五十一　二千一百五十二　二千一百五十三　二千一百五十四　二千一百五十五　二千一百五十六　二千一百五十七　二千一百五十八　二千一百五十九　二千一百六十　二千一百六十一　二千一百六十二　二千一百六十三　二千一百六十四　二千一百六十五　二千一百六十六　二千一百六十七　二千一百六十八　二千一百六十九　二千一百七十　二千一百七十一　二千一百七十二　二千一百七十三　二千一百七十四　二千一百七十五　二千一百七十六　二千一百七十七　二千一百七十八　二千一百七十九　二千一百八十　二千一百八十一　二千一百八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三　二千一百八十四　二千一百八十五　二千一百八十六　二千一百八十七　二千一百八十八　二千一百八十九　二千一百九十　二千一百九十一　二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九十三　二千一百九十四　二千一百九十五　二千一百九十六　二千一百九十七　二千一百九十八　二千一百九十九　二千二百　二千二百一　二千二百二　二千二百三　二千二百四　二千二百五　二千二百六　二千二百七　二千二百八　二千二百九　二千二百十　二千二百十一　二千二百十二　二千二百十三　二千二百十四　二千二百十五　二千二百十六　二千二百十七　二千二百十八　二千二百十九　二千二百二十　二千二百二十一　二千二百二十二　二千二百二十三　二千二百二十四　二千二百二十五　二千二百二十六　二千二百二十七　二千二百二十八　二千二百二十九　二千二百三十　二千二百三十一　二千二百三十二　二千二百三十三　二千二百三十四　二千二百三十五　二千二百三十六　二千二百三十七　二千二百三十八　二千二百三十九　二千二百四十　二千二百四十一　二千二百四十二　二千二百四十三　二千二百四十四　二千二百四十五　二千二百四十六　二千二百四十七　二千二百四十八　二千二百四十九　二千二百五十　二千二百五十一　二千二百五十二　二千二百五十三　二千二百五十四　二千二百五十五　二千二百五十六　二千二百五十七　二千二百五十八　二千二百五十九　二千二百六十　二千二百六十一　二千二百六十二　二千二百六十三　二千二百六十四　二千二百六十五　二千二百六十六　二千二百六十七　二千二百六十八　二千二百六十九　二千二百七十　二千二百七十一　二千二百七十二　二千二百

燕管瓊州總口稅務即赴郡城寄寓辦公不復前赴該處查崖州東西兩路距州城不過數里即係民黎雜居且所轄沿海一帶汊港多歧一切稽查約束均關緊要應請嗣後飭令該同知照舊駐劄崖州督率州牧會同營員不時巡察防範以重地方而專職守所有瓊州總口稅務該同知勢難兼辦應請就近委員管理庶黎疆得有大員彈壓可期盛謐而沿海口岸亦不致有疎虞矣以上各條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

籌勦捕洋匪章程疏　嘉慶九年　惟什布　孫玉庭

兩廣總督臣倭什布廣東巡撫臣孫玉庭跪　奏為酌議籌辦洋匪章程恭摺具　奏仰祈　聖訓事竊照粵東勦捕事宜臣等體察情形現有應行變通辦理之處先經於恭摺奉到　硃諭招內聲明率同司道等悉心妥議另行奏請　訓示在案臣等伏查粵東十府三州幅員遼濶其中廣惠潮肇高雷廉七府俱係濱海之區瓊州孤懸海中絕無依傍海道自東至西綿亘三千餘里東與閩省聯疆西與越南接壤形勢險要廣達甲於他省自古迄今無不以防海捕寇為要務溯查乾隆五十四年以前沿海窮漁貧蛋什伍糾結伺刦商鹽船隻並無大夥聯絡敢與官兵抗拒之事迨安南阮光平父子有國慣以參賊為能各集內地亡命給與砲火米糧器械船隻俾其至閩粵洋面肆行刦掠監匪出有經年累月之糧歸有消贓窩頓之所糾衆日多聲勢遂盛其自安南駕船而來也一由白龍尾而入廉雷各洋面緣白龍尾附近江坪江坪其消贓之所也一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港為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此兩路盜船駛入粵洋非百號即數十號其志總在直趨福建浙江及其飽掠而歸仍由原船駛入江坪富春沿途雖有剿捕並不近岸登岸各營水師全用米艘配兵來西邀擊戚有擒斬蓋船多則力敵而沿海口岸村莊亦賴以安堵此數十年來安南參賊及官兵在大洋擊賊之情形也今自阮光繼失國之後新蒲阮福映曉知大義驅逐奸匪向日之為舊阮勾結窩留者已被芟夷其餘黨則仍竄四內洋復圖糾結出沒為奸該匪等遠行既缺資糧退歸又無巢穴因常在粵東洋面遊奕伺刦而大幫水師兵船常川在海緝捕匪船站腳不住又無從得食於是分駕船隻各於所在港汊潛行駛入登岸刦掠村莊官兵分則勢單合則顧此失彼往往聞信追拿匪船已揚帆而逸此近日賊船猝聚猝散不時潛刦村莊官兵大幫在洋難期得力之情形也查防海捕盜原無一定之規就目前盜情而論以千百無籍之徒久佔滄波米糧乏絕又不能退入越南除登岸刦掠之外別無生計查東省自東至西沿海炮臺一百座額設兵丁止三千七百四十餘名而水師出海官兵終年有數千名在船既不便更番替換又不能增戍添防所有在洋在岸緝捕防堵事宜必須亟行變通妥密規畫務為彼勞而我逸勿任彼逸而我勞方可緻靖疆隅前除光醜並與藩司廣厚臬司邱庭澄署惠潮嘉道吳俊等互相商榷復採訪與論參酌折衷臚舉數條敬為我　望上陳之

一近海村莊宜勸諭各設堡城以聯守望也查緝盜之法在洋則利於戰在岸則利於守現在各路匪船或數隻或數十隻俱在口岸咽喉商漁出入之所窺伺圖利而沿海居民一村或數十家或數百家陡聞盜警即攜男婦財物

報路逃避其搶取不盡之物把為所掠盖打撈衛設都
應按盜匪乘虛以欵如此應請於各府州縣沿海村莊勒
諭居民曉以利害各設堡城城上建樓樓置鉦鼓共力不
能建設堡城者各令設立望樓每日由村中派出丁壯更
番瞭望支更遇有盜匪突至則鳴鉦集衆本村之民與鄰
村之民內外夾擊則盜匪自退而人心亦固不致有惟快
奔逃委室與盜之事其築堡建樓一切經費令同村之民
富者捐資貧者出力著落一二老成紳耆總司其事所有
需用器械官為置備如此彼此仿效不日可成將見一村
如一家千百村如一村而守望之勢成矣

一近海無業奸民應編查分別辦理以絕盜匪之窩線也
查通省海岸三千餘里凡有港汊即有村落距海遠近不
等海盜遊奕滄波原不敢輕易入港因有村落奸民為之
媒線或代銷贓物或替雇舵水或稔知村內殷實之家引
盜入刼刼後分贓盜去而人不能過問此等暗盜最為可
惡應請令各府州縣申舉海岸保甲之法每戶給一門牌
每十戶設一牌頭每十牌設一甲長累若干甲設一約正
其內村小戶稀不成牌甲者附於別村黨為牌甲統歸約
正管理凡有外來流棍本地奸民如前項通盜引盜者許
約正牌甲等聯名密稟地方官督役擒捕一經審認即分
別罪名輕重隨時懲辦不必等候獲盜質證致稽時日則
敷隨時酌量添雇獲盜即回如此扼要勤捕則兵船不致
終年在洋老師糜餉徒勞無益於捕務較為有裨至修整
船隻仍照舊定章程辦理

一召募鄉勇宜責成紳耆並量加激勸也查盜匪所駕開
艘大船不能傍岸者俱係三板脚艇不能乘載多人以岸
勇擊海賊原屬以逸待勞惟是海岸三千餘里毗連二十

名為戰船實為水汛昔人創制具有深意未便更張前督
臣吉慶因艚船重笨不能追賊奏將各營艚船四十七
隻以米艇抵補仍出海捕盜俟年內應行拆造時均照米
艇式樣打造而守口岸之艚船逐歲查驗艚船廢則汛守虛
於口岸甚有關係且部定成式奉行日久一旦更張辦理
亦多窒礙應請查明現在出海抵補艚船之米艇各令逮
歸原汛防守將來打造時仍按艚船成式打造則汛守不
致空虛而名實亦不霄刺謬矣

一水師應扼要擊勦也查通省先後修造米艇及撥抵艚
船共一百一十三隻數年來除遭風被刼之外現存九十
九隻內除龍門崖州海安海口砧洲南澳澄海海門達濠
等處原派各米艇在於本境防守外其餘六十二隻俱係
提督及左翼碣石二鎮帶領出海聲勢不為不壯無如賊
勢散漫哨探多訛而兵船宜合不宜分以大隊之兵躡紛
竄之賊我東彼西往往相左師老力疲不能得益亟應斟
酌變通扼要擊勦以收實效查虎門居粵東海道之中東
西兩路有警中權呼應較靈應請將兵船除抵補艚船各
號令其即歸原汛防守並查明口岸如有需船備繫之處
亦於此內撥防外其餘俱令停泊虎門以內之壕墩地方
一聞何處報有盜警隨時派撥將弁兵丁住捕如船隻不
敷隨時酌量添雇獲盜即回如此扼要勤捕則兵船不致
終年在洋老師糜餉徒勞無益於捕務較為有裨至修整
船隻仍照舊定章程辦理

一召募鄉勇宜責成紳耆並量加激勸也查盜匪所駕開
艘大船不能傍岸者俱係三板脚艇不能乘載多人以岸

餘州縣若欲同時團練鄉勇給發口糧則不特經費不貲且恐良匪莫辨粵東沿海各村無藉之民固多而身家殷實者亦復不少且其中儘有端正誠實堪以倚任之紳耆伊等各有身家室不自思保護而於村民中孰良孰匪見聞尤為親切應請令各府州縣沿海地方每村各舉一二人為領班就其村之大小貧者出力富者出貲各募誠實精壯鄉勇多寡各隨其便平時則演習技勇遇盜則爭赴堵禦此村有警彼村救之其堵禦之日官給口糧獲盜則優加賞賚均於關稅鹽務盈餘項下開銷並將名冊預行報明縣府如有禦盜不力聞警不救以致失事者查明將該鄉勇及領班等分別示懲則於私募之中仍寓官為激勸是私盡為公而比戶俱成堅壁矣

一欲擊洋盜宜先清土盜也查通省著名口岸俱設有營汛墩臺及巡防文武員弁駐劄而其餘支河歧汊可以通舟之處多有無指奸民假以捕魚為名或扮裝柴草洗売等船專與洋匪勾通順風送信無所不為如遇盤船貨船出口進口暗中糾劫貨物止剩空船仍勒銀取贖不滿所欲將船燒燬此等土賊聚散無常最難查緝即使查確追捕而彼將船隻駛回小港船中不過留細捕魚之具其人則已登岸倚錨扶犁亦不能指其為盜應請通飭各府州縣於所屬通海港汊近海村莊逐一履勘先行繪圖貼說報查一面將此項漁船丈驗除梁頭在六尺以外八尺以內船身長二丈以外查禁外其梁頭在六尺以內者毋庸三丈以內者即難保無與賊勾通情事應將該船編列號數五船互保其領照出海捕魚必須先赴守口汛官查驗如果船中並無炮械其舵水食米按照人數每名不過五升者方准放行入口時亦令赴汛查驗船中止有魚斤並無別項貨物方准放入如出入不遵查驗即將該船扣留充公究辦倘汛弁兵丁得賄賣放文官失察查出分別治罪參處再漁船梁頭在八尺以外船身三丈以外其志已不在捕魚應將該船折毀更改庶洋盜源可清也

一出海水師官兵現在議撤應令添防炮臺口岸也查通省炮臺一百座控制不為不密而守臺兵丁止共三千餘名防堵尚覺稍單兼以海岸綿長港汊歧互盜匪可以登岸之處不必盡在炮臺左近應請酌量地方情形於要隘處所由該標協營添派撥弁兵更番防守以補炮臺兵力之所不及至炮臺原設之兵遇有疾病事故尚須撥補更換現當防范緊急之秋兵力宜多應將通省各炮臺兵額即於本營兵丁內酌量加添其防口岸之船船兵丁亦各分派布置窩盜毋瞻則各村既有鄉勇沿海又益多兵以逸待勞防範更臻周密此項兵丁由本營撥防本地炮臺與配船出海涉歷風濤者有閒毋庸議給口糧以節糜費並飭該管將備每月按名具摺開送委該管道府及附近州縣點驗如有短少頂替立即稟請參辦

一嚴查各口米糧火藥以杜接濟也查盜匪食用所需者惟米行劫所需者惟火藥若缺此二項即難為匪無如內地奸商劣民利其重價百計偷運接濟故捕盜而盜日益增申禁而禁日弛應查村落細民家鮮儲蓄由陸濟盜者百之一二由商販裝船運濟者十之八九每州縣出海地方要隘口岸不過數處若非兵役得規何能縱洩應請酌委明幹之員專駐其地會同各州縣及該管巡捕分路查拿並許居民首告如實係接濟盜船米石火藥或究出兵

役知情賣放審明後均即置之重典委員及各州縣等查拿有效及失察偷漏者賞罰隨之並令各州縣每月將有無偷漏之處通稟如有捏飾即嚴行參處

以上各條謹將臣等管見所及縷晰敷陳仰祈　聖明訓示如蒙　鑒允所有各條內詳細事宜臣等另行分晰咨部惟是法制固宜隨時變通而辦理尤須歷久不懈如行之不力仍屬紙上虛文臣等惟有督率文武屬員竭盡心力認真妥辦冀收實效以仰副　皇上綏戢海疆勤奉訓誡之至意

籌定民間貿穀章程疏　嘉慶十年　秦承恩

江西巡撫臣秦承恩跪　奏為籌定民間貿穀章程以濟民食而杜事端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省每歲栽種早晚二稻以本省出產供本省食用原可有盈無絀祇因襟江帶湖隨處可通舟楫向來秋成以後商販貿遷往來絡繹如遇上下游米價稍昂則商船載運牟利者更多而本省農民亦止圖目前糶用不顧日後缺乏之剋肉醫瘡殊失耕九餘三之道所賴各州縣境內向有田多富戶於東作方興之時將餘存租穀任聽農民以物質押資其耕作秋收後加息贖還較之城市與鋪祇有銀錢兩項於糧價貴賤無所損益者極為利便即較之招商買運平定市價者於民亦多裨益洵為卿里善舉乃臣於嘉慶八年正月到任聞得七年收成偶歉無賴棍徒因富戶當貸穀石向未領帖且不給票與人為據往往指為私開典當搶簿挾詐並藉稱未價昂貴係由富戶居積不仁因而粘貼傳單號召黨類強借訛索甚或乘機爬搶臣當即督飭地方官嚴行查拿勸諭富戶毋許囤

積居奇設法調劑始俱相安無事並將貿穀一事貧富兩俱獲益各緣由條分縷晰剴切出示以期聞風興起樂於稱貸藉收把彼注茲之效兩載以來江西地方仰蒙　聖主福庇年穀順成節據各屬具稟時當來作富戶均各照舊出當農民口食堪以接濟臣伏思富民為　國家元氣欲求有益窮民必先保全富戶如果富戶壟斷漁利自應照例嚴懲茲查該富戶等當穀收息止係照例加三並未多取且當穀時多在青黃不接穀價本昂迨至秋收回贖穀價正賤富戶業已吃虧蔗以春借秋還每年止能一次較之典商出當銀錢隨時取贖子母相權利復生利者獲息迥殊是加三取息在富戶並非重利盤剝勢難責令減少轉至虧折若任刁民藉端挾詐富民不敢出當則無力農民無從假貸必致口食不敷有誤春耕攸關匪細欽

為我　皇上仁育萬物　愛養羣黎　宵旰之間惟恐一夫失所各直省既設常平倉穀以資糶借間遇水旱偏災更不惜多糜　帑項蠲賑蕪施即不勘成災亦必酌借口糧籽種凡所以為海內蒼生計衣食而弭災患者至周且悉其於督撫臣工尤時時諄切　訓誡總以勤求民瘼興利除弊為要自身任地方遇有便民之務自當悉心體察以期有備無患茲查民間貿穀一事誠使因勢利導用倡善俗始則以富民之有餘濟貧民之不足而緩急可恃繼且以貧民應納之息增富戶出借之本而積貯日充少或數百石多或數千石一村如是一村村如是一縣縣如是縣縣如是穀日多而荒歉可以有備事相習而風俗自返於淳臣愚昧之見以為宜定章程廣茲利益祠後江西省富民貿穀取息應請准其給票與人為據毋庸官給

當帖著為定例如有無賴棍徒再敢藉端擾害立即嚴拿究治以儆刁風則富戶等自可無所顧畏閭境樂從實於農民生計大有裨益臣為調劑民食豫防流弊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專摺具　奏恭請　聖明訓示

續皇清奏議卷四

皇清奏議六十八卷起順治元年訖乾隆六十年續編四卷起嘉慶元年訖十年　內府精寫本乃史臣奉　勅編輯為近日典守者所竊出者謹業　宮史續編著錄　皇清奏議四十冊起順治元年訖乾隆九年近人所撰殿本書庫存目計存奏議八百九十冊則始順治訖光緒蓋史臣隨時編定增入此則嘉慶朝所輯也顧今日　內府存本由順治訖嘉慶五朝已多殘缺於順治朝缺二年康熙朝缺元年至十年五十七年至六十年雍正朝缺三年以下乾隆朝缺十八年以下嘉慶朝缺五年至十年及十二三年十五六年十九年諸冊則此書今日中秘舊藏已無完帙矣京師舊有活字版本凡六十八卷與此本同而無續編四卷其書流傳甚少且別風淮雨觸目皆是今因整理內閣大庫史料欲編刊　國朝史籍爰取此本付諸精寫踰年乃就杜下之藏得傳播人間洵為考國史者所共快矣工事既完謹記此書之流傳存佚於卷尾俾讀者知所寶也丙子三月前南書房行走羅振玉恭記